

克拉林著

庭长夫人

上



克拉林著

庭长夫人

下

庭长夫人

上

〔西班牙〕克拉林 著
唐民权等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六年·北京

庭长夫人

下

〔西班牙〕克拉林 著
唐民权等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六年·北京

Clarín
La Regenta

© Editorial Alianza
Barcelona, España 1978

庭长夫人（共两册）
TINGZHANG FUREN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 692,000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30 7/8　插页 5
1986年12月北京第1版　1986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16,650

书号 10019·4033　定价 6.80 元



作　者　像

出 版 说 明

《庭长夫人》是十九世纪西班牙著名作家克拉林（1852—1901）的长篇小说，也是十九世纪西班牙现实主义文学的杰作之一。作品以贝图斯塔古城为背景，通过主人公安娜与丈夫维克托和她的两个追求者（神父德帕斯和政界名人梅西亚）之间的四角关系，揭露了贵族阶级的荒淫无耻，官僚政客的腐化堕落，以及神职人员的虚伪贪婪，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貌和时代特征。

克拉林原名莱奥波尔多·阿拉斯，一八五二年四月二十五日生于萨莫拉。一八五九年随家迁居奥维多，一八六九年考入奥维多大学法律系，在校期间，曾参加推翻伊莎贝尔女王二世的革命，从此成为共和派。一八七一年，他进入马德里中央大学，这时，他结识了许多文学界名流，声名显赫的小说家贝尼托·佩雷斯·加尔多斯便是其中之一。一八七五年十月，他首次用“克拉林”（意即号角）这个笔名在讽刺杂志《鞭挞》上发表作品，后来一直为该刊及《马德里喜剧》杂志撰稿，宣传共和主义，反对王朝复辟。一八八二年九月，他被任命为萨拉戈萨大学政治经济学和统计学教授。次年，他返回奥维多大学，在该校讲授历史和罗马法典，并开始构思和创作《庭长夫人》。这部作品于一八八四年完稿，上卷与下卷分别于一八八五年一月和六月问世。一八九一年，他出版了第二部长篇小说《他的独生子》，通

过主人公的不幸婚姻和家庭悲剧，谴责了十九世纪西班牙的保守势力。一八九五年，他的话剧《特雷莎》首次在马德里的西班牙剧院演出。此外，他还写了大量的文艺评论、随笔、讽刺小品及短篇小说。

《庭长夫人》的主要情节虽只是一个女人的爱情悲剧，但由于作者对产生这个悲剧的社会背景进行了真实、广泛、细致的描绘，反映出当时政治、经济、思想、道德、习俗等各方面的尖锐矛盾，从而使小说成为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西班牙社会的广阔画卷。

在《庭长夫人》问世一百周年之际，我们出版这个中译本，既为向中国读者介绍这部优秀的西班牙作品，也是对克拉林这位著名作家的最好纪念。

本书由西安外国语学院西班牙、拉丁美洲研究室集体译出。主要译者有：唐民权(定稿人)、王振东、杨德玲、吴黎明。参加本书翻译工作的还有：周家星、张正权、陶玉平。

编　者

一九八六年四月

目　　次

第一章 …… 1
第二章 …… 38
第三章 …… 60
第四章 …… 83
第五章 …… 108
第六章 …… 147
第七章 …… 169
第八章 …… 195
第九章 …… 231
第十章 …… 259
第十一章 …… 281
第十二章 …… 317
第十三章 …… 367
第十四章 …… 410
第十五章 …… 431
第十六章 …… 464
第十七章 …… 508
第十八章 …… 533
第十九章 …… 559
第二十章 …… 590

第二十一章 …… 632
第二十二章 …… 673
第二十三章 …… 712
第二十四章 …… 733
第二十五章 …… 755
第二十六章 …… 780
第二十七章 …… 814
第二十八章 …… 852
第二十九章 …… 886
第三十章 …… 930

第 一 章

〔贝图斯塔在午休。车夫“俾斯麦”和侍僧塞莱多尼奥正在大教堂的钟楼上，准备敲钟，召唤众教士做祈祷。讲经师堂费尔明·德帕斯上钟楼鸟瞰其猎物贝图斯塔城，随后，下楼去圣器室。奥夫杜利亚·凡迪纽和当地考古家萨图尔尼诺·贝尔穆德斯陪游客参观教堂。〕①

英雄的城市正在午休。天上，热烘烘、懒洋洋的南风推动灰白色的云朵，撕扯着向北奔去。街头，尘土、破布、碎草和纸屑混杂在一起，宛如被无形的气流逼得四下乱飞的蝴蝶，打着旋儿地沿着一条条马路、一条条便道和一个个拐角，逃遁着。到处是刺耳的声音。这些垃圾的残渣有如一群顽童，聚成一堆，仿佛睡着了似的，停了片刻，又突然跳起，四散开去。有些顺着墙根爬上颤抖的街灯；有些跳到拐角处胡乱张贴的广告上。还有飞到四层楼上的羽毛和钻入橱窗附在窗框上经久不落的砂粒。

贝图斯塔② 这个忠实和尊贵的城市，在遥远的过去曾是宫廷的所在地，眼下正消化着杂烩和加料杂烩③，倾听着从圣巴西

---

① 此系本章内容提要，以下各章均同，其为原编者所加。

② 即古城、旧城。

③ 杂烩是一种午餐菜，主要成份有豆子、蔬菜和肉片；加料杂烩除一般成份外，还有鸡和火腿。

利卡大教堂那体态修长的塔楼上传来的单调而亲切的祈祷钟声，在梦中小憩。那座塔楼仿佛玉石谱写的浪漫史诗，又如绝妙的赞歌，风姿优雅，魅力无穷。它是十六世纪的建筑，虽然动工很早，但仍属哥特流派，不过，由于工匠谨慎和协调的本能，其哥特风格有所缓和。塔尖直指苍穹，但仰望它数小时，眼睛却无疲乏之感。它和某些塔楼有明显的区别。那些塔楼的尖顶都纤细欲折，给人的感觉，就象是过分束胸、矫揉造作的娇小姐。它则结实牢固，但又丝毫不失宏伟的气势。塔身底部有如坚固的堡垒，到了护栏精美的二层回廊处，便向上呈角锥形，峭然而起；其形状之优美，难以言传。盘绕塔身的常春藤如一束束筋腱，象在空中表演杂技似的，一直向高处攀登。那灰石塔尖上竟奇迹般地立着一个金色的大铜球，仿佛被吸住似的；大铜球上又立着一个小铜球，小铜球上竖起一个铁十字架，它的顶端便是避雷针。这一切就好象在耍魔术似的。

每逢盛大节日，教士会总要吩咐人在塔楼上张灯结彩，装饰一番。经过这么一打扮，那个浪漫的庞然大物在茫茫黑夜中倒也十分显眼，但却失掉了原来那妙不可言的优雅风姿，活象一个特大号的香槟酒瓶。要欣赏它的姿容，须择晴朗月夜。那时，群星闪烁，如同塔楼的光环；塔楼矗立在洁净如洗的夜空中，时隐时现，仿佛一个巨型幽灵，守护着睡在其脚下的这座黑魆魆的小城。

“俾斯麦”① 是贝图斯塔有名的泼皮，他的同伙都叫他这个外号，不知其中有什么道理。这会儿，他手里正捏住“瓦穆巴”② 大钟舌上的那根旧钟绳。这口大钟是专为召唤教士会那些德高

---

① 德意志帝国第一任首相。文中为外号。

② 古西班牙西哥特人的国王。文中为钟名。

望重、享有特权的教士做祷告用的。

“俾斯麦”的职业是驿站车夫。贝图斯塔人把干他这类营生的称为“赶车的”。然而，他却喜欢打钟。塞莱多尼奥是教堂的侍僧，司钟的随从。虽然他不是正式司钟，但在他的授权下，那个驿站有名的外交家竟得以享受了几日打钟的荣耀，因为钟一响，教士会那些尊贵的人就得从恬静的午休中爬起来，去做祷告，唱赞歌，履行他们特有的职责。

车夫平素喜欢打趣逗乐，总是嬉皮笑脸的，可一撞起钟来，就一本正经得象个虔诚的占卜神父。每当祈祷，“俾斯麦”摆好撞钟的姿势——据说就是如此——的时候，他就觉得自己有如钟表，身负重任，颇为尊贵。

塞莱多尼奥穿一件又脏又破的教士服，正趴在一个窗口向下俯视。他俨然一副绅士的派头，轻蔑地看着下面的小广场，嘴里大话连篇。他要是心血来潮，还用石子打过路的行人哩，觉得人家无足轻重，小得象个耗子仔。这两个调皮鬼站在高耸挺拔的钟楼上，头脑有些发昏，竟觉得地上的东西都卑微渺小，不屑一顾。

“喂，奇利帕说他比我还厉害！”侍僧几乎是啐出了这句话。说着，他对准街上走过的一个教士掷去半块发霉的烧土豆，却明知打不中人家。

“他有啥能耐！”“俾斯麦”在钟楼上总是一味讨好塞莱多尼奥，可到了下面的街上，就踢他，动武抢他的钥匙，好上楼去撞钟；“除了我，哪个车夫也比不过你。”

“大人物，因为你会使坏呗，况且，又比我大……喂，小伙子，敢惹那个讲经师吗？他正进教堂呢。”

“这么远你就认出是他？”

“那当然了，傻瓜。我一看他身上罩的那件法袍摆来摆去，就知道是他。喂，你过来，看他走路是不是这样？还不是装样子，我都看腻了。那天，受俸教士库斯托迪奥先生对司钟堂佩德罗说：‘那个堂费尔明比绞刑架上的堂罗德里戈① 还要傲慢。’堂佩德罗笑了。还有呢！ 等堂费尔明走后，他又说：‘哎呀呀，小白脸，你还涂胭脂呢！’小伙子，你看，他还打扮哩！”

“俾斯麦”不相信堂费尔明涂胭脂这种事。这全是堂库斯托迪奥嫉妒人家。假如他不是车夫，也没有从火柴盒的商标上得来“俾斯麦”这个外号，而是一位教士或一个神明（他认为讲经师就是神明），那他准比现在要神气。他要是一个货真价实的教堂司钟，那他……嘿嘿，堂佩德罗，……那他只能同主教和邮局领班罗克先生说话，上帝！

“小伙子，你呀，还不懂咱这儿的规矩呢。那个受俸教士常说，人在教堂，理应谦卑，用咱们的话说，就是低声下气，逆来顺受。人家把手伸过来，你就得等着挨耳光。要不，教皇怎么会是……他是怎么说的？ ……是……好象是……万仆之仆。”

“瞎扯。”“俾斯麦”反驳道，“喂，教皇可比国王权大。我见过一张很大的圣像，那上面的教皇满脸油彩，坐在车上。那辆车很象一把交椅；拉车的不是骡子，而是一伙卡洛斯分子② （“俾斯麦”指的是神父）。他们摇着一把伞，给教皇赶苍蝇。简直象演戏……伙计……这我全知道！”

争论愈演愈烈。塞莱多尼奥为原始宗教的习俗辩护，“俾斯麦”则称道宗教信仰的鼎盛时期；侍僧以免去车夫临时司钟之职相威胁，那赶车的则话里有话，暗示到了街上要请塞莱多尼奥吃

---

① 古西班牙西哥特人的末代国王。

② 在十九世纪西班牙争夺王位的内战中支持堂卡洛斯的一派。

几记耳光。他们的争论立刻遭到了训斥，原来大教堂的一个屋顶上响起了钟声。

“赞祷！①”塞莱多尼奥喊道，“打钟！人家给信儿了。”

“俾斯麦”于是拽住钟绳，用力摇动起“瓦穆巴”的巨型钟铎。

空气在震颤。车夫闭着眼睛。塞莱多尼奥平静地倾听着肃穆有力的钟声，显得十分沉着，仿佛身在两里② 地之外似的。钟声随风而去，越过贝图斯塔，飘向附近的群山和辽阔的田野。远远望去，田野上虽浓淡有别，却是一片绿色。

已是初秋时节。九月的最后几场雨下过，青草长势喜人，透着一股清新；草地获得了新生。宽广的谷地中，洼地里和山坡上，遍布着栗树、橡树和苹果树，它们生长在色调深暗的草地和玉米田中，十分显眼。生长在万绿丛中的为数不多的麦子已经变黄。分散在谷地与山间的农舍和几幢别墅一律呈白色，象一面面镜子似的，反射着日光。泛着金光银彩的绿色渐渐消失在山边，仿佛有一片无形的云彩遮住了山腰和峰巅。那里的植物不如谷地的繁茂，空地上显出一抹淡红。西北是山，从南面放眼望去，天地间笼罩着一片雾气，好似一团团发光的尘埃；雾霭之后便是轮廓模糊的山峦。北面，在完美的穹隆下，大海隐约可见；海上的天空非常晴朗，一朵朵金色的云彩浮游着，宛如船舰在破浪前进。有一片最轻盈的云朵，似一勾残月在飘浮。

城圈一带，由于农家精耕细作，加上水肥充足，庄稼长得更加茂盛，品种也更加繁多，使深褐色的大地呈现出色彩斑驳的景象。

---

① 早祷与晨祷之间的祈祷。

② 本文中的里均为西班牙里，约合五点六公里。

有人上楼。两个捣蛋鬼惊诧地互相看了看：这个大胆的人是谁？

“奇利帕？”塞莱多尼奥问，心里又恨又怕。

“不是；是个神父。你没听见是法袍的声音？”

“俾斯麦”说得对：是衣服与石阶相擦产生的那种声响，很象叫人肃静的嘘声。楼梯口终于露出了法袍，上来的是神圣教堂的讲经师兼教区法官堂费尔明·德帕斯。车夫觉得身上发颤，心想：

“他莫不是来揍我俩的吧？”

可事出无因。但这又有什么用呢？他不是经常莫名其妙地挨人耳光和脚踢吗？他认为，一切有权有势的人都可以打人或随意打人，而其中最跋扈的就要数堂费尔明了。他不去议论这种特权合法与否，他要做的就是想方设法避开包括圣器看守和警察在内的地球上的大人物。他赞成这条法则，但竭力不让它对自己发生效力。假如他是个老爷、市长、教士、植物园看守、剧场职员、司钟，简而言之，是个什么大人物的话，“俾斯麦”也会跟他们一样：要踢人的！可他眼下只是个车夫，知道自己是干什么吃的，所以，还是躲着点贝图斯塔这些权贵为妙。

然而他已经无路可逃，因为楼口早被教士堵死。眼下的形势是：要么跳窗，要么等着教士大发雷霆。“俾斯麦”无计可施，只好爬上一根木梁，缩成一团，藏在大钟后面，听天由命了。

塞莱多尼奥对讲经师的光临并不感到意外，他曾多次看见堂费尔明在下午祈祷前后登临钟楼。

车夫用眼睛问侍童：这位令人尊敬的先生上钟楼有何贵干？塞莱多尼奥当然知道，但没吭声，只是发笑，笑他这个朋友吓得那副鬼样儿。

刚才神气十足的司钟侍童这会儿忽地变得低三下四，脸上一副谄媚相。他年仅十二三岁，就学会根据礼拜仪式的要求调整自己那张扁脸上的肌肉。他眼睛很大，颜色象脏了的板栗。他自以为是教士时，就模仿他熟悉和打过交道的那些神父和女信徒，两只眼睛上下转来转去。

然而，眼睛的这种活动却无意中给他的神情带来一种下流、淫荡的色彩，好象是一个在胡同里以眉眼招揽生意，连警察也不会要求她尊重公德的可怜的妓女。他眼睛转动时，那张缺牙的大嘴也跟着装模作样。塞莱多尼奥那恬静的卑微表情所表现出来的丑态，开始尚可容忍，到后来就令人作呕了。

从与他同龄的女孩丰满的体态上，可以想象出日后她们那女性的优美身段，同样，从这个尚无头衔的教堂侍童眼下的举止中，则可以预见到他不久就会因教育不良而变得堕落。他想学主教的亲戚堂阿纳克莱托有节奏地摆动身体的动作——以为这是表现他的才华——的时候，就将裹在满是蜡迹的教士服中的身子摆来摆去，脸上还做着怪相，简直象个随军妓女，象个无耻的女人。这个情况“雄鸽”早有觉察，但他却没敢向任何上司报告。“雄鸽”是教堂的俗职人员，根据他干的差事，有一个不好听的职称：打狗的。他不敢向上司报告塞莱多尼奥身上出现的迹象，是因为他有一个信条，凭这个信条，他在教堂看门扫地，已经体面和颇有声望地连续干了三十年。

讲经师一到，塞莱多尼奥就跳下窗台，两手身前交叉，垂首肃立。刚才在下面的鲁阿街上还象只甲虫的堂费尔明，现在在侍童谦卑的眼睛里和车夫惊恐的眸子中竟变得如此高大！塞莱多尼奥身高不及教士的腰，所以，他眼前看到的只是堂费尔明那件光滑的教士服。这件教士服是精制獭皮料的，上面绣有直的和

对称的提花图案。教士服外面罩着一件华贵的缎子法袍，上面有许多折纹图案，袖口还镶着花边。

藏在钟后的“俾斯麦”只看见教士的下身，就已惊叹不已：真气派啊！简直是一尘不染！那双脚如同淑女的秀足；再看那双深紫色的套袜，就象是主教大人的一样；鞋的皮质精细，制作考究；银鞋扣虽说结构简单，却不失雅致，与袜子的颜色配在一起，就别提多合适了。

假如两个小泼皮敢正眼看堂费尔明的面孔，他们就会发现：教士刚把头探出楼口时，皱着眉头，十分严肃，可一发觉楼上有人，便稍显慌乱，但眸子立刻送出柔和滑润的目光，唇边随即绽出印刻般的慈祥，露出微笑。车夫说的对：德帕斯没有涂胭脂，倒更象用白灰粉刷过。的确，教士那白净面皮就是带着灰浆的光泽。他颧骨微耸，这不仅没给他添丑，反使他显得刚毅，有独特的表情。颧骨上有淡淡的红晕，有时又趋向领结和套袜的颜色。这不是胭脂，也不是健康之色，更非酒精的作用。这是人们倾听了爱情或令人害羞的话语——它们如同磁石，具有吸引血中铁质的作用——两颊自然飞起的那种红晕。当人的情欲处于高潮时也会出现这类红晕。讲经师那双带有似鼻烟末儿斑点的绿眼睛最引人注目的地方是苔藓般的柔和。不过有时也会从那对温和而肥硕的眼睛里，射出尖利的目光，如针扎入羽绒枕头，令人感到突然和不快。能抵挡这种目光的人为数不多。有些人望而生畏；有些人则见此生厌。然而，要是哪个胆大的人经受住了这种目光，讲经师就垂下那无用的肥厚多肉的眼帘，好象那永远是一块不定形的肉。他的鼻子长而直，长得既不威风又不庄重；鼻头肉多为患，就象叫累累果实压弯腰的一株树，向下垂着。这个鼻子在那张表情丰富的面庞上，即使用希腊文描写它，也是

个死物，因为想通过它察觉和了解讲经师的思想感情实在是太难了。他的嘴唇长而薄，细嫩苍白，似乎受着胡子的压迫。那胡子有继续向上蔓延的趋势，等他到了暮年（还远着呢！），就有与那个失职的鼻子尖连在一块的危险。不过，这个缺点眼下还没给他带来老相，只使他面孔上显出一种谨慎的表情；这表情近似卑怯的虚伪，又标志着冷漠、精明和自私。可以断言，他那两片嘴里象隐藏珍宝似的藏着最美好的永远不会出口的话语，而那个不安份的尖下巴就象是这话语的一把锁。讲经师的脖子白皙而粗壮。这个大力士式的脖颈与其壮实的躯体和发达的四肢配在一起，非常相称。脖颈上安放着一个小脑袋；浓密的黑头发梳得非常整齐。这个身强体壮的教士当年很可能在村里是个最佳击柱戏选手和最引姑娘瞩目的小伙子。他要是穿上绣花大礼服，想必也是贝图斯塔大街上最漂亮的男士。

讲经师好象对待什么人物似的，向塞莱多尼奥躬身施礼，伸出右手。那只手手指尖尖，又白又嫩，保养得不亚于名门贵妇的手。塞莱多尼奥如同协助做弥撒似的，给他回了一个跪拜礼。

藏在钟后的“俾斯麦”看见讲经师从教士服的口袋里取出一个管筒，心中不免一惊，他觉得那管筒象是金子做的，只见它象胶皮一样被拉长，竟一变为二，二变为三，而且三个管筒全连在一起，心想，那肯定是尊小炮，用来结果他这个微不足道的车夫的小命，实在是绰绰有余。不对，是一枝步枪，因为讲经师把它举到眼前瞄准。“俾斯麦”终于松了一口气：那枪口并没有对着他这个小人物，而是探出窗外，瞄着下面的马路。侍童踮着脚，悄悄地走到教区法官的身后，想瞧瞧望远镜瞄的是什么地方。塞莱多尼奥善于交际，经常以知心朋友的身分出入贝图斯塔最体面的人家，他要是知道“俾斯麦”把望远镜当成步枪，准会笑得前

仰后合。

登高是堂费尔明·德帕斯的一种个人娱乐。他生在山区，自小喜欢山顶和教堂的钟楼。他去哪儿，都要爬上那里的山峰；倘若没有山，也一定会登上那里最高的塔楼。每到一处，他若未居高临下地将该地俯视一番，就认为对那个地方还不熟悉。他随主教去村镇巡视，只要可能，都要或步行或骑马到各村最高处进行远足。以贝图斯塔为省府的这个省境内多崇山峻岭。他攀登其中最巍峨最险恶的山峰时，总是把最壮健最善爬山的人和最有经验的山民抛在后面。他登得越高，就越想登高。登高不仅不使他感到疲劳，反而使他越发狂热。这种狂热使他的腿脚产生钢一般的力量，使他的肺具有锻炉一样的气魄。德帕斯认为，登上最高点就是一个令人陶醉的胜利。远眺广阔的土地，遥看远方的大海，俯视脚下如玩具般的村庄，设想似毛虫的人们，赏玩眼下飞过的羽背反射出太阳金光的鹞子和老鹰，居高临下地观赏飘浮的云彩等等，就是高傲的德帕斯一有机会就想得到的最大的精神乐趣。一到这种时候，他就脸发烧，眼里射出如投枪般锐利的目光。在贝图斯塔，他无法满足这些欲望，只得借上教堂塔楼聊以自慰。他常在祈祷的时候登上塔楼，有时在上午，有时在下午，这就看他什么时候方便了。塞莱多尼奥知道望远镜有强大的吸引力。有一次他趁讲经师不注意，在后面往镜里看了看。当时他们在比钟楼还要高出许多的二层回廊上，从那儿，他清清楚楚地看见那位极为漂亮的大美人庭长夫人，在那个名叫奥索雷斯花园的园子里一边散步，一边看书。真的，先生，他真的看见了她，简直用手都能摸着她，尽管夫人的宅邸在新广场的一角，离塔楼相当远。因为教堂的小广场位于鲁阿街和圣佩拉约街之间。还看见了什么呢？用那架望远镜可隐约看见圣马

利亚教堂旁的那个俱乐部的台球房；他塞莱多尼奥还看见象牙台球在台子上滚动哩。要是没望远镜，嘿嘿！您再瞧那个阳台，简直小得象蟋蟀笼子的气孔。在侍童对肯定没有危险，早大着胆走到他跟前的“俾斯麦”如此这般地低声说着时，已把他俩忘得一干二净的讲经师正从容不迫地慢慢地观察着这个城市。他在想象中揭开了每家的屋顶，探查着各个角落，专心致志地进行细致入微的侦察，好象博物学家在用高倍显微镜研究人体的各个细小部位一样。他没有眺望田野，也没有观赏云山远景；他的目光一直在小城中留连。

贝图斯塔是他的猎物和偏爱的对象。别人都以为他是学识渊博的神学家、哲学家和法学家，但他却最看重有关贝图斯塔的学问。他对贝图斯塔的外貌和内含，形体和灵魂，甚至一草一木，都了如指掌。他对每幢房舍的每个角落，对每个人的灵魂深处，都进行过搜索。这个英雄城市在他眼里就是一幅食物静体画。他剖析贝图斯塔，绝不象生理学家只为研究，而是如贪食者在寻求美味。他用的不是手术刀，而是餐刀。

其实，他满足于眼下贝图斯塔的这种生活是一种屈就。德帕斯梦想过更高的职位，而且，至今也没放弃高升的念头。当年，他雄心勃勃，在幻想中给自己的前程绘制过一幅幅如花似锦的图画。这些图画就象他年轻时读得爱不释手的一部英雄史诗一样，一直铭刻在他的记忆里。在这些画上，他是托莱多的主教，正在罗马参加红衣主教选举教皇的会议。他心比天高，就是戴上教皇冠也不嫌大。一切都在前头，要紧的是继续向前。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梦想渐渐淡薄，仿佛越来越遥远。“希望的前景就是如此，”讲经师想，“离理想的终点越近，我们希望达到的目标好象反而越远，因为它不在将来，而在往昔。我们眼

前看到的是一面镜子，那里面映照出的不过是遥远的过去那幻想中的图画……”尽管这样想，他仍未放弃高升的欲望，能爬多高就爬多高依旧是他的信条，只是对青年时代那种模糊的雄心大志想得越来越少了。他已经三十五岁，权欲更加强烈，同时则更少空想。他所求不多，但对所求的东西爱得更深，渴望早日得到。这是一种急不可待的渴望。又仿佛沙漠中找水的人，宁喝水洼里的污水，也不愿去遥远的陌生地方寻找清泉。

他常常觉得信心不足。虽然他并没有向别人吐露过，但一想到此，就感到浑身打战。碰到这种时候，他就想：难道他渴望的锦绣前程永远与己无缘？也许目前的位置或老了当个糟糕教区的主教就是他事业的终点。每当这样的想法向他袭来，他为摆脱和忘掉它们，就发狂地享用手中现有的权力，象笼中狮子吞食驯兽人投来的肉块一样，贪婪地咀嚼自己的猎获物——宗教色彩浓厚的贝图斯塔。

这时，他的权欲在看得见摸得着的具体事物上表现得更加强烈。在全教区没有能阻挡他意志的力量。他是主人的主人。主教甘当俘虏，被他掌握在手心里，却毫无知觉。于是，教区法官就成了教会的飓风、圣经的惩罚和主教大人认可的上帝的皮鞭。

导致上述精神危机的常常是某些人事变动，比如任命一位年轻的主教。他盘算了一下，发现自己眼下非常落后，将来也不可能荣升高位。他这样想，可堂库斯托迪奥教士讨厌他恰恰主要因为他三十岁就当上了讲经师。

堂费尔明观赏着这座城市。这是别人同他争夺的一个猎物。但他就要把它一口独吞。怎么！连这个不值钱的帝国他们也要从他手中抢去？不成；这是他德帕斯的，是他堂堂正正地挣

来的。那些狂妄之徒到底想干什么？讲经师也开始发昏了，他也把贝图斯塔人都看成是屎壳郎了。至于他们那些发黑的破旧老房，好虚荣的市民认为是宫殿，可在他堂费尔明的眼里，不过是些洞穴和土堆，鼹鼠搞的玩意儿……他脚下的恩西马达区内的那些破败宫室的主人到底有什么作为？不过是继承祖业。他呢？则是靠征服赢得。每当青年时的雄心大志在他心中火花飞迸，他就觉得贝图斯塔天地狭小，难以施展。曾到罗马讲过道，短期去很高的境界嗅闻过赞美的熏香的德帕斯认为自己在贝图斯塔的教堂里担任圣职是大材小用。然而，他更多的时候，还是回顾雄心早萌的童年时的那些梦想。他突然回忆起往事时，便在这座向周围庄稼卑躬屈膝的城市里看到了他疯狂欲望的顶峰。他认为，把儿时的幻想与眼下的现实加以比较会产生一种肉体上的快乐。如果说他在青年时代梦想的事更加远大的话，那么，他现在掌握的地盘就是他童年时期望的那块土地。他的童年充满了孤独和忧郁，山口处的草地便是他天天下午活动的场所。讲经师开始有点蔑视刚刚过去的青年时代，有时竟觉得那时的幻想未免可笑。他不高兴重温那个时代的所做所为；在那个时代，自己充满欲望，却极少如愿以偿。他往往更乐意回忆最遥远的事情，以求得精神愉快。童年使他激动，青年时代令他不快。回忆起那些岁月，就如同想起这样一个女人：她非常可爱、简直让人爱得发疯，可今天她罪有应得，遭到了遗忘和蔑视。他常常感到精神不振，每到这种时候，那种充满稚气的他称为肉体快乐的东西就成了他心灵上的慰藉。

讲经师早年在塔尔萨山口当过牧童，现在按自己的方式在贝图斯塔发号施令的正是那个牧童！这种比较就产生出德帕斯当作色欲罪来享受的那种幼稚而强烈的肉体的快感。

有多少次啊！他壮健而优美的身躯穿着洁白带折的短袖法衣，外面罩着气派非凡的披肩，站在讲道台前，目睹台下信徒脸上呈现出陶醉和敬仰的神情，不得不中断滔滔不绝的演说，因为快乐充塞他的心田，哽住了他的喉咙。当听众屏住呼吸，静候讲经师宗教激情缓和下来，继续讲道的时候，德帕斯好象陶醉在自我崇拜之中，倾听着大蜡烛和油灯火星四射的声响；呼吸着充满主厅的熏香和从周围贵妇淑女身上散发出的暖融融的芳香的气息，觉得异常好受；感觉到她们肉体和绸缎衣裙相擦及摇扇的声响有如微风在林中树叶间窃窃私语。在那种他期待的受众人注目的静寂中，德帕斯狂妄地以为，他是在领会并享受众信徒对他的难以用言语表达的崇敬，认定大家此刻想到的是他这个身材修长、衣着考究、举止端庄、声音动听的讲经师，而非他宣讲的上帝。这时，童年的景象便油然而生，浮现在眼前，他想摆脱也摆脱不开。山口放牧的那一个个下午；忧郁和沉思；在一个山顶上，他听着分散在山头的牲口脖颈下的铃铛声响，整小时整小时地睁着眼睛幻想，直至夕阳西下。他幻想什么呢？他幻想山下，在很远很远的广阔世界里，有一座大得无边无际的城市，好象比塔尔萨的一百倍还要大，它就叫贝图斯塔，规模远在地区都邑圣吉尔·德拉亚纳之上，而这都邑他也未曾见过。在那个伟大的城市里，他寻找使感官快娱的奇迹，以好动的精神来充实孤独的生活。从无知和富于幻想的童年到充当讲经师的今天不存在什么间隔。他既是当年的那个孩子，又是眼下的讲道人；眼前的情景便是他儿时的幻想。他就是因此感到快乐。

当望远镜的镜头映照着太阳耀眼的光辉，从一个屋顶到另一个屋顶，从一个窗户到另一个窗户，从一个庭院到另一个庭院地瞄着贝图斯塔城缓缓移动时，他心里便涌起类似的情感。

大教堂周围的狭小地带是贝图斯塔最早的城圈，即所谓的恩西马达区。它地势最高，控制着向西北和东南延伸下去的全城。从塔楼上望去，可以在某些破败老宅的庭院和花园里发现旧城墙的遗迹。这些遗迹已变成了花园和院子里的平屋顶和间壁墙。恩西马达是贝图斯塔的贵族区和贫民区。那里既有血统最高贵的贵族，也有衣衫最破旧的穷人。他们住得很近。贵族的宅邸十分宽敞，穷人的房屋异常拥挤。某些蠢人哪怕再穷，也非常喜欢在这块受大教堂或圣马利亚教堂或圣佩德罗教堂庇护的高地上拥有一处房产。圣马利亚教堂和圣佩德罗教堂非常古老，它们与圣巴西利卡教堂毗邻，把恩西马达区分成了两个教区。讲经师看着脚下由带着宫殿那种神气的旧宅邸组成的贵族区、大得象城镇的修道院以及平民的拥挤不堪的如同窝棚的简陋房子。那些平民实在太穷，根本没条件住进太阳村那些新建的居民区。太阳村在城东南，“老厂”在那儿修建了高大的烟囱，于是周围便出现了一个工人村。恩西马达区的街道几乎都十分狭窄，曲曲弯弯的，还总见不到阳光，非常潮湿。有些街上还长着杂草。贵族占优势或至少有这种趋势的街道，卫生状况尤为可悲，几乎到了惨不忍睹的地步，简直就象济贫院可怜的厨房。市政府和干净的贵族们的扫帚在胡同和小广场上留下的印记，可以说与毛刷在破呢子上留的痕迹毫无区别。那儿商店很少，也没有多么富丽堂皇的。从塔楼上，可以通过城中的石头和砖坯了解那些特权阶级的历史，尤其是教会的历史。修道院的面积接近全区总面积的一半。圣多明哥修道院占恩西马达区的五分之一。雷科莱塔斯修道院大小和以前一样，九月革命时，那里聚集了两批修女，她们总共才十个人，就与其修道院和园子一起占据了恩西马达区的六分之一。圣维森特修道院确实变成了兵营，

里面响着毫无节制的军号，不断亵渎已有几个世纪历史的神圣的宁静。第二圣芳济会① 那个带有复杂花叶形，装饰得有些过分的修道院，国家已把它变成了公务机构。至于圣贝尼托修道院，则是个关押危险罪犯的阴森的监狱。这一切都是那么凄凉。讲经师虽然从望远镜里看到了这些颇有象征性的遗迹，感到难过，但观赏城西和城北时，则得到了充分的安慰，看到了宗教的希望，因为虔诚的信徒在那里修建了用以修道和讲经的寺院；这些寺院虽然不如古时的坚固、宏伟，但豪华、优雅胜过当年。这就是宗教复活的生动例证。革命毁灭了一切，掠夺了一切。但是，复辟又重建了一切，鼓舞了一切，虽然恢复原状不再可能。穷人会已完成了它们的建筑工程。那个如银盘般光洁的建筑物熠熠生辉，坐落在城西，离移民区即商人和美洲佬② 的新区那些楼阁和别墅不远，就在堤岸附近。访修会③ 在贝图斯塔有座老房，里面有一个小祈祷室权做教堂。那房就在恩西马达区的垃圾堆旁、几乎被那些污秽埋没、眼下已到了走投无路的地步°因此她们就用巨款在城北细密如丝绒的深绿色的草地上修起一幢白色的楼房。许多有钱贵族的女继承人象栖身于墓穴似的住在那里面。她们因为高地上环境狭小、肮脏而有损健康，便把那些舒适而宽敞的房宅作为礼品奉献给了耶稣基督，而她们的父兄和亲戚则在恩西马达那些凄凉但宽敞的老屋里度过懒散的一生。在贝图斯塔的恩西马达区即高地上，不仅教会有舒展四肢的天地，那些世袭贵族和高门大户的继承人也有相当宽阔的活动地盘。他们为自己购置了宽敞的马厩、庭院和花园。那些花园同整个城市

---

① 十三世纪圣克拉拉创建的教会。

② 当时西班牙人对从美洲发财归国的人的蔑称。

③ 十七世纪初建立的一个修女会。

的面积相比，可以稍微夸张地说，是树林，而实际上，它们就是叫花园，因为它们大得和奥索雷斯花园和维加亚纳花园不相上下。不仅修道院和殿堂宫室，甚至树木都可以随意加宽，延伸自己的地盘，而因贫穷无法避开自私的贵族和中等人家的打击的穷百姓则挤在市政当局强迫他们在外面涂上一层石灰的土房子里。那些拥挤的简陋房子真是稀奇，它们挨得很紧，一个比一个高，窗户接着屋顶，屋顶连着窗户，好象一群嬉闹的牛羊，挤在一条路上，后面的都一个挨一个地爬在前面的背上。

堂费尔明虽然看到下面存在的这种不公正的布局，却并不恼怒。好教士都爱自己的教区，特别是巴西利卡大教堂的这个宠儿。恩西马达是他固有的帝国，行使精神权力的首府。工厂的烟雾和汽笛声常使他向太阳村投去怀疑的目光。那里住着的是叛逆之徒：被沾满汗水的煤和铁抹得又脏又黑的工人。他们听那些魔鬼宣传平等、联合、分配以及许多荒谬的事情听得津津有味，却不喜欢他讲的那些天国的奖赏和阴间的赎罪。他在那儿不是毫无影响，而是影响不大。只要对天主教的信仰在那里扎下根，它的根系一定会粗壮得象铁链一样。可是，每当死去一个信徒，一个好工人，就会生出两三个永远也不会听有关忍受、忠诚、信仰和顺从等说教的人。讲经师对那儿不抱什么幻想。太阳村在渐渐疏远他们。女人们还在守卫最后的战壕。就在德帕斯进行这番思索的前一两天，工人区有几位女公民竟要用石块打死一个自称新教牧师的外乡人。这种过火的举动，这种行将就木的信仰的突然发作，与其说使讲经师深受鼓舞，不如说令他感到忧伤。不，那儿的烟雾不是熏香的烟雾。它们向上升去，却到不了天上。那机器的隆隆轰鸣，是嘲笑人、鞭挞人的声响。甚至那些有如偶像崇拜的纪念碑的细长高大的烟囱，似乎也在戏

耍大教堂的那些尖顶……

讲经师又把望远镜对准西北。那里是移民区，是最新的贝图斯塔。建筑物排成直行，色彩鲜艳，闪烁着钢一般的光泽，令人眼花缭乱。它好象是美洲森林中的一只鸟，又宛如用色彩不谐的羽毛和彩带打扮起来的一个粗野的印第安女人。到处是同样的几何图形，但色调不一，光怪陆离。屋顶象埃克瓦塔纳①的城墙一样，五彩缤纷。玻璃游廊窃取了各地建筑具有的可以想象得出的那种苗条。不合时宜的石制装饰，外表的坚固，喧闹的豪华。那里，美洲佬幻想中的城市正和高利贷者或布料商或面粉商已建立的城市混杂在一起。省去一面主墙可能引起肺炎；荒唐的奢侈肯定招致烦恼。但这没关系，因为讲经师对此并不介意。他只在那里看到了财富，看到了一个微型秘鲁；他的目的是当一个精神上的皮萨罗②，他已经开始成为皮萨罗了。移民区的那些美洲佬在美洲时极少听弥撒，在贝图斯塔，他们仿佛回到了故乡，又重新象其祖辈那样虔诚起来；在他们眼里，带有儿时学到的各种礼仪的宗教信仰，就是他们在大洋彼岸梦幻中的那个西班牙许下的动听的一个诺言。此外，他们只爱高雅之物，厌弃有平民味的东西，甚至连那卑贱的门第也不愿提。在贝图斯塔，不信教的只有四个泼皮，他们都将死无葬身之地。就如眼下人们讲的那样，有钱有势的都一律信教，参加宗教活动。比如，帕埃斯、堂弗鲁托斯·雷东多、哈卡斯夫妇、安托利内斯、阿尔古莫萨夫妇以及移民区其他知名的亚美利哥③就一直在认真学习

① 古波斯首都，今伊朗哈马丹城。

② 曾征服秘鲁的西班牙征服者。

③ 意大利航海家。他经实地调查，认定哥伦布发现的南美洲北部不是亚洲而是“新大陆”。后便以其名命名了“新大陆”，即亚美利加洲，简称美洲。文中泛指去过美洲的人。

科鲁赫多、维加亚纳门、布比雷斯、奥索雷斯、卡拉斯皮克以及恩西马达区其他自诩是最古老最虔诚的贵族人家的高雅习俗。即使帕埃斯、雷东多们参加宗教活动不是出自本身的感情冲动，那他们的妻女以及其他女性亲属也会强迫他们在宗教活动中，就象在一切场合那样，模仿贵族令人羡慕的姿势、语言和思想。想到这儿，教区法官遥望西北时，渴求便多于嫌弃了，因为那儿尚有不少灵魂他未曾探索；还因为他已在那个微型美洲发现的许多土地上做过考察，建立了代理机构，并取得了非常出色的成绩。移民区的建筑按市政府的要求，排列整齐，一般高低。堂费尔明相信可以把最纯洁的信仰之光连同其固有的影响一起带进该区各家各户的每一个角落。

这时，德帕斯又将镜头多情地转回到他亲爱的恩西马达，这个在宏伟的塔楼庇护下的古老、高贵、挤成一团的旧城区。他脚下的那两座历史极其悠久的教堂有如光荣的卫士，一东一西地分别立在讲经师身在其上的大教堂的两旁。它们也许目睹了大教堂的诞生，或至少见过它显赫和辉煌的时代，而它们则从未有过如此的经历。这两座教堂一个叫圣马利亚、一个叫圣佩德罗。它们的历史已写入光复战争① 的编年简史。圣马利亚教堂和圣佩德罗教堂经过几个世纪潮湿的侵蚀正渐渐光荣地死去，变成一堆灰土。在它们周围的胡同和小广场上散布着门第高贵人家的宅邸。自称与这两座废弃的教堂属同一时代可能是这些贵宅最高的荣耀，然而，它们却无法获此荣耀，因为这些房子比较年轻，所具有的近代建筑那种俗不可耐的臃肿或雕琢的颓废的特点显而易见。由于贝图斯塔非常潮湿，这些石砌的房屋已

---

① 西班牙中世纪驱逐伊斯兰教徒的战争。

经发黑。这里，什么东西都别想长期保持光泽，白的颜色尤其难以持久。

发誓说有材料可向纹章学学者证明他的姓就源出于贝尔穆多国王① 的堂萨图尔尼诺·贝尔穆德斯最善长讲那些房子的历史，他认为它们是民族的骄傲。每当哪届激进的市政府着手或只是计划拆除什么遗迹或征用哪幢旧宅，堂萨图尔尼诺就怒气冲天，并在贝图斯塔教皇极权主义者的机关报《圣旗报》上发表根本没人看、市长即或读了也肯定不懂的大块文章。他在那些文章里把每一座隔墙在考古学上的价值吹得神乎其神，如果说到主墙，就证明那是有纪念意义的文物古迹。毫无疑问，即使堂萨图尔尼诺真是出于对艺术的关心，他的大作里也有许多是胡说八道。他还乱用建筑风格的术语，认为所有的建筑物不是穆德哈尔式的②，就是罗马式的。他竟不止一次地把一个健在的当代石匠修造的一面石墙的底座建造的时间追溯到弗鲁埃拉③ 时代。学者的这些差错并不有损于他的声誉，因为大多数贝图斯塔人根本不看他的文章，而能看出问题的少数人又认为那是令人同情的夸张和应予表彰的年代差错。但他仍坚持用各种修辞手段来炫耀其大胆的想象和生动的比喻。其中最惹眼的是最有失分寸的拟人法和节奏感最强的叠语法。在他的文章里，城墙竟会讲话，常常发出这样的哀鸣："我的地基在发抖，我的雉堞在发抖。"可容车马通行的城门听到如此凄楚的演说一定会潸然泪下。为此，考古家在文章的结尾总要说："总之，工程委员会的

---

① 中世纪西班牙阿斯图里亚斯国国王。

② 穆德哈尔人是古代西班牙基督教国王统治区的伊斯兰教徒；穆德哈尔式指其建筑形式。

③ 古代西班牙阿斯图里亚斯国王(757—768)。

先生们,Sunt lacrimae rerum!”①

那天下午，讲经师在钟楼上瞭望了有半个多小时。他常常把镜头转向新广场的方向。大概是看那儿看累了，或许是未能看到要看的东西，讲经师便离开窗口，将观察器恢复原状，小心翼翼地放入衣袋，用头和手向那两个打钟的招呼了一下，就迈着上来时的那种庄严步伐，沿石砌的螺旋形楼梯下去了。他出了塔楼的楼门，来到教堂的北殿，脸上就立刻恢复通常的表情，露出一种静止的微笑，两手交叉放在身前，带着某种介乎于神秘和浪漫之间的倦怠，将那个塑造得很优美的头微向前倾，开始在如象棋棋盘的大理石的地板上行走，不，简直在滑行。从大窗户和主拱及支拱的圆花窗射入的五光十色的光束到了殿堂就宛如块块彩虹。讲经师的法袍随着主人的步伐的节奏摆动，几乎擦着地面，渐渐在它那宽大的折纹中显现出柔和的轮廓。它的下摆飘动起来，闪烁着如环颈雉羽毛般的光辉，有时又象孔雀的尾巴。射进殿堂的某些光束爬上他的面庞，使教士的脸色时而灰绿，如喜阴植物的颜色，时而罩上海底植物黏滞外表的那种色调，时而变得死人般的苍白。

在唱经处后面的宏大的主殿中，信徒不多；他们东一个西一个的，离得都较远。两侧镶嵌在厚墙中的忏悔室完全笼罩在黑暗中。依稀可见几伙女人跪在忏悔室周围。到处是神父和女信徒在忏悔室悄声说话的声音。堂费尔明看见北边第二忏悔室，也就是那个最阴暗的忏悔室里有两位夫人在低声交谈。他继续往前走。那两个女人想跟上来招呼他，却没敢那样做。她们等他，找他，却没等着他，也没找见他。

---

① 拉丁语：东西也有眼泪！

“他到唱经处去了。”其中一位夫人说。她们在忏悔室周围的木凳上坐下，那里完全是漆黑一片。祭坛上有两个铜烛台，都用铁饰链固定住，没有蜡烛。祭坛的画屏前有一尊耶稣基督的雕像，它那凄楚的玻璃眼睛在黑暗里闪闪发光，仿佛带着冰冷的潮气。这是一张贫血患者的面孔。那象是因虔诚的吻的摩擦而变薄的嘴唇和变尖的颧骨，由于面部表情单调，给人一种专注而呆板的印象。

讲经师没有停步，径直过了唱经处的太平门，来到了侧殿。唱经处通主厅的门关闭着。堂费尔明要去圣器室，便在祭坛后面的中殿绕了一圈。中殿的侧旁也有两间并排的祈祷室。它们前面都有几个嵌在半圆形墙壁中的圆柱。祈祷室隐匿在圆柱后，不走到跟前就很难发现。那里一般都是受俸教士系罪和开罪的地方。教区法官刚刚走到那儿，受俸教士堂库斯托迪奥就象被狗赶出来的一只石鸡，从其中一个祈祷室里走出来。他除了两颊红里透紫，整个面孔十分苍白。只见他汗水淋淋，简直如同一面湿墙。讲经师板起面孔，用肥厚的白眼珠如针刺般地盯了受俸教士一眼。堂库斯托迪奥低下头，惊慌失措地朝唱经处走去。他是个小胖子，有点女人气，神情象个法国代销商；滚圆的躯体上裹着一件非常干净非常优雅的长至脚跟的法袍，外罩一件如女人衣服的短袖法衣，法衣上还有一条十分显眼的受俸教士特有的细纱披肩。这个堂库斯托迪奥是反对派教士，堂费尔明的敌人。他相信或至少散布意在打倒教区法官的种种污蔑，并对讲经师能在充满诽谤的环境中站住脚跟十分嫉恨。德帕斯不把他放在眼里；那个下贱的教士对他的嫉妒好象是一面镜子，使他从中看到了自己的价值和长处。那个受俸教士又很羡慕讲经师，认为他前程远大，能当上主教和红衣主教，成为宫

廷的宠儿，受到贵妇和大官的溺爱，变成一个在政府和名流沙龙中均有影响的人物。堂库斯托迪奥想象中的讲经师的前程竟比讲经师本人所期望的还要远大。德帕斯迅速向那间忏悔室扫了一眼，就看见百叶窗旁跪着一个脸色苍白、身穿卡门派教服的姑娘。

讲经师想：她不是小姐，可能是女仆，也许是裁缝或诸如此类的女人。那女人眼睛里充满了淫邪的渴望，从神情上看，烦躁不安多于心满意足。她手划十字，好象要将这十字一口吞掉似的。忏悔室里依然饱含着堂库斯托迪奥身上的热气和气味。少女仍在原处，靠着忏悔室跪坐在脚上，凝神回味着忏悔中的那些细节。

讲经师继续前行。他转过拱墙，走进圣器室。这是个大而冷清的呈纵长十字形的厅堂，有四个高高的拱顶。堂内靠墙都是屉柜，里面放的是祭礼用的衣物和器具。屉柜上方的墙上，挂着普通画家的作品，大都是古人之作，还有几幅优秀艺术家的复制品，复制的都还不坏。画与画之间有几面烛台镜，上面陈旧的镀金还比较显眼；镜子上满是黑点和灰尘，几乎照不出东西。圣器室中央摆着一张很长的黑大理石桌子。两个穿着宽大的肉色外衣的侍童在往柜子里放十字褡① 和主祭法袍。“雄鸽”穿一件十分肮脏的开领教士服，头上戴一个背头发型的假发套，刚清扫完不知哪只猫留下的污秽；那猫不知如何溜进了教堂，把那里糟蹋得不象样子。“打狗的”在大发脾气，那两个侍童却装得若无其事。“雄鸽”眼望别处，话里却向他俩暗示，要给他们严厉的尤其令肚子反感的惩处。讲经师假装没有注意这些与神圣的宗教

---

① 神父穿的一种法衣。

格格不入的粗言恶语，继续朝里走去。圣器室的另一头有几个人在窃窃私语。他们象那些进行着亵渎神灵的交谈而又想尊重圣地的人一样，把声音压得很低。一共是四个人：两位夫人和两位先生。他们正仰着头观赏一幅画。阳光从拱顶的小窗射进，到了画上已变成微弱的斜光。因此，那幅画看上去几乎是一片漆黑，简直象一大块乌拉圭茶。此外，只能看见一个骷髅的颧骨和一只赤裸着的无肉的脚。尽管如此，堂萨图尔尼诺·贝尔穆德斯还是用了五分钟的时间向那三位讲解了该画的价值。只见他们充满信任之感，张着嘴，入神地听着考古学家的高论。讲经师几乎天天都碰见堂萨图尔尼诺在忙着这类事情。只要贝图斯塔来个有某种影响的外地人，人们就想方设法请贝尔穆德斯费心陪客人游览一下大教堂和恩西马达的古迹。堂萨图尔尼诺整天都忙得不可开交，但每天下午三点到四点半，他总叫若干体面的人控制在手里。那些人，如他所言，想要考考他的考古知识，试试他长期养成的热情性格。因为他认为自己除了是省里首屈一指的文物学家外，还是——这是真的——西班牙头号殷勤好客之士。他不是教士，却是个双重身份的人。从他那一尘不染、从头至脚一色黑的服装上，可以看到某种弗里希利斯——达尔文主义者，我们将会在本书中碰到的一个人物——称为教士服的变种和中世纪影响的痕迹，就是说，如果堂萨图尔诺① 敢拿定主意生下一个贝尔穆德斯，据弗里希利斯说，他这个儿子至少会当上助祭的。考古家身材很矮，头发短得就象黑鬃刷。他竭力使额头变宽，自认为要是他过早秃顶，准会赢得不少恭维。他不老，有“我主耶稣基督的年纪”，他以为自己贸然说出了一句不失

① 即萨图尔尼诺。

礼仪但带点俗气的俏皮话。他长得象神父，这并非是他的意愿，实在是自然法则的作用，所以，堂萨图尔诺——人家这样叫他——在一次被人认作神父的重大冒险中丢掉幻想后，就留起了墨汁一般黑的胡子，但他却将它修剪成园子里的锦熟黄杨的样子。他嘴十分大，高兴时一笑，嘴角就咧到了耳根。这时，贝尔穆德斯就抱怨他那可恶的肚子，说它消化不良，特别是总感到紧缩。现在不明白为什么，但当时人们都比较清楚，那并非无缘无故。贝尔穆德斯的笑是充满皱纹的笑，情状如同肚子疼时面部出现的那种怪样。他想以这样的笑给人留下一种印象，即他是贝图斯塔最高尚的人和最善于理解深沉而有节制的激情的人。应当注意，编年简史和其他古书及巴黎出版的笔法最为细腻、最富于心理描写的小说在轮换地影响他那雄心勃勃的精神世界。他对自己长得象教士感到非常遗憾。他订做了几件象花花公子穿的那种针织的长礼服，可裁缝却惊愕地发现，那些礼服一穿在堂萨图尔诺的身上，竟全变成了教士服。他似乎总在服丧，尽管并非如此。然而，他还是很少拿掉礼帽上的黑纱，因为他自诩是贝图斯塔所有贵族的亲戚，一有贵族去世，他就要表示哀悼。他在心灵深处认为自己生来就是为了爱，而他酷爱考古，就是对爱的替代物的一种感情。当他在西班牙和法国最著名的小说中读到上流社会的人物也差不多同他一样忍受着心痒难耐的不安时，就立即认定，过去自己缺少的是一个舞台。正如贝图斯塔的姑娘不能理解他一样，他私下承认他也永远不敢向少女倾诉衷肠。

或许结过婚的、至少某些结过婚的女人会较好地理解他。第一次这样想时，他竟自责了一个星期，但这种念头还是跑出来诱惑他。他欣赏的小说几乎都这样描写：女主人公是已婚女子，而

且都放荡过，但终于被爱情和坚定的信念所拯救。因此，他做了调查，认为事情很明显：只要把爱情限制在最纯洁的理想主义的范围，就可以爱一个已婚的女人，甚至向她表达这种感情。堂萨图尔诺果真爱上了一个已婚的夫人，但他仍象与未婚女子打交道时一样，不敢向人家吐露衷曲。他倒是用眼睛向她做了暗示，甚至还引用《圣经》和东方作品里的寓言和比喻，来拐弯抹角地表达自己的意思。然而，他的心上人既没理睬他那传情的目光，也没听懂他讲的那些寓言和比喻，只是在背后说：

“我真不明白，这位堂萨图尔诺怎么会知道得这么多；他好象很蠢。”

这位夫人根本不知道考古家对她怀有的热烈的爱情。贝图斯塔人都称她庭长夫人，因为她的丈夫当过地区法庭的庭长，虽然现已退休。堂萨图尔诺这个多愁善感又热爱知识的青年总是在暗地里如饥似渴地偷看自己唯一的心上人，不免感到厌倦，就竭力变得朝三暮四、慌里慌张。变得慌慌张张倒不费他多大气力，因为还从没见过哪个男人一见女人送来有意迷惑人的秋波就慌得象他那样。四年来，他不放过任何一次参加舞会、谈心会、看戏以及散步的机会。女士们一看到他跳舞（他不敢跳华尔兹和波尔卡）就说：

“哎呀，这个贝尔穆德斯都让人认不出来啦！”

大家都说他是卡尔特会①的僧侣。这使他大失所望。他的确从未尝过性爱那粗野的肉感的甜头。但这好意思公之于众吗？堂萨图尔尼诺参加弥撒比太阳还勤，但这种虔诚如同每月两次领圣餐一样，丝毫无损他要求享有的善于交际的名声，要是人

---

① 圣布鲁诺于一八〇四年创立的一个教派。

们知道谁是那个蒙面夜出者的话！原来，夜里，也就是贝图斯塔人说的在女仆的时间里，有个蒙面人异常小心地上了罗萨里奥街，然后在黑暗中拐进金塔纳路，接着穿街过巷，来到潘神广场的檐廊下，最后，便毅然离开了恩西马达区，进入早已静寂无人的移民区。这个蒙面者不是别人，正是堂萨图尔尼诺。他是神学博士、民法兼教规法博士、哲学和文学硕士及理科学士，又是《罗马帝国时期的贝图斯塔》、《哥特人时期的贝图斯塔》、《封建制时期的贝图斯塔》、《基督教时期的贝图斯塔》及《改革后的贝图斯塔》等一系列以贝图斯塔为题的著作的不折不扣的作者。那个戴软帽、披斗篷，乔装夜出的人就是他。他一点也不怕，因为化装成这个模样，谁也不会认出来。那他出来干什么呢？到外面同诱惑搏斗，用不停的行走劳其肌肤，也想寻觅点放荡的生活，即他所谓的犯罪活动。但他认定自己决不会堕入这种罪恶之中，这不单由于道德的力量，还因为那难于克服的巨大恐惧。这种恐惧从来不会叫他向通往地狱的道路迈出决定性的最后一步。每个夜晚，他都走到了地狱的边缘。这个边缘常常是某个肮脏巷子黑暗中的一扇散了架的又黑又脏的房门。有一次，诱惑从地狱的深处招呼他，学者于是急忙后退，回到了宽敞的马路上，畅快地呼吸着象其身体一样纯洁的空气。为了尽快赶到适合他生存的理想地带，他唱起《纯洁的女神》或《动人的斯皮尔托》或《坚强的圣徒》，想着儿时的心爱之物或读过的小说中的某个女英雄。

啊！道德的这些胜利中包含着多少幸福啊！当时上帝的意念是多么清晰多么明朗啊！虔诚的信徒陶醉时的情景想必就是如此！堂萨图尔尼诺加快了脚步。如他心中所言，那理想主义的沐浴使他流下了眼泪、沾湿了护面。他就这样沉浸在理想主义

的幸福中回到了家。他那激动的样子非常感人，特别在月亮当空的夜晚。

晚饭后，他闭门不出，或在煤油灯下写诗，或整理自己的大作，末了才自鸣得意地去就寝。他对生活感到满意，是这个被中伤的世界里的幸运者。不管怎么说，在这个世界上到底还是有好人，有坚强的灵魂。因做对事而产生出来的这种理想的快感与柔软温暖的床带来的惬意交织在一起，渐渐把堂萨图尔诺变成了另一个人。他一成为善交际的人时，巴黎就是他梦想中的地方，所以，这时他又想象起在巴黎的浪漫的爱情趣事。他常常把庭长夫人的形象搬入就寝时刻的小说中。在这些小说里，他与庭长夫人或别的同样美丽的女人进行妙趣横生的交谈，使他那男性的才智得以同女性的智慧交锋。他和她们的争论都是一些无关紧要的扯皮，完全属于精神世界这个范围，至多包括含含糊糊答应日后给予好处的应诺。考古家就是在这些争论中渐次进入梦乡的。与此同时，他的思维开始失去控制，直至心理感觉上发生堕落。那座不久前还拯救过神学博士的恐惧的堡垒终于倒塌。

第二天早晨，堂萨图尔诺一觉醒来，就觉得情绪欠佳，悲观失望；胃部疼痛，肚子发胀。“¡Memento homo !”① 这个不幸的人说着厌恶地跳下床，企图通过严厉的自责和做好事情的愿望使精神振作起来，便用水冲脖颈，用大块海绵擦洗身子，因为这样来得简便。也许擦洗身体——穆罕默德谆谆告诫人们的美德——才是那本《改革后的贝图斯塔》的著作者唯一真正具有的美德。他洗刷完必定去做弥撒，谋求做合乎《福音书》要求的新人。

---

① 拉丁语：人是有记忆的。

他渐渐变成了新人。他或出于虚荣或出于信仰，竟相信每天早晨他都会获得新生，变成耶稣心中的那种虔诚的人。因此，精神没有衰老。不顾这个可怜人热切悔罪的意愿的是他那卑鄙的胃。它竟叫人对堂萨图尔诺说，肉体并不是卑鄙和粗野的！

那天午饭前，他收到一张散发着香气的请帖，是波马雷斯的遗孀，他的女友奥夫杜利亚·凡迪纽叫人送来的。太叫人激动啦！喝汤之前他不打算拆开这个神秘的短笺。为什么不先猜一猜？那是什么？是象蛇似的盘卧在信皮上的两个圈形体字：奥·凡①。“是堂娜②奥夫杜利亚派人送来的。”仆人已经向他这样禀告过。全贝图斯塔都知道，这是个很放荡的女人，甚至放荡得有些出格，与众不同……那么……难道……为什么不会是……一个约会呢……他们彼此到底还是相互理解的，虽然不象某些人恶意猜想的那样深，但毕竟互相理解……她在教堂里瞧着他，发出了叹息。有一回，她还对他说，他比托斯塔多③知道的东西还多。他明白这个赞扬的全部价值，因为他读过这个著名的阿维拉人的著作。还有一次，她的一方和这封短信同样芳香的手帕失落在地，他拾起手帕交还她时，两人的手竟互相碰了一下，只听她说：“谢谢，萨图尔诺。”直呼他萨图尔诺，没有冠以“堂”④。

有一天晚上，在维西塔雄·奥利亚斯·德圭罗举行的聚谈会上，奥夫杜利亚的膝部碰了他的腿，他没有挪开腿，她也没撤回自己的膝头。他用脚碰了美人的秀足，美人竟未躲开……一勺汤入口，打住了他的回想。他喝完酒就拆开信看起来。信上

---

① 奥夫杜利亚·凡迪纽的缩写。

② 堂娜是用在女人名字前的尊称。

③ 阿维拉地区的主教、著作家阿隆索·马德里加尔(1400？—1455)的笔名。

④ 堂是用在男人名字前的尊称。

写道：

“萨图尔尼约①：劳您大驾，下午三时来我家一趟，我……”

他把信翻过来，心想接下去一定是“我焦急地等待着您……”但背面写的却是：

“我和帕洛马雷斯的几位朋友等您来。他们想请一位有知识的人领着去教堂参观……”云云。

堂萨图尔诺的脸刷地红了，仿佛在大庭广众中出了丑。

“没事。”他自言自语道，“参观教堂还不是一个借口？”

接着又补充说：“上帝明白，我觉察出她请我去是为了寻欢作乐！”

他尽其所能地打扮停当，就象拉夫累斯② 在没事时研究考古似的对着镜子照了一番，然后便动身去堂娜奥夫杜利亚的家。

眼下在圣器室给两位夫人和一位先生介绍那幅一片漆黑的画的人物就是这个堂萨图尔诺。在那幅画上依稀可见一个油橄榄色的骷髅和一个只有骨头的脚后跟。画面上描绘的是第一隐士圣帕布洛。作者是贝图斯塔人，生在十七世纪，只有贝图斯塔省和贝图斯塔城的文物专家知道他。因此，贝尔穆德斯认为这幅画是个杰作，其作者是杰出的画家。

帕洛马雷斯的那位先生穿一件很长的葡萄干色的夏令外套，右手拿一顶不合时宜、但价值四五个盎司——在哈瓦那的价格——的巴拿马草帽，因此，他认为可以戴整整一个秋季。因凡松先生认为在理解学者对艺术的热忱方面自己要比那两位夫人强。那两个女人如果在一幅根本啥也看不见的画前不感惊讶，由于她们坦率的无知，尚可原谅。而因凡松先生则在脑袋里搜

---

① 堂萨图尔尼诺的爱称。

② 十七世纪英国诗人。

索合乎时宜的话语，首先找出这么几句：

“噢！真好！毫无疑问！说得对！”

随后又低下头，似乎在思索，其实在休息——这是贝尔穆德斯的风格，调整其不太舒服的姿势，因为学者已让他这么难受地呆了一刻钟了。末了，他才大声说：

“贝尔穆德斯先生，我以为这幅极其有名的画，其作者乃是久负盛名的……”

“森塞纽。”

“对，是大名鼎鼎的森塞纽。这幅画会更加引人注目的，假如……”

“假如能够看清楚的话。”因凡松的妻子打断他说道。

他用责备的目光使劲瞪了妻子一眼，纠正她说：

“假如没叫烟熏的话……也许蜡烛……熏香……”

“先生，不是这么回事；哪是什么烟熏的！”学者笑得嘴巴咧到了耳根，“您以为是烟熏的，那其实是古色，古画的魅力恰在此处。”

“古色！”那个乡下人信服地叫道，“不错，说得好。”并且发誓一回到帕洛马雷斯就去查词典，好弄明白古色是什么意思。

讲经师就是这个时候走过来向堂萨图尔诺问好的。他认出了奥夫杜利亚，微笑着向她躬了躬身，但这笑容不如向考古家问好时那样深。随后，学者把他介绍给了那两个帕洛马雷斯人：

“堂费尔明·德帕斯先生，教区法官兼讲经师……”

讲经师向他们躬身垂首，以示敬意。

“噢！久仰！久仰！”因凡松大声说，讲经师先生的大名他早有所闻。他的太太，那个乡下女人本想吻一吻教区法官大人的手，却被丈夫射来的目光止住了，她只好象要摔倒似的，屈了屈

膝。堂费尔明的嗓门很高，声音在拱顶上回响。那几位也学他的样子，提高嗓门喊叫。不一会儿，奥夫杜利亚·凡迪纽那被堂萨图尔诺称为如珠落玉盘的清脆的开怀大笑，便与她身上的一进圣器室就亵渎空气的世俗香气一起充塞了厅堂的整个空间。这种香气就是学者有时梦想中的奥夫杜利亚的请柬和手帕上的那种香气。堂萨图尔诺·贝尔穆德斯很喜欢闻蜡烛、熏香和奥夫杜利亚身上的香气混合在一起的气味。这位文物家的理想就是通过协调和修整把宗教神秘的气息与色情的气息结合在一起。他认为这大概是美好的阴间对那些在人世善于抵御各种诱惑的人的一种补偿。

奥夫杜利亚听着堂萨图尔诺高谈阔论什么绘画、尖顶拱、超高拱、拱顶石以及其他她一向不明白的那些胡言乱语，早已掩饰不住心头的厌倦，直到看见自己的忏悔神父讲经师堂费尔明·德帕斯，才振作起精神，虽然德帕斯三番五次要把她推给渴望得到这类猎物的堂库斯托迪奥。这个女人使讲经师颇为恼火，因为她的举止实在令人难以容忍。最糟糕的是她来教堂时的那身打扮。“这些女士败坏了教堂的名声。”奥夫杜利亚戴一顶胭脂红的天鹅绒帽，帽子下面垂挂着一串串淡黄色的假发卷，直挺挺的，宛如金色瀑布。可八天前，讲经师隔着忏悔室的百叶窗看见她时还是一头黑发。这位女士穿的裙子在她静止的时候倒没有什么特别；那是条缎子做的黑裙。最糟糕的要算是那件气鼓鼓的猩红色的丝胸甲，它紧紧裹着丰满的前胸，显现出一个女人因性别而天然具有的过分突出的形态。瞧她那双臂膀，那对乳房！好象就会绽裂开似的！这一切令堂萨图尔诺心醉神迷，却使讲经师大为恼怒，因为他不喜欢教堂里有这种伤风败俗的打扮。那个女人理解虔诚的方式，在其他地方，在大都市，在巴黎和马德里

大概行得通，但在贝图斯塔不行。她忏悔的内容尽是些愚蠢的言行，忏悔的口吻就象在梳妆室对她那一类女友讲私房话时一样。她多次提及她的朋友那个总主教和那个不拘礼节的瑙普利亚主教；提到天主教的对立情况和为体面人士秘密组织慈善舞会、九日祭和五十年祭……简直是一大堆荒唐事！讲经师只要可能就不叫她讲这些，但不是每次都能奏效。他对她是个有权威的人，几乎有绝对的权威，但她却象水银似的总从他手指缝中溜掉，使他约束不了她。那个堂娜奥夫杜利亚把讲经师折腾得精疲力尽，晕头转向。她还想勾引他，把他象瑙普利亚的主教一样搞到手呢！她和那个高级神职人员住在马德里的拉帕伊克斯饭店时，两人只一板之隔。主教当时是那么多情，竟和她形影不离。现在她那双炽热的大而黑的眼睛对德帕斯发出了更加热烈的光芒。这位寡妇的追求者们都看在眼里，对讲经师十分嫉妒。然而，讲经师却诅咒这种进攻。

“狂妄的女人，她以为能象征服堂萨图尔诺一样地把我征服吗？”

他虽然对寡妇十分反感，但一直对她以礼相待，和和气气，因为讲经师在这方面不分敌友，一视同仁。要叫堂费尔明不采取无可挑剔的方式对待你，那你就得被他踩在脚下。礼貌既是讲经师的信条，也是贝尔穆德斯的信条，而他们从中得到的好处却也大相径庭。

堂萨图尔诺向客人介绍着教堂里那众多的珍品。那乡下来的先生听着文物家的讲解惊讶不已。而他的妻子则随声附合那些赞叹。与此同时，奥夫杜利亚却在寻找一切可能，对着那些高大的烛台镜端详自己。

讲经师向他们告辞。他不能多陪那两位夫人，很遗憾他公

务在身……要参加祈祷。于是，大家彼此躬身施礼，以示告别。

“头等大事就是头等大事。”帕洛马雷斯的那位先生说，意思是指神；并且（不知对神还是对教区法官）行了一个跪拜礼。

堂费尔明说，庆幸的是，他对他们毫无用处，贝尔穆德斯才是贝图斯塔文物的活编年史。

堂萨图尔诺舒展双眉，做了个要吻他的姿势，随后向奥夫杜利亚投去锐利如探针的一束目光，仿佛在对她说：

“你听我说，被最杰出的神学家认定为贝图斯塔头号文物家的我，现在宣布充当你的奴仆。”这些话他是用眼睛表达出来的，但奥夫杜利亚想必根本没有领会到，因为她向讲经师告别时，心便随着眼巴巴望着那打着宽折、摆动很有节奏的教士长袍的眸子跟着讲经师走了。堂费尔明走到一个柜子前，脱掉长袍，郑重其事地穿上那件合身的短袖法衣和祈祷罩袍，披上威严的披肩。

“真漂亮啊！”奥夫杜利亚在远处望着讲经师说，而那两个乡下人则正以煤炭商的信念赞叹着堂萨图尔诺颂扬的另一幅画。

他们在圣器室走了一圈。靠门的地方有几幅新的复制品，这些复制品对著名的原作的意图理解得还不坏。因凡松太太觉得这几幅画远比森塞纽的那些杰作讨人喜欢，显然是因为它们比较好看。但她那小心谨慎的丈夫看出贝尔穆德斯对这几幅生动活泼、色彩明亮的绘画有些大不以为然，就用胳膊肘碰了碰自己的老婆，暗示她不要咋呼。在这些画中，有一幅穆里约① 的题为《上帝的圣约瑟》的复制品。这件复制品对原作的理解恰到好处，忠实地再现了作品的风格。原作现存塞维利亚疑难病院。那

---

① 十七世纪西班牙宗教画家。

画中的圣人头像吸引了那位乡下太太的注意力。那个头像只要你见过一次，就难以忘怀。

“啊，真美啊！”她情不自禁地喊道。

堂萨图尔诺遗憾地笑着瞧了瞧那幅画，说：

“是啊，是挺好看的，但它人人皆知，没有新奇之处。”

说罢，他转过身，背对着那个在黑暗中背着生病的乞丐的圣约瑟。

因凡松先生捏了老婆一下，脸涨得通红，低声责备她说：

“你总是叫我出丑。你没看见，这幅画没有那个那个……古色？”

他们一行出了圣器室。

“请这边走。”贝尔穆德斯指着右边说。他们穿过侧殿时，引起了好大一阵子骚动。有些虔诚的女人竟中断祈祷，要拆掉、剪开奥夫杜利亚那火一般红的胸罩。她那条缎子裙子不动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只要这位寡妇一迈步，它便成了最扰乱人心的部分。那条所谓的裙子紧紧裹在身上，就如同系在雕像上的紧身短裤。这种打扮实在是和圣洁的教堂格格不入。

“各位，我们现在去看一下‘诸王墓’。”考古家用很低的声音说，与此同时，他已开始从其大作《哥特人时期的贝图斯塔》和《基督教时期的贝图斯塔》中各抽出几段进行准备。根据史实，应当说这个国王去，那个国王来，可他却叫奥夫杜利亚那条裙子搅得颠三倒四，把历代国王的顺序都搅乱了，因为学者对这个贝图斯塔出现的胆大包天的新创造大为赞赏。这条裙子使他得以欣赏到他只能在梦幻中才有幸目睹的那妩媚多姿、意味深长的线条。虔诚的文物家明白凡迪纽夫人那悦人的脚跟与神圣的教堂格格不入，心里感到异常难过。然而，这不仅没有熄灭他心中

的欲火，反而如火上浇油，使得令其遗憾的欲火烧得更旺……

他们走进了殿堂。殿堂宽敞却阴暗、冷清；建筑粗糙，但庄严、肃穆、朴实。奥夫杜利亚的紧身短裙下那一双威风的铜色皮靴发出的不恭的踏地声、那缎子短裙与衬裙的摩擦声以及堂萨图尔诺感觉到的他以往曾几次见过的那雪白的泡泡纱衬裙上浆衣粉发出的沙沙声也许已将那些在棺木中沉睡了几个世纪的君王吵醒，使考古家就这些尊贵的先生的长眠所做的介绍变得确实可信。

“自八世纪起，在此安息的有下列国王：堂……”堂萨图尔尼诺说出了六七位君王的名字，这些名字的元音在乡下人听来有点异乎寻常，因为他效仿吐音不准的方言土语，把 ol 发成ue。

帕洛马雷斯来的那位先生对堂萨图尔尼诺的学问和口才大为赞叹。

在其中一面墙内有一个墓穴，穴中有一座大型坟墓，上面饰有浮雕，刻着难以辨认的碑文。墓与墙之间有一条一足宽的窄小走道，另一边，在同样距离的地方有一道铁栅栏。墓穴里一片漆黑。那两个乡下人立在铁栅栏旁。贝尔穆德斯在前，奥夫杜利亚跟随在后，两人一起消失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那条小走道上。堂萨图尔诺对该墓做了概述之后，出现了一阵庄严的寂静。学者咳嗽了一下，刚要开口，便听见奥夫杜利亚说：

“因凡松先生，请划根火柴。”

“我身上……没带。不过，可以去要一根蜡烛。”

“不用去了，先生，用不着。那些铭文我都能背下来……再说，也看不懂。”

“是拉丁文？”因凡松夫人斗胆问了一句。

“不，夫人，是叫人给抹掉了。”

于是，就没有去找亮儿。

文物家讲了近一刻钟。这个狡猾的家伙假装即兴讲解，将其有关贝图斯塔的系列作品中的某部之一、二、三、四章都背了一遍。等他刚要背诵我们将一字不差地照录于后的那段结语时，就听见奥夫杜利亚说：

“我的上帝！这儿大概有老鼠吧？我相信我已经感觉到……”

她尖叫了一声，就抓住了堂萨图尔诺。文物家借着黑暗，斗胆用手抱住紧靠在他肩头的这个女人。他以有力的搂抱使奥夫杜利亚镇静下来后，便用下面这段话结束了全部讲解。

“他们就是那些将奇珍异宝、令人羡慕的特权和慈善基金奖赏给贝图斯塔这座神圣教堂的杰出的男子汉。这座教堂为这些国王的尸身提供了长眠的阴宅，因此种尊荣而名气大振，很快成了中心，凌驾于杜伊、杜米奥、布拉加、伊里亚、科音布拉、比塞奥、拉梅戈、塞莱雷斯和阿瓜斯·卡利达斯的那些同样神圣的教堂之上，称王称霸。”

“阿门！①”那个乡下女人抑制不住激动叫了一声，与此同时，奥夫杜利亚在黑暗中紧握着贝尔穆德斯的手向他祝贺。

---

① 基督教祈祷的结束语，意为“但愿如此”。

第 二 章

〔教士们的聚谈会。介绍教士会中的几位人物：副主教莫雷洛，大祭司里帕米兰。堂费尔明得知堂维克托·金塔纳尔的太太庭长夫人安娜·奥索雷斯曾在教堂里等候他，准备向他忏悔。里帕米兰决定和德帕斯一同去堤岸散步场，向庭长夫人致意。〕

祈祷结束了。令人敬佩的教士们，打着哈欠，终于完成了那一天颂扬上帝的义务，随即，便带着一脸的倦怠——一切不相信自己为每日的面包所付出的辛苦有何实际意义，总是循规蹈矩、照章办事的公务人员那特有的倦怠——一个接一个地，相继走进圣器室。这些诚实的神父由于日复一日地大唱赞歌，他们的精力就象其更换法衣时丢弃的大部分披肩、法袍和短袖法衣一样，在消耗殆尽。在贝图斯塔的教士会里，存在着这样一种现象——一种在其他许多社会团体中常见的现象，即：某些受俸教士彼此不说话，甚至有些人互相连招呼也不打。不过，这种不甚融洽的情形外人很难觉察，因为他们的举止都颇有分寸，使人不易发现其中的冷漠，况且，从整体上看，大家总是有说有笑，一团和气。在那里，你看到的是：热烈地握手；轻轻拍一两下对方的肩膀；说笑话谈趣闻；无休止地嬉闹；还有交头接耳，窃窃私语。其中有几位沉默寡言，不久就告辞而去。不辞而别的也不乏其

人。

讲经师走进圣器室时，那位最尊贵的先生，阿拉贡卡拉塔尤德人卡耶塔诺·里帕米兰正一只手扒着大理石的桌面——因为他个子小，胳膊肘够不着，象一条正在追踪猎物的狗似的，四处嗅着。他的鼻子一连吸了好几下，突然喊道：

“我的鼻子闻出来了，
是……的气味。”

教区法官的出现使大祭司的话戛然而止。他立刻改口说：

“德帕斯先生，好象这儿来过女人？”

没等讲经师回答，大祭司又做了一个不失礼仪但稍显下流的动作，俏皮地暗示他指的是那个姿色迷人的小寡妇。

堂卡耶塔诺是个小老头，已七十六岁了。他性格开朗，活泼，长得干瘦，皱皱巴巴的老脸活象一张烤过的羊皮纸。说不上为什么，一见他那个小模样，就叫人想起兀鹫，虽然有人说他更象喜鹊或抽缩了的样子吓人的黑白花马。他的长相和表情，特别是其影子无疑更象鸟类。他长得尖嘴猴腮，有棱有角，头上戴顶堂巴西利奥风格的窄檐的狭长教士帽。帽子戴得靠后，看上去好象头上顶着架望远镜。他眼睛近视，为纠正这个缺欠，大祭司就在长而弯的鼻子上架了一副金边眼镜，镜子后闪耀着一对极黑极圆的滴溜乱转的小眼珠。他按大学生的样子斜披法袍，喜欢双手叉腰。假如交谈的内容涉及神学或教规，他就伸出右手，拇指与食指合成眼镜的形状。与他交谈的人一般都比他高，因此，里帕米兰要看人家的面孔，总得歪着头，摆出鸡鹅常有的那种姿势，一只眼朝上瞧。虽然堂卡耶塔诺身为受俸教士，拥有大祭司的高位，而且，在祈祷时享有就座于主教右侧的荣耀，但

他却认为自己之所以令人尊敬乃至钦佩，并非因为这些俗气的头衔，也不是由于给他带来尊贵的十字徽标，而应归功于他这个田园和讽刺诗人的不可估量的天才。他崇拜的偶像是加尔西拉索① 和其同乡大名鼎鼎的马尔西阿尔②。他十分钦佩梅嫩德斯·巴尔德斯③，对伊纳尔科·塞莱尼奥也推崇备至。他四十岁到贝图斯塔担任受俸教士，在这座教堂里已祈祷了三十六年。他可以自认为是和第一个贝图斯塔人有同样资格的老贝图斯塔。许多人也根本不知道他是外地人。除去诗歌，他还热恋两个世俗对象：猎枪和女人。对猎枪他已不迷恋，但仍怀着三十岁时的那种纯朴和过分正经的崇拜的心情，对女人还继续爱慕着。全贝图斯塔的人，包括在耶稣受难日去饭馆吃肉的自由思想派在内，恐怕没有一个人敢对他几乎是永世的纯洁表示怀疑。不对，不是这么回事！他对女士的崇拜与性的要求毫无关系。如他所说，女人是诗的人。因为他自以为自己的语言象最佳世纪的诗人，所以常把主题说成人。他从青年时代起，就感到迫切需要向女人献殷勤、和她们交往、把她们作为情歌的主题。他的那些情歌用意天真无邪，内容则充满淫邪和辛辣。教士会经历过一段苛求于人的不幸时期。在那个时期，人们把里帕米兰的爱好视为罪过，大加责难，说那都是不道德的，还扬言要把他那一部靠伟大的文学卫士科鲁赫多侯爵资助出版的诗集付之一炬。那正是要把我们以后将提到的那个彭佩约·吉马兰逐出教门的年月。

狂热的宗教的西北风过去了。当年还不是大祭司的堂卡耶

---

① 十六世纪西班牙诗人。

② 西班牙古代诗人。

③ 十八世纪西班牙诗人。

塔诺连同他那纯朴的田园诗终于一起浮到了水面。除去山中的野兔和石鸡，他受到了人们一致的爱戴。然而，那样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啰！如今还有谁记得梅嫩德斯·巴尔德斯和比尔比里斯牧人(即堂卡耶塔诺·里帕米兰)的那些田园诗呢？浪漫主义和自由主义带来了灾难。浪漫主义已成为过去，可田园诗却没有回来，讽刺诗对奸诈小人也失去了效力。如堂卡耶塔诺自己所说，他和那些为数众多的讴歌过去的教士不一样，他不颂扬过去的制度，但不得不承认，革命对诗歌没有带来一点好处。

“我们如今生活在一个虚伪、可悲和缺乏教养的社会里。”他常对十分爱戴他的贝图斯塔青年说，“比方说各位不会跳舞。你们说说，从什么地方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揽住人家小姐的腰使劲往怀里搂可以成为有教养的人？”

他以为在舞厅里跳的就是几年前他出外旅行猎奇时在马德里见过的那种搂搂抱抱的波尔卡舞。

“我们那个时候跳的舞和现在不一样。”

大祭司真的忘了：他除了和什么椅子之外，就从来没和别的人一起跳过舞。但有一点倒是真的，就是他在神学院当学生的时候，曾是个十分出色的笛子演奏家和单人舞舞蹈家。尽管如此，他还是运用上帝赋予他的诗一般丰富的想象力，幻想出交谊舞的舞姿以及他跳这类舞的风度和身段，经常在他所谓的“小圈子”里，斜披法袍，胳膊下夹着教士帽，用手稍稍提起教士服，跳起包括弯膝、旋转、剪腿跳和踢踏各种动作的简练的单人舞。青年们看得满心欢喜，好心的大祭司也颇为得意，因为他用脚赢得了他在创作年代用笔未曾获得的成功。

这个七旬老人对常有跳舞的聚谈会从不缺席，因为自从医生禁止他写作，甚至不准他晚上看书起，他要不去参加既热闹又

文雅的社交活动，日子就简直没法过。他不喜欢三人牌戏，对教士和主教的秘密集会，如他所说，他又感到忧郁。“他不是自由党，也不是卡洛斯分子。他是一个神父。”他喜欢青年，青年也高兴和这个贝图斯塔最聪明的人交往。尽管他一向和蔼可亲，彬彬有礼，但当地的小诗人和记者却仍把他视为狡猾多诈的报纸监督。比如他在街上碰见那个贝图斯塔最有气魄的诗人、那个在不流血的赛诗会上永远是优胜者的特里封·卡尔门内斯，就用手指招呼人家，还把自己弯曲的鼻子凑到诗人的大耳朵边，说：

“那个我看过了……还不错。但是，不该忘了Versate mane①。经典作家！特里封西约②，特别是经典作家！

我看见一只小鸟
栖息在一株百里香上。

如今，哪还有这样朴实无华的诗啊？”

他含着眼泪，淌着口水，一直背完维耶加斯③那首令人动情的诗。大多数教士都把他当作老糊涂，所以，才对他这种有失体统的举止表示宽恕。

“尽管如此，”一个新近担任教士才到贝图斯塔就职的英俊青年、司法部长的亲戚说，“尽管如此，也不能对他听之任之。他讲话没有分寸，总是信口开河，乱加评论，用的词句，作的暗示，都有失尊严。”

对这位好几次含糊其词地指责其讽刺诗辛辣刻薄的教士先

---

① 拉丁语：运用熟练的技巧。

② 特里封的爱称。

③ 十七世纪西班牙诗人。

生，大祭司常用下面的话封住他的嘴巴：

“Lasciva est nobis pagina, vita proba est.”①

他以此暗示——而这也是事实——他在说话上无拘无束，随随便便，而其他教士则在其他方面放荡不羁。堂卡耶塔诺这个人不是今天才这么心地坦白，他一辈子都是这样多嘴多舌，不过，他仅仅是多嘴多舌而已。而这就是马尔西阿尔那句诗的意思。

那天下午，大祭司的话特别多。奥夫杜利亚对教堂的来访唤醒了他业已消退的性欲，激发了他对女人，说明白点，就是对那位夫人早已淡漠的感情。奥夫杜利亚身上的气味别人都已无感觉，可堂卡耶塔诺却仍然嗅得出。

讲经师对他的话报以淡淡的微笑，但没有走开。他还有事要对大祭司谈。祈祷后总有一些教士留下来聊天，人们把圣器室里这种有趣的闲谈称为小型聚谈会。堂费尔明不是这个聚谈会的成员。只要天气晴朗，聚会者总要结伴到公路或堤岸散步。倘若有雨或有小雨的危险，他们就在圣器室聊上一时半刻，直到“雄鸽”的钥匙发出轻微的声响，才起身各自回家。可别因此就认为这些在祈祷后喜欢聚谈的教士是推心置腹的朋友。他们谈话的内容与一般小圈子里的情形没有什么两样。大家都在背后议论别人，似乎自己完美无缺，十分公正，好象都永世不会分离。可谁要是先走一步，那么剩下的人对他的尊重就只能保持几分钟。估计那位约摸到家，这里就总有那么个胆大的突然说：

“那家伙……”

在座的都明白他朝门口努嘴和这几个字的含义就是：

---

① 拉丁语：对我们来说，文学作品是淫荡的，而生活是纯洁的。

“一齐开火!”

于是,“那家伙”便成了大家议论的中心。

大祭司也喜欢议论别人。他曾给副主教堂雷斯蒂图托·莫雷洛起过外号。这个外号就好象挂在背上的一块破布条，副主教本人根本不知道。在教士会里,谁也不叫他莫雷洛,也没人称他副主教，大家都唤他格洛塞斯特尔。堂雷斯蒂图托右肩有点歪,除此之外,可称得上是漂亮小伙，他的个子几乎赶得上那个部长的亲戚。他一向喜欢潇洒的风度，但右肩歪斜的毛病妨碍了这种追求,所以,他就象人家说的那样，竭尽全力把这个明显的缺欠变成优点，加以利用。他不仅没有去掩饰身体上的这个毛病,反使肩膀更加向右倾斜,活象一株垂杨柳，以致让人觉得莫雷洛似乎总是探着身子在四下窥伺，好象想抢在流言出笼前就捕捉到别人的企图，甚至要把耳朵贴在人家门上的锁眼处偷听。副主教没读过达尔文的著作，却是他呈F形的体态与精明、狡猾、伪善、不露锋芒的邪恶以及合乎教规的不择手段之间找到了某种神秘甚至不可告人的联系。其中的不择手段他认为最为重要。他认为他部分从讲经师那儿摹拟来的笑脸可以蒙骗全世界。不错，堂雷斯蒂图托确实有两副面孔：表面上亲热得要命,心里却妒火中烧;从来都是镇静的人，却总是装着慌里慌张的样子。

“但是,”大祭司说,“他的笑脸既骗不了大家,他也不象自己想象的那样不择手段,尽管他为人奸诈。”

他只要可能,总对人家耳语,还不停地挤眉弄眼，而且话里有话,包括两三层意思,仿佛在玩什么把戏。他是个伪君子，在各种宗教仪式上总是假装没有精神准备，以便使其虔诚显得自然、朴实。什么事情一到他的嘴里就成了秘密。他对首先想听他

讲的人总是说他这是第一次和别人推心置腹。

“我知道言多必有失，也明白少说为佳。但跟您我可以推心置腹，毫无顾忌。这恐怕是我有生以来头一回这样作。我这就把那个秘密告诉给您吧。”

于是，他就对人家讲了那个秘密。他声音很低，还带着神秘的样子。他好多次走进圣器室，都用叫人几乎无法听清的声音说：

“先生们，咱们还有的是时间！多聊会儿吧！”

几年前，里帕米兰偶尔偷偷去剧院，躲在包厢的阴影里看戏。有一天晚上，他看的是布雷东·德洛斯·埃雷罗斯① 的话剧《爱德华多的儿女》。当剧中人格洛塞斯特尔刚一出场，就听见腰弯背驼的庭长戏谑地喊道：

“副主教来了！”

这句话竟发生了作用，从此，堂雷斯蒂图托·莫雷洛在贝图斯塔知识界就成了格洛塞斯特尔。那天下午，莫雷洛假装颇有兴致地听大祭司讲俏皮话。其实，不管大祭司在与不在，他都害怕老头那张嘴。堂卡耶塔诺说话时总喜欢以脚跟为支点转动身子。格洛塞斯特尔趁他转过身去的机会，冲教长挤了挤眼，又用手指点了点额头，暗示那位田园诗人又犯了神经病。大祭司继续说：

“不，各位先生，我不是信口胡说。我了解这个寡妇太太在首都过的那种生活，因为她是著名的琉普利亚主教极要好的女友，而主教又和我过从甚密。我在阿雷纳尔街的一家客店里有机会结识了这个奥夫杜利亚，可过去，虽然我们都是维加亚纳侯爵府

---

① 十九世纪西班牙喜剧作家。

上的常客，但我几乎没向她打过招呼。如今，我们是很好的朋友了。她是个享乐主义者，根本不信第六戒律①。”

众人哈哈大笑。而讲经师仅淡然一笑，欠了欠身，露出圣徒看在上帝的份上忍受不敬的话语所表现出来的神情。副主教也笑了，但笑得很勉强。

奥夫杜利亚的趣事如同刚才她本人的笑声、服饰和香气一样，也在亵渎圣器室的空气。

大祭司讲述着那个女人的风流韵事，就好象当年马尔西阿尔写诗一样，只是没用拉丁文。

“诸位，华金尼托·奥尔加斯对我说，这位夫人在堤岸炫耀的那套装饰……”

“都是伤风败俗的……”教长说。

“但非常漂亮。”部长的亲戚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而且，花样也多。她穿的衣服天天换样，从不重复。”副主教接过来说，“我不知道她都是从什么地方弄来的，因为她并没有多少钱。虽然她想当个贵族，但毕竟不是，况且，她仅有的岁入和寡妇年金又都少得可怜……”

“我正要谈这个。”堂卡耶塔诺得意地打断他的话说，“奥尔加斯那孩子刚刚在圣卡洛斯学完医科，他对我说，最近这几年奥夫杜利亚一直在马德里她表妹家，就是那个颇有名气的×××的有名的情妇塔尔西拉·凡迪纽。她在那儿给塔尔西拉帮忙……”

“是啊。帮啥忙？”

“用咱们的话说，就是给她当拉皮条的。就是说，没这么严

---

① 指有关淫荡的戒律。

重，但也差不多。她陪她和……当然，那女人很感激她……现在，她就把不要的衣服都给奥夫杜利亚寄来。因为她这些衣服都很新，样子又漂亮，数量也多……”

教士们个个听得入神，却佯装他们这样完全是出于对大祭司的尊重。而里帕米兰喜欢谈论艳事则仅仅是因为他爱逗趣。其他人开始觉得大家在一起听这类闲谈有点不自在。大祭司锐利的小黑眼睛目不转睛地看着奥夫杜利亚的忏悔神父讲经师德帕斯，好象在为他讲的事寻找见证。

教区法官在圣器室呆着不走，是想和堂卡耶塔诺单独谈一件事。他耐心地听着大祭司那些不合时宜的闲扯。他敬重老人，谅解他大谈风流韵事的天真。他了解他，知道他有无可指责的习性和金子般的心。他们是很好的朋友。在教士会内部斗争中，里帕米兰还是堂费尔明最坚决最热忱的支持者。其他人追随他是出于利害关系，许多人则是因为怕他。堂卡耶塔诺是谁也不怕的，他喜欢德帕斯，帮他的忙，是因为大祭司认为他是教堂里绝无仅有的一个出类拔萃的人。主教憨厚、老实。格洛塞斯特尔为人奸诈，邪念多于才干。讲经师是学者、文学家、演说家和管理人才。按大祭司的看法，他最值得称道的地方是通达世故。当人们对他谈到教区法官独断专行、可能私受贿赂以及进行肮脏交易时，老人十分气愤，断然否认，甚至连讲经师最有可能的买卖圣职的行为，也全然不信。然而，如果谁指控教区法官有什么风流韵事，哪怕那是背后的不负责任的流言蜚语，大祭司却在否认时笑了，意思是这很有可能，但无伤大体。

“堂费尔明确实长得十分英俊。如果那些女信徒看他潇洒、文雅、干净，在讲道台上布道谈吐有如克里索斯托摩①，便爱上

① 四世纪君士坦丁堡总主教。

了他，那他没有什么错，而这种事也并不违反英明的自然规律。”

讲经师非常清楚里帕米兰对自己的看法，他把大祭司看作自己营垒中最忠实的支持者。因此，他才等着他。他要问老人一些问题。这些问题要不是大祭司就很有可能招致危险。格洛塞斯特尔已有所觉察。

“讲经师为啥还不走？他干嘛要在这儿听令人头疼的闲扯？不对，他不是也没走吗？”这个他就是莫雷洛。莫雷洛是教区法官最亲密的冤家。副主教最奸诈之处恰好表现在这方面。他表面上和“暴君”保持良好的关系，好象是其同党，却在暗地里拆德帕斯的墙角，促他垮台，落个比堂罗德里戈·卡尔德隆① 还惨的下场。格洛塞斯特尔的计划包罗万象，手段多种多样，有拐弯抹角、圈套、迷宫、诈骗以及其他卑劣的阴谋诡计。堂库斯托迪奥是他的代理人。这个受俸教士那天下午告诉了他一个消息，说庭长夫人在讲经师的忏悔室等德帕斯听她忏悔。这是个惊人的新闻。庭长夫人是个遐迩闻名的女士，她就是维克托·金塔纳尔的妻子。维克托·金塔纳尔先后在好几个地方任法庭庭长，最后任职的地方就是贝图斯塔。他借口有人怀疑他担任庭长的法律资格，便引退在家。其实，真正的原因是他感到疲乏，想摆脱公务，过悠闲的生活。尽管他退休了，但大家仍称他妻子为庭长夫人。金塔纳尔的继任是个单身汉，提起庭长夫人，不会发生误会。过了一年，换了一位有夫人的庭长，他夫人也是庭长夫人。但在贝图斯塔，一提起庭长夫人，准是指金塔纳尔的妻子，那个出身名门奥索雷斯家族的女人。至于那位外地来的太太，只好对此表示谅解，甘当第二庭长夫人。后来，庭长改称主席，其夫

---

① 费利佩三世的宠臣，后被斩首。

人也有了别的称谓，因此，在庭长夫人这个称呼上想必冲突的时间并不长。反正当时庭长夫人就是指奥索雷斯家的那个。庭长夫人一直是堂卡耶塔诺的忏悔弟子。这位大祭司近年来只做很少一些人的忏悔师。他的忏悔弟子几乎都是女士，而且全是杰出的上等人。然而，他已感到力不从心。这些负担很轻，但对他这把年纪来说可就算沉重的了。因此，他决定完全退出忏悔室，恳求他的忏悔人将他解放，还为每一个忏悔人分别指定了忏悔神父，让他们继承这既十分严肃又格外有趣的职务。这类遗产或这种活的遗产是教士们求之若渴的猎物。宗教保守派得势之前，贝图斯塔和全西班牙的情形一样：自由思想派在酒馆、咖啡店和集会中常常即兴干出越轨的事情。那时，大祭司是恩西马达区那些精华人物的忏悔师，因为他在某些问题上态度比较宽容。等习尚发生变化，人们开始认真对待道德问题后，谨言慎行的讲经师便受到了宠爱。然而，那些女士或出于习惯，或为了不使堂卡耶塔诺难堪，或依旧喜欢宽容的体系，仍然来找这个广教派①，向他做忏悔。结果，使得老头劳累不堪，竟开始主动但有礼貌地将忏悔人拒之门外。

欲火中烧的青年教士堂库斯托迪奥过分相信倾听忏悔的魔力，以为这是捞取资本的机会，竟毫无道理地把讲经师得到的进展归功于此。因此，他怀着使所有的人都望尘莫及的贪婪和毫无节制的欲念窥探大祭司的那些遗产。他已打听到移民区最富有的美洲佬帕埃斯的骄傲的独生女堂娜奥尔维多已在不久前从里帕米兰那儿转到了堂费尔明的忏悔室。这可是一盘美味佳肴啊！不仅如此！现在，（堂库斯托迪奥从偷听中得知）那个老糊

---

① 在道德问题上采取过分宽容态度的人。

涂了的田园诗人还要把他忏悔室里最令人垂涎的宝贝让给讲经师。这个宝贝就是堂维克托·金塔纳尔的妻子，那个名不虚传的既端庄又贞洁的绝世美人。简直把堂库斯托迪奥羡慕得直流口水！他在祭坛的后面碰到教区法官之后，就去了唱经处。他走过讲经师的忏悔室时向里斜眼瞟了瞟，发现有两位夫人。她们显然是新来的，所以不了解那天下午堂费尔明是不听忏悔的。堂库斯托迪奥转回来，装着没事似的又仔细地往里看了看。尽管里面很暗，他还是认出了其中的一位夫人：啊！那不正是庭长夫人吗！

他走进唱经处，把这情况告诉了格洛塞斯特尔。副主教渴望得到这个不同寻常的遗产，认为凭他的高位，理应享受听安娜奥索雷斯忏悔的荣耀。“他指望不上主教。也得不到教长的帮助。教长是个只知道吃饭和发抖的老头。在一次悔罪游行中，他被四个醉汉吓了一跳，事后，只有他的胃恢复了镇静。他消化甚佳，但不思考问题。他想的只是那些能使他继续活着并参加祈祷的必需品。大祭司放弃了庭长夫人，那么，下一个接替他做庭长夫人忏悔神父的该是谁呢？是他。按圣职的等级应该是副主教。可却叫讲经师继承大祭司的遗产，这是目无法纪，要向上天呼吁，而不能向主教呼吁，因为主教是堂费尔明的奴隶。”堂库斯托迪奥赞同格洛塞斯特尔的看法。虽然他没有将那个如此可口的美味据为己有的妄想，但至少不愿意看到他的敌人吃到这份佳肴。他奉承格洛塞斯特尔，鼓励他为争取其权利的正义事业而战。格洛塞斯特尔被他恭维得满心欢喜，就带着糖萝卜似的脸色，对心腹耳语道：

“也许是那位夫人自由选定的？”说完，他稍稍离开一点，好观察他这别有用心的话在对方心里产生的效果。他狡猾地瞧着

堂库斯托迪奥，鼓胀的紫色腮帮露出笑的皱纹，那笑就要从嘴角处绽开。

“可能。”堂库斯托迪奥回答说；这两个字他说得很重，表示已明白对方的用意。

这一边，大祭司讲着奥夫杜利亚的生活和怪事，以这庸俗的故事亵渎着纵长十字形的圣器室；那一边，格洛塞斯特尔微笑着，在思忖为什么讲经师能呆在这儿听堂卡耶塔诺闲扯，而不赶忙去他的忏悔室，那里，尊贵的贝图斯塔的最令人垂涎的女忏悔人正等待着他。

这个教士会中的马基雅维里① 不知凭什么发誓不离开圣器室。

讲经师那天下午已拿定主意不进人们称之为他的那个忏悔室。他要在那天下午去听忏悔就是违反常例，将招致闲话。那两个夫人仍在那里吗？他从塔楼上下来，路过唱经处后面时，看见了她们，认出来一个是庭长夫人，另一个是维西塔雄。她们要来为什么事先不通知一下？堂卡耶塔诺想必知道此事。当一个有名气的夫人，如庭长夫人，想做讲经师的忏悔人时，都会在适当的时候通知他，问清忏悔的时间。那些没名气的人，那些村妇没有如此的胆量，只有极少的忏悔者才会不问时间就跑到他的忏悔室来，而这其中的奥秘很使堂库斯托迪奥嫉妒。那些卑微的信女都知道哪些天是讲经师的休息日。那一天就是讲经师的休息日，所以那两位夫人来到他的忏悔室之前，室中一直是空荡荡的。维西塔雄每两三个月才忏悔一次，她弄不清哪天是“吉日”，哪天不是“吉日”，也不知教区法官何时“在位”，何时不“在

---

① 意大利政治家(1469—1527)，主张为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

位”。庭长夫人则是初次来此。“为什么不通知他？这是相当庄重的事情，应当办得有声有色，使之一开始就比较隆重。这是傲慢？是不是那位夫人以为他如饥似渴地想探听出她何时会来找他，以壮其声势？……或者是谦卑？是她不同于一般的贝图斯塔贵妇，为人小心，习性不俗，想混同于一般平民，隐匿身分来做忏悔？”讲经师想着这个假设，心里颇为欢喜。他觉得这很富有诗意，又带着真挚的宗教色彩。“他厌倦了那些奥夫杜利亚和维西塔雄。这两个女人以及另外一些女士由于缺乏头脑，对圣事，一般来说，对一切宗教礼仪都表现不恭，举止粗俗。她们彼此随随便便，这是对神不敬的表现。而这种一见面就亲热无比的情形，往往给那些蠢人和居心不良者以诽谤的口实。”

“他不是堂库斯托迪奥那样的人，对世界一无所知，却满脑子幻想，只图做个某种徒有其表的教士——这可能在忏悔室里便能做到，从轻率的举动中获得快娱。而这类轻率的举动只能使讲经师感到厌恶。讲经师期待的是更新鲜、更精美和更高级的东西。”他听人家风言风语说，大祭司曾劝庭长夫人到他的忏悔室来做忏悔，因为老人要放弃忏悔师的工作。可堂卡耶塔诺却没对他吐露过一个字。此外，在忏悔的问题上，优秀的教士都是非常谨慎的，而对严肃的问题知道应严肃对待的里帕米兰也从未对他谈起庭长夫人有可能到他的忏悔室来的事情。那天下午，德帕斯想了解一下这方面的情况。但格洛塞斯特尔就是不走。已经不谈奥夫杜利亚，也不再提她的楷模、那个在马德里的表妹，话题转到了天气。然而，格洛塞斯特尔还是没动。教士先生们渐渐都告辞而去，圣器室只剩下他们三个人和“雄鸽”。“雄鸽”把抽屉拉开，关上，弄得响声挺大，嘴里嘟囔不停，无疑是在骂娘。

堂卡耶塔诺停止了罗嗦，他明白讲经师想跟他说什么，也看出格洛塞斯特尔在此碍事。他猛然想起自己也想跟教区法官谈谈，但眼下又不便直说，就收住话头说：

“哎呀！这记性真该死！堂费尔明，有一句话，噢，对不起，副主教先生……就是说，不是一句话，我们要进行长谈……是关于……”

格洛塞斯特尔咬了咬嘴唇，将歪斜的身子弯成桥拱形，向他们行了个礼，走出圣器室，嘴对着深紫色和白色相间的领巾说：

“这个老糊涂！没教养的！我一定要叫你得到报应！”

大祭司以不合时宜的言语、明显的表示以及诸如此类的方式嘲笑了副主教的交际手腕和奸诈的行径。

“要是大家都象我，格洛塞斯特尔的伎俩和假象还顶什么用呢？如果母鸡不是母鸡，那狐狸还能要什么花招！”

格洛塞斯特尔一般总是从大教堂向侧殿北端开的门出去，因为从那儿走离家近。可这回他却打算走塔楼的那个门，原来从那儿出去要经过讲经师的忏悔室。他走到那儿，往里瞧了瞧。没有人。他收住脚步，又定睛再瞧了瞧，还向室里跨了一步。的确没有人。他这才相信。“那两位夫人没忏悔就走了；讲经师当真冒昧地叫庭长夫人出了丑！”副主教看出可以根据教区法官的这个疏忽大搞一番阴谋诡计。他在黑大理石的大圣水池里沾了沾圣水，一边倾身画十字，一边自语道：

“这将是他的弱点。这种小看人的毛病将使他付出极大的代价。我要利用他这个弱点。”

他走出教堂，一边用指头盘算，一边想着要进行的各种活动：设圈套、刺探消息、搞阴谋，还想到了秘密门窗和地下楼梯。

德帕斯说，据说庭长夫人来到教堂；她可能是来忏悔的，而

他却未跑去向她致意，也没听她的忏悔。

“哎呀！那个善良的天使会怎么想呀！”堂卡耶诺一听就叫道；这的确叫他感到震惊。

“我说，罗德里盖斯（“雄鸽”），赶紧跑到讲经师先生的忏悔室去，看是不是有一位夫人在那儿。”

已经晚了。这时辅祭塞莱多尼奥恰好走进来。他说：

“先生，她们已经走了。是堂娜维西塔① 和庭长夫人。都走了。我和她们说，今天讲经师不听忏悔。堂娜维西塔早就想走，听了我的话，就拉着堂娜安娜，把她带走了。”

“那她们说什么没有？”堂卡耶塔诺问。

“堂娜安娜没说话。堂娜维西塔有些不高兴，因为庭长夫人来前不想先给个口信。我想她们是去散步了，我好象听堂娜维西塔说什么到堤岸去。”

“去堤岸！”里帕米兰喊道，就一手抓起教士帽，另一只手拉着讲经师的胳膊，“去堤岸！”

“可堂卡耶塔诺！”

“这有关我的荣誉，刚才怠慢人家，我也是有责任的。”

“可这不是怠慢。”教区法官虽然这样说，但并没有拒绝大祭司的提议，乖乖地跟着他走了。这时，德帕斯的面孔被充满心中的快乐的精神之光照耀得十分漂亮。

“是怠慢，先生。不管是不是，反正我要向我那亲爱的朋友做个解释……走，去堤岸！路上，咱们再谈。我想让您，用现在那些卖弄学识的人的话说。让您从心理上好好认识一下这个女人。她是个杰出的女人，象我刚才说的，是一个善良的天使，一个

---

① 维西塔雄的简称。

不应受到轻慢的天使。”

“可那不是轻慢……您听我说……我不知道……”

大祭司和讲经师说话的声音很低，因为他们已到南殿，正朝门口走去。这边最后一个厅堂是圣克莱门蒂纳礼拜堂。这个礼拜堂很大，建于十七世纪，比其他几个礼拜堂晚几个世纪。堂中央设有四个祭坛，墙上满是叶状的、阿拉伯式的及其他颓废式的装饰物。

他们听见堂内有说话声。德帕斯没有理会，但里帕米兰却停下嗅了嗅，伸着脖子做倾听状。

“我的天哪！原来是他们！”他惊愕地说。

“谁？”

“他们。那个小寡妇和堂萨图尔诺。我听出是这个蟋蟀难听的声音。”

大祭司刚才还急着出教堂，现在却硬要进圣克莱门蒂纳礼拜堂。讲经师为了掩饰自己想尽快赶到堤岸的心情，便跟在他后面也走了进去。

果然是他们。

只见堂萨图尔尼诺礼服上满是石灰和蜘蛛网，头上汗水淋淋，满脸通红，耳朵发紫，站在堂中，一只手臂伸向拱顶，正对那三位发表演说。他好象怀着满腔愤怒。因凡松夫妇心甘情愿地或被迫地也受到了这义愤的感染。

“各位已经看出，”堂萨图尔诺喊道：“这个礼拜堂是教堂的黑痣，干脆说吧，是这个哥特式珍宝的黑斑。诸位参观了‘诸王墓’，它是严肃的罗马式建筑，毫无装饰，给人以崇高之感。大家看过了纯尖顶式的回廊；游览了地下墓堂的走廊，它们那朴实的哥特风格并不使人感到呆板。各位去了那个称为圣骨堂的地下

室，得以了解到原始基督教堂的情景。在唱经处我们欣赏了精美的浮雕，它们不是出自哪个贝鲁格特① 之手，就是哪个帕尔马·阿特拉的作品；帕尔马·阿特拉虽不出名，但是一位伟大的艺术家。大家也见识了主厅的那组雕塑，对其独创性的刀笔十分喜欢，赞叹不已；我可以说，那确实是一个格里哈尔特的独创的刀笔。总之各位游览了神圣的巴西利卡教堂，可以证实它是庄重、纯洁、朴实和精美的艺术品。可这里，我不得不坦率地对各位说，这里的建筑浮夸、繁琐、充满俗气；形式呆板而离奇，装饰臃肿而古怪。这个圣克莱门蒂纳，我是说这个礼拜堂，是艺术的耻辱，是贝图斯塔教堂的耻辱。”

他停了片刻，用奥夫杜利亚的香手帕擦了擦额头和后颈，因为他自己那方手帕早已被唾沫沾得精湿。

因凡松夫妇也满头冒汗。因凡松脑袋里乱七八糟。他听了一个半小时的徒步的考古学和建筑学讲座——一直在走，就没停过！——和实用历史讲座。这个倒霉的人竟把科尔多瓦的那些哈里发② 与清真寺的柱石混为一谈，弄不清是那些哈里发呢还是这些柱石超过了八百个。他还把陶立克柱式、爱奥尼克柱式和科林斯柱式与卡斯蒂利亚的国王阿方索们搅和在了一起；不知贝图斯塔的创建是归功于一个赤脚修士呢还是有赖于那个半圆拱。简而言之，他感到难以遏制的恶心，几乎顾不上听考古家的讲演，只想竭尽全力阻止胃的冲击，因为那里面的东西要是冲了出来，将有失礼仪。

“要是在一条船上，就不会有什么问题了，”他想，“可现在是在教堂！”

---

① 十五世纪西班牙画家。

② 中世纪阿拉伯国家和奥斯曼帝国君主的称号。

因凡松竟真的觉得自己身在远海，一听到考古家说什么北殿啦，南殿啦，主殿啦，就自认为身后有一支舰队①，就好象感到堂萨图尔诺身上有一股防水布的气味。尽管如此，这个可怜的乡下人仍一如既往，对堂萨图尔诺讲的一切连声称是。

“他完全同意，那个礼拜堂就是对教堂的亵渎。那些小华盖和壁龛实在沉重，简直太沉重了！似乎因凡松担心它们会塌下来压在自己身上，因为那些华盖和壁龛的确在摇晃。可是，天哪！他心里说，如果说带复杂花叶形装饰的建筑臃肿、沉重，那带这类装饰最多的恐怕就要数这位堂萨图尔尼诺先生了。”

他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莫非考古家瞧他们是渔村来的乡巴佬，就如此耍弄他们。不会。那张面孔想必不会骗人；他讲得多诚恳；关于维雷蒙多国王和波斯里移居阿拉伯的事也是真的。不过，这些和他、一个选民代表有啥关系！

因凡松的那位端庄的妻子也感到疲乏，倦怠，也走得伤了心，但还没发昏。她有一个多钟头没听那无耻、放荡的饶舌鬼的讲演了。啊！要不是丈夫把什么都视为不合时宜和缺乏教养！要不是在教堂！……哼！她又恨又气，怒火中烧。瞧她和自己那个大傻瓜的丈夫扮演的好角色！她给他丢眼色打手势都是白费。他以为她指的是建筑方面的事，就假装没看见。那位堂娜奥夫杜利亚呢？她好象是这方面的老手，毫无倦怠之意。他们领着那两口子在阁楼和地下室上上下下，简直把人累得要死。奥夫杜利亚和她丈夫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只要一走到黑暗处……他们就手拉手……当然是在黑暗处。她看见一次，心想他们这样肯定已有多次。他踩了一下奥夫杜利亚的脚……他们

---

① 原文的“殿”和“舰”是同一个词。

总是在一起，而且，只要碰到窄的通道，他们就喜欢一起过去……竟真的一起过去了。太放肆了！可她丈夫是在哪儿和那个阔太太交上朋友的呢？尊贵的乡下女人不由得顿生妒意。她一句话也不说。如果说奥夫杜利亚和贝尔穆德斯对文艺复兴的兴趣不如先前，那他们一定是发现一直热情有礼的乡下太太已变得神情冷漠，脸色阴沉。

“您看是不是这样？”他继续说，“这显而见，就是说，一切有鉴赏力的人都会一目了然。那个该死的极其庄重的主教堂加西亚·马德雷洪——除了其该受尊重的地方——真该死，他竟容许这一大堆乱七八糟的浮夸的装饰、这些巴罗克式的铺张、虚假的玩意儿。什么斜撑、圆形浮雕、壁龛（说到这他用手指指了指）、柱头、破败的山墙、花环、屋檐、叶状饰、阿拉伯图案，等等，等等。不管是门上窗上，连天窗和墙角的支撑拱那儿都有装饰品。我以艺术的名义，以神圣的朴实观念的名义，以同样不朽和纯洁的和谐的观念的名义，对它们进行历史地谴责！”

“可您听我说，”因凡松太太瞧也不瞧她的丈夫，放开胆子说，“不管您怎么说，我觉得这座礼拜堂倒挺漂亮，而亵渎教堂才是最卑劣的……这是辱骂上帝和它的圣徒！”

啊！她厌倦了。她想对这个放荡的家伙开战。她带着明显的羞怯选择了纯粹无私的中立的艺术立场。此外，她确实喜欢这个礼拜堂，不想再观赏什么别的东西了。她的丈夫以为自己的老婆疯了。“她大概也和他一样，也感到头晕恶心了。”他想开口，可还没张嘴，话又咽了回去。奥夫杜利亚扬头放声大笑，正好叫外面的堂卡耶塔诺听到。堂萨图尔诺有些发窘，猜到了引起这意想不到的异议的原因，只好象讲经师那样欠了欠身，用他自己创造出的姿势对着镜子歪了歪嘴，皱了皱眉。意思是他贝尔穆德

斯不与女士们争辩。他只是说了这么一句话：

“夫人……我没有亵渎任何东西……这艺术嘛……”

“您亵渎了！”

“你这个女人！卡罗利纳！”

“噢！您不用这样，因凡松先生，我尊重各种各样的看法。”

他担心那个乡下太太在亵渎与否的问题上占便宜，就急忙接着说：

“还有；我的朋友，您恐怕也知道，我赞成古典美的原则，坚决反对巴罗克式的玩意儿……这是带复杂花叶形装饰的……”

“过分装饰的！”选民代表叫道，他这样做是想弥补一下老婆刚才的胡言乱语造成的过失，“过分装饰的！”他又喊了一声，“真叫人恶心！”可以明显地看出他正觉得恶心。

“过分装饰的！”他竟喊出了第三声。

“洛可可式① 的！”奥夫杜利亚得出了结论。

就在这时，大祭司欠身向她致意，那姿势就象要亲吻那双铜色的皮靴。

大家一起走出教堂，到了街上。

堂萨图尔诺急忙告辞。他两颊发烧。他未穿大衣，觉得很冷。外面刮的是热风，他却觉得吹来的是北风。

“我怕是得了肺炎！”说着一边往家逃一边扣腰间的纽扣。

他需要单独回味一下这个下午的激动心情。

“他爱她，也以为被她所爱。”

---

① 十八世纪法国的一种浮华的艺术风格。

第　三　章

〔安娜·奥索雷斯一直奉堂卡耶塔诺·里帕米兰为忏悔师，现在改做堂费尔明的忏悔弟子。她在就寝前想到翌日要进行的全面忏悔，回顾了自己没有母亲的孤独童年和她跟男孩赫尔曼在小船上干的那桩丢人事。回忆使安娜的神经出现危机。她的丈夫堂维克托设法使她镇静。〕

那天下午，庭长夫人和讲经师在散步时进行了交谈。大祭司想方设法使他俩接触，终于凭自己与庭长夫人的密切关系，没费什么事就促成了那次会面。

这位美貌的夫人和教区法官以往很少交谈，就是这很少的交谈也不过是一般社交中应有的寒暄。

堂娜安娜·奥索雷斯没有参加任何一个宗教团体。她虽然按月向星期日学堂交纳学费，却既不去上课，也不去听讲座。她的家离讲经师的管区很远，讲经师也很少登那些不能或不愿为其传教计划效劳的人家的门。堂维克托·金塔纳尔先生任贝图斯塔地区法庭庭长的时候，每逢盛大节日，讲经师都要按民间习俗的要求对金塔纳尔进行礼节性的拜访。金塔纳尔则以礼相待，严格地按照客人来访的次数，做相应的回访。这位本城仅次于贝尔穆德斯的最讲礼仪的先生对这类事情总是一丝不苟。可不

知为什么，讲经师对庭长的拜访后来日渐减少，及至堂维克托·金塔纳尔告老退休，他干脆不登其门了。他们有时在街上或在堤岸相遇，总要非常客气地相互问候。他们彼此都十分敬重对方。人们对德帕斯的流言蜚语一到堂维克托这儿就如同碰上了绝缘体。他不只是拒绝继续传播这些诽谤之词，还担负起消除其恶劣影响的义务。堂娜安娜从未单独同讲经师说过话，自从讲经师停止拜访其家起，她几乎再没有在近处看见过他，至少，没提起过他。堂卡耶塔诺了解这个情况，所以，他便用他那永世难改的半开玩笑半认真的腔调，装模作样地运用了一套外交辞令，给他们彼此做了介绍。庭长夫人和讲经师互相都没有讲多少话，该说的里帕米兰差不多都说了，剩下的也都叫陪金塔纳尔夫人的维西塔雄给包了。堂娜安娜很快回了家。那天晚上，她早早地就上了床。

关于下午那次短暂的谈话，她只记住了一点，即明天祈祷后讲经师将在自己的忏悔室里等候她。他还暗示，在更换忏悔师时要做一次全面忏悔。

他说话嗓音极其甜润，态度也十分和蔼，只是语气中略带一丝冷漠，似乎还有那么点心不在焉。她没有看见他的眼睛，只瞧见上面那肥厚的白眼皮。他的睫毛下闪烁着一种奇特的光彩。

庭长夫人跪在离床不远的地上祈祷了片刻。

随后，她在小客厅梳妆台旁的摇椅上坐下。她怕顶不住床的诱惑，把摇椅放得离床较远。她拿起一本忏悔问答看了片刻，却未翻动一页，两眼目不转睛地只管盯着书上的一句话：如果您吃了肉……

她在心里机械地把那句对她早已失去任何意义的话念叨了三遍，仿佛那是用陌生的语言写成的。

后来，她的思绪从那个莫名其妙的黑古隆咚的井里回到了书上。她把书搁在梳妆台上，双手抱膝而坐。浓密的浅栗色长发呈波浪型顺后背披下，一直拖至椅座，前面的垂在胸前，完全遮住了膝盖，交叉的手指间还夹着几绺秀发。她打了个冷战，突然咬紧牙关，以致引起一阵剧痛。她抬起一只手摸摸额头，又号了号脉，接着，把两只手放在眼前，看看自己是不是头晕目眩。她平静下来：没什么问题，最好还是别想它。

“全面忏悔！”没错，那位神父先生就是这样暗示的。这本书对此没什么用处，还是躺下好。前一天她已对那段时间的过失做了反省，现在可以躺在床上进行全面忏悔了。她走进卧室。卧室高大而宽敞，天花板是镶板式的，屋顶和四壁刷得粉白；卧室与梳妆台之间有一根横柱，上面垂挂着质地精良的暗红锦缎帷幔，权做隔墙。庭长夫人就在那张极普通的、挂着白帐幔的金黄色的双人床上就寝。床下的地毯上铺着一张真正的虎皮。室内除去挂在床头上的一个牙雕耶稣受难像外，再无别的圣像。她俯身向床，仿佛在朝薄薄的白纱帐里张望。

奥夫杜利亚借着她那股子冒失劲，曾几次闯入庭长夫人的卧室。

“这个安尼塔① 算什么女人啊！”

她很干净，这不容置疑，简直干净得象白鼬。这终究是一个优点……但对不少贝图斯塔的女士来讲，却是一个讽刺。

但奥夫杜利亚又说：

“她除了干净和有条理，再没什么地方可以表明她是个高雅的女人。那张虎皮难道是高雅的标志么？哼，……天知道！我

---

① 安娜的爱称。

觉得她既可爱又古怪，一句话，不太象女人。瞧她睡的那张床，真叫人见了起鸡皮疙瘩！给帕洛马雷斯的村长太太用倒是非常合适。还有那张双人床！算什么玩意儿！太粗糙了！别的呢？没有了。那哪是女人的卧室！除了整齐，简直就象一间男学生的宿舍。房里没一件艺术品，甚至连一件不起眼的古玩也看不到，根本谈不上舒适和美观。真是女人的卧室，男人的风格。告诉我你睡得怎么样，我就告诉你，你是谁。你对上帝的虔诚表现在哪儿？那个摆得很不是地方的普通耶稣受难像就代表了你的虔诚。”

“真可惜，”奥夫杜利亚最后说，其实她一点也不觉得可惜，“好端端的一朵鲜花竟插在了牛粪上。”

“啊！应当承认那床上铺的用的可真配得上公主享用。多好的床单！多好的枕头！她都用手摸过，真柔软啊！那个娇柔的小身体上的锦缎衣裙碰着那条床单一定不会有粗糙的感觉。”

奥夫杜利亚打心眼儿里羡慕安娜的体形和皮肤，也打心眼儿里嫉妒安娜的那张虎皮。贝图斯塔没有老虎，所以，这位寡妇也不能苛求她的情夫们接受这种爱情的考验。她的床前倒是有一头狮子，但那不过是一块不值钱的地毯。

安娜十分小心地拉上暗红帷幔，好象有人会从梳妆台那儿向她窥视。她漫不经心地脱掉那件缀有奶油色花边的蓝梳妆衣，露出了雪一般白的身体，就象堂萨图尔诺入睡前想象的那样，但比他想象得还要媚人。安娜脱掉所有就寝时不必要的衣服，就站在虎皮上，将两只胖胖的小巧玲珑的赤脚插进浓密的带有棕褐色斑点的虎毛里，一只赤裸的手臂支着微向前倾的头，另一只手臂顺着壮健的臀部那优美的曲线垂下，宛如一个按艺术家的要求进行裸体习作的不知羞耻和忘乎所以的模特儿。无论

大祭司，还是哪位忏悔师都不曾禁止过庭长夫人在就寝前独自一人享受一下放松麻木的四肢，让清新的空气抚摩全身的乐趣。她也一向认为，这种放任并不属于忏悔的内容。

她掀开帐子，原地不动地张开臂膀，随即一头扑在柔软、舒适的床上。她睁大眼睛，面颊贴着床单，因触觉引起的快感倏地从腰部传到了两鬓。

“全面忏悔！”她思忖着。这意味着一生的经历。蓦地，两行热泪从安娜蔚蓝色的眼睛里涌出，滚落下去，沾湿了床单。

她想起自己还不曾见过母亲。也许这个不幸就是她那些罪孽的祸根。

“上无生母，下无儿女。”

用面颊抚弄床单是她从小养成的一个习惯。她小时候，一个冷酷无情、又颇讲礼仪的干瘪女人天天晚上总是在她还无睡意时就硬逼她上床。那女人熄灯而去，安尼塔只好伏枕哭泣。后来她跳下床，却又不敢在黑暗中走动，就又趴在床上继续抽泣，就象现在这样，用面颊抚弄床单，任泪水将它浸湿。那柔软的褥垫就是她能够得到的全部母爱。除此之外，可怜的女孩再无其他温暖可言。她模模糊糊地记得，那时她大概仅有四岁。这已是二十三年前的事了，然而昔日的痛苦至今仍使她伤心。后来，她在生活中几乎屡遭磨难，但她对这些都不屑去回忆。还有一伙愚蠢的家伙曾经算计过她，提起这桩桩件件她就感到恶心。想起儿时不想睡觉却必须上床，想起没有故事、没有灯光的夜晚，想起儿时那种种痛苦和所忍受的不公平的待遇，她至今仍愤慨不已，并激起了对自己不幸遭遇的深深的怜悯。一个人正需要睡觉，人家却强迫他起床，他就会产生一种奇特的感觉，一种可以称之为对梦乡的温暖和舒适眷恋的感情。安娜一生都怀着这

种类似的感情思念母亲的怀抱。从来没有一个女人把她的小脑袋搂在自己柔软而温暖的心窝里，可她——年幼的孩子——却在四处寻觅这类似的东西。她依稀记得一只又高贵又漂亮的黑毛狗，那大概是一只纽芬兰狗。它把头趴在脚爪之间，晒着太阳。她躺在狗的身边，小脸枕在它那毛茸茸的脊背上，几乎全部陷入柔软而温暖的卷毛中。在草地上，她不是仰面朝天就是俯身趴在割下的草堆上。晚上，她躺在床上哭泣，得不到任何人的宽慰，最后就自己给自己讲充满光明和怜爱的故事，自寻乐趣。那个故事讲的是，她有一个妈妈，妈妈给了她所希冀得到的一切，把她搂在怀里，在她耳畔轻轻地哼着歌，哄她睡觉。歌中唱道：

星期六，星期六，
黑头发的姑娘；
小鸟进了牢笼，
戴着脚镣和手铐……

另一支歌：

柠檬树，绿荫下，
孩子在玩击鼓传花……

这些歌她是在大广场那儿听来的；村里的女人常在那里唱催眠曲哄孩子睡觉……

她把枕头想象成妈妈的怀抱，仿佛那些催眠曲真的在耳边回荡，居然就这样进入了梦乡。她逐渐习惯了这种想象，习惯了从想象中寻求纯真和甜蜜的乐趣，而这就是她唯一可能得到的乐趣。

庭长夫人想着那个女孩，那个昔日的她，赞叹之情不禁油然

而生，觉得她的生命似乎曾被一分为二：一个是突然想死的小天使；一个是在黑暗中跳下床，比眼下的安尼塔更坚强的女孩。这个女孩对抚养她的那些冷酷无情、反复无常的人的苛求和不公正的对待，从不卑躬屈膝，表现出了惊人的精神力量。

“这叫什么反省！”堂娜安娜想，感到有点羞愧。

她赤着脚走出卧室，拿起放在梳妆台上的祈祷书，又跑回床上躺下。她靠近灯光，头埋在枕头里，重新开始看书。“如果您吃了肉……”她那困倦的眼睛又看到了这句话。不过，这次她到底读了下去。她一页、两页、三页……地看着，却不知书中所云。末了，她的目光才在这一行字上停住：

“您去过的那些地方……”

她明白这句话的含义。她刚才翻阅祈祷书的时候，不知为什么一直在思念着阿尔瓦罗·梅西亚，就是那个贝图斯塔俱乐部主任和自由党的头目。可一看到这一行字，思绪竟倏地又回到了遥远的过去。她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开始进行忏悔。那时，只要在忏悔书上读到“想想您曾经去过的地方”这句话时，她就不由自主地回想起那只特雷博尔船，那个她莫名其妙犯下的滔天大罪，那个她和朋友赫尔曼一起在船上度过的夜晚……真丢人啊！一想起当年那些流言蜚语，庭长夫人就又羞又恼。她把书放在床头柜——又一件令鉴赏力颇高的奥夫杜利亚冒火的家具——上，熄了灯……仿佛又回到了那只特雷博尔船上。那已是夜半时分，她坐在赫尔曼的身边。赫尔曼是个黄头发的男孩，有十二岁，只比她大两岁。男孩很关心地把一个他们在船底找见的帆布袋子盖在她的身上。她要他也到袋子底下来避避风寒。他俩躺在船上，盖着帆布袋子，仿佛盖着一条棉被。黑漆漆的船舷挡住了他们的视线，他们看不见原野，只能仰视月亮前掠

过的乌云。

“你冷吗?”赫尔曼问。

安娜睁大眼睛凝视着在云后急驰的月亮答道:

“不冷!”

“害怕吗?”

“怎么会呢!”

“我们是夫妻。”他说。

“我就是妈妈!”

她听着头底下那柔和的声音,仿佛那是哄她睡觉的催眠曲:那是水流的潺潺声。

他俩讲了许多故事。他还讲了自己的身世。他爸爸在科隆德雷斯,他的妈妈也在那里。

“妈妈是怎么回事?”

赫尔曼尽其所知给她解释。

“妈妈都喜欢吻自己的孩子吗?”

“是的。”

“也唱歌吗?”

“是的,我有一个小妹妹,妈妈就经常唱歌给她听。我已经是大人了。”

“那我就是一个妈妈了!”

后来,她也讲了自己的经历。她住在洛雷托村,村子的一头离河口稍远,但另一头,地势高的一头,有一片沙地紧靠大海。她和一位叫堂娜卡米拉的家庭教师太太住在一起。那个家庭教师有几个男女佣人。还有一位先生总是夜里来找她,跟她亲嘴,堂娜卡米拉就打他,还说:

“当着她的面可别这样,那丫头心眼儿可多了。”

人家对她说她有一个非常爱她的爸爸，说她穿的衣服，花的钱以及其他东西都是爸爸寄来的，可是爸爸不能来看她，因为他在和摩尔人打仗，在杀他们。卡米拉他们不打她，但经常处罚她。禁闭呀，不给吃饭呀，最坏的一着就是强迫她早早上床睡觉。她从花园的小门逃出，边哭边朝海边跑。她想混上一只船，从海路去摩尔人的地方找爸爸。一个水手见她哭哭啼啼，就过来安慰她。她向他讲了自己的打算，水手笑了，说可以带她坐船去找爸爸，还把她抱了起来。可这个流氓却把她送回了家，结果她又被关了起来。一天下午，她从另一条路逃出，但没找到海边。她走过一座磨房，在过河时，迎面来了一条狗拦住了去路，她站在用空心栗树干架起的小桥上，一看桥下白花花的水流也象眼前的狗在狂吠，就觉得一阵头晕，随即扑倒在桥上。可是那狗并不想咬她，只纵身从她背上跃过。她过桥后，隔岸招呼那狗，喊道：

“喂，小家伙，给你吃的。”

所谓吃的，就是她随身带在口袋里的午后点心——一小块涂有黄油、沾满泪水的面包。

她的午后点心几乎总是这种叫泪水泡咸的面包。她独自一人时，哭是因为心里难过，但当着家庭教师及其佣人和那个男人的面，她哭则是出于愤怒。她在磨房后面发现一片树林，就边跑边唱地穿林而过，尽管眼里依然噙着泪水。她唱歌是由于害怕。她跑出林子，就看见眼前有一块很绿又很高的草地……

“你就是在那儿遇见我的，是吧？”赫尔曼高声说。

“是的。”

“我问你想不想上特雷博尔船，说船工是我过去的佣人，我是河那边科隆德雷斯的。”

“是的。”

庭长夫人记忆中的这一切，包括对话在内，仿佛都是写下来的一样。但是，她认为，她的回忆与实际情况并非分毫不差，因为女孩在回忆往事时，已使那个夜晚发生的事情变得生动、富于小说意味了。

后来，他俩就睡着了。当从科隆德雷斯那边传来的叫喊声将他们从梦中惊醒时，天已大亮。原来是船工在喊。他在退潮后露出水面的一块礁石上看见了自己的船。船工对他俩大加训斥，随后就叫他的一个儿子把安尼塔送回洛雷托。他们恰巧在路上遇到了家庭教师的一个佣人。原来家庭教师家的人正四处找她哩。他们以为安娜早已葬身鱼腹，堂娜卡米拉还因此吓得卧床不起。和家庭教师亲嘴的那个男人抓住安娜的一只胳膊死命地攥，竟攥出了血，但是，安娜却没流一滴眼泪。

他们盘问她在什么地方过的夜。她闭口不答，怕说出来赫尔曼会受惩罚。他们就把她关起来，一天没给她吃饭，但她依旧守口如瓶。翌日，家庭教师派人找来特雷博尔船的船工。据他说，两个孩子是事先商量好要一起在船上过夜的。简直是胡说！安娜终于承认他俩是睡在一起的，但不是有意的。他们不过是想当一晚上船主，哪怕回家后挨骂呢。他们本想拉着缆绳自己从此岸渡到彼岸，然后就各回各的家。谁知河口水流湍急，船一到江心，船底就撞上了石头，尽管他们费尽了力气，也没把船挪动一寸。他们无计可施，只好躺下睡觉。假如当时他们能砍断缆绳，两个孩子早就去了摩尔人的地方，安尼塔也就能见到爸爸了，因为赫尔曼熟悉海路。但是，那缆绳实在太结实，他们如何使劲也没弄断，只好躺下讲催眠的故事。

赫尔曼也是这样讲的，可船工就是不信。

丢人死了！堂娜卡米拉掐住安娜的脖子，差点把她掐死。接着，那女人又说了一句下流的谚语辱骂安娜和她的母亲。当时安娜听不懂，过了很久她才琢磨出那话的含义。

堂娜卡米拉把女孩的堕落归咎于那个和她亲嘴的男人。

“你冒冒失失的，叫她可开了眼了。”

安尼塔听不懂这话的意思，只见那个男人放声大笑。

自那日起，这个男人就总是用火一般的眼神看她，冲她淫笑，只要家庭教师不在屋，就要安娜吻他，但安娜从来不想理他。

一位神父来到安娜的寝室，关上门询问一些女孩根本听不懂的事情。后来她想了半天才有点开窍。原来神父要她承认犯了滔天大罪。他们把她领到教堂去忏悔，可她不知该如何回答神父的问题。神父对家庭教师说，此刻让她忏悔还为时过早，因为她或出于无知，或由于堕落，还在隐瞒自己的过错。街上的小伙子也象跟堂娜卡米拉亲嘴的那个男人一样盯着她看，还拽住她的胳膊不知想把她拖到什么鬼地方去。因此，从那时起，没有家庭教师跟着，她再也不出门了，所以，也再没有见到赫尔曼。

“我给你爸爸去了信，把你的事都告诉了他。等你满十一岁，就叫你进修道院。”

堂娜卡米拉的威胁充其量也不过是威胁；离开洛雷托，她到哪儿也不感到有什么遗憾。

从那时起，他们便把她看成是一头早熟的牲口。安娜虽然听不太懂他们说的那些话，但她还是听得出，人家把强加给她的那个罪过都说成是她母亲造下的孽……

一想到这，庭长夫人就觉得羞愧，脸上顿时火辣辣的。她点上灯，掀开沉甸甸的被子，露出了自己那稍稍丰满的维纳斯的体态；这美人的身段罩在精细的花毛毯下显得更为突出。被子堆

在脚下揉成一团。

童年的回忆业已逝去，然而这些回忆在她心中激起的怒火却未随之消失。

“多愚蠢的生活啊！”安娜想，思绪又转到别的事情上。

当她意识到自己有一刻钟处于叛逆的精神状态时，心情益发不佳。她认为她活着就是在为过去欠下的债牺牲着自己生活的幸福；这些债有时就象富有诗意的说教，在解释生活的奥秘。她想：

“生活中的这种单调、乏味只是表面现象；我这一生中充满了不寻常的事情；这种牺牲，这种奋斗比世界上任何一种冒险都要伟大。”

有些时候，就象眼下，受压抑的情欲在冲动，利已主义在抗议，叫她疯子、浪荡女人和蠢货，并抱怨道：

“多愚蠢的生活啊！”

她意识到内心的这种反抗，感到十分沮丧。她想平息反抗，就大发雷霆。她觉得心里象长满了刺菜。在这种时候，她谁也不爱，谁也不怜悯，只想听听音乐。但她找不到悦耳的声音，却不知为什么，竟在无意中想到了马德里皇家剧院，仿佛看见了俱乐部主任堂阿尔瓦罗·梅西亚罩着一件带护面的暗红色披风，正在罗丝娜① 的阳台下唱道：

Ecco ridente il ciel② ……

庭长夫人呼吸急促，鼻翼翕动着，眼睛闪烁着狂热的光采，直勾勾地盯着墙上，凝望着她身裹花毛毯的躯体的映象。

为了缓和一下折磨她的内心冲动，她打算想想那个，想想林

---

① 歌剧《塞维勒的理发师》中的人物。

② 意大利语，意为：你看，上帝在微笑。

多罗①，想想理发师②。

“我要是有一个儿子该多好啊……现在……就在这儿……吻他，给他唱歌……”

然而，那个模糊的婴儿形象转瞬即逝，眼前又出现了英俊潇洒的堂阿尔瓦罗·梅西亚，他身穿一套又考究又合体的白色衣服，正向她问好，那风度简直就象阿马德奥国王③。

梅西亚向她问好时，面对她那双美丽而高傲的眼睛，总是垂下自己饱含情意的眼睛。

她觉得精神上有些松弛。折磨她的冷漠和紧张渐渐变成了凄凉和忧伤……

她已不是坏女人了。她感到了，就象她希望感到的那样。关于牺牲的想法又重新出现在她的脑际；这种牺牲伟大，高尚，宛如一股足以淹没世界的爱的洪流。堂阿尔瓦罗的形象有如一幅可溶性的图画，渐渐从她心中隐去，只剩下那件白色外套还在眼前。那后面，仿佛一束光似的，隐约显现出一件苏格兰花格子长袍，一顶带帽缨的金丝绿绒帽，一行短髭，一绺胡须，两道灰色浓眉……最后，在黑色的背景上闪现出她的头戴光环的堂维克托·金塔纳尔那亲切朴实、令人尊敬的整个形象。他就是卡耶塔诺后来说的那个牺牲品。安娜·奥索雷斯怀着纯洁的感情吻了一下那个先生的额头。

她渴望见到他，渴望真的吻吻他，就象吻那幅可溶性的画一样。

显然，那不是时候。

但运气却赶来满足这个谨守贞操的妻子的渴望，给她号脉，

---

①② 歌剧《塞维勒的理发师》中的人物。

③ 一八七〇年至一八七三年间的西班牙国王。

还看了看她的手，但没好好瞧瞧手指。她脉搏急促，眼冒金星，仿佛烟火爆出来的火花。真的，她真的难受了，就要犯病了。得叫人来才对。她抓过铃绳摇了摇。两分钟过去了。怎么？难道没听见铃响？……一片寂静。她又拽了拽铃绳……外面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就在女仆佩特拉几乎一丝不挂、慌慌张张地从旁门走进她的卧室的同时，那道暗红帷幔也拉开了，出现了刚才那幅可溶性的图画：一个手擎烛台、身穿苏格兰花格子长袍、头戴金丝绿绒帽的男人。

“亲爱的，你怎么了？”堂维克托走到床前叫道。

“是昏迷，虽然她拿不准是不是又象往常那样，神经系统完全失去控制，但症状是一样的。看不见东西，眼冒火星，心里一闪一闪的，手冰凉沉重，仿佛不是她自己的，……”佩特拉不等吩咐，拔腿向厨房跑去；她知道女主人现在需要什么：椴树花浸剂和柑桔花。

堂维克托已镇静下来。他对爱妻的病已习以为常：不幸的妻子在经受痛苦，但问题不大。

“不要去想它了；你也知道这样更好。”

“是的，你说得对。过来跟我说说话儿。坐在这儿吧。”

堂维克托在床边坐下，慈父般地吻了吻妻子的额头。她把头紧紧贴在他的胸口，不禁潸然泪下。堂维克托见此情景就叫道：

“你瞧，都流眼泪了。好兆头！神经上的折磨已化作泪水而去，昏迷正在消失，你瞧，就会好的。”

安娜果然觉得渐有起色。夫妻俩说了一会儿话。她对丈夫十分亲昵，堂维克托对此表示感激。这时，佩特拉取来了椴树花浸剂。

堂维克托发现那姑娘并没有整理好胡乱穿在身上的衣服。

其实那根本不是什么衣服，不过是一件衬衣，一条披在肩上的短羊毛围巾和一条随便裹在身上、诱人去猜度少女魅人之处的裙子。既然那里面充满了魅力，而堂维克托又未曾去那儿探过虚实，所以，尽管他无意去冒这风险，心里却不由地在想：凡是金发女郎，想必都有一个雪一般白的肉体……

服过椴树花浸剂和柑桔花，安尼塔终于镇静下来。她深深地吁了一口气，顿觉周身舒服畅快。

“佩特拉多殷勤啊！她的维克托多好啊！”

“毫无疑问，他以前肯定是个美男子，可现在他才五十多岁就老得象上了六十也是事实。但那灰眉毛、白胡子却令人敬仰，甚至使他有将军的英雄仪表。他哪象一个退休的法庭庭长，简直象一位赫赫有名的现役将军。”

佩特拉抱着一双白皙圆润手臂，冻得直抖。她不声不响地退出安娜的卧室，在隔壁的小客厅里等候吩咐。

安娜执意要金塔纳尔——她几乎一直这样称呼他——将杯中剩下的那一点椴树花浸剂喝下。

可堂维克托并不怀疑自己的神经啊！他很镇静呀！他困得要死，但显得很镇静。

“不是什么大问题，只是一种心血来潮。但他不了解这一点，倒是吓了一跳。”

“不，亲爱的；我向你发誓……”

“你一定要喝，一定要喝……”

堂维克托喝下椴树花浸剂，立刻哈欠连天。

“你冷吗？”

“我冷！”

他想，再过三个小时，不等天亮，他就要悄悄从花园——奥

索雷斯家的花园——的便门溜出去，那时，特别是他和他亲爱的弗里希利斯，那个他称为猎人皮拉德斯的一起到达蒙蒂科的时候当然很冷。他们是去打猎，但庭长夫人禁止丈夫在那个时候出去打猎。安尼塔可不允许他想走就走，这个年轻的妻子话多极了，她使他回想起了他们一直平静而和谐的夫妻生活中那无数趣事。

“维克托，你不想要个儿子？”妻子偎依在丈夫怀里说。

“想极了！”这位前庭长在心里搜寻着父爱的细胞，但没有找到，为表现出一点类似父爱的情感，便想起了一个石鸡圈子——弗里希利斯精心挑选出来送给他的礼物。

“要是妻子知道我只有两个半小时的休息时间，她一定会放我回去睡觉的。”

可温存的妻子对此毫不知晓，她也不应该知道。她喋喋不休地激动地讲了半个小时才感到疲乏。什么设想呀，美好前景呀，还有她要和维克托永远永远在一起呀……

“对不对？”

“对，亲爱的，是这样的，可你应该休息了，你太激动了……”

“是的，我是有点累了，不过很舒服……我就睡。”

他俯身去吻她的额头，可她却仰起头，用嘴唇接受了亲吻。堂维克托顿时感到面颊发烧，血液沸腾，但他不敢动情，因为三点以前他就得背上猎枪出发去蒙蒂科。要是留下来和妻子在一起，那打猎的事就得告吹……此外，弗里希利斯在这个问题上是不讲情面的，他什么都好说，唯独对大清早失约或迟到绝不宽容。

“可别开这个头啊！”猎人想。

“晚安，我的雌斑鸠。”

他想起鸟房的那些雌斑鸠来了。

他主动地又吻了吻安娜的额头，就右手托着烛台，左手掀起暗红帐幔，就要走出卧室了，又转过头冲妻子笑了笑，这才离去。他虽然趿着绣花拖鞋，却迈着庄严的步履，向自己的房间走去。他的房间在奥索雷斯老宅的另一头。

他穿过一间称为客厅的大房子，顺着一条条又宽又长的走廊来到了玻璃画廊。他犹豫了片刻，又转身从原路退回。过了刚才那几条走廊，才将脚步收住，轻轻地敲一间房子的门。

佩特拉从屋里出来，衣着还是刚才那么不成样子。

“您有什么事？是不是她又不好了？”

“不是这么回事，姑娘！”堂维克托答道。

“真不害臊！那姑娘难道不知道自己几乎是一丝不挂？”

“是……是这么回事……万一安塞尔莫睡着了，听不见堂托马斯（弗里希利斯）的暗号……安塞尔莫实在太笨……我想，你要是听见三声狗叫，就来把我叫醒……你也知道……堂托马斯……”

“对，我知道。您放心好了，先生。堂托马斯一学狗叫，我就去叫您，还有别的事吗？”金发少女以挑逗的目光看着他补充了一句。

“没事了。去睡吧，看你穿得这么单薄，天又这么冷。”

她装出一副羞涩的样子，转过身去，现出遮盖不严的脊背，其实她心里一点也不感到害羞。这时，堂维克托抬起头，发觉那个少女未遮掩好的部分果然令人心醉。

佩特拉关上房门，堂维克托这才迈着庄严的步伐重新走上过道。

就要进自己房间时，维克托自言自语道：

“咳！既然起来了，还睡什么觉？走，去瞧瞧我那一家子。”

在玻璃画廊的一头有一扇门，他轻轻推开那扇门，进了鸟房。他的那些鸟儿正在酣睡。

他一只手拿着烛台，另一只手遮在蜡烛的前面，踮着脚走到金丝雀笼前。一切如故。他来的不是时候，所以只引起了两三只金丝雀的注意。它们扑扇着翅膀抖动着，头藏在羽毛里。他继续朝前走。那些雌斑鸠也在睡觉。那儿有谁在抱怨，堂维克托不想当冒失鬼，就立即走开。他走到另一只鸟笼前，那里居住的是“本省最喜欢唱歌、又毫无虚荣心的鸫鸟”。它耸肩立在横撑上，但没有睡觉，两只眼睛只管傲视着主人，却不愿承认他。它大概整夜都睁着眼睛，带着挑战的神情，仿佛在说：“你小心点。”“它对你十分熟悉；它是地道的阿拉贡鸫。瞧，它多象里帕米兰啊！”他又朝前走去，想看看那只鹌鹑。可那个非洲野生动物竟吓得头在低矮的笼子顶盖上乱撞，他只好走开让它安静。他又如醉如痴地望着石鸡圈子。如果说刚才曾有一丝邪念玷污了他的良心，那么此刻对石鸡圈子这个大自然的杰作的观赏则又将贝图斯塔第一流禽类学家和首屈一指的猎手应有的高尚的意念和崇高的心灵重新赋予了他。

等心情平静后，他才重新回到温暖的被褥中。

几年前，他和她这对恩爱夫妻就住在那间房里，在安尼塔那张镀金的床上同衾共枕……可是后来……他们都一致同意分居。

他起大早出外打猎的习惯使她颇为恼火，为了睡个安稳觉，她请丈夫做出牺牲，而这个要求又令他大为不悦，因为这会误了他打猎的时机。此外，鸟儿们离主人太远，简直象流放的囚徒，可把它们放在离安尼塔近一点的地方，心又未免太狠，因为那些

鸟会吵得她难以安眠。但他要是享受到那鸫鸟的第一声啼叫、雌斑鸠求偶的咕咕声、鹌鹑单调的鸣叫、性格孤僻的石鸡那不和谐的、但在猎人听来却十分入耳的咯咯的叫声的话，就一定会感到心旷神怡，意趣横生。

记不清是谁贸然表示了分居的愿望，但他认为是安尼塔。他怀着难以掩饰的欢快心情接受了这个难于启齿的提议，于是，这对世上最和睦的夫妻就开始分室而居。她搬到了老宅的另一头，那儿向阳，暖和；他则留在原来的卧室。从此，安娜得以享受睡懒觉的清福，不再发愁谁会打搅自己的好梦，金塔纳尔也能天明即起，就近欣赏鸫鸟、石鸡、斑鸠、鹌鹑和金丝雀合奏的清晨协奏曲。如果说以前这夫妻俩和睦的程度要达到完美的境界还缺点儿什么的话，那么现在由于这个协议，他们的家庭生活已称得上是百分之百的美满了。

对此，堂维克托常常说出下面这不禁使人想起他过去法官身分的一席话来。

“一个人的自由发展到极限之时，就是他人得以自由之日。由于我注意到了这一点，所以我在婚姻问题上一直是个幸运儿。”

他想利用仅有的这点时间睡个小觉，却未能如愿。他一躺下就梦见听到了弗里希利斯的三声狗叫。

怪事！他过去可从没这样，他一向睡得很沉，醒得及时。

想必是椴树花浸剂起了作用！他重新点亮灯，拿起床头柜上仅有的一本厚书。只见书脊上一行烫金字：卡尔德隆·德·拉·瓦尔卡①。他开始看书。

---

① 十七世纪西班牙剧作家。

他一向酷爱演戏，尤其喜欢十七世纪的戏剧和那个时代的习俗。那些习俗使人知道什么是荣誉以及如何维护荣誉。他认为，谁也不如卡尔德隆理解人类的自尊心，也没一个人象他那样以击剑来及时洗刷耻辱。至于议论爱情是非方面，他则使所有的作家望尘莫及。他在描写蒙受耻辱的丈夫进行正当而有风趣的复仇时，让那个完美无缺的堂佩德罗设想出了与众不同的手段。堂维克托尽管没有抹煞洛佩① 的《并非报复的惩罚》和其他杰作的价值，却未在诸如《爱护名誉的医生》的作品中发现什么可取之处。

“假如我的妻子，”他对弗里希利斯说，“胆敢堕落成罪有应得的放荡女人……”

“荒唐！纯粹是假设……”

“不错；可要是这种荒唐事……我就要给她放血。”

他甚至提到他要用别的各种理由将其骗来帮他给妻子放血的那个兽医的大名。对假设中的妻子的私通行为采取纵火烧房，暗中报复的手段，他认为也非下策。假如出现这种丑事——当然这是不可能的——他也不想从嘴里涌出一串华丽的诗句，因为他既非诗人，也不打算借烧房来振作精神。但倘若这种事真的叫他赶上，他在别的方面绝不会比西班牙全盛时期的那些有类似遭遇的骑士们更心慈手软。

弗里希利斯认为，所有这些在喜剧中自然不错，但在人世上，做丈夫的就不宜以感情的冲动来取悦于观众了，在这种窘境中，他应该做的是向法庭控告奸夫和设法把妻子送进修道院。

“荒唐！荒唐！”堂维克托叫道，“在那些著名诗人生活的光

---

① 西班牙著名戏剧家。

荣时代，哪有这样干的？庆幸的是，”他渐渐平和下来，接着说，“我永远也不会落到挖空心思去琢磨如何报复这类奇耻大辱的痛苦地步，但我向上帝起誓，如果这种事叫我碰上，我的残忍一定会当之无愧地写进卡尔德隆的十行诗了。”

他怎么想就怎么说，心口如一。

正象他说的那样，他每天晚上就寝之前都要按古代的方式，过细地检查自己的荣誉是否遭受玷污。他所谓的荣誉就是人们常挂在嘴边上的需要用剑或讲究分寸的语言加以捍卫的那种荣誉。他善使钝头剑、西班牙剑和短剑。他对剑术的兴趣产生于他对戏剧的酷爱。他做业余演员的时候，从无数的决斗场面中体会到舞台上很需要剑术，就凭着自己的天赋和热情，差一点成为一名剑术师。当然，他并不想杀人；他是一个优秀的抒情式剑手。不过，他最拿手的还要算是手枪射击。他弹不虚发，一枪就点燃二十五步远的一根火柴，击毙三十步开外的苍蝇。此外，还显示过其他类似的本事。但他不自吹自擂，对自己的剑术看得很轻，几乎没人知道他有此技艺。重要的是他对荣誉怀有崇高的意念，而这种意念对首尾韵四行诗乃至十四行诗最为适宜。他性情平和，从不打人。他作为法官签署的那些死刑判决书总使他食欲不振，感到头疼，尽管他自认为对此不承担任何责任。

堂维克托毫无倦意地读着卡尔德隆的剧本。他正要看看那两个追求同一位夫人的英勇骑士是如何运用各自的两韵五行诗进行舌战的热闹场面时，就听到远处传来三声狗叫。是弗里希利斯！

堂娜安娜很晚才入睡。她对久久难眠已不感到心烦和不快。新的思路已使她的情绪变得平和。她有今天生活上的独立和尊严，应归功于那个品德高尚的丈夫。她果断地做出的永久

性的牺牲是十分值得的。她已经献出了青春，为什么不能继续为他做出牺牲呢？她不再想当年人们对她的那些诽谤，那些能败坏最纯真最清白的人的名声的中伤。她把思绪转到了目前。在特雷博尔船上的那次冒险也许是天意。如果说起初因其年幼她没能从流言蜚语的毫无道理的围攻中吸取任何教训的话，那么后来她学会顾全面子这一手，功劳就全在那些诽谤了。她回顾过去，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即对世界来说，只存在可以炫耀的虚假的品德。她在幻觉中欣赏着自己做出的被视为美德而受到普遍敬佩和赞叹的牺牲，心中十分快慰。在贝图斯塔，庭长夫人就意味着婚事称心如意。安尼塔再也看不到往昔那愚蠢的生活了。她记得，人家都称她为穷人的母亲。她不是信女，可最狂热的宗教狂都把她视为虔诚的天主教徒。那些胆大妄为、色胆包天的浪荡公子在她面前都要垂下眼睛。人们在默默地爱慕着她的美貌，也许很多人已经爱上了她，但谁也不曾向她吐露过衷情……就是那个遐迩闻名的什么都敢干、而且什么样的女人都能搞到手的大能人堂阿尔瓦罗也倾慕她、崇拜她。这是没有疑问的，对此她完全可以肯定。她两年多前就认识了他，但他从未和她说过话，只是以目传情，而安娜也对其中包藏的罪恶的情欲佯装不知。

最近几个月，特别最近几个星期以来，他确实比较大胆……甚至有点冒失，但仍和过去一样注意分寸，仅仅因这她才没生他那无耻念头的气……不过，她终将会控制住他；是的，她一个眼色就可以叫他知难而退，不敢越轨……堂阿尔瓦罗·梅西亚要是热得象一团火，她就把他变成冰柱。她这样想呀想呀，终于甜蜜地进入梦乡。

与此同时，在楼下的花园里，堂维克托正抬头望着安娜梳妆

室外的业已关闭的阳台。他脸色苍白，眼圈发黑，仿佛刚刚满足了性欲。他一边跺脚驱寒，一边对他的朋友弗里希利斯说……

“可怜的女人啊！她在宁静的睡梦中哪会想到自己竟受了丈夫的欺骗？又哪里知道他出外打猎的时间比她认为的要早两个钟头？……”

弗里希利斯象哲学家似的微微一笑，便迈步前行。这位先生不高不矮，面庞方正，身穿棕褐色呢子猎装，头戴有帽耳的黑色帽子，唯一防寒的是一条在脖子上足足绕了十圈的特大方格花围巾。除上述衣物外，他身上带的全是打猎器具和诱饵，不过都很一般，就象一个内姆劳德① 式的猎手。

堂维克托走到花园门口，深感内疚地又回头朝阳台上望去。

“走吧，走吧，不早了。”弗里希利斯低声说。

那时，尚未破晓。

---

① 迦勒底神话中的一位国王，《圣经》上称他为杰出猎手。

第 四 章

〔继续叙述安娜·奥索雷斯的经历：她生母——一个意大利女裁缝——的死；她父亲及其自由思想派朋友对她的教育；安娜青年时代对诗歌的爱好。〕

奥索雷斯家族是贝图斯塔最古老的家族之一。许多伯爵和侯爵都姓奥索雷斯这个姓氏；在贝图斯塔，与这个显赫的世家没点亲戚关系的贵族屈指可数。

安娜的父亲堂卡洛斯是奥索雷斯伯爵家族旁支的长子。堂卡洛斯有两个妹妹：阿农霞雄和阿格达。两个妹妹和他的父亲在祖上留下的老宅生活了多年。这个家族的嫡系即那些伯爵早已移居国外。

堂卡洛斯想学有专长，做一个比几座庄园、若干份土地契约和一幢老朽的宅邸的继承者更有价值的人。他当过军事工程师，打仗勇敢，并在战斗中多次显露其在沃邦① 工事构筑学方面的高深才学。他在不同的海岸构筑的碉堡不仅坚固，而且美观。因此，卡洛斯很快被提拔为陆军上校，当了部队的司令官。但后来他对炮楼、护墙和堡垒一类玩意儿终于产生了厌倦，想在首都谋求一个职位，就渐渐丢掉军事爱好，作起纯学问来了。他喜欢

---

① 法国著名军事工程师。

研究物理和数学，但对其运用兴趣不大，慢慢变得不那么好斗了。与此同时，他沉溺在卡普阿① 的女色之中。他纵情放荡，几经风流，终于找到了严肃的爱情，明智的情感（或者诸如此类的东西），然而自己的大好青春已经逝去。

堂卡洛斯·奥索雷斯三十五岁那年怀着极其强烈的爱和一位地位卑微的意大利女裁缝结了婚。那姑娘生活在肮脏污秽的环境里，却是一个正派的穷人。她就是安娜的生母。安娜呱呱坠地之时，她就离开了人世。

堂卡洛斯的两个远在贝图斯塔的妹妹闻讯，心想："谢天谢地！"

上校的婚姻使他与家庭的关系破裂。两个妹妹只给堂卡洛斯写过两封冷冰冰的信，以后就再没联系。

奥索雷斯想："倘若父亲健在，他肯定会原谅这桩门户不当的亲事。"

可那两个绝情的老处女却说："要是父亲还活着，他一定会气死！"

全贝图斯塔的贵族无不赞赏这两个老处女对此事所持的态度。她们把那个根本不配当其嫂子的意大利女裁缝的产后不幸，视为上帝对她的惩罚。

奥索雷斯家族的老宅属堂卡洛斯所有。他的两个妹妹在另一封信中用生硬的口气直截了当地对他说：

"如果他需要那所房子，她们就准备搬走，只求他务必好生看管至尊至上的祖宗留下的那份珍贵遗产。"

上校回信说：

---

① 意大利一城市。

“请她们看在上帝和所有圣贤的份上，继续留在自己出生的地方。他央求她们照管好祖传老宅，因为没有她们，那幢老屋势必塌毁。”

两个老处女对此既未答复，也没在堂卡洛斯的婚姻问题上做丝毫让步，为使老宅不致倒塌，就仍然住在那里。妹妹们竟只字不提他的女儿，这使堂卡洛斯万分伤心。贝图斯塔的贵族认为，狗虽死，根未除。尽管那女裁缝死于天意，但这还不能成为她们与声名狼藉的堂卡洛斯言归于好和关心其女儿命运的充分理由。

堂卡洛斯本来是有可能保护女儿，使其尊严免受损害的，但正如人们所预料的那样，他那狂热的举止已把孩子拖入贫穷的深渊。此外，在贝图斯塔又传说他参加了共济会，是共和派，因而也就是个不信神的。他的两个妹妹身着黑衣，在大厅和会客室接待了全贝图斯塔的贵族，仿佛他们是来吊丧的。客厅里一片昏暗，从宽敞的阳台上只透过来一点点光亮。人们很少交谈，不住地叹息，厅里只有扇子摇动的声音。

“他要是疯了就好罗！”贝图斯塔保守党头目维加亚纳侯爵喊道。

“什么！……发疯！”堂娜阿农霞雄回答说：“侯爵，还是请您说，但愿他发疯之前，上帝就想到他。”

大家用手势表示一致赞同。许多个脑袋都无精打采地耷拉下来，人们又开始唉声叹气。至于那个什么共和主义就无须去评头论足了。

实际上，堂卡洛斯早已从一个思想进步的人变成了一个自由派，在学术上，也从研究物理、数学转到了哲学。结果，他除了自己信仰多年的那个永远也不会触及到的自由外，只相信摸得

着看得见的东西。在那个年代，职业自由者的生活极不安定。堂卡洛斯致力于哲学的研究和谋反活动，为此，他认为该是要求完全退役的时候了。

“我是一个工程师，永远不会玩弄阴谋。作为个人，我会以更恰当的方式去拯救国家。”

别以为堂卡洛斯是蠢人，他可是个出色的数学家，而且在好多方面都有相当的造诣。他收集书籍，办起一个不大不小的图书馆，里面不乏禁书。他又酷爱文学，而那个时代的文学全是与进步人士有关的浪漫主义文学。

在堂卡洛斯的性格中可能有虚假和矛盾的东西，那也是时代的过错。他很有才华，又充满热情，极容易接受自己很快理解的思想，但缺乏独创性，而且不够慎重。他有自由思想者的自尊心，但还未发展到自以为是的地步。总而言之，他还是一个令人同情的人。

但他的女儿却成了他这些毛病的牺牲品。爱妻去世，他悲痛了许久之后，又重新考虑起他自认为要紧的那些事情，比如，在某个西班牙人的聚居区域宣传自由解释《圣经》的主张；设法使代议制获得全面成功。干这些事就等于成了一个生命没有保障，需要偷偷摸摸过日子的土匪。一个谋反者是不便随身带着一个没有母亲的孩子的。人家对他提起了学校，但堂卡洛斯讨厌那些学校。他请来了一个家庭教师。她是西班牙人，但生在英国。那女人与塞万提斯笔下的女人毫无共同之处，心眼极坏，长得也不迷人，即使有几分姿色，也会用来害人。但堂卡洛斯对此一无所知，竟把她当成是宽宏大量的天主教徒接受了下来。人家对他说：“她虽说是西班牙人，但很有教养。她在英国受的教育，学到了宽容他人的高尚精神。”

此外，她根据家庭生活的需要，用《圣经》和英国小说这些药片药丸来医治孩子的智慧和心灵。总之，她是一个极其虚伪的女人。她那种女人都懂得男人们既不喜欢虔诚的女人，也不喜欢那些无信仰的女人，他们中意的是那种介乎于两者之间的女人。其实，他们自己也不清楚什么样的女人才令人满意。堂娜卡米拉已虚伪成性。虽然她长得和没有性感的雕像一样，从外表上看不出性别，却最喜欢按英国人的方式纵情放荡。这种放荡如果不是淫乱，倒可以称之为毛孔缩张①。

堂卡洛斯不得不移居外国，这样，安娜便留在了堂娜卡米拉的手中。由于奥索雷斯的不可宽恕的粗心，堂娜卡米拉竟得以随心所欲地支配主人的大部分收入，而这些钱财因堂卡洛斯从事谋反活动，花费巨大，正与日俱减。

医生们建议让女孩到田野和海边呼吸新鲜空气，于是，堂娜卡米拉就写信给堂卡洛斯，说她的一个朋友，就是那个介绍她来主人家当家庭教师的伊里亚特，在北方某个与贝图斯塔毗邻的省内有一幢别墅要出售，说那别墅所在的小村是个海港，风景如画，四季宜人。奥索雷斯回信吩咐，把他在贝图斯塔的以前没贱卖的那些为数不多的田产尽可能统统卖掉；将这宗不明智的变卖所得的钱，一半用来买堂娜卡米拉的朋友伊里亚特的别墅，另一半拿去救济那些基本上是真心实意的爱国者。这样，他在贝图斯塔的产业就只剩下那两个老处女无偿居住的老房子了。如果堂卡洛斯根据自己所出的钱细算一下的话，他会发现那幢别墅连同周围的田产的价值远比他可能预料的要低得多，然而，堂卡洛斯并不在意这方面的事情，因为他将要和他的祖国一样走

① 医学上有一种理论，它把一切病因归结为毛孔收缩和扩张。这里是对堂娜卡米拉的讽刺。

向毁灭。但王室经费却令他痛心，好象是他在支付王室的全部开销。至于人家随意支配他的钱财，他倒不太在乎。不过，他这样做并非完全出于大方，因为他仿佛隐隐约约地看到了将来会得到的那笔爱国赔偿金。虽然这点已在他的党的纲领上写明，但他却没能赶上。

安尼塔、家庭教师和众仆人搬进了堂卡洛斯买下的那所别墅。尾随而去的还有那个经常打扰安尼塔，被女孩一向称为“家伙”的男人。他就是堂娜卡米拉的情夫伊里亚特，别墅的前主人。

家庭教师曾极力勾引堂卡洛斯。她知道他的亡妻是个卑贱的女裁缝，而她堂娜卡米拉·波尔托卡莱罗是贵族的后裔，完全有希望去做那个意大利女人的继承人。她认为堂卡洛斯的那桩婚事是因为有约在先，出于无奈，才与一个仆人联姻的。她了解这种人，知道如何去勾引他，但这完全是枉费心机。她利用那个短暂的时机，施展了一套既精明又复杂的勾引之术，可堂卡洛斯却根本没觉察出那张向他撒来的情网。那个时候，他几乎是一个圣西门的信徒。奥索雷斯移居国外，堂娜卡米拉对这个不领情意的家伙恨之入骨，以英国改良派的忍耐，为那个已故的意大利女裁缝立了一个供她嫉妒的牌位，因为那个女人竟成功地把这个无情的木头人搞到了手。而安尼塔却因此受到双倍的惩罚。

家庭教师叹息不止地逢人便说，必须对这个年仅四岁的小姐施行特殊的教育，还心怀恶意地用含糊其词又带着神秘色彩的话语影射那个意大利女人的低贱出身，暗示在色欲狂之流养下的小崽身上，教育学别指望会收到什么良好效果。她压低声音对人家说：“安尼塔的母亲也许当裁缝前还做过舞女哩。”

不管怎么说，堂娜卡米拉在教育女孩时还是处处小心，这就使安娜·奥索雷斯在童年经受了一番地道的英国道德训练。那棵幼苗一出土就在身边碰到一个帮它笔直生长的木桩。家庭教师断言安尼塔需要那个木桩，而且还需要把自己牢牢地绑在上面。那个木桩就是她堂娜卡米拉。她教育安尼塔的方式就是禁闭和不给饭吃。

在安娜的生活中从未有欢乐、笑声和亲吻，而这一切正是她从四岁起就梦寐以求的东西。她从失去自由的时候起，就感到绝望，然而，想象的火焰逐渐烘干了她的眼泪，温暖了她的面颊，活跃了她的思想。她首先幻想出现奇迹，将她从这个牢笼即死亡中解救出去，以至想象出根本不可能的插翅翱翔。

“我插上翅膀，在屋顶上飞翔；我要象那些蝴蝶一样飞离这个地方。”她说干就干，竟离开了那个地方，飞上了高高的蓝天。

假如堂娜卡米拉走到门前，耳贴锁孔仔细倾听，她会什么也听不见。那女孩子圆睁双眼，目光炯炯，两颊绯红，几小时几小时地在她想象的空间里游荡。那些空间充满模糊不清的幻景，但又被闪烁在她脑际中的一束漫射的光照亮。

安娜从未要求宽恕，她也不需要别人的宽恕。她默然无语，带着沉思的表情，高傲地走出禁闭室，继续幻想。食物又给她的幻想增添了新的力量。她那时想象的故事中的女主人公是一位母亲。她六岁时，那个一头金黄色鬈发的小脑袋就想出了一首诗。那首诗是由一个受尽虐待的孤女的伤心泪水和她从洛雷托的仆人和牧人那里听来的故事片断写成的。她一有机会就逃离家门，只身跑到草地，走进牧人的茅屋。牧人们都认识她，爱抚她，尤其那几条大狗对她格外亲热。她常和牧人们一起吃饭。她从田野远足回来，宛如蜜蜂满载花汁而归，带回了创作诗歌的

素材。普森① 采集野草是为了探索自然，以便把它表现在画布上，而安尼塔从荒山野林归来则饱览了自然界的奇光异彩，丰富了想象力，得到了生活中最大的乐趣。安娜·奥索雷斯二十七岁时想必还能从头至尾背出那部诗来，尽管那部诗她每长一岁就要增加一章。在那部诗的第一章里，她描绘了一只迷人的鸽子，头上插了一枚黑色的饰针，那是摩尔人的女王，她的母亲，安娜从未见过面的母亲。根据安娜充满诗意的逻辑，所有头上带黑斑的鸽子都会成为母亲。

书好象是美丽虚构的源泉，这是她童年时的最大发现。要学会读书！这是安娜有生以来的第一个欲念。堂娜卡米拉使安娜遭受了不少痛苦，但安娜在学会认字以前就从心底里宽恕了她。安娜终于学会了认字读书。然而，弄到手的那些书讲的都不是她幻想中的事情。不过，这不要紧，她自会使它们叙述她渴望知道的那些东西。

书教给了她地理知识。那些书极其详尽地讲述了河流和山脉，使她看到了清澈的河水和长着高大挺拔的松树的山峦。她永远忘不了书中对岛屿下的定义，因为它把岛描绘成一个海水环抱的公园，令人赏心悦目。在堂娜卡米拉枯燥无味的训诫中，《圣经》故事却成了她幻想的甘露。她为自己的诗找到了具体的形式，使它不再模糊不清。在她用彩带编织的以色列人的帐篷里，驻扎着洛雷托勇敢的海军。他们赤裸着肌肉发达、汗毛浓密的大腿，头戴加泰罗尼亚便帽；黝黑的面庞善良而郁悒，眼珠乌黑，胡子浓密而鬈曲。

史诗在村镇初创时期和人们的童年阶段都居统治地位。安

---

① 十七世纪法国画家。

娜后来就一心幻想战事，想象出一部《伊利亚特》①，准确地说，是一部无故事情节的《罗摩衍那》②，她需要一个主人公，也真的找到了，他就是那个科隆德雷斯的男孩赫尔曼。赫尔曼听任女友摆布，常到那只特雷博尔小船上与姑娘约会，而对自己陷入危险之中毫无猜疑。

她对他只字未提要他去征服远东的那些伟大战役。在那些战役中，她要拿出巾帼英雄的气概，以他的配偶——女王的身分助他一臂之力。有时，她俯首耳语，建议他去那些他闻所未闻的国家，作一次凶多吉少的旅行。赫尔曼当即接受了她的建议。如果安娜答应充当骡子，他就准备变成驿车，或者反过来也行。不对，不是这么回事，其实，女孩真正想去的是摩尔人的地方，去杀那些不信基督的人，或叫他们皈依基督。杀与不杀，全听赫尔曼的。赫尔曼是主张把摩尔人斩尽杀绝的。他们说干就干，便趁船夫在岸边的一个棚子里睡觉的机会，一起跳上了船。他俩出了一身汗才使那船略微晃了一下，可两个孩子却以为船已在他们从未航行过的大海上全速前进。

赫尔曼叫道：

“迎风前进！……左舷舵！右舷舵！有人落水啦！一条鲨鱼。”

然而，安尼塔并非只想这样玩玩而已，她希望真的远走高飞，躲开堂娜卡米拉。赫尔曼只有一回合了她的意，成为具有她想象中的那种美德和性格的人。因为那一回他答应她晚上一起溜出家，跑到船上共赏明月，讲述故事。她认为这个计划比去莫雷利亚更加现实可行，也确实实现了。可以想象那个粗野、淫荡

---

① 古希腊荷马的一部叙事长诗。

② 印度古典史诗，蚁蛭著。

的堂娜卡米拉会怎样理解这两个孩子的冒险举动。从自己担负的责任出发，她本会对女孩的冒险行为感到不安，但这个女人生性卑劣，竟认为这是件好事，因为这证实了她的预言。

“和她妈一样！”堂娜卡米拉对自己信得过的人说：“不要脸！真不要脸！我说什么来着！这是天性……遗传……教育也是白搭。”

从那时起，堂娜卡米拉就认为教育已对孩子失去意义，好象她培育的是一朵因虫蛀而业已腐烂的花朵。她对女孩已不抱任何希望，只是履行义务而已。洛雷托是一个村庄，因为卡米拉不管谁打听，她都要痛哭流涕地把孩子那桩冒险奇事述说一番，所以，这个女人竟被责任的重担压得喘不过气（她也很难抗拒自己的天性）。而那桩丑闻也因此不胫而走，迅速传开，甚至连俱乐部里的人都了解到了那个小罪犯被迫做的忏悔。他们还从生理的角度对这件事进行争论。一些人说这类事完全可能发生，还罗列了一大堆性早熟的实例。

“请诸位相信，这完全是真事。”堂娜卡米拉的情夫说：“男人生来就坏，女人也是一样。”

另一些人至少怀疑是否确有其事。

“如果你们把这件事写到书上，是没人会相信的。”

安娜竟成了众人猎奇的目标。大家都想瞧瞧她，仔细观察她的表情和举动，看看是否能从她身上发现点什么名堂。

“问题是她发育过早，早得都超过了她的年纪。”堂娜卡米拉的那个男人说，他在提前玩味尚未到手的淫欲。

“实际上，她确实象个成熟的小娘儿们。”

人们贪婪地瞧着安尼塔，期待她那令人销魂之处奇迹般地眨眼成熟长大。然而，这不过是俱乐部的那些会友的想象，实际

上，女孩身上并没有什么迷人的地方。

至于那个不曾在洛雷托露过面的赫尔曼，他们认为他已有十五岁，所以，“从他这方面来看是不存在什么问题的。”

堂娜卡米拉认为有责任把这件事如实地向安娜的家里人挑明，但不能直接告诉安娜的父亲，因为这对他将是一个致命的打击，于是她就给安尼塔在贝图斯塔的两个姑姑去了信。

“这可是最后一次沉重的打击！它使奥索雷斯家族蒙受了耻辱！因为那女孩虽然不配这个姓氏，但终究是奥索雷斯家族的后代。”

因为情况紧急，大姐堂娜阿农霞① 当时就给堂卡洛斯写了信。在信中，她没有把那桩丑事原原本本地告诉他，原因是她也没有弄清楚事情的真相，况且对一个做父亲的人说这类丢人的事也欠稳妥。再说，她是个小姐，是个处女，虽然已四十有余，也不宜在细节上纠缠。所以，她在给堂卡洛斯的信中只是说：他必须把安尼塔带在自己身边，如果那女孩不和自己的父亲在一起，是十分危险的，不仅如此，奥索雷斯家族的名誉也会马上蒙受极大的耻辱。但堂卡洛斯说他还不能马上回国。

一晃几年过去了，堂卡洛斯求得赦免，回到祖国，他已看破红尘。于是，堂娜卡米拉和安娜搬到了马德里。他们三个人每年在那里住上几个月，夏秋两季仍回到洛雷托的别墅。

家庭教师企图使安娜的童贞蒙受耻辱而散布的种种不实之词渐渐云消雾散，人们也忘却了那些无稽之谈。到安娜十四岁时，除了家庭教师、那个还等待着她的男人以及贝图斯塔的两个姑姑，再也没人提起那些下流恶毒的流言蜚语。然而，安娜自己

---

① 堂娜阿农霞雄的简称。

却没有忘记，她一切记忆犹新。起初，恶毒的诽谤对她还伤害不大，因为堂娜卡米拉待她不公的地方举不胜举，这不过是其中之一而已。但她渐生疑虑，便怀着难以置信的强裂愿望，运用自己的心力，去探索对她的生活有着如此巨大影响，以致迫使家庭教师对她处处提防的那个谜。她想弄明白人家指责她犯有的那个罪过是怎么回事。卡米拉的卑劣行径和毫无掩饰的淫荡生活使她变得聪明起来，渐渐地懂得什么是荣誉，什么是丢人。由于大家都暗示安尼塔在特雷博尔小舟上的冒险行为是丢人的事，她因无知竟以为自己真的犯了罪。许多年后，当她抛去最后一层无知的面纱，才得以看清事情真相，然而那已是遥远的往事了。安娜还依稀记得她与那个科隆德雷斯男孩的友谊。她只能辨别记忆中的往事，并由此疑窦丛生。她怀疑自己是不是人们所说的那桩荒唐事的罪魁。大家都不提那桩事了，可她仍耿耿于怀。她简直弄不清哪些是属于天真无邪的行为，哪些又是十恶不赦的犯罪，竟发展到怀疑一切。她相信存在一个最大的不公，那就是这个世道，因为上帝希望这样。她害怕人们对什么事情都评头论足，议论纷纷，就一反自己的天性和本能，遁入那万世不朽的伪装学堂，抑制出于本能的感情冲动。她过去十分高傲，敢于与整个世界抗衡，如今竟宣布自己认输，开始盲目地、毫无异议地走上了人家强加于她的道德之路。她并不信仰这个道德之路，但永远不去背叛它。

堂卡洛斯从国外回来时，安娜已变成了这个样子。父亲对女儿的这种性格很不满意。

不是说孩子威胁着奥索雷斯家族的荣誉吗？可堂卡洛斯见到的情形却恰恰相反，女儿竟是一个过于靓觋、过于沉默、小心谨慎得与其年龄极不相称的姑娘。他后悔自己不该把孩子托付

给那个假正经的英国女人。照他看来，用她那种教育来管教拉丁民族是行不通的。庆幸的是堂卡洛斯从国外回来已变得非常拉丁化了，他辞退了堂娜卡米拉，纠正了那种有欠缺的教育方法，自己担负起教育女儿的责任。在国外，堂卡洛斯与其说是政治家，不如说是哲学家。西班牙已无可救药，它的人民已疲惫不堪。此外，美国对欧洲虎视眈眈。他对来自美国的肉罐头忧心忡忡。

“他们在吞噬我们，在吃我们的肉。我们穷，一贫如洗，是一群只知晒太阳的穷光蛋。”

堂卡洛斯确实很穷，而且越来越穷。他把自己的困境归咎于国家普遍的衰败，民族的缺乏责任心以及其他愚蠢行为。他只有一个条件较完善的图书馆和一些朋友，当然是新朋友。

每天喝咖啡时，堂卡洛斯总要当着安娜的面和他的朋友们大谈基督的神明。一些人称基督是民主主义者的鼻祖，称使徒们是黄道上的星宿。

安娜千方百计地想从那个易怒的自由思想者的父亲身边走开而又不使他多心。她简直伤心透了！她不由自主地想：父亲的那些朋友怎么竟是一些胆大妄为、夸夸其谈的人呢？而自己的父亲则更糟。她亲爱的父亲本来是个很有才华的人，能够制造炸药、手表、信号机，样样都行。如今他因为喜欢夸夸其谈而变得这样狂热，竟不知如何同一个在宗教上比他懂得多的女儿在一起生活。

那种表面上的屈从，那种在日常生活和世俗人情上对世间的偏见和不公做出的牺牲，都不是安尼塔伪善的表现，也不是她傲慢心理的遮掩。这些表面现象并不能反映出姑娘的内心世界。正如她童年时沉浸在梦幻中是为了避开堂娜卡米拉庸俗而愚蠢

的迫害一样，青年时代的她终日沉思则是想以此驱除心灵上忍受的屈辱和苦楚。她不敢以自己的冲动去对抗世上蠢人的阴谋，但她会私下进行报复，得回所失。敌人比她强大，但她自有那座坚不可摧的多棱堡垒。

人们从未把宗教当作一种能给人以安慰的感情教给她。堂娜卡米拉把基督教理解为地理学，或者缝纫和熨烫技艺，把它当作一门装饰门面的课程或家庭的需要。她从来没有向安娜讲过违背教义的话，但也从未用母亲般的吻向她表达过耶稣的爱。圣母马利亚是上帝的母亲，这明明是真的，可是有一次安娜从田间归来说圣母在河里给圣婴洗尿布，堂娜卡米拉竟怒不可遏地大叫：

“不要脸！是谁给小丫头讲这些粗话的？”

在这个问题上，堂卡洛斯同意堂娜卡米拉的见解。恰好他认为上帝的化身犹如朱庇特①播下的金雨，根据神话，他还在远古的印第安人的宗教中找到了类似的教义。

安娜在父亲的家里没有读多少圣书，但是，不管看得懂还是看不懂，她却读了许多神话故事。只有那种一看就使人羞得立即合上的书父亲不让女儿读，其余的书她都可以也应该去读。为什么不能读呢？奥索雷斯按照他的理解，以大量的引证解释和称道那种全面的协调的教育法。他说：

“我要我的女儿懂得善与恶，以便让她能自由地择善而从，否则，她的作为会有什么价值呢？”

可是，倘若他的女儿是一名走钢丝的杂技演员，正在钢丝上表演，堂卡洛斯一定会在钢丝下面装上一个保护网，尽管这会使

---

① 即希腊神话中的宙斯。

演出失去价值。

他禁止女儿看某些现代小说。但倘若是古典作品，“真正的艺术”，则不加限制，一律让读。堂卡洛斯原来是浪漫派，从意大利旅行回来后就变成了一个古典主义者。

“艺术是没有性别的！”他大声疾呼：“你们瞧着吧，我要把那些代表古代艺术的所有的裸体美人雕像留给我的女儿，这种艺术，现代人想学也学不到手的！现代已经没有裸体雕塑了！”说罢，他叹息不止。

就象童年时理解以色列历史那样，安尼塔终于理解了神话。

“Honni soit qui mal y pense!”①堂卡洛斯总是这样说。

然而卡洛斯没有采取更多的预防措施，幸好古老的艺术和希腊神话在安娜心灵上留下的最深刻印象是纯艺术的，首先激发了她的想象力。过时的古典裸体艺术并未使她受到毒害，而这完全是姑娘自己的原因，根本不是堂卡洛斯的功劳。

姑娘羡慕荷马诗篇中的神仙。他们的生活自由自在，充满阳光和奇遇，也不用挨那个半英国人半西班牙人的家庭教师的教鞭。这也是她曾经幻想过的那种应有的生活。她还羡慕特奥克里多、比翁和摩斯科② 笔下的牧人。她梦见了那个痴情的独眼巨人③ 凉爽而阴暗的岩洞；怀着夹杂着某种伤感的欢快心情同她的幻想一起飞到了自己想象中的爱的栖息之地炎热的西西里亚岛。然而，由于她沉湎于梦幻和本能之中，才发生了特雷博尔小舟上的那桩令人困惑不解，至今还使她感到羞辱的奇遇。所以，当她谈到男女关系时，如果心里产生出哪怕是想象中的快感，

---

① 法国俗语，意为：如果你往坏处想，那是因为你的灵魂不干净。

② 此三位均系古希腊诗人。

③ 古希腊神话中的人物。

她都会顿觉困惑，甚至反感。家庭教师的诬蔑和人们不堪入耳的议论曾使她陷入无知和疑虑之中，现在，她感到的羞愧中就夹杂着这两种东西。由于这种羞愧，安娜对所有的爱情都采取冷淡、生硬的态度。她刻板地回避与男人密切交往，好象易燃物害怕火一样。堂娜卡米拉简直把安娜看成了一座火药库。“幼年时，那天生的本能使她犯了错，与赫尔曼的友谊是罪过，这是谁说的呢？最好还是避开男人，她不愿再蒙受耻辱。”姑娘的生活环境很容易使她产生这种心理上的错觉。堂卡洛斯只和几个冒牌哲学家和谋反者——一群光棍——交往。这些先生想必都孤单地生活在世上，如果他们有妻室儿女，也从来不向别人介绍，甚至连提也不提。安尼塔也没有女朋友。此外，堂卡洛斯也把她看作是一件仿佛没有性别的艺术品。这就是一种中性教育。虽然他为妇女的解放大声疾呼，甚至一听说巴黎某女王用盐酸毁了情夫的面容就拍手叫好，但是，在他的灵魂深处却认为女人是下等人，就象一头温顺的家畜。他从来不去想安尼塔有什么需要。他曾经非常喜欢安尼塔的母亲，也曾在蜜月里亲吻过她那双赤裸的脚，爱得简直都有些过分。可是后来，他渐渐地不自觉地把妻子看成是过去的那个裁缝，最后竟以一个善良、温和和满意的主子的身分对待她。不管怎么说，堂卡洛斯认为自己对安尼塔是尽到了做父亲的责任。他带她上美术馆和兵器馆参观，有时还领她去逛市场，每次和他那些自由思想家的朋友散步也几乎总把女儿带在身边。他的那些朋友每走十步就要停下来争论一番。这是一些从不与女人说话的男人。这类男人似乎少见，但他们要比人们预料的多得多。一般来说，不和女人说话的男人，常大谈女人，但奥索雷斯的这些朋友却连提都不提她们。他们好似北方孤僻的松树，从不迷恋南方的椰枣树。

虽然安娜到了妇女的能惹人爱的年龄，但她却并没有引起男人的注意和追求。堂娜卡米拉和堂卡洛斯共同使她失去了脸上的红润；她那使家庭教师的情夫顿生邪念的隆起的丰满身体已经停止发育，虽然看起来还不到时候，但就要变成一个成年女人的体形。她长得单薄纤细、虚弱苍白；她那十五年是背运的十五年。十岁那年，她长得象十三岁，可到了十五岁，看上去反倒比实际年龄小两岁。

由于没有国家供养哲学家这样的规定，一心致力于改变世界和谴责社会现状的卡洛斯不久就在经济上陷入了窘境。

据他说："他已经奋斗够了，早已疲惫不堪。"他不想找什么工作，不想再操劳了，宁愿答应苦苦向他哀求的安尼塔，回到洛雷托去过退隐生活。可怜的姑娘对马德里腻味透了。虽然美术馆的绘画把她的心带到了希腊和奥林匹斯山，丰富了她的想象，但安娜·奥索雷斯这个并非木石的姑娘却不得不与一条狭窄而昏暗的街道为邻，生活在一间头挨屋顶的寒酸的阁楼上。有几个女邻居想带她去散步，参加聚谈会和看堕落的戏；她们经常看那种戏。穷人在马德里必须听天由命，或者故作风雅，那些女邻居就是一些过分做作的人。安尼塔看不惯她们那庸俗的言谈举止，十分讨厌她们，讨厌她们的聚谈会和她们看的那些戏。因此，不久她们就叫她傲慢的小东西和多疑的母猴。在乡下的那六个月她就觉得好过多了，尽管她在那儿受过禁闭，发生过那桩小船事件并因此蒙受过诬蔑。安娜只在看见家庭教师的情人伊里亚特时，才想起上述耻辱。那家伙来看堂卡洛斯时，总是用准备摘采果实的人特有的目光瞧着姑娘。

当堂卡洛斯为节省开支决定整年生活在洛雷托时，安娜吻了父亲的嘴巴和眼睛，整整一天都喜形于色，这株幼苗还未移植

到堂娜卡米拉的教育温室中，就已经开始绽出了嫩芽。

以往，堂卡洛斯来乡下住只带一箱子书，这回他则叫那个马拉加台利亚人把整个图书馆——他真正的骄傲——全部搬到洛雷托。

五月的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安娜准备着过崭新的生活。她在别墅里一边愉快地唱着歌，一边打扫书架上的尘土。然后，按照堂卡洛斯写的目录的顺序把书一一上架。她瞧见了一本封皮是黄卡片纸的法文书，以为那是爸爸禁止她看的一本小说。她正要把书放到书架上，就一眼看见书脊上写着：圣阿古斯丁① 的忏悔。

圣阿古斯丁干了些什么呢？堂卡洛斯是一个自由思想者，据他自己说，他根本不看圣人的书，神父的书，也不读教皇极权派的书，但圣阿古斯丁则是个为数不多的例外，他把他看成是一位哲学家。

安娜顿时产生一种难以抗拒的欲望，想立刻翻阅那本书。她知道圣阿古斯丁原是一位放荡的异教徒，是天良通过母亲圣莫尼卡的泪水才使其改邪归正的。但她只知道这些，所以她就搁下鸡毛掸子，站在那儿看完了头几页，这时，她那长着鬈发的小脑袋和打开的书一直沐浴在阳光下。那天堂卡洛斯不在家，安娜便把书夹在胳膊下去了花园，走进由浓密的多年生攀缘植物搭成的凉棚。凉棚绿色的拱顶上的树叶影子在书上不停地跳跃，忽明忽暗，闪闪发亮。远处传来水渠那平稳和微弱的缓缓流水声。太阳照射着流水，温暖着它。花园外，高大的杨树枝条上，那宛如钢枪般熠熠闪光的浅绿嫩叶发出了轻微的声响。

---

① 西班牙三世纪宗教著作家。

安娜全神贯注地看着书。刚读完一页，她的心就已经飞到了下一页。那本书的确使人感到新鲜。据圣人说，神话都是胡说八道，而爱情，就是安娜想象的那种爱情呢，则是罪过，是卑下的东西，是错误的，没有理智的。她对生活存有戒心是对的。她记得在马德里曾有两个大学生给自己写信，她连理都没理。那是自特雷博尔小船上的耻辱后她碰到的唯一的一次风险。圣书说，性本恶，说人天生的堕落使那些爱他们的人快活、欢喜，但这些天赋的东西都是缺点，而自私、报复心和虚荣则使它们有增无减。

“说得对！这是事实！”安娜悔恨地想。

但是她需要另一种东西。她的精神世界会得到充实吗？缺乏刺激，过去和将来都暗淡无光；充满困难和荒唐的毫无意义的生活会有尽头吗？“会的。”她觉得脑际里爆发出了这种肯定的声音，它好似一声巨响，照亮了她的心。她边这样想边继续看书。当她读到圣人也在一个花园里散步，忽听到一个声音对他说“读书吧！”，就跑去读了一节《圣经》的那一段时，心中更觉惶惑，几乎感到恐惧。她惊叫起来，觉得全身肉皮发抖，头发根根竖起，象是被一股风吹起一样，竟竖立了好几秒钟。

安娜害怕神奇的事物，以为眼前就会出现什么……可是，等她恢复常态，不再恐惧时，就觉得一股热流涌上泪泉，温暖着心田。只见她泪水盈眶，模糊了视线。她伏在《圣阿古斯丁的忏悔》上哭泣，就好象扑在母亲怀抱里一样。在那一时刻，她在精神上已变成一个成年女子。

到了下午她才放下那本书，因为后几章她看不懂。

晚上，堂卡洛斯就和一个洛雷托的教士以及一些喜欢哲学和高级苹果酒的人进行争论。业已破产的奥索雷斯只要有争论

的对手，就慷慨提供这类美酒。他说独自思考是不完全的思考，必须要有一个对立面。那位教士则打算把教堂的楼阁装饰一番，好天天晚上都在洛雷托快快活活地渡过，尽管还是春天。

每次安娜总是远远地坐在一把包着防雨布的大安乐椅上。那椅子的耳状扶手特别大，安娜坐在里头，外面几乎看不见她。她躺在那儿，睁着眼睛做过许多梦。现在她又把眼睛睁得老大，目不转睛地幻想着。她梦见了圣阿古斯丁头戴金色主教法冠，身穿金缎子法衣，在巡视非洲的沙漠；那个非洲到处是猛兽和高耸入云的椰枣树。

这个梦就好象她童年时常有的那种令人愉快的遐想，是她又一篇新的诗章。只要想起圣阿古斯丁和他的一个另居别处、前来听讲的朋友在讲堂上言归于好时表现出的那般亲热，安娜就万分感动，以致爱上了那个主教的整个精神世界。

而这时堂卡洛斯正在一口咬定基督教是从巴格特里昂纳①引进的。他不能断定他所读的书都来自巴格特里昂纳，但他在乡下同别人争论时引用的历史资料却很少有人生疑，因为那里的人都愚昧无知。

那位教士不知道巴格特里昂纳是怎么回事，但他认为基督教来自巴格特里昂纳的说法纯属无稽之谈。

教士笑得喘不上气来，说：

“真有意思，上帝赐给您好一个巴格特里昂纳。奥索雷斯先生，这您是在哪本书上读到的？”

这时安尼塔想：“那个教士绝不是圣阿古斯丁那样的圣人，因为圣阿古斯丁是不会喝苹果酒的，也是不会如此卑劣地反驳

---

① 今阿富汗北部区域。

她父亲提出的见解的。这不要紧，那个教士说得有理，这就够了，他说出了伟大的真理，自己却不知道。”

当时，堂卡洛斯在为摩尼教徒辩护：

“依我看，信奉耶和华① 那个波兰暴君和独裁者比信奉一个好上帝和一个坏上帝更荒唐。”

“他父亲是摩尼教徒！圣阿古斯丁认为摩尼教徒都是好人，他也曾如此相信错误的东西。父亲终究会象她一样去博爱众生，信奉上帝和那位伊波纳② 的神圣主教。”

后来，安尼塔在图书馆找书时，发现了《基督教精神》那本书。安娜认为那本书对她来说是一种启示，认为以美来验证宗教是世上最妙的主意。如果她的理智能抵抗夏多布里昂③ 的理论，那她的幻想连同她那随心所欲的意志就会马上宣布投降。

“据堂卡洛斯说，夏多布里昂是个勇敢的好事之徒。他珍藏其作品，是因为这位文学家的作品风格不错。”而那个时候，人人都在说夏多布里昂的坏话。

后来，安娜读了《殉道者》④ 一书。她真甘愿做那个西莫多塞阿，她的父亲则可以被看作一个分毫不差的多莫多科，因为意大利的生活已使他变成了一个异教徒。可是，那个埃乌多科现在何处呢？她想起了赫尔曼，他如今怎么样了呢？

要在父亲的藏书中找到那些容易理解的有关宗教的书是很困难的。有一本《西班牙诗选》是有关宗教的。其他大都意思隐晦，读来乏味。其中有几首诗给安娜留下了比夏多布里昂还要

---

① 希伯来语，即上帝。

② 圣阿古斯丁的墓地。

③ 法国浪漫主义作家。

④ 夏多布里昂的一部小说。下文中的三个人物均系该小说中的人物。

好的印象。卢伊斯·德·莱翁修士的几首两韵五言诗是这样开头的：

如果哪一天，你想
赞美金发，
那就赞美马利亚
那比正午的太阳
还要金黄，还要美丽的秀发。

安娜认为那个为了称颂马利亚的金发而忘却其他头发的教会诗人的感情是崇高的。那首五言诗唤醒了安娜心中那称之为圣母马利亚的感情，因为它与别的任何一种感情迥然不同，那是对宗教的一种狂热的爱。

马利亚除了是天国王后，她还是有苦恼的人的圣母，即使她真的出现在她面前，她也不感到害怕。这个就要变为成年女子的孩子对圣母马利亚的崇拜已超过对圣阿古斯丁和夏多布里昂的崇拜。圣母马利亚和《圣母颂》对安娜来说已有了新的含义。她不停地祈祷，然而她并不就此满足，她还想更多地祈祷，还打算自己编出新的祷文。

堂卡洛斯也有一本圣胡安·德·拉·克鲁斯① 翻译的《雅歌》②。这本书是不准安尼塔看的。

“他们不给我这本书。”堂卡洛斯挤弄着眼睛说，“这本惹人喜欢的书可能是教会的，可……我不信……”

堂卡洛斯随口乱说是因为他不能去诽谤和他一样的人。但涉及到圣人和神父时，他就认为这很有必要了。

---

① 西班牙宗教著作家。

② 《圣经·旧约》中的一部。

安娜看罢圣胡安的诗，就觉得舌头灵便得可以即兴创作祷词。她一边在洛雷托那俯视大海，散发着百里香气息的陡峭的山中散步，一边背诵自己编的祷词。

她仿照圣胡安的风格编出的那一节朴实、动听和热情的祷词如泉涌般地从她心中喷薄而出。安娜就是以这种方式在和圣母马利亚交谈。

安娜激动而紧张地发现——同时，她感到一阵莫名其妙的头疼，在圣胡安的诗篇和她上山时闻到的百里香的气息之间有一种神秘的相似之处。

最近以来，她确实一直下意识地在脑子里寻找并且找到了事物之间的神秘联系，觉得什么东西都很亲切，但这亲切中又包含着忧伤的成分，结果，终于得了很厉害的偏头痛。

一个秋天的下午，她喝了一杯枯茗酒——这是她父亲要她喝完咖啡后喝的——就带着要在山上的松树林中的洼地里写一本书的计划，独自一人出了门。她对自己要写什么已经胸有成竹，那是一部她几天前就构思好了的著作，是一部题为《献给圣母》的诗集。

堂卡洛斯允许安娜离开花园，独自攀登那座长满百里香的山。在那儿谁也发现不了她，因为人们只有打柴时才会上山。那天，安娜散步的时间比哪天都长。山坡难行，小径窄似羊肠。右侧，悬崖峭壁，触目惊心。下面，浪花飞溅，海在咆哮，震耳欲聋，宛如地底下发出的声音。左边，百里香夹径而上，直至布满松树的山顶。松枝间，风象是回答海浪的怒吼，也学着它的样子怒不可遏地叫喊着。安娜迈着大步爬山。她感到吃力又感到兴奋，觉得浑身发热，一向冰凉的面颊也象在遥远的过去一样热乎乎的。她怀着一种热切的渴望向上爬着，好象脚下的路直

通天国。

转过山径的一个拐弯，安娜突然觉得豁然开朗，只见眼前呈现出一个崭新的景象。洛雷托已经消失，面前便是刚才只闻其声不见其形的大海。在这里见到的大海要比在港口看到的大得多，也更加平静，更加庄严。海浪也不象笼中之兽那样狂暴，倒宛如一支优美歌曲的旋律，就象唱片那种有节奏的声音振颤着由东向西流去。向西极目望去，但见天边一座座高山依稀可辨，状如半圆形的阶梯剧场，又象是巨人的登天云梯。云彩与山峰交织一体，色彩斑斓，相映成趣。在那座蓝色的石山的顶峰，安娜隐隐约约看见一个小点，她知道那是神殿，圣母马利亚就在那里。在那一瞬间，西边所有的云彩撕扯开去，从深处爆发出光亮，为那峰巅上的圣母织成一道光环。夕阳西下时，那场面就更加壮观。洛雷托木船的船帆隐身在山的倒影中，宛如一只只翱翔水面的鸽子。

安娜终于来到松树林中的洼地。那是一个小小的山谷，两边是低矮的土丘，长满了灌木丛，还有几种名贵的树木。谷中有一条干涸的水渠，发白的石底一目了然。一只鸟儿藏在石边小丘的灌木丛中正在歌唱。安娜认为那是一只夜莺。她坐在干涸的水渠边的一块石头上，确信这是一个人迹罕至的去处，简直没有任何人的声息。那已经看不见的大海又怒吼起来；松树也象大海似的在咆哮。小鸟则如夜莺一样在歌唱。安娜相信周围只有自己一个人，便翻开一本记事本，放在膝头，用铅笔在扉页上写下《献给圣母》。

她陷入沉思，期待着那个庄严的灵感。

提笔之前，她先思索了一番。

当她写好第一句诗时，第一段的腹稿也已完成。铅笔在纸

上写得飞快，然而灵感常常来得更快。她的诗一句生出十句，就好象一个吻激起一百个吻一样。她的每一个富有感情和韵味的构思又生发出一连串新的构思，使她那些朴实、高尚和热情的诗变得绚丽多彩，芬芳宜人。她心中生发的诗句如泉涌般不停地奔流而出，但她的手却跟不上自己的思路，因为铅笔已写不出字，她那噙满泪水的眼睛已看不清字和纸。她感到两鬓在遭鞭打，喉咙被铁手卡住。

她站起身，想说话。她叫了起来。她的声音终于在山谷中引起了回响。那只她自以为是夜莺的鸟儿停止了歌声。安娜朗诵的诗句，有如伴着泪花的祷词，随风而去，在山中回荡。她用火一般的语言呼唤着天国之母。她被自己的声音振奋了。她感到浑身打战，不能言语，就跪下以额触地。刹那间一种不可思议的恐惧笼罩了她的整个心灵。她不敢抬起眼睛，害怕自己置身于神奇的东西之中。一束比太阳光还要强烈的光亮射透了她紧闭的眼睑。她觉得附近有声响，就叫起来。等她抬起吓坏了的脑袋……对面山上显然有一个黑莓果在滚动……她睁大眼睛望着那个神奇的现象时，就看见一只黑色的鸟儿从灌木丛中飞出，飞过她的额头。

第　五　章

〔倒叙：安娜的父亲堂卡洛斯之死；安娜的两个姑姑——一对严厉的老处女——收养了她；贝图斯塔上层社会承认她为贵族之后；姑姑们为安娜择婿。安娜嫁给比她年长许多的贝图斯塔地区法庭庭长堂维克托·金塔纳尔。〕

堂娜阿农霞雄·奥索雷斯小姐活了四十七岁，还从未出过贝图斯塔省，这次居然坐着驿站马车在去洛雷托的滨海公路上一口气跑了二十个小时。这对她来说实在是一件苦差，说不定还有危险哩。陪她一同前往洛雷托的有德高望重的受俸教士堂卡耶塔诺·里帕米兰和奥索雷斯家的一个老女仆。

堂卡洛斯未做忏悔，也没行任何圣礼，就在一天夜里溘逝。大夫说是什么出血，什么血管……纯粹是唯物主义。堂娜阿农霞雄明白这是上帝的意志，因为上帝惩罚人是无须棍棒或石块的。不过，这并不妨碍身穿重孝的奥索雷斯小姐在路上表达那种几乎连基督教的忍受精神也缓和不了的悲哀。

“那个女裁缝的女儿安娜孑然一身，命运操在佣人手里，又卧病不起；她没法子，只得去把女孩收养过来。人既然已死，家庭纠纷也该了结。”

“狗既死，祸根除。”贝图斯塔的一位贵族曾这样说。

堂娜阿农霞雄和堂卡耶塔诺见到姑娘时，她已生命垂危。医生说，那是一种神经性发烧，是一种可怕的险症；其中，还有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出现的某种特有的变化，确实是特有的变化，可当着小姐们的面就不该使用大夫那些明白具体的词儿。堂卡耶塔诺倒不在乎，他什么都能入耳，但堂娜阿农霞宁愿人家打比方和拐弯抹角。什么“内在发育”呀，“关键而神秘的变化”呀，“茧子破裂”呀，这些还可以。谁知那大夫却说了些堂娜阿农霞毫不犹豫地斥之为粗俗的具体细节。

“瞧我哥哥交的那些人！”堂娜阿农霞把眼一翻叹息道。

那个可怜的病中孤女在仆人们的摆布下，已经忍受了半个月的痛苦，因为堂娜阿农霞迟迟不肯启程，直到乡亲们央求她看在奄奄一息的侄女的面上发发慈悲时，她才决定动身进行那次二十小时的旅行。在灾难突然向安娜袭来时，她已经病倒。她得的是忧郁症，总感到一种无端的悲哀。骤然失去父亲使她悲痛，但更令她恐惧。起初，她并不哭泣，一天到晚迷迷糊糊的，总在胡思乱想，冷得瑟瑟发抖。她感到自己非常非常自私，心中不禁充满内疚，因为她最悲痛的并不是父亲的死，而是那使她恐惧的孤独境遇。她丧失了全部勇气，觉得自己已成为别人的奴隶，既无力量默默地忍受，又没勇气遁入精神生活，她需要世界，需要一个庇护所。她知道自己穷得已一无所有。父亲在去世的前几个月就把贝图斯塔的老宅廉价卖给了他的两个胞妹。那是他祖上仅存的一点产业。从这桩极不上算的买卖中得到的钱都偿还了旧债。可还了旧债，还有新债。眼下住的这幢别墅也已押给了人家，但拿到的那点押金实在可怜，凭它叫谁也难摆脱窘境。这点钱放在那位哲学家手里，只能是有去无回，与日俱减。

“就是说，我几乎一贫如洗。”

至于她的孤儿抚恤金，人家说也帮不了她多大的忙，可以说，有没有都差不多，而且一时半会还难于到手，因为没人指点她到什么地方和怎样申请。她孤苦伶仃，举目无亲，今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啊？哲学家的那些朋友帮不上她一点忙，他们就知道争论。神父没来过。堂卡洛斯的暴卒带着少许硫磺气味。

父亲下葬三四天后，安娜想起身下床，却动弹不得，仿佛床上有一双无形的手臂死抓住她不放。前一天夜里，她躺在床上，紧咬牙关，冷得直抖。她曾想给贝图斯塔的姑姑们写信，却总写不明白，甚至疑心自己的字写得不对。

她异常忧郁。虽然强打精神，极力不显出病态，却终究不是病魔的对手，只得败下阵来。医生说她在发烧，需要必要的精心护理，还问了一些她不知道也不想回答的问题。她孤零零一个人呆在这里，实在不合情理。大夫说，这里没有人理解她，还说那些佣人做事实在马虎。

“我的孩子，他们会让您死的。”

安娜一听便大喊大叫，她害怕极了，感到异常恐惧。她哭着央求别人去找她的姑姑们。那是她父亲的两个胞妹，现住在贝图斯塔，据说都是十分虔诚的基督教徒。

那两个姑姑因买她父亲房子时昧了良心，似乎觉得有点过意不去。她们心里明白，那老宅的价值远比她们实际出的价钱要高得多。她们利用堂卡洛斯的困境欺骗了他，而那个当哥哥的在处理财产问题方面又很糊涂。“这并不算上当”，因为他“早就背弃了奥索雷斯家族的信条”！

照顾那个宝贝哥哥丢下的倒霉女儿是她们得以安抚自己良心的一个机会。

堂娜阿农霞看到安娜“流落街头”或几乎“流落街头”时，方

才更精确地掂量出她这善举的分量。她们原以为一个奥索雷斯家族的成员——即使他误入歧途——的别墅当不辱其门户，谁知却是一幢看上去花花绿绿，实际上分文不值的乡下房子，其连带的那个园子也只有中等的收益。此外，那幢房子还背着一身就是卖了它也难偿清的债务。安尼塔算是倒了大霉了！那个不信神的背时鬼根本不懂生财之道，甚至连天地、良心和命都丢了！真是一笔好买卖！可话说回来，既然敢做，就得敢当。

她背上了一个十分沉重的包袱；可谁都得背十字架呀！

安娜过了一个月才起身下床。

但堂娜阿农霞在洛雷托感到非常乏味，因为那儿没有社交活动，为此，她竟不顾那位满口医学术语，说话直截了当的粗俗的大夫的劝阻，匆匆回了贝图斯塔。

她们一到贝图斯塔，家庭医生就说“安娜的恢复期被延误了”。这位大夫十分谨慎，说话总爱拐弯抹角。

所谓“恢复期延误了”就是说安娜的病又犯了，生命再次濒临死亡。

两位奥索雷斯小姐和贝图斯塔的贵族在未收集到足够的材料之前，暂缓了他们本应进行的对堂卡洛斯和意大利女裁缝的女儿的审查。在姑娘处于生死关头之际，堂娜阿农霞倒没有发现她的行为有什么可指责的地方。

说真的，安娜的性格和教养都无可非议，的确是一个非常好的病号。她没有任何要求，给什么就吃什么；要是问她：

“怎么样，安尼塔？”

只要能说话，她总是这样回答：

“好点了，夫人。”

有时候没有回答，那是因为她没有气力说话。还有的时候，

是因为她根本就没有听见。

在新的恢复期中，她也并不烦人。

她不哼不叫，什么都不挑剔，没有任何额外要求。

在两位奥索雷斯小姐所属的贝图斯塔的贵族圈中，这一对品德高尚的女人的自我牺牲精神竟一时传为佳话，成了大家谈论的中心。

格洛塞斯特尔，即堂雷斯蒂图托·莫雷洛，当时还是个没有头衔的教士，他在维加亚纳侯爵家的那次聚谈会上就曾经以讨好和神秘的腔调吹捧说：

“诸位，这乃是古老之美德，它与现在流行的那种只是说说而已的假慈悲不能同日而语。两位奥索雷斯小姐正在进行一桩慈善事业，如果我们要仔细分析一下的话，就将发现，这个事业中包括了一长串善举。她们不仅背上了负担一个人吃饭的沉重包袱，而且还有提供衣服和鞋子的问题。此外，那个她们为之做出牺牲的人完全有可能死在她们之后，所以，这将是她们有生之年或终生的负担。再说，这位姑娘还象征着一种背弃，她父亲大人的这种背弃属于何种性质我就不说了……”

“一种可恶的背弃。”一个破产男爵壮着胆子说。

“不错，是可恶的背弃。”格洛塞斯特尔欠了欠身，接着说，“她代表了一种不祥的婚姻，这种婚姻使奥索雷斯家族那众所周知的高贵血统在不祥的时刻掺进了平民的血液，而最糟糕的是……这我们都不言自明，就是这个女孩是她母亲寡廉鲜耻的象征，那个倒霉……”

“不错，先生，”维加亚纳侯爵夫人实在不能容忍格洛塞斯特尔这种论调，打断他说，“她母亲是一个堕落的女人，这没错；可这孩子并不坏，听她姑姑们说，她不言不语，非常听话。”

“她当然不言不语，因为她身体非常虚弱，不能说话。”

说这话的是给安尼塔看病的那个贵族的医生堂罗布斯蒂亚诺。

就在那天晚上的聚谈会上，大家一致同意把堂卡洛斯的女儿当做血统最纯的贵族世家即奥索雷斯家族的后人来接待，对她的母亲再也只字不提，而且把这看作是一种忌讳，而她本人呢，则将被认作是那两位值得大加赞美的小姐的侄女。

堂娜阿农霞和堂娜阿格达从医生那儿获悉贝图斯塔的贵族做出这样的决定，感到极大的安慰。

安娜不少时间是一个人呆在自己卧室里，因为两位姑母习惯在饭堂里做活——织长袜和床罩，而她的屋子离饭厅较远，在房子的另一端。

此外，这两位尊贵的女士许多时间都不在这所祖先留下的凄凉的老宅里。凡是贝图斯塔有的善事都拉不下她俩，这还不包括每周一次的参拜和守护圣体。她们参加所有的九日祭，所有的布道活动，所有的教友会和所有情调高雅的聚谈会。她们每周都要在外面吃两三次饭。绝大部分时间都用于回访。这乃是她们繁忙生活中的头等大事。她们认为，对上等人的造访不以礼还礼是文明社会中可能有的最大犯罪。她们热爱宗教，因为这是她们贵族身分的标志，但她们对宗教又并不十分虔诚，她们心底里最崇拜的还是自己的阶级。如果参拜圣庙同出席维加亚纳的聚谈会发生冲突，至尊至圣的圣母马利亚会大慈大悲，宽宥她们，因为两位小姐肯定要选择后者。

礼节，据贝图斯塔人的理解，乃是治理世界的法律；有了它，也才有天上的和谐。

如果取消礼节，星球就会相撞，很可能撞得粉碎。这些道理

侄女懂吗？可问题就在这儿。堂娜阿格达长得比她姐姐略胖一些，为人也宽厚一些，她把一碗汤递给安娜时，目光里就含着这些疑问。

孤女总是面带笑容，满口称谢。她对一切都很满意。两个姑姑见她的病况既不恶化又不见好，总这么拖着，心里很是着急。此外，这样下去，她们也无法了解她的真实性格。她表现出来的绝对顺从很可能是疾病所致。堂罗布斯蒂亚诺说，正是如此。

一天下午，两姊妹或许以为侄女睡着了，也可能忘了她就在隔壁，竟在与安娜卧室只有一板之隔的客厅里谈起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我真担心，你知道为什么吗？”堂娜阿农霞说。

“莫非我们担忧的是同一回事？”

“什么事？”

“如果这孩子……”

“如果那件丑事……”

“对！”

“你还记得家庭教师的那封信吗？”

“当然，我还收藏着那信呢。”

“那丫头当时有十三四岁，对吧？”

“还小一点，但那更糟。”

“你看……她……”

“哼！那不是明摆着吗？”

“莫非是一个小奥夫杜利亚？”

“或者是一个小塔尔西拉。你还记得塔尔西拉吧？她和那个士官生出了那事，后来又和阿尔瓦里托·梅西亚① 搞到一起。谁

① 堂阿尔瓦罗·梅西亚的爱称。

知道是什么关系。”

“人家是清白的。这里的大傻瓜都这么说。”

“那你就瞧瞧这种清白吧。我看，在马德里相好的人才这样。”她合拢手指又分开。

“要是真心，要是秉性和相貌……”

“要是缺乏坚实的基础……”

“我知道！ ……”

“你是说奥夫杜利亚吗？你也知道去年大家对她的议论，可后来说法又变了，一口咬定那是污蔑……”

“哼！ 我可不是傻瓜！”

“我知道！”

“要是我高兴的话……”

这位奥索雷斯小姐叹了口气，她妹妹也叹了口气。

当时安娜正合衣躺在破旧的床上休息，刚听见她们谈话的头几句，就从床上跳下。她面色苍白，简直象个死人，眼皮上凝结着两颗泪珠，一双瘦骨嶙峋的手紧握着，就这样听完了两个姑姑的全部谈话。

她们谈话，私下里一个样儿，当着上流社会的先生和夫人的面又一个样儿。她们私下谈话时，既随便，又不知分寸，更不讲究用词儿。可堂娜阿农霞说的那些话要是出自他人之口，她肯定会大动肝火。她们说来说去，又把话题扯回到安娜的那一个过失，就是堂娜卡米拉信中告诉她们的那桩丑闻上。孤女在卧室里隔墙听着那些令她非常反感的闲扯，知道了一大堆她在神话故事里闻所未闻的风流韵事。那两个女人早就把她撇在一边，什么塔尔西拉呀，奥夫杜利亚呀，那个和情人一起从阳台逃出的妙龄少女维西塔雄呀，以及维加亚纳侯爵夫人、她的几个女儿和

乡下的侄女，简而言之，包括上流社会在内的整个贝图斯塔都在这两位嫁不出去的奥索雷斯小姐那并无敌手的报复中出尽了洋相。在这个男盗女娼、充满丑闻的世界里，谁还想得起那个病侄女的奇遇呢？何况知情者又寥寥无几？

这两个老处女说着说着，又扯回到原来的话题上。据她们分析，一定是一个海员滥用了女孩的幼稚和早熟。她们象洛雷托俱乐部里的那些人一样，从生理学的角度讨论了那桩罪行的真实性。这两位小姐谈起这事来就象是注了册的接生婆。多么丰富的材料！多么有力的证据！好象她们都亲自查阅过。堂娜阿农霞说得满嘴起沫，不停地去寻找放在椅子边的瓷痰盂。

“从道德上看，事情并不严重，因为在贝图斯塔想必还没人知道这事。怕就怕以后那姑娘还继续放荡。不过现在这样看还没有理由。人家只听说她受过谴责。她到底怎样，还得走着瞧。”

安娜鼓起勇气听完了她们最后一句谈话，知道姑姑们除了面子，别的都可以原谅；今后她只要象她们那样做人，过去不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她们都会忘掉。姑姑们是如何做人的，她已逐渐在了解，不过，还得多加琢磨。

两位小姐沉默了几分钟。

堂娜阿格达首先打破沉寂。

“我看这孩子病一好，准出落成一个美人。”

“她发育不良，至少还没长开……”

“这没什么要紧，当年我也长得跟她一样，可后来……”安娜顿觉脸上火辣辣的，“我就开始胖了，我一好好吃饭，就胖得象个肉蛋蛋。”

堂娜阿格达想起她当年那个肉蛋似的身体，禁不住又叹了

口气。

堂娜阿农霞没胖起来自有原因。她曾经有过几段狂热的罗曼史。那些爱情给她留下了几首她拨着吉他，用俗腔俗调自弹自唱的赞美明月的歌曲。其中一首这样唱道：

天上皎皎的明月啊，
你激起了我无限的忧伤；
让我再为他奏一曲啊，
里拉琴从此再不会歌唱。

歌中的这个“他”是一个被判处死刑的人。

堂娜阿农霞一直有一个美好的理想，就是和一位情人结伴去威尼斯做一次旅行。可如今世道充满了铜臭，姑娘们也不懂恋爱，于是她转了念头。如果行得通的话，她打算利用安娜的姿色来实现自己的宿愿。安娜要是营养充足，准会长得同她父亲和奥索雷斯家族的人一样漂亮，因为这有血统关系。对，得给她吃好点儿，叫她胖起来，然后就给她物色个新郎。事情很难办，但也绝不是没有可能。找一个贵族那别想。那些贵族公子对本阶级的小姐倒是百般殷勤，十分周到，但你要是没有嫁妆，他们宁可娶一个美洲佬或一个有钱的帕斯① 人的女儿。对此她们都有痛苦的经历。贝图斯塔的平民青年——如果可以这样称呼的话——呢，又没有很合适的，可话说回来，即使她们有意屈就——堂娜阿格达在密友中才用这个词儿，找个小律师什么的，那伙傻小子尽管爱得要命，也不敢高攀奥索雷斯家的千金。唯一的希望就是找一个美洲佬。得先叫姑娘恢复健康，逐渐胖

---

① 西班牙桑坦德省的一个地区。

起来。

安娜明白了她当前的职责：迅速恢复健康。

恢复期越来越难熬了。她为了尽早复原，下了最大的决心，拿出了最大的毅力。

从医生说她有必要吃好那天起，她就含着眼泪尽量多吃。假如她没听到两位姑姑的那次谈话，可怜的孤女即便有食欲，也决不敢多吃，以免增加她这个包袱的重量。如今她已经知道了自己的职责。她们打算把她养肥，就好象她是一头准备上市的母牛。必须狼吞虎咽，即使开头几天吃东西时得流点眼泪也罢。

她的身体没有辜负她主观上做出的巨大努力，很快就有了起色。安娜需要力量、健康、肉体和姿色，她想从两个姑姑身上卸掉她这个负担。多方体贴自己，充分摄取营养成了那时她最高的职责。她有这样的意志，也有相应的精神状态。

她的宗教冲动业已消失。她原以为她对宗教的狂热追求是上帝的意旨，是她真正的天性。那种宗教冲动给安娜造成了巨大的精神危机，曾使她的生命濒临死亡。但那种狂热的感情并没有随着她健康的恢复而卷土重来，因为新鲜血液里没有那种成分。

当安娜夜不能寐、当她极度兴奋、近似神经错乱的时候，那些神奇的幻觉，那种对信仰的强烈的直觉以及那种突如其来的柔情有时给她以安慰，有时则使她痛苦。她发现自己的信仰实在太模糊，感到十分忧郁。她非常虔诚，却说不清她信仰的到底是什么。父亲的亡故给她带来了最大的不幸，但她却没有从自己如此坚定如此深沉的信仰中得到所期望的有效的安慰，尽管这种信仰才刚刚开始。但宗教会帮助她怀念亡父，促使她相信必然会在另一个世界里与他重逢，不过，却不能宽慰她自身的病

痛，消除那受过惊吓的自私带来的苦恼，驱散因孤独和贫困而产生的忧郁。更治不了她对孤儿处境的恐惧心理，而这才是她最大的苦恼。

“圣母与我同在。”在洛雷托时，安娜常躺在床上这样想。最后就哭，就热诚的祷告，就感到上帝那无形的手在抚摩她的头，可神经随即便失去控制，感到孤独、冷清、苦闷和无比的空虚，而这时神奇的幻觉却没有赶来给她宽慰。她需要一个实实在在的保护者，因此就想到了自己的两位姑姑。她没见过她们，也没听到人家讲过她们多少好话，但她希望姑姑们来看她，她深信血缘的力量，深信家族关系的作用。

她在第一次发烧后的恢复期间最初获得的那些精力，都用在了构思诗歌、小说、戏剧和零散诗句上。她不停地构想，无休止的思索，是因为那是令人快娱的消遣，此外，也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然而，这终究是一种折磨。她觉得自己构想的一切都堪称佳作。当她欣赏自己刚刚创作的那些美好的作品时，赞叹得竟激动地哭了，哭得就象她想到圣婴耶稣和圣母马利亚的爱时一样。有时，她在冷静的思索中，怀着痛苦的心情检查了那两种激动的相似之处。她在欣赏自己创作的艺术美时所产生的激动和在欣赏上帝的思想美时所产生的激动，都同样深沉，同样真切。莫非这两种激动都出自对宗教的感情？或者前一种激动出自于自私，出自于虚荣？总之，她感到十分痛苦，觉得自己的整个生命都集中到了头部。胃成了一部停止运转的机器，脑子变成了一个火炉，里面燃烧着她的五脏六腑。她终于对这种有点复杂、新奇、微妙而高雅、但同时又是无意识和违反本意的思想活动感到厌倦，而突然对动物、植物和石头产生出羡慕之情。

在第二次发烧后的恢复期间——这次是在贝图斯塔，那桀

骜不驯的思想活动又来找过她的麻烦，但她通过巨大的努力、就在开始注意饮食后不久，发现使她脑子转动的那些轮子放慢了旋转的速度，节奏也变得正常，脑子里也没有那么多男女英豪，留下的也没那么神奇，他们的感情也没那么细腻了。现在，她只满足于描绘其外在美，把他们置身于令人心旷神怡的诗情画意之中，而那些战场与情场的奇遇则统统收场了结。

每日清晨醒来，安尼塔就会感到身心格外松快和舒适。姑姑允许她晚起，她也乐得享受那美好的时光。她觉得自己的床，既不在祖先留下的老宅，也不在贝图斯塔，甚至不在地上，而是漂浮在空中的什么地方。她在梦幻里的太空航行中，任凭身体在柔软的吊篮里悠荡……梦中的人物在甜言蜜语，互诉衷肠，她则在一个清新宜人、馥郁芬芳的花园里为他们准备丰盛的午餐。安娜惬意地呼吸着幻觉中的芳香，陶醉了。

但也并非事事如意，有时，不幸得很，原来身穿精致皮衣的俄国王子或套着闪光的格子花袜而显出圆润结实的粗腿的苏格兰贵族，竟突然间摇身一变，成了一个头戴巴拿马草帽、面色苍白、身体瘦削、患有肝病的绅士。那位绅士摇了一下他意中人的吊床，亲昵地说：

“回头见，我去去就来。”此人就是她和两位姑姑在远处观察过的那个美洲佬。

堂娜阿格达善长烹饪，她懂得这种技术的程序，而且做的都是正菜。她背下了《欧洲烹调》；那是一本介绍英、法、意、西等国菜肴制作法的烹调书。不过，据这位小姐说，要按照该书的要求烧菜，那下的本就太大了。每当维加亚纳侯爵府上举行大宴或准备贵族的午餐，她就在该府的厨房里指挥操作，靠的就是那本《欧洲烹调》。她家没什么钱，能照祖传的菜谱烧菜就很不错了。

安尼塔尽其肠胃的容量，拚命地享受着家里烧制的美味佳肴。堂娜阿格达那双大而无神、甜得腻人、谁也不乐意有的眼睛，欣喜若狂地端详着逐渐恢复健康的病女，据两位奥索雷斯小姐说，她已明显地胖起来了。姑娘一边品尝美味，一边对厨师的手艺赞叹不迭。堂娜阿格达听得心花怒放，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她情不自禁地伸出指头上带满戒指的浑圆如灌肠的胖胖的小手，去抚摩她那亲爱的侄女的介乎于金黄和栗色的鬈发。随着一道道菜肴的出现，那位烹饪大师与她的作品频频互致微笑。

堂娜阿农霞不管做饭，负责和佣人一起上街买菜。她买回的都是便宜货中的上品。有一位心理学、逻辑学兼伦理学的老教授经常协助她选购商品。他非常推崇苏格兰式菜肴和家制香肠，这位教授是堂娜阿农霞极要好的朋友，经常帮她和卖主讨价还价。

这个老处女在市场上采购完毕，就挨家挨户遍访贵族，大肆宣扬她和她妹子慈悲得过了头的善举，以此给世人树立一个效法的榜样。

“诸位要见到她的话，”她说，“简直会认不出来的。她胖了，就象一个渐渐鼓起的气球。我们阿格达的那双手确实……不用说，诸位凭经验就知道我那妹子的菜烧得如何。我为这孩子心都操碎了。我们家不做半截子好事，收留个把穷亲戚的事天天都有。人家为啥？还不是为了少雇一个佣人或使唤丫头。扔给他一块硬面包就得了，连工钱都不用付。我们做好事可不贪图什么。简而言之，诸位就会见着那孩子的。她呀，准会出落成一个美人儿，你们就等着瞧吧。”

果然，贵族们都象赶庙会似的跑来观赏这个奇迹，来看看那个正在胖起来的姑娘。

安尼塔的倾城姿色男人们发现得要比女人们早得多。她烧退没几个月竟奇迹般地长开了，体态变得宽而匀称，使全贝图斯塔的贵族无不引以为荣。确实如此，尽管她是个没有等级观念的贱女，却并没有失去贵族的特征。那孩子自从脱离平民生活，离开误入歧途的自由派父亲，得到充分的营养后，已经恢复了家族的特征。无论贵族，平民，还是中等阶级，大家都众口一词地称赞她是个绝色女子。不久，安娜·奥索雷斯的美貌就轰动了全城，成了全城公认的天字第一号的大美人。城里来了外地人，人们总要向他介绍教堂的塔楼、消夏的林荫路，如有可能，还要请他见识见识奥索雷斯小姐家的那位侄女。安娜竟与塔楼和林荫路一起成了本城的三绝。

堂娜阿格达非常感激人们对她成功的作品给予的赞美，就象菲狄亚斯① 感激世人赞叹他的密涅瓦② 一样。

“简直是一尊希腊雕像！”维加亚纳侯爵夫人曾这样赞美安娜。她是根据她的一位钟爱肥胖体形的追求者的描绘才想象出希腊雕像的。

“她是那尼罗河的维纳斯！”一个名叫隆萨尔，外号“大学生”的少爷心旷神怡地说。

“说她是米罗的维纳斯，”那个年纪虽轻但已成为学者的萨图尔尼诺·贝尔穆德斯知道或几乎知道他指的是什么，就纠正他说，“还不如说她是美第奇的维纳斯③。”

维加亚纳侯爵曾到外地游历，记得人家谈起绘画时都说什

---

① 古希腊最有名的雕刻家。

② 古罗马智慧女神。

③ 米罗系希腊一岛屿，一八二〇年在该岛发现一尊维纳斯雕像。美第奇为中世纪意大利一著名家族，在其领地也曾发现一尊维纳斯雕像。

么“一幅苏尔瓦兰”什么“一幅穆里约”① 云云，便叫道：

“她是一幅菲狄亚斯！”

但贝尔穆德斯也贸然地纠正了他：

“依我看，她更象普拉克西特莱斯② 的作品。”

“好，就算是普拉克西特莱斯吧。”侯爵耸耸肩说。

女士们的判断可能更为精确，因为她们当中不少人都得以象欣赏雕像那样欣赏过安娜。她们虽然说不清安娜到底是一尊菲狄亚斯呢，还是一尊普拉克西特莱斯，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姑娘是个绝色美人，用曾在巴黎博览会逗留过八天的那位破产男爵的夫人的话来讲，是一个bijou③。

美貌拯救了孤女。贵族阶级因为安娜长得漂亮就毫不犹豫地把她纳入了自己的圈子，而且还让她进入了圈子的中心。谁也不再提那个意大利女裁缝了，根据姑姑们的明令，连安娜也不该去想她。一切的一切，包括那位共和派的父亲在内，统统都被忘掉；她得到了全面宽恕。

安娜成了贵族阶级中的一员，她以自己的美貌为这个阶级赢得了荣耀，就好象一匹血缘纯正、毛皮柔软的良马为一家权贵的马厩乃至门庭增光添彩一样。

贵族小姐们对安娜并不多么妒嫉，因为安娜没有钱。她们认为：容貌是第二位的事情。小姐们对嫁妆和衣着看得更重。她们认为对方——那些还过得去的贵族公子——也会持同样的看法。她们知道该如何行事。在聚谈会、舞会和郊游中，安娜的周围并不乏崇拜者，那些贵族青年几乎都是多少善于伪装的浪荡

---

① 苏尔瓦兰和穆里约均为西班牙著名画家。

② 古希腊雕刻家。

③ 法语，意为珍贵的珠宝或可爱的人。

公子。他们为安娜的美貌所吸引，但决不会娶她为妻。每个贵族姑娘只须留心禁止自己的情人即未来的丈夫向那个美人表达爱情，至少不要当着她们的面。那些有产业的阔小姐想，如果安尼塔不加小心，很有可能会倒霉的。在贵族圈里她是不可能找到丈夫的。有钱的贵族公子找有钱的贵族小姐，门当户对嘛。没钱的贵族则眼睛盯着贝图斯塔新开辟的印第安移民区——这是贵族对美洲佬居民区的叫法。一个平民身分的美洲佬，一个被人称作亚美利哥的人，想把女儿嫁给一位有爵位，起码血统高贵的绅士，尝尝当这种泰山大人的滋味，那他就得大掏腰包。

姑姑们对安娜婚事的考虑并没因她是个大美人而有所改变。光凭漂亮和贵族头衔是结不成亲的。必须屈就，叫她嫁给一个有钱的平民。为此，应该对她严加监视，还要让她心里明白。

“在贝图斯塔这个大世界里，”堂娜阿农霞说，“处事待人必须善于变通，要学会这很不容易呀。”

尽管说明这种圆滑或变通有点困难，特别是让一位在正式场合下理应对此一无所知的小姐——堂娜阿农霞就是这样的小姐——来讲尤为不妥，但姊妹俩仍一致认为，必须对侄女进行这种教育。

安娜极少表露自己的心思和好恶，对两位姑姑的意愿和嗜好更不敢问津。可是一天晚上她从维加亚纳家举行的密友聚谈会归来，竟情不自禁地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你玩得很开心吧？”堂娜阿农霞问。她一直在饭厅里靠在火炉旁看《新闻报》上的连载小说（一份专登连载小说的自由派小报）。

“不，夫人，没一点意思。以后姑姑们不去，我也不去。我一

个人去……”

“啥？”堂娜阿农霞叫道。她以尖酸刻薄的口吻喊出的这个“啥”来告诫侄女，不要对她热衷的聚谈会说三道四。

“我一个人在那儿……那些年轻的先生真叫人烦透了。”

安娜说得很含糊，她姑姑也明白是怎么回事，可这老处女却非要问个明白不可，她反问道：

“烦透了！烦透了！您说说，小姐，是不是您认为贝图斯塔的社交界不那么文雅？”

安娜从那个挖苦的腔调和“您”的称呼上，知道堂娜阿农霞生了气。

“我不是这个意思，姑姑，我是说有几位……太放肆了……我不知道人家会怎么想。姑姑们都不愿让我寡言少语、刻板孤僻……”

“那还用说。”

“那他们就不能太放肆。有些事情奥夫杜利亚不在乎，那是她……我不能容忍，我不能。”

“我也不会让你和她一样。她……不值一提，真不明白怎么会让她参加聚谈会。还不是因为她会装腔作势，说她是侯爵夫人和小姐的密友，那女人什么谎话都编得出来。可你是贵族。”

“问题是我不容许的那些事情……不止是奥夫杜利亚无所谓，就连埃玛、皮拉尔和洛拉也随便让人家……”

“不许你说侯爵的女儿！”姑姑腾地站起吼道，手中的《维特》① 竟失落在破旧的地毯上。

“我真蠢，”安娜想，“我本不该开口。”每当她违背初衷、冒犯

---

① 即《少年维特之烦恼》。

了姑姑们的时候，她就感到某种内疚，就象艺术家出了差错时的心情一样。

这时，堂娜阿格达走了进来。她在小客厅里已经听到了姑侄俩的谈话。姊妹俩互相瞧了瞧：是时候了，该给她讲讲有关变通的道理了。

“听我说，安尼塔，”技艺超群的女厨师声音蜜一般甜地说，“你还是个孩子；我俩虽说对世界上的事知道得不多，但终究还有些见识，还有些经验。”

“就是嘛，我们从别人身上也见过一些事情。”

“你刚进入的这个社会，当然，你本来就应该属于这个社会……在这个社会里生活，需要……特别需要变通。”

“对，需要变通。”

“尤其是和男人打交道。你大概也看到了，贵族在公开场合都十分小心谨慎……就是说都很规矩。”

“这是主要方面。”堂娜阿农霞说，仿佛在背诵诫条。

“象马诺利托、帕基托、小男爵、子爵，还有梅西亚，他不是贵族，但和他们在一起；你恐怕还没见过他们当中谁有什么出格的地方吧？……可在私下里，在贵族圈里，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对，完全是另一码事。”堂娜阿农霞说，她觉得她既然是姐姐，就该轮到她接着讲变通之术。

“因为不管远近，大家都是亲戚，”她接着说，“亲戚就得象个亲戚样儿。不要因为人家说话时凑得太近，或者讲了几句俏皮话——这些话往往很风趣，暗示你肩膀媚人，旁敲侧击地夸你下车时露出的小腿圆润可爱，你就大惊小怪，生气变脸，认为受了污辱。只要不出格，就是话再重点儿，你也不必发火。”

“对，无论如何不能发火。”堂娜阿格达附和说。

“否则，就等于说人家起了坏心，这你可不应该。你还是个孩子，可以容忍这一切的。”

“皮拉尔、埃玛和洛拉她们就是这样做的。”

“可是……”

“可是，孩子……”

“可是，要碰到意想不到的事情……”

“绝对不会……”

“要是有人得意忘形，出了格，所谓得意忘形，就是郑重其事地向你献殷勤（堂娜阿农霞年轻时的语言）。他按规矩向你献媚，你可别上当。他说什么你不管，随他说去，但碰你可不成。对正式向你求爱的，你也不能叫他捏你，即使不是污辱性的也不行。但因此发火就会让人笑话，叫人说你是呆子……”

“在贵族中，这就是缺乏教养的表现……”

“但宽容过了头就会自找麻烦。你肯定不会嫁给他们这些人的……”

“姑姑，我还不想呢。”安娜按捺不住，脱口而出，但话一出口就感到后悔。

堂娜阿格达微微一笑。

“这话还是讲给你自己听吧！”堂娜阿农霞腾地又一次站起身嚷道，竟把《维特》掉在地上，“你也太傲了。”

“算了吧，这还不是吃不上葡萄……”

“就说葡萄是酸的。可要紧的是，你别把我说的这些话当耳旁风。到侯爵夫人的府上，别再那么没精打采的，说话也放柔和点儿，别不懂规矩。要好上加好，锦上添花。人家夸你的漂亮脸蛋和迷人的身段，你要是在众人面前举止雍容大方，也会受到同样的赞美，你要是做到这一点，一定会受到大家极口称赞的。”

“姑姑讲得很对，我的孩子。”堂娜阿格达插言道，“既然上帝慷慨赐予你这样的福份，你也应该从中得到些好处才是啊。”

安娜感到受了奇耻大辱，这些褒扬对她简直是最大折磨，她觉得自己已成了拍卖的一种商品。堂娜阿格达和她姐姐仔细地算了算她们视为自己成果的那个美人可能成交的售价。堂娜阿格达认为，美丽的安娜是她制作的一根优质肉肠。她为姑娘那个脸蛋感到骄傲；她为自己制作的一根血肠也会产生同样得意的感觉。至于其他方面，比如安娜苗条的身段，据堂娜阿农霞说，那是家族遗传，因为这位老处女长得瘦，就夸自己长得苗条。

每当她们商讨这类买卖时，两个老处女便露出了拉皮条者的嘴脸，就象一对老巫婆。她们干这类勾当除了不大肆声张，与其他拉皮条的女人并无两样。炉火把两位小姐畸形的影子投在墙上，随着火苗的晃动和她们自身的扭动，墙上出现了一幅近似群魔乱舞的景象。

她俩讨论了半天。什么男人怎么回事呀，特别是那些美洲佬怎么回事呀，什么他们喜欢啥呀，什么如何掌握他们呀，什么可以先让让步呀，什么绝对不可容忍呀，等等，等等。讨论到最后她们总要表白一番，说她们这许多学问都是从别人的经历中观察而来的。

“再说，无论你阿格达姑姑，还是我，对结婚都从来没有兴趣。”

她们就如此这般的向孤女讲授了变通的道理。

那天夜里，安娜躺在床上哭了一场，哭得就象在堂娜卡米拉手中时一样。可晚饭她却吃得很有胃口。一早醒来，她感到格外轻松自在，这几乎成了她生活中唯一的乐趣。因为那时她已

没理由再睡懒觉，加上家里的活又要求她起大早，所以，她总设法提前早醒，好在温暖的被窝里，享受一下朦胧中遐想带来的乐趣。

贝图斯塔的贵族少爷、小律师以及见过她的人都夸她长得漂亮，但安娜对他们的赞美却一句也不放在心上。可等她一觉醒来，那些众口一词的甜言蜜语，却宛如芬芳宜人的熏香形成的一团雾霭，笼罩在她那清晨心荡神怡的灵魂上。每当这时候，她就惬意地回味那些动听的话语。塔西托① 说，历史要敢于道出一切，我也要如实告诉各位，这个生来贞洁的安尼塔在确信那些赞美并非过誉之词时得到了极大的快乐。一点不错，她是个美人。她理解全贝图斯塔的青年对她表现出来的那股子热情，不管是通过目光流露而出的，还是通过神秘的话语暗示的。可爱情呢？那就是爱情么？不，还差得远呢！与她身在其中的那个充满愚昧和卑劣行径、令人窒息的生活环境相比，爱情也许过于伟大，过于美好。也许她永远得不到爱情，但她宁可失去它，也不愿亵渎它。她表面上对什么事都逆来顺受，是因为心里充满了不可克服的悲观。她确信自己命中注定要生活在一群蠢人当中，相信愚昧世界的巨大威力。她有理由和所有的人作对，但身处逆境，已被征服。此外，贫困和无依无靠的境遇又压得她抬不起头。她最大的愿望就是尽快使姑姑们摆脱她这个负担，这个老婆子们越来越煞有介事地宣扬的善举。

她期望得到解放。可如何才能如愿以偿呢？她不能去自谋生计。要是她敢自食其力，那两位奥索雷斯小姐非杀了她不可。要堂堂正正地脱离她们，只有结婚和做修女。

---

① 古罗马历史学家。

但安娜对宗教的虔诚早已遭到有资格的权威人士的否定。姑姑们对她一时的虔诚也有过疑心，而且还好一顿挖苦过她。再说，她的假虔诚又一直和文学纠缠在一起，而爱好文学在贝图斯塔是被人视为贵族小姐可能有的最大的最可笑的毛病。这也是两位姑姑在侄女身上发现的唯一严重的不良嗜好，她们已经将它斩草除根。

一次，堂娜阿农霞在安娜的床头柜上发现了一个写诗本、一瓶墨水和一枝笔，竟吓得魂不附体，仿佛眼前摆着的是一枝左轮手枪、一副纸牌和一瓶烧酒。写诗是男人的事情，是那些平民、粗人才有的毛病。那两个老处女即使看见安娜抽烟，也不会惊恐到如此地步。“好啊，奥索雷斯家竟出了一位女文人！”

“这，这不是现出了那个意大利女裁缝的本相吗？就象堂娜卡米拉信中暗示的，那女人保不定还当过舞女呢。”

于是，那个写诗本就上交给了贵族和教士会那些严肃的大人和神父。

那位因常外出旅游而享有学者美称的维加亚纳侯爵宣称，安娜写诗本上的诗是自由体诗。

堂娜阿农霞简直气疯了。

“那么自由就是下流了？哎呀呀！那个舞女……”

“不是的，阿农霞，你别慌嘛。自由体诗就是白话诗，不合辙押韵，这你不懂。再说，诗也不是什么坏东西。不过，她还是不写为妙，我还没见过哪个正派女人写诗哩。”

那个破产男爵也持同样看法，可他当年在马德里就是靠一位翻译连载小说的女诗人活命的。

教士里帕米兰先生说，安娜写的那些诗还可以，说不定还称得上佳作，但属于宗教浪漫流派，他读了有点起腻。

“都是模仿拉马丁① 的伪古典诗，我不欣赏，虽然这些诗显示了安尼塔杰出的文采。再说，女人应当做那些最令人愉快的事情；艺术女神就不写什么诗，她们只激发人的灵感。”

那位读艳史读得津津有味的维加亚纳侯爵夫人斥责安娜的诗是假正经。“不能让她把人间的事和神的事搅和在一起。写教堂就是写教堂，搞文学就得放开写。”此外，她不喜欢诗，因为小说写得生动传神，一切都照实写来。“可她要是知道世界是这么回事可怎么办！不用说，决不能叫她产生写小说的妄想。何况当文学家还需要很高的天分。她要是生活在另一种环境，那还差不多……可她见过的都是些什么！”于是，侯爵夫人想起了她在经历丰富的青年时代构思的那本《一个高等妓女的奇遇》。

贝图斯塔上流社会对安娜文学尝试的谴责如此普遍和强烈，竟连安娜本人也觉得自己舞文弄墨是受了虚荣心的愚弄，感到十分尴尬。

有几个晚上，她独自呆在卧室里，又写起了诗，可写完又立即把纸撕碎，扔出了阳台，免得叫她那两个姑姑抓住罪证。人们在这方面的纠缠已达到了令人难以忍受的地步，她通过文字表达思想和痛苦的努力竟招来这么大的烦恼。她实在受不了，只好忍痛弃笔，不再写诗，还自己对自己发誓，决不当“女文人”，决不做叫贝图斯塔人当成污秽和可怕的魔鬼来议论的那种讨厌的杂种怪物。

她的那些小女友虽然以前也听到过点什么，但在安娜身上却从未发现有可指责的地方，如今也利用她这个短处，当着男人们的面取笑她，并且常常得逞。不知是谁——但人们都认为是

---

① 十九世纪法国诗人。

奥夫杜利亚——还给安娜起了个外号，因此，她的女友和那些没有风度的小伙都称她乔治·桑①。

安娜早就彻底放弃了当诗人的想法，可是在好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还是当着她的面，别有用心地大谈特谈那些女文人，使安娜坐立不安，好象人们在议论她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的罪行。

“一个如花似玉的女人染上了写作癖好是不能原谅的。”小男爵说，两只眼睛只管盯着安娜，以为这样可以取悦于她。

“谁会娶一个女文人做妻子呢？”维加亚纳并无恶意地说，“我可不喜欢我的妻子比我有才。”

侯爵夫人耸了耸肩，她认定自己的丈夫是个白痴。“在丈夫的眼里什么才算是才！”她想，竟对自己的过去感到得意。

“我可不要我老婆穿长裤子②。”女人气十足的小男爵跟着加了一句。侯爵夫人竟因丈夫刚才的那句话对小男爵进行了报复，只听她说：

“这样说来，亲爱的，你们夫妻俩可就是一对 sans-culotte③罗。”

除去侯爵夫人表示了这一点异议外，众人都一致认为，女文人是活怪物。

“那些蠢人这点算是说对了，”安娜竟然这样想，“我再也不写了。”但她对那些嘲笑报之以轻蔑，对她高傲地视为蠢才的那些贵族的殷勤不屑一顾。她接受对她美貌的崇拜，但对那些在偶像面前卑躬屈节的追随者，她则象某些矜持的人杰，全然不加

---

① 十九世纪法国著名女诗人。

② 西班牙习惯，女人穿裙子，不穿长裤。若说女人穿长裤，意即女人当家。

③ 法语，意即“穿长裤的人”。

理睬。在她看来，那些贵族公子没有一个值得她爱；他们本来个个傲慢无礼，可在她的极端蔑视下竟都变成了胆小鬼。她过于轻信周围发生的那些令人恶心的轻薄情事。她虽有主见，却宁愿遵从堂娜阿格达的告诫。起初，她以为略施小技就可轻而易举地在那些见女人就爱，但只和嫁妆最丰厚的姑娘结婚的富有贵族中，随便征服到一个。然而，她又觉得这种想法实属下流，有失自己的尊严。所以，她从未想过去试试自己的身手，宁愿相信姑姑的论断：那些打她主意的贵族都不会做她的丈夫。她习惯了这种想法，瞧着那些朋友和亲戚，就如同看裁缝店里的服装式样。她确实觉得他们精神虚弱得简直象厚画图纸做成的。

贵族公子们终于承认安娜是个例外：要么她比她的两个姑姑还工于心计，要么她确实是个贞洁女子。

“见鬼，个把贞洁女人总该有吧！”

中产阶级中那些一心想钻进贵族圈子里的好色之徒也这样宣称：“安娜刀枪不入，难以征服。”

“她恐怕是在等一位俄国王子。”阿尔瓦里托·梅西亚说。他生活在贵族与平民之间，从未对安尼塔说过“你有一双漂亮的眼睛”这种话。他和她同样高傲。

梅西亚到马德里去了，他要在那儿刷洗一下身上的土气。他抬腿走了，却把许多因他的漂亮身材和善于谈情说爱的手腕而深受其害的牺牲品丢在了贝图斯塔。尽管如此，他还想回来以后再制造更大的灾难。

阿尔瓦罗乘驿车动身的那天下午，安娜正巧和两个姑姑在去马德里的公路上散步。她们看见了那辆驿车，阿尔瓦罗也在车上看见了她们，就在座位上向她们问好。安娜和梅西亚相视良久，仿佛在这之前他们都不曾仔细端详过对方。

“多漂亮的眼睛，”这个好色之徒想，“人家都知道的事，我怎么现在才发现？”

“真是天下第一美人。”他继续想。

他朝车后的尘雾凝视了有一个多小时。仿佛那尘雾发着光，其中闪现着那姑娘的一对眼睛。

姑娘也把堂阿尔瓦罗的形象印刻在心，带回了家。

她想：

“这人也许不那么坏。似乎比较体面，不那么讨厌。还懂得点人格……也彬彬有礼……冷淡中透着文雅……的确，还不算太蠢。”

但她又感到悲观，一连好多天都这样想：

“可这个不那么蠢的人走了。”

然而一个月后，她就不再想堂阿尔瓦罗，同样，那个堂阿尔瓦罗一到马德里也立刻将她忘记。

“唉！修道院啊，修道院，那是她最合乎情理和最体面的去处。要么去修道院，要么嫁给美洲佬。”

安尼塔的忏悔师里帕米兰听了姑娘的想法感到非常突然。

“是啊，是啊！”他忘了自己身在教堂，竟高声大嗓地说，“亲爱的，你不是做耶稣妻子的材料。你应该使一个基督教徒得到幸福，这你是可以胜任的，丢掉你那一时的念头吧。那些描写修女和戴羽饰的游吟诗人或在逃军官一起私奔的丑剧，是不切实际的，是罪过。我的安尼塔，听我说，我已经给你找到了一个新郎，他是我的一个同乡。你先回家，我会去你那儿和你细谈。在这儿说会亵渎神灵。”

里帕米兰为安娜挑中的新郎是一位地区法官，萨拉戈萨人。他做法官还算年轻，可当新郎年纪就有点大了，虽然大得不多。

那时，堂娜安娜·奥索雷斯小姐年方十九，而堂维克托·金塔纳尔已四十出头，但他保养得十分好。安娜恳求堂卡耶塔诺先不要对姑姑们提这件事，等她和金塔纳尔处一段时间再说，因为要是堂娜阿农霞知道了一点风声，就会把那个她一点不知道底细的新郎硬塞给她。

“说得有理，这种事我喜欢让感情来定。莫拉丁①，我亲爱的莫拉丁在其不朽的喜剧《姑娘们的许诺》中就这样洒脱地对我们教诲过。”

两人就这样商量定了。

堂娜阿农霞哪里知道，她梦寐以求，姗姗来迟的新郎竟是天天在她们身旁走过的那个人！有时在堤岸，有时在冬季散步场，有时在通向马德里的公路；那条公路两旁高大的白杨在远处合在一起。

安娜已经注意到，每天下午她们在散步时，都会碰见堂托马斯·克雷斯波和一位贪婪地望着她的绅士。堂托马斯是姑姑家的密友，也是安娜打心眼里敬重的仅有的几个人之一，因为她在他的身上看到了贝图斯塔人少有的那些美德：宽宏大量，为人直率，性格开朗，对迷信活动毫无兴趣。

堂托马斯停下来向她们问候时，那个绅士总是在远处看着她们。他就是那个地区法官金塔纳尔。他果然保养得不错，而且衣着整洁，样子和善。

“他是一个外乡人。”“外乡人”在贝图斯塔有特殊的含义。用奥索雷斯小姐们的话来说，就是这个人她们还不曾在自己的家里见过。

---

① 十八世纪西班牙喜剧作家。

“他是一位法官。”一天，克雷斯波对她们说，“地道的阿拉贡人，很勇敢，是个优秀猎手，自尊心非常强，还是个杰出的业余喜剧演员。他演戏象卡洛斯·拉托雷，尤其擅长演古戏。他的戏很值得一看。”

这就是姑姑们所知道的那个人家暗地里为她们准备的侄女婿的全部情况。

克雷斯波获悉那姑娘已有所闻，既未请求上帝庇护，也没恳求魔鬼关照，便在一天下午在通向卡斯蒂里亚的公路上拦住了奥索雷斯姑侄，向三位小姐介绍了法官堂维克托·金塔纳尔先生。两位先生一路陪着她们散步，直把她们送到奥索雷斯家的老宅那阴暗的门口才告辞而去。堂娜阿农霞请堂维克托来家做客。堂维克托竟以为姑姑们已经了解他的真实意图，就在第二天，穿上黑色礼服造访了那三位高贵的女士。安娜对他非常热情，觉得他挺招人喜欢。

安娜只敢对堂托马斯·克雷斯波一个人讲点心里话。堂托马斯说，他摆脱了一切烦恼，包括没有烦恼的烦恼，即最愚蠢的烦恼。

安娜经过长期观察，觉得自己要比周围的人高尚。她想，可能别的地方存在着另外一种社会，在那种社会里，她可以按自己的方式去生活，那里的人也和她有同样的思想。而贝图斯塔则是她的监狱。这个因循守旧、愚昧无知的地方又象一个冰海，束缚着她的手脚。她的姑姑、贵族小姐、还有那些信女都比她厉害。她无力反抗，只好任凭别人摆布，保留蔑视暴虐的权利，靠幻想打发日子。

但克雷斯波是个例外，他是一个真正的朋友。人家讲了半天姑姑们和男爵等人仍莫名其妙的事，他只消听一半就完全明白。

人们都叫堂托马斯“弗里希利斯”，因为人家对他讲述一般会被大伙假装正经、煞有介事地斥责为不道德的什么过失时，他总是耸耸肩膀——这倒不是因为无动于衷，而是因为他对什么事情都看得开——笑着大声说：

“诸位打算怎么样呢？正如人们说的，咱们都‘弗里希利斯’。”

弗里希利斯是弗拉希莱斯的别音，天性脆弱的意思。于是，这就成了堂托马斯的绰号。

他过去就比较脆弱，过分相信过随遇而安的法则。关于这一点，先按下不表，到适当时候咱们再说。八年后，他宽容一切的高尚癖好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他目光敏锐，善于挖掘人们灵魂深处的美好东西，在安娜身上，他就发现了一个瑰丽的精神世界。

“您看，堂维克托，”他对他朋友说，“那个姑娘配得上一个国王，至少配得上您这位就要当庭长的法官。一个国家有一座金矿，可那儿的人竟不懂得去开采，而安尼塔在咱们可爱的贝图斯塔就是这样一座金矿。在贝图斯塔，还是树木最好啊。”

“堂托马斯，您就别提什么植物了。”

“您说得对，我扯远了……我是说安尼塔是一位第一流的女子。您看她那娇小的身体有多窈窕，简直能把您变成一块糖，要是您看到了她的灵魂，您这块糖就象到了太阳地里，会立刻融化。我跟您说吧，依我看，一个善良的灵魂就是健康的灵魂；善良来自健康嘛。”

“您似乎是一位唯物主义者，不过，我并不介意。您说那姑娘……”

“我的先生，我这个人就爱钻牛角！对不起，我讨厌这个那

个主义，别给我贴什么标签。我只相信天生的善性。一棵树要健康成长，关键在它的根基……同样，人的灵魂……”

他说来说去，最终又回到了这个话题上，即安尼塔是贝图斯塔最好的姑娘。

据克雷斯波说，有一天他竟自作主张，向安娜推荐了金塔纳尔先生。

“他是唯一能配得上她的新郎。四十岁挂零，和那些能活几个世纪的大树相比，还是个青年小伙，刚刚迈进青春的门槛。十岁的狗比百岁的乌鸦要老，如果乌鸦能活几个世纪的说法不假的话。”

安娜十分看重弗里希利斯的意见，她同意和金塔纳尔交往，但有保留，还是她向堂卡耶塔诺提过的那个条件，不能叫姑姑们知道一点风声。堂维克托答应以这种方式恋爱。

“您瞧，”弗里希利斯说，“暗中交易就等于烧菜加了佐料，那姑娘上钩准会更快的……您就等着瞧吧……”

安娜和金塔纳尔在一起总觉得时间过得很快。

“他的思想纯朴，高尚，甚至富有诗意。”

他不染白发，为人朴实，虽然说话有点慷慨激昂，调门很高。他有这个毛病是因为脑子里装了许多洛佩和卡尔德隆的诗句。他要不象桑乔·奥尔蒂斯或堂古铁雷·阿方索那样说话就觉得十分别扭。

但安娜在私下里又扪心自问：

“没有爱情的结合不是很轻率吗？人家不是说她信神是假，不配做耶稣的妻子，是因为她对神爱得不够吗？那么，既然她也不爱堂维克托，就也不能和他结合。”

她去请教里帕米兰，得到的回答是：

“一个连庭长都不是的法官和救世主则有天壤之别。安尼塔不是承认她对堂维克托有好感吗？她是这样说的。那她就会觉得他越来越可爱的。但在修道院里，一个女人出家时就没有爱，结果一定是绝望的。”

堂卡耶塔诺知道什么时候该一本正经，现在正是那种时候。他竭力让这个年轻的朋友相信，凭她的虔诚，做一个人世间的贞洁女人是足够的，但要应付修行中的种种牺牲，就差得远了。

“她读圣阿古斯丁和圣胡安·德·拉·克鲁斯的著作感动得流泪的那些事不值一提，那是因为她当时正值青春期的缘故。至于夏多布里昂的书，她就根本不该去读。毫无虔诚之心而去当修女这类事，在戏剧里是完全可以的。但在人世间，谢天谢地，还没有曼里克们和特诺里奥们① 私闯修道院的事情。能使象他的同乡兼朋友金塔纳尔那种既知礼又多情的君子幸福就是真正的虔诚。”

安娜渐渐放弃了做修女的念头。她的良知向她呼吁，她不能做那种牺牲。修道院也许和贝图斯塔没有什么两样。她要是去了，同她一起生活的也不会是耶稣，而是一群修女。那些修女与圣阿古斯丁和圣特雷莎② 决无相似之处，肯定更象她的那两个姑姑。贵族圈里对安尼塔“在信仰上变化无常”已略有所闻，那些叫她乔治·桑的女人更直言不讳，凶神恶煞般地斥责她生出了新的怪念。

人们没有发现她有什么不光彩的地方，还承认她是个贞洁女人，但并不认为她虔诚得象一个圣女。

“在贝图斯塔，其他女人就都是圣女吗？”

---

① 均为戏中人物。

② 西班牙宗教著作家。

“她漂亮，但高傲。”破产男爵的夫人说；她的丈夫和儿子都爱上了安娜，当然是一厢情愿，自作多情。

安娜不久就答应了金塔纳尔。弗里希利斯以为是安娜提前下了决心，其实都是因为她的两个姑姑又替她找了一个新郎。那位新来的求婚者名叫弗鲁托斯·雷东多，来自马坦萨斯① 的百万富翁，是个挺理想，但令人生畏的美洲佬。他打算建造贝图斯塔最豪华的别墅，购置贝图斯塔最华丽的马车，担任贝图斯塔的议员，娶一位贝图斯塔最漂亮的姑娘。他见过安尼塔，人家告诉他，那姑娘是当地的美人，他听了就有点动心。人家又提醒他，光靠他手中的那些金盎司② 是征服不了那个堡垒的。于是，他对她越发着迷。后来，他就亲自登门，对堂娜阿农霞提出他要向其侄女求婚。

堂娜阿农霞随后就和堂娜阿格达在饭厅里关起门来进行商议。她们刚计议停当，安尼塔就来了。堂娜阿农霞立刻从那个仿封建式的火炉旁站起，竟把那本她年轻时爱不释手的小说《拉埃特尔维纳》扔在了地毯上。只听她喊道：

“小姐……亲爱的，你生活中决定性的时刻到了（这就是《拉埃特尔维纳》的风格）。我和你阿格达姑姑为你作出了各种各样的牺牲，我们虽然没有钱，在外人面前硬装体面，但却想方设法叫你过令人羡慕的舒适生活。慈悲是无边的，可我们的财力却很有限。我们从来没有让你记住你欠我们的情分（其实，每天吃中饭和晚饭时，她们都想到了这一点）。我们原谅了你的出身，就是你那个倒霉妈妈的出身，我们已经忘掉了这一切的一切。好，现在我们要给你提出一个建议，如果你吐出一个人所不齿的

---

① 古巴城市。

② 西班牙古金币。

'不'字……那你就是忘恩负义，就是没了良心，就是犯罪。”

“人所不齿的，”堂娜阿格达重复了一句，说，“这些话我看都是多余，等姑娘知道是怎么回事，她准会乐得蹦起来。”

“我想知道是什么事，怎样才能报答姑姑们对我的大恩。”

“真心实意？”

“是的，亲爱的姑姑，我说的都是实话。”

“我想，”堂娜阿农霞接着说，“你大概不会再有当修女的怪念头了吧？”

“不会，夫人。”

“这样的话，”堂娜阿格达插言道，“既然你不想在我们去世后一个人过日子……”

“你可不能有瞒着我们的私情，那可是不体面的事情……”

“因为我们也不能再……”

“再说，接受别人奉献给你的幸福也是你的义务……”

“你要是知道堂弗鲁托斯·雷东多今天亲自登门向你求婚，准会高兴得要死，他可是堤岸一带最有钱的人家。”

安娜没有执行这道明白无误的命令，也没有高兴得要死，而是一声不吭。她不敢断然回绝。

但这沉默不语就足以使堂娜阿农霞怒火中烧，暴跳如雷。她投在墙上的影子此刻就象一个巨型巫婆。随着火苗的闪动和老处女本人身体的扭动和蹦跳，那影子有时竟变成好几个。此外，还出现了这样的情景，那位奥索雷斯小姐映在墙上的影子突然长出了三个头，映在天花板上的则有三四个头。可以说，只要堂娜阿农霞一叫，那些头也跟着一齐咆哮。

她这番喊叫把堂娜阿格达都吓昏了。

那个场面过后，安娜竟闭门不出，在自己卧室里呆了八天。

这有点禁闭味道的幽居刚满九天，堂娜阿农霞就心安理得、十分严肃地向她宣读了判决。“那个舞女——既然她跳过舞，谁还能否认她不是舞女呢？——的女儿要在她先辈的府上住，床倒是不缺，可说到吃饭，她的姑姑们就爱莫能助了，因为能吃的都叫她吃光了。”

于是，安娜就给弗里希利斯写了信。

第二天堂维克托·金塔纳尔就来了。他走进奥索雷斯家的客厅，仍打扮得和初访时那样衣冠楚楚。他是来向安娜求婚的，他“相信姑娘不会对他无动于衷”。

“他提前实施了自己的计划，因为他刚刚获得提升。他就要去格拉纳达出任庭长，倘若其热烈的愿望得以满足，还打算携妻室一同前往。他有薪金、几座葡萄园，在堂戈迪诺庄园还有不少羊群。这虽然谈不上富有，但仍算得上拉丁人所谓的‘小康’。他如果不能给人家带来这样一个中等水平的生活，他是决计不会贸然向如此高贵、如此出众的美貌姑娘求婚的。”

堂娜阿农霞顿时觉得眼花缭乱……堂戈迪诺……小康……天主教女王伊莎贝尔的十字勋章！……实在太诱人了。

弗里希利斯给堂维克托胸前挂十字勋章时就提醒过他，说堂娜阿农霞就喜欢她听不懂的谈话和各种勋章。

金塔纳尔嘴里说着话，心里却感到十分尴尬，就这样还把那老太婆给迷住了。

“堂弗鲁托斯，”她想，“十二年前在贝图斯塔郊外打过土坷垃，记得曾看见他只穿件衬衣。”

于是，这位奥索雷斯小姐回复说：

“未经商量，又没征得贵族们的同意，即使侄女乐意，她也不能作主。”

那些处于圈子边缘、在法庭上任职的先生，虽然地位不比从前，但在当时仍属二等贵族。

人们尊重法庭，但又对它怀有一种盲目的恐惧心理，这已是多少世纪以来的一个传统。那些忘乎所以的自由派大谈什么无政府主义，甚至扬言要焚烧一切，可听见刑事法庭的差役冲跷着二郎腿的证人“注意礼貌”的一声喊叫，也吓得浑身颤抖。

一等贵族认为安娜的婚事非常美满。

于是，举行了婚礼。

堂弗鲁托斯又去了马坦萨斯，他声称一定要回来雪耻，就是说，要赚回更多的钱。他实现了自己的诺言。

一个月后，安娜·奥索雷斯·德·金塔纳尔便和她品德高尚的丈夫坐着驿站马车上了去卡斯蒂利亚的公路。堂阿尔瓦罗·梅西亚离开贝图斯塔时，安娜看见他乘的就是这辆马车，走的就是这条路。

贝图斯塔人倾城而出为他们送行：有贵族，也有中产阶级。弗里希利斯眼里噙着泪水。

“你们什么时候才能回来……一定要回来啊。”他一只脚站在马车的踏脚板上，头伸到车厢里说，“安尼塔，您一定会当贝图斯塔的庭长夫人的。”

“法律上是不允许的，因为姑姑们住在这儿。”堂维克托回答说。

“咳！会有办法的……您将来一定能当我们贝图斯塔的庭长夫人。”

堂卡耶塔诺也想登上车踏板，但力不从心，没能上去。

堂娜阿农霞和堂娜阿格达则由几位男女朋友陪着，在客厅里唉声叹气。上次，因卡洛斯去世前来给她俩致哀的，或许就是

这几位。

“她挺得意嘛。”男爵说。

“哼，那还用说。”

“年轻人都忘恩负义……”

“先生们，车就要走了，劳驾罗！”车夫喊道。

马车出发了。堂维克托紧紧握住全城羡慕的妻子的手。

整个广场上顿时一齐发出了“再见”的告别声，这是一声令人痛苦的道别，是在向本城的奇迹道别。全贝图斯塔的人目送着离去的那位新上任的庭长的夫人，心里涌起的滋味就仿佛有朝一日他们也会眼巴巴地看着教堂的塔楼那个本城的另一奇迹被人带走一样。

与此同时，安娜在想，在她的那群崇拜者中，大概只有堂维克托最配做她的丈夫，虽然他已四十挂零儿，而且还是个神秘的“零儿”。

向晚时分，车子上坡，牲口由跑变走。这时，新任庭长问安娜，他是不是幸运地做了她的第一个爱人。安娜点点头，忧伤地说：

“是的，是的，是第一个，独一无二的。”这忧伤的口吻在丈夫听来还以为她完全陶醉在欢乐之中呢。

“她不爱他，不爱；但她会设法去爱他的。”

夜色四合。安娜头靠在陈旧的小枕垫上，听着这辆散了架的马车上那些玻璃、铁木零件发出的震耳欲聋的杂乱声响，闭目假寐。突然，她仿佛在那杂乱的声响中听到了人们对她的最后几声道别。

坡下那些男人没有一个向她诉说过爱情，真正的爱情，也没有一个使她产生过爱慕之心。回顾虚度的青春年华，她记得有

一回她和姑姑们在两旁点缀着树木，树枝上布满麻雀和朱顶雀的公路上散步时，有那么个陌生男人向她投来一束目光。这是她最开心的乐事，恐怕可以载入她爱情的史册。

安娜的高傲和其他人的愚蠢很快就在她和她周围那些青年中筑起了一道冰墙。

“‘他们不会娶她的。’堂娜阿农霞说过，因为她穷。可安娜更瞧不上他们，认为他们愚蠢，是一群庸碌之辈。”

谁要是想把她当作奥夫杜利亚来对待，立刻就会遭到能使火炭冻结的极大蔑视和无情嘲弄。

“也许——虽然拿不准，甚至可能性极小——在那些在远处赞美她、贪婪地盯着她看的男人中，有那么一个值得她爱……可姑姑们考虑到出身的关系，负起了不让她与他们接触的职责。而那些可怜的小律师，或许是什么民主主义论者竟表示尊重那些偏见，尽管感到十分遗憾，还是同意了姑姑们的意见，不和她接近。”所有向她以目传情的人都在她心里留下这样或那样的印象，尽管印象不深，但却没有一个合她的心意。在贝图斯塔，穷人家的青年不善谋生，顶多混上个穷日子。这些男女青年可以以目传情、相爱、直到互吐衷肠……但最后好事还得告吹。还不是因为没有地位。姑娘们耗尽了青春，成了信女；小伙子们则脱下闪光发亮的礼帽，堕落为斗篷遮面的赌徒。

想发财的都出走了。在这个没精打采的贝图斯塔，凡是有钱的，不是沾了祖宗的光，就是在外面发了财。

她本来可以在美洲佬、帕斯人和那些拥有长子继承权的粗俗而愚蠢的人当中选择一个；她继续想。就按堂弗鲁托斯·雷东多说的……可她为什么要自己骗自己呢？她梦想中的现实即那位诗里的英雄不在贝图斯塔；那个可怜的角落也不可能有他。

她幻想中的英雄开始叫赫尔曼，后来叫圣阿古斯丁——依波纳的主教，叫夏多布里昂，几乎有一百个名字；他们都那么伟大，高贵，那么温柔，新奇，那么超群出众……

“如今，她已是有夫之妇，再想别的男人就是犯罪，不是象在特雷博尔船上的那种犯罪，而是真正的犯罪。堂维克托就是限制她幻想的中国长城，她梦想中的幽灵绝不能超过身边这个五尺多高的男人，否则，就是罪过。一切尚未开始，就已经结束……”

安娜睁开眼，看见她的堂维克托戴着齐耳的丝帽，微皱眉头，正静静地在灯下读不朽的卡尔德隆的《最大的恶魔是嫉妒，又名耶路撒冷的总督》。

第　六　章

〔倒叙完。描述贝图斯塔俱乐部和在该处聚会的主要人物。聚会者议论庭长夫人、她与其新忏悔神父堂费尔明的关系以及善于征服女人的俱乐部主任堂阿尔瓦罗如何准备把安娜·奥索雷斯纳入其征服之列的情形。〕

贝图斯塔俱乐部位于与大教堂毗邻的古老的圣佩德罗教堂附近，坐落在一个又脏又暗的小广场上，是一幢冷冷清清、潮得发黑的石头老房。俱乐部的年轻会员想更换会址，可有声望的严肃的成员说，更换会址就意味着俱乐部寿终正寝。结果，俱乐部仍在原处，继续对其漏雨之处及其他祖传的毛病修修补补。已有三代人在这些窄小和昏暗的房子里打过哈欠，决不能让这种庄严的祖传的倦怠被新区即移民区前途未卜的冒险所取代。此外，老人们说，倘若俱乐部要从恩西马达区搬走，那就永别了，俱乐部。因为它也是一个贵族。

一般说来，舞厅在外地人眼里都显得比较神气，别的东西他们认为没有多少价值。

俱乐部的侍者都身穿如城市警察一样的制服。外乡人招呼侍者，因不懂这里的习惯，会把他们当成要来抓自己的警察。这里的侍者教养极差，这也是祖上的遗风。他们身穿制服是为了

表明他们是仆人。

门厅有两个看门的坐在一张松木桌子旁。他们不向进出的会员行礼致意，已是一种积习。但自从在短暂旅行中见过别种习俗的隆萨尔当上俱乐部管理委员会的委员之后，就是普通会员进出，他们也要欠欠身子，甚至嘴里还发出一声往好里说可看作是问候的嘟哝。倘若经过的是管理委员会的委员，他们就把屁股从椅子上抬高大约半拃；假如是隆萨尔，就抬高整整一拃；如果是俱乐部主任堂阿尔瓦罗·梅西亚的话，那他们就会象两个新兵似的起身肃立。

门厅之后有三四个过道，都已变成了等候室、休息室、谈话室和多米诺骨牌室，全挤在一起，叫它什么都行。再往前，是一个比较豪华的大厅，里面有大壁炉，很费木柴，但还不象侍者说的那么严重。那些木柴总要在年终的全体大会上引起激烈的争论。在那间大厅里，禁止玩声音刺耳的多米诺骨牌，那里聚集着贝图斯塔最庄重最显要的人物。那里也不许喧哗，因为东头隔着一个庄重的大红天鹅绒门帘，就是纸牌室，人称红厅。这间房子必须保持安静，如有可能，隔壁那间房子也应如此。从前，纸牌室与台球室毗邻，由于台球和球棍的声音把牌客搅得心神不定，他们便搬到了当时是阅览室的红厅，阅览室则移到了台球室附近。纸牌室里见不到阳光，总是一片昏暗，使惨淡的烛光变得象矿井中的矿灯一样显眼。

堂彭佩约·吉马兰是个讨厌三人牌的哲学家，他把红厅里的所有人都叫做制造伪币者。他认为他们在那个充满神秘的寂静，不能坦率地流露感情，不能有任何喜悦表示的阴暗角落里干的只能是非法勾当。最不安静的小伙子一进纸牌室，就提前变得老成，仿佛是有特殊信仰的年轻牧师。对贝图斯塔人来说，到

这里来就好象从少年步入了中年。总有个把脸色苍白的人在这里冥思苦想地玩牌或看别人玩牌。他装着看不起——没准是因为玩腻了——那些无益的消遣，爱上了这种费思索的抢分和吃牌①。仔细观察那些进行剑花牌和棒花牌这种严肃而礼数周全的祭礼的祭司们，就等于认识了贝图斯塔知识界的一大特点。

促进会的头头断言贝图斯塔人是一伙笨蛋，但实际上这只不过是为上楼去“犯罪室”迅速发一批财制造的借口，因为贝图斯塔俱乐部的牌技之高早已遐迩闻名。当然也有外行，但这非常必要，否则，赢谁呢？事实驳斥了那个促进会头头的断言，因为贝图斯塔，也只有贝图斯塔，才造就了那些著名的三人纸牌家。这些牌家一旦进入政界，便能青云直上，当上大官，执掌政务，而这一切都因为他们牌术精通。

纸牌室四角各有一张桌子，另有四张放在房子中央。这八张桌子中一半已经有人。每张桌子周围总有好几个或坐或站的看客，都是些不可救药的牌迷。很少有人说话，只是要香烟时才出一点声；也很少有人支着儿，这没必要也没人听。市政府的职员巴西利奥·门德斯是在座的牌手中最优秀的“剑花”。他脸色苍白，形容憔悴，从穿着上看不出他是手艺人还是体面的人——这是贝图斯塔人的说法。他有老婆和五个孩子，挣的薪水不够一家的开销，就通过赌牌找点外快。他很受人尊重。他手里玩着牌，但情绪不佳，仿佛在干一件乏味的活。他态度很粗暴，人家跟他说话，他几乎理也不理。他是在盘算自己的事情：他正在用赌牌赢来的钱在堤岸附近盖一座三层楼房。坐在他旁边的是诉讼代理人堂马蒂亚斯，他玩三人纸牌是为了逃避猜牌②。只要

---

① 抢分是一种牌戏；吃牌是牌戏的一种着数。

② 一种牌戏。

在上边运气不佳，他就下来玩三人纸牌，尽可能多赢少输，因为他一输就不干了。他们是四个人玩牌，这会儿发完牌在休息的正是诉讼代理人和堂巴西利奥那只下金蛋的“母鸡”。他们在害他，以消耗其精力的方式害他。那位是一个有长子继承权的乡下人，人称文库莱特。从前赶集的时候，他就从村里来这里玩三人纸牌，后来，他当上了省议员，仍来玩牌，末了，他干脆搬到贝图斯塔，和他景慕的那些“剑花”朝夕相处，走上了使他们发财的那条道路，而自己还蒙在鼓里。文库莱特不喜欢他村里的那种纸牌。他赌牌常从下午三点一直玩到次日凌晨两点，只在晚饭时休息一下，就是那顿晚饭也是胡乱凑合的。堂巴西利奥和诉讼代理人轮流赢他的钱，有时也同时上阵。第四位是个无足轻重的人。其他牌桌上的情形与此大同小异。玩牌的外乡人很多，几乎都是职员。

大伙儿玩牌的时候都很有教养，这是公认的事实，因为那儿有许多很懂礼貌的人。不过，由于牌友们彼此十分随便，所以常常听到如下的谈话：

“我跟您说，这是您给我的。”

“我对您讲，不是。”

“我说就是。”

“那您就是胡说。”

“您可真有礼貌。”

“比您强。”

原来是为了一枚伪币。

为了维持和谐气氛，大自然赋予了人们不同的性格，造成了一种平衡，所以，一些牌家色厉内荏，性情火爆；另一些，比如文库莱特，则温和得如羊羔，胆怯得象鸽子。

堂巴西利奥声称，那位享有长子继承权的人牌风不正，为此，文库莱特常常起来维护自己的尊严，这时，那位市政府的职员就会大喊大叫：

“谁敢对我无礼！”

并且，用拳猛击桌子。

文库莱特便闭上了嘴，继续吃牌。

这种并不常见的争吵只持续一会儿就很快恢复了平静，纸牌室又重新变成了一座从未被激烈争吵亵渎过的庙堂。

阅览室兼图书馆地方狭小，就中摆着一张长方桌，铺着绿色台布，周围是一圈乌德列支① 丝绒椅。图书馆就是一个胡桃色的壁橱。里面有皇家学院编的《词典》和《语法》，它们象征着俱乐部的学问。之所以买这些书，是因为有些会员对某些词的含义甚至写法经常看法不一，争论不休。还有一册期数不全的《两个世界》的合订本和几册其他画报的合订本。那本《法国画报》之所以陈列那儿是由于当事者一时爱国主义的冲动，因为上面有一幅插图画着谁知道是西班牙哪几个国王在刺杀斗牛。为采取这个激进和爱国的措施，会员们在俱乐部全体会议上发表了很多很好的讲演。他们在讲演中不失时机地提到了萨衮托和科瓦东加，② 最后还要提一下一八〇八年③ 的爱国英雄们。在壁橱下面的柜子里，有一些更富于教育意义的书，可开那些柜子的钥匙丢了。

每当会员要借那柜子里的书，管理员就没好气地走过来，让借书者再重复一遍。

---

① 荷兰一城市。

② 西班牙古代两个以抗击摩尔人入侵闻名的城镇和村庄。

③ 指一八〇八——一八一四年反抗法国侵略军的斗争。

“是的，先生，是那本贝图斯塔编年史……”

“您知道它在哪儿？”

“知道，先生，就在那儿……”

“问题是……”管理员先生边说边搔耳朵，“按惯例……”

“惯例？什么惯例？”

“不管怎么说，我得去找钥匙。”

管理员说完一转身，象乌龟爬似的慢条斯理地走了。

那个借书人一定是新来的会员。这会儿，他可能在观看装饰这个教育与娱乐中心墙壁的俄国和土耳其地图以及刻写的天主经，消磨时间。管理员回来了，双手插在裤袋里，嘴角上挂着狡黠的笑。

“少爷，我说什么来着，钥匙丢了……”

老会员们都把这个图书室视作画中景，水中月。

报纸和画报最有用途，因此，几乎每晚报纸都会不翼而飞，画报上有价值的插图会全叫人巧妙地撕掉。于是，丢失报刊便成了管理委员会必须解决的一个棘手的问题。怎么办呢？给报纸套上铁链？那会员们会一页一页地撕下，或者干脆连报纸带铁链一起拿走。最后决定报纸仍可自由阅读，但要实行严密的监视。但还是没用。那个最有钱的美洲佬弗鲁托斯·雷东多要不在床上看俱乐部的《公正报》，就根本睡不着觉。他不必将自己的床搬到阅览室，把报拿回家就行了。以这种方式节省下来的那五分钱他觉得可有味了。比较值钱的信笺也常丢失。对此，俱乐部决定，凡急需信笺者均可免费得到一张对折纸。管理员在和借书者打交道时已养成了监狱看守长那种脾气。他认为来看书报的会员行迹都很可疑，对他们很不尊重。他不是一叫就到，而且经常不换生锈的钢笔。

桌子四周可坐十二个人。如果不是发邮件的时间，这里很少满座，大部分好学的会员都只是看看新闻而已。

阅览室的常客中最值得尊敬的是一位患有中风症的先生，他曾往英国运送过谷物，自以为有必要阅读外国报纸。他每晚九点必到，先拿《费加罗报》，后取《泰晤士报》，把它放在《费加罗报》上，便戴上金丝眼镜，听着煤气炉那催人入眠的嘘声，伏在世界第一家报纸上进入甜蜜的梦乡。这是一种无人与之争夺的权利。这位先生因中风伏在《泰晤士报》上死后不久，人们才知道他根本不懂英文。另一位常来的读者是个与检察和登记机关对着干的年轻人，他如饥似渴地读《官方公报》，连一个拍卖的消息都不放过。他简直是一部阿尔库比利亚①，我国政务中的种种兴废变迁他都能倒背如流。

常坐在他身边的一位先生有一种秘密的嗜好：给首都报纸写自相矛盾的消息。他署名“记者”。只要马德里哪家报纸头一天登出《来自贝图斯塔的消息》——这就是他的大作，第二天他就会在另一家报上否定那些消息，结果《来自贝图斯塔的消息》纯属子虚乌有。他竟如此这般地变成了一个十足的报纸怀疑主义者。他要是知道怎么办报就好了！法国人和德国人打起来的时候，“记者”对战争还持怀疑态度，认为那也许是经纪人之间的事情，甚至在麦茨② 投降后也不相信世界上已经出了事。

诗人特里封·卡尔门内斯每逢分发邮件也必到此。他怀着焦虑和热切的心情翻看好几种报纸，随后便又一次失望而去，因为“人家还没有发表他的东西”。那是他寄给哪家报纸迄今尚未问世的一首诗或一篇志怪故事。卡尔门内斯在贝图斯塔的文学

---

① 十九世纪西班牙法学家，著有《西班牙政务词典》。

② 法国一城市，一八七一年被普鲁士军队所征服。

比赛中每次捧去新鲜的玫瑰，却无法在马德里的报刊上为自己的诗作取得一席之地，尽管他在自荐信上用了世界上最文雅的词语。他信的格式通常是这样："尊贵的先生，我最敬仰的先生：随信奉上几首小诗，如蒙采纳，望信誉卓著的贵报予以发表。谨此，不敢奢望……云云。"然而，他的东西一篇也没有发表。一年后，他要求人家退稿，但"原稿不退"。于是，他利用草稿，把那些东西都发表在了贝图斯塔保守的《圣旗报》上。

另一常来的读者是一个半痴老头。他若不逐一读完俱乐部订阅的全部报纸的社论就决不回去睡觉。他特别喜欢一家以技巧和严谨著称的报纸那冗杂的散文。那些文章用词委婉，意思隐晦，充满了省略，内容枯燥，华而不实，难以理解；常叫老头莫名其妙，如堕云雾。

"多高的技巧啊！"老头说，其实他根本不懂什么是技巧。

他就是因为不懂才以为那是技巧，如果他真能看出什么是技巧的话，那就谈不上什么技巧了。

一天晚上，这位爱看社论的老头把妻子叫醒，说：

"我说帕卡，我睡不着觉，你知道吗？……今天我在报上看到这么一句话，看你能不能懂。'他不再让我们以为该挨骂了……'帕卡，你懂不懂？他们到底认为该挨骂呢还是不该挨骂？不弄清这句话，我就睡不着……"

这些以及其他经常光顾阅览室的读者静悄悄地传阅着报纸，如饥似渴地读着在那十来种报纸上反复出现的消息。那些确信某处的出纳已携款出逃，晚上十一点以前就心满意足地回去就寝的幽灵就是这样吸收着精神营养。这则消息是他们在十来种不同的报纸上读到的。所有这些令人尊重的先生完全成了官方新闻的奴隶。他们那转瞬即逝的知识的源泉一半以上是从

那些可怜的报纸象抛皮球似的抛出来的《通信》栏上一点点剪下来的纸片。

好多次，当图书室静得似乎能听见聪明的读者大脑进行加工的声音的时候，就突然听到一阵地震似的巨响，震得地板和玻璃窗乱颤。老会员毫不理会，连眼都不抬。新会员惊恐万状，盯着屋顶和墙壁，以为就要墙倒屋塌……其实是球台室的先生们在用球棍粗的一端跺地。会员先生们这种巧妙的幽默是众所周知的。

晚上十一点，阅览室就空无一人了。昏昏欲睡的管理员叠好报纸，关上煤气灯，使房内几乎陷入一片黑暗，这才回管理室睡觉。

这时，炮兵上尉堂阿马德奥·贝多亚身穿便服，裹着一件宽披肩外套乔装而入。他四下望了望……没有人……黑暗对他有利。他蹑手蹑脚地走到壁橱跟前，掏出一把钥匙，打开下面的柜子，取出一本书，把他藏在披肩下带来的一本书放在柜里，再把刚取出的那本藏在衣服的褶子里，锁好柜子。他深深地舒了一口气，就走到桌子旁，用口哨吹起皇家进行曲，假装浏览报纸。其实，是报纸在看他！他在那儿装模作样地呆了五分钟，便乘兴而出。他不是小偷，是一位藏书家。贝多亚的这把钥匙，正是图书管理员丢的那一把。堂阿马德奥就是军队中的堂萨图尔尼诺·贝尔穆德斯。他原是个勇敢的军人，由于前几年有幸当选为“步兵协会”主席，需要学习和讲演，他竟出人意外地变成了一个杰出的演说家。他自以为如此，也得到了上司的赏识。他还由此及彼地变成了文学家，甚至怀着保卫祖国的决心庄严宣誓，要成为一个知识渊博的学者。这个文学知识比许多平民都丰富的军人，开始引起贝图斯塔人的注意，贝多亚自己也以他发现炮术与

文学特点截然不同的天才在热情工作。他逐渐成了很多科学、艺术和文学团体的正式成员或通讯员。他在考古学和植物学上比较突出，尤长于对植物学与园艺学关系的研究。他是土豆病学专家，并就此写好了一篇专著，但尚未受到政府嘉奖。他还有撰写军人传记的文才。他了解好几位公认是法尔内西奥① 式和斯皮诺拉② 式的将领。他搬出某位准将的历史，说某次战役要是由那位将军指挥，他准会光荣地成为另一个拿破仑，绝不会象那个无能的将军把防地丢掉。

那些有可能成为重要人物自传的材料，都来源于俱乐部图书室书柜里的那些图书。这样的书世上想必还有很多，但人们并不知道。贝多亚属于这样一类学者，这类学者善长抄袭那些没人爱看的东西。看着那些他用上帝赋予他的清秀、整洁的英文一点点抄下的段落，他就觉得那完全是自己的大作。然而，他的特长主要表现在古玩方面。对他来说，只要不是他的，任何艺术品，哪怕是挪亚③ 时代的也毫无价值。他和贝尔穆德斯一样，也是为爱古董而爱古董。贝多亚主观色彩更多一些，就象他说的那样，他要使心爱之物为己所有。他要是能说出来就好了！那一定会使贝尔穆德斯、讲经师和所有的人目瞪口呆。可是，他不能说。他要说了，就有蹲班房的危险，“唉，挑明了说吧，我有……”他话刚出口，就向四下扫了一眼，才接着说，“我有一份珍贵的费利佩二世的手稿，那是一份极为重要的政治文件。”这是他从西曼卡斯档案馆里偷来的。怎么偷的呢？那是他的骄傲。贝多亚认定这是其超人之处，所以全不把其他古董收藏家放在眼里，但

---

① 十六世纪低地国家（比利时、荷兰等）的著名将领。

② 十七世纪初为西班牙效力的意大利将军。

③ 《圣经》故事中洪水灭世后人类的新始祖。

又不敢明说，因为说了就得坐牢。

“犯罪室”，即赌博室，说具体点就是玩轮盘赌和纸牌的房间，位于三楼。到那儿得过好几条又黑又窄的走廊。当局从未打扰过这个人迹罕至的隐蔽赌场的安静，即使在社会公德很好的年月里，也没有打搅过。在小报记者，特别是《圣旗报》记者的要求下，当局对卖淫活动进行了残酷的打击，然而对赌博却不能打击。至于卡尔门内斯在《圣旗报》未署名的社论中说的那些“出卖肉体的无耻的女人”，如果地方报纸上天天都发表那些有关她们的刺激性的消息，她们怎么能不受虐待呢？

报上几乎天天都有这样标题，比如：《那些母鸽！》，《向她们开火！》。有一次，那位堂萨图尔尼诺·贝尔穆德斯就写了一则这样的新闻，题目干脆叫《娼妓》，结尾是“没有廉耻的肉体”。

再说赌博，过去假如哪个态度强硬的省长对俱乐部的成员以恐吓相威胁，那些有影响的赌客就会作出要他下台的预言。一般情况下他们都能使省长对此佯作不知，而且有时候，如反对派说的那样，还会以最合法的方式得到津贴。贝图斯塔的赌徒有一种美德：不是夜猫子。他们都是些必须早起的大忙人。有那么个医生输了白天挣来的钱，十点钟就进了被窝。翌日早上六点便起床，顶风冒雪，踏着泥泞，跑遍全城。辛苦劳累一天又回到这里，象把供品奉献在祭坛上一样，把自己挣来的几个钱放在牌桌上。律师，诉讼代理人，公证人，商人，工业家，职员，小业主，大家都是这样。纸牌室，阅览室，台球室，谈话室，多米诺骨牌室和象棋室都各有各的爱好者，而且总是那一批人。然而“犯罪室”就大不相同了。那儿不管什么职业、年龄、思想、喜好和性情的人都有。

说贝图斯塔以纯真的爱国主义、宗教信仰和爱好非法娱乐

著称并非无稽之谈。宗教信仰和爱国主义是由历史造成的，至于赌博，原因就在贝图斯塔雨水太多。没法散步，会员们何以消遣呢？因此哲学家堂彭佩约·吉马兰建议，把教堂改成有顶散步场。对此，卡尔门内斯在《圣旗报》的短讯栏里做了这样的答复："简直是开玩笑！"

宗教信仰尽管是迷信的一种令人遗憾的表现，但它也影响着赌博这种恶习。在俱乐部里，就有人谈论那些最有名气的赌徒信迷信的怪事。有一个商人是个自由主义者，根本不信神，却总把一双旧鞋存放在这个娱乐中心的门口，每次来俱乐部，就换上这双破底鞋上楼去碰运气。他指天发誓，说他穿新鞋子来从未交上好运。他简直成了一个赤脚派赌徒。他就凭着这种信仰和某种邪恶的经验，常稳操胜券。有一年，他为圣弗朗西斯科举行了一次隆重的九日祭，如贝尔穆德斯说的那样，"贝图斯塔宗教界"都参加了这次祭礼。

看门的睡得正香，贝多亚出俱乐部时他们自然没有发现。贝多亚走后，那里只剩下十来个发誓要熬通宵的夜猫子。他们人数不多，而且总是那几个。其中有几个身有残疾，当年在马德里养成了熬夜的习惯；另外几个模仿他们的是贝图斯塔堕落的花花公子。关于他们在午夜的聚会，我们后面再讲，因为这个故事的一些重要人物要在那里出场。

下午三点半，天下着雨。在挨着纸牌室的那个房子里，还是平素那几个会员。有几个在那儿闲呆着，有六位在下象棋。下棋的都把棋盘放在靠近阳台的地方，以便多借点光，房子的深处似乎就要进入黄昏。在一张大理石桌子上，为点烟而燃着的一根蜡烛的火苗在雪茄浓重的烟雾中闪闪发光，好似雾中的一颗星星。在桌子周围，坐着六位俱乐部的创始人。他们呆在屋角

的阴暗处，有几个坐在一张沙发上，有几个坐在摇椅的草垫上。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他们总是三点准时到这里来喝咖啡和酒。他们很少说话。永远没有谁敢贸然说出一个得不到大家一致同意的“是”字。他们在这儿议论各种人和当天发生的各种事，但不动感情。他们谴责一切改革者，一切干了异乎寻常事情的人，但不带侮辱性字眼。他们不动声色地赞扬那些谦恭知礼，不会夸大其词的人，撒谎也比夸大强。在这些可尊敬的先生们中间，堂萨图尔尼诺·贝尔穆德斯就不止一次地受到颇有分寸的称赞。不过，一般说来，这些人更喜欢谈论动物，探讨某些动物的本能，比如狗和大象，尽管他们显然不承认动物有智力。“河狸现今建造的房屋和亚当时代建造的一模一样；它没有智力，只有本能。”他们还谈到某些牲畜的利用问题，比如全身都有用的猪、奶牛、猫等等。他们甚至认为谈论无生命的事物更加有趣。他们对民法也很入迷，因为这与亲缘关系和继承权有关。如果一个普通会员走过，其中一位创始人不认识他，这位就会发问：

“那是谁？”

“那是某某的儿子，某某的孙子，某某的妹妹就是他的妻子。”

就象樱桃一样，几乎全贝图斯塔的人都有牵挂，都或多或少沾点亲戚关系。这种谈话总是这样煞尾：

“说起来，咱们大家都还是亲戚呢。”

气象学也是他们经常谈论的话题。刮风总使俱乐部这些有功之臣忧心忡忡。眼下这个冬天总是他们记忆中又一个最寒冷的冬天。

他们有时也窃窃私语，但是十分小心，特别是谈到教士、夫人和当局的时候。

虽然这种谈话令人开心，但那几位德高望重的老者——和他们在一起的只有一个秃顶的青年——还是更喜欢清静。他们奉献给清静的主要是那种睁着眼打盹的午觉。他们几乎总是默然无语。

离他们不远的地方，有两三群好嬉戏打闹的家伙常常吵得他们不得安生。远处是多米诺骨牌令人讨厌的声响。原来多米诺牌室就在这儿，是他们把玩这种牌的人轰到那边去的。玩多米诺骨牌总是那几个人：一位教授，两位土木工程师和一位法官。他们爱笑，爱喊，还互相骂人，不过都是在开玩笑。这四个被那双面六花牌拴在一起的朋友为了不输牌，连科学、正义和公共工程都会出卖。舞厅里不许玩牌，也不许喝咖啡，法院的先生们和另外一些人物在那里散步。维加亚纳侯爵每逢雨天不能到室外散步，也去那里。

最热闹的就要算上面提到的那几伙嬉戏打闹的人。

“他们什么也不放在眼里，谁也不尊重。”屋角的那几个老头议论道。他们虽然离那伙人只有两步远，但很少和他们搭话。他们默不作声，但心里有数。

“太吵人啦！”一位德高望重的人低声说。

“您注意到了吧，”有人作出了反应，“他们很少谈论本省的实际利益。”

“只有梅西亚先生来的时候……”

“啊，那是因为梅西亚先生……这是另一回事。”

“不错，他很有才干，通晓财政和那个什么政治经济学。”

“我也相信政治经济学。”

“我不相信，但我非常尊重弗洛雷斯·埃斯特拉达的论文，我认识他。”

他们各抒己见，从不争辩。一场争论刚刚露头，他们就用土把它埋上，大家都不吭声。

对面桌子那儿有一位先生在大喊大叫。那个人当过自由党的市长，是个适应各种政治制度的高利贷者。他心术不正，与神父为敌，因为他认为，这样来证明他的自由主义不费气力。

“不过，且慢，”他说，“谁告诉您讲经师不愿听庭长夫人的忏悔？”

“告诉我这件事情的人亲眼看见堂娜安尼塔走进堂费尔明的忏悔室，还看见讲经师出来时根本没理睬庭长夫人。”

“可我看见他们在堤岸又打招呼又说话哩。”

“真的，”第三个人叫道，“我也看见了。德帕斯和大祭司在一起，庭长夫人和维西塔雄在一起。我还看见讲经师面孔绯红。”

“喂！ 喂！”那位前市长叫道，装出愤慨的样子。

“我比诸位都知道得多，”一个喜欢模仿萨马科伊斯、卢汉、小罗梅亚那些马德里喜剧演员举止的公子哥叫道；他刚刚在那儿获得医学硕士学位。

他压低声音，作了一个表示机密的手势，那一圈人便围了过来。他用手半掩着嘴，把骑着的那把椅子向后一靠，直到椅背靠上桌子，这才说：

“这是帕基托·维加亚纳① 告诉我的。著名的堂卡耶塔诺大祭司恳求安尼塔更换忏悔神父，因为……”

“喂！ 喂！ 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那个与神父为敌的人打断了他的话，“忏悔的奥秘！”

“行了！ 行了！ 我的消息来源可靠。是帕基托对我讲的。梅

① 即帕科·维加亚纳。

西亚，”他把声音压得更低了，“梅西亚在追庭长夫人呢。”

满座皆惊，那个阴暗屋角里的人开始低声议论。

“这样讲也未免太过分了。”

“可以背后议论，也可以捕风捉影，但不能太出格。议论讲经师和忏悔的秘密就是出格，还涉及到了庭长夫人！那个硬充大人的小青年说话实在不知深浅。”

“诸位先生，我并没说庭长夫人接受了追求，只是说阿尔瓦罗想追求她，这可是两码事。”

大家都认为这决不可能。

“喂，……庭长夫人……可是个了不起的人物！”

那位少爷耸了耸肩。

他认定是这么回事，是梅西亚的密友小侯爵这样对他说的。

“我说，”前市长佛哈先生问，“梅西亚想追求庭长夫人与讲经师和忏悔有什么关系呢？”

他紧追不舍。在俱乐部里不是什么时候都能讲神父们的坏话的。

“太有关系了。因为大祭司要求讲经师帮忙，他想把做那个女人忏悔师的担子交给他。”

“我说小伙子，你弄错了。”这个出言不逊的小青年的父亲提醒道；他一直在场，对儿子肯定是在马德里大花其钱学来的这种厚脸皮十分惊奇。

“我是说，安尼塔是个瞻前顾后的女人，这咱们都知道。”小伙子接着说，他声音越压越低，大家则越靠越近，头竟凑在一起，活象另一个韦斯卡钟①。“她很多虑，也许她已发现……那个……

① 即韦斯卡地牢，十二世纪初，拉米罗二世杀死十五个反叛的贵族，将人头存放于此。

呃……那个人在盯着她……要小心提防……大祭司看不出这种复杂的心理，而讲经师则精于此道。”

大家听了都情不自禁地笑了，表示赞同。

他的爸爸听得如痴如醉，直向一位朋友挤眼。毫无疑问，只有在马德里，娃娃们才会变得聪明。他为此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但终究看到了成果。

那个小伙子说话没遮没掩，常引起非议，但他那些弦外有音的俏皮话和弗拉门戈式① 的讥讽语气和表情却很有感染力，使他很快便征服了大家的心。

于是，这个所谓弗拉门戈式的青年便开始成为某些艺术领域和社团中的文雅之士。这个小医生穿一条紧身裤，戴一顶很得体的角形帽，额前垂着几绺象斗牛士鬓角一样的头发，他的发型就象一个精工制作的假发套。

他叫华金·奥尔加斯。他跟城里所有的成年女子都眉来眼去，就是说，他盯着那些姑娘看，也乐意叫她们看自己。那年他刚刚毕业，计划尽快找一个有钱的姑娘结婚。她有嫁妆，他有模样、医生的头衔和弗拉门戈式的才干。他并不傻，但由于好赶时髦，显得比想象的还要庸俗。如果说他在马德里和大家一样，没有什么特别，那么在贝图斯塔，除了五六个和他同属一类的进口货，他就是独一无二的了。他利用假期的几个月设法和贝图斯塔的富户和贵族人家接触。他和帕基托·维加亚纳成了亲密朋友。虽然他和大名鼎鼎的梅西亚关系较远，但已多少领略到那位贝图斯塔的风流才子发出的光彩。奥尔加斯叫他阿尔瓦罗，因为帕基托和梅西亚过从甚密，他又和帕基托十分要好，所

---

① 即安达卢西亚式的。

以……

华金因那番议论获得成功颇有些兴奋，认为人们对庭长夫人的尊敬和赞叹未必出自本心。

“她是个美人，天下第一美人。如果各位同意，她还是个很有才华的女人，应生活在另一个天地，应该飞黄腾达……假如各位要让我把话说透，我就要说，她是位出类拔萃的女人，如果有这样的女人的话。不过，她毕竟是个女人，et nihil humani ……①

他不懂这句拉丁语的意思，也不知道出自何处，更不清楚是谁的名言，反正一说到人类可能有的弱点，他就把这句话用上。

会员们哈哈大笑。

“这个无赖还会用拉丁语骂人哩！”父亲想，越发对为这个冤家做出的牺牲感到满意。

华金高兴得满面泛红，这也和刚才喝了猴子茴香酒有点关系。他觉得，再唱点什么新歌，他就会登上荣誉的顶峰。他站起身伸直一条腿，原地转圈，唱道：

开门吧，
给我打开那旁边的小门……

“必须丢掉镇子上的那些偏见。庭长夫人！她难道不是血肉之躯？阿尔瓦罗可是所向披靡……”小奥尔加斯停止了舞蹈，他刚才一边跳一边在观察。隔壁响起了一阵踏地的声响，震得地板直颤抖。

“那个英国人在隔壁，”这个弗拉门戈式的少爷含含糊糊地

---

① 拉丁语，意为：也是个人。

说，脸色顿时有点发白。

果然是隆萨尔。

佩佩·隆萨尔——不知为什么，外号叫“炮筒子”——是本省佩尔努埃塞斯村上的人。父亲是个牧场主，很有钱，因此他才能在首都读书，读的是什么书下文便可知晓。他从十四五岁起就爱玩猜牌，就象文库莱特爱玩三人纸牌一样。他对打牌爱得入迷，连放假都不想回家。他未能完成学业，因为老师传统的慈悲也难以使“炮筒子”获得民法和刑法硕士学位。

一次考试，人家问他：

“亲爱的，什么是遗嘱？”

“遗嘱……就是遗嘱，就是死人写的那个。”

他除了“炮筒子”这个别名，还有个“大学生”的外号。人家这是挖苦他，可他还以为是夸他呢。

时光流逝，牧主归阴，佩佩·隆萨尔也结束了“大学生”的生涯。他卖了田产，迁居省城，不知怎么一来，竟成了政界人物。

他起初是一个选举团委员会的委员，后来进入了市政会议，接着，又从市政会议成员变成了佩尔努埃塞斯的省议员。倘若他能永远保留自己在走路、穿衣以及在向人致意时的愚昧无知，他就会逐渐取得进展，而在贝图斯塔要完整地保留当年那种乡村气，他就得稍微古朴一点。从复辟那年① 起，隆萨尔就被人看成是在某类爱情和耍牌上时来运转的富于首创精神的人。他是现行制度坚定不移的拥护者。他模仿邮票和钱币上的发型梳头，穿非常结实的鞋，认为这可以使他有某种英国贵族的形象。

“我的东西都很有英国味儿，”他强调说，“特别是我的靴

---

① 指西班牙一八一三年的第一次复辟。

子。”

他是轮流执政的各党中最保守的那个党的“成员”。

“你们给我一个撒克逊人的村镇，我就参加自由党。”他说。

后来，人家并没有给他那个撒克逊人的村镇，他就成了自由党，这里另有缘故，本书就不提了。

他身材高大，样子也不难看；头小而圆，额头狭窄；一双野性的眼睛怯生生的，毫无表情，眸子转不转，不在他想不想转，而在他能不能转。和隆萨尔交谈真叫人心里发毛。他喋喋不休，信口开河，手舞足蹈，神气十足，可那双眼睛却一动不动，根本没有相应的表情，而是象山中野兽那样，带着惊恐和不信任的神情直愣愣地盯住对方。

他皮肤很黑，腿长得不错。他的时髦之处表现在裤子上，因为他穿的裤子很短。不管天热天冷，合适不合适，他总是戴着手套。在他看来，手套一向是斯文的标志，他也这样说过。他说，这也是威严的表现；此外，还能使他手冒汗。

他讨厌有平民气味的事物。那些小共和党人把他视为大敌。有一次过圣佛朗西斯科节，俱乐部的管理员没有在阳台上挂帘帷，当时已当上管理委员会成员的隆萨尔竟要把那个可怜的职员从阳台上扔下去。

“先生！”管理员喊道，“今天可是圣佛朗西斯科·德·保拉节啊！”

“这又怎么样，畜生！”“炮筒子”气冲冲地答道，“不存在有用的保拉；圣佛朗西斯科节也是盛装节，要挂的！”

他把这理解成为团体效力。

他由于诸如此类的做法渐渐赢得了人们的尊重。就是说当面没人敢笑话他。他目光锐利，深知世人都看重表面，知道在俱

乐部里，叫得最欢，脾气最倔和看报看得最多的都被认作是最有学问的人。他寻思：

“学问这种东西是一种必要的补充。我一定要当个学者，幸亏我有力气(他有很大的力气)，较起劲儿来，谁也不是我的对手；我的肺就象一个小伙子(应该说是块独石碑)。除此之外，我再读读《通信集》，就可以成为本省的希波克拉底①。”

希波克拉底是柏拉图的老师，“炮筒子”从不把苏格拉底②叫老师，他也没有这个必要。

从此，他就读起了报纸和皮高尔特-莱布伦及保尔·德科克的小说；除此之外，就没有他一看不马上打瞌睡的书。他注意倾听那些他认为有学问味的谈话。最突出的是他千方百计地通过大喊大叫和出风头来博得人家的尊重。

倘若对手的论理使他稍觉窘迫，他就采取不能称为以理服人的最后一着，因为这最后一着是一根藤手杖，就是挥舞手杖大喊：

“要知道我到哪儿都坚持这一点！到哪儿都坚持这一点！”

他把这句话重复了五六遍，好叫对方注意其中的含义和他手中的拐杖，向他认输。

他知道，在那里进行争论没有多大风险，因为谈的都是些很空泛很遥远的事情，所以，他擅长议论的就是外交政策。大家谈论的国家越远，他觉得越合适。在这种时候，危险在于说错地名。他常把国名和侵略军将领的名字相混淆。在某次不幸的论战中，他竟和贝多亚上尉斯打起来，因为上尉说他说的塞瓦斯托

---

① 古希腊名医。

② 古希腊哲学家。

波尔① 将军根本就不存在。

他还以为，在象棋上显一显身手会提高他这位才子的声望，便在这方面费了许多精力。一天下午，他当着好几个会友的面下棋，结果叫人吃了不少的棋子。他发现只有把一个小卒变成王后，方能挽回败局。

“这个当王后！”他喊了一声便紧紧盯着对方的眼睛。

“不行。”

“怎么不行？”

可对手竟本能地把挡着要做王后的那小卒路的一个棋子挪开了。

“它就当王后，这是我的事。”“炮筒子”在胸口捶了一拳，逞强地说。

对方无奈又让了一步。

就这样，小卒变成了王后，一格一格地拚命向前推进，所向披靡，终于使佩尔努埃塞斯这位强有力的省议员赢了棋。

---

① 这是苏联克里米亚半岛上的一个港口，隆萨尔把它当成了一个人。

第 七 章

〔佩佩·隆萨尔反驳华金·奥尔加斯的中伤，为庭长夫人辩护。少顷，堂阿尔瓦罗·梅西亚与其密友帕科·维加亚纳出场，尔后，结伴同去维加亚纳侯爵府。〕

佩佩·隆萨尔具有这样和其他一些特性。华金尼托·奥尔加斯十分怕他。可能这个佩尔努埃塞斯人知道华金在惟妙惟肖地模仿他说的那些蠢话和说蠢话的样子。另外，隆萨尔也讨厌堂阿尔瓦罗和所有拍他马屁的人，那些人都是堂阿尔瓦罗·梅西亚的朋友。华金与小侯爵——维加亚纳侯爵之子——情同手足，而侯爵又是堂阿尔瓦罗的密友。

“午安，诸位先生。”隆萨尔说着便在那些人中间坐下。

他摘下手套放在桌上，要了咖啡，便目不转睛地盯着本来想躲开他的华金。

“小伙子，在议论谁呢？”议员朝那个冒充大人的小青年不很壮实的腿上拍了一掌，问道。

隆萨尔的目的是要和他比一比腿。果然，他把自己的腿伸到小伙子的腿旁，好让那些先生比较比较。

华金答道：

“没议论谁。”

隆萨尔耸耸肩。

“我不信。这些马德里人谈起倒霉的乡巴佬来总有的说。”

“不错，”前市长说，“您那位当教区法官的朋友就是今天的受害者。”

隆萨尔顿时板起了面孔。

“喂，”他说，“他也是 espifor？”（“炮筒子”这句所谓的法语意思是：厉害的幽灵。）

“大家在谈，”佛哈接着说，“至今仍倍受人们尊重的某位女士是否轻许了别人的追求，她受折磨的良心是否正在堂费尔明的道德说教中寻求精神力量……嘿！嘿！……”

隆萨尔听了莫名其妙。

“别忙，我要求把话说明白点。”

华金尼托求援似的望了望他爸爸。

奥尔加斯先生傲慢地嘟哝了一句：

“好家伙，还有要求……”

“不错，先生，就是有要求。我认为这与本人有关！”

“那么，您要求什么呢？”小伙子问，他为这个大胆的举动竟耗尽了自己的勇气。

“我要求我有权利要求的，就是这。我再说一遍，我认为这与本人有关。”

“什么事？”

“就这事！”

华金尼托又耸耸肩，脸如死人般苍白。他明白这时候有道理也没什么用处。隆萨尔凶恶的眼睛在冒火，他陷入了窘境，恐怕是没词儿了，而这正是他一向恼火的事情。

“对，先生，就这事，我希望说明白点。”

可连他自己也不知道他要求的是什么。

佛哈出面把事情挑明。

“隆萨尔先生是想能给他说是不是有人认为向那位女士求爱的就是他。”

“就是这个意思!”隆萨尔说，其实他就没往这上想，不过，对佛哈的猜测他倒挺满意。“我想知道，”他接着说，“是不是有人以为我会怀疑那位如此令人敬重的夫人的品德……”

“哪位夫人?”

“就是那位，堂华金尼托，就是那位；你们谁也甭想嘲弄我。”

争论激烈起来。呆在昏暗角落里的那些德高望重的先生不得不出来干预这场争论了，因为事情竟如此严重。他们全支持隆萨尔先生，尽管他们也承认他这样发火也有点过分。他们向他进行了解释，因为他还一直没容人家把事情说明。“他们说刚才大家议论的不是隆萨尔，是在谈讲经师，话说得也还算有分寸；说讲经师先生就要做堂娜安娜·德·奥索雷斯·德·金塔纳尔夫人的忏悔神父了，因为这位尊贵的、道德极高尚的夫人想避开一位美男子设下的圈套，而这位美男子并不是隆萨尔先生……”

“是梅西亚。”华金插嘴道。

“谁这么说谁就是胡扯!”“炮筒子”喊道；这消息使他大为不快，“那个唐璜① 满可以去敲别家的门嘛；庭长夫人可是一座坚不可摧的堡垒。至于那个在公共场所传播这种流言蜚语的家伙……”

“俱乐部可不是公共场所!”佛哈打断他的话说。

“朋友们之间随便说说嘛。”老奥尔加斯也接了一句。

---

① 西班牙喜剧作家莫里那所著剧本《塞维尔的诱惑者》中的人物，后成为淫乱之徒的象征。

“您把议论那个唐璜的话都告诉梅西亚去吧。”小奥尔加斯在门口喊道，他准备好了，假如这些挖苦的话激怒了那个粗鲁的佩尔努埃塞斯人，他就撒腿溜之大吉。

然而那种情况并没发生。“炮筒子”脸刷地红得象只蕃茄，但身子没有动，只听他说：

“管他是梅西亚，还是圣梅西亚，我都不怕！我说的话，我要当面说，要当着大家的面说，要 Surbicesorbi(隆萨尔用的这个拉丁词意思是：当着全城的面，当着众人的面)。看样子，堂阿尔瓦里托使那些粗暴的年轻人相形见绌，所有的女人都对他……”接着他说了一句蠢话，引得昏暗角落里的先生们一阵骚动。

“安静！”华金尼托壮着胆子压低嗓门儿说，他依旧站在门口。

“什么安静？谁也管不着我……少爷！”

只听见一阵哈哈大笑，那笑声如此响亮、震耳，竟使性如烈马的隆萨尔心惊肉跳。没错，那是梅西亚的笑声。他正在隔壁大厅里跟那里的几位先生谈多米诺骨牌。梅西亚由帕科·维加亚纳和堂弗鲁托斯·雷东多陪着，来到隆萨尔所在的这间大厅。隆萨尔早已重新落座，他抱怨咖啡已经放凉，只呷了几小口。他向周围的人打了个手势，意思是他沉默不语纯粹是出于谨慎。

堂阿尔瓦罗·梅西亚个头儿比隆萨尔高，身材也远比他长得匀称。他在巴黎购置服装，并常常是亲自去店里量尺寸的。隆萨尔则在马德里定做衣服，一套衣服人家要他掏三倍的工钱，就这样也从没有一件礼服穿着合身，而且他的衣服还总是跟不上形势。梅西亚经常去马德里，还常常出国。他虽然是贝图斯塔人，但说话不带方音。隆萨尔想说地道的卡斯蒂利亚话，人家却以为他是加利西亚人。梅西亚讲法语、意大利语，还讲点英语。

这位佩尔努埃塞斯的议员对俱乐部主任佩服得五体投地。

他认为，论胆量、风度，比艳福、政治声望，除了堂阿尔瓦罗，贝图斯塔人都不是他隆萨尔的对手。“炮筒子”不得不承认堂阿尔瓦罗比自己强，不得不承认堂阿尔瓦罗是他十全十美的楷模。他把俱乐部主任简直想象成了小说、甚至诗中的人物。他认为堂阿尔瓦罗的勇敢胜过熙德①，武艺不输苏阿沃②，身材有如无可挑剔的时装图样，穿上衣服就总象个时装模特儿。至于堂阿尔瓦罗享有的勇敢无畏、所向披靡的声望，他认为那的确是名不虚传，而且还是一个喜欢在这个下流的世界里寻欢作乐的人渴望得到的最令人羡慕的财富。社会上对俱乐部主任那笔价值一般的财产的来路有种种别有用心的说法，隆萨尔虽然天天都在传播这些流言蜚语，却并不相信梅西亚有一分一毫不义之财。

隆萨尔是王朝内部的反对派。堂阿尔瓦罗也是王朝分子，现任尊重君主制度的贝图斯塔自由党的领袖。隆萨尔处处与他为敌，却总是败在他的手下。隆萨尔的人掌权，他是议会常设委员会的议员。但自从阿尔瓦罗进了议会，他就失去了光彩。梅西亚不是贵族，反对他的人为数极少，从看门的到议长，所有的人都向他脱帽行礼，人们处处提到堂阿尔瓦罗；凡是他的市长提出的计划没有不被通过的，凡是他抽来的壮丁没有不是病得要死的。总之，凡是他经手的事，没有一件不是很快就办妥的。

特别是在女人的问题上！

不知有多少次，当剧场里的观众都在聚精会神地看戏时，楼下包厢里总有一位目不转睛地看着潇洒的梅西亚，他就是隆萨尔。那个出类拔萃的人物，头发金黄，面色白皙，褐色的眼睛总

---

① 西班牙古代民族英雄。

② 一八三一年法国建立的阿尔及利亚军团的士兵。

是冷冰冰的，可它们一向女人施展起妖术来，却能发出炽热的光芒。梅西亚衬衫的领口花饰是那样光彩夺目，隆萨尔说那是难以模拟的造型，贝图斯塔没人能做得出，就是在马德里他也没见过。那个花饰吸引着省议员的两只眼睛，宛如灯光吸引着飞蛾。他竟迷信地把对手在情场的胜利大部分归功于梅西亚那个领口花饰。

他隆萨尔也精心收拾打扮了一番自己的领口花饰，却没注意到它竟象个没开口的马甲和硬如纸板的领带。他重新瞧了瞧梅西亚的领口花饰，又看了看别人敞开的马甲。隆萨尔看着梅西亚，只要他那个可恶的模特儿鼓掌，他也鼓掌，而且，也象梅西亚那样不紧不慢，不出声响。那个堂阿尔瓦罗两肘撑在包厢的扶手上，交叉着双手回头跟他的朋友们说话的优美姿势，“炮筒子”一辈子也甭想学会。如果梅西亚用双筒望远镜扫视各个包厢和座位，隆萨尔也立刻学他的样子。他觉得那两个镜筒仿佛装满了致命的霰弹：被那个勾魂的凶手瞄准的女人真不幸啊！隆萨尔认为那位太太或小姐已经发狂地爱上了梅西亚，或至少失去了体面。

这个贝图斯塔的唐璜制造的那些牺牲品，隆萨尔比谁都清楚。他对他暗中监视、跟踪、盯梢，琢磨他每一次微笑的含义。他不止一次地（这他宁死也不承认）等待梅西亚玩腻某个女人的时刻，以便用隆萨尔式的笨拙的情网把那女人捞到手。

然而，即使碰到这样的机会，吃他人用过之餐的口福也往往被小侯爵帕科·维加亚纳抢去。

这一切“炮筒子”全清楚，但他对谁也没说。

他否认梅西亚的成功。

“他已经老了。”他常常说，“我不是说他年轻的时候，那时，

由于革命①，风气变得很坏……我也不是说他没有过什么风流韵事……但是眼下，在当前这个历史时刻，”佩尔努埃塞斯人说到这儿竟有点狂妄了，“我们这派的道德就是最好的标志。”

他们谈话的内容天天如此，议论的对象也没多大的变化，评论不多，有用的话干脆一句没有。几乎预先就能猜到每个人要说什么和什么时候说。

堂阿尔瓦罗发现他一进来，人家就停止了议论。对此他已习以为常。他知道那个佩尔努埃塞斯的议员既恨他又十分钦佩他。这使他很开心，他也需要隆萨尔的仇视，因为隆萨尔是以梅西亚为男主人公的那个传说最出色的传播者，而那个传说在许多事情上对他很有用处。他也知道那个“大学生”——梅西亚还是这样称呼他——在可笑地模仿他。他很喜欢观察隆萨尔，就好象是在照哈哈镜。他不希望他倒霉。按说他应该帮隆萨尔的忙，这也是很容易的事情。也许他已经帮了他不少忙，只是那位并不知道罢了。

人们虽然不再提及庭长夫人，但又议论开已婚的女人。

由于复辟，隆萨尔又象往常一样，在泛泛地为当代道德准则进行辩护。

“那我们来瞧瞧，您，隆萨利约② 在这个道德时代……”市长带着其惯有的讥讽口吻说。

“炮筒子”笑了一会儿便恢复了平静，他叫道：

“我不是这样，谁也不是这样。请诸位相信我。在贝图斯塔，生活中没有诱发恶习的东西，我不是说一切都很好，而是说恶习没有冒头的机会。教士，特别是大教堂的教士的良好影响由来

---

① 指西班牙一八六八年革命。

② 隆萨尔的爱称。

已久。我们有一位主教，他是个圣人，还有一位讲经师……”

“好家伙，讲经师……您别跟我讲这些没意思的事了……要是我讲出来……再说，诸位都知道……”

那个言犹未尽的人便是佛哈。

“那位讲经师先生，”梅西亚开口了，他还是头一次跟这伙人讲话，“不是我们说的那种神秘人物，但是，我也不相信他就是那个求爱者。”

“您这是什么意思？”华金尼托·奥尔加斯问道。

佛哈给他做了解释。

大家争论讲经师是不是那位求爱者。隆萨尔、老奥尔加斯、小侯爵、梅西亚及另外四个人说不是，而佛哈、华金尼托和另外两个人说他就是那个求爱的人。

俱乐部主任在表决中获胜，为了答复反对派，他公正地宣布：“教区法官真正的罪过是买卖圣职。”

民法和教法硕士小侯爵向大家解释了这个偏词。

堂阿尔瓦罗认为，野心和贪婪是讲经师的主要罪过，尤其是贪婪。但他是一位学者，或许还是贝图斯塔唯一的学者，也是一位无与伦比的、胜过主教的演说家。

“他不是圣人。”他接着说，“但是，有关他和堂娜奥夫杜利亚以及他和维西塔雄的关系的说法，也不能相信。至于他跟帕埃斯一家的关系，也有人说三道四。我是堂马努埃尔的知心朋友，又从小看着他女儿长大，我抗议一切诽谤他们的说法。”

（隆萨尔记下了这个词，他以为梅西亚说的是下酒点心①。）

“什么说法？”小侯爵问，他就是为这才留在那儿的。

---

① 梅西亚说的是especies（说法），隆萨尔听成了 especias（下酒点心）。

“你还不知道？说是奥尔维迪托① 顺从了堂费尔明的意愿，现在和将来都不结婚，因为堂费尔明要让她当修女，而堂马努埃尔竟然也认可了，还……”

“堂阿尔瓦罗先生，我发誓这是真的。”佛哈说。

“那您也相信讲经师向姑娘表示过爱情啰？”

“这个我可不知道。”

“别的你也不知道。”隆萨尔说。

梅西亚瞧着隆萨尔，冲他亲切地点头微笑，表示赞同。

“先生们，”“炮筒子”情绪激昂地说，“这实在令人气愤，在这儿什么都成了政治。讲经师在各方面都没的可说。”

“这是布拉斯说的。”

“是我说的！”

“简直象个小偷。”

谈话中断。前市长可不是华金尼托·奥尔加斯。

隆萨尔认定那是在骂他，却不知该如何回击这个自由党的党棍。

末了他说：

“您是个粗鲁的人。”

佛哈也善于骂人，但也会原谅别人对他的辱骂，所以，他自以为没有受辱。

“我说的话我自己证明。”他反驳道，“讲经师是本省的一大祸害。他把主教变成傻瓜，控制了所有的教士。他才当了五六年的讲经师，就变成了百万富翁。主教府的法庭哪是教会的法庭，完全成了托莱多山区的一个分店。对那个忏悔室，我不想说

---

① 奥尔维多·帕埃斯的爱称。

什么；对圣保罗派教会我也无可奉告；至于教义问答会的那些姑娘们……嘘，最好还是不说；关于马利亚的王宫……还是让我们谈点别的吧。总之，他毫无可取之处。这是真的，完全是真的：只要西班牙出现一个半自由主义政府，那个人就得夹着教士服从这儿滚蛋。我就说这些。”

前市长是这样理解自由的：自由就是打击教士，不打击教士就不叫自由；自由的实质就是打击教士和自由贸易。他把贸易自由仅仅看成是获取利息的自由，而且，他对暴利的追求更胜于对教士的仇恨。

虽然他好骂人，但一般情况下还不敢如此不顾脸面地咒骂那些神父，所以，他今天说的这一番话实在令人惊讶。

这个一向小心谨慎、奸诈狡猾的家伙怎么今天竟感情用事，一反常态？其实并非如此，他很镇静，知道自己在扮演什么角色。他的目的是取悦于堂阿尔瓦罗，原因嘛，他自己心里明白。虽然俱乐部主任假意为讲经师辩护，但佛哈心里明明白白，他知道梅西亚根本不希望讲经师好。

“佛哈先生，”梅西亚知道大家都期待着他开口，便说道，“您刚才讲的这些话，至少有明显夸张的地方。”

“这是老百姓的呼声……”

“老百姓是愚蠢的。”隆萨尔喊道，“是他们把我主耶稣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也是他们用毒芹毒死了希波克拉底的。”

“是苏格拉底。”小奥尔加斯纠正他说，他认为有堂阿尔瓦罗在场，自己的安全绝无问题，就报复了隆萨尔一下。

“老百姓，”隆萨尔并不理睬小奥尔加斯，继续说，“杀死了路易十六。”

“再见！简直没完了。”佛哈打断他说。

他耸了耸肩又说：

“再见了，先生们。在学者们说话的地方，我们这些愚昧无知的人就成了多余的啰。”

他朝门口走去。

“喂，说到学者们，”那个一直没开口的美洲佬堂弗鲁托斯·雷东多这时说，“我跟您打的那个赌还没结果呢，隆萨尔先生……您大概想起来了吧……就是那个怪词。”

“哪个词？”

“Avena。您说这个词带h①……”

“我坚持我原来的看法。我还以为今天这事与我有关呢……”

“得了，得了，您甭跟我绕圈子了。您可是拿牛杂碎跟我打的赌……”

“赌就赌。”

“那好，啊哈！ 把拉丁文词典拿来，图书馆里有。”

“快去拿来！”

一个小伙子取来了词典。在这里查阅词典是常事。

“您先查一下带h的词。”隆萨尔朝华金尼托吼道。华金尼托早已愉快地担负起击败这个佩尔努埃塞斯人的任务。

堂弗鲁托斯幸灾乐祸。为了这场胜利，他本来要从他那万贯钱财中拿出一百万来的。现在就要看到底谁蠢了。他朝大伙儿挤挤眼，搓着手得意地笑着。

“多美的杂碎席啊！”

奥尔加斯一本正经地查那个带h的avena，可怎么也查不着。

---

① Avena意为燕麦，隆萨尔硬说这个字应拼写成Havena，而西班牙语中没有这个字。

“您可能查的是带b的，您查查带 v 的。”

“根本就没有，隆萨尔先生，查不着。”

“现在您再查一下不带h的avena。”堂弗鲁托斯喊道。这会儿他显得非常庄重，力图摆出一种在胜利时刻应有的风度。

隆萨尔此刻面孔涨红得象个蕃茄。他瞅瞅梅西亚，梅西亚却装着若无其事。

最后，“炮筒子”决计孤注一掷。他站在大厅中间，粗暴地从奥尔加斯手中夺过词典。奥尔加斯还以为他要把词典朝自己的脑袋上摔过来呢，可是没有，只见他把词典摔到一只沙发上，吼道：

“先生们，这本破书爱怎么写就怎么写。我肯定，我保证，我家那本词典上avena就带h。”

堂弗鲁托斯刚要表示异议，隆萨尔却不容他开口，继续说：

“谁否认这个谁就是说我骗人，就是怀疑我的品质，就是在向我挑战，如果是那样的话……我就听从他的吩咐。这种事如何了结，大家都很清楚。”

堂弗鲁托斯张口结舌。

佛哈从门口那儿壮着胆子说：

“隆萨尔先生，我不相信雷东多先生敢怀疑您说的话，谁也不敢这样看您。如果您那本词典上avena带h，那就他说他的，您坚持您的。我琢磨着您那本词典可能是……可能是一本官方词典……”

“不错，先生，是官方词典……”

“那么，那本就是权威性的词典啰。您说的是对的，是堂弗鲁托斯把avena跟他曾在那儿大发其财的Habana① 这两个词搅

① 哈瓦那，古巴首都。

到一块儿了……”

堂弗鲁托斯十分得意，他知道隆萨尔明知那是句俏皮话也得忍着，便佯装认输。

“先生们，”他说，“这不足为奇，请不必多说了，杂碎席我请客。”

他在那儿几乎一向被看作是最愚蠢的人，今天看到隆萨尔成了众人的笑柄，感到十分开心。

最终说定当晚由堂弗鲁托斯出钱请所有在场的人吃晚饭。这可真是那位守财奴少有的大方啊！隆萨尔认为他又一次凭借实力抬高了自己的身价，而且这次还是当着堂阿尔瓦罗的面哩！他接受了这顿晚餐和赢家的身分，尽管他明知他家根本就没有那本词典。不过，既然佛哈已经那样说了……

雨早已不下了。聚谈会也散了，他们互道了“晚上见”就各自而去。除了老奥尔加斯，他们都经常熬夜。

晚餐将在午夜开始。梅西亚虽然事情繁多，也答应光临。

隆萨尔实在羡慕“事情繁多”这句话。他知道大家和他对这四个字的理解所见略同。那些“繁多的事情”，嘿嘿，就是与女人幽会！“很可能是跟庭长夫人！”这个佩尔努埃塞斯人想，并打算暗中监视他们。

堂阿尔瓦罗·梅西亚、帕科·维加亚纳和华金·奥尔加斯一起出了门。小侯爵知道奥尔加斯要碍堂阿尔瓦罗的事，便对他说：

“喂，华金，我现在才想起来，你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吗？”

“你说说吧。”

“你有个可怕的对手。”

“你指的是……那方面？”

“你说对了，你把自己的那些事都忘了……是关于奥夫杜利亚的。”

“喂！”梅西亚纯粹出于遗憾地笑了笑对华金说，“这么说，您缠住那个小寡妇了？”

“当然。”帕科说，“是……维也纳大包围。”

华金虽然粗俗，但还是有些发慌，他既有点得意，又有点难为情。他清楚地知道堂阿尔瓦罗曾经是奥夫杜利亚的情夫，因为奥夫杜利亚向他承认过，还说他是她“唯一的情夫”！可奥尔加斯却疑心帕科在梅西亚之后也跟她有过关系，但奥夫杜利亚发誓没那回事。

“你的对手就是诸王的后人堂萨图尔尼诺·贝尔穆德斯。你知道，我的傻瓜，据说……我想昨天教堂里出了一桩丑事，‘雄鸽’把他们轰了出去，就差没用扫帚了。你说呢？你以为奥夫杜利亚只在煤窑里有约会吗？她在宫殿和教堂里也有……

Pauperum tabernas, regumque turres①.”

“可你是怎么知道的？”华金尼托假装不高兴地问道。

“这很简单。因凡松夫人……您知道她是谁。”

“知道。”梅西亚说，“就是帕洛马雷斯来的那个女人……”

“就是那个女人。她和奥夫杜利亚去了教堂。那个考古学家陪他们参观了圣骨堂、地下室、地下墓堂和教堂其他部分。我想他们在参观的时候……肯定搂抱过……因凡松夫人把这些都告诉了妈妈，妈妈听了哈哈大笑；那个乡下女人非常恼火……今天，我母亲为了开开心——你也知道，可怜的母亲对这些事情特别感兴趣——她希望奥夫杜利亚和堂萨图尔尼诺一起到家里

---

① 拉丁文：穷人的酒馆和国王的楼阁。

来，想看看提到昨天的事情他俩是什么表情。她叫奥夫杜利亚到家里来，可是奥夫杜利亚推说她今天下午要去维西塔雄家做午餐馅饼……你知道，维西塔雄要办聚谈会……”

“是的，我知道。”

“那你就会在那儿看到她们光着胳臂……并且……总之……你知道，那正是时机。”

梅西亚说：“小寡妇在那种情况下确实十分诱人。我在这位家里见到过她系着那条大白围裙，衬裙紧裹着身体，露出点腿肚子，胳臂全露在外面，脸蛋红红的，诱人极了……”

那个弗拉门戈式的男人咽着口水。

“是那种难以捉摸的女人。”他情不自禁地说，随后又问，“那么他呢？”

“谁？”

“就是那个好卖弄学问的家伙……”

“哦！堂萨图尔尼诺？他也没去我家。他回了一个带有香味的便条，作了极巧妙的答复。他那些便条都是这样，就象圣器室里的鸡形折纸……”

“他是怎么答复的？”

“他说他卧病在床，请妈妈叫人给他送去泻药的药方，说那种药极灵，妈妈也知道。贝尔穆德斯真可怜，要不是他消化道有毛病，他肯定会打败你的。”

华金又说了一会儿笑话便告辞走了。

“真是个笨蛋！”梅西亚说。

“笨得象块木头疙瘩。”

接着，两人都没再说话。维加亚纳斜眼瞧着他的朋友。堂阿尔瓦罗陷入了沉思。这是两位挚友在吐露各自心中的秘密之

前的沉默。

他们的友谊就象是一个年轻的父亲和一个视父亲为最敬重、最有头脑的同志的儿子之间的那种友谊。此外，帕科还把梅西亚看成是一位英雄。帕科是贝图斯塔最令人羡慕的爵位的继承人，又长得十分漂亮，还善于同女人交往，但他最引以自豪的却是与堂阿尔瓦罗的亲密关系。俱乐部主任四十多岁，未来的侯爵才二十五六，尽管他们年龄相差很大，却志趣相投、思想一致，因为维加亚纳千方百计地模仿他这个偶像的思想和情趣，但不效法他的衣着和举止，因为堂阿尔瓦罗察觉到他的这些意图后，便慎重地告诉他，这样模仿他既可笑又不自然。因为他嘲笑“炮筒子”，所以就让天性确实不俗的帕科放弃这样的企图。因此，这位与众不同的小侯爵就象他在马德里的裁缝说的那样，仍然衣着入时。那位裁缝对他象对聪明、杰出的老主顾，把他的活儿做得十分仔细，给他做的衣服既不过紧，也不过宽，领尖不过尖，帽檐也不过大。

他力求自己衣着的风格有别于任何一种服装式样。他信不过贝图斯塔的裁缝，也不买贝图斯塔商店的那些普通衣服。他家乡就没有裁缝。夏季，他喜欢戴白色帽子，穿浅色背心，系鲜艳领带。他认为体面的衣着关键在于整洁和庄重，庸俗的夸张则十分危险。他的皮肤白皙，面色红润。虽然他皮肤漂亮、禀性善良、身体健康，却丝毫没有女人气。女人们赞美他，尤其赞美他的嘴巴、牙齿以及手和脚。甚至在那些男人通常完全失去魅力的地方——因为这是他们的义务——他也获得了真正的成功。小侯爵为此感到洋洋得意。他看不起那些堂堂正正搞来的情妇，却十分看重、甚至喜爱他花费重金弄到手的女人。他阅读的文学作品只有杜佛的《卖淫的故事》和《卡梅利亚斯夫人》以及

由此派生出的其他赞美堕落女人、情节离奇的作品。他相信那些被贝尔穆德斯称为妓女的女人善良的心灵，也相信上等阶级的绝对堕落。他断定假如没有野蛮民族的再次侵入，世界马上就会腐烂。他为此痛惜，但也因此感到开心。

此外，他想，要做一个好丈夫是需要经历很多风险的。他注定要跟某个贞洁但干瘪的女遗产继承人结婚。他提出条件，必须给他多年自由，使他有时间把自己锻炼成一个称职的丈夫，他才答应那桩婚事。使他倍受折磨并因此要向梅西亚请教的那个问题是：

“为了我的妻子不至于在投入我的怀抱时已变成一个老太婆，我就得马上结婚；我要是想获得更多的自由时间，享受其他女人的青春，就得娶一个老太婆。我应该选择哪个呢？”

他当然并不想一结婚就不再跟别人私通，可是那样舒服吗？偷偷摸摸的，象罪犯似的藏来躲去。

他情愿为成为一个称职的丈夫继续进行锻炼。

除了梅西亚，通奸者很少有小侯爵那么走运。自负常常使他成功。不少女人都拜倒在未来的维加亚纳侯爵的脚下。但有时候，他喜欢用他那双温柔而深情的蓝眼睛和他体会快乐的方式征服女人。

“想快活，”他说，“得找三四十岁之间的女人。这些女人知道得多，有见识，她们爱一个人是爱他的美德。”

就象一位高贵而富有的夫人把她几乎是新的衣服给了女仆一样，梅西亚也不止一次地将自己几乎没碰过的情妇让给了帕科。帕科为了成为梅西亚那样的人，也心甘情愿地予以接受。他非常崇拜梅西亚。

帕科是个中等个儿，可挽着他这位朋友的胳膊时，却显得有

点矮，因为梅西亚比佩尔努埃塞斯的那个英俊小伙还要高。

“咱们上哪儿去呢？”维加亚纳问，他是想引梅西亚吐露一点心中的秘密。

堂阿尔瓦罗耸了耸肩。

“她可能在我家。”

“谁？”

“安尼塔呀！”

堂阿尔瓦罗慈父般地望着帕科笑了。

他抓住帕科的肩膀，一边往怀里搂，一边说：

“小伙子，你真是个捣蛋鬼！太天真了！这是谁跟你说的……？”

“是它们。”

说着他把两个手指放在了眼睛上。

“你看见什么了？这不可能。我决不会那么冒失。”

“那她呢？”

“她……她知道不知道我爱她，这还拿不准呢。”

“算了！我敢说……她不但……而且也爱上了你。”

梅西亚的一只手在维加亚纳的肩头略微颤抖了一下。

小侯爵感觉到了，并且从他朋友的脸上看出他在竭力掩饰内心的激动。那个花花公子冷漠的眼睛顿时有了生气。他吸了口烟，喷出烟雾，以此遮掩他激动的表情。

他俩默默地走了几步路。

“你从她那儿……看出了什么？”

“喂，喂！她好象上钩了。”

“当然！你是从哪儿看出来的？”

维加亚纳转过头来望着梅西亚。

梅西亚用一个半认真半打趣的动作指指心口。

“噗!”帕科的嘴唇发出一声响。

“你不信?”

“我不信。”

“你别那么傻,你不信有相爱的可能?”

“我倒是很容易爱上……”

“我说的不是这个。”

“你脸红了?”

“是的,我真难为情。又有什么办法呢?这大概是上了年纪的缘故。”

“那么,你就谈谈,你有什么感受?”

梅西亚向帕科讲了自己的感受。他在骗小侯爵,就象骗那些与他教养和情感都相仿的女人。帕科的想象力、习性以及他特殊的道德观念,使他在精神上和感情上变得象个女人。他就象许许多多的夫人、小姐一样,在安乐窝里长大,生活在娇惯、放任的环境中,整日无忧无虑,养尊处优,胃口甚佳。

他也象那些女人一样,头脑里充满一种模糊的感伤情调,把多愁善感当作最美好的东西,几乎看成是美德。不过,贵妇们的这种美德遵循的是一种享有特权的道德标准,而这种道德标准远不如平民生硬粗暴的道德标准那么严格。帕科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多想,也没有想清楚,仍期待着象小说和戏剧中描写的那种纯洁和崇高的爱情。他知道去找这样的爱情实属荒唐,便声称自己在这个问题上是个怀疑论者。然而,在心灵深处,在他极少光顾的精神领域里,他隐约看到了某种比粗俗地向女人献殷勤更美好、比肉欲的满足以及他视为乐趣的浮华虚荣更严肃的东西。有必要让所有这一切都显露出来,使人感觉到它,让力量胜

过自己意愿的想象力来激发大脑的思维活动。对他来说，梅西亚那些旁敲侧击、具有腐蚀性的言词是一种最合适的诱惑。他们穿过了几条马路和几个小广场，走了有一刻钟。在这段时间里，堂阿尔瓦罗使他的同伴体会到那种剂量经过测定的爱情的某些不确切的方面，使小侯爵的精神世界达到了最崇高、最美好的境界。

是的，那一切都是纯洁的。对一个已婚的女人而言，确实如此。但是，理想的爱情，那些高贵而出众的女人的爱情是目无法纪的。在巴黎，甚至在马德里，爱有夫之妇没有什么不便。在这一点上，纯洁的爱情与粗俗的爱情毫无差别。

贝图斯塔王家自由党的头头认为十分要紧的是，要让帕基托相信他在以一点一滴地输送爱情的精明方式爱着那个女人。如果他对这种爱的纯洁和力量确信不疑的话，一定会帮他的大忙。因为维加亚纳一家与庭长夫人关系非常密切。帕科从未对他的女友安尼塔讲过一句爱情的话，安尼塔也十分尊重他。安尼塔虽然跟帕科也很少说心里话，但对他总比对别人要坦率，此外，还能在侯爵家常常见到她，在其他人家里这种机会就不多了。梅西亚要想取得进展，离了帕基托可不行。假定安娜想单独跟堂阿尔瓦罗谈谈，那在什么地方谈好呢？在庭长家吗？这位勾引者认为这绝不可能。这简直是公开的背叛，是最叫女人胆战心惊的事情。庭长夫人也决不答应搞这类不正当的男女关系，至少在开头的时候是这样。帕科的家处在中立地带，是布置包围圈和注视事态发展的最合适的地方。堂阿尔瓦罗根据多年的经验掌握了这些情况。他在维加亚纳的家里获得过爱情的可歌可泣的巨大胜利。他的高傲提醒他决不要把安娜·奥索雷斯排除在他的包围圈之外，而全贝图斯塔都认为庭长夫人肯定是

个例外。

因此，他想征服她好让大伙儿开开眼。

她一定正在黄色大厅，就是那个闻名遐迩的黄色大厅里。对于这些事情，贝图斯塔知道什么呢？庭长夫人跟其他女人一样，也是个女人。为什么所有的女人硬要把她想象成一个刀枪不入的怪人呢？她的心灵上有什么铁甲防具？那个女人用了什么奇特的油膏能使她纤弱的肉体毫不动情？梅西亚不相信女人绝对贞洁，他认为，他具有的那个大家都承认的优势就在于此。一个有这种信念，又确实英俊的美男子是任何一个女人也抵挡不住的。

“我相信自己而不相信她们。”这就是他的至理名言。

他应该利用庭长夫人的贞洁在贝图斯塔引起的盲目崇拜——这他十分清楚；应该激发她的情欲，使她欠的情债与日俱增；还应该把他正对朋友讲的那桩爱情说得似是而非。

“他首先是个搞政治的人，是一个利用爱情和其他欲望为个人发迹创造条件的政界人物。”这是他六年多来的信条。以前他为获得爱情而获得爱情。如今他干这种事则有自己的打算和考虑，有原因也有所图。他正在制定一项规模非常庞大的计划，其中包括他在帕洛马雷斯的浴场上结识的一位政界人物的夫人。她也是一个贞洁的女人，而且经受过炸弹的考验，属于上流社会。可他已经动手挖坑埋雷，要炸开这个堡垒。这是一个完整的计划！他期待成功，但不急于求成；在难办的事情上他从不性急。他，亚历山大式的征服者，曾用两小时的搏斗就占有了一个壮实的村妇，也曾在一夜之间破坏了人家的婚礼，取代了新郎。这个想干就干，不用准备的好色之徒，碰到棘手的情况，却能表现出一个搞精神恋爱的胆怯的大学生那种耐性。如果搞突然袭

击又能保密——有的女人只有这样对付才会屈服——的机会不多，那么，制服那些女人的时间必须大大缩短。马德里要人的夫人对岁数很苛求，但征服她们就能保证他在事业上取得大的成功。这是他这个政治人物心中最重要的事情。现在，贝图斯塔的人又开始议论他是不是看上了庭长夫人！他心里要认可这桩事实在是难为情！她可能在两年前就认为他爱上了她的人品！是啊，两年以来，他小心谨慎，不露声色，只是以目代言，几乎始终不吐真情；他四处奔走，神情不定，大概因为绝望，忽而悲伤，忽而烦躁。还有更难为情的呢！诗人特里封·卡尔门内斯为成为庭长夫人热烈的情人，曾花费了两年的时间。这堂阿尔瓦罗知道得很清楚。尽管他认为对手并不可怕，可非常奇怪的是，他开始行动的时间和采取的进攻步骤竟和那位诗人完全一样。起初，他毫无办法，只得如此。诗人显然已远远落在他的后面，他还处在一种不大令人高兴的阶段：庭长夫人根本不知道那个小伙子爱上了她。有时见他盯着自己看，就想：

“这个《圣旗报》的小诗人真有意思，他大概在为诗的韵脚伤脑筋。”但一转身就忘了世上还有这么一位叫卡尔门内斯的。结果，只有世上唯一理解卡尔门内斯那深沉隐晦的情诗的梅西亚知道他的痛苦。那些哀歌有如一个个字谜，唯有掌握密码的堂阿尔瓦罗能破译得出来。据梅西亚说，诗人表现其热望的这些可笑的词儿有时竟使文质彬彬的他暴跳如雷，有时又令他格外高兴。他可真滑稽！他，就是特里封的情敌！该进攻了。“那个”想必已经准备得差不多了，“那个”就是庭长夫人的感情。

俱乐部主任是根据在这类事情上进展的快慢来衡量文明进步的程度的。贝图斯塔是个不开化的城市，否则，他跟安尼塔·奥索雷斯的关系就不会象现在这样。在那两年中他确实攻克了

另外几个堡垒，但没有一次冒险引起轰动。庭长夫人也确实什么都不会知道。谨慎小心的崇拜者的爱情和毅力可能对她还多少有点作用。谨慎和缄默是堂阿尔瓦罗处理这类事情行之有效的办法。他眼下的冒险活动很少有人知道，人们听到的以及他本人提到的总是以前那些事情。凭这方面的才能和女人总以为自己非常招人爱的固有的虚荣心，庭长夫人如果对他有意的话，就会认为贝图斯塔这个好色之徒已经改邪归正，变成了崇拜她窈窕风姿的举止文雅、永不变心的精神恋人。这是梅西亚希望能准确知道的事情。她相信他吗？她能为他牺牲她在自己诚实的家庭里正享有的良心上的安宁和舒适吗？”

某些也许是轻率的暗示使他失去了优势，恰好这时庭长夫人更换了忏悔神父。

“现在一切都会变得很糟。”堂阿尔瓦罗想，“虔诚可能是比卡尔门内斯更可怕的对手。讲经师是个比我朋友堂维克托·金塔纳尔更警觉的门卫。”

只有孤注一掷了。收获的季节已经到了。会遭到拒绝吗？这可不是他的愿望。兆头不坏，但是，尽管他对此进行掩饰，却还是觉得没有把握。因此，贝图斯塔人对那位夫人贞操的迷信就更加使他恼火，因为他也在无意中赞同那种愚蠢的迷信。

“尽管如此，但我有与某些迹象相反的证据。”他想，“再说，我本来就不相信有坚强的女人。先生，就连《圣经》上也这样说！坚强的女人，谁见过？”

假如帕科·维加亚纳知道他朋友有这些足以证明他爱情的虚伪的想法，他是决计不会为梅西亚征服庭长夫人提供有效帮助的。只有强烈的、不可战胜的爱情可以原谅这一切，至少，帕科的道德观这样认为。尽管堂阿尔瓦罗那么爱她，并且象他说

的那么爱她，庭长夫人却根本没理这个茬儿。一个结了婚的女人做了错事要比未婚的罪过小。因为，这很清楚，结了婚的女人……不会露馅。”

“这就是讲求实际的道德！”当有人对他随便哪个论点提出异议时，小侯爵就一本正经地说，“是的，先生，这就是当代道德，科学道德，叫实证主义，它不鼓吹其他事情。确实伤害了某个人才叫不道德。但对一个蒙在鼓里的丈夫会有什么伤害呢？”

帕科认为他这是在用最新颖的方式谈论哲学。虽然他是个铁杆保守分子，在大学时并不喜欢哲学，可却认为自己在运用哲学方面仍非常出色。

“为什么？因为小孩子还不需要知道这些事。”

当他们来到维加亚纳的家门口时，侯爵府未来的主人已眼含热泪。梅西亚的话语打动了他的心！他此刻觉得堂阿尔瓦罗确实了不起！比任何时候都要伟大。难道这个十足的怀疑论者，这个冷若冰霜的人物，这个已经丧失信心的花花公子还想着别人？谁会去想别人呢！那些情调（帕科本想说“那些动人的情调”），那种表面上无动于衷的典雅的悲观与带点儿浪漫主义色彩的埋藏在内心的炽烈的情欲形成的对比，显得多么协调！假如帕基托看过的不是那本《卖淫的故事》，而是某些流行小说，他本来会发现堂阿尔瓦罗的所作所为只不过是在模仿那些文字华丽的小说中的主人公，而且是在笨拙地模仿，因为他首先是个搞政治的人。不过，帕科在他读的书里也看到过某个与梅西亚相似的人物，就是那个能通过爱情自我拯救的玛加里特·戈蒂。必须拯救他，不惜一切代价地帮助他。

“那就请不会怀疑一切、不会表面平平淡淡、冷若冰霜，而心里情意缠绵、百般温柔的堂维克托·金塔纳尔先生原谅了。”

他们上楼的时候，帕科·维加亚纳，这个前面提到的在姑娘们当中崇拜者最多的小伙子便做出了以下决定：

第一，尽力成全他认为确实存在的庭长夫人和梅西亚之间的爱情。

第二，为自己寻求一种浪漫主义的情趣，寻求一种与他喜欢过分丰满和肥硕的女人的爱好——当然他不这样说——没有矛盾的真正爱情。

“谁在上面？”他问一个仆人，料定庭长夫人准在那儿，因为他心里有这种感觉。

“是两位夫人。”

“哪两位夫人？”

仆人想了想，说：

“我想，一位是堂娜维西塔，我没看见她们，但我从远处听见了她的声音……另一位……我就不知道是谁了。”

“好，好，”帕科说，又转身对梅西亚说，“是她们。最近以来，维西塔和安娜总是形影不离。”

梅西亚的两腿不由自主地颤抖了一下。

“喂，”他说，“先带我去你的房间。我想让你给我讲讲真实情况，你要象临终之前那样只讲真话，告诉我你从那儿发现了什么对我有利的东西。”

“好，咱们上楼吧。”

帕科心里有点发慌。他看到的真实情况……并没有什么出奇的地方。咳！就带点想象得了……恰好那个时候他特别兴奋……

小侯爵住在三楼。他们刚到二楼的门厅，就听见一阵哈哈大笑……是从厨房里传出来的，是维西塔那没完没了的笑声。

“她们在厨房!”梅西亚说，他感到诧异，并想起了往事。

“喂，”帕科说，“维西塔不是在家里等着奥夫杜利亚去做馅饼和别的什么吃的吗?”

“是啊，她是说过。”

“那……维西塔雄怎么在这儿呢?”

“她们在厨房里干什么呢?”

侯爵府中有个庭院，从开向庭院的一个窗口探出一个漂亮的女人脑袋。那女人戴着一顶装饰奇特的白帽，帽子下面飘动着迷人的乌黑、浓密的卷发。她红润的嘴唇高兴地在笑，一对会说话的大眼睛正做怪相，两只粗壮的胳臂一直到手腕都那么白，那么圆润、结实。只见她把一只褪了毛的鸡举过帽顶，那鸡带着死的痛苦抽动着，从鸡喙往外滴着血。

奥夫杜利亚朝那两位惊呆了的先生做了个扭断鸡脖子的动作，得意地叫喊道：

“是我! 是我自己杀的! 我就这样对付所有的男人!……”

是奥夫杜利亚! 奥夫杜利亚! 不是那位夫人。

第 八 章

〔介绍维加亚纳侯爵夫妇及其主要家庭成员。梅西亚与侯爵关系甚密，前者是后者的政治指导。侯爵府是堂阿尔瓦罗·梅西亚征服女人的日常处所。当这个贝图斯塔的好色之徒和帕科·维加亚纳来到侯爵府时，正碰上奥夫杜利亚·凡迪纽和维西塔雄·奥利亚斯在厨房忙碌。梅西亚昔日的情妇维西塔雄鼓励他去征服庭长夫人。〕

虽然维加亚纳侯爵是贝图斯塔各保皇党中最保守的那个党的党魁，但他对政治并无兴趣，不过以此装璜门面而已。他总有一个宠儿，而那才是他这个党名副其实的头儿。他眼下宠信的（嘿！简直是正常运用法制和和平轮流坐庄中的怪事！）恰恰是保皇自由党的领袖堂阿尔瓦罗·梅西亚。保守党以为自己在处理自己的事务，而实际上是秉承了梅西亚的旨意。不过，梅西亚并不滥用这幕后的权力，他就象一个自己跟自己对阵的棋手，黑子和白子都得顾到一样，对保守党和自由党的事情都同样关心。假如侯爵一派执掌大权，堂阿尔瓦罗就分配专卖、代销和打猎许可权以及常有的油水更大的什么权力，好象掌管大权的是他这一派。但自由党掌权时，由于梅西亚的作用，维加亚纳侯爵在选举中仍然是举足轻重的人物，并由他分发专卖权、职位、直至

教士的俸禄。贝图斯塔的和平轮流执政就是这么回事，尽管双方表面上争论激烈。两派中称为小兵的在村里打架拼命，他们的头头儿却和睦相处，情同手足。比较聪明的人从中看出点文章，但并不埋怨，只图从这奥秘中捞取双重的便宜。

维加亚纳有个最大的爱好，就是“干掉它几里地”，即所谓远足。

他对政界中的阴谋诡计感到厌烦。

侯爵是个名誉酋长，实际酋长是他的助手梅西亚。堂阿尔瓦罗是政治上的侯爵，在情场上则是小侯爵的门托尔① 和宁法·埃赫里亚②。这父子俩认定没有他们这个皮托尼莎③ 的帮助，各自的事就都别想办成。这就是维加亚纳鲜为人知的政治秘密。

大部分人从侯爵的古玩厅开会出来都常要感叹一番：

“侯爵可真是足智多谋啊！他生来就是搞选举的料，驾驭老百姓的人才。”

“他不服老，还和以前一样。”

其实，人们颂扬他的那些事全是梅西亚的杰作。

梅西亚要惩罚本党的某个人，就让他和某个必定战胜他的保守党候选人竞争。侯爵对堂阿尔瓦罗的自我牺牲大为感激，就报答他，比如他说：

“您听我说，本党某某想参加竞选，可我很讨厌他，就请您让贵党和他竞争的那位先生得胜吧。”于是，梅西亚便把这个位子奖给了他的某个最忠实的奴仆。

但谁会告诉隆萨尔他就是因此当上议员的呢？

---

①② 均为给人出主意或引路的人。

③ 阿波罗的女祭司。

侯爵说他加入保守党全是由于命运，比如出身、本阶级的义务。因为他天性喜欢自由，在各村都有私交很深的“朋友”，势力遍及方圆数公里。在选举中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是他在操纵权势这个复杂的机器，其实他只起选举代理人的作用。他从梅西亚那儿要来一把选票，然后象流浪的犹太人那样远足去各选区分发。

如果他远足走的是一条生路，侯爵就要数走的步数，即使那条路已经官方测定。因为他不相信政府测量的里程。他数着步子，每走一定的路程，就往上衣口袋里放一个小石子作为标记。等回到家，他就把口袋里的石子全掏出来放在桌上，得意洋洋地数那些路程标记。于是，维加亚纳的远足便成了当天晚上聚谈会的头一个话题。

“侯爵到哪儿去啊？”一个朋友在野外遇到他就问。

“我从卡瓦耶塔来，经由卡尔多纳去……一千一百零一……一千一百零二……一千一百零三……一千一百零四……”他继续数着步子，手里拄着一根当地乡下人用的那种烟色的疤疤拉拉的拐杖。

那根拐杖、那件朴素的上衣以及那顶圆顶宽檐软毡帽是他在村镇里享有声望的保证。他具有贝图斯塔贵族所具有的一切傲慢与偏见，却装得平易近人，以此赢得那些纯朴人的心。

他还有一个怪癖：喜欢什么都称一称，量一量。这是他喜欢远足的必然结果。他善于用十进位数计算欧洲所有的剧院、国会大厦、教堂、交易所和马戏场以及其他著名建筑的体积。“科文特花园长几米，宽几米，高几米”，眨眼之间他就能计算出那花园的面积。什么皇家剧院比大剧院少多少立方米，他都一清二楚。他要叫人糊涂，便乱说一通，但只要心血来潮，算得就特别

精确，简直叫人吃惊。“我就相信事实、资料和数据，”他说，“还有……德国的哲学。”

他特别留意建筑物的比例。他认为要想使大教堂与小广场的比例协调，就得把教堂再朝后挪三四米。他本来很想提出此项建议。在古迹和公共装饰建筑的问题上，他是堂萨图尔尼诺·贝尔穆德斯的天敌。他希望所有的建筑都一般高低、整齐划一。他梦想贝图斯塔有纽约那样的街道，其实，他从未见过那样的街道。如果人家提出这样一个立论：

“可是，贵族从根本上反对这样的平等。”

他就回答道：

“我的先生，distingue tempora① ……（他本不想说这话），请别曲解我的意思，也甭扯到别处。Post hoc ergo Propter hoc②（这话他也本不想说），真正的不平等表现在血统上，但建筑物的高度则应整齐划一。美国比咱们强大，人家就是这样。”

由于侯爵的巨大影响，移民区的建筑都修得一般高低。一些想造九层大楼，好从顶楼那儿瞭望本城钟楼的美洲佬对此大为不满。但是，由于侯爵的压力，市政府仍将所有建筑物的高度拉成同一水平，正如侯爵在《圣旗报》上发表的一篇未署名的文章中说的那样：“把我们生活的这个社会固有的不平等放在其他方面吧。”

侯爵夫人认为自己的丈夫是头号死脑瓜儿，她认为当丈夫的差不多全是这路货色。她是个货真价实的自由派。她对宗教十分虔诚，但又热衷自由，因为这二者并不矛盾。她的虔诚表现在：主持许多教友会的事务；厚颜无耻地用一枚银币敲着托盘

---

① 拉丁语：不要把时代搞错了。

② 拉丁语：因此……因此……。

在教堂门口乞讨；给神父送甜食，请他们吃饭；派人给主教送腌肉；送水果给修女们做罐头。照这位夫人看，自由主要是对淫乱而言。她不好不坏，是个还没有坏透的女人。不过，她有个宽宏大量的美德。她认为当今的贵族唯一能做的好事就是消遣。学不到当年贵族的美德，那就效法他们的恶习吧。对侯爵夫人来说，只有路易十五① 和摄政期的风格值得她效法。据建筑装饰师和设计师说，她那间黄色大厅里的家具及小会客室的壁炉，全都是仿效法国凡尔赛宫的一个客厅制作的。但是侯爵夫人对软包家具的喜好已经使她那法国式样的大厅在风格上发生了很大变化。

著名的文物家贝多亚上尉议论那个黄色大厅时说：

“侯爵夫人硬要把它说成是摄政期的风格，凭什么？那个大厅无论如何也不是埃斯帕特罗② 摄政期间的那种风格……”

那些家具倒是十分豪华，但都被糟蹋得不成样子，更糟糕的是，从考古学的观点上来看，它们早已成了过时的玩意儿。

她曾三番五次对这些家具进行改装，尽管每次都以黄色为基调。起初她在家具上包上一层锦缎，接着又改用绣有金银丝线浮花的绸缎装饰，最后则换成了堂萨图尔尼诺视为下流的绷上丝绸的膨体小软垫。装饰师及时提出了异议，认为在大厅里放置这类家具不大雅观。但是侯爵夫人却笑话这种认真的意见。大厅的其他摆设，如镜子、小桌、挂帷等等，也都完全按着侯爵夫人的喜好和要求布置的，其式样早已同摄政期的风格大相径庭，成了令人恶心的大杂烩。谁要是说那种摆设不雅，她就会

---

① 法国国王(1710—1774)，他即位初由菲力普·奥尔良斯摄政，这期间叫摄政期。

② 西班牙古时一公爵。

辩解说，现代的时髦就是舒适和自由。不用说，那些作为家族纪念品的令人景仰的森塞纽风格的古画①，自然被转移到了三楼，原来的地方挂上了色调活泼的水彩画，这些画上画有好多姑娘和斗牛士，还有个行为不端的修道士。使贝多亚和贝尔穆德斯惊讶的是，侯爵夫人竟把带点色情的、毫无艺术性的石印彩色画也挂到了墙上。隔壁小会客室是侯爵夫人白天起居的地方，那里家具摆设得毫无章法，但是用起来却很方便，差不多全是她休息时用的东西：长椅、摇椅、小扶手椅、双人沙发、窄靠背椅。这都是为了省事和方便，使人一进去就想躺下。那个膨起的沙发很宽大，隐在缎面下的暗扣仿佛黄玫瑰的雄蕊。它和侯爵夫人身上散发出的充满客厅的各种香料的芬芳气息合在一起，有如一首无声的轻快的诗。

尊贵的堂娜鲁菲纳·德罗夫莱多·维加亚纳侯爵夫人十二点起床、吃午饭。午后直到晚饭前，她总是坐在或躺在客厅的沙发或椅子上读小说或钩织什么东西。大壁炉从十月一直烧到来年的五月。晚上，不论下雪还是雷电交加，只要有演出，堂娜鲁菲纳总是场场必到，因为她看戏是坐车去。要是没有戏看，或是这戏在贝图斯塔经常上演，她就呆在自己的小客厅里，一边看着讽刺画报、杂志和小说，一边接待那些想来聊聊自己事情的男朋女友。她只在想用好友大祭司那种讽刺诗式的话劝说他们时，才参与他们的谈话。她的话不多，却显示出她在社会生活方面的渊博知识和在道德问题上所持的不落俗套的悲观主义。她认为，最大的罪过莫过于虚伪。凡是不把可以表现出来的好色之情流露出来的人她都看作是伪君子。当有人为某种美德辩护

---

① 一种素描画。

时，侯爵夫人就眼不离手中的漫画，摇着脑袋，从那口假牙缝里发出含糊不清的嘟囔声，似乎对此很不以为然。有时候她则明白地表示：

“那些女人……我全知道！”

她并非什么都知道，但她想暗示她曾是个忠实摄政期习俗胜过忠实自己家具的女人。她引证历史时经常提到恩里克八世和路易十六的那些情妇。

假如聚谈者只有很少几个，那黄色大厅里就保持一定的昏暗。如果超过半打，才点上一盏雕花玻璃灯，挂在大厅中央。灯挂得很高，只有那个美男子梅西亚才够得着灯的开关。其他人埋怨这太不公平。

“干嘛把灯挂那么高？”有几位生气地说。

堂娜鲁菲纳耸了耸肩。

“是那位挂的。”她回答说，暗示这与她丈夫有关。

在个人道德的问题上，侯爵并不十分多疑。不过，有天夜里，他摸索着墙准备穿过大厅，刚走到虚掩着门的小会客室，手便在黑暗中触到一个人的鼻子，就听见一声女人的尖叫（他肯定是女人的声音）、一阵椅子的碰击声和窸窣的脚步声。他出于谨慎没有声张，而是吩咐佣人将灯挂得更高。这样谁也别想再把灯取下或熄灭。结果造成了这种令人气愤的不公平，因为梅西亚踮起脚尖仍能够着灯的开关。

侯爵夫妇有三个女儿，皮拉尔和洛拉已经出嫁，住在马德里；次女埃玛早已死于痨病。当年侯爵夫人和女儿们住在一起时当作责任而存有的那一点戒心现在已经完全没有了。堂娜鲁菲纳在本省的村镇里有许多侄女。除了星期日和星期六，她每天都要叫一个上她家里来。那些侄女是她充满孤独的生活中唯

一的安慰。轮到谁该去贝图斯塔的时候，那些出身贵族的乡下女人就焦急地盼望着早点去姑妈身边。从孩提时起，她们就把在省城与姑妈一起度过的日子看成是特别愉快的日子。有些大惊小怪的父母以要有不使侯爵担心的品德为由，反对女儿去贝图斯塔，但是，最终还是虚荣心占了上风，结果维加亚纳侯爵夫人天天都有一个侄女陪伴。侄女们占据了她那两个出嫁的女儿的房间；埃玛的房间自从她死后再没有住过人，但在必要的时候，也有人住进去。姑娘们嬉笑打闹，使那些在无人时显得过分宽敞和凄凉的大厅、走廊、卧室及小会客室一时间充满了生气。晚间，不管侄女们在不在，一楼总是很热闹。在二楼白天夜里都有稀奇古怪的事情发生，但这些冒险事总是悄然无声地进行。帕基托也总是这些妙事中的一个人物。当他冷静的时候，总诅咒说再没有比追求自家的女佣人更卑劣的事了，可又控制不住自己。堂萨图尔尼诺对帕科说Video meliora①，但帕科根本不懂这是什么意思。侯爵夫人的聚谈会不管有没有侄女们在，总是青年人居多。那些最显贵人家的姑娘经常去跟这个女儿都不在身边的可怜的夫人作伴。她们事先都跟各自的未婚夫约好去参加聚谈会，否则，她们就准备找新的男人。青年们在那儿即兴恋爱，使那个黄色大厅里发生过多起如帕基托说的那种临终结合。帕基托说的“临终”，意思是：非常有趣。但是，发生比较多的是那种可以成为惊人新闻的事。人们尊重侯爵家，却指责那里的聚谈者。大家不管讲起那里发生的哪件风流事，最后都要说：

“最可恶的是这些女人……她们想必已经为自个儿选择好了……一个极受人尊重又非常体面的家庭。”

---

① 拉丁语，意为：我想这样更好。

那些不妥协的进步的自由主义者则认为那是个最卑劣的宅邸。

然而，说它坏话的人又极想光顾那个充满风流的家。

尽管习尚有些松弛，阶级范围也不象早已安息的堂娜阿农霞和堂娜阿格达活着的时候那样狭窄，但还不是任何人都有资格参加维加亚纳那亲热随便的聚谈会的。那些聚谈会的成员自己也打算把门关死，他们这样做是摆架子。另外，他们也觉得让人家看见不合适。“他们最好是在小圈子里。”侯爵夫人豁达大度的精神感染了她的朋友们，所以大家各干各的，谁也不去管别人的事。由于侯爵府的女主人有足够的资格支配聚谈会，所以那些不求尘世浮华的妈妈们便允许她们的女儿独自去参加聚谈会。再说，聚谈会上也总有一些已婚的女人，她们参加聚谈会或是为了保护孩子的名誉，或是为了消遣。谁会怀疑这些女人不会受到尊重呢？比如，维西塔雄就是其中的一位。有些做母亲的肯定对此不习惯，但这样的女人为数极少。有教士在场，这里的聚谈会在道德方面就会得到确实的保障，但事实是，教士很少来此光顾，就是来了，呆的时间也不长。教士们喜欢白天去拜访侯爵夫人。人们都把多疑的人说成是伪君子。

侯爵夫人知道那些青年男女在她家里谈情说爱，搞得热火朝天。她往往正看着书，就发现有人轻手轻脚地悄悄地把门打开，这是怕她看见。待她抬头看时，就发现屋里少了一个小伙子。走就走吧。过了一会儿，她发现又有人开门，再一瞧，好，一个姑娘又没影了。她怎么办？还是继续看她的书。她想：“反正他们都是体面人，知道维护我这个家的脸面，至于有点小毛病……那就是他们自己的事啦。”想到这儿，她耸了耸肩。她这种见解并非这会儿才有，女儿们在家的时候，她就是这样看的。她继续

想:“我那些孩子都是好样的，我了解她们。如果哪个小子对她们不规矩，她们一定会给他一记响亮的耳光向我报警……其他的事嘛……都是一些鸡毛蒜皮，只要听不到她们给人家的耳光，那就是一些芝麻小事。事实也是如此，她的两个女儿都嫁出去了，而且谁也没因为她们受到极大的伤害而把她们退回来。如果出了什么事，也一定是区区小事。另一个女儿死了，那是因为上帝喜欢她。她得的痨病也是一种流行病。当人们议论她的女儿，她也觉察到某种危险的兆头时，她总是坦率而老练地采取应对措施，既不大吵大闹，也不转弯抹角。

但对现在晚间和她作伴的那些姑娘，她可就不操这份儿心了。

“她们自个儿都有母亲。”或者说，“她们的事与我无关。”

她还总要补上一句说：

“只要她们干的事无损于这个家的荣誉……”

从侯爵夫人这种见解和她的聚谈会中得到好处最多的受益者中就有梅西亚。

“对他什么都可以谅解。你看他多精明！多机敏！多谨慎！”

“这个人大概生活在修女当中也不会当众出丑。”

侯爵夫人曾多次当场在某个女裁缝、熨衣女工或女仆的怀里撞上她心爱的儿子帕科。碰到这种时候她都要苦口婆心地叫他以梅西亚为榜样，学人家做事的精明和隐秘。

可她的帕科太蠢了，一点不明白……

“小伙子，让我当场抓住你的丑事，这可太不体面了！……你够不着盘子，又想吃肉……你还是先学会做个谨慎小心的人，然后……”

她觉得这样对他未免太宽容，便接着说：

“况且，这种风流的事情……也不应该在家里干……去请教请教梅西亚吧。”

正是自己的母亲唤起了小侯爵对贝图斯塔的唐璜的崇拜。

侯爵夫人看到儿子已不可救药，就一边咳嗽，一边叫喊着上了三楼。

侄女们住在她家期间，侯爵府上除了聚谈会，还有音乐会、聚餐和野外远足，一切都和先前最美好的时期一样，这个家又一次充满了欢乐气氛。侯爵家里没有一个保险的角落能够禁止那些好友们干大胆妄为的事情。在小会客室里，甚至连至今还摆着维加亚纳的女儿们当姑娘时用过的纯洁的床铺的卧室里也常常发出大笑声和极力压低了的喊叫声。显然，她们在那里嬉戏欢闹，而这种嬉戏正是那个家庭田园诗般的生活的主要内容。

堂阿尔瓦罗怀着爱抚的心情看着那个田园诗般的家庭。这个家是他取得许多成功的舞台；这里的每一件家具都会悄悄地对他讲一段风流韵事。那些绷得鼓鼓的素淡的软椅和扶手上刻有东方偶像的庄重的圈椅受他的嘱托，答应永远给他保密。那些涂着漂亮白色清漆的木头仿佛在对他说：“别担心，大家都会守口如瓶，谁也不会吐露一个字。”那个黄色大厅对这位美男子来说就是一本回忆录。那些回忆不仅在上帝喜欢它们的时候，而且现在以至永远都那么甜蜜动人。成其好事的爱情信物，有能严守秘密的帘幔和绷在座位上的柔软的、不会说话的丝绸，还有那就象梅西亚本人一样能把一切有可能暴露其风流秘密的声息掩盖下去的厚实的地毯。

侯爵对此听之任之，因为那都是他女人的事。

“如果他不能使她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那么，要让她聚谈

会上的那些朋友有教养就更难了。”他住在三楼。

他明白黄色大厅已逐渐失去了一个客厅所特有的严肃，就决定将二楼的大厅改为客厅，这间大厅就在那个摄政期风格的大厅之上。

侯爵夫人从来不上楼去那个新客厅。不管来的客人是谁，她都一律在一楼接待。那些来会侯爵的，如果是礼节性拜访，就呆在那间古玩厅。客人们在那里感到十分冷清。侯爵的办公室和古玩厅就象他自己说的那样，“仍旧是这个家严肃的地方。”办公室里摆设的全是无光泽的栎木家具，绝对没有一件金质的东西，除了木制的，还是木制的。维加亚纳很重视他办公室的严肃性，而说起严肃，那就算栎木最严肃了。“他的那些家具简朴得”近乎寒酸。

“这是我的禅房！”侯爵装腔作势地说。

进到那里会觉得很冷，连维加亚纳也很少进去。古玩厅的墙壁上挂着的几乎全部是货真价实的壁毯，不过，这些壁毯显然是古董。

据贝多亚上尉说，这是那个冒牌博物馆中唯一值得尊重的东西。侯爵梦想通过金钱成为一个文物家，但是，他花了很多钱，到头来，用贝多亚的话说，只落得个上当受骗的下场。这个不留情面的贝多亚是侯爵夫人聚谈会上的常客，他同情乃至蔑视维加亚纳，不过，贝多亚为了不扫他的兴，并不打算准确无误地证明那个令人伤心的事实，即古玩厅里的那些恩里克二世时的家具还没有他侯爵本人岁数大呢。可侯爵却把它们视为真正恩里克二世时的家具，是与那个骑士国王的儿子同时代的东西，况且还是他亲自从巴黎买回来的！……贝多亚在维加亚纳家把那个有上述看法的人叫到一边。两人一起悄悄上到三楼的古玩

厅，把门关上。接着贝多亚就象在俱乐部偷书时那样蹑手蹑脚地走到一把恩里克二世的椅子旁，把椅子转了半圈，找到一条椅子腿的背面。他早就在那个地方用小刀掏了几个小洞眼儿，并用和椅子同样颜色的蜡将洞眼儿封死。这会儿他拿起小刀掏出上面的蜡，又刮去一层木屑……好，大功告成！只见刮下来的木屑不是粉末，而是碎片。

“您看见了吧？”贝多亚说。

“看见什么？”那人问。

“木料是新的。如果它是侯爵说的那个时代的东西，刮下来就会变成粉状，老家具都是这样，这点咱们都了如指掌。那些业余爱好者则不然，他们只是有钱，只会上当。这是假货，纯粹是假货。”

他用蜡重新封住那些洞眼，把椅子放回原处，一边下楼，一边得胜似的说：

“这您都看到了！当然，对可怜的侯爵是什么也不能说的。”

帕科·维加亚纳那天下午一开始就在家里碰见了奥夫杜利亚，这使他感到非常满意。他来不是为了开玩笑。堂阿尔瓦罗的知心话使他非常感动，使他的灵魂在理想的境界里翱翔，那种浪漫的气氛使他心里好奇得直痒痒，由于还不习惯，这心痒难忍的劲儿又使他有点难受。他很少有过这种精神状态。

奥夫杜利亚和维西塔雄在厨房开向院子的那个窗口一边狂笑，一边冲他们大声喊叫：

“到这儿来！到这儿来！都来干活儿！”维西塔一边喊一边吮着沾满糖浆的指头。

“二位夫人，这是怎么回事啊？你们怎么没去维西塔家里做点心呢？”

维西塔脸上微泛红晕。

他们哈哈大笑，笑话那个一直在追踪奥夫杜利亚的可怜的华金·奥尔加斯被人作弄了一场……

奥夫杜利亚解释了一番。维西塔家没有已故的堂娜阿格达·奥索雷斯发明的那种做点心的模子，此外，她厨房的炉灶也没有侯爵夫人家的炉口多。总之，她家里的设备不全，在那儿既做不出三明治和圆台形奶油蛋糕，也做不出糖汁，所以，她们就来了个突然袭击，把营盘一古脑儿搬到了侯爵夫人家。

奥夫杜利亚和维西塔都觉得这个主意不错。她们的突然来到使正在小客厅睡午觉的侯爵夫人吃了一惊，不过，除了被惊醒，她觉得一切都很好。她躺在那儿连窝儿也没挪就开始发号施令。

“叫佩德罗(厨师)、科拉斯(帮厨)和姑娘们都去帮这两位夫人，把她们需要的都给她们拿去。”

堂娜鲁菲纳又转过身对那两位夫人笑着说：

“哎哟，你们也走吧，疯婆子们！到厨房去吧，让我安静安静。”

于是，她又专心致志地读起大仲马的那本《莫希干人》。

维西塔常常这样突然闯进自己朋友的家里，她就是这样理解交情的。她的厨房也确实很不象样！烟囱倒烟，厨房里呛死人，连旁边的餐厅也进不去人。在贝图斯塔可以吹牛说没去过维西塔家厨房和餐厅的人屈指可数。尽管那厨房糟糕，她仍在家举行聚谈会和演出，而且走道上总是挤得满满的。但是，她怕烟跑进来，便关上门，并且指着那些又窄又黑的过道说：

“你们这些疯子，爱从哪儿进就从哪儿进，反正谁也别开我这扇门。”

这位夫人之所以获得大家信任是因为她很慷慨，而她的慷慨充其量不过是拿出衣服和毛围巾，让那些胡思乱想的小青年装扮成女人或土耳其人。那些衣物全是旧的，都放在一间卧室里。那间卧室有一个用绳子吊在空中的籐条床，上面既没褥垫，也没床罩。那儿便是男女演员的化妆室。男女演员都在那儿更衣，因为他们都只须在自己的衣服外面再套上一件就行了。况且，维西塔也没在房间里点灯，为什么不点灯呢？这原因恐怕从大厅那绿色的塔夫绸帷幔后就可以听到：

“贝贝，我给你一个嘴巴子。”

“喂，喂！节目单上可没这个啊……”

“孩子们，孩子们，给我放规矩点儿！”

“维西塔，您干嘛不给他们点上灯呢？”

“先生们，那些疯子会把房子给点着的……”

“您说得对，维西塔，说得对。”华金·奥尔加斯或那个挨耳光的贝贝在里面喊道。

维西塔雄一到别人家就对朋友们格外亲热、坦率，表现得非常平易近人，也显得十分狂热。

她话多，嗓门儿也大，每说一句都要开怀大笑十次。她十五岁时人们就夸她那副滑稽可笑的傻劲儿，如今她已年近三十五岁了，根据诗人卡尔门内斯的那本签名册上对她的评价，她还是那么风风火火，象一个欢乐的瀑布。照教区法官的母亲堂娜保拉的说法，她则是一个最没教养的大暴雨，因此，老太太从来也不想登她的门。不过，瀑布也好，暴雨也罢，大家说的，都各有各的道理。她之所以有一种慌慌张张的傻样儿，是因为她在深入细致地探索，她东张西望就是在搜寻猎物：什么项链、坠子或随便什么东西，不过不包括钱。她认为，或者说得更确切些，她

假装认为那些东西都没有价值，只有钱才是最珍贵的。

“夫人，给您这两个铜币，这是那天您为我出的施舍钱。”

“您快得了吧，维西塔，那点儿钱算什么哟……您别寒碜我了。”

“您别客气了！……拿着吧……多精致的饰针盒啊！”

“不值钱。”

“可它多好看哪！”

“那您就拿去用吧。”

“您别再说了。”

“您拿去用吧……这算什么宝贝！”

“真的？那我就拿走了……您瞧，我都成了捡破烂儿的人啦……”

她确实是个好拾破烂儿的人，所以堂娜保拉管她叫：捡破烂儿的贼。

她在吃食上危害最大。

她曾跑到一位女邻居家大笑着说：

“您知道我家出事了！倒也不算什么大事。我们把食橱的钥匙弄丢了……我都要饿死了。我说，狡猾的女人，给我点儿什么吃的吧。给我吃点儿点心吧，要不我就会饿昏的。”

她每礼拜在家玩两次抽彩或升级棋①。她留下一部分钱准备去野餐，为此任命了一个委员会作准备工作，而这个委员会的成员始终不变，就是她和她的一个表弟。维西塔为了节省开支，也因为讨厌那些糕点商和糖果商，就自己指挥，自己动手制作千层饼、糖汁以及一切能在她的厨房里生产出来的食品。谁知在

---

① 类似升官图的一种游戏。

她那个厨房里什么也干不成，都怪那该死的烟和那个不给她加宽炉灶的房东……真是倒了八辈子霉了！愿上帝宽恕她。

碰到这种困难，她就去借用维加亚纳或其他有钱人家的厨房，但去维加亚纳家的次数居多。因为在人家那儿什么都可以做，还有佣人供她差遣。至于厨房，她事先就征得了厨师的同意。她从侯爵家的储藏室里取出一些食物，派人去商店买白糖、葡萄干、辣椒和盐，要是佩德罗不肯打开他那些柜子里的抽屉那就糟糕了！但愿能弄到所需要的一切。“钱呢？您就甭管了，都算到我的账上。”然而，那些花销后来都跑到了侯爵的账上。这全是误会，因为跑出去买东西的都是侯爵的佣人……他们终于吃上了点心。在聚谈会的头天晚上，他们进行了这样的交谈。

“你好，维西塔，咱们欠债了吧？”

“小意思……就一点儿……”

“那就还钱吧。”

“没错。”

“咱们分摊。”

“你们就甭管了。你们能不能闭住嘴巴？别谈这个了，不值得。”

维西塔有能吃几个礼拜的正菜和几个月的点心。她丈夫是银行的一个普通职员，但出身很好，是贵族人家的亲戚。如果维西塔不动脑筋想办法，他们怎么能维持那种体面的生活呢？而这乃是继续做贵族亲戚的必不可少的一个条件。

据说——就不提是谁了！——维西塔雄还是姑娘的时候，不管她是否真的曾经跳过阳台……那都不是因为发生了火灾，而是为了一个情夫。有些人猜测那个情夫是梅西亚。这完全是推测，没有一点儿真实的地方。由于她为人轻浮……不顾脸

面……

已经没人提那桩事了。而她依旧还是那么风风火火、冒冒失失的。她有馋嘴和白吃的恶名——和其他地方一样，贝图斯塔也用这个词，不过，也仅此而已。她那不合时宜的快活劲儿实在叫人受不了。但是，在正经事上，在她不接受斋日早点的问题上，却没人指责她，至少没人公开指责她。这当然是因为大家不计较小的疏忽……

她长得又高又瘦，一头金发，十分妩媚，但还没美得象她自己想象的那样。她那双一眯缝起来就小得看不见的小眼睛，透着一股子机灵劲儿，但因目光中流露出淫邪的意味，又使她缺乏她想象的那种令人愉快的魅力。她没戴手套的时候，你触到她的手，就会觉得上面有维西塔刚刚吃过的某种甜食留下的油垢。

堂阿尔瓦罗在知己人当中以蔑视的口吻谈论维西塔雄，厌恶之情溢于言表。他承认她的脚长得好看，小腿更是漂亮，就是穿的那双鞋太不象样……衬裙和袜子也不理想……这他知道得很清楚。他说完这些话总要用手帕擦擦嘴唇。

帕科·维加亚纳断言那位夫人用的是细袜带，而且他还认出是一种细麻绳的带子。当然，这些话只能在男人之间说，而且还得是小心谨慎的男人。

与维西塔相反，奥夫杜利亚的衬裙则无可挑剔。但她的行为则是另一回事了。不过，对那方面，就没人再提那些人所共知的事了。她虽然和所有的情人都断绝了关系，但就是不断她跟梅西亚的旧情。这是她的骄傲。那个男人使她着迷，为什么要和他绝交呢？她只和他一个人……她是寡妇，从不思念自己已故的丈夫，倒象是阿尔瓦里托的遗孀。“这是她唯一的……”

那天下午，她俩显得格外漂亮。必须承认这点，至少帕科·

维加亚纳打心眼儿里这样认为。他带着要把这一天剩余的时间用在被他朋友的爱情及时唤起的理想主义上的想法，同意到他家的厨房去看看那两位夫人准备的饭菜。

维加亚纳家的厨房规模确实宏伟。她们可不是破落贵族。那厨房里什么都有，干净整洁、宽敞舒适，烹饪器具也十分考究。进到里面再看看，这些就更加明显。

厨师佩德罗和他的帮手科拉斯做家常便饭就好象在准备宴会。侯爵的领地——那里叫村落——以出租土地的形式遍及全省。每个佃户交的租金不多。由于租金永远不再提高以及侯爵家的大量需要，除了租金，佃户们还要把自家庭院内的、附近河中的以及从山上猎获到的大自然中最好的东西进贡给侯爵。野兔、家兔、石鸡、鲑鱼、河鳟、阉鸡、母鸡等都极不情愿地赶到了侯爵的厨房，仿佛被召集到了陷入世界洪荒困境的新挪亚方舟之中。可以断言，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省里总有那么个地方在为维加亚纳侯爵的餐桌准备着菜肴。

每当深夜，炉火熄灭，佩德罗和主人均已安歇，谁也不想吃饭的时候，在那条距贝图斯塔两里远的塞洛尼奥河上，总有个把穷苦农夫划着一只破旧漏水的小船在劳作。阴暗的大岩石仿佛一座斜塔凌驾河面，使原来就昏暗的河湾更加漆黑。农夫就在那岩石下，手握着一个点燃着的稻草把，窥视着鲑鱼的动静。稻草把的火苗倒映在水波中，好似燃烧着的船舶的尾波。那位权贵的佃户借手提式篝火的光亮捕到的那条鲑鱼就是此刻淌着血、被切成薄片、正等着被送到雪白、洁净的松木餐桌上供烧烤的这条。

还是在夜里，快要破晓时，那个农夫又出发上了山，并自信能捉住上等的丘鹬和石鸡献给他的东家。眼下，那几只石鸡就

摆在那张松木餐桌上，它们那褐色的羽毛与被切成片的鲑鱼的银红相间的颜色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离那儿不远的储藏室里，母鸡、雏鸡、硕大的鳗鱼、粗大的火腿、黑白血肠、紫红香肠，分门别类地或堆成大堆，或挂在弯钩上，显得杂乱无章。这个储藏室收罗了全省最美味的食物，个儿大、味美的水果那鲜亮色彩给储藏室增添了生气，假如那里只有香肠和腌肉一类色调阴暗的死玩意儿，储藏室就有点儿令人晦气了。黄色梨和另外一些几乎是红色的烤梨、金色和暗红色的苹果、一堆堆的核桃、榛子和板栗，使整个储藏室明暗得体、赏心悦目。不必用眼睛看，只消闻一闻，就会觉得那混杂着刺激性的调味品和桔子、柠檬、苹果以及水果松软的床铺——干草——那淡淡的芳香扑鼻而来。

那一切原都是运动着的、有生命、有光彩和有声音的活物；它们曾生活在洼地、草原、河流和山林之中，在林中歌唱，在蓝天上飞翔，在清水里游动，在枝头上映照着五光十色的日光……“维加亚纳无疑能当个大老爷！”维西塔羡慕地这样想。她对那个天天都陈列着贝图斯塔最令人垂涎的各种美味的储藏室羡慕得要命，连做梦都梦见它。

有人对侯爵说起扩大投票范围的事，侯爵笑了。“怎么，你们不信？难道说那些佃户不是我的人？他们没把最好的出产送给我吗？那些给我送来最美味的食品的人会不投我的票？”

在那间厨房里，灶具家什应有尽有，而且十分贵重，闪闪发光，照得四壁光彩夺目，灶台、桌面和橱柜熠熠生辉。真不愧是那个储藏室的家当。傲慢和令人不快的佩德罗在那里作威作福，发号施令，就象一个霸王。他吃的是上等饭菜。他使烹饪保持着传统的规矩，遥控餐厅里的佣人。他不是只管菜锅和砂锅的普通厨工，而是一位指挥烹调和上菜的总司令。他不老，才四

十岁，而且保养得极好。当他脱去围裙、穿起少爷派头的服装时，他就自作多情，以为是其管辖范围内的一个花花公子。

科拉斯是个性格坚强的帮厨，脸色红润，十分活泼，眼睛机灵，手脚麻利。帮两位女士做事的除了维西塔手下那个五大三粗的村妇，还有这两个人物。佩德罗明智地帮她们做事时，并没有误了给主人烧饭这桩他份内的大事。开始，他只是对两位女士的突然袭击抱旁观的态度，因为厨房有的是地方，她们做点心是小事一桩。但他在表示同意——这是必不可少的——时，脸上却带着明显的蔑视，可后来，他的态度却渐渐从容忍转为帮助。开始，他不再那么傲慢，继而，还给那个村妇指点指点，后来，竟然还捏了那女人一把，变得十分兴奋。

“科拉斯，你就听这两位夫人吩咐吧。”佩德罗一本正经地说。

因为侯爵夫人的吩咐没完没了，而帮厨只听佩德罗的，佩德罗只服从自己的职责，所以，要是侯爵夫人提出什么违反他这个大师信条的要求，她得到的结果只会是他的辞职。这是他说的话。很多报纸在叠成尖角纸袋前他都读过。

奥夫杜利亚被那个傲慢厨师的冷淡伤了心，就用眼睛一个劲儿地瞟他，有意无意地用身子碰他，向他施展勾引术。佩德罗被降服了，开始以师傅的身分指点维西塔做点心。

不仅如此，他还想以他的烹饪技艺博得堂娜奥夫杜利亚的欢心，只要她提出什么理论性的问题或碰到操作上的困难，他就赶去帮忙。

“现在放什么？”

“先烤什么？”

“这几个蛋需要翻几个过儿？”

“这个面团怎么包?”

“这个要不要放辣椒粉?”

“把桂皮放在这里行吗?”

“糖浆的浓度合适吗?”

“蛋清怎样搅?”

佩德罗以他的聪明才智对所有的问题都给予了圆满答复。如果自己的说明解决不了问题,他就亲自动手。

奥夫杜利亚曾在马德里跟她的表妹学会了以爱情的表示来奖赏那些卓越的天才、杰出的艺术家和科学家的本事。昨天下午,她就用这种方式嘉奖了贝尔穆德斯广博的考古知识,使考古家欣喜若狂、如痴如醉。这会儿,她一听维加亚纳的厨师关于猪油的高论,就决定奖给他一点儿意外的好处。她装着不经心的样子向他送去炽热的目光,当他们同揉一块面或把手指伸进同一个容器时,比如烧水锅,她就好象出于偶然,紧紧握一下他的手。当奥夫杜利亚走到尊贵的佩德罗跟前,笑盈盈地将一把刚刚沾过她那红宝石般的朱唇的小勺塞进他嘴里时,那厨师竟因为桃酱的美味,乐得险些仰面朝天倒在地上。

系围裙的厨师只觉得征服那个夫人的情景已遥遥在望,得到那个女人,就好象是对他一辈子为许许多多先生和夫人调制饭菜的功劳给予的应有的犒赏。多亏了他,那些先生和夫人才找到了那条富于诱惑力又容易得到的通往甜蜜而实在的爱情之路。

佩德罗很少允许府上的女仆涉足烹饪。他喜欢女人,喜欢所有的女人,但他不相信她们的烹调技术,她们另有用处。烹调与女人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术语,这句话是他从那些叠成尖角袋的报纸上学来的;自由与统治是两个对立的术语,这句话是他

在一份红颜色的报上看到的。他把它们都用到了烹调与女人的关系上。全贝图斯塔的人认为这是说的那些女文人，可佩德罗却以为指的是那些女厨师。他称她们是男子气的女人。

谁要是跟他说男厨师费用高、消耗大，他便回答道：

“朋友，没钱你就别吃。”

此外，他还是个社会主义者，不过那是在别的方面。

当那两个少爷走进厨房，佩德罗就恢复了通常的神态和日常对女佣人和有时从遥远的乡下带来美味食物的佃户们摆出的那副令人不快的表情。炉灶是上帝，他是最高的大祭司，其余的则是在炉灶这个祭坛上祭献牺牲的人。佩德罗不声不响地、神秘地主持着这个仪式。他恢复了傲慢不恭的神情，他就是这样理解对主人的尊重。谁要跟他说话，他几乎理也不理。没多久，他就发现，如他经常唱的donna è mobile① 那支曲子一样，奥夫杜利亚一见梅西亚和帕科进来，便把他忘得一干二净了。刚才她就是这样把堂萨图尔尼诺置诸脑后的！而那个卧在“痛苦之床”上、两个太阳穴一边贴着一块膏药的文物家却还在反复回味那个甜蜜的下午，沉浸在快乐之中呢！

梅西亚和帕科刚刚停止隐晦下流的交谈，还不能马上受到那两个夫人烹调热情的感染。虽然马上就要开饭，况且，那饭菜香味扑鼻，令人食欲大开，但他们想的却不是吃饭。梅西亚本事很大，他进到存煤的地方、厨房乃至磨房，从来不会叫烟垢、面粉和油污弄脏自己的衣服。他在侯爵的厨房里，就象到了那间黄色大厅，可以随便走动，而不会撞上任何东西。他就在那个厨房里，在不同的时期先后亲吻过不少女人。在那个家里，恐怕没有

---

① 意大利语，意为：女人水性杨花。

一个角落不曾给阿尔瓦罗留下这样的记忆。至于帕基托，那就更不用说了。他第一次搞到手的女人是家里的一个女仆，那女仆当时就住在现在作储藏室的这个地方。小侯爵善于在厨房里象猫似的摸黑走路，他事先就蹲着用身体量好了炉灶旁那堆临时煤堆的大小。

尽管他们自有打算，但还是很快就成了那两个快活的、喜形于色的夫人烹饪工作中的积极分子。他俩还是画家呢。这两位绅士不顾帮厨那几乎不恭的嘲笑和佩德罗那侮辱性的微笑，把手插进面团和糖浆里想试一试他们的身手。结果，帕科弄得浑身是面，狼狈不堪，梅西亚则活象一只掉进锅里的白鼬。

奥夫杜利亚碰了小侯爵五百次。在短短的几分钟里他们俩又是碰胳膊，又是蹭膝盖，特别是手，互相摸得更勤，可彼此都装着是无意的。这位身穿紧身短裙，腰间系着白围裙的夫人突然来了个大一点的动作，竟露出了裙下那一双新式苏格兰袜子，使帕科得以欣赏到它的大部。这个贵族青年一向认为他喜欢蒙着白纱的全裸人体雕塑是与他喜欢肉体自相矛盾的。为什么白纱比肉体对他更有刺激性呢？他也不明白。看一个赤裸着腿脚的乡下女人的小腿肚子，没什么意思！可看一个穿长统袜子的腿，一直看到脚脖以上八指的地方！……天啊！那才够味儿哩！而这回就是如此。如果奥夫杜利亚的袜子不是苏格兰的，也许这位少爷还不至于失去他追求的那种理想主义的镇静。然而，他终于被那袜子上带着五彩道子的方格拉回到了粗俗和淫邪的现实中。奥夫杜利亚立刻发现自己得胜了。

这个寡妇最高兴的事就是跟她从前的情夫来个愉快的“演出”，一种没有序幕的演出，她觉得这别有风味，回忆起来才有魅力。她认为，把回忆当作眼前发生的事来欣赏是最幸福的事。帕

科曾是她的情夫。她本来更喜欢梅西亚。梅西亚和帕科条件相当，但和她的关系远比帕科要早。可是，阿尔瓦罗已经变成了野蛮人！他在放肆之前和萨图尔尼诺一样对她彬彬有礼，瞧她的目光也那么冷淡，那么正经，就象那个主教先生一样。她相信，她已不能使主教和梅西亚产生肉欲了。她已不能同堂阿尔瓦罗来往了，也不能同那个主教来往了。但是，上帝最清楚，她过去是忠实于他的——当然是指梅西亚——而且现在依然爱着他，或者对他有着类似的感情。她本来打算永远只爱他一个人，可是他已经不爱她了。他们的情分算完了。

大家把厨师们捉弄够了。只有维西塔还在平底锅、餐具架、橱柜和食橱里乱翻，从中找乐趣。她总是一边说话，一边嘴里吃着什么甜食。佩德罗发现她系在腰间的袋子里装着糖块和纯桔黄色纸。这都是侯爵厨房里的消耗品，那个拾破烂儿的女贼对此羡慕得很。她还将一包高级茶叶藏在裙子里。她干这些小偷小摸时总是笑个不停，或者说些根本不可笑的笑话，使自己的行为变得风趣。大家都知道这是堂娜维西塔的毛病。

两位夫人让佣人们去照看点心，自己去梳洗打扮。她们知道该在什么地方洗手更衣。她们去梳洗的地方就是侯爵夫妇的二女儿死的那间房，但已经没人想这个了。房里，床依然还在，但却没有那可怜姑娘的一件衣物，甚至一件纪念品。

梅西亚和帕科随两位夫人一同走了进去，为什么不呢？他们太会假装正经了。况且，奥夫杜利亚说了："谁也不会看见。"帕科和那寡妇同在一个盆里洗手，两人的手指在水中拉拉扯扯。据她说，这是一种最有刺激性的快感，能使他们回想起那些美好的日子。夕阳西下，阳光射进房间，一直照到床脚，把那一对快活得发蒙的男女包围在金色的光环中。炉火的热气，两人的嬉笑

欢闹以及对方的挑逗使奥夫杜利亚面颊通红，一只耳朵火烧火燎的。她异常兴奋。她需要点儿什么，但又说不清那是什么。显然，她需要的不是吃的东西，因为她已经尝了上百种点心，甚至还开玩笑似的尝了几口侯爵的佳肴。

维西塔雄和梅西亚平心静气地扶着冰凉的铁栏杆在阳台上交谈。“他们不会转过头来的，她敢保证。”他们都是志同道合的朋友，一向心照不宣。

小侯爵放声大笑。

“你笑什么？”奥夫杜利亚问。

“笑那个俗不可耐的华金尼托·奥尔加斯。他一定在四处找你。真是个怪人，嗯？”

奥夫杜利亚想了想，末了，也大笑起来。“他的确很怪。”这时，她已经坐在死者的床上，两只脚象钟摆似的摆来摆去，又露出了那双苏格兰长统袜。他俩对视着。

奥夫杜利亚叹了口气。人家谈到过他们过去的事。“实际上他们曾一直相爱过，现在尽管分了手，但仍有个什么东西把他们连结在一起。两人闹翻是因为难以持久，最终生厌所致。保持长期的爱情关系是可笑的。这种见识是他们在马德里学到的。男女在婚后最迟两年就会相互讨厌。暧昧的关系还可以维持长一些，但也长不到哪儿去。”

“不过，”奥夫杜利亚说，她显得更漂亮了。“这种有时会碰到的感觉倒有点象这个该死的又潮湿又多雾的地方冬天里的一个艳阳天，对不对？”

“太对了！”帕科喊道，“真的，我早有此感觉，却不知该如何表达……确实是这么回事。”

他似乎觉得这种感情富有诗意，又颇有分寸，便决定那天下

午真心诚意地爱寡妇一番。

这就是她所说的回味往事。

维西塔雄也同样是两颊通红。她那双小眼睛因厨房里的热气和玩笑产生的兴奋变得漂亮了。她深黄色的卷发，一缕一缕翻滚起伏，垂在额上。她和堂阿尔瓦罗交谈着，象一对亲热的兄妹。他曾是她第一个正经八百的情人，也就是说，是他第一个让她干出了鲁莽的事情，比如，夜跳阳台。不过，所有这一切都早已成了往事。生活使她陷入了杂乱而平淡的家务之中。

由于时常要想方设法去弥补名声上的创伤，以防破产，这个疯女人早已变得十分庸俗、十分实用，也因此抑制了她那越轨的风流行为进一步发展。

据人们说，她是个能干的主妇，也就是说，她在理财和家务方面很细心，很勤快。

梅西亚和维西塔还没在爱情的冬天遇上奥夫杜利亚说的那种艳阳天。但是，当他们单独在一起，其中一个怀着象知己和参谋常有的某种担心时，他们便互相诉说一切，几乎什么都讲。而且，身体挨得很近，声音放得很低，又象当年一样以“你”相称，就象是一对和睦的夫妻，尽管由于时间的流逝他们之间已无爱情。

“唉！”维西塔雄对他的容貌日趋憔悴，忧心忡忡，就真有点难过地说，“唉！这下你可真的不行了，我知道你的事情，但我要对你说一句：你干的这事不那么好办啊！……”

梅西亚和维西塔谈起庭长夫人来要比他和帕科谈得坦率。他的对策应有所不同。对小侯爵，因前面说过的那些原因，得讲纯洁的爱情；对维西塔则要说这是另一次征服。堂阿尔瓦罗明白维西塔雄是想把庭长夫人推到她和其他许多女人曾经落入的

不幸的陷阱中。从安娜跟她姑妈阿农霞雄和如今的大祭司里帕米兰来到贝图斯塔的那天起，维西塔就是她的朋友。她钦佩她的女友，对她的容貌和人品赞不绝口；但是，安娜的美貌使所有的女人，自然也使她感到不舒服，而庭长夫人的贞洁则使她头晕。她想看见那朵纯洁的花朵掉进泥坑。她讨厌对安娜的颂扬。整个贝图斯塔都说："庭长夫人是攻不破的堡垒。"那没完没了的老调唱得人心烦，连称呼她的方式也使人感到腻味：庭长夫人！为啥叫她庭长夫人？难道就她是庭长夫人？她到这儿的时间不长，她的丈夫不久也退休了，干嘛还要这儿也叫她庭长夫人，那儿也叫她庭长夫人？这个银行职员的老婆随心所欲地恶意嫉妒人家的时间不多，因为她要操心自己那平凡的生活。她要拿出时间去嫉妒别人的确是非常困难的事。不过，她总会有空闲的时候。她要利用这些空闲绞尽脑汁使安娜变成和其他女人一样的人。她尽可能与安娜形影不离，不管是上教堂、散步，还是去看戏，她们几乎总是在一起，尽管安娜出外的次数极少。这个女人自从发现堂阿尔瓦罗对她的女友有了意思，而且打算征服其贞洁时起，就一心想使安娜尽快落到梅西亚的手中，认为这十分必要。她不信有哪个女人能抵挡得住她这个旧情人的进攻。

他们单独在一起谈的就是这件事。

阿尔瓦罗否认他产生这种强烈的怪念头是由于对安娜的爱。他说，这完全是因为征服安娜十分不易。

维西塔佯装希望那是真正的感情。她得到了梅西亚肯定的答复，心里非常得意，表面上却不露声色。

"维西塔，你知道，不是什么岁数都能去谈情说爱的。"

"咱们不谈这个。"

"人相爱一次，以后……就会想方设法保持这种关系的。"

梅西亚说这番话时，耸了耸肩，做了一个滑稽的无可奈何的表情，这个表情会使他和追求他的那些女人非常有趣地想起拜伦①（假如那些女人知道拜伦的话）。

“她是个美人，阿尔瓦林②，我向你发誓，她是个美人。”

“不错，这一眼就能看得出来。”

“不，不是什么都可以一眼就看得出的。因为她可不象那一位（她用大拇指朝后指了指，那儿，帕科和奥夫杜利亚正在窃窃私语）。因为安娜从来不用腰带和皮带紧束衬裙和罩裙 …… 也不用裙撑……你要是看见就好了！”

“我能想象得出来。”

“那可不是一回事。”

稍停片刻，维西塔又说：

“你看她那个脸蛋有多甜，多温柔，只有那双眼睛里含着一丝情欲，这种情欲被长长的睫毛遮盖，含而不露……这你看到过吗？”

“还是弗里希利斯说的有道理。”

“这个夜游病人是怎么说的？”

“他说庭长夫人很象宝座上的圣母马利亚。”

“确实如此，她的脸是很象……”

“神情也象；当她高兴的时候那低头的样子就象在用她那圆润的下巴抚弄一个小孩子似的……”

“喂，喂，画家！”

这个中年女人两眼就象鼓风炉似的直冒火花。

“您说您没爱上她，干嘛还要拿她跟圣母马利亚相比！……”

---

① 英国浪漫主义诗人。

② 阿尔瓦罗的爱称。

“我认为这个可怜女人非常遗憾自己没有孩子。”

维西塔耸耸肩。等咽下堵在嗓子眼儿的那点苦涩的东西后，她才沙哑着嗓子很快说了句：

“但愿她有个孩子。”

这句话很使梅西亚反感，但他没有表现出来。

“唉，阿尔瓦林！要是你在她的房间里见到她，特别是在她犯病，全身蜷缩成一团……又突然从床上蹦起的时候！她简直变成了另一个人！……所以，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要弄清楚那张虎皮奇特的来历，听说那是一个美籍英国人送给她的。你还记得去年到这儿来的滑稽演员跳的那种怪舞吧？”

“记得，怎么啦？”

“你还记得那个酒神女祭司舞吗？如果那些地方有酒神女祭司的话，她就真象一个女祭司，而且十分相象。她犯病扭曲成一团时就是那个模样。你瞧她的那个样子！满眼是泪，嘴巴皱起，样子挺诱人的，嗓子眼儿里在呻吟、抱怨，仿佛那一直默默无声地被锁在心中的爱在哭泣。她以那种样子叹息着，拥抱她的大枕头！她懒洋洋地蜷缩在床上！有人说她犯病是因思虑过度，说那是因情欲而产生的狂怒，或是对爱的强烈追求……那个笨蛋堂维克托只知道和他的鸟呀、喜剧呀，还有那个给鸡‘移植’的弗里希利斯在一起，简直不是个男人。这太不公平了，世界本不该是这样，现在也不该如此。就是你们这些男人搞出了这种滑稽事。”

她停了片刻，竟忘了自己在说些什么，接着说了一句：

“我明白。”

她待心静下来，又接上了原先的话题。

“你要是见到她就好了！因为她不是象大伙儿想象的那种

人。你会看到……她那双臂膀……”

她就象卡尔门内斯在《圣旗报》上描述的那样，对其昔日的情人今天的同伙把安娜身体上所有丰满隆起之处、她那完美的造型及其被遮掩的迷人的地方统统细致入微地描绘了一番。在描绘安娜时，她有时用专用名词，当没有适当的专用名词或她不知道这些词的时候，她就用阿尔瓦罗从前与她亲热时独出心裁造出的指小词①。那些阴性化的名词虽然都是阳性的，却如同火烙一般地铭刻在维西塔的心中，她只有在同阿尔瓦罗说话时才运用这些词，而且很少运用。这些词很合她的心思。但过后她感到的却是苦味……“一切的一切似乎都不存在了：丈夫、孩子、广场、佣人、房东……天哪！”

维西塔指点着自己身上与庭长夫人身体相应的部位，既无卖弄风情之意，也没考虑自己的举动，就这样兴致勃勃地描绘着安娜。当这番描绘就要煞尾时，她指着后面说：

“‘那位’自以为长得很美……还是跟人家比一比再说吧！”

这次谈话明智而及时。维西塔雄估计堂阿尔瓦罗已经了解了那个女人的情况。她真是举世无双啊！

现在张口结舌的是脸红得象虞美人的俱乐部主任。他那双几乎总是冷淡的眼睛里出现了维西塔眼睛里迸发出来的那种火花。

“不过，你得费很大的劲……”

“也许不至于吧。”梅西亚情不自禁地说。

“她上……上钩了。”

“你看呢？”

---

① 词根加上指小意义的后缀而形成的词叫指小词，这类词有缩小、亲昵等意。

“我看是上钩了，肯定上钩了。不过，你也别太自信：你捞到便宜就走，把鱼还留在水里。”

“如果我瞅准了钓鱼的时机……”

“这你已经想了好久了。”

“谁跟你说的？”

“它们。”

说着她把两个手指朝眼睛上一放。

“那么她那方面，你是怎么知道的？”

“真新鲜！你不是没爱上她吗！……”

“爱上她？别做梦啦……不过，为了权衡利弊，想知道她的情况……这也是很自然的事。”

“她可不是个服服帖帖的人。不过，她会故作镇静。她常常犯病，神经错乱。你知道她一结婚这病就不犯了。后来呢，又犯起了病，但是，从来没象现在犯得这样勤。她情绪不稳定。她对其他女人要求得太严，对什么都很讨厌。她要女人都闭门不出！”

“慢着，慢着！这等于什么都没说。”

“说得够多了。”

“对我没有一点用处。”

“你知道什么？你听着，要是人家议论起你来，她就默不作声，脸变得苍白，要不就红得象个蕃茄。一等她有机会开口，她就改变话题。看戏的时候，你转过脸，她就紧盯着你看。当观众全神贯注地看演出时，她以为不会被人注意，就用望远镜盯上了你。我出于好奇才注意观察她的，当然，这是迫不得已。怎么样？这下你就高兴了，满意了。”

“你不是她最亲密的朋友吗？”

“是朋友，至于亲密，只有她心里想的才跟她最亲密。她就是有这个缺点，多思多虑，什么都放在心里，从她那儿我永远也打听不出什么情况。”

沉默片刻。

“除非她现在把一切都告诉讲经师……你大概已经知道，她选了他做自己的忏悔神父。”

“是的，我听说了。我认为这是大祭司的安排，他听忏悔听烦了。”

“不，这是她的选择。她又信神了。”

维西塔把一切不同于她的虔诚都称为信神，其实她的虔诚根本不是什么虔诚。

“据我调查，安娜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在洛雷托就有过这种心血来潮的怪念……就象疯子一样……想入非非……总之，胡思乱想。现在她又开始信神了，但这另有原因（她指指心口）。她在相思，阿尔瓦里科①，这你不用怀疑。”

堂阿尔瓦罗心里涌起一阵深深的、极其亲切的感激之情。维西塔的这番话使他信心倍增！

他不想再打听什么情况了，或者说得确切些，他明白维西塔已没什么有用的话可说了。

他看见那个女人脸上有些肌肉显露出痛苦的表情，与此同时，另一些肌肉在极力地消除这种表情。她的声音有些颤抖，令人怜悯，至少，令梅西亚怜悯。

“不谈这个了。”他走到女友跟前说，“我们不谈别人了，就谈咱俩吧。你太美了……”

---

① 阿尔瓦罗的爱称。

“这会儿……还说这些话？”（她觉得自己的舌头好象是铁做的一样。）

“小傻瓜……如果你不是这么多疑……”

“这又是什么新花样儿？”她的嘴唇和舌头竟硬如钢板。

“新花样……你把我说的话叫作新花样？……没良心的。”

堂阿尔瓦罗把脸靠近那个馋嘴女人的脸。街上没有一个人。这是一条人迹罕至的街，街上的石头缝里都长出了草。这就是堂萨图尔尼诺所谓的庄严而尊贵的寂静。

堂阿尔瓦罗断定后面的奥夫杜利亚和帕科没看他们，就向维西塔凑过去。只听一声响亮的耳光，接着便是那个银行职员的老婆的大笑声。她后退一步，躲开了堂阿尔瓦罗。

“疯婆子！……蠢货！……”梅西亚喊道，一边用手擦着脸，只觉得脸上又湿又粘。

“转过身去找那一位吧！我呀，正象侯爵夫人说的，什么都清楚。”

那女人镇定自若，微笑着朝嘴里塞了一块糖。

这是她的一招。她因为多疑，严禁自己接受骗人的爱情，而以“营养丰富”的点心来代替那种甜蜜。

梅西亚怀着伤心和内疚的心情回忆起这个女人充满信任和情爱从阳台上跳下来的那个夜晚。

在教堂旁边那条街的拐角处，出现了一位夫人。阳台上的人立刻就认出她是庭长夫人。她身穿黑色衣服，戴着头巾，由侍女佩特拉陪着朝这边走来，很快到了阳台下。安娜心不在焉地走着，一直低着头。

“安尼塔，安尼塔！”维西塔雄喊道。

这时，梅西亚才得以看见庭长夫人的面庞。她微笑着向他

们打招呼。他从来没见到她象今天这样美。她脸色苍白，可两颊放光，好象跟维西塔和奥夫杜利亚一样刚刚在炉子旁坐过；眼睛里闪烁着冷漠的光，其中包含的些许喜悦神情给整个面庞带来了光彩。她带着对自己的心念十分满意的笑脸走来了。

此外，梅西亚发现她在看他的时候并不激动，也不慌乱，和看维西塔一样，甚至连打招呼都比其他几次坦率。他还在她脸上看到了一种使他恼火的蔑视和无动于衷的神情。这仿佛是在对他说：爱叫的小狗，你别咬人，我不怕你。很明显，她那和蔼可亲的样子首先就是一种蔑视。教堂里出了什么事？那个只消一次谈话就把她变了样的堂费尔明是个什么样的人？

这一切他都是在那令人恼火的一瞬间想到的。他迫不急待地想消除这些疑团，脸上却不露声色。他带着一副庄重的神态，他的崇拜者和死对头“炮筒子”最嫉妒的那种绅士神态向安娜问了好。

“你做过忏悔了？”

“是的，刚刚做过。”

“一定是跟讲经师一起做的，是吧？”

“是的，是跟他一起做的。”

“你好吗？好极了。真的？我跟你说什么来着？你不上来吗？”

“不上去了，现在不行。”

奥夫杜利亚听到安娜的声音便跑上阳台，连自己凌乱的衣服和头发都没顾上整理。

“安娜，上来吧！来呀，呆子！”那寡妇一边喊，一边贪婪地从头到脚打量庭长夫人。

对奥夫杜利亚来说，别的女人都不过是一个挂衣服的人体

模型，只配挂她的衣服，挂其他所有男人的衣服。

安娜再次请他们原谅，她还有事。她媚人地笑着向他们打了招呼，又继续朝前走去。有那么一刻，她曾和梅西亚四目相对，但是她没有象其他几次那样不知所措，也没有回避。他出神地望着她，而她却没设法避开他那双充满淫欲和因伤了自尊心而有些生气的眼睛。

当庭长夫人走远并消失在那条渺无人迹的街上时，阳台上的人都默默无言地一直目送着她到拐角。奥夫杜利亚故意以一种蔑视的口吻说：

“她穿得可真朴素。”

随后，她回到客厅。

“吃掉她……”维西塔在阿尔瓦罗耳朵边喊道，声音里略带一丝嘲弄。她接着又一本正经地说：“当心讲经师，他的歪咒可多了！……”

第 九 章

〔安娜向堂费尔明做完忏悔，就起身回家，但在回家前，又决定和女仆佩特拉一起去郊外散步。傍晚，她们途经林荫路——贝图斯塔下层人散步的处所——回家，在商业大街碰见了梅西亚和帕科·维加亚纳。〕

奥索雷斯家的老宅坐落在新广场的一个背阴角上，外表的装饰过于奢华，有失典雅，一块块大方石象俱乐部那儿的一样，因为潮湿业已变黑；潮气顺墙而上，一直爬到了屋顶。

走到大门口，安娜收住了脚步，象感到冷似的打了个寒噤。她看了看附近的街口，那里阳光明媚，视野开阔。阿基拉街的路面很陡，可以看见远处的山峦和覆盖着山坡的绿茸茸的草地。麻雀叽叽喳喳地叫着，一会儿也安静不下来，它们在广场上空、屋顶上面飞来飞去，仿佛在向人们告别，因为它们就要去做冬季旅行了。

“喂，佩特拉，别叫门了，咱们去散一会儿步……”

“就咱俩？”

“是的，就咱们俩……穿过田野……到牧场……”

“可是，小姐，牧场上大概很潮湿……”

“找一条……没人走的……僻静些的路。你是本地人，对这儿都很熟悉，你知道走哪条路咱们不会碰见人。”

“要是路都很湿……”

“不会的，想必太阳早把地面晒干了……我这双鞋挺好！好啦，走吧！佩特拉。”

安娜恳求着，听声音象个任性的小女孩儿，看表情则象个请求上天恩赐的虔诚信徒。

佩特拉惊奇地看了看女主人。她从未见女主人有过这样的表情。可她为什么一贯那样冷漠、沉静、好象心里埋藏着忧愁和疑虑呢？

这个女仆二十五岁出头，长着一头金红色的头发，皮肤雪白，容貌端正；她的美貌虽能激起情欲，却很难给人以好感。她竭力掩饰自己难听的乡音，说话拿腔作调，结果让人更加难以忍受。她在不少显贵人家当过佣人，干什么活都行，可在金塔纳尔家她却干腻了，因为在这家不管别人还是自己都没有什么风流韵事。主人也好，仆役也罢，全象泥塑木雕一般。堂维克托是个老头儿，可能也喜欢拈花惹草，但他的妄为举动也仅限于含情脉脉地死盯着人看，说上几句他不担风险的拐弯抹角的殷勤话。女主人少言寡语，总是在沉思；她要么是没什么心事可遮掩，要么就是遮掩得很好。不过，佩特拉确信女主人十分烦闷无聊。女仆利用一切机会来求得女主人的信任，尽管这样的机会不多。她殷勤、谨慎，装得十分恭顺，因为恭顺在她心目中是一种难得的美德。

女主人在忏悔之后竟想在这样一个湿气袭人的下午独自到田野里去散步，这不免使佩特拉疑窦顿起。她反对这个时候去散步，并没别的意图，只想看看女主人会任性到何种地步。还有几回开始时也是这样。

她们顺阿基拉街而下。街的尽头是横穿而过的马德里公

路。

“不走那儿，”女主人说，“走这边儿；咱们到玛里－佩帕泉去。”

“这个时候没人到这儿来，路快干了，天色还早。您瞧，那不是玛里-佩帕泉吗？”

佩特拉指着下面洼地上的一行白杨树让女主人看。此刻，夕阳的余辉映照得那行白杨象金涂银镀过一般。路面很窄，但平整坚实；从道路两旁绵延展开的是青草又高又密的牧场和菜地。这些菜地和牧场有城里的水灌溉着，比别的农田都肥沃。绿茸茸的牧场上点缀着蓝黑色的向日葵，象一块又厚又密的天鹅绒。夕阳反照，耀眼夺目。此时就是这般光华闪灼。土地散发出的清凉使阳光变得柔和宜人，安娜沐浴在夕阳的余辉中，惬意地眯起了眼睛。

小路两旁镶嵌着忍冬和黑莓树篱，隔不远便有一棵树干矮粗的榆树挺立其间；那些榆树树冠庞大，活象一个个梅花A，光秃秃的顶端抽出几根新枝，小风一吹，细枝端头那些单生叶片就摇动起来，声如响板。

“夫人，您看，真怪呀！每根树枝都是顶尖上有叶子……”

作过诸如此类的观察后，佩特拉便停下来采摘树篱上的小花儿。一会儿花儿刺了她的手指，一会儿黑莓又勾住了衣裳，她叫呀、笑呀。佩特拉见草地上只有她和女主人，就渐渐有点随便起来。她们经过的那几条路名声不好，又很偏僻，并且知道许多有关她的不宜张扬的事情。

佩特拉对庭长夫人的突然虔诚很不以为然。

“忏悔了一个多钟头啊！她得到宽恕站起来时，那神情就象得到了上帝的启示……可眼下竟跑到荒郊野外来散步……欢笑

……还任她自由自在……这是真虔诚还是假虔诚我可说不准。走着瞧吧。”

佩特拉算计和想象什么，总喜欢预测出最后的结果。她已经遥遥望见了叮当作响的赏钱，那一枚枚金币，但女主人却转而信教——她断定其中必有缘故——又使问题变得复杂，出现了某些连佩特拉自己都觉得新鲜的情况，因为她看到了自己、上帝以及此处和别处的僻静小路所知道的那种事。

她们来到了玛里-佩帕泉。泉水隐身在粗壮的栗子树荫下。树身上被刻得斑痕累累，大都是缩写名字，也有的是全名。远远望去，那行白杨树有如一道防护墙，使这个地方更加隐蔽，太阳下山时，还投下一片阴凉。东边的一道高岗则成了泉水周围这个天造地设的世外桃源的屏障。这里虽是一片洼地，却可以看见美不胜收的景色。西边那片高低起伏的土地上，蔬菜宛如碧波绿浪，从那里可以一直望到雾霭茫茫的远方。近处的丘陵后面是一片谷地，科尔芬山兀立其间，山峰耸入云端。夕阳中仿佛有一层闪闪发光的尘埃在浮动，透过这层尘埃，看到的便是呈青紫色的科尔芬山。

安娜在一棵栗树拱出地面的树根上坐下，这棵树的树荫投在泉水上。她望着明亮得如同焰火照耀下的山坡，如醉如痴地倾听着泉水和浸润牧场的涓涓清流的悄声细语。麻雀和苍头雀在栗树枝上东张西望，跳来跳去，一刻也不安生，总是煞有介事地叽叽喳喳乱叫一气。干枯的树叶不时从树枝上飘落到泉水里，打着旋儿，随着泉水缓缓向小渠漂去，过了小渠，便顺流急下，消失在河水中，平静的水面随即泛起银色的细波。一只白鹡鸰（在贝图斯塔叫“洗衣妇”）啄着地面，在安娜脚前蹦跳，一点也不怕人，十分相信自己那对灵巧的翅膀。它跳着转来转去，尾巴

扫着尘土，一会儿跳到水边喝水，一会儿又一跳上了树篱，躲进黑莓那低矮的枝条间，片刻之后，它纯粹是出于好奇又飞了出来。它总是那么快乐活泼。有时，它一动不动地停一小会儿，好象在思考什么；蓦地，心中生疑，好象有点害怕，竟无缘无故地张开翅膀飞走了，开始飞得又直又快，后来便放慢速度，飞得时高时低，最后消逝在斜阳染红的大气层中。安娜目送着飞去的鹡鸰，一直到它消失。“这些小动物，”她想，“有知觉，有要求，甚至会思考……那只小鸟突然生出一个念头。它厌倦了这个阴暗的地方，就飞走，去寻找光明、温暖和广阔天地。它多幸福啊！厌倦是多么自然的事啊！”庭长夫人她也已经十分厌倦自己一向栖身的那个阴暗角落。讲经师向她许下的会是新鲜的值得人倾心的东西吗？她跟讲经师说，少女时期她有过一时的宗教热忱，可后来，两个姑姑和她的贝图斯塔的女友们却叫她蔑视那种虚伪的虔诚了；对此讲经师是怎么说的呢？讲经师说的那些话她记得清清楚楚；那象经过网筛似的断断续续从忏悔室纱窗的小方孔中传出来的温和话语此刻依然在她耳边嗡嗡作响。他那一番话真叫人心悦诚服，她学不出原话，只记得大意是这样：“我的孩子，既不能说在您尚未认识主而寻找主时心怀的虔诚毫无杂念，也不能说后来那糟蹋您的虔诚的蔑视没有一点儿道理。”他说的是“一点儿”，这她记得非常清楚。讲经师在忏悔室里使用的语言和在布道坛上的不一样，这点她是现在才发现的。在忏悔室里，他说的话通俗易懂，讲的事情令人倍感亲切，这些是安娜在通篇咬文嚼字的书本里从来不曾见到过的。讲经师给她打了个比方：“我的孩子，假如您在一条河里沐浴，游动起来时会象大家一样搅动河水，在这种嬉戏中，您从沙砾中发现了一块很小很小的金子，连一个比塞塔也不值，您会认为自己成了百万富翁吗？

您会以为这个发现能使您发财吗？会想到满河流淌的都是铸有国王头像的金币吗？这肯定是十分荒唐的。但是，因此您就不屑一顾地抛掉那小金块儿，继续划动双臂、拍打双脚、溅起水花、只顾嬉戏，再也不去想您在沙里捡到的小金块儿了吗？”这个比喻非常恰当。她仿佛看见自己穿着无袖浴衣正在榛树和核桃树树荫掩映下的河里游泳，而讲经师则穿着雪白雪白的法衣跪在岸上，双手合十，求她不要抛掉那个小金块儿。说出来的话叫人看得见摸得着，这就是雄辩的力量。听了那滔滔不绝的和蔼、新鲜、充满天国光明的话语，她振奋了；在那个横插着小木条的窗口前，她敞开了心扉。她也讲了许多从来没对旁人讲过的话。讲经师在里面默默地听着。等她讲完，忏悔室里颤抖的声音便说：“我的孩子，您的悲伤，您的幻想，您的恐惧值得我好好思索一下。您有一个高尚的灵魂，但我不能指出哪儿是金子哪儿是污淖，也不能让您看到您身上有着比您想象的还要多的那些金子，这仅仅因为在这里我不便向忏悔的人奉献我的赞扬。不过，您还是有病的；所有到这里来的灵魂都是有病的。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人把忏悔说成是坏事；忏悔不仅是神的制度，还应把它看成是有益于人类的事情。对于灵魂有病的人这所心灵医院是必不可少的。您不明白吗？这是众所皆知的。”讲经师还谈到新教的报纸为解释意识问题所做的辅导。“新教的女士们由于没有精神之父，都去求助于报刊。这不是很可笑的吗？”教区法官甚至笑出了声。

接着他又说了一些话，大意是：“她去他那里不应该只是为了求得自己的罪过得到宽恕；灵魂和肉体一样，也需要治疗和保健；忏悔神父就是保健医师。假如病人不吃药或者讳疾忌医，健康人不遵从医生所教的养生之道，就等于自己害自己，自己欺骗

自己。同样道理，如果犯了罪的人掩饰自己的罪过，或不如实承认，或敷衍搪塞，或不遵循他有义务遵循的精神法规，也是自己害自己，自己骗自己。一次讲经不足以治愈一个灵魂，不把多年掉以轻心未加治疗的老病告诉医生，也不是真想恢复健康。由此可以得出合乎逻辑的结论，即除了遵守一切宗教戒律外，还必须经常忏悔。这并非是遵循某种程式，忏悔不是什么章程。一个人想医治自己的灵魂，一定要慎重地选择忏悔神父；一俟选中，就要真心视其为精神之父；或者抛开宗教的说法，把他当作知心的兄长，痛苦时与他互相宽慰，有心事与他彼此沟通，互相鼓励、彼此解忧。即使我们的宗教不这样要求，按人之常情也该如此。宗教从最高教义到教义的细微末节都是合乎情理的。

庭长夫人觉得那种把信仰与情理统一起来的说法很富有魅力。她活了二十七岁，怎么从来没听到过这样的话语？她没敢动问讲经师，不过会有机会问的。

一只麻雀衔着颗麦粒飞到安娜面前，大胆地望着她。看见这只麻雀，夫人想起了模样活象只鸟儿的大祭司。

“里帕米兰是个好人，可他那叫什么忏悔呀！纯粹是例行公事，受不到一点教益。她向他忏悔了多年，唯一的收益就是她的婚事。那可怜的人说，庭长夫人的罪过他可以倒背如流，他老是用那些一成不变的套话打断她：“好，好，说下去；还有什么？接着说……祷告三声圣父一声圣母，施舍吧。”真是个怪人！堂卡耶塔诺什么时候跟她谈过她有什么样的气质？而讲经师一开始就指出她有一种特殊的气质，说这一切以及别的情况早就应该注意到。这是全然新鲜的东西。”

此外，她发现堂费尔明跟她谈话时完全把她看成是一个有教养、有学识的人，这使她感到非常高兴：他跟她提到许多作家，

自然认为她是知道的；他毫无顾忌地使用一些术语时，也避免向她作什么解释。

“多么崇高啊！什么是德行？什么是圣洁？这就是最好的榜样。德行就是心灵的美好与外观的整洁；这对品德高尚、爱好清洁的人来说是件极其容易的事。讨厌干净衣服和水的懒汉视整洁为痛苦，难以做到。而一个正派人（他就是这样说的）则把它当作是生活中最迫切的需要。宗教指明的道德之路，只有在罪恶中沉沦的人才视为畏途；但是，尚未变坏的人却总是在我们这里获得觉醒。那无非是喊他一声，拉他一把。尽管德行与养成的习惯完全不同，但开始培养德行时，也只需付出微小的努力，第二天，由于已有的速度和善良的惯性，就会更加省力，得到更大效益，事半而功倍，这就是力学（德帕斯先生就是这样说的）。德行的定义可以说是心灵的持久平衡。还可以说它是一种快乐，是阳光明媚的朗朗晴天；是阵阵清爽芬芳的微风。德行就是有道德的灵魂变成了一幢使悲哀的心灵得以振作的鸟舍，因为圣灵的各种美德象鸟儿似的在其中快乐地鸣啭。她常常报怨的那种悒郁情怀是她对那必将得到的贞德的思念；她思念它就象思念故乡。德行的养成还有技巧和熟练的问题。通过斋戒、禁欲来修身养性固然是个非常虔诚的办法，但也还另有途径。在我们喧嚣的城市生活中同样可以希求一个尽善尽美的境界。（在那一刻，庭长夫人竟把她一向视为极其狭小、单调、凄凉的贝图斯塔想象成了一座巴比伦城。）“她看过圣阿古斯丁的书，能不记得那个神圣的主教喜欢宗教音乐不是为求耳目之娱而是意在净化灵魂吗？如此说来，一切艺术，乃至对大自然的观赏和阅读纯历史纯哲学性的书籍都能使灵魂得到净化，使它与贞操一起进入神圣的境界。为什么不能呢？啊！然后，当你进入更

高的境界，达到能把握自己，对引诱不再惧怕而只是怀着审慎的担忧时，许多在从前是危险的景象就会变成有教益的东西。比如，阅读禁书对意志薄弱者来说不啻是毒药，但对意志坚强者则是一付清肠之剂。对于有一定抵抗力的人来说，面对坏事他能以自己的方式从反面获得教益。讲经师没说他自己是不是这样的强者，但她认为他必是无疑。总之，德行和虔诚与姑母教给她的那些东西，与她当作惯例学到的那种庸俗的祷告（她心里这样称之）是截然不同的。是的，和人们当作真正的虔诚教给她的那些枯燥无用的教规相比，真正的宗教与她少女时期的梦想、洛雷托树林中的幻觉更为接近。讲经师还答应改日再给她讲更多的东西哩！她将能学到和感受到多少新东西啊！她多幸福啊！她得到了一位情同手足的兄长，这位兄长能和她谈论这些极其有趣、无疑也是极其高尚的事情。

关于“个人问题”，就是说，关于安娜的罪过，讲经师只是笼统地说了说，没有细讲。“他没有材料，需要对那个女人进行了解。”

想到这里，庭长夫人感到有些疑虑。他宽恕了她，可是自己却只字未提对堂阿尔瓦罗的倾慕。是的，是一种倾慕。既然她认为已经克服了这种有罪的冲动，就要正视现实：那是倾慕。根本用不着遮掩自己的错误。她概括地谈了丑恶的想法，因为她觉得把那种引诱具体化，说出是哪个男人，他有何种表示以及存在什么危险，就是丢自己的脸，也不合乎道理，甚至是在干蠢事。可是她应不应该那样做呢？也许应该。可那样以来，不就等于平白无故地让堂维克托出丑吗？因为从意愿到事实她都是忠于他、而且将永远忠于他的。所以，忏悔时应该把这点说清楚。她完全得到宽恕了吗？明天她能心安理得地去领圣餐吗？不，这

是无论如何也做不到的。她决定不去领圣餐，躺在床上装头疼；下午重新去忏悔，改天再去领圣餐。这是最佳方案。明天上午不去领圣餐的决定使她高兴得象个孩子，如同放了一天假似的。这样夜里她就可以按照新的方式大致地思考一下有关宗教和德行的问题，不必去考虑配不配迎接圣体的事了。把这事往后拖一拖，喘口气。现在她认为应该由着性地快活快活了。这快乐纯粹来自道德的力量，它也许就是德行大放光芒之日的曙光。

“讲经师多么幸福啊！他周身闪耀着愉快的道德之光，心中有无数只鸟儿象天使队似的在为他歌唱。因此他才总是面带微笑，当他漫步在堤岸散步场时，在那群灵魂怠惰、精神狭隘……的贝图斯塔人中间才显得如此飘逸超群。他的气色多好啊！

“贝图斯塔，贝图斯塔埋没了这个宝贝！讲经师怎么没当上主教？天知道！她虽说配过另外一种生活，可为什么才当上个贝图斯塔前法庭庭长的夫人？舞台的地点无关紧要，关键在于节目的绚丽多彩。那只小鸟没有灵魂，靠翅膀飞翔；我有灵魂，我要用心灵的无形翅膀飞越纯洁、灿烂的道德境界。”

她打了个寒噤，重新回到了现实中。一切都变得昏暗起来。阴云密布，遮天蔽日，杨树形成的帷幕后太阳留下最后一抹余辉，宛若一小段紫红色的带子。天突然阴暗寒冷起来。邻近草地上的一个水洼里，刺耳的蛙鸣在为太阳送行。那蛙声象野蛮的异教徒为东边漫卷而来的黑暗唱的颂歌。当那神秘的一角光亮消失，震耳欲聋的孩子般狂热的叫喊声铺天盖地骤然响起时，庭长夫人想起了圣周里的木铃声。

“佩特拉！佩特拉！”她喊道。

那里只有她一个人，女仆到哪儿去了？

一只癞蛤蟆蹲在一根拱出地面的爪形粗树根上，望着庭长

夫人。蛤蟆离庭长夫人的裙子只有一拃远，安娜害怕得叫了一声。她觉得那只蛤蟆听见了她心里想的事，正在嘲笑她的幻想。

“佩特拉！佩特拉！”

没听见女仆应声。蛤蟆仍在狂妄地盯着她，她既感到恶心，又感到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

佩特拉回来了。她走得气喘吁吁，满头是汗，脸蛋儿绯红，小缕小缕的金色卷发垂在眼睛上。刚才，她见女主人陷入沉思，就到表哥的磨房去了；磨房就在附近，离此不过一箭地之遥。

安娜盯着她的眼睛看；她也不回避那探询的目光。她表哥安东尼奥是磨房工人，正在追求她，这点女主人是知道的。佩特拉愿意和他结婚，但眼下不行，得等他的钱再多些，她更老些的时候再说。她常常去看他，是为了让自己晚年可以暖身的那堆火不致熄灭。她把那座磨房视为储蓄所，一点一滴地把余下的爱情存入那里。安娜不知为什么有点生气。“佩特拉和磨工的爱情会是怎样的呢？这与自己有什么关系？……”然而，她审视着佩特拉那有些凌乱的衣服上的细小地方、她那无法掩饰的疲乏、汗水以及脸颊上的红晕，这种看人的方式却暴露了庭长夫人难以掩饰的好奇。那个女人在磨房里干了些什么？这个微不足道的问题死死纠缠住了她，几乎成了一种痛苦，不管她是否愿意，竟占去了她全部注意力。

“走吧，咱们走吧，天晚了。”

“是，夫人；天晚了，等咱们到家也该掌灯了。”

“不会的，还不至于那么晚。”

“您就瞧着好了。”

“要不是你在你表哥的铁铺里耽搁……”

“什么铁铺？是磨房，夫人。”

佩特拉觉得庭长夫人的口误有点别有用心。

她们走到贝图斯塔头几座房子跟前时，已是夜色四合。她们进城途经的那条路大家都叫它林荫大道，大道两旁隔不远便有一盏煤气灯，发出昏黄的光，映照着近处长得皱皱巴巴的合欢树那落满灰尘的枝叶。

“你怎么把我带到这儿来了？”

“那有什么关系？”

佩特拉耸了耸肩。她们没有沿阿基拉大街往上走，而是绕了个弯，进了一条新街。在贝图斯塔新街道为数不多，这些新街上是清一色的四层楼房，风格雷同，都带门廊，门廊玻璃的颜色十分刺眼，极不协调。人行道有三公尺宽，在贝图斯塔人称双曲线便道。一条曲线上排着绿色的铁杆路灯，另一条曲线则是圈种在小绿木箱里的树木。因此，人们称它林荫大道，正经点说，它叫一八三六年胜利大街。傍晚，工人下班的时候，那条便道就成了散步的场所，变得十分拥挤，得走走停停才行。女裁缝、背心厂女工、洗染店女工、镶边女工、雪茄厂女工、火柴厂女工，以及军械工人、鞋匠、男裁缝、木匠、甚至泥瓦匠和石匠，许多其他行业的人还没算上，都在胜利大街的合欢树下有自己的约会。他们在那里溜达个把钟头，一双双脚踏踩着石头路面，发出一片刺耳、单调的声响。

几年前，这样的散步刚开始时，只是一种滑稽的模仿。镇上的姑娘模仿贵族小姐的言谈举止和说话腔调；青年工人则假装成绅士，手挽手装模作样地散步。日久天长，玩笑逐渐成了习惯，白天冷冷清清的凄凉城市也因此在夜间变得热闹了，呈现出一种狂热的欢乐气氛，就象人们在维加亚纳的聚谈会上所说的那样，仿佛“穷人”的神经都兴奋了。这是车间里的动力冲到了

外面。干完每天那种老一套的活计，肌肉应该自由活动活动了。此外，还因为每个人都为自己做了些有益的事情、付出了劳动感到满足，尽管没人注意到这点。姑娘们毫无来由地笑着，互相捏掐、碰撞，三五成群地凑在一起；一伙伙工人走过时就更热闹了；他们拍肩打背、诡秘地放声大笑、假装生气地吼叫，还装模作样地显出难为情的样子，这并非是出于虚伪，而是好象在演幕间喜剧。扭捏作态全是装出来的，可是，谁要装得过了分，就得小心落个大红脸，被轰下台去。在那里，耳光可以护卫贞操。一般说来，那里的人是按照某种秩序活动的，大家随着来来去去的人流走动着。有些公子哥儿也混在工人当中。一个大学生或一个店员的恭维往往得到姑娘们的好感；可是一位“大礼服”出了格，她们就装得十分气忿，又是羞涩的抗议，又是挖苦讽刺。有些姑娘常常不知道回家有没有晚饭吃，当她们猜想“大礼服”的“肚子里也没食了”，或者说饿了时，便骂那些叫她们美妞儿的花花公子，甚至还让他们吃一顿大麻籽。情场老手不在乎那种例行公事式的责骂，这在那儿还算是高雅的。他们挨了骂仍赖着不走，如果有便宜，最终总会占上的。正派女子和沾染恶习的姑娘毫无戒意地在一起散步，她们穿得没什么两样，都是又脏又破。有的姑娘虽然穿的干净整洁，但是从那群干力气活常出汗的女孩子身上散发出来的总是一股刺鼻的气味，经常路过那里的人闻惯了，甚至已经闻不出来了，但那气味毕竟让人不舒服，让人难过，因为那是一股贫穷、懒惰和邋遢的气味。有许多漂亮女人，健壮而匀称的，纤秀温柔的，无一不是衣衫褴褛，散发着这种臭气；其中大多数不爱清洁，有些人还头发蓬乱。那里的声音大得让人讨厌。所有的人说话都是又喊又叫，所有的人都在笑，有吹口哨的，也有唱歌的。天使般可爱的十四岁女孩听着那些谩骂和下流话，

不仅面不改色，有时还发出狂笑。那里都是年轻人。年纪大的工人享受不到那种乐趣。男人中间几乎没有一个过三十岁的。工人们很快就会无缘无故地变得闷闷不乐，失去那种无拘无束的乐观情绪。在这些无产者中间只有很少几个老风流。

安娜被围在人群中是始料未及的。可是，不在便道上走又不行，因为马路上泥水很多，又赶上正是邮政繁忙的时候，只见这条通往车站的路上车辆川流不息。

人们为庭长夫人闪开了一条路。那些胆大妄为的小伙子无礼地把脸凑近她，然而，当他们看到那副圣母马利亚一样慈祥端庄的容颜时，心中便只有仰慕与尊敬了。

安娜走过时，那些背心厂的女工不再窃窃私语，也停止了嬉笑。

“她是庭长夫人！”

“真美啊！”

姑娘们和小伙子们都这样说。这是发自内心的无私赞美。

“你好啊，大美人！ 你的妈妈万岁！”一个带加利西亚口音的安达卢西亚人竟然不顾一切地喊了起来。

他的这番热情换来的只是他最佩服的朋友打在头上的一个巴掌。

“放肆！ 那是庭长夫人。”

她的美貌家喻户晓，尽人皆知。

那些公子哥儿也奉承了佩特拉几句，说她是守护天使。佩特拉听了很得意。安娜微笑着加快了脚步。

“咱们走到什么地方来了……”

“那有什么要紧？ 您看，谁也没吃了您。很多小姐都可以学学这些平民百姓的教养。”

庭长夫人以前也是在这种时候从那里走过一回，可是这回，她用一种双重目光从那群衣衫褴褛的人身上，从那股“穷光蛋”特有的臭气里，从那乱哄哄的喧闹声中看到和感受到一种享受爱的方式。显然，这种爱是一种普遍的需要。在嘈杂声中也有悄悄的耳语、郁郁寡欢的面孔、情人嫉妒的皱眉、欲火燃烧的目光……在那些听起来恬不知耻的对话、粗野的口角、无礼的推搡以及过于粗鲁的动作中存在着精美的花朵、真正的羞涩、纯洁的幻想和爱情的美梦。这一切不顾贫穷所生的瘴气，在那里生存着。

安娜分享了片刻穷人的欢乐。她想到自己，想到自己那只有牺牲而毫无欢乐的生活。面对自身的不幸，一种自私的感情油然而生。她深深地可怜起自己来了。“我比这里所有的女人都贫穷。我的女仆有她的磨工跟她说让她面红耳热的悄悄话；我在这里听到的欢笑声使人激动不已，可这样的激情我从未体验过……”

这时，她们不得不在人群中停了下来。便道上出事了。一个长着黑色卷发、肤色黧黑、身穿蓝衫的高个青年大声叫喊着：

“我要宰了她！我宰了她！放开我，我要把她宰了。”

伙伴们拉着他，想把他拖走。小伙子眼睛里直冒火。

“怎么回事？”佩特拉问。

“没什么，”一个人说，“吃醋呢。”

“可不。”一个年轻女人高声说，“她不留神的话，他能把她掐死。”

“活该，那是个婊子。”

蓝衣小伙子几乎是被同事硬拖出便道的。他走过庭长夫人身边时，两人打了个照面，他心不在焉地瞧瞧她，心里还在想着

如何报仇；她却从那双眼睛里受到了强烈的触动。这就是吃醋的男人啊！嫉妒的男人的目光就是这样啊！那双眼睛无疑象魔鬼的一样美，然而，它是多么强烈、多么富于人情味啊！

主仆二人终于走出了“林荫大道”，进了商业大街。店铺里的灯光一束束直射到街上，照亮了满是泥泞的石头路面。在贝图斯塔最豪华的一家新开张的糖果店的橱窗前，一群八至十二岁的小家伙在议论那些并不是为他们准备的甜食的好坏和名称，他们只能凭想象去评价那些美味食品。

年龄最小的一个孩子闭着眼睛全神贯注地舔着橱窗的玻璃。

“那个叫哨子。”一个孩子用权威的口吻说。

“那灯真好看！那个就是松树灯，我知道！……”

这个景象也使庭长夫人激动不已。每当看见穷孩子眼巴巴地看着橱窗里的甜食和玩具时，她就感到嗓子发紧、泪水盈眶。那些东西竟不是为他们准备的。她认为这是最残酷无情的不合理现象。不知为什么，此刻她觉得那些争论他们无法吃到的东西的名称的流浪儿成了她患难与共的伙伴，是她的小兄弟。她想赶快到家。那种对什么都爱动感情的心理让她感到害怕。她怕犯病，因为眼下她十分激动。

“走快些，佩特拉，走快些。”她的声音十分微弱。

“请等一等……夫人……那边儿……好象有人向咱们招手……真的，是向咱们！噢！是他们，没错儿。”

“谁？”

“帕科少爷和堂阿尔瓦罗。”

佩特拉发觉女主人微微颤抖起来，脸色也变得灰白了。

“他们在哪儿？看咱们能不能……趁……”

躲是躲不开了，堂阿尔瓦罗和帕科已经走到她俩面前了。小侯爵施了一个过分的大礼，拦住了她们，用隆萨尔的话说，这是他表示风趣的一种方式。梅西亚十分庄重地问了好。从新开张的糖果店里射出一道道煤气灯光，照得尚不习惯如此浪费煤气的贝图斯塔人眼花缭乱。那光象舞台上的脚灯似的照着庭长夫人。堂阿尔瓦罗望着她，一眼就看出她已经不是那天下午那个心不在焉的女人了。刚才，他见她目光温和、坦白、平静，不知为什么竟感到有些失望；此刻，她的目光变得羞涩、慌张、胆怯，他才觉得还有一线征服安娜的希望。“并非如此吧，但他总喜欢给自己打气。没有自信心，他是寸步难行的。而他还得走许多路，并且要快速前进。”

贝图斯塔差不多一年到头都是阴雨连绵，遇到不可多得的晴天，人们便赶紧出来呼吸一下外面的空气。逢年过节人们白天才出来逛街散步。为数众多的穷小姐不愿让人看见自己天天下午都穿同一件衣裳。晚上就不同了，她们可以穿得随便些出门去逛新区、商业大街和潘神广场。潘神广场上建有游廊，尽管游廊十分狭窄。再晚一点，等穷人们睡下，她们再去“林荫大道”。借口是去买些东西。一个家庭需要多少东西啊！她们在商店里进进出出，却很少买什么。商业大街是这种多少有些遮掩的夜间散步的中心。绅士们在宽敞的便道上踱来踱去，脸皮厚的盯着坐在柜台边上的太太小姐看，脸皮薄的也要瞟上几眼。女士们则是一只眼睛望着时令新货，另一只眼睛瞟着街上，一边讨价还价一边捕捉男人们那里飞送来的谄媚和眼色。店员大多是加泰罗尼亚人，但卡斯蒂利亚语说得相当地道。他们说话和气，长得几乎都很英俊。大部分人留着耶稣式短髭。不少人生得面颊红润，有一双招人喜爱的黑眼睛。他们无精打彩地垂首

而立，神情象是情意缠绵，又显得有点冷漠淡然，好象在说："小姐，我暗自怀着一腔热情，因为……""小姐，就是约伯① 的耐心也……可我一定会等到底的。"

"噢，叫您麻烦了！"维西塔雄对一个穿水手领衣服的黄发店员说，她已经让他搬了五十卷高级棉布。

"啊，不，夫人！ 这是我应该做的……再说，我非常乐意这样做……'店员就是要不怕麻烦，那是他的工作。'"

维西塔雄总说该给女仆做条围裙，却总拿不定主意。前几天晚上还说自己没衣裳穿了。

"我得光着身子过冬了。"

年轻店员和气地微笑着，他很乐意想象这位纤瘦而体态优美的夫人在大雪纷飞的寒冬身穿衬衫瑟瑟发抖的样子……

"您别发坏！ 别想得那么具体！"她象个以为自己做了错事的小女孩似的慌忙说，一双笑眯眯、细纹横生的眼睛只管盯着那个店员，还以为自己的眼睛多么明亮动人呢。加泰罗尼亚人装出被那双眼睛迷住了的样子，答应每尺布便宜一个小钱。

维西塔雄占了便宜。然而，她哪里知道，同样的细布卖给奥夫杜利亚人家每尺少要了一个大钱，更不知道笑容可掬、留着犹太人胡子的年轻店员就这样还是赚到了比预想还多的钱。

正如《圣旗报》短讯栏编辑说的那样，贝图斯塔的美人们进了时装店就走不出来。她们什么都要看，什么都要翻，既有功夫把店伙计弄得神魂颠倒，又来得及与便道上散步的公子哥儿们眉来眼去（奥尔加斯语），那些少爷公子们大声争论着，让女人们知道他们在那儿。那里是一派喧嚣的欢乐景象。那种欢乐没

---

① 《圣经》里的人物，以善心和忍耐著称。

有来由，最率直也最容易满足。谁这样说来的？不单单是“青年男女”(《圣旗报》语)，就连那些庄重的人，比如：行政长官、教授、当权者、律师、乃至教士，也在不自觉地一天到晚盼着店铺开门的时间，盼着好天，盼着太太小姐们能“体面地”拿着披巾上街来。尽管人们自己没意识到，但那个时间已经成了会面的钟点，因为贝图斯塔人都想互相见见面，交往交往，听一听喧闹的人声。在那个时候，可以发现贝图斯塔人既相亲相爱又互相厌倦，既互相需要又互相歧视。一比一，总是成平局，他们咒骂自己的乡亲邻里，却又从整体上维护本城的特性，一旦让他们离开贝图斯塔，他们便朝思暮想地要回去。逛夜市逐渐成了偷偷摸摸的事，至少堂萨图尔尼诺这样说，并且还具有一种凭想象而产生的吸引力。市政厅已经负债累累，不应浪费煤气了，因为相隔五十步远的一盏盏路灯(天黑无月的夜晚点着；罗曼蒂克的夜晚不供煤气）并不能揭开或消除夜晚的神秘。人们看得见不存在的东西。各人凭自己的想象，从过路人身上看到了自己的意中人。

“姑娘们好象都变成了另一个人似的。”花花公子们说。

贝图斯塔人在做着不离本市就到了外地的美梦。于是，一切都变得面貌全新了，然而，实际上都是一成不变的老样子。

“那几位是谁呀？”其实她们就是明盖斯家的姑娘，就是说，永远不变的明盖斯家的姑娘，昨天是，前天是，从来就是明盖斯家的姑娘，可在幻觉中就不是那么回事啦！……城镇上很少举行义务演出，于是互相欣赏便成了最有趣的免费节目。勉强可以叫做散步的这种活动是一种令人兴奋的美好享受。西班牙正直的中产阶级中的工人群众散起步来感到舒服得难以形容。

有在堤岸或商业大街徜徉时收获半打秋波、夜晚洋洋自得地入睡的大学生，也有年已及笄、将一枝爱情的花保留八天的姑

娘。这些姑娘表面上装出鄙夷不屑的样子，嫌那花儿送的不合时宜，但在私下，在那难熬的七天里，当风雨敲窗，她独坐窗下做绣花鞋时，却把那枝花玩味不已。由此可知她们为什么要在商店里进进出出，为什么看见什么都要笑，为什么把店伙计的每句话和在敞开的橱窗那儿探头探脑的大学生的恶作剧都视为风趣。一切都在活动，在欢笑，在喊叫。同样是这些人，他们参加盛大游行时却默默无声，一本正经地板着脸；在听教士讲道、参加九日祭、圣周祭以及唱赞美诗时都低垂着头，怀着内疚，无限虔诚（《圣旗报》语）。

安娜觉得每个人脸上都燃烧着诗的火焰，她感到贝图斯塔的女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漂亮、高雅、富有魅力；在男人身上她看到了不凡的气度、果断的举止和浪漫的情调。她还在想象中把眼前走过的男男女女搭配成对，觉得自己生活在一个女仆、女裁缝和小姐与磨房主、工人、大学生和预备役军人互相恋爱的城市里。

只有她没有爱情；她和那些舔糖果店橱窗玻璃的穷孩子都被剥夺了爱的权力。一个反抗的浪潮在她的血液里翻腾着涌向脑海。她再次害怕起来，怕自己犯病。

“这是怎么回事？上帝，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为什么在这样的日子里，为什么偏偏在她的意念刚刚进入新的献身——这种献身并非没有成效，没人知道，它是在一个兄长般的人的鼓励下进行的——阶段时，她心底里竟不合时宜地冒出了那种热望？她认为那是神经作用。那个热望折磨着她，呼喊着“斗啊！”把事情搞得乱七八糟。在玛里－佩帕泉她不是整个身心都沉浸在贞操的希望中吗？新的境界不是向她的心灵敞开了吗？今后她活着不是会有所寄托了吗？唉！谁要能把讲经师请到那儿来就好

了！”她的手碰到了一个男人的手，感到了一种温柔、一股暖意。那个男人不是讲经师，而是堂阿尔瓦罗。他在她身边谈论着什么事情。她几乎没听见他在说什么，也不想把自己精神温度的变化归咎于他的出现；这种变化的反映就是当她看到贝图斯塔的年轻姑娘和已经发福的中年女人在林荫道上和煤气灯熠熠闪光的店堂里卖弄风情时，她心里泛起的惆怅。

堂阿尔瓦罗想的完全相反，他认为他的出现和与庭长夫人的接触足以促进事态的发展。为了对梅西亚自恃具有得天独厚的外表的想法有个概念，不妨把他设想成一台有意识的会迸发火花的电动机。他自认是一台爱情电动机，而且还是一台随时可以启动的爱情电动机。虽然他如此狂妄，却担保谁也不会知道这一点，还能例举许多事实证明他那荒唐的虚荣心的来由。他自诩有才有智——“他首先是个搞政治的人”，阅历深，相信自己的经验，相信自己勾引女人的手段。但是他谦卑地告诉自己，这一切与他那得天独厚的英俊外表相比就微不足道了。“要勾引那些青春已逝，或厌倦爱情、或惯受娇宠、或已经堕落的女人……也许仅有外貌还不够，也许外貌还不是主要的。但是，单纯的少女（他了解另一类少女）和正派的有夫之妇在美男子面前就得投降。”

“我从来没见过驼背或矮子勾引女人。”他耸耸肩说道；他很少和密友们谈及这类事：谈起这些事一般也是在丰盛的晚餐之后，“跟我谈那些堕落的嗜好？这可是个例外；不过，谁也不愿意在情场上成为恶臭难闻的阿魏胶；可是，衰落时期的罗马妇女……”

这时帕科·维加亚纳便抬出那些专门描写淫秽之事的书来做证明。他描述了古代、中古乃至现代妇女的种种淫乱不轨的行

为。都是老一套。“现在最堕落的巴黎女人干的事，巴比伦和塞瓦塔纳的妓女也都懂、都干过。”

只要一追述古代历史，帕科就要犯漫不经心的毛病。应该是埃克瓦塔纳①，可他总说成塞瓦塔纳，无疑是记错了。当然，他知道指的是哪个城市。那是一座有许多彩色墙壁的城市。这一点他在《卖淫的故事》里读到过，不是杜佛写的那本，是另一本他也很熟悉的《卖淫史》。那位作者很有学问。

“我曾经读到过，”遇到这种时候，堂阿尔瓦罗便补充说，“有的公主和王后兴致来了，就和公猴……就象人家说的那样，跟公猴。”

“一点不错，先生，”帕科忙接过来说，“维克多·雨果在他的一本小说里就证实了这点；那本书原文名叫《笑面人》，西班牙语译名叫《根据王命》。”

“不过，这是极个别的情况，”梅西亚继续说，“应该明白，女人们寻求的是漂亮的外表。”

“这点我相信。”隆萨尔常常这样肯定地说，“Ufbicesorbi（用“炮筒子”的拉丁语说，就是：到处的）女人都是如此。”

此外，堂阿尔瓦罗还是个十足的唯物主义者，关于这点，他没向任何人承认过。因为他主要是个政治家，所以就对帕科的长辈的宗教信仰让了步，并且还嘲笑政教分离。还有，他认为与虔诚的基督教徒作对是很庸俗的。一八六七年他去巴黎参观展览时就已经知道烧炭党人的信仰最时髦；体育运动和基督教是仍在盛行的时尚。不过，信仰就是自信，这一点很清楚。堂阿尔瓦罗没有任何信仰，要不是有时感到死亡的恐怖，他甚至“连祝

---

① 伊朗城市哈马丹的古称，位于德黑兰西南部。

福也不需要”。遇到孤单一人病卧旅舍、得不到任何真正的温暖时，他才从心眼里感到自己并没成为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可是，等病一好，他却又说：“咳！那全是因为病得发虚了。”不过，最好还是把他的唯物主义做个说明，给它找点依据。他的唯物主义与他认识世界和利用世界的思想方法是完全一致的。他曾经向朋友借了一些论述唯物主义的简明读本。为了少费点脑子，他避开了那些抽象理论，尽管他认为那些理论妙不可言。他读了布克纳① 的《力物论》和弗拉马里翁② 的几本书，不过他不喜欢后者的书，因为这些书辱骂教会，却又赞颂上天、上帝、灵魂……而他所希望的恰恰与此相反。弗拉马里翁不合“潮流”。他也读过莫莱斯绍特③、维尔绍沃④ 和沃克特⑤ 那些带有桔红色封皮的著作译本。他没看懂多少，却抓住了要害：一切都如他所希望的那样，是普普通通的寻常物质。要紧的是不存在地狱。他还看过卢克莱修⑥ 的诗著《物性论》法文本，但只看了一半。诗人的论述十分精辟，就是太长了。他只看到了原子，他的英俊外表就是由专事捕捉眼前一切美女的钩状分子组成的一个幸运的分子集合体。梅西亚心里就是这样认为的。但那位帕科想得没有这么深，梅西亚说他是个虔诚的教徒。只要梅西亚呆在贝图斯塔，那种想法就归他独有。旅行到了巴黎，他就把他的唯物主义连同箱底一起和盘托出了。当他的那些情妇对宗教并不过分虔诚，正处于热恋中时，他便设法给她们灌输关于原子和

---

① 德国化学家(1860—1917)，获一九〇七年诺贝尔化学奖。

② 法国天文学家(1842—1925)。

③ 荷兰生物学家、哲学家(1822—1893)。

④ 德国自然学家(1817—1895)。

⑤ 德国政治家、病理学家(1821—1902)。

⑥ 拉丁诗人、哲学家(约公元前98—公元前55)。

力的思想。梅西亚的唯物主义很好懂；他就此做过两次讲座。只要女人相信他说的这些不是什么抽象理论，堂阿尔瓦罗就会得到很大好处。

堂阿尔瓦罗一想起某个改信享乐主义的女人，就总是把眼睛睁得老大，眼里燃烧着情焰。

“那个女人呀！”他叹了口气说。“贝图斯塔从来没那样的女人。贝图斯塔的女人也不相信抽象理论，她们根本不懂，但是却没发生过这种事情。

堂阿尔瓦罗在安娜身边走着，他确信自己的出现足以给那个他心目中的贞操带来致命的影响。当时他说的话很少，但这并没什么坏处。他也常常侃侃而谈，感人肺腑，可现在不是大讲特讲的时候，那是以后的事。

帕科走在后面，和佩特拉聊着天，他对女仆毫无轻慢之意；佩特拉和小侯爵说话时却有些装腔作势。在爱情问题上，这个女仆不相信有阶级之分，而且还想得挺美，比如说，会有哪位贵族心血来潮娶她为妻。她并不认为堂帕基托会这么做，根本不是；不过，他赞美了她的金发和白皙的皮肤，万事总要有个开头嘛。

“安娜，在贝图斯塔您也许感到十分无聊吧。”堂阿尔瓦罗说。

他想把谈话自然而然地引到至少象他设想的那种内容广泛的话题上，结果是徒劳。正在无计可施时，机会却应时而至。

“是呀，有时候我是感到无聊。老是下雨！”

“不下雨也一样；您哪儿都不去嘛。”

“那也许是您没注意到；我常常出去。”

这几句话刚出口，她就觉得欠妥了。那话是她说出来的吗？

奥夫杜利亚跟男人们才这样说话呢；可她是安娜呀！

堂阿尔瓦罗有些窘然。这位夫人想干什么呢？想挑起话头暗示他们之间的事？可这还无从谈起呢？对安娜的那句冒失话他应该感到惊奇吗？或许他没注意！这是一般的调情呢还是一种他也说不清楚的更为微妙的东西？她想把双方都知道的那些事和他们在某教堂、剧院或路上不期而遇等事实一笔勾销吗？她想否认那热切目光的含意吗？因为她有时目不转睛地凝视他，就象赐予他天恩似的，而她本不应如此慷慨。

安娜最初的冲动是下意识的。

她象重复一句毫无意义的现成话似的把话说出了口，但后来一想，那样回答，梅西亚会认为她没有参加那项心照不宣的协定而感到失望。其实，这种回答本身就不合适。太过分了，是在否认明摆着的事实。

堂阿尔瓦罗担心那天晚上再冒什么大的风险，认为按照贝图斯塔的男人们在这种事情上使用的伎俩，“装腔作势”还可以勉强下台。便勉强以一般讨好的口气说：

“夫人，您走到哪儿都引人注目，就连最漫不经心的人也不例外。”

他觉得这样说既俗气又含糊，便又补充了几句同样普通和冷淡的话。

他哪里知道，如果说那种“装腔作势”在别的女人眼里未免显得滑稽可笑，那么，拿来对付庭长夫人却是最好的武器。安娜听到那几句话顿时忘了一切，只顾痛苦地思索起来。“我眼前是不是出现了幻觉？是不是这个男人从来没用爱的目光看过我；是不是到处都看得见您这句话只是说说而已？是不是他盯着我时心里正在想别的？难道我从眼角瞥见的那种忧伤，那种因烦

躁和怨恨而产生的无法掩饰的冲动——唉！这都是真的！是用眼角看到的啊！——都是我的幻觉不成？纯粹是幻觉！但这绝不可能！”想到这里，她出了一身冷汗。她永远也不会答应去满足那无声的目光所表达的情欲；她永远谨守贞操，做出牺牲，除了堂维克托她别无所有，也就是说，一无所有；而这一无所有便是她爱情的妆奁。然而，连诱惑都得放弃！这太过分了。诱惑是属于她自己的，是她唯一的快乐。为了不受诱惑，她做了相当大的努力，但是，她愿意别人来引诱她！

她认为梅西亚对她既不抱任何希望，也没有任何要求。这种想法使她觉得心灵上好象开了一个将为空虚所填充的黑洞。“不，不；诱惑是属于她的，是她仅有的快乐！不去争又该怎么办呢？还有让她百思不解的是，她不应该也不能够去爱，但为什么不可以被人爱呢？唉！她原以为很幸福的这一天是以多么可怕的方式结束的呀！在这天，一位精神上的朋友，就是那位忏悔神父来到她面前，对她说谨守贞操是件极容易的事！是的，是很容易，她知道的很清楚，但如果夺去她的诱惑，贞操也就失去了价值，就成了平淡无奇的玩意儿，就成了一件贝图斯塔的东西，即她最厌恶的东西……”

堂阿尔瓦罗即使不是人们想象中的那种杰出政治家，多少也是个善于施展讨好女人的手腕的人物。他立刻发现自己竟莫名其妙地打中了庭长夫人的要害。

从庭长夫人的声音和语无伦次的言谈中，他发现自己冷淡和极其一般的客套对她已经起了作用。“她希望我表露衷肠吗？可她明天又要去领圣餐！这个女人怎么回事呀？真是个绝色佳人！”那位唯物主义者看着身旁的此刻目光炽烈、脸颊绯红的安娜，心里说。

他们已经到了奥索雷斯老宅的门廊，便停住脚步。天花板上的镀金吊灯在宽敞的门厅里几乎没有多少光亮。他们差不多是站在黑暗中，有好几分钟谁也没说话。

“佩特拉呢？帕科呢？”庭长夫人警觉地问。

“来了，已经拐过街角了。”

安尼塔感到口干；她要说话就得用舌头润润嘴唇。梅西亚看在眼里，他很欣赏庭长夫人的这个表情，竟情不自禁、忘乎所以地喊了起来：

“美极了！真是美极了！”

不过，他叫的声音又哑又低，既不知自己所言，也没顾上是否失礼。这并非是厚颜无耻，这是一种恋情的流露，它远比一枝平淡无奇的花重要。可以把这看成是表白，是一个人激动时的莽撞，简而言之，看成什么都可以，但绝不是一种无礼的放肆行为，因为对一位堂堂绅士来说那是不可能的。

安娜假装没听见，可是眼睛出卖了她，那双眼睛光辉闪灼，在黑暗中寻找着堂阿尔瓦罗。这时，堂阿尔瓦罗借着黑暗已经后退了一步。他的话象甘霖一样洒进了庭长夫人的心田；她含情脉脉，加倍地报答了他的柔情。

“她是我的，”堂阿尔瓦罗想，心里比事情真的成功了还高兴。

“两位先生愿意上楼去休息一会儿吗？”夫人见帕科来了，便对绅士们说。

“谢谢，不上去了。过会儿我和妈妈还要来找你。”

“找我？”

“是啊，这位没跟你说？今天咱们一块儿去看戏。是首场演出，是你丈夫崇拜的堂佩德罗·卡尔德隆·德拉瓦尔卡的大作。

你不知道？从马德里来了一位演员，叫佩拉莱斯，是我挺要好的朋友，他把卡尔沃都演活了。今天演的是《人生如梦》……别推辞啦！你一定得去。多隆重的事呀！妈妈一定要你去。你打扮好了等着我们。”

“可是，小家伙，明天我还得去领圣餐呢……”

“那有什么要紧？”

“当然要紧！”

“你改天去领好了。反正，这事你和妈妈说吧，她要来找你的。”

小侯爵再没说别的，匆匆忙忙走出了门廊。

佩特拉已经进了院子，她假装什么也没听见。“我知道她为什么不肯去，是因为那位的缘故，至少那位是原因之一。小侯爵缠住她，为的是让他俩单独在一起。看得出来，他很冷淡。黑暗中都没有马马虎虎地拥抱她一下。”她倾听着。听见堂阿尔瓦罗声音颤抖着，低声下气地在告别。

“您去剧院吗？”

“不去，肯定不去。”庭长夫人答道，然后便关上大门，转身进了院子。

第　十　章

〔维加亚纳侯爵夫人约金塔纳尔夫妇同去看戏，结果，堂维克托只身应邀前往，而安娜留在家中。当晚，安娜在黑暗中不慎误被捕狐器夹住；那是她酷爱打猎、常和弗里希利斯去野外捕捉鸟兽的丈夫自制的一个捕兽器。女仆佩特拉赶来帮助庭长夫人脱了险。梅西亚在园门外呼唤安娜。金塔纳尔回到家时，安娜正陷入神经危机。〕

八点整，侯爵夫人的马车来了；车轮在恩西马达街七高八低的石头路面上撞出一溜火星。到了新广场，车就在广场拐角上的那幢老宅前停下了。

侯爵夫人常常被人说三道四，现在她的白发染得乌黑，脸上搽得粉白，卖弄着眼下已成荒丘的当年那点儿风韵；她风风火火地打开门，闯进了庭长夫人的餐厅。

“怎么啦！这是怎么回事？你还没打扮？”

“真固执！”陪母亲一起来的帕基托叫嚷着说。

堂维克托低下头，耸了耸肩，示意对夫人的固执他没有责任。

“他倒是已经准备就绪。”确实，他已戴好手套，穿上了那件非常合身的燕尾服。

安娜向侯爵夫人笑了笑。

“您看，夫人，这是有点不近人情，可您干嘛要自找麻烦呢？”

“什么近不近人情？你马上去换衣服。既然你说我是自找麻烦，我就不能白来。快！上楼去；要不就在这儿，当着这几位先生，我给你梳头、穿鞋、换衣裳……”

“对，”帕科说，“我们给你穿衣服，我们给你梳头……”

堂维克托也恳求她去。

“亲爱的，《人生如梦》是戏剧奇观中之奇观……这出戏富于象征性……哲理性。”

“金塔纳尔，这我知道……”

“还有我的朋友佩拉莱斯，他演得实在是好。”

“看的人一定很多。”侯爵夫人接着说。

“看在上帝份上，夫人；我是非常愿意去的，要不是……那几回我不是都去了吗？可是明天我得去领圣餐啊！”

“得啦，得啦！这是两码事！人家知道你明天要去领圣餐？难道看戏是罪过不成？”

“艺术也是一种宗教！”堂维克托看了看表劝道，他担心错过：

勇猛的希伯格里佛①

你疾驰如风

那一段。

过后他才知道，这一段被删掉了。“真气人！”

“亲爱的，你看侯爵夫人给了我们多大的荣幸。”

---

① 希腊神话中的半鹰半马怪。

“不管荣幸不荣幸，还是赏脸不赏脸，反正她一定得去。”

“不，夫人，您再说什么也没用。”

他们争了半天，最后，堂娜鲁菲纳怕看不到开头，这才让了步，把堂维克托拉走了。这位堂维克托还假惺惺推辞了一番。

“她这么任性，我也不去了。”

“不必这样！”庭长夫人慌忙喊道，“那几个晚上你不是一个人也去了吗？”

堂维克托又坚持了一会儿，仍说要留下，要放弃那出剧中之剧。

可是最后在餐厅那座满是石膏浮雕的蜥蜴色钟形楚利盖拉① 式壁炉旁，只剩下了安娜。从前，已经安息的堂娜阿农霞雄·奥索雷斯小姐就借着这个壁炉的火光阅读了许多许多连载小说。现在，炉子里没生火，炉口露在外面，象一个不幸的洞穴。

佩特拉收拾起咖啡用具，慢腾腾地挪动着身子，出来进去好几次。女主人目不转睛地望着那个黑乎乎、冷冰冰的炉口，几乎没注意女仆。佩特拉使劲盯着女主人。“她不去看戏！这里面准有事。我在这儿碍眼吗？她用得着我吗？”

“夫人，您需要什么吗？”她问。

庭长夫人吓了一跳，说：

“我？……什么？……不要什么；你去吧。”

“总之，这次怠慢侯爵夫人是干了件蠢事，因为她已经决定明天不去领圣餐了。可是，为什么不去呢？她是疑虑重重的虔诚女人吗？还是有什么可自责的？她做了什么错事吗？在那一刻，整个贝图斯塔都沉浸在热闹、光亮、乐声和欢乐之中，她却一

---

① 何塞·楚利盖拉(1665—1723)，西班牙建筑家，以设计风格古怪著称。

个人孤零零地呆在黑暗、凄凉、冰冷、充满了可憎或愚蠢的回忆的餐厅里，放弃了这次能使人激情倍增的机会，这种激情足以使最傲慢的女人心花怒放。这也是罪过吗？她与堂阿尔瓦罗没任何关系。他可以尽情地爱她，但她永远不会给他半点好处。从现在起连看也不再看他了。她下定了决心。她有什么可忏悔的吗？没有。她重新皈依天主又为了什么？毫无缘由。她可以心安理得地去领圣餐；对，她要起个大早去领圣餐。行啦！天哪！行啦！别想那些事啦！她简直要疯了。老是这样剖析自己的思想，窥伺自己的内心，甚至因自己有某些单纯的想法便指责自己思想丑恶，这实在是一种痛苦。这是她一系列痛苦中的又一个痛苦，这些痛苦不是她自找的，完全是生活给她带来的，而且生活还在继续给她带来痛苦。可是，象她这样的女人，除了苦思冥想还能做什么呢？还有什么可消遣的呢？让她象丈夫那样，用粘鸟胶或捕鸟器猎禽捕鸟？或象弗里希利斯那样，把桉树种在它根本发不了芽的地方？”

那时，她看见全贝图斯塔的人都在自得其乐；虽然有的人自甘堕落，有的人染上了某种恶习，但是大家都感到心满意足。只有她象是在过流放生活。“而且，唉！她还是个无家可归，无家可恋的流放者。她先后在格拉纳达和萨拉戈萨住过，后来又搬回格拉纳达，还在巴利阿多里德安过家；不管在哪儿，堂维克托总是和她形影相随。她在号称行吟诗人之河的埃布罗河、赫尼尔河以及达罗河的两岸留下了什么呢？什么也没有；充其量只有一桩有头无尾的荒唐奇遇。她想起了那个在阿兰布拉① 有座花园别墅的英国人。那个英国人爱上了她，还把自己的仆人在印

---

① 西班牙古代摩尔人国王在格拉纳达修建的著名王宫。

度捕获的老虎的皮赠给了她。后来她得知，那位曾在她看过的一封信里向她发誓要在“那永远富有诗意和令人陶醉的清泉”附近，在赫内拉利费① 花园里的一棵应载入史册的树上吊死的可怜的布鲁克先生已同阿尔瓦伊辛的一个吉卜赛女郎结了婚。愿他如意！不管怎样，这总算是件愚蠢的奇遇。她保存了那张虎皮，不是因为那个英国人，而是因为那只老虎。奥夫杜利亚对这段往事不十分清楚，她还以为那位先生是个美国人呢，这都是维西塔雄告诉她的……

“为什么不去看戏呢？看看戏也许能摆脱那些令人难过和苦恼的想法，那些想法就象别针插在针插上似的一直扎在她的脑子里。她简直是个傻瓜，她为什么就不能象其他女人那样行事呢？”在一瞬之间她这样想道，就好象自己是全城唯一的正派女人。她站起身，感到心烦意乱，简直是怒火中烧。她瞧了瞧挂在桌子上方的灯……觉得那光很刺眼。她走出餐厅，进了自己的卧室，打开阳台门，将双肘撑在铁栏杆上，手托着头。在“花园”里弗里希利斯种的那些挺拔的桉树后面，一轮明月光彩熠熠。温暖柔和的南风徐徐吹来；有时，阵阵疾风把开始枯干的树叶吹得象铃鼓上的小铃铛似的发出清脆的声响。这声响仿佛是自然界即将进入冬眠的震颤。

安娜倾听着城市那伴随着悠长而哀伤的回响的嘈杂声、叫声、远处断断续续的歌声、狗叫声以及所有如笼罩在贝图斯塔上空的薄雾反射出的白光，象柔和温暖的风一样在空气中消散的声音。她借着面前的皓月的清辉茫然地向天空望去，觉得眼睛里有团银亮的粉尘，仿佛有一条蛛丝般的银线从天而降，落入

---

① 摩尔人在阿兰布拉附近修建的宫室。

眼底。泪水就是这样折射着月光。

“她为什么要哭？为什么又想起了那些心事？她也真蠢。害怕这些全然无用的激动。”

月亮一只眼睛看着她，另一只眼睛投向万丈深渊；弗里希利斯的桉树庄严地微微垂下树冠，互相凑近，轻声低语着，仿佛在审慎地议论那个没有母亲、没有儿女、没有爱情的疯女人。那个女人发誓永远忠于一个男人，可这个男人却情愿要一只好的雄石鸡也不愿要夫妻之间的亲昵温存。

“都怪那个种桉树的弗里希利斯。他为了让她答应嫁给堂维克托，就把他吹得天花乱坠。八年啦，她至今仍把弗里希利斯这种坑人的骗术视为在夕祷中对人的诅咒。当时她要是嫁给了堂弗鲁托斯·雷东多呢？她也许早就背弃了他。可是堂维克托是那么善良、那么高尚！简直象个慈父，且不说自己发过誓要忠于他，单说欺骗他就够得上卑鄙无耻、忘恩负义了。要是堂弗鲁托斯那就另当别论了。对他只能如此，因为他准是个又残忍又粗野的家伙！要是嫁了他，堂阿尔瓦罗早就把她拐跑了，没错儿，这会儿他俩也许已经到了天涯海角。要是雷东多气不过，肯定会和梅西亚拚命。”安娜仿佛看见弗鲁托斯那可怜的人倒在沙地上，在血泊中奄奄一息，那血和她在斗牛场看到的一样，几乎是污黑的、浓稠的、还泛着泡沫。

“太可怕了！”她对那种景象以及使她产生那种想象的想法感到恐惧。

“在这种心灰意冷的时刻，我是多么卑鄙呀！我的想法多么丑恶啊！……”在阳台上她感到憋闷，想下楼到园子里，到“花园”里去。她没喊人点灯，自己也没去点，借着月光，穿过几个房间，寻找着通向花园的楼梯。走到金塔纳尔书房附近时，她又改

变了主意，自言自语地说："进去看看，他的桌子上可能有火柴。我要给讲经师写封信，请他明天下午等我。我必须重新忏悔，不能就这样去领圣餐；我要把所有的心事、最秘密的心事统统告诉他。"

书房里黑漆漆的，看不见一丝月光。安娜摸索着墙壁往里走。她每走一步都要碰到一件家具。她后悔没拿灯就到这里来冒险。这间屋里简直没有下脚的地方，到处都是障碍。可是，想退回去也不行了。她不扶墙往前迈了一步，之后便照直往前走，她怕再碰到什么东西就伸着两手摸索着……

"唉唷！耶稣！谁？谁在那儿？谁把我拽住啦？"她惊恐万分，大叫起来。

她没有挣扎。谁知手又碰到一个冰凉的金属物件，立刻就听见啪的一声，紧接着觉得自己胳膊上同时挨了两下打，原来是胳膊被一把坚硬的钳子夹住了。她吓得魂不附体，一边拚命扭动胳膊想挣脱那只镣铐，一边继续喊叫：

"佩特拉！拿灯来！这儿有人吗？"

钳子没有放开猎物，而是随着猎物的移动而移动着，安娜一时感到有些沉重，接着就听见玻璃在地上摔碎的巨大声响和别的同时掉下去的东西与地面撞击发出的回声。她不敢用另一只手去抓那把紧紧夹着她的钳子。尽管她一个劲儿地扭动胳膊，但仍未挣脱。她寻找着房门，不知绊了多少次脚。她气得发疯，摸到什么就摔什么，有的东西被摔碎，有的在地板上滚动，响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佩特拉端着灯来了。

"夫人，夫人！这是怎么啦？闹贼啦！"

"不是，别嚷啦！过来，把这个东西给我弄下来，它简直象把钳子，夹得我好疼。"

安娜又羞又恼，脸涨得通红。她怒不可遏，愤怒得就象珀琉斯的儿子阿喀琉斯① 。

佩特拉试着把女主人的胳膊从那个索套里抽出来。

这是个捕捉器，据它的发明者弗里希利斯和金塔纳尔说，是用来捕捉偷鸡的狐狸的，眼下还有些技术问题没解决，等克服了这一关，就可以放在鸡舍里使用了。

动物的嘴必须要碰到捕捉器一定的部位；如果碰到了那个部位，它的头就会立刻被上下两根同样大小的铁条夹住。弹簧的力量不足以致盗贼于死命，但捉住它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他们制造的钩子很巧妙，不会伤生。弗里希利斯和金塔纳尔谁也不愿看见流血，他们只想把当场捕获的罪犯牢牢抓住。假如这两位发明家不善于协调狩猎的爱好与社会保护动物法之间的关系，庭长夫人那天晚上早就出事了。幸亏金塔纳尔主张教养制度；他要惩罚罪犯，但并不想叫它死。因此落入他的圈套的狐狸可保全性命。现在这部机器还差一步就大功告成，就是让偷鸡贼来碰那个施了魔法的弹簧钮，就象那位夫人刚才做的那样。

佩特拉和女主人都不会使用这个器具，只好把它弄坏了事。她们累得满头大汗才把它从夹得青紫的胳膊上取下来。

佩特拉强忍着才没笑出来。她指着地上的碎玻璃、破瓷片和其他说不出是什么名堂的碎片得意地说：

“简直乱了套啦！”

“这要是我，堂维克托准得把我辞了……哎呀！夫人，您打碎了三个新花盆……那幅蝴蝶画也成了碎片啦！还有一个放植物标本的玻璃框也砸了！那个……”

---

① 希腊神话中的英雄，以勇猛著称。

“行啦！ 把灯放在那儿，走吧！”庭长夫人打断了她。

佩特拉幸灾乐祸地瞧着表面镇静而怒火中烧的女主人，赖着不走。

“夫人，要不要把金车花酊给您拿来？您瞧，您的胳膊都紫了……当然……那该死的断头夹几乎没用劲夹……可那是个什么玩意儿呢？您知道吗？”

“我……不……不知道。别问了。去给我倒点水来。”

“是，把椴树花酊也拿来，因为您的脸苍白得吓人。可是，夫人，您干嘛不点灯呢？多怕人哪！真吓死人啦！……这是什么鬼玩意儿？不象捉麻雀的……咱们把它弄坏了……您瞧……可这也是没法子呀！”

佩特拉出去取来了金车花酊，但庭长夫人并不想用。随后她又拿来了椴树花酊，并把地上的破烂碎片拾起，放在桌、柜上，好象那是圣徒的遗物。看到她不得不视为某种陌生信仰的圣器变成了一堆破烂，佩特拉异常高兴。

“要是我可就糟了！”她蹲着收拢最后一点碎片时咕哝了一句。

她有点沾沾自喜，庆幸这场乱子与她无关。

安娜下楼到了花园，她已经把写信的事忘在了脑后。她胳膊疼痛，心里也象挨了几记丢人的耳光，感到难受。她觉得刚才那些事简直把她的脸都丢尽了。她气愤极了。“好一个堂维克托！简直是个白痴！一点不错，就是个白痴，这个时候还不回来。佩特拉心里会怎么想呢？竟用索套捉自己的妻子，算什么丈夫？”她望着月亮，觉得月亮在冲她挤眉弄眼，笑话她刚才冒的风险。树叶沙沙作响，还在窃窃私语；它们一边小声说笑，一边议论佩特拉说的那桩断头夹奇遇。

“多美的夜啊！但她是什么人，配赞叹这宁静的夜吗？这天地间的一切幽怨诗意和她经历的事有何相关？”

“是不是金塔纳尔认为女人是铁打钢铸的，既没有欲望又能容忍丈夫的怪癖，让他发明荒唐的机器把自己的胳膊夹得青紫。她丈夫是植物学家、禽类学家、花卉园艺家、树木栽培家、猎手、喜剧评论家、喜剧演员、法律顾问；简而言之，样样都行，唯独做丈夫是个外行。他爱弗里希利斯甚于爱妻子。那个弗里希利斯是什么人哪？一个疯子。前几年还让人有点好感，可是现在全变了，简直没法和他打交道；此人有个怪癖，总想把外来的东西引进贝图斯塔，把什么都掺和、混杂在一起。他把梨树枝嫁接在苹果树上，认为所有的东西都是一个统一体，都是一回事，他力图说明关键在于“适应环境”。他胡来蛮干，竟然把美国鸡“移植”到西班牙鸡身上。这是她亲眼所见！几只可怜的鸡那被割烂的鸡冠上用布条绑着一个血淋淋的活的残肢，真恶心！那个希律① 便是她丈夫的皮拉得斯② 。三年来，她就在那两个梦游症患者之间生活，与他们丝毫不亲近。够了，够了，她受不了啦；这是可以决堤的一滴水……丈夫竟把书房当成了荒山野地！她竟落入了丈夫设下的机关！还有比这更荒唐的吗？

这样毫无道理地大耍孩子脾气，未免太过分了，反倒让她发现了自己的不是。“她真可笑！本来是小事一件，她竟发那么大的火！”她转而数落起自己来。“我深更半夜不点灯到书房来，他有什么错？自己有什么理由埋怨呢？毫无理由。噢，没有借口，没有借口去忘恩负义……”

---

① 《圣经》中的犹太王，以残杀幼儿著称。

② 古希腊埃斯库罗斯的悲剧《俄瑞斯忒斯三部曲》的主人公俄瑞斯忒斯的朋友和姐夫。

"不过那也没关系，她会郁闷而死的。她二十七岁了，青春已逝；女人二十七岁就到了老年的门口，并且已经在敲老年之门……大家所说的爱情的快乐她连一次也没享受过，而戏剧、小说、乃至历史都把它做为主题。她多次听到和读到这句话：爱情是唯一值得为之而生的东西。但那是什么样的爱情？它又在何处？这些她都一无所知。想起自己的蜜月，她又羞又恼。那不过是毫无快意的刺激，感官上的不安，说到底，是一场嘲弄。是的，是这样的，既然记忆常常将它提起，她何苦要自己欺骗自己呢？新婚之夜，当她在自己的床上一觉醒来时，感到身边有法官的呼吸声，她觉得金塔纳尔先生没穿长燕尾服和黑海狸皮裤子就跑到她房里来很不象话，而且有点无耻。她记得，那不可避免的肉体上的快乐使她羞涩、惶惑，又觉得受了嘲弄，觉得挨着那个男人无意中享受到的快感好象在对她说行星期三圣灰礼时说的那句话：！ quia pulvis es!① 你是尘埃，你是物质……但同时又茅塞顿开，明白了神话中读到的那种事和从仆人以及牧人那儿听到的那些猥亵的议论……她过去听到读到的就是这种事！……在那座贞洁的监狱里，她并没有被看成是殉道者和英雄，因此，她连这点安慰也得不到……她还记得婚后最初几天，堂娜阿格达（安息吧！）说的那些羡慕话和好奇的目光；记得她虽然从未对姑姑们出言不逊，可看到她们那样看她，也不得不强压心头之火，以免喊出"蠢货"二字。那种事没有中断过，在格拉纳达、萨拉戈萨，又回到格拉纳达，后来在巴利阿多里德，始终没有停止过。但她却并未从中得到一点安慰，因为一个孩子也没怀上。堂维克托并不讨厌，这是事实。但他很快就厌倦了风流小

---

① 拉丁文，意为：因为你是灰尘。

生的角色，逐渐转向了老生，因为扮演这类角色他更为合适。“嘿！他对她简直象个父亲，确实如此！”丈夫不吻一下她的额头她就无法入睡。可是到了春天，她竟要自己去他嘴上找吻了。她感到他不象丈夫那样地爱她，也不渴望得到她的温存，心里异常难受；此外，她也担忧感官上的冲动得不到满足。这就产生了一种极大的不公，一种不知道应归咎于谁的不公；造成了一种无可救药的痛苦，一种毫无诗意、缺乏魅力的痛苦。这种痛苦就象在马德里看到的用绿色和肉色灯光表示的那种病一样难于出口。干嘛定要忏悔那种事，特别是象她想到的那些？可是，说别的就不成其为忏悔了。”

“青春已逝，就象驾着轻快翅膀在月亮前面倏忽而过的银色云朵一样……此刻，那些云朵被镀上了一层银，然而，它们在奔驰、在飞腾、在远离沐浴着它们的银色光辉，堕入黑暗之中，那黑暗便是老年、悲凄的老年、没有爱的希望的老年。羊毛似的银色云朵象鸟群一样在空中飘过，随后便铺天盖地地涌过来一大片乌云。此刻的景象与刚才的迥然不同，安娜看见月亮很快堕入黑暗的深渊，在无际的黑暗中熄灭了自己的光辉。”

“她也是这样，象月亮似的孤零零地在世界上向着老年的深渊奔跑，堕入没有爱、没有爱的希望的黑暗之中……啊！不，不，那不行！”

她感觉到了心中反抗的呼声，觉得因正义感而产生的这种呼声正以极其雄辩的言辞要求恢复肉欲和作为美人的权力。月亮继续奔跑着，象被什么东西从悬崖上推下似的，跌入乌云密布的深渊；乌云如沥青的海洋，将它吞没。安娜看得几乎痴呆了，她从夜空的景象中看到了自己的命运，那月亮就是她，那乌云就是她的暮年；在那可怕的暮年中，她再不会被人爱。她高举双

手，在“花园”的小径上奔跑，好象要飞到空中，去改变那个永远充满浪漫色彩的星球的运行轨道。然而，月亮却在太空浓厚的雾气中消失了，贝图斯塔也陷入在黑暗之中。每遇晴空月夜，群星环绕着教堂的塔楼，镶嵌塔楼的玉石熠熠生辉，塔身超凡脱俗的姿容十分突出，宛如画中的圣母。此刻，在昏暗中它竟变成了一个尖头尖脑的幽灵，成了黑暗之中的黑暗。

安娜无精打采、心灰意懒地把头靠在大铁门冰凉的栏杆上，这是“花园”朝后街开的一扇门。她这样呆了很久，凝望着门外漆黑的夜色，沉浸在自身的痛苦中，在下意识的冲动支配下，不知几时起，她竟听任思想的野马随意驰骋，开始放纵自己的意志。

一个人影紧贴着“花园”的墙，从僻静无人的街上走过，差点碰到安娜靠在两根铁棍间的额头。

“是他！”庭长夫人想，尽管那人一闪而过，她还是认出是堂阿尔瓦罗。她害怕地向后倒退，疑心这是不是自己的幻觉。

那个人确实是堂阿尔瓦罗。那天晚上，他在剧院看戏。一次幕间休息，他突然产生了一种好奇心，非要出去满足一下不可。“要是碰巧她在阳台上……不会的，几乎没有这种可能，可是，万一要在呢？”他的生活里不是充满了这种幸运的巧合吗？他大多数的成功不都是靠运气、靠他所说的 chance① 吗？“机遇与我同在”是他的格言之一。啊！要是见到她，他就要和她说话；告诉她，没有她他就活不下去，就要象个二十岁的柏拉图式的浪漫恋人那样，围着她的家徘徊；告诉她，能从外面看看那座极乐园他就很满足……对，他一定会以应时而生的口才对她说出那一

① 法语，意思是：运气、机遇。

大堆蠢话的。问题是得碰巧她正好呆在阳台上。他走出剧院，顺罗马大街上行，穿过潘神广场，进了阿吉拉大街。走到新广场时，他停住脚，遥望那个角落……阳台上没人……这是他意料中的事。预感不一定每回应验。没关系……他在广场上溜达了一会儿，那时候广场上空空如也……一个人也没有，连只猫都看不见。“既然出来了，干嘛不继续前进，向她撒开自己的情网？”他嘲笑起自己来了：在他的情史上，象这类徘徊已是多少年以前的事啦！后街的路没铺石子，可能泥泞不堪，自嘲归自嘲，泥泞就泥泞，他顾不上许多了，便穿过广场的一座拱门，走进一条胡同，随后拐进另一条胡同，最后来到“花园”园门所在的那条街。那里没有人家，没有便道，也没有路灯，它之所以是条街，是因为人们这样叫它。这条路七高八低、满地泥泞，一边是监狱的高墙，另一边是奥索雷斯家老宅的园墙。他贴着墙、躲着泥水走，快到园门时，他就觉得那种“真切的预感”油然而生。这是他对这种预感的叫法，因为它仿佛是一种突然的判断、一种预测的能力。他获得的那些重大成功全仗着这种真切的预感。每当胜利在望，他就会突然不可思议地变得勇气十足、信心倍增，同时顿感额角搏动、两颊发烧、喉咙憋闷……他收住了脚步。“庭长夫人在那儿，在花园里，他眼下的感觉就是这样对他说的……如果心灵没有欺骗他，他该怎么办？象往常那样：孤注一掷！跪在泥地上求她开门。她要是不开，就跳铁栅栏，尽管这不大可能；但他一定能跳过去的。要是月亮又出来就糟了！不，不会的，眼下浓云密布，过半小时才能重见月光。”

他走到了铁栅栏前。是他先看见庭长夫人，后来庭长夫人才看见他的。他认出是她，而且早就猜到是她。

“她是你的啦！”诱惑之魔对他喊道，“她爱你，她在等你。”

可他却说不出话，停不住脚，竟害怕起他的牺牲品来了。贝图斯塔人十分迷信安娜的贞操。他觉得自己对此也迷信起来了。这种贞操象熙德一样，死了也能吓跑敌人。逃跑，这可是他从来没做过的事啊！他害怕了。真是破天荒。

他往前又走了三四步，仍未下定决心退回去，尽管诱惑的魔鬼抓着他的胳膊，把他往大门那儿拽，在耳边用火辣辣的语言嘲笑他，叫他“胆小鬼！勾引娼妓的家伙！……不要怕那种真正的贞操！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不能错过这个机会，现在就去！”梅西亚以少有的勇敢叫道。他已经走过铁栅栏十步远了，又气冲冲地折了回来，呼喊着：

“安娜！安娜！”

然而，回答他的却是一片寂静。“花园”里黑魆魆的，他只看见了桉树、阿拉伯胶树和印度栗树的树影，还有远处那棵黑金字塔似的华盛顿树的侧影，那是弗里希利斯唯一的心爱之物；他栽下了这棵树，并且看着它生枝长叶，渐渐长大。

他的希望落空了。

“安娜，安娜，”他又轻声呼叫起来，然而，回答他的只是小径沙地上风吹枯叶的声响。

安娜早已躲开了。看到她所追求的那种诱惑近在眼前，她反而害怕起来，这是诚实的恐惧。她跑回卧室，把门反锁上，躲在里面，好象那个色胆包天的家伙会越墙追来。是的，她感到堂阿尔瓦罗在潜入人们的心灵；他穿墙透壁而来，在这座房子里神出鬼没，她真怕突然看见他出现，就象他刚才在“花园”铁栅栏前闪过一样。

“也许是魔鬼促成的这些巧合？”安娜严肃地思考着这个问

题，因为她并不迷信鬼神。

她害怕；她看见自己的贞操和住宅都陷入了包围之中，而且刚刚还看见敌人在一个豁口那儿探头探脑呢。如果即将发生的是罪恶，她那一贯诚实的本性就会醒悟，假如来的是爱情，那就会在开始自我惊扰的庭长夫人心上留下一片馨香。

犯罪是多么容易啊！那门……夜晚、黑暗……一切都变成了他的帮凶。但她将进行抵抗。噢！不错！那强烈的诱惑会带来她未曾体验过的陶醉和快活，这个冤家配做她的对手。她乐意进行这样的搏斗。日常生活中的一般搏斗，日复一日地与厌倦、荒唐和平庸进行的搏斗，已使她感到乏味，因为那只是在充满烂泥的地洞里的搏斗，然而，眼下的对手却是个美男子；他窥伺她，象消愁解闷的符咒显现在她的脑际；在暗处向她招呼；周身笼罩在爱的光环中，散发着爱的芳香……与他较量还有点意义，还值得。她要进行这种搏斗。

堂维克托从剧院回来直接就去了妻子的卧室。安娜扑在他怀里，搂着他的脖子，伏在丈夫的燕尾服翻领上哭得象个泪人。

神经上的冲动象头天晚上一样，化成了泪水，在决心维护夫妻忠诚的善良愿望中得到平息。虽说堂维克托制作了那台该死的机器，但她毕竟对他负有义务，而讲经师则将成为她的护身盾，使她免遭可怕的诱惑的一切进攻。

金塔纳尔对此全然不知。从剧院回来他就困得要命了——他昨夜一宿没睡！同时还在为那部抒情诗剧激动不已。说实话，老婆天天那样动情，终于使他觉得未免过分而且有些讨厌了。“他老婆着什么魔了？”

“亲爱的，你怎么啦？你病了。”

“没有，维克托，我没病；看在上帝份上，你就让我、让我这样

吧。你不知道我爱激动吗？我需要这样，我需要使劲爱你、抚摩你……我要你也这样爱我。”

“我的心肝，我非常乐意！不过，……这不自然，我是说……爱是很有条理的，而在这时候……就是说……这么晚了……我们……嗯……要是咱们拌了嘴……倒好说；可是无缘无故这样做……我是无限爱你的，这你知道；但你现在有病，因此你才这样；是的，亲爱的，这种激情……”

“金塔纳尔，这不是激情。”安娜哽哽咽咽地说，她尽最大努力要使堂维克托变得理想，而这时，堂维克托的领结已经歪到耳朵底下去了。

“好，我的宝贝儿，也许不是；不过，你有病啊。昨天你就象是要犯病，显得十分不安……今天，你自己看见了……你准是有什么病。”

安娜摇头否认。

“没错，亲爱的；侯爵夫人、堂罗布斯蒂亚诺和我在看戏的时候就谈到了这件事。医生认为，你过的这种生活无益于你的健康，你需要换换脑子，活动活动，也就是说，消遣消遣，到户外散散心。侯爵夫人说你太规矩太安分守已，你需要到外面走动走动……最后我说，我也这样认为，因此我决意——说这话时，他口气十分坚定——我决意让你结束这种与世隔绝的生活。好象事事都让你心烦；你整天象在梦里度日……好啦，亲爱的，别做那些梦啦。你还记得你在格拉纳达时的情形吗？你整月整月地既不想看戏也不愿串门，老是跑到阿兰布拉和赫内拉利费去，在那儿看书，发愣，一呆就是几个钟头。结果病倒啦，要不是把我调到了巴利阿多里德，你就完了。到了巴利阿多里德呢？多亏调养得好，你才得以康复，可是看的出来，你还是那么闷闷不乐，神

经老是这样……咱们回到了贝图斯塔，这儿的生活几乎是不受法律约束的，恰好又遇上了你可怜的姑姑阿格达的丧事，她随你那个姑姑去了。你以此为借口，又把自己关进了这座老宅，一年也没人带你出去见见太阳。看书，干活，象签了合同似的……别打断我；你知道我很少报怨，既然机会来了，我就要把话都说出来。现在我说完了。弗里希利斯一再跟我说：'安尼塔不幸福。'"

"他怎么知道？"

"你知道得很清楚，他爱你，他是咱们最好的朋友。"

"可是，他为什么说我不幸福？他从哪儿看出来的？……"

"这我可不知道；说实话，我自己并没发现，但我逐渐倾向他的看法了。今天晚上的情况……"

"金塔纳尔，是神经质。"

"那就向神经开战，真见鬼！"

"好……"

"完了。我宣判：对你过的这种生活我应当并且现在就判它有罪。从明天起，开始一种新的生活。我们要去各处走走；如果我去不了，就让帕科或那个花花公子梅西亚，就是那个挺招人喜欢的花花公子……他们都很爱你……"

"简直是蠢话！"

"现在说说计划！"堂维克托大声说，"一周至少看两次戏；每隔五六天参加一次侯爵夫人的聚谈会；只要天气好，每天下午去堤岸散步；等今年俱乐部的谈心会开幕，咱们就去参加；到侯爵夫人那儿吃饭；参加贝图斯塔上流社会的远足；逢堂费尔明讲经和有祭祀庆典时，就去教堂。啊！夏天到帕洛玛雷斯去游泳，穿上宽大的便服，让海风直吹到身上……唉！那才是你的生活。这不是施政计划，可在哪儿都能付诸实施。侯爵夫人、罗布斯蒂亚

诺和帕基托都答应给我帮忙，还有维西塔雄，她当时正坐在帕埃斯的包厢里，也对我说，她能帮我把你请出屋门……是的，夫人，咱们要走出这座小屋。我不愿再看到你神经质发作，不想再让弗里希利斯说你不幸福……”

“他知道什么？”

“我也不愿再听你哭哭啼啼，哭得我睡不好觉。亲爱的，你一莫名其妙地哭起来，我就心神不安，就害怕，就疑神疑鬼，……好象你会发生什么不幸似的。”

安娜颤抖了一下，好象打了个寒战。

“看，你直发抖；去睡吧，我的天使，大家都去睡吧，我快熬不住了。”

堂维克托打了个哈欠，庄重地吻了吻妻子的额头，就走了出去。

他走进书房。堂维克托今晚心情不好。“安娜这种神秘的病——因为他认定这是一种病——既让他担心，又让他厌烦。他不会曲意奉承，对神经质很反感；妻子这种莫名其妙的伤感不仅引不起他的同情，而且还惹他生气，他认为这是一种病态的撒娇。他很爱妻子，但讨厌那种神经质……他情绪不佳还因为在剧院跟人进行了一场激烈的争论。原来是一个还在马德里上学却硬充大人的蠢才口出狂言，说什么如今不应上演洛佩和卡尔德隆的戏，说用诗做台词不太自然，认为当今戏剧以散文为宜。蠢货！竟然说诗不太自然！我们大家，不管高低贵贱，受到凌辱就脱口而出、朗朗而诵五行体诗，这就是自然。著名的霍维亚诺说，诗永远是热情的语言。假如我是贝纳维德斯，卡尔瓦哈尔①

---

① 这两个人都是十七世纪西班牙喜剧作家莫里那剧作中的人物。

想败坏我的名誉：

他象个窃贼，在黑暗中
卑鄙地颤抖；

最自然的事就是我一感到气恼就高诵莫里那的诗：

我名誉遭你们玷污，
为雪耻我来到这里；
惩罚你们的是怒吼的雄狮，
它叫贝纳维德斯，我手中的武器；
我要报复你们那淫邪之情，
以解胸中的怒气；
我要在两个叛逆的血污中，
将红狮的高贵留给子孙后代。
……”

堂维克托目不转睛地看着一个烛台，仿佛那就是卡尔瓦哈尔，正要把“自从你当了我的妹夫，我连羞辱之言都不怕……”这些台词教他，让他以辩解的口吻说出时，突然看见他的植物标本、花盆、采集的蝴蝶、制作的笼子、蟋蟀罐和从事细木工活、昆虫采集等各种工艺以及其他同样重要的手工艺所需要的十几件精巧器具的残骸堆放在桌柜上，不禁惊恐万分。

“我的天哪！这是怎么啦！”他用文绉绉的散文惊叫起来，“谁造成了这样的毁灭？……佩特拉！安塞尔莫！”他一个劲地拽铃。

佩特拉笑嘻嘻地进来了。

“这是怎么回事？”

“老爷，不是我……大概是猫进来过了。”

“什么猫！你把我当成谁了？”

堂维克托很少大吵大嚷，可要是谁碰了他称为博物馆的那个永久性的癖好展览馆的坛坛罐罐，他可就变成塞希斯蒙多了①。果然，他不知不觉地戏剧性地模仿起佩拉莱斯来了。他刚看过这位名角在台上象着了魔似的又跺脚又喊叫的表演。

“安塞尔莫！叫安塞尔莫来，他要不把这件事说清楚，我就把他从阳台上扔出去。”

安塞尔莫来了。祸也不是他闯的。

金塔纳尔在狂怒中又看见了放在角落的那个捕狐器也被砸烂了，变成了废物。

“真是祸不单行！上帝永生！我在弗里希利斯面前可怎么交待哟……可是，上帝，谁来过这儿啦！”

安娜闻声赶到。

她说了事情的全部经过。

“可是你，佩特拉，”她接着说，“为什么不跟老爷说实话？”

“夫人，……我……不知道是不是该……”

“该什么？”堂维克托问，显出大惑不解的神情。

“是不是应该……”

“任何时候，任何事情都不应该对主人隐瞒。”庭长夫人高傲地盯着女仆说。

佩特拉撇着嘴笑了笑，低下了头。

堂维克托看看众人，诧异地皱皱眉。

末了，剩他一个人呆在书房里，思索着那堆已经成为废物的

---

① 卡尔德隆《人生如梦》中的主人公，性格粗暴，感情易于冲动。

发明、机器和收集物。

“我的上帝！这可怜的女人莫不是疯了吧！”金塔纳尔抱着头叹息不已。他决定请人给妻子好好看看病，然后就躺下了。

除了佩特拉，这家里的人不久便都睡了。她站在一条过道当中，端着烛台，满腹狐疑地搜寻着这个静悄悄的清白之家。

“在她当佣人的生涯里，她见的事多了。这个家要出事。夫人究竟在花园里干了些什么？她不是好象听见‘花园’门口附近有说话声吗？……也许是疑神疑鬼……可……那儿确实有什么动静。他们会让她扮演什么角色呢？他们信得过她吗？要是信不过，那就有他们的好瞧！”

轻浮的金发女郎怀着一种病态的快感探查着那个家庭的不光彩之处，一边听着远处安塞尔莫的鼾声：“他也是一个大傻瓜，从来不知道在漆黑的夜里去找她……”

第十一章

〔堂费尔明清晨工作的情形。人们对他利用教区法官的职务巧取豪夺，大发横财的各种议论。德帕斯现在十分重视他对安娜·奥索雷斯的影响。他回忆安娜忏悔的情形，这引起了其母堂娜保拉和女仆特雷西纳的注意。他收到庭长夫人的一封信，堂娜保拉对此起了疑心。〕

讲经师每天起得绝早。他工作头绪繁多，只有起五更睡半夜才有时间学点东西。他睡得很少，教区总管和教会学者这两重身分忙得他连喘气的工夫都没有。此外，他是一位交游甚广的教士，迎来送往这些杂事虽说烦人，却桩桩件件都必不可少，这又占去他不少时间。早上他总是学习哲学和神学，看点耶稣会办的科学杂志，再写点布道辞或是别的什么文章。他正在写一本书，题为《贝图斯塔教区史》。这是一部严肃的作品，有不少独到之处，对西班牙教会史中的那些鲜为人知的弊端都将一一揭露。可是，堂萨图尔尼诺·贝尔穆德斯在饭后一来了兴致，往往把这本书贬得一无是处，其中的奥妙之一就是“讲经师不愧为一个学者，可在考古方面恰恰是个外行，谁也不会样样都行。”

堂费尔明在微微发白的晨曦中奋笔疾书。清晨，凉气袭人，他只是在间或歇一歇笔的时候，自得其乐地呵一呵冻得发木的

手指，一面仍在思索着什么。他把脚裹在母亲的一条旧毯子里，头上戴一顶开了线的黑丝绒小帽，身上穿一件打过补丁的褐色旧教士服，里面是一件呢上衣，袖口也已经磨得发亮，和人们平日所见的高贵阔绰、优雅大方的讲经师简直判若两人。然而，一等笔下的工作结束，接待来访的时刻临近，他便立刻脱去这一身寒酸的打扮，将布边拖鞋和满是油污的帽子往屋角一塞，披上一件崭新舒适、剪裁得体的法袍。接着，这位大人物的头脚两端便出现了那双令车夫“俾斯麦”称羡不已的鞋和那顶油光闪亮的便帽。

他的书房是专门用来接见那些他想以自己的聪明才智使之折服的人的，但是，在贝图斯塔乃至在全省，靠聪明才智几乎不能使任何人折服，因此，他的接待事宜大都只好在隔壁的一间小客厅里进行。

人们很难得到一睹教区法官公馆全貌的福气，几乎所有的来访者能见到的仅仅是衣帽间、楼梯、一小截走廊和前厅，再就是那间挂着绿窗帘、摆着几把灰布面靠椅的小客厅，碰巧了，在光线不太暗的时候，也只能瞥见里面的过厅。

说教区法官诚实正直的那一派人的论据之一便是要人们别忘了他那简陋的陈设和简朴的生活。

这一天下午，有一群人，里面有教士也有俗民正在堤岸议论这事呢！

“他们母子俩一年恐怕连一万两千雷阿尔① 都花不完。”可敬的大祭司里帕米兰一本正经地说，“他穿得不马虎，整整齐齐，甚至有点阔气，这是事实，可他一件衣服要穿很长时间。他很爱

---

① 西班牙辅币名。

惜衣服，总是刷得干干净净，这就使得这一笔开销显得微不足道了。请诸位想想，在政府断绝我们俸禄的那些可恨的日子里，我们一顶帽子又能戴多长时间呢！除此以外，他们还花什么钱呢？堂娜保拉穿的总是那一身全哔叽的圣里塔黑教服，背上蒙块披肩，头上裹一条丝巾，整年都是这一身打扮。说到他们的伙食，我虽说没见过他们家吃饭，可我全都一清二楚。诸位知道我有个好朋友，是教心理学、逻辑学和伦理学的教授，说起来他还属于鬼知道是什么玩意的英格兰学派，整天在市场上转悠，好象那儿倒成了他的学院似的。话扯远了，反正这位哲学家说过，他从来没看见教区法官家的女仆买过鲑鱼、鲷鱼什么的，除非赶上大减价的时候。他们住的又怎么样呢？房子，诸位都知道，是一间干干净净的小屋，不愧是耶稣的真正祭司的住所，最阔气的就要算我们大家都见识过的那间小客厅了，老天在上，那也能叫客厅！还是咱们那位得了狂犬病的国王在世时的式样：看上去倒蛮庄重，蛮整洁，可那昏暗的光线把什么都掩盖了呀！谁知道那绿锦缎面的靠椅里面是不是开了线？你们各位有谁见过那椅子去掉椅套时的样子吗？还有那张嵌在墙上放摆设的靠壁桌，中间是个大鼓肚，金漆都掉光了，纯属老古董。还有那八音钟，连一音都打不响，弦都没了！先生们！简而言之，讲经师是两袖清风，一切有关他行贿受贿、买卖圣职的流言蜚语都是无耻诽谤！”

“这话不假，”佛哈接过话头，凡是这一类的谈话场合总少不了这位当过一任市长的高利贷商人，他仿佛生来就是为了在背后议论他人的，“谁也不能否认他们过着穷人的生活。但是，那位卡拉斯皮克先生也是这样过日子的，可他却是个百万富翁，越是吝啬的人就越有钱嘛。他们是为了攒钱而攒钱。堂娜保拉口袋里藏着钱呢，还是个大数目呢！讲经师在这一带村镇买的房

子又怎么说呢？堂娜保拉在马达莱雷赫、托拉塞思、卡涅多，还有索米埃达那些村子里买下的庄园请问又当作何解释？还有那银行里的股份？”

“造谣！纯属造谣！您根本没见过这些字据和税票，您什么也没见过……”

“可我知道有人见过这些东西。”

“谁？”

“所有的人。”发出这声尖叫的是堂桑托斯·巴里纳加，只要有攻击他的死对头教区法官的机会，他绝不放过，“所有的人！我……我……我要是说出来！……我总有一天会说的！”

“得了，得了，堂桑托斯，这事您可当不了裁判和证人。”

“为什么？”

“因为您嫌弃讲经师。”

“您说的不错。”他晃了晃捏得紧紧的拳头，“我总有一天得跟他算这笔帐！”

“可是您嫌弃他是因为‘同行是冤家’。您是做圣器生意的，什么圣杯圣碟，圣壶圣灯，圣体盒子，十字褡裢，香烟蜡烛，供奉圣饼……”

“不错，先生，我是公平交易，大祭司先生。”

“老弟，说到公平交易，我早就领教过了，可您不光卖这些，您还卖……”

“喂！喂！”佛哈又插了进来，“多么精彩的自白！多么难得的论据！堂卡耶塔诺认为堂桑托斯和堂费尔明是同行，因此就是冤家，而我们杰出的里帕米兰先生又承认原来大家私下传说的事果然不假，这就是说：讲经师违背了天上和人间的法规，成了一个商人，他是‘红十字商店’的真正主人，而整个主教区大大

小小的神父们正是通过合法或不合法的途径，自愿或不自愿地来这里买他们需要或不需要的东西的。”

“佛哈先生，魔鬼先生，你听我说……”

“大实话最明白，也最不如人意。说来也巧，这家‘红十字商店’不远不近，正好在教区法官家隔壁的底层，而更巧的是，说来大家也都知道，那两家的地下室是相通的……”

“老弟，别在这儿胡说八道，播弄是非。”

“教士先生，您慢慢就会看出来，我既不会播弄是非，也不会撒谎骗人，可我也绝不愚昧无知，绝不会去拍别人的马屁，更不用说拍一个神父的马屁了。”

“愚昧无知您倒算不上，可您那脑瓜一遇上点正经事马上就糊涂了。这和巴里纳加先生有什么关系呢？是不是他的五金和蜡烛买卖不景气，就胡乱猜疑，以为有人，据他说，就是教区法官抢了他的生意？我说您这个荒唐鬼，您生意欠佳怎么能扯到您所谓的‘红十字商店’有地下室和讲经师违犯圣规经商呢？您是自由派，因此您这话对上帝倒没多大冒犯，可您也不能就这么信口雌黄呀！还是仔细想想自己说过的话吧！”

“您听着，卡耶塔诺先生，别看您那么一把年纪，也别看您是个阿拉贡人，您可没权力这么不知羞耻……”

“别吵了，霸道先生，”教士一面回击，一面披上法袍。

必须说明的是，这些言辞尽管锋芒毕露，但用玩笑的口吻说出，便失去了份量，也不那么伤人了。在贝图斯塔这地方，人们的幽默就在于相互之间冷嘲热讽，好象整年都在过狂欢节，谁要是生气就算失礼，大家都会说他没教养。

“我呀，”前任市长大声说道，“我杀死个把教士就跟拍死个蚊子差不多……”

“那是自然的，您用诽谤杀人嘛！走近点，您这条蝰蛇似的自由思想家，戴帽子的伏尔泰，带响尾的路德，照您这个荒唐逻辑，所谓讲经师用二分利放债的事也成真的了？”

“Non capisco，①”前任市长答道，他懂歌剧里的意大利语台词。

“别装傻，您听得懂我的话，可我还是把话再挑明一点，象您这种长舌头长腿，专门破坏讲经师名誉的造谣家我见得多了。如果堂桑托斯说他的坏话是因为他抢了他的生意，您讨厌他，那就该是因为放高利贷的事了，同行是冤家嘛！”

“说话放客气点，里帕米兰先生，我的火可已经升到鼻子这儿了。”

“您一会儿就会觉得这火又要降下去，因为您那脑瓜里没装脑子，只装了些火气。”

“您把我叫做高利贷者？”

“一点不错。”

“我光明正大地使用我的资本，我帮助业主，也帮助雇工；我是工业的一个推动力，因此我也自然而然地收取我的利润……这事顺理成章，无可非议。要是这些一无所能的神父们脑子稍微开一点窍，他们就应当明白，从政治经济学的观点来看，我这是合法的，我要预付借款，要冒风险，有时还要支付点保险费。”

“您保个屁险，废物经济学家先生……”

“我还有助于财富的流通……”

“那倒不假，就象海绵有助于水的流通一样……”

“可神父呢？他们就好比是社会这个大蜂房里的雄蜂……”

---

① 意大利语：我不懂。

“老弟，可我们不都是些雄蜂吗？”

“神父都是些废物……”

“我们大家都是废物，我先前认识这么一位小小的市长，那还是‘光荣时代’① 的事了……”

“说起‘光荣时代’，您又有什么空子好钻呢？要知道正是由于那场大革命，您才成了一位尊贵的人物……”

“革命算得了什么！这完全是因为我的品德，我的工作，我的……我看您是眼红了吧，先生？”

“收起您这些粗话，还是给大家讲讲我为什么非得是教区法官的对头不可吧。是我用三分利在乡下放债了？还是我利用保管教会资产的职权把钱借出去从中牟利了？是我从那些笨头笨脑、同教堂有些瓜葛的教徒身上揩油了？还是我在那些称之为宫殿的托雷多的当铺里偷过东西？”

“要是您再这么信口开河，我可就让您把刚才说过的话再咽回肚里去……”

“您不是我的对手，堂卡耶塔诺，胆小鬼！您当个老色鬼还有可能，但绝对成不了一个……一个讲经师……一个教区法官……一个披着教士黑袍的色鬼！”

除了堂桑托斯，在场的人都觉得这话未免过分。

“伙计，怎么连色鬼都骂出来了？”

堂桑托斯·巴里纳加怪叫起来：

“不，诸位，他连色鬼强盗都算不上！因为那一类的贼还都是些侠义之士，他们抢东西是因为生活所迫，况且，他们是劫富济贫。”

---

① 指一八六八年的西班牙革命时期。

“不错，就是剥下一个圣徒的衣服给另一个圣徒穿上。”

“可教区法官是剥下所有圣徒的衣服给他自己穿上，他是个无赖，我以我的姓氏作保，他是个无赖，我看他不得好死。”

巴里纳加嘴里喷出一股烧酒味，他的肝火越烧越旺了。

堂卡耶塔诺耸了耸肩，便转身走了，嘴里还在嘟囔：

“自由派就这么个德行，还口口声声说要给我们造福呢……他们这会儿大动肝火，那是因为人家不让他们在报纸上说这些粗言恶语……”

在贝图斯塔的大街小巷，这一类的谈话每天都在进行，就是在俱乐部甚至在教堂的圣器室里也都可以听到。

德帕斯对这些流言蜚语都一清二楚，他有他的暗探，货真价实的披着教士服的警察。其中的佼佼者要数教堂里的第二风琴手，他不但嗅觉灵敏，而且极善伪装，从上神学院那时起他就开始了告密生涯，那时他总是钻在剧院的顶层楼座里进行监视，看哪位实习神父对塔利亚或者别的什么女演员感兴趣。这神父年纪很轻，个头不高，极得教区法官的母亲堂娜保拉的欢心。他姓坎皮约。

堂费尔明倒不大把这些闲话放在心上，他只不过是想知道一下人们在议论他什么，把他骂到了何种程度。

在那个十月的清冷早晨，讲经师一边呵着手指头，一边在想事情。不过，他倒没去想人家骂他的那些事。

他想的事有两件，一件大概正在考虑，另一件他已想过，但找不出解决的办法。他想从自己的心中发掘出一种宗教热忱，一种纯洁的信仰，他需要借此来启发灵感，写出一段有声有色、无懈可击的文字来，而且还要具有雄辩的说服力，然而，他的意志偏不作美，竟让脑子被种种回想所充斥，使那只贵族般细嫩的

手只会在稿纸边上划纵横交错的杠杠，活象窗户格子。窗户格子后边此时仿佛出现了一条黑披肩和裹在黑披肩里的两道亮晶晶的闪光，那是黑暗中熠熠生辉的一双眼睛。唉！要光是眼睛那倒也还罢了。

“可还有那声音！那被宗教热情、被贞操的羞怯改变了的声音，在忏悔室前不感内疚但有廉耻地将自己的心灵袒露……”

“那是个什么样的女人啊！在贝图斯塔竟然有心灵如此高雅的宝贝，这简直就是专门为教堂准备的征服对象，而他，作为本省的精神主宰以前居然对此一无所知！”

可怜的堂卡耶塔诺才智平平，在世俗生活方面多少还能敷衍一下，但是，他哪里懂得如何引导一个象那位夫人那样的灵魂啊！

堂费尔明对大祭司没能早早将那宝贝交给他而耿耿于怀，因为他里帕米兰根本不懂得那珍宝的全部价值。幸亏他想偷懒才决定将那宝贝让给了自己。

堂卡耶塔诺曾郑重其事地向他介绍过庭长夫人：

“堂费尔明，只有您才能和我这个可爱的忏悔弟子谈得通，要是她再这么给我讲她的种种精神负担，我准会发疯的。我老了，跟不上趟了，她的话我甚至听都听不懂。我问她是不是要吐露什么过失，她又说不是。那到底是什么呢？不管怎么说吧，一句话，我是无能为力了，还是交给您吧。我刚向她提起说最好是找您来忏悔，她马上就同意了，她明白我是没办法了，我确实也是一筹莫展。我对宗教和道德有我的理解，非常非常简单的理解，我以为虔诚的信仰不是一种复杂的智力游戏……反正不管怎么说吧，安尼塔——您知道她还写过诗哪！——是太浪漫了一点，这并不意味着她不是一位圣女，可她想给宗教添上一点

浪漫色彩，我没办法把她从这种危险中解脱出来，您也许另有良策。”

大祭司又往教区法官跟前凑了凑，踮起脚尖，伸长脖子，好象想把嘴巴贴到教区法官的耳边，尽管没有办到，随后，他说：

“这女人曾经看见虚幻的显灵……就在洛雷托……在她到了岁数的时候……这都是血缘在作怪……那次她发烧，我和她姑姑堂娜阿农霞赶去看她。那时，她已经是个大姑娘了。后来……后来就出了那件事，她就成了个女才子……反正这您都会知道的。她和别的夫人可大不一样，她有恒心，又驯服，其实说驯服也不驯服，我是说她内心里总在不断地斗争，这是她自己告诉我的，她说这是一种骄傲，其实这不是骄傲，而是多思多虑，在别人看来总觉得她傲气十足，可谁也没去往深里想，这真是不幸。反正您自己看吧。堂维克托和我是彼此一样，他也干不了这种细活。既然我们根本找不到一个心甘情愿听她说心里话的人，”说到这里，堂卡耶塔诺又是一笑，“那最好还是你们俩能够谈到一起。”

讲经师一想起大祭司这一番话，就马上想起当时自己给闹了个大红脸。

“最好还是你们俩能够谈到一起！”堂卡耶塔诺说这话时并没有什么恶意，可堂费尔明却因此一连想了好几个钟头。

这天夜里他想了一夜。他们会谈到一起吗？能有那么一天吗？堂娜安娜会向他敞开自己的心扉吗？

讲经师知道在贝图斯塔存在着一个见不得天日的世界，那就是人们遮遮掩掩的精神世界。他对城里一般豪门望族的心理了如指掌，对那些对他可能有用的人的灵魂世界也一清二楚。贝图斯塔的人，不管是神职人员，还是世俗居民，没有哪一个比

他精明。他本事很大，已逐步把这个虔诚的城市中最主要的一批信徒都吸引到了自己忏悔室前，女士们也都各怀鬼胎，认定讲经师是位无比高雅的忏悔神父。然而他对忏悔人是有选择的。他手法极高，懂得如何回绝不中意的人而又不使之难堪，他已经达到了想听谁的忏悔就能听到谁忏悔，想几时听忏悔就能几时听到的境界。他的记性好得出奇，能牢记别人的过失。

就连那些拖拖拉拉、一年半载才来忏悔一次的人，他也能记住他们的生活和弱点。他把人们的忏悔作一番融汇贯通的联系，慢慢地，在脑子里便绘制出一幅贝图斯塔城上流社会精神世界的平面图；至于一般无钱无势、照他的标准够不上上等人的平民百姓，他是不屑一顾的。恩西马达区全部归顺了他，他还在逐步征服移民区。就如同气象台能够预报台风一样，讲经师也完全可以预报贝图斯塔城的种种风云变幻，家庭悲剧，乃至各类奇闻怪事。他知道，笃信宗教的妇道人家只要稍不留意，在忏悔中便会把家里人的种种丑事吐露无遗。

这一来，讲经师便也掌握了贝图斯塔城许多从未向他忏悔也从不向任何人忏悔的老爷先生们的过失、癖好、恶习甚至罪行。

他可以告诉一个从不忏悔的自由派他有几次喝的酩酊大醉，在赌场上输了多少钱，干过些什么坏事，是不是虐待过自己的妻子，以及其他隐私。也有许多次，当他作为知心朋友到某家访问时，他可以一言不发地倾听这家人的争吵，同时将一双慎之又慎的眼睛紧盯住地面，露出一副与这里的事情毫不相干和啥也没听明白的神情。其实，恐怕也只有他一个人了解这纷争的症结所在，只有他一个人握住了这个分歧线团的线头。他打心底里看不起这帮贝图斯塔人。“那是一堆垃圾。”但同时也是极

好的肥料。他把这些肥料撒在自己的果园里，这一堆乌七八糟的东西便给他带来大量美妙的果实。

此刻，庭长夫人出现在他面前，如同在他的田园里被发掘出来的一件稀世珍宝，这珍宝属于他，完完全全属于他，有谁敢来同他争抢呢？

他回味着接受庭长夫人忏悔的那一个多小时里的每一分钟时光。

“忏悔的时间真长啊！”那天早晨，唱完赞美诗后，当神父们聚拢在一起时，整个教士会都在谈论这件新闻。

受俸教士堂库斯托迪奥从头一天下午起就坐卧不宁，先是忙着看庭长夫人来了没有，后来又一直打探那漫长得“叫人吃惊”的忏悔。他假装有事，一趟又一趟地在右殿里过来过去，时远时近地在讲经师的忏悔室周围转悠。起初，他看见那窗格子旁还等着好几个女人，而堂娜安娜尚在祭坛前默祷；第二趟过来，庭长夫人蒙着黑纱巾的头已经倚在了忏悔室边……再过来时，只有她静静地呆着，一动不动；……又一次，她还是在那里，始终一动不动，默默无声。

“堂库斯托迪奥，”尊贵的副主教格洛塞斯特尔已经注意到他在那里走来走去，就问，“出了什么事？那位夫人来了吗？”

“一个钟头了！整整一个钟头！”

“这是在作全面忏悔呢，您看……”

又过了一会儿。

“怎么样？”

“一个半钟头了！”

“她恐怕是在讲她老祖宗的罪孽，从亚当那时讲起的吧。”

格洛塞斯特尔一直在圣器室里等着看“这桩怪事何时收

场”。

副主教和那个受俸教士一直等到庭长夫人走出教堂，这才叽叽咕咕地离去，好把这件非同一般的新闻传播到全城。

“无须多加一字评论，仅事实本身就说明了一切，整整两个小时啊！”

她忏悔的时间确实是够长的。但讲经师根本不觉得时间长，庭长夫人也是一样。关于她的经历庭长夫人讲了很久，况且他们还谈了那么多的事情！堂费尔明对自己的口才颇为满意，认为这肯定产生了效果。而堂娜安娜也从未听过象他那样的谈吐。

“和那位夫人秘密谈话之前，德帕斯所经受的那种冲动揭示了他心中的实际需要，是的，这对他那业已疲惫的精神世界来说，无疑是一种崭新的东西。他已经厌倦了那种被自己的雄心和他人即母亲的贪欲所支配的生活，他的灵魂也需要温情，需要有一颗温柔的心来补偿他生活的艰辛。难道生活中只能有伪装、厌恶、控制、征服和欺骗吗？”

他又记起自己当年在莱昂的圣马科斯神学院上学时的情景，那时他也曾怀着何等虔诚的信念准备参加耶稣会啊！“在那里的一段时间里，他能感觉到自己的心的甜蜜搏动，他虔诚地祷告，思想里充满了热情洋溢的爱，随时都准备为耶稣基督而献身……曾几何时，这一切都已经成了遥远的往事！自己仿佛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从昨天下午开始，他所感受到的是不是这样一种激情呢？而今心中被拨动的还是当年在贝尔内斯加河畔那同一根心弦吗？”讲经师嘴边露出了一丝苦笑。“即使这一切都只不过是一种幻觉，一场春梦，又为何不梦它一场呢？谁知道这个吞噬自己的雄心是否只是另一种更高激情的不相称的表现呢？

我胸中激情的火焰，难道就不能为更崇高、更无愧于灵魂的目标而燃烧吗？我就不能在比雄心更纯洁的火焰里得到锻炼吗？那是什么样的雄心啊！又自私，又可怜。征服那位夫人的灵魂，不比谋取主教、红衣主教甚至教皇的高位更有价值吗？”

讲经师猛然发现自己正在纸边上画出一顶教皇的法冠。

他一声长叹，扔下鹅毛笔，仿佛他胡思乱想全是这笔的过错，然后使劲摇了摇头，这才继续写作。

刚写完的一段是这样：

“一八七〇年七月十八日，是个光荣的、值得永远纪念的日子，天主教界众所瞩目的一件大事，有关教皇一贯正确的教规终于得到了认定：值此天主所造之日……”

讲经师继续写道：

“最终庄严批准第四届君士坦丁堡教务会议的主张：首先确保维护正义信念的法规；批准第二届莱昂教务会议通过的希腊人奉行的教义，神圣教务会议批准宣布并且规定：罗马教皇作为代言人完全享有神所授予的耶稣愿赐予教会的一贯正确性。”①

“他不知为什么总也写不下去。是情节没理顺吗？可那天早上他不是准备得好好的，要写那个大题目的吗？教皇一贯正确，这可是一条了不起的教义，这个信仰在整整一个世纪的讥笑声包围中发出了强有力的挑战，就象马戏班里的驯兽人在呼唤、激怒和刺激包围他的野兽一样……好啊！就应该是这个样子！”从这场论战一开始，讲经师就一直是维护这一原则的热忱斗士。

“那是一种勇气，一种强烈的意志力，是对集权的肯定，是一种可以同亚历山大大帝在战场上、哥伦布在海上的那种冒险相媲美

---

① 此段中有不少拉丁文，为方便阅读，一律译出。

的神学探险。”

在罗马的讲坛上，他曾以一种即兴的雄辩，无比的热情英勇捍卫了这一信条，仿佛这一贯正确的是他本人。在那里，他把杜潘洛普叫做胆小鬼。和好心的贝图斯塔主教结伴从罗马归来途中，他在马德里卡拉特拉瓦镇布道，引起了极大轰动，那次布道的题目仍是教皇一贯正确。各家报纸都纷纷将他同天主教史上最出色的演说家莫内西约和曼特罗拉教士，宗教界之外的诺塞达尔、维纳德和埃斯特拉达相提并论。

“可这一切都算不得什么，教会就是这么回事，”德帕斯胳膊肘支在桌上，两手托住头想，他转瞬间已经把那位一贯正确的教皇忘到了脑后，“教会主张做人要谦卑，教会作为一个集体，作为一个抽象的东西也确有谦恭之风，可这无非是为了抑制底下人早已等得不耐烦的雄心。我在罗马出尽了风头，在马德里又让信徒们佩服的五体投地，我使贝图斯塔人眼花缭乱，活到六十多岁我准能当上主教。到那时我也会玩一套谦恭的喜剧，拒不接受这一封赐。玩阴谋者升官，有亲朋提携的、会吹牛拍马的不用布道也能发财进爵；而我们这些教化有方，理当升迁的人都不应当心生焦虑，而要以无愧于谦谦君子的风度耐心等待。演戏！完全是在演戏！ 噢！ 要是我拿出大把的钱来，那当然就两样了！可我的钱是我母亲的，此外，我也不想花钱去买那本来就应当属于我的东西， 这东西我应当凭我的脑袋而不是凭我的钱箱得到。不是都说我是个了不起的大人物吗？不是都说我是天主教会的一根坚定支柱吗？既然把我当成支柱，那又为什么不加给我应当承受的份量呢？红衣主教先生，我到底是支柱还是一根牙签？咱们当初是怎样说的？”

讲经师肯定这里只有自己在，便气得一拳向桌面上擂去。

“来了，少爷。”一个又甜又嫩的声音在隔壁房间里高声答道。

讲经师竟没听见那甜嫩的声音。随即，一个二十岁的女子走进书房，她面色白皙，身段修长纤细，却又不乏女性美所必须的丰满体态；面孔是那种淡淡的、娇柔的白，衬得一双活泼的、梦幻似的大眼睛越发地黑中透蓝，只是因为不分昼夜地看着那些怪模怪样的顶礼膜拜和机械的、真假参半的虔诚恭敬，这双眼睛总是显得十分紧张。她的脸庞眉眼几乎符合古希腊的规范要求，又总带着甜甜的安详，十分协调和谐；纤细而不瘦削的身躯妩媚动人，透着灵气，显出庄重，颇有几分古典美女的神韵；她周身上下都显得稳重沉静，只有眼睛异样地活泼，甜甜地一笑，便仿佛有一阵香风从她身上散发出来。

这姑娘是堂娜保拉的侍女，叫特雷西纳，她就睡在少爷的书房兼卧室的隔壁。这是堂娜保拉一向的要求。老太太住惯了三楼，她不愿意听见教士们出出进进的嘈杂声，可她同样也不忍心让她的儿子——可怜的堂费尔明——孤孤单单地远离众人睡觉，对她来说，堂费尔明总是个叫她操不完心的孩子，因此这姑娘的床就得安放在离少爷不远的地方，恐怕他有点什么事，也好通知老太太立即下楼。

在家里，讲经师被称作少爷。老太太当着众仆人的面就这么称呼他，他们自然也必须这样称呼他。

堂娜保拉并非生来就是阔太太，她总觉得少爷比阁下听起来顺耳。她的女仆也都来自她那个村子，由她夏天回乡下去的时候亲自挑选来的，而且一用时间就不会短。她以伊甸园① 的质

① 《圣经》中人类始祖居住的地方。

朴要求女仆睡在少爷近旁以备使唤。对此无论是讲经师还是女仆们都从未提出过任何异议。堂娜保拉那一双蓝中透亮、毫无表情的眼睛睁得大大的，这便足以避开一切可能的嫌疑。一看那双眼睛，人们便会明白，这老太太绝不能容忍任何人对她儿子纯真的习性和思想有丝毫的怀疑，也不许教区法官本人对此有半句不满。其实也根本没人对此事评头论足；有什么好议论的呢？她作为一个寡妇，冰清玉洁；她儿子是个神父，行为端正；这事明明白白，大家有目共睹，谁也不会说什么闲话。“堂费尔明还是个孩子，他根本不会染上那些坏毛病。”这是她这个家庭的不可动摇的信条。堂娜保拉并不大叫大嚷，却使得众人都相信，她对她儿子的纯洁是坚信不疑的。

特雷西纳一面扣着黑袍最上面的领钩一面走进房来，随手又将围在胸前的一条黑丝帕系在后腰上。

“少爷，您要什么？您不舒服吗？要不要我把咖啡端来？”

“我……亲爱的……我没……我没叫你呀。”

特雷西纳微微一笑，柔嫩细长的小手揉了揉眼睛，稍稍张了张嘴，接着说：

“我敢打赌，我听见您……”

“没有，我没叫你。这会儿有几点钟了？”

特雷西纳看了看讲经师头顶上方的挂钟，告诉了他，又问他要不要咖啡。她做这一切时都始终面带微笑，象是卖弄风情，又象是含着几分怜悯，这也是这里对仆役定的规矩。

“我母亲呢？”

“还睡着呢。她睡得很晚，一直在算这个季度的帐……”

“好，亲爱的，把咖啡给我端来。”

特雷西纳出房前把书房整理了一下，其实书房并不乱，还是

她头一天理过的老样子，桌上的书她也理了理，椅子上和地上放着的书她可不敢动，那是不让动的。特雷西纳在屋里忙碌着，讲经师皱起眉头，不耐烦地看着她，仿佛在等她出去好继续工作，考虑问题。

咖啡端到眼前，他这才记起自己是个教士，该做弥撒了。他做了弥撒吗？他许过这个愿没有？他一时竟糊涂起来，可特雷西纳从容不迫的举止终于使他镇静下来。

堂娜保拉和特雷西纳是绝不会忘记这些细枝末节的，她们的职责是注意听弥撒的钟声，提醒他做弥撒，以及一切他要做的有关礼仪的事情。德帕斯对这一切奉为圭臬，可总是需要别人的提醒。他脑子里装的事太多了！所幸他只在家里健忘，一出了门，他便总以遵守教规的模范自居，还经常教训专司礼仪的典仪官。

他喝了咖啡，又站起身来在房里踱了几圈，想放松放松，以摆脱那些妨碍他工作的胡思乱想。

特雷西纳进出书房不用得到他的允许，她总是静悄悄的，不发出一点声响。她端走咖啡杯盘，又找来一只锡壶和一个洗涤桶，拿着一条干净毛巾回到书房。她走进卧室，把玻璃门敞开，开始收拾床铺。她把枕头和床垫拍松，把床单和床罩叠起塞进床垫中间，又把毯子蒙在床上，再把去了枕套的松软枕头一个个摞好。讲经师有时爱睡个午觉，堂娜保拉为了省事便让下人这样给他收拾床铺。要是每天都按部就班地收拾，又洗又熨的，未免浪费时间和人力。

堂费尔明又重新坐进他那把圈椅，漫不经心地看着特雷西纳的黑裙晃来晃去，姑娘两腿紧贴床边，使劲翻动着那沉甸甸的床垫，用力拍打那里边的羊毛，于是裙子也随着上下飘拂，露出一绺洁净的绣花衬裙和一截腿肚。讲经师眼睛看着姑娘干活，

整个思绪却早已飞到远方去了。特雷西纳有一回几乎将身体扑倒在床上，露出了半截小腿和大部分白衬裙，德帕斯感到眼前一片雪白，仿佛看见一道闪电。他连忙定定神，又起身踱开了方步。姑娘气喘吁吁，一手掩在折起的床垫中，突然一个转身，几乎仰面朝天躺倒在床上，她微笑着，面颊泛出玫瑰样的红晕。

“我吵着您了吧，少爷？……”

讲经师看着这美貌女子：姑娘脸上是一片纯真，没有丝毫做作之态。他一手撑在门楣上，也象女仆那样笑着，说：

“说老实话，特雷西纳，今天我的事很重要。你要是没什么不方便的话，过一会儿再来，等我出去以后再来收拾吧。”

“就好，马上就好了，少爷。”女仆也郑重起来，用沉沉的鼻音回答，象是在唱赞美诗。

她把床单抖得老高，很快就收拾完毕，离开了少爷的书房。

这位少爷又开始在神学经书横躺竖卧的地上踱了三四分钟，一连抽了三支烟，这才坐下。他一口气写到十点钟，直到太阳照到他手中的鹅毛笔尖上，才十分满意地抬起头来。

他看看天空，天上万里无云，一片晴朗。在贝图斯塔，这样的好天气十分难得，因此也就越发宝贵。讲经师轻轻搓搓手，心绪颇佳。他在为一家只有笃信天主教的人才会看的杂志撰写一篇旨在捍卫教皇一贯正确的文章。就在他不假思索，一挥而就地写完这篇文章的同时，一个进击的计划也在他心中酝酿成熟。

他和庭长夫人真可谓不谋而合：他也发现自己将会得到一个能与之共鸣的灵魂。

他读朋友的大作，也留意敌手的文章。他记得那个不信神的雷南写过一篇词藻华丽的文章，要是他没记错的话，那里面描写了一位是瑞典还是挪威的教士和一位年轻的德国信女尽管相

隔万里，对耶稣的爱却使他们互生恋慕之心，他们之间没有虚假的、伪宗教的伤感，只有一种纯洁的恋情；那爱不象路德① 式的，也不象阿倍拉多② 式的，而是庄重的、高尚的、无瑕的、圣洁的爱；是一种无邪的、甚至在睡梦中也不会染上肉欲污浊的爱。“可为什么他此刻会想起这个令人同情的传奇般的故事来呢？那个中世纪的浪漫、狂热、貌似虔诚而实则堕入情网的瑞典教士同他又有什么关系？他是贝图斯塔的讲经师，一个十九世纪的神父，一个卡洛斯分子③，他信奉蒙昧，而且正如高利贷商人佛哈所言，他是社会大蜂房里的一只雄蜂！”

他一面胡思乱想，一面对着镜子洗脸梳头，脸上刚掠过一丝苦笑，随即又被刚才的一番思索所引起的乐观心情冲淡。

他赤裸着上身，俯身在白色大理石盥洗池上，因为用力，脖颈显得愈加粗壮，长满卷曲黑毛的双臂和凸起而结实的前胸活脱脱是一副运动员的身板。讲经师神色悲凉地打量着自己这一身如钢铁般结实却毫无用处的肌肉，他的面色又白又细，稍一激动，便胀成玫瑰样的红色。由于医生堂罗布斯蒂亚诺的劝告，他用一副沉重的哑铃做操，这才练就了大力士般的体形。还是在革命的年代，一天傍晚时分，在郊区，一位爱国士兵向他喝问口令，他没答上来，正当那位颇为老练的士兵想用刺刀捅他时，他竟把那士兵背上的燧石枪折成了两段。他这一壮举至今无人知晓，连一直利用流言蜚语和真凭实据攻击“红十字商店”的堂桑托斯·巴里纳加也不知情。“红十字商店”是巴里纳加对教区法

---

① 十六世纪德国宗教改革家路德，曾收养从修道院出逃的女子波腊，并与之结为夫妻。

② 十二世纪法国神学家，以与爱罗绮思的爱情纠葛闻名于世。

③ 十九世纪西班牙争夺王位的战争中，支持卡洛斯的一派。

官及其母亲的笼统的称呼。至于那个当兵的，自然更是只字不提，只是在心底里一辈子诅咒这个教士，也诅咒那燧石枪。每当议论起讲经师时，总有人这样说："别让我说出难听的来！"那士兵便也是其中之一。

堂费尔明赤裸上身，一面洗脸，一面不由自主地回想起过去每当神学院放假，他便到乡下去玩九柱游戏的痛快场景。那时他象半个野人，在崎岖陡峭的山岩上攀登奔跑。想到这儿，他觉得镜中的这个长满黑毛的棒小伙子好象是昔日的已经消失在山中的另一个"他"。这另一个"他"也是这样赤身露体，一身长长的汗毛，活象巴比伦国王，但"他"自由、幸福……他被自己镜中的样子吓住了，眼下考虑的事竟跑得无影无踪。他急忙穿上衣服。等他把教士领巾一扣好，讲经师又变成了一个温顺的基督教徒的偶像。他依然健壮，但显得高尚而谦卑；依然高大，但绝不可怕，倒有点象他心爱的那座教堂的塔楼，也那么粗壮、匀称、高大、雄伟、神秘。不过，塔楼可是石头的。

看着自己裹在这件男女通用的法袍和飘飘扬扬如雕塑一样的教士服之中的健壮躯体，他心满意足了。

他就要出门去。

这时，特雷西纳出现在房门口，表情严肃，两眼低垂，犹如一幅石版画上的圣贤。

"有什么事吗？"

"有一个姑娘问现在能不能见少爷。"

"见我？"堂费尔明耸耸肩，"是谁？"

"佩特拉，庭长夫人的侍女。"

说这句话时，特雷西纳两眼一直目不转睛，毫无惧色地看着主人。

“她没说来这儿有什么事吗?”

“没说。”

“那你让她进来吧。”

佩特拉独自走进书房。她穿了一件黑衣服，桔黄色的头发搭在额前，没有一丝卷曲，眼里含着恭敬，嘴边带着甜蜜纯真的微笑。

讲经师认出来了，这姑娘曾经一再坚持要向他作忏悔，锲而不舍，终于达到了目的。可后来，他却不得不一连几次冷落她，免得她再来打搅自己。这个可怜虫居然相信那些败坏教士名声的鬼话，尽忏悔些自己的隐秘，在假意悔恨的哭泣声中将自己的一切都袒露在忏悔室的小窗前。她是挺漂亮，颇有几分诱人，可讲经师疏远了她，而且只要社会舆论允许，他对奥夫杜利亚也打算如法炮制。

佩特拉走了进来，神情犹如陌生人，仿佛象她这样微不足道的小人物根本不值得留在这等重要人物的记忆之中。换个场合，讲经师准对她没好脸色，可转念一想她是从堂娜安娜那里来的，心头便不觉涌上一股温情，突然觉得这迷途的姑娘往日里那些徒劳的挑逗也是可以原谅的了。他也装出一副素不相识的模样。

特雷西纳在附近过道的暗处监视着他们的一举一动，讲经师猜到了这一点，讲话便象当着证人的面一样。

“您是金塔纳尔夫人的女仆吗?”

“是的，先生。我是她的侍女。”

“您是为她的事来的?”

“是的，先生，我给阁下送来一封信。”

这一声“阁下”使教区法官脸上露出了笑容：说得太得体了。

“没别的事了吗？”

“没了，先生。”

“那么……”

“夫人说，要把这封信亲手交给阁下，这事很急，害怕仆人们给弄丢……或是耽误……”

特雷西纳在过道里走动了一下，讲经师听在耳里，又说道：

“在我家里信是不会弄丢的，要是下次您再送信来，交给外面就行了……完全不必担心。”

佩特拉自以为谨慎地笑一笑，又捻了一下围裙裙边。

“请阁下原谅……”她脸红了，声音也颤抖起来。

“没什么，我的孩子，多谢了。”

堂费尔明心想，这姑娘往后可能用得着，至于在什么时候，派什么用场，又为什么而用，他倒没有多想，此刻他只想尽可能利用这个姑娘，却并不清楚她为什么可能对自己有用。他甚至还在心里对庭长夫人说这姑娘举止不甚规矩。可眼下对她说似乎还为时过早。此刻，他只能用一个彬彬有礼又不失身分、略带几分冷淡的问候将这姑娘打发走。佩特拉刚要出屋，房门口却被一个几乎和讲经师一般高大的女人堵了个严严实实。这女人看上去肩膀似乎还更宽些，周身上下的线条似刀砍斧削般有棱有角，穿戴打扮好象是个衣帽架似的。这便是教区法官的母亲堂娜保拉。这位六十岁的老太太看上去不过五十出头的光景；黑丝巾蒙头，在颌下打了个结，头巾下露出两条粗大光亮的灰色发辫，额头很窄，和整个面庞一样苍白瘦削；一双蓝而明亮的眼睛里露出了冷冰冰的神情，这是一双不会说话的眼睛，谁也别想从这双眼睛里看透这妇人的内心；她的鼻子、嘴和下巴都酷似讲经师。一条象水手用的那种黑披肩紧紧裹住她瘦骨嶙

峋的后背，毫无风度地搭在镶白边的黑哔叽教服上。从穿戴和面庞上看，堂娜保拉活象个装殓停当的死尸。

佩特拉感到局促不安，忙上前问候。堂娜保拉毫不掩饰地上下打量了姑娘一番。

“请问您来这儿有何贵干？”堂娜保拉仿佛在向墙发话。

佩特拉缓过劲来，甚至带着一丝傲慢，答道：

“给讲经师先生送信。”

说罢便一步迈出了书房。

特雷西纳正满脸堆笑地在楼梯口等着她。她们象贝图斯塔城所有的姑娘一样互相吻了吻脸颊道别。她们本是要好朋友，都算得上是奴仆群中的贵族；她们互相敬重而不含妒意。佩特拉羡慕特雷西纳的身材和眼睛，羡慕她在讲经师家干活，而特雷西纳则赞美佩特拉洒脱的风度，羡慕她举止优雅，懂得城里人的生活。

“那位夫人想让你干什么？”看见房间里只剩下儿子一人，堂娜保拉问道。

“不知道，我还没拆开信呢！”

“有信吗？”

“是的，就是这封。”

堂费尔明恨不能让母亲立时离他十万八千里，尽管他一再克制——他可算得上是最善于自我克制的人了，还是不由自主地露出满脸的不耐烦。他想看信，可又怕当着母亲的面耳热心跳。“耳热心跳？”是的，无缘无故，莫名其妙。可他心里明白，只要当着堂娜保拉的面拆开这封信，自己的脸准会红得象颗熟透了的樱桃。这都是神经在暗中作怪，可母亲此刻却不动声色。

堂娜保拉挨着一张椅子边坐下，把双肘往桌面上一支，这

桌子是所谓法官专用的那一种，开始颇费周折地卷起一支手指粗细的纸烟来。堂娜保拉一向是抽烟的，可自从他们母子进入大教堂以来，她只当着家里人或是几个要好朋友的面抽烟。

讲经师在书房里转了两圈，趁机拿起庭长夫人的信，藏进法袍下的内衣袋里。

“再见，妈妈，我该去看看卡拉斯皮克先生了。”

“这么早就去吗？”

“是的。再过一会儿他那里人就多了，我想单独和他谈点事。”

“你不看那个了？”

“看什么？”

“那封信。”

“等一会儿到街上再看，不会有什么要紧事。”

“还是在这儿看吧，万一要立即回信或是留个条子什么的，你怎么不明白呢？”

德帕斯摆出一副无所谓的架势，念起信来。

他大声地读着信，不然母亲会起疑心的，她不喜欢家里人有什么事瞒着她。“此外，庭长夫人又能写些什么呢？不会有什么的。”

信是这样写的：

亲爱的朋友：

今天我不能来领圣餐，我想先见您一面，有一件错事要向您忏悔。您不要以为这是您提醒过让我注意防止的那一类忧虑，这件事对我是十分严肃的。如果您今天下午能赐我片刻时间，您的精神女儿和无限敬仰您的朋友将深致谢忱。

吻您的手

“耶稣啊！一封这样的信！”堂娜保拉两眼直勾勾地盯住儿子，失声叫道。

“怎么啦？”讲经师转过身来问道。

“你以为这样给忏悔神父写信象话吗？简直跟堂娜奥夫杜利亚一样了。你不是说庭长夫人是个谨慎的女人吗？可从这封信的内容看，她简直是个傻女人或疯女人。”

“她既不傻也不疯，母亲，只是还不懂得这一类事……她以为这和给别的什么朋友写信一样。”

“算了吧，她是个想皈依教门的异教徒。”

讲经师沉默了，他是向来不同母亲争辩的。

“你昨天下午没去看隆萨尔先生？”

“我把约会的时间错过了。”

“我知道，你在忏悔室里呆了两个半钟头，叫人家隆萨尔先生白等了半天，弄得帕夫洛先生连个回话也没得到。他只好回乡下去了。他一定以为你、隆萨尔和我都是些言而无信的小人，就知道用人家，人家有事来求咱们，咱们却把人家晾在一边。”

“可是妈妈，还来得及，那孩子就在兵营里，还没带走，星期六之前他们是不会去巴利阿多里德的，还来得及。”

“是啊，让他烂在牢房里当然有足够的时间。隆萨尔会怎么说呢？要是连你这个利害相关的人都能把这件事忘了，他又能做什么呢？”

“可是夫人，我首先得履行我的职责呀。”

“职责，职责……职责是对人要言而有信，费尔莫①。可为

① 费尔明的爱称。

什么那可恶的堂卡耶塔诺要给你留下这个包袱?”

“什么包袱?”

德帕斯手中转动着宽边草帽,倚在门框上,做出一副急着要出门的架势。

“什么包袱?”他又问了一遍。

“就是那位夫人,写信的那位。好象她以为我儿子除了看她以外就没事可干了。”

“母亲,您这话可不公平。”

“费尔莫,我说的什么我自己知道,你心肠太好了,又太清高,什么都看不见听不懂。”

堂娜保拉认为人倘若清高起来,便会超凡脱俗,不懂人间时事。

“副主教和堂库斯托迪奥,”她继续说,“昨天晚上在那个不要脸的女人堂娜维西塔雄家的聚谈会上一直在议论这次忏悔。是的,争论那女人的忏悔到底是两个多小时还是不到两个小时……”

讲经师划了个十字说:

“又造开谣了吗?这班无耻小人!”

“是的,已经是流言四起了,所以我才不得不开口说话。你还记得那位准将的老婆吗?你记得我当时费了多大气力去澄清那可耻的谣言,才使你保住清白高尚的名声吗?……费尔莫,我跟你说过一千次了:光注重德行是不够的,得学会装装门面。”

“我鄙视那些谣言,母亲。”

“可我不能,孩子。”

“您没看见吗?不管他们说什么难听的,我还是把他们踩在了脚下。”

“到现在为止是这样，可谁又能担保以后呢？天长日久，俗话说，瓦罐不离井上破……堂福尔图纳托倒是个老实巴交的人，他不是主教，而是一头羔羊，可……”

“他在我的掌握之中！”

“这我知道，就连我也在你的掌握之中；可你总该知道一句话，叫作旁观者清，当事者迷。要是主教大人也稀里糊涂地把那些谣传当成真话，那你就全完了。”

“没有我的命令，堂福尔图纳托是一步也不会动的。”

“别太自信了，你总以为自己不会出错，可等到人家把丑事往你眼前一摆……”

“那么依您之见，这件事该怎么办呢，母亲？”

“好了，这会儿你总算能听得进我的话了。我对此确信无疑就如同我亲眼目睹一样：等到我们出事的那一天，什么老实人，什么小丑，什么羔羊，全会象老虎一样，把你从这个教区法官的位子上赶进道德监狱里去的。”

“母亲……您太激动了……您恐怕是产生了什么幻觉。”

“好了，好了，我自有道理。”

堂娜保拉站起身，把又短又脏的烟头一扔，又说：

“我不想再看见这样的信，你也不要再到教堂去同她谈话。要是她真想得到几句忠告，请她去听布道好了，在那儿你对所有的基督教徒讲话，让她去布道仪式上听你讲吧，也好让你清静些。”

“如此说来，格洛塞斯特尔已经……”

“是的，还有堂库斯托迪奥呢。”

“谁告诉您的？”

“‘塌鼻子’。”

“坎皮约吗？”

“就是他。”

“可他们到底看见什么了？这些可怜虫能说出什么来呢？这种话怎么能拿到夫人们的聚谈会上讲呢！这些人还懂不懂得尊重神圣的事物！”

“得了，得了！这是嫉妒，纯粹是嫉妒。你说尊重？这是上帝的事。副主教想给金塔纳尔的老婆做忏悔，这是自然的。他最会装腔作势，也最喜欢别人说他……请上帝饶恕！可我觉得他确实喜欢被人议论，说他是不是叫那些信女动了春心……他是个爱出风头的家伙！……是个坏蛋！”

“母亲，您这样说未免过分，一个神父，他怎么能……”

“费尔莫，你太傻；现在人心不古，大家都不怀好意，正因为如此，做人行事要处处提防，特别小心。就连天使他有八分品行，也得摆出十分的样子。你不知道人家怎么往我们头上泼脏水吧？格洛塞斯特尔、堂库斯托迪奥、佛哈、堂桑托斯，就连那个堂阿尔瓦罗·梅西亚也都使尽了浑身解数，整日价糟贱你。说我们（堂娜保拉扳起手指数道）在教堂里为所欲为；说我们蚕食别人的教区；说我们才进教区法官公馆的时候穷得象个叫花子，现在却成了银行的头号股东；说你到处伸手要钱；说咱们的仆人在外面象海绵吸水一样吞噬财富，然后回来挤进咱们家这个水池里；说主教只不过是我们手中的傀儡；说我们卖蜡烛，卖祭坛；说你设法让全主教区更换祭坛，让人家都上你这儿来买新的；说堂桑托斯的家私不是败在烧酒上而是毁在我们手中；说你向前来请求免罪的人巧取豪夺；说你侵吞神父们的俸禄；说我在教区内征收什一税和实物税；说……”

“够了！母亲，看在上帝的份上，够了！”

“末了，还说你有男女关系；说你滥用了精神顾问的职权；说你——她又扳开了手指头，脚也在地下一点一点的，好象在打拍子——使一半人精神变态；说卡拉斯皮克的那些女儿因为你才进了修道院，而且其中有一位得了痨病就要死去，好象你就是那鬼地方潮湿肮脏的化身；还说什么贝图斯塔头号女财主帕埃斯的女儿不结婚也是你的责任，她一直找不到中意的未婚夫全是你的过错。”

“母亲……”

“还有什么？就连你给教义问答会的女孩子讲了点教义他们也看着不顺眼……”

“卑鄙！”

“确实卑鄙；可是这种卑鄙的小人越来越多，说不定哪一天就会让我们栽跟头的。”

“办不到，母亲。”讲经师终于失去了平日的冷静，他满脸通红，怒目圆睁，“他们办不到，母亲。我们要把他们全踩在鞋底下，只要我愿意，随时都可以把他们碾得粉碎。我比他们任何人都坚强有力，而他们全都是些笨蛋，没有一个例外，他们连坏事都干不漂亮。”

堂娜保拉没让儿子察觉，偷偷笑了笑。“这正是我所希望于你的。”她心中这样想，一面又继续说道：

“可我们唯一可能暴露出的弱点正在这里，费尔莫，你是知道的，你想想那一回。”

“可那一回……那是个堕落的女人呀。”

“可她骗了你，不是吗？”

“没有，母亲，她没能骗得了我，您知道什么！”

堂娜保拉的一双眼睛绝不亚于任何宗教裁判官的眼睛。那

一回同准将老婆的事他一直没讲清楚，她只知道当时那场风波再迟一点就会弄到无法挽回的地步。德帕斯一想起那件事就犯恶心。那是年轻时的事了，谁要是担心他现在到了三十五岁还会出那样的丑简直是愚不可及！在发生准将夫人那个事的年月里，他涉世不深，又仰慕虚荣，结果几句阿谀奉承的话就说得他晕头转向。

“要是母亲能了解我，就不会再有这些折磨人的担心了。”

堂娜保拉反复向儿子陈说人言可畏的道理，她并非不知道这些话会伤儿子的心，可在她看来，这一点痛苦却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她十分担心儿子遭到所罗门王①的下场。

堂费尔明的母亲深信女人是无所不能的。她自己便是极好的典范。她倒不怕教士会能对她儿子的威望造成多大损害，儿子只是她堂娜保拉用以从主教区榨取油水的工具。堂费尔明的雄心大志在于统治，而她的欲望则在于占有。堂娜保拉把教区当作她们乡下常见的那种榨苹果酒的机子，她儿子便是机子的动力、压杆和铁铊，挤压着果子，一点一点地压下来；而她则是那上面的螺栓，用她的钢铁意志挤压着儿子蜡做的意志。自然，螺栓总是能穿进螺帽的。“这叫机械力学。”堂费尔明说教时常常做这样的解释。“可对付女人最有效的办法是利用另一个女人。”这个螺栓想，“儿子还很年轻，就象上回那样，会有人来勾引他的，而且谁知道那次是不是已经得手。她相信女人的能力，而不相信女人的品行。庭长夫人哪，庭长夫人！人家都说她是个无邪的女人，可天知道！”她也听到过一些闲言碎语，她颇有几个脚踏教会和俗界两只船的女友，这些太太什么都知道，甚至根本没有

---

① 公元前十世纪以色列王，传说他与示巴女王有私情，死后其国土分裂。

的事她们也知道。正是她们含糊其辞地把两天前奥尔加斯在俱乐部里说过的话告诉了她，说是堂阿尔瓦罗爱上了庭长夫人，起码是想勾引她，就象先前勾引别的女人一样。“那个堂阿尔瓦罗是她儿子的仇敌，这一点她是完全清楚的。”堂费尔明倒并没有把这位当作仇敌，充其量不过把他看作争夺对贝图斯塔城控制权的一个对手而已。可堂娜保拉有着超人的直觉：只要事关她儿子的权力，她比谁都看得清楚。“那个堂阿尔瓦罗也是一个不错的小伙子，脑子转得快，英俊潇洒，交游又广，在情场上声望很高，和贝图斯塔不少头面人物的妻子都挺合得来，甚至还通过几位太太结交了这些头面人物本人。他是一派的首领，是维加亚纳的左右手，甚至干脆就是他们的领袖……他是有同等实力与费尔明争夺贝图斯塔统治权的。反正贝图斯塔总需要一个主人，一旦没了主人，人们便会埋怨大人物们缺乏‘个性’。梅西亚会来争夺这个控制权的，为什么不呢？难道那个圣女庭长夫人就不会和堂阿尔瓦利托沆瀣一气设下陷阱来坑害可怜的费尔莫吗？”这些歹毒的伎俩纵然千变万化，也休想瞒过堂娜保拉的眼睛，她是过来人了。她心中这种种怀疑只告诉了儿子有限的一点，好提醒他防备庭长夫人和她那长达两个钟头的忏悔。她也没点出梅西亚的名字，嘴边一直转着这么一句话：

“一气儿说两个钟头，你们有那么多鬼话好谈吗？”

她没敢问出口。“不管怎么说，她儿子是个神父，而那女人是个基督教徒呀。”问这样的问题总有些亵渎神明，弄不好费尔明会发火的，犯不着这样。

“再见，母亲。”堂娜保拉正为这个亵渎神明的问题犯嘀咕，堂费尔明却要走了。

走到楼梯上，讲经师听见母亲还在问：

“那你今天不去参加祈祷了？”

“夫人，这会儿恐怕早就散了。”

“算了，算了！”她还在嘟囔着，“我们挣点钱可不是为了交罚金的。”

讲经师终于出了家门，仿佛一个学生刚从严厉的拉丁文法教师的戒尺下逃脱。

日近中天，贝图斯塔上空没有一丝云彩，倒有点象安达卢西亚省的天空。

天气是不错的，可讲经师心头却蒙上了一层阴云，母亲把他折腾得神经过于紧张了。他怒气冲冲，却又不知道向谁去发泄。

“那是他的暴君，一个任性的、被纵坏了的暴君，有时简直令人望而生畏。怎么才能挣断这条锁链呢？他的一切都属于母亲。倘若没有她那不屈不挠的努力，没有她那种不顾一切、径直走向自己目标的钢铁意志，他如今会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不是山中的牧人便是矿山的采掘工。他固然算得上是人群中的尖子，可母亲比他更强出百倍。堂娜保拉的直觉比一切推理论证都来得高明。没有母亲，他早就在生存斗争中被挤得粉碎了。更何况，每当他陷进敌人精心设置的罗网，又是谁将他解救出来的呢？还是母亲。母亲是他的保护神，是的，她比什么都更宝贵。她的专横正是一种拯救，她的枷锁是有益的。除此之外，他心中一个声音在说，他灵魂中最美好的感情便是对母亲的热爱与敬重。每当他憎恶自己，想从自己身上找到一点纯洁的感情以免使这种自暴自弃发展到绝望的地步时，他总是想：自己还是个够格的儿子，谦卑、恭顺……他是一个孩子，一个永远不会长大的孩子，尽管同旁人在一起时，他常常变成一头猛狮。”

“然而，此刻从他心底升起的却是一股反叛的念头。母亲的

怀疑是没有道理的，庭长夫人的品行在贝图斯塔有口皆碑，她简直就是一位天使，他甚至不够资格去吻她脚下的泥土。谁会担心谁呢？”

这时，他忽然明白了自己心绪不佳的原由。“母亲讲了人们想用来诋毁他的诬蔑之辞，讲了人们强加于他的所谓过分的野心、骄横和贪婪，讲了人们诿过于他的所谓对若干家庭内部生活的有害影响……可这一切只斥之以‘诬蔑’二字就能让人心服口服吗？哦！如果庭长夫人得知他的真面目，是不会把心底里的秘密向他倾诉的。只是出于信仰，那夫人才不顾他的敌人对他的种种恶意中伤，来到他的忏悔室前，如同在迷雾中寻求光明，在每走一步脚下都会随时裂开深渊的人生旅途上寻求救生的绳索。他如果是个诚实的男子汉，那就应当立即告诉她：您别说了，夫人！以我的卑微，是不配容纳您那如此宏大的秘密的；我只会安慰一般犯有微小过失的人，恫吓精神狂躁的穷人；对没上钩的人我是蜜汁，对已经上钩的人我就成了胆汁；我的诱饵是糖块，而我为俘虏准备的食品则是树脂。我野心勃勃，而更糟的、一千倍糟的、糟到无以复加地步的是，我还是一个守财奴，我聚敛着不义之财，是的，是不义之财；我不是神父，我是暴君；我象个犹太人，用主的宽恕也用教会做生意，而教会曾经将商人从它的殿堂中赶出去……夫人，我是一个卑鄙的小人，作您的忏悔神父，作您的灵魂导师，我问心有愧。昨天我那一番滔滔不绝的言辞全是假话，并非发自真心；我是一个有才无德的说教家，人家说的句句是实，就连我的对头们说的也都分毫不差。”

这一番思绪已经把他带得太远，讲经师意识中便又生出一种反应，这回是对自己名誉有利的反应。

“对自己应当再公平些，”他不由自主地这样想。现在，自尊

自爱的本能起作用了。

这时他才记起，使他面红耳赤的这一切贪得无厌的行为，原来都是母亲促成的。

“是母亲如此看重财富，正是为了母亲，为了给予自己一切的母亲，他才染上了胆大包天的贪婪恶习。他天生的欲望，就是那使他不知不觉地受到毒害的欲望，是统治的权力。从根本上讲，这难道不高尚、不合理吗？他难道不配作教区的首脑吗？就连主教不也都打心眼里承认他的品行远在自己之上吗？眼下，他只满足于在贝图斯塔发号施令，做了不少的事情。噢！他相信，倘若有朝一日他与安娜·奥索雷斯之间的友情达到了他也可以向她忏悔，可以告诉胸怀宽广的庭长夫人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的程度，她一定会原谅他这些过错的。至于母亲的过错，她那些在贪婪的驱使下所犯的罪过，那才是不可原谅的、丑恶的、可恶和不可告人的。”

恩西马达区的小巷弯弯曲曲，行人稀少。讲经师一面经受着思想上的折磨与宽慰，一面在狭窄和残破的便道上走着。他面颊赤红，但目光依然是那样谦恭，象往常一样，头微微前倾，风度翩翩的身躯挺得笔直，步伐稳健而有节奏，长袍飘飘洒洒，没有一丝污迹。

回答别人的问候时，他和蔼可亲，脱下帽子微微躬身，仿佛有一位国王路经此处。可也有几回，人家向他致意，他却连看都没看。

能装出这副模样是他的第二天性。他有本事一面滴水不漏地同别人谈话，一面脑子里想着其他事情。

堂娜保拉又回到了儿子的书房，她先在卧室里检查了一番：床铺得平平整整，干干净净。然后，去查看书房里的蓝布沙发和

桌椅。满屋的桌椅上，一摞一摞的书都放得整整齐齐。她又看看桌椅是不是摆齐了，仿佛在用眼睛侦察着什么。她叫来特雷西纳，随便问了件小事，一面象找矿一样用两眼在姑娘脸上探索，又仔细打量姑娘衣裙上的褶子，那褶子和这房间里的桌椅、书籍和这里一切的一切同样整齐。末了，她让姑娘讲了几句话，听听她说话的声调是否正常，姑娘的声音象敲响银币一样纯真，她这才打发姑娘离去。

“过来……”她忽然又叫道，“没什么，你去吧。”

她耸了耸肩。

“简直不可能。”她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没法子，什么也查不出来。”

临出书房，她还在嘟囔：

“男人真怪！”

她走上二楼楼梯，又说出一句：

“和别的男人一样！一模一样！总是到外面去！”

第十二章

〔堂费尔明出门走访。他拜访的第一家是堂弗朗西斯科·卡拉斯皮克。介绍卡拉斯皮克一家和卡拉斯皮克夫人的表兄索摩萨大夫。关于卡拉斯皮克的一个女儿在访修会修道院当修女的情形。德帕斯随后去了主教府。介绍主教堂福尔图纳托·卡莫依兰。讲经师处理某些事宜。之后，又到了堂弗朗西斯科·帕埃斯家。最后，去了维加亚纳侯爵府。〕

堂弗朗西斯科·德·阿西斯·卡拉斯皮克是贝图斯塔卡洛斯会① 的一名重要成员，他为该会做出的“金钱牺牲”最多，而且总是雪中送炭。他是政治家，因为人们使他确信，好基督教徒如不从政，宗教就没法繁荣。他的行动全由老婆支配。他老婆是个狂热的宗教维护者，非常憎恶自由党人，因为那些基督教徒在一次战争中，不容忏悔就吊死了她的父亲。卡拉斯皮克眼看七十岁了，他之所以成为出类拔萃的人物不是靠胆识和管理才干，完全是因为他口袋里有钱。他是卡洛斯七世在本省进行秘密统治的最大资助人。他的（卡拉斯皮克式的）纯真、深切而盲目的宗教虔诚完全是一种美德，然而，他懦弱的性格，天生的愚钝以

---

① 西班牙十九世纪王位争夺战中，堂卡洛斯的支持者们建立的组织。

及他周围那些人的不良居心，却使他的虔诚成了堂弗朗西斯科·德·阿西斯本人、他的家庭和不少外人烦恼的根源。

他妻子堂娜鲁西亚的忏悔神父是讲经师。他是这个虔诚家庭非常信赖的“教皇”。卡拉斯皮克夫妇有四个女儿，每个女儿做第一次忏悔找的都是堂费尔明；她们都是在堂费尔明指定的修道院里受的教育。两个大女儿已经入教做了修女，一个在访修会，另一个在第二圣芳济会。

卡拉斯皮克的府第位于因古老而衰败的新广场，在奥索雷斯老宅的对过。这是他从一位破产的自由党贵族手里廉价买下的，那位贵族不久便郁郁而死。

讲经师由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女仆引进了客厅。那个女仆见了穷人象恶狗，狂吠不已，但看到神父们就低三下四，甘愿舔他们的脚。

“请您稍候，讲经师先生，请坐，主人在家，马上就出来……（接着又以神秘而尖刻的语气说）大夫在里面……就是夫人那个令人讨厌的表兄。”

“知道，是堂罗布斯蒂亚诺。福尔亨西亚，他来有事吧？”

“八成是修女特雷莎的病又重了，但也没什么要紧，可怜的老爷和太太没必要那么紧张。讲经师先生，可怜的小姐真的不要紧吧？”

“我想不要紧，福尔亨西亚。大夫是怎么说的？他是从那儿来的吗？”

“是的，先生，是打那儿来的，他正在里边吵嚷呢。他怒气冲冲，简直象个疯子。我不知道人家怎样叫他。叫亲戚，大概叫亲戚吧。”

客厅是长方形的，挺宽敞，陈设庄重无华，有几分雅致也是

因其古朴、洁净和本身的庄重。客厅中唯一的一件新式摆设是一架爱利德① 式钢琴。

堂罗布斯蒂亚诺来到客厅，福尔亨西亚就嘟囔着走了出去。

大夫身材高大魁梧，留着长长的白胡子。他衣着华丽，很有派头；本省的某些人物为了让人从仪表上看出他们的社会地位，往往都是这种打扮。他虽然上了年纪，但因保养得卓有成效，至今仍仪表堂堂。堂罗布斯蒂亚诺多年来一直是贵族的医生，虽然他在政治上有保守派的名声，常嘲笑自由党人，可在宗教上却是个伏尔泰② 的信徒，或他和其他贝图斯塔人以为的那类伏尔泰信徒。他从来没读过那位哲学家的书，却对他十分崇拜，正象副主教格洛塞斯特尔没读过伏尔泰的书，却对他十分憎恶一样。在学识乃至在医学知识方面，堂罗布斯蒂亚诺比不上本行中连饭都挣不上的新手。他学的不多，可挣的不少，是个善于交际，有广泛社会联系的大夫。几年前，什么病他都说是“忧郁所致”；现在，又都归到“神经问题”。他给人治病尽拣好听的说；听了他的话，谁也不相信自己会死的。他常常为朋友们免费看病；但如果病情恶化，他就自动让位，叫你另请高明，而他也不生气。“他不能眼看着他亲近的人死去。”

在病人身边，他总爱说笑。

“某某先生，难道您想离我们而去？不过，上帝是活的，我们总得陪着他吧……等等。”

这仅是他常说的笑话之一，类似的笑话还多着呢。他就是这样发的财。他很少用专门术语，认为对外行人不必用希腊语和拉丁语去吓唬他们。他不卖弄学问，但谁要说他讲的不对，

---

① 十九世纪法国著名钢琴制造家。

② 十八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作家，哲学家。

叫他难堪，他就会把极为神圣的科学名词请出来，就象在请警察局长。

“这是根据科学，那也是根据科学。”

所以，对他的话是不能反驳的。

除了科学知识——这并不是他的长处，他可以同任何人在任何方面一比高低。他随便、大方、开朗、和气，而且眼光锐敏、颇有见识。就是爱多嘴。

他讨厌讲经师，但又怕他在贵族中的影响。所以，对他总是笑脸相迎，假装亲热。

德帕斯虽然把他看作头号笨蛋，但对他却一向彬彬有礼；讲经师在待人方面是不分才子和笨蛋的。

“啊，原来是堂费尔明先生，太好了！您来得正巧，我的朋友，我妹夫谁也劝不了啊。您看他的教名日有多好哇！我对他说的是实话，全是实话。明摆着的事，现在无可救药罗，没指望了，就是说，办法……我相信有……但全是想当然……总之，对您可以有啥说啥，因为您是个有学问的人……”

“出什么事啦，堂罗布斯蒂亚诺？您是从访修会来的吗？”

“是的，先生，我是从那个鬼地方来的。”

“罗西塔好吗？”

“什么罗西塔！罗西塔已经不存在了！她早就不是罗西塔而是修女特雷莎了，现在不仅她的名字里没有玫瑰，就是脸蛋上也没有玫瑰了。”①

堂罗布斯蒂亚诺走近讲经师，先扫视了一下每个角落，又瞧了瞧每道门，然后才用手挡住嘴说：

---

① 罗西塔是罗莎的爱称，罗莎的含义是玫瑰。罗西塔当修女后改名为特雷莎。

“快完了！”

讲经师打了个寒噤。

“您认为……”

“不错，我看就要大难临头了。就是说，我已经看出了那个苗头，这我敢以科学的名义担保。我索摩萨看不出有什么好的结果。作为一个科学家，我首先要说明的是：要是那姑娘还留在那个环境里……就没救了；可要是把她从那儿接出来，或许还有希望；其次，要是不按科学的要求采取措施，那就是犯罪，就是对被损害的人们的犯罪……讲经师先生，您是有学问的人，您认为宗教就是让人们死在垃圾坑里吗？那儿实际上就是个猪窝，是的，先生，一个臭气熏天的鬼地方。”

“您知道那是个临时住所。访修会正在火药厂旁边盖新的修道院，这您是知道的。”

“不错，我知道；可等到修道院盖好，修女们搬过去，我们的罗西塔也早死了。”

“索摩萨先生，您对她的爱也许使您把事情看得过于严重。”

“怎么过于严重，德帕斯先生？难道您比科学还高明？我已经告诉过您科学是什么看法，况且，这是对受害者的犯罪……要是让我抓住那个应对这一切负责的神父崽子……因为这儿确有那么个神父，讲经师先生，我敢肯定，请您原谅……可您清楚，我并不认为教士都不好，假使教士们都象您……难道您堂费尔明先生会劝哪个做父亲的把他的四个象太阳一样的女儿一个个都送去做修女吗？好象她们都是帕尼尔戈① 的那些绵羊。”

讲经师不由地笑了，他记得帕尼尔戈的绵羊既不是修女，也

---

① 法国作家拉伯雷小说《巨人传》中的人物。

不是修士。可堂罗布斯蒂亚诺还是一个劲地说什么帕尼尔戈的绵羊，尽管他不知道那是什么样的羊，就象他不知道其他许多事情一样。我们已经说过了，他不读书，也没时间读书。

堂费尔明想："这个笨蛋说的这一大堆蠢话会不会是别有用心？"

"我怀疑，"大夫继续说，"我可怜的卡拉斯皮克顺从了某个狂热分子的意志，比如，神学院院长。您不认为可能是埃斯科苏拉先生那个 Pour rire① 托尔克马达吗？就是他给这个家庭带来了这样大的不幸。"

"不是他，先生，我不相信是他，也不认为这个家庭有象您讲的那么大的不幸。"

"已有两个孩子进了坟墓！"

"那怎么是坟墓呢？"

"那就叫修道院吧，反正都一样。"

"修道院和死可不是一码事；您明白，在这一点上，我可不敢苟同。"

"当然，当然！这我懂，请您原谅。不过，总之一句话，既然需要修道院，那就要建得合乎卫生标准。我要是政府，我就会把那些科学不能认可的修道院全封了。公共卫生法规定……"

索摩萨先生讲了一通那些半科学的小册子上所写的有关空气流通、取暖、空气疗法和其他人所共知的知识后，又说起了那个家庭的不幸。

"四个女儿，两个修女，多么荒唐。"

"不对，先生，说不上荒唐，她们是自由选择的……"

---

① 法语：令人可笑的。

“自由！ 自由！ 讲经师先生，您是有学问的人，这种所谓的自由会让您笑掉大牙的。有这种没有选择的自由吗？有这种只有一种选择的选择吗？”

堂罗布斯蒂亚诺一激动，说起话来简直就象个哲学家。

“我心里明明白白，”他继续说，“我清楚这种喜剧。您知道，我的先生，她们全是我看着生看着长的，她们生活中的变故、波折我都了如指掌。我给您说说他们的那套把戏。”

堂罗布斯蒂亚诺坐下继续说：

“一直到十五六岁，我妹夫的这些女儿还不知道世界什么样儿。她们十来岁就进了修道院；上帝知道她们在那儿怎么样。她们自己不能往外说，因为她们写的信都是由修女口授的，完全是一个模子出来的，总说‘那里是天堂’。十五岁，人回家了，意志却没带回来。这种灵魂的功能，不管叫它什么吧，却象一件破烂留在了修道院。为了掩人耳目，使舆论满意，在她们十五岁到十八九岁的这个期间演出了那场仁慈的喜剧，让她们从针眼里看看尘世生活……从针眼里。这种认识世界的方式够滑稽的吧，我的堂费尔明先生？您还记得白鹳请客的故事吧？这和那是一回事。孩子们只能看瓶里的东西，却尝不到它的味道儿。要去跳舞吗？得上帝垂恩；要去看戏吗？太恶心。去参加九日祭！去听布道！ 偶尔同妈妈去堤岸或林荫道散散步，小眼睛总是盯着地上，也不和人说话，而且走走便回。接着是一次大考验，到马德里旅行。她们在那儿观赏了雷蒂洛公园的猛兽，参观了美术馆，兵器馆和海军学校，连一次戏院和舞会都没去：马德里的戏院和舞会比贝图斯塔的更危险。她们逛马路，看行人，走伤了脚便启程回家。在回家的路上，小姑娘们诚心诚意地说，她们不喜欢首都，还是她们心爱的修道院好，在那儿，同修女们和同学们

在一起别提多快活了。回到贝图斯塔，一个傻小子看上了她们中的哪一个，她就一声 vade retro① 把人家赶跑。在家里，她们按教规规定的时间做早祷和晚祷，然后是念珠祈祷，对天庭的每一位圣人念一遍天主经，还要斋戒，守夜；不能上阳台，不能参加聚谈会，不能会女友——她们是危险的女人……弹钢琴可以，如果她们乐意的话，随便缝点什么也行。允许她们在善于交际，外号人称格洛塞斯特尔的副主教莫雷洛说笑话时随便发笑。这算是她们的一种享受。那个肩膀歪斜的英俊青年每讲一个取悦女人的笑话，女孩子们就大笑一阵，爸爸也跟着直流口水，tutti contenti②，可怜的卡拉斯皮克！ 副主教并不是这里暗藏的那个神父，不是的，他代表的是与宗教相反的东西：魔鬼或者世俗。但是这些女孩子却简单地把莫雷洛的那种风趣看作是世俗的魅力。这是很自然的事情，这还不算什么；相反，修道院却为她们提供了纯洁的享受和某种自由；是的，先生，如果同我称之为我亲表妹堂娜鲁西亚的准则的那种极端修道院式的生活相比，那的确是某种自由。啊！ 德帕斯先生，教会轻而易举地就获得了成功！ 在贝图斯塔要低着头从一个教堂走进另一个教堂；在马德里得蹑蹑绊绊地从一个博物馆走进另一个博物馆；家里又是个虔诚的大本营；她们唯一的乐趣就是听神父的笑话。她们只好自由地决定去当修女，好享受一点点儿……正如自由党人说的，享受一点自主权，这些自由党给我们的正是类似卡拉斯皮克的女儿们享受的那种自由。”

讲经师耐心听着医生的演说，只是为了说点儿什么，才开口道：

---

① 拉丁语：走开！

② 拉丁语：大家都很高兴。

“可您不能否认，这个家庭对人是真诚直率的，毫无一点儿虚假之处。”

“又一出喜剧！这出喜剧不知是哪个魔鬼教我表妹的。到这儿来的人都认为，有关这个正直但乏味的家庭那刻板的修道院式的生活的传闻都是无中生有。表象往往骗人。这种莫名其妙的快乐，这些教士佬的小笑话，请原谅，这种形式上的纯粹是表面的自由，都是掩人耳目的假象。

讲经师非常好奇地、甚至有点儿吃惊地看着医生。“这个一向缺乏想象力的人怎么在这个问题上想得如此之深？莫非索摩萨知道，那个幕后的神父，这个家庭的精神家长不是别人正是他？如果是这么回事，他怎么会这样跟他说呢？难道傻瓜也会装样？”

卡拉斯皮克走进客厅，眼睛湿漉漉的，象是刚流过眼泪。他拥抱了讲经师，并急切地哀求他去访修会看看他的女儿；他没有勇气亲自去。堂费尔明答应当天就去。

索摩萨又讲起修道院的卫生条件如何如何糟糕。

“可是，你想要我做什么呢，我的表哥？”

“老弟，没什么，我什么也不要你做，我知道你们是什么人。但我要说的是：孩子病得很重，这不能怪她。她体质很好，也没什么毛病，但是，总不让她见太阳，老在潮湿的地方呆着，这就把她毁了；她需要热量，但是没有；她需要阳光，却见不到太阳；她需要新鲜空气，可那里只有臭气；她需要运动，而那里偏不让活动；她需要娱乐，那里没有；她需要营养，但那里吃得又糟又少……不过，这没关系，反正上帝满意就是了。什么是至善至美？阴沟里的生活就是至善至美。尘世不是堕落了吗？那我们就躲到一个无臭味的……”

因为这个词儿尽管他觉得很文雅，却并没表达出他要说的意思，而是适得其反，所以他接着说：

“是无臭味的……是无臭味的反面。”他这样说，“总之，先生们，”他继续说，“你们总为荒唐的事辩解，我没那么大的耐心。简而言之，科学认为罗西塔的健康只能靠乡间海边的新鲜空气，愉快的生活，有营养的食物，特别是肉和奶。没有这些，我就不管了。”

他拿起帽子和金柄手杖，向讲经师点头告辞，一边往外走一边在嘴里咕哝：

“柱上人圣西蒙① 起码是生活在一根圆柱上，但不是这种……圆柱，那上面不脏。”

堂娜鲁西亚也来到客厅，她吊着脸对表兄的话作出了反应；她在远处都听见了。

“他是个疯子，不必理他。”

“可他很关心我们。”卡拉斯皮克提醒道。

“可他是个疯子……这还是往好里说。”

同样的话从讲经师嘴里说出来就好听多了。“不必理会索摩萨怎么说，他有点儿偏执。说实话，访修会的临时修道院，房子就是不怎么好，又在低洼区，而且在坡下面，况且见不着阳光。恩西马达区大部分地方的下水道都有问题，弄得那儿满是污水。有些禅房的墙的确很潮湿，而且有裂缝。应当承认，有时臭味就是让人受不了，那样的空气当然有害于健康。但这种情况不会持续很久了。罗西塔的情况也不象医生说的那样严重。修道院的医生已经说了，不要紧，还说，要是把她单独从那儿搬出

① 公元四世纪叙利亚一修道士，曾在石柱上苦修。

来，叫她离开亲爱的伙伴们，改变有规律的生活，就等于让她死。”

然后，堂费尔明又从宗教的角度谈了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还有比肉体更为重要的东西。那些可以用来反驳索摩萨们纯粹出于人道的世俗理由都是次要的，首要的是要看一看，鲁莽行事或采取使公众惊慌的措施会不会引起风波。这全是他们的过错。那种过分宠爱和过分关怀是会助长诽谤者的气焰的。教会的敌人不正是在等着捞稻草吗？他们会说访修会的修道院是屠场；宗教把朝气蓬勃的青年都送进粪坑沤起来了……还会说这说那！不行，还不是采取断然措施的时候。还得等一等。此外，他要去看看修女特雷莎。”

“好吧，堂费尔明，看在上帝的份上！”堂娜鲁西亚合掌高声说，“我敢肯定，有了您的安慰，那个可爱的孩子一定会好的。”

她不敢叫她女儿，她觉得她是属于上帝的，属于上帝一个人的。

然后，他们又谈起了另一件事。尽管他们从未直接谈起那件事，但已心照不宣地达成协议，即两个小女儿不再做修女，除非她们铁了心，劝阻无效。他们达成这个默认的协议是因为受到了良心谴责或公众舆论的压力。这两个女儿中，大的一个已有人求婚。讲经师却给他们泼了一瓢冷水。“那是个不敬神的人。”

“隆萨尔不敬神？他可是您的朋友！”卡拉斯皮克竟大着胆子这样说。

“不错，堂弗朗西斯科，他是我的朋友；不过，事情总有个轻重。为了您女儿的幸福我应该牺牲朋友。”

很少掉泪的女主人脸上竟滚下来一滴眼泪。假如每只眼睛

都流出一滴就比较好看，比较对称了，遗憾的是只有一只眼中滚出一滴，另一只眼里的泪珠或许因为太小，没流出来就叫一向干涩的眼皮吸收了。

那是一滴感激的眼泪。“讲经师为他们牺牲了自己的名声，甚至还牺牲了一个朋友、一个杰出的朋友、他的信徒和拥护者的利益，这个朋友不是别人，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议员隆萨尔。她把心灵和良知的钥匙交给那样的人——那个圣人——算是做对了，他会替她想得更周到的。”

“炮筒子”隆萨尔一心想娶一位卡拉斯皮克小姐为妻，因为他眼下入不敷出，而堂弗朗西斯科·德·阿西斯正是位很善于教育女儿的百万富翁。然而，讲经师却另有打算。

“隆萨尔不敬神？”卡拉斯皮克吃惊地问道。

“不错，比较而言嘛……他是不敬神。把宗教只挂在嘴上是不够的，光尊重和维护教会也是不够的；在政治上，在社交上能做到这样，一般说我们就该满意了，特别是在我们所处的这个不幸的时代。但这是另外一回事。隆萨尔要是与别人相比，比如和梅西亚相比，他可以算个好基督教徒；就是梅西亚，终究也没离开教会。要是同无神论者彭佩约·吉马兰相比……他还算是个天主教徒，算个信教的。但不论隆萨尔还是梅西亚都不是有信仰的人，更谈不上什么虔诚。您能把女儿嫁给堂阿尔瓦罗吗？”

“就是死了也不给他！”

“而隆萨尔，尽管自称是保守党，并拥护天主教的团结和我们的政策所包含的其他原则，但他不是一个好基督教徒，不合乎做卡拉斯皮克女婿的条件。”

他维护这个家庭精神利益的那种热情深深地打动了男女主

人的心。

结果，隆萨尔被否决了。

讲经师又谈了些其他事情。还需要再捐几笔钱给罗马教庭、给慈善会——它们想买一所房子、给教义问答圣慈会和圣母受孕节九日祭，因为在九日祭期间，得高价聘请一位远道来的耶稣会讲道士。“需要的钱是不少，但如果那些尚有余钱的好天主教徒不做出牺牲，信仰怎么办呢？假如大家都能这样就好了！”

堂娜鲁西亚听了，叹了口气。她明白了，讲经师的意思是：如果他是个富翁，那他的钱就将全部属于圣佩德罗教堂和慈善机构。“还有人居然污蔑这样的圣人，说他的腰包装满了金子，真是罪过！”

堂费尔明在离开那个家——他在那儿有无上权威——之前，再次答应去访修会看望孩子。

“但是，不必惊慌，也别失去耐心！”

“退一万步讲，”他看到时机已到，才敢把这话说出来，“就是发生了上帝安排的事情，如果为了信仰必须承受一次巨大考验的话，那也一定要承受。基督教徒的名誉要求这样做，当然，它所要求的远不止这些。”

堂费尔明在那里没说贞操是容易保全的。

那差不多是不可能的。要保住它需要经受许多磨难，而能成功者简直是凤毛麟角。讲经师的声音总是那么柔和，陈述他的美好思想时是那样，讲述可怕的事情时也是那样。拯救贞操那套话一到他嘴里，听起来就象潘神① 的笛声一样悦耳；当他说：“慈悲而公正的上帝呀”时，他的声音就象微风在花间窃窃私

---

① 希腊神话中的牧羊神。

语……

对卡拉斯皮克一家，他从未谈过地狱之火。那是良心上的折磨，如果那姑娘受了那么多罪仍得不到拯救，她就会给他们带来这样的痛苦。

那天上午，堂娜鲁西亚发觉堂费尔明有些萎靡不振，讲话也缺少往日那动人的热忱。他那番令人感动的悲观的话讲得实在吃力。这位好心的夫人发现，她的精神导师还有些心不在焉。

讲经师终于走了。

走到门厅只剩下他一个人的时候，他再也无法控制自己，便在豪华楼梯的大理石扶手上狠狠砸了一拳。

“完了！完了！”他咕哝道，“新的生活没指望了，还得象原来那样。”

以往，每当他离开那个家时，他总是打心里往外高兴，感到自豪和满足。占有别人的灵魂给他的自尊心带来了极大的快乐。而在那个家，这种占有又是绝对的。可现在，这些竟荡然无存。他曾打算缩短这次访问，免去那些仁慈的劝慰。

“都是堂罗布斯蒂亚诺那个白痴破坏了他的情绪。想必是这个原因。”

“他需要撕掉伪装，由着性地发作一番。需要愤怒地把什么踏在脚下……”他向“府里”走去。

“府里”就是主教宅邸的代称。它隐身在大教堂的背阴处，占了那个又湿又窄、人称“大院子”的小广场整整一个侧面。主教府是大教堂的附属建筑，与塔楼建于同一时期，但外观不雅，上世纪和本世纪曾几经修葺。乱涂上去的石灰和黄泥使它显得残缺不整，在重修过的正面墙上，特别是门上和上面的凉台上，都缀满了楚利盖拉式的装饰，看上去就象一个古怪的老色鬼。

讲经师走进这个高大、阴冷、没有装饰又不太干净的门楼，穿过点缀着几株长得勾勾巴巴的金合欢树和几个已经打蔫的花坛的方形院子，上了第一节是大理石的，其余为几乎朽了的欧栗木的楼梯，过了一条尽头是石墙窄窗的走廊，便到了主教家的前厅。正赶上他家里人在那儿玩抓四K①。教区法官的光临打断了他们的牌戏。他们纷纷起立，其中一个左摇右摆，动作轻盈，穿着极其华贵的熏香拖地长衣的黄发漂亮青年给他打开了一道衬着桃红锦缎的屏风，房间里装饰的也全是这种颜色的锦缎。德帕斯脚步没停就走了进去。

“他在哪儿，堂阿纳克莱托？”

“我想他在会客，”主教的亲戚答道，“有几位夫人……”

“哪几位夫人？”

堂阿纳克莱托幽默的耸了耸肩，笑了。

堂费尔明迟疑了一下，向后退了一步，但立即又向前迈了一步，打开一道边门，走了进去。

他穿过几个房间和走廊，就来到了“光明厅”，这是主教府的人对主教用于私人会客的这个大厅的叫法。那是一间长三十英尺，宽二十英尺的长方形大厅，屋顶很高，上面缀满了黑胡桃木雕花镶板。嵌镶着方格状金色半圆细木条的漆得又白又亮的墙壁，映照着从大开着的阳台射入的日光，使室内显得格外明亮。包着黄锦缎的家具上也漆着白色，华贵古朴，显得那么厚道和亲切。由于木料扭曲，它们或呈鼓肚状，或呈螺旋式，仿佛都在哈哈大笑。椅子的扶手有如双手叉腰；靠壁桌的几条腿好象在跳跃。除了沙发前的那块表示臣服的地毯，室内再无类似的装饰。

---

① 一种纸牌游戏。

那是一块粗麻地毯，上面织着一只小花篮儿，里面装着红、绿、蓝等各色玫瑰。那是主教大人的心爱之物。南墙和北墙上各悬一幅森塞纽的绘画，不过都用赏心悦目的鲜亮颜色加过工。其他墙上装饰着大幅的英格兰版画，画框都是乌木的。版画上画的是处在各自一生关键时刻的朱迪斯、以斯帖、大利拉和利百加①。一张靠壁桌上摆着一个牙雕耶稣受难像，牙雕后有一面镜子，映照着耶稣的后背。耶稣目不转睛地望着摆在对面壁桌上的那个比它大一倍的圣母塑像。厅内除了这两个雕像，再无别的能表明这是主教住所的东西。

贝图斯塔主教堂福尔图纳托·卡莫依兰大人放手让教区法官管理教区，但决不许插足他家的事情。因此，尽管堂费尔明费尽唇舌劝说福尔图纳托不要用那些寒酸但色调鲜艳的鸟笼子装饰阳台，可主教还是固执己见，我行我素。朱顶雀和金丝雀依旧在笼子里欢跳鸣叫，说得难听一点，叫得就象疯子，让人听了头皮发胀。

“谢谢，我没把鸟儿带到教堂去，让它们在我主持仪典时唱赞歌就不错了。我在贝格里纳斯当教区神父时，就让朱顶雀、云雀甚至麻雀在祈祷中歌唱。听它们唱歌真叫人开心。”

福尔图纳托是个快活的人，他不喜欢在赞美和欣赏上帝之作时受到打扰。

奸诈的副主教格洛塞斯特尔认为“他没有当主教的才干”，不过，他没有公开这样说。

“要治理一个教区，”他说，“光心肠好是不够的。诗人当不好部长，虔诚信教的人也当不好主教。”

---

① 均系《圣经》故事中人物。

这是该主教区最流行的看法，卡洛斯会的先生们对此也深信不疑。他们从来就没指望当主教！

过分虔诚的后果是什么呢？是主教大人把教区的政务全都丢给了教区法官。这件事，有些人认为是教士的堕落和信仰的丧失；另一些人则认为卡莫依兰没有主心骨。

主教确实答应过在不受任何影响的条件下挑选一个他信得过的人代他管理教区。不用说，讲经师就是他熟悉的最有才干的人选。况且，堂娜保拉在她儿子还是个不起眼的神学院学生时，就已经是卡莫依兰的女管家了。那时候，他是阿斯托尔加的教士。从那时起，那个刚强的女人就控制了这个可怜的老实人。儿子在母亲的帮助下，继续控制着他，正如他们自己说的，“他们一直把他捏在手心里”。而他却觉得这样倒挺开心。

那他是如何当上主教的呢？在一个阴谋盛行，靠取悦宫廷往上爬的时代，有时候，为了平息百姓的怨愤，就需要找一个圣徒来当主教，结果叫卡莫依兰教士给碰上了。

他到了贝图斯塔，逢人便祝福，同时也接受教民的祝愿。他朴实而谦卑的心灵和美德赢得了普遍的赞叹，人们甚至把他看作奇迹的化身。有一次，他去山区视察，天下着雪，正当他骑着驴沿山崖在山坡上走着的时候，一个怀抱小孩的妇女挡住了他的去路。这是一位绝望的母亲，毒蛇咬了她的孩子。

“救救他吧，救救他吧！”母亲喊着跪在驴子面前。

“可我不懂怎么救呀，我不懂呀！”主教也绝望地喊道，他也为那个小天使的生命担忧。

“你懂！你懂！你是圣人！”母亲哀叫道。

“用烫烙疗法，烫烙！可我不会……”

“显显灵吧！显显灵吧！……”那女人仍不住地喊。

福尔图纳托的心中经常装着四件大事：崇拜圣母，关心穷人，留意讲道台和忏悔室。

他五十岁，满头白发，但心中仍充满对圣母马利亚的火一般的爱。早在神学院的时候，他的生命就已变成了一曲专门赞美上帝之母的颂歌。他深谙神学，但他最热衷的还是有关圣母有感而孕的宗教奇迹。他不仅能背诵所有教皇和所有宗教著作家有关圣母的所有讲话，还会按东方的方式，用从沙漠、海上、百花盛开的山谷以及雪松覆盖的山中学来的比喻，按浪漫主义方式——副主教对此甚为恼火——和家庭方式，用父亲般、儿子般和兄弟般的亲切话语赞美她。

他写了五大本书，开始每本卖一个比塞塔，后来索性免费赠送。书名分别为：《马利亚的玫瑰花》（诗）、《马利亚的花》、《圣母之虔诚》、《圣母歌谣集》和《圣母与教义》。

圣母从未对他显圣，但他从中却得到了无限的慰藉。他的心灵里充满了光明，充满了快乐，与此相比，人类的不幸，至少他个人所遭遇的不幸又算得了什么呢！

政府发的钱和从祖上继承下来的财产几乎让他施舍一空。但是，如果给他补裤子的裁缝想骗他，多要钱，那他可是自找倒霉！难道他不知道什么叫缝补？难道主教大人不曾多次补过自己的衣服，钉过自己的纽扣？对鞋匠那种最卑贱的人，他更是百般挑剔，恨不得让他把补丁和鞋掌缝得完全不露痕迹。

“可是，先生，”管家婆乌尔苏拉叫道，她是继堂娜保拉之后来的，“您这是在叫人创造奇迹呀！针脚怎么能没有痕迹呢？您还是按上帝的意愿买一双新的吧，那不更好吗？”

“谁跟你说的，多嘴婆？有人还没鞋穿，上帝能让买新的吗？要是这个鞋匠手艺好，这双鞋还满不错哩。”

主教有理由要求鞋匠把补丁缝得不留痕迹，因为教区法官觉得他有所疏忽的时候，就上上下下打量他；若是发现他衣着上有什么不慎之处有损主教尊严，就会毫不留情地责备他。

“这真荒唐，”德帕斯说，“您想当《悲惨世界》里的那个主教？当那种禁书里的主教？我们都遵从教会的要求，穿得体体面面，您这样做不是在出我们的丑吗？您是否认为，要是我们大家都象磨刀的和扫烟囱的那样穿着补丁裤子，教会就能治理好它管辖的地区？”

“不是这个意思，我的孩子，不是这个意思，”主教分辩道，他羞愧得无地自容，恨不得钻到地下去，“你们穿新衣服，我是很高兴的，是应该这样，这我明白。你以为我看到堂库斯托迪奥、部长的堂弟和你这些漂亮后生，个个容光焕发，穿着入时，戴着你们那种窄檐、开口、象长毛绒的教士帽我心里会不舒服吗？当然不会……如果这是上帝的意愿，要是本来就该这样……可你知道罗森多是什么人？那是个头号无赖，钉一副鞋掌就要我三个比塞塔，而且连鞋面上的小针眼都不给补。说良心话，那双鞋还是新的，可人家还是要笑。人家兴致高，咱们有什么办法。”

几年前，福尔图纳托曾是贝图斯塔红极一时的讲道士。他的前任极少光顾讲道台，而他几乎天天登上这神圣的讲坛。他的这种举动首先引起了善男信女们的好奇，然后是兴趣，甚至热情。他的讲演流畅，热烈，因事而发，称得上是一位真正的演说家。他的本事在讲道台上，在即席演讲中，而不在纸上。他口一开，对神灵的爱的火焰就燃烧起来，从心房升入脑际，讲道台成了宗教诗的香炉，香气充满教堂，沁入人的灵魂。福尔图纳托确有使人不寒而栗的高超艺术，而他自己却并不知道。是的，每听他一次令人信服的神圣演说，听众都有这种感觉。仁爱在他嘴

里成了最高需要，最美的美德，最大的快乐。当福尔图纳托走下讲坛向大家祝天福永昌的时候，主教的圣德就象磁石般的启示，迅速传到教堂的每一个角落。仿佛只要人体互相一碰，就会有仁爱的电火花迸发出来。人们的微笑和目光中无不充满着热情和友善。彼时彼刻，贝图斯塔人都真正相信“人人皆兄弟”言之不谬了。

但这只是开始阶段。后来嘛……后来人们慢慢地就厌倦了。说主教“太爱唠叨”，而“讲经师就不这么没完没了”。

“他更注重研究讲经。”一些人说。

“他虽不那么热烈，但是深沉。”

“他言辞更高雅。”

“他在讲道台上的形象更优美。”

“讲经师是个艺术家，那位只是个传教士。”

很久以来，副主教格洛塞斯特尔一直不明白主教为什么喜欢做讲道士。“他承认他理解不了他的讲演，实在太花哨了。”在格洛塞斯特尔看来，那种仁者爱人之说纯粹是花言巧语，“完全是空话。”

“而教义呢？论战① 呢？主教从不讲别人的坏话，在他眼里，仿佛世上就不存在粗俗的唯物主义者，作乱的七头蛇②，也没有险恶的 non serviam③ 自由思想派。”

格洛塞斯特尔认为，卡莫依兰在法庭的布道演说已经开始不受欢迎了。四旬斋期间的每个星期四，皇家地区法院都要花钱请一位贝图斯塔讲道台上的名人在那个非常古老的圣马利亚

---

① 这里指宗教方面的辩论。

② 希腊神话中的恶魔。

③ 拉丁语：无用的。

教堂里布道，法官们届时也都到场，或洗耳恭听，或闭目养神。

“就是呀，”格洛塞斯特尔说，“那儿可不是没话找话，想到什么就说什么的地方；光有满腔宗教热忱是不够的，还需要点别的东西，除非你想惹那些有学问的先生生气。人家可都是法律学家和科学家，我的先生。在登上神圣的讲坛之前，先得掂量掂量自己。主教对地区法庭的先生们和一般信徒竟一视同仁，不加区别。”

现任庭长——不是金塔纳尔——私下曾对一位法官说“演讲空洞无物”。那位法官竟把这话传了出去；而检查官竟敢说主教的演讲没有触及实质。

为了触及实质，就在福尔图纳托在讲坛上出丑——这是法官先生们的看法——的同一年，说话爱拐弯抹角的副主教格洛塞斯特尔在一次星期四演讲中出了风头。他在许多天前就把这事张扬出去了。

“先生们，可别后悔。对我的话，你们要从字里行间去理解。我不是讲给女仆和当兵的听的，我的听众得善于……对，从字里行间看问题。”

格洛塞斯特尔的专长是讽刺。在那个富有纪念意义的星期四，莫雷洛象往常一样，微笑着登上讲台（八天前主教已威信扫地）。他向祭坛致意，向法庭致意，还屈尊向一般听众致意。他扫视了教堂的每一个角落，看一下是否象人们事先向他报告的那样，有从马德里学习归来的堕落的贝图斯塔自由思想派混在听众当中。

他发现两三个他认识的，他想，“来得好，现在你们就瞧好吧。”

庭长——不是金塔纳尔——穿着熠熠闪光的礼服，皱着眉坐在殿堂中间的一张金色天鹅绒靠椅上，两眼望着讲道士，随时准备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因为讲演中想必什么都有。另一些不那么喜欢批评的法官，则准备根据在审判庭总结的经验，偷偷睡上一觉。

格洛塞斯特尔一上台就立即触及到问题的实质。他运用反语法、委婉法、影射法和讽刺法等一切他认为隐蔽而巧妙的修辞手段，而且矛头所向直指不信神的阿鲁埃①。他一向这样称呼伏尔泰，因为莫雷洛一直与可怜的伏尔泰过不去。对当代的不敬神者他知之不多，只对勒南② 和一位西班牙叛教者略有所闻，因此，指名道姓颇感困难。于是，他就集中火力攻击粗俗的唯物主义，令人恶心的肉欲主义，伊壁鸠鲁③ 圈里的猪以及其他一些什么主义；关于施特劳斯④ 以及蒂宾根和格廷根⑤ 在解释《圣经》上的争论，对不起，朋友，那就只能留给讲经师去讲了。为此，格洛塞斯特尔还满腹妒意呢。

这样，伏尔泰，有时则是日内瓦的那个堕落哲学家就成了替罪羊。副主教还另有高招，那就是拿异教邪说和古代的偶像崇拜开刀。那个星期四，他不失时机地嘲讽了埃及人。庭长费了好大劲才忍住笑，而格洛塞斯特尔正是想惹人发笑。那些崇拜猫、韭葱和洋葱的极其愚蠢的蠢猪使这位神圣的演说家无法容忍。“他开埃及人的那个玩笑实在有趣！”这是华金尼托·奥尔加斯

---

① 伏尔泰的原名。

② 十九世纪法国作家，哲学家和历史学家。

③ 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家。

④ 十九世纪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以批判基督教著称。

⑤ 德国的两个有名的大学。

说的，他是个高雅的教徒，他从心眼里认为偶像崇拜荒唐可笑。

“是的，诸位阁下，是的，诸位信徒，尼罗河两岸的居民，那些瞎子①——其智慧曾使我们对那些不敬神的著作家敬佩不已——崇拜韭葱、蒜和洋葱。”“Risum, teneatis! Risum teneatis②!”他冲着圣罗克③的狗重复道，那只狗张着嘴蹲在对面的祭坛上，但并没有笑。

他拿法老及其大臣们开了近半个小时的玩笑。“那些人真没头脑，崇拜那些肮脏玩艺儿!”

“炮筒子”隆萨尔十分推崇那次布道演说。两个月之后，他还在俱乐部的争论中搬出格洛塞斯特尔的演说做自己的论据哩。

“先生们，我在这里和任何一个场合都坚持认为，如果我们鼓吹信仰自由和非宗教仪式的婚礼，那我们很快就会回到偶像崇拜的时代去，我们也会象埃及人那样，成为伊希斯④和布希里斯⑤的崇拜者，我想他们不过是一只雌猫和一只公狗。”

庭长表态了，法官们都支持他的看法。他说，副主教莫雷洛先生的水平要比主教大人高。这种看法传遍了大街小巷以及聚谈会和散步场，于是，凡是想图个文化人虚名的人都起而指责主教大人的布道太空洞，没准备，唠唠叨叨。

后来，公众终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虽然它违背了格洛塞斯特尔的意愿：

---

① 天主教徒对不信天主者的蔑称。

② 拉丁语：忍着点，别笑。

③ 十三世纪法国圣徒，后人称他反邪说律师。

④ 古埃及女神。

⑤ 传说中的埃及国王。

“应该承认事实了，贝图斯塔真正的讲道士是讲经师。”

这种看法很快就成了大家的口头禅，成了定论，从此之后，主教作为演说家的声誉便一落千丈，无可挽回。在贝图斯塔只要人们习惯了某种看法，相反的意见就永远别想抬头。

因此，福尔图纳托企图利用圣周布道描述耶稣受难以便东山再起的打算就彻底落空了。

布道是在圣伊西德罗教区的一个庄严的大教堂里举行的。教堂里几乎一片黑暗，这都怪祭坛、柱子和墙上包着的那些黑呢子。唯有圣龛前闪烁着几支又细又长的蜡烛，昏暗的火苗几乎舔到了耶稣滴血的脚。画上去的汗水在蜡烛的照耀下现出了凄惨的色调。主教站在讲道台的背光处，声音有如远处的雷鸣，人们看不清他的面孔，只能时不时地看到一个深紫色影子和一只伸向听众的手。他描述着耶稣胸骨发出的咯吱咯吱的响声，那是刽子手们往下拽殉教者的双腿时发出的。他们这样做，是想把他的双脚钉在木头上。耶稣一收缩，整个身子就向上提起，可刽子手们死抓住不放，他们自然会胜过耶稣。“天哪！天哪！”耶稣喊道。他的身子被拽散了架，发出了嘎巴嘎巴的响声。刽子手们因自己的笨拙老羞成怒，他们想把耶稣的脚钉在木头上，可总不能如愿……他们累得汗流浃背，气喘吁吁，叫骂不休。他们呼出的气息玷污了耶稣的脸……“他是一位上帝呀！唯一的上帝，既是他们的，也是我们的，是大家的！他是上帝！……”福尔图纳托发出了恐怖的喊声。他两手痉挛，边喊边往后退，最后撞在冰冷的石柱上。他颤抖着，仿佛刽子手的气息喷到了他的脸上，仿佛十字架和耶稣就在他的眼前，悬在殿中，挂在听众头顶的阴影里。福尔图纳托感到一种无法形容的痛苦，就象有一个痛苦的世界压在了他的心上，他对那杀害上帝的忘恩负义的卑劣行径

感到无比悲伤，万分恐怖。他的手势，他的声音和他的语言都会表达那无法表达的痛苦。他自以为——尽管远非如此，而且，仿佛是在说别的人——此刻正变得崇高伟大，但这种想法只是一闪而过，他立即就忘记了自己，结果，除了哪个第一次听耶稣受难并有丰富想象力的小孩外，教堂里没有一个人理解他那滔滔不绝的讲演，更不用说有什么感受了。

主教由于激动不得不停顿——这些停顿是那么感人和忧伤——下来时，下面那些修女、民女和村妇——听众的主体——都照例报以叹息。这种听圣周说教时不可缺少的抽泣，就是她们在听乡下神父布道时发出的那种半是叹息，半是熬夜打嗝的声音。

夫人们并不叹息，她们只是瞧着打开的祈祷书，甚至还翻着看呢。聪明人都说主教已经“老朽”了，或许糊涂了。“他就会讲耶稣。”讲道台不是干那个用的。格洛塞斯特尔坐在一个角落里暗自恼火。“简直在演喜剧！”他想，并打算散场时再说一遍。他认为他找到了一句很恰当的评语。

讲经师不是喜剧演员，也不是悲剧演员，更非史诗诗人。“他不喜欢抬出耶稣。”在讲经中，他一般不谈基督的丰功伟绩，也很少在圣周讲经。“他忌讳陈词烂调。”这是堂萨图尔尼诺·贝尔穆德斯的看法。事实上，德帕斯缺乏足够的想象力，他不善于把《新约》中的一些场面讲得既生动又不落俗套。每当他需要重复“圣子变成了肉身”这一情节时，他脑子里出现的不是饲槽和圣婴，而是祭坛木框里那几个引自《约翰福音》的红色拉丁字：Et Verbum caro factum est①。

---

① 拉丁语：圣子变成了肉身。

他年轻时，曾在某个时候常为这些事情苦恼。他每次想想象一下耶稣的生活时，总免不了受到良心的责备，他对那些形象已产生了恐惧；他躲着它们，他不喜欢伤脑筋的事情。“他要思考的事情已经够多了。”他骨子里是个圣像崇拜的反对派。他对造型艺术缺乏兴趣，但他不敢明说，只是讲，即使是大画家的作品，画像也是对宗教的亵渎。对于教义，他喜欢其中的纯神学，在教义和伦理学之间，他则更喜欢后者。他在神学院时就喜欢神学哲学和宗教辩论。那时，他灵魂里充满了学派热情，这种热情有时甚至超过了真正的宗教信仰。生活经验唤起了他对研究伦理学的兴趣。他读拉布吕耶尔① 的《性格论》读得津津有味，但对巴尔梅斯② 的书他只欣赏那部《准则》；他也读当代作家的小说——没准还是禁书呢，从中研究习俗和性格，寻求借鉴，并把自己的经验同他人的经验加以对照；但是，有谁会把这些告诉卡拉斯皮克先生呢！

当讲经师在一位不敬神的作家的书中读到一个神父的那些美好奇遇时，他不无同情地笑过多少次！“真是顾虑重重！真是挖空心思！犯罪前是那么踌躇！犯罪后又是那么悔恨！”“这些自由党人，”他接着自言自语道，“连使坏都不会。正如戏中的国王象生活中的国王一样，书中的神父多象我们这些人哪！”

堂费尔明讲道的主题总不外乎两个，一个是攻击当代不敬神的思潮，即当前的论战；一个是堕落与贞操及其后果。他喜欢后一个题目。为了在贝图斯塔的“文化人”中保持学者的声誉，他不时地向不信基督的人和异教徒发起攻击。但是，他不把矛头指向远古的埃及人，也不去碰伏尔泰。讲经师所抨击的异教徒都

① 十七世纪法国伦理学作家。

② 十九世纪西班牙神父，哲学家。

是当代的。他攻击新教徒①，诙谐地嘲弄他们的讨论，巧妙地在他们的教义和教规中寻找毛病。他描写的柏林红衣主教会议有时会给听众留下这样的印象："那些倒霉的家伙可真是发疯了！"

他的目的不是要把敌人描绘成陷入错误泥坑的罪犯——那是不对的——而是把他们描绘成顽固分子。这样，讲道士和听众的虚荣心便得以沟通，融为一体，这两种气味相投的虚荣心之间就产生了亲切和富有魅力的热情。

遗憾的是，至今仍有亿万人生活在偶像崇拜和异教的愚昧世界里，还不具备聚集在大教堂侧殿讲道台周围的贝图斯塔人那样的天赋。因此，拯救世界将是一个伟绩。"

在讲坛上，讲经师一贯坚持用"计算的方法"证明教义的真实性。"让我们暂时把信仰的作用放在，一边单靠我们的理性……就足以证明……"他多么注重理性的作用呀！"不错，用理性不能解释圣迹，但它能解释人们不明白的事情。""这是机械的方法，"他重复道，语气也跟着亲切起来。那会儿，他的言词是诚挚的。当他固执己见，力图用他的 a＋b 的神学——理性公式——证明某个信条时，他就变得慷慨激昂了。那时候，也只有那时候，他才有点激动，才忘了那有节奏的、温和的、学究式的手势，才缩曲双腿，弯下身子，象个埋伏的猎人，准备向相反的观点开火。只见他击鼓似的急拍讲台，眉心拧成疙瘩，竖起藏在眼睛里的两把刀子，声音也有点嘶哑，如同刺耳的高音号。哎呀呀，这不是发昏吗？但听众并不明白那是怎么回事……德帕斯终于恢复了常态，他直起身，收起钢刀般的目光，又向已被压得喘不过气来的贝图斯塔人抛去一连串的语录。这些听众离开教堂时脑

---

① 指基督教路德宗，他们强调信仰耶稣，不强调履行教规。

袋已经发疼，可嘴里却说：

“了不起！真有学问！这些东西他是什么时候学的呀！他一天想必有四十八个小时吧！”

那些贵夫人尽管爱听勒南抄袭德国人的那些东西，认为除了塞克契神父① 和五六个耶稣会教徒外世上再无智者，还喜欢听格廷根和蒂宾根的学者以及东方学者奥佩尔② 等人的演讲，但她们最喜欢听的还是讲经师有关习俗的说教，而他呢，也乐意讨那些太太的欢心。

如果说他讲解教义时总在寻求“健康的理性”的帮助的话，那他在阐述道德时则总着眼于实用。拯救是一桩买卖，一桩人生中的大买卖。他简直就象讲道台上的巴斯蒂亚③。“利益和慈善是同一种东西，应该明白这个道理。”许多美洲佬从讲经师那里听到这种拯救方式都高兴得合不拢嘴。

“谁说过这种话！他们从美洲发财回到故乡，现在竟无须离家，就能平步天堂。他们真是生得其时呀！”按德帕斯的说法，坏蛋是另外一些人，是那些象异教徒一样的傻瓜。他描述他们时也是用的a＋b的机械公式。他有时也用不逊于莫里哀和巴尔扎克的笔法描绘吝啬鬼、醉汉、骗子手、赌徒、狂妄者和忌妒者之类的人物，这些人一生历尽沧桑，但终究逃不脱最悲惨的下场。

他研究得最到家的是放浪形骸的青年。他说这类青年原来个个强壮、丰润、快活、漂亮，就象一朵鲜花，有天赋、志向、理想，是家庭和国家的希望……后来却都变得干瘪、冷漠、消沉、令人讨厌，成了废物。

---

① 十九世纪意大利耶稣会教徒，天文学家。

② 十九世纪法国研究亚述帝国的学者。

③ 十九世纪法国经济学家。

他几乎总是忘了讲这些恶习的牺牲品一旦到了阴间会碰上什么遭遇。他的这个实用道德论，太太们和那些美洲佬完全能心领神会，他们在心里把它概括为：

“当心，帕夫洛！”

“讲得真透彻！”许多夫人在听他讲男女私通时都这样想。她们中的多数都是不曾私通过的“正派女人”，和其他女人一样，除了“打情骂俏”，别的没干过。有时，那些迷上堂费尔明的女士则觉得这个没有分寸的人在讲道台上讲出了她们在忏悔室里向他忏悔的那些事。

在忏悔室，教区法官也同样击败了主教。

在卡莫依兰刚到贝图斯塔的那会儿，各个阶级的女性都争着往他跟前凑，都想要主教做自己的忏悔神父。然而，他的威信在忏悔室比在讲道台上丧失的更快。“他太乏味啦！”他心狭量窄，又缺少风趣。他的提问又少又糟。他罗里罗嗦，总是老一套。况且，他起得太早，天一亮就进了忏悔室，一点也不体谅那些纤弱的太太。

人们渐渐离开了他。在祭坛后的马格达莱纳忏悔室里与女佣人和穷修女搅合在一起实在乏味，而且，他唤人也总是严守古训，象在理发馆一样，根本不分主人和佃户。“实在太过分了。”

不久，他周围就只剩下能早起的平民百姓了。结果，石匠、瓦匠、鞋匠、卡洛斯会的枪械保管员、穷修女、或多或少真心信神的女仆、女裁缝和沿鞋边女工就成了他忏悔室里的基本群众。“因此，他很难过，抱怨那些人的坏习气。在他看来，那些人当中私生子想必很多。要是和小姐们来往该多好啊！”

有一次，他竟然对省长说：

“喂，禁止穿便鞋散步该是您的职责吧？”

主教指的是黄昏时工匠们在林荫道上的散步。

他认为那种散步和剧院旨在营利的舞会就是贝图斯塔日益堕落的根源。

那位不受至尊至贵的前宫廷所在地贝图斯塔管辖的教区主教，好人福尔图纳托·卡莫依兰就是这样的人。对那个谦卑的主教，教区法官刚一踏入客厅，就用电光般的责备目光逼视他。

那会儿，主教正坐在靠背椅上，有两位太太坐在沙发上。

一位是银行职员的老婆维西塔，另一位是移民区第二百万富翁美洲佬帕埃斯的女儿奥尔维多·帕埃斯。

主教一见教区法官，脸刷地就红了，就象一个拉丁语学生第一次吸烟被其尊长撞见时一样。

“这是怎么回事？”讲经师的目光仿佛在这样责问。但他向两位夫人躬身问候时却显出了潇洒和无邪的媚态。“两位女士和主教在一起！没有一个男人陪着！这倒是头一次。”

这是维西塔雄的主意。她们想诱惑主教大人去主持某慈善团体“组织的”庄严的颁奖大会。这个团体叫“自由兄弟会”，名字难听，也不合西班牙的习惯，更无一点神圣味道。那个团体设有绅士委员会和一个保护人女士助理委员会（这是该会主席的语法）。

自由兄弟会打成立之日起，就具有某种不受一切宗教约束的气派。它的第一任主席是堂彭佩约·吉马兰，他没被革出教门，也从未接受过圣餐，简直是个奇迹。这个团体有点儿与慈善会、教义问答圣慈会和星期日学堂等慈善机构唱对台戏的意思。教会方面自然要与它势不两立。没过几个月，全贝图斯塔就再没有一个穷人肯接受自由兄弟会的施舍、奖品和教育了。

星期日学堂的女生和圣慈会的男生走在街上不再唱民间歌

谣，而唱起了：

神圣的上帝，强大的神，
不朽的神，

接着又唱起了下面两句：

你们来吧，让我们大家一起，
把花儿献给马利亚，

他们还编了一支歌反对自由兄弟会，歌词是：

穷孩子不愿意
去自由兄弟会，
穷孩子更喜欢
基督的慈悲。

歌词中那句“基督的慈悲”及其完美的韵律都说明那是受俸教士堂库斯托迪奥的文风，他当时已当上了穷孩子星期日学堂的校长。

如果自由兄弟会的主席不做出那个英勇的牺牲，该会早就垮了。吉马兰先生明白，眼下还不能使慈善事业和初等教育世俗化，因此，他递了辞呈。他说，“他的自我牺牲不是因为宗教狂们强加的那些罪名，而是为了那些弃儿的利益。”堂彭佩约的辞职和保护人女士助理委员会的建立使这个慈善团体的境遇有所改善，已经不再有人和它势不两立了。但它的名字带来的固有的罪过却依然存在。讲经师蔑视这样的团体。

维西塔雄是该会的首席女助理，因为她什么团体都喜欢加入，眼下，她任保护人女士助理委员会的司库。

她现在恳请主教大人去主持庄严的年度颁奖大会，就是为了博得教会的欢心，抹掉最后一点异端或者诸如此类的痕迹。“可谁去给那只公猫挂铃铛呢？当然是银行职员的老婆维西塔雄。这种冒险的事还有谁可以和她一同前往呢？为了面子上好看，她要求找一个地位显要的女士陪她去。谁也不想去，都不敢去。只好表决，结果奥尔维多·帕埃斯当选。她的当选一方面由于她父亲的社会地位，另一方面是因为她在主教府里有人缘。

“好，”维西塔雄在委员会里说，“那就让奥尔维多去吧。这样讲经师就不会认为这一枪是对着他的了，他不会认为是我……”

这话不假，讲经师确实看不起维西塔雄，他一直把她看作是伟大极了的小人物。她是帮助副主教阴谋反对代理主教的为数不多的女士之一。然而，维西塔有时也向堂费尔明忏悔，尽管讲经师对她毫无热情。“他已猜到那个好心肠的骚货到那儿去干什么，但没想到，他只听到了十诫方面的忏悔，如此而已。”

“还有什么？讲啊，还有什么？这是里帕米兰风格。格洛塞斯特尔的狗腿子这回算是找错了地方。”

福尔图纳托已经做出了出席自由兄弟会那个庄严大会的承诺。这件事再加上看见他最忠实的信女帕埃斯小姐也在那里，使本来就有点上火的代理主教更加生气。他费了好大劲才装出温文尔雅和彬彬有礼的样子。这都多亏了他素有自制和装样的本事。维西塔雄看出讲经师在生气，心里洋洋得意，就大讲俏皮话让他心烦意乱，用她那“令他恼火”的傻样儿叫他晕头转向。

“我说，女士们，”德帕斯说，“还是让我们谈会儿正经的吧。”

“什么？您这话什么意思？您想改口，叫主教大人收回承诺？”

“我觉得……”

“算了，算了！要说话算话。咱们走，咱们走；谈什么？我不听……咱们走，奥尔维多……我不听，不听……”

由于某种声学奇迹，维西塔雄一个人讲话，听起来好象是几个人的声音，仿佛整个保护人女士助理委员会全在那儿慷慨陈词。

她站起来，拖着帕埃斯就往门口走。

讲经师抗议也没用：“那个组织是个无神论者创立的，是教会的敌人……”

“没那回事，”维西塔在门口喊道，“要是那样，我们就不去当助理了。”

“我已经当了助理，”帕埃斯小姐提醒道，“她非要我当不可，还说服了爸爸。”

“可是，先生们，自由兄弟会已经改弦更张，从我们进去那一天起，什么自由呀那一套谎话都没了……”

“她说的不错，”主教大着胆子说了一句，他到底还是让维西塔装出来的冒失样儿给骗了，“这个疯丫头说的不错……”

“什么不错！”讲经师喊道，他有点儿按捺不住了，“什么不错！您这样做……太轻率了。”

维西塔转过脸吐了吐舌头。“他多凶啊！”她想，心里却很钦佩那个敢说主教轻率的男人。

夫人们走了：主教大人觉得受了屈辱。他吩咐讲经师把她们送出狭窄曲折的走廊，自己怕堂费尔明再找麻烦，就钻进祈祷室，溜之大吉。

然而，讲经师并不想去找他。

帕埃斯小姐低着头只管走路，她也怕遭到教士的责备。堂

费尔明趁维西塔停下来问候她曾向主教推荐过的那一家人的时候，凑到帕埃斯耳边，以父亲般威严的语气对她说：

“您这样做不好，非常不好，您怎么能跟这个……疯婆子一起来呢。”

“是大家选我来的……”

“您要是没参加这个委员会……”

“爸爸等您去吃饭呢。我本想亲自给您写请柬，您就权当收到了请柬吧。”

“好。我把实情告诉您，您不见怪吧？”

“我是说爸爸……”

“可我今天不能去……吃饭。几天前我就答应了人家……是另一个弗朗西斯科，他请我……好吧，一小时之后我们在那儿见；公事我办快点，一完事我就跑步前往。”

他们分手后，夫人们到了街上，教区法官又穿房过廊，最后走进教会办事处。

代理主教进了他的办公室，对那些正在等候他的人连个招呼都没打就走到摆满了用案卷带捆着的文件的办公桌前，坐在洋红天鹅绒靠椅上。他双肘撑在桌子上，头埋在手中。他知道他们在等他，想同他谈话，但他却佯作不知。这是他为了使人感到他不可抗拒的统治所惯用的方法之一。他看不起他们，甚至对他们可以在咫尺之内视而不见，他就是这样蔑视他的下属。他情绪不好，脸色铁青，牙齿咬得格格响。为什么呢？什么也不为。尽管他没碰上一件使他大为不快的事情，然而，众多的小事加在一起也足以破坏他的心境。那天，他对着镜子梳洗时，看见阳光明媚，还以为会一帆风顺呢。首先是还把他当成小孩的母亲；其次是医生讲的那个惊人的消息和愚蠢的玩笑；接下来就是

那个维西塔雄、自由兄弟会、奥尔维多的不守教规……特别是主教那个魔鬼，他那个谦卑样儿真搅得他心烦。他那个象吃惊的兔子似的样子在提醒他，有一个完整的、圣洁的、崇高的经历在与他堂费尔明的经历相对抗。为什么要自己骗自己呢？他的经历并没有多大号召力……福尔图纳托正在经营的——尽管他自己没意识到——那个两驾马车使讲经师颇为恼火。而现在他恼火的程度更胜往常。现在，他觉得他的知识优势在主教高尚的道德面前简直不值一提。他是唯一一个懂得福尔图纳托全部价值的人。堂费尔明现在看到主教的美德、口才和对圣母浪漫主义的崇拜是多么富有诗意，多么高尚，多么超脱啊！而他自己的那些本事又多么卑鄙，多么庸俗！他的暴躁和专横的性格在本质上又多么可笑！“他能控制谁呢？只有屎壳郎！”

“有事吗？”他抬头瞧着对面的那两个屎壳螂厉声问道。

那两位一个是象俗民的教士，一个是象教士的俗民；他们都没有刮脸，特别是那个教士，一脸又黑又硬的胡子茬；都是乡下人打扮，又都象乡下神父；那个教士的白领上还有葡萄酒渍和汗油渍；那个俗人的衬衫领却象一条教士领巾，但黑色的蝴蝶结却系在后颈上。

堂卡洛斯·佩拉埃斯是教会的公证人，同时还在主教府兼着两三个职务。这些职务并不都是并行不悖的。他常以教区最有影响的人物自居，甚至自吹可以左右教区法官的意志。现在就要检验一下这话的虚实了。他想帮忙把孔特拉卡耶斯山村的那个可怜神父从教规的魔掌中拯救出来。他干过告密的勾当，这是嫉妒者的特长。教区法官知道孔特拉卡耶斯（指该村的神父）有把忏悔室变成勾引女人之所的毛病。德帕斯曾想对他的行为绳之以法，给他严厉的惩罚。但由于公证人的求情，他同意

在起诉前同这个山区神父谈一次话，并答应，只要见到他确有悔改表现，就只对他进行秘密处罚，就是那种丝毫无损这个神父、这个伟大的选民和最伟大事业热情拥护者的名声的处罚。

“有事吗？”讲经师带着不自然的笑又问公证人。

佩拉埃斯指了指他的同伴。那是个很漂亮的小伙子：黑皮肤，浓眉毛；神情阴沉，褐色的眼睛直冒火；大嘴巴，尖耳垂，粗脖颈，大喉结。他全身都象烟熏过似的，而实际上并没有熏过，既象个烧炭工又象个神父。那青紫的两颊上长满了黑刺，人们会以为他全身都是那样。他从未面对面地看过教区法官，他惧怕他那严厉目光；当然，他怕他也只不过是象一个力大无比的巨人可能怕一个会被他一拳砸扁的人。堂费尔明发现，孔特拉卡耶斯人惶惑多于恐惧。神父用一声嘟哝问候了教区法官；对此，教区法官没作任何相应的表示。

公证人美滋滋地斜坐在一张椅子上，暗示神父，他在那儿就象到了自己的家。他讲话也尽量显得随便，但毫不失礼，有时还公然开个小玩笑，差点儿说，引诱罪不是最卑劣的罪，况且很容易掩饰过去。佩拉埃斯见讲经师皱起了眉头，便转了话题，故作惊慌地谈起了近来的选举，还提到了他认识的某个山区神父制服了两个警察的英雄事迹。孔特拉卡耶斯笑了，活象一只会笑的狗熊。

讲经师正在想那个野蛮的……到底是用什么方法勾引他的忏悔者的。沉默了一小会儿。关于那笔交易的事还只字未提，连佩拉埃斯也已经意识到该是触及那个棘手问题的时候了。

堂费尔明猛然想起了他那糟糕的心情和他一天来遇到的倒霉事，便站了起来，神父仿佛有人要向他进攻似的也跟着站起。只见堂费尔明用生硬的口吻对神父说：

“我的先生，事情我都知道了，我不得不告诉您，您的事情很难办。特兰托会议① 认为，您所犯的罪与异端罪差别不大。我不清楚您是否知道格列高利十五世教皇陛下批准的一六二二年 Universi Domini② 宪法把您和同您一样的人称为该受诅咒的叛逆，并规定对犯有这种 adturpia③ 勾引女忏悔者的罪人应判以极其严厉的刑罚，另外还规定，您应被革职交由民事法庭处理。

神父睁大眼睛，惊恐地望着公证人，公证人从讲经师背后向他递了个眼色。

“贝内迪克托十四世④，”讲经师继续说，“肯定了西斯托五世⑤ 和格列高利十五世制定的有关勾引罪的判刑规定……总之，不论从哪方面看，您都无法挽救了……”

“我还以为……”

“您想错了，我的先生！您如果怀疑我的话，可以去查吉拉尔迪的 Expositio juris ponficii⑥，这个书架上就有。该书的第二卷第一章就以大量的篇幅论述了这个问题……”

佩拉埃斯看惯了教区法官讲话的风格：他在制服牺牲品的时候，最喜欢炫耀他的渊博知识。

“先生，”孔特拉卡耶斯人壮着胆子说，他面带愠色，已不再那么害怕，“经大人您这番开导，我已大体明白，但我抱怨的不是

---

① 一五四五年起，由教皇保罗三世在意大利特兰托城主持召开的天主教会议，会上通过了一系列加强教皇集权统治和反对改革运动的决议。

② 拉丁语：“上帝之邦”。

③ 拉丁语：不知羞耻地。

④ 一七四〇至一七五八年间的罗马教皇。

⑤ 一五八五至一五九〇年间的罗马教皇。

⑥ 拉丁语：《教皇法介绍》。

那些神圣的教典，而是我的厄运。在我滑倒的地方，我知道还有很多很多的人也滑过脚，但人家都没摔倒。”

讲经师突然转过身，就象有人在背后咬了他一口似的。

“给我滚，不知羞耻的东西，不许你住在我的贝图斯塔！”他喊道。

“可是，先生……”

“我说让您住口！住口，不许再说，否则就请您去坐监狱。”

讲经师狠狠地在写字台上击了一拳。

“这么说，我们这次出门儿没带干粮倒是做对了！”孔特拉卡耶斯人火气也不小，回头对惊愕的佩拉埃斯吼道。佩拉埃斯没有料到这两个火暴性子的人会吵起来。

“啊呀，先生们，冷静点儿……”

“滚开！无赖！”讲经师怒吼道，他一反常态竟斜披起了法袍。“倒霉鬼，你就自甘堕落吧，坏教士！”

“可我说了什么呢，先生？”神父喊道，讲经师的那个样子使他有点胆怯，因为他在那个人身上看到了一个教会大人物的威严。

当他看到他的权威得到尊重时，德帕斯的怒火才渐渐平息。他脸色虽然苍白，但声音已变得和缓，他说：

“您走吧，”他指着门口说，“您走吧，我放了您是因为您是个疯子。不过，两小时之内您必须离开城里，也不许和任何人讲这儿发生的事情……至于您犯下的该诅咒的罪行，我再和佩拉埃斯商量，我没有必要再见您了，他会把我们商量的结果通知您。”

神父想低头请罪……

“请您马上离开。”

他走了出去。

佩拉埃斯脸涨得通红，壮起胆子哆哆嗦嗦地说：

“实在对不起！……讲经师先生。”

“不必了。你们来的不是时候。我有点儿激动。我原想吓唬吓唬，让他懂得该有所顾忌……可我忘了我的坏情绪，我确实有些激动，愤怒使我不能自制……”

“不，不是您……是他不好，他是个牲口，啥也不懂……”

“不错，他是啥也不懂，不过，正因为这样，我才应该用别的方式对待他。”

“我不能原谅的是……”

“您别说了，别说了！我们改日再谈这个无赖吧。今天不行；今天……我不太可能对您说，法律的严肃性可以通融，法律是不容置疑的。”

“是的，这我知道，不过，由于从未执行……”

“那是因为缺乏证据……不象现在。况且，总有一天会开始执行的。总之，我说过了，以后再谈……现在我需要一个人……”

佩拉埃斯走了，屋里只剩下了德帕斯一个人。当独自凝思的时候，他就任凭愧色爬上两颊。

“堕落到何等地步了！”他想，就在办公室里象笼中猛兽那样踱起步来。

他觉得心情平和了许多，便按按铃。一个高高的削发青年走了进来。他脸色苍白，样子凄惨，很可能正害痨病。他是讲经师的堂弟，临时在那里当秘书。

“你们听见了什么吗？”

“只听见有说话声，但听不清说什么。”

“孔特拉卡耶斯的那个神父简直是个野人……”

“是的，我知道……”

“有事吗？”

“没啥要紧事。”

“看来我可以走了？你们不需要我了吧？”

“不需要了，今天不需要了。”

“好吧，那我就走了……我头痛，什么也不想干。不过，你不要告诉我母亲。她要知道我这么早就离开办公室，准会认为我病了……”

“是的，是的，是这样。”

“喂，我问你，为帕埃斯家礼拜堂办的许可证来了吗？”

“来了。”

“准备好了？我现在可以带走吗？”

“你拿吧，就在那个卷宗里。”

“手续都办妥了？帕尔维斯的副主教可以来做弥撒了？”

“都办妥了。”

“这儿有一张堂萨图尔诺·贝尔穆德斯的名片，他干什么来了？”

“还不是老问题，他要我们别理睬那个可怜的堂塞衮多，塔马萨的神父，他在讨要他为圣格列高利做弥撒的钱，是堂萨图尔诺叫他做的……”

“而他不想给。”

“这是他的习惯。教士的账他都欠遍了。他救了半个涤罪所，”削发青年为忍住笑憋得大咳起来，“慷他人之慨，救了半个涤罪所……”

“塔马萨的神父是个爱大吵大闹的家伙……”

“可他讨的是别人欠他的……”

“但咱们帮不了他……你想让我跟主教闹矛盾吗？”

“我不是那个意思。咱们可以在《圣旗报》上给他报偿。报是他提议办的，现在对你还不错嘛。说起报纸来，昨天马德里的《慈善报》发了一篇贝图斯塔通讯；要么是我搞错了，要么是格洛塞斯特尔插了手。”

“怎么说的？”

“一派胡言。说卡洛斯分子已经控制了几个教区，不按法律办事；说那些不能任代理主教的人都成了代理主教；说按规定这些人只有在获得特许的情况下，才能临时代理，但由于他们为王室继承人的事业效过力，上面对此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这么说，我当不成代理主教了？”

“显然不能；因为在例外的情形中，就有‘正式受俸牧师’这一条，而且还引证了不知什么教皇法令。”

“不错，我知道，那是保罗五世的一份敕书，还有两三份是格列高利的。一群蠢猪！他们要没把‘必须为本教区生人’这一条也提出来就更是奇迹了。全是白痴！看来那些假天主教徒并没有多少有用的见识！那篇破玩意儿准是格洛塞斯特尔写的，那些尖刻的蠢话全是他的。呸！这都是些什么样的对手！畜生！全是畜生！”

讲经师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好象在那种愚昧的气氛中喘不过气似的。

办事处的接待室和办公室紧挨着，里面有不少人在等他，有教士也有老百姓。他想一个不见就溜掉，但是没能躲开那些硬闯进来的人。卡拉斯皮克先生已经把鼻子伸进了门。

“可以进来吗？”

“是卡拉斯皮克！请进。”他只好这样说。

他来是为了建议赶快给圣谕办理处发函和办几桩有关弥撒

等活动基金的事情……他必须到登记处来和办事员商量。心不在焉的讲经师贸然从办公室走到了办事处。他一进去，那些来打官司的和来谋求职位的人立即就围了过来。那帮人几乎个个脸刮得溜光，都穿着合乎身分的黑色长袍或黑色礼服。办事处远没有办公室闷气，又大又冷又脏，陈设简陋，里面既有圣器室的气味，又有警察身上的怪味。那里的办事员都象节食和打坐者一样脸色苍白，但他们的苍白完全是恶劣、肮脏和有害健康的工作环境造成的，也和助祭们患黄疸病有关。

每个角上摆着一张桌子，每张桌子都围满了神父和老百姓。他们说着，比划着，过来过去的，想缠着要求点什么，又怕遇到冷落；办事员们倒比较安静，他们或吸烟或写字，只用“行”和“不行”回答那些人，有时干脆理也不理；这个办事处和别的办事处没什么两样，所不同的是，这里对人的态度略少一点粗暴，而稍多一点冷漠而残酷的虚伪。

讲经师进来之后，嘈杂声小了，多数人把脸转向了他，可“头儿”却举起一只手挡住面孔，象是对众人的回绝。为了了解一份有关教堂领地文件的情况，他向一张桌子走去。“他说的事财政办事处没做解释，有关文件仍躺在那儿睡大觉，上面积满了灰尘。”

卡拉斯皮克先生在地上直跺脚。

“这些自由党人！”他在讲经师身边咕哝道，“还复兴呢，见它的鬼去吧！还不是原来那群狗，只不过换了项圈……”

“国家在愚弄教会，没错，先生，这不明摆着吗？有协议也不管用；什么都答应，什么都不兑现……”

两个神父低三下四地走近讲经师。是两个乡下神父，他们也想知道有关教堂领地的文件是否……

“没结果，没任何结果，先生们，这你们不都听见了吗。”讲经师粗声大气地说，叫在场的人都知道，好不再找他的麻烦，“省政府办事处的人说，那些文件以后要逐件处理，因为现在还没有一个适用的总标准，就是说，那些倒霉的文件永远不会得到处理……”

德帕斯身边围了一圈人，这些人天天缠着他，使他无法摆脱宗教一官僚事务的打扰。尽管有违他的意愿，但他还是象往常一样不自觉地陷入了教会事务复杂的纠葛之中，这些纠葛无一不是与他自己以及他母亲大人的利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那里，人们以种种教规——其中不少在宗教初创时都是信仰和神父所追求的纯洁的富有诗意的目标——的名义来掩饰“钱”那个长命百岁的老问题，什么主教遗产、缺额、年金回扣、庇护权、薪俸、弥撒基金、教士领带、礼仪酬金、弥撒许可证、特免证、手续费、教区税……以及其他数十个名词，今天这个，明天那个，合并呀，重复呀，改换呀，但骨子里总少不了一个“钱”字，也总是教区法官和他母亲得利。堂娜保拉虽然从未登过教区办事处的门槛儿，但她的灵魂却仿佛控制着那里的特殊市场。她是指挥那些日常战斗的幕后大将军，讲经师则是她得心应手的工具。

象往日一样，那天上午人们又摆出了一大堆难题，但讲经师对此已习以为常，他能象机器那样，以令人惊叹的娴熟和最正确的方式堂而皇之地解决这些问题。然而，他在处理谬误、掠夺和暴行时，意志却不止一次地发生动摇（他很激动，不知道自己中了什么邪），但一方面因为他想起了母亲，另一方面由于他平素一贯沉着、干练和坚强，才在很大程度上，靠着惯性和习惯力量，得以稳住阵脚，象往常一样处理问题。那里的人无须考虑讲经师是否疯了，他也不用编造谎言骗他的母亲。“堂娜保

拉可以对她的儿子感到满意；她满意的是她的儿子，不是那天上午读了一封无关紧要的信就神不守舍、看见晴天的灿烂太阳就无端高兴的愚蠢而轻浮的幻想家。太阳！天空！这和贝图斯塔的代理主教有什么关系？他要当百万富翁难道不是为了报答母亲的养育之恩和满足自己对无法实现的野心的渴求吗？”

“不错，是这么回事，所以，他不必再有什么幻想，也不必再去寻求新的生活方式。他应该感到满意，而且已经满意。”

“‘在办事处竟呆了一个半小时！’他离开主教府时半羞愧半高兴地自言自语道，他还以为只呆了二十分钟呢！”

当来到主教府外面的“大院子”时，德帕斯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他觉得他好象刚从山洞里走出来似的。由于在里面说了那么多话，此时嘴里又干又苦，还感到有股铜臭味儿。他脸上现出了造伪币者的神情。他匆匆离开被棕褐色教堂的阴影遮住的广场，跑到了宽阔的马路上。他走出了恩西马达区。那个区的人行道又破又窄，走在上面嘎嘎作响；街上一片荒凉，石头缝里长着野草；破旧的老房烟熏火燎，铁栅栏弯弯曲曲。他穿过潘神广场、商业街和林荫路朝移民区走去。林荫路两旁的树木往石板路上飘落着枯枝败叶，讲经师的法袍拖着地上的枯叶，发出了有节奏的沙沙声响。

那儿的天空开阔，一片蔚蓝，连对面科尔芬山的身影也变成了蓝色，那才是快乐，才是生活。“弥撒基金、圣谕、年金回扣、保留地等等和这个广袤而美丽的世界有什么相干？那个石头巨人，那个庄严、雄伟、安详的科尔芬山知道什么是办事处和有没有圣谕办事处吗？它明白为什么办任何许可证都要花钱吗？”

讲经师沿着林荫路向前走着，心不在焉地向别人打着招呼，那些不断向他袭来的宗教田园诗式的思绪使他感到惊恐，因为

他一向以教会田园诗派为敌，而且每当教会有什么临时需要，他也总是使用注重实效的散文体。他病了吗？他要发疯吗？风已从南转向西北，清新的空气使他心旷神怡，他想象的翅膀竟不顾自己的警告与命令，情不自禁地继续在教会初建的那个时代里进行采集和种植。讲经师仿佛正挎着个篮子，在林荫路和堤岸挨门挨户收集帕埃斯、堂弗鲁托斯·雷东多和移民区其他亚美利哥人亲手从那些花园里采摘的美味果子，实际上，他确实在路的两旁，在金色栅栏的后面，看到了不少花园。那些花园里树木掩映，令人炫目；鸟儿在啼啭，轻风在私语。

主街两旁有六座漂亮的公馆，帕埃斯公馆位于路南，最有气派。它是个高大的圆桶形建筑，象贝图斯塔省沿海一带常见的了望塔，据说那是抵御诺曼底人入侵时期的遗迹。

帕埃斯先生并不担心海盗袭击，因为他的公馆离海边有百里之远，然而，他却认为“固体之美”在于厚厚的墙壁，在于多用大理石，总之，按他的错误说法，在于巨石“堆彻”。在这个建筑物正面的最高处镶着的不是家徽——帕埃斯先生没有，而是一块半圆形的黑色大理石，上面刻有“一八六八”几个金字，这个意味深长的铭文只不过是这个巨石建筑修建年代的标记。在四边装有高大栏杆的平屋顶的四角各有一只展翅欲飞的绿色铁鹰。那些老鹰，据帕埃斯先生透露，与他办公室地毯上绣的那两个正好相配。好人堂弗朗西斯科并不是该区最富有的美洲佬，堂弗鲁托斯的钱比他还多几百万。然而，“论起排场来，不论堂弗鲁托斯，还是圣弗鲁托斯，谁也不能与他相提并论。”在贝图斯塔唯独他出门有车，唯独他家的仆役天天穿佩有饰带的制服，尽管他没办法让他们穿戴得象他看到的他们那些在王宫中的同行那样整洁、正规和庄重。

帕埃斯在古巴度过的二十五年中从未望过弥撒，他从美洲带回来的唯一有关宗教的书是一部埃纳奥·伊·穆尼奥斯先生写的《人民福音》，这倒不是因为他是个民主党——愿上帝拯救他！而是因为他喜欢短句风格。他坚定不移地认为，上帝是神父们创造的，至少古巴岛上没有上帝。在贝图斯塔的头几年里，他的这些思想并没有改变，尽管他避而不谈。但是，慢慢地，他的女儿和讲经师一起说服了他，并使他相信，宗教是社会主义的一种制约，是高雅不可缺少的标志。帕埃斯终于成了他祖辈信仰过的宗教的热情信徒。“毫无疑义，”他说，“宗主国应当是信教的。”于是，他成了教徒。只要是为了信仰，向他要多少钱，他就给多少钱。尽管他的胡言乱语常常有损于教义，但他知错必改，愿意纠正自己的错误言论。

讲经师模式的宗教从两个缺口攻入了那个顽固的自由思想派的精神堡垒，一个是帕埃斯对女儿的爱，一个是他对高雅的癖好。

奥尔维多尖声尖气地责怪父亲说：

“爸爸，那太俗气了。”于是，堂弗朗西斯科就讨厌起原来他认为是极好的东西。

讲经师完全控制了奥尔维迪托①，而奥尔维多则利用爱的力量和懂得本地所谓的高雅的本事支配着她的父亲。

奥尔维多这个少女，肤色白皙，身高体瘦，长着一双棕褐色的高傲的眼睛。她没有母亲。在家里，她简直象个小偶像，行动和思想都象。侍候她的有男女黑人和一个白人——她的爸爸，她最忠实的奴仆。她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谁都依着她。十八岁

---

① 奥尔维多的爱称。

那年，她异想天开，想学小说中女主人公的样儿，当一个不幸的女人，最后想出了一个非常浪漫，非常有趣的痛苦。她把自己想象成一个爱情上的迈达斯国王①，就是说，谁也不能爱她。这倒不是她本人的原因，而是因为她的钱。由此，还真的产生了巨大的不幸。多少漂亮的、有地位的、高贵或小有才华的青年大胆向奥尔维多表露了爱情，但他们得到的却都是斩钉截铁的拒绝。她发誓要以一成不变的方式拒绝到底。“爱情不是她的天性”，她不相信爱情。慢慢地，她自己发明的闹剧真的支配了她的灵魂，她真的当起迈达斯女王来了。她在认识爱情之前就放弃了它，而把心思全放在摆阔气讲排场上了。她为艺术而热爱艺术，成了在散步、跳舞和看戏的场合中最能炫耀富有的女性。对奥尔维多来说，衣着竟成了一种宗教。她一件衣服从不穿两次；散步总是晚到，转上三四圈，觉得她已相当引人注目了，就连任何一个值得一顾的男性都不看，便回家去。贝图斯塔人后来都把她看成只讨小姐喜欢的挂满时髦商品的模特儿。“她是一块天鹅肉”，谁也别想打她的主意。

“奥尔维多在等一个俄国王子。”这已成为定论。当一个冒失的外乡人想大胆试试运气的时候，人们就挖苦他是“俄国王子”，直到他自讨没趣，灰溜溜地走开。

帕埃斯小姐厌倦了心中只有衣服的生活，又生出了当虔诚教徒的念头。

她很有礼貌地去找讲经师，由于讲经师也喜欢别人找他，所以就找到了他。他俩竟一拍即合。对堂费尔明来说，那个干瘦、冷漠的寡情女人只不过是他通向堂弗朗西斯科的一条路，堂弗

---

① 美国作家霍桑的童话《点金术》中的国王。

朗西斯科为了收买影响是不惜重金的。但奥尔维多产生了在精神上——这是她心里的想法——去爱讲经师的坏念头。而讲经师却对此佯作不知，只想利用姑娘的新怪癖尽快征服她的父亲。由于他认为这个任性的美洲小妞儿想出来的热恋对任何人都没危险，就没象对那些胆子不大、肉体可怕的女人那样，把她从身边推开。德帕斯有个打算，想把奥尔维多嫁给一个他喜欢的人。他相信他可以做到这一点，只是尚未找到合适的人选。应该把那个女人作为奖赏送给帮他大忙的人，但他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在什么事情上，他需要这种大忙。

那天上午，按堂弗朗西斯科的话说，帕埃斯公馆又象往常一样热情地接待了他。

他脚踩着地毯，眼瞧着如门一般大小的镜子，身子舒服地坐进了柔软的沙发里。那里的一切都那么舒适、豪华、铺张、炫目，阔气得简直无法形容。讲经师觉得这是到了与他伟大灵魂相称的地方。他骄傲地想：他生来就该如此。但他贪心的母亲、他那些不足以使他如此显赫的财产、教士的身分和必须显出谦卑甚至寒酸的需要都使他远离了他当之无愧的生活环境，……比如象这个生活环境……讲经师一踏进这些大小客厅，他本来就轻盈的举止就变得更加轻盈。他潇洒自如地驾驭着法袍，使教士服摆动有致，手、眼和脖子的动作无不带有世俗的特点，但从不出格，不象某些神父那样厚颜无耻；那些人一踏入上流社会的公馆……或类似的地方就恨自己的法衣和教士身分。德帕斯永远是讲经师。他这个教士不用改变身分，只用动作、眼神和微笑就证明他可以成为一个地道的社交家。如果把这种天赋同他所具有的形体美以及他的口才、影响和才干加在一起的话，那他就如维加亚纳侯爵夫人说的“是一个拿得出手的神父”。

堂弗朗西斯科·帕埃斯和他的女儿央求堂费尔明同他们一起进餐；没外人，是一次家庭便饭……就他们三人。

“就咱们三个！”奥尔维多说，这会儿她也不再是冰棍了。

讲经师跨着门槛儿，一只白手撩着天鹅绒门帘，优雅地躬了躬身子，微笑着摇了摇十分圆润的小脑袋，用表情……用某种男女通用的媚态道了个“不”字。

“去呀，爸爸，拉住他！”奥尔维多拖着长音央告说，仿佛那句话是从鼻子里发出来的。

“确实不行。”

“他很固执，孩子，让他去吧；他为我们办了礼拜堂的许可证，还同意堂安塞尔莫来做弥撒，却不愿我们感谢他。”

“您感谢教皇陛下吧。”

“是啊，教皇陛下把这份恩宠给了我是凭我的小脸蛋儿。”

讲经师笑了，他们若是来拉他，他就准备逃跑。

“不过，您得说出理由来！”奥尔维多喊道，她又恢复了冷若冰霜的本来面目。

讲经师的脸上有点儿发红。

他不得不说谎了。

“三天前我就接受了另一位弗朗西斯科家的邀请，我不能食言，那样不礼貌……您知道这里的人什么样……他们会说什么……”

根本没那回事。谁也没请他吃饭。象往日一样，是他母亲在等他。

然而，他拒绝接受这次发自内心的热情的要是在别的时候他一定会愉快接受的邀请，是因为他有一种预感。不知为什么他认为维加亚纳家可能会请他，那是他今天访问的最后一家。人

家为什么一定要请他呢？况且，那里是按法国习惯用餐，而堂娜鲁菲纳还经常改变时间，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不管怎样，维加亚纳不常用欢宴庆祝帕基托的命名日，而他也未接到请柬，也没……尽管这样，他还是把那次拜访留到最后一刻。他为什么更喜欢侯爵家的饭呢？帕埃斯家的饭一点儿也不逊色呀？

尽管他想逃避对这个诡秘问题作出回答，但是良知，在他准备好谎言之前，就象耳边炸雷一样给了他明确的回答："是因为庭长夫人常常和侯爵家一道用饭，特别象今天这样的日子，因为他们一向把她看成是家里人。"

"那么那个家庭、庭长夫人和侯爵家的宴席又与他有何相干呢？"

在拜访两位有地位的帕科先生和一位虔诚的帕卡女士之后，讲经师便带着有点饿的肚子——健康的饿——穿过新广场的门廊进了教士大街，又走过雷科莱托街便到了鲁阿街。维加亚纳的守门人是个侏儒，穿一身奇特的制服。讲经师以颤抖的声音问他：

"少爷在家吗？"

这时，院门咣当一声打开了，从里面传来一串笑声。讲经师听出是维西塔。只听她喊道：

"不是的，先生，不是蓝色的……"

"是蓝的，夫人；蓝色带白条。"帕科拍着巴掌答道。

"怎么会呢？怎么会呢？"

"傻丫头，傻丫头，"另一个更柔和的声音从二楼的窗口说，"你别听他瞎说；谁也没看见……我当时在下面也没看见……"

这是安娜·奥索雷斯的声音。

讲经师只觉得耳畔嗡嗡作响……便进了院子。

第十三章

〔堂费尔明被维加亚纳夫妇留下进餐。他在那里见到了安娜·奥索雷斯和梅西亚等人。安娜把堂费尔明和堂阿尔瓦罗这两个业已对其生活产生重大影响的男人放在一起，进行了比较。饭后，奥夫杜利亚在花园荡秋千遇险，德帕斯救下她，显示了自己的力量。大家决定去维加亚纳家的乡间别墅比维罗庄园。讲经师行至堤岸坚持下车，未去庄园。〕

宽敞的阳台门大开着，阳光直射进黄色大厅和侯爵夫人的小客厅，冒失的小风也应邀而入，吹拂着缎子窗幔上的缏儿和棱柱形玻璃吊灯，翻动着散放在客厅中央的条案上的书报。充足的光线和清新的空气涌进厅内，溢到恩西马达区冷清街巷里的则是欢声笑语，长裙短褂、浆挺的衬裙和教士法衣的沙沙声以及搬动椅子和轻摇折扇发出的各种声响……大小客厅内云集着贝图斯塔上流社会的精萃。堂娜鲁菲纳一身湛蓝色装束，头发扑了粉，戴着鲜花，但不知什么缘故，那些花却象假的。那天的聚会完全照她的心意安排，她是聚会上的女王，她不让客人们受任何拘束：教士们谈笑风生；盛气凌人的贵族洋洋自得地炫耀自己；姑娘们搔首弄姿、左顾右盼；体态发福的女人们袒露着白皙而结实的肉体；省议员们打破了区域界限；乡下的时髦人物模仿

马德里的同事们那矫揉造作的腔调。

侯爵夫人倚在小客厅门廊口的一把缎面长椅上，呼吸着外面的新鲜空气。客人们高声争论着。格洛塞斯特尔站在侯爵夫人身旁，他在争论中占了上风，快活地摇着右手里那把珍珠母扇子，炫耀着自己那副歪肩斜背的尊容，左手象一枚古罗马时期的钉子似的提着法袍的皱褶，那法袍优雅地向下垂着，宛如一堆亮闪闪的黑布料，落到总是那样引人注目的奥夫杜利亚·凡迪纽的樱桃红裙子上。奥夫杜利亚坐在侯爵夫人和副主教脚边的一个式样古老的凳子上——那是偷着从侯爵的古玩厅里搬来的，她俯在她高贵女友的膝头，情态优雅却不够端庄稳重。这是呆在门廊阳台上的三个人。小客厅里面有三位教士、家庭神父堂阿塞尼托、三位女士、省长夫人、华金尼托·奥尔加斯以及两个在京城读书的贝图斯塔青年。这些人或坐或站，都在听格洛塞斯特尔说话。

他们说着那些代代相传、家喻户晓的笑话和古老的谚语，在阵阵哄笑声中吵吵嚷嚷地讨论着妇女在俗世中能否象在寺庙里一样侍奉天主，是否必须具备更多的美德才敢于抵制世俗生活中的种种诱惑，那些诱惑包围着所有的贤妻良母，常迫使她们遁入空门。

除了一位高大粗壮、身着卡门教服、颇象个修士的夫人，其余几位女士一致认为做一个俗世中的贤妻比当耶稣的妻子更有益于世。

省长夫人很兴奋，把扇子在头上比比划划地朝着副主教直喊“我的大人”。

格洛塞斯特尔在为修道辩护，但他笑嘻嘻地摇着扇子且战且退，撤离了门廊。

大厅里谈论着地方政事。大家都认为，市长和科鲁赫多侯爵的遗孀都在为自己推荐的人要求堤岸那个重要的专卖商店。这件事给政府带来了很大麻烦。

经济长官说了，省长正在那儿和周围的人谈这件事。省长已经和政府进行了电话联系——这是省长夫人刚才说的，对于在贝图斯塔拥有多数选票的保守党夫人和维持秩序的坚强柱石之一的市长先生，政府只能作出慢待一方的决定。

意见出现了分歧。维加亚纳侯爵和里帕米兰站在当中，环视了一下众人后说，要是他们掌权，就把专卖商店给那位寡妇。“首先照顾女士嘛！”

省委员会的“炮筒子”，也就是佩佩·隆萨尔，和包括经济长官在内的大多数在场的人一样，认为省政府的意思是要给市长，尽管有流言蜚语说他推荐的那个女人是他以前的情妇。

“众位听见啦，丑事一桩！”侯爵说，他自己的私生子都在乡下；“那家伙不会悄悄办事。”

“我同意这种说法，”大祭司说，“想偿还那笔神圣的债务并非坏事，糟糕的是他背上了那笔债……况且债主还是位夫人！……”

当大小客厅里说长道短、议论纷纷的时候，小寿星帕科·维加亚纳、维西塔雄、侯爵夫人的侄女埃德尔米拉——一个年仅十五、看上去却象二十岁的女孩子、堂萨图尔尼诺·贝尔穆德斯和金塔纳尔先生等几个人正在二楼的内室、餐厅、过道、通往院子和花园的楼梯上兴高采烈地疯跑着；庭长夫人与堂阿尔瓦罗·梅西亚则在餐厅的一扇临院的窗前观看那几个人的天真游戏。

金塔纳尔借了帕科的一件衣服，换下了燕尾服，因为燕尾服老是缠腿。帕科的便服穿在他身上显得又短又肥。那件衣服是

用颜色极浅的羊驼毛料做的。

讲经师在楼梯上遇到了维西塔雄和金塔纳尔，他们正在各个角落里寻找前法庭庭长的雪茄烟盒，埃德尔米拉和帕科把它藏起来了。随后走来了孤单单的萨图尔尼诺·贝尔穆德斯，他脸色苍白，眼圈发青，咧着嘴礼貌地微笑着，也在以世界上最不幸的方式装疯卖傻。看他玩耍蹦跳，学着别人的样子笑呀叫呀，真让人感到难过。但是，朋友，他必须那样做：他是这个家庭的亲戚，属于至交之列，属于留下就餐的人之列，因此别人怎样做他就得怎样做，跑啊，叫啊，得机会还得把女士们捏一下。他总是孤零零的一个人。有时想跟庭长夫人、维西塔雄或埃德尔米拉说说话，女士们总是转过脸去不理他，躲不开时，也只是心不在焉地听他说。她们这样做并非是缺乏教养，实在是因为贝尔穆德斯的长篇大论太难懂，还有许多各式各样的插入语，能够从头到尾听他说完一段，那全是克制的结果。看见讲经师他算是见到了天日，总算有了借口，又可以一本正经起来。贝尔穆德斯带着一种特殊的表情向讲经师问了安，并且准备陪他去大厅。帕科远远地向讲经师匆匆打了个招呼，因为当时他正跟着胖乎乎的活泼可爱的红脸蛋表妹往花园跑，去藏金塔纳尔的烟盒。

“这孩子一玩起来就什么也不顾了，”贝尔穆德斯替自己的亲戚道着歉，他是以侯爵夫妇亲属的身分接待讲经师的。

堂费尔明瞟了一眼在餐厅窗前交谈的庭长夫人和堂阿尔瓦罗，就装着没看见似的随堂萨图尔尼诺进了大厅，脸上却有点热辣辣的。

严肃的先生们带着讨好的神情毕恭毕敬地迎接他。

“噢，讲经师先生！”

“啊，真是太好了！”

“贝图斯塔的安东内利① 来啦。”

侯爵拥抱了讲经师，这使一个深得这个家庭宠信的小个子神父颇有些吃醋。

里帕米兰十分热情地与堂费尔明握了手，然后便一同走进小客厅。

三个神父站起身来；貌似修道士的那位夫人满意地微笑着，小声说：

“啊，教区法官先生！……”

“感谢上帝，失踪的先生，”侯爵夫人喊道，她微微欠起身，远远地伸过手来。讲经师多亏个子高，才不失风度地握住了她那只手。他象座拱桥似的架在奥夫杜利亚那婀娜多姿的樱桃红的身躯上面，奥夫杜利亚则在下面用那双又大又黑、深邃无底的眼睛贪婪地看着这个英俊的男人。

副主教握着打开的扇子呆呆地站着，活象个停止转动的风车。他突然意识到自己被人取而代之，从主角变成了配角。的确，刚才教士们和女士们还在津津有味地听他演讲，现在演讲被打断了，也不会再有人想起它了。格洛塞斯特尔觉得自己就这样被遮挡住了，他甚至感到有点冷，好象忽然间太阳躲进了云里一般。

“总是这样；那家伙真可恨。”可是，作为一个老于世故的教士，莫雷洛再次掩饰了自己的不快，向自己的对头伸过手去，随着手的动作嗓子里发出一连串声响，以此表示他无比的高兴。

“你好，你好，你好！……”他轻轻拍着对方的肩膀。

讲经师顾不上细细品味那种平庸无奇、司空见惯的胜利，因

---

① 意大利红衣主教和政治家（1809—1876），曾任教皇庇护九世的公使。

为他不由自主地在想餐厅窗前的那两人。他谦逊地应和着那些朋友的问候，心却在外面。

时间一分钟一分钟地过去了，餐厅里的人仍不见进来。

“安尼塔要在侯爵夫人这儿吃饭吧？这样今天下午她就不会照信上说的那样去忏悔了。”

所有在场的人那热烈欢乐的外表下都隐藏着气恼与妒忌。女士们、教士们和不同凡响的绅士们分成了敌对的两派：即被妒忌派与妒忌派；也就是说，少数将应邀在此吃饭的人为一派，未被邀请的人是一派。虽然大家聊了那么长时间，谈到那么多事情，但是大家一致关心的还是宴请。这件事嘴上不说，心里可都在想着。客人们开始告辞，走的人极力掩饰着心中的恼怒和羞愧；他们觉得受了侮辱，让人耍笑了一回。年轻的男客尴尬地道过别便一溜烟地跑了。女士们可作不出心平气和、若无其事的样子。有几位出门时羞得面红耳赤。格洛塞斯特尔也没受到邀请。“德帕斯受到邀请了吗？”这他一点也不知道。这个疑问一直折磨着他，不弄出个究竟他是不想走的。客人们陆续走了，大厅和小客厅也逐渐空荡起来，讲经师觉得该告辞了，可是走到侯爵夫人跟前他却没勇气开口，便随便搭讪了几句。这时维西塔雄来到小客厅，她目光灼灼、脸颊通红，说了声“请各位原谅”，便和侯爵夫人、奥夫杜利亚到旁边说起话来：“各位”不过指的是副主教和两位无足轻重的贝图斯塔公子哥而言。得到他们的允许，三个女人便围着讲经师开始了密谈，不时可以听到讲经师的笑声和抗议声，他的面部表情把那笑声和抗议声衬托得既招人爱怜又显得高雅大方。女士们的低语中有娇嗔的恳求，非挑逗性的撒娇，以及挑逗性的但显然又是正正经经的卖弄风情。格洛塞斯特尔假装专心听那两个乏味的公子哥说话，却用眼角死盯着

那几个人。“毫无疑问，她们在恳求他留下来吃饭。”密谈结束了，奥夫杜利亚和维西塔雄风风火火地叫嚷着跑了出去，以显示她们在侯爵夫妇面前有多么随便。两个年轻人也告辞走了。小客厅里只剩下了侯爵夫人、讲经师和格洛塞斯特尔。一时间三个人谁也没说话。副主教多呆了一小会儿是想看看另一位是否也要告辞。听得见大厅里的几位客人在向侯爵道别。没走的人便都是参加宴会的了。格洛塞斯特尔强打着精神站起来，握了握堂娜鲁菲纳的手，就满脸堆着假笑，一边说着笑话一边点着头走了。他又羞又恼气昏了头。“邀请那个家伙……一个布道神父……冷落自己这样一位副主教！这个对手总是占上风！不过，他会吃苦头的！”

在门厅穿法袍时（尽管天气很热）他想出了这样一句话：“这位侯爵夫人……是个拉皮条的，是个塞莱斯蒂纳①！……想毁了那个年轻女人！一个劲吹捧他！”他一边想着那些丑恶勾当一边往街上走，很想以适当的方式把自己想的跟谁说说。

应邀吃饭的人有：金塔纳尔夫妇，奥夫杜利亚·凡迪纽，维西塔雄，堂娜佩特罗尼拉·连萨雷斯——修道士模样的夫人，里帕米兰，阿尔瓦罗·梅西亚，萨图尔尼诺·贝尔穆德斯，华金·奥尔加斯，还有刚刚受到邀请的讲经师及几位贝图斯塔的知名人士，如索摩萨大夫。埃德尔米拉虽然是客居，却算是家庭成员。

往年并不这样给帕科过生日，而是由他自己在外边过。今年临时决定请亲朋好友来聚会一天，按西班牙方式吃一顿饭，下午再坐家里的马车去参观比维罗庄园。侯爵在那儿有一座林中大

---

① 十五世纪西班牙长篇对话体小说《塞莱斯蒂纳》中的主角，专事拉皮条的女人。

厦和一座老式设备的制革厂。到那儿去还想看看猎狗和帕科前几天买来的一只圣贝尔纳多山犬。那些狗是帕科的骄傲。小侯爵除了爱买笑求欢，就喜欢驯服的动物，特别是狗和马。

邀请讲经师这件事是金塔纳尔、帕科和维西塔雄三人合伙搞的一个“阴谋”。主意是银行职员的太太出的。他们想和梅西亚开个玩笑；要看看忏悔神父与那个勾引人的魔鬼如何当面交锋。跟金塔纳尔说的是邀请德帕斯，好看看奥夫杜利亚怎样向教士卖弄风情和对寡妇一往情深的可怜的贝尔穆德斯怎样暗自生气。金塔纳尔认为主意不错，但是他说“他洗手不干了，因为这种用心未免有些不恭；尽管谁都知道他认为教士和别的男人一样也是男人。”

“再说，”前法庭庭长接着说，“堂费尔明和咱们一起吃饭我很高兴，这样我妻子下午去忏悔的念头也就打消了……我希望她习惯于近看她的新忏悔神父，好让她相信他和别的男人并没什么区别……就是说，除了出格的事……看你们能不能把他给我灌醉……”

帕科不想在他们的计划中伤害梅西亚，因为那天的部分庆祝活动也许要按他们的计划进行；但是，帕科发现讲经师被一种滑稽而有趣的烦恼困扰着，正如维西塔雄预料的那样，这位颇有名望的教士看见庭长夫人投入了梅西亚的世俗怀抱心里很是别扭。

维西塔雄曾对帕科脱口说出她什么都知道，阿尔瓦罗有事也不瞒她。

“可是安娜呢？她跟你说什么了？”

“安娜？从来没说过什么；她很正派。不过，你别……”

“当然啦，她只谈论一件……高尚的事……”

“当然……是很高尚的。”

“不然的话，咱们……还不想……你看……那个可怜的堂维克托……”

“等着瞧吧！ 孩子，是闹着玩儿，开个玩笑而已；可是，你瞧吧，教区法官的鼻子准得气歪了。”（维西塔雄和要好的朋友就是这样说话的。）

“奥夫杜利亚会安慰他的，她一直在追他，她既不喜欢堂萨图尔尼诺，也不喜欢主教和我的朋友华金，就喜欢他。”

“可是他讨厌她，她极不安分守已……他不喜欢这种女人。”

“你果然恨他。”

“孩子，我讨厌那些伪君子。告诉你，讲经师留下对你有好处。”

“为什么？”

“这样以来，奥夫杜利亚就不来缠你了，你就可以去照应小表妹了……噢，真是那样我可饶不了你！ 我保护无辜……你留神点……”

“别瞎说了……她不过在我家住住，我是以礼相待。”

“哎呀，哎呀！ 说得多好听！ 好一位正人君子。我不相信……”

埃德尔米拉打断了他们的对话，不用说，她是来照计行事，请求侯爵夫人邀请讲经师先生的，如果需要，还得苦苦央求。

维西塔雄很快就把一切都安排妥当了。

向来如此：只要她在场，谁都不用动手。她的全部生活内容就是以极大的热忱替别人办事、吃别人家里的点心、在别人家里用餐。她那位谦和的丈夫则留在家里一边梳理自己的小灰胡子一边照看孩子。他是个身材瘦小、面容衰老而和善的人，在银行

里当一名小职员。维西塔雄要求他这样做，而她自己却不是什么活都干的。

谁当家？谁使这个家摆脱了穷困？谁使他免受解雇之忧？谁把家治理得入能敷出？是维西塔雄。因此应该让她出去消遣消遣，不要整天呆在家里。再说，她手脚麻利，别人家还没生火扫地，她就打扫了房间、做熟了饭，完成了一天所有的家务活。一切都不怎么干净，可是心里踏实了，于是，无处不在、无时不忙的银行职员的太太便出门打听新闻、搜寻闲话和糖块去了，顺便还看看谁家有事要托她办。

她把新受托的，也许是她一生中别人托办的最重大的一件事称为“让她看中他”的活动：这个“她”指的就是安尼塔。她要让安尼塔看中堂阿尔瓦罗，自头天下午和梅西亚交谈后，她就再没想别的事。上午她去了金塔纳尔家，当时金塔纳尔穿着绣花背带裤和衬衫正在书房里踱步：背带上的图案色调鲜艳而柔和，绣的是猎捕一只长着奇美犄角的鹿的全过程。堂维克托咬着下唇、伸着脖子，边走边扣领扣，好象在祈求神灵与上苍的帮助似的。维西塔雄走错了门，误入了金塔纳尔的书房。

“啊！对不起，”她说，“打扰您了吧？”

“不，亲爱的；您来得正好。这颗讨厌的钮扣……”

维西塔雄戴着手套替他扣领扣的时候，堂维克托便把让妻子去散心的那些不可更改的打算告诉了她……

“我是这样计划的。”

他把计划详详细细地说了一遍。

维西塔雄表示完全赞同，随后两人一同走进了安娜的梳妆室，安娜象不愿让人看见似的迅速把一封信合了起来，这就是过了一会儿堂费尔明当着母亲的面读的那封信。

维西塔雄和金塔纳尔几乎是强迫安娜穿戴起来，“照上帝的吩咐”和他们一起走出家门的。维西塔雄要去办自由兄弟会的事，便在大教堂的广场上和他们分了手。一会儿他们就会在维加亚纳府上再见面的。侯爵夫人一大早就给金塔纳尔夫妇写了信，邀请他们赴宴，还说了他们当天的活动安排。安娜与丈夫发生了争执；她要去忏悔，因为已经写信告诉了教区法官，这可不是随随便便的事。“没关系，没关系！堂维克托可不打算妥协……”

“在侯爵夫人那儿吃完饭，有了力气，你再去忏悔好了；赶快做完忏悔好马上再去比维罗庄园……我不会让步的！”

然后，他们跑了好几家，向好几个弗朗西斯科和弗朗西斯卡祝贺了生日。

下午一点一刻他们来到侯爵夫人家。

安娜第一眼看见的就是堂阿尔瓦罗。

她担心自己会脸红，怕回答梅西亚彬彬有礼的问候时声音会颤抖。她惴惴不安地朝丈夫看了看，金塔纳尔热情地和堂阿尔瓦罗握着手。他对阿尔瓦罗颇有好感，尽管他们之间交往不多，但每交谈一次，那刚刚建立的友谊便会加深一步，大有成为密友的“危险”。在金塔纳尔看来，堂阿尔瓦罗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不固执己见。据那个善良的阿拉贡人说，贝图斯塔的男人都是顽固不化的，可是那位高贵绅士中的姣姣者并不坚持不合乎理智的看法，最终总是赞同金塔纳尔的意见。所以，金塔纳尔背着他常说：“他要是到了马德里，准有出息！凭他的相貌、气派和社交本领！……嘿，一定能成个人物！”

安娜想，她和堂阿尔瓦罗之间的确没什么事，不可能也不应该有，这是不容置疑的，便很快镇静下来，决定把堂阿尔瓦罗与

大家同等相待。

几分钟后，维克托和帕科去房里换那件短而肥的便服时，堂阿尔瓦罗在餐厅窗前巧妙地截住了她。为了保持冷静，庭长夫人一定要记住在她与他之间真的没有任何事情；记住他那能使自己胆壮的目光并非是什么善于交际的男人暗示的许诺。安娜所说的善于交际的男人都是小说里的那种，那种人她在实际生活中并没接触过。

堂阿尔瓦罗避而不谈昨夜的街头相遇，对花园里刹那间的一幕亦闭口不提，但说话时对庭长夫人显得特别亲近，语气也十分亲切，这可是从来没有过的事。他们只交谈过很少的几次，而且都是在大庭广众之中。安娜和贝图斯塔的许多人交往，但对男人们却总是采取疏远的态度，只有帕科和弗里希利斯是她的至交。她是个感情含蓄的人；虽然她总是和和气气的，却让人难以接近。维西塔一口咬定说庭长夫人的心是摸不透的，至少没找到开启那扇心扉的钥匙。

堂阿尔瓦罗说了许多十分得体的话，表情也自然大方。他在设法用善良的情感而不是闪光卓越的思想取悦于庭长夫人。显然他是在寻求友谊、寻求温暖，他象个心地善良、纯洁无私的人一样奉献出自己的一片热诚。笑的时候，他嘴张得很大，露出一排整齐的牙齿，显得爽朗愉快。安娜觉得梅西亚用十分高雅的方式改变了她的尴尬处境。堂阿尔瓦罗一不说话，她便又惴惴不安起来；以为他也在想他们俩之间的事，想昨夜那恶魔似的幻影，想街头的漫步，想那许许多多次意味深长的相遇；她不知道他是如何四处打听到她的行止的，而自己则怯懦和罪恶地纵容了那些相遇。

堂维克托比安娜稍许高一点；堂阿尔瓦罗必须低下头说话

才能让自己的气息轻轻抚摩到夫人那小巧秀气的头。他象个护身的影子，象堵避风墙，象座靠山；紧靠着他有如依傍着一座堡垒。听他说话时，安娜低着头，看着院子里的石子路，她只能用眼角隐隐约约看到这个美男子穿的那件极其考究的浅色外衣。堂阿尔瓦罗轻捷地走动时，空气中便会留下一股安娜从未闻过的芬芳气息。她第一次闻到这种气息，感到沁人心脾，后来就觉得有些可怕；那是一种使人很快就会头晕目眩的香气。她说不出这是什么香味，大概是上等烟草和高雅的男人们才有的那些纯男性用品的味儿。堂阿尔瓦罗有时说着话把手放在窗台上，这时安娜便忍不住要去看那双手。那双手手指细长、皮肤白皙、血管碧蓝，圆鼓鼓的指甲光光亮亮，修剪得十分漂亮。为了不使对方发觉自己在看他的手，她便把眼睛垂得更低，于是就看见他那条呈现出优雅的曲线、裤脚一直垂落到瘦长的脚面上的裤子。那双鞋极其讲究，绝非贝图斯塔的产品。承认这一切赏心悦目、漂亮美观并且理应如此，绝不能说就是罪过。

安娜隐约听见厨房里佩德罗在发号施令，分派准备开饭的各项工作的喊声、院子里喷泉的水声以及丈夫、维西塔、埃德尔米拉和帕科在楼梯、走廊、花园等处跑来跑去时的笑声叫声。

安娜没看见教区法官进来。维西塔来到窗前，凑到安娜耳边说：

“亲爱的，你要是愿意，现在就可以忏悔，你的精神父亲也来了……跟你一起吃饭。”

安娜颤抖了一下，也没瞧梅西亚就离开了他。

“喂！ 喂！”堂维克托挎着身材粗壮、面色红润的埃德尔米拉进来时嚷道，“我的娇妻，你一直在和那位先生聊天吗？ 你看，我也有我的小女伴啦，这就叫一报还一报。”

只有埃德尔米拉被这种雅谑逗笑了，因为她觉得挺有趣。他们几个人一起进了大厅，别的客人都在那儿。奥夫杜利亚跟讲经师、华金尼托·奥尔加斯在一起谈天。侯爵跟贝尔穆德斯在争论什么，后者头朝右边歪着，嘴咧得老大，极其客气地笑着对这位贵人的意见表示怀疑。

“是的，先生；我提出拆掉圣彼得罗教堂并没什么不好，然后在那儿开个市场……”

“噢，看在上帝份上，侯爵先生！我不相信您竟敢……您的想法……”

“我的想法另当别论。蔬菜市场不能再放在露天地里了，无遮无盖的。”

“圣佩德罗教堂可是个古迹，是值得骄傲的遗迹。”

“是座废墟。”

“还不至于吧……”

为了躲开奥夫杜利亚，讲经师也加入了他们的谈话，果然不出帕科和维西塔预料，奥夫杜利亚缠上了讲经师。

庭长夫人走进大厅时，德帕斯不由自主地中断了他那句缓慢而文雅的话，不无拘束地向庭长夫人颔首致意。

安娜身后是梅西亚，他左颊微微泛红，金黄色的柔软唇髭梳理得异常整齐。进门时他的眼睛直视前方，仿佛要看的不是面前的东西而是心里正在想的事情。梅西亚握着讲经师伸过来的手说：

“讲经师先生，非常荣幸……”

讲经师和梅西亚十分客气地交谈了几句。安娜看到这两个高个子在一起——梅西亚略高一些——同样英俊潇洒，但气派各异；讲经师体格魁梧，堂阿尔瓦罗风度翩翩；教士眉宇间露出

一团聪慧，绅士更显得仪表堂堂。

堂阿尔瓦罗不时用防范的目光看看教区法官，不禁感到有些害怕；教区法官则丝毫不怀疑堂阿尔瓦罗会是引诱庭长夫人的情敌；他之所以不喜欢他，是因为觉得堂阿尔瓦罗在贝图斯塔的影响对自己不利，因为他知道堂阿尔瓦罗虽然没有公开鼓吹反对教会，但也没把教会放在眼里。看到他和安尼塔在窗前旁若无人地聊天，堂费尔明心里很不是滋味，在等候他们进来的那段时间里，这种不快更是有增无减。

安娜爽朗、温柔、端庄地朝他微微一笑，同时两颊泛起一片腼腆和谦恭的红晕，因为她想起了昨天下午对他诉说的那些心事，记起了他们所谈的一切；想起自己把对世上任何人都没说过的心事告诉了那个男人，而他竟用充满希望与慰藉的话语向自己作了富于光明与诗意的许诺，答应她将她有意义的生命按照自己的心愿投入到某项有益的善举中去。这些话使她耳目一新，心旷神怡。在书本里她也曾读到过类似的话，但是，哪一个贝图斯塔人能讲得如此生动感人呢？这些美好的语言从书本里读到和从一个活生生的人口中听到感觉是大不一样的，况且那个人的声音温柔热情，言辞娓娓动听，表情生动感人。安娜想起几小时前写给他的信，这是又一条有趣而神秘的纽带，它以独特的方式撩人情思。信本身没有什么，谁都可以看；但这是一封写给不是自己丈夫的一个男人的信，这个男人此刻近在身旁，守护着她，或许还在思念着她。

安娜不打算弄清楚为什么一想到她与讲经师之间那萌发的友谊就会快意地激动起来。但她清楚地知道堂费尔明能拯救她，能让她过上一种没有烦恼的贞洁生活，她将有无数高尚和充满诗意的事情要做，她要为此做出努力，付出代价，只有这样，她在

贝图斯塔过的那种死气沉沉、难以忍受的行尸走肉般的生活才能变得尊严和美好。因此她确信；求助于堂费尔明可免受堂阿尔瓦罗那显然是罪恶的勾引；她要面对危险，任凭他的眼睛去看自己。那两只眼睛的颜色变换不定，几乎总是那么清澈冷漠，又会突然间象灯似的明亮起来，放射出无耻的光焰，仿佛在说她无权报怨。如果安娜胆怯了，为避开堂阿尔瓦罗的目光，再次求助于讲经师的话，她在讲经师脸上看到的只是低垂着的白皙的眼帘；那双微不足道的眼帘垂下的正是时候，丝毫不显得失礼。

不过，堂费尔明认为和女人聊天时不妨看着她们；和庭长夫人说话时他是看着她的，因为那时他的眼睛不过是标点符号而已，那里面没有感情，只有智慧和正确的读音。相对无言时，如有旁人在场，他是不看她们的。

当所有的客人都来到大厅，不少人站着一边聊天一边等候入席时，堂阿尔瓦罗看见安娜悄悄走到讲经师那儿，站在阳台旁和他说起话来。她神情有点慌张，而他在她羞涩地发笑时却显得很平静。

梅西亚想起了维西塔雄昨天下午说的话："当心讲经师，他的歪咒可多啦。"其实，就是没人说，他也会把教士和女人往坏处想的。他不相信有贞操；他信仰他自己的唯物主义，认为谁也抗拒不了生理上的冲动，认为教士都是道貌岸然的伪君子，不论何时何地，只要可能，他们就要发泄那难以遏止的淫欲。这个在环境需要时，善于以理想主义和伤感主义小说中的人物的面目出现的堂阿尔瓦罗，在被《圣旗报》称为意识圣殿的思想派系中，是个彻头彻尾的犬儒主义者。一般地说，他对自己情妇的忏悔神父总是又恨又怕。当他能够左右某个女人时，便禁止她去忏悔。

“他知道许多事情。”每当他淫欲大发，拉一个女人下水时，为了使这个女人堕落，为了使他自己真正享受一下听取新闻的乐趣，便强迫他的牺牲品在他面前暴露灵魂。感觉上的迷乱会使舌头产生失误，于是，在荒唐的爱抚与狂热的亲吻中，那女人便作了无耻的自供，亮出了全部隐私，梅西亚听得津津有味，并且全牢记心中。他象个滥用忏悔室的坏神父，了解到许多丈夫、许多情人，也就是他的前任们的可笑或令人恶心的弱点，在她们讲述的那些丑闻中，长篇大论的色情描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便是情人们如何求欢，怎样堕落，那些堕落有时值得同情，多数令人憎恶。梅西亚为掌握了这些知识而骄傲，他断言女人在教士身上寻求神秘的乐趣与诱惑从而产生精神上的快感，而教士则无一例外地滥用某种机构给他们提供的方便，“关于这种机构的神圣性质，堂阿尔瓦罗在人前并无异议……”但当这个八分之一的法国唯物主义者和旅行推销员式的唯物主义者清冷寂寞时却加以否认。他认为自己的断言是有无数事实作依据的，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

上帝保佑，他倒没认为讲经师想在新忏悔者身上满足自己那种下流、粗野的欲望，就连他也没那么大的胆子，况且，和她那样的一位夫人胡来也是不可能的……可是，“至少，至少”他边想边念叨着，“他想引诱这个容貌秀丽、无所寄托、正当青春却享受不到爱情的女人。”“是的，这个教士想干的事和我想干的一样，只不过他是通过另一条途径，利用职务和忏悔神父身分之便……啊！应该赶在前面，不能让他得手，但现在还不行，我还没那么大的权威。”梅西亚左思右想，越想越气，对讲经师感到十分恼火，讲经师在贝图斯塔的影响，特别是在虔诚的女性身上的影响早就让堂阿尔瓦罗心神不安了。

“看来今天下午是不行了？”安娜谦卑地轻声问道，声音有些发抖。

“不行了，夫人，”讲经师答道，他的声音象花间穿行的小风一般轻柔；“要紧的是实现堂维克托的心愿，并且要尽可能提前实现。今天下午只管高高兴兴地玩。明天早晨来吧。”

“可是这样会麻烦您的……平常那个时候您是不到教堂去的。”

“没关系，明天我去，这是我的责任……再说，我很高兴能够为您这样一位朋友效劳。”

安娜不是从那几句普普通通的殷勤话里，而是从声音、神情，从沁人心脾的圣香气息中感到了一种难以言传的柔情。

他们说好明天一大早堂费尔明在他的忏悔室等候庭长夫人来忏悔。

“现在不必想那些严肃的事，就照金塔纳尔先生的吩咐去玩吧，笑吧。金塔纳尔先生这样要求不仅是他的权力，而且是一种很明智的做法……很可能是您……愁肠百结、忧心忡忡……”由于触及到昨天下午安娜吐露的衷肠，讲经师的脸微微发红，声音也有些颤抖。“您报怨的种种烦恼很可能都是神经过敏，他们劝您、求您过一种新的生活，这不仅能解除您的烦恼，也能治愈您这多病之身。是的，夫人，会治好的。噢，我的孩子，要是我们互相非常了解，要是您知道我是如何看待世俗之乐——这是他的惯用语——这个问题就好啦……对营养充足和坚定的灵魂来说，人间的乐趣可以说是单纯平淡和无足轻重的消遣；是如同一剂无味而有效的良药的有益娱乐。”

安娜完全明白这些话的意思。“讲经师的意思是，当她尝到谨守贞操的欢乐时，那些颐养身体的种种消遣对她就象儿童游

戏一样平淡无奇了，这些游戏之所以有益，是因为能让她消愁解闷，调剂一下精神。这些含义她明白。不管怎样，眼下就是如此：贝图斯塔的舞会、戏剧、散步和宴会都没给她带来多少快乐！”

金塔纳尔过来了，大概是听见堂费尔明也说活动活动好，说悠闲快乐的生活于健康有益，就向讲经师热烈鼓掌，又听说下午安娜不去忏悔就愈发高兴了。

“真荒唐！”堂费尔明说，“今天下午去乡下，去比维罗庄园……”

“开饭了，开饭了！”侯爵夫人站在大厅门口，听到禀报就喊了起来。

“好极啦！”侯爵叫道。

每个人都恭维了侯爵夫人几句，大家就连说带比划，“未加礼让”地进了饭厅，因为在堂娜鲁菲纳家里用不着那套繁文缛节。维加亚纳侯爵夫妇通晓本省贵族待客的那套礼节，但是，在这种特意不邀请恪守礼仪的高亲贵戚参加的好友间的聚会上，在玩得最起劲的时候，他们虽不失贝图斯塔人天生的高贵气派，举止却和有钱的平民一般无二。侯爵最善于“不讲客套地”——这是他讲的一句被贵族称为最低贱的白话——装腔作势。

“请诸位吃顿便饭。”这句话意味着侯爵和夫人不会为客人而改变饮食上的怪癖，但客人们一定会受到极其殷勤的款待，因为便饭并不意味着吝啬与招待不周；虽然没用身穿制服的仆役，没动用从一位姓维加亚纳的墨西哥显贵那儿继承来的银质餐具，免去了烦人的礼节，但那丰盛的宴席上并不缺乏美味葡萄酒、开胃酒和冷盘，总之，不管天上飞的，水里游的，还是地上长的，凡本省出产的美味佳肴那里都应有尽有。别的贵族在门第

高下或财产多寡上可以与维加亚纳一争高低，但是谁也不敢否认侯爵家的厨房与酒窖在贝图斯塔是首屈一指的。

侯爵夫人一般总是让二十岁左右的女孩子侍候用餐，她们个个生得漂亮妩媚，活泼可爱，穿得整齐干净，光艳照人。

“这样有点俗气，”侯爵夫人说，“显得寒酸，不过我的客人对这样的侍候却很满意。”

“因为我观察过，”夫人接着说，“夫人们一般都不喜欢男仆人，不去注意他们；而男人们什么时候都喜欢漂亮的姑娘，哪怕只有汤呢。”

帕基托热烈欢迎妈妈的改革，他说：

“那样好！女孩子侍候显得愉快，这使我想起了展览馆的杏仁茶厅和几家咖啡馆。”

对这种变化，侯爵持无所谓的态度，因为他无论如何是不会在家里，也不会在城区里造孽的。

餐厅是正方形的，不太高，四扇大窗几乎开到了天花板，从窗口可以望见花园和庭院。侯爵夫人在每个窗前都摆满了花，有的种在陶罐里，有的种在大花盆里，还有的种在可说是真正的日本坛子里；花朵鲜艳夺目的色彩与胡桃树灰暗无光的严肃色调形成了鲜明对比，灰暗的胡桃树把一片阴影投在天花板上，使一溜柜橱和玻璃柜上的凸形饰线及平面涂上了一层暗色，除去窗户和靠墙的一只大沙发，整个饭厅都被这种严肃的色调笼罩了。墙壁上亦有装饰，这面墙上悬挂了几幅俗不可耐的画，画的全是与珍馐美味有关的东西。那面墙上挂着表现封建时期的维加亚纳的狩猎图，画的是城堡首领夫人骑着驯顺的马，仆人站在脚边，高举过头的手腕上驾着猎鹰；黄色的仙鹤在白云间飞翔；后边是统辖那森林、石头城堡和隐现于远处的田舍的主人……

对面墙上画的是弗耶① 作品里的一个场面，也是狩猎，不过没有仙鹤，没有苍鹰，也没有封建主，只是森林的一角，一位贵妇按英国方式骑在马上，身边站着一位骑士，各种迹象表明，那位骑士一旦抓住她的手就会吻……再一幅画上画着一张杯盘狼藉的餐桌；还有一幅现实主义的食品静物写生，酒足饭饱后是不能看它的。最后是一个从天花板一直垂到餐桌中央的圆形像框，不知什么缘故，里面放的是哈伊·巴尔梅斯的头像。他把这位加泰罗尼亚哲学家放在那儿干什么？侯爵不愿对任何人说明。贝尔穆德斯觉得这种做法很荒唐。隆萨尔说“不合时宜”。不管人们怎样议论纷纷，贝图斯塔保守党领袖依旧把巴尔梅斯像放在那个圆形雕饰像框里，并且不作任何说明。

侯爵夫人认为这是她丈夫不太令人讨厌的愚蠢举动之一。

客人们入了座；只有主人左右两侧的椅子是指定给某人坐的，其余座位可以随便。堂娜鲁菲纳的右侧是里帕米兰，左侧是讲经师；侯爵右手是堂娜佩特罗尼拉·连萨雷斯，左手是堂维克托·金塔纳尔。其余的人可以自便，能坐哪里就坐哪里。帕科坐在埃德尔米拉和维西塔雄之间；庭长夫人坐在里帕米兰与堂阿尔瓦罗当中；奥夫杜利亚坐在讲经师和华金·奥尔加斯之间；堂娜佩特罗尼拉和维加亚纳家的神父当中坐的是堂萨图尔尼诺·贝尔穆德斯。堂维克托左边是衣着华丽的贵族医生堂罗布斯蒂亚诺·索摩萨，医生用餐时把餐巾系在脖子上，还打上一个很好看的结。

众人还没喝汤，侯爵已经吃完了一大盘沙丁鱼，而且是一边吃一边同堂娜佩特罗尼拉谈论拆除圣佩德罗教堂的事，夫人认为拆除那座教堂是件缺德事。与此同时，客人们开心地吃着各

① 十九世纪法国小说家。

种各样的珍奇凉菜。大家都知道侯爵的脾气!他们用不着拘束，但是应该遵从人人皆知的那些习惯。维加亚纳的头道菜总是吃沙丁鱼；他狼吞虎咽地吃完几十条沙丁鱼后，立即站起身，悄悄走出了餐厅。人们照旧用餐，都装作没看见侯爵离席；等他再次入席时才喝汤。这位主人回到座位上时，面色有点苍白，头上汗津津的。

“怎么样?”侯爵夫人小声问，与其说她是用嘴问不如说是用表情问。

她丈夫点了一下头算是回答，意思是:“很好!”这时他正在喝一大盘甲鱼汤。侯爵肚子里的沙丁鱼已不复存在了。

象天花板上吊着的巴尔梅斯的像一样，这又是一件神秘莫测的事。

同样，也没人去注意侯爵夫人给自己配制的那份稀奇古怪的菜;几乎每道菜里她都要加上些生菜，而且生菜里不是浇上醋就是拌上芥末。邻座的人都知道她这种食癖，便殷勤地为她效劳，显示着他们在帮助女主人调制凉菜方面有十分丰富的经验。里帕米兰站在桌边，脑袋象安了弹簧似的左右摇摆着，他一边和好朋友维克托热烈地争论着，一边象运转灵活的机器一样熟练地替侯爵夫人调制第三份凉菜，夫人心安理得地让他去拌，虽说她眼睛没离开过他的手，但是对这个瘦小教士动作的准确是完全放心的。

“我的先生!”里帕米兰一边用餐刀尖在堂娜鲁菲纳的盘子里搅拌油和醋以使盐化开，一边嚷道，“我的先生!我认为卡拉斯皮克先生完全有权力;我不知道您哪儿来的那些糟糕的想法，咱们有四十年的交情了，我还没看出您……”

“听着，可恶的教士!”金塔纳尔喊道，他此刻心绪极佳，而且

开始有了一种返老还童的感觉；“我说的话我清楚，用不着你或象你一样的八十岁的老糊涂给我上道德课。我是个自由派……”

“蠢话！”

“我一天比一天更自由派了……”

“好！说得妙！”帕科和埃德尔米拉一起嚷着说，他们也觉得自己更年轻了，非要和维克托干上一杯不可。

那都是些戏谑之言；堂维克托既不比昨天更自由，也没和里帕米兰以您相称，更没把他看成是老糊涂；琼浆玉液带给人们的欢乐喜悦就是以这种方式表现出来的，酒在玲珑剔透的玻璃杯中熠熠生辉，一会儿映出金光，一会儿射出奇异岩洞里那种变幻莫测的光；太阳透过窗前帘幔般浓密的绿叶，把几缕无畏的阳光投射在鸡冠花和深紫色的波尔多红酒上。为什么不快快活活的呢？干嘛不说说笑笑呢？到处都是欢乐：花园里潺潺的流水声；风吹树叶的沙沙声；鸟儿叽叽喳喳如痴如狂的叫声；清风徐来，吹拂着溢出窗口的阵阵香气，吹拂着枝叶，发出铃鼓般的响声。下面的喷泉是为那热闹的宴会伴奏的管弦乐队；佩帕和罗莎穿着非常花哨、剪裁非常合体的衣裙，皮肤光滑洁净，体态婀娜多姿，总是笑盈盈的，身子一动，裙衣便窸窣作响，轻盈如水；一个是秀发金黄，另一个是以花为名①，肤色微黑，象个混血儿；上菜时，她俩的动作典雅，敏捷，表情和蔼端庄，对男人总是露出珍珠般的皓齿，躬身端盘时，样子娇媚而谦卑，所以，用里帕米兰的话说，有她们上菜，可说是锦上添花。

在这样欢乐的气氛中，席上的客人们自然是个个兴高采烈；

---

① 指罗莎，此名含玫瑰之意。

他们有说有笑，互献殷勤，互相吹捧，挖苦人的话都是有分寸地反着说的；大家都明白，一句不留情面的责怪恰是一句当之无愧的赞扬。

厨房里荡漾着餐厅里的欢乐回声；佩帕和罗莎端着撤下的盘子离开饭厅走进厨房时，还在笑眯眯地想着那里的情景；那会儿，全府上下只有一个人是严肃正经的：他就是厨师佩德罗。他得过会儿才能玩，现在得顾着自己的责任；他走来走去，象指挥战斗似的指挥上菜；他不时在饭厅门口探探头，用带有磁力的目光纠正上菜时出现的微小毛病。尽管外面笑语连天，佩帕和罗莎仍得象有经验的男仆一样如机器人一般对他唯命是从。

除了佩德罗，比较安静的就是庭长夫人和讲经师了；他们有时相视一笑；有时交谈几句，为了互相听得清楚，德帕斯总是从侯爵夫人背后探过身子去；堂阿尔瓦罗皱着眉默默地看着他们，没想到身旁的维西塔雄也在瞧他。

银行职员的太太偷偷踩了他一脚，他才恍然醒悟。

“辣啊，真辣啊！”维西塔说。

“什么辣呀？”侯爵夫人问，她不住嘴地吃着，在喧闹的气氛中显得很高兴，“什么东西辣？”

“辣椒，夫人。”

堂阿尔瓦罗感谢了维西塔雄的提醒，便重新专心致志地加入了闲谈的行列，尽力掩饰自己的烦恼，也就是那股冲天怒火。

“真是怪事！他挨到了意中人庭长夫人的衣服，有时甚至觉得碰到了她的膝盖——他的心怎么会在别的女人身上呢？可是，他仍旧烦闷不已，觉得自己呆在那儿简直是多余，认定这顿饭对他的计划没有任何帮助，庭长夫人也不会在这种时候兴奋起来，至少现在是这样。”

“往前多迈一步都是极其冒失的；我要是借着吃饭时的兴奋行事，就会失去我在这位夫人心目中的地位，而且长时间内无法恢复。我肯定她也很兴奋，也在想着我的膝盖和手臂，但是，还不是利用这种生理优势的时候……今天这种场合不合适……等到了比维罗庄园再说；在这里，尽管欲火中烧，却绝不能露一点声色。”于是，他对安尼塔更加彬彬有礼，殷勤话里也充满着敬意，他是颇精于此道的，但仅此而已。维西塔雄却产生了错觉：“怎么回事？”趁别人不注意时，她瞪眼鼓腮地惊诧地看着梅西亚，这副表情大概表达了如下的意思：

“我看你象个傻瓜，我好心好意让你坐在她旁边，你倒缩手缩脚起来，真让人奇怪。”

梅西亚向她靠了靠，踩了一下她的脚，算是回答了一切，银行职员的太太却回敬了他好几下，以此暗示“她什么都明白”；她现在仍坚持昨天下午促使她打他耳光的那种想法。

帕科不敢去踩新来的表妹的脚，却用少爷式的彬彬有礼的玩笑讨得她的喜欢，那是他住在马德里时学会的。再说，表哥身上散发出的清新优雅的气味是那么好闻！埃德尔米拉很小的时候见过帕科两回，那时他还是个少年，因此，在家乡时她时常想起这位小侯爵。现在，他在她眼中简直变了个人，比她梦中见到的和想象中的帕科好得多，现实中的帕科更英俊，脸色更红润，性格更开朗，身体也更肥胖。那天下午，小侯爵穿了一件鹰嘴豆颜色的羊驼毛料外衣，一件同样颜色的凸纹布马甲和一双夏令轻便无跟鞋，虽说象土耳其人穿的鞋，但在埃德尔米拉眼里却是极有风度的。表哥身上的各种小饰物，如花衬衫、领带、贵重漂亮的戒指、姑娘般的纤纤秀手都令埃德尔米拉着迷，因为她也非常喜欢清洁和健康。

帕科早已把腿慢慢地向姑娘的裙子靠去，终于，碰到了一点柔和的硬东西，便想把腿缩回去，姑娘却很平静，这样以来，伸过去的腿就象被忘了似的再没往回挪。天真的埃德尔米拉这么沉着，帕科完全可以伸过脚去踩她一下，她既不会抗议，也不会觉得受了冒犯。“再说，”姑娘想，“这儿的人都这样干，”这种风流趣事在姑夫家里也算是一种传统。

坐在对面的奥夫杜利亚无精打采地不时朝那一对无拘无束的少年男女望去，她想起了昨天下午那轮冬天的太阳。可帕科已经忘记了！他光想着那个年轻的美人儿了；她从乡下来，带着青草和迷迭香的气息，使他耳目一新。寡妇伤心地回忆了一番昨天她和帕科的调情后，便向讲经师送起秋波来。她要使出浑身解数，用自己周身的香气、飞闪的目光和在此种情况下对此种男人用得上的一切办法，把他弄个神魂颠倒。德帕斯对奥夫杜利亚的挑逗报以明显的冷淡，甚至当她把自己明显蔑视的华金·奥尔加斯的赠物奉献给讲经师时，他也没向她道谢。

华金气愤极了。“这娘儿们是个……婊子……”他在心里用弗拉门戈话这样说。“她这不是在挑逗教区法官吗？”这件事别人看不出，或假装没看见，他可都看在了眼里，因为这对他关系重大。但他并没泄气，继续向寡妇献殷勤，装作没看见讲经师那回事。一般说来，奥夫杜利亚和华金尼托是相互理解的。“主啊！要是约他在炭窑相会该多好啊！他的确无法自吹自己曾去过那个……破烂地方；他还……没享受过那么大的好处；总之，预支也好……彩礼也罢……随便叫什么都行，总是要有的。噢！他似乎就要完全把她征服了。正当他打着如意算盘时，她竟任性地冷落他，跟他发脾气，把他看得不如一个道学先生。”

希望破灭、心灰意冷、伤心得要死的是萨图尔尼诺·贝尔穆

德斯。他和奥夫杜利亚在大教堂参观时的情景使他以为自己的进展很大——亏他想的出来。从那以后他还没有再见过那个小寡妇。那天早晨，他走过去想对她诉说一下几天没见到她，自己度日如年的痛苦(虽然隐瞒了使他欲念缠身、卧床不起的抑郁心情)，刚要在她耳边念叨想好的那些话——就是弗耶经过圣器室时说的那种话，奥夫杜利亚却转过身去。她不止一次，而是好几次都这样对他。这显然是在告诉他这里不是教堂，而她只有在教堂里才能忍受得了他的唠叨。

“女人都是这样！尤其是这个娘儿们！爱她们干嘛？追求理想的爱情有什么用？或者说，爱那些活生生有血有肉的女人有什么用？不如去做梦，做一场不醒的梦。”贝尔穆德斯一边喝着伤心酒一边忧伤地想着，同时心不在焉地极其冷淡地和堂娜佩特罗尼拉·连萨雷斯敷衍着，当时这位夫人正喋喋不休地低声颂扬她崇拜的偶像讲经师。贝尔穆德斯不时看看庭长夫人，他曾经默默地爱过她；有时也瞧瞧维西塔雄，他也喜欢过这个女人，那时他还是个小青年，当时人们正风言风语地传说银行职员的太太与某个情人从阳台逃跑的事。这么多年连维西塔雄也从来没理睬过他，她自以为迷人的那双堆满皱纹的眼睛也从来没注视过他；这并不是看不起他，在贝图斯塔的夫人们眼里，贝尔穆德斯是学者，是圣贤，但不是男人。奥夫杜利亚曾经发觉他是男人，却又立刻认为这个发现实在不值一提。

讲经师、里帕米兰、堂维克托、堂阿尔瓦罗、侯爵和医生等几个人兴味索然地东拉西扯着。维加亚纳和讲经师谈着严肃的事；里帕米兰和堂维克托的争论意在引人开心，众人也就把他们的争论当成了戏谑。当侯爵胃里的液体和固体因其饮食有度而保持良好平衡时，他便感到精神十足，每当此时，他就坚持其不

可动摇的改革主义精神。“嘿！他想拆除圣佩德罗教堂；他不是宗教狂，保守党不应该同教皇极权主义之说混为一谈，除了这些话，就别跟他谈什么思想。一件事是宗教，一件事是地方利益。必须要一个遮风蔽雨的菜市场。地方呢？不用说，只有一处，即圣佩德罗教堂那块地方。怎么办呢？只有拆掉那座破烂不堪的教堂。”

堂娜佩特罗尼拉仗着讲经师的权威表示反对。讲经师赞成堂娜佩特罗尼拉的话，但他没说明自己的理由。眼睛小的象两颗念珠似的里帕米兰嚷道：

“反对宗教崇拜的家伙滚出去！蔬菜！蔬菜！以维加亚纳侯爵先生阁下之见，宗教、艺术、历史还不如一个萝卜重要啦？”

“说得好，同乡！”堂维克托端着一杯香槟叫道。

“不严肃，没法争论，”侯爵说，“这位金塔纳尔刚才还自称自由派呢，现在又给人家叫起好来了。”

“那又有什么关系？”

“您不希望拆教堂，却想叫卡拉斯皮克的女儿还俗……”

“一种简单的还俗。”

“维克托，维克托，别乱说啦，”庭长夫人贸然含笑地说。

“这都是说着玩的，”讲经师劝道。

“怎么是说着玩呢？”医生说，“我以索摩萨的姓起誓，堂维克托要是用玩笑攻击我的表妹夫卡拉斯皮克，我一定会拿起剑跟他动真的，绝不含糊……先生们，那个姑娘快完啦……”

不知什么缘故，争论停止了，也许是酒劲上来了。大家都在说话。帕科也希望让修女还俗；华金尼托·奥尔加斯说着弗拉门戈式的笑话，逗得侯爵夫人和埃德尔米拉笑个不停。维西塔雄起身离开了餐桌，用扇子拍打着那些思想不太正统的人。佩

帕、罗莎以及别的女仆都抿着嘴在笑，她们不敢象客人们那样随便，但也不象午宴开始时那样循规蹈矩了。佩德罗已经不在门口探头了。席间，摔碎了两只酒杯。花园里的鸟儿落在窗前的青藤上，想看看里边发生了什么事情，它们叽叽喳喳地叫着，也来和室内嘈杂的人声凑热闹。

“请到花园凉棚下用咖啡！”侯爵夫人说。

“好，好！”堂维克托和埃德尔米拉齐声喊着，他俩手挽手率先走向花园，脚下踏着维西塔雄在室内一架走调钢琴上弹出来的（前任法庭庭长说是）王家进行曲的拍子；帕科紧随在后，非要把一顶栀子花冠戴在堂维克托鬓发斑白的头上不可。花冠是帕科从姐姐埃玛房间的柜子里找到的，那里将是埃德尔米拉的卧室。大家朝花园走去，花园很大，象奥索雷斯家的一样，四周环绕着高大的枝繁叶茂的树木，遮住了花园的绝大部分，使外面的人难以看见。堂维克托、帕科和埃德尔米拉在远处林间小路上跑着。堂阿尔瓦罗挎着侯爵夫人，安尼塔走在他们前面，低着头咬着黄杨树叶，她双眸炯炯，两颊通红，堂娜鲁菲纳要和她说话，她便停住了脚步。讲经师停留在后边，是因为堂娜佩特罗尼拉·连萨雷斯要跟他谈一件正经事：是关于她在堤岸附近捐赠的土地上修建贫民修女院的事。堂娜佩特罗尼拉捐地的善举受到了贝图斯塔全体天主教徒的敬佩与称道。连萨雷斯夫人的亡夫早年是哈瓦那市市长，身后给她留下了一笔财产，数量非常可观，在本省可算是数一数二的了；她把大部分年金用于宗教事务，主要是给修女捐款，建立修道院和内战时资助堂卡洛斯的事业。她认为自己不亚于女教皇，她随时敢把任何人革除教籍，担保教皇会批准她的开除令；对主教她硬顶硬碰，里帕米兰最见不得她，说她象个男人，还管她叫“君士坦丁大帝”，用那位保护教会的皇

帝影射她。“这位善心的夫人想，她体面地保住了孀居的名节，为敬奉神灵盖了几幢楼，她就成了圣人，就和大主教不相上下了。”大祭司的话有道理：堂娜佩特罗尼拉想的只是保护天主教文化，认为别人应该一辈子都歌颂她的慷慨大度和居孀守节的美德。

在贝图斯塔所有的教士中，她只承认讲经师最高明，对讲经师比对主教还尊重；“他是个了不起的人，因为出身微贱而屈才的。”据大祭司说，讲经师则把连萨雷斯夫人视若女王，或者说，当成主教大妈一般对待；为此，她十分感谢他，到处卖力为他辩护，哪儿有她，哪儿就听不到有关讲经师的闲话，她不容许别人对堂费尔明说三道四。

众人来到凉棚时，已经开始上咖啡了，连萨雷斯夫人将她那魁梧修士般的头靠近讲经师的肩膀，热情而甜蜜地说：

“去吧，我的朋友。我求您了……陪我去比维罗庄园……您就行行好……发发慈悲吧。”

讲经师以同样温柔、和蔼和甜蜜的神情，愉快地倾听她的请求，因为随之而来的将是大笔大笔的钱财。

“夫人……我是非常愿意的……要是我能去……不过，我还有事情，下午六点我一定得到……”

“噢，不行，请求原谅也没用……侯爵夫人，您帮我说说，帮我说服这个淘气鬼吧。”

侯爵夫人帮着劝说了一阵，还是没用。堂费尔明早就打定主意那天下午不去比维罗庄园：他知道，那里除了他都是侯爵家的亲朋好友；他之所以接受了宴请，是因为……一时的软弱，但他不愿再软弱下去了，这趟远足，他去了能干些什么？他知道维西塔雄、奥夫杜利亚、帕科、梅西亚那几个疯子都去，到了那儿，

他们就会毫无顾忌地嬉闹，象孩子似的起劲地胡来。里帕米兰几次跟他谈起此事。里帕米兰没有什么顾忌，众所周知，他就是那种性格，但他德帕斯不应该在那样的场合出现，尽管那种场合并不一定令人反感，可对一个规矩的教士来说，却是不堪入目的。不，不能太随和；他知道怎样才能保持既当个善于交际的教士又不堕落为社交名流的这种困难的平衡；他懂得如何保护自己的好名声。过分的信赖，过于随便的交往都有损于他的声望。他不去比维罗庄园，说真的，他没那么高的兴致，因为那位梅西亚先生又缠上了庭长夫人，堂费尔明开始怀疑贝图斯塔这位有名的唐璜是否在打什么坏主意。

侯爵夫人象往常做事一样，毫无恶意地把安尼塔叫到身边说：

“过来，过来，看看这位没有兴趣的先生会不会给你面子。”

“谁呀？”

“堂费尔明，他不想去比维罗庄园。”

因为比平常多喝了几杯，堂费尔明的脸已经有些泛红，现在看见庭长夫人面对面望着他，带着由衷的遗憾跟他说话，脸立时红得象樱桃一般了。

“噢，看在上帝份上，您别这样！不然，我们大家都会感到扫兴的。讲经师先生，您和我们一起去吧！”

从庭长夫人的神情和目光中，谁都能看出她说的完全是由衷之言，堂费尔明和堂阿尔瓦罗自然也看得出：侯爵夫人告诉她的事的确使她感到遗憾。

堂阿尔瓦罗的心象是感到一阵灼痛，紧缩起来，精于此道的他毫不怀疑自己这种心理是出于嫉妒。竟然为此而嫉妒，这使他大为恼火。“这就是说，对这个女人他真的很感兴趣了，而原

来他并不认为是这样。现在跑出来一个挡道的，他是何许人也！一个教士！应该说还是个漂亮的教士……”于是，气度不凡的梅西亚一盯住讲经师，那双冰冷的眼睛便立刻射出火光。讲经师觉察到了那咄咄逼人的目光，隐藏在一团和气中的尖刀顿时在眸子里竖立起来，也逼视过去。堂费尔明感到吃惊的是安娜的表情比言语给他的印象更深。他心底里感到了从未有过的一种温暖和一种充满柔情的感激之情。这不是令人快慰的虚荣感，而是发自内心的一种颤动。“真见鬼！”德帕斯这样想的时候，恰好遇到了堂阿尔瓦罗的目光。四目相遇，那目光顿时变成了挑战，变成了耳光。这种情景除了他俩和庭长夫人，谁也没有发觉。双方站在那里，相距很近，两个人都风度翩翩，体态优雅。梅西亚的燕尾服无懈可击，显得庄严气派，高贵雅致的式样堪与教士那件在阳光下亮闪闪的宽大严肃的拖地长袍媲美。

庭长夫人觉得两人都很漂亮，又都富于情趣，有点象圣米格尔① 和魔鬼，不过，这魔鬼指的是尚未变成魔鬼的鲁斯贝尔②，也就是那个后来变成魔鬼的大天使。可以肯定，两个人都在想她；堂费尔明是保护自己的朋友，堂阿尔瓦罗则是自己贞操的敌人，同时，也是她的美貌的追求者。她将把胜利判给当然的优胜者，判给那个善良的天使。堂费尔明略矮一些，不留胡须——看上去却总是那么顺眼，但教士服却衬托出他特有的英俊与潇洒。尽管只是一闪念，庭长夫人却不得不承认看到自己的拯救者如奥夫杜利亚说的那样英俊威武，那样卓然超群，自己心里十分快慰；奥夫杜利亚说的有道理。为了她，两个男人这样对视着，各自怀着不同的目的，都想取胜，都想获得她的心。这就是那种富

---

① 埃瓦里斯托·圣米格尔(1785—1862)，西班牙将军和政治家。

② 叛逆天使的首领鲁西弗尔的别名，后被贬入地狱，为魔鬼。

于情趣、已经开始激动人心，而且足以改变贝图斯塔单调生活的情景。名誉，那个经常在丈夫吟诵的诗句里出现的谜，不用说，是有保障的，对此无须多虑。当一个不仅聪明漂亮而且精明强干、谨慎小心的男人向她发动可以说是可怕的进攻时，得到讲经师这样一个同样聪明的男人的保护是很合适的。糟糕的是那个男人真的爱上了她，这一点她确信无疑：堂阿尔瓦罗想征服她并非是心血来潮，也不是想图什么虚荣，而是出于真正的爱情，不用说，他真希望她现在还是个单身女人。堂维克托是个不可小看的障碍。不过，她确信自己是爱他的；她爱他，象爱自己的父亲一样，其中也包含着某种夫妻间的信任。这种信任，按她的方式来说，至少也算得上是另一种形式上的爱。此外，要不是为了堂维克托，她也用不着讲经师保护了，那天下午开始的两个男人之间的对立也就师出无名了。不要忘了，堂费尔明既不是也不会为他自己去爱她，他是为了堂维克托。

正当安娜这样思来想去时，忽听奥夫杜利亚尖声呼救。凉棚下悠然喝着咖啡的人们纷纷向花园尽头奔去。

“在哪儿？他们在哪儿呀？”侯爵夫人惊慌地问。

“在秋千那儿！在秋千那儿！”罗布斯蒂亚诺大夫说。

这是一架木制秋千，虽说式样精致，做工细巧，但和圣伊西德罗朝圣会上供马德里市民玩的那种没什么两样。秋千一端的仿气球吊篮式的座位上蹲着贝尔穆德斯，他虽然笑眯眯的，脸色却是煞白，那座位离地面不到一公尺，他却一动不敢动，他心里知道自己那副样子十分可笑，但更滑稽的是他极力想装出可以忍受的样子，却又怎么也装不出来。对面有一座刚竣工的房子，脚手架还没拆完，撑墙柱勾住了另一端的秋千座，鲜艳夺目的花裙子和它的多情女主人奥夫杜利亚·凡迪纽就坐在里面示众，

她惊慌失措，象空中的遇难者似的紧抓着那只飞船，感到处境很危险，吓得娇声娇气地呼救不已。

“您别动，别动，”堂维克托站在秋千座底下大惊小怪地嚷着，或许正在看奥夫杜利亚身体的某个至少在如此紧急关头遮盖与否关系不大的部位。

“你不要动，不要动；掉下来可就没命了。”帕科说，他想找个东西把秋千座从撑墙柱上摘下来。

“有三米五，”侯爵经常演算几何，因而及时准确地目测出了秋千座离地面的高度。

在这种情况下，不论是堂维克托还是帕科或奥尔加斯，凭各人的本事谁也想不出办法爬上脚手架去解救奥夫杜利亚。

“都怪帕科，”维西塔雄说，她早把裙子用带子绷在了腿上。“他推的劲太大，想把萨图尔诺甩下来，嗖！秋千上去了，可下来的时候……就让那根木杆勾住了。”

奥夫杜利亚身子一动不动，喊声却始终没停。

“别叫唤啦，亲爱的，”侯爵夫人说，她已经不再看奥夫杜利亚了，因为老仰着头实在吃不消，“会把你弄下来的。”

有人搬来了一个园丁修剪树冠和黄杨树篱的那种只有很少几根横档的手梯，侯爵试着爬了上去。他爬到了最高一档，还是够不着秋千座，不过，他总算是为奥夫杜利亚尽了力。

“去叫迪耶戈……包蒂斯塔……”侯爵夫人说。

“对，对；让包蒂斯塔来！”奥夫杜利亚嚷道，她想起车夫是很有力气的。

“没用，”侯爵提醒说，“包蒂斯塔有力气，可是够不着也没用。他跟我一般高……只能另找一个梯子……”

“花园里再没有了……”

“天知道哪儿能找到……”

“天啊！天啊！我的头都晕了，我吓得快要摔下去啦……”

安娜早就向堂阿尔瓦罗投去了鼓励和请求的目光，这时他不再犹豫了。刚才他已经想到自己个子高，不用费劲就可以够到秋千座，把它摘下来……可奥夫杜利亚跟自己有什么相干？自己可能会出丑，还会把燕尾服弄脏。但安娜的目光促使他爬上了梯子。幸运的是，他动作十分灵敏。庭长夫人看他在这种大出风头的时候仍象在堤岸漫步似的那样潇洒、利落、不失风度。

“好极了！好极了！”埃德尔米拉和帕科欢呼起来，他们看见美男子的胳膊已经伸到了秋千座的木条中间。

“你不要拉我！不要拉我！”奥夫杜利亚感到前情人的手在她腿下，便叫喊起来。和埃德尔米拉已经十分亲近随便的维西塔捏了她一下。姑娘明白她的用意，因为她已经注意到那两人之间的称呼。“她跟他以你相称！”

“请放心；不会摔着您的。”堂阿尔瓦罗说，他后悔答应了安尼塔那无声的请求。

他比划了好一会儿才把双臂放妥，这样胳膊才使得上劲，才能把秋千座举起来。在进行第一次自然不会奏效的试举时，便想到了讲经师可能有的表情。

“举起来！……”维西塔雄在下边为这有碍观瞻的事呐喊着。

“您不行，您弄不动！您别动它，要不更糟糕！我会摔死的！”凡迪纽夫人喊着。

大家都没做声。

“你安静点！”堂阿尔瓦罗用低哑的声音气冲冲地说，他真想看着她一头栽下去。

第二次努力也未能成功。

秋千座纹丝不动。堂阿尔瓦罗已经冒汗了，这与其说是累的，还不如说是羞的。他这样的一个男子汉本应举得动这样重的东西。

“您别弄了，下来吧，看包蒂斯塔行不行；”侯爵夫人说，“……这些调皮鬼！”

“包蒂斯塔够不着，”侯爵再次提醒说，“另找个梯子……到车房去找。那儿大概有……”

堂阿尔瓦罗又举了第三次。还是无济于事。他朝下面看了看，象是在寻找减轻重量的办法。他看到了堂萨图尔尼诺，他的样子既可怜又可笑，一动不动地跪在另一端的秋千座里，在场的人早把他忘记了。梅西亚虽然心里火冒三丈，还是忍不住笑了笑，他看见贝尔穆德斯不住地冲着他笑，真想啐他几口，但还是强作镇静，说：

“喂！您可真有本事！就一直这么呆着？您以为我在做大力神游戏，您在那儿给我当铅锤吗？……”

众人哄然大笑。

“对，大家笑吧，”奥夫杜利亚嚷道，“这事实在很滑稽。”

“我……”贝尔穆德斯结结巴巴地说，“请原谅……因为没人理我，我就以为我不碍事……另外……我想我要是下来，那位夫人就会更危险……要是一摇晃……”

“啊，不，不！您别下去。”寡妇害怕地叫着。

“为什么不下去？”堂阿尔瓦罗怒吼道，“您难道要我把这个笨重的家伙和坐在上面的两个人一块儿举起来？……”

“这个……我没办法……要是没人帮忙……这么高……”

“还不到八十公分呢。”侯爵说。

帕科搀着堂萨图尔诺的胳膊，把他扶出了那倒霉的箱子。

“现在，”帕科说，“我们大家帮你从下面往上托……”

“不顶用，”讲经师说，他的声音非常温和，“那根木头卡在秋千座的两根横档之间了，不托起整个秋千是弄不下来的。”

“这很明显，”堂阿尔瓦罗在上面吼道，他又试了一下自己的力气。

看来贝尔穆德斯并没占多少分量，因为堂阿尔瓦罗还是没弄动那个死沉的家伙。

堂阿尔瓦罗觉得象被钉在了耻辱柱上一般，羞愧到了极点，于是，他尽量姿势优雅地往下一跳，落到了地上。他一边拍着手上的土，一边擦着头上的汗说：

“弄不下来！ 再找个梯子吧！”

“也许能找到。”

“我要是够得着……”讲经师暗示说，他的声音和表情都显得那么谦逊。

“真的，”侯爵夫人说，“您也是高个子。”

“够得着，够得着，”帕科嚷道，他是想看讲经师出丑。

“是的，您够得着，”老维加亚纳最后说，“您很有力气……这儿……谁都没看出来。”

穿着拖到脚后跟的长袍登梯爬高是很难有好看的姿势的。

“把法袍脱了吧，”里帕米兰建议道。

“用不着，”德帕斯回答说，他怕人看见他穿着教士服的样子。

他象只松鼠似的一直爬到梯子最高一档，法袍在背后起伏飘摆着，丝毫没影响他的尊严、庄重和风度。

“正好。”他边说边从刚才梅西亚伸手的地方把手臂伸了进去。

人群中响起一阵掌声。奥夫杜利亚把一声刺耳的尖叫咽了回去。

堂娜佩特罗尼拉看得如醉如痴，大张着嘴，低声呼喊着：

“真是个男子汉！真不简单！”

看上去讲经师并没用多大劲就很利索地把秋千挽到了自己胳膊上，秋千摆脱了羁绊，将它凭空托起的那股力量又使它庄严地降落下去。索摩萨、帕科和华金·奥尔加斯帮助奥夫杜利亚走出了那个该死的箱子。人们向讲经师报以真诚的掌声。帕科对讲经师暗暗钦佩不已：肌肉的力量使他产生了某种虔诚的恐惧；他把力量都滥用在爱情的角斗中了。他身上的肉很多，但都是软绵绵的。堂阿尔瓦罗无法掩饰自己的窘相。“太孩子气了！不过，他确实觉得难为情。”由于身穿拖地长袍和具有教规要求的那种宽厚大度，神父们在堂阿尔瓦罗眼里都象瘦弱的妇女，特殊的女性，但他从讲经师身上却看到了一个运动员、一个在不测的情况下能一拳将自己打死的男子汉的形象。梅西亚记得自己曾多次——特别是在农村选举时——说过：“对于不玩不乐、不滥用那件长袍好处的教士先生，我要是不顺心，是会抓着他的教士服把他从阳台上扔出去的。”他总以为一旦失去对宗教的敬仰，就可以肆无忌惮地侮辱教士们，没想到他们既有勇气也有力量更有胆识……“现在……那个大概能和他较量一下的教士给他上了一堂体育课，这堂课很可能是个有益的警告。”

奥夫杜利亚对讲经师感恩不尽，讲经师却认为必须摆出冷淡漠然的样子，让她明白“他这样做并不是为了她”。可寡妇却一个劲儿说她这条命全亏了他。

“毫无疑问！”堂娜佩特罗尼拉认定奥夫杜利亚是极愿意报答讲经师的救命之恩的。

安娜暗暗称赞精神之父的力量，在那股力量中她看到的是化为肉体的灵魂堡垒，是能抵御那开始纠缠她的引诱的坚不可摧的堡垒。

这时维西塔上了秋千，她腿上扎着带子：她不愿让人看见下身。

奥夫杜利亚不愿意了：

“为什么要这样？这么说是能够看见什么了？我不干！我不干！为什么不提醒我一声？真不够朋友。”

“这位夫人言之有理，”堂维克托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把带子解下来。”

埃德尔米拉没扎腿就上了秋千。用不着如此小心谨慎，什么也看不见的。

堂维克托和里帕米兰也打了会儿秋千，不过打得头直晕。

“车备好啦，”侯爵夫人在远处招呼着，于是大家纷纷向院子跑去。

侯爵夫人、堂娜佩特罗尼拉、庭长夫人和里帕米兰上了敞篷车，这辆豪华的车原先是极有气派的，现在却有些过时了，跑起来也不太灵便了。驾辕的两匹黑马是上等良种马。其余的人坐进一辆旧旅行车，这辆四匹马拉的车样子不甚好看，却很坚固，通常是侯爵下乡时用的，接送选民或打猎有时也用它。关于这辆车可说的事多啦！它的样子有点象老式驿站马车，马德里的邮政总局和分局都还在使用这种车。人们管它叫大车，也叫家庭车，或别的绰号。

在里帕米兰和安尼塔之间给讲经师腾出一点地方，他十分郑重地说让他在堤岸下车，他要去找个人（没有这回事，他是以此为借口不去比维罗庄园）。

“咱们把他绑了去。”奥夫杜利亚说。

“对，对，把他绑去，这办法最好；不让他下车。”堂娜佩特罗尼拉接着说。

“不行；我反对……这样我就不上车了。”

他上了车；敞篷车驶出了狭窄的恩西马达区，路面上的鹅卵石迸发着火星。“大车”跟在后面。车铃声、鞭子声、车窗玻璃震动声以及车厢里响成一片的叫声笑声吵得一路不宁。

太阳还有些晒人，敞篷车里的夫人们临时用阳伞支起一顶彩色篷子，这顶彩篷也为讲经师和大祭司遮了晒。里帕米兰差不多被堂娜佩特罗尼拉的裙子埋在了下面。他坐在她对面，感到很高兴，这并非因为能接触到这位君士坦丁大帝，而是因为坐在女人中间，能在花阳伞下闻着女人的香气，感受到扇子送来的轻风。和夫人们一起下乡！多象是一首牧歌啊！这个七十岁高龄的老诗人、富于诗意的女人的永恒的精神恋者那美好的理想正在丝绸紧身裙间变成现实。

一路上，讲经师有些窘然：由于巧合或别的什么原因碰到安娜的身体时，他既感到舒服又感到不舒服。当然，他们几乎谁也碰不着谁；因为两人都保持着一动不动的姿势。他心慌意乱，她平静如常；她坐在他身边感到心满意足；她依然把他看作是一面精工细做、异常坚固的盾牌。她为他遮晒，他替她抵挡堂阿尔瓦罗。“他要是去比维罗庄园……那位也许就不敢靠近她了。否则……他……他就敢……显然，到了那里就各管各的了，堂维克托准得同帕科和埃德尔米拉一块傻乎乎地象孩子似的去玩……不，我不愿让他知道我怕他；所以，他靠近我，我也不避开。这位要是愿意去就好啦！……”

“堂费尔明，”快到堤岸时，安娜用包含着敬意、温柔、和善与

谦恭的口吻说，她一向是这样跟他说话的，“堂费尔明，您干嘛不和我们一起去呢？就一个多小时的时间……我想今天回来的还会早些哩……您去吧！……去吧！”

听见庭长夫人这样说，德帕斯感到周身有一股说不出来的舒服劲儿，竟身不由己地向她靠了过去，仿佛她是块磁石。幸好另外两位夫人和大祭司在津津有味地议论可怜的奥夫杜利亚。象往常一样，一谈起这类事，里帕米兰就要提到瑙普利亚的主教、马德里的那个旅店和奥夫杜利亚那位充当高等妓女的表妹的服装，等等。不能否认，讲经师的决心差点被动摇了，但他觉得自己不应该这样没志气，再说，对比维罗庄园里可能出现的情况他也害怕。他不能象士官生似的说爱谁就爱谁；如果堂阿尔瓦罗想挽回在秋千上丢的面子，在别的什么事情上向他挑战，他穿着法袍和教士服，又有教士的头衔，就有出丑的危险。不，还是不去。主意一拿定，他立时感到异常高兴；那是一种得到满足的自豪感。他非常明白自己用了多大气力才顶住了那出自最富有魅力、最无邪之口的诱惑，因此他越发看重自身的毅力和灵魂的坚强，“无疑他是为了更高尚的事业而不是为和居心叵测的贝图斯塔人争斗才来到人世的。”

讲经师目光柔和地看看自己的女友，异常平静地回答了她，语气十分亲热，这是从未有过的，庭长夫人觉得这种语气和下午梅西亚在餐厅阳台上说话时的语气有些相似。

“我不应和各位一起去……”

他的表情难以形容，暗示着他很遗憾，但由于他是教士，她又向他忏悔过……而帕科、奥夫杜利亚和维西塔又都是些冒失人，况且，在贝图斯塔，几乎人人都无所事事，专门说长道短，议论无辜……

讲经师的表情虽然没暗示那么多，庭长夫人却完全懂了，她无可奈何，只好在没有教区法官保护的情况下去同梅西亚周旋。

他们没再说什么。马车停住了；讲经师起身向夫人们告辞。庭长夫人向他微笑着，假如她见过自己的母亲，一定是多次向她发出这样的微笑的。这种时候，德帕斯不会那样微笑，他的目光不会是柔和的，回视庭长夫人时，他没意识到自己的目光炯炯灼人……安娜也未觉察。

堤岸的旧名是教士散步场，马车到了它的入口处。堂费尔明在堂娜佩特罗尼拉的惋惜声中下了车。

“您真是不近人情，”侯爵夫人用亲昵的口吻说，平日，除了堂费尔明，她跟别的教士都用这种口吻说话。

侯爵夫人甚至有些出格地用扇子拍了拍讲经师的手，她想以此表示希望教区法官和维加亚纳家之间有些冷淡的关系密切起来。德帕斯明白这层意思，对此他很感谢。他知道和维加亚纳家的人亲近就等于和堂维克托及其妻子亲近；看戏也好，散步也好，不管上哪儿，两家总是同行同止，而且庭长夫人经常在侯爵家吃饭。所以，在那里见她比在教堂要好得多。在讲经师脚离车镫，退后一步再次向夫人们致意的刹那间，所有这些想法掠过了他的脑海。

“走吧，包蒂斯塔！”侯爵夫人喊了声。于是，在堤岸散步的那些教士、尊贵的女士和绅士，在附近草地上玩耍的孩子和在露天地里干活的工匠们的注视下，马车又继续赶路了。

讲经师目送着那辆车，直到它消失。庭长夫人远远地向他微笑，表情象刚才那样温柔、纯洁。她怯生生地向他致意，没有用扇子拍手的那种过分表示……后来就只看得见里帕米兰那棱

角分明的轮廓了。他晃动着胳膊，好象那是玩具风车的车翼。

另一辆车飞驰而过。德帕斯看见一只戴着手套的手在窗口向他致意。那是对他终生都感恩戴德的寡妇奥夫杜利亚的手。她所以没用双手致意，是因为左手被华金尼托·奥尔加斯偷偷温柔地握住了。只要味道好，即使是残羹剩饭他也不在乎。

第十四章

〔描述堤岸及经常在那里散步的人们。散步者看见德帕斯从安娜乘坐的那辆去比维罗庄园郊游的马车上下来，议论纷纷。讲经师在堤岸散步，心神不定，一直想着在比维罗可能发生的事。晚上，他去了主教府，方知其母已多次派人向主教询问他的去处。德帕斯又回到堤岸，在暗中等候远足归来的人们，并尾随返回的马车，直至车上的人进入维加亚纳侯爵的家。〕

堤岸是一个狭窄的散步场，那里没有树木，只有一堵保存完好的厚实的矮墙遮挡着贝图斯塔最寒冷的东北风，墙的两端各有一座很大的黑石喷泉，也显出一种矮粗敦实的风格。喷泉主体上的卡洛斯三世的雕像象是经年的流水冲刻出来的，标志着它们修建的时代。散步场的另一边有一排长石凳。除了阳光，堤岸再无其他点缀，也毫无吸引力，只在整个下午都有太阳的时候，那堵凄凉的墙才会得到温暖。很久很久以前，体现古代贝图斯塔主要美德的众多教士们就已经开始在这座挡风墙下散步了。冬季下午两点至四五点，夏季向晚到夜幕降临是他们散步的时间。那个地方不但背风而且僻静，人们称之为世外桃园，不过，那是在还没有移民区的时候。现在，最好的住宅区，也就是贝图斯塔的新区正向那边扩展。虽然堤岸和它周围的地方互不

侵犯，但咫尺之外却是另外一番景象：正在修建公馆大厦的工地上，人声嘈杂，身影散乱，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圣旗报》说，经过十一二年才崛起的移民区好象是瞬息间平地而起的奇迹。

必须指出，贝图斯塔的教士虽然在教义、道德乃至惩戒方面是以严格著称的，但他们喜欢政治，对城市的进步从未冷眼相看过，对于贝图斯塔日新月异的变化，对于二十年后人们将不复认识这座古城，他们现在就已感到高兴。这就表明在贝尔穆德斯的天主教城贝图斯塔，不管是教区的教士还是教堂的教士，都不排斥这种完全能够被理解的文明。

还有，虽然堤岸一向是神父、郁郁寡欢的法官和服丧的家庭的世袭地盘，但是，由于某些夫人发现教士散步场比其他地方都暖和，于是，在聚谈会、教友会上人们便开始议论冬季是否应该将散步活动移到堤岸去。首先是公共卫生学家的罗布斯蒂亚诺·索摩萨到处呼吁：

“很清楚！这件事我老早以前就说过；可这儿的人就是不能打消顾虑、去掉盲目性。教士们很聪明，他们以需要清静、避开尘世为借口，早在化斋度日的年代就为自己选中了这块最暖和、最卫生、最舒适的休息场地……”

终于，有几位颇有地位的夫人大胆地打破了传统，在每年十月到来年复活节这段时间里就毫不难为情地到堤岸散步。随后又有一些太太也大着胆子去了；小伙子们发觉，比起大散步场，教士散步场的路又短又窄，这倒很合他们的意。从那年起，令人羡慕的堤岸就变成了冬季散步场所，部分地还了俗。

几乎所有年老或穷困的教士纷纷对此提出抗议，最后只好离开他们的堤岸，把散步场移到了公路上。

“凡夫俗子，轻狂的人们把他们从自己幽静的休息场地赶了

出去!”“世俗生活无孔不入!”这种入侵沿着卡斯蒂利亚路，沿着处于绵长无际的杨树和橡树行间的条条尘土飞扬的道路向前推进着。

但是，年轻教士们，特别是衣着干净整齐，头戴宽檐平顶帽的教士却心甘情愿地容忍贝图斯塔高雅人士的入侵。与女士和绅士并肩散步，他们没感到不自在，或装作没这种感觉；不管怎么说，那群凡夫俗子，那种世俗的喧闹并不是他们找来的；他们继续呆在自己的“家里”，呆在自己的地盘上，装出对这些入侵者视而不见。

从某种程度上讲，也许多亏了贝图斯塔生活中出现的这种新习惯，不少教士才从此穿戴整齐。省城的年轻教士很可以被称为风华正茂的年轻一代，他们让山里的同行们羡慕不已，山里的教士们自己都说自己显得土里土气。风华正茂的年轻一代在晴朗的秋冬两季，每天下午必去堤岸，从不缺席。在那里他们个个容光焕发，宛如一颗颗黑宝石；相互间无话可谈，只是看着那些漂亮的年轻女士往来漫步。他们能够从表情、动作、笑声、目光和脸上的红晕中看出哪些是爱情的表示，哪些是调情的媚态。不过，仅此而已。

然而，神学院院长，用维加亚纳侯爵夫人的话说，那个极端敬畏天主的人，却不能忍受这种在长不过投石之远、宽不过丈余的地方教士、女人混杂一起散步的情况。

“不行，大人，”他对主教说；“我不明白，一个教士和城里那些漂亮的小姐擦肩碰肘地挤在一起，能不出什么事？……”

主教认为小姐们是不会象他说的那样碰来碰去的。“要是林荫道上的那些下流女人，女裁缝……”

神学院院长的抗议很快就被遗忘了。

“谁理他呀?”银行职员的太太维西塔雄说,“那个不开化的家伙;圣徒倒是个圣徒,就是太粗野。我在圣心会当司库的时候,就是他把我赶出了圣多明哥教堂的圣器室!”

“这种男人,”奥夫杜利亚断言,“应该在柱子上过一辈子。”

“就象文体学家① 圣西蒙。”在场的“炮筒子”也凑上来说。

从复活节到秋分前后,几乎只有教士在堤岸散步。但一入十月,那些害怕高地散步场的潮气和树荫的女士们又回到了这里。那天下午,讲经师在堤岸入口从维加亚纳家的车上下来时,在那里散步的有不少教士和很多德高望重的老职事僧,女士倒是没几位。但是,仅在场的几位就足以把讲经师从维加亚纳的车上下来这件非同小可的事添枝加叶地评论一番,因为她们刚才都亲眼看见讲经师坐在庭长夫人身边。很多人一看见那辆车就都说:“说着王八来了鳖……”说实话,教士们对这件被莫雷洛称作突如其来的事也议论纷纷。前市长佛哈正与副主教、大名鼎鼎的格洛塞斯特尔和贝图斯塔嘴巴最甜的受俸教士堂库斯托迪奥在一起散步。这个自由高利贷者不常与教士为伍,可是,那天下午,讲经师的这三个对头却因这件事凑在了一起。

“脸皮真厚!”佛哈说。

“他是个大傻瓜;根本不懂什么是交际手腕,什么是逢场作戏。”莫雷洛说。

“您告诉我他和那些人一起吃饭时,我还不相信呢……”

“这会儿您信了吧!”格洛塞斯特尔得意地嚷道。

“那些人到哪儿去?”

“肯定是去比维罗庄园;您知道……去象马驹子似的撒欢

---

① “炮筒子”错把柱上人(Estilita)说成文体学家(Estilista),因为原文中两者只有一个字母之差。说明他貌似博学,其实无知。

儿……”

“那几个女人可都是保守派!”

“不,先生,她却是个例外……”

“您看,他坐在敞篷车上……”

“还挨着她……”

“又是在这儿下车,”受俸教士鼓起勇气说。

“对;又是在这儿下车;这句话说得有道理……”

“副主教先生,请允许我对您说,您的同事这是错上加错啊!”

“当然!当然!我很遗憾……可是主教,那位没心眼儿的先生……总之,您有什么看法?”格洛塞斯特尔狡猾地微笑着提示道。

这时,他想起一句话,为了郑重其事地告诉大家,他停住脚,象是要分开那两个人似的伸出一只手,把身子倾向佛哈,在他耳边高声说:

“我的朋友,在上帝的教会里是什么都有的!”

听了这句俏皮话,几个人都笑了,直到讲经师走到这些嚼舌者身边,笑声方才止住。两个教士极为客气地向他问好,格洛塞斯特尔还走过去亲热地拍拍他的肩膀。

格洛塞斯特尔虽然嫉妒得要命,但却很会装样。或许他是个交际家,也或许不是。

讲经师真想啐他几口。

他独自转了几圈,以惯有的和蔼态度机械地胡乱向四下里问着好,几乎没看他问候的人是谁。他穿着黑褐色的法袍,两只手——众所周知那是一双非常漂亮的手——叠放在开始显露的腹部上,慢步走了一刻钟光景(这让他费了很大劲,他真想拔

腿……去追侯爵家的马车……），谦卑地迎着人们的目光，知道大家或大多数人肯定都在议论他，议论那次长达两三个或许四个小时的忏悔。“天知道几个小时！那个格洛塞斯特尔和他的堂库斯托迪奥大概早就在精心地散布流言蜚语了……对头们准要议论这些事的！可这又能把他怎样？现在他感到遗憾的是没去比维罗庄园；不管去不去那帮坏蛋都要在背后说三道四的！与他休戚相关的那些正派人肯定不会因为他象里帕米兰和别的教士一样去维加亚纳的庄园就把他往坏处想。

他的几个真正的朋友，或至少是他的公开支持者也在堤岸散步，但他们不敢靠近这位颇有名望的代理主教。因为他虽然一到街上，脸上就挂起温和的笑容，但仍然显得有些阴沉。就象视力弱的人看见光亮便眯起眼睛一样，堂费尔明见到光亮便露出笑容；大家经常看见的那个笑容就象光亮在他面部肌肉上产生的奇特效果。

今天的笑容也骗不过那些知底的人——其中大多数都是与他十分接近的人。第一个敢于走近讲经师的人是教长，他刚刚来到散步场。德帕斯也朝他迎了过去。教长先生几乎从不说话，也很少散步。他俩并肩而行，而堂费尔明却依旧象独自散步一样。接着，那个身为部长亲戚的教士也走了过来，这样，他不得不开口了。随后又过来一位大礼服主教（当时的一句吉利话）。于是，谈话热烈起来。他们谈到政治，谈到宫廷里的勾心斗角，谈了许多讲经师认为是愚蠢的、与教士身分不相称的无聊的事。“可是他呢？他在想些什么？他们的话是幼稚、可笑，甚至是罪过的。他呢，不是低着头，注意的是同事和自己的法袍和教士服吗？不是在想那拖地长袍十分可笑吗？想着他们不象男人，想着那种服饰象狂欢节时化装穿的女服吗？完全是些胡思乱想！他

的确觉得穿着那件长袍，那件以往他神情庄严地炫耀的教士服真是丢人。假如至少象别的长袍那样边上开条缝也好……可那样以来，太可怕了！两条腿、黑裤子和教士固有的羞于见人的男性特征就全暴露出来了。”

“您以为如何？”世俗主教这时问道，并且停下来站到他面前等候回答。

讲经师正出神地想着教士服的式样，根本没听他们的谈话。

“说实话，这个问题，”他说，“这个问题嘛……值得考虑。”

“我也这样说嘛！”世俗主教得意地嚷道，这才让开路。

“听见啦？教区法官先生的看法和我一样。他说这个问题值得研究，因为很棘手……当然！”

讲经师松了一口气；为了避免去回答再一个如莫雷洛所说的“突如其来”的问题，便向那几位先生告辞，说要去主教府办事。

他再也忍受不了了；和那些同事在一起散步使他感到窒息；披在身上的那块飘飘摆摆的黑布压得他喘不过气来；再呆下去，他很可能会讲出什么蠢话的。

于是，他快步离开了那里。又向通往比维罗庄园的那条路的尽头投去最后一瞥，马车就是在那儿，在飞扬的尘土中消失的。

“咱们走着瞧！”在街上他边走边想。“他最讨厌取名字，尤其是给那些难以命名的东西取名字。发生在他身上的事叫什么呢？说不出。叫爱情吗，不是；讲经师认为不能把一种特殊的激情、一种纯洁高尚的情感称为爱情；爱情是作家和诗人笔下的事，虚伪的罪人借助那个神圣的字眼掩饰了许许多多、各种各样的淫荡行为。他所感觉到的东西不是淫欲；因此他问心无愧，他

相信那是一种新的感情。他病了吧？是神经质吗？索摩萨肯定会说是的。”

“无论如何，怠慢那几位夫人是干了件蠢事，也许是很不礼貌的。到了比维罗庄园她们会怎么说呢？”

讲经师沿着恩西马达区的主要街道往上走着。经过省政府门前时，他看见院子当中有一口井，他知道那是一眼废井。他想起里帕米兰好几次跟他说起比维罗庄园里有一口枯井。大祭司告诉他，帕科·维加亚纳、奥夫杜利亚、维西塔和其他轻狂的人把蕨叶、青草、树枝等割下来扔到井里，以此取乐，等枯枝败叶填到了井口……唰！他们自己就跳下去，开始是一个一个往下跳，后来就两三个人一块跳……连德高望重的里帕米兰也被他们拉到了那个洞穴里，为了拉他上来，还用了绳子……讲经师仿佛看到了那眼不曾见过的井，仿佛看梅西亚在井里的枯枝败草上张开双臂等着安尼塔那失去控制的身体轻盈地落下……她会与他们同流合污吗？她会跳到井里去吗？堂费尔明不安起来。那与他有何相干？可是他就是感到不安。

他信步走着。来到家门口时，他转身看了看，确信没人瞧见他，便加快脚步顺着通往主教府小广场的胡同向“大院子”走去。

“母亲！”他想。“整整一下午都没想到她了。”

没说一声就在外面吃饭！堂娜保拉把这种不守家规的行为视同不赦之罪。儿子犯这种罪的次数很少，因此她的印象也就特别深。

“我怎么没想到给她送个口信呢？可是……让谁送呢？跟侯爵夫人说：‘夫人，我得让母亲知道今天我不在家和她一起用饭。’这不是很可笑的吗？在那种管束下，他过得……愉快吗？是

的，愉快，不感到屈辱……但是，那种管束不宜让外人知道。这会儿他为什么不呆在家里呢？在外边的时间够长了……不管母亲发多大的脾气也往家走？不，他不敢；他的心情不宜于那种激烈的场面，想到母亲那常常是含沙射影的责骂，想到她那套实用主义的道德经，他就觉得毛骨悚然……上午她说的那些蠢话肯定又要跟他唠叨一遍。要是告诉她：我和……庭长夫人一起……在侯爵家吃饭，那她就更没完没了了！天哪！真快呀！卑鄙的家伙，贝图斯塔的无赖们那么快议论起他们的友谊来了！不出两天，那些风言风语就会传开，母亲耳朵里就会灌满诽谤和猜疑的话，她就会被弄得满腹疑虑，惊恐万分！……有什么呢？什么也没有；绝对没有；不过是一位夫人做了一次全面忏悔，此刻她可能由本城首屈一指的美男子陪着，钻在一口放满干草的枯井里。那些事与他何干？他是主教管区的代理主教啊！噢，对！回家，说服母亲，告诉她一味地猜疑、遮掩，一味地要面子是有失体面的。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在那件事情上他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他不是小孩，不在乎那些诽谤，等等。”

他走进了主教府。

大教堂的阴影越来越大，遮住了主教那座凄凉破败的住宅顶，一切都被暮色笼罩了，落日的余辉染红了天际，也点燃了恩西马达区千家万户的灯火，把火焰映射在玻璃窗上。

讲经师径直走进小客厅，主教正在那里校对一份文稿。

福尔图纳托抬起头，笑着说：

“噢！是你？”

堂费尔明在一只沙发上坐下。他的头有点晕，有些疼，嗓子热辣辣的又干又涩；他在那拥挤狭小的散步场里憋坏了；酒劲上来，弄得他头晕目眩。他从没喝过烈酒，那天下午，心神恍惚、莫

名其妙地匆匆吞下侯爵夫人端给他的一杯查尔特勒酒①，或许是别的什么酒。

福尔图纳托笑嘻嘻地阅读着文稿。看上去他已经不害怕讲经师了。几个钟头以前他还避免单独和讲经师在一起，怕他责备自己迁就自由兄弟会的夫人们。德帕斯觉察到了这种变化。

“劳驾，能把这几句不清楚的话给我念一下吗？……我看不清楚。”

德帕斯走过来读了一遍。

“孩子，你身上的味儿很难闻！喝什么啦？”

堂费尔明抬头看了看惊异地皱着眉头的主教。

“我身上的味儿难闻？为什么？”

“你身上有股酒味儿。说不出是什么酒……红酒……说不清。”

德帕斯耸耸肩，表示这话既让他讨厌，他却又不以为然。他从桌边走开了。

“顺便问一下，你怎么没告诉你母亲一声？”

“告诉什么？”

“在外边吃饭……”

“可是，您知道……”

“当然啦，我的孩子。保拉让特雷西纳到这儿来了两趟，问少爷在哪儿，是否在这儿吃的饭。我不得不亲自出去告诉她，没有，闺女，没有。过了半小时她又来了，问少爷是否出了什么事，说夫人很担心，说我大概知道些什么……”

讲经师在小客厅里走来走去，脚步很重；他掩饰不住，或许就没打算掩饰他那烦躁恶劣的情绪。

---

① 查尔特勒会修士所酿制的一种甜酒。

“我呢，”福尔图纳托接着说，“跟她们说，别着急，你大概在卡拉斯皮克家或是帕埃斯家吃了饭，因为他们今天过生日……大概是这么回事，对吗？你是在卡拉斯皮克家吃的饭吧？”

“不是，大人。”

“在帕埃斯家？”

“不是，大人！我母亲……我母亲把我当小孩儿呢！”

“可怜的女人，她太疼你了……”

“可这样做太过分了……”

“咳，”主教放下文稿嚷道，“这么说你还没回过家？”

讲经师没回答。他已经到了走廊上，远远地说了声：

“明天见！”便用力地带上了小客厅的门。

“孩子有道理，”主教想，他对待讲经师就象一个没有权威的父亲对待一个娇生惯养的孩子。“这个保拉摆布大伙儿就象摆弄玩具似的。”

然后，他又继续校对起文稿来。

德帕斯进了一条上坡的胡同，往家里走去。但快到家时，他停下了。他不知道该怎么办。查尔特勒酒或别的什么酒——会不会是白兰地呢！？——的劲还没过去，他自己也感到嘴里的味儿难闻了。

“要是这会儿格洛塞斯特尔走近我，明天全贝图斯塔都会知道我是个酒鬼……”

“不往上走了，不往上走了。这样母亲更有话说了！我可不想听她说教，让她挖苦，听那些带刺的话……连特雷莎① 也管起闲事来啦！竟然去了两次主教府！我成了走丢了的孩子啦！真让人受不了！……”

① 即特雷西纳。

大教堂报时的钟声慢悠悠地敲响了，头四下声音尖利，后面的就低沉、洪亮、悠长了。

德帕斯的意志仿佛系在钟的发条上，他突然拿定了主意，走进右边的一条下行街，从那儿他可以很快回到堤岸。

他把母亲、特雷莎、白兰地、主教全抛在了脑后，一心想着侯爵家的车大概正在往回走。

贝图斯塔的代理主教走出恩西马达区那些弯弯曲曲的街道，便快步踏上去比维罗的那条路。等他来到堤岸，路灯已经放光，散步场上早已空无一人。他没想到自己是在干蠢事，没想到来来去去这么多趟有失他教区法官的身分。事后他才想到这些，而此刻他只有一个念头："他们是否已经过去了？不，大概没过去；差不多正是时候；现在，也许离这儿不远了……"

"没什么大不了的，徐徐的微风会吹走我身上的燥热、烦乱、干渴……"远处，喷泉发出忧郁单调的声响，寂静笼罩着凄凉冷清的散步场。走到西边喷泉的大水池时，德帕斯很想把嘴放到衔着一只石狮子的铁龙头上，让诱人的哗哗流水解解自己的干渴……但他不敢这样做，转身继续在寂静中散步。走到另一座喷泉时，他感到同样的渴望与同样的诱惑……但又转身走开了。他就这样来回踱了半个小时。口渴极了。为什么不离开这里呢？他心里明白，不看到他们和他们的车，他是不甘心的。安娜自然会坐着敞篷车回来，车从路灯下经过时，他可以看见她而不被她看见，至少不会被认出来。这就是他渴望的事情。大学的钟敲了三下。三刻钟了！大概是钟快了。不对。大教堂的钟是测时权威，它肯定了大学时钟的准确性。就是不能使时间还俗的市政厅的大钟也用它那俗气的大铃铛的尖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简单明了地为其同行刚才的报时作了证。

“他们在那里干什么呢?”讲经师自己问自己,但为了心理上的满足,他又补充说那些事与他毫不相干。

直到这时,他才发现一群十到十二岁的孩子、一帮终日呆在街上的小淘气在近处的一盏路灯下玩耍,那些路灯竖立在石凳旁的空地上,是散步场和公路的界标。那群小淘气当中有个小姑娘,扮演着母亲的角色。他们玩的是《鞭子抽屁股》,一种涉及各种知识的民间游戏。“母亲”坐在路灯的铁灯座上;一条肮脏的破头巾拧成鞭子形状,当中打个死结,算是鞭子,在游戏中代表强权。衣衫褴褛的小姑娘攥着鞭子一头,另一头从男孩子们手里挨个儿滑过。

“拿……?”“母亲”说。

“拿里古多(大鼻子的人),”一个黄发小鬼答道,他是孩子群中最壮实的一个,为了赢得权力他总站在排头。

头巾到了另一个孩子手里。

“拿……?”

“拿里塞斯(鼻子)。”

“下一个。拿……?”

“拿破仑。”

“咳,什么东西? 拿破仑是什么?”孩子当中的大力士嚷着走到他最要好的朋友跟前,把一个胳膊肘对着他的鼻子。

“拿破仑……是一个杜罗①。”

“到底是什么?”

“没说的啦!”

“要不是你胆子那么小……我就揍扁你了……在电线杆

---

① 西班牙银币。

上……撞肿你的嘴……”

“要是不对，就再说个别的？”小姑娘调解道。“来，下一个。拿……？拿……？”

“拿塔利亚……也不对。谁也没说对。”

“再从头来。”

“猜谜吧，痨病鬼！”这句话几乎是从小霸王嘴里啐出来的。而不是说出来的。

说完，他就叉开两腿，弯着腰，好象在准备追赶同伴，抽打他们。他把头巾在手上挽了一圈说：

“说听得懂的谜语，要不我就揍死你！”

他拽着那鞭子，仿佛想把它从“母亲”手里夺过来。

“谜语……谜语……你猜不着怎么办？”

“猜得着怎么办？”

“别拽了……”

“你说谜语吧……”

“一种美味的东西！味好极了，好极了！”

“能吃吗？”

“当然能……好吃极了……”

“哪儿有这种东西？”

“是老爷们吃的。”

“那没用，你这个痨病鬼！老爷们吃的东西我怎么能知道！”

“也许什么时候你看见过。”

“什么颜色？”

“黄的，黄色的……”

“橘子！”小无赖吼了一声，使劲拽了一下头巾，准备用鞭子抽打同伴们。

“你把我的胳膊都拽下来啦，笨蛋，不是橘子！……”

其余的孩子得救了，便顺着公路和堤岸跑开了。

“回来！回来！不是橘子。”“母亲”喊叫着。

“就是橘子！咸鱼干儿！揍烂你……橘子不是黄的？不好吃？”

“可是橘子你能吃到呀。”

“不错，要是到赫罗马太太的摊儿上去偷，就吃得到。”

“所以不是橘子。下一个。拿……？拿……？”

一个面黄肌瘦、半光着身子的小孩攥住了头巾尖儿，他的眼睛发亮……声音发抖……害怕地看着说是橘子的那个孩子，声音极轻地说：

“拿蒂亚斯（牛奶蛋糕）！……”

“抽屁股！”母亲兴奋地喊道，“突！突！突！”

孩子们都跑开了，可是优胜者在后边追得并不起劲，他不太想抽打自己的朋友们，赢了固然高兴，但却不想报复。

“红毛儿”不愿跑，提出了异议。

“见他妈的鬼！什么是牛奶蛋糕？”他用手遮挡着脸喊着，“耗子”正在假装抽打他。

“红毛儿”恼火地接着说：

“你快说：揪耳朵！痨病鬼，要不，我就揍瘫了你！”

“揪耳朵！揪耳朵！”

同伴们团团围住了“耗子”，揪着他的耳朵。

“抽屁股呀！”“母亲”又喊起来；小家伙们又四散跑开了。

这时，讲经师来到小姑娘面前。

小姑娘发出一声惊叫。她以为是父亲来抓她，又要象往常那样叫她吃一顿拳脚。

“告诉我，孩子，你看没看见过去两辆车？”

“往哪边儿？”她说着站了起来。

“往上边。一辆车上驾着两匹黑马，另一辆是四匹马，马都戴着铃铛……工夫不大……”

“没看见，先生，我想没过去……请您等一下，教士先生，看他们是不是……妈妈揪耳朵！”她喊道，那群男孩便都跑到“耗子”面前的路灯下来了。看到教区法官时，除了“红毛儿”，别的孩子都围拢上来，戴帽子的还都摘了帽子，一个个争先恐后地吻他的手。有些孩子先擦擦鼻子和嘴；有些孩子则顾不上这些。

“你们看见两辆马车往上边去了吗？”

“看见了。”

“没看见。”

“是两辆。”

“是三辆。”

“往下边去了。”

“瞎说，瘪三儿……瞎说我就打肿你的嘴！往上边去了，教士先生。”

“是辆四轮大车。”

“胡说！是辆双轮车。”

“是两辆车。”

“打死你！……”

“揍肿了你！”

讲经师什么也没打听出来。他认为车已经过去了。但他并没停止散步，继续在那里转悠，边走边擦被穷孩子们吻过的手。手被孩子们吻脏了，他觉得很不舒服，便在喷泉的水池里洗了洗。

孩子们散去了。只剩下了堂费尔明和一只蝙蝠，蝙蝠在他

头上飞来飞去，讨厌的翅膀几乎扫到了他。蝙蝠也来跟他捣乱，刚刚飞走，就又转了回来，飞的圈子一次比一次小。

“也许是两只蝙蝠，”讲经师想，每当看见这丑陋的动物在头顶上飞时，他就觉得头发根儿发凉。

黄昏的最后一点余光消失了，美丽的夜幕降临了。山峦上空，大熊星和星座中的群星光辉闪耀，亮晶晶的薄雾宛如轻纱飘带勾勒出山峦的轮廓；科尔芬山那边，金牛星出现在黢黑的群山顶峰，那片空旷的夜空中只有它熠熠闪光。微风停息了，蛤蟆的叫声有如一个逆来顺受的有教养的宿命论者唱的感恩歌，使田野显得倦怠而凄凉。高处市区的喧嚣传到这里已经十分微弱，有时还出现深沉的静寂。离此最近的移民区早已是一片寂静。

堂费尔明并不喜欢欣赏恬静的夜色；很久以前，他是喜欢的，那是在神学院和耶稣会时，在他初当教士的那几年，那时他很脆弱，怀着一腔哀怨。后来，生活教他成人，母亲，一个只会刨地挖土的村妇教他成材。书本里称作诗意的东西在他身上早已不复存在；当然，已经好多年啦！星星！自从当了教士，凝望星星的次数太少啦！……德帕斯停住脚，摘下帽子，擦擦额上的汗，朝头顶上黑沉沉的夜空中闪亮的星星望去：皮塔戈拉斯① 的话有理，星星象是在歌唱。沉寂中，他听见自己头脑中血液在奔流，好象还听见了另一种声响，象是远处响起的铃声……“是他们？车回来了？敞篷车没挂铃铛，但旅行车上的马是戴着的。噢，也许是蝉儿唱、蛐蛐叫、蛙儿鸣，或是别的什么在静悄悄的田野上鸣唱？……不……不；是铃铛声，他可以肯定……响声近了，有节奏的声响越来越近了。

---

① 古希腊哲学家、数学家。

“大概是他们！太晚啦！”他大声自语着向路边的排水沟走去，走到散步场上的一盏路灯的灯影里。

他引颈朝比维罗的方向望着，仔细倾听每一点响动……就这样等了几分钟。他看见黑漆漆的远处出现了两点亮光，接着是四点；是那两辆车。有节奏的铃声变得清晰响亮了；铃声中不时掺杂进别的声音，象喊叫声，象断断续续的歌声。

“太轻狂了！在路上还唱歌！”

已经听得见从地下发出来的沉闷的车轮声和马疲乏的喘息声了……终于，传来了里帕米兰的尖细嗓音……大车里鸦雀无声。敞篷车从讲经师身边驶过，他为了不被看见，便紧紧贴着铁灯柱。马车飞驰而过。德帕斯看得十分仔细。他看见里帕米兰的位子上坐的是堂维克托·金塔纳尔，庭长夫人的座位上坐的是里帕米兰。一点没错，他看得很清楚。庭长夫人回来没坐敞篷车！和另外几个人坐在一起！他们把她丈夫赶到敞篷车上和教士、侯爵夫人以及堂娜佩特罗尼拉坐到一块儿！……然后，堂阿尔瓦罗和她坐在一起……也许大家都醉了，至少是乐滋滋的！

“伤风败俗！”讲经师想，一股怒火直往上冲。

他没意识到自己在滑稽地模仿格洛塞斯特尔，接着又说：

“想把她推进他的怀抱！这个侯爵夫人简直是个拉皮条的！”

“一路上还唱歌！”

车走远了，已经沿着移民区的主街向上驶去，喧笑声停止了；车灯一闪一闪，时隐时现，光亮越来越小……

“这会儿都不出声了！”堂费尔明想。“这更糟，准没好事！”

铃声又响起来了，象夏夜里从远处传来的蝉儿鸣，蛐蛐叫。……

讲经师已经把星星忘了，他离开了堤岸，跟在维加亚纳家的车后，沿着移民区的主街快步往上走去……

要不是顾着廉耻，他早就顺这条上坡路跑开了。为什么而跑？什么也不为。只为发泄一下心中的怒气，消耗掉肌肉、心灵中无所寄托的力量，那股力量搅得他心神不安……

经过帕埃斯家的花园时，铁窗栅里的圆形毛玻璃灯罩下的煤气灯光使他看见了自己那魔幻般投射在尘土飞扬的路面上的教士身影。

看到自己这种不理智的举动，他感到羞愧，便放慢了脚步。

“我大概喝醉了。不能再这样了。嗐！这是怎么啦，我从来都能把握住自己……现在，我快变成蠢货了。”

他想起了自己和庭长夫人的约会，心里轻松了一些。“过一会儿就是明天了……八点钟我就能知道……是的，我会知道是怎么回事的……我要问个仔细。为什么不呢？我有我的问法……我有权力……”

他来到了林荫路，那里冷冷清清的：工人们的散步已经结束。他顺商业街、潘神广场继续往上走，经过新广场时，他朝那个街角看了一眼。奥索雷斯老宅只有门厅的灯亮着。

“没送他们回家？他们还聚在一起？”他未加思索，便顺着中午走过的那条路一直来到鲁阿街。侯爵家的阳台门此刻都打开着，不过，光线不是由那儿进去，而是从那儿出来，因此，漆黑狭窄的街道上便出现了几处亮晃晃的地方。远处的几盏煤气灯发出很难闻的气味，几乎没有什么亮。德帕斯听见了里面的叫喊声、嬉笑声和变调钢琴发出的嘶哑、刺耳的声响。

“还有说有笑呢！”他咬着嘴唇自语道。“可我呆在这儿干什么？这些跟我有什么相干？明天我就能知道她是否和别的女人

一样了！我是疯了！喝醉了！……这会儿要是让母亲看见可就糟啦！”

从阳台射出的光划破黑暗，在对面人家的墙上形成好几个大的直角三角形；在那片恬不知耻的刺眼的光亮下，黑色人影象幻灯上的图画一样跳跃而过。有时晃过一个女人的腰肢，有时晃过一只大手，有时是一缕溃水似的胡须；这些都是德帕斯在小客厅阳台对面的墙上看到的。大厅阳台对面墙上的影子很小，又多又模糊，晃动着交错在一起，把教士看得头昏眼花。

“这不是在跳舞，”他想。可是这种想法并不能安慰他。

小客厅阳台旁边是一个关着门的阳台。侯爵夫妇的女儿就死在那个房间里。讲经师记得，在把那可怜的姑娘交给上帝时，他到过那里，他跪着，手里举着一把蜡制的斧头。那是多年以前的事了。突然，那个阳台门打开了。德帕斯看见一个女人的身影紧贴着铁栅栏，俯在扶手上，象要往街上跳似的。模模糊糊可以看出有两只手搂着这位女士的腰；她扭动着，想挣脱出来。“她是谁？”无法辨认；看上去是高个子，很老练；可能是奥夫杜利亚；也可能是庭长夫人。“不会是庭长夫人，那是不用说的！那双手是谁的呢？他为什么不到阳台上来呢？”德帕斯站在对面一个门洞里，那儿黑漆漆的没一丝亮光，他肯定自己不会被人看见，不会有人打这儿过的。万一有人从这儿过，看见他在偷看侯爵的客人，人家会怎么想呢？得离开这里……是的；可是，那两个家伙不离开阳台，他就不能走。此刻，那位他看不清是谁的女士正背朝着街，面向着里面那个人，一边平静地说着话，一边机械地象猫抓似的用手轻轻推着那双不时想来搂她的手。

“摸着黑呆在那儿！屋子里不点灯……真放肆！”堂费尔明想，他还呆在原地没动。

阳台上的女人在说话，但声音极轻，无法从声音上辨认她；低语中有许多S①，全部是无人称句。

“当然不是她，”门洞里的人默默想着。

尽管做了这种合乎逻辑的推测，他仍然不安心。黑乎乎的阳台使他感到憋闷，好象缺乏空气一般。女人身影上的头消失了一会儿；出现了一阵庄严的安静，寂静中发出一声清晰而响亮的接吻声，然后是一声尖叫，和《理发师》② 第一幕中罗丝娜发出的尖叫一样。

讲经师松了一口气。“不是她。是奥夫杜利亚。”阳台上没人了。堂费尔明走出门洞，贴着墙根快步离开了那里。“不是她，肯定不是她，”他边走边想，“是那个女人。”

---

① 西班牙语单词变复数时用的词尾。

② 即法国著名剧作家博马舍的喜剧《塞维勒的理发师》。

第十五章

〔堂费尔明回到家里。他母亲堂娜保拉担心儿子与庭长夫人的关系损害自己的利益，遂与堂费尔明闹僵。详细介绍堂娜保拉的青年时代、她的婚事和寡居。叙述她在阿斯托加成为卡莫伊兰神父的女管家及其后随升为主教的神父来到贝图斯塔的情形。她的手腕和野心。她通过经营圣器使同行小商人堂桑托斯·巴里纳加破产。巴里纳加酒醉回家时，在讲经师家的门前大叫大嚷，骂德帕斯及其母为强盗。〕

堂娜保拉站在二楼楼口的平台上，一手托着烛台，一手拽着街门的门绳，默默地一动不动地看着儿子低着头，脸藏在宽檐帽子里，慢腾腾地上楼。

是她亲自给他开的门。她没问是谁，料定是他。见到儿子，她一句话也没说。儿子上着楼，她动也不动，就象一个又黑又长、有棱有角的幽灵，直挺挺地站在楼梯平台当中，似乎随时准备挡住他的去路。

德帕斯快到楼口，堂娜保拉才离开那儿，进了书房。堂费尔明看了她一眼，而她却没有看他。

费尔明看见母亲太阳穴上各贴了一快很大很显眼的油脂膏药。

“她什么都知道。”教区法官想。当母亲不吭声，又贴上膏药时，那就意味着她已经怒不可遏。从饭堂走过时，德帕斯看见饭桌上摆着两份餐具。离吃晚饭还早，一般晚上九点半才铺桌布，可现在刚到九点。

堂娜保拉点燃桌上儿子熬夜用的那盏油灯。

堂费尔明在沙发上坐下，把帽子放在一边，用手绢擦了一把额头，看着堂娜保拉说：

“妈，您头疼吗？”

“刚才疼来着。特雷西纳！”

“夫人。”

“开饭！”

她说完便走了出去。教区法官作了个无可奈何的表情，跟在她后面也走了出去。“还不到吃晚饭的时间，还差四十多分钟呢……可谁会对她说呢？”

堂娜保拉在餐桌旁坐下，就象个剧场里的蹩角的滑稽演员。在堂费尔明的餐具旁有一个牙签筒，还有一个放油盐酱醋的调味瓶架。他的餐巾有餐巾套，而母亲的没有。

特雷西纳神情严肃地低着头端上第一道菜，是个冷盘。

“你不吃？”母亲问教区法官。

“我不饿……就是渴得很……”

“你身体不舒服？”

“不，夫人……不是因为这个。”

“你待会儿再吃？”

“不，夫人，待会儿也不……”

讲经师坐在堂娜保拉对面；她默默地吃着饭。

德帕斯一个胳膊支在桌子上，手托着脑袋，望着母亲大人。

只见她心不在焉，急匆匆地吃着，脸色比平时苍白，一双明亮而冷漠的蓝色大眼睛直勾勾的，想必正盯着地板。

特雷西纳就象一只驯养得很好的猫一样，出来进去，悄然无声。她将那道凉菜推向少爷。

“我说过我不吃。”

“别管他，他不吃。你呀，她刚才没听见嘛。”

她用爱怜的目光看了看女仆。又是一阵沉默。

德帕斯宁愿立即大吵一场，这无论如何也比看见这两贴膏药和沉闷的场面好。他感到恶心，但却不敢要杯茶喝。他简直渴得要死，却又害怕喝水。

堂娜保拉此刻对特雷莎说的话比平日都多，而且显出少有的亲切。

她跟她说话，就象要安慰她忘掉什么不幸，而对这种不幸，她堂娜保拉似乎有部分责任。这一点，起码讲经师自以为觉察到了。

缺什么餐具，女主人就自己起身去取。

堂费尔明要求给自己那杯水里放点白糖，母亲就说：

“糖罐在楼上，在我房子里……你别管了，让我去拿。”

“妈……”

“让我去吧。”

餐厅里只剩下特雷西纳和她的男主人。她高高提起水壶给他倒水时，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德帕斯略带惊奇地看了看她。她十分漂亮，象一个听话的处女。她一直低着头，不管怎么说，他还是讨厌她。母亲则很宠爱她。对仆人不应助长他们的气焰。

堂娜保拉从楼上下来。当特雷西纳出去时，她一边朝门口

瞧，一边说：

“这可怜的姑娘，我不知道她身体怎么受得了？”

“怎么啦？”堂费尔明听到这第一声闷雷似的话，不禁问道。

母亲站在他身旁，搅着他杯子中的糖水，愤怒地俯视着他。

“怎么啦？她今天下午去了两趟主教府，一趟大祭司家，一趟卡拉斯皮克家，一趟帕埃斯家，一趟‘塌鼻子’家，两趟教堂，两趟慈善堂，一趟圣保罗会，一趟……唉，把这可怜的女人都累死啦！”

“她去干什么呢？”德帕斯对第二次雷鸣作了这样的反应。

严峻的沉默。堂娜保拉重新坐下，显得比圣人还有耐心。她心平气和，字斟句酌地说：

“去找你，费尔莫，就是干这个去了。”

“胡闹，妈妈。我又不是小孩子，干嘛要她挨家挨户地去找我。卡拉斯皮克会怎么想？帕埃斯会怎么想？这简直太可笑了……”

“她没有错，她是听人使唤的。要说胡闹，你就骂我吧。”

“儿子怎么能骂母亲呢？”

“可你要气死她，要连累她，要毁掉这个家，毁掉财产、荣誉、地位……毁掉一切……就为了一个女人……一个女人……你是在哪儿吃的饭？”

除了羞愧，撒谎已是徒劳，他母亲已经了如指掌；“塌鼻子”全向她报告了。他想必看见他在堤岸下了马车。

“我和维加亚纳侯爵夫妇在一起吃的饭，今天是帕基托的生日，他们非要我……没办法，我没叫人给家捎信……是因为那样太可笑了，再说也没可靠的人……”

“在那儿吃饭都有谁？”

“有五十个人，说不清有谁。”

“够了，费尔莫，别遮遮掩掩的了！”母亲声音沙哑地叫道。她站起身，关上门，站得远远的继续喊：

“你到那儿去找那位……夫人……你坐在她的身边，……你还和她坐着敞篷车游逛，全贝图斯塔都看见你了，你在堤岸下的车，我们又有了一位准将夫人……看来你是想出丑，叫我倒霉。”

“妈！ 妈！”

“当妈的算什么！ 你整天都想着她妈？ 你让她孤零零地一个人吃饭，说实话，她根本就没吃！ 你妈担惊受怕与你无关是不是？ 这是当然的事，对吧？ 后来一直到晚上十点你又干了些什么？”

“妈，看在上帝的份上！ 我又不是小孩子……”

“对，你不是小孩子，你妈着急得要死，你一点也不心疼……当母亲的不过是个看家狗，是个装钱的柜子。你妈为你流血流汗，为你赴汤蹈火，为你坐牢……你不是小孩子，可你却为了一个臭娘儿们流血流汗，赴汤蹈火，伸手去救她……”

“妈！”

“为了一个坏女人。”

“夫人！”

“她比那些扯堂萨图尔诺礼服的女人还要坏一百倍，一千倍，因为那些女人收了钱就不再纠缠找过她们的男人。可这些夫人在吸你的血，糟蹋你的名誉……一个月就会把我二十年的心血毁灭……费尔莫，你没良心！ ……你疯了！”

她累得坐了下来，把头上搭着的手帕取下叠成带状裹在太阳穴上。

“我的头要炸了！”

“妈！看在上帝的份上，请您静一静，我从没见过您这样……到底出了什么事？……全是诬蔑……多快啊，他们造谣造得多快啊！什么准将夫人！什么阔太太！没有的事……我向您发誓没那回事……没有的事！”

“你没良心，费尔莫，你没良心。”

“夫人，没有的事，我向您保证……”

“晚上十一点以前你都干了些什么？肯定在那娘儿们家门口转悠……”

“上帝保佑，夫人，您不该说这些话。您在辱骂一个诚实、无辜、有道德的女子。我与她只不过谈了两三次话……她是一个圣女……”

“和其他女人没什么两样。”

“和那些女人一样？”

“和其他女人一样。”

“夫人！当心别人听见！”

“好了！好了！要是有人能听见，我就不说了。费尔莫……明人不必细说……你听着，费尔莫……你是不记得了，可我记得……我是你的生身母亲，你知道吗？我了解你……我也了解世界……我要记住所有的事情，可这些事情，你我之间不可以谈……私下谈也不行。你是理解我的话的……可是……我太善良了，我说得太少了，我见的又太多了。”

“您什么也没看见……”

“你说得对，我没看见……但能知道，我从来没和你谈这些……下作的事，可现在你好象挺高兴让大家看见你……这你就大错特错了……”

“妈，您说过，有些事情我们之间来谈是荒唐和不庄重的，即使是以打哑谜的方式……”

“这个我知道，费尔莫，但这是你逼的。今天的事情简直是桩丑闻。”

“可我对您发誓，什么事也没有。这些与从前所有那些谣言毫无关系……”

“更糟，简直糟上加糟……我担心的是别人知道，担心卡莫伊兰相信外面已经传说的那些事。”

“已经传说了！两天之间！”

“是的，两天之间，半天……一小时……你不知道他们在找你的茬吗？你不懂这是衣湿又遭雨水淋吗？才两天，他们会说是两月前，两年前，他们可以信口开河。现在开始的，他们会说是现在才发现的。他们了解主教大人，知道只有通过这个途径才能把你撂倒……可以让他们告诉卡莫伊兰说你偷了圣餐杯……这他不会相信……不过这件事他一定信以为真，别忘了那个准将夫人！……”

“妈！什么准将夫人！准将夫人！……我们不能谈这些事情。不过……要是我给您讲……”

“我什么也不需要知道……我都明白……都知道……我有我的办法。费尔莫，在人世间这些不幸的事情中，妈一直领着你做人，对你好还是不好？”

“好！妈！我的妈妈。”

“是不是我使你摆脱了贫困？”

“是的，亲爱的妈妈！”

“你那可怜的爸爸留给我们的只有饥饿和穷困，车辆被抵押，一切丧失殆尽，是这样吧？”

“是的，夫人，是的……我永远……”

“你再别永远了。我不想听你说的，我希望你还继续相信我。我做的事情我心里清楚。你讲道，用你的漂亮言行去迷人……我继续做我的事……费尔莫，本来一直都是这样的，可你为什么给我走上了邪路？为什么你要瞒着我呢？”

“妈，没那事。”

“有，费尔莫。你说你不是小孩子，……这是真的。但是，如果你是个傻子，……是个有知识的傻子，那就更糟。你懂暗箭伤人，毁人名誉吗？你别看副主教身子歪斜，他可是这方面的老手……这是一个比你见多识广的无耻之徒。”

堂娜保拉已经揭掉了太阳穴上的膏药。她那粗大的白发辫搭在肩背上，一向没神的眼睛眼下却火花四溅，这个形象如同刀削斧砍般的女人就象一尊谨慎而富有经验的雄辩家的粗犷的雕像。

狂风变成了细雨般的劝告，争吵变成了热烈而心平气和的商议。堂娜保拉无意中回忆起的往事打动了费尔莫的心。现在是母子之间，话说得过火些也没关系。

堂娜保拉并没有动感情，她有这样的长处。她认为爱抚是可笑的表现，她很爱自己的儿子，但是以她特有的方式去爱，从远处去爱，带有一种强制和专横的性质。费尔莫不仅是她的儿子，还是她的资本和生产金钱的工厂。为抚养他成人，她熬夜、流汗、算计、忍耐、施展诡计、耗费精力，作出了种种牺牲，还干了下流的罪孽，她忍受的羞辱儿子连一半也不清楚。因此，倘若她向她努力培育出的成果贝图斯塔教区法官索要点好处，就是要的再多也不过分。世界是她儿子的，因为他最有才华、最雄辩、最精明、最博学、最漂亮，而她儿子又是她的，她应该收回她的资

本所产生的利润。倘若这个造钱工厂停工或倒闭，那就会带来危害和亏损，她有权要求费尔莫继续生产。

保拉·赖塞斯在家乡马塔莱雷赫父亲干活的那个煤矿附近生活了许多年。父亲是个穷苦的农夫，有一块贫瘠的玉米和马铃薯地，雇着一个短工。那些从黑洞里出来的男人，满身煤汗，眼睛红肿、呆滞，凶得就象魔鬼。他们那黑手里的钱要比那些种地的、在青草地里割草堆草的人多得多。钱在地底下，应该把它挖出来。在马塔莱雷赫以及整个谷地，人们都很贪婪。长满栗树和蕨类植物的高山的山坡上有条黑河蜿蜒流过，生长在河两岸的脸色发黄的黄发儿童似乎整日都在做着贪婪的梦。保拉是个黄发姑娘，头发黄得就象玉米棒的颜色。她的眼睛几乎是白色的，晶莹明亮。从她懂事起，她的灵魂里就集中了村上各种各样的贪婪。凡是能用篮子在头上顶一点土的孩子都能在煤矿和周围的工厂里找到活干。在马塔莱雷赫，穷人的孩子这样挣得的那几个钱，就是撒在这些幼稚心灵上的贪婪的种子，这种金属种子嵌入心灵深处，永难取出。保拉每日看见的是家中的贫困，没有面包，父亲把他在矿上挣得的钱全花在了酒店和赌场。

家里缺钱的痛苦使她学会了挣钱的本事。九岁她就长得象一个被太阳晒熟了的又长又干的谷穗。她没有笑脸，总是狠劲地拧她的女友们，奔命地干活，并把钱藏在院子的一个小洞里。贪婪使她过早地成熟，显出一种与其年龄不相称的严肃、坚定和冷酷的性格。

她少说话，多观察。她瞧不起家中的穷日子，总想飞黄腾达……摆脱贫困。可怎么才能跳出贫困呢？必须有金翅膀。金子在哪儿呢？她又不能下矿井。

经过观察，她终于在教堂里发现了一个矿脉，这矿脉可不象矿井里的那么昏暗和痛苦。“神父不干活，却比她父亲和其他矿工有钱。倘若她是个男的，她一定要做神父。但她可以当一个象里塔夫人那样的女管家。”从此，她开始经常光顾教堂。什么九日祭呀，祈祷呀，布道呀，念珠祈祷呀，她从不缺席，总是最后一个离开教堂。马塔莱雷赫的人早把古老的虔诚埋葬在煤堆里了，他们不再信教，是周围村镇中有名的异教徒。因此，里塔夫人很快就发现了保拉的虔诚。“安通·赖塞斯的那个女儿，”夫人对神父先生说，“是个做圣女的材料，她还没离开教堂呢。”神父和小姑娘谈了话，随后向里塔保证，说她将来一定是个圣特雷莎①。有一次，女管家病了，神父向赖塞斯要来保拉暂时代替里塔做管家。后来里塔病好了，但保拉却未离开教区神父的宅邸，从此结束了头顶土篮子的苦差。她穿上了教服，由于对上帝的爱，她竟忘掉了父母。两年后，里塔夫人冲保拉挥舞着拳头离开了神父家，带去了装着她二十年的积蓄的一个箱子。神父寿终正寝，新上任的那个三十岁的教区神父便把保拉视为神父家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个时候保拉还是个少女，长得又高又白又嫩，身体结实，皮肤细腻，但并不匀称。有一天半夜十二点，她踏着月光走出了神父家。神父家位于一座长满栗树和槐树的小山岗上，离上面的教堂有百余步远。她肩膀上披着一条黑披肩，遮盖着白衣服。在她后面，走出来一个黑影，戴着睡帽，穿着衬衣……一见有人跟着她，保拉便顺着那条通向谷地的小路往下跑去。黑影追上了她，拽住了她的毛哔叽衬裙，强使她停下。他们谈了一会儿。他张开臂膀，将双手放在胸前，吻着两根交叉成

① 十六世纪西班牙修女、作家，毕生致力于传教活动。

十字的手指。她摇头表示不行。纠缠了半个小时，两人又回到神父家。他先进去，她跟在后面，对一只吠叫的狗说：

“嘘！ 纳伊，是主人！”随后便从里面关上了门。

从那天晚上起，保拉贞操上没吃一点亏就一变而成了神父头上的霸王。寂寞中一时的脆弱，竟使神父没尝到半点甜头就当了多年的奴隶。他以圣人闻名，是个宣讲道德、贞操的年轻人，特别是他要对附近那些神父宣讲这些东西。他的宣讲是理论联系实际的。一天晚上，吃完晚饭，他发现保拉长得有棱有角，样子难看，竟产生了一种野蛮的、无法抗拒的、盲目的淫念。这淫念是由她那丑陋的臀部、棱角分明的肉体和那双长而粗壮的男人般的腿勾起的。对他用语言和表情——这种情况居多——突然表达的第一个爱的暗示，她只支吾其词，装着不明白他的要求。第二次，当他淫心荡起，变得发狂，笨拙地向她发起童男般的粗暴进攻时，保拉就跳了起来，踢了他一脚，一句话没说就回到自己房间，将衣服包好，表示她要走了。临走时保拉站在楼梯上说：

“神父先生，我去我父亲家睡觉。”

这件事弄得神父威风扫地，这不是亵渎神职嘛。以后倒再没发生什么事情，但她在他眼里从此成了有生杀大权的封建领主。她手中握着他的名誉，她可以叫他丢人现眼。不过，她并没有这样做。然而，一天晚上学习完毕，已经很晚了，神父正在吃晚饭，保拉走过去，要他听自己的忏悔。

“我的孩子，这个时候？”

“是的，先生，现在我有勇气……以后我就不能担保再有这种勇气了。”

她向神父忏悔说她怀孕了。

神父有个远亲，叫弗朗西斯科·德帕斯，是个退伍炮兵。他常来神父家，曾向她求过爱，而得到的是一记耳光——神父一听脸就红了，他想起了自己曾挨的那一脚，但这个退伍军人十分固执，还是来向她献殷勤，还许愿说一得到政府答应给他的那个杂货铺就和她结婚，她这才放下心来，从此便开始接待这位可疑的“大船”。根据当地的习惯，这位炮兵总是半夜去和保拉谈话，不是在铁栅栏那儿——在马塔莱雷赫没有这玩艺儿，而是在粮仓的过道上。这粮仓是一间用高约三米的大柱子支起的木板房子，是保拉夏天睡觉的地方。一天晚上，弗朗西斯科竟大胆背约从过道钻进了粮仓。保拉进行了反抗，直到筋疲力尽——她向基督起誓——终于被退伍炮兵强力制服。从那天晚上起，她开始恨他，但愿意与他结婚。好心的教区神父用牢不可破的纽带把保拉和弗朗西斯科结合在一起才两个月，费尔明——这也许是那晚欺骗行为的结果——便诞生了。街坊邻居都说这费尔明是给了女管家不少金币作陪嫁的神父的儿子。弗朗西斯科对此并不在意。他早就想和保拉结婚，但街坊邻居的话弄得他满腹狐疑，他认为神父可能在嘲笑他，但他仍然要按自己的意志办事。不过，那天晚上，即那场激烈的夜战的晚上，使他相信了神父的无辜和保拉的清白。那是装不出来的，因为这个炮兵通晓世间的各种阴谋诡计，知道那些假处女的鬼花招。他相信，他好歹征服了一个真正的处女，第二天天明他就怀着这样的想法回了家。于是，他又重新盘算起娶神父的女管家的计划。他跪着向她起誓，就象他在戏中看到的那些上流社会的美男子那样。“我明天去找神父和你父亲向你求婚。”“不行，”她说，“现在不行。”他们仍继续见面。当保拉确信那次背信弃义或随后的几次退让结下了果实，就对情人说：“我现在去告诉主人，等他叫你

的时候，你就拒绝娶我，说人家都讲这……不是你的……总之……”“对，对，我明白了。”“你不是疑神疑鬼吧，畜生！”“对，对，我知道了。”“就这样。”“然后呢？”“然后你就等着他给你钱……他出的第一个价你别答应，等着他自己抬价……第二个价你也别答应。到他出第三个价，那时你就装着自认倒霉……”

保拉如此这般地一举从马塔莱雷赫那个可怜的最圣洁的神父手里攫取了她在暗中下的那笔赌注。往后，这个善良的人还有什么热情去宣讲坚定的贞操呢！“孽障，一时的软弱毁了你，真是一念之误啊！这情欲，这并没有得到满足的情欲使你为了保全荣誉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全部的积蓄、家庭的和睦以及你一生的安宁——他心里说。）

保拉买进大量的酒，然后转手批发给马塔莱雷赫的酒馆老板们。她聪明、勤快，因此生意一开始就很兴隆。她一个人干他俩的活。她说弗朗西斯科很爱吹牛。他放下皮酒囊，一和老顾客喝上酒，就喜欢讲他的英雄事迹，甚至还悄悄地透露他那些冒险奇遇。他十分慷慨，一时谈得投机，就会在酒馆当场把大量的酒赊销给他的主顾，那些酒店老板。夫妻俩因此发生争吵，又是扔椅子，又是动刀子，又是厉声恫吓，最后双方又表示和解。弗朗西斯科对和解显得很热切，他妻子则对此表示冷淡，毫无诚意。赊销终于成了这个大手大脚退伍军人的一种毛病，一种嗜好。他喜欢摆阔，装腔作势，视金如土。“他去过多少国家，他在外头勾引过多少女人！”那些没出过门的朋友，酒馆老板们哄他喝第二杯酒时就这样骗他，当他沉浸在回忆往日的梦幻中，以为这些都是真真切切的事实时，那些同乡就在一片奉承和赞美声中，拿走了那些该付钱的皮酒囊。“不要讲这个了。”“男人是诚实君子。”退伍炮兵说，“比方说，如果我有一个银币，而一位朋

友，比方说，正好需要这个银币……比方说，一个银币就是四百多斤酒……”别看开张时挺红火，没过几年，他们的生意就破了产。一位老主顾竟然敢买酒不掏钱，随后又有一些老主顾群起效尤，弄到后来几乎谁也不给钱了。保拉曾经征服过两个神父，并企图征服一切，却对付不了自己的丈夫。“你想的都对。”他常对她这样说，可过不了半个小时，又故态复萌。倘若她发火，他就不耐烦了；若要动武，他总是占上风。保拉身体壮得象棵橡树，可弗朗西斯科曾是我们军队中最勇猛的战士，力大如熊。他出生在山顶上，二十岁以前一直在山口看管牲口。当贫困找上门来，保拉决计放弃他们的生意时，德帕斯便决定利用手头收回的那点钱从事畜牧业。他买了几头奶牛，带着妻儿回到了自己的家乡，打算在那最陡峭的山地上以放牧为生。在那儿，费尔明度过了童年，进入少年时期。但他的母亲很早就想让他当个神父。“他应该象他爷爷和父亲那样去放牛羊。”每当母亲说要把孩子送去跟马塔莱雷赫的神父学拉丁文时，退伍炮兵便这样大声叫喊。放牧的营生并不比卖酒收入多。于是弗朗西斯科想起自己先前曾是个好射手，便又投身狩猎，到处追捕狍子、野猪，有时偶尔碰上熊，他也不放过。一个冬天的下午，保拉看见四个男人用橡树枝条临时做成的担架抬着丈夫支离破碎的躯体回到了村里。原来他抱着一只被牧羊人追捕了一个星期的身受重伤的母熊从一个悬崖上摔了下来。退伍炮兵光荣地死了，却给寡妇留下了一身债。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她同时又是许多永远收不回来的无期赊款的债主。她因负债抵押了一切财产之后，就带着那些无用的字据和应该成为神父的儿子，又回到了马塔莱雷赫。费尔明已经是一个身体有如城堡似的小伙子，才十五岁，看上去却象二十岁的大人。保拉按照自己的设想培养他，在管教

儿子方面胜过自己死去的丈夫。她让儿子跟神父学习拉丁文，就是那个给她陪嫁钱的神父。费尔明应该争分夺秒地学习，他也的确在发奋读书。他学习，一个人顶四个，还在神父家做些家务活，此外又看菜园，以此维持生活和学习。他夜里住在母亲的茅屋里，那是在一个矿井入口处用四块木板搭起来的小酒馆。这小店的费用当然不高，但仍由那位神父支付，他这样慷慨，与其说是出于胆怯，倒不如说是出于善心。他已经不再害怕保拉会说他些什么，保拉自己也不相信她曾一度冷酷无情，凶神恶煞似的威胁他的那种武器的威力了。

酒馆生意兴隆起来了。矿工们从矿井中出来，一眼就可以看见酒馆。在那儿，他们只需往前迈一步，就可解饥消渴，过一过几乎所有矿工都难以摆脱的牌瘾。在那块无法阻隔恶言粗语和钱币声的木板后，在漫长的冬夜里，“神父的儿子”在学习着，那些矿工背着费尔明，在他母亲面前就这样称呼他。费尔明曾向许多人证明：读书学习并没有减弱他的臂力。那些愚昧、丑恶和粗野的景象使他厌恶。他狂热地沉浸在真正的虔诚中，如饥似渴地读书，渴望实现也是他母亲期望他得到的那些东西：神学院和教士服。教士服是自由人的长袍，它可以使他摆脱奴隶地位，如果他的努力不能将他引入另一种更好的生活，一种无愧于他的雄心壮志和他心灵中觉醒了的那种天性的生活，那他就注定要和所有那些卑贱者一样去当奴隶。保拉在这个时期吃了很多苦，但收入有保证，而且比那些没见过她如何利用矿上那群乌合之众粗野、盲目、毫无挑拣的欲望的人所能想象的要高得多。不过，她得冒驯兽人那样的危险。打架斗殴在酒店里是家常便饭，白天晚上时时发生，不是动刀子，就是舞板凳。保拉要拿出精力来平息这类野性发作的风波，坚决要那些损坏家具的人高价赔

偿损失，还按她自己的方式把这些胡闹造成的损失记在账上。有时候，费尔明想帮母亲一把，用拳头阻止酒馆里的那些可悲的打斗，但母亲严禁他插手。

“你学习去，你要成为神父，不应该打架流血。如果人家看见你和这群盗贼在一起，会以为你也是盗贼。”

费尔明尊重和害怕母亲，就屈从了她的意志，要是酒店里吵闹声太大，他就捂住耳朵，设法集中注意力埋头学习，直到忘掉那里面所发生的事。除了酒客间的争吵，保拉还有些事没叫儿子知道。她虽然已经不年轻，但她结实的身体，光滑、白皙的皮肤、健壮的臂膀和过分丰满的臀部，仍旧勾起了那些生活在黑洞中的卑贱者的淫欲。“这死女人还有点味。”他们在井下这样议论她。他们叫她“死女人”是因为她白得发青。很多醉汉以为征服她很容易，便常常象捕捉猎物似的扑向她。保拉对付他们的办法是拳脚交加，再加上棒打。她在一个恶棍头上摔碎的杯子不止一个，而且还敢要他赔偿。这种兽欲的进攻常发生在深夜，因为那个爱上她的恶棍赖在板凳上不走，想等到没人时好为非作歹。这种时候，费尔明不是在学习，便是早已睡觉。保拉关上街门，因为当局有这种规定。她并不赶那醉汉走，尽管她知道他的企图，因为只要他在那儿，他就要喝酒，这是保拉求之不得的好事。于是，双方就开始了搏斗。她默不作声地自卫，即使他叫喊，费尔明也不会赶去，还以为那是矿工们在吵架呢。此外，他们也怕她，有的是因为她强壮，有的是怕她的儿子，他们都想征服她又不叫她儿子知道。他们最多也只能是偷偷地抱她一下，象搔痒痒似的亲她一下，如此而已。保拉不在乎这些。她最恶心的是打扫这些矿井中的狗熊留下的污秽。

一切都是为了她儿子，为了供他读书。她希望他成为神学

家，而不是庸碌无为之辈。保拉每天把从门口流进酒馆的泥水扫到街上。泥水污染了她，但却不能污染儿子。他在里面与上帝和圣人呆在一起，在那些书本中吮吸着能使他成为老爷的学问。他母亲在外面清理那些污秽，从中一点一滴地积攒着儿子的前程，也是她的前程，因为她确信自己将成为一位贵妇人。在山上的时候，费尔明刚一学会识字，她就叫他把学到的东西教给她。她坚持读书写字。在酒馆里，她就在赌徒和醉汉的叫骂声中，如饥似渴地阅读从神父那里借来的书。

治安警察不止一次来看她，她也三天两头地到区首府去告状，说发现了什么破坏和偷盗行为。

神父、费尔明、甚至那些警察都敬佩她的诚实，多次劝她放弃那个令人讨厌的生意。在那些随时都可能变成杀人犯的酒鬼和赌徒中生活，她就不觉得枯燥吗？

“不，不！”别人不用管她。她在攒钱呢，这一点是没有人怀疑的……象她那点资本，如果做其他什么生意，恐怕连开酒馆十分之一的利润也赚不到。那些矿工从黑古隆冬的地底下钻出来，腰包里装满了钱，又饿又渴，花钱痛快，挥金如土，吃昂贵的佳肴，喝如同廉价毒药的烧酒。在保拉的酒馆里，吃的喝的都不是什么好东西。她买来的酒菜都是次品中的次品，那些醉汉只知道吃喝，根本不知嘴里吞咽的是什么，赌徒们也根本不看那些酒菜，心都用在牌上。

酒菜销量很大，每种商品所得的利润都相当可观。因此，即使所有的“强盗”都来了，她也不会点燃酒馆报警。

后来，考虑到费尔明的学习和成长，她才不得不放弃这个买卖。她必须离开这个地方。便由马塔莱雷赫那位神父推荐，做了拉比尔亨·德尔·卡米诺的神父的女管家。那是一个荒野去

处，离莱昂有十多里远。由于马塔莱雷赫的神父和拉比尔亨•德尔·卡米诺的神父的关系，费尔明进了圣马科斯·德·莱昂的耶稣会学校，该校是几年前才在贝尔内斯加河畔兴建的。他通过了教士们出的全部考试题目，很快就显示出敏锐的目光、聪慧的天赋和出众的才华。校长得出结论，断言这孩子是天生的耶稣会教徒。保拉没有作声，但她已暗下决心，等她为儿子在这个圣墓之外找到一个可靠的前途时，她将在适当的时候把儿子从这里带走。她不希望他成为耶稣会教徒，而要他成为大教堂的教士和主教，因为谁也没有他知识渊博。他讲述东方的传教活动、谈论部落和日本的殉教者，还谈效法他们的榜样。他常常眼睛闪着热情的光彩，给母亲念那些报道塞维亚诺教士和耶稣会在野蛮人的地方探险的报纸。保拉微笑着，默默地听着。这太令人兴奋了！她付出了那么多牺牲，终于使儿子成了了不起的人。这绝不是神经错乱，不是；更非大惊小怪。在当着政府专员的面开启圣母金库的那天，拉比尔亨·德尔·卡米诺教堂总要经手许多钱币，但是那位神父自己却很穷。保拉看着手中一枚枚过去的银币和比塞塔，但是那些钱就象口渴的人眼前流过的不能饮用的海水一样，她从不在清点神像的财产和钱币中得到任何好处。她那杰出女管家的名声，在全省家喻户晓。拉比尔亨的教区神父常在酒足饭饱后，在饭桌上当着其他教士的面，大加赞扬她的烹饪手艺，夸她精明能干，大公无私，干净利落，心灵虔诚以及她的其他品质。于是保拉的声誉不胫而走，遐迩闻名，结果阿斯托加一位教士从拉比尔亨的神父手里要走了她。后来两人闹翻了，保拉成了忘恩负义的人。那个教士是个圣徒，责任不在他。堂福尔图纳托·卡莫伊兰是不会翻脸的。人家推荐她做他的女管家，他欣然同意，没想到仅仅几个月后他就成了她

的奴隶。

保拉一点也看不起这个圣徒般的主人。她为卡莫伊兰教士做事那年，就吹嘘说，她先后多次将他从破产中解救出来，没有她，他早就把家当挥霍一空，让那些穷人、无赖和懒虫以慈悲为由偷个精光了。保拉把教士的事管理得井井有条。卡莫伊兰很感激她，但继续偷偷地施舍，只是不那么大手大脚了。这样做，他的灵魂就得到安慰。教士不善于料理日常生活，不懂得世上有利益二字。不久，他便意识到保拉是他的眼睛、手和耳朵，甚至还是他的常识老师。倘若没有保拉，人们也许会把他当作穷疯子送进医院呢。

教士的家是这个女管家一生中施行暴政最严酷的帝国。她利用这个帝国供费尔明求学。教士终于明白，他应该把这孩子的学业看成是自己的事。如果说保拉为他献出了一切，那么他就应该将他的关照、金钱和地位献给她的儿子。况且，这孩子也很喜欢他。费尔明和他母亲一样谨慎、精明，对人比母亲更温和亲切。但是，应该把他从圣马科斯学校接出来。保拉相信能够办到，费尔明也希望如此，特别是他那因学习而搞垮的身体，更需要这样做。他终于离开了这个地方进了神学院，去攻读神学。他成了神父，还兼任代理主教。他被请到圣伊西德罗·德·莱昂、阿斯托加、比亚弗朗卡以及那些深受以慈悲著称的卡莫伊兰教士的影响的地区去讲经。后来，福尔图纳托被授予贝图斯塔主教职衔，当时他犹豫不决，确切地说，他想跪下来求人家别让他干这个差事。可保拉威胁他，说他要不接受，她就要离开他。“这简直是荒唐！”离开她，他将无法生活。“不是为了您，先生，为了孩子，您必须接受。”“也许她说得对。”卡莫伊兰为了孩子便接受了主教的头衔。于是，他们一起来到了贝图斯塔。不

过，贝图斯塔方面已经为主教找到了一位女管家，但保拉在他家中仍然对主人实行着最高监察职能。费尔明渐渐地长大了，他有了价值，而母亲更有价值。母亲抚养他长大成人，就是说让他当了神父；母亲又使他得到一位主教的宠爱；母亲把他推上了他现今的职位上；母亲自食其力，竭其所能……可他竟然忘恩负义！

那天晚上，讲经师经过思考，得出了上述结论。那晚，他和他母亲长谈之后，就自己关在书房里，回想那个强有力的女人为他，为他高升，为他成为人上人，为他获得财富和荣誉而作出的种种牺牲。

“不错，这是忘恩负义！是忘恩负义！”孝心使他流出了两滴热泪。他擦了擦眼睛，干枯多年的眼睛竟然湿润了，这使他感到吃惊。

“他怎么哭了？这真少见！莫非是因为喝了酒？也许，也许……是因为那天发生的事？也许这些原因都有。噢，也有他对母亲的爱，这是温存、伟大和应有的爱，是这种爱让他流下了眼泪。”

他敞开书房阳台的门。月亮已经出来，看上去好象在对面的屋顶上游动。街上寂静无人，月夜清新，苍白的月光和习习的微风，好象在抚摩着他。“他正在感受的事是多么新颖啊！或者确切地说，那实际上是往昔的事，是早已被遗忘的事。啊，每当他凝视月亮，倾听夜的寂静，便觉胸闷，这对他来说不是新鲜事，绝对不是。他就是这样开始在耶稣会学校把身体拖垮的。然而，那时他渴望的东西是模糊的，现在就不同了，现在他渴望……但他仍然没有勇气明白、确切地说出自己的渴望……不过，使他苦恼，产生出那种有如懒洋洋地舒展心房细胞似的甜蜜的痛苦

的，已经不是那虔诚的忧愁和与神学联系在一起的哲学家的焦虑……”庭长夫人的微笑连同她的嘴巴、脸蛋以及赋予她神采的眼睛一起浮现在他的眼前……他一个接一个地回忆起了她每次对他微笑时的情景。书本上把这称为精神恋爱。但他不相信这种说法。这不是爱情，他肯定这不是爱情。所有的人，他母亲和大家都在指责这种纯洁的友谊，他们完全是在粗俗地考虑问题。

“他要是知道善与恶，那该有多好啊！他母亲很爱他，一切都应该属于母亲，这谁都知道，不过……她不会温柔地感受，不理解那些细腻而崇高的情感……应该谅解她。这没有错，但他需要比堂娜保拉的爱更温柔的爱……需要那种由于年龄、教养、趣味而更亲近、更易交融的爱……他虽然和亲爱的母亲生活在一起，但他没有家，没有自己的家，而这应是那些庄重的灵魂、希望无愧于伟大这个称号的灵魂的最大幸福。在人世间，他无疑需要有一个伴侣。”

从街上一户人家敞开的阳台传来了小提琴柔和、忧郁而缓慢的乐声，不用说，那个琴师是个行家。那是《浮士德》第三幕的主旋律。讲经师不懂音乐，不知道这段音乐描写的是什么情景，但却听出它是在倾诉爱情。津津有味地倾听这种柔媚的音乐，就如同在追求享乐，在获得危险的肉欲的快感。他就是在这样倾听着，而小提琴恰好说出了他此刻心中那奇特的感觉。

突然，他想起自己这三十五年的生活，他迄今为止的生活乏味无趣，有的只是无休止的惊恐和自责。这些自责虽然渐渐不那么尖刻，但他对此却越来越厌烦。他怀着怜悯自己的温情听着小提琴那特有的诉说：

让我借着金色的星星

那微弱的光
再欣赏一下你的容颜……

讲经师悄悄地哭了，他透过泪帘望着明月……恰如特里封·卡尔门内斯在《圣旗报》上所说的那样，每到连载小说刊登的星期四和星期六，他就要遥望明月。

“我们已经长大了！”他一觉察到这种怪念头，就这样想。于是，他又认为刚才那番伤感想必和那杯白兰地或别的什么酒有关。

楼下正在查账。堂娜保拉经常按照商业法当众检查善良的弗罗伊兰·萨皮科的账目。弗罗伊兰是“红十字商店”的老板，堂娜保拉的一个白奴，他什么都仰仗着她，连没去坐牢也全亏了她。正象她说的那样，他完全是她手中之物。因此，她让他做了商店的老板，根本不怕他背叛。她用“你”称呼他，还经常叫他畜生和无赖，而他总是一副笑脸，只管抽那时时刻刻叼在嘴上的烟斗，以无耻的口吻心平气和地说：“这都是爱称。”他平常总穿着大礼服，甚至在宗教游行时还戴着黑手套。为了使人相信他对“红十字商店”的所有权，他必须打扮得象个主人。这是贝图斯塔唯一的一家红十字商店，也是自堂桑托斯·巴里纳加的那间小铺倒闭以后，贝图斯塔生意最兴隆的一家。

堂娜保拉在自己的女仆中找了一个给弗罗伊兰。这个女仆是她从乡下雇来的，特雷莎没来之前，一直是少爷的侍女，当时她就住在特雷莎现在住的那间房子里，离讲经师的卧室只有几步远。

这一桩婚事是对弗罗伊兰的妻子胡安娜的补偿。萨皮科带着狡猾的神情听了女主人的建议。他以为他明白这是怎么回

事。不过，他非常豁达，不在意某些人看重的那些条件。女主人向他提出这门婚事时，曾想："这有点强制性。他要是敢反对，就有他好看的！"然而，弗罗伊兰没有反对。胡安娜是个很好的姑娘，很会照顾男人。萨皮科结了婚，婚后的第二天，堂娜保拉就带着不信任的表情斜着眼看她，也许她有点后悔，觉得"这太宽容了。"她发现，新郎非常高兴，对她十分客气，对他妻子十分殷勤。

"肚量真大啊，弗罗伊兰真有你的！"她想着，既钦佩他，又瞧不起他。

他笑的神情越发狡猾了。

"夫人大失所望了，要是她知道……"他一边抽烟斗，一边这样想。不过，他当然始终没有告诉堂娜保拉那个晚上的秘密，那晚，发生了意外的事情，但和她料想的完全不同。

这是女主人与男奴隶之间唯一的秘密，是女主人想对他进行的唯一的一次暗算……由于这没有带来什么恶果，反倒对他有利，所以萨皮科仍一如既往，继续尊重堂娜保拉。堂娜保拉见他如此高兴，毫无怨恨，真想鼓起勇气问他，而他十分满意女主人给他带来好处的那个骗局，也很想讲一讲。但两人都没有开口，只是有时突然对视几眼。他仍常常盯视着对方的脸，企图从中发现那个秘密……就是不说一句话。堂娜保拉耸耸肩，弗罗伊兰则笑着，用手摸着刮过的下巴上的硬胡子茬。

在这里，严肃的东西就是钱。账目总是一清二楚，没有差错。弗罗伊兰忠于职守，一是理应如此，二是因为胆小。在这个家里，反复点钱是一种宗教信仰。堂费尔明从小就习惯了对金钱的这种盲目崇拜的心理和使用金钱时的宗教式的严肃气氛。"红十字商店"就在下面，从讲经师家去那儿，并不象诽谤者说

的，要经过地窖，而是走开在一楼隔墙上的那扇大门。这会儿，堂娜保拉正在店后，站在一个台阶上，翻阅着放在一个绿桌子上的账表，一遍又一遍地清点着弗罗伊兰递上来的装着金、银、铜币的驮筐和油腻的麻袋。保拉看上去象个女祭司，他则好似这个礼拜金钱仪式中的一位侍僧。堂费尔明每当参加这些仪式，特别是他注视着母亲的面孔时，就产生出一种莫名其妙的带有迷信色彩的敬仰。那时，母亲的脸异常苍白，有点象黄色的密涅瓦牙雕塑像，也就是那个雅特内亚①。

那晚，讲经师不想下楼去那儿向母亲讨好。他厌恶那个地方。在他的想象中，那是个巨大的贫穷中心，满是污浊的死水。他模模糊糊听见那些古铜币、金币、银币清脆的撞击声。那种因距离较远而显得低沉的声音，在笼罩着那幢房屋的沉寂中，通过楼梯的空隙传到楼上。小提琴又用有如群星闪烁般的颤抖旋律打破了外面的寂静。这时，琴师演奏的已不是玛加里塔② 那纯洁无邪的眼睛所看见的浮士德的爱情苦恼，他懒洋洋地拨动琴弦奏出的是特拉维亚塔③ 临死前的呻吟。

讲经师看见一个影子出现在一个街角。那个影子步履犹豫地正向这边走来，一会儿走人行道，一会儿走马路。是堂桑托斯·巴里纳加。他这是回家。他家在前面，与讲经师的家隔着三个门，在马路对面。他走到阳台下，德帕斯才认出是他。不过，刚才一直自言自语的巴里纳加经过拉小提琴的那家时，突然停下脚步，闭上嘴巴。他摘下那顶绿色的无尖锥形帽，扬起头，带着内行的神情倾听起来，还不时地作出赞同的表示……“这曲子

---

① 智慧女神。

② 《浮士德》中的女主人公，浮士德勾引她，又抛弃了她。

③ 十九世纪意大利音乐家所著歌剧《特拉维亚塔》中的人物。

我以前就很熟悉。不是《特拉维亚塔》，就是《吟游诗人之苦难》，反正是一支好曲子。”

“太妙……了，”他大声说道，“祝贺你阿古斯蒂 尼 托……这……这……是发展艺术……在这块盗贼蜂起的土地上，这乐曲竟一点商业味儿也没有……”

“他是蜡商的儿子。”他接着说，眼睛瞧着地，好象在和身边一个比他矮的人说话。小提琴不响了，堂桑托斯转过身，好象在寻找那消失的旋律，迎面看见了一块被路灯照亮的金字招牌：红十字商店。

巴里纳加戴上帽子，拍了一下帽顶，在马路中间摇晃着，伸出一只手喊道：

“强盗！ 就是强盗，先生，”他压低声音说，“我一个字也不收回……强盗。教区法官先生……你和你妈……强盗！”

巴里纳加冲着店铺的招牌嚷着，讲经师却觉得脸颊上一阵阵发烧。没等巴里纳加发现他，他就离开阳台，悄悄地、慢慢地虚掩上玻璃窗，只留下个小小的缝隙，在那儿偷听偷看。为了更保险，他拧暗了油灯，并把它拿到卧室里。然后他又回到阳台，偷听那醉汉的叫喊，窥探他的行动。他平日根本不把这个人放在眼里，但那天晚上不知为什么巴里纳加却使他胆战心惊，十分恼火。过去，在这个时候，当他熬夜工作时，也常听到街上有骂人声，但他从没想起身去听一听那个堕落家伙的污言秽语。费尔明清楚地知道那个人把他赖以生存的小首饰铺的倒闭全归咎于费尔明和他的母亲。但是，谁会理睬一个穷光蛋，一个烧酒的牺牲品呢？

巴里纳加继续唠叨着。

“是的，教区法官先生，你是强盗，买卖圣职犯，就象佛哈先

生说的那样……你是自由派，没错，是个地地道道的自由派……”

由于“红十字商店”里没有作出什么反应，堂桑托斯便朝商店关闭的大门走去。他离门越近，映在门上的影子就越高，直到影子和自己的下巴一般齐。他把自己的影子当成德帕斯先生，对他说：

“骗子先生！魔鬼！……你毁了我的家……你把我变成了异教徒……共济会成员。是的，先生，我是共济会成员……为了报仇……为了……打倒教士驴！”

这几句话他喊得声音相当大，他想叫那个正拐入街角的更夫听见，因为他的眼睛感到了他好友佩佩的灯笼里射出的那束强烈而放肆的光。佩佩认出是堂桑托斯，便走了过来，但没有加快脚步。

“晚上好，朋友，你是诚实君子……我很尊重你……可那个守旧分子，他是偷吃圣饼的贼，是盗圣烛的坏蛋，是该死的教区霸王，那个教区法官……是强盗，我就这样看……给你抽支烟。”

佩佩接过纸烟，藏好灯笼，把手中的梭标靠在墙上，低声对他说：

“堂桑托斯，该休息了，让我给你开门，好不好？”

“什么门？”

“你家的门嘛……”

“我已经没家了……我是个叫花子……你没看见吗？你没看见我穿的这是什么裤子，什么礼服？我女儿……是个放荡货……她也叫那些神父抢去了。不过不是这个……这个抢了我的生意……弄得我破了产……堂库斯托迪奥夺去了我女儿的爱情……我没有亲人……没有家……我连锅都没有……都说我喝

酒！我能做什么呢，佩佩，要是没有你……没有你和烧酒……我这老头子可怎么办哪！……”

“走吧，堂桑托斯，我们回家吧……”

“我说了我没有家……别管我……今晚我要在这儿……你走吧，走吧……这是个秘密……他们以为……没人知道……可我知道……我监视他们……我听他们谈话……你走吧……你别问我……你走吧。”

“可是，别再喊叫了，堂桑托斯。邻居们已经在埋怨你了……我……您想干什么？……”

“是的，你……这当然啦，因为我是个穷光蛋……你走吧，让我跟这帮强盗呆在一起，要不，我就碰死在你的梭标上。”

更夫报着时辰，继续向前走了。

堂桑托斯有时还请他这位朋友喝个一盅两盅的……他能干什么呢？再说，他堂桑托斯也不是经常大喊大叫。

街上只有巴里纳加一个人了。讲经师在楼上，从虚掩的玻璃窗后，一直目不转睛地盯着那个他在心里称之为牺牲品的人。

堂桑托斯又开始自言自语，但时常因肚子难受和舌头不灵而中断。

“流氓！”他深沉而凄楚地说，“流氓！教士！狗屁教士！……我才是教士，我桑托斯·巴里纳加是童叟无欺的商人，我不强迫任何人干违心的事……我不偷任何人的面包……我没有强迫教区哪个神父到……到我的店里买圣杯、圣餐盘、洒水壶、十字褡、圣灯，还有其他商品，比如祭坛。”他困难地扳着指头数着。“对，先生，让那些不知内情的人听听吧，讲经师先生！你叫主教管区所有的教堂都更换祭坛……我知道后，就买来了一大批……因

为我以为你是……是一个正派人……一个基督教徒……但愿上帝让你做个好基督徒！耶稣……你是个头号自由派，就象佛哈先生……对……一个共和派……我没有卖掉祭坛，全扔给教堂的那些贩子了……我欠下了债，东西全被抵押，一抢而光……你却按你希望的价钱卖了几百个祭坛……这一切，这一切大家都知道，魔鬼先生！……堂西蒙魔术师……托尔克马达① ……卡洛马德②！你们见过这个假圣人吗？他连圣饼都卖……还卖蜡烛……卖蜡的也叫他逼得破了产……还卖糊墙纸……他自己还让人裱糊了帕洛马雷斯的教堂……让那个码头的海商协会说说……他是个强盗……我说他就是……一个强盗，一个费利佩二世③ ……听着，你这个流氓！今天晚上我还没有饭吃呢……我要去讨一杯茶……我女儿就会给我一串念珠……你们是一伙流氓！”他停了一下，手指着那灯说：“让文明世界见鬼去吧！我嘲笑……文明！要是街灯吊不死这些强盗，我要它们有什么用？……闪电吧！打雷吧！而那场革命……？煤油！……来吧！煤油……”

醉汉沉默片刻，跌跌撞撞地走到“红十字商店”的门前，把耳朵贴在锁眼上，用心听了听，发出了喜剧中所谓的冷笑。

“哼哼！”他用喉咙和鼻子哼了声说，“他们在兜圈子！……里面的动静我听得明明白白，流氓，你们别躲了……我听见你们在分我的钱，强盗。那金币是我的，银币是蜡商的……把我的钱还给我，德帕斯先生，我们还是不是男子汉……我的钱是我的！我说，我认为？还给我！”

---

① 十七世纪西班牙宗教历史学家。

② 十九世纪西班牙政治家。

③ 西班牙国王(1527—1598)。

他又闭上嘴巴，把耳朵贴在锁眼上。

讲经师轻手轻脚地打开阳台门，趴在栏杆上想看看堂桑托斯。

“他听到什么了吗？看样子不可能……”

讲经师把头转向漆黑寂静的室内，也凝神倾听……是的，他听见了什么声音……是钱币的碰撞声，不过声音很模糊，因为他事先知道他们是在点钱，所以才听出是那种声音，但是在街上想必是听不见的，……绝不可能听见……然而，他想到那醉汉的幻觉竟和实际情况相符，心中颇觉不快，又十分恐惧，仿佛见了鬼魂……

“这帮流氓把整个主教管区的钱都拿到这儿来了。这全是我和那个蜡商的钱……强盗！……讲经师先生，让我们和解吧，你宣扬信仰和睦，……那好，就把我的钱还给我……”

堂桑托斯直起身，又按了按绿帽子，伸出一只手，向后倒退一步，喊道：

“这绝不是什么暴力……让正义说话吧！我要以法律的名义打倒这个门！”

“堂桑托斯先生，睡觉去吧！”更夫说，他又转回来了。“我不能允许你继续在这儿大喊大叫……”

“您打开这个门，把它推倒，佩佩先生。您代表法律……您看……他们正在那里数我的钱。”

“得了，得了，堂桑托斯，别再说傻话了！”

更夫说着，抓起他的一只臂膀，想把他强行拉走。”

“就因为我穷……忘恩负义的东西！”巴里纳加感到万分失望。

他就这样让更夫拖走了。

躲在暗处的讲经师，在阳台上屏住呼吸，目送着那两个人走远。此刻他把整个世界都忘在了脑后，心里只想着那个刚才在这儿臭骂他的烂醉如泥的堂桑托斯·巴里纳加。

堂费尔明似乎受了惊吓，他的心竟随着那醉汉身体的摇摆而上下抖动，被下面这些不象说更象打嗝似的话所左右："难道一杯白兰地、一点烈性饮料、一点波尔多红酒就能在心中，在头脑里或者什么地方产生那种激愤？"这他不清楚，但是，他的牺牲品中，还没有一个使他象现在这样感到不寒而栗。他想象着那个空荡荡的店铺，想象着那些上面空无一物的褐色搁板，觉得它们就象为死人准备的墓穴……他仿佛看见了那个没有一点火星的冷冰冰的家……那个可怜的老头在堕落中渴望得到一杯茶，可谁会去满足他这一点点要求呢？谁会给他一碗热汤，或昏厥的病人和老人吃的那种食物呢？

堂桑托斯和更夫走了好一阵才到桑托斯的店门口。讲经师听到一阵撞门板的响声。门没有开。教区法官十分焦急，心想："那个小信女大概睡着了？"

他听见更夫和巴里纳加含混不清的说话声和铁器的响声，好象他们在说外语。

佩佩又用梭标撞了撞门，两分钟以后，一个阳台的门开了，从上面传出一个粗暴的声音：

"接着钥匙！"

阳台砰的一声又关上了。堂桑托斯进了店铺——就象讲经师刚才想象的那种店铺，便在更夫的灯笼照耀下，穿过阴暗的仓库。在那里面走动，就象走在拱顶下，脚步的回声很大。他喘着粗气慢腾腾地上了楼。更夫把钥匙交给主人，砰的一声关上门，又回到了街上。外面一片漆黑，寂静无声。这时，讲经师敞开了

阳台门，身子倚着栏杆，侧耳倾听巴里纳加的家里有什么动静。

起初，他听到一阵撕抓声，那声音就象是从自己脑子里发出的，……后来，看到玻璃窗内有了亮光，讲经师才得以断定，他们在吵架，把什么东西摔在了地板上……

巴里纳加的女儿塞莱斯蒂纳，是个信女，她的忏悔师就是堂库斯托迪奥。她对她父亲，就象对一个令人恐惧的麻风病人。副主教和堂库斯托迪奥这一派，本想利用不幸的堂桑托斯的处境攻击讲经师。为此，他们征服了塞莱斯蒂纳，可塞莱斯蒂纳却没能征服她的父亲。巴里纳加先生酗酒成性，从这一点上讲，他的贫穷就不能归咎于教区法官。“很清楚，”堂费尔明的支持者会这样说，“他把钱都花在了烧酒上，经常酩酊大醉，弄得整个教区不得安宁。怎么能让教士去买一个堕落的人的东西呢？况且他还是个异教徒。”这又是一个令人难堪的笑话。不管女儿如何劝告和虐待他，巴里纳加始终不愿投靠反对派，他是个自由思想者，什么也不信，反对所有的教士。“‘都是一丘之貉’他反复这样说，‘堂彭佩约·吉马兰说得好：坏事全坏在根上。火烧坏根！打倒教士驴！’”他醉得越厉害，就越想除掉这坏根。女儿在家里折磨他，想使他改弦更张，但一无所获，不是弄得他大失所望，哭得象不幸的李尔王①，就是惹得他大发雷霆，朝她头上乱扔东西。她有殉道者的虚名，然而，真正的殉道者却是她父亲。

堂桑托斯没猜错：塞莱斯蒂纳根本不想给他茶和镇静用的椴树花浸剂喝，什么也不想给他。家里什么也没有。没有火，当然也不是生火的时候……有的只是叫喊、哭泣和家具在空中飞舞。夜的寂静使讲经师能够听见那边传来的模糊的争吵声，似

---

① 莎士比亚所著悲剧《李尔王》中的人物。

乎世界上不存在瞌睡。他眼睛已经合上了，可自己也不明白是什么力量把他钉在了阳台上……

他此刻很讨厌塞莱斯蒂纳。他想起来了，她就是几天前他在祭坛后的一个忏悔室见到的那个姑娘，当时她正跪在堂库斯托迪奥的脚下忏悔。那天下午他没有认出她。她长得象圣器室里的小爬虫……象个什么小东西。

那边的声响还没停止。不时传来猛烈的撞击声。在那发亮的玻璃窗内，偶尔闪过一个黑影。

更夫在远处报了十二点的时辰。

俄顷，那模糊、低沉的声音消失了。

讲经师凝神细听，但再未听见什么声音。“他们已经不吵了。”

突然，玻璃窗上的亮光也不见了。

讲经师继续窥探着无声无息的夜。万籁俱寂，无声无光。

更远处又传来了更夫十二点钟的报时声……

德帕斯长叹一声，嘴里咕哝道：

“他大概让她睡下了！”

费尔明小心翼翼地关上阳台门，深怕惊动夜的寂静，然后蹑手蹑脚地走进自己的卧室。

隔着墙壁，他听见特雷莎睡的那个玉米叶编成的床垫在窸窣作响，随后又听见她一声长叹。

讲经师耸了耸肩，在床上坐下。

“更夫已经报过十二点，现在就是明天了，就是说，今天，再过八个小时，庭长夫人就要跪在他的脚下，忏悔她那一天忘记的罪过。”

“她的罪过！”教区法官低声说，眼睛紧紧盯着油灯的火苗。

“如果我不得不向她忏悔自己的罪过，她非恶心不可！”

他的脑子里又响起了堂桑托斯那如锤击般的叫声。

“强盗！……强盗！……偷圣烛的贼！”

第十六章

〔万圣节，安娜独自在家，感到无限伤感和郁闷。突然，梅西亚骑马来到广场上，并在奥索雷斯老宅的阳台下同楼上的安娜攀谈起来，从而使她转忧为喜。安娜之夫金塔纳尔回到家中，梅西亚即和他一起劝说安娜当晚去看《浪荡公子唐璜》。这出安娜从未看过的浪漫主义戏剧深深打动了她的心。〕

一到十月，贝图斯塔的好天气便寿终正寝。十一月中旬还有一周阳光灿烂的日子，但太阳似乎已经变了模样，它行色匆匆，正忙着准备冬季旅行，出来露个面不过是向人们辞行。可以说，所谓“圣马丁小阳春”① 不过是对好天气的一种讽刺。贝图斯塔人不相信那些对光与热的赞美之词，从十月到来年四月底的这段漫长的糟糕时期里，他们穿得暖暖和和，以其独有的方式打发着雨水中的日子。他们是两栖动物，命中注定要在水中生活一段时期。尽管年年如此，每到雨季总有些人喜欢这样报怨：“喂，您瞧，这叫什么天气呀！”另一些人比较开通，善于自我安慰，觉得若没有这么多的雨水，大地怎能那么肥沃那么美丽呢。“或天或地，总不能两全其美。”

---

① 指圣马丁日（十一月十一日）前后那一周左右阳光灿烂的日子。

安娜·奥索雷斯不是一个乐天知命的人。每年万圣节的下午，一听到悲伤的钟声，她就感到忧郁，这忧郁因外面的情景，特别是那典型的冬天景象有增无已；又一个潮湿、单调、无穷无尽的冬天伴随着哀鸣的钟声来临了。

那年，忧郁的感觉又在通常的时刻出现了。安娜独自呆在饭堂里，桌上摆着煮咖啡的锡壶、杯子和堂维克托用过的喝咖啡和茴芹酒的高脚杯，他人已在俱乐部正下棋呢。放杯子的小碟里，躺着半支熄灭的雪茄，烟灰和淌在外面的冷咖啡混成了一种令人恶心的糊状物。庭长夫人痛苦地看着这一切，仿佛那是一个世界的废墟。她望着那些毫无意义的东西心都碎了。她觉得那就是世界的象征；灰烬、寒冷、吸烟人丢下的半根雪茄，世界不正是这样吗？此外，她还想到了那个没能耐吸完一整支雪茄和完整地爱一个女人的丈夫。她也象那支烟，是一个这个人不用而别人又不能用的东西。

所有这些下意识的胡思乱想，她想得都十分认真。钟开始无休止地响起来，仿佛决心要响一下午，甚至一整夜。安娜感到恐惧。那钟声仿佛是朝她敲来似的，她觉得大钟不受法律制裁、不负责任、不假思索的恶行都降到了她的头上；它执拗地响着，无缘无故地响着，唯一的目的就是惹人心烦。钟声不是象特里封·卡尔门内斯在当天的《圣旗报》上发表的诗中说的那样，是“死人的哭泣”；女仆刚刚把那份报纸放在女主人的膝头上。钟声不是死人的哭泣，它们讲的不是死人、而是活人的悲伤，万物的冬眠。哨，哨，哨！没完没了！什么时候才会停止！钟声在数什么呢？也许在数这个冬天将要落下的雨滴吧？

庭长夫人想分散一下注意力，忘掉那无情的噪音，她瞧了瞧《圣旗报》，报上框着黑边。她莫名其妙地开始看一篇社论。文

章谈的是人生的短促和编辑部纯洁的天主教情感。“这个世界的快乐是什么？什么是荣誉、财富和爱情？”在作者看来，这都不存在，正如莎士比亚说的，全是空话，空话，空话。只有德行才是实在的东西。在这个世界上，不必去寻找幸福，世间决不是灵魂的归宿。因此，死才是最适宜的；结果，开始还为死者的孤寂长吁短叹的编辑，最后竟羡慕起他们的佳运来了。他们已经看见阴间什么样，已经解决了哈姆莱特的大难题：to be or not to be①。阴曹地府什么样？神秘莫测。不管怎样，作者仍祝愿亡灵安息、永垂不朽。文章署名：特里封·卡尔门内斯。这些语无伦次的陈词烂调、毫无诚意的废话都增加了庭长夫人的悲伤。这比钟声更糟糕，更机械，更凄惨，愚蠢的凄惨。看到伟大的思想——也许是正确的——和原本高尚的词句在那里被重复、践踏、甚至被愚昧，奇迹般地变成了轻薄的东西，染上了庸俗和傻瓜们的污秽，真叫人伤心！……“那也是世界的象征。伟大的事物、纯洁美好的思想与庸俗、虚伪和丑恶混杂在一起，而且无法将其分开！”然后，卡尔门内斯来到墓地，唱起了长达三大段的混杂着口哨的三行体诗的挽歌。安娜看着那参差不齐的诗行，觉得那仿佛是用中文写成的；她不知道她为什么读不进去。她什么也看不懂。虽然惯性迫使她的眼睛看下去，但她却心不在焉。前五行诗她一连读了三遍，仍不解其义……墓地，她记起了她也写过诗，而且认为那些诗也可能非常糟糕。“她会不会是个女特里封呢？非常可能。要是她不得不罪有应得地蔑视自己，那会多扫兴啊！她当年以极大的热情写的那许许多多虔诚的宗教诗，现在却觉得呆板、平淡，完全是亦步亦趋地模仿路易斯·德·

---

① 英语：生存还是毁灭。

莱昂修士和圣胡安·德·拉·克鲁斯的东西。糟糕的并不是那些诗写得低劣、无聊、庸俗、空洞……那激发写这些诗的感情呢？那抒情式的虔诚呢？其中还有没有一点价值呢？不多，特别是现在，当她想重新体会一下虔诚的反作用时……尽管她已不再写诗和文章，她是否在本质上只是一个见不得人的女文人呢？是的，是的，她虚伪的灵魂还在，这是世俗观念所不齿的女诗人的劣根。同另外几次一样，安娜在自责中走得很远。但物极必反，过头的自责又使她退了回来，竟反过来把她的毛病和过失一股脑儿地推给了贝图斯塔、她的两个姑姑以及堂维克托和弗里希利斯。最后，她心中只剩下一种温柔和深沉的怜悯，使她常常宽容自己的缺点和过失。

她向阳台外探望。整个恩西马达区的居民正穿过广场向墓地走去。墓地在西边堤岸后的一个小山上。贝图斯塔人穿着施礼服。广场上大多数行人是女佣人、保姆、士兵和成群结队的男孩，他们高声大嗓地说着话，愉快地比划着，肯定没有想着死者。还有儿童和妇女，他们手里拿着便宜花圈、细长蜡烛和其他祭奠物品。时而也有穿制服的仆役和脚夫穿过广场，他们扛着巨大的蜡菊花圈、象柱子一样的大蜡烛和手提式灵台。这是富人家的正式祭品，他们本人没情绪或没时间去看望死者，便采用派人替代的办法。“体面的人”是不去墓地的；那些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小姐则是不敢去，她们只在堤岸散步，象往常一样在那儿炫耀她们的衣着和脸蛋。她们也忘了那些死人。但还有些遮掩，衣服穿深色的，谈话声音比平时低，表情也显得慎重。她们在堤岸上散步的情形，就象在死者家中吊丧，而死者的近亲又无一个在场一样。在她们身上充满了一种颇有分寸又含而不露的快乐。如果说她们还想着那个庄严的日子的话，那就是庆幸自己确实

不在死者之列。贝图斯塔最开通的人忽然觉得大家都微不足道，竟认为除了他自己，许多眼下正安闲地散步的同乡明年都有可能去同那些死人做伴。

那天下午，安娜比往常更讨厌贝图斯塔人，那些人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既无信念又无热情，只是一味地沿袭传统习俗，机械地、一成不变地重复着老一套，就象疯子周期性地重复其疯话和动作一样。那个没有悲壮感的悲伤气氛和死者捉摸不定的命运无关，只意味着活人那确实的烦恼。这些习俗，这种气氛都使庭长夫人不胜其烦，她甚至觉得空气里都充满了烦恼，充满了一种无可救药的、永远摆脱不掉的烦恼。她如果把她的感觉告诉任何一个贝图斯塔人，人家都会说她是个罗曼蒂克。这类痛苦就更不能告诉她丈夫了，因为他听了马上就会“风浪大作”，什么生活规律呀、计划呀、改变生活呀，讲起来没完，就是没一句同情她的神经质的话。

金塔纳尔和维西塔雄共同制定的那个有名的消遣计划实行没几天就被束之高阁，几乎没有一条得到履行。起初，安娜还让人带出去散步(而且每次都去)、看戏、参加维加亚纳家的聚谈会、去野外郊游。可没过多久，她就声明不想去了，固执得使堂维克托和银行职员太太一筹莫展。

维西塔耸耸肩，她对此实在无法理解。安娜真是个怪女人！她断定她非常喜欢阿尔瓦罗，而阿尔瓦罗也在非常巧妙地施展他的追求术。他看得出来，她和帕基托都在为他帮忙，那个憨厚的堂维克托也在不自觉地为他效力……可毫无结果。梅西亚忧心忡忡，悲伤烦躁，给人以毫无进展的印象，尽管他不想表现出来。是讲经师从中做了手脚吗？维西塔自告奋勇去讲经师的忏悔室侦察。她打听明白哪几个下午讲经师听忏悔，到时候就

去那儿转一圈，偷偷向铁栅栏里观望，看看她是否也在那里。

后来她探听到有人曾见她早上七点在那儿忏悔过。“啊！那儿有鬼！”银行职员太太没有梅西亚脑子里闪过的那些胡思乱想，上帝饶恕，她没想到安娜会象臭名昭著的奥夫杜利亚或小时候吃土、长大了又看不起好人家子弟的又愚蠢又古怪的帕埃斯小姐那样爱上了一个神父。安娜也是个罗曼蒂克(凡是不象她的女人，维西塔都称为罗曼蒂克)，但是另一种罗曼蒂克。用不着担心，特别是眼下，她不会有亵渎神明的热恋。不过她担心的是教区法官，怕他为了和那个男人作对——银行职员太太没想出纯道德方面的理由——会利用他超群出众的天才把庭长夫人变成信徒，使她成为居家修女。太可怕了！一定不能让他得逞。她维西塔一心想看到她的女友重蹈她的覆辙，至少要看看她面对诱惑如何忍受折磨。她从未想到那种场面会使她心里暗自感到如情欲般强烈的快感。既然现在已经发现，她就想尝尝这新的美味所具有的特殊的带刺激性的味道。当她暗中观察梅西亚在金塔纳尔的禁猎区打猎或至少布网的时候，维西塔雄就觉得喉紧口干，眸子闪光，两颊发烧。“不管他嘴上怎么说，心里是迷上了”，她心中不无痛苦地想，但在这痛苦的后面她却感到有一种快感；她感到自尊心乃至心灵深处的、她更留意保护的某种东西受到了刺激，但她需要这样的刺激，就象一个有恶习的人需要恶习一样，尽管在他享受的同时健康也受到了损害。这是维西塔在那种十分陈旧、十分庸俗和刺激单调的生活中所能恣意享受的唯一乐趣。甜食她虽然没吃腻，但已觉不出有多少甜味了；她新的欲望是更为强烈的东西。她想看见完美无缺的庭长夫人落入堂阿尔瓦罗的怀抱，也打算看看堂阿尔瓦罗现在那低三下四的样子，尽管她是想叫那个女人堕落。她想了许多办法，

让他们不必自己去找机会，至少安娜不必去找机会，就可以见面、谈话。帕科虽然没有维西塔这些坏心眼，但也在这方面帮了她不少的忙。尽管第一次适当的机会是堂阿尔瓦罗设法让金塔纳尔自己在奥索雷斯老宅提供的，而且他还冒昧地去那儿做了几次客，但他明白，那个地方在那个时候还不是他进行诱引的场所。他不知不觉地把这诱引场所移到了堤岸，在那儿他运用了眉来眼去和其他效果甚微的手段。在维加亚纳家里和去比维罗庄园远足时他比较大胆，尽管不是十分大胆；但运气也不很好。安娜竭力现出不怕堂阿尔瓦罗的样子，她总等着他，向他拙劣的伎俩挑战，她毫不夸耀地向他暗示，他不是对手。

在整个十月份他们常去比维罗庄园远足。安娜看见埃德尔米拉和声称是这个面颊红润、身体结实的女孩的老师的奥夫杜利亚在百年老橡树林中被帕科·维加亚纳、华金·奥尔加斯和另外一些“密友”追得象疯子似的跑着；看见她们勇敢地跳进填满干草的枯井；在这些和另一些充满快乐、神秘的喊叫、惊恐、意外、摩擦和接触、富有淫邪意味的田园诗般的场面中，安娜只觉得那是一种粗鲁的引诱，若是走近它或触及它，它是很吸引人的，但从远处冷眼旁观却令人作呕。堂阿尔瓦罗发现，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在庭长夫人身上，眼下是不会取得进展的。在贝图斯塔再没有比罗曼蒂克更为可笑的了，人们把一切不俗气、不庸俗、不平凡的东西统统称之为罗曼蒂克。维西塔是反罗曼蒂克的祖奶奶。一连看半分钟月亮是纯粹的罗曼蒂克；静观落日……在清风中惬意地呼吸田野的新鲜空气……谈论什么星星……不通过话语，只从目光中去发现爱情的表示……可怜穷苦孩子……统统是罗曼蒂克。吃得很少……嘿！那就是到了罗曼蒂克的顶峰。

“帕埃斯小姐不吃鹰嘴豆，”维西塔说，“因为吃了就不罗曼蒂克了。”

在银行职员太太看来，安娜讨厌比维罗庄园那些疯子的游戏是高雅的罗曼蒂克。她对堂阿尔瓦罗谈了这种看法：

“你看，小伙子，这就叫装傻、装斯文、装高等女人、装精神贵族……如果说我有戒心，不让那些毛孩子接近我，是怕他们以后去俱乐部乱说一通，这不足为奇，因为……总之，我有我的原因。但是，她没有理由疑神疑鬼呀，因为不论帕科还是华金都不敢碰她一根毫毛……这纯粹是罗曼蒂克，不过，这种假象骗不了我。”

梅西亚相信这话，但庭长夫人的这种罗曼蒂克使他焦虑。他深信不疑：“爱只有一种，那就是肉体的爱，感官的爱；这种爱他也迟早会得手的，但他怕的是来得晚。庭长夫人缺乏理智，他一步棋也不能走错，一着错就会满盘输。”

“此外，”堂阿尔瓦罗想，“条件成熟，我就敢发动一次公开的‘人身’进攻（他征服女人的专门术语）；进攻地点不一定在野外，尽管那里似乎最合适。我发现这个女人在大自然面前，在星空下，在远山中，一句话，在野外她总是严肃得象条褥垫，一言不发，在那儿自我赞美。那时，她简直是个绝世美人，可就是不能碰。”在比维罗庄园的树林中，当堂阿尔瓦罗独自和安娜在一起的时候，他不止一次地感到尴尬，认为那位夫人——他断定她喜欢呆在侯爵的客厅里——是在那儿蔑视他。他见她上下打量他之后，便抬头看看老橡树的树梢，就暗想：“这个女人是在衡量我，她拿我与老橡树相比，觉得我很渺小；没错！”

尽管堂阿尔瓦罗出于虚荣有时也从某些对他有利的征兆看出点什么，但他并不知道庭长夫人几乎每夜都要梦见他。这些梦缠得金塔纳尔夫人恼怒不已。她白天坚决、勇敢地斗争，晚上

以失眠进行抵抗，确信自己有力量战胜罪恶的欲望，顶住诱惑，但是，如果她独自一人时因天性脆弱，离开精神的支持就无条件投降，变成敌人手中的面团，那这一切又有什么用呢？当安娜带着邪恶的欲望得到满足后的苦味从噩梦中醒来的时候，她就起而反对她并不熟悉的那些法则，心灰意冷地想着她徒劳的努力和内心的矛盾，觉得人类是偶然合成的东西，它不过是象魔鬼一样喜欢捉弄人的一种不露面的神明的玩物。很快，那个她努力保持和巩固的信念——她担心失去它，自己会陷入昏暗和孤独中——又回到她的身上，再次把那个高傲的理性主义之塔夷为平地，把她受过教育——远非有益身心的宗教教育——的灵魂深处多次萌发的淫邪幼芽化为泥水。安娜向上帝的安排低了头，然而，并没有消除对自己的不满，也没有恢复继续斗争的勇气……讲经师堂费尔明试图唤醒安娜的虔诚，他小心翼翼，生怕一步走错，前功尽弃，但庭长夫人夜间的气馁妨碍了这种虔诚的进展。

安娜不论在领圣餐前一日的上午重新向堂费尔明忏悔时，还是八天后又回到祈祷室的时候，或者在向其精神之父吐露心中的疑问、恐惧、顾虑和痛苦的其他清晨忏悔中，她都没有讲出她在决定修正全面忏悔时准备讲的那件事，她没谈很久以前把她推向私通——那件事就这样称呼——的那个巨大的诱惑。她想方设法对此守口如瓶，自己欺骗自己，而讲经师只知道安娜实际上已和丈夫分室而居。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不是夫妻吵嘴，也不是谁做了什么丢人的事，而是一方面丈夫不主动，另一方面妻子缺少温情。是的，这事她忏悔了，她没能象妻子应该爱自己选择的或别人为她选择的伴侣那样爱她的堂维克托。她还吐露了一件事：她越来越清楚地感到天性在大声向她呼唤，要把她拖

向一个莫名其妙的黑暗深渊。她不愿意跌进那个深渊。她感到忧虑，一种深深的古怪的忧虑；她心中有一种柔情，一种不知为谁而生的柔情；她感到焦虑，一种不可言喻的焦虑；她感到精神空虚，一种突如其来的如坐针毡般难以忍受的空虚。这一切使她发疯，无端地恐惧，于是她才来寻求宗教的保护，以对抗这种危险处境。这就是讲经师得以知道的有关那件事情的全部情况。她没有说出具体是谁，他也没敢开口问，而这本来应是他巧妙提问的必要组成部分。虽然好奇心搅得他心头奇痒难耐，但他也只好耐着性子做些推测聊以自慰。首要的、第一位的是不强迫她说出自己尚不愿主动说的那些事；首要的、第一位的是要表现出谨慎和理智，不为人类常有的弱点所左右。

“头几次见面，”讲经师心里说，“还不是对她进行深入研究的时候，我应当给她个好印象，让她觉得我灵魂高尚，值得尊敬；我应当用精神力量把她征服，然后……她才会说……我也就会知道在比维罗庄园发生的事情，我想那决不会是什么好事。”

关于在圣弗朗西斯科·德·阿西斯日郊游和后来几次郊游中发生的事情，德帕斯已设法从与其女友在教堂外的交谈中获悉。在教堂神圣的小房间里，他没有什么体面的办法向一个象安娜那样的女人问一些琐碎的事情。

对讲经师的谨慎与明智庭长夫人深为感激。她高兴地看到，那个好心的男人通过众所周知的“精神清洁术”正在用心地为她准备一个贞洁的生活，而不是用显微镜中的问题——他谈到这类问题时就这样称呼——诘问她，查询她过去的事情与现在的惶惑。

“首要的是不要对庭长夫人桀骜不驯的精神施加压力；必须使她爬上悔罪的坡路又感觉不到在上坡，而如履平地，为此，就

需要走个‘之’字形，多拐几个弯，路走得不少却爬得不高……但别无它法。然后，再往上走就是另一回事了，那时就要让她沿着最陡的路线向上爬了。”讲经师就这样用几个几何学的比喻想着那个对他至关重要的问题。一想到那个忏悔人，那个女人可能从他手中溜掉他就感到害怕。

一天上午，她终于向他说起了自己的梦。她的每句话都隐晦得如同蒙着一层薄纱；但讲经师只听了几句就全明白了。他打断了她，省去了她搜索枯肠地在我们丰富的语言中寻找那为数不多的可以用来表达近乎下流之事的雅词的麻烦；多亏这样，那天的忏悔才能在形式上象前几次一样圆满结束。但他进唱经处时却没有往日那样平静。德帕斯无精打采地坐在高高的唱经处的椅子上，抚摩着扶手上光滑的浮雕，在小学生扯着嗓子唱经的时候，他象反刍似的，回味着庭长夫人的自白。

梦啊梦！白天修起来的防御工事一到晚上就崩溃了，不合时宜的幻觉和感觉折磨着她，而她对此却束手无策；假如她对那些幻觉和感觉负有责任的话，那么，那些就都是实实在在的罪过……“挑明了说，就是堂娜安娜梦见和一个男人……”堂费尔明在唱经椅上转来转去，觉得那硬座上仿佛都是火炭和蒺藜。他用右手的中指抚摩着那个浅浮雕的艺术品；浮雕上有两个圆形突起，代表着罗得① 的两个女儿，是圣经故事的一个片段。他显然不会想这些，而是在思索如何从无知的迷雾中把对他至关重要的那个秘密搞清楚：庭长夫人梦见了谁呢？是一个特定的人吗？……他坐在高高的唱经处的背光角落里，脸红得象虞美人。他想，“会是我吗？”

---

① 详见《圣经·旧约》《创世纪》第十九章。

他只觉得耳朵嗡嗡作响，既听不见唱经指挥和众唱经者低沉的声音，也听不见值周教士在下面没好气地背诵拉丁语晨祷的嘟哝声。

“不，他不能向诱惑屈服，不能把那个刚刚萌发的极其甜蜜的友情——它将会给他带来多少新的令人心旷神怡的情感啊——变成卑劣感情的庸俗丑闻，他的敌人为此曾多次指控他。他可能就是庭长夫人忏悔时说的那个梦中人的想法确实使他异常欣喜。这无法否认，他怎么能自己骗自己呢？他在那张硬板椅子上不是已经几乎坐不住了吗？但是，这种虚荣心得以满足所带来的快感与他在安娜身上所一心追求的目标毫无关系。他要的不是感官上的粗野满足，而是为他的勇气、他的意志的伟大活力找到一个当之无愧的用武之地；而整天忙于诸如同难以驾驭的贝图斯塔人斗争那样的琐事无异于在空耗他的这种活力。是的，他需要的是一种强大的、深切的、炽烈的、有效的热忱，以战胜想成为教区无可争议的主人的野心。现在他觉得这很可笑，因为尽管还有争议，但他已经是教区主人了，他该满足了。”

“他还希冀什么呢？希冀不可能实现的绝对统治？此外，他希望他对安娜的兴趣在他的心灵中占有特殊的位置，超出他的另一些渴求，比如飞黄腾达呀，当主教呀，当西班牙教会的头呀，甚至当教皇呀。这个不理智、不切实际的野心象疯子一样，有时退去，有时扑来。他想战胜他的野心，好不再受那么多的折磨，更好地满足于现有的生活，不再觉得世界凄凉、讨厌……只有通过一种高尚的、完美的热烈感情——这种感情一个高尚的心灵是能够理解的，只有可怜、卑鄙、邪恶的贝图斯塔人才会认为那是罪恶的——只有通过这样的热烈感情才能达到那种崇高的值得赞美的目的。“是的，是的，”讲经师最后说，“我拯救了她，她

也就拯救了我，尽管她暂时还没意识到。”

唱经班正在下面唱道：Deus, in adjutorium meum intende①。

万圣节的那天下午，安娜觉得她在道德治疗中所取得的进展已化为乌有。安娜曾向堂费尔明抱怨过她的精神空虚，他也曾以圣阿方索·利戈里奥② 为例向她表明那是人类甚至神明的普遍弱点，是虔诚信神者都有的痛苦；那种一染上就仿佛永远摆脱不了的空虚如同海上的阴霾完全包住了她的灵魂，使她见不到一丝天上的亮光。

“钟爱怎么敲就怎么敲吧！”她觉得那钟仿佛在她的脑子里，不是在敲钟，而是在敲击想控制住那个不中用的头的神经。她的脑袋已经成了一团乱麻。

她并没去想，那些童年的回忆就涌进了她的脑海：她那个哲学家的父亲谈话的片段，怀疑主义的至理名言和悲观主义的奇谈怪论。这些东西她在遥远的过去听到时并没有明确地理解到它的意义，可现在她却觉得值得一听。

在贝图斯塔令人窒息，这她已深信不疑。或许整个世界并不都象那些哲学家和悲观的诗人说的那样令人难以忍受，但说贝图斯塔是最破烂最糟糕的地方则不过分。一个月以前她曾想，讲经师会把她从烦闷中解救出来，不离开大教堂就可以把她领进充满光明的崇高境界。“如他说的那样，他有这种本领，也应当有，因为他很有才干，又什么都知道。不过她现在恐怕正从上面往下跌，重新跌到那种烦恼、那种曾使她灵魂枯竭的空虚中去。”

---

① 拉丁语：“上帝呀，你来救救我吧。”

② 十八世纪意大利那不勒斯主教。

新广场上已经没有行人，没有仆役、神父，也没有儿童、妇女，他们大概都已到了墓地或在堤岸上……

在连接潘神广场和新广场的潘神街的拱门下，安娜看见了堂阿尔瓦罗·梅西亚的英俊身影。他骑着一匹白色骏马。那马皮色光亮，波状的鬃毛覆盖着粗壮有力的脖颈，尾巴又粗又长，是一匹纯西班牙种的良马。骑手极其熟练地用手和马刺令马嘶鸣、转圈、转身，仿佛那马的种种焦躁不安的表现都是自发的，而非主人在暗中操纵。梅西亚远远地向她招手并毫不迟疑地走近街口，一直来到庭长夫人的阳台下。

马走在石头上发出的响声，它优美的动作，以及骑手英俊的身段使广场顿时充满了活力与欢乐，庭长夫人的心顿时畅快起来。这个美男子来得正是时候！当她看到安娜的眸子中和嘴唇上浮现出一丝甜蜜、坦然、持久的微笑时，他对自己到来的时机产生了疑虑。

她允许堂阿尔瓦罗享受沐浴着她目光的快乐，同时也不打算掩饰堂阿尔瓦罗的目光对她产生的作用。他们谈到了马、墓地和万圣节的悲伤，还说起了大家具有同感的无聊以及无法居住下去的贝图斯塔。安娜的话可多了，甚至还说了一些恭维话，表面上是对那匹马，其实也在奉承马的主人。

堂阿尔瓦罗感到十分惊奇，他要不是凭经验知道那个堡垒有众多的城墙护卫，眼下看来是缺口明天就可能变成坚不可摧的城墙的话，他准会以为进行“人身”攻击的时机到了，所谓“人身”攻击是他对最野蛮、最急迫的那种攻击的叫法。然而，他连靠近她的想法都不敢有，因为从哪方面讲这都难以实现，他总不能把马丢在广场上不管。他只能尽量向阳台靠近，踩着马镫站起身，伸长脖子，把讲话的声音放低，这样，她想听的话，就得把

身子俯向栏杆，而那天下午她确实想听。

真是怪事！两人竟谈得非常投机。在如此这般的交谈中，他们发现彼此有许多共同的爱好。还无意中回忆起梅西亚那次离开贝图斯塔时在去卡斯蒂利亚的公路上遇到安娜的情景，当时如同两个姑姑散完步正往回走。他们认为，自那次相遇不久，她在和她丈夫去格拉纳达时，她乘的很可能就是梅西亚坐过的那辆车，坐的就是他坐过的那个座位。

随着她在阳台下那个男人的眼睛里越陷越深，安娜觉得自己在落入一口深井。她觉得全身的血都涌上了头，各种邪念纷至沓来，乱如麻团，道德观念淡漠了，意志也松弛了。虽然她知道她那样同堂阿尔瓦罗交谈，那样不加掩饰地愉悦地看着他，恭维他，把她的愿望与爱好的秘密之匣向他打开是危险的，当然也是不慎重的，但她对此毫不后悔。她让自己继续往下落，觉得那是一种享受，仿佛那是对往日社会不公正的报复，是对无情捉弄她的命运的报复，尤其是对愚蠢的贝图斯塔的报复。这个贝图斯塔除了恩西马达区和移民区百无聊赖的居民那种单调、乏味、愚昧的生活外，对一切其他生活都要加以责难……安娜觉得冰雪已经消融，旱地已经湿润。神经上的危机过去了，但这次一反常态，它没有化作抽象的、理想的热泪，变成过圣徒生活的志向，也没有产生出对自我牺牲的渴望。这次从她干枯、寒冷、变化无常和贫瘠的思想荒漠上建立起来的已不是那种基本上是凭空想象出来的堡垒，而是一种新的东西，一种放荡感，一种在意志被瓦解、被征服后从内心深处升起的快意，它如同一股新鲜血液流入她的血管，渗入她的骨髓。“假使这个人不是骑马而来，假使他能上得楼来扑在我的脚下，此时此刻他准会征服我，准会征服我。”她想到这儿，差点儿用眼睛表达出来。她感到口干舌

燥，便舔了舔嘴唇。仿佛阳台上那位太太的举动触动了马的痒处，那牲畜竟跳荡起来踢打地面。与此同时，骑手的目光象火箭似的射到了庭长夫人丰满优美的前胸凭依的栏杆。

他们说了许许多多的话，随后就沉默了。当然，他们没有谈及爱情，堂阿尔瓦罗也没有毫无掩饰地讨好她。但他们确信，通过难以觉察的眼神、气息、推测或别的什么，各自都向对方道出了心声。她知道，激情正在猛烈地烧灼着堂阿尔瓦罗，她知道，当他感到他那会儿正被倾慕或被爱着的时候，他心中涌起的情人的温柔而甜蜜的感激和这感激与眼前的诱饵激起的爱已使他全身酥软发麻。梅西亚也看出并感到了安娜精神上的变化：她懒洋洋的，完全沉湎在爱情之中。

“太遗憾了！”骑手想，“她离我那么远，我又偏偏骑在马上，不能在这个‘关键时刻’冠冕堂皇地跳下来……”他心中暗暗地把那一刻粗俗地称作“节骨眼儿”。

不存在那样的节骨眼儿，或者至少不是那位潇洒的唯物主义者所指的那种节骨眼儿。

全贝图斯塔那天下午都感到厌烦，或者至少安娜那样认为。那天，世界仿佛已临近末日，但不是因为水，也不是火，而是因为烦恼，是人类愚蠢酿成的大错。恰在此时，梅西亚骑着马引人注目地、兴高采烈地走进了广场，他所显示出来的颜色、风度和力量使广场的寒冷、灰暗的悲伤气氛顿时一扫而光。那个人欢马叫、人马一体的俊美形象的出现使广场立即恢复了活力和感情。它是透过阴霾的一束阳光，是对传统的冷漠、街上死一般的寂静以及钟楼的懒洋洋的噪声的一种响亮而令人愉快的抗议。

正情绪不安的安娜，不知为什么，一见堂阿尔瓦罗，就象一个困在海中孤岛上的遇难者看见了一条救命船一样。她的那象

危险的敌人一样被禁锢起来的思想感情一下子冲破了樊笼，整个灵魂发生了哗变。庭长夫人此刻心中升起的愉悦的感受要是被讲经师知道了，他定会大吃一惊。

堂阿尔瓦罗那天连教会庆祝万圣节的事都忘了个一干二净；他出来散步是因为他喜欢贝图斯塔秋天的原野，是由于骑在马上奔跑，迎面扑来的微风可以消除胸中的郁闷和焦虑……

“太好了！无所顾忌地想着他的欢乐、想着大自然、想着野外的梅西亚就是她情理中的现实，就是她自得其乐的生活；另一些人，那些敲钟的和正在机械地悼念被他们忘却了的死人的人都是盲从的牲畜，是用荒唐的忧虑毁了她整个一生（安尼塔的一生）的永恒的贝图斯塔，是使她陷入不幸的贝图斯塔……啊！不过，现在还为时不晚。她造反了，造反了，让她故去的姑姑们知道去吧，让她的丈夫知道去吧，让镇上虚伪的贵族、维加亚纳一家、科鲁赫多一家……整个上流社会都知道去吧……她造反了……”这才是安娜的“节骨眼儿”，但并不是堂阿尔瓦罗想的那个“节骨眼儿”。他一边正正经经说着话，一边却在琢磨把马放在哪儿为妙。温文尔雅就没办法，可唐突行事又可能葬送一切。

他正发愁找不到借口进庭长夫人的家，恰好碰上堂维克托·金塔纳尔从俱乐部回来。他看见妻子正同招人喜欢的、高贵的堂阿尔瓦罗愉快交谈，从心底里感到满意。他逐渐对他产生了好感，据他说，他“一向并不这样慷慨”。

“我想说的是，”他说，“邻里中除了弗里希利斯、里帕米兰和维加亚纳，我最看重的就数堂阿尔瓦罗了。”

他常以轻拍肩膀来问候他的朋友。这次他拍不到朋友，只好拍了几下马屁股。那马略微回了回头，以示对这位谦恭的步兵的垂顾。

“你好，你好，
勇敢的半鹰半马怪，
你跑得和风一样快。”

堂维克托说，他经常用背诵几句我们智慧之冠① 或别的一流诗星的诗来表现他的愉快心情。

“说到戏剧，堂阿尔瓦罗，今天晚上好心的佩拉莱斯当真要给我们演《浪荡公子唐璜》吗？……有几个伪君子在背后活动，企图取消今天的演出……荒唐之至！……戏剧就是道德，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吗？当然，传统、习惯……”

堂维克托不厌其烦地讲起了艺术道德，有时竟把那个勇猛的半鹰半马怪抛到一边，而他早就听得不耐烦了。

堂阿尔瓦罗好不容易才找到了说话的机会，他开口就央求金塔纳尔带他的妻子去看《唐璜》。

“您别说了……说起来真叫人难为情……不过，这是真的……我的爱妻，由于她有一种生活中极为少见的品质……从未看过，也从未读过《浪荡公子》。她同别的西班牙人一样，只知道戏中的一些零散诗句，而不了解那出戏，那出喜剧，随便怎么叫吧，请索里利亚原谅，我不知道是否……这个鬼牲口，它是在向我炫耀它的尾巴呢！”

“您躲开点儿，它不懂得什么是安静……您是说安娜没看过《浪荡公子》，这可不能原谅！”

虽然堂阿尔瓦罗认为索里利亚的戏剧淫秽、虚伪、荒唐、糟糕透顶，并且总说莫里哀的《唐璜》（他根本就没读过）要好得多，现

---

① 指塞万提斯。

在却觉得该赞美通俗诗① 了，便象一个领情的记者似的颂扬了几句。

金塔纳尔没有宽恕索里利亚反绑梅希亚的那个情节，在他看来，唐璜与堂娜依内斯·德·潘托哈的奇遇有愧于一个骑士的身分。“那样，谁都能当征服者了。”不过，除此之外，他认为索里利亚的作品都是“很漂亮的创作”，尽管在我们现代戏剧中不乏更优秀的作品。堂阿尔瓦罗认为管教堂路易斯② 和他以未婚夫的身分躲进他未婚妻家里的那段处理得很逼真，很巧妙，也很适时。他也有过不少那样的奇遇，但他并不因此就认为自己的声誉受了损害，不能把爱情和游侠骑士小说混为一谈。一个是追求欢乐，一个是追求虚荣。为了虚荣，他和唐璜一样，都能十分尊严地去行事。不过，这位贝图斯塔王家自由党的党魁也没有把这种看法讲出来，他只是同堂维克托一起要求堂娜安娜晚上去看戏。

“即使她懒得动，即使她不想出门，即使她故态复萌、又要在家隐居……即使……但是……今天你可溜不掉啦！……”

简而言之，在他俩一再劝说下，她终于望着梅西亚的眼睛，郑重答应了他们的请求。

她果真去了。

演出八点开始。她八点一刻在侯爵夫人、埃德尔米拉、帕科和金塔纳尔的陪伴下走进了维加亚纳的包厢。

贝图斯塔剧院，或者按《圣旗报》的记者和评论家委婉典雅的叫法，《我们潘神广场的大剧院》，是个古老的上演喜剧的场所，旋风可以从四面八方自由进出，眼看就要倒塌了。如果刮北

---

① 指索里利亚的剧作。

② 即上文说的梅希亚。

风同时又下雪的话，雪花就会顺着天窗飘落下几片来。幕一拉开，明智的观众就会想到肺炎，有些池座里的观众还会不顾礼节地把半个脸遮起来。去剧院必须穿暖已成为贝图斯塔不言而喻的事情。那些最尊贵的小姐去堤岸和林荫路的时候，全年都穿着色彩鲜艳的衣服，什么白的啦，红的啦，蓝的啦，等等，但上潘神广场大剧院便都只穿灰的、黑的和各种色调的栗色服装，碰到重大节日自然不在此例。喜剧演员身穿锁子甲在舞台上冻得瑟瑟发抖；涂红抹紫的舞蹈演员的上下牙齿也在香粉下冷得直打架。舞台布景越来越破旧不堪，但市政府并不打算更换，那里的要员多是艺术的敌人。在这里上演有森林场面的《仲夏夜之梦》，人们就只好靠想象来弥补麻布和纸板的不足。因为在“宏伟大厅”里，除了几块象征着镶金镀银的布景和充当宁静蓝天的幕布之外就别无所有了。但是，由于我们大部分现代剧要求大厅里要有起码的陈设，不能用镶板或其他东西代替，所以导演往往让人物在蓝天下表演。幕布和舞台两侧的布景有时也会偷懒或突然落下。有一次，被反绑在树上的好人迪耶戈·马尔西亚就突然到了堂娜伊萨贝尔·德·塞古拉的化妆室，显而易见，该剧便因此完全失去了真实性。原来是当树林的道具倒了。

贝图斯塔人已经习惯了这类隆萨尔称之为时代错误的东西，他们什么都能将就，特别是坐在主包厢和底层包厢里的那些人，他们到剧院不是来看演出，而是躲在远处相互眉来眼去和窃窃私语。在贝图斯塔，夫人们不愿坐池座，实际上，那些池座也不配夫人们坐，甚至称不上池座。只有那些粗俗女人或某个乡下贵妇赶集时才肯去那里屈就一时。那些讲究的公子哥儿也不常去光顾那个大厅或者“院子”——现在仍沿袭这种叫法。他们

分别钻入楼上和楼下的包厢，在那儿几乎毫无顾忌地吸烟、说笑、吵闹、打断演出。因为这一切在他们看来都十分高雅。他们大部分人都在马德里的剧院里见过这种情形，在这儿不过是照葫芦画瓢，模仿一下而已。看破红尘的妈妈们则躲在包厢的最里面打瞌睡，其中有资格或自以为有资格炫耀自己的同青年女人一道煞有介事地卖弄她们的媚人之处和深色服装，同时用眼睛和舌头使其他女人的媚人之处和服装黯然失色。在贝图斯塔贵夫人们的眼里，爱好戏剧一般说只不过是她们为每两个晚上能有三小时去观察女邻居和女友们的服装及其暗中活动的一个借口。她们既不听、也不看、也不懂台上发生的事情，只在喜剧演员们在台上大肆哄闹——他们或用枪炮，或通过亮明身分，闹出大笑话：原来他们是父与子，相爱的人原来是近亲，以及随之而来的哭叫——时，贝图斯塔的贵夫人们才肯回头看看那里是否真的发生了什么灾难。这个文明省府的其他文明观众比她们也强不了许多。说唱剧比诗歌剧强，这差不多是大家一致的看法；据统计，所有的诗歌剧团在贝图斯塔无不遭到破产而解散。那些配角演员往往留在镇上，而且一眼就能认得出来，因为冬天来了他们仍穿着夏装，衣服一般倒都很合身。有些在这儿落户当了居民，一有歌剧或说唱剧演出，他们就当起了地方的合唱队员。另一些人由于得到了一次义演机会，得以扮演主角，在镇上业余青年演员的协助下演出某个拿手戏，挣上十几个银币，然后跑到别的省再次破产。监狱有时也是这些演诗歌剧的艺术家们的归宿，这就看决定国家命运的政府的情况了。过错往往在老板身上，他不给钱，还骂演员是饿死鬼。从剧团在贝图斯塔的不幸遭遇上就可以看出贝图斯塔人是不爱舞台艺术的。一般地说是这样，但也不尽然，在贝图斯塔也不乏热衷于诗歌剧的阶

层，如店员和排字工人，他们在家庭剧院里培植着塔里亚① 的艰难艺术，据《圣旗报》和其他地方报纸披露，他们还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当安娜在维加亚纳包厢的侯爵夫人从不坐的雅座上落座时，楼上楼下的包厢里便一齐响起了嗡嗡作响的私语声和身子挪动声。人们普遍对庭长夫人产生兴趣的原因部分是她享有的美人的名声和她很少在剧场露面。不过，几周以前大家就开始对庭长夫人议论纷纷了，议论她换忏悔师的行动，正好在这个时候，金塔纳尔先生产生了要把妻子引出家门到各处去走走的念头。人们在讨论讲经师是否想把奥索雷斯家的这个女人变成他的党羽，并通过控制堂维克托的妻子达到控制他的目的，就象他在卡拉斯皮克家中干过的那样。有些更大胆、更狡诈、自认为更了解内情的人则对着其亲近的人耳语，说一定有试图抵消教区法官影响的人。维西塔雄和维加亚纳·帕科可以讲得有根有据，但他们持慎重的保留态度。只有奥夫杜利亚才摆出无事不晓的架势，其实她一无所知。

“庭长夫人！ 哼！ 庭长夫人还不是和所有的女人一样……我们大家谁也不比她差……只不过她冷若冰霜、不好交往、她那种无可指责的女人的傲气使她不那么外露，所以没人敢议论她……实际上，同她一样好的女人多着呢……”

凡迪纽夫人这些言而未尽的暗示几乎在哪儿都没人相信，但由于人们总骂她长舌妇，她那些模棱两可、含沙射影的议论反倒传播开了。奥夫杜利亚说话很少考虑，张口就来，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她诽谤起人来非常恶毒，但自己却不觉得。此外，庭长夫人身上最大的罪行——其实，她并不认为达到了那种程

① 希腊神话中美惠三女神之一，意为花朵。

度——就是随波逐流。“在马德里或在国外这已是家常便饭，但在贝图斯塔，人们对流行的某些自由一方面假装恼火，一方面又偷偷模仿。真是又惊又怕，装模作样，毫无意思。这里的人干什么都是这样。不过，对那些从来不洗澡、只在给小孩洗澡时才用一下海绵的女人我们还能期望什么呢！”奥夫杜利亚在和外乡人谈话时，总以描述贝图斯塔妇女过时的假正经和不讲卫生来发泄对她们的蔑视。

“我决不骗您，”她重复道，“她们的身体根本没碰过海绵，她们洗脸象猫一样，她们欺骗起丈夫来就象远古时一样。多肮脏又多无知呀！”

安娜多年以来就习惯了观众们那好奇的、盯住不放的冷冰冰的目光，她几乎从不留意她去教堂、散步场和剧院所产生的影响。但万圣节那天晚上她却象对待令人愉快的奉承一样接受了人们自发的感情表示，不过，在这些表示中她没有发现过去那种愚蠢的好奇、嫉妒与恶意。自从那次堂阿尔瓦罗在广场上出现，安娜的心情就变了，她仿佛从一个乏味、阴冷、令人极其厌烦的地方来到了一个充满光明和温暖的处所。她把那些突如其来的精神变化迷信地归结为上天的意志。上天掌握着一切事物发展的进程，它象一个老练的喜剧作家，决定着人的命运里该发生的一切。尽管她并不相信这对每个人都适用，但就与她有关的事情而言，她认为都是很灵验的。她深信，上帝在不时地启发她，向她提供方便，使她有机会听取教导和劝告。这也许就是安娜宗教信仰中最深刻的东西。她相信上帝对她一生的行动、她的命运、痛苦和欢乐给予了直接的、公开的、特殊的关照。没有这种信念，她就无法忍受在其悲伤、乏味、误入歧途的无用的一生中所遇到的各种逆境。她认为，如果不是想到那一切都是上帝

的有意安排，都是上帝在考验她灵魂的坚定性和使他对她的喜爱有所依据的话，那她早就无法忍受了。她竟陪着一个平庸的、生活方式令人讨厌的、怪癖成性的、枯燥乏味的男人过了八年！八年的青春既无爱情，又无火一般的激情，有一点诱惑也是短暂的，而且一开始就被她拒绝了。她相信自己正处在受到上帝那无形慧眼赞许的利己主义信仰的时刻。无所不见的上帝正在注视着她，对她表示满意。庭长夫人的虚荣心需要这种信念；有了这种信念，她才不会为其他的本能和其他的呼唤所动摇。那些本能与呼唤往往使她从抽象观念中走出来，看到世界上各种各样生动、可爱、充满生机和热情的具体形象。

当她在讲经师的忏悔室里发现了一个美丽的灵魂，一个使她沿着一条铺满鲜花和星星的道路走向一个贞洁的光明所在的超贝图斯塔的灵魂时，安娜也认为她这个发现应归功于上帝，并打算把它作为上天的启示加以利用。

现在，当安娜一见到以马的腾跃打破令人忧伤的寂静的那个英俊骑士、心中陡然发生了革命时，就毫不犹豫地相信了她心底里要独立、要爱情、要欢乐、要纯洁、美好、无愧于伟大灵魂的乐趣的呼声。她反叛的时间从未象现在这样长过。从那天下午开始，她无时无刻不在想着同一件事：象死人那样生活是荒谬的；爱情是青年的权利；贝图斯塔是平庸的巢穴；她的丈夫是某种令人尊敬的监护人，她只有为他保持肉体贞洁的义务，而没有保持心灵贞洁的责任；而心灵是某种看不见的东西，他甚至感觉不到它的存在。堂维克托称为神经的东西——这个词是罗布斯蒂亚诺·索摩萨大夫给他参谋的——正是她的要害之处，那才是真正的她，总之，她不必把那一切告诉丈夫。“我要爱，我要爱一切，我要爱得流泪，我想做梦就做梦，想梦谁就梦谁；我不

会失身，但是，我要让我的灵魂感受到这些，从中得到快乐，那个人不懂，就禁止这些事情。”这些思想已不听她使唤，象漩涡似的在她头脑里打转儿，又好象是那个人的声音在里面回响，使她害怕，又使她着迷。如果说欺骗在她身上还有所顾忌的话，那就是她在要求意想中的权利的混乱的反叛思想下面发现了诡辩。安娜力图抹杀这一点，由于她自己欺骗自己，意志便胆怯而自私地做出了“由它去吧”的决定。

她就这样到了剧院。她糊里糊涂地就向堂阿尔瓦罗和堂维克托的请求让了步。尽管她担心那是一个约会和一个承诺，但还是去了。她一个人站在梳妆镜前，觉得镜中的安娜要求她做出解释，便在脑子里把她的思想分成了几个完整的层次，自言自语道：

“好吧，我去；但是，我如果去，我就要向我的尊严保证，我决不让那个人在我身上得到任何权利；我不知道在那儿会发生什么事情，也不知道这种突然涌入我干枯灵魂的自由气息会强烈到什么程度，但是，我去的本身就证明那儿不会有任何可能触犯我尊严的契约，我离开那儿时，也会完整地保持我的尊严。”

她想好并做出这些决定后，换了衣服，尽量把头梳好，就没再怀疑堂维克托喜欢的卡尔德隆和莫雷托① 诗中的那些荣誉、危险和保证了。

维加亚纳的包厢紧靠着舞台前部的包厢，贝图斯塔人把它叫着“口袋”，因为有一道薄墙把它与其他包厢隔开，它独立存在，显得有些隐秘。对面的“口袋”——在演员的左手——是梅西亚和俱乐部其他雅士的包厢：几位银行家，一位有爵位的人和

---

① 十七世纪西班牙剧作家。

两个美洲佬——为首的自然是堂弗鲁托斯·雷东多了。堂弗鲁托斯从不错过一场演出，他这个人喜欢诗，正如他说的，“诗歌加好体格”，他还以他数百万比索的权威宣布自己是喜剧与悲剧方面“首屈一指的行家”。“没名堂！”堂弗鲁托斯说，这句不甚文雅又颇为费解的话是他从一家作风严肃的报纸的社论中学来的。“没名堂。”他谈到任何一出没有教育意义的喜剧时便这样说。只要他看不出什么名堂，他就责怪作者，甚至说作者辜负了广大观众，让他们浪费了宝贵时间。堂弗鲁托斯到处想捞取好处，他说的话就是明证，比如他说：

“什么曼里克迷上了莱昂诺尔，什么公爵也迷上了她，什么他们争来抢去直到她和那个放荡的诗人——吉卜赛女郎除外——一同归阴，这算啥？有什么教育意义？我们能学到些什么？我们从中赚到了啥？啥也赚不到。”

尽管有堂弗鲁托斯和他的吵架似的剧评，堂阿尔瓦罗的“口袋”——到处都是这种叫法——仍不失为最“高雅”的“口袋”，最能吸引妈妈们、女孩儿们乃至贝图斯塔公子哥儿们的目光。这些公子哥儿不敢期望在那个高贵文雅的角落里获取一席之地的荣誉，那儿是以王家自由党党魁为首的阅历（在贝图斯塔没阅历吃不开）深广的人的天下。其中大部分人都曾在马德里生活过一段时间，并且至今仍在模仿从那儿学到的习惯、举止与表情。他们学着马德里某个俱乐部成员的样儿，在包厢里大声说话，有时同喜剧演员交谈，向合唱演员和舞蹈演员献殷勤，讲下流话，还嘲笑舞台上那些衣冠不整但充满诗情的浪漫主义的杰出典范。他们在家庭道德方面都是怀疑主义者，都不相信女人生来就贞洁的说法——堂弗鲁托斯例外，他至今仍保留着他的信念，都蔑视爱情，将整个心思，最好说将整个身体都用在了勾引女人

上。他们认为一个善交际的男人活着不能没有情妇；他们每个人都有，而且差不多都是廉价得来的。为了满足模仿大地方下流的勾引习俗的虚荣心，他们最喜欢诱骗的对象就是女演员。被淘汰的女舞蹈演员，坏了嗓子的女歌手，年轻时过于多愁善感现在演正经剧的中年女演员都是那些卑劣勾引者追逐、讨好、亲近、最后抛弃的对象，这些勾引者中的大多数都是无能之辈，如果没有钱袋作后盾，或者不是由于被追逐的女人患有疱疹或其他肉体和精神疾病而变得水性杨花、任人玩弄的话，他们根本就没本事去干这些冒险勾当。

这些人中唯一严肃的征服者是堂阿尔瓦罗，大家忌妒他的好运气又羡慕他的好模样儿，尤其是外号原来叫“大学生”现在叫“炮筒子”的佩佩·隆萨尔。“炮筒子”是对面那个紧挨着维加亚纳的包厢的“口袋”的长期看客，也是这个所谓“另一个口袋”的核心人物，他曾试图在奢华、放任和交际等方面与梅西亚一比高低。到他包厢来的人都是些“乌合之众”，这些家伙大都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他们不是怀疑主义者，而是无耻之徒；他们基本上都不是货真价实的引诱者，只会用钱买肉体。这“另一只口袋”的长期主顾有隆萨尔、佛哈、帕埃斯（他女儿另有包厢）和公证人贝多亚。贝多亚是有名的色鬼，他擅长在乡下女人中发现处女，又同镇上所有拉皮条的女人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为此，他破费颇多。还有一位莫名其妙的雕塑家，他不搞雕塑，而冒充考古家，做投机生意。再就是那个预审法官，他有两张面孔，一张是廉洁奉公、难以通融的法官，浑身是刺的豪猪，另一张则是社交能手、声名狼藉的有夫之妇的追求者和一切因不幸被爱情欺骗而伤心的女人的安慰者。此外，还有三四个保守党的老色鬼，他们是市政府成员，在他们眼里一切都是政治。但是，如果

说这些人进包厢是付了钱的，那么，跑到那个包厢去的许许多多俱乐部成员则是凭着和他们的交情。隆萨尔曾几次提出抗议："先生们，这儿成了顶层楼座了！"尽管他常这样说，也无济于事。常去的有华金尼托·奥尔加斯和一些从马德里到贝图斯塔来的小青年，甚至一些土生土长、只沾了一点儿首都边的人也往里钻。由于对面那个"口袋"受人尊重，有地位的人才敢去造访，所以隆萨尔十分恼火。有人甚至从他的"口袋"那儿往台上掷硬币，以示对面的人打扮得太差。某些骄横的人竟当众大吸其烟，还往乐队中某个可尊敬的秃头上丢纸团。顶层楼座和池座里的观众不时地呼喊他们注意秩序，但他们蔑视观众，并投去挑战的目光。他们同坐在楼上包厢里的朋友谈话，并明目张胆地向某些妖里妖气的小姐挤眉弄眼，不讲一点文雅。这些小姐永远不结婚，她们青春常在，永远快乐，整天叽哩呱啦地叫喊，不把端庄二字放在心上。这样的女人并不多。大多数都过于严肃，当观众注视她们时，她们的表情和姿态活象古埃及的雕像。

当马德里首次上演某出倍受欢迎的悲剧或喜剧时，在隆萨尔的包厢里便开始高声地评论，而且纯正的地方主义观点往往占上风，在那儿对艺术有这种看法似乎是很自然的。贝图斯塔从未出过一个杰出的剧作家，因此，对外面的剧作家冷眼相看就不足为怪了。什么都是马德里的好，这在隆萨尔的包厢里是通不过的。有一次，他们甚至因为马德里人特别欢迎喜剧竟宣布要蔑视这种戏剧。"贝图斯塔不容许别人强加于它"，他们没有人云亦云的习惯。歌剧，歌剧才是那些公证人和市政官员最喜欢的剧种。为听一曲四重奏他们不惜大加破费，觉得那乐声来自天上，其实，简直就象撤席子时在地上拖拉桌椅板凳的声响。

"各位一定记得帕利亚维西尼吧！真是天使般的声音！"佛

哈说；他好捉弄人，又什么都怀疑，但却狂热地崇拜末流歌剧里的四重奏。

“唔！象巴蒂斯蒂尼这样的男中音我还没听过呢。”公证人回答说，他喜欢男中音的嗓子是因为它比男高音和男低音的雄壮。

“还是男低音的雄壮。”佛哈说。

“您别不相信。那您说说，隆萨尔？”

“我……喜欢……要是男低音是指唱歌……不过，你们别跟我谈音乐……你们知道我的看法吗？我看音乐是听上去不那么难受的噪音……哈哈；另外，要听男高音，我们不是有卡斯特拉尔① 吗？……哈哈！”

公证人也让他的俏皮话逗乐了，市政府的官员们也笑了，但他们笑的不是他的风趣，而是他的用心。

尽管侯爵的包厢与隆萨尔的紧挨着，但隆萨尔包厢里的人却不大敢和维加亚纳一家或他们的客人攀谈。除了中间的薄墙妨碍交谈之外，主要是由于一种根本不存在的、在理论上被人嘲笑的阶级差别。

“我们大家都是平等的，”贝图斯塔不少资产阶级都这样说，“贵族身分算得了什么，现在万能的是金钱、才干和胆识……”不过，别看他们喊得很起劲，实际上，在他们之中大多数人的身上，甚至从他们虚伪的蔑视中，也可以看出，他们在下面赞成的就是贵族在上面坚持的阶级偏见。

相反，堂阿尔瓦罗“口袋”里的人都同维加亚纳一家人打招呼，向侯爵夫人微笑，把望远镜对准埃德尔米拉看并向侯爵和帕

---

① 十九世纪西班牙作家、演说家和政治家。

科挤眉弄眼，这父子俩也常光顾那个体面的角落。

隆萨尔对这事也很忌妒，他是维加亚纳的政友，却很少与侯爵夫人来往。

“他太执拗了！”当人们向她谈起“炮筒子”时，堂娜鲁菲纳便这样说，她尽量躲着他，对他有礼貌但很冷淡。

隆萨尔报复说侯爵夫人是共和派，曾在巴塞罗那的《拉弗拉卡》报上写过文章，说她年轻时是个很普通的人。这些中伤不过是他愤怒的发泄，如果有谁问他为什么恨她，他就回答说：“先生们，我必须做维护我事业的事，我痛心地、十分痛心地、极为痛心地看到，这位女士、侯爵夫人、堂娜鲁菲纳，一句话，在破坏贝图斯塔王家保守党的威信。”

欣赏完观众对她的倾慕后，安娜望了梅西亚的“口袋”一眼。他就在那儿，容光焕发，雪白的胸衣光洁耀眼，那正是“炮筒子”最最羡慕的东西。这时，台上，浪荡公子唐璜撕下了他尊敬的父亲大人的假面具。安娜只好收回目光往台上看，因为唐璜那骇人听闻的放肆行为在顶楼的观众中产生了很大反响，他们热情地鼓起掌来。佩拉莱斯这个卡尔沃的模仿者用谦虚的手势向观众致意，他感到有点儿吃惊，因为这并非他的拿手戏，却赢得了一片喝采。

“您快看那些老百姓啊！”“另一个口袋”里的一位市政官员回头对前自由党市长佛哈说。

“老百姓怎么啦？”

“他们有多蠢哪！竟为撕下假面人的面具这种荒唐行为鼓掌……”

“结果是他父亲，”隆萨尔接着说，“这就更严重了。”

“让本能摆布的人当然是不道德的，由于那些百姓都没受过

教育……”

法官一面点头称是，一面继续把望远镜对着奥夫杜利亚。她身着黑红两色服装，正坐在与梅西亚的包厢相邻的那个包厢的三个大垫子上。

安娜开始注意剧情了。只见佩拉莱斯以风趣而文雅的蔑视的口吻说道：

这都是家庭训诫，
对此，我从不理会……

这个高大的金发喜剧演员那天晚上显得潇洒、灵活、随便。他露着漂亮的小腿，匀称的身体穿着合体的古色古香的奇装异服。堂维克托迷上了佩拉莱斯；他没见过卡尔沃，却认为他的这个模仿者是一位杰出的风俗剧表演家。他听过他以悦耳的声调朗诵《人生如梦》① 的十行诗；也欣赏过他在《以白眼还白眼》②中，以流畅的语调，配合大幅度的动作朗诵的那精辟道理，诗的开头是这样的：

人都喜欢快活的说法，
实在欠妥；
为了让你们看到这一点，
请听听爱情是什么。

诗的结尾是：

爱情到适当的时候，
也会感到疲倦；

① 卡尔德隆剧作，哲理喜剧。
② 莫雷托的喜剧。

待到后果明显，

用爱情去补救也是枉然。

堂维克托对他的评价甚高，认为他是极为杰出的喜剧演员。他甚至请人把他介绍给自己；若不是由于妻子的缘故，他早就把他请到家里去了。一般说，堂维克托羡慕所有将剑柄露在红斗篷外的佩剑者，尽管他只是晚上出现在舞台上。这个好心人知道安娜欣赏唐璜的风度和形象，就凑上去用激动得发抖的声音对她耳语道：

“小宝贝，他长得挺漂亮吧？你看他胳膊和腿的动作多么艺术！……人家说这不真实，我们男人不是这样走法……可我们本来是应该这样走的呀！在黄金时代，我们称霸世界的时候，我们西班牙人肯定是这样走路，这样比比划划的。”为了让在那儿的人都能听见，他这几句话说得声音很大，“现在我们的古巴——我们最后一点荣誉——也快丢了，在这种时候，我们要是摆出主子的架子，迈着方步走路……”

庭长夫人没听见丈夫的话，她真的对剧情发生了兴趣：幕布都落下来了，她还怀着极大的好奇心想着看唐璜和梅希亚打赌的结局。

在第一次幕间休息时，堂阿尔瓦罗没离开自己的座位，他不时地望望庭长夫人，但非常机敏谨慎；她注意到了这点，从心里感激他。他们相互送了两三次微笑，只是最后一次，由于过于大胆，竟让佩佩·隆萨尔发现了。他和往常一样，一直盯着他既讨厌又佩服的楷模的一举一动。

“炮筒子”全神贯注，加强观察，一句话不说，象个坟堆，象个死人。“这太严重了，太严重了！”他简直妒忌得要死。

第二幕开始了。堂阿尔瓦罗发现，那天晚上他遇上了一个强大的竞争对手：正在演出的戏。安尼塔开始领悟并感受到了索里利亚塑造的富有进取精神、疯狂、勇敢、欺骗成性的唐璜的艺术价值。他象迷住堂娜安娜·德·潘托哈的使女和那个把修女依内斯的爱情象商品一样许诺出去的拉皮条的女人一样也迷住了她……戏中黑暗狭窄的街道、拐角、堂娜安娜的铁栅栏……秀蒂的失眠、唐璜的手段、梅希亚的傲慢；勾引者的“暂时”背叛——只为仅有的一次，他没必要证实自己的勇敢——以及为干冒险勾当和突袭修道院进行的艰巨的准备工作，以强有力的气势和激动人心的新鲜场面攫住了庭长夫人的心灵。这种气势和新鲜场面很多人是不会欣赏的，他们或者在看戏时尚不具备鉴赏该剧的能力，或者就根本没有什么审美观。发生在那个画布胡同——她在脑子里将它变成了另一时代的坚固建筑——里的诗情使安娜惊讶不已，而包厢和池座里的看客对听到看到的一切所持的轻蔑态度使她产生的惊讶也不亚于此。那天晚上，她倒觉得活跃、热情的顶楼观众远比贝图斯塔的权贵聪明、文雅。

安娜觉得自己被带到了唐璜所处的那个时代，她觉得那仿佛就是朦胧的古老浪漫主义所希望的时代，利己主义的感情不禁油然而生，她为没早出生四五个世纪而深感遗憾。“在那个时代生活在贝图斯塔也许很有意思；那会儿修道院里大概有许多高贵美丽的贵夫人及其大胆的情夫；门外，巷子里传来吟游诗人的吟咏；那些悲伤、肮脏、狭窄的广场和街道也许象现在一样不堪入目，但却充满了时代的诗情画意；那由于潮湿而变黑了的墙壁、铁栅、阴暗的门廊、那没有明月的黑暗的街角、那居民的狂热、邻里的报复，一切都是那样激动人心，那样值得索里利亚那

样的诗人大书特书。而不象现在，一切都那么肮脏、平凡、丑陋不堪。她把那个幻想的中世纪——由于佩拉莱斯的过错，她把浪荡公子唐璜的时代当成了中世纪——同此刻坐在她周围的观众加以对比，结果大失所望。那黑色与棕黑色的外套，那高得出奇的礼帽……一切都那么悲伤、那么忧郁、那么笨拙、那么呆板……那么冷漠……甚至连堂阿尔瓦罗此刻也仿佛混迹于平庸之中。他若是披上佩拉莱斯的短披风，戴上他的帽子，穿上他的紧身服和针织裤……她还不知该怎么赞美他呢！……从那一刻起，她就在心中给她的追求者穿上了喜剧演员的戏装，而当这个喜剧演员重新出现在舞台上时，她则给他安上了梅西亚的表情与容貌，但没有改变他独有的走路风格、温柔甜蜜的声音及艺术家的其他品格。

对堂娜安娜来说，第三幕是一个感人的诗一般的启示。当她看到修女依内斯坐在禅房里时，庭长夫人就感到一阵寒战；这位新入教的女人简直就象她，安娜和其他观众不约而同地发现了这一点。这引起了一阵惊奇和窃窃私语，不少人还装作无意地把脸转向了维加亚纳的包厢。那个女演员贡萨雷斯是为了爱情才当了喜剧演员。佩拉莱斯拐走了她，她也爱上了佩拉莱斯，两人秘密结婚之后走遍了全国各省。为了夫妻的生计，这个出生富家的痴情姑娘毅然走上了舞台；佩拉莱斯让她演什么角色她就演什么角色，但有时她也敢于创新，她扮演初恋情人尤为出色。她长得十分漂亮。她穿的新入教者的白法衣，戴的挺括的法帽，粉红的面颊，明亮的眸子，火一般红的嘴唇，呆滞的双手，全身透出的谦卑和纯洁无邪，都十分令人爱慕。她以清脆而颤抖的声音说着修女依内斯的台词，但到了爱得失去理智的时刻，她就随感情的驱使——因为她爱的是她的丈夫——从而达到了

诗一般的现实主义境界，而佩拉莱斯和大部分观众却不会赏识其高超的艺术价值。

堂娜安娜则对此颇为欣赏，她目不转睛地看着修道院院长的女儿，心里只有舞台上的情景。她全神贯注地倾听着四壁渗透着爱情的纯洁的禅房里荡漾而出的诗句。“这多么神圣啊！”她转过脸来对丈夫说，同时用舌头舔了舔干燥的嘴唇。堂娜依内斯等布里希达把烛台移近，就始而用颤抖的声音，继而怀着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念起了唐璜藏在圣书中的那封信。那浪荡公子如鬼神般的临近，堂娜依内斯想象的并自以为已感觉到的唐璜的巫术在其身上所引起的惊恐以及舞台上发生的一切和她自己的设想都在安娜身上产生了富有诗意的魔幻效果，她好不容易才止住了盈眶欲滴的眼泪。

“啊，是的，爱情就是这样，它是迷魂汤，是烈火般的激情，是神秘的狂热；逃避爱情是不可能的；不去品尝它和它的全部毒汁就无法享受最快活的情欲。安娜把自己比作修道院院长的女儿，奥索雷斯老宅就是她的修道院，他的丈夫就是她八年来恪守的令人厌恶的严酷无情的法规……而唐璜……唐璜就是那个梅西亚！他也透过墙壁神仙般地出现在她的面前，充满了空间。”

在第三幕和第四幕中间，堂阿尔瓦罗来到了维加亚纳的包厢。

安娜把手伸给他的时候，害怕他会放开胆子紧紧握住，但是他没有那样做，仍象往常一样用力地拉了拉手——这是马德里新流行的方式。他没有紧紧握她的手。他果然坐在了她的身边。片刻之后，他们就甩开众人，单独交谈起来。

堂维克托到走廊吸烟去了，并在那里同蔑视浪漫主义的贝

图斯塔的少爷们展开了辩论。他们搬出了大仲马① 和萨都②，重复着在首都听到的那些观点。

安娜没容堂阿尔瓦罗找到适当的开场白，就泉涌般地把她从索里利亚大师那优美、新颖、充满艳丽色彩的诗中吸取的富有诗意的话语注入那个世俗的脑袋里。

可怜的庭长夫人此刻口若悬河，觉得那个王家自由党的头头理解她；他不象那些头脑僵硬的贝图斯塔人；那些人听到“优美动听但没名堂”——这是堂弗鲁托斯在维加亚纳包厢里说的话——的诗竟遗憾得直发笑。

梅西亚对安娜的热情感到诧异，甚至不快。她竟把《浪荡公子唐璜》当成了一出新戏！现在上演索里利亚的《唐璜》不过是为了对某些人进行讽刺！……谈有用的事是不可能了，于是，这个贝图斯塔的浪荡公子便千方百计地投其所好，装得象喜剧中和弗耶③ 的小说里那种多愁善感的人物。韬晦比知难而退明智得多……堂阿尔瓦罗自认为这是他最高明之处。那天晚上他就是竭力以这样的面貌出现在庭长夫人面前，显然这会激发她对自己狂热的爱。

安娜的眼睛一眨不眨，热情而温柔地望着他，让引诱者那贪婪的灰眼睛随便看她。她激情满怀，根本看不出他那逼真的假象中的做作和虚假。她喋喋不休，只顾说自己的话，几乎没听见他讲什么，但她相信他说的和自己的完全一致。这种因兴奋而产生的幻觉——在那种情况下常会发生——那天晚上帮了堂阿尔瓦罗的大忙。他那高雅而英俊的男性美和那一刻激发出来的热情话语也起了很大作用。此外，这个美男子的脸蛋除了长得

---

①② 均为法国十九世纪剧作家。

③ 十九世纪法国作家。

端正，还有一种不俗的忧郁表情——纯粹是表面现象，轮廓明暗也很得当，还有一些放荡与爱情留下的痕迹。当第五幕开始的时候，安娜将一个指头放在嘴上微笑着对堂阿尔瓦罗说：

“现在不讲话了！我们谈的够长了……您让我听一会儿吧。”

“我是不是……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该告辞了……”

“不……不……为什么？”她回答说，可话刚出口又有点儿后悔。

“我不知道这会不会打搅您，也不知道有没有座位……”

“有，金塔纳尔在你们‘口袋’里……您看，那不是他吗。”

确实如此，他正在那儿同堂弗鲁托斯争论，堂弗鲁托斯坚持认为《浪荡公子唐璜》相当缺乏内容。

堂阿尔瓦罗坐在安娜身边没动。安娜任凭他看着自己那健壮、娇嫩、白皙诱人的脖颈和上面微卷的黑汗毛以及令人动心的发髻根部，头发在那里汇总、束紧、盘在后脑，十分媚人。堂阿尔瓦罗心里很踌躇，不知在这种情况下，是不是该放开胆子比平时再靠近她一点儿。他感到安娜的裙子拂擦着他的膝盖。他隐隐约约看见了她的脚，有时也碰它一下。“她那天晚上……已经熟透了。”（梅西亚心中象征性的话）尽管如此，他还是没敢贸然行事，一寸也没向她靠近，尽管这次没有马妨碍他。“这位好夫人变得太动人了！”他为了不失掉她，讨她的欢心，此刻也变得浪漫、不凡和神秘起来……怎么会去冒险发动一次俗气的“人身”攻击呢！……那个已经着了魔！糟糕的是不可能长期勉强庭长夫人屈从自己；谁会对她说“下来吧，我的朋友，现在这一切都是在想象的太空遨游”呢？这些他感到羞愧后来又觉得荒唐的考虑使堂阿尔瓦罗抑制住了想踩一下庭长夫人的脚、用膝头碰一下她的腿的强烈欲望……

那么帕科同他的表妹埃德尔米拉这会儿又在干什么呢？那个健壮的乡下姑娘象一块燃烧的火炭儿，当唐璜跪在堂娜依内斯面前问她那个偏僻的岸边空气是否更好一些的时候，她的表兄正在用脚踢她，向她说着象锻炉中的火花似的耳语，使她感到喘不过气，直吞口水。埃德尔米拉尽管身体还没有损坏，但眼圈总有点发黑。她不停地摇着扇子，而当剧中出现高潮，小侯爵用风趣的话逗得她想哈哈大笑的时候，她又用扇子遮住嘴巴，小侯爵有他自己的名堂……

对安娜来说，第四幕同她自己生活中发生的事情还不能相比……她尚未发展到第四幕的地步。“那一幕演的就是她将来的情景吗？她会象堂娜依内斯那样屈服吗？她会由于爱得发狂而投入唐璜的怀抱吗？她不希望那样，她相信她有勇气，永远不失身，她那个可怜的肉体无疑是属于堂维克托的。”然而，第四幕是多么富有诗意啊！下面的瓜达尔基维尔河……远方的塞维利亚……唐璜的乡间别墅，阳台下面的小船……月下求爱……如果这就是罗曼蒂克，那罗曼蒂克就是永存的！……堂娜依内斯说：

唐璜，唐璜，我求你发发慈悲……

这些诗句是挂在庸俗的蠢人那如癞蛤蟆肚皮的嘴边上的口头禅，早被他们用口水玷污而变得荒唐、粗鄙，但那天晚上安娜听来却有如一首动人的爱情诗；那爱情纯真无邪、忠贞不贰，具有崇高爱情的天性。安娜禁不住哭了，她哭啊，哭啊，对那个依内斯寄予了无限的同情。在她眼里那已不是淫秽场面，而是某种虔诚的情景。她的灵魂跃入了更高的思想境界，跃入了仁爱的纯洁感情的怀抱中……她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一过于激动就感

到精疲力尽。

庭长夫人的眼泪谁也没发现。堂阿尔瓦罗只看到她的胸脯起伏得更快，吸气时抬得更高。这位阅历颇广的人误以为她这样激动是因为他那紧挨着她的英俊潇洒的身躯，竟认为这是“纯生理”作用，差一点失去理智……他试探着去碰安娜的脚……而此刻安娜正心猿意马，忽而想上帝，忽而想理想的、纯洁的、普遍的包括对造物主及其创造物的爱……算他走运，梅西亚在安娜的衬裙下没有找到她的脚，原来她刚刚把两只脚放在了埃德尔米拉的椅子上。

唐璜和修道院院长的争吵使庭长夫人的注意力又回到了舞台上，好心的乌略阿① 的执拗引起了安娜的关注，因为她心情激动，一直在比较贝图斯塔和舞台上的塞维利亚这两个地方发生的事情，所以，当她看到那个安达鲁西亚的浪荡公子不幸的结局时，内心充满了恐惧，以为这是天意；唐璜用手枪结束了他对修道院院长的积怨，这枪声震动了安娜，一种可怕的预感攫住了她，她象是在一道闪电下突然看见堂维克托穿着黑天鹅绒衣服、紧身坎肩和短披风仰面朝天倒在血泊里，堂阿尔瓦罗拿着手枪站在尸体旁。

幕落之后，侯爵夫人说《浪荡公子》她再也看不下去了。

“我走了，孩子们；我不喜欢看坟墓和骷髅；一个人到这种地步还早着呢！ 再见，你们要看就留下……天哪！ 都十一点半了，演完非两点不可……”

安娜从丈夫那儿已知道了后半部的剧情，她想带着使她入迷的前半部的印象回家，便同侯爵夫人和梅西亚一起离开了剧院。

---

① 即剧中的修道院院长。

埃德尔米拉与堂维克托和帕科留下没有走。

“侯爵夫人，我带这姑娘回去，您就让安娜留在府上好了。”金塔纳尔说。

梅西亚把夫人们送上车，道别时，他紧紧握了一下安娜的手，她胆怯地赶忙抽了回去。

堂阿尔瓦罗回到侯爵的包厢，就和堂维克托聊了起来。他同帕科一向狼狈为奸：帕科需要有人转移金塔纳尔的注意力，以便和埃德尔米拉自由自在地呆在一起，曾多次让小侯爵帮过类似的忙的梅西亚就义不容辞地成全了他。

此外，他也要利用一切机会加深和那个随和的阿拉贡人的交情，他一定要把他逐渐变成自己的牺牲品，否则就是自己无能。

金塔纳尔非常欢迎这个美男子，向他阐述了自己对戏剧文学的看法，最后，象往常一样，又搬出了他那套有关荣誉的理论，就是流行于黄金时代——当时，我们西班牙还是个日不落的大帝国——的那套理论。

“您看，”堂维克托对已听得津津有味的堂阿尔瓦罗说，“您看，我平常是个十分平和的人，谁也不会说我前庭长，一个差不多可以说是因为不愿意再签署死刑判决书而退休的人，就是说，谁也不会说我有我们祖先的那种敏感的自尊心，下面那些纨袴子弟说这难以置信；但是，我相信，这也是我的心里话：假使我的妻子——这当然是荒唐的假设——对我不忠的话，我就会象多次对托马斯·克雷斯波说的那样……给她放血。”

（“畜生！”堂阿尔瓦罗心里说。）

“至于她的情夫……唔，至于她的情夫……先说清楚，使刀弄枪我可是个行家里手。我在家庭剧场当业余演员的时候，就

是说，在我的年纪和社会地位还允许我参加演戏的时候——至今我仍有此爱好——我就懂得在舞台上不善格斗是会叫人笑话的，于是我就从师学剑，说来也怪，一开始我就表现出卓越的武功。我生性平和，不错，因为谁也没惹过我，所以，我也没有动过谁一个手指头……不过，您可以想象……要是哪天……至于我的枪法，那更不在话下，我要是发现了……对，我刚才说了，就把那个同谋的家伙一刀捅了。不错，我喜欢这样。手枪是现代剧用的武器，太俗气，因此，我将用刀、剑杀死他……不过，我还想谈谈我的理论……我的理论是……什么？……您还记得吗？”

堂阿尔瓦罗不记得了，不过，他要用白刃武器杀死同谋倒使他有点儿惊慌。

梅西亚从俱乐部回来已近三点。他一边打着瞌睡一边回味着很快就会在庭长夫人身边变成现实的那快活的爱情场面——她是这场面的主角。在他几乎就要睡着的时候，他突然看见了堂维克托那个普普通通的身影。但是，在他头几个杂乱无章的梦中，堂维克托是穿着礼服，戴着礼帽，手里握着一把剑，就是佩拉莱斯演浪荡公子时用的那把带大十字剑柄的剑。

安尼塔不记得那天夜里她是否梦见了堂阿尔瓦罗。她睡得很死。快十点了，她才醒来，看见那个狡黠的金发使女正在她身边颇有分寸的微笑着。

“我睡得太久了，你怎么不早点儿叫醒我？”

“因为小姐睡得不好……”

“睡得不好？……我？”

“是的，您高声说话，还在梦里喊叫……”

“我？”

“是的，可能是个噩梦。”

“那你……都听见我……？”

“是的，夫人，我当时还没睡，我在等老爷，安塞尔莫真不象话，早就睡了……老爷是两点回来的。”

“我高声说话来着……”

“那时老爷刚回来。他什么也没听见；他不想进来，怕惊醒小姐。我回来看您是否睡着，要不要点什么……我看是个噩梦……不过，我没敢叫醒您……”

安娜感到疲倦，嘴里有味，担心又要头痛。

“噩梦？可我不记得难受过……”

“凶险的噩梦倒不象，因为夫人在微笑……翻身……”

“那……那……我说了什么？”

“唔……您说了什么……听不清楚……断断续续的……有一些名字……”

“什么名字？……”安娜问，羞得脸直发红……“什么名字？”她重复道。

“夫人在喊……喊老爷。”

“喊老爷？”

“是的……是的，夫人，您喊维克托！维克托！”

安娜明白佩特拉在说谎。她几乎一向都叫丈夫金塔纳尔。

此外，使女难以掩饰的微笑也增加了夫人的怀疑。

她不再问了，而在设法掩饰自己的慌乱。

这时，佩特拉又向床边靠了靠，放低声音一本正经地说：

“有人给夫人送来……”

“一封信？谁的？”安娜声音颤抖地问，随即一把把信从使女手中夺过去。

“这么说那个疯子越轨了！……岂有此理。”

佩特拉见女主人的脸上露出了惊恐的表情，便接下去说：

“可能是讲经师先生的信，因为是特雷西纳送来的，就是堂娜保拉的使女。”

安娜一边读着，一边肯定地点了点头。

佩特拉象猫一样无声无息地走了出去。她心里在暗自发笑。

讲经师的信是用略有香味的纸写的，在日期上还画着一个深紫色的十字。信中说：

夫人，我的朋友：请您今天下午五时至五时半到我忏悔室来。您不必等候，因为您是今天唯一的忏悔人。您知道，今天不该我坐堂，但我觉得最好还是今天下午听您忏悔，至于什么原因，我以后告诉您。为您效劳。您的朋友与仆人

费尔明·德帕斯

署名没写神父二字。

“怪事！安娜从前一天下午起就将讲经师忘到了脑后。从堂阿尔瓦罗骑马出现在广场的那一刻起，那个令人尊敬、爱戴和景仰的精神父亲严肃而洒脱的形象一次也未进入她的脑海。他现在突然出现，使她大吃一惊，仿佛她不忠诚的罪行被人当场捉住了一样。她第一次为她的轻率行为感到羞愧。堂维克托本人没有唤起的感觉竟让堂费尔明的形象激发出来了……现在她意识到了她灵魂的不忠，不过，这简直滑稽透顶！她竟认为自己对一个她并不负有也不可能负有忠诚义务的人不忠。”

“不错，”她想，“我们早就说好，明天一早我就去忏悔……而我却忘了，现在他要把忏悔时间提前……他要我今天下午就去。不行！我没精神准备……带着这样冲动的感情……这种灵魂上的反叛去……不行！”

她很快穿好衣服，取出一张也有香味，而且比讲经师的信纸

还要香的纸，给堂费尔明写了一封十分温柔的信。她一边写，手一边抖，显得很紧张，好象这是背信弃义。她骗他说她不舒服，偏头疼，并求他原谅；说她会去告诉……”

她把这封骗人的信交给佩特拉，吩咐她立即送给收信人，不要让老爷知道。

堂维克托已多次表示反对，他说，他不同意安娜那么频繁地去做忏悔，他怕别人议论他说话不管用——实际上，他在家里说话就是不管用，所以，一生气就大吵大闹。

为了避免吵闹——尽管闹不出什么名堂，但令人心烦——安娜总是千方百计地不让丈夫知道她常去大教堂。

“那位好好先生决不会想到这都是为他好！”

佩特拉在这些清白的秘密中被她视为心腹与同谋。不过，尽管女仆表面上装作相信女主人告诉她的为什么掩饰其虔诚信教的种种理由，但心里却怀疑内中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

她在送信的路上想：

“我怀疑她有两个人：一个魔鬼，一个圣贤。真是天上地下处处逢缘！”

安娜一整天都烦躁不安，她在生自己的气。她并不因为给堂阿尔瓦罗求爱的胆量增添了一双翅膀——尽管只是薄薄的精神纱翼——把自己的名誉置于危险境地而后悔，也不为欺骗了可怜的堂维克托而遗憾，因为她还为他保留了肉体——他的合法财产……不过，前一天晚上，尽管她想到和感受到了许许多多崇高的事情，却连一次也没想到讲经师！

“更有甚者，她还骗他，说自己病了……她怕他！……甚至信的温柔、几近亲切的风格也是骗人的……她不该这样做！为堂维克托必须保留肉体，难道对讲经师就不该保留灵魂吗？”

第十七章

〔德帕斯听说庭长夫人违背贝图斯塔宗教界的习俗，竟于万圣节当日去看了戏，便在万灵节那天走访了她。金塔纳尔晚上回到家，使女佩特拉没有把讲经师来访的事告诉主人。〕

就在当天，即万灵节那天，天刚刚黑下来的时候，佩特拉向庭长夫人通报，说讲经师先生来了。当时庭长夫人正在花园里弗里希利斯的蓝桉树下散步。

安娜对讲经师的来访感到突然，心里有点害怕，就吩咐说：

“把客厅的灯点上，先把他请到花园来……”

讲经师穿过庭院进了花园。安娜坐在凉棚下等他。“下午天气真好，就象是九月。但这不会持续多久，过不了几天，贝图斯塔就将变成雨的世界……”

这是他们开头说的话。当讲经师冒昧地问起了她的偏头痛，安娜就慌了神了。

“她早把撒过的谎忘了！”她竭力解释她不顾偏头痛来花园的原因。

讲经师证实了他的怀疑：他温柔的朋友是在欺骗他。

教士脸色苍白，声音略微发颤，在为他准备的摇椅上摇来晃去，坐不安稳。

他们继续谈着无关紧要的琐事。安娜惴惴不安地期待堂费尔明提一提这次不寻常拜访的动机。

问题是那个动机……不好明说。他到这儿来是因为情绪不佳，心血来潮；这很不合时宜，对此，他已有感觉。至于情绪不好的原因他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向那位夫人讲的。

“塌鼻子”，就是充当堂娜保拉走狗的那个神父，有乔装去剧场的毛病。他在神学院搞间谍活动时就有了这种爱好。当年院长常派他去顶层楼座监视学生，好回来向他告密。现在他这样做完全是自做主张。他昨天晚上也去了剧院，并且看见了庭长夫人。翌日上午堂娜保拉就知道了此事，并在吃饭时巧妙地把消息透露给了儿子。

“我不相信那位夫人昨天会去看戏。”

“可我是从看见她的人口里知道的。”

女友的过错使讲经师陷入尴尬境地。他感到受了污辱，伤了自尊心。因为贝图斯塔的男女信徒们以及所有虔诚的人都把戏剧看成是四旬斋期间和其他几个日子——其中也有万圣节——里禁止的娱乐。昨晚，很多持长期包厢票的太太都没去看戏，也不准任何人进她们的包厢，以表示她们的抗议。那个自己从来不看戏但为她四个侄女买了长期包厢的堂娜佩特罗尼拉即“君士坦丁大帝”也没让她们去。

“可是，脚踏实地地在信教，备受讲经师钟爱的忏悔弟子安娜却在禁止看戏的晚上不顾一切地在剧场抛头露面，公然对抗宗教禁忌，而她恰恰又不经常光顾那类地方……恰恰那个晚上……”

讲经师怏怏不乐地离开了家。

“对于他来说，她眼下去不去看戏并不要紧，总有一天人们

会无所谓的。问题是大家会议论纷纷，堂库斯托迪奥、副主教以及其他对手都会挖苦他，说讲经师对他的忏悔人没有什么作用……他怕出丑。这全怪他，因为他迟迟没有上紧安娜那根虔诚的弦。”

他来到了圣器室，正碰上尊贵的里帕米兰大祭司和副主教莫雷洛先生在争论。大祭司虚张声势，挥舞拳头，简直象在击剑。副主教则比较平和，只见他笑着说，庭长夫人要是个虔诚的信徒，她就不应该在万圣节的晚上去看戏。

里帕米兰喊道：

“我的先生，社会义务高于一切。”

教长发火了。

“啊！啊！”他说，“大祭司先生，不对……宗教义务……对，……宗教义务……”

教长吸了吸他哆哆嗦嗦地从珍珠母鼻烟盒里取出的一撮烟末，他常常以这种方式结束那七零八碎的话。

“社会义务确实非常值得尊重。”那个身为部长亲戚的教士说，在他看来，那个见解有点儿王权至上的意思，因此，作为王国最高公证人的表弟理所当然地要表示赞同。

“社会义务嘛，”格洛塞斯特尔心平气和地反驳道，话说得一字一板、从从容容，显得非常亲切，“社会义务，请您原谅，是非常非常值得尊重的，不过，上帝希望，他的无量仁德也准许，社会义务与宗教义务永远协调一致……”

“荒唐！”里帕米兰跳起来喊道。

“荒唐！”教长说，一巴掌合上了珍珠母烟盒。

“荒唐！”那个王权至上主义的教士也这样说。

“诸位，各种义务不能自相矛盾，社会义务既然是一种义

务，就不能与宗教义务对立。尊敬的塔帕雷利就是这样说的……”

“塔帕……什么?”教长问道，“少跟我讲什么德国作家……这个莫雷洛总喜欢异端邪说……”

“诸位，咱们扯得离题了，”里帕米兰喊道，“问题是……”

“没这么严重，”格洛塞斯特尔反驳说，他不愿当着堂费尔明的面坚持所谓庭长夫人缺乏宗教虔诚的看法。

他很巧妙地把争论引向哲学领域，然后再从那儿转入神学方面，他这样一转就等于用水灭火。那些尊敬的显贵对神学都怀有一种特殊的敬意，他们从来不愿谈论“上界的事情”。

根据他一进圣器室听到的那些话，堂费尔明就明白他们争论的正是安娜看戏的事。他心情本来就不好，听了这些话就越发恼火。“全贝图斯塔都知道了。他的精神影响失去了信誉……而造成这一恶果的人却对他残酷无情，拒绝赴约。”他本想告诉她，她不要上午去忏悔，应把忏悔放在下午，因为这样，那些女信徒就不会特别注意他们了……“您应当和所有的女士一道忏悔，另外，再找别人不知道我坐堂的日子，具体哪天我会通知您，这样……我们就可以多谈一会儿。”他本想那天下午对她谈这些话，可她却回信说“她偏头疼”。在帕埃斯家人们也向他谈起了剧场里的丑闻。“有几个事先说准不去的女士那晚都去了，以前从来不去看戏的安娜·奥索雷斯也去了。”

讲经师怒气冲冲地离开了帕埃斯家；奥尔维多讥讽的微笑虽然不那么明显，却使他感到气愤……

他不假思索就径直奔向新广场，来到那个街角，敲开了庭长夫人家的门……他就是这样到了那儿。

这种造访的理由他能说吗?

当他发现安娜说谎——她明明好好的，却编造理由不去赴约——的时候，本来就心绪不佳的堂费尔明一下子火冒三丈，他使出全部习惯力量才控制住自己的情绪，保住脸上的笑容。

“他在那个女人身上享有什么权利吗？没有。她若想反叛他有办法制服她吗？也没有。用宗教恐怖？太愚蠢。宗教对那位太太永远构不成恐怖。用规劝、好感和爱情？他不敢夸口他可以用他追求的精神方法说服她，使她产生好感，更不要说爱情了。”

除了外交手段别无它法。“谦卑吧，你的形象就会显得高大”是他的信条，这和福音书上的誓言毫不相干。

鉴于一般家常话东拉西扯地谈起来就没完，而讲经师又不想两手空空地匆匆离去，因此，为了结束这毫无意义的谈话，他只好沉默下来，深沉而忧伤地望着星空。他刚好坐在凉棚门口。

已经是入夜时分，但毫无凉意，至少他们没有这种感觉。佩特拉说客厅的灯点上了，安娜回答说：

“好，我们这就过去。”

讲经师却说要是安娜已经感觉好了，坐在外面也不错。

堂费尔明的沉默和他仰望星空的举动示意安娜他有重要的事和她谈。

果然如此。只听讲经师说：

“我还没有向您说明我为什么要您今天下午去大教堂的原因。我想告诉您，这就是我来的目的。我来除了想知道您的健康状况外，是想告诉您，我认为您上午忏悔不太合适。”

安娜用眼神询问原因。

“有几个理由：据您对我讲，堂维克托不愿意您去教堂，更不要说为此早起了。要是您下午去，他就不会那么不安了……甚至您常去他也不会知道，这不是欺骗，他如果问的话，可以如实

告诉他；如果不问，也不必声张。这是一件清白的事情，无须欺骗，也用不着隐瞒。”

“这话有理。”

“另一个理由：我上午听忏悔的时候不多，现在我为您破例会引起我的对手们的议论。我的敌人很多，什么样的都有。”

“您有敌人？”

“啊，我的朋友！你要是可能，你就数数那些星星。”他指了指天空，“我的敌人和天上的星星一样多，多极了。”

讲经师笑了，笑得象烈火中的殉教者。

安娜为欺骗和遗忘了那个圣贤般的男人而深感内疚。他因品德高尚而招致诽谤，却毫无怨言。他的微笑和比喻都打动了庭长夫人的心。“他有敌人！”她想，并从心底里萌发出要保护他不受众人伤害的强烈愿望。

“此外，”堂费尔明接着说，“有些自以为很虔诚的太太和先生却喜欢注意别人进出教堂的忏悔室，谁常去忏悔呀，谁马马虎虎呀，谁忏悔了多长时间呀，以此为乐……敌人也常常利用这些议论大作文章。”

庭长夫人也说不清为什么脸一下子红了。

“因此，我的朋友，”德帕斯继续说，他已觉得不宜再在最后一点上纠缠，“因此，您还是在规定的时间同大家一道忏悔比较合适。有时您可能有很多事情要说，碰到这种时候，您不妨提前告诉我，我好给您在我不听忏悔的日子里安排一个时间。这样谁都不会知道，因为他们还不会卑鄙到跟踪我们的程度……”

庭长夫人认为，在另外的日子里去更冒险，但是，她不愿违背好心的堂费尔明。

“先生，我一切听从您的吩咐，您说什么时候合适，我就什么

时候去。我完全信任您。在世界上我只对您讲过心里话，您完全了解我的思想和感情……我希望从您那儿得到光明，来驱散常常包围我的黑暗。”

安娜说到这里，发觉这话说得很不自然，与她的性情格格不入，就戛然而止。那些比喻用得也很不得体，但她不想说得过于具体，只好以这种方式表达了她的热情。

讲经师没留意她的措词，女友的这番话使他感到十分欣慰。

他鼓起勇气……对她谈了那件使他痛心的事情。

“好吧，我的孩子，那我就使用，也许是滥用这个随意处理权（他微笑、点头）说您两句。”

他又一次微笑并长时间看着她，这种注视令人难以忍受。

安娜感到一种孩子般的恐惧，竟因此变得越发媚人。德帕斯能够看出，也确实看出了她精神上的变化。

“昨天您去看戏了。”

庭长夫人瞪大了眼睛，仿佛在不假思索地说：那又怎么样？

“许多懦弱的人把偏见当宗教，您知道，我一般是反对这种态度的……对您来说，去看看演出不仅正当而且需要，您需要娱乐，您的丈夫也很豁达，象个圣人，不过昨天……是个忌日。”

“我忘了……也不认为……说真的……我并不认为……”

“当然，安尼塔，当然是这样。但问题不在这儿。昨天看戏也好，在其他日子看戏也好，对您来说都是清白的。问题是贝图斯塔宗教界——不管怎么说，它还是我们贝图斯塔的，不管它是否夸大了某些思想，它看问题的方式还是和我们相近的……那些本城值得尊重的人把违背某些宗教习俗的行为视为丑闻……”

安娜耸了耸肩。“她不理解……这算什么丑闻！她在剧场

里，从一个高尚的思想境界跃入另一个高尚的思想境界，感受了一种宗教艺术的热情，从中受到了教育。”

讲经师一眼就看出了他的病人（“他是心灵的医生”）拒绝吃药，便想起了那爬坡的比喻：“她嫌这坡太陡，那咱们就让她如履平地。”

“我的孩子，问题不是您失没失去什么；您的品德并不因为您看了戏就受到损害，远不是那样……可是……（语气又恢复了幽默）我这个当医生的微不足道的自豪感呢？病人不听我的话……这算得了什么！有人议论，说讲经师的女弟子们不去为亡灵祈祷而去看《浪荡公子唐璜》大概是不怕他生气吧。”

“有人这样说了？”

“哼！在圣维森特会，在堂娜佩特罗尼拉家——她是护着您的——甚至在大教堂。莫雷洛先生怀疑堂娜安娜·奥索雷斯·德·金塔纳尔的虔诚……”

“这么说……是我太轻率……是我叫您难堪了？……”

“看在上帝份上，我的孩子，您快别这样说！怎么会呢！这是您的想象，安尼塔，是想象啊！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控制自己的想象呢？难堪！轻率！……对于我，只有我做的事才能使我难堪，我就是这样理解……您没有做什么轻率的事情，您是无辜的，您没考虑到那些说闲话的。那一切没什么了不起，您想想看，对那些毫无道理的闲话我会理睬吗……这全是玩笑，还是谈谈对咱们都有关系的事情，谈谈与治疗您的心灵有关的事情……就是那些由精神方面产生的问题。您知道，我认为一个好医生（我说的刚好不是索摩萨先生，他很了不起，但医术平平）可以给予我们很大帮助。”

讲经师停顿了一下，他不再看星星而把摇椅向庭长夫人跟

前靠了靠，接着说：

“安尼塔，在忏悔室里，尽管我不仅可以作为一个能系罪开罪的神父，而且敢以一个心灵医生的身分同您谈话，尽管我对您的实际情况已有了相当程度的了解，但是，鉴于某些您清楚的严肃理由，我觉得……”他的声音颤抖起来，担心这过于冒险，“我觉得……如果我们能在教堂之外谈上几次，那交谈的效果一定会更加显著。”

安尼塔在黑暗中感到两颊发烧，他们交往以来，此刻她第一次把讲经师看成一个男人，一个漂亮强壮的男人；某些总把人往坏处想的男人都说讲经师又多情又大胆。在教区法官这番话之后的寂静中，可以听见他女友那急促的呼吸声。

堂费尔明平静地接着说：

“在教堂里存在着某种东西，使人不能不审慎从事，很多很有趣的问题都不能加以分析。我们总是那么匆忙，而我……要在那个地方尽职，就不能忘了我作为法官的身分。您在那儿也不能畅所欲言，而这正是完全了解您所必不可少的条件。另外，在那儿，只能谈罪过或罪过倾向，谈其他的仿佛都是多余。比如讲一讲好的品德，就几乎等于在亵渎神明，那儿不是谈这个的场所。然而，为了我们的目的，还非谈这个不可。您读过书，十分清楚有很多描述当时妇女习俗与性格的教士都着重写黑暗面，把她们写得一团漆黑……因为他们写的是忏悔室里的妇女，那些女人只讲自己的堕落行为，宁愿夸大也不愿隐瞒，自然，对自己的美德和善举都闭口不谈。不用出西班牙就可以找到这样的教士，如杰出的阿西普雷斯特·德·伊塔①，蒂尔索·德·莫里

① 十四世纪西班牙著名诗人。

那① 以及其他许多人……”

安娜微张着嘴听着。那位先生的话语如在花间和细沙上潺潺流过的溪流那般柔和，使她听得入迷。她已不再去想讲经师的敌人的无耻诽谤，甚至忘了他是个男人，好象已经无所顾忌地坐在了他的膝头，如同她听说的纽约的夫人们与绅士们在电车上的那种情形。

“所以说，”堂费尔明继续说，“我们需要所有的事实，不仅仅要丑恶的，也要美好的。健康的东西我们有治疗的必要吗？有用的肢体为什么要割掉呢？我发现您在忏悔室很多事情不敢讲，在这里我相信您会说给我听的，比如，在这里就没有什么不便……我需要的就是朋友般的家人般的促膝谈心。另外，您不仅需要责备、纠正，也需要鼓励和真挚而高尚的赞扬。在您以为完全不好的某些思想和行为里也包含着不少好的值得赞扬的东西。在忏悔室里就不能随便作这种正确分析，不过，严格说来，这实际上与忏悔室无关……我看也无须多说了，我讲第一个理由时，您就完全清楚了我的用意。对，我想起来了，还有一点，我们在教堂外交换看法，这样您就不必经常去忏悔，别人也就不会说您圣事做多做少了；另外，在忏悔日我们就可以更快地处理那些大小过失了。

讲经师对自己如此大胆颇为吃惊。那个计划不是事先准备好的，只不过是个模糊的想法，而且因其过于唐突曾多次被打消，那是冒失的感情用事，它可能吓着庭长夫人，使她怀疑自己忏悔师的用意。讲经师放开胆子谈完那番话后就战战兢兢地等待着安娜的回答。

---

① 十七世纪西班牙著名作家，修道士。

天真的庭长夫人完全被讲经师所列举的理由说服了，竟在他那个计划的鼓舞下滔滔不绝地说了起来——她有时就这样，还以她诗一般的想象热情给他列举的那些理由增添了力量。

“哦，不错，这样来得更好，在教堂开始的忏悔还可照常进行，属于上帝的仍给上帝。”安娜接受了他主动来听她讲心里话、给她劝告、安慰她时常受空虚折磨的灵魂的友情。

讲经师全神贯注地默默地听着。他把隐在暗处的头靠在爬着茉莉和忍冬的凉亭花架的铁横杆上。安娜滔滔不绝的话语很对他的心思，她那些坦率的充满心声的话语如同甘露一样流进了他的心田。她一讲到悲伤处情绪就很激动，就很想得到安慰。严峻的气氛消失了，绷紧的弦松弛了。“‘说吧，就这样说下去吧！’教士心里说，‘谢谢你的嘴巴！’”

周围只有安娜甜蜜的声音，偶尔也传来落叶或那晚几乎感觉不到的在小径的沙粒上轻轻拂动的微风。

讲经师和庭长夫人都忘记了时间。

“是的，您说得太对了，”她说，“我是需要听友爱和劝慰的话的。许多天来，我一直感到不快，这种情绪把我的好思想一扫而光，剩下的只有悲伤和失望。”

“啊，不，这不对，安尼塔！失望！什么话！”

“您简直想象不出我昨天下午的心情。”

“很烦，是吧？是那些钟声？……”

讲经师笑了。

“您别笑；正象金塔纳尔说的，可能是神经质，不管它是什么，反正我烦得要死，这也许是个大罪过……要是我能补救的话……”

“话不能这样说，”讲经师打断她，语气尽量和缓地说，“烦恼

要是能够补救，那就不是罪过，要是不想补救那才是罪过。不过，谢天谢地，您现在是想补救也能补救……问题就是这样，我的朋友。”

当被自己的忏悔搞得如醉如痴的安尼塔知道她的知己对她想说的话全都理解或几乎全都理解时，就决定把其余的即那天下午发生在她厌烦之后的事情也告诉讲经师……她只隐瞒了纯属偶然发生的事情；她没提到堂阿尔瓦罗，也没谈起那匹白马。

“有时候，”她说，“那种烦躁会变为哭泣，变成对牺牲的渴望，变为牺牲自己的意志……这您知道；可是昨天，兴奋却转换了方向……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怎样才能讲清楚……如果我能……原原本本地讲出来的话，那就是罪过，就是背叛，那就太可怕了……但是，照我所感觉的来看，又并不是那样。”

讲经师于是听到了他这个朋友在反叛的几小时中心灵里所发生的一切。那几个小时她认为是她孤独灵魂的历史中最美好的时刻。尽管她没有具体讲出她的所思所感，但讲经师却听得明明白白。

令他更难以想象的是安娜怎么会因为看了《浪荡公子唐璜》就想到了上帝，就产生了温柔而深沉的虔诚。

“安娜说她或许有点发狂，其实，她经常如此。她好几次在看没有宗教内容的演出时，看着看着就觉得受到了令人欣慰的虔诚的启迪，流出热爱上帝的眼泪，产生出无限希望和慈悲以及一种信仰即信念……一天，她给一个穷孩子钱买橡皮气球——就是其他孩子刚分到的那种气球——之后，便赶紧转过脸去，怕他们发现自己在哭。那泪水开始很苦，但随后脑子里逐渐萌生的那些想法，竟变得甜蜜起来。她感到了上帝那有力的声音，感到了他的手在抚慰自己心中的痛苦……她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吗？不知道。”她哀求讲经师理解她。“前天晚上，她看到新入教的依内斯落入唐璜的怀抱时就发生了类似的情况……讲经师仿佛已经看到了那个如此世俗的场面……所以，她便由此及彼，一对那个处在热恋中的无辜女人产生同情……便思念上帝，热爱上帝，感到上帝就在身边……这和她送给一个穷孩子一只彩色气球那天的情形一模一样。那是什么呢？她心里非常明白那不是真正的虔诚，靠那样的冲动，是不会从上帝那儿得到任何东西的……也许，那只不过是神经质，是一个从童年起就被扭曲、就好冒险、好冲动的灵魂的危险征兆？”

“两种情况都有。”讲经师竭力抑制女友传染给他的激动，以非常平静和慎重的语调说，“有利于品德的宝贵感情，但也有危险存在，昨晚危险就很大——他并不了解昨晚堂阿尔瓦罗曾在安尼塔的包厢里——以后应当避免这类事情发生。”

庭长夫人还谈到她无法克服的忧虑，说她渴望飞出自家那狭小的天地，得到更多更强烈的感受，活得比那些无所事事的女人更有意义。她也谈到博爱——这并不荒唐，尽管那些不理解它的人嘲笑它……她甚至讲，如果她说整天沉溺在喜剧和收藏品中，整天与弗里希利斯和猎枪泡在一起的金塔纳尔那温柔的、缺乏热情的、庸俗的、心不在焉的爱抚已完全满足了她的渴望，那她就是在骗人。

“那一切由于过分危险，都几近犯罪。”讲经师扼要地做了分析之后接着说。

“不错，可以这样说，我刚才就这样说的，但是，我感受到的却不是这么回事，我肯定，就象我感到的那样，我说的那些绝对不是罪过……危险可能存在，这我不否认，但绝不是罪过！此外，她说到这儿声音变了，“我知道，这样说……甚至是荒唐的，

好象是愚蠢而粗鄙的罗曼蒂克……但不是这么回事，不是！”

“我的朋友，问题是我没有如您说的而是象您感觉的那样去理解您的。您一定要相信我。我所理解的正象……可不管怎么说，总还是存在近于罪过的危险，由于存在……您让我说，安尼塔，您会看到我们是相互理解的。我刚才说了，存在着近乎罪过的危险……但我还要加一句，安娜，如果您火热灵魂的全部精力所追求的目标与一个贞洁女人不相称的话，那种危险就会成为明显的罪过。要是我们不把这些精力用在行善和有益的活动上，听任这种冲动再次出现……那它们就会走上捷径，走上堕落的道路，您要相信我的话，安尼塔。您因为给了一个孩子一只彩色气球就想到上帝，产生了您所谓上帝同在的感觉，这是很好的，很圣洁的。如果在您说的事情中有点儿泛神论的话，那也并不危险，因为涉及的是您，我总会设法帮您将那个坏东西连根清除；但现在您说的是另一回事。您看见一个放荡男人在一个修女的禅房里……或她在那个放荡男人的家里，看见那对亵渎神明的情人拥抱就想到上帝，这就不好，不圣洁了。这是不好的，这是无视通向虔诚的正常途径，是以自私的傲慢蔑视健康的道德，妄想通过绝望、泥潭和一切不洁净的地方到达遵守教规的人要经过完全不同的道路才能到达的境界。要是我说的过于严厉，请您原谅，但是眼下我不说不行。”

讲经师停了一下，以观察安娜在他为她设置的坡路上爬得是否吃力。

安娜神情严肃，默默地思索着忏悔师的话，她全神贯注，完全沉浸在思索中。她没有觉察面前的斜坡，她喜欢他那种冲劲，欢迎他的异议，与那些赞扬和恭维相比，她更珍视讲经师那严厉甚至刺耳的话语。

讲经师松了松绷紧的弦，接着说：

“当务之急是应该利用那些好的倾向，虔诚的素质——我眼下就这样叫它，因为现在向您讲美德的等级、达到它的正路以及误入歧途还不是时候，这是个十分棘手又要冒风险的问题……我刚才说了，应该利用那些虔诚倾向和好沉思的习惯。您身上早有这些东西，从您幼年起，它们在提高您的道德观念上一直起着很好的作用……当然必须通过宗教活动。为什么基督教徒有很多很多事情要做？为什么真正宗教的各种礼仪比新教冷漠的忏悔更引人注目，更为排场？其原因就在此。您需要能为您唤起上帝圣洁思想的目标，需要能充实您充沛精力的虔诚灵魂、使您的本能即您所谓的博爱得到满足的工作。……而这一切，我的孩子，是可以在一个仁慈……虔诚、一个喜欢喊叫的（这话说得有些不好听了）女人那表面平凡、甚至象堂娜奥夫杜利亚称之为俗气的生活中得到满足和实现的。是的，我的朋友，”讲经师话一出口就笑了起来，“为了缓和您对无限之爱的渴望，您需要的是……做个信徒。现在是我要求您理解我，请不要只注意字面上的含义而忽视其精神实质。应当成为信徒，就是说，不能只满足于教徒、天主教徒的名字，在实际上却象个异教徒，相信诸如‘根本的东西是实质’，‘宗教礼仪和教规都是为渺小的人准备的’等庸俗说法。不对，我的孩子。根本的东西包括一切，形式就是实质。上帝对一个希望爱他的女人说出下面这番话看来是很自然的：‘孩子，为了想着我，你不该需要索里利亚描写的修女与放荡男人的那种爱情。到我的教堂来吧，你会在那儿感受到心灵上的鼓励，而去祈祷、沉思，去进行这些宗教礼仪和慈善活动，而这一切概括起来就是对我的信仰……’”

讲经师讲如此庄严如此崇高的事情时竟运用了这种随便、

甚至是逗趣的话语。安尼塔一听就又想哭又想笑，那哭中带笑的样子简直就象安德洛玛刻①。

夜在飞奔。大教堂的塔楼在那边已经蒸腾而起的雾气中远远地监视着凉棚里的谈话人，此刻发出了三声钟鸣，仿佛在通知他们，似乎觉得他们谈得够多的了。然而，讲经师和安娜都没有听见监视他们的塔楼发出的信号。

佩特拉站在院子的暗处自言自语地说：

“差一刻就八点了，可他们还没有谈完的意思……”

使女实在好奇，就大着胆子踮着脚尖朝凉棚走了几步，生怕踩上枯叶叫人听见，但是，她担心人家发现，就又退回了院子，然而，从那儿只能听见很低的咕哝声，根本听不清说什么话。她听见安塞尔莫开大门和主人走来的声响，就迎面跑去。主人如果问起夫人，她准备说谎，就说夫人在三层或阁楼，反正随便说个地方，说她在干什么家务活。她打算把讲经师的来访瞒着主人，尽管谁也没让她这样做。她认为她做了一件合乎女主人和她的朋友堂费尔明心意的事情。“他们不是瞒着堂维克托派她送过信吗？既然如此，那也没有必要让他知道他们已在凉棚里摸黑聊了一个多小时的情况。”

金塔纳尔没有问起他的妻子，这并不稀奇，他常忘记她，特别是当他手里拿着东西的时候。他吩咐把书房的灯点上，便坐在桌前，把桌上的书报挪开，放下腋下挟着的一个包。包里是一部给子弹装药的机器。他刚才同弗里希利斯打赌说他可以在一小时内装多少多少打子弹，现在想试一试。所以，就没想别的事情。灯拿来了，他那双锐敏的眼睛只是漫不经心地瞧了瞧佩特

---

① 希腊神话中的人物，以对丈夫钟爱著称。在特洛伊战争中，父亲、兄弟、丈夫和儿子战死，她悲痛万分，自杀未遂。

拉，使女却顿时慌了神。

“我说……”

“老爷？”

“没事……我说……”

“老爷？……”

“钟还走吗？”

“走呢，老爷，您昨天上的弦……”

“这么说差十分八点了？”

“是的，老爷。”

佩特拉颤抖着，不过，如果他问起女主人，她仍旧准备说谎。

“好，你去吧。”

堂维克托开始快速地装子弹。

与此同时，讲经师已经泛泛地讲解了他想暗示给她的与信徒生活有关的那些事情。

“安娜已经到了努力向完美之路进发的时刻，准备工作可以说已经完成。如果说别的女人去教堂、教友会和其他进行日常宗教活动的地方由于怀着例行公事的心理，往往使旨在完善道德的虔诚实践毫无成效的话，那她安娜则可以从同样的地方，同样的活动中得到许多有益的东西充实自己的精神世界。圣特雷莎原来是做什么的呢？是个修女，是一个修道院的创建人。有多少修女始终没能跳出普通女人的圈子呢？一个修女的生活也可能落入例行公事的俗套中，得不到上帝的赞扬，也丝毫不能满足一个炽热灵魂的渴望。然而，那位女神学家① 把修道院生活看成是非常广泛的天地，非常光明的世界！伟大的能动性就在

① 即圣特雷莎。

我们自己身上，如果我们能够将它发挥出来的话。但是，应当在虔诚的宗教活动中去寻找这样的机会。这就需要安尼塔以后经常参加各种宗教活动；多听说教和弥撒；参加九日祭；加入圣维森特会，做一个积极的会员；常去看望和照顾病人；加入教义问答会。开始她会觉得这些宗教活动繁忙、枯燥、平凡，认为这偏离了通往纯洁的虔诚生活的道路，不过，她会逐渐对那些卑琐的事务发生兴趣，领悟到祈祷和公众礼拜的神秘魅力。如果这在那些缺乏热情的人，那些普通教徒——他们到教堂来只带来了感官——的眼里只不过是一种轻浮的消遣的话，那么，对那些怀有深厚虔诚之心的人来说却是富有教益的场面。

“您会看到，”讲经师说，“总有一天您不需要索里利亚和天才诗人就会心软得哭起来，就会一步一步地提高，正如您说的，提高到上帝圣洁思想的高度。我的朋友，宗教有能力找到通向心灵深处的道路。您会看到，您会从很多仪式，很多隆重的礼拜仪式中认识到圣母的智慧。现在您可能会小看这些仪式，觉得它们无关紧要。我们的节日！这是多么美好的东西啊，亲爱的孩子！比如到了圣诞节前夕，您就可以用您丰富的想象力去重现耶稣降生那些极富诗意的场面……那些仿佛如村夫谣① 一样人所共知的东西，对您来说，就可能再次成为伟大的诗章，温情的泉源，您会一边想着圣婴一边啜泣……那时您就会对我说那种眼泪是不是比昨天晚上《浪荡公子唐璜》使您流出的眼泪更甜蜜更清新……”

“不管是谁布道都去听没那个必要，”德帕斯接着说，“虽然一个可怜的乡下神父的演说，粗糙质朴中有时也不乏宝贵的真

---

① 西班牙的一种民歌，一般以耶稣降生为题材，在圣诞节期间演唱。

理、简洁而值得称颂的教益、哲学的深沉和真诚以及堪与《圣经》媲美的新寓言故事。不过，象这样的演说是难以遇到的，因此，最好还是去听那些知名的布道家的演说。在主教想显露身手的日子里您去听一听他的演讲……如果这样说不算是过于自负，我还想请您也来听一听我的演讲，但愿上帝别让我讲得一团糟。是的，有些需要在忏悔室或私下交谈时说的事情不宜拿到讲道台上讲，同样，那些需要在讲经时说的事情，也不好放在私下里说，否则就太荒唐了……比如，在我必须提醒您的那些事情中就有这样的情况，就是说您思想中有关上帝的那些模糊不清、浮于表面的错觉……其实就有泛神论的味道，但您自己并不知道。”

讲经师又谈了他为安娜宗教生活安排的计划，这个计划她从明天起就必须无保留地执行。他最后特别地谈了读书问题。

他特地推荐了某些圣人的传记和圣特雷莎及几位神学家的著作。

“读一读那位女神学家和马利亚·德·阡塔尔即圣胡安娜·弗朗西斯卡① 的生平就够了，当然，为了成为尽善尽美的人，要善于从字里行间去体会。我不是让您一开始就这样做，而是说以后要学会这样做。一开始就把自己的生活与圣人的生活相比较会使您感到气馁，这是非常危险的。当您看到您认为值得赞扬的很多行为在特雷莎眼里都是罪过的时候您就泄气，那就糟了！当您发现自己离虔诚还差十万八千里就自认为很虔诚，并把圣者称为魔鬼的声音当作上帝的声音，认为这完全是虚荣心作怪的时候，您就会感到羞愧……但您不要止步不前……不要去比较……要继续下去……等您在有益于身心的克己的生活中

① 十七世纪法国修女，访修会创始人。

度过一段时间后……再回头读，您就会越读越觉得有益，收效也就越大。

“要是我们的目标是成为一个特雷莎那样的圣人那就什么也别做了！一看那无尽头的道路，我们就上不了路了。那应该走到什么地方去呢？上帝以后会告诉我们的，现在就开步走，向前走，这才是当务之急。

“为此，我们就非得穿着法衣，低着头，总是面带痛苦吗？就非得在家里用审问来虐待丈夫吗？就不去散步，与外界隔绝吗？愿上帝饶恕我们，安尼塔，愿上帝饶恕我们……家庭和睦可不是儿戏……那健康呢？身体的健康该摆在什么位置上？我们不是想接受医治吗？我们现在不是谈灵魂及其治疗吗？身体也需要自由的空气和正当的消遣，您应该根据自己的心情和环境的许可加以安排。”

一阵冷风吹得庭长夫人直抖，并把一堆枯叶汇集到凉棚门口。讲经师象被什么东西刺了一下随即站起，吃惊地说：

“糟糕！大概已经很晚了，咱们在这儿只顾谈话，把时间都给忘了……”

“让堂维克托在这种时候看见他们在月下花园的凉棚里……可不是什么愉快的事情。”他这样想着，但是没有说出来。他从凉棚里高声说着话走出来，但声音也不是很高，他装着不怕人听见，但心里直犯嘀咕。

安娜跟在他后面也走了出来。她心里只顾想事，早忘了世界上还有丈夫、白天、黑夜和时间，也没去想在那儿和一个年轻、漂亮、健壮、尽管是教士的男人单独谈话是否合适。

讲经师好象记错了路，竟径直朝院门走去，尽管上走廊的楼梯经过金塔纳尔的房间这样走似乎才显得自然。

佩特拉站在院子里，象哨兵一样立在刚才迎接教区法官的那个地方。

“老爷回来了吗？”庭长夫人问。

“回来了，夫人。”使女低声答道，“他在书房。”

“您想见见他吗？”安娜转身对讲经师说。

堂费尔明答道：

“我很高兴……”

“装相，在我面前还装相！”佩特拉气愤地想道。

“我很高兴……要不是天这么晚了……我本该八点钟去主教府……可现在却快八点半了……我不能再耽搁了，请代我问候他。”

“那就请便。”

“另外，他可能正忙于工作……我不想打扰他了……我就从这儿走吧……晚安，夫人，晚安。”

“装模作样。”佩特拉一边打开通向门厅的门一边想道。

这时，讲经师走近庭长夫人，忙低声说：

“我忘了提醒您……最合适的……见面地方……是堂娜佩特罗尼拉家。我们以后再谈吧。”

“好吧，”庭长夫人答道。

“我考虑过了，那儿最合适。”

“对，对，您说得不错。”

安娜上了主楼梯，堂费尔明则向门口走去。走到门口他停下来，一面把脸的下半部遮起一面朝佩特拉望了一眼，她眼睛正盯着他，手里拿把大钥匙等他出去后锁门。她象一个不动声色的雕像。德帕斯亲切地拍了拍她的肩膀笑着说：

“天凉了，姑娘。”

佩特拉面对面地看着他，尽其所能地妩媚地笑了笑，但又不失谦恭之态。

“你喜欢老爷太太吗？”

“堂娜安娜是位天使。”

“当然。再见，孩子，再见。回去吧，回去吧，这儿有风……你的脸很红……可能发烧了……”

“您走吧，您走吧，不用为我担心。”

“关上吧，孩子，你可以关上了。”

“不，先生，我要关上您就要摸黑走到街口……”

“那就多谢了……再会，再会。”

“晚安，堂费尔明。”

佩特拉说这话的声音很低，而且是把头伸到门外说的。然后，她小心翼翼地把门关上，没发出一点声音。

“堂费尔明！”讲经师想，“这女人为什么叫我堂费尔明？她在打什么主意？这样更好，更好……不错，更好。可以象对那个女人一样，待她宽厚些。”

他说的那个女人就是他自己的使女特雷西纳。

佩特拉上了楼，没等叫她就进了安娜的梳妆室。

“你有什么事？”女主人问，她因为感到冷用披肩遮住脸。

“老爷没问太太，我也没告诉他……堂费尔明来过。”

“谁？……”

“堂费尔明。”

“啊！好，好……为什么？这有什么关系？”

佩特拉咬了咬嘴唇，转过身嘟哝道：

“看把您傲气的！您以为我们都没长眼睛？……您要是不愿意……那我是为了人家。”

不错，佩特拉这样做就是为了“人家”，为了讲经师，她不惜一切代价想讨好他。这个淫荡的金发姑娘有她自己的打算。

堂维克托·金塔纳尔过了半小时才去看他的妻子。他前额和两颊上蹭的都是火药。

他根本不知道讲经师晚上来过。“他什么也没问又何必告诉他呢？”

第二天太阳还没出来，弗里希利斯就从后门进了奥索雷斯家的花园，他有一把专用钥匙。金塔纳尔的这位好友是那个园林的独裁者。只要不去打猎，克雷斯波先生总要上他的领地——他这样称呼金塔纳尔的花园——里来消磨时光。他在那儿根据季节和情况进行修剪、嫁接、栽种或移植花木的工作。那里只有弗里希利斯一人说了算，他不许任何人动树上的一片叶子，就是园林的主人也不行。他一进花园就朝凉棚走去，他想起自己把准备送去参加花卉展览的一些种子忘在凉棚的大理石桌上或凳子上，反正出不了凉棚。他找来找去，竟在一把摇椅上撒得乱七八糟的种子间发现了一只紫色绸手套。种子里混着草屑，从椅子上一直撒到地上。

他骂了一句，用指头夹着手套拿到眼前看了看。

“是哪个该死的来过这儿？”他问晨风。

他把手套装进口袋，就开始拾取没被风吹走的那些种子。他极其小心地将种子一粒一粒拾起，分开。那是他培育出来的一种极为罕见的单色三色堇。

他听见屋里有了动静，就大声喊道：

“安塞尔莫！佩特拉！塞尔万达！佩特拉……”

佩特拉穿着内衣，用女主人的一条旧披巾胡乱一裹就披头散发地走了出来，活象披着金色长发的曙光女神。可弗里希利

斯却阴沉着脸对曙光女神发起了脾气。

“听着，你这个骚妮子！是哪个该死的教士晚上钻进来糟蹋了我的花籽的？”

“您说什么？您的话我听不懂。”佩特拉从院子里回答说。

“我是说，昨天天快黑我才离开的花园，走的时候我把一纸包种子放在了凉棚……可现在种子却撒了一地，和土搅在了一起。椅子上还有一只教士手套……夜里谁来过这儿？”

“夜里！您在做梦，堂托马斯。”

“遭雷击的！夜里，我是说……”

“我看看什么手套……”

“给你。”弗里希利斯隔着老远把手套扔了过去。

“这……知道了！哈哈哈……真是上帝赐给你的好教士……你就这么理解时髦啊，堂托马斯……您不是说这是一只教士手套吗？”

“那是谁的？”

“是我们太太的……您没看这手……多小啊？除非 也有女教士！”

“现在流行紫手套？”

“当然……同某种颜色的裙子配在一起……”

弗里希利斯耸了耸肩。

“可我的种子，我的种子又是谁弄撒的呢？”

“猫！您不信？是那只小公猫，黑子，手套说不定也是它叼到凉棚去的……它最喜欢拣破烂啦！……”

这时，金塔纳尔鸟房子里的一只朱顶雀叫了起来。

“猫！黑子！……”弗里希利斯摇着头说，“什么猫……什么……”

他脸上突然浮起了和善的微笑，就转身用左手指着阳台对佩特拉说：

“这是我那只雄雀？是我的雄雀！你听见了吗？我敢肯定是我的雄雀！……你们老爷还说他的金丝雀……准第一个叫，你听见了么？……听见了么？是我的雄雀，我借给他十五天了，就是为了让他看一看它准赢……是我的雄雀。”

弗里希利斯已经忘了手套和猫的事，眼下正沉浸在他的宝贵朱顶雀那尖厉、清新、欢快的叫声之中。

这时，佩特拉将讲经师的紫手套藏在了雪白的胸部。

第十八章

〔贝图斯塔大雨如注。大家各忙其事。金塔纳尔和弗里希利斯仍冒雨外出打猎。德帕斯和梅西亚都认为自己在征服庭长夫人的问题上没有进展，感到失望。安娜终于同意去堂娜佩特罗尼拉家与堂费尔明会面。〕

一块块乌云，宽得象石碑似的，从西边铺天盖地而来，撞碎在科尔芬山巅上，化作雨水，降落在贝图斯塔的大地上。那雨有时风驰电掣，斜冲下来，犹如狂怒的鞭子、圣经的惩罚；有时慢慢悠悠，稳稳当当，宛如天上垂落的细丝。这堆云过去，那堆云又来，接着又是一堆，仿佛就是先前那堆，它环球一周，又来与科尔芬山相撞。蕈状的大地贫瘠的如约伯的骨头①；山头那没精打采、状如灰色禽鸟顶饰的雾霭，任凭懒散的微风吹来吹去；光秃、麻木的原野一直向远方延伸开去，那静止不动的状态，活象一具被浪头抛上岸边的遇难者的尸体。石头忍受着的注定要被无休止的雨水穿透的哀愁就是谷地与山峦无声的表白；僵死的大自然似乎在等待着雨水毁灭它那无用的躯体。远处，大教堂的塔楼立在阴沉的雨帘中，仿佛被淹没的桅杆。在那默默无声的痛苦中，原野的悲哀是可以忍受且富有诗意的，而那个屋顶裂

① 见《圣经·旧约》《约伯记》第二章第六——十三节。

缝、墙壁渗透着肮脏潮气的阴郁的城市，其悲哀就使人觉得下贱、恶心了，它就象穷光蛋单调的歌声一样难听，叫人心烦。这种悲哀引不起伤感，只能叫人讨厌。弗里希利斯喜欢到旷野上去淋雨。他带着金塔纳尔远离贝图斯塔，跑到海边，跑到帕洛马雷斯和罗卡·塔哈达偏僻的草原和海滨沼泽地。他们在山间和平原上奔走，在森林密布的山岗上捕捉石鸡和丘鹬，在荒凉的平原上追捕哀鸣的石鸻、大群的椋鸟、河鸟、海鸭和敏捷但令人讨厌的黑鱼群。堂维克托出外远足都得到了妻子的允许。天一亮他就乘邮政车出发，一个小时后便到了罗卡·塔哈达，晚上十点他们才浑身透湿的，扛着各种猎物悄悄地回到贝图斯塔。在帕洛马雷斯原野上，堂维克托常常想着剧院："火车要是提前两小时开就好了！"弗里希利斯什么都不想，他就喜欢在凄凉但快活的僻静地方打猎，喜欢呆在外面，对这种生活谁也没有他的感情深。金塔纳尔对打猎和喜剧都同样喜欢。弗里希利斯一到剧院里就心烦，就伤风。他怕那里面的空气，认为呆在无门的旷野上更保险。

克雷斯波的爱好既明确又根深蒂固，他爱的就是大自然。金塔纳尔已经到了暮年，却还不清楚"他的目的地究竟在地球的什么地方"。这是他用浪漫主义时期的语言说的话，他身上还保留着这种怪癖。前庭长是个耳软心活的老实人，总是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变得很快。他自以为很有魄力，经常在家里使用命令式的语言，好象在颁布市政府的法令。其实，他只不过是一块任人揉来捏去的面团。于是，就有了这样一种说法：虽然他很勇敢，但一直没有机会显示其对抗异己意志的勇气。他以为家里的人都秉承他的意志办事，可到头来却发现总是自己顺着人家的心意干。倘若安娜·奥索雷斯是个专横的女人，那堂维克托

恐怕早就变成了可怜的奴隶。亏得庭长夫人听任这个忠厚的丈夫沉溺在他那变化无常的怪癖之中，只求自己的兴趣和爱好不受他的影响。金塔纳尔大吹大擂地宣布的那项快快活活消遣和热闹的活动计划只完成了一部分，因为这一部分妻子觉得还不错。假如她还是想闭门不出，重新回到幻想中去，堂维克托尔尽管曾保证、甚至发誓决不让步，但到头来还得步步认输。他竭力使自己的让步显得体面，就摆出谦让的样子，在没人的时候大着胆子嘟哝两句，以为这样就保住了作为男子汉和一家之主的面子。佣人们常把意志强加给他，他竟毫无察觉。他甚至在餐厅里也是他们的手下败将。他是个地道的阿拉贡人，爱吃浓味菜、烈性酒和古典式盛筵，现在竟不知不觉地渐渐从自己的爱好上退了下来，浓味菜烈性酒吃得比以前少多了，吃的几乎都是他妻子喜欢的徒有样子而无营养价值的东西。这并不是安尼塔的主意，而是那些女厨子们想要讨女主人的欢心，因为从她身上她们看到的是一种庄重的意志，而那个老爷在她们眼里只是一个爱用她们听不懂又烦人的说教教训她们的说教者。人们发现就连金塔纳尔的言谈举止也缺乏个性。他说出来的话就象他刚刚读过的报纸或书上的语言一样，那措词、语调及其修辞似乎有那么点独特的意味，但实际上那只不过是昔日的爱好和职业留下来的一点点痕迹罢了。有时，他说话就象是最高法院的判决，在家里也常用法律术语，这是法官职务在他身上唯一保留下来的东西。他在职业和爱好上的矛盾使他多次丧失个性和决心。如果说他生下来就是为了干点什么的话，那肯定就是为了做一名走乡串镇的喜剧演员，说得更确切些，就是做个家庭戏剧的业余演员。如果社会是一个为维持生活，维持一个喜剧业余演员生活的竞争激烈的场所的话，那么金塔纳尔先生肯定会做一辈

子喜剧演员，而且据他自己说，他的表演也会达到那些象货郎似的跑遍全省各个城市的男主角的水平。

但是，堂维克托明白，喜剧演员在西班牙不是靠体面的工作生活，而是在专业喜剧演员剧团里丢人现眼地向观众献艺。随着时间的推移，他还明白，他需要组织一个家庭，便违心地进了司法界。他希望走运，他家里人也盼他青云直上。在他觉得还能够以全副精力按照角色的要求演出《萨拉迈阿村长》的时候，他就当上了地区法院的法官和格拉纳达法庭的庭长。然而他却感到苦恼。他知道法官是个美差，责任重大，但他……“首先是个艺术家”。他讨厌诉讼案件，喜爱演戏，却又不能体体面面地去当演员，这便是他精神上的苦恼。假如演喜剧对他来说是合法的话，也许他这辈子就不会干别的事了。但是，尊严和其他许多重大的考虑不允许他这么做。为了安慰心中的苦恼，他就想方设法去找别的合乎自己心意的爱好。于是，他爱上了打猎、植物、发明、木工活和哲学。他这些爱好有的应归功于他的朋友弗里希利斯，有的则是他一时兴起养成的。

经过多年的亲密相处，弗里希利斯尽了最大的可能使他亲爱的堂维克托·金塔纳尔有了与自己相似的爱好和习性。金塔纳尔摆脱了愚昧的家庭奴隶的地位，却又进入了托马斯·克雷斯波文明独裁的政权之中，他不知道自己是否象爱他亲爱的安尼塔那样爱他的这个心肝。他俩之间的好感是出自共同的爱好：打猎。但是在以前，这个阿拉贡人还把打猎看成是原始人的一种运动哩。他虽然打猎，却分不清石鸡、野兔和家兔的区别。弗里希利斯在打猎中研究动物和植物，还象自然哲学家似的进行思索。他话不多，到了旷野上就更少开口。也不爱争论，喜欢简洁明了地亮出自己的见解，不在乎是否能说服听者。就这样，弗里

希利斯自然哲学的影响便如洪水般注入了金塔纳尔的灵魂中，也就是说，金塔纳尔不知不觉地渐渐变成了那个被贝图斯塔人称为疯子傻子的“好人”的脑子的附庸。

弗里希利斯不在乎同乡们的议论，怜悯他们的精神贫困。“人类虽恶，但责任不在他们。Oidium① 吸吮葡萄的汁液，玉米钻心虫糟蹋玉米、土豆，牛和猪有它们的瘟疫。贝图斯塔人的 Oidium 是嫉妒，他们的钻心虫是愚昧，所以，他们是没有责任的。”弗里希利斯原谅了他们所有堕落的行为，宽恕了他们所有的罪孽，他避开了这种堕落和罪孽的传染，并想方设法使他所喜欢的为数极少的几个人从中解脱出来。他很少串门，但常去参观别人的花园。他具有丰富的园艺学知识和熟练的栽培花木的技艺，从而使他成了本城所有公园及花园的权威。他对科鲁赫多侯爵花园里的每一片叶子都了如指掌，曾为维加亚纳家的园子栽过树木，偶尔，也去看看堂娜佩特罗尼拉的英式花园。但是，他却没见过那位“君士坦丁大帝”，那位主教大妈，也从未进过堂娜鲁菲纳的小会客厅，和科鲁赫多侯爵的交往还不如他去俱乐部的时候多。他跟那些花匠倒是相处得蛮好。那个拿人开心的所谓“圣马丁小阳春”过去后，一开始下冬雨，弗里希利斯就只好在贝图斯塔的压迫下听着自己花和树的呼吁度日了。

金塔纳尔裹着猎装跟在他后面已经困得要命。弗里希利斯没少笑话他这件衣服，可他自己呢，不管在山上还是在城里总穿那件衣服、那双底子结实的加固白鞋。他登上三等车厢，坐在那些愉快爽朗、面色红润的农民中间。金塔纳尔打着瞌睡，脑袋不时撞在硬梆梆的木板上。弗里希利斯不是请别人就是接过别

---

① 拉丁语，一种害虫。

人递过来的粗大雪茄。他比在贝图斯塔的时候要健谈得多。他有说有笑的，爽快地跟那些乡下人谈今年的收成和去年的暴雨。如果交谈变成了争论，他就板起面孔不再听他们的谈话，而去欣赏他始终喜欢并且了如指掌的眼下不免显得凄凉的原野。

安娜真羡慕丈夫躲开贝图斯塔，远离那些叫雨水弄脏的黑红色瓦屋顶，到偏僻的山里和海滨沼泽地去淋雨的福气。

“唉，是啊！她在寻觅一条保险的道德之路设法拯救自己的灵魂。不过，她要是在称得上诗情画意的动人场合向这些宗教界的显贵敞开自己的心扉就好了！恩西马达区阴郁沉闷；石墙透湿，木头被虫蛀；街道狭窄，满是野草——在原野上这些小草令人心旷神怡，而在这里却成了荒凉的象征；从房檐上滴下的雨水不断地溅到尖尖的鹅卵石上，发出永无休止的有节奏而单调的响声。在这种地方要提高到造物主的思想高度去赞美它的创造实在太难了！……”

庭长夫人不明白维西塔雄为什么象往常那样笑容可掬、快快活活、出东家进西家地来回串门，也不怕雨水和街上的淤泥……她根本没去想下雨不下雨，也不管老天是蓝色披风还是一块裹尸布。对维西塔来说，天气好坏全一样。她才不想这些事呢，而只把它当作她礼节性拜访中寒暄的内容而已。

这位银行职员太太象一只白鹮鸽似的在石头上蹦来蹦去，躲闪着水坑，顺便还露出穿着一双还算漂亮的鞋的脚和不很干净的衬裙，有时，还有配得上高级袜子的小腿肚子。同样，雨也未能捆住奥夫杜利亚的手脚把她关在家里。她也是那么快活，那么活跃地冒着倾盆大雨，从这家串到那家，要是有一滴冒失的雨点沾湿了她微微颤动的脖子，她就放声大笑。她衬裙巧妙的晃动很引人注目。它如白鼬似的灵巧地躲闪着路上的烂泥，使

唯灵论的考古家贝尔穆德斯心醉的沙沙作响的荷兰泡泡纱裙子上绣织的雪花、图案和叶状花饰依然保持原有的洁净。

安娜怀着痛苦和近乎嫉妒的心情发觉贝图斯塔人一般都不费多大气力就忍受了那种海底生活；他们要在这种生活中度过大部分秋天、绝大部分冬天和几乎整个春天。他们各找各的地方，而且看起来，他们的高兴劲儿并不亚于跑到海滨原野上痛痛快快淋雨的弗里希利斯。

一下雨，维加亚纳侯爵夫人就晚起床。她的床上装有抗寒设施。她裹在被子里读极地游记和叙述猎熊以及其他一些故事发生在俄国或至少发生在德国北部的小说，感到说不出的惬意。把她在被窝里享受到的温暖和舒适与小说中那些主人公所经受的严寒及他们在地球上的长途跋涉进行对比，是堂娜鲁菲纳每年年终最大的快事。听着窗外的雨猛烈地敲打玻璃，心里就怜悯哪个在冰雪中迷失方向的孩子……对一个象侯爵夫人这样热心肠的人来说是多么开心啊！

“我不是个多愁善感的人。”她对歪着头听她说话、嘴巴笑得咧到耳根儿的堂萨图尔尼诺·贝尔穆德斯说，“我不是个多愁善感的人，就是说，我不喜欢多愁善感……但是，我在小说中读到某些事情就感到很亲切……心就软了……就禁不住流泪……不过，我并不夸耀这些。”

“这就是圣特雷莎说的眼泪的美德，夫人。”考古家说。他叹了口气，仿佛在锁那个多愁善感的秘密抽屉。

侯爵在干着猫通常在一月份干的那种事情。在贝图斯塔有一段时间看不见他的人影，他说他在准备有关选举的事宜。但是，他的密友们酒足饭饱之后，在忏悔的时刻，曾私下听他说过，对他来说，寒冷是最好的春药。“就是海贝也不能在我身上产生

雨雪的那种功效。”因为他的那种活动全是在乡下进行，所以，这个好样儿的维加亚纳得冒着风雨在淤泥与冰雪中乘车去各个村庄。对这种堕落的行径总是给予宽恕的堂卡耶塔诺·里帕米兰俏皮地说，这就是他的选举准备工作：为自己遥远的未来捞取选票。

每逢雨季，侯爵夫人的聚谈会就有了生机。那些享有令人羡慕和值得羡慕的殊遇，有权进入那间清香宜人的暖室的人，感激暴雨给了他们天天晚上得以光顾堂娜鲁菲纳会客厅的借口。否则，他们干什么好呢？他们还能上哪儿去呢？壁炉里燃烧着侯爵领地内的百年老树。封地里的橡树在碳化过程中发出庄严的咝咝声。人们烤着火，谈话的内容出乎特里封·卡尔门内斯的预料，他们并不象诗人所想的那样，按照领主深宅大院里的规矩，讲述古老的神话，而是在那里议论整个世界，编造新的谣言，对不拘礼节的表白和性爱津津乐道。贝尔穆德斯说：“这就是我们现在这个缺乏理想、毫无诗意装饰的历史时刻的一个特点。”侯爵夫人的客厅不大，家具摆设倒不少，客人们都你挨着我，我挨着你，紧紧挤在一起，不这样又有什么别的办法呢？谁还去想那暴雨呢？

在贝图斯塔，更多的是二流聚谈会。在这种聚谈会上，人们受潮湿的刺激，显得更加兴奋，每个人都去自己通常去的地方。那里什么都可以听到，比如，可以听到“每周光顾一次维西塔的客厅为其捧场的客人”进门厅时的喧闹声，也可以听到躲在雨伞下的那些客人的大笑声和玩笑声，从铁皮曲管涌流出的雨水打在雨伞上的啪啪声……大家都不把雨放在心上，只想着抓彩和猜谜的奇妙乐趣。

至于“贝图斯塔的虔诚派”（《圣旗报》语）由于他们要进行一

系列的九日祭，所以老天爷就天天下雨。雨季一到，所有的人都成了虔诚派，就连“耶稣受难节”的会友、一些在耶稣受难周里也敢跑到饭馆里吃肉的不可救药的家伙也上了教堂，尽管他们到那儿是去批评那些说教者和瞧瞧姑娘们。贝图斯塔这种狂热的宗教活动从参加人数不多的晚祷九日祭和参加人数最多的圣心会九日祭开始，到最有名的悲伤圣母九日祭和在鲜花盛开的五月进行的稍为逊色的圣母九日祭为止一直不停。除了上述各种九日祭，虔诚的人们在诸如复活节和四旬斋，特别是在法院主持的布道演说这些引人注目的庄严时候，还有许多赞美上帝及其圣徒的机会。据卡尔门内斯说，由地区当局付钱的这些布道演说在那个神圣和沉思的季节的每个礼拜五都要举行。

雨季大大妨碍了堂费尔明温文尔雅地为他亲爱的女友制定的医治心灵的计划的实施。安娜讨厌淤泥和潮湿；又湿又脏的街道那冷落景象刺激着她的神经，她几乎不出奥索雷斯阴暗老宅的大门。十一月底之前，她又做过两次忏悔，但她还没有拿定主意去堂娜佩特罗尼拉的家，讲经师也没敢向她提起那个约会。“君士坦丁大帝”已从她亲爱的和敬佩的、眼下常去拜访她的德帕斯那里得知，堂娜安娜想在她领导和资助的圣事和她经手的众多慈善事业方面助她一臂之力。

“那位绝顶漂亮的天使什么时候到这儿来呢？”主教大妈的问话完全是九日祭的风格，充满了难懂的最高级形容词。

那些在“君士坦丁大帝”府中充当会计，被里帕米兰称为“选举教皇秘密会议”成员的女教徒都怀着一种不可思议的焦急心情和下作的好奇心盼着那个新伙伴的到来，因为安娜的年轻和美貌会给她们那以耶稣的名义为耶稣拯救世界的虔诚而复杂的事业带来很高的声誉。而这个主意正是这些象胸甲骑兵似的准

备战斗的女信徒提出来的。

然而，不知为什么，安娜一想到要去堂娜佩特罗尼拉的家，心里就生出一种模模糊糊的厌恶感。她觉得还是去教堂见讲经师为好。在教堂里她能够获得必要的宗教热情去忏悔自己的丑恶思想和危险欲望。讲经师开始焦躁了：庭长夫人并没有上坡，仍旧抱着她那些危险的泛神论的渴望不放。他对她的渴望就是这样看的。她坚持认为，世俗演出使她产生的亲切感就是虔诚，并坦率地表示，那些宗教读物可能使她产生非天主教的想法，或至少不利于坚定信仰的目标，而这正是讲经师为脚踏实地地迈出一步所要求的必不可少的基础。在另外一些时候，虔诚的读物又使她陷入忧郁，感到发昏，或者使她头脑木然，象个傻子。至于祈祷，安娜说背诵祈祷词毫无意义，叫人心烦、冒火。为了记住那些话，她反复地背诵，可没等心中升起宗教热情，她就已经感到恶心了……

“不对，不是这么回事。哪有这样诵读祷文的。”讲经师说，“祷词我们以后再说，在目前这个阶段，您以前的虔诚已经足够了。”

尽管他害怕安娜陷入幻想的危险中，但为了不失去眼下的有利势头，他不得不随她沉溺在自发的一时冲动的虔诚感情中。她这种感情不知从何而来，恐怕随便哪个与宗教思想没有任何联系的事件都会使她产生这种感情。

他生怕自己心中那炽烈的感情会不由自主地流露出来，便改变了当初那个温文尔雅的计划，而代之以他在安娜的花园凉棚下制定的另一个计划，这计划同他对忏悔人通常实施的办法更为接近。但是，堂费尔明认为有必要恢复温柔的态度，让他的女友本能地作出更艰苦的努力去争取幸福，赢得感情和高尚

思想的宝库。这一系列放松的措施，推迟了他成功的时间，但是，却使得他在安娜的眼里显得更加和蔼可亲。他的话含糊其辞，充满浪漫主义的情调，她却认为这是真挚的虔诚。堂费尔明认为她不会变成一个遮遮掩掩的偶像崇拜者。不，他是不会受泛神论的引诱的，尽管这种泛神论与他女友的泛神论非常相似。

有一点他深信不疑，就是信仰的美一定会在象安娜这样的女人身上产生有益和深刻的影响，只要安娜哪天因为神经兴奋而注意到这种美，并且产生出虔诚的感觉，这种影响就会在她身上表现出来，因为精明的忏悔师对她犯病的情况早已了如指掌。

当她重新对他谈起自己的厌倦和那下个不停的象傻瓜似的雨时，他就再次对她说：

“到教堂来吧，我的孩子。来吧，不是来祈祷，而是到我们尊贵的教堂里来进行幻想。您可以一边思索，一边倾听风琴奏出的音乐，呼吸主祭坛上香火的气息，看着无数跳跃、闪烁的烛光，感受它们的温暖，观赏高高的拱顶、匀称的柱子以及五颜六色的玻璃上柔和、神秘、富有诗意的绘画……”

这一番夏多布里昂式的花言巧语连堂费尔明自己都觉得有点乏味；他一向认为，称颂宗教的外在美是对教义神圣性的亵渎。不过，他很会强打精神去随机应变，此外，能经常在大教堂、圣维森特修道院讲座的日子和教义问答会见到他的女友，也是一件快事，尽管他不愿这样想。她会在那里看见他成功地表现自己的才华、学识和自然朴实的典雅风度。

可是，安娜越来越讨厌出门。她对潮湿望而生畏，白天晚上都裹着大披巾，呆在冷清餐厅里的特大壁炉旁一坐就是几个小时。堂维克托在家呆不住。他不去打猎，在家也是进进出出，几乎在书房里就坐不下来。她真有点怕他。他正在制作或改进机器，其

中有几件器械在性能上出现了意想不到的毛病，这使他大为恼火，怒气冲冲。书桌上摆着这种钢木器械，上面满是光荣的灰尘。这些顽皮器械就以这种姿态期待着堂维克托“认真”地学习一下数学，学习一下各种数学；学习的任务拖到今天完全是佩拉莱斯剧团的过错。金塔纳尔一看见那些喜欢挖苦人的玩具当面笑话他，就感到有点难为情，尽量不去书房，连写信都不在那里写。此外，那里还杂乱无章地堆着他收集的植物、矿物和昆虫。要把那堆野草和昆虫重新分类可是个艰巨的工程，他才懒得干这种费劲的事哩。而这正是他总不愿意回家的一个原因。他到俱乐部去参加辩论、下棋，还四处串门，反正找点事做，省得呆在家里心烦。“这更好。”安娜下意识地这样想。最初她很尊重和敬重堂维克托，甚至凡是他需要的她也都喜欢，但后来她渐渐觉得他越来越令人乏味了。他对她的每一次阻挠都打乱了她虔诚生活的计划。安娜一点一滴地在脑子里积累着虔诚，准备天一转好就去做一个讲经师所要求的那种信女。当她想着那个抽象的丈夫时，一切都很好。她知道她的职责就是爱他，照顾他，对他百依百顺。可是，一见到满脑子鸡毛蒜皮，整天忙于琐事，对最微不足道的、应弃之脑后的小事充满自然热情的金塔纳尔先生，一见到他歪系着黑丝领带结、手脚不闲、举止活泼的样儿，她就暗自怨恨。她对他没有办法，只好强忍着。这种怨恨是不理智的，但一时又难以消除。她责怪整个世界，为什么如此荒唐地把她和这样一个男人永远地结合在一起。堂维克托向仆人们下达了一连串古怪的命令，吩咐完他不在家的时候要做的事情，便丢下敞开的门扬长而去。当安娜独自一人的时候，她便靠在默默无声的饰有烟色石膏像的壁炉旁。她想继续进行虔诚的基本训练，为贞洁的生活作准备。她发现自己信仰的感情工厂全都淹

没在醋汁之中，就认为自己的一切忍耐纯属虚伪。

“啊！不！不！我成不了好女人！我不会做好女人；我不能原谅别人的缺点，否则我就无法忍受。这个男人和这个地方使我的生活变得如此平淡、凄凉。不管堂费尔明怎么说，想腾飞就得有翅膀、空气……”这些想法有时把她带到了很远很远的地方，以致堂阿尔瓦罗向她表白感情的形象又一次出现在她的眼前；在万圣节那个值得纪念的下午，那个潇洒的花花公子就把他那富有诗意的感官表达出来的亲切动人、极其甜蜜的这种感情通过目光牢牢地扎进了她的心房。安娜站起身，大步在餐厅里走动起来。她用紧裹在身上的大披巾遮住头，绕过椭圆形桌子，最后停在阳台的玻璃窗前，将额头靠在窗上。接着她走出餐厅，穿过冷清的女客厅、走廊和玻璃画廊，进了小客厅。在那里，她还是头靠着玻璃，圆睁着眼睛，失神地盯着光秃秃的美洲栗树枝和高傲挺拔的桉树。那桉树上长满了又长又硬的叶子，绿得象乌拉圭茶的颜色，树叶抖动，发出飒飒的响声。要是雨不大，弗里希利斯就常到那儿来，他在花园里呆的时间比金塔纳尔在家呆的时间还要长。安娜终于看见了他。“他是她痛苦的青年时代、被奴役的悲惨时期的唯一朋友，而现在，她几乎是在恨他。是他让她结了婚，如今他竟毫无内疚之感，也根本不考虑自己干的那件蠢事，只想着他那些树。他修剪树枝毫不留情。进行嫁接，也从不同他们商量，总是一意孤行，根本不管他们是否喜欢那些切口和接穗……”“她想到那个男人过去是那么聪明、那么和蔼，可现在……却变成了一台农业机器、一把剪刀和一台收割机。在贝图斯塔谁都逃脱不了粗鄙的下场。”

弗里希利斯要是隔着玻璃窗看见他亲爱的安娜，便向她微笑致意，接着又俯下身去忙他的活。他踩碎蜗牛，剪掉不合时宜

的嫩枝，加固支架，随后，拖着那双套着白鞋的脚，踏着潮湿的沙径继续朝前走去 …… 安娜目送着他那顶始终是灰色的圆软帽、那条永远搭在脖子上的方格呢围巾、那件褐色猎装和那条不肥不瘦、不新不旧、黑底色上红绿相间的隐花呢料裤子，消失在树丛中。

银行职员太太和小侯爵常来探望庭长夫人。帕科钦佩安娜勇敢的耐性，他不明白他崇拜的偶像堂阿尔瓦罗为什么迟迟不能征服她的心，如果已经征服了她的意志，又为什么没能征服她的贞操。

“她爱上了你，这我敢肯定。”在俱乐部快要关门，里面只剩下守夜人的时候，帕科对梅西亚这样说。

他们坐在一张桌布精致、洁白的独脚小圆桌旁吃着晚饭，每人旁边放着半瓶波尔多红酒，已经到了讲心里话的火候。梅西亚忧心忡忡，怀着无尽的愁思慢慢地喝着酒。不信教的人也有他们自己愁思的方式。他没精打采地低着他那淡黄色的漂亮的头，看上去比平时略微老了一点。他默默地吃着喝着。帕科嘴里塞得满满的，但样子并不粗鲁，倒近乎文雅，他边吃边说，双眸生辉，两颊火红，帽子也歪到后脑勺上。

“她爱上了你，这我敢肯定。可你……你倒和那几次不一样了……你好象很怕她，一直不愿意跟我一起上她家……即使堂维克托总不在家，老是跟那个迷信招魂术的弗里希利斯到山上去。”

帕科认为弗里希利斯迷信招魂术，这也是贝图斯塔很普遍的看法。

“这事在她家不会有任何进展。她是个少见的女人……有癔病……得把她琢磨透。你别打扰我。”

他认为自己已经失败了，但又不愿意承认。他坚信安娜已投入讲经师的怀抱。他不想再谈下去。此刻向帕科求救他觉得丢脸，几个月前，他曾向小侯爵提过这样的要求。可小侯爵并没发觉跟他谈这件事，为他进攻和突袭那个要塞出谋划策，就等于在叫他受罪。“他梅西亚什么时候向别人这样求救过？他又什么时候允许过哪个人知道他用什么办法，在什么时间去征服一个女人？……而这个女人就让他丢了这样的脸！维西塔虽然不露声色，其实还不知道在怎样笑话他呢！就是帕科，他又会怎么想呢？啊，庭长夫人啊，庭长夫人，我如果最终征服了你……到那时再跟你算总账！”但是，他已经没有希望征服她了，他正在拼命地挣扎。他一有工夫就骑上那匹漂亮的纯西班牙种的白马，在新广场上来回遛达，有几次他在那个街角看见了金塔纳尔夫人站在玻璃窗后，和蔼而恬静地跟他打招呼。但是，那匹马并不象他以为的那样是个护身符，因为那个下午的情景再没有出现过。“是啊，我害怕的就是我没能抓住的那一刻。”他怀着坚不可摧的信念认为，唯一的办法就是抓住另一个时刻，向她发动野蛮的突然进攻，而这种机会非常难得，几乎没有可能。然而，就是这也不能使他的情欲和自尊心得到满足，只会是一次转瞬即逝的欢快和一次报复……何况这种事又几乎不可能。他很少敢去拜访庭长夫人，因为如果堂维克托不在家，她就不接待他，反之，如果男主人在家，堂阿尔瓦罗就总是受到金塔纳尔热情的拥抱。就象堂维克托说的那样，他越来越喜欢这个衣着时髦的美男子了。尊贵的堂阿尔瓦罗要是在风俗喜剧中扮演个男主角就太有派头了！可是，既然舞台吸引不了他，那为什么他不到国会里去当个议员呢？梅西亚生来是干大事的，怎么能当个区区的蛇头，在一个二流省城，做一个从不当政的党的头头，真是太屈才了。

他为什么不带上证书到马德里去呢？

当金塔纳尔向他提出这些恭维人的问题时，堂阿尔瓦罗便低下头，样子难过地望着庭长夫人，好象在说："为了您，为了我对您的爱，我才留在这个可怜的地方！"

"您是当部长的材料……"

"唉……堂维克托……您别以为我会高兴干这种差事！部长！当部长干啥？我没有政治野心……我参加党派完全是为了报效地方。其实，我对政治十分反感……政治充满了欺骗……充满了谎言！……"

"确实如此，在美国，只有那些搞政治的人才堕落……不过，在西班牙……那就是另一码事了……象您这样的人，……我的堂阿尔瓦罗会象泡沫一样飞黄腾达。"

但是，堂阿尔瓦罗叹了口气，又把眼睛转向庭长夫人……其实，他一直认为自己首先是个搞政治的，他以后也是会去马德里的。眼下，他先在贝图斯塔当议员，但是，只要使那位部长太太的态度再温和些，他就要远走高飞……他相信自己决不会栽跟头。这就是他的计划。此外，安娜的抵抗也为他暂时不能远走高飞提供了一个新的理由，他原以为不在短短几个星期，也会在不多的几个月里就可把她征服。不征服那个女人怎么能去马德里呢？况且那个女人好象已经是不可征服的了。

梅西亚感到很丢人，他自己承认从万圣节的那天晚上起，事情就没有任何进展。他八天都没捞着单独跟安娜谈一会儿话的机会，而当他这种企图得以实现时，他又认为那个幸福的下午激动的情景再也不会出现了。

维西塔雄昏头昏脑。她丈夫奎沃先生和孩子们吃的是没煮烂的鹰嘴豆，洗脸也没毛巾，因为她象往常一样带走了钥匙，还

没回来。“如果那个可恶的庭长夫人不让步，象顽石似的定要与那个不可抗拒的男人作对，她怎么能回家去呢？”可怜的银行职员捻着粘在一起的小胡子，用女高音的调门对他那一大堆哭着要喝汤的孩子说：

“别吵了，孩子们，妈妈没回来就吃饭，咱们会挨骂的。”

汤凉了，维西塔雄才回到家。她气喘吁吁，心神不定，一脸的不高兴。她是从维加亚纳家回来的，安娜和阿尔瓦罗终于在那儿偶然地得到一个机会单独谈了一会儿……这是她安排的。这可是上帝赐与你的大好机会！她想跟他开玩笑，可临走时他却气愤地对维西塔说：“别打扰我了！”“别打扰我！”这表明事情没有任何进展。看着安娜眼下对堂阿尔瓦罗的引诱顽强地抵抗，再想想过去自己对那个男人从抵抗到屈服所用的时间，维西塔雄就感到十分羞愧……她又恼又嫉妒，脸上一个劲儿地发烧，觉得伤了自己的虚荣心。她心里觉得自己干的这个行当实属卑鄙……总算不错，她还能听听道德喜剧的劝告和内心的呼声。她那下作的渴求是一种越来越强烈的、急不可耐地想品尝又酸又甜又辣的味道的欲望，这种欲望超过了她对一切甜食的喜爱，使她勾起了对青春的怀念，尽管这同时也是一种衰老的标志。总之，她不想抵抗自己的欲望，相信自己有能力强行把女友推入她老情人的怀抱。不管怎么说，维西塔家的地板、家具、大厅和厨房都不干净，更谈不上光洁漂亮。有一天，她丈夫在衣柜里没找着衬衣，竟把老婆的衬领好歹当着海员服的领子套在脖子上去银行上班了……

然而，他们辛苦了半天也无济于事。不论是维西塔和帕科，还是梅西亚骑马散步，都没能使庭长夫人屈服。要是那个堡垒至少保持不冷不热的态度就好了！其实不然，据他们三个说，他

们都明显地看出安娜已经有了自己的打算，这更使他们，尤其使维西塔大为恼火。堂阿尔瓦罗没跟银行职员太太说起这桩亏本的买卖，尽管她一个劲儿地激他。他只对帕科透露自己的心事，但次数也不多。安娜认为这里面有阴谋，这种考虑对她的防御帮了不少的忙。她偶尔还去维加亚纳家，尽管金塔纳尔的反对令人厌烦，让人无法忍受。他总是这样唠叨：

“这些先生要说什么！安尼塔，侯爵夫妇要说什么！”

如果说堂阿尔瓦罗失去了希望，那么讲经师也很不满意。他认为成功的日子太遥远了；安娜的怠惰每次都给他设置了他意想不到的新的障碍，而且还伤了他的自尊心。当有一次他试图通过实例或为了表示信任向她披露一点自己的身世来引起女友的兴趣时，她竟心不在焉，好象沉浸在她自己的痛苦和不安的利己主义之中。更有甚者：那个夫人还大谈伟大的牺牲，企图为别人的幸福作出这种牺牲；她反对肆意改变她的习惯，不愿出门去头顶风雨脚踏淤泥；她反对早起，为她健康上的需要和神经的反复无常进行辩解；仿佛这都是神圣的事情。“早起对我的身体十分有害；潮湿会把我变得象一台电动机。”这是对宗教的亵渎，是对堂费尔明的侮辱；从另一方面说，就是一桶叫教区法官寒心，使其幻想破灭的冷水。

一天下午，德帕斯进了忏悔室，他的心情竟坏到了如此的地步，以致侍童塞莱多尼奥看见他狠狠地关上了百叶窗。堂费尔明才从钟楼上下来，那是他经常用望远镜搜索贝图斯塔各个角落的地方。在钟楼上他看见庭长夫人在花园里一边散步，一边看书。她看的想必是他送给她的那本《圣胡安娜·弗朗西斯卡传》。可是，安娜只读了五分钟就满不在乎地把书扔在一条凳子上。

“噢！噢！太不象话了！”教士在钟楼上大叫，但随即又克制住愤怒，好象安娜会听见他的抱怨似的。接着，花园里又出现了两个男人：梅西亚和金塔纳尔。堂阿尔瓦罗已经握住庭长夫人的手，她也没有象她本该做的那样立刻把手抽回去，“尽管仅仅是因为他在看着他们！”堂维克托不见了，职业勾引者和那个女士也渐渐拐入一条小径，消失在树丛中。见此情景，讲经师就想跳下钟楼。如果他确信自己飞起来不成问题的话，他真会纵身跳下去的。不大一会儿，堂维克托又出现了。这个傻维克托，帽子戴得很低，没穿外套，只穿了件浅色的猎装。跟他一起出现的还有托马斯·克雷斯波，就是那个戴大围巾的人。他们是来找另外两位的。于是那四个人便又一次出现在正在教士白嫩的手里颤抖的望远镜的视野中。只见堂维克托抬起头，伸出胳臂指着天上的云彩，同时在地上跺着脚。安娜又不见了，她进了屋，竟把那本《圣胡安娜·弗朗西斯卡传》忘在凳子上。两分钟之后，她戴着帽子、裹着大披巾又回到了那儿。弗里希利斯用钥匙开了门，四个人一起走出了花园。他们竟去了野外！

当堂费尔明把自己关在忏悔室里的时候，他把自己比作是跌入这个陷阱的罪犯。

那天，讲经师的那些女忏悔弟子发现他心不在焉，焦躁不安。她们听见他在凳子上转来转去，压得那木架子嘎吱作响，感到惩罚的过火和严重。

他徒劳无益地发疯似的盼着庭长夫人会偶然地、出于一时冲动或不管因为什么缘故出现在忏悔室。他希望这样，需要这样。问题是他俩事先并没有这样约定。离下次忏悔还有八天，她为什么一定要来呢？“因为她应该来，因为他需要，因为他想和她谈谈，告诉她那样做不好；他不是个口袋，可以随便扔在墙角

不管；虔诚不是儿戏；她不该随随便便，把有教益的书扔在花园的凳子上；也不应该一个人无缘无故地和一个堕落的唯物主义的美男子一起钻进弗里希利斯的树丛中。”但是，她没有来，安娜没有到小教堂来。“天知道他们在什么地方。”那是个什么样的探险队？都是堂维克托干的蠢事。他刚才举起胳臂指着天上的云，好象在说他担保是好天气。不错，下午的天气的确很好，肯定不会下雨……可是，这又怎么样呢？难道这就有充足理由跟那个死对头一起去野外吗？因为那个人是他的死对头，不错，堂费尔明又怀疑起来。可是，庭长夫人可从来没有承认她对谁有什么特殊感情，她是笼统地说起过引诱和淫荡的梦，但她并没有说她在爱着哪个具体的男人。而安娜，他这个温柔的女友是从来不撒谎的，至少在神圣的忏悔室里不撒谎。那么，她梦见谁了呢？讲经师想起有一天他曾作过的那个甜滋滋的设想……而此刻从百叶窗的窗格中又蹦出来另一个设想：“我们假设她梦见了……那位先生！”他几乎毫无掩饰地、怒气冲冲地离开了忏悔室。他在唱经处后面遇到了库斯托迪奥，竟没理睬人家的问好就进了圣器室，以解雇威胁“雄鸽”，因为猫又弄脏了衣柜。随后，他又来到主教府，把主教狠狠地数落了一顿，那语气尖酸刻薄，简直没有礼貌；教区法官经常这样指责主教。原来有个裁缝给主教大人的家属做了几件新的教士服，而好人福尔图纳托手头拮据，没给人家工钱。那裁缝就想出了一个绝妙的法子，他找了一张皱皱巴巴的纸，在上面写满了大体字，拿去找主教要钱。这会儿，主教手里就捏着这张纸。裁缝称主教尊贵的先生，但欠他的钱还是照要不误。

主教声音颤抖地请求堂费尔明借给他一笔钱。讲经师摆起架子，先把主教好一顿羞辱，等福尔图纳托逐字逐句地接受了那

些宗教比喻之后，才答应预支给他一笔钱。

“为什么要做新教士服？特别是，他福尔图纳托为什么要自己掏腰包付那些衣服的工钱呢？他既然知道自己身无分文，因为他还没领到薪俸就提前花了个精光，为什么还要答应呢？”主教承认他自己象是靠欠账过日子的人，他说他想摆脱这种拆东墙补西墙的生活。

“我不知道我已经欠了你母亲多少钱，费尔明，想必是一笔巨款吧。”

“不错，先生，是一笔巨款。但是，最糟糕的不是您使我们破产，而是您自己也会破产，谁都知道，这是败坏教堂的名声……为穷人负债……乐善好施，又借债不还。上帝，这两者真是相去甚远。基督说过：分掉你的财产，跟我走吧。他可没说过：去瓜分别人的财产吧……”

“你说话象个学者，我的孩子，如果这不算有失体面，我会请求部长预支我的薪俸，看他会不会指责我。”

随后，德帕斯走进了办事处，那个地方使他好久也忘不掉刚才和主教的这次会面。他看什么都不如意，把卷案翻得乱七八糟，从中发现了滥用职权的问题。他抖了抖案卷上的灰尘，威胁说，他要停发某些人的薪水。他能办到的事情也一律拒绝。他准备从那些乡村神父中找出两三个予以惩罚。末了，他已经走到门口，又就捐助帕洛马雷斯遇难海员的问题指示说：“一个子儿也不给。”

“先生，”一个可怜的白胡子老渔民手里拿一顶加泰隆尼亚帽哭着说道：“先生，今年我们要饿死了！海鲷鱼季节我们什么也没得着啊！……”

但是，讲经师理也不理他就走了。此刻，他只想着安娜和梅

西亚。半个小时以后，当他忘了平日走路的节拍，大步地单独在堤岸散步的时候，不知什么声音在他的脑子里不停地喊着：鲷鱼！鲷鱼！

“他为什么想起了鲷鱼？”他耸了耸肩，对自己那愚蠢的、无法摆脱的念头感到恼火。

“简直要叫我立刻发疯。”

八天过去了，安娜终于在指定的时间出现了，只见她跪在忏悔室的百叶窗前。

在得到宽恕后，她擦干面颊上的泪水，站起身朝门廊走去。她在那里等着讲经师。黄昏时分他们一起来到了堂娜佩特罗尼拉的家。

“君士坦丁大帝”正一个人呆在家里查“美之爱圣母”的账。她戴着一副金丝边眼镜，镜片上显露出一双榛子色的大眼睛。她皮肤黝黑，额头干瘪，眼球凸出，两道浓密的灰眉毛就象是紧箍着脑袋的头发；下巴圆而肥，鼻子小而端正，一张大嘴巴，两片毫无血色的厚嘴唇。她长得身高肩宽，长期贞洁的寡居生活好象在她身上罩上了一层有如纯洁的灌木丛似的东西，使她看起来如同一个老处女。她身穿悲伤圣母的黑色法衣，腰间系一根很宽的漆面皮带，衣袖上绣着刺眼的银色族徽，粗壮的手腕上扣着玻璃串珠纽扣。

她坐在一张带柜子的办公桌前，那柜子上饰有用黑木镶嵌的镀金的中国人物塑像。她站起来，拥抱了庭长夫人，吻了吻讲经师的手。她首先对他们的突然来访表示感谢，然后，就求他们先让她清理完那些杂乱无章的账目。庭长夫人和讲经师只好单独呆在挂着墨绿锦缎帷幔和用灰色、金色墙纸裱糊起来的那个昏暗的大厅里。安娜坐在沙发上，讲经师坐在她身边的一张大

扶手椅上。从阳台虚掩的门缝里透进来一缕落日的余辉。安娜和德帕斯几乎谁也看不见谁。从右侧的房里出来一只体态优美，尾巴粗大的肥胖的大猫。它慢慢走近沙发，抬起懒洋洋的脑袋望着庭长夫人，撒娇地轻轻叫了一声，又无拘无束地在教区法官的教士服上蹭了蹭背，便仿佛踩在棉花上似的慢腾腾、毫无声响地上了走廊。安娜担心那只雪一般白的猫身上有熏香的气味；不管怎么样，这好象是堂娜佩特罗尼拉家虔诚的象征。整个这套住宅里笼罩着一片寂静，就好象是一个塞满了东西的箱子，里面的空气不冷不热，荡漾着一种淡淡的清香，象蜡烛和安息香的气味，又似乎象熏衣草的气味……安娜感到有点昏昏然，这种昏沉的状态使人感到甜蜜又令人发慌。她坐在那儿很舒服，但又有一种模糊的担心，她怕自己窒息。

堂娜佩特罗尼拉迟迟没有算完她的账。这时，一个也穿着黑色法衣的女佣人端着一盏老式铜灯走了进来。她头也不抬，眼睛只看着灰绿方格子的毛毡地毯，用患了感冒的修女的声音说了句“晚安”，便将灯放在独脚小圆桌上。

屋里又剩下安娜和她的忏悔师两人。

讲经师打破了短暂的沉默，声音有如那只白猫：

“您想象不出，我的朋友，我是多么感谢您的这个决定……”

“您早这样说就好了……”

“我说得够多了，小机灵鬼……”

“但是不象今天这样，您从来没跟我说是我怠慢了您，也没讲这些夫人们知道我拒绝到这儿来……老是下雨！……您知道，潮湿有害我的身体，湿漉漉的街道使我感到恐惧……我有病……真的，先生，堂罗布斯蒂亚诺说，尽管我的脸色和外表看起来还可以，可我有病。有时，我觉得我身体里面就象是一个崩

溃的沙堆……我不知道该怎样解释才好……我的生命有了裂缝……我的体内在四分五裂……我自惭形秽，无能为力……假使您能看到我的内心深处，一定会同情我……但是，尽管如此，假如以前您就象今天这样对我说，我早就到这儿来了，哪怕是从水里游我也会游来的。是的，堂费尔明，我是个微不足道的人，但决不是忘恩负义的人。我知道我欠着您的情，也知道我永远也不能报答您。一个声音，一个声音在我孤寂冷漠的生活中响起，您想象不出那声音对于我的价值……您的声音来得多么及时……我没有母亲，我正如您所知道的那样生活着……我不会做一个好女人。您说得对：如果贞操不是纯真的诗，我就不需要它，而对没有贞操的人来说，贞操的诗就如同散文……我已经明白这个道理，因此，我才希望您来引导我……我要到这个家里来，要学这些夫人的样，去做她们交给我的事情……我要做您吩咐我做的一切；这不是出于恭顺，出于自私，因为您知道我不善于管理自己，我情愿您来管我……我想重新做个孩子，接受教育，一下子成为一个有用的人，始终追随一个目标，而不要象现在这样盲目地来回奔忙……此外，我还要治病，有时，我又怕自己欣喜若狂……我对您说过；在失眠的夜晚，为了摆脱那些痛苦的思想，我就躺在床上想着上帝，想着它的存在。我对自己说：'如果上帝在这儿，我还有什么可怕呢？'然而这也无济于事，因为，这我也对您讲过，因为脑子里总是冒出原有的想法，这些想法就象在痛苦地抚摩自己的创伤；冒出反叛思想，不信教的理由以及固执的愚昧的偏见，这些东西我不知是什么时候学会的，只是模糊地记得是在家里，父亲还健在的时候。有时，我突然问自己：我的这些思想会不会是上帝带来的？每当我努力向自己证实上帝的存在，就好象感到了这种痛苦的压力……"

“安尼塔！安尼塔！……您别说了……您别说了，您太激动了！不错，是存在着危险，我也看出来了，存在着很大的危险……不过，我们能化险为夷，对此，我很有信心。您是个好人，上帝和您同在，我要为您摆脱这些疑虑作出牺牲……这都是病，是愁，是神经质等等，不过，那都是肉体上的问题，和灵魂毫无关系……但是，联系起来看是危险的，是的，安尼塔。不仅我，而且您也需要进入实际的虔诚生活……要行动，行动，我的朋友！这是个严肃的问题，我们得有强有力的措施。假如这些善良的夫人的某些话，某些行动有时会让您反感的话，您不要被臆想所左右，不要随便责怪他们，要宽容别人的缺点，要从好的方面去想，不要注重表面现象……好了，再谈点儿我自己吧。您要是能体会到我的心就好了，安尼塔！我永远也报答不了您今天下午作出的这个高尚的决定……”

“您在用那种口气说话！……”

“我在用心说话……”

“我一直很蠢，竟不知道这……”

“总之……是新生活，您说呢，我的孩子？”

“是的，是的，我的父亲，是新生活。”

他们都沉默了并相互注视着。庭长夫人靠在沙发的钩织背垫上。堂费尔明没想克制自己的感情，竟把她的手拉过来，紧紧握在自己手中摇动。安娜觉得脸在发烧，但又认为因此而惊慌未免可笑。他俩站起身来。这时，堂娜佩特罗尼拉走了进来。德帕斯并没有松开庭长夫人的手就对堂娜佩特罗尼拉说：

“我的夫人，您来得太及时了。您将是绵羊郑重地答应牧羊人永远不离开它选中的羊栏的见证人。”

“君士坦丁大帝”吻了安娜的前额。

这是庄严的一吻，结实的一吻，但也是冰冷的一吻……这个吻就好象是一个宗教团体浸泡在冰块中的图章在她额头上打下的印记。

第十九章

〔安娜病倒。索摩萨大夫和青年医生贝尼特斯先后为她诊治。安娜大读圣特雷莎的书及其精神危机。叙述梅西亚借与金塔纳尔的交情，逐渐接近庭长夫人的几件事。〕

堂罗布斯蒂亚诺·索摩萨一到三月，就把病人的病因统统归咎于“医学的春天”，其实，他对这个所谓的“医学的春天”的概念也并不十分清楚，但是，由于他的主要使命是安慰那些被病魔困扰的人，而他又常常满足于这种从气候上找病因的解释，所以，这位漂亮的医生就没想去找别的解释。据堂罗布斯蒂亚诺说，使庭长夫人卧床不起的原因就是这“医学的春天”。原来，三月底的一个晚上，庭长夫人躺下的时候，就不由自主地咬紧牙关，觉得脑袋里满是烟火。第二天，当她从充满鬼魂恶魔的梦中苏醒过来的时候，她才知道自己在发烧。

金塔纳尔在帕洛马雷斯的海滨沼泽地打猎，晚上十点才能到家。安塞尔莫去请医生，佩特拉则象一条忠实的狗守在床头。女厨师塞尔万达端着椴树花浸剂默不作声地进进出出，毫不掩饰她冷漠的表情。她是新近从山区到这儿来的仆人。安尼塔好长时间都没有出现这种常常是以堂维克托为对象的爱的冲动了。可是那天下午，特别是到天黑的时候，她想着那不在家的丈

夫，捂住脸哭了。“她多希望他在自己的身边啊！只有他才能陪着她这个孤独的病人。”侯爵夫人、帕科、维西塔雄和里帕米兰一听说她病了，都急忙赶去探望，但这对她没有多大用处。她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向他们微笑，可心里却在一分钟一分钟地数着，看还差多少时间才能到晚上十点钟。“她的金塔纳尔啊！那才是她真正的朋友、父亲、母亲，是她的一切。”侯爵夫人在生病的好友身边呆的时间不长。她摸了摸她的额头，说没什么关系，还说索摩萨的话有道理，就是因为医学的春天……她又谈了一会儿菠萝饮料，很快就告辞走了。帕科默默地欣赏着安娜的美貌，觉得她深陷在松软白枕头里的头宛如一颗放在匣子里的宝石。维西塔则发现安娜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象宝座上的圣母马利亚。庭长夫人烧得两眼放光，面如玫瑰，笑起来就象是一位圣女。帕科情不自禁地想“太诱人了”。帕科象母亲一样说了很多宽心话之后也走了。在走廊上，他拧了一把端着一杯糖水的佩特拉。维西塔把披巾放在女友的床上，准备操持一切，并不理会佩特拉那傲慢不恭的态度。“谁相信佣人？多亏有她在那儿做需要做的一切。”

“除此以外，我们得承认，你亲爱的金塔纳尔还有他自己的事情，否则谁能这样丢下你去打猎呢？”

“可他哪里知道？”

“那你昨晚不是就难受了吗？”

“这全怪那个弗里希利斯。”

“谁跟弗里希利斯在一起，谁就会变成疯子。就是他，那个给英国鸡进行杂交的家伙不就是这个弗里希利斯吗？”

“对，对，就是他。”

“就是他说我们的祖宗都是猴子吧？他真是只勇敢的、没教养的猴子……而且，喂，他穿得也不体面……我从来没见过他的

衬衣领子……也没见过他的大礼帽。

索摩萨晚上八点才回来，虽然病因是“医学的春天”，但他还是放心不下。他看了看病人的舌头，号了号脉，就从口袋里掏出一支体温计叫她夹在腋下。他查看了体温计上的度数，脸上立刻红得象只樱桃……他吓人地皱起眉头瞧了瞧维西塔，想了想，就生气地喊道：

“糟糕！在我的病人这儿说话说得太多了……把她都搞昏了，是不是？就是这么回事！……这么多人，肯定话少不了！……”

这时，维西塔就觉得脸上火辣辣的。索摩萨真猜对了。他不懂医学，但他懂得是在跟谁打交道。他开了药方，也埋怨了一番堂维克托出去得太不是时候，说一人发疯，百人学样，又说弗里希利斯就象他善长打苍蝇那样精通达尔文主义。他轻轻拍了两下庭长夫人的脸蛋，心里感到一阵快活，随后就砰地一声关上门走了，只听见他从远处喊了声“明儿一早见”。

维西塔雄坐在床边一面狼吞虎咽地吃着美味可口的甜食罐头，一面用塞得满满的嘴说索摩萨纯粹是一个废物。银行职员太太相信自家的土医生，而不相信大夫。她两次产后垂危，都是一个既未注册，也不是上帝培养出来的有名的接生婆救了她的命。

“你看，在这个世界里，什么都是假的。说什么你的病情加重了，这完全是想分散你的注意力！畜生！他哪里知道你是一个好激动又富于想象的女人！没错，要不是我在这儿，你会整天去想那些伤心事；想你那不在家的金塔纳尔，想他为什么不在这儿；想他是不是一个好丈夫；想他已经不是个小孩子了；想为了不思索……等等，以及一个以生病为理由抱怨别人的女人在寂寞中想的那些事情。”

安娜努力摆出倾听维西塔说话的样子，实际上并不知道她说了些什么，而是在想别的事情，这是她忍受维西塔闲扯折磨的唯一方法。十点一刻，扎着大裹腿，系着皮带的堂维克托才背着滴着水的鸟和猎具走进卧室。后面跟着堂托马斯·克雷斯波。只见弗里希利斯头戴一顶皱皱巴巴的灰帽子，脖子上围一条方格大围巾，脚下穿一双三层底儿的白鞋。金塔纳尔把雨衣放在地下，就象曼里克在《吟游诗人》的第一场中扔斗篷的动作一样。随后他便扑进妻子的怀抱，吻遍她的前额，竟忘了还有外人在场。

“啊！是的！那是父亲、母亲、兄长，是熟悉的抚爱的亲切堡垒，是夫妻恩爱的精神支柱。不，她在这个世界上并不孤独，金塔纳尔是属于她的。”她在热烈的长吻中默默地发誓要永远忠于他，报答丈夫的亲吻。堂维克托的胡须象一把泡过水的箬帚，带着海滨沼泽地的湿气打湿了妻子的额头，但她并不感到讨厌，而且，金塔纳尔那有如一把根部发灰尖头焦黄的草刷子似的头发在她眼里也变成金发和银发。

堂维克托也认为“她的病没什么问题”，虽然如此，他还是打心眼儿里后悔自己没有乘四点半的火车赶回来。

“你看，克雷斯波。当时我要是那么想又那么做就好了。是的，夫人，”他又对维西塔说，“您问问他，当时我不知为什么，总觉着应该尽早回来……”

“噢，当然！您相信这好了。预感是存在的。”银行职员太太喊道，她正准备讲一讲她的三四种推测。

“但这都怪他……”

弗里希利斯耸了耸肩，便去摸病人的脉搏。她紧紧地握住他的手，原谅了他的一切。事实是，维克托想早点回来……是怕

误了看戏。但是这话可不能说出来。弗里希利斯没做声，他有再次否定超自然的预感存在的理由。他早已摘下帽子，露出了那一头浓密的野人毛色的头发。他的头发剪得齐齐的，就象是一堆草丛，又仿佛是一个荆棘丛生的峭壁。他闭上灰色眼睛，皱起眉头。他讨厌灯光，身体总碰在家具上。他身上带着山林的气息和海滨沼泽地的雾气，仿佛周围还是那黑暗而清新的原野。他现在有点象落入陷阱的野兽和因光的吸引不幸飞进人类住宅的蝙蝠……他站在焦躁不安、忧心忡忡、正在发烧的安娜旁边，好象健康的象征，要用自己身上发出的气息来感染病人。

他们好不容易才把维西塔劝走，因为她定要自我牺牲，留下来看护女友。现在，只剩下他们夫妻俩了，安娜又要求丈夫再拥抱她。她用颤抖的声音哭着对他说：

“你先别去睡觉，我怕极了。我需要你，金塔纳尔，看在上帝的份上，你就呆在这儿吧。”

“好，亲爱的，好，当然可以。”说着，殷勤、亲切的金塔纳尔就把单子的被头盖在她那光滑红润的背上，却没去看它。但是，紧接着，庭长夫人便发现丈夫有点发愁。

“你怎么了？你在发愁？你是不是认为我的病比他们说的还要严重？……想瞒着我。”

“不，亲爱的，不是……看在上帝的份上……不是这么回事。”

“是的，是这么回事，我了解你。不过，你别担心，我向你保证我就会好的。我了解你，你知道我的身体，好象得了一种什么病……可过后又没什么事了……我现在确实感到十分紧张，似乎觉得世界抛弃了我，……我感到自己非常孤独……我需要你……不过，就会好的，这是神经紧张……”

“是的，亲爱的，这当然是神经紧张。”

他身不由己，便一边站起一边说：

“我的宝贝，我跟你在一起。”

他走出旁门。

“喂，”他在过道上喊起来，“佩特拉，塞尔万达，安塞尔莫，随便哪一个……堂托马斯把那只石鸡带走了吗？”

安塞尔莫查了查那堆死鸟，又把它们放进厨房，便从远处回答道：“带走了！先生，这儿没有石鸡了！”

“真气死我了！天哪，该死的！老是这样！明明是我的……真是虚荣到头了！安塞尔莫！你听我跟你说：明天天一亮，你明白吗？你亲自到堂托马斯家去，替我把那只石鸡要回来，态度要最强烈、最严肃，无论如何，要把石鸡要回来，你听明白了吗？这可不是开玩笑，即使石鸡已经给煺了毛，我也要他还给我……Suum cuique①。”

安娜听到喊声便立刻原谅了丈夫那天真的癖好。

“所有的猎人都是这样。”她怀着刚刚开始的兴奋仁慈地这样想。

堂维克托回到卧室，那只石鸡弄得他十分激动，但妻子甜蜜、虔诚的微笑又使他恢复了平静。

直到夜里一点半，妻子方才入睡。这时，也只有在这时，堂维克托才能去睡觉。

他一脱掉外衣站在自己的床前，就认为他最亲爱的安娜的病是个很大的不幸。他并不惊慌，这上帝知道得很清楚。不会有危险的。如果有，他会从折磨她的痛苦和恐惧中看出来的；没

① 拉丁语：是谁的就应该归谁。

有恐惧，也没有痛苦，所以也就没有危险。然而，却有不幸，他得暂时跟剧场分手一段时间，尽管现在演出的是一个混合性的说唱团，但是，他承认自己开始欣赏严肃的说唱剧那种柔和而朴实的艺术美了，况且，他前几个晚上就已经在《海滨》中体会到了地方色彩，在《蓝色的多米诺骨牌》中领略到了时代的味道，那里面没有《誓约》里那些曲折的爱情，都是一些很文雅的剧目。但是，和省长一起为开辟西欧铁路经济运输而进行的考察工作怎么办？和总工程师在俱乐部的那几盘多米诺骨牌怎么办？为了便于消化而需要进行的远足怎么办？一想起好多天不能出门，他就感到害怕……他闷闷不乐地在床上躺下。他熄了灯，黑暗又使他感到内疚："他是个自私的人，不去想可怜的妻子，只想自己的舒服，自己的癖好。"他好象是在赔礼道歉，其实是在自欺，只听他长长出了一口气，大声感叹道：

"我可怜的心肝啊！"

随后，他便满意地睡着了。

他醒来的时候，依旧象往常一样，脑子里装满了计划。但是，他猛然间想到安娜，想到她在发烧，于是心中充满了懦夫的忧虑。"上帝才知道那是些啥！"他讨厌那些药品和难喝的糖浆，害怕错服了药物的剂量，看见绿色的药就毛骨悚然，认为那是毒药——尽管堂维克托学过物理化学，但他总认为毒药都是绿色的或黄色的；还有女仆们的笨拙和差错；烦人的时间，病人床边的寂静；本能的不安；等着索摩萨说话；同所有想知道同一件事情的人说话；讲病人的热度……所有这些不愉快的事情都涌进了他的想象中，使他连连叫苦。他怀着对自己的怜悯起了床。他来到妻子的卧室，立刻就忘掉了那一切。安娜情况不好，晚上还说胡话，他们没有叫醒她，据看护她的佩特拉说，夫人昨晚的情

况非常可怕。

八点，索摩萨来了。

“这是怎么回事？她得的是什么病？严重吗？”

堂维克托紧握双手，打着哆嗦，当着病人的面这样问道。她虽然在昏睡，却听到了他的话。

医生没有回答。他开好药方就去了会客室。

“什么病？什么病？”金塔纳尔在那儿不断地低声问道，他的声音在颤抖，“什么病？”

堂罗布斯蒂亚诺以轻蔑、仇视和气愤的神情瞧着他。

“什么病！什么病！他也在问自己。”堂罗布斯蒂亚诺也不知道是什么病，但是，看样子，好象挺严重，他虽然这么想，嘴上却说：

“要……办事利索，要特别当心，不能把她丢给佣人们管，也不能让维西塔雄照顾她，她那些废话会使她不得安宁。就是这些。”

“可是，情况严重吗？情况严重吗？”

“唉……严重，也不严重。不，不严重。科学既不能说严重，也不能说不严重。不过，亲爱的，这您不懂……是肝炎吗？可能……也许是肠胃炎……也许……不过，也有使人产生错觉的反射现象……”

“就是说，不是神经上的问题？也与‘医学的春天’无关？”

“咳！……神经总是在搞阴谋……还有春天……血液……新的元气……很清楚……都有影响……不过，您不会懂这个的……”

“不错，先生，我是不懂。我没事的时候也读过几本医书，知道那本叫《哈科德……》什么的书，不过，一看这类书我就想……

对，就感到恶心，就觉得听到了血液的流动，以为它就是这样……是一个象洛索亚河① 的河床那样的东西，中心有水道、闸门……”

“得了，得了；我看您还是别胡扯了。下午见。要是有什么新情况，就来告诉我。对了，别给她加过多的衣服，也不要……不要让维西塔雄进去……她会打扰她的。科学绝对禁止这个接生婆的保护人在此多管闲事……”

四天后，堂罗布斯蒂亚诺适时地派来了一位年轻大夫，他的得意门生。他认为已经到了回避此事的时刻。他有自知之明，知道在那些非常可爱的人面临某种情况的时候，他就不宜再去给他们看病了。

接替他的大夫是个非常好学的聪明小伙子。他声称安娜的病并不严重，但一时半会儿也难以康复。他不喜欢使用病症的那些不太准确的俗名。如果有人为难他，他便使用医学术语。他这样做并不是故意卖弄学问，而是为了以这种方式不让那些粗俗的人知道他们不必要知道的事情。实际上，他们也不会知道。当时，安娜还以为她就要一命归西。她正觉得比最危险的时刻还要难受的时候，人家却对她说，她正在好转。当她得知自己时而兴奋，时而大说胡话，糊里糊涂地度过了六个日夜的时候，颇为惊讶，觉得那长时间的折磨竟变得如此之短。

虚弱使她疲惫，但更使她兴奋、易怒。什么东西到了她眼里都变成了一片苍白。她觉得在物品与她之间，飘动着无数个圈圈点点，有时象气泡，有时象灰尘，有时又象极细的蜘蛛网。她如果把胳膊放在被头上，瞧着那一双瘦弱无力、没有光泽、白肉皮

---

① 西班牙中部的一条河流。

儿上布满一道道青筋的手，就会突然觉得那些手指头不是她的，那些手指也不是根据她的意志在活动，她想藏起自己的手也要费很大的力气。最让她痛苦的是第一次进食。那是一碗淡而无味，十分难吃的肉汤，是堂维克托怀着信心和恒心用嘴一口一口吹凉的，他以这种吹汤的方式，表示了他的热情和爱抚。据金塔纳尔说，这是一碗理想的肉汤，贝图斯塔的女仆们是永远做不出来的。他说话的时候，安娜却感到浑身恶汗如雨，好象要榨去她最后一丝力气，甚至要夺去她生命的元气。她紧闭着眼睛，不再去感觉身体内外的东西。有时，意识竟摆脱了自己，她好象已被四分五裂，而控制住意识的恐惧，又产生出相当有力的反作用，把它重新还给了她，使她好象驶入了一个安全港。意识一恢复，她就觉得自己在遭受着极大的痛苦，不过，她几乎是乐于承受这种痛苦，因为这终究说明她还活着，证明她还是她。堂维克托要是在她旁边说话，安娜就会下意识地随着丈夫的思路走，但她的注意力却违心地集中在金塔纳尔的见解上。她在心里对这些见解进行了严格的评论和详尽的、对病人来说又是痛苦的分析。她觉得，她将丈夫的无理之处驳得体无完肤时，大脑经受了难以形容的折磨。

她看到医生特别关心“躯体”，而不管她最重要的地方经受的那种不可言喻的痛苦。这个最重要的地方是身体的某个部位，但是，它又是那么隐秘，好象是灵魂。天天都要摸肚子，提出和动物最一般的功能有关的问题。堂维克托信不过自己的记性，总是手里拿着表，带着一个记录本。他用漂亮的缩写字和贡戈拉① 式的文风在本子上记下那些有助于医生了解病情的详细情况。

① 十六世纪的西班牙诗人，以文风绮丽著称。

在安娜的病情继续有恶化危险的过程中，那个多情的丈夫心里只想着病人，履行了一个好丈夫应尽的义务。如果说他有时做得不及时，或有点粗心，或动作不够利索，那也是出于无意。后来，他就开始感到厌烦，怀念起自己日常的那些生活，还夸大他看护病人的时间。为了更好地忍受这些磨难，他决定把护士职业做为自己的爱好，也终于达到了这个目的。准备混合药剂，给妻子身上涂碘酒，吹凉并澄清肉汤以及看着表计算分秒。他计算分秒的那种认真劲儿真叫佩特拉和塞尔万达腻烦，但对他来说，这些已变得和制作尖顶门廊那种细木工活一样令人开心了。他盼着医生快来，首先是为了听医生说二十遍“安娜已经好转，好多了”的话，其次，想在医生看完病后和他快活地聊聊别的与世界上一切疾病都毫不相干的事情。索摩萨的继任话不多，但很喜欢听金塔纳尔说话。金塔纳尔非常喜欢贝尼特斯，那个医生就叫这个名字。这不值一提的照顾病人的寻常小事，这窄小的充满沉闷气氛的卧室以及单调的家庭生活与那些欧洲的重大事件，俄国的战争，自由的空气和说唱团的最后一场表演简直毫无关联，然而把它们放在一起，却使堂维克托很感兴趣。他已经把话题引到了当前的包含许多意外的大事上。象他说的那样，他也喜欢跟贝尼特斯进行讨论和试探他。男主人最关心的一个问题是存在着大量的居住区域。他认为的确存在这种情况，认为所有的星球上都有人居住，说这是上帝慷慨的需要，还引经据典，引证了弗兰马里翁① 的话，菲霍② 的信和一位英国主教的见解。他记不得这个英国人的名字：“我不知道这位 Mister③ 姓甚

---

① 十九世纪法国天文学家。

② 十八世纪西班牙本笃会修道士，学者。

③ 英语：先生。

名谁。”在他眼里，英国人都是Mister。

从医生宣布安娜的病情会逐渐好转，虽然缓慢，但好转的势头可能继续发展下去起，金塔纳尔就开始喜形于色，并且，不允许任何人怀疑安娜恢复的速度。他那天真而强烈的利已主义已不乐意去考虑别人而不顾自己了，他不愿意当奴隶了。安娜要是有意见，她丈夫就板起面孔，甚至会用严肃、耐心，既叫人喜欢，又叫人讨厌的声音说：

“我们都别耍小孩子气！安娜，你的病已经好了，现在还难受完全是因为身体虚弱……不要再去想它了……这是疑惧……疑惧比疾病危害更大。”

他以一贯正确的口吻重复着关于暴怒和疑惧的寓言故事。

他认为安娜会旧病复发，甚至其康复会停滞不前的想法是一个与他安宁做对的扰乱人心的想法。“他不是块石头。他会吃不消的……”

他不再同情病人，因为那儿只存在神经问题……他开始只考虑自己了。他在安娜的卧室里一会儿出来一会儿进去，几乎坐不下来，甚至也懒得再作有关用药和其他细节的记录，弄得医生有事只好跟佩特拉商量。金塔纳尔为了呆在外面，呆在办公室和花园，竟编造似是而非的借口，甚至说谎。“艺术和大自然是多么伟大啊！实际上，它们都是一回事，都是创造一切的上帝。”堂维克托呼吸着新鲜空气，任四月的清风吹拂着自己的面颊，感到心旷神怡，无限快活。他又开始装配机器，设想新发明了。这个“桉树的细胞”如此适应贝图斯塔的气候使弗里希利斯羡慕不已。

庭长夫人发现丈夫不在家。他连续几个小时把她一个人丢在家里却觉得不过是几分钟。当痛苦将她淹没在象是漫无边际

的悲伤的海洋里时，当她感到自己仿佛与世隔绝，已无可救药地被抛弃时，她已不再喊金塔纳尔了，尽管那是她当时想起来的唯一的大活人。她宁愿让他安静地呆在外面，因为他要是来了，他那神经质的喋喋不休和荒唐的冷漠会刺伤她的。

一个铅灰色的下午。因为是春天而气候却象冬天，所以那个下午就更显得阴郁。庭长夫人孤零零一个人坐在枕头筑起的围墙中。卧室尽里面光线很暗，她的外衣和堂维克托扔在那儿的裤子摆放的样子真叫人看了凄凉。她不相信那个医生，认为他也不知道自己得的这个连贝图斯塔的医学博士们都摸不清楚的病是什么不治之症。她突然象头疼似的冒出了这样的想法："我在人世间孤苦伶仃。"这个世界因时间和日子的不同而呈铅灰色、淡黄色或黑色。它是一个悲哀、遥远和低沉的嘈杂声，里面有姑娘们单调的、毫无内容的歌声和象发怒的浪涛震得玻璃直颤、压得石子吱嘎作响、渐渐消失在远方的车轮的响声。世界在和飞快地绕着地球旋转的太阳对舞。这就是岁月，如此而已。人们在她的卧室里进进出出就象在剧场的舞台上一样，他们在那里装作很有兴致地说着话，心里却想着外面的事情，而这才是他们的真面目，那个不过是个假象。谁也不爱谁。这就是世界，她就是孤零零一个人呆在这个世界。她瞧瞧自己的身体，觉得那就是地球。"它和那些人是同伙，也在想方设法逃走。它更象这个世界，说它是她的身体，不如说它更象这个世界的身体。""我的灵魂才是我。"她低声这样说着便松开手中按着的被单，从枕头上滑下，仰卧在床上，同时，那个枕头靠背也倒了下来。她闭着眼睛哭了。生命在浪涛般的泪水中回到了她的身上。她听见家里的一个钟在响；吃药的时间到了。那天下午应该是金塔纳尔给她吃药，可没见他人影。安娜等着他。她不想喊他，就向

床头柜侧过身子。柜子上有一本绿皮书，上面放着一只杯子，她端起杯子喝了水。这时，她出神地看着那本大书书脊上的书名：《圣特雷莎全集》第一卷。

她发抖了，心里模模糊糊地产生了一种恐惧，只觉得儿时她在洛雷托的一个下午在花园凉亭里读圣阿古斯丁的书的景象突然闯入她的记忆，仿佛脑袋里有神奇的声音在大喊大叫。此刻，她可没有当时那种纯真的信念了。“那本神秘的书和使她伤心的自暴自弃的想法同时出现是偶然的，纯粹是偶然的。那本书的出现以强烈的感情和内在的热情唤醒了虔诚的思想，这些思想是严肃的、深刻的，它不是别人强加的，而是象显灵似的立刻就会被人衷心接受的……不过，这是不是上天的告诫都无关紧要，反正她都把它作为一种教训。她从这种巧合中明白了偶然性的深刻含意。她没有抱怨自己孤单？她没因自暴自弃的想法而昏倒在床上？……请看那几个烫金字：《圣特雷莎全集》第一卷。多有说服力的标题啊！“你还孤单！那么上帝呢？”

这时，上帝的思想仿佛一块放入心中的炭火，那心中的一切都在虔诚之火中燃烧。安娜怀着极其坚定、明显、具体而鲜明的信念和那不可抗拒的冲动跪在床上，裸露着雪白的肉体，两眼哭得视线模糊，双手合十颤抖着举过头顶，只听她结结巴巴地用病女那温柔的声音感叹道：

“我的上帝啊！我的上帝啊！上帝啊！上帝！我亲爱的上帝！”

她打了个寒战，顿时感到头晕目眩，就靠在冰凉的墙壁上，随即失去了知觉，一头栽倒在大红锦缎的床罩上。

尽管堂维克托严禁这种情况发生，但安娜还是又一次病倒了。于是，他又回到了惊恐、焦虑和夜不能寐的境地中。医生又

变成了绝对的权威，卧室的琐事又变成了艰巨的工作，那只表又变成了不言不语的独裁者。

那几个晚上，安娜做了好多可怕的噩梦。当天刚一亮，苍白、胆怯的日光被阳台门的缝隙压成薄皮后爬到地板上的时候，被那些幻觉压得透不过气的安娜才象落水的遇难者爬上岸似的苏醒过来……她觉得那些野蛮、无耻、满身臭气的鬼怪仿佛还在晃动，仿佛嗅到了它们腐烂的躯体散发出的令人作呕的臭气，仿佛自己被错乱的神志关押在地洞里，呼吸着寒冷的几乎是粘滞的空气。衣衫褴褛的妖魔用触痛她化脓的伤口威胁她，在狂笑中逼迫她一次又一次钻过地上的窄小洞口，使她每钻一次都感到极大痛苦。此刻，她真以为自己死了。一天晚上，庭长夫人在那个地洞里根据夏多布里昂和威斯曼① 的浪漫主义的描写认出了那些地下墓穴。但是，在那些潮湿、狭窄和压扁了的坑道里游荡的不是穿白长衣的童男童女，而是披着金十字褡、雨衣和法袍的肮脏幽灵的骨头架子。它们穿的那些衣服摸上去就象是蝙蝠的翅膀。安娜跑啊，跑啊，但是，不管她心里怎么样，却不能前进一步。她渴望找到那个窄小的洞口，宁可在那个小洞里把自己挤得粉碎，也不愿闻地道里的臭气，接触那些叫人恶心的丑八怪。可她找到出口，那些丑家伙不是求她亲吻，就是向她索要金子。她便捂住脸，一边向他们散发银币和铜币，一边听他们在大笑中唱安魂经，任他们用圣水掸洒器把水坑里的脏水在自己身上乱喷。

她醒来的时候，感到出了一身冷汗，觉得自己的身体很恶心，疑心她的床也有噩梦里那些圣水掸洒器的臭味。

---

① 十九世纪英国红衣主教，作家。

“她就要死了吗？那些散发着墓穴气味的、令人作呕的噩梦就是让她事先闻一闻泥土的气息吗？那些地洞和幽灵就是地狱的象征吗？地狱！她从来没有从容地想过它，这是她和大多数信徒轻易就相信的许许多多信仰中的一个。她象信奉教会让她信奉的一切一样信奉地狱，因为只要她的思想起来反抗，她就用所谓的信仰的行动来制服自己的反抗。她曾说‘我盲目地信仰。’她这样说，也决心为信仰而信仰。然而，此刻地狱又成了另一回事：地狱已经不是包括在其他教义中的一种教义，她已经闻到了它的气息，尝到了它的滋味。……而且也明白自己以前实际上是不信地狱的。是的，是的，它是物质的，或者是象物质的。为什么不是呢？安娜现在觉得爱闹事的乐天派和对世界的悲惨现实麻木不仁的好心而荒唐的唯灵派的浮浅哲理是何等的无聊！有地狱！就是如此……有腐烂的灵魂，就有腐烂的肉体……她犯过罪，是的，是的，她犯过罪。对她的过错，眼下的看法和世间一般的看法——她曾用这种看法宽恕了沉重地压在自己头上的某些轻佻的举动——是多么不同啊！”她想起讲经师对她讲的宗教格言和警句。她当时没有体会到这些格言和警句极端的严肃性，没有领悟到那深刻而哀伤的含意，因为那个举止非常优雅的教士的温柔而细嫩、充满咝咝之声的口中不象是有这种含义。

太阳已经升得很高了，贝图斯塔四月的早晨温和地抚爱着大地。家里的人认为庭长夫人身体虚弱或者还在睡觉，就没有打开阳台的门，也没去打搅病人的休息。安娜享受着那张曾多次使她感到厌烦的床在春天的早晨给她带来的忧郁的安逸，意识到了白天的来临，她那个有如被夷为平地的战场的枯萎的身体又一次恢复了生命的活力。生命在胜利的土地上前进，但对她仍将信将疑。大脑收复了条理性的地盘，收复了健康；记忆也

变得稳定，不再是一种痛苦，也没有幻觉和胡思乱想掺杂其间了。

大家把她一个人丢在这里，以为她在睡觉或昏睡，这使她很高兴。她心里回顾着她愿意坦白的过失，记忆是录事，想象是检察官。随着健康的波浪在潮水中的升起，那个把她从梦中惊醒的恐惧渐渐消失了；她怀着愈来愈强烈的愉快的好奇心倾听着内心的责备；地狱的想法已经烟消云散，就象金属薄片停止了颤动。她早已失去了恶心和恐惧的感觉。她想起来的那些过失就是生活，就是日常的现实。它们经过安娜的大脑，就象给她输入了营养，使她身上有了热，给她增添了精神力量，尽管内疚不能完全消失，但故事却越来越有趣了。

当安娜放弃了那种如冬眠的蛇似的生活时，所有那些在严酷的僵死的季节后的日子都在记忆中过了一遍。她想起了在“老厂”的公路上进行的圣布拉斯朝圣节。那是一个晴朗的下午，是老天的一个节日。大教堂的塔楼耸立在那边，就象耸立在一座黑石镶嵌、以一个桔黄色和紫色的天空为背景的纪念碑的尖顶上；那个天空柔和，布满条纹，挂着长的、细的、起伏的和静止的云彩。那塔楼仿佛在盼望太阳快快落山，遮挡住地平线。……不知圣布拉斯是怎么报春的。安娜期待着那些日子；因为在那些日子里，在接连不断的阴天中会出现一点光明，使沉睡的贝图斯塔绿色的原野发出愉快的震颤声和美丽的光泽；那些日子要比四五月略微好一些：这是她的希望。忧郁的想法已象冬天的鸟儿一样飞走了，安娜已经在圣布拉斯散步场散步了。她呆在人们中间，受着热情的接待。堂阿尔瓦罗·梅西亚在她身边。他多情，因深深的爱而忧虑；温顺、柔和、亲切，却看不到爱的希望，忍受着爱的折磨。他就象白天那样具有魅力。冬季其

实毫无意思，但在宁静的环境与平和而模糊的快乐气氛中，庭长夫人却怀着难以形容的喜悦享受着一种快感。

堂阿尔瓦罗就是这样；她永远也不会成为他的女人，不会的；这个炎热的夏天他大概不会来了，甚至也不会同意跟她说个明白，不会同意她坚持自己的打算。但他在她身边；她感受到了他在爱她，崇拜她；这的的确确是真的。这是甜蜜的、温柔的，是一种平静而深沉的快乐……她含着微笑望着他，眸子中闪灼着转瞬即逝的火焰，样子有如一位接受燔祭① 的女神，但不是一个谦卑的慈母般的充满仁爱和宽容的女神，而是充满爱和火的女神。这就是他们在圣布拉斯散步场上那次散步。

从那天下午起，梅西亚又有了一线希望。他又开始相信外表的作用，并想方设法尽量和安娜呆在一起。这样做未免有失教养，但堂维克托那瞎了眼的交情却帮了他的大忙。在俱乐部里，他坐在维克托身边，耐心地看他玩多米诺骨牌或下棋。等金塔纳尔下完棋，他就挽起他的胳膊，因为经常下雨，他们就在长厅即舞厅里散步。厅里光线昏暗、冷冷清清，有五六对儿迈着大步从这头走到那头地量着大厅的长度，用鞋跟使劲跺着地板，好象在抗议这恶劣的天气。老资格的俱乐部会员得在那个大厅里走相当于从地球到月亮的路程。这两个朋友在那里走啊，走啊，与此同时，梅西亚渐渐深入到退休庭长的心底里，夺取了他心中所有的阵地。

堂维克托终于认为，在世界上梅西亚最关心的莫过于他金塔纳尔的事情。他不怕梅西亚厌烦，总是整下午整下午地把他拴在自己胳膊上，一起在大厅里绕着那些晃晃悠悠的桌子转来

---

① 焚烧全兽祭神。

转去，每当谈到有趣的地方或是他有什么问题要向朋友请教，他就收住脚步。堂阿尔瓦罗一边忍受着这种折磨，一边在想如何进行报复。他因为客气或是别的什么原因，一直耐着性子，迟迟没有走上那条见不得人的背信弃义的路，但是，他再也忍不住了。何况，“见鬼！在他的冒险生涯中还有比这更卑鄙的行径呢。”

堂维克托常常停下来，松开知己的胳膊，抬起头面对面地看着梅西亚说：

“您瞧，咱们是在这儿私下说……因为……您会替我保密……弗里希利斯也有他的短处。我爱他胜过爱我的兄弟，确实如此。但是，他呢……他却瞧不起我……请您相信这点。您别不信，这没有用。我很了解他，他瞧不起我，自以为很了不起。我不否认他有某些优点。他比我精通园艺学，比我熟悉那些猎场，在工作中也比我有耐力……连射击也比我强！天哪！可他搞机械的本事呢？他手很笨，脑子不灵。”堂维克托又停了下来，几乎贴在堂阿尔瓦罗的耳边，补充了一句，“我说他是个因循守旧的人！”

金塔纳尔一谈到他亲密的朋友弗里希利斯来，就不停地抱怨，至少对弗里希利斯有点小小的嫉妒，就觉得自己在受着他的控制，就发泄老老实实藏在胸中的闷气。他隐约看出梅西亚是弗里希利斯的某种对手。堂维克托在刚刚发生的这个不忠于朋友的行为中得到了某种邪恶的满足。

堂阿尔瓦罗默不作声地听着。只在堂维克托谈到他的好枪法时，他才感到一点担心。他觉得这样大谈特谈一个象托马斯·克雷斯波这种微不足道的人实在令人难以忍受，在他眼里，克雷斯波生来就是个疯子。

天色渐晚，雨还在下。侍者在大厅里点亮了两三盏煤气灯。金塔纳尔借着灯光，也是因为疲劳，这才发现自己浑身是汗，才知道自己话说得太多了。这时，他才感到内疚，才怜悯起梅西亚来。他打心眼儿里感激梅西亚的沉默和关注，三番五次地邀请他到家里去喝德国啤酒。

他说：

“我们到那个街角去好吗？”

梅西亚没有作声就跟着堂维克托走了。

一种特殊的直觉告诉这位前庭长，把梅西亚带到自己家里就是对朋友关注的很好报答。为什么堂阿尔瓦罗一定会高兴地跟他走呢？要是有人问金塔纳尔，他也不会说的。但是，他心里明白，他未加留意就看出来了：梅西亚很高兴去街角上的那个家。

正象他说的那样，他经常带他到自己的书房，到他的陈列室去，在那儿给他讲解那些错综复杂的木头和弹簧。他认为这位朋友对此一无所知，就胡乱哄骗他。堂阿尔瓦罗最不喜欢看的就是他那些野草和昆虫标本。眼睛死盯着这么多匆匆而过的废物使他感到头晕目眩。堂阿尔瓦罗唯一觉得可爱的小动物就是被弗里希利斯和他的朋友制成标本的一只孔雀，他常常在金塔纳尔进行讲解时抚摩它的胸脯。

“好了，”堂维克托说，“既然您瞧不上我的这些标本，那咱们就到客厅里去吧……安塞尔莫，把啤酒送到客厅去。”

客厅也是一个陈列室，墙头屋角挂满和堆满了许多东西。有猎具、猎装；一套古式盔甲和两副闪闪发光、刻有花纹的新式盔甲；猎枪、手枪和不同时期不同口径的火枪。堂维克托还怀着收藏家那种爱惜的感情，在箱子和柜子里珍藏着他当年在当业余演员的那些好时候穿戴过的服装。他要是高兴，谈起当年那

些眼下早已黯然失色的荣誉，就打开那些箱子、柜子，于是，一件件丝绸衣服、饰带、羽饰、玻璃串珠以及五光十色、斑驳刺眼的带子便从那里面跳了出来，蹦到地毯上，金塔纳尔站在那一大堆破烂纪念物当中高兴得失去了理智。他在一个黄铜匣子里存放着一件东西，那玩意儿裹在草里，就象包在布料里的金子。乍一看，梅西亚觉得象条蛇。的确，它是盘卧在那儿，而且呈绿色……但用不着害怕……堂维克托可不养猛兽。那个东西就是当年他在《人生如梦》的第一场中扮演塞希斯蒙多时拖着的那条锁链。

“您瞧，我的朋友，我可以跟您谈谈它。这不是不谦虚。我承认，为什么不呢？我承认佩拉莱斯演古装戏演得十分出色，他扮演的塞希斯蒙多就说明了这一点；我承认，他在表现戏剧的哲理方面比我强，不过……我不喜欢他拖锁链的样子，活象一只尾巴上拴着木棍的狗。我拖锁链的表演远比他来得真实、自然。我拖着锁链，请您相信，就好象我从来没拖过别的什么东西一样，以至于在卡拉塔尤德的一天晚上，他们把整个镣铐都给我扔到了舞台上，好象这是我灵巧的标志。那晚，舞台都差点儿塌了。于是，我就把它作为我短暂艺术生命的最好的纪念珍藏在此。

梅西亚期待着安娜的到来，正是因为这个，他才耐着性子听他朋友的谈话。但是，有很多次安娜都没有到她丈夫的客厅里来，这个美男子只得满足于啤酒和卡尔德隆及洛佩的戏剧了。

不过，他已经象到了自己家。渐渐地，他敢随时去她家了，而安娜却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象对待家里的常客似的呆在他的身边。现在，他到那幢老宅子去就象弗里希利斯到奥索雷斯花园去一样随便。

那种没有教养的卑鄙行径本应该使她生气，然而，她却没有生气。她不得不承认她既不蔑视堂阿尔瓦罗，也不讨厌他，尽管

他心怀歹意，想滥用堂维克托的信任。“但是，如果他不想这样做呢？如果满足于呆在她的身边，看她，经常跟她交谈，把她当作朋友呢？我们将拭目以待。如果他举止出格，她肯定会反抗，甚至敢揭穿他的罪恶企图和下作行径，将他轰出门去。”

几天过去了，安娜显得越来越镇静。“不，他不会出格，他只会暗暗地倾慕她，爱她。没有一句出格的话，没有半点放肆的举动，也没在暗中窥伺时机，寻找机会，完全是个诚实君子。是尊重贞节的爱情，是想体会和呼吸到被人所爱的那种气氛的激情。她感受到了这种快感，也不得不承认感受到了这种快感，这是她有生以来享受到的最大的愉快。她很少说到这个是因为她享受到的愉快太少了！”当她感觉到堂阿尔瓦罗在她身边，肯定不会有什么危险时，便惬意地呼吸着，让自己的精神处于道德的朦胧中，就如同吸了鸦片一样。她把这种状态比作午睡时刻漂浮在缓缓流动的平静而阴郁的水面上的幸福。河水流入深渊，身体浮在水面……但是，一旦危险降临，身体就有离开水面的把握，因为只需一使劲，手臂拍打两下，就能游到岸上……安娜心里明白这并非万无一失，因为她不能保证堂阿尔瓦罗就那么小心谨慎。“但她对自己也不放心吗？是的，不然，她为什么不让他到家里来欣赏她，对她表现出母亲般的关怀和狗一般的忠诚呢？”“再说，请他来的是她丈夫，又不是她。她找过梅西亚吗？没有。是她让金塔纳尔把他带到家里来的吗？不是。这就够了。要是采取另一种方式就会无缘无故地使丈夫惊慌，毫无根据地怀疑，还可能使堂维克托永远失去心灵的平静。还是沉默、小心，同时……享受从侧旁飘来的爱情之火的温暖为妙。尽管它的热量极少，但却是她有生以来感受到的最旺盛的火。”

“这些情况她对讲经师只字未提，为什么要告诉他呢？她并

没有过错。机会倒有，但她没去利用。”此外，安娜因为要维护自己的贞节，所以，她认为对忏悔师隐瞒一切个人的好恶是明智的。“等危险变大，再讲也不迟，但眼下，还是不说为好。”

当教区法官在大教堂的钟楼上用望远镜看见他们时，他们正在做去野外远足的准备工作。那次，陪她一起远足的有梅西亚、弗里希利斯和金塔纳尔。那不是仅有的一次远足，有好多回，堂维克托一看到一束阳光，就想趁此大好天气同他在贝图斯塔最喜欢的人即他的宝贝妻子、弗里希利斯……还有堂阿尔瓦罗，一起到卡斯蒂利亚公路上或维斯塔莱格雷的小店去消遣一番。可怜的里帕米兰也在应邀之列，但是，他说要是没有车坐……“他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在远足中，他们随遇而安，吃着不知所措的店主送来的滴着血的熏肠、油煎碎面包、荷包蛋和其他食物。面包是硬的，不错！酒是劣酒，还带鱼腥味儿，不错！可金塔纳尔就喜欢吃这些玩意儿，跟他妻子的口味一样。她也喜欢吃这种冒险的野餐。这些食品上拌有开胃和能激发孩子般快乐的辣味调料。在那些小山丘上呼吸空气好象是一件新鲜事情；在那里晒太阳使人感到一种懒洋洋的惬意，仿佛下面贝图斯塔的太阳不如这儿的好。安娜发现在那个高岗上，在那个有骡夫、城堡主和又丑又脏的女仆的堂吉诃德式的半田园、半流浪汉小说似的场景中，造型艺术的本能和观察感在她身上复活了。她勾画着树木、鸡鸭和猪的轮廓，注意需要铅笔勾勒的线条，看到了五颜六色中更多的色彩，发现了一组组艺术群像、一曲曲有益而和谐的音乐，总之，她觉得大自然就象诗人和画家出现在她所见到和听到的一切之中：一个村妇尖声的回答或一个粗鲁仆役的答话，庭院生活中的轶事，一块块云彩，疲惫不堪、浑身是土的母骡的忧郁，树荫，水坑中的倒

影，特别是那些无限分解的事物隐秘的节奏。这些事物接踵而至，互相重合，以我们根本感觉不到的协调——这种协调可以去猜，但不能证实它——在构成时代戏剧的情节。安娜在去科尔芬山的途中，在去维斯塔莱格雷高岗上的小客店的远足中意识到的这种新的感觉使她的脑际里充满了幻觉，周身感到一种懒洋洋的舒适，在这种甜蜜的松弛中，想象终于变成了疲劳。碰到这种时候，梅西亚的一个殷勤表示或是金塔纳尔脱口而出的一句不合时宜的幽默妙语才把她从自然主义的陶醉中解脱出来。堂维克托认为在野外，特别是野餐的时候，应该纵情欢乐，因此，据他说，这就非得有人把自己化装一下不可，至少也要换一顶帽子。他在这种时候总是要找来一个戴当地老式帽的农民，要人家把帽子借给他。于是，金塔纳尔便戴着那顶黑条绒布帽出现在那几位庄重人物之中。大家为了让他高兴，总要哈哈大笑。他们几乎总是在露天地里一边吃野餐，一边观赏脚下贝图斯塔棕褐色的村落。从那里看去，大家好象陷到了一口井里，又小又细，象个玩具；教堂后面是从太阳村工人区的工厂冒出的黑烟；再远些的地方，是眼下长着绿油油的大麦的玉米地、草场、栗子树和橡树林子……墨绿色的山岗，最后是与远处的峰峦混成一体的雾霭。他们一边高谈阔论，一边吃着大概是手里拿着的香肠或熏得不好的熏肠和硬奶酪，或火腿蛋卷，或其他什么食品。大家装着漫不经心的样子慢腾腾地说着话，心里却想着比嘴上说的这些更重要的事情。他们两眼紧盯着远方，在那后面看到了往昔，那些陌生的东西，模糊的梦境。他们谈论世界、社会、时代、死亡、阴间、天庭和上帝，回忆着童年和有着共同回忆的遥远的日子。于是，这些牧歌式的野餐者及其饭后的高谈阔论便带上了一种仿佛是从科尔芬山降落下来的雾中分离出来的感伤

情调。

刮起了小风，略微有点凉意，对人是个威胁，但吹在身上却很舒服。天空上出现一颗星星，那弯弯的新月（堂维克托觉得它就象他在格拉纳达时人家送给他的那把金质裁纸刀）已经有了色彩，就是说，产生了亮光。他们已经谈不下去了，于是便把话题转到了天文，聊起了那个无限的星空。最后，似乎想听听音乐。这时，金塔纳尔想起那天晚上唱的《闪电》或《马扎尔人》①。他们结束了远足，顺着公路的慢坡缓缓地走回到昏昏欲睡的贝图斯塔。弗里希利斯把手臂伸给肯定会来找他的安娜。而梅西亚对此听之任之，只要有必要，他就要坚定不移地照自己的计划去做，处处小心，所以他便和堂维克托并排而行。这时，堂维克托大概想按自己的方式唱一唱《神圣的血统》或别的什么歌曲，尽管他喜欢朗诵诗，总也忘不掉贡戈拉：

回他的茅屋
有落日引路；
那炊烟升起的地方
便是他的住所。

癞蛤蟆在草地上鸣叫，风在光秃秃的树枝间窃窃私语；那些树枝歪着头欢快地相互碰撞着，正孕育着新的枝叶。安娜平静地靠在她最好的朋友有力的臂膀上，寻觅着周围那些难以形容的春天的迹象。她正和弗里希利斯谈着这些迹象。洋洋得意又心平气和的克雷斯波小声说着话，仿佛怕打扰原野——他崇拜的偶像——的第一场梦似的，让他的话语象露珠一样洒进安娜

① 即匈牙利人。

的心田，这时安娜才理解弗里希利斯对大自然——当然，他不这样称呼——的那种平静的仰慕，那种毫无浪漫主义色彩的、富有诗意的崇拜。那里根本没有什么伟大的综合法和可溶的图画，也没有泛神论的高谈阔论，而是一些细小的事情，是鸟、植物、云和天体的历史，充满教训和见识的自然生活的经历。弗里希利斯对大自然的爱是超过情人之爱的丈夫的爱、是超过别的爱的母爱。他在和安娜手挽手踏上归途时，变得很健谈了，他话说得很多，毫无顾忌，尽管总是说得很慢。他用甜言蜜语描述原野，以颤抖的声音感激她对花木飞鸟说的那些亲切和关心的话语。此刻，安娜很羡慕身边这棵智慧之树，她靠在，几乎是偎依在弗里希利斯身上，就好象他是一棵令人敬仰的橡树。那个男人来到了她的身后，她感觉到了。堂阿尔瓦罗有时跟安娜说话，她则以和蔼可亲的声音回答，以此来报答他的谨慎和所受的折磨……“因为，这样长时间地忍受金塔纳尔给他的痛苦，无疑是一种折磨。”

堂阿尔瓦罗苦恼得直冒汗。堂维克托挽着他的胳膊，抬头望着天空，高兴地发现夜空的乌云与地上最普通的体形非常相似。

“您瞧，您瞧，那一堆云跟里帕米兰一模一样。您想象他手里拿着教士帽的样子。”

“那块黑卷云就象斗牛士系在颈后的黑色布领结……”

一到那个街角，堂阿尔瓦罗便让带着钥匙的堂维克托走在他前面。这时，他举起握紧的拳头，对准前面那个使他无法容忍的朋友的头……然而，他并没有砸下去……没有……但是……“我一定要揍他的！”

“哼！”他想，“现在我就有权这么做！以眼还眼！”

安娜的生活就是这样：不愉快，也不太心烦；不满意自己，又觉得没什么可自责。她既不让堂阿尔瓦罗靠近自己，鼓励他所怀抱的希望，也不按贞节——所谓的贞节——的要求，以轻蔑态度断然地将他拒之门外。她认为这种道德上的模棱两可的态度最符合人类脆弱的天性。“我为什么一定要自以为比实际上的我更坚强呢？”

她又开始经常去维加亚纳家了。她在那里受到热情的接待。那个银行职员太太狂吻她，向她介绍时装，叫人把衣服样子送到她家，提醒她应该进行的回访，还要陪同她一起去，因为堂维克托反对在繁文缛节上浪费时间。

“先生，”他叫唤起来，“我干不了这个，可别让我谈什么天气啦、女佣人干活不好啦、吃的贵啦。叫我干什么都行，就是别让我去作那些礼节性的拜访！”

“我是艺术大师，干不来这些罗里罗嗦的小事。”他心里这样嘀咕。

维西塔雄千方百计、毫不吝惜地利用她的眼睛、嘴巴和全部感官使安娜接受恶习、肉欲和世俗生活。好天气在这方面帮了她的大忙。

庭长夫人对那些消遣并没有多大热情，但是，她宁可这样去消磨时间，也不愿过乏味的孤单生活。在这种孤单的生活里，她寻求虔诚的思想，得到的却是忧愁、极大的烦恼和被蹂躏的肉体的反抗，它满腹怨气，一有机会就大声咆哮。“最好象大家那样生活，随它去吧，让庸俗无聊但毕竟能填塞时间的消遣去占据精神世界吧……”

当讲经师在忏悔室对她说他看见她很随便地把《圣胡安娜·弗朗西斯卡传》扔在草地的凳子上，说她糊涂的时候，她就

在这样想……那天下午，德帕斯的话比以往哪次都多。她明白自己正在变成忘恩负义的人，觉得自己不仅对不起上帝，而且也对不起她的忏悔师。他满腔热情，讲得明明白白，句句是金玉良言……他声音颤抖，气息灼热，安娜相信那是压抑的哭泣。“必须追随他，否则，就应当抛弃他。他不是精神仆役，不是为贵族效力的、讨人喜欢的教士，他是精神之父，是父亲，因为他不喜欢人家叫他兄长。应该追随他，要不就抛弃他。”随后，他又谈了本身的感受和对她的幻想。“不错，安娜，”她肯定他是这样叫她的，“从我们第一次见面起，我就梦想似乎有了一个精神朋友，一个异性兄弟会跟我一起把相反的功能和谐地结合在一起，梦想贝图斯塔在我眼里已不是冷酷的监狱和变成毒蛇的嫉妒的温床，而是居住着一位纯洁、高尚和美丽的灵魂的地方。这个灵魂要我给它指引一条拯救自己的圣路，却不知它也在领着我走这条路；我等待着您对我哭诉那件事，我期待着您……期待着您多次答应我的那件事……可是，您不相信我，您认为我不配做您精神上的引路人。您为了满足对理想的爱的追求，也许正在世上寻找理解您、能够作您知己的人。”

“没有，没有。”安娜一再哭诉道。然而，他还是继续诉说他心中的失望，越说越伤心，越说言词越激烈，气息越灼热……最后，他们才怀着会出现崭新的生活，会在习惯上来一个根本和有效的变化的期望言归于好。她激动地对他说：“您要我今天就陪您一起去堂娜佩特罗尼拉的家吗？”“是的，是的，就是这样，这样最好。”他答道。于是，他们都未加思索，便一起走了。

庭长夫人认为真正虔诚的生活从那天下午起就已经开始了。但是，那种感情冲动产生的作用持续的时间很短。它不是真诚的虔诚，而是感激，是想让那个如此努力拯救她的人感到高兴，

他是那么能干，说出的话是那么令人信服。有时，安娜对无形的事物和虔诚的默祷达不到全神贯注的程度，便想着讲经师，想以此走上虔诚之路。“啊，多了不起的人啊！他对精神研究得多深啊！他把那些似乎无法形容的东西、看不见的意图和细微的感情讲得多透彻啊！她欠了他多少情啊！他为什么如此关心她这个并不值得关心的有罪的女人？”安娜热泪盈眶，她由于感激和钦佩而哭了起来。她不能再想那些神圣的事情了，就戴上披巾跑到圣维森特修道院，或圣心会，或教义问答会，或去做弥撒……去适合她去的地方。然而，信仰却没有多大热情，因此她没有去她想去的那些地方。此外，她有自知之明，知道如果她想献身于上帝，她是会真正这样做的，也知道只要她的虔诚是遛大街、图表面和心不在焉的，那么她自己也会瞧不起这种虔诚，而且，随便什么强烈的卑劣感情都会使它消沉。

于是，她决心避免过头的举动，做一个和大家一样的人，坚持亦步亦趋地效仿其他虔诚的女教徒。尽管她违心地加入了所有的教友会，但还是按照要求成了不少宗教团体的信徒和教友。

她把时间都用在了社交生活和宗教生活上，和堂娜佩特罗尼拉、奥尔维多·帕埃斯和奥夫杜利亚完全一样，在某种程度上也和侯爵夫人一样。人们在维加亚纳侯爵府、圣保罗会、比维罗庄园、教义问答会、剧院和布道会等处都能看到她的身影。讲经师和堂阿尔瓦罗差不多天天都有机会在各自的圈子里跟她交谈，有时在社交界，有时在教堂里，还有时在另一种场合，碰到这种场合，就连安娜自己也不知道她的身分是信徒呢还是社交界的女人。

但是，不论是德帕斯还是梅西亚都觉得不满意。他们两个都希望能征服她，可是谁也没看到胜利的曙光。

“这个女人，”堂阿尔瓦罗说，“比特洛亚① 还‘坏’。”

“药一向比病更糟。”堂费尔明则这样想。

安娜发现教徒生活中有许多地方令人反感，但她对此宁可视而不见，也不让矛盾的灵魂去理会那闹哄哄的表面虔诚的弱点、粗俗和不幸。她不想指责这些，也不想看见这些。

但是，她把自己比作打败摩尔人的熙德的尸体。

极度的不安重新折磨着她的心。又一个枯燥和反抗的思想斗争时期即将到来。

一天晚上，她听了一番令人厌烦的布道演讲之后，就回到了梳妆室，心里几乎为自己象块石头似的在教堂里呆了两个小时而感到惭愧。她在那儿听着那些乏味而悲伤的蠢话，既无虔诚之心，也不感到愤慨，甚至连点怜悯也没有。她看着那些对其灵魂毫无启发作用的宗教仪式……

“噢，不，不！”她边脱衣服边自语道，“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为了表示她的反抗是严肃的，她摇着头，高举着双手，又大声喊道：

“管它是祸是福！反正我不能在这种呆傻的生活中自己折磨自己了……干什么都行……就是别让我学那些女人的样！”

没过几天，她就病倒了。

当那段她胆怯而消极地向社会低头而过得不甚融洽的生活以生动的、戏剧性的形式浮现在她的脑海里时——多亏了那个又和血一起开始运转的身体——这个正在恢复中的虚弱的女人感到了内疚。她认为这自责严厉、尖锐，感到很满意。“噢！一两个

---

① 古希腊史诗《伊利亚特》中希腊人设计攻占特洛亚城时使用的大型木马。

星期前她还处在精神昏迷之中，而此刻竟在尖锐地自责，这变化实在惊人。她躺在那里，身体虚弱得连掀开被头的力气都没有，但她的意志却有力量去搬起压迫着她的沉重的罪孽。”

“这就是她的坚强决心！她将成为一个好女人，上帝的好女人，只能是上帝的好女人，讲经师就会看到的。而他，堂费尔明将是她的有血有肉的活导师。但她还会有一位导师，就是那个女神学家，那个完美无缺的圣特雷莎……她就在那儿，在她的床头热切地等待她，要把她心中的珍宝交给她。”

安娜拿医生的禁令开心，在恢复期第二阶段的头几天，她就打算读一读自己喜欢的那本书。她象孩子看见好吃的东西一样拿起了书。

可是不行。书上的字在跳跃、爆裂、躲闪、转圈儿……变换着颜色……使得她头晕目眩……“我再等一等，再等一等。”她把书放在床头柜上快活地想，再过几天恢复了体力，她就要在花园的凉棚或最茂密的树荫下，如饥似渴地读圣特雷莎的书和进行默祷了。“过去她缺乏兴趣，心不在焉，又很死板，许多地方都没有看懂，这回就会全明白了！”

她急着想看那本书，也不管医生的嘱咐，就在她略微有了点力气，但还不能下地，只能靠着枕头坐起时，便又拿起了那本书。这时，书上的字不再乱跑乱动，都站得稳稳的，排得密密的；那白纸也不再是无底深渊，而是一个光滑、坚实的平面了。她读着，竭尽全力地读着。当她一个人长时间地呆在屋里时，就眼不离那个阿维拉女圣人的书。要不是甜蜜的泪水模糊了她的眼睛，这两个隔着三个世纪的灵魂的交谈是绝不会受到干扰的。

第二十章

〔介绍贝图斯塔“正统”无神论者堂彭佩约·吉马兰。破产商人堂桑托斯·巴里纳加怀着对德帕斯和教士会的敌意，与吉马兰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人们对德帕斯及其母的怨恨在增长。梅西亚担心讲经师夺走安娜，在俱乐部组织了一个欢迎吉马兰的晚宴。夏天来到，堂阿尔瓦罗离开贝图斯塔，行前专门去向金塔纳尔夫妇告别。〕

辞掉“自由兄弟会”主席职务的堂彭佩约·吉马兰是葡萄牙人，生在贝图斯塔，可那个只瞧瞧侧面，顶多摸摸头骨，就把自己的朋友分成克尔特人、伊比利亚人和克尔提比利亚人① 的考古学家兼人种学家堂萨图尔尼塔·贝尔穆德斯，却说人家颇象卢西塔尼亚② 人，其根据又恰好不是彭佩约的头骨，而是他的肚子。是否如此，堂彭佩约未作明确表示。他的肚子因年纪和总坐着不动的关系的确有点大，但还称不上大腹便便。他走路挺直腰板，认为“正直的人身体也应该正直”，但在种族和民族的问题上，堂彭佩约却采取折衷态度，就是说，只要他把葡萄牙人、卡斯蒂利亚

① 克尔特人是公元前一千年左右生活在西欧的一个部落集团。伊比利亚人是古西班牙居民。克尔提比利亚人是公元前四世纪克尔特人和伊比利亚人结合而成的一个民族。

② 古罗马帝国时期西班牙的一个地区，包括现葡萄牙之大部。

人和埃斯特雷马杜拉① 人都看作西班牙人，他就对这个问题保持中立。因此，每当人家对他谈起这类事情，他最后都要为维护伊比利亚半岛的团结，为这种应从文艺、工业和贸易入手，而后达到政治上一致的团结，慷慨陈词一番。除此之外，血统之类的琐事与他有何相干？他的智慧永远用在最高境界里。他生活在世，首先是个“利他主义者”。他得承认，他是因为一次哲学辩论才知道这个怪词的。在那次辩论中，他遭到了失败，伤了自尊心，才想起去读孔德② 的书。他在书中读到了人可以分为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的这种话。由于他天性善良，便宣称自己要一辈子做个利他主义者。他也确实总在管别人的闲事。他薄有田产，其中大部分来自国家。他和妻子及四个年已及笄的女儿就是靠出租这些土地维持生计。

他午餐吃的是杂烩、正菜和汤；每五年添置一件大礼服，每三年买一顶高筒礼帽。他抱怨习尚的苛求，因为换下的旧衣帽总是八成新，满可以继续使用。他把这称之为“aurea mediocritas”。③

他本来可以有个职位，“可和谁一起共事呢？这儿根本就没有政府！”只要有机会，他就担任一些不拿钱的职务，因为这样可以供同乡们差遣，特别是在对每个人都有利的时候。他虽然如此谦虚，如此节俭，但那些存心不良的人还是把他狂热的自由主义、不信宗教和瞧不起教士的行为归咎于他的血统。“这不是明摆着的吗？”帕乌尔会④ 小圈子里的信女和《圣旗报》编辑部的教

---

① 西班牙一地区。

② 十九世纪法国实证主义哲学家。

③ 拉丁语：幸福的小康。

④ 一六二五年法国教士帕乌尔创建的宗教团体。

皇极权主义分子都这样说，“这不是明摆着的吗？他这样做全都是因为老自由主义者在他身上留下了那些不信神的破烂玩意！既然教士们吃教会的饭，他们怎么不对此感到愤慨呢？”堂彭佩约要不是坚持在心里蔑视这些流言蜚语，他本来可以反唇相讥，说那个大礼服主教、教士国王和天主教青年会主席、和善的堂莱安德罗·洛维斯诺就是靠他某个叔叔买下的国家财产才变成百万富翁的，因为他是他那个叔叔的继承人。但是，他没有这样做，而是不予理睬。堂彭佩约厌恶狂热，但原谅狂热的人。

“他不是一个哲学家吗？不错，上帝很清楚。”他说。他经常在无意中脱口而出的“上帝很清楚”这句话是句固定的套话，因为他虽然嘴里这样说，但实际上并不相信上帝。他无须遮掩，因为这人所共知，显而易见。堂彭佩约是贝图斯塔的无神论者。“唯一的无神论者！”他说。他很少推心置腹地对朋友这样说，然而，当他说他是“唯一的无神论者”时，尽管他装着对同乡们糊里糊涂的生活感到伤心，但旁观者却发现他这句话里，自豪和得意多于因其无神论未得到普及而产生的真正难过。他到处宣传无神论，然而，却无人效法，追随其后。

这种植物不适应贝图斯塔的气候。他是唯一的标本，虽然长得十分粗壮，坚不可摧，但终究是孤家寡人。而当堂彭佩约忽然产生不再宣传他自以为是的那个“救世的理性学说”的念头时，他心里又感到内疚。大家都叫他“不信神的”，但是，就连那些最狂热的宗教狂也凭经验相信他不会害人。“他是追求少女的狮子，是一头无牙的猛兽。”格罗塞斯特尔很文雅地这样说。甚至那些顽固不化的信女从这个“不信神的人”身旁走过，也不恶语相加：他好象一头嘴带笼头，在街上转悠逗孩子们玩的驯服的瞎眼老熊，对什么都觉得可疑，但仅此而已。然而，人们三番五次

打算叫他真正感到乏味，想以此使他皈依宗教，否则就让他干脆离开贝图斯塔。能否办到，这就要看主教们传教的热情大还是小了。有一位后来荣升红衣主教的主教竟认真地考虑要把堂彭佩约逐出教门。这个消息堂彭佩约是在俱乐部里听说的，他当时还常去那里。他一听说脸上便露出了天使般的笑容，想必在笑话那句希腊话：是戏言，但你得服从。他流着口水，心痒难耐：革除教籍，这真是求之不得！他立即打算作出合乎道德又合乎情势的反应。他毫无惊慌，也未表示抗议，而是得意地说：

“主教先生，您无权把一个未入教门的人革除教籍，不过，驱逐令来得正好……可这和我有什么关系。”

他的妻子和四个女儿的想法和他完全相反。平静的家庭突然面临意外的不幸，他想瞒着她们也是枉然。堂彭佩约的家顿时变成了眼泪的海洋，发生了昏厥现象，堂娜赫尔特鲁迪斯还卧床不起。不幸的吉马兰深感良心不安，不仅如此，还突然觉得两腿无力，没了精神。“休想叫他皈依宗教！这永远也办不到！可是他的赫尔特鲁迪斯和女儿们怎么办！”这不幸的人哭了，他转过身冲着主教府的地方又是挥拳，又是哭叫。“他们束缚了我的手脚！那些蠢货和糊涂蛋束缚了我的手脚！我太不幸了！可是他们见不到正午的阳光，看不见正义的太阳，他们才更值得可怜呢！”就是在这如此痛苦的时刻，他也没辱骂主教和其他高级教士。他必须妥协。他一想到为使主教消火息怒，女儿们会四处张罗，朋友们会利用他们的各种关系为他奔走，心里就往外冒火，但他必须忍下这口气……他们费了好大的气力才使主教收回成命，而且还无须堂彭佩约承认错误。于是，吉马兰的无神论就这样被打翻在地了。他沉默了一段时期，但后来又重操旧业，继续不知疲倦地进行无神论的宣传。但是，他心底里希望这种

宣传毫无成效，因为他乐意做他心目中那种珍贵的无神论者唯一的标本。他的主要战场是他在其中度过半辈子的俱乐部——后来他以充分的理由离开了那里。贝图斯塔人一般都不太喜欢神学，不知是出于好心还是歹意都乐意谈天上的事情。那些“进步人士”喜欢攻击教士，讲那些以神父和神父的女管家为中心人物的丑闻。某些非常正统的保守分子也高兴参加这种有趣的交谈。如果他们认为扯得太远，担心有人怀疑其宗教虔诚，他们就先气愤地嘟囔一阵，然后说：“当然，这些都是特殊情况。”“凡是规则都有例外。”美洲佬弗鲁托斯说。“有例外规则才有效。”议员隆萨尔说。甚至还有人说：“应该把教士们和宗教区别开来。他们和我们一样也是人……”进步人士表示异议，他们认为应该把教义和神父统一起来看，于是，堂彭佩约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站在反对派一边。他说：“先生们，不要把事情混淆起来，坏就坏在根上……教士无所谓好与坏，因为他必须这样……”一听这话，大家就一起把矛头对准了他，一些人是因为他为教士说话，另一些则是因为他攻击了教义。他说的对：他完全陷入了孤立，成了“唯一的无神论者”。他说，他每天从他自找的和挑起的辩论中回来，“心里都充满了痛苦”（这并非事实，而应该说是内疚），因为在贝图斯塔谁也不动脑子，都为活着而活着，仅此而已。人们大搞阴谋，大耍手腕，想的只是那种片面理解的物质利益，根本没有哲理，也没有把思想提高到理想的境界。这里倒是有个把学者，几位圣典学家，个把还算过得去的法学家，但思想家一个也没有。他才是贝图斯塔绝无仅有的思想家。“先生们，”他坐在三人牌桌旁喝完咖啡，便大声地说，“如果各位在这里谈论我当然要否认的灵魂不朽和我同样要否认的上帝，那你们就是如各位自己说的那样，在打趣，在开玩笑，否则就是在关心问题中

有实利的一面，利己的一面。如果隆萨尔会永生不死，如果堂弗鲁托斯宁愿毁灭，也不要留恋眼下的那未来的生命……先生们，那么他们希望的事情又有什么意义呢？问题还不在此，而是，”他数着指头说，“如果有上帝或没有上帝；如果有的话，那就会想到那些不幸的人，如果……”

“嘘！安静！”玩三人牌的人叫了起来。于是，堂彭佩约压低了声音，大家都充满敬意地乖乖地躲开了玩牌的那些人，一致认为那种牌戏远比堂彭佩约的神学严肃、实际和重要得多。“我说，各位，”当时还不是学者的隆萨尔说，“教会相信和信仰的，我都相信，但说天上一定是神永远打坐的地方……这就有点过分了。”“怎么，你不相信？”美洲佬堂弗鲁托斯表示异议，他怕玩牌的人再发来嘘声，声音也压得很低，“你不相信？我倒乐意整天坐在那里一动不动。我在这个世上已经辛苦够了。最糟的还是阿兰卡尔丹，或圣卡尔丹，或圣魔鬼说的那个！因为……所以……”可怜的堂弗鲁托斯不知道如何表达自己的意思。“终归是这样的：我们一死，就会到另一个星球，再从那儿去别的星球，重新去受罪，去谋生。”雷东多觉得那种从火星或金星返回非洲去偷偷买卖黑人的想法实属荒唐，令他发昏。“就象那个无神论者说的，他宁愿毁灭。”他擦着满头大汗结束了这一番话。堂弗鲁托斯最怕动脑筋，所以一动脑筋就浑身冒汗。堂彭佩约就是用有关永生不死的问题打开了俱乐部会员信仰城堡的缺口，但是，这个缺口最后总是被他们用那些套话堵上。“当然，上帝至高无上……神学家都相信教会。”

大家终于听腻了堂彭佩约的神学宣传，丢下他走了。玩三人牌的人也跑到俱乐部委员会告他：如果他继续宣传无神论，就得另找地方。

“贝图斯塔人就是这样在自由地解释《圣经》!”吉马兰想道，心里又难过又得意。

打台球的人也不喜欢理性的神学。堂彭佩约越来越心灰意懒，郁郁寡欢，象耶利米① 会站立在耶路撒冷的一个广场上似的，叉开腿站在台球桌前，久久地注视着那些充满幻想的人，看着三个象牙台球是否相撞，以此度着暂短生命的时间。有时，台球棍碰到堂彭佩约的肚子。

“对不起，吉马兰先生。”

“没关系，小伙子。”思想家带着意味深长的凄惨的嘲弄的神情，挠了挠下巴笑了，一边摇着头，意思是世界已无可救药。

他看腻了这些“表面的东西”，便上楼到那个“犯罪室”去看看那些相信运气的人。他在那儿随时都听到上帝的名字，但是觉得他们说的话毫无哲理。

“堂彭佩约，您说得对!”一个刚和最后一个比塞塔告别的浪子就这样喊道，“您说得对：没有上帝!”

“小伙子，别犯傻了，不要把事情混为一谈。”

随后，他就生气地离开了俱乐部。“不能去那儿了。”

九月革命爆发时，吉马兰心里燃起了希望，以为自由思想从此可以得到发展。然而，完全不是那么回事，革命原来只是一味地攻击教士! 创建的哲学家协会……结果却是一个搞迷信招魂术的团体。协会的头头是个马德里的大学生，他拿那些鞋匠和裁缝开心，把他们一个个弄得神魂颠倒，想入非非。它渐渐超过了教会，因为那些不幸的手艺人以为看见了鬼神，真心实意地痛悔自己的过失，吵着要忏悔。如果不提那些在耶稣受难日吃肉

---

① 《圣经·旧约》中四大先知之一，曾预言耶路撒冷将被攻陷，后应验。

的人，那么，贝图斯塔的宗教革命就是这么回事。

堂彭佩约不相信上帝，而相信正义。一想到这个以大写字母开头的词，他就觉得自己有了几分神的模样，不知不觉，那个抽象的词竟成了他崇拜的偶像。为了那个“正义”他宁愿粉身碎骨。

“正义使他承认贝图斯塔现任主教堂福尔图纳托·卡莫伊兰是个令人敬重的人，是个正人君子，有自己的尊严，他虽然完全是个糊涂人，但有尊严。他有信念吗？但堂彭佩约尊敬他。”

堂彭佩约不读书，只思考。自从看了孔德的著作——他未读完——之后，他再也没有读别的什么书，事实上他也没有书。但是，他会思考。

有时候，他和弗里希利斯进行争论。他承认弗里希利斯是个自由思想家的材料，但又认为他缺乏教养，所以他并不真正喜欢他。

“那个人是泛神论者！”他轻蔑地说，“他崇拜自然、动物、尤其是树木……况且，他不是哲学家，不喜欢思考大问题，光知道研究芝麻小事……他有的是空闲时间，作了上万次可笑的试验，才把蓝桉树引进贝图斯塔……怎么，你不信？那位‘蓝桉’解决了什么疑难问题？除此之外，我承认他为人正直……懂得……懂得……尽管他相信达尔文主义……干出了‘嫁接’英国鸡的蠢事……”

吉马兰好几次在论战中败在弗里希利斯的手下。弗里希利斯是进化论热情的宣传者，他觉得对动物的祖先故作厌恶之态实属荒唐，甚至令人可笑……堂彭佩约那种带有异教和无神论醇厚而芬芳味道的学说颇为迷人，但他坚决不相信自己是猩猩的后代，只是不住地笑，好象有人在胳肢他似的……可就是不敢说是，也不敢说不是。

“我明确说吧，我怀疑……这实在令人费解。”然而，不管怎样，他的无神论还是起死回生了。为了坚定不移地有效地否认上帝，他无须读许多书，也不必做什么试验，更不用去当化学厨师。“我的理性告诉我不存在上帝，只存在正义！”

当堂彭佩约这样说的时候，弗里希利斯只是和善地瞧着他笑。他带着一丝掺杂着怜悯的嘲笑对堂彭佩约说：

“可是，吉马兰先生，您就这样肯定没有上帝？”

“不错，我的先生！我说的话如板上钉钉！板上钉钉！您懂吗？我不用看书，也不必去翻人和动物的肠子便可得出明确无误的结论……如果您的科学研究费了那么多曲颈瓶和原生质以及其他不少东西，到头来还是一团谜，那您还是把书本上的东西还给书本的好。”

诚实的吉马兰转过身，心里充满怨恨和转瞬即逝的嫉妒，气冲冲地走了。弗里希利斯摇着头，仍然在笑。

如果有人问他对那个无神论者有什么看法，弗里希利斯就会说：

“谁？堂彭佩约？他是个好人，虽然他什么都不知道，但非常善良。”

吉马兰发誓——他不得不如此——再也不登俱乐部的门。他说：“我对俱乐部有意见的事，别人都不在乎。”

他说话总是满口纯正统的套话和成语，可一说完就马上埋怨“语言中的那些比喻和病句”。

引起堂彭佩约非议的事，就是庆祝庇护九世当选为罗马教皇① 二十五周年纪念日那天，俱乐部里挂上了华丽的壁毯，正门

① 庇护九世一八四六年当选为罗马教皇。

上吊起了盛大节日才拿出来照明的煤气灯。

堂彭佩约正式致函俱乐部委员会，他引证俱乐部章程中的条款，认为那些条款规定："作为一个团体不得有这类欢乐的表示，因为俱乐部是娱乐场所，所以，它不应也不会相信特定的宗教。"

仆人们在阳台上挂壁毯时，堂彭佩约在大厅里叫嚷，咋咋呼呼的，要求宗教宽容、信仰自由，甚至还要求来一场球赛。

"喂，我说，"隆萨尔说，他真想揍吉马兰一顿，"俱乐部张灯结彩与您有何相干？庇护九世陛下把您怎么啦？"

"教皇陛下对我怎样？那就让我讲给您听听，是的，先生，我要讲给您听听。庇护九世对我……可以说很亲切……我承认他是一个正直的人……但教皇的一贯正确在他和我之间筑起了一堵冰墙，形成了一个难以逾越的鸿沟……他是一个一贯正确的人！您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吗，隆萨尔？"

"明白，先生，我非常明白。这不是明摆着的吗？……"

"那好，就请您给我解释一下吧！"

"吉马兰先生，咱们都放明白点，如果您想考考我……那就请您听着……我可不许别人拿我取笑……"

"这不是取笑谁，只是要您证明这个一贯……"

"一贯正确？"

"不错，先生，一贯正确……——贯——正——确……"

"堂彭佩约先生，您听着，这您吓不住我。如果您是在寻开心，那我就认为您是在说我……"

"说您？您也一贯正确？"

"吉马兰先生！"

"总之，我的先生……"

“对，等我有了权……”

“我就脱离俱乐部……”

“那一天就会是一年！”

隆萨尔没有说出为什么庇护九世一贯正确，可是，堂彭佩约却离开了俱乐部。

堂彭佩约的空闲时间很多，自从离开俱乐部，他就失去了消磨时间的地方，整日象一个痛苦的幽灵在咖啡馆里游荡。几年之后，他就在“和平咖啡馆”碰上了桑托斯·巴里纳加。这个讲经师的死敌天天晚上都要到那里去喝白兰地，用酒精麻醉自己。

他们交上了朋友，变得十分亲密。堂桑托斯曾经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而且，靠教会为生，因为他做的是祭器生意。

但是，自从“红十字商店”貌似竞争实则垄断的行径使他破产后，他就觉得自己的信仰城堡渐渐发生动摇……他的腿也渐渐开始动摇。与其他许多人一样，他也开始对他们的德行产生怀疑。此外，他不仅蔑视那些有圣职干圣事的人，而且，同时又嗜酒如命——不知其他异教祖师爷是否都如此。

吉马兰没费什么劲就把堂桑托斯变成了无神论的信徒。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一杯杯酒下肚，不敬神的意识渐渐深入堂桑托斯的心灵深处，到后来他竟认为耶稣基督不过是一个星座；这种胡言乱语是堂彭佩约从他在市场上买来的一本旧书里看到的。吉马兰有哲学家的冷酷无情，巴里纳加则心怀宗派主义的怨恨和叛教者的报复心。

当这个善良的店主认为自己在否定宗教的道路上走得太远了的时候，为掩饰内心的恐惧，便举起酒杯，庄严地说，“如果我迫不得已，说错了话，骂了人，那全怪那个无赖，那个偷圣蜡的家

伙……那个该死的堂费尔明！……”

“和平咖啡馆”大而冷清。发黄的暗淡的煤气灯和雪茄及厨房的烟雾似乎充满了那个沉闷的空间。店里已经没有别的顾客了，只有他俩还在那儿说话。穿黑制服系白围裙的店伙计在墙角打盹。一只褐色的猫在柜台和堂桑托斯的餐桌间窜来窜去，它望着他看了好久，认定他是在胡说八道，便打着哈欠，转身走了。

吉马兰满意地看着那个充满激情的人在不信教的道路上取得的进步。堂桑托斯还没有成为无神论者。这是富有哲理的完美境界，这个过去经营圣杯和圣餐盘的商人要达到这样的境界恐怕是力所不及的。堂彭佩约只满足于拔掉他身上所有宗教的根苗。他不愿看到他愈来愈沉溺于烧酒和白兰地之中。可是堂桑托斯如果不喝酒，就会一错再错，就听不懂神学语言。必须让他喝酒。

晚上十点半，他俩才一起离开咖啡馆。堂彭佩约伸出胳膊叫堂桑托斯挽着，一直把他送到离咖啡馆相当远的地方，因为不这样，他会一个人又回到咖啡馆的。在一条巷子的拐角，他们的手紧紧握在一起，好半天才相互告别。这时，吉马兰才心平气和、得意洋洋地朝自己那安静的家走去；爱他的亲爱的妻子和四个女儿在盼着他呢。

堂桑托斯则在马路上单枪匹马地和酒精产生的幻觉、发蒙的大脑和昏花的眼睛进行搏斗。他两腿直打颤。他怕出丑，拼命使自己的样子来得体面些，拔腿向前走。但是，这完全没用，他那个有病的躯体只是在晃来晃去，每跨一步都是一次胜利；那肩上的脑袋也在摇晃……还能听见这个醉汉嗓子眼儿里发出的犹如斑鸠咕咕叫的喊声，这是一种单调的含糊不清的抱怨声，他

是在以自己的方式表达一个执着的想法，准确地说，是在表达狂躁病人用铁锤钉在他脑际的一种仇恨。他对所有墙上和街灯投下的阴影嘟嘟囔囔地诉说自己倾家荡产的经过，那条马路上的石头都听说过讲经师发财的那段令人愤慨的故事。

如果说巴里纳加接受堂彭佩约的规劝背弃了宗教，那末吉马兰则也受堂桑托斯的感染，恨起了教区法官和堂娜保拉。“那笔无耻的交易，确确实实令人惊讶！”这两个老头成了攻击教区法官名声的先锋。许多夜晚，堂桑托斯在附近大吵大闹，扰得四邻不安还不够，还用棍子和拳头敲打“红十字商店”的大门，甚至还用脚踢。商店的主人告到当局，事情越闹越大；讲经师的仇人火上浇油，四处叫嚷：“怎么回事？把桑托斯搞得倾家荡产，还要抓人家？当局敢采取镇压手段吗？”

在教士会里，不择手段的副主教格洛塞斯特尔对教士们耳语说：“那种‘喧闹’（格洛塞斯特尔语）败坏了我们大家，特别是教会和教堂的声誉。”受俸教士堂库斯托迪奥支持莫雷洛先生的说法。

“果真如此那就糟透了！”副主教说。

这时又出现了另一种议论。

“最糟糕的是，不管有无根据，流言蜚语总是出自那些表面现象，据说，讲经师想勾引的正是庭长夫人，而且正在进行。”

“喂，这不可能！”唱诗班领班喊道，“她已经成了圣女。自从她有病以来，不管她是否向病魔屈服，她的生活都是堪称表率的！如果说她过去和许多女人一样，是一位有道德的太太，那末她现在则是一个十全十美的基督教徒。她比过去更消瘦，更苍白了，可更美了……我是说，她是个榜样，是个圣女……对……是个圣女……”

“先生，我需要事实，人们不相信高尚品德……只相信事实……”

于是，格洛塞斯特尔列举了许多事实：什么安尼塔·奥索雷斯常去忏悔啦；教区法官在她的老宅里呆的时间很长啦；庭长夫人常去看望堂娜佩特罗尼拉啦；云云。

“怎么！什么？那些串门和我们有什么相干？您也相信堂娜佩特罗尼拉会同意？……”

“先生……我相信又不相信，我只是列举事实，说出了公众的看法……外面议论纷纷，事情闹得越来越大……”

这是事实。在指责教区法官买卖圣职和专权的问题上，格洛塞斯特尔、堂库斯托迪奥和教士会的其他先生们以及某些宗教法庭的职员都很有本事。在这方面，俗民佛哈和堂阿尔瓦罗也不在话下。其中，堂阿尔瓦罗来得比较隐蔽。在俱乐部，无人不谈这件事。所有的人都说看见堂桑托斯踢了“红十字商店”的门，在那儿大吵大闹，向讲经师叫阵。人们分成了两派：一派要求当局进行干涉，另一派则认为巴里纳加有踢门的权利。

“塌鼻子”跑来跑去，四处打探，每天都去教区法官家三四回，向他的上司堂娜保拉汇报外面的议论，因为堂娜保拉会给他优厚的报酬。

堂费尔明的母亲整天揪着心，但她并没有泄气。“既然儿子冒险，那她就得救他。”当务之急是去主教那儿，防止那些街谈巷议，造谣中伤，或别的什么流言传到主教大人耳朵里。堂娜保拉每天大部分时间都呆在主教府。她的代理人，主教的女管家乌尔苏拉奉命不让任何一个嫌疑分子进入主教的房间。主教家的人都是她提拔起来的，都喜欢她，全照她的命令行事。讲经师虽然讨厌这样做，但也在处处提防，打探情况，自卫的本能使他支

持母亲这些安排。

堂娜保拉和堂费尔明很少说话，他们心照不宣，都在进行防范，而且用的是同一个抵抗方式。母亲颇为生气："他的儿子在骗她，害她。在她眼里，那个令人讨厌的庭长夫人已经成了她费尔莫的姘妇(这个词是她心里的话)，绳子就从那儿断，船就从那儿漏水。如果人们大谈宗教法庭滥用职权、'红十字商店'和堂桑托斯，那都是因为另一笔生意的过失，而这笔买卖则令人更加气愤，它和女人有关。"她思索着这件事。"那件事已成过去，有关它的流言蜚语都是老掉牙的玩艺儿，可是这个新的丑闻，这件和那个虚伪和狡猾的骚货有关的丑闻又使大家旧事重提，把一切都看得严重起来，这就叫积少成多。如果福尔图纳托听到点风声，信以为真，那我们就完了。"她不让"红十字商店"的店主理睬每晚醉汉堂桑托斯的砸门声，也不考虑请当局出面干涉，而是采取收买更夫的办法，让他先设法不叫堂桑托斯大吵大闹。然而，这也无济于事，因为，左邻右舍都怀着恶意的好奇等着晚上看热闹。一到时候，人们就纷纷跑到阳台，好一睹为快。

除此之外，堂娜保拉还得刺探儿子的行踪。

"塌鼻子"曾看见庭长夫人和讲经师傍晚一同进了堂娜佩特罗尼拉的家。这事堂娜保拉已经知道。可是，堂库斯托迪奥也亲眼看见，他还告诉了格洛塞斯特尔，接着，这两位又把这事传遍了贝图斯塔。

与此同时，有不少人正在"和平咖啡馆"里听堂彭佩约和堂桑托斯大骂宗教。他们特别诅咒被吉马兰先生一向称为代理主教的德帕斯。在"下层人"当中，流传着有关堂桑托斯的破产以及讲经师在银行存钱上百万的传说。为此，"老厂"的工人们说要绞死所有的教士。他们把这叫断然行动。卡洛斯派的工人对

此很有些怀疑，他们中有讲经师的朋友。但是，如果说他们尊敬他是因为他是神父的话，那么，他们害怕他则是因为他是富翁……他们总是有点疑心。大家避而不谈有关女人的事。平民区在革命年代曾经议论过堂费尔明是否有风月之事，但如今，谁也不再提那些流言蜚语了。当年鼓吹革命的那些工人死的死，老的老，逃的逃，还有的已经看破红尘。新的一代憎恶教士，但只是有时如此。他们喜欢酒店，不喜欢俱乐部。他们只谈社会革命，说神父和其他“资产阶级分子”一样坏。宗教狂热不好，但是，“资本”更坏。在平民区，没有人热衷于反对教士，那里的人对讲经师轻蔑多于憎恶。然而，堂桑托斯的吵闹——他们称为基督们的吵闹，在宗教法庭里发生的两三起专横行为、结婚花费巨大——好象以前不用花这么多钱——以及银行的股票，又重新点燃了他们心中的怒火，这一回，人们扬言要吊死教区法官和其他教士佬。

最喜欢那种无耻宣传的，除了认为这是他独一无二的杰作的格洛塞斯特尔，那就要数堂阿尔瓦罗·梅西亚了。他对讲经师恨之入骨。“那个显赫的人物，还搞女人！他和他作对，竟成了与他争夺同一猎物的主要对手！而且，好象已经获胜！”“也许他已经把猎物夺到了手。也许忏悔师细腻的腐蚀人的工作比他谨慎的办法，比他那种最终会使最坚固的堡垒举手投降的日复一日的包围策略还要高明。我布下了包围圈，可谁知道他竟从地道钻了进去？”这个贝图斯塔的花花公子想起自己在堂维克托的摆布下受得那许多罪，就难过得直出汗。据他计算，在短短几个月的密切交往中，堂维克托竟给他朗诵了卡尔德隆、洛佩、蒂尔索、罗哈、莫雷托和阿拉尔孔① 的全部剧作。他这是为什么

① 均为十七世纪西班牙剧作家。

呢？“就是让魔鬼使那位太太卧床不起，叫她怕死，把她从一个和蔼可亲、多情温顺的女人变成一个难以接近、胆小和虔诚的女人，而且是真正的虔诚。那么是谁把她变成这样的呢？是讲经师，这有何疑问？当他着手准备向那个他必须紧追不舍的女人表露衷曲，准备对她进行‘人身攻击’的时候，当即将来临的春天会向他提供有效帮助的时候，他得到的回答却是：‘太太在发烧’；‘太太不会客’。”就这样他一连半个月都没有见到她。只允许他进小客厅，询问她的病情，而不让他进她的卧室。他过去天天都来看她，可现在好象他从未来过似的，竟不让他见她。哎，真叫人恼火！他看见讲经师进进出出，畅行无阻，还单独和她呆在一起。“这不是机会均等的竞争。”在安娜处在时间不长的第一次恢复时期，也让他进入两三回卧室，可总不能和安娜单独说说话。然而，更伤心的事还在后头。她第二次犯病，情况十分危险，身体变得愈来愈糟。安娜在小会客厅见了他。怎么！她竟突然变得如此瘦弱，脸苍白得就象个死人。“美是美极了……但没有实际价值了，他才犯不着去争这种瘦骨嶙峋的病女人。她快见上帝了，这不是明摆着的吗？几乎水米不进！连抬胳膊都费劲。”堂阿尔瓦罗心里烦得直冒火，一边算计着那个女人的性器官需要多长时间才能获得足够的力量恢复性欲的冲动，因为这才是梅西亚先生强烈的信仰和期望。需要很长的时间。在这期间，他不能做什么有用的事情。“而讲经师却在那里大占便宜，向那个虚弱的脑子里灌输天国的幻想……他觉得，安娜已经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她从不瞧他；他对她问寒问暖，可她只是敷衍两句，话说得很客气，但毫无热情，好象是从什么模子里倒出来的。有时，他怀疑这些话是不是讲经师口授给她的。”一个下午，庭长夫人当着丈夫、堂阿尔瓦罗和德帕斯的面吃饭。她每咽

一口都要流泪。讲经师认为吃饭不能勉强，梅西亚则大力主张强制性进食。

“我认为，对不起，教士先生，我认为首先要有知觉，其次，是为了避免贫血……”

“噢，我的朋友！”讲经师十分和气地笑着回答说，“您比我更清楚，吃饭也未必就不会出现贫血，况且，吃下去也并不等于吸收了。”

“对不起，教士先生，我倒想劝她吃些生肉，多吃些英式肉菜……”

“啊！血在她身上快快流吧；为了看到血在他想象的那干瘪的血管里流动，他真想为她献出一只胳膊的血。”堂阿尔瓦罗这样想，甚至有一天还提到了输血，“在这方面，科学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

索摩萨常常对此点头称是：“很大进步，很大进步！啊，科学是有很大进步！……输血，当然罗！”他有些害怕堂阿尔瓦罗的医学知识。那家伙去过巴黎，他戴着软帽，言必称克劳德伯纳① 和帕斯特②，对现代医学想必比他懂得多……因为他索摩萨根本不读书，众所周知，他没有时间。

然而，庭长夫人却渐有起色，慢慢恢复了元气，肌肉开始变得有力，身体也丰满起来……但还是那么冷漠、寡言。陪着堂阿尔瓦罗的总是堂维克托自己，他们还是一边喝啤酒，一边促膝谈心……但是，安娜却从不露面。要是堂阿尔瓦罗贸然问起她，堂维克托就假装没听见，或者转移话题。如果堂阿尔瓦罗一个劲

---

① 十九世纪法国生理学家。

② 十九世纪法国化学家。

地追问，金塔纳尔就耸耸肩，叹口气说：

“不管她……她大概在做祷告！”

“做祷告！可祷告做多了会害她的。”

“不会的，如果她不做祷告……就是说……默祷……谁知道！那是她的事儿，还是随她去吧。”

他又叹了口气。是的，应该随她去。但是，堂阿尔瓦罗却偷偷捋了捋他那漂亮的黄发。那叫什么呢！叫动物、畜生、野兽，好象这都不是一回事似的。他心里说：“我已经象个士官生了！什么也不怕了。那晚在黑暗中，或那天下午在走廊里碰见她，我就该对她发动‘人身攻击’……”

然而，他并没有那样做……而如今，他已经毫无办法。有一天，他向她伸出手，她竟然把自己的手缩了回去，以女人特有的机智，找了个借口……没有和他握手……从此，他再也没有碰到她柔软的手指，甚至几乎连她人都见不到……

“哎，他堂阿尔瓦罗·梅西亚竟然碰到了这种事！这简直是笑话！维西塔会怎么说呢？奥夫杜利亚又会怎么说呢？还有隆萨尔，还有所有的人！他们都会说什么呢？”

“他们会说他成了一个神父的手下败将。那就要进行决斗！是的，不过，这是另一回事。”堂阿尔瓦罗一想到讲经师穿着礼服，赶来参加他提出的决斗的设想，……就直打寒噤。他记得自己和神父当着安娜的面比力气时曾输给了他。他不假思索就以为教士因忍让而不会回敬他几记耳光的想法，使他在讲经师面前显得很有勇气，然而，他一想到堂费尔明的拳头，这勇气便立刻又化为乌有。“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去帮佛哈、格洛塞斯特尔以及那个教会暴君的所有仇人来消灭他。”

堤岸渐渐成了神父和法官们的自由天地，因为世俗的喧闹

已移到林荫道繁茂的树荫下。下午，堂阿尔瓦罗在那儿散步，时常碰到教区法官。他们彬彬有礼地互致问候，但这个俗民觉得自己低三下四，面有愧色，觉得在场的人都在瞧他俩，把他们进行比较，认为那个赢家，那个神父更魁伟、更能干、更潇洒。堂费尔明一向是这个样子：他谦恭中含着傲慢，礼貌多于基督的仁慈，总是面带微笑；身体匀称，走起路来体态和谐，特别是那件宽大的法袍摆动的沙沙声尤其富有节奏感；他十分沉着，藐视公众舆论。教士会的那三个最漂亮的小伙子常常在堤岸聚会。一个是长得高大粗壮的唱诗班领班，一个是部长的那位长得更秀气、身体更修长的亲戚，还有一个就是堂费尔明。堂费尔明举止最潇洒，但个头和他显赫的地位相比，略微矮了点。这三个人都穿着宽大的闪光发亮的毫无瑕疵的黑呢子法袍，就象教堂里挂着丧帐的坚固柱子。虽然他们身穿黑衣，神情庄重，但阿尔瓦罗却在他们身上看到一种诱惑贝图斯塔女人的魅力。那是教会的魅力、风度的魅力、才智的魅力、健康的魅力、力量和肉体的魅力，是一种可以随时变大的魅力……堂阿尔瓦罗把他们想象成了三个美丽的修女，三个不仅漂亮而且具有才能和风度的少女。想象她们在堤岸散步……认定男人们的眼睛一定会围着她们打转。如果她们是男的，那么女人就会盯着他们不放。而俱乐部主任也确实认为自己在那些仍在堤岸散步的太太对教士会那三个美男子，那三座大卫雕像那样的人的问候中，看出了她们心中的情欲和无意中表现出的经过伪装的极端的淫荡。

堂阿尔瓦罗对忏悔室的迷信日甚一日，越来越相信神父在那些向其忏悔罪过的女人身上的影响。他看着女士们来来往往，一些人穿得讲究、豪华，另一些身着丧服，或一般教服，但都想照自己的方式竭力打扮得讨人喜欢，便想象着那些女人之间、

教士服和衣裙之间、神父和女人之间的秘密关系。

总之，堂阿尔瓦罗又嫉妒又生气。他那偷鸡摸狗的唯物主义已变得空前激进。“除了力量和肉体，不存在别的任何东西。”他这样想。

要不是因为进步党派总也不能执政，或者上台时间短暂，他早就宣布自己是反宗教的政客了。

他竟然向俱乐部领导委员会提出，再也不在阳台上张灯结彩，搞任何宗教性质的庆祝活动了。隆萨尔表示反对，但俱乐部主任强行表决，通过了那项提议。到底还是堂彭佩约·吉马兰胜利了。

堂阿尔瓦罗希望那个无神论者重返俱乐部，他需要那些决心使讲经师名誉扫地的人的支持。以佛哈和华金尼托·奥尔加斯为首的那些喜欢背后议论的人建议堂阿尔瓦罗委托一个使团寻找堂彭佩约，让他回到“他永远也不该脱离的俱乐部”；为他的“回归”还要举行一次丰盛的晚餐。小侯爵帕科因为是地道的贵族，认为自己有义务至少在表面上信仰宗教，所以，开始他反对佛哈和奥尔加斯的计划。但后来考虑到他崇拜的偶像梅西亚希望在俱乐部有那个人帮他一起败坏教区法官的声誉，同时也考虑到晚上可以痛痛快快地消遣一番，就觉得自己应该帮教区法官的仇人们的忙，并且参加了那个去找堂彭佩约的使团。

去找堂彭佩约的有前市长佛哈先生、帕科·维加亚纳和华金·奥尔加斯。

吉马兰先生在堆满报纸和廉价石膏像的书房里接待了他们。那些石膏像不管象不象，反正塑造的是伏尔泰、卢梭、但丁、富兰克林和托夸多·塔索① 的形象，这些塑像按顺序摆在塞满

① 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著名诗人。

旧书的书架上。

堂彭佩约穿一件很象跳棋棋盘的蓝白相间的格子长袍。他怀着难以掩饰的惊讶，以其特有的亲切表示欢迎来访的这几位俱乐部使者。

“几位先生有何贵干？莫不是来奚落他？他可不想受这份气。”尽管他这样想，但一看维加亚纳侯爵的儿子就心花怒放，虽然他不愿承认这一点。

当他从佛哈的嘴里知道了他们的来意，为掩饰内心的激动，他不得不站起来，竟觉得坎肩后面的扣袢都绷开了。

“先生们，”最后他才声音颤抖地说：“要不是那庄严的誓言使我主动隐退多年，确切地说，要不是宗教狂热和非正义的行径迫使我这样，我是会极为高兴地回到我和六七个朋友一起创立的那个团体的怀抱里的。为什么不会呢？要知道，先生们，在那儿，我度过了我最美好的时刻；在那儿，我和城里最有知识的人进行过交谈；在那儿，宽容他人是最寻常的事，尊重他人的思想已深入人心，因为那里的人士真诚信奉它，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些美德来自我们的祖先，成了民族的义务。在这些人士中有这个颇有教养的小伙子的爸爸、我的挚友和同学维加亚纳侯爵大人。他们尊重我的意见就象我尊重他们的意见一样。各位的盛情我永远也难以报答，但是，主要目的已经达到，那就是自由思想的原则又重新在俱乐部大放光彩……我的愿望已经实现。先生们，至于我这方面，现在我应该声明一下，我不能违背誓言……重返俱乐部，尽管我很愿意。”

佛哈他们从彭佩约的脸上看出他们必将获胜，便坚持要他回去。佛哈摆出了一条很有说服力的理由：

“堂彭佩约先生，既然您说，您乐意和我们在一起，愿意回到

俱乐部……”

“非常愿意！还是那句话……我愿意回去……”

“除非收回誓言……”

“对，就是永不登俱乐部的门的庄严誓言……”

“可它有多庄严？有多响亮？请您原谅我这样讲。谁要发誓，得有上帝作证，可您不信上帝……所以您不能发誓。”

“完全正确！”华金尼托·奥尔加斯说。他站起身，来了一个弗拉门戈式的脚尖旋转。

华金认为在一个职业无神论者家里，换句话说，在一个疯子家里，礼貌是多余的。

堂彭佩约一面思考佛哈提出的理由，一面瞧着奥尔加斯，对他的无耻行径颇为吃惊。

他不知如何回答是好。

末了，他说：“事实上……发誓……我不能发誓……可是……比方说……除此之外，我还可以以我的名誉作证……”

“可是，朋友，您发誓的时候并没有以您的名誉作证啊；您发誓再不登俱乐部的门……全贝图斯塔都记得您说的这句话。”

一听说全贝图斯塔都记得他说的那句话，堂彭佩约就觉得脑袋发晕。

虽然他口气越来越软，但仍不答应回俱乐部。

佛哈冲小侯爵使了个眼色，小侯爵便向堂彭佩约发起了攻势。吉马兰招架不住，只好屈从。

连首屈一指的贵族维加亚纳侯爵的儿子都来央求他回俱乐部啦！噢，再坚持己见，就太过分了。他不能再坚守他那决心的堡垒了。

“不管怎样，”他说：“我求助的法律业已恢复，单凭这件事，我就可以堂堂正正地回到那个地方……”

“您当然可以回去。什么也别说了，请您穿上礼服去参加晚宴。”

“晚宴？”

“是的，先生，获胜一方，也就是要求您重返俱乐部的一方为您举行一个欢迎宴会。就是咱们十几个朋友在一起吃顿晚饭……”

堂彭佩约不知道该不该接受邀请……可那几位不容他谦让，他便手忙脚乱地穿上礼服，戴上礼帽，只觉得眼花缭乱，以为自己站在装满玫瑰色水的澡盆里。

小侯爵在场是这次皆大欢喜的主要因素。“噢，贵族身分到底比一句誓言力量大，它是历史的要素，是实实在在的权势……没有上帝可以，但没有贵族那可不行……这不容置疑！”

一小时后，大家便在俱乐部餐厅里入席就座，餐厅设在三楼走廊，离赌场不远。堂彭佩约坐在首席，他对面是堂阿尔瓦罗·梅西亚，其他人则不分地位高低，随便就座。参加晚宴的有：帕科·维加亚纳、奥尔加斯父子、堂弗鲁托斯·雷东多——只要是晚宴，不管是政治集团还是宗教集团举行的，每次都少不了他，贝多亚上尉，被当作共和派曾遭流放的、以火爆脾气和好剑法而闻名的上校富尔戈西奥和常在马德里的报纸上发表文章、经常回家乡贝图斯塔显示自己的胡安尼托·雷塞科，此外，还有一个银行家和几个梅西亚“口袋”里的小伙子，俱乐部晚上的常客。

堂彭佩约很少在饭店吃饭，又和地方上的权势们交情极浅，所以从未见过这样好的晚餐。因此，那土里土气的晚餐本来极

其一般，他却觉得不输于巴尔塔撒① 的盛宴。仿缎桌布光滑多于精致；盘子又厚又重，白而无光，上有金色条纹；餐巾叠成帐篷形放在大高脚杯里；酒瓶按等级排列成行；一个个瓷盘里引人注目地盛着红辣椒、湿润的油橄榄、漂亮的嫩黄瓜和其他凉菜；如保守机密似的保留着酒香的一瓶瓶波尔多红酒，象贵族似的庄重地站立在那里；酒中、空酒杯里和闪光发亮的镀银餐具上映出灯光的折射；餐桌中央，放着一个布做的点心花盘，旁边摆着两个筒形花瓶，上面绘有中国画，瓶口上插着粗糙的假花，不知道是哪种植物，但却使堂彭佩约想起了马术团某位小姐那如麻屑似的金发；一盒盒雪茄，有香木盒，也有黄铜盒；那些过分雕琢的不好使用的佐料瓶架上装满了油呀，醋呀，以及其他各种调料，简直比东方国家的一只小船还装得多……这一切使善良的无神论者看得眼花缭乱。他笑眯眯地欣赏着这无懈可击的干净而体面的宴席，瞧着它那明朗、快活、鲜艳、活泼、充满希望的景象，不禁感到心醉。

大家不声不响地开始进餐。所有的人都想讲点趣闻。华金笑话这里的进餐方式，他说福尔诺斯……塔乌利纳和普埃尔托那些地方晚餐的风格全是弗拉门戈式的。

除了堂彭佩约，所有的人都吃得很多，因为吉马兰激动得卡住了喉咙。从上第二道菜开始，他就忐忑不安，心想："祝酒这一关是躲不过去了，我必须准备即席演说。"他已经不吃对他有益的菜肴，大家的谈话声在他耳朵里已变成了雨点。他面带笑容，左右敷衍，心里却一直在琢磨祝酒词。他耳朵涨得通红，有时感到恶心，两腿发颤。简而言之，他是在折磨自己。他希望宴

---

① 巴比伦的摄政王。

会这样进行：首先由堂阿尔瓦罗讲话，赞扬他堂彭佩约在维护思想自由的神圣主张时所表现出来的毅力，并以俱乐部委员会的名义保证该会永远不再信仰宗教，就象国家不信仰宗教一样。然后再由佛哈、小侯爵和其他人发言，进一步发挥这种思想……最后，就由他吉马兰站起来做总结性发言。他一边机械地吃着喝着，一边准备他的演说，然而，竟连他所希望的那个独特而不做作，谦虚而不虚伪的开场白都没能想出。“这些年轻人呀……应该昨天就通知我……那样我就有准备的时间了。”

宴会进行的情形和这位无神论者期望的恰恰相反，一上香槟，餐桌上的话题便转了向，走上了一条他认为是和这隆重场合应有的严肃气氛毫不相干的道路。原来大家谈起了女人。几乎所有的人都怀念那个充满幻想的时期，不是因为那些幻想，而是因为那看不见的力量，据他们说，那是想入非非的根源。小伙子们表白说，在那个倒霉的时期，他们只是在脑子里想想爱情，完全是想想而已。只有高贵而直率的帕科承认那是最美好的时期，虽然那时他过得和一般人一样。梅西亚“口袋”里的一位风流老头、五十岁的银行家帕尔玛先生抱怨青春不常在，他含着老泪站起来，手里端着一个空杯，阐述着他的哲学思想，就象贝多亚上尉说的那样，是一种令人心碎的悲观主义的哲学思想。

谈话时有中断，内容更加广泛，吉马兰只好屈尊聆听。人们已开始谈论阴间和道德生活，大部分人认为道德是相对的。佛哈脸色突变，声音颤抖地说——他也站了起来——任何种类的道德都是不存在的，还说，人是习俗的动物，每个人都在营私自肥。

“Homo homini lupus。”① 贝多亚上尉提醒道。

---

① 拉丁语：人比禽兽还坏。

富尔戈西奥上校尊敬地看了看他，并没听懂就对那句话表示了赞同。

“这就是生存斗争。”华金尼托·奥尔加斯一本正经地说。

“只有物质，别无它物。”佛哈接着说道，他只在酒醉时才谈自己的哲学见解。

“力量和物质。”老奥尔加斯说，他已经听到儿子刚才说的那句话。

“物质……和比塞塔。”胡安尼托·雷塞科尖着嗓门修正了他的话，声音里还带着一种老奥尔加斯不可能理解的嘲讽。

“说得对！”演说家帕尔玛叫道。接着，又继续为人类固有的所有美德干杯，而他感到自己那可怜的、患有无可救药的贫血症的身体恰恰缺乏这些美德。

话题又重新回到爱情和女人上来。他们一边喝着咖啡和最善于套出人的心里话的烧酒，一边讲自己的隐秘。于是，许多女人的名字和光彩的事情便接踵而至，出现在香烟灰、面包屑、菜汤和酒迹之间。“那儿什么都可以说。他们都是光棍，全是一路货色。”梅西亚很少说话，在这类事情上，他习惯少开口，他怕说话多，会把什么人都当着朋友，而秘密一出口就将覆水难收。正当其他人谈论着一般的毫无光彩的情场奇遇时，他却胳膊肘支在桌子上，手托下巴，只管想自己的心事。他怀着柔情和惬意的平静吻着手里的一支上等雪茄，吸着烟，兴奋而湿润的眼睛含着灯光和烧酒的映象凝视着天花板。席间的其他头面人物俗不可耐，个个醉得丑态百出，毫无尊严可言。而梅西亚却显得十分英俊，人们从来没见过这个美男子的体态象眼下这样匀称与和谐。他嗓子眼里冒出的嗝气并没有在那张五官端正的面孔上留下粗鲁的色彩，而是给它罩上了一种介乎于忧郁和淫荡的神情。这

个堕落的人在那儿象个神父，而非牺牲品。他能控制自己：饮酒有节，保持庄重的举止，守口如瓶。

在那群低贱的人当中，堂阿尔瓦罗独自清醒地、激动地幻想着。那时，他以为自己真正变成了痴情的人，真正感到了爱。尽管他是个肉欲主义者，但真见鬼，他竟认为性感也有自己的罗曼蒂克，即使月亮是一块废铁片或某个日神之马的马掌，明亮的月亮还是明亮的月亮。

他回忆起那些虽然不全是但许多是晴朗和富有诗意的爱情之夜，真想讲一讲自己那些英雄事迹。这种欲望他以前并没有，直到庭长夫人顽强的抵抗打掉了他的傲气，他才产生了这种心理。

有两三次，他也加入到那欢闹的交谈中，讲了自己在情场上的丰富经历。大家都掉过头，鸦雀无声地倾听。为了满足心中极想重现自己经历的欲望，他竟无可挽回地讲了自己那些风月之事。这位行家不再用胳膊肘支着桌子，而是交叉着手，趴在上面，手指夹着烟蒂足有一拃长的雪茄，略微歪着脑袋，显出一种神秘的醉态，眼睛望着枝形吊灯。他就是以这样的姿势开始用温和、缓慢和不太热烈的语言讲起了自己的那些秘密。他的朋友们好似置身教堂，都静悄悄地听着。坐得稍远一点儿的都欠起身子，扶着桌子或前边人的肩膀。这景象使人不免想起了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

贝图斯塔的唐璜从听众的眼神和半开半合的嘴巴上看出大家对他的讲述颇感兴趣，听得如此认真，心中十分欢喜，便尽可能把心里话和盘托出。华金·奥尔加斯和小侯爵都怀着狂热追随者的专注神情聆听着这位情场大师的肺腑之言，那可都是学问哪！

有一些冒险富有浪漫主义色彩，也很危险，要凭胆子和运气；大多数冒险证明了女人的脆弱。另几回说明，必须打消顾虑。还有许多回冒险表明，成功来自坚持，来自诡计和闪电般的袭击。

时不时地爆发一阵轰笑，打破了寂静，这往往是因为一个喜剧性的冒险使大家从有碍健康和腐蚀人的麻木状态中苏醒过来，变得兴奋的缘故。在普遍的羡慕中隐藏着怀有淫欲的妒忌：心灵的绦虫。一双双眼睛闪耀着渴望的目光。

勾引术在那块业已发皱和肮脏的桌布上扩散着。那块桌布就是肉欲者的尸首特有的活动场所。

梅西亚让人们了解他的秘密，不仅为了使听众们开心，更多地还是为了听听他自己的心声，知道他依旧是原来的梅西亚。

“爱的手段几乎全是圈套，要把它想成另一回事，那就是幻想。某次，有一个女人纯粹是由于过度的放荡才投入梅西亚的怀抱，不过这种情况非常罕见。此外，如果女人有时不这样放荡，那成功的机会就会减少；为纯洁的爱情委身于人的寥寥无几。机遇胜过引诱；引诱应变成机遇。”

堂阿尔瓦罗讲述了他如何把“老厂”一个师傅的女儿搞到手的经过。那个师傅为人非常正直，他就象个百眼巨人①，时刻维护着家庭的名声。安赫利纳有父亲、母亲、祖母和弟妹；她纯洁得象一只白鼬……梅西亚从迷惑她家里的人入手。他因地制宜，根据不同的家庭来变换自己的手法。在安赫利纳家，他和她的弟妹们捉迷藏，叠纸鸟；同她的祖母玩多米诺骨牌；充当她母亲的绕线机；还耐着性子，假装认真聆听她父亲有关社会主义和

---

① 希腊神话中的人物。

人道主义的说教。总之，他处处讨那家人的欢喜，成了他们聚谈会上不可缺少的客人、知心朋友、参谋和最好的装饰品。在那个家里，到处都可以看到他那英俊的仪表。他待人温和、亲切，对孩子象慈父，关心她家的事情如同关心自己一样，甚至还使他们主仆之间变得和和气气。他就这样逐渐赢得了那家人的心，开始了他和安赫利纳——或别的什么女人，因为他已有过多次这样的奇遇——秘密的恋爱关系。有时，在一张蒙着大桌布，底下放着火盆的桌子旁，有时，在傍晚的阳台上，总之，只要有机会，他就走过去，紧紧搂抱他的牺牲品，使她对他这个可爱的美男子产生情欲。然后，就用父亲般的似乎也很天真的口吻，象开玩笑似的向她表示爱情。于是，某日或某晚，在圣诞节前的晚餐之后，在旷野的一次野餐上，当家里其他的人都在无忧无虑地愉快地欢笑时，安赫利纳就来了一次情欲大发作；机会促使她孤注一掷，结果使这个家蒙受了耻辱，而那个亲密无间的朋友、大家的宠儿却从此一去永不复返了。

那些倾听堂阿尔瓦罗讲搞女人勾当的人仿佛目睹了那一个个亲亲热热地恬静而甜蜜地倾诉衷肠的场景。好象在堂阿尔瓦罗的回忆中，在勾引者的脸上、表情、微笑和声音中，看到了他那温文尔雅的善心、老实人真诚的样子、亲切的坦率和操持家务的才能以及一切使梅西亚在征服女人的战斗中每战必胜的各种技艺和优点。

“朋友们，有时也需要诉诸武力。放弃那种只有通过拳头和拼命抵挡抓搔踢打才能成功的征服，是假斯文，是一种精神恋爱，是得不到实惠的。唐璜，恐怕各个世纪的唐璜，都要尽一切可能立于不败之地。只要需要，唐璜既可以显得很浪漫，有骑士风度和荣誉感，也可以变得低下、粗暴、无耻和卑鄙。”

堂阿尔瓦罗永远忘不了那次持续了三个晚上的搏斗，因为在那次搏斗中，被征服者比征服者还要光彩。战场是一个粮仓，那是一间木板房子，底座是四个石礅，就象沼泽地用树干支撑的房子和原始村落的家舍。粮仓里睡着村妇拉莫纳。在一动上面的草垫子就会吱嘎作响的红兰木床旁边，松松垮垮地堆放着高至屋顶的玉米。

格斗就在那里展开。堂阿尔瓦罗仿佛此刻仍在进行那场格斗似的，绘声绘色地描述了夜的昏暗，翻墙入室的困难，狗的叫声，撬开窗闩时走廊窗子发出的嘎吱声，然后是那摇摇欲坠的床的呻吟声，玉米叶垫子的窸窣声，姑娘无声而有力、粗野的反抗：她用拳打、用脚踢、用牙咬来保护自己。堂阿尔瓦罗说，这一切反倒使他兽性大发，产生了一种从来未有过的、强烈的、无可抗拒的淫欲。

“有一阵子我好象恺撒① 在蒙达进行拼死的格斗。先生们，那个拉莫纳，皮肤黝黑，身子结实又光滑。她那两只我盼望在爱的激动中搂抱我的胳膊，使劲按住了我那双已失去作用的手，向我显示它的力量。我的情欲强烈，因为我感到一种比辣椒还有刺激性的诱惑：我看出拉莫纳在格斗中，高兴得象个疯子。她相信自己是不会被武力征服而去委身于‘那个少爷’的，尤其不怕这种鼠窃狗偷和格斗式的无耻手段。她默默地进行反抗；欢乐地咬着，碰撞着，在折磨我那触摸着猎物的已被她左右的感官时，享受到了野蛮的快活。床塌了，我们滚到了地上，又滚到玉米堆上。那时，月亮出来了，月亮射进被我撬开的窗户，我看见那个粗壮的村妇站在那里，一条腿埋在金黄色的玉米里，另一条

---

① 古罗马统帅，他在西班牙蒙达一战中，歼灭了逃往那里的庞培军。

腿的膝盖压在我的胸口上。她手里拿着一个包着铁皮的木棍威胁我，叫我赶紧滚开，否则就要我的命。我跳窗而逃，拚命跑到了外面的小巷。那时，我已筋疲力尽，但还得和狗进行一番搏斗（停了片刻）。第二天晚上，我又去了，那条狗叫得不那么厉害了。窗子也没关，窗闩已经坏了。拉莫纳没有睡，在等着我。她刚一发觉我，就狠狠给了我一记耳光。没关系。我们又重新开战，还是昨晚那种情形，我们滚来滚去，埋在了玉米堆里，我嘴里还灌了许多玉米豆。总之，还是没能制服她。我离开了那里，暂告休战，发誓下一回一定要征服她。第三天晚上，我又去了粮仓。我错误地估计了自己，为了得到她我又和她进行了一番搏斗，多亏了那堆有意思又讨人嫌的玉米豆管了闲事，我才在百般难受中如愿以偿。拉莫纳已精疲力竭，她在呻吟。我们消失在玉米豆中，忘却了一切，如果凡事都会乐极生悲，那阿尔瓦罗和拉莫纳早就叫那堆最不安静的、最普通的粮食憋死了。”

掌声和笑声淹没了讲话人的声音。堂阿尔瓦罗兴高采烈，竟打算用与此相反的罗曼蒂克的奇遇来使他的听众眼花缭乱，他在这些奇遇中的形象就象圆桌骑士① 中的一位。

那位轻浮的俱乐部主任讲的淫秽故事，堂彭佩约·吉马兰虽然不喜欢，但却听得津津有味。是帕科·维加亚纳使他对未经正义许可的事发生了兴趣，但这位无神论者却并没有发觉。他没有醉，却觉得不适。而且，还在听那些下流故事时违心地感到了某种快感，要是在别的场合，他早就发火了。

梅西亚终于讲累了，他后悔说得太多，便结束了上述那段自由，转过身来请堂彭佩约讲话。

---

① 传说亚瑟王为表示他与骑士平等而在一圆桌上吃饭，议事。

“堂彭佩约，”他说着摇摇晃晃地站起身，这说明不是酒就是那些回忆使他陶醉了。“堂彭佩约，既然这是吐露真情的时候，那您就得给我们讲讲您心灵深处的东西。”

“先生们，”无神论者打断了他的话，说：“为了让人们了解我，我把心灵深处的东西都放在了面上。”

“妙极了！妙极了！”众人齐声叫好。

几只酒杯翻倒，摔破。

“我建议，”爬在椅子上的胡安尼托·雷塞科高声说：“鉴于这种性格，允许他用‘你’来称呼我们，我们也这样称呼他。”

“行！同意！”

“好，”胡安尼托接着说：“噢，你，彭佩约，好卖弄自己的彭佩约，我要气一气你。你以为在贝图斯塔就你是无神论者……”

“亲爱的先生！……”

“我也是，anch’io……somo pittore①，不过你是一个进步的无神论者，一个狂热的无神论者，一个倒着看问题的神学家，你望着天过日子，但却是低着脑袋从腿下看。尽管正着看和反着看显然不一样，但那些认为并非人人有两只脚的徒有其名的哲学家却说，一切都很协调，或者说，自相矛盾的事都可以迎刃而解。

“亲爱的先生，我不懂这句哲学术语。在您出世前，我就当够了无神论者。如果你成心这样说，那就是羞辱我这个始终如一的白发老人……”

“我刚才说你是个倒着看问题的神学家。你知道，不管因为什么原因，在文明世界已没人谈论上帝。有没有上帝的问题还没

---

① 拉丁文：我也是一个画家。

有解决……这个问题已经不存在了。这你是不会理解的，但你听着，这和你有关系：您狂热地否定上帝的存在，却要死在你永远不该抛弃的教区。Amen dico vobis①。”

说完，胡安尼托就跌倒在桌下。

大家对他的话都表示愤慨，只有梅西亚例外，他把手伸向他，嚷道：

“原谅他……他喝多了！”

“这个胡安尼托，”上校对美洲佬弗鲁托斯说：“我看他是个书呆子。”

“是个比绞刑架上的堂罗德里戈还傲慢的穷鬼。”

人们又重新谈起宗教。堂弗鲁托斯表明了他的信仰。他语无伦次，把葡萄酒洒得到处都是，只管用眼睛哀求大伙儿让他把话说完。

堂弗鲁托斯坚持认为他的灵魂是不朽的，认为除了美洲还有一个世界，那是从未干过拦路抢劫勾当的人们的灵魂才能去的美好世界。此外，上帝是慈悲的，它总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佯作不见。自然，堂弗鲁托斯是要带着对过去痛苦生活的回忆去那个美好世界的，否则，那还有什么意思！”

“堂弗鲁托斯干吗要提地球上的这些蠢事呢？”佛哈对小奥尔加斯耳语道。

“先生们，”华金高声说：“如果阴间没有民歌，或掺了假的民歌，我就拒绝去那儿。”

他纵身蹦上桌子，抓住柱子，跳起了地道的弗拉门戈舞。还有人给他喝彩。这位小医生带着楚佬② 的忧郁，沙哑着嗓子

---

① 拉丁语：我对你说：阿门。

② 人们对马德里下层居民的蔑称，因为他们言谈粗俗，衣着随便。

唱道：

妈妈，这个东东东西，
真稀奇，
看弗拉斯奎奎奎洛
那腿腿腿肚皮……

堂彭佩约不禁打了个寒颤，他思忖着，瞧着奥尔加斯父子俩，小奥尔加斯正站在桌子上。

“他们这些蠢行都把我搞糊涂了，……我是说……他们那些骂人的话……”他对在一旁沉默不语，想着没有女人一切就索然无味的小侯爵说。

华金高声喊道：

“为了堂彭佩约的健康再唱一个。”

于是，他哼起了一支粗野的影射一个神圣形象的小曲。

“别唱了！我的先生！”善良的吉马兰一听到倒数第二句歌词，就愤怒地吼道：“我的健康不需要这类下流的玩意儿；你们这种无耻的咒骂是在帮助教士；您要明白，又放肆又没经验的年轻人，世上有过许多宗教，今天信这个教，明天又信那个教，但是，无论现在还是古代，文明的人永远不能丢掉的是教养和我们大家应有的相互尊重。”

“好！好极了！”大家都这样说，连华金也不例外。

“我讨厌人家总说我是反对崇拜圣像的人。不错，我是反对崇拜偶像，但我是反对无缘无故地崇拜，我倡导道德，反对束缚人类智慧和心灵的黑暗。”

“妙极了，妙极了！”

“如果有人以为我会和丑事称兄道弟，与无耻同流合污，赞

成纵欲，那我就要愤怒地表示抗议，因为我来这里完全是为了另一件事。我认为现在该谈谈正经事了。”

“非常正确！”佛哈插嘴说：“吉马兰先生出口成章，好象在念书，虽然他没有读那本书，但这无关紧要，正如他自己说的那样，他讲出了心里话。先生们，我们今天在这里聚会是为了庆祝吉马兰先生重返俱乐部，让我们把这叫着重返家园吧。可是，啊，代表先生们，吉马兰先生为什么回到俱乐部呢？正如‘炮筒子’所言，很遗憾，他今天没来（掌声、笑声），他说，Tatiste question①。他之所以回到俱乐部是因为我们已经摆脱了令人憎恶 的宗教狂热的束缚，他回来是要重建一个团体，也许诸位还不知道，我们此刻举行的这个庆祝会就是它的开幕式。这个团体，当然它不叫温和团体，它要打击那些标榜恪守宗教礼仪，而实际上根本没有宗教观念的人，撕下伪君子的假面具，从贝图斯塔的社会机构中把那些吸它血的假虔诚分子驱逐出去。（雷鸣般的掌声。但帕科却毫无表示，他仍在想：缺少姑娘。）先生们……向篡权和霸道的教士、宗教法庭的法官开战！向那帮用圣物作交易，利用地道把其章鱼般的触角伸向‘红十字商店’金库的教士开战……”

“关键就在那儿！”

“向那个把体面的商人，那个一家之主折磨成肺痨的教士开战！向那个拆散别人家庭，把上帝的处女塞入禅房——说的不好听，那简直是肮脏的下水道——献给死神，却认为是献给耶稣的教士开战！（狂热的掌声）让我们发誓，我们都要到处宣传那些丑事，使之臭不可闻，还要叫他们知道，我们要让人民公敌

---

① 即英语That's question，意为：那是个问题。“炮筒子”把这句话西班牙语化了。

的垮台变为事实。先生们，我比谁都尊重教区的神父，我尊重那些正直、贫穷、谦卑的神父……但是，对那些高高在上的神父……我要喊打倒他……首先要……打倒那位教区法官先生……”

“打倒！打倒！”有几个人附和道，其中就有华金。上校倒是很平和。但他也希望讲经师垮台，此外，还有两三个醉汉。

晚宴结束，天已破晓。他们又谈了许久，谈到了教区法官的那些轶事，内容和人们七嘴八舌传说的一样。大家——甚至连那些谨小慎微的人也不例外——一致同意，郑重其事地创建一个象佛哈提议的那种团体；商定每月举行一次碰头夜餐；进行反对讲经师的广泛宣传。出门的时候，他们仨一群，俩一伙地小声议论说：

“这全是梅西亚安排的，堂费尔明是他的对头，他要斗垮他，要把他置于死地。”

“可谁敢冒这种风险呢？”

“他？”

“还是他？”

“讲经师。”

“阿尔瓦罗。”

“也许他俩都有这胆量。”

“也许都没有。”

“总而言之，”佛哈说：“我采取中立态度……”

“但我要助我先生一臂之力。”上校说。

梅西亚、帕科·维加亚纳和华金·奥尔加斯把堂彭佩约送回了家。那是六月的一个晴朗、温和和玫瑰色的早晨。阳光四射，东方的云彩显得十分鲜艳。这些通宵未眠的人们的脚步声

在恩西马达区的马路上回响，好象他们脚下踏的是一面响鼓。虽然天气不冷，但大家都竖起了礼服或上衣的领子。堂彭佩约默默地走着。他用钥匙打开家门，蹑手蹑脚地走了进去，在床上躺下，为了不看从关着的阳台缝隙透进的指责的阳光，慢慢地闭上了眼睛。白天睡大觉，这对吉马兰来说是一次令其头晕的变革，他竟疑心世上的规律是否还是老样子。他一闭上眼，就觉得一向不动的床竟上下乱晃起来。没多久，他就以为自己置身于大海，关在一个客舱里，遇上了风暴，头晕目眩。

他睡到十二点才起床。他不想对老婆和女儿们谈那次晚宴。然而，尽管他发誓再也不去参加那样的晚餐，但没过几个小时他又故态复萌，竟在俱乐部——他在那儿受到了亲切和热烈的接待——庄严地表示要参加那每月一次的欢聚，以便了解那个在杯碟之中成立的尚未具名的团体的工作情况。

堂娜保拉从“塌鼻子”那里知道了他们在首次晚餐上的全部谈话内容和他们的打算，这些都是俱乐部餐厅的一个侍者告诉给“塌鼻子”的。当讲经师听到母亲说他们曾叫喊“打倒教区法官”时，便耸了耸肩，起身离家而去。

“这孩子真傻……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好象他不是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唉，那个该死的庭长夫人！那个骚娘儿们把我儿子迷住了！”

第二个月，那个尚未具名的团体便召开了第二次会议。大家喝了酒，那些常常喝醉的人又喝得酩酊大醉。会上，还谈了宣传工作。佛哈说他和副主教、堂库斯托迪奥以及教区法官在教士会中的其他仇人私下进行了接触，了解到了许多新的丑闻。他说，僧俗双方都一致赞同要把贝图斯塔从共同的敌人手中解放出来，正暗中策划，要那恶魔垮台。并且，那些有关堂费尔明

种种失职的罪证很快就会出现在主教的面前。堂费尔明最卑鄙的地方就是无耻地滥用忏悔室，这将会使主教大发雷霆。最后，他说，他们还谈了一些离奇的事情。

堂阿尔瓦罗建议在秋天到来之前暂停这每月一次的晚餐，并恳求大家务必要严守秘密。另外，他觉得以后他应该回避这样的聚会。他心可以到，但人不能来。堂阿尔瓦罗以充分的理由恳求与会者尊重他的意见，即他不再出席这种如此开心的宴会了。

半个月后，七月中旬的一个下午，俱乐部主任来到奥索雷斯老宅。他是去辞行的。堂维克托在书房接待了他。天气并不热，主人却只穿件衬衫；他一到夏天就习惯这样。在他脑子里，夏天和单薄的衣衫是不可分割的两个概念。金塔纳尔一见堂阿尔瓦罗就叹了一口气，把一本黑皮书放在桌子上，向他伸出双手，喊道：

“哎呀！我最亲爱的梅西亚！ 没良心的！ 您可好久没到这儿来了！”

“我是来辞行的，我要去各省转一圈，然后到索布隆温泉。八月中旬，我还要去帕洛马雷斯了解情况，这是我的习惯。”

“这么说，您要到九月……”

“九月底我们才能见面。”

堂阿尔瓦罗说这话时嗓门提得很高，似乎要这家人都能听见。

堂维克托对他外出感到遗憾。他叹了一口气：“又是一件不顺心的事，真叫人难过。”

堂阿尔瓦罗觉察到他的朋友不象过去那么爱说爱笑，也不那么好比比划划了。

“您病了？”

“什么？谁？我？这怎么可能！您是不是说我脸色不好？您说实话……是不是我脸色不好？……苍白，也许？苍白？”

“不，不，不是这么回事。不过，我觉得您有点不高兴，有点发愁……我也说不清楚……”

堂维克托又叹了一口气，过了一会儿，才怨声怨气地说：

“这您读过吗？”

“什么？”

“凯姆卑斯① 的《耶稣传》……”

“怎么？您！您也……”

“那是一本没有意思的书，使人想到了一些从未经历的事情……这倒不要紧。生活无论怎样，都是很凄凉的，您看，一切都是昙花一现，转瞬即逝，您要走了……侯爵夫妇要走了……维西塔也要走了，里帕米兰已经走了……用不了半个月，贝图斯塔就会变得空空荡荡；移民区走得将不见人影；恩西马达最优秀的人物也将离去，剩下的是穷光蛋、短工……还有我们。今年我们不出门了，在贝图斯塔呆一夏天该是多么凄凉！林荫道的草坪将变成一片茅草窝……不见人影，大街上只有狗与警察……您看，我宁愿过冬天，宁愿要狂风和无休止的雨水，寒冷会使我感到振奋……总之，你们这些要走的人是幸福的……”

堂维克托又叹了一口气说：

“我去叫我女人，您就不想和她道个别？这是人之常情嘛。”

“不了，如果她很忙的话……您不用去麻烦她了。”

“没关系，她忙……她总是很忙……也不忙，谁知道，这是她

---

① 十五世纪德国宗教著作家。

的事。”

堂维克托说完就走出了书房。堂阿尔瓦罗拿起凯姆卑斯的那本书。那是一本新书，但前一百页已被人来回翻过，而且书上布满了标记。他从未读过那本书。他看着它就象看着一个炸药箱，便怀着恐惧的心理小心翼翼地把它放在了桌上。

安娜走进书房。她穿着卡门派教服，脸还是那样苍白，但身体比过去略微胖了一点。梅西亚心里扑通扑通地直跳，嗓子发哽，颇有点惊恐。眼下，这个女人激起了他心中强忍着的怒火，这怒火中也掺杂着令人伤感的欲念。他看着她，那样子简直就象那个虽然发现了岛屿和大陆，但还没有来得及踏上陆地就被风暴拖进了也许永远拖进了远海的人。“如果那个女人永远不会属于他，他又怎么样！”他的高傲使他不能放弃她。然而，有几回，有人劝他：“永远放弃庭长夫人吧！”还是走着瞧吧！但是，一拖再拖毕竟是件痛苦的事。天知道要等到何时他才能如愿以偿，实现征服她的全部计划。当他告诉她他要离去，而且不知何时才能回来时，他多么希望能在安娜脸上看见激动的迹象。可是，安娜似乎无动于衷，甚至脸上的肌肉连一下也没颤动。

“我们，”她说：“这个夏天，我们哪儿也不去，就呆在贝图斯塔。我不能去海浴，医生说眼下海风对我有害无益。”

“贝图斯塔的夏天很凄凉。”

“不，我不这么看……”

堂维克托丢下他们两个，自己走了。

堂阿尔瓦罗大胆地、两眼直勾勾地盯着安娜的面庞；她抬起温和而平静的大眼睛，毫不胆怯地望着那个多少年来妄图引诱她的人。

他发觉自己失去了冷静，以为她会对他说出或做出什么冒

险的事情，竟克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在她面前站了起来。

“您要走了。”

“假如我现在拜倒在她的脚下，会发生什么情况呢？”堂阿尔瓦罗在心里问自己。他情不自禁地将戴着手套的手伸向她，颤声道：

“安尼塔……如果您想……办什么事儿……”

“阿尔瓦罗，祝您愉快……”

她的话里毫无讥讽之意，但他却觉得她在笑话他那滑稽的傻样和痴呆的胆怯……真想把她掐死。这时，庭长夫人的手碰到梅西亚的手，她的手没有抖动，冰凉，无情。

这个美男子磕磕绊绊地走出了书房，先是碰倒了孔雀标本，接着又撞在了门上。他在走廊辞别了他的朋友金塔纳尔。

庭长夫人从怀里取出耶稣受难像，把嘴唇紧贴着那个黄色的带有热气的牙雕上，与此同时，她那双噙满泪水的眼睛从阴沉的云朵里寻找着蓝色的天空。

第二十一章

〔安娜的病情渐渐好转；德帕斯在此期间常去探望她。堂娜保拉认为儿子与庭长夫人的关系会给她带来巨大损害，就时刻监视德帕斯的行动。讲经师感到日益幸福，在教义问答会里同女孩子们有说有笑。安娜打算使其丈夫也和她一样参加宗教活动。堂娜保拉出门期间，与讲经师有暧昧关系的使女特雷西纳将全部精力放在了讲经师身上。〕

安娜背着堂维克托在床上偷偷读了长达四十章的《圣特雷莎自传》。

当时她正处在漫长的、充满恐惧、惊愕与神经危机的恢复期中。在妻子发病期间，内疚曾使堂维克托发誓：安娜一天不完全恢复，他就一天不离开她的身边，可是，他一认为病人脱离了危险便背弃了自己的誓言。有一天，他居然跑到俱乐部转了一圈儿，还去翻了一阵报纸，接着，又下了一盘棋，而众所周知，下棋是很费时费神的。总之，他没有任何理由，就在外面浪荡了整整一个下午。在家里他感到烦闷。“天气开始热了——因为在气温问题上，堂维克托遵循的是日历，而大家都知道，他一出汗就没法在书房里继续工作。他需要到外面去，好好散散步，多和大自然亲近亲近。”

侯爵夫人、维西塔雄、奥夫杜利亚、堂娜佩特罗尼拉和其他曾在坏季节里陪过庭长夫人的女友，现在每两三天才来看她一次，而且每次呆的时间都很短，阳光明媚，蔚蓝色的天空万里无云，不应错过这大好时光，这是一年中贝图斯塔略有生气的季节：有戏看，散步的人很多，有音乐，有外乡人……还有一个矿石展览会。甚至佩特拉也向夫人请了一下午假去看了用煤筑起的拱门……

安娜日复一日地在老宅过着孤寂的生活：远处街上的嘈杂声传到她的床头已变得非常微弱。塞尔万达呆在楼下厨房里，佩特拉有时也在那儿。安塞尔莫在院子里一边吹口哨，一边抚摩着一只安卡拉① 猫，那是他唯一的朋友。

庭长夫人和他们呆在一起更加感到孤独：这些冷淡、沉默、恭敬的仆人使她觉得需要同情。她厌恶佩特拉，自己也不知为什么很怕她。为了能使自己镇静下来，每当精神痛苦折磨她的时候，她就问使女：

“堂托马斯在园子里吗？”

如果弗里希利斯在花园里，她就感到身边有了依靠，就会变得很镇静。克雷斯波每天下午都上来看望她，但几乎从来不坐。他在房间里呆上五分钟，从阳台走到门口，亲切地哼一声就告辞走了。在激动不安的神经折磨她、使她痛苦和忧伤、变得脆弱的时刻，孤独使她特别烦恼；但当她平静下来，特别是在睡了几小时或津津有味地进食之后，她却在这种孤独中感到一种特别的、甚至令人心醉的快意。她房间的阳台面向花园，她在床上直起身来就可以透过玻璃窗看到花园里的树冠，上面新生的叶片嫩

---

① 土耳其首都。

绿、光润，飒飒作响。鸟儿的啼啭，充满活力、耀眼悦目的阳光在向她述说着外面的生活和复苏的大自然，它们希望人人健康、愉快。

“她也要新生，也要复苏，回到一个完全不同于以往的世界。她在为自己准备一个充满牺牲、不受坏思想和心怀怨恨的反叛干扰的生活，一个充满善行和博爱的生活。”然而，她当时还不能摆脱病魔的牢笼，但她的灵魂就已远远地追随着热爱基督的圣女那种纯朴而难以捕捉的精神——尽管是那么难以捕捉——腾飞起来。

安娜现在靠一股激情维持着生命。她有一个偶像。她虽然受着神经性的惊恐和病体——人类黄土的苦难，不幸的是她也是黄土做的——的折磨，却感到幸福。有时她读着读着书就觉得头晕目眩，看不见字，只得合上眼睛，头歪向枕头，听任自己昏迷。但一恢复知觉，她又冒着再度昏厥的危险，重新拿起书如饥似渴地读下去。而在过去，她漫不经心的性格——她还盲目地自以为是虔诚的——曾使她厌烦得读了也不知所云，那时她认为一个十六世纪的宗教著作家的见解不足以启迪她那多疑、脆弱、悲伤的灵魂。

虚弱使她的感官变得敏锐和兴奋；安娜凭理智和感情在一页页字迹模糊难辨、粗糙不洁的白纸上发现了那个虔诚灵魂深处最隐蔽的部分。令她惊奇的是全人类并没有都变成教徒，也并非人人都在不停地为阿维拉的圣女唱赞歌。啊！那个憨厚、温和、悲伤而亲切的修士路易斯·德·莱昂说得何等好啊！他说圣特雷莎的手在写书的时候是由圣灵引导着的，因此，谁读了她的书，谁的心就会被照亮。

“是的，安娜的心也被照得通亮；在地球上再没有、再没有别

的偶像了。她热爱上帝，她是通过那个圣女，那个有许多精神业绩，在肉体上取得了许多胜利的受人爱戴的女英雄去爱上帝的。”

安娜思念着她，有时竟希望自己能生在圣特雷莎的那个时代，或者希望她现在还活着，要真是这样，那将是她最大的快乐！那她就要走遍天涯海角去寻找她，而且，事先还要给她写一封充满爱戴与崇拜的信。庭长夫人不习惯按讲经师有分寸的劝告，把她的宗教冲动变成默祷；她所受的世俗的杂乱无章又缺乏系统性的教育使其由衷的虔诚呈现出奇特的形式，以致许多年后仍带有无条理和轻浮的各种痕迹。

她希望在圣特雷莎和她的生活中找到相似之处，哪怕这是不可能的；希望把宗教著作家对待生活波折的思想应用于她所处的环境。

她一心只想模仿那位圣女，竟未意识到那纯粹是妄想。

由于圣特雷莎是在弗朗西斯科·德·奥苏纳修士写的《第三基础》一书中找到了虔诚的力量，所以，安娜便让佩特拉去书店找那本书。书店里没有，讲经师也没有。不过，她在寻找忏悔师方面运气倒是不错。而特雷莎·德·耶稣找了二十年，也没找到合适的忏悔师。安娜于是想起了讲经师并激动得哭了。“他是个多么伟大的人呀！她应当多么感激他呀！她心中那颗虔诚的种子不就是他播下的吗？”

她刚能起床，第一件事就是给堂费尔明写信，这封信她已经梦见好多回了。写信是这个正在康复的女人的一个怪癖。她没让金塔纳尔知道，因为他禁止她做任何费脑子的事。

德帕斯经常去看望庭长夫人。他对最纯洁的虔诚在那颗心灵中取得的进展感到满意。但是，她更喜欢给他写信，因为她心

中的某些事情她不敢对他说，也不能说，特别是在用词上。因为阐述高尚的思想，就必须用高雅的词，可她觉得当面这样说就有点儿做作，有点儿虚伪。

佩特拉把那封三页纸的信送到了教区法官的家里，特雷西纳笑着收下了信。她比几个月前显得更苍白、更消瘦、但更愉快了。讲经师在书房关上门读了信。母亲招呼他吃饭的时候，发现堂费尔明眼睛发亮，两颊红得宛如炭火。

堂娜保拉看看儿子又看看特雷西纳，而他们俩并没有看她。她耸了耸肩。使女进进出出，正忙着上汤上菜；儿子在出神地看着桌布，机械地吃着饭，而且吃得很少。特雷西纳完全成了少爷的人，关于那些信的事她一直对女主人守口如瓶。每次佩特拉来送信，都用暗号叫门，特雷莎悄悄从楼上下来，两个使女象两位小姐似的互相亲吻脸蛋，说几句悄悄话，抿着嘴笑，还你捏一下我掐一把地戏闹。佩特拉承认特雷西纳比她漂亮，她恭维她，夸她那乌黑的长发、悲伤圣母的眼睛、皮肤和其他令人羡慕的长处；特雷西纳则说佩特拉将来一定比她还要强。最后，两个姑娘便在亲吻中告别。

“谁刚才来过？”堂娜保拉总是这样问。

“一个穷人或一个乡下人。”她则总是不说实话。对使女的忠诚堂娜保拉无话可说。她趁使女不在翻过她的箱子，发现了几件大概价值两千雷阿尔① 的首饰。她又得意又嫉妒地笑了。

“那个恐怕值两千雷阿尔，不错……这太过分……是一件丑事。要是不碍体面……要是不怕丢人，她准会要她把这些东西给她拿去送给那些应该得到的人，免得白白在那里闲放着。这个发

① 货币名。

现使她满意，因为那个说到底是她的作品；不过，两千雷阿尔她不免有点儿心疼：那同样也是她的呀！”

收到信的第二天，讲经师一大早就去了林荫路，他在周围的花园里找了个僻静地方，那里只有快乐得发狂的鸟儿和以朝露洗面，正梳妆打扮的花儿。他就在那儿重读了安娜的信，她那包含在神秘措词中的心声。他几乎能背下那些他认为最有趣和最得意的段落。那是五月底的一个清晨，太阳还没划破东方白中带红的天幕，空中阴云密布，颇为凉爽。在那个玫瑰色的早晨，他心花怒放，简直觉得自己变成了一个孩子。

讲经师站起，在藏身的黄杨树篱中向四下张望，发现周围确实再无别人，便心血来潮，用最动听最媚人的声音朗诵起庭长夫人信中那些充满心灵美的话语，加入了在他头上的树丛中跳来跳去的鸟雀毫无意义但十分和谐的叽叽喳喳的大合唱中。

“我已有了流泪的才能，”讲经师高声朗读着，仿佛在读给朱顶雀、麻雀、知更鸟和其他树丛居民听，“我不是因为自己的痛苦在流泪，我的朋友；我是在为爱哭泣，我的心里充满了上帝；是您和亲爱的圣女教我认识了上帝。您别担心懒惰会再次把我羁留在家中，使我忘掉对自己的拯救；我已懂得，缺乏热情就意味着死亡；我已读了我们亲爱的圣母和导师在论及其罪过时说的话：‘我对小错无所谓，可正是小错毁了我。’而我以前连极严重的罪过也没放在心上，尽管您告诫我那是危险的，而我仍执迷不悟，继续我行我素；上帝及时地（我觉得是及时地，对吧，我的兄长？）及时地降灾于我。我发烧时，梦见了地狱；我象我们的圣女一样被卡在痛苦的洞眼里悬在半空；挤扁的身体受的折磨简直无法形容；还有几个幽灵竟把恶心的脓疮移到我那惶恐和冻僵的身体上，说来可笑，那些幽灵原来是一些披着十字褡和主祭法

袍、一身教士打扮的魔鬼。总之，这些我都对您说过。不过，我的虔诚——现在我觉得是真正的虔诚——并不仅仅来自恐怖，而且也来自对上帝的爱和一个不畏艰险矢志追随我的不朽楷模的热望。还是都说了吧，请您相信，我之所以有这种虔诚，在很大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我不愿意辜负想让我变好的那颗坚定的心。圣特雷莎活了许多年也没找到如意的导师，而比她懦弱的我，却通过那个我想叫他父亲，而他更喜欢我称他为兄长的人很快就得到了上帝的庇护。是的，我的兄长，我最亲爱的兄长，我现在非常高兴在这里这样称呼您，因为这不会叫淫荡的人听见，完全可以保密。那些人的肚子里包藏着邪恶，什么话到他们的耳朵里都会被歪曲。我第一次想做个好女人就遇上了愿意帮助我的人，这使我感到非常非常幸运。我花了多长时间才完全理解您呀！但是，我的兄长，我亲爱的兄长，您不计较我，是吧？您如果需要考验我，要我承受苦行，那您就说吧，吩咐吧，您会看到我是多么顺从。然而，我曾经长期怀有的——圣女也这样宣布过的——把精神生活同感官的快乐、情趣和满足一致起来的想法也并不奇怪。现在，这一切都过去了。您说吧，我们应该往何处走；我一定闭着眼睛跟您走。那天您对我谈过的'亲切的信任'，我摆脱那种感情冲动后，也喜欢上了，我也希望事情能象我兄长说的那样。在这方面，除了您跟我谈过的那些德国或瑞典修士，我们将继续效法特雷莎·德·耶稣本人。正如您知道的，圣特雷莎是怀着极其纯洁的意愿，用好话——我认为还用了令人极其愉快的玩笑——才在她的一个教士朋友的帮助下，使那个忏悔师避开了罪恶。我记得她说：那个忏悔师非常爱她，但他却因为亵渎神明的爱情堕落了。有一个女人用圈套迷住了他，给他脖子上挂了个小偶像。那场灾难直到圣女凭着忏悔师对她

的情谊使他终于向她交出了那个迷惑人的小偶像——不正当爱情的信物——才得以结束。您知道，她将它扔进了河里，那教士因此洗刷了自己的耻辱，后来他死的时候，灵魂也没带走那个滔天大罪。友谊就是这样在生活中起着帮助人的作用，没有它，人就会象生活在沙漠里。只有居心不良的人才会怀疑友谊，他们不会懂得友谊，他们理解不了那样的好东西是怎么来的和它对弱者的拯救作用。在这儿，弱者不是忏悔师，而是女忏悔者；您脖子上没有挂着迷惑物，我们也没有什么偶像要往河里扔……我是那个有罪过的人，尽管没有一个男人对我做过象那个女人对被迷住的教士做的那种坏事；我只爱我的丈夫；您知道我是多么爱他；我对他的爱不会影响我对上帝的爱，我给予他的是他应得到的温柔的感情和亲切的关怀。在这方面我有很大进步；因为路易斯·德·莱昂修士在他的《十全十美的妻子》一书中教导我“在不同的情况下，义务是不同的”。对我来说，我的丈夫应得到比我给他的还要多的东西；不过，在那位英明的诗人和您的教诲下，我对我的金塔纳尔照顾得越来越精心了，正如您知道的，我也越来越尽我的力量去爱他。说真的，我应该把我的计划付诸行动，慢慢地把他变为信徒，让他读圣书而不是那些胡诌出来的喜剧。我会有所收获的，他是温顺的，您也会帮助我的。在这方面我也要向我们的女神学家学习。她努力把她善良的忏悔师变得更加虔诚，尽管他已经很虔诚……”

最后这几段讲经师不再高声朗读，而是坐下来默读，读给自己听。尽管他对圣特雷莎有几分妒意，因为他的女友迷上了她，但他还是感到心满意足，连眼睛、面颊和嘴唇都显出了快意。“那才是生活，别的都是瞎胡混。一句话，安娜就是他所幻想的一切，她第一次走近他的忏悔室时，有一个隐蔽的声音就这样对他

说过。”讲经师继续自欺欺人地视而不见他们“兄妹”互相表白的理想感情可能带来的肉体上的后果，他不愿意想这些，不愿吓唬自己的良心，不愿去想另一种类型的危险，他只想享受沁入他心房的幸福。

当他读到“亲爱的兄长……”那些话时，他的心猛烈地跳动了几下，感到了一种致命的快感，一种令人痛苦的快乐，一种他有生以来最强烈的激动；好了，这就够了，这是事实，是实实在在的东西，没有必要给它取个名字，重要的是事情本身，而不是名字。此外，不管那件事情最后怎样，他都相信，他对安娜所怀有的感情与庸俗欲望的满足毫无共同之处，况且他也没有那种欲望。讲经师正在这样想着，忽然听到背后，在他靠着的那棵树的后面，在树篱的另一边，响起了一个男孩的声音。他正用学生腔朗诵：“Veritas in re est ipsa veritas in intellectu……”①原来是神学院哲学系一年级的一个学生，他在复习巴尔梅斯②编的课本的第一课。讲经师偷偷走开了，同时回想起了他学习“事物的真理就是事物本身”的那些年头。现在，事物的本身对他已无关紧要，而真理和一切……他只想让灵魂沉浸在那种无名的激动中，它使他忘掉了整个世界、教士的野心、她母亲肮脏的计划（他是计划的执行者）、敌人的诽谤及秘密活动、令人羞愧的记忆，忘掉了一切的一切，只想着那条联结两颗心灵的纽带和他与安娜·奥索雷斯的亲密无间的情谊。两个人近在咫尺却多少年互不了解，也没想到命运为他们保留的这种安排！是的，是命运，讲经师这样想，他不想对自己说是上帝；别提神学，也别提那些伤脑筋的东西，是它们把他的青春年华变成了寸草不生的

① 拉丁语：事物的真理就是事物本身，神灵的真理……

② 十九世纪西班牙哲学家，记者。

荒漠，变成了只有幽灵、疯子头脑中的幻影和怪物出没的地方。那一切永远也别再提了。不论是那些还是后来丧失理智的感情用事、卑劣感情的粗野发作、偷偷摸摸的直到厌倦的满足，都别提了。这些都是可耻的事情，因为得到这些满足并没有付出代价，更因为它们是虚伪的，属于鼠窃狗偷之类，上面笼罩着阴影。而现在的幸福没有猜疑，没有顾虑，也没有头疼；他在五六月相交的一个清晨，怀着生活的喜悦、对田野和鸟雀的热爱，带着想品尝晨露、呼吸树丛中结成花环的玫瑰的芳香、叫饱满的花蕾开放、啃食藏身在花瓣中的花蕊的欲望，享受的就是这种幸福。讲经师怀着怕被人看见的恐惧心情折了一支玫瑰的花蕾，他一接触到蒙在花蕾上的那层清凉的露水时，立即感到一种孩子般的快乐；由于他只嗅到了青春和清新的气息，欲望还没有得到满足，所以，他还想嚼一嚼，用味觉去享受去探查隐藏在那缎子般的花蕾中的大自然的奥秘……讲经师哼着小曲沿着长满树木的小路朝贝图斯塔的方向走着，手不停地将花蕾抛起、接住，每抛一次就失去一片花瓣；当花蕾只剩下不成形的发皱的花心时，堂费尔明便将它放进口里，带着一种连它自己也未察觉到的雅兴咀嚼着，吃得异乎寻常的开心。

他来到大教堂，进了唱经处。“雄鸽”正在扫地。堂费尔明亲热地同他交谈起来。他真该好好地向他赔不是；可怜的打狗人受过他多少次无由的呵斥啊！现在他夸奖他，夸他勤勉，热爱教堂。“雄鸽”受宠若惊，感激涕零，对他认真地恭维了一番。讲经师走到经书架前，翻阅了一些祈祷用的厚书，当他翻到用一厘米见方的方形符号标着的乐谱时，还低声哼了几句。一切都很好。再上面是两台管风琴，它们的管子向上和平行地伸展着，明光锃亮，好象两颗相对的太阳。金色的天使在靠近拱顶的地方拉着

小提琴，管风琴上花叶式的浮雕装饰一直伸向拱顶；在唱经处的后面，光线从教堂两翼高处的窗户和圆花窗里透进来，变成了红、蓝、绿、黄四种颜色。

一边是圣克里斯托瓦尔的塑像，他那张中间被一个线坠分开、象征着黄道四分仪的嘴巴正对着黄手上托着一个绿色世界的圣婴微笑。在对面，讲经师看见了伯利恒① 的牲口棚，它也被模模糊糊的线条分成了许多方格。耶稣在桔黄色的干草摇篮里对着骡子和牛微笑。堂费尔明仿佛生平第一次看到这一切。教堂里凉爽宜人，空气里混杂着湿气和蜡味，他觉得这气味不俗，富有神秘的象征主义，有它令人陶醉的地方。那天下午，他在唱经中表现最为出色，可惜他不是值周教士，没能露一手。格洛塞斯特尔见他那么高兴，那么爱开玩笑，对朋友和秘密的敌人都那么友好，便自言自语地说："装相！这个买卖圣职的家伙甭想靠装模作样赢得我的好感！"于是他极尽殷勤、恭维之能事，也讲起俏皮话来。"好一个他。"

"您看见了吗？"堂库斯托迪奥离开教堂时说，"教区法官有多得意！"

格洛塞斯特尔对受俸教士耳语道：

"因为他不知羞耻，根本不顾什么舆论。"

"可能出了什么大事……"

"那您指的是什么罪行呢？"

"私通。"

"嘻，我看……还不到时候。不过，他干得出来，就是您说的那种罪行……"

---

① 耶稣基督出生地，位于耶路撒冷附近。

格洛塞斯特尔出于嫉妒并不愿意把讲经师想象成庭长夫人的征服者。但这样猜测也无不可，因为这样他就可以在仇人的罪行录上再加上一笔。

十一时，堂费尔明才想起来那天是教义问答会的讲座日。他是那个教育与慈善机构的领导人。讲座在圣马利亚教堂即白教堂的翼殿举行。他觉得他现在的心情特别适合到那里去，便兴致勃勃地走进了那个乐呵呵、笑咪咪、用白海绵石按火焰的形状装饰起来的教堂。在殿堂中央设有一个松木讲台。台上，一边是三排无靠背的长凳，长凳对面是一张桌子，上面铺着一块有蜡渍的旧锦缎，上首摆着一把红条绒大扶手椅和几把同样布料的窄靠背椅。大扶手椅是讲经师的座位，担任教义问答老师的教士坐在窄靠背椅上，长凳则是为七至十四岁的女学生准备的。她们学习基督教教义，也学点礼拜仪式、圣经故事和宗教赞美诗。

当讲经师步入教堂时，长凳上便响起了嘁嘁喳喳的说话声，有如树冠上掠过的一阵清风。

这位受人爱戴的领导人饮了圣水，划过十字，便神采奕奕地走上了讲台的台阶。他搓了搓手，轻轻地把一个站在他面前的八岁女孩拉到身边。他望着屋顶，咬着下唇，紧紧搂着那个金发女孩的头，用手轻轻地捏着她那粉红色的耳朵。

“是哪个小鸟告诉我，说堂娜鲁菲尼塔不愿做好孩子，在教堂里调皮捣蛋，在唱经时乱喊乱叫的？”

哄堂大笑。女孩子们尽情地笑着，教堂里到处回荡着从撒满阳光的白屋顶上返回来的愉快的笑声；阳光是透过装着普通玻璃的宽大窗子射进来的。

讲经师在那儿讲什么，她们都笑；原来他讲的是个笑话。孩子们和教士们都象在家里一样。分散在教堂里的寥寥无几的天

主教徒都是虔诚祈祷的居家修女，但没人会想到她们。女孩子们的笑闹有时也会招来一些观众，那是几个在那些女孩中有相好的少年和乳嗅未干的公子哥儿。那些从事教义问答的教士都是年轻人，他们对那些怀有世俗目的来的少爷们从不好眼相看。

讲经师不在首席的大扶手椅上落坐，他喜欢在那台子上拐来拐去踱步，他身子象棕榈树那样摇摇摆摆的，不时地走到充满欢乐的长凳间，用手掌轻轻拍拍这个的脸蛋，对那个穿裙子的小天使讲一句悄悄话，惹得女孩子们无不好奇，还往往引出一个堂费尔明精心准备的其结果不是道德训戒就是宗教训戒的笑话。那些从事问答教学的教士也都是些快乐、风趣和活泼的人，他们走来走去，用温柔的言语、父亲般的微笑责备着女学生。在长凳中，他们那累赘的黑色法袍同色彩鲜艳的短裙和套在尚无资格称为女人腿肚子上的雪白的长袜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坐在第一排的都是八至十岁的女孩，她们坐不住，总是在那硬木板上动来动去；她们多数情窦未开，样子和轮廓还几乎都象男孩；有些早熟部位已经开始隆起，孩子的小衣服已难以遮盖，无意中露出了某些害羞的地方。堂费尔明看着这些女人的蓓蕾想起了他刚刚嚼过的那枚玫瑰花蕾，一片发皱了的花蕾碎片还沾在他的嘴唇上。后几排的学生年龄在十二三岁之间，她们都很天真自负，充满了傲气。她们后面是年近十五的小姐们，其中有几位还是贝图斯塔群芳中的精英；许多人都已接近性成熟期，就要显露出女人的特征；她们几乎全都初步领略过风月情事中的奥秘；有两三个，身体娇小，白净结实，已具有女人的体态，却仍打扮成小孩模样，沉思的眼神里充满了隐秘的邪念。一开始上课和进行唱经训练，女孩们就全部起立，在台子上自动分成若干组，围成圈子，接着象歌剧中的舞蹈演员那样散开。从事问答教学的教士，

一面指挥那些动作整齐的“漩涡”，一面带着精神上的酸麻感，在那些含苞欲放、朝气蓬勃的女孩子中，呼吸着醉人的香气；他们两颊泛红，眸子放光，那令人陶醉的香气在他们健壮身体上产生了类似甜樱桃酒或洋艾酒一样的效应。

讲经师在那些属于他的而非林荫路上那些属于市政府的玫瑰花间，如鱼得水，悠然自得地赏玩着女孩子们那欲念毕露的眼睛，感到十分惬意；更微妙的是，他还在抚摩小天使的头发中找到了乐趣。唱诗的时候，有几个孩子的声音比她们的肉体更清楚地展示了她们正经历的生理上的秘密。唱过赞美诗，便开始演讲。一个十五岁，而实足年龄只有十四岁的姑娘走出来站在桌子跟前，落落大方地背诵了一段抨击现代唯物主义者——他们否认灵魂永存——的演说，抨击的火力因耶稣会式的委婉修辞而变得不那么猛烈。她，头发金黄，面如白玉，长得端端正正，只是下巴有点儿向上翘；已呈现出女人的体态，合体的裙子下显露着一双线条匀称、结实有力、异常诱人的大腿。她有一双淡蓝色的眼睛；演讲的声音清脆、洪亮，却不那么悦耳，给人以呆板、单调的感觉，明显地表达了一个为修道院培养的灵魂那种几乎是下意识的狂热。这位长着两只希腊雕像般臂膀的漂亮金发姑娘，尽管根本不明白自己在说什么，但却猜出了演说的含义，所以，她才在演讲时使用了这种含义应有的严峻和高傲的语调。她本人也好象是一尊严峻和高傲的雕像，一尊极美的雕像。她的同学和老师们，以及分散在殿堂里的那些为数不多的听众都惊奇地听着，但谁也没去想她在讲什么，他们想的只是她那优美的身段和她清脆的嗓子里发出的威严的声音。这是女人盲从的生动范例，感伤的宗教狂热的象征，对“女神”盲目崇拜的开始。讲经师张着嘴、绷着脸、惊恐的眸子里放射出针一般尖利的光，

贪婪地看着那个高傲的宗教巾帼英雄。大自然在巧妙地造就着这个女中丈夫的体态，而他费尔明则在同样巧妙地加工她的灵魂。是的，那个令人炫目的宗教狂是他的作品，那个金发姑娘是他的信女博物馆中的明珠；然而眼下她还不是成品。当那条灰裙子——它现在还未盖住那两只优美而略长的脚，那成年女人般的匀称的腿尚有一小段露在外面——长至拖地时，他加工的精品才会问世，到那时观众一定会交口称赞，教会也会把她留给自己。

讲《圣经》故事的是一个矮胖的黑发姑娘，她眉清目秀，表情温柔，胆怯而紧张。她用长裙子的上身紧紧勒住那两颗早熟的肉果，仿佛那是一种耻辱；她的心思没用在演讲上，而是在惦着那些会从下面看见她腿肚子的小伙子；尽管女人的本能使她竭力遮羞，但还是露出了小腿。她还没讲完她该讲的马卡伯欧的故事①，她的喉咙便哽住了，只觉得耳朵嗡嗡作响，右半个头突然变得冰冷，脸也变得煞白。她竟羞得忽然得了病，只好离开了教堂。另几个早熟的女孩从容的演讲使人们忘记了那个哭着离开教堂的姑娘方才那可悲的大煞风景的一幕。讲经师为了振作学生们的精神，也讲了一些道德笑话和有趣的讽喻故事。姑娘们笑得前仰后合，身体在板凳上乱扭，使那些淫荡的家伙和教义问答课教师在她们起伏翻动的裙子下面看见了忽隐忽现的雪白的肉体，许多姑娘根本没往这上面想，但其中有几个想的恰恰就是这些。

当堂费尔明离开圣马利亚教堂即白教堂时，嘴里早就充满了粘稠的口水。那种突如其来的感觉使他想起了多年前的旧

---

① 即马卡伯欧七兄弟同其母在安提奥科四世时期一起受折磨的故事。

事。他不喜欢那些事，实在是有失庄重。“该死的鬼丫头！”他边走边想。不管怎样，他身上发生的情况证明他还年轻，证明他之所以做一个精神恋爱者，永久的精神恋爱者，至少在与他的忠实可爱的女友的关系中永远做一个精神恋爱者并不是出于理想主义的装腔作势的需要。他又想起了庭长夫人，想起了他临出教堂时的那个模糊的带有淫邪味道的欲念，这个欲念眼下已变得明确而强烈：去找堂娜安娜，对她的信表示感谢，要用最实用的语言向她表示感谢。

他有足够的力量克制自己的急迫心情，决定下午再去看她。母亲象往常一样，对他讲了外面的街谈巷议，而他听了只耸了耸肩。堂娜保拉为了吓唬他，用生硬和刺耳的话告诫他，说他的财产和名誉都面临着灾难，可他似乎觉得她是在谈挪亚时代地球面临的灾难，竟以为公众报怨的不是他，而是另一个教区法官。“野心，买卖圣职，傲慢，淫秽，丑闻……这一切与他有什么相干！那个可怜的堂费尔明已经死了，干吗还抓住他不放？现在的堂费尔明已经是另一个人了，这个堂费尔明根本不把他的邻居放在眼里，他连盼他们倒霉都嫌麻烦。他活着是为了他的激情，这种激情可以使他变得高尚，使他得到拯救。要是把他逼急了，就是出丑他也在所不惜。”当他发觉自己变得无所畏惧，热爱生活，为他所钟爱的人保留着这种强烈的压倒一切的感情，变得比任何时候都坚强时，心里感到非常高兴。现实二字对于他有了新的含义，比现实更现实的含义。他记起了哲学家们的怀疑和神学家们的幻想，他可怜他们。他们一部分人否定世界，另一部分人则把世界幻想成虚无缥渺的东西，他们真是无聊得可怜。“哲学是打哈欠的一种方式，”“生活就是他所感觉到的东西，而他正处在充满活力和感情的中心时期。

一个灵魂和肉体都美得令人眼花缭乱的女人，一个一小时忏悔能使他看到新天地的女人，一个现在叫他‘亲爱的兄长’并托身与他、由他引导着在那迷人的、富有诗意的神秘主义的曲径上走着的……庆幸的是他无所不能，善于做神秘主义者，而且能随机应变，隐入云端而又不忘凡尘。”他记得几年前他曾想撰写小说，写一部真正合于基督教的《希维拉》①，一部当代的《法维奥拉》②。他后来没有写，那倒不是缺少才华，而是因为怕费脑筋，有害身体。“最好还是去亲自体验一下小说。”

他一边这样想，一边用刀子轻轻敲打一片面包皮。与此同时，他母亲正讲着格洛塞斯特尔的暗中活动和俱乐部阴谋家们的阴谋。

他终于找到机会，说要去试探一下主教，便这样逃了出来，踏上了通往新广场的路。他似乎觉得坐落在街角的那幢老房周围罩上了一个光环。

安娜和堂维克托在餐厅接待了他，他已经成了他们的至交。在庭长夫人两次生病期间，讲经师帮了堂维克托不少的忙，尽管他对讲经师有点反感，但对他的帮助还是感激不尽的。不过，一贯以王权至上论者自居的金塔纳尔对这位神父在他的家庭，或者说在他的领地上产生的影响已开始感到疑虑。“这位教士包揽一切。”尤其是堂费尔明还有点伪善。“伪君子！假道学！……巴拉圭③！……Caveant consules④！”尽管出于礼貌这个最高

---

① 古代人对女先知的称呼。

② 红衣主教威塞曼描写初期基督教徒的小说。

③ 巴拉圭是耶稣会的地盘，这里含有讲经师要把金塔纳尔的家庭变成巴拉圭的意思。

④ 拉丁语：执政官们，请小心！

准则堂维克托不得不显得格外殷勤，而且其程度不亚于他的感激，但他对于教士还是有那么点冷淡，不过，那位并没有察觉，只是觉得男主人有些碍眼而已。

温柔的安娜还有些倦意，她已经握过了忏悔师的手。他尽量延长握手时间，而自己却没有发觉。六点钟左右，堂维克托丢下他俩，自己走了，因为省政府等他去参加牧主委员会的一个会议，讨论进口种畜的问题。但会议一开始堂维克托却提出要选他做第二副主席，让弗里希利斯当首席秘书的议案。“弗里希利斯曾发誓不受此任，不过，没关系，不管怎么说，这对他们来说总是个荣誉，虽然托马斯这个萨拉逊人① 并不那么认为。”金塔纳尔得到了省长的支持便离开了会场。

庭长夫人对堂费尔明笑了笑说：

“您会说我是疯子，我们每天都可以谈，为什么还要给您写信呢？我不能不写。我太幸福了！而我的幸福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应归功于您！我本想克制那种冲动，但是又克制不住。我有时责备自己，因为我认为我从上帝那儿窃取了很多思想并把它们奉献给了他亲自为我选择的那个来拯救我的人。”

讲经师激动得简直气都透不过来。庭长夫人这一番表白正是他在睡觉时给自己讲述的小说中她多次说的那些话。他毫不犹豫地谈了自己读了那封信后身心上发生的变化。“缺少您那种友谊的世界无异于不可居住的荒漠；对那些热爱上帝的灵魂来说，生活在贝图斯塔、过那种与其他人一样的普通生活就等于被关在一个狭小的房间里与火盆为伴，是自我窒息，是自杀……不过，要是打开那扇天窗，就不用怕了。”

---

① 即阿拉伯人。

庭长夫人怀着崇拜偶像的热情谈起了圣特雷莎。讲经师赞成她对圣女的崇拜，但这赞同的程度远不如他谈及他们、他们的友谊和他眼下在安尼塔身上看到的纯洁的虔诚时的热情高。堂费尔明对阿维拉的圣女颇有些妒意。

另外，他看到女友过分喜欢神秘主义的思索，担心她会陶醉其中，不能自拔，因为这往往使她陷入神经错乱。如果安娜继续沿着那条危险的道路走下去，就可能再次犯病，人们就会把这怪到他的头上，他必须避免发生这类情况。他劝她搞些慈善活动。如果安尼塔现在仍感到倦怠，不想与外界接触，那是因为她实际上还没完全恢复。不过，一旦她的精力完全恢复，她就不会对活动、对四处奔波、对应邀去参加的慈善活动感到畏惧了。

从那天起，讲经师就尽一切可能对他当时已经控制的那个灵魂施加影响，以便把她从默祷中拉出来，引向积极的生活。“如果她想得太多，就会把他忘掉，因为他终究是个有限的存在啊。圣特雷莎曾经说过的、安娜时刻铭记在心的一句话是：‘……一切会消亡的东西，在她看来，都不过是一盏无关紧要的灯’，而堂费尔明是一定要消亡的，所以他担心安娜有一天会认为他也无关紧要。”

假如事情总象头几个月那样，那他的担心就决非多余。尽管安娜很爱她的忏悔师，但她常常将他置诸脑后，就象忘记世上万物一样。

她整天关在已经有点祈祷室意味的卧室或梳妆室里，无须外界的鼓励，就沉湎在灵魂的孤独中。在床边的虎皮上，或跪或坐，几乎总是闭着眼睛，怀着温柔的快意想象着眼前被神水淹没变为废墟的世界。她看上帝看得是那样真切，以致有时真想站起来，跑到阳台上去劝喻人们，把她切身体会到的真理告诉他

们，这时，她才好不容易承认了芸芸众生这个现实。“他们多渺小啊！多脆弱呀！他们只有躯壳！他们身上唯一有价值的东西并不属于他们自己，而是属于上帝，是从上帝那儿借来的。什么幸福，痛苦，全是空话！如何评价和区别他们呢，他们生命短暂，转瞬即逝，哪有时间容人评说？”安娜想起了一些小小的蚊虫的生活，它们天天早上跑到河边，飞入河中，死在水里，成了那些天天以它们为食的鱼类的食料。人间万物的生活就是这样；日光一闪而过，转眼又是黑暗。这些想法原来曾使她痛苦，可现在却给她以快乐。因为活着不能与上帝同在，只有死后才能在上帝那里获得新生，不过要牺牲自我。

安娜觉得五脏六腑仿佛被倒进了一个熔炉，感到体内火花飞溅，身体在液态火中逐渐变成蒸气……最后竟化为乌有，只剩下了一种纯洁而模糊的想法，这种想法憎恶一切决心，对她的单纯感到满意。她尽量延长这种状态；她惧怕运动、变化和生活。

这时候，堂维克托常常不声不响地推开侧门，把戴着红缨帽的头探进去……安尼塔没有听见他的声响，可堂维克托却有点害怕，仿佛自己走进了死人的房间，又怀着一种对迷信的畏惧，踮着脚退了回来。他害怕两样东西：磁力和销魂。不论电还是神秘主义他都畏之如虎。有一次在大学的物理实验室里，一个捣蛋鬼拉着他的夜礼服给他通电，他当即就给了他一记耳光。堂维克托当时已感到了电的打击，但还是随手给了那个小丑一巴掌。磁力——他相信确实存在，尽管据他说，那门科学才刚刚起步——也使他害怕；至于说看见上帝或想象他的形象，他则觉得他承受不了那样的激动。“让我相信上帝用不着这样。让我承认有阴间和上帝，一场雷鸣电闪就足够了。对一个连雷电都说服不了的人，还有什么能说服他呢？”

不过，他尊重妻子狂热的宗教虔诚，因为他觉得她的确是出于真心。

他从街上回来，叫门时轻敲门环……上楼梯也尽量不使靴子象往常那样吱吱作响，他低声问佩特拉：

“夫人在哪儿？”声音里带着某种悲伤的神秘。

他仿佛在问，病人怎么样啦？接着便在宅子里转悠起来，象是谁正在死去。堂维克托不知道为什么，竟把妻子的神秘主义想象成了异常剧烈的头痛。要紧的是别发出声响。要是安塞尔莫的猫在下面院子里叫，他就会大发雷霆，不过他不大喊大叫，而是哑着嗓子用喉音喊：

“快去看猫！别让它叫！要不就杀死它！”

他走进书房，又开始摆弄那些机器和收藏品。他有时需要钉、锯或刨什么东西，这怎么能不发出响声呢？特别是锤子，它会震得屋子颤抖。金塔纳尔象包灵台那样，用黑呢子先把锤子包起来，然后再钉，这样锤声低哑，回声变弱，显得十分凄惨，简直不是好声，堂维克托听得心里直难受。他鸟笼子里的金丝雀、朱顶雀和鹪鸟，因为叫得太响也被锁了起来；这样，它们凡俗的叫声就再也传不到庭长夫人的梳妆室兼祈祷室了。

堂维克托就这样养成了低声说话的习惯，乃至在花园里同弗里希利斯一道散步，说起话来也轻声细气。

“我说，伙计，你说话好象带着消音器……”克雷斯波不高兴地说。

金塔纳尔就安娜的状况向他请教。

“对这件事你有何见教？”

“哎，随她去吧，她有她的道理。”

“我觉得，托马斯，这是咱俩说……要是上帝不阻止的话，安

娜会成为一个圣女的。有时我也感到害怕。你还没见她出神时的眼神呢！这对家庭来说，无疑是个荣誉……不过……也有它的麻烦……尤其是，我也帮不上忙。对超自然的东西我总感到害怕。她会有幻觉吗？”

弗里希利斯凭他们之间的交情竟没有回答朋友那些他认为是愚蠢的问题。

“他也想着安尼塔。他从花园里多次见她在房间里坐着，跪着，或者趴在阳台上望着天空。她几乎从来不留意他，也不象从前那样，总跟他打招呼。安娜的这种表现也是一种病，很重的病，只是他不知道该把它归入哪一类。比如一株开花的树，花越开越多，耗费了所有的浆液；树越来越瘦，花却日盛一日；接着，根、树干、主枝和分枝都逐渐干枯，而花呢，虽愈加艳丽，但终于同干柴一起倒地；那些花落在地上……地上……如果不出现奇迹，它们就逐渐枯萎、腐烂，最后和其他东西一样变成烂泥。安娜的病就是这样。至于传染源，肯定存在，他认为应归咎于讲经师。他想起了那只紫手套。本来他早已把这事忘到脑后，可有一天，他突然想问问庭长夫人，太太们是不是带紫绸手套。她笑了，那当然是一只教士手套。里帕米兰几乎从来不带手套。只有讲经师嫌疑最大，他是唯一聪明得足以把那些东西塞进安娜脑袋里的人。手套无疑是讲经师的。佩特拉搞了阴谋，她是个包庇者。可她究竟包庇了什么呢？这是问题的关键。绝不会是什么坏事，安尼塔是贞洁的女子。不过，贞洁象其他事物一样，也是相对的，况且安娜也是骨肉之躯。弗里希利斯不担心眼下，他怕的是将来，将来有可能发生的事情。他看出的问题还不是过失，而是危险。人们在贝图斯塔的议论他也略有所闻，尽管当着他的面，那些搬弄是非的人还不敢对金塔纳尔夫妇的品德说

三道四。人们都把他视为金塔纳尔的兄弟。不管怎样，他也得多留点心。”他继续关心着堂维克托的树和他“可能处在危险之中”的声誉。

佩特拉也没有看清问题，她叫女主人搞糊涂了。安娜的行为她觉得只有疯子才做得出。“那种圣洁的目的何在呢？她在骗谁呢？噢，要不是为了讨讲经师的欢心，她是决不会再给那个虚伪的女人跑腿的，那个伪善的女人用她做秘密邮差，却一点小费不给，而且，除了那张骗人的信女的傻样，对她从没有过好脸。

佩特拉躲在自己的房间里。木头床的钉子上挂着一个又脏又旧的锁着的旅行包，里面存放着她的积蓄，一大笔从主人那儿揩的油水和几张可能牵连到她的纸。她从包里取出来讲经师的紫手套；这件事她没有对任何人讲过。这是一个证据，虽然她不知道它能证明什么，但她琢磨着，那件东西有一天会值很多钱，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和用什么办法把它变成那些钱。

“那只手套在夫人圣洁的问题上能证明什么呢？证明她是一个虚伪的女人。要不是为了讲经师……”

维加亚纳夫妇和他们的朋友都感到吃惊。侯爵相信安娜的圣洁；他的夫人耸了耸肩：她担心那孩子的脑子；维西塔雄气急败坏，火冒三丈。“她的计划全落空了！安娜竟然在抵抗！难道她和她不一样，不是泥做的！”奥夫杜利亚·凡迪纽妒忌的不是女友庭长夫人的圣洁，而是她对全城的震动和大家对她的纷纷议论。她这个小寡妇穿上最惹眼的裙子也未曾引起安娜靠教服和假虔诚引起的这般轰动。“这个可怜的破地方太落后，太落后了！”

在此期间，安娜胃口大开，身体很快恢复了健康。她做着贞洁的梦，她觉得这些梦，就象里帕米兰说的，没有人的主题，但甜

蜜温柔。她在朦胧中，尤其是拂晓时分，总觉得内脏在搏动，心里怪痒痒的，非常舒服。有时，她觉得在她的血管里流的似乎是奶和蜜，以为自己的味觉——细腻而强烈的味觉——已经移到了胸部，也许更靠下，她说不准在哪儿，但很清楚不在胃里，也不在胸口，是在两者之间。她醒来便对着阳光微笑。她的第一个想法无疑是献给上帝的。她听着花园里百鸟的啼啭，从中悟出了神秘的含义。她清晨的虔诚是乐观的。世界是美好的，上帝也在赏玩着他的作品。庭长夫人对有限事物的概念越来越明确了，承认它们的存在对她来说已不再那么困难，物体在她心中重新呈现出难以描绘的诗情画意，物体的可塑性是物质的一种财富，是天地万物坚实性的一个证据，安娜觉得活着很有意思。她思考着世界的和谐，她认为，就其类别来说，一切都是美好的。对上帝的记忆、神性的现实存在使她产生的深沉而强烈的激情都没有失去光彩，也没有消失；不过，上帝已不再在她的孤独冥思中显现，而是在温柔地指挥着万物——大千世界的大合唱。有几个晚上，她忘记读圣特雷莎的书。她仍然热爱那位高尚的神学家，但圣女有些观点她却宁愿视而不见，因为那些观点和她自己的想法发生了冲突；“这三个世纪总归没有白过。”安娜开始更深刻地理解了讲经师谈及慈善活动时对她讲的那番话的含义。

“不错，”她自言自语地说，“我不该总只图个人的利益，在上帝身上寻求安慰，我需要，是的，我需要在默祷方面努力努力再努力，以便在灵魂进入的那个光明所在时看到越来越多的东西，但是……我的兄弟姐妹们呢？仁爱要求为他人着想。我已经，已经能出门、能生活、能为他人做牺牲了；我已经有了气力，这是上帝的恩赐。”

在她身体虚弱的那些日子里，讲经师曾禁止她起身跪着做

早祷。但是，她刚一觉得有劲儿，就想伸伸胳膊动动腿。好象身体也有自爱之心，她的四肢又变得粉白，重新充满了生命的活力。不过，她没有下床，只是欠起身跪在温暖的床单上祈祷。床单随着垫子里的弹簧的弛张而微微颤动。她穿着一身白色的衣裙，圆润的膝头深陷在柔软舒适的垫子里。她祈祷着，有时怀着宗教热情把脸贴在悬挂在床头的耶稣像上，吻圣像的伤口，哭得泪人一般。她觉得那甜甜的泪水就是体内流动着的蜜，此刻正象一股永不枯竭的泉水从眼睛里涌流出来。当她感到更好一些、更有力气的时候，就不再赖在垫子上，而是跳到地上，在虎皮上祈祷。她甚至想跪在更硬些的地方祈祷，便拿开虎皮，直接跪到铺地的粗麻毯上。她想到了苦行衣，她希望带着火把它穿在身上，尝一尝未曾受过的痛苦，但讲经师禁止那种有趣的磨难。

安娜想将其炽热的仁爱化为行动的第一个目标就是使丈夫皈依宗教。圣特雷莎为了使神父变得虔诚费了不少心血，那神父已经是个很好的基督教徒，但她还希望他更加虔诚。安娜打算用自己的热情为上帝赢得她的堂维克托的灵魂，“他将来也会成为她的神父。”

温柔，亲热，辞令，爱抚都是她运用自如的正当手段。金塔纳尔过了一段时间才知道他亲爱的安尼塔想把他变成真正的虔诚教徒。起初，他只发现妻子越来越爱说话，什么时候都那么亲热，就象从前她神经错乱后和感到空虚或患病时一样。“她想用争论问题来消磨时间吗？这正中他的下怀，因为他很喜欢争论。”为了争论得热烈，他总是持相反的观点。不过，庭长夫人逐渐使争论转入到了个人问题；她不再谈耶稣是否已经拯救了分布在各个星球上的人类，是一次拯救的呢，还是一个星球一个星球地去受十字酷刑；而是在谈堂维克托是否间或做一次忏悔，或

者说，是否经常不去做弥撒——是的，他是经常不去。“此外，他用来陶冶情操的那些书都是无益的；喜剧是无根据的危险的谎言。”

“你从未读过圣者的传记，是吧？”

“读过，亲爱的，读过，还读过宗教寓言短剧呢……”

“不是那个……金塔纳尔，我说的是《贵族圣徒列传》和克鲁阿塞的《基督年》这一类的书。”

“你知道吗，我亲爱的？……我喜欢读有关思考的书……”

“那你就读凯姆卑斯的《耶稣传》……你读一读，想一想。”

于是她让他读了那本书。

凯姆卑斯和庭长夫人以及已开始使他难受的热天气和禁止洗浴都使这位令人尊敬的法官感到不悦。他就寝前读的不再是卡尔德隆的剧本，而是约伯和讨厌的凯姆卑斯的书。“让那个魔鬼修士或什么玩意儿说的事见鬼去吧！当然，他说的对的则当别论；世界，看穿了还不就是一堆渣滓。他不能抱怨，除了没当上喜剧演员那件相当令人遗憾的事情外，他生平还没有过什么惨痛的经历和很大的不快；不过，总的说来，世界是堕落了。另外，人会变老这也是个极为严重的弊端，人人都得变老，他也不能例外。他不愿意想到死，因为这样会使他难过，上帝也没让我们生病啊。死……死……他就这样产生了一种……模糊的……希望不死的臆想……医学有很大的进步啦！另外，不管弗里希利斯怎么否认，人还是可以在死时不遭什么大罪嘛。”总之，他不愿意想到死。但是，凯姆卑斯慢慢地使他的灵魂充满了黑暗，到后来竟使堂维克托到了蔑视万物的地步，理由是它们命短。一天下午，他在他的花园里瞧着弗里希利斯，他正在他的脚下弯着腰聚精会神地栽葱。

“弗里希利斯真是个勇敢的哲学家呀!”堂维克托是从他借来的悲观主义的高度来看这位哲学家的，他既蔑视他又同情他。“栽的什么葱呀！圣阿方索·里戈里奥① 不是禁止在一般情况下栽树和盖房吗？它们千年之后不都要倒塌吗？如果一切都不过是一阵风，都是虚无飘渺的，那为什么还要栽葱呢？……”

“话是这么说，但是对什么都不满意也太没意思。要是整个夏天游手好闲，无所事事，既不洗澡，也不到特尔马萨尔塔斯温泉去玩，他怎么受得了呢？”

“最大的难关还没过，就是能不能得到拯救。这可是个严肃的问题。他的心告诉他，他会得到拯救；可那些神圣的作家却把事情说得那样难，以致于他疑虑重重，忐忑不安……他整个一生不都是很善良的吗？应当思考这个问题；不过，天哪！他可不想伤脑筋。在退休那件事情上他已经伤透了脑筋。要退休就得有一种病，可他没有；为了办手续，找门路，他费了多少劲呀！然而，退休只不过是一时的事情……可灵魂的拯救，据说乃是永久的退休，既然如此，那就更麻烦更伤脑筋了，他必须向他的妻子屈服，好让她在这件十分艰巨的事情上帮他一把。”

庭长夫人很快就明白堂维克托已经投降了。尽管她期望他的虔诚变得更纯洁，但应该对丈夫明白无误地表示悔罪的痛苦感到满意。他虽然已经感到害怕，但她还想吓他一下，叫他别忘了地狱的种种刑罚，尽管她自己对这些恐怖手段十分反感。金塔纳尔表现得很固执，他坚持认为人们所说的地狱之火不是物质的，而是象征性的。

“依我看，关于那种火是可以感觉到的和物质的说法并不确

---

① 十八世纪意大利圣徒，至圣救世主教团创始人。

切;”他重复道,“那是一种象征,一种内疚的象征。”

他真诚地希望,如果他一旦不能得到拯救,所受的惩罚也只是象征性的。这种想法稍稍使他放下了心。

安尼塔病愈后第一次到外面去的目的就是把她的堂维克托领到教堂。在那儿,两个人一起向讲经师做了忏悔。

在堂维克托领圣体的时候,有一个念头一直折磨着他,因为刚才他没有忏悔自己那个不算小的罪过:他对教皇的一贯正确抱有怀疑。

杜林格神父——他只知道有这么个人和这个人曾经有过脱离教会的事——的顽固对他很有吸引力,使他想起了他的故乡阿拉贡,那是世界上最高尚也是最固执的王国。

庭长夫人觉得光阴在缓缓逝去。

她的导师讲经师和她的门徒堂维克托成了她那看起来单调、平淡,而实际上充满激情的生活的伴侣。她继续在默祷中寻找那难以形容的乐趣。在她绝无杂念的静思中,不管上帝的形象是万物之父,还是“巨型建筑工厂”的厂主,她都觉得一样和蔼可亲。此外,安尼塔想,现在就渴望直接见到上帝是不自量力;我还差得远,还要过许多关隘。如果上帝有这样的安排,那我就一定能够达到目的。既然我的身体又恢复了力量,那我现在就应当按讲经师说的去做,把力量用到讲经师称为“精神保健”的活动中去。无所事事会使我重蹈覆辙,再次走上犯罪的道路,就连圣特雷莎也不能幸免。既然游手好闲对她都如此危险,那对我就更不用提了。

安尼塔对堂阿尔瓦罗偶然的贸然来访并不惊慌,不论在他面前,还是在他走了之后,她的心情都能保持平静。她竭力不去想他,她知道那种思念……是她心灵上的一个创伤,一碰就会痛

的。她有勇气对他表示冷淡，不让他对自己亲近，也有勇气拒绝他伸过来的手，她有勇气面对一切，甚至眼睁睁地看着他告辞而去……但是，当见他跌跌撞撞走出去，认为这是“被爱情和痛苦折磨的结果”的时候，心里便泛起了无限的同情，害怕得颤栗起来。随着一声叹息，她胸脯就鼓了起来……于是，她那瘦弱的肉体就触到了胸前的耶稣像。这尊牙雕耶稣像业已发黄，是讲经师送给她让她带在胸前的。

安娜吻了圣像，抬起眼睛望着上天。

“耶稣，耶稣，你不能有情敌。那是不名誉的，是令人恶心的……”

于是安娜想起了耶稣向圣特雷莎显灵时的愤怒，因为她忘了他。

“想那个人，哪怕只是一小会儿，哪怕只是为了同情他，都是对上帝的欺骗，都是对讲经师的欺骗……啊！我要是那样做就太虚伪、太卑鄙了！我已经如此虔诚，而且自信这虔诚十分深沉，并已把它当做我今后生活的天职，如果再让不应有的感情重新钻入我的灵魂，我的肉体，或别的什么地方，那我就太罗曼蒂克、太荒唐、太可恶了！不能，不能！这是荒唐，卑劣，无耻，可悲，犯罪啊！一千个不能！上帝呀，我宁愿死，也不愿让那些玷污灵魂、并把它的翅膀钉入污泥的思想复萌呀！……”

然而，堂阿尔瓦罗告别的翌日，安娜一觉醒来就想起了他。“他已经不在贝图斯塔了。这太好了。可怕的诱惑跑了，大败而逃了……太好了……这是上帝的特殊关照。”

那天下午，就在堂阿尔瓦罗前一天告别的同一时刻，她下楼进了花园。

“二十四小时已经过去了。”以前，有时也一连几天见不到他，

她也觉得没有什么。可这二十四小时不同，是一分钟一分钟地在过……一分钟就象一小时那么长。“算了，那个……看不见他是正常的，经常的，以后永远应该这样……一个二十四小时接着一个二十四小时，就这样……过一辈子。”

天气很热。即使在浓密的现已长满阔叶和冠状白花的七叶树下，安娜也不能呼吸到一点凉爽的空气。她的思想多想腾空而起，飞向天空，但是气温——三十多度，这在贝图斯塔算是高温——却把她思想的翅膀融化了，使它落到地上。安娜觉得大地在燃烧。

为了不让安娜再产生飞的念头，喜欢夏天的维西塔雄·奥利亚斯·德·奎沃穿一身奇特而便宜的细布衣服，来到了奥索雷斯花园。她兴冲冲的，浑身冒着热气，看上去象一股旋风，谁见她走近了，都想闭上眼睛。她打街上过的时候，有个搬运夫曾想拥抱她，这件荒唐有余的奇遇使她年轻了十岁，在她活泼的眼睛里燃起了火花，“啊！她也很想拥抱。”她拥抱了庭长夫人，吻了又吻……她叙述完了搬运夫那一幕喜剧之后，突然叫道：

“我顺便问问，维克托没有把阿尔瓦罗的事告诉你？”

维西塔抓住女友的手腕，按她的方式给她号脉。

她用她的小眼睛盯住安娜的眼睛重复道：

“你不知道阿尔瓦罗的事？”

脉搏乱了，她非常满意地觉察到了这点。“跟我假正经，”她想，“就象有人说的puvises① 。”

“他怎么啦？他不是走了吗？这我已经知道了。”

“不，不是这事。”

---

① 拉丁语：尘土。

“什么？他没走？”

据维西塔说，她的脉搏又乱了。

“他走是走了；不过，亲爱的，我要告诉你他是怎么走的。你知道他过去和那位的太太有关系，那位是部长还是当过部长我记不准了，反正你知道他是谁，就是常来帕洛马雷斯洗温泉澡的那位。”

“知道，知道……”

“那好，今天上午半个贝图斯塔都看见了梅西亚准备搭火车、搭邮车去马德里。他要乘上行车……你听清啦？可是，他在站台上碰见了那位部长夫人。她长得确实很美。你想想看嘛！她当时乘的是下行车要去帕洛马雷斯，她在那儿买了一幢别墅还是别的什么鬼房子；注意，我们的阿尔瓦里托不是搭上行车去马德里吗？可他却上了下行车，还吩咐佣人赶紧去收拾行李，说完就钻进了部长夫人乘的单间，那是高级卧铺车，床什么的应有尽有。自然，她丈夫没来；除了她，只有两个佣人和‘娃娃们’；奥夫杜利亚就是这样说的。你想想看嘛！碰巧今天上午全贝图斯塔的人都在车站，大家看了惊得直划十字。阿尔瓦罗自不必说，那么她呢？对她，你有何高见？我们来谈谈，谈谈马德里那些阔太太们的风流事。就这样，人家还有贞洁的美名呢，哎呀呀！我算服了！……那位妩媚动人、惹人喜爱的部长夫人真是太贞洁了！……可是，先生，那号部长叫什么鬼名字来着？……”

安娜清楚地记得“那号部长”叫什么名字，不过，她不愿意说出来，只觉得一股死人般的寒气直冲面庞，脸在变白。她转过身去，尽量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把身子靠在一棵树上，假装在树皮上划着玩，并且改换了话题，向维西塔询问起一个生病的孩子。

但是，什么也瞒不过维西塔，她无所不知嘛，她和侯爵夫人常这样说；否则，谁还和她打得火热呢；她看出安娜神色慌乱，心里非常高兴，她的 Pulvises论或人皆尘土论得到了证实。

“安娜有了醋意，才会产生爱情，没火不冒烟嘛。”

她很快就告辞走了，她透露了消息，摸清了安娜的心理，没有浪费时间；她还要到另一个地方去做另一件类似的好事。她走了，就象退潮似的，在身后留下了一条条白色的如同被梳过了的小路。她那浆过的衬裙和布裙有如一把笤帚，在沙土上划出了弯弯曲曲的平行线条。

安娜感到害怕。诱惑，堂阿尔瓦罗过去的诱惑对她来说又有了新的味道；她一时觉得，她知道了部长夫人的事情所感到的痛苦比其他的痛苦更加令她心碎；她感到六神无主，在心里大声呼救……这是她病愈后第一次感到心灵的反叛。

“啊！不；她不想重新开始。她是属于耶稣的，这她已发过誓。但敌人很强大，比她想象的要强大得多。过去，她藐视危险，可现在，却在它面前发抖。过去，由于反衬的作用，斗争的戏剧美和胜利的喜悦，诱惑是迷人的；可现在它却是那样可怕，在它的背后不仅有被禁止的、未曾体验过的、以它特有的方式吸引着想象力的快乐，而且，还有惩罚、上帝的愤怒和地狱。一切都变了。她的宗教使命，她和耶稣之间的严肃契约也在以另一种比良心含糊接受的义务那纤细易折的套索更强的力量束缚着她，这还没有包括神的惩罚。以前，她不愿意做有损尊严和忘恩负义的事，因为……她不愿意。而现在，罪行已经超出了令人恶心的私通，她是在欺骗、亵渎、污辱耶稣……是走到了地狱边缘。要是陷入了诱惑的罗网，就会后悔莫及，到那时还会有人安慰她吗？她还能去向耶稣求救吗？还能再去想从未失足的特雷莎吗？

不，她不能再去向她呼救，宁愿一个人孤零零的绝望地死去。可以后呢？以后便是地狱，那个可怕的充满无穷灾难的去处。”

“你会胜利的，我的上帝，你会胜利的。”她高声呼喊道，仿佛在跟天上那有如平静海面上的波浪的粉红色的云说话。

那天晚上庭长夫人哭了，眼泪从心底里涌流出来。她跪在虎皮上，头埋进床垫里，双手合十，高高举起。

从第二天起，讲经师很高兴地发现，安娜的虔诚又转向了他希望的方向。“少静思，多祷告，多参加些慈善活动和宗教仪式，这样就会分散自己的注意力。”

安娜以她那颇得人心的旋风般的热情投入到了积极的虔诚之中：举办慈善事业；进行教育和宣传工作；参加各种复杂无益的祷告和朝拜活动——贝图斯塔就时兴这一套。昔日她认为这些未免有些过分，现在倒觉得是可以理解的了，就象两个恋人可以理解他们私下说的那许多荒唐的蠢话一样。

“难道在人类爱情中就没有幼稚可笑、不为俗人理解的词汇吗？有的，她虽不能凭经验断定，但她读到过，而且她的心也能证实此话不谬。这就是说，对上帝的爱也会有其不近情理的言行、过分繁琐的举动，尽管在那些冷漠无情的人看来是可笑的。”她甚至终于理解了堂娜佩特罗尼拉即“君士坦丁大帝”在连祷中使用的那些带“最”字的形容词。

就是对讲经师本人她也敢以某种亲热的口吻、用含有新义、只有两人听得懂的词汇和可以称之为虔诚幽默的风格同他交谈。另外，安娜还冒昧地关心起忏悔师纯属世俗的健康来。她不许他生病，不许他冒感冒的风险。“您要是死了，我们就倒霉了！这一切，我的先生，全是出于自私，上帝和您都无须感谢。”

这些话语和伴随着的微笑使讲经师有理由回味八天八夜那

无法形容的幸福。“是的，无法形容。他说不清那叫什么，但他不怀疑在这个世界上，在这个卑鄙的世界上，可以得到这样的享受。在他三十有六，在他认为没人会向他展示什么的时候，一个单纯、年轻、无阅历的太太却向他展示了一个崭新的世界。在那里只有微笑，只有说起来象音乐一样的语言；在那里，人就象一下子置身于天使之间，就象在天堂里一样快乐，什么也不再想要，什么也不愿再想，只是在享受，享受，享受！”

对于他的处境，他连想都不愿去想。那是罪过吗？那就是神父不可有的爱情吗？堂费尔明不由自主地想到了这样的问题。要是她也想到了，那就糟了。

“您从来没跟我谈起您自己！”八月的一个上午，安娜在花园里以嗔怪的语调对他说，同时将一朵她赞不绝口的特别香特别大的亚历山大玫瑰送到他的手上。只有他们两人。他们都心照不宣地约定，友谊的任何表露都应是清白、纯洁的。他们是两个纯洁的没有肉身的天使。安尼塔坚信肉体绝不会进入那种友谊，因此，在很容易失足的男女私下交往的土地上，越轨的，首先迈出新的一步的总是安娜。

讲经师脸上沾满了花上的露水，心里更觉凉爽适意，他回答说：

“对您谈我？有什么必要！由于我在富有战斗精神的教会里任职，我生命的一半已交给了诽谤、仇恨、嫉妒，它们吞噬它，任意践踏它。他们迫害我，设圈套陷害我，甚至建立了专门以打倒我为宗旨的秘密组织，正如他们说的，他们为的是他们称之为权力的东西……这一切都是不幸，安娜，但我不在乎。我可以告诉您，我只想着我的另一半生命，就是我带到这儿来的生活在信仰的甜美而宁静中的一半，它有高尚、圣洁的灵魂为友，其中就

有一位……您认识……但尚未看到她全部价值的夫人……”

讲经师愉快地闻着方才安娜给他的那支亚历山大玫瑰的花香，笑吟吟的如同一位天使。

她变得严肃起来，希望得到解释。“有人迫害他，诽谤他……他有仇敌……而他对他的女友却只字不提！够了！这些她早有所闻，但并不具体。”有人指责讲经师有非常淫邪的癖好，犯了非常卑鄙的罪行——这她可以想象到是指什么，其手法之拙劣使它根本站不住脚，甚至不攻自破。

庭长夫人蔑视甚至忘记了那些偶尔传到她耳朵里的议论；不过，既然讲经师本人都在抱怨，那就是说，那种迫害伤害了他，因此，就必须设法多了解一些情况，设法安慰那颗痛苦的心，寻找有效办法帮助那个遭迫害受攻击的无辜的人。况且，他除了是无辜受害者，还是她的忏悔师，心爱的兄长，虔诚信仰的指路灯，上天之路的向导。

教区法官把八月的那个上午视为他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安娜逼着他讲，要他向她讲述一切。于是他就以生动、有力而巧妙的想象，口头即席创作了一部动人的长篇小说——要不是忙于更重要的工作，没有时间，象这样的长篇大作他早就写出好几部了。他们坐在凉亭里。堂费尔明先笑了笑，然后说他也想向她忏悔。“安娜相信他是个完人吗？相信教士服里没有七情六欲吗？哎，有的，不幸的是还多得很呢。”讲经师忏悔起来和许多有罪的人一样，非但不讲所犯的罪过，反而利用这个机会把自己描绘成英雄，把罪责全部推给世人，只是为了忏悔，才说自己有一些微不足道的小错。

听了那番肺腑之言，安娜得出了明确的结论：讲经师就象她原来想象的那样，是个高尚的人。他除了青年时代有过某种

模糊的忧郁，壮年时期有过一种想飞黄腾达的野心外并没有别的罪过。况且，那种野心已为另一种更伟大、更纯洁、以拯救一切善良的灵魂，比如她的灵魂为目的的雄心所代替。安娜听到那些话的时候就闭上了眼睛，生怕流出泪水。她还暗暗发誓，为了给那个人谋求幸福，她将奉献她的一切。他对她那么好，在她面前表现得那么高尚，宁可不做主教、红衣主教、教皇，也要留在她身边，把她引向贞洁之路。“这样的人还有人诽谤他！”“还有人与他为仇作对！”“有一段时间他们还以她安尼塔既然是堂费尔明的忏悔弟子，竟继续迷恋尘世浮华为由想看他的笑话呢！好吧！那就等着瞧吧！”

为了抵抗越来越可怕的思念眼下正在帕洛马雷斯恋着部长夫人的梅西亚的诱惑，还有什么比那个理想的激情，那个对善举的渴望，那个她准备全力以赴的自我牺牲更有效呢？

德帕斯不知道那事会发展到什么样的地步。

安娜崇拜他，关心他，眼看就要说她爱他了，因此，危险变得越来越大了。“尽管他感到的激情与庸俗的淫欲毫不相干——对此他确信无疑，也不是世俗式的爱情，没有名字也没必要有，但这种激情会发展到什么地步，他则感到茫然。讲经师很清楚，只要可怕的不安分的肉体稍有不慎，庭长夫人就会后退，就会愤怒，他就会丧失现在环绕他的几乎是超自然的威信。另外，假定那事发展成为一种渎神的私通——采取这种手段开始的私通，不仅是渎神的，而且是卑鄙的，那就会从此和美人分手！他知道这种事情：先是几个月粗野的疯狂，然后是厌恶自己，感到内疚，自惭形秽，难以忍受；最后便是愤怒、傲慢、庸俗的野心和宗教事务所里的风暴。不，不，庭长夫人应该是另一码事。应当不

惜一切代价，绝不能让那事蜕变成使欲望得到满足的肉体爱情。首先，庭长夫人就会翻悔；肯定如此。”

停了一会儿，讲经师想：

“实在不行，就只好等着瞧了。”

堂维克托越来越发愁了，这一方面是由于悔罪的痛苦和担心不能获得拯救，尽管他心地善良，从未害人；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天热，不停地出汗，夜里睡不着……还有贝图斯塔的孤寂……林荫路草皮的枯萎，没有演出……“此外，又没人理解他。弗里希利斯是个木头人，关于精神方面的事情谁都知道他帮不了什么忙。夏天他不热，冬天他不冷，简直是块石头。妻子和讲经师对贝图斯塔的夏季，对街上和散步场的那种凄凉也不反感！”堂维克托到了俱乐部，那里没一个人影。某个无假期的法官在同里面的服务员打台球。在阅览室，特里封·卡尔门内斯在翻阅旧画报；在三人牌室也没一个会友；他只看见一副多米诺骨牌，他不喜欢这种牌戏，因为他不愿听筹码的响声和不停地算分。他的棋友也去了浴场。“这不明摆着吗，大家正在洗浴。”尽管堂维克托有几个夏天也去了海边，但是他即使在那儿呆上一个月，也只洗两三次澡；可现在他却天天在怀念那凉爽宜人的海浪。在俱乐部里，他读着从海边来的报纸上刊登的消息：野外音乐会，野餐，划船比赛，全是这样的消息；人山人海！音乐会一个接一个！戏剧，马戏！船，英国大轮船……海……广阔无垠的海……那才是消遣呢！堂维克托叹了口气，然后就起身回家。

“夫人不在。”

不过，凯姆卑斯的书在。

它在那儿，在床头柜上翻开着。金塔纳尔抑制不住内心的

冲动，脱去外套，只穿着衬衣，就拿起书读了起来……“回到恐惧、忧伤、萎靡不振中去吧！世界真如书中说的，果然是个痛苦之渊，尤其是在夏天。贝图斯塔是个垂死的小城。那些冬天光秃秃、眼下是一派绿色的树木，春天还满招人喜欢，现在却令人心烦：人们甚至希望树叶掉光，那样还好看些。”由于忧伤和无聊，堂维克托甚至会变成一个真正的喜剧演员。

安娜从街上高高兴兴地回来了。“太好了，总还算有人过得不错：他不是自私自利的人。”

“不过，在凄凉的贝图斯塔能有什么让妻子这样高兴的呢？再说，凯姆卑斯不是正在那儿淌着血，象二加三等于五那样明确地证明着，在这个世界上永远、永远不存在值得高兴的理由吗？说真的，他的安尼塔还从来没有因为最高尚的理由感到幸福过。他的虔诚不可能达到那样的高度。他惧怕上帝，他承认上帝的伟大，当然，是他创造了星辰，海洋，总之，创造了一切……不过，这个无上的权力一旦得到了承认又会如何呢？他堂维克托·金塔纳尔在那个被遗忘的、没有戏剧、没有散步场、没有海、没有划船比赛、没有世上一切的小城里，还不是照旧感到无聊？啊！要不是为了他的那些鸟儿！”

与此同时，日益活跃的安娜竭力使自己忘却那种被称之为诱惑的东西，而且多次获得成功。那诱惑变得越来越可怕，而越可怕就显得越有力量。不过，她躲着它，从虔诚中寻求庇护，怀着基督弟子般的热情和炽热的慈悲心肠到山洞和污秽不堪的地方去访贫问苦，给他们的灵魂带去宗教的安慰，给他们的肉体带去施舍。经常陪她去的有堂娜佩特罗尼拉·连萨雷斯或她那个圈子里的某位女人；不过，她有时也一个人去。虔诚的生活给她

带来了许多工作，她很喜欢这样的生活。

夏天夺走了“圣心会”、“圣母会”、“教义问答会”、“圣帕乌尔会”和其他类似团体的大部分人员，很多太太都去了浴场或乡下。不过，核心仍在，这就是“君士坦丁大帝”即堂娜佩特罗尼拉身边那群数目可观的杰出信女。在天热的那几个月里，施舍减少了许多，但她们在那些妇女会中谈的却不少。她们积极准备秋季和冬季的节日活动；此外，她们有时也议论几句不在场的人。庭长夫人从不参加这些非正式的聚会，她把这视为小过，予以谅解。“因为她有更严重的过错，所以没有资格指责别人。”

堂费尔明和安娜天天会面；有时在奥索雷斯老宅，有时在“教义问答会”、大教堂和“圣帕乌尔会”，但最经常的还是在堂娜佩特罗尼拉家里。主教大妈总是很忙，她常把他们单独留在黑暗的大厅里，她道声对不起就起身去整理帐目或做别的事情。

贝图斯塔是属于他们的：仿佛夏天的凄凉使他们占有了这个城市；告别时，他们在大教堂的门厅里一谈就是好半天，也不用担心被人看见；仿佛大教堂的凄凉已漫延到了全城。安尼塔觉得贝图斯塔现在的日子比冬天好过。在这个问题上，她同丈夫的看法很不一致。

堂费尔明真希望这个季节停滞不前，真希望外出的人就留在那儿别再回来。她母亲到马塔莱雷赫收帐和准备收割去了；她要在那个山区收取放出的许多款项的利息。特雷西纳成了家里的女主人。她一天到晚美滋滋的，又活跃又殷勤，使讲经师家里充满了宗教歌声，不知怎么，歌子一从她口里出来就带上了世俗的味道和街头小调的旋律。那个愉快的调子在姑娘忧伤表情的反衬下显得更富有淫邪味儿。特雷西纳的脸上有了几分姿色，那双眼圈略微发黑的眼睛在他充满温柔与神秘的黑眸子看

来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深沉、美丽。男主人和女仆都很高兴。自由自在很对他们的口味。他们随心所欲，各干各的事情。堂娜保拉不在，不必向任何人汇报。什么都不缺。少爷可以象往常一样适时得到自己应有的一切。没有老太太他也可以生活。

讲经师出去回来都不必担心不怀好意的盘问，就是回来迟了，也不要紧。他觉得一切都很美好。但愿夏天常在！就连他的仇敌们也停止了诽谤。他们的话也没那么多了，很多诽谤者都避暑去了，留下的也没什么市场。堂桑托斯·巴里纳加闭门不出，他病了。唯有由于经济原因未去消夏的佛哈仍力图维持背后议论的神圣热度，他每天都去俱乐部同在那里喝咖啡的四五个百无聊赖的会友谈上半小时。简而言之，眼下仿佛处于休战状态。“但愿如此；如果有人挑衅，堂费尔明可以应战，不过，他宁愿和平。尤其是现在，因为他有许多事情要做，而这些事情远比憎恶和打击只配蔑视与可怜的卑鄙之徒要惬意和愉快得多。”

德帕斯象贪吃的人品尝果脯似的享受的那种幸福，那种自由，那种在夏天其健壮身体更觉适意的精神倦怠，那种对尚未具名的爱情模糊的渴望，那种随时能见到庭长夫人、看到她的眼睛、听到她怀着一种不可思议的、几近神秘的友情说出的极其甜蜜的话语的快活，使堂费尔明希望太阳再次停止转动，时间不再流逝。那个对堂维克托来说十分悲伤的八月，对讲经师则是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

每天一大早，他在书房一听到在外面扫地的特雷西纳象唱马拉加民歌似的唱起“神圣的上帝，强大的神”时，他也跃跃欲试，想唱上几句；但他没有唱，却起身走上了走廊。

“特雷西纳，巧克力。”他一边搓手一边愉快地喊道。

然后去了饭堂。

不一会儿，使女便端着一个亮光闪闪的中国金耳小瓷杯给他送来了早餐。她随手带上门，然后走过去，把东西放在桌上。在少爷面前铺开餐巾……就在一旁一动不动地等着。

堂费尔明笑眯眯地在巧克力中蘸湿一块饼干；特雷莎身体离开桌子，张开细润绛红的嘴唇，带着淘气的表情，过长地伸出了湿漉漉的红舌头；堂费尔明将饼干放在舌头上面，使女用珍珠般的牙齿咬去一半，少爷吃下了另一半。

天天早上都是如此。

第二十二章

〔夏季结束，包括副主教莫雷洛在内的出外消夏的人纷纷回到贝图斯塔。堂桑托斯·巴里纳加终于一命归西，讲经师的仇敌便借机掀起反德帕斯的运动，同时，把卡拉斯皮克长女之死也归罪于他。无神论者吉马兰阻止人们为堂桑托斯行临终圣事。为巴里纳加举行的俗葬成了一次示威游行。送葬队伍遇上大雨，吉马兰当晚病倒，噩梦不断。〕

副主教堂雷斯蒂图托·莫雷洛先生满面春风、得意洋洋，好象换了个人似的从特尔玛萨尔塔斯回到贝图斯塔。他一回来就着手准备另一个战役——他希望这是最后的也是决定性的战役——以便推翻那个“买卖圣职的、淫荡的、下流的、支配着主教大人意愿的、奴役着整个教区的教会敌人的专制统治”。善于耍手腕的格洛塞斯特尔就是用这一长串形容词来影射教区法官先生的。

那年夏天，德帕斯碰到的第一个烦恼就是这个消息：

“格洛塞斯特尔回来了。”这消息是人们上午在唱经处告诉他的。

“他并不怕他；甭说他，他谁也不怕……但是，他实在不喜欢再和别人为仇作对了！”

莫雷洛重新同其他许多喜欢背后议论人——的包括外出消夏回来的和留在家里的——汇合在一起，那些家伙和他一样也希望向共同的敌人发动攻击。他们个个情绪高涨，简直难以抑制那种议论他人是非的热情。从乡间渔村回来的人都急切地想打听到一些故事和趣闻，乡间的孤寂使他们说闲话的胃口大开，在乡下那些山间谷地他们能说谁的坏话呢？“他们亲爱的贝图斯塔！啊，只有在那些文明中心才可以舒舒服服地骂人。在乡下，人们骂医生、药剂师、神父、村长；但是他们贝图斯塔人，省城的人，骂那些微不足道的人有什么意思呢？”Cives romanus①，莫雷洛说：我要议论值得我议论的人，我们要用舌头击倒巨人，而不是象特尔玛萨尔塔斯的医生那样的小人物。”

佛哈和其他在家的人也盼望外出的人回来，好讲讲新闻，大家议论一番。外出消夏的人一开始在贝图斯塔露面，教士会、教友会、俱乐部、街头与散步场就又重新活跃起来。在冬季人人厌烦的漫长日子里已经疲惫甚至变得难以忍受的虚假友谊现在又恢复了元气；从外面回来的人和留在家里的人互相都在对方身上发现了美德与才干；每个人对别人说的趣闻和俏皮话都表示赞赏。闲话的圈子逐渐活跃，议论的烈火开始燃烧。等最后一批人回到贝图斯塔，那件事已是满城风雨了。“多风趣的言词！多巧妙的用心！多敏锐的观察！啊，贝图斯塔的精英！”

那一年讲经师成了骂人酒神节的牺牲品：人们尽议论他了。

“可怜的堂桑托斯·巴里纳加——‘红十字商店’的同行冤家，堂娜保拉及其儿子的不名誉的非法垄断的牺牲品——已病入膏肓，正在等死。这是贵族医生堂罗布斯蒂亚诺·索摩萨说

---

① 拉丁语：他们是罗马公民。

的，他的话可不容怀疑。”

“你们说，他为什么会死？”佛哈在大教堂门前对几个正在交谈的人提出了这个问题，他刚做完午间弥撒。

“酒喝得太多了。”里帕米兰答道。

“不，先生，是死于饥饿！”

“是因为烧酒。”

“是饿的！……”

堂罗布斯蒂亚诺来到那圈人面前，“科学”说话了：

“我不指责任何人，科学不指责任何人，它另有使命。我不否认，慢性酒精中毒是巴里纳加生病的部分原因，不过，它的作用可以通过充足的营养得到调解（他就是这样说的）。况且，现在堂桑托斯想醉也办不到了，因为他穷得已经没钱买酒了……尽管你们不懂，但科学认为：断酒可以加速这个因饮酒过度而患病的人的死亡……”

“这是为什么？”大祭司问。

“喂，你来解释解释。”佛哈说。

堂罗布斯蒂亚诺微微一笑，带着怜悯的神情摇了摇头，答应给以解释。“堂桑托斯——不管那些先生听了会如何惊讶——虽然死于酒精中毒，但是，如果想让他多活几个月，还非要更多的酒精不可；没有害他的酒精，他会死得更快。”

“不过，堂罗布斯蒂亚诺，这怎么可能呢？”

“佛哈先生，您马上就会明白。您知道托德① 吗？”

“谁？”

“托德。”

---

① 十九世纪英国化学家。

“不知道，先生。”

“那您就别吭声。您知道何为酒精的降温性能吗？您也不知道；那请您闭上嘴。您知道酒精的发汗作用有什么害处吗？您还是不知道；那请您一边站着。您否认坎贝尔① 和谢弗里埃② 观察到的酒精的止血作用吗？您若否认那您就错了；啊，要说内服还好理解。就是说您一点也不知道……”

“正因为这样我才问嘛……不过，您听着，我的先生，不管您知道多少，也不管托德先生说了些什么，科学或者神圣的科学都没权利诽谤堂桑托斯·巴里纳加；说这个可怜的人死于饥饿和苦闷已经够他受了，用不着您再用专门术语骂他醉鬼了。鬼知道您在哪儿匆匆忙忙看了一篇关于酒的烂文章，就算是这样，您也别自认为有权污蔑我的好朋友。”

“我在这方面，”里帕米兰喊道，“逐渐和科学及其合法代表索摩萨先生有了共同语言。我不知道医学上是否可以以毒攻毒，也不知道是否可以以酒解酒，但是我知道堂桑托斯本身就是只酒桶，他身体里的酒精比血管里的血还多；他是个浸透酒精的火捻儿，您一点火就知道了……”

“里帕米兰先生，为了使这位思想陈旧的进步党人理屈词穷，我不需要教会帮忙，我用科学就够了；说到底科学就是我的信仰。”

医生将脸转向佛哈接着说：

“喂，退役班长先生，您知道酒精在酒鬼的炎症中的作用吗？您不知道就别骗人。”

“滚您的吧，医院的假博学修士！您才是骗子呢！想不到大

---

① 十九世纪美国医生。

② 十八世纪法国化学家。

夫先生染上了这么个好毛病，在我们面前充起学者来了。七老八十得痘疮——不是时候。”

“还是少骂人，多说实事好。”

“还是少出点丑，多有点常识好。”

“民兵先生，我是科学家，而您是一八一二年宪法派的遗老……肖默尔① 和一切有头脑的人都承认给醉汉治病要使用挥发性液体……”

“可我否认这个小前提呢，笨蛋？”

“在医学上是没有什么大前提小前提的，也没有什么花牌反花牌，赌棍先生。”

“小前提就是巴里纳加是醉汉……”

“就是说您否认病的……始发症状……”

堂罗布斯蒂亚诺一想到他说了一句蠢话，脸便刷地红了。

“既不是跑马场，也不是河马②，我维护的是一个不在场的人……”

“总之，我最后再说一句，如果让一个醉汉完全断酒，他就会马上出现一种可怕的衰竭，一种真正的虚脱，这您能否认吗？”

“喂，大学问家先生，您要是再用那些破词儿来震我的耳膜，我就用五千句拉丁文诗镇一镇您，不信您听：

Ordine confecfu, quisque libellus habet:

quis, quid, coram quo, quo jure petatur et a quo.

---

① 十九世纪法国医生。

② 在西班牙语中，“始发症状”一词与“跑马场”、“河马”两词发音相近。

Cultus disparitas, vis, ordo, ligamen, honestas……①”

里帕米兰笑得前仰后合。索摩萨火冒三丈，只听他大喊：虚脱……炎症……心脏病……而前市长根本不理他，继续背他的拉丁文：

阳性的，有fustis,axis,

turris, caulis, sanguis, collis,

piscis,vermis, callis tollis.②

医生和放债人差一点动起手来。虽然没弄清堂桑托斯的死因，但半小时后在贝图斯塔却传开了这样的说法，说因为教区法官，佛哈和索摩萨动了拳头，绝了交情，还说连里帕米兰也说不定挨了耳光。

有几天，一起极为严重的事件使体弱多病、确实在贫困中煎熬的巴里纳加变得黯然失色，不再令人瞩目。据格洛塞斯特尔和佛哈及其各自的同伙说：“卡拉斯皮克那个在访修会肮脏收容所的女儿修女特雷莎在她的禅房——为了不说得完全相反，索摩萨说是个无味厕所——里已经奄奄一息。”

说死就死。尘世的罗莎·卡拉斯皮克，修道院的修女特雷莎果然一命归天。索摩萨说她死于痨病，修道院的医生则说她死于酪状肺结核，他在结核方面是个两元论者。

不论这姑娘的肺如何，教区法官的仇敌们都一致认为，罪魁祸首就是堂费尔明。

堂娜保拉和堂阿尔瓦罗是同一天，也就是“又一个天使升

---

① 拉丁语：秩序建立之后，每个人就有了自己的使命，即法律赋于的使命。不同信仰，能力，身分，社会关系……

② 拉丁文：手杖，天，塔，茎，血，山，鱼，虫，路，风箱。

天”——这是特里封西托① 的看法，他不顾堂卡耶塔诺的劝告，还是那么罗曼蒂克——的那天回到贝图斯塔的。

城里的一份自由党报纸《警钟报》相继发表了两条短讯，这两条短讯竟使堂费尔明的情绪一落千丈。

“欢迎贝图斯塔王家自由党杰出的党魁堂阿尔瓦罗·梅西亚先生阁下结束消夏旅行回到省城。许多朋友都赶去看望了我们这位杰出的同志，据他们说，他准备继续在政治、道德、教规、宗教等各个领域审慎地进行自由主义宣传运动。为了消除神权政治在这里的专制统治——整个贝图斯塔对此，正如俗话说的，都讨厌到顶了——给真正进步造成的传统障碍，请您接受我们这微不足道的支持。”

“安息吧。——著名教皇极权主义资本家堂弗朗西斯科·德·阿西斯的女儿，教名为修女特雷莎的堂娜罗莎·卡拉斯皮克·索摩萨小姐在访修会修道院她的修道房里不幸逝世。假如我们想对这一意外不幸所引起的一切评论都作出反应的话，那我们要说的话就太多了。但我们只想说，按照那些最有名望的‘医生的看法’访修会修女们的可怜住宅卫生条件太差是与我们为之痛心的损失有密切关系的。不过，我们另外还想问一句：‘某些啮齿目动物’假宗教之名钻入人家的家里慢慢用有毒的影响破坏那里的平静、良心安宁就是很‘卫生’的吗？

“如果我们文明省城的全体自由党人不团结一致共同与压迫我们的强大的僧侣暴政进行斗争的话，那我们——这并非夸张——很快就都会成为这个最卑鄙、最无耻的宗教狂热的牺牲品——R.I.P.②”

---

① 特里封的爱称。

② 拉丁语 Resquiescat in pace 的缩写，意为“安息吧”。

里帕米兰在讲经师不知道的情况下，匆匆动笔在《圣旗报》发表一篇未署名的维护他的朋友、访修会和语法的文章。在这位教士看来，语法已被进步派报纸糟蹋得不成样子。“另外，他还说，我们不知道入教修女到底是卡拉斯皮克先生呢还是他的女儿，废物记者，您能告诉我吗？”

那位废物记者向大祭司披露说，那是他的幽默风格，是人所共知的。

在贝图斯塔，那些见诸文字的谩骂和诋毁特别引人注目。卡尔门内斯发表的赞歌与哀歌则是白费笔墨，无人问津；但那些会使某个居民心烦的最不起眼的短讯却能让大家百看不厌，议论纷纷；当刊出有针锋相对的简讯或公告的时候，那些报纸的长期定户就连最惬意的娱乐都失去了兴趣。

鉴于上述原因，那件事竟闹得满城风雨，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除了大谈讲经师有毒的影响和修女特雷莎的夭亡之外，根本不讲别的事。

“要让他的良心背上这个不幸。”

“他是个精神吸血鬼，在吸我们女儿的血。”

“这是我们对宗教狂热做出的一种血的牺牲。”

“这是一种童女贡。”

讲经师本想对那些胡言乱语和无理指责置之不理，然而，他到底还是被激怒了。起初，他以为他高尚圣洁的激情可以使他达到很高很高的对所有那些卑鄙的东西完全不屑一顾的境界，但公众背信弃义的愤怒浪潮竟也达到了与他尚未具名的激情同样的高度，还冲入了他的灵魂；那愤怒三番五次地抹去了他头脑中的纯洁思想和最甜蜜美好的回忆。他气疯了，无法控制自己的冲动更使他怒上加怒。此外，灾难是真的，那些蠢人指责的

威力和可怕程度并不因其感情用事而有所减少。讲经师发现他的权力在动摇，因为微不足道的人联合起来是可以置他于死地的……他开始发现很多家庭都对他有了某种戒心；一些自由党人的太太已不再找他忏悔了，就是他一向捏在手心里的福尔图纳托主教本人也敢用冷淡的、充满疑问的目光看着他，那目光就象一把把钢刀刺入讲经师的眼睛。

在堤岸散步的季节又来到了。当堂费尔明以谦卑而高傲，神秘而潇洒的英俊形象出现在那里的时候，他发现他的散步已不再充满胜利和荣耀；在人们的问候和眼神中，在他身后如尾波一样的窃窃私语中，甚至在行人为他让路的方式中，他都看到了冷淡、猜疑、普遍的无声的敌意和某种似乎即将变为奇特、妄为举动的恐惧。

在家里，堂娜保拉皱着眉头，默默地、谨慎地做着迎候一场风暴的准备工作。她收拢船帆，即金钱；变卖一切可以变卖的东西；索回债务；拚命处理“红十字商店”的商品。“完全象倒闭前的大清点。为什么要这样呢？”堂娜保拉不做解释。“她知道事情缘何而起：她的儿子，她的费尔莫堕落了；那个狡诈的女人，那个庭长夫人，那个十恶不赦的假圣女把他迷住了，使他昏了头；上帝知道在奥索雷斯老宅里出了什么事情！真丢人哪！弄不好就会鸡飞蛋打，不准备怎么行呢。哦，人们可以把她从贝图斯塔轰走，但她不把半个贝图斯塔叼走是不会甘心的。”不过，她叼得太狠了，狠得连儿子都感到害怕。

费尔莫少爷独自在他豪华的教士书房里思忖：“我一个人，孤零零一个人，连母亲也不来安慰我！我该怎么办呢？把全副心思都奉献给这高尚而强烈的激情……安娜，安娜，世界上再没有别人了！她也是孤零零的一个人，她也需要我……我们两个

在一起就可以战胜一切蠢人和坏人。”

德帕斯脸色苍白，几乎没有一点血色。他怀着异常紧张不安的心情来到了他虔诚的女友身边。她越来越漂亮了，面庞又变得那样红润那样精神了，体态也变得那样丰满、结实、匀称了。温柔好象成了安尼塔的一轮光环。健康经过某种理想的德性净化之后又回到了台伯河① 彼岸的那个 madonna②高傲的模特儿身上。

堂阿尔瓦罗·梅西亚从帕尔玛萨尔塔斯一回来，堂维克托·金塔纳尔就马上恢复了和他的亲密友情。不久，讲经师就发现这位皈依天主的人疏远了他。尽管堂维克托仍然认为自己非常虔诚，但他却怀疑宗教和教士、主教和教皇极权主义是不同的两码事。“我是老牌的天主教教徒。”每当他发表什么异端邪说或诸如此类的议论时，总是这样说；不过，他是按照他的方式来解释《旧约》和《新约》的，他甚至敢当着神父和夫人们的面说什么有德行的人总是个神父；一座世俗的森林就是纯洁宗教最适宜的圣地；还说耶稣也当过自由派；他的胡说八道远不止此。然而，最糟糕的还不是这些。庭长夫人和堂费尔明发现，每当金塔纳尔看见他们俩在一起的时候，他的态度总是有些冷淡。碰到这种有所掩饰的冷落，讲经师只好假装没看见。

堂阿尔瓦罗只是偶尔到奥索雷斯家去一下，而且，都是礼节性的拜访，呆的时间也很短。为什么要这样呢？堂维克托问。他的朋友总是欲言又止地暗示他：庭长夫人对他反感，而他又不愿惹人讨厌。另外，回避的人又不止他一个。就连过去常来常往的小侯爵帕科现在也几乎不登门了。维西塔雄很少来，

① 在意大利境内。

② 意大利语：圣母。

侯爵夫人几乎就没来过；在所有的男朋女友中只有讲经师，只有他常来光顾。那个好先生使庭长夫人周围变得空空如也。她很高兴，好象她谁也不需要；但是，他堂维克托可不行，他需要交往，需要高高兴兴地和大家在一起，彼此说说话。

他还是两个月去忏悔一次，领一次圣餐，但是凯姆卑斯却与世俗书籍为伍，被束之高阁；金塔纳尔仍对地狱怀有恐惧，“但他却不愿完全放弃在尘世间短暂的一生赐给他的种种现实的好处。”“尤其不愿让宗教狂热统治他的家庭。”堂维克托非常看重梅西亚为挑动他在俱乐部出的那些主意，一直准备按计而行，可又缺乏勇气，只敢偶尔给他的敌人讲经师一个难看的脸；但是，讲经师总是假装糊涂，所以弄得事情毫无进展。

堂维克托终于承认，不过没向任何人明说，他并不象他原来想象的那样坚定有力：“他没有力量对付闯进他家的耶稣会教义。”“咳，由于某种缘故，他没拿定主意，结果听任讲经师控制了妻子的灵魂，使她终于成了耶稣会的教徒……”最后，金塔纳尔把教区法官在奥索雷斯老宅的权力同耶稣会在巴拉圭的权力做了比较。“是啊，我的家现在成了第二个巴拉圭。”而且，他对那“有害的影响”越来越无能为力。他只会吊着脸和往外面跑。

他这样做只得到了一个结果：就是促使庭长夫人和讲经师约定多在外面相会，少在老宅里见面。“最好还是在堂娜佩特罗尼拉家里谈，有什么必要去烦扰可怜的堂维克托呢？既然有害的友谊已经再次使他离开光明大道，用居心叵测的暗示和卑鄙的不信神的猜疑毒害他的灵魂，那还是让他安静，让那清白的但令他不快的场面离开他的视线为好。那两颗由强有力的纽带连结在一起的兄弟般的灵魂是生活在虔诚与富有诗意的理想主义之中的，是清白的。

堂娜佩特罗尼拉家那用灰毛氈挂毯谨慎地掩着阳台和大厅就是那两位心心相印的朋友几小时几小时地谈论“精神财富”(“君子坦丁大帝”语)的场所。在那里陪着他们的只有那只静悄悄地在地上走来走去、在庭长夫人的裙子上和讲经师的法袍上越来越亲热地蹭着脊背的越来越胖的白猫。

安尼塔发现堂费尔明的脸苍白得有趣,眼圈发紫,声音和呼吸中有一种使她感到焦虑的疲惫。

她恳求他注意自己的身体,她就象妈妈恳求心爱的儿子吃药似的,是那样亲切。他眼睛里闪着热情的火花,满面笑容地回答,“他没什么;她那是猜测;她不必为他微不足道的身体担心。”

有几天,在他们的交谈中出现了令人发窘的停顿,沉默长得就象不合时宜的饶舌者一样烦人。

两个人在保守着一个秘密。当他们认为彼此的了解已深入到双方心灵的最后一个角落时,双方都避而不谈心中的秘密,思索着那种有害的行为。

每当安娜对他谈起他正在失去的健康时,讲经师都非常痛苦。“如果她知道是怎么回事就好罗!”

他决心不让他同那位“美丽天使”的友谊最后以卑劣的方式演变成一个充满内疚和后果不堪设想的粗野的实利主义的冒险行为;他断定那个女人把她纯洁心灵的全部真诚都已倾注在那条虔诚的纽带上;如果使这样的灵魂堕落——这是可能的——就会使他失去了自己最喜欢的东西。他就是怀着这种纯净的激情——据他说这激情没有名字——在同可怕的诱惑进行搏斗,而且只能以他认为是不诚实行为的“丢人的休战”来抵御肉体突然的来势凶猛的反叛。他徒劳地想:当我离开我的堂娜安娜时,我的山区猎人般的躯体如何生活与她还有关系吗?她对我的肉

体没有任何要求；但我的整个灵魂都全属于她；当我在远离她的地方满足由她激起但她本人并不知道的欲望时，我可一点没动用灵魂；他这样想是徒劳的，因为每当安娜双手合十、殷勤、温柔、笑眯眯地恳求他注意身体、不要把时间都花在工作和听忏悔上时，内疚就无情地折磨他，“没有他，她可怎么办呢？”

“让我们设想一下，您若是死了，我可怎么办呢？”

“可怕，太可怕了，”讲经师想，“在她眼里我徒有圣者虚名，而实际上，我不过是一个应该象泥身一样生活的可怜的泥身。骗别人我并不难过，可这是骗她呀！但别无它法。”他希望得到安慰。他想，所有那一切都是由于她；由于她，他才又真正地感到了他原以为已经死去的青春的激情；由于她，由于对她纯洁的尊重，他才又陷入了原来的泥坑；但是，这种想法并不能给他以慰藉，也不能消除他的内疚。

有几周特雷西纳忧心忡忡，担心自己已经失去对少爷的控制；当时讲经师正在安娜身边过着无忧无虑、心平如镜的日子。但是，诱惑带来的烦恼慢慢地又出现了；诱惑比内疚更可怕，尤其是它有更大的危险性；安娜的贞洁，她那种贞洁女人的清白，真诚的虔诚，她那相信他们精神友谊没有罪恶成分的天真，对堂费尔明的激情来说都具有刺激性，都使危险变得更大；因为不怕任何邪恶的她总是那么漫不经心，她看不出她的信任，她亲切的关怀，她温柔的友情，她所说所做的一切，都是投向火堆的干柴。为了避免更大的不幸，德帕斯又谨慎起来，这是特雷莎所高兴的，并自豪地认为这是自己的胜利。

安娜也有她的秘密。她的虔诚是真诚的，她自我拯救的愿望是坚定的，她象阿维拉的圣女说的那样一蹬一蹬地爬天梯的意愿是严肃的；然而；诱惑也越来越可怕了。她越是觉得思念

堂阿尔瓦罗的罪过可怕，在他身上发现的快乐就越多。她毫不怀疑，那个男人对她来说就意味着堕落，但是她也不怀疑她迷上了他，她身上有许多尘世的、肉欲的、脆弱的和非永恒的东西。这会儿若见了他，她决不敢象过去那样面对面地看他，让他一连几小时地留在自己身旁，向他证明她对他无动于衷了，不行了，现在她躲着他，躲着他的影子，不敢去想他；他是个魔鬼，是耶稣强有力的敌人。没有别的办法，只有躲着他；这是卑躬屈节，以前她可傲慢得发狂。她现在仍然干净地活着是因为上天保佑，完全是上天保佑；安娜承认，凭自己的力量是坚持不住的；只要上帝一松手，堂阿尔瓦罗就会伸出他的手将她抓获。因此，她连见都不想见他。不过，她还是不由自主地思念他。她竭尽全力驱赶这种思念，但总是徒劳无益。她感到极大的不安，耶稣会怎么想呢？如果讲经师知道了……他又会怎么想呢？她对自己的感官稍有放纵，它们便陶醉在对梅西亚的思念中，庭长夫人对这种思念，就象对卑劣下流的行径那样感到厌恶。为什么要想梅西亚呢？对耶稣的不忠在她身上唤起了令人可怕和深为痛心的内疚，不过，这种内疚外面有一层虚构的模糊的东西，使自责的痛苦有所冲淡。然而，对她的知心朋友、她的兄长堂费尔明的不忠所产生的内疚却是深入骨髓的，正是这种内疚使她厌恶自己，蔑视自己，无比痛苦。另外，安尼塔也不敢向讲经师忏悔此事。要是撕掉罩在他们完美无瑕的关系上的面纱，无异于给他当头一棒。为了在忏悔中对那个短处守口如瓶，她便故伎重演，诡辩说："她不愿意。"每当那件事进入她的脑海时，她就将它排除在罪过之外；她一直躲着堂阿尔瓦罗，她没有主动犯罪。有被动犯罪的吗？有一次她就这个问题请教了讲经师，但没对他说，这和她本人有什么关系。堂费尔明回答说问题很复

杂……并向她提到了几个作者。安娜记得其中有帕斯卡①的《外省来信》。她有那本书，并且读了……她觉得她简直要疯了。“啊！做好人还有个能力问题。那许许多多含糊其辞的语言，巧妙的构思使她大惑不解。”但她继续避而不谈诱惑带给她的苦恼。抵御诱惑的强大武器就是她炽热的慈悲心肠，当德帕斯的敌人向他掀起辱骂的风暴时，安娜就是怀着这样的心肠全力去维护和安慰德帕斯的。那些辱骂在她看来都是彻头彻尾的诬蔑。

为拯救那个曾拯救过她灵魂的人而献身的思想支配了这位信女。那种思想仿佛是一种压倒一切的强烈激情，安娜怀着愉快的心情接受了这种激情，因为这样她就可以满足一个人所感受到的、有具体和可感知目标的爱的渴望了。“对，对，她想，我要同偏爱恶的倾向进行斗争，我要爱这种善，这种牺牲，这种忘我精神。如果需要，我准备为这个人去死……”但是，她没有办法把这种愿望付诸实行。安娜找来找去找不到为讲经师牺牲的方式。为了抵御粗暴的诽谤她能做些什么呢？眼下她无能为力，但她并没有失望；或许将来会有办法为拯救那个“可怜的殉教者”做出她已决心做出的自我牺牲……在此之前，她就只能对他进行安慰了。她善于做这种事，会安慰得讲经师必须做出巨大努力才能控制住自己，不致于感激得对她下跪，吻她小巧玲珑、一向包得严实的秀足。

与此同时，佛哈，莫雷洛，堂库斯托迪奥，吉马兰，《警钟报》和幕后的堂阿尔瓦罗及维西塔雄·奥利加斯·德·奎沃都在拚命活动，以图推倒那座压在他们头上的大山：讲经师的权力。

---

① 十七世纪法国数学家，物理学家，作家。

如果说修女特雷莎之死对讲经师是沉重一击，使他在其敌人想象的高高的宝座上瑟瑟发抖，同时使可怜的堂桑托斯·巴里纳加在一段时间内黯然失色的话，那么，几周后情形就大不一样了，巴里纳加又在牺牲品的光环中放出了光彩。狡诘的公众的假同情又转向了他，但谨慎得就象喜剧《第二个母亲》中的那个后娘。贝图斯塔人在一般情况下并没有把堂桑托斯的死放在心上；谁也不想伸手拉他一把，使他摆脱贫困，甚至仍叫他醉鬼；但是，都一致声讨教区法官，咒骂那个造成那大不幸的祸首；他们十分得意，相信或者假装相信，他们这样做，慈善团体就会高兴。

“啊！在这个时代，”佛哈在俱乐部里喊道，“在这个被一切进步的敌人诅咒的时代，在这个‘实利主义的腐化的’时代，随意践踏人民博爱的感情而不遭到公众舆论以被践踏的人类的名义发出的共同抗议的情形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可怜的堂桑托斯·巴里纳加，‘红十字商店’不道德垄断的牺牲品，正在他冷冷清清的店房里饿死。过去，那里摆满了圣杯、圣餐碟和圣餐杯，灯和烛台及其他上百种礼拜用品。他在那个角落里快死了，快饿死了，先生们，大家都清楚，这是那个买卖圣职的人的罪过。他快死了，是的，他必死无疑；但是，那个耍手腕躲过商业法和教会法规检查、身为神父却在经商的人，那个以饥饿手段杀死可怜的公民先生巴里纳加的人，那个做恶多端的家伙得意不了几时了，因为公众的愤怒正象潮水那样猛涨 …… 它必将吞没那个暴君！……”

不过，尽管佛哈发表了一通又一通类似的演说，但他从没想过派人送一只母鸡给堂桑托斯，给他炖碗鸡汤喝。

这个破产商人其他理论上的保护人都和他差不多，他们异

口同声地说他快要饿死了，但在去探望他的时候，却不肯给他带点面包去，甚至去看他的人也屈指可数。佛哈经常是进去就立刻出来，一弄清这位可怜老人的贫困和病情就算完事大吉，就急忙跑出来咒骂另一位——教区法官。他认为这就是为伟大的进步事业和有共同利害关系的人的事业效了劳。

倒霉的堂桑托斯先生不久前捞到的异教徒的美称把很多心怀慈悲、本来愿意救助他的人全吓跑了。

只有帕乌尔会的人敢走近老头的床头，向他提供一些慈善团体的物质救助和教会的精神援助。

但这无济于事。

“幸好，”堂彭佩约·吉马兰在谈到那件事的时候说，“幸好我当时在场，才免受了一次侮辱。”

堂桑托斯让他的朋友堂彭佩约充当他的全权代表，由他出面拒绝宗教狂热分子们的一切提议。

吉马兰对这个“微妙而重要的，需要他那种非常坚强的性格和牢固信念和使命”非常满意。

帕乌尔会的使者真的来到了那位慢性酒精中毒者的徒有四壁的阴冷小屋。他们是堂娜佩特罗尼拉即“君士坦丁大帝”和受俸教士堂库斯托迪奥。巴里纳加的女儿，那个苍白干瘦的信女在下面的空店房里哭哭啼啼地接待了他们。三个人低声谈着话。堂库斯托迪奥对他的忏悔弟子耳语，话里尽是柔和的哨音，这是从讲经师那儿学来的。他安慰她，而她则抬起泪汪汪的眼睛目不转睛地望着教士那非常亲切的眼睛，那情形就仿佛一个人到了他熟悉的经常光顾的所在。

他们蹑手蹑脚地上了楼，准备向敌人发起一次攻击。

“这么说堂彭佩约是在楼上了？”堂库斯托迪奥在楼梯上

问。

“是的，这些天他一直没离开这儿；我父亲把我从他身边支开，他需要这个老糊涂、这个异教徒……”

堂彭佩约·吉马兰听到受俸教士的声音，认为上来的好象是个神父，思想上就有了自卫的准备，并力图摆出一副与他坚定的极为精明的自由思想者的身分相称的架势。他倒背双手，在屋里踱起了大步，连虫蛀了的旧欧栗木地板也跟着他步子的频率嘎嘎作响。在隔壁的卧室里可以听到病人常有的呻吟声和困难的呼吸声。卧室没有门，由一张薄红布做的帷幔把它同大厅隔开。

“谁在哪儿？”堂桑托斯有气无力地问，他连发火的劲儿都没有了。

“我看是他们；不过您别怕。有我在这里。您安静地躺着吧，您现在不能生气。对付他们我一个人就够了，而且绰绰有余。”

敌人进来了，尽管他们是为和平而来；堂彭佩约也打定主意要慎重从事。但是，当堂娜佩特罗尼拉一张嘴，这位无神论者就伸出一只手打断她说：

“对不起，夫人，也请这位尊贵的天主神父原谅……你们走错了门儿，这里不接受有条件的施舍……”

“什么条件？”堂库斯托迪奥彬彬有礼地问。

“您别发火，我的朋友，我觉得您在地球上另有使命。您看，我是多么心平气和地在和您说话呀？……”

“喂，我觉得我并没说过……”

“您说过，什么条件？您好好打量打量我，我是谁也吓不住的。我并非对教士一概仇视，但我要求一切有教养的人都要讲礼貌……”

“先生，我们不是来吵架的，我们是来行善的……”

“有条件的……”

“什么条件不条件！”堂娜佩特罗尼拉喊道，“我不明白，我不明白，为什么要这么害怕一个不信神的疯子。在这个家里，”她补充道，“您没有任何权力。这位小姐是堂桑托斯的女儿，我们是来找她和她的父亲的，是自愿来给他送我们团体提供的救济……”

“条件是令人屈辱的悔过自新。这我早就知道。堂桑托斯已经把有关他宗教自主的一切权力交给我了，我现在以他的名义，以最客气的方式要求你们离开这里……”

堂彭佩约接着将一只手指向门，并将这种姿势保持了一小会儿，欣赏着自己伸出的胳膊和它的力量。

但是，他不得不放下手臂，因为堂娜佩特罗尼拉反驳说她不准备听从一个管闲事的人的命令……

“夫人，在这里，管闲事的人是你们……谁也没叫你们来，也不需要你们来；这里只接受不要受圣体证明书的施舍。”

“我们也不要证明书……”

“神父先生，别跟我来神学院的那套把戏；现代哲学表明经院哲学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玩意儿，我知道你们来的目的。你们想用一盘兵豆来换取我朋友的牢固信念，用一碗肉汤收买他的信仰，用一个比塞塔改变他的观点……这太卑鄙了！”

“可是先生……”

“神父先生，够了。堂桑托斯死时不想忏悔，也不想受圣体，他不承认他先人的宗教。这些就是他不可更改的条件；好吧，在这种条件下，你们还同意帮助他，照顾他，给他所需的食物和药品吗？”

“不过，我的先生！……”

“啊！……您的先生……我已经说了！您没看见经院哲学也对付不了我吗？”

“关于这些和其他许多事情，”“君士坦丁大帝”说，“我们都想跟那个有关的人谈。”

“这办不到……”

“就办得到……”

“夫人，如果你们一定要坚持这种无耻的要求，我就不管您是不是妇女，把你们从楼梯上推下去……”

堂彭佩约一步跨到布帷幔前挡住了那个主教大妈的去路。

“谁呀？谁呀？”里面传出来巴里纳加上气不接下气的嘶哑的喊声。

“是帕乌尔会的人。”吉马兰答道。

“遭雷劈的，从我家滚出去！……堂彭佩约，您怎么不拿扫帚把他们轰出去？……无耻……是不是还有个神父？……”

“有，先生，是有个……”

“是不是讲经师？是那个强盗、盗圣蜡的家伙吗？这个把我抢劫一空的人……他是来取笑我的吧？哎，要是我能起来……您干吗不用棍子打断他们的腿？从我家滚出去……天理，难道就没有天理了吗？就没有穷人的天理了吗？”

“您冷静些，不是讲经师。”

“是他，是他，我知道；您不知道？他就是那个收容所的头儿，帕乌尔会的主席？你进来，进来呀，强盗……你瞧着吧，我要用适用于你的武器砸扁你的脑壳……”

“你冷静些，冷静些，我的朋友；好好打发这些先生我一个人就够了，还绰绰有余呢。”

“不，不，要是教区法官，您放他进来，我要亲手打死他……谁在那儿哭呢？”

“是您的女儿……”

“哦，是那个天字第一号的假正经啊，等我起来再说，贱货！是她要把她父亲活活饿死，是她往汤里放念珠和头发，是她往我鼻子上倒脏土，她一大早去做弥撒，吃中饭才回来……不要脸的东西，等我起来再说！”

“父亲，看在上帝的份上，看在慈爱圣母的份上，您安静些……堂娜佩特罗尼拉看您来了，还有一位神父先生……”

“是你的堂库斯托迪奥吧……是拐骗你的那个家伙吧……这个教士会的花花公子……啊，娼妇，等我抓住你们俩再说！……”

“天哪，天哪！咱们还是走吧。”堂娜佩特罗尼拉一边寻找楼梯一边喊道。

然而，眼下他们还不能走，因为堂桑托斯的女儿晕倒了。他们把她扶到楼下的店房里，让她躲开父亲愤怒的吼叫和辱骂。屋里就剩下堂彭佩约一个人了，他又开始走来走去。过了一会儿，他走进厨房，把堂桑托斯可怜的杂烩沙锅里的沫子撇掉。

“那儿只有他的施舍。他对朋友也实在是慷慨不到哪儿去，因为他也要养活好几口人，生活也很紧张；但关心和照顾病人他还是做得到的。”

少顷，他吹着杯里冒着热气的颜色暗淡的汤水，回到了堂桑托斯的卧室；那杯汤里还漂着炭屑。

他把住堂桑托斯颤颤微微的头，没让病人动那双瘦骨嶙峋、哆哆嗦嗦的手，自己端着杯子，喂他喝汤。

堂彭佩约就这样占领了这块空阵地，他一心只想保住“他

思想的胜利”，为此，他必须随时守在病人身边，防止堂桑托斯的女儿偷偷领进什么“教会分子”。

吉马兰早晨一起来就往巴里纳加家里跑，在那儿，几乎总是守到吃晚饭的时候才离去，一到家他就催着女佣人、妻子和女儿快点弄饭，然后转眼之间便将“物质需要”处理完毕。

“哎，哎！ ……少废话，汤……人家等着我呢……”

他吃完饭，把桌子上剩下的硬面包块，少许糖和其他残羹剩饭往小袋子里一装，提起来就跑。

有几个晚上，他一进门就叫：

“快！ 快！ 给我便鞋，还有那瓶茴芹酒， 今晚我要守着堂桑托斯。”

堂彭佩约的妻子一边叹气， 一边把瑞士便鞋和酒瓶子递给他。转眼男主人就不见了。

佛哈、奥尔加斯父子俩、“做为普通人而不是神父”的格洛塞斯特尔、堂阿尔瓦罗·梅西亚、在圣周大吃其肉的自由思想者、几个参加俱乐部秘密晚餐的人、《警钟报》的几位编辑和教区法官的其他许多敌人， 都不时地去看望堂桑托斯。大家怀着难以压抑的愤慨，对巴里纳加的不幸表示了同情。“啊！ 把巴里纳加先生搞到这种地步的人可真够卑鄙的， 他应该受到公众的谴责。” 仅此而已。几乎谁也不敢留下点什么施舍，“唯恐病人多心”。但很多人都表示，如果需要，他们都愿意为他守夜。

堂彭佩约接待了来访的客人，似乎他是这个家的主人。塞莱斯蒂娜只好忍着，因为这是她父亲的意思。

“他是我唯一的儿子……你这个没心肝的！……他是我唯一的父亲……唯一的朋友……你在这儿是多余的……没良心的！ ……假正经！”那个垂死的醉鬼在他卧室里喊道。

那年十一月一过，天气变得异常寒冷，他的病因此恶化了。

十二月一日，塞莱斯蒂娜遵照堂库斯托迪奥的指示，准备向父亲发起最后的攻击，迫使他接受做临终圣事。

早八点左右，堂彭佩约·吉马兰一路哈着指头赶到堂桑托斯家。他刚一进门，就在早已弃之不用、到处是老鼠的冷冰冰的店房里被那个信女拦住了去路。

姑娘又是要求、恳求、又是跪在地上作揖哭啼……接着又是命令、威胁、辱骂，用尽了各种手段，然而都无济于事。

“找你爸爸去，”吉马兰总是这句话，“我不过是执行他的嘱托。”

塞莱斯蒂娜绝望地走到父亲床前，又哭了起来。她跪在地上，头埋在硬梆梆的草垫子里。堂桑托斯以一种特别威严的、断断续续的微弱的声音——里面既有痛苦、疯狂的成分，又有低贱、不幸的成分——重复道：

“假正经，从我面前滚开！上帝在上，我憎恶你和你的那个教士佬……都给我滚开……谁都别进我的店房，他们不会给我留下一只圣餐杯……一只圣餐碟……别动那盏灯，强盗先生！你，堕落的女儿，别在围裙下面藏那个……那个……那个圣饼……滚开！”

“父亲，父亲，您可怜可怜我吧……您收下圣饼吧！……”

“谁都抢我的东西，我的灯……你帮助他们，你是个同谋……蹲班房去吧！”

“父亲，先生，可怜一下您的女儿吧……这是圣饼……您拿着吧……拿着吧……”

“不，我不要……我们还是放明白点儿。几块圣饼有屁用？我要是留下，它也会在店里霉掉……教区法官严禁他们买我的

东西……他们，那些可怜的乡下神父，有什么办法呢？那些不幸的人哪！他们怕他……怕他……无耻！那些不幸的人哪！”

堂桑托斯使劲直起身，垂着头，默默地流下了眼泪。

他间或重复一句：

“那些不幸的人哪！……”

塞莱斯蒂娜抽抽噎噎地走出卧室。

“她父亲已经失去了理智。理智不恢复，就无法忏悔……只有等上帝创造奇迹了。”

“他不能忏悔，也不想忏悔，也不该忏悔，”堂彭佩约抄着手叫道；他毫不动摇，决心不为他人的痛苦所打动。

圣母受孕节那天天一亮，索摩萨医生就说，晚上堂桑托斯就会一命归西。

病人通常仅有的那一点理智也消失了。要想让他说出他还记得的那一点事情就得给他某种强烈的刺激。堂罗布斯蒂亚诺即科学来到他面前才引起了他对外部世界的注意。中午，塞莱斯蒂娜告诉他，说卡拉斯皮克先生想见他。这个意外的荣誉竟使那个垂死的病人变得非常清醒。卡拉斯皮克对始终抄着手站在卧室门口的堂彭佩约连招呼也没打，就和教区神父一起径直走到巴里纳加的床前。教区神父是一位样子和善的老头，他声音柔和，带着浓重的地方口音。堂桑托斯过去向卡拉斯皮克借过钱，所以他在病人心目中有一定的威信；他们好多年没说过话了，虽然各自想法不同，又长期没有来往，但彼此仍然十分敬重。巴里纳加很有礼貌地以他不常用的文雅言词拒绝了卡洛斯会的杰出成员、真诚的教徒堂弗朗西斯科·卡拉斯皮克的好意。

“全都没用了……教会使我破了产……我不想同教会发生任何关系……我相信上帝……相信基督……他是……一个伟

人……不过，我不想忏悔，卡拉斯皮克先生，很遗憾……我没能使您满意。另外，……我相信……我这个……是可以治好的……至少……用酒……可……可以……您别不信，我死是由于缺乏液体……气体……和固体……”

堂桑托斯略微抬起头，认出了教区神父。

“堂安特罗……您也……在这儿……我很高兴……这样……您可以……作为……心灵的……公证人——我们权且这么叫吧——向公众证明……我说的这些……我的全部遗嘱是：我桑托斯·巴里纳加的死是……由于缺少足够的……含酒精的……液体……我是……死于……那个……医生先生叫它……虚衰……或者竭衰① ……其次……”

他停住了，咳嗽憋得他直喘。他挣扎着把破被子和脏被头往脖子跟前拽了拽，继续说：

“另外，我还死于缺烟……，对，没有营养……也是一条……这一切全都是讲经师先生和我那个女儿太太造成的……”

“我看，堂桑托斯，”神父壮起胆子说道，“您别难为可怜的塞莱斯塔② 了。我们谈点别的吧。您不会死的，绝对不会的。您很快就会好的……今天下午我保证给您带来您需要的一切，但在这之前，我需要同您单独谈一会儿。然后……然后，您就可以得到圣饼了。”

“我要面包！”垂死的病人用尽全身力气怒不可遏地喊道，“我需要的是能吃的面包！……但愿上帝能这样拯救我……饿死我了！我要的是面包……我饿死了！……饿死了！……”

这是堂桑托斯最后几句有理智的话。少顷，他便陷入昏迷

---

① 应是“虚弱”和“衰竭”，堂桑托斯记错了。

② 即塞莱斯蒂娜。

状态。塞莱斯蒂娜在床脚边哭泣。堂安特罗神父抄着手在凄惨的客厅里走来走去，踏得地板吱嘎作响。吉马兰也抄着手站在卧室和客厅之间赞叹着那他称之为清白之死的景象。卡拉斯皮克则早已向主教府跑去。

他赶到那儿，述说了一切。主教正在圣母像前祈祷，一听堂桑托斯拒不接受上帝，拒不忏悔，便举起了合十的双手，以温柔而庄严的声音，充满痛苦地喊道：

“我的圣母，上帝的母亲，给那个不幸的人指条明路吧！……”

好人福尔图纳托脸色煞白，嘟囔着心中的祷词，微厚的下唇不住地哆嗦。

讲经师背着手在铺满锦缎的红色大厅里大步走来走去。

卡拉斯皮克因女儿新丧仍穿着丧服，他满眼泪水地望着堂费尔明。

“堂费尔明很苦恼，”可怜的堂弗朗西斯科想，竟在无意中带着深深的惭愧感到有点得意，享受着报复的快乐……“这种报复没有道理……不公道……管它呢！反正他一想起死去的女儿，就感到了这种快乐。”

不错，堂费尔明确实苦恼。“对门那个店主的拗劲是个麻烦。”

那天晚上，他借着月光看见堂桑托斯在大街上拖着受凌辱的不幸的身体走着的时候，心里曾感到一种罗曼蒂克式的内疚，但此刻他已经完全变成了一个自私自利的人，心里只想着他的激情；凡是影响他在安娜跟前享受那无名快活的事，他都讨厌；凡是能解决那越来越严重的、受制约的感觉器官和永远保持激情纯洁性的想法之间的冲突的事，他都喜欢。在他眼里，世界上

其余的事情都不存在。“现在堂桑托斯这样吵吵嚷嚷的，象一条狗似的死去，一定得把他埋在墓地后面那个专门为俗葬预备的肮脏的、无人管理的深坑里：这一切罪责都会推给他，全贝图斯塔都会指责他！”哗变的传闻已开始出现。“塌鼻子”不时来向他报告，说堂桑托斯家的店铺和所在的那条街上都挤满了人，挤满了讲经师的敌人……还说人群中有人称他是杀人犯——因为他逼着“塌鼻子”照实说，不绕弯子——杀人犯、强盗……讲经师想到这儿，忍不住跺了一下地板。卡拉斯皮克吓了一跳。主教从祈祷室出来，双手合十，向教区法官走去。

“看在上帝的份上，费尔莫，看在上帝的份上，我请求你让我……”

“什么？”

“让我亲自去吧；去看看那个人……我想见见他……他会听我的话的……我一定要说服他……你如果怕人们看见我去，就让他们给我弄辆车，有篷车、无篷车……都行。我要去看他，是的，我要去看他。”

“胡闹，先生，胡闹！”教区法官摇着头吼道。

“可是，费尔莫，那可是个迷路的人哪！”

“您不能离开这儿……去……主教……看一个顽固不化的异教徒，荒唐……”

“正因如此，费尔莫……”

“好哇！好哇！《悲惨世界》……总是演戏……总是主教府那一幕，是不是？堂桑托斯是个无耻的醉汉，他会不顾廉耻地唾主教的；堂彭佩约会同您辩论有没有上帝的……这事不能考虑，去看他？简直是荒唐！”

双方都沉默了好一会儿。唯一在场的卡拉斯皮克吓得直哆

嗦，他对讲经师的权力和力量既钦佩又恐惧。

“他确实把主教攥在手心里。”后来，堂费尔明接着说：

“另外，您去也是白费。卡拉斯皮克刚才说了，巴里纳加已经不省人事，是吧？晚了，去了也无事可做。他已经形同死人。”

卡拉斯皮克尽管非常害怕，但一心想拯救堂桑托斯，竟壮起胆子说道：

“不过，或许……有很多情况……”

“什么情况？”讲经师以刮脸刀一样锋利的声调与目光问道。“什么情况？”他又问了一句，因为另一位没有吭声。

“病人可能会从昏迷中苏醒，恢复知觉。”

“您想错了。再说，那儿也有神父……堂安特罗就是为这才去的……大人不能……不能离开这儿。”

主教到底没有去。

出出进进的只有“塌鼻子”坎皮约，他同堂费尔明偷偷嘀咕了一阵就又回到街上去收集传闻，监视敌人。堂桑托斯就住在那条街上，和讲经师的家是对门儿。敌人在那条又窄又陡的街上很有威胁。那是一条教士街，是恩西马达区最糟糕也是最高贵的一条街。

向晚时分，巴里纳加凄惨的徒有四壁的店房前已经被人围得水泄不通。在短短几个小时内他的朋友骤然大增，塞满了人行道，连马路上都是人，他们仨一群俩一伙地低声说着话，忽聚忽散。

那里面有佛哈，奥尔加斯父子俩和几个参加每月一次晚餐、阴谋反对教区法官和俱乐部会员。前市长在堂桑托斯家里出出进进，异常活跃。他带着新闻一下楼，朋友们就把他围了起来。

“就要断气了。”

“还有知觉吗？”

“当然，跟您和我一样。”这是谎话，虽然巴里纳加一直到死都在说话，但早已不知所云了。他的话断断续续，不是痛骂讲经师，就是抱怨他的女儿。有时悲愤得象李尔王，有时又骂骂咧咧象个车夫。

“您说，佛哈先生，上面有神父吗？据说讲经师也亲自来了……”

“讲经师？他想的倒美！他要来就是对他……对她……又一次嘲弄。他不会来，不会的。在楼上的是堂安特罗，教区神父，这个可怜虫是个窝囊废，是个值得可怜的宗教狂，他以为在履行职责……其实却象在唱赞歌。堂桑托斯可是个信仰坚定的人。”

“他怎么样？莫非已经死了？”一个刚到的人问。

“没有，先生，还没死。反正是快了。”

“堂彭佩约据说也表现得很坚定……”

“也……”

“不过，健康人总容易些。”

“事情又没出在他身上……”

“他活不过今晚了。”

“医生没有回来。”

“索摩萨说他今天下午必死无疑。”

“所以他才没回来，他估计错了……”

“神父说他可以挨到天明。”

“还说他是饿死的。”

“据说这是他自己说的。”

“不错，先生，这是他最后几句有理智的话，”佛哈提醒说，他

在自打嘴巴。

“听他说：‘我需要的是面包，但愿上帝这样拯救我！我饿死了！’”

小奥尔加斯忍俊不禁，急忙用披风的衬边盖住嘴，但还是笑出了声。

“是这么回事，您笑吧，年轻人，这事就是让人好笑。”

“喂，我笑的不是那个快死的人……我笑的是那种恩典。”

“您应当称之为极深刻的教训。他是死于饥饿，这是事实；但给他的却不是一个小面包，而是一块祭祀用的圣饼，我尊重和信奉圣饼。”一个由于信仰自由主义而受迫害的……在忍饥挨饿的中学教师这样说。

“我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老厂”的一位留着长长的卷曲灰山羊胡的教师说，他是一位自行其是的基督教社会主义者，“不过，我认为今天应当把讲经师拖出来挂在那个街灯杆子上，让他看看送葬……”

“诸位，”佛哈评论说，“如果堂桑托斯象一个犹太人似的死在教会的怀抱之外，那都是教区法官的过错；这是事实。”

“当然。”

“这是明摆着的。”

“谁能说不是呢？”

“您说说，佛哈先生，真的不把他葬在神圣公墓吗？”

“我看是：教会法规墨迹未干，我是说宗教会议的决定是不容置疑的。”他的脸有点发红，因为他不清楚教会法规是否真的墨迹未干，也不清楚宗教会议是否谈到了这种情况。

“就是说埋他就象埋条狗！”

“这还在其次，”那个“老厂”的教师说，“所有的土地，由于人

的劳动，都已经神圣化了。”

“况且，一个人在死的时候……”

“慢着，诸位，慢着，”佛哈打断说，他不想白白丢掉已经到手的用以攻击讲经师的武器，“这种事情不能从哲学的角度来考虑；从哲学上看，把一个人埋在哪儿显然都无关紧要。可他的家庭呢？社会呢？尊严呢？你们大家都清楚我市，”他把这个“市”字说得很重，“埋葬非天主教徒尸体——我们权且这样称呼——的那块地方……”

小奥尔加斯笑了。

“我知道，年轻人，我知道我犯了个lapsus①，但您不要太世俗了。”

那群严肃的进步党人和社会主义者一齐将鄙夷的目光投向了举止不合时宜的小医生。

那位基督教社会主义者说：

“这里多的就是这东西，众口铄金哪，先生；我已说过上千次了，在西班牙巧辩之士太多了……”

“您说得不错也不少，别忘了过去的那个俱乐部，帕尔塞里萨先生……”

小奥尔加斯拍了拍“老厂”那位教师的肩膀。

帕尔塞里萨满意地笑了。

话扯远了。他们竟讨论起市政府在同主教争夺墓地管理权的问题上是否表现得有些软弱。

与此同时，那些来看望病人或他女儿的男朋女友，神父俗民，在楼梯上上下往返。堂彭佩约已让人把塞莱斯蒂娜送回她

---

① 拉丁语：错误。

的房间，这位信女就在那里接待来安慰她的教友和神父。吉马兰只放些有骨气的人进去；如果骨气不如他——如他的人实在是凤毛麟角，至少也得赞成让病人按照自己的想法做死前忏悔，或者根本不举行任何宗教仪式，假如病人认为合适。

“死得光荣啊！”对任何一个在最后一刻向巴里纳加的不幸表示同情的教区法官的敌人，堂彭佩约都要对人家这样耳语道。“死得光荣啊！多有骨气！多么坚强！就连苏格拉底也没他死得光荣……因为对苏格拉底，谁也没叫他忏悔。”

上楼下楼的人路过闲置的店房时都要往里窥视一眼，看看那空空的货架，看看那落满灰尘、外面上着破木板的橱窗。

在涂有巧克力色的柜台上放着一盏煤油灯，有气无力地照着悲凉的店房，店房里空荡荡的景象使它显得更加清冷。那些空无一物的搁板以它们的方式表明了堂桑托斯胃的境况。年复一年摆在那里的落满灰尘的最后一批存货已经以四个夸尔托① 的价钱卖给了一个乡下商人；可怜的巴里纳加就是用处理这些商品换来的几个钱度过了他一生最后一段醉酒生活。现在，老鼠在啃咬着货架的木板，而消瘦症则在吞噬着店主的五腑六脏。

天一亮他便死了。

科尔芬山的雾霭仍然在贝图斯塔的屋顶和街道上沉睡。清晨温和、湿润。灰蒙蒙的光线象又粘又脏的灰尘一样无孔不入。堂彭佩约孤独地、完全孤独地在垂死的病人身边度过了一夜，因为那只从不出门、老得要死的叭儿狗是不能算数的。吉马兰敞开阳台的门窗；一阵潮乎乎的风吹动细布帷幔，灰暗的光线便落在了惨白的尚有热气的尸体上。

---

① 西班牙古铜币。

早上八点，人们把塞莱斯蒂娜从停尸房拉走了；十点钟，他们又把尸体装进简陋、狭小的松木棺材里，抬到了空店房的柜台上。再没有来过什么神父和信女。

“这样更好。”堂彭佩约说，因为他一个顶俩。

“我们根本不需要乌鸦。”佛哈喊道，他也是一个顶俩。

“这应当是一次示威，”前市长对聚集在尸体旁的很多同党和讲经师的其仇敌说，“这应当是一次示威，政府不让我们搞别的示威，我们要抓住这次机会。另外，这是一种不公正：这个可怜的老人是饿死的，是被‘红十字商店’那些渎神和囤积商害死的。为了进一步凌辱和嘲弄他，现在又拒不给他一个体面的基督教徒的墓穴，硬要把他埋到新墙后面，埋进那堆瓦砾、那个专为俗葬准备的乱坟茔里。这些卑鄙家伙……”

“饿死不算，还要象狗似的被埋掉！”因为思想问题而受迫害的那个教师喊道。

“噢，必须大声抗议！”

“说得对！”

“这不公平！”

“必须搞一次示威游行！”

许多貌似主教府法官的阴谋参与者也说了话，他们都是在暗中操纵的冷酷无情的副主教莫雷洛的朋友。

“喂，索萨先生，您是为《警钟报》拟电文的……你们能不能让这期报纸晚出一会儿，好有时间插点儿什么……”

“好的，先生，我马上就去印刷厂，我将以可恶的出版法允许的最高调门儿就地起草一则简讯，号召一切自由党人，正义的朋友，等等，等等。您放心，佛哈先生。”

“那简讯您就题为‘俗葬’吧。”

“好，先生，就这么办。”

“用大号字排。”

“用拳头一样大的字，您就瞧好吧。”

“这将是对全体自由党人的通告……”

“工厂的自由党人会来吗？”

“当然会！”帕尔塞里萨喊道，“我马上就去动员。这政府不能禁止吧……”

“并没闹事嘛……”

葬礼是在天快黑的时候举行的。只有这样，工厂的人才能参加。

天下着雨，细细的雨丝懒洋洋地飘洒着。满街都是伞。

讲经师在他书房的玻璃后窥视着，他先看到的是黑糊糊的一片，接着，在那上面象古代推举头人一样，突然出现了一个又长又窄的黑匣子。那匣子在出店房时前倾了一下，就停住不动了，似乎有点犹豫。这是堂桑托斯最后一次离开家门。他象是在犹疑：是冒雨走呢还是回到屋里去。棺材在黑布与丝绸的波涛里消逝了。在门上面的阳台上，一条肮脏的黑卷毛狗将头探出栏杆；讲经师心惊胆战地望着它。那叭儿狗伸长脖子向街上张望，同时竖起了耳朵。它向棺材和雨伞吠了几声就又钻了回去。人们将它忘在客厅里了，门已被堂彭佩约锁上。

吉马兰穿着黑礼服指挥着葬礼。

列队走在棺材前的是很多工人和零售商，还有几个鞋匠和裁缝，他们口里念着天主经。

吉马兰曾建议不要念经。

“那个思想的殉道者，伟大的巴里纳加死前没做任何忏悔，死后这样做就违背了……”

“算了，算了，”佛哈吊着脸劝解道，“咱们不要太苛刻了，免得把事情弄僵。祈祷一下效果更好。”

“这不是一次反天主的示威。”学校的那位教师规劝道。

“这是反教权主义的示威。”另一位老练的自由党人说。

“打击的对象是教区法官。”一个不长胡子的男人说。他是格洛塞斯特尔的密探。

于是，大家同意在送葬时进行祈祷，也真的做了祈祷。

“Requiescat in pace.①”帕尔塞里萨在前面祈祷，他每念一句经文，都要在末尾庄重地加上这样一句。

他喊一句，举着火把列队行进的群众便应答一句：

“Requiescat in pace.”

堂彭佩约既不喜欢拉丁语，也不喜欢火把，但也得听之任之。

“这完全违背了死者的意志，可贝图斯塔不愿意举行一次真正的俗葬。”

那些在公用水池打水的妇女，那些拖着破鞋懒洋洋地在商业街和林荫路的泥水里散步的沿鞋边女工和裁缝，那些挎着篮子去买晚饭的女佣人，一看见送葬的队伍过来就围了上去。她们大多数人都谴责这种没有神父参加的“天主教徒”（人的同义词）的葬礼，说这简直是胆大妄为。有几个相貌丑陋的年轻女人还大声宣扬这种看法。

其中一个喊道：

“这会气死那些行善的人！”

这一声冒失的喊叫引起了对面另一声同样的喊叫。

---

① 拉丁语：安息吧。

“滚开，犹太佬！”一个支持那个女人的姑娘边喊边用木履敲击她认识的几个瓦工和石匠的脊背。

送葬队伍后面也稀稀落落地跟着几个女性代表；但据挎篮子的和打水的女人说“她们都是坏女人”。

“你滚吧，娼妇！”

“你们到哪儿去呀，婊子们？”

堂彭佩约的那些女同党哈哈大笑，这充分暴露了她们信念的浅薄。夜幕就要降临，离墓地尚远，必须加快脚步。

雨开始垂直落下，但雨点儿更大了。伞上发出了悲伤的响声，雨水顺着伞骨往下淌。阳台的门打开又关上，里面挤满了好奇者的脑袋。

人们大都怀着嘲弄的好奇和鄙视的心理观看着这个场面。“然而，这却使讲经师的罪恶显得更为严重。可怜的堂桑托斯死得象条狗，是教区法官的过错；他背弃宗教是教区法官的过错；他饥饿而死，死时连圣事都未做，这也是教区法官的过错。”

“而无孔不入的革命党利用这个机会玩了一次他们特有的把戏……”

“而这都怪教区法官……”

“事情不能做得太绝。”

“那个家伙把我们大家都害了。”

这些都是阳台上的评论。他们关上阳台，回到房子里仍在议论纷纷。德帕斯那天晚上失去了不少朋友。

不知怎么，“由于讲经师的过错，巴里纳加死得象条狗”这句话竟在贝图斯塔成了一种公论，明摆着的事实。

堂费尔明剩下的那些朋友都承认不能、至少那几天不能去反驳这种不公正但普遍认定的说法。

送葬的队伍已经穿过了移民区的主街，那个已经变成一公里长的泥塘，开始走上了通往墓地的坡路。雨又大了起来，并且借着风势，斜插伞下，抽打着送葬的人群。大雨滂沱，势如鞭挞。一块形如巨鸟的乌云笼罩着整个城市，向送葬者抛下了那场倾盆大雨，仿佛要和那呼啸而来的狂风一起把他们赶出贝图斯塔。

他们迅速地上着坡。可怜的棺材外面包着的贝克林布两三面已经裂开，露出了白色的木头，雨水不断地往下淌着。抬棺材的人任凭尸体在里面滚来滚去，疲劳和某种不自觉的迷信使他们对死者应有的尊敬大减。火把全熄灭了，从火把上往下淌的不是蜡而是雨水。人们在队伍里高声说话。

“快点！快点！”每走一步都可以听到这样的喊声。

有几个人竟放肆地讲起了有关暴风雨的笑话。在送葬队伍中大部分人都比较谨慎，但大家都一致认为应该加快步伐。大自然的震怒引起许多无言的忧虑。

堂彭佩约泡在水里的脚已开始感到难受，众所周知，潮湿对他十分有害，使他紧张，因此，会影响他的情绪。

“明摆着没有上帝，”他边走边想，“不过，要是有的话，他会认为他这是用雨魔惩罚我们。”

他们终于爬上了坡顶。墓地的那面墙在铅灰色的天际中显得非常突出，仿佛是横在天地之间的一条黑带子。不过，什么也看不真切。墙后的柏树在摇摆，好象是正在策划着什么，以便对付那些胆敢前来破坏墓地安宁的人的幽灵。

队伍在墓地的门前停住了，要进去还有某些困难。他们忽略了某些枝节问题，而掘墓人或许就是那个教士从中作梗，致使平地风波，出现了某些法律障碍。

“喂，佛哈在哪儿？”堂彭佩约喊道，他已没有同教士的蒙昧

主义再干一场的力气了。

佛哈不在。送葬的人群中根本没有他的人影儿。

堂彭佩约感到精疲力尽。“我只好孤军奋战了，这位阿拉尼亚① 上尉把我给甩了。”

他强打精神，多亏了大家的愤慨才得以挺住。队伍开进了墓地，但不是从大门，而是从围墙上的一个豁口进去的。围墙里的空场又脏又小，长满了蓖麻和荆豆，那是埋葬俗民的地方。这种人很少，眼下这个掘墓人只记得有过三四次这样的葬礼。

送葬的人没举行什么仪式就回去了，是风用冰冷的水鞭子把他们赶走的。

堂彭佩约·吉马兰最后一个离开墓地。“这是他的义务。”

夜幕四合。他孤独地、完全孤独地站在坡顶上。“在他背后二十步的地方就是那面忧郁的高墙。他可怜的朋友就在墙的后面，他已被抛弃，而且很快就会被所有的人忘掉；他就躺在地上……他与其他贝图斯塔人中间隔了一道墙——这是一种耻辱，如同一头死驴被抛在蓖麻、荆豆和泥污中间……狗与猫都可以从那个豁口进入俗葬墓地，一切亵渎神灵的东西都可以从那里自由出入……而堂桑托斯就躺在那里……好心的巴里纳加曾卖过圣餐碟和圣体匣……对这些东西他以前是相信的……这全是他堂彭佩约造下的孽；他早在‘和平咖啡馆’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在捣毁……这个可怜商人……信仰的堡垒了！”

吉马兰打了个冷战。他扣上扣子，“来时未穿外套是他犯的另一个错误。”

这时，他已经不觉得有水了……“原来雨已经不下了。”在贝

---

① 意为会打小算盘的人。

图斯塔上空广阔的夜幕中闪烁着几点白光，那是星星；在黑魆魆的城里出现了对称的红点儿，那是街灯。

吉马兰又颤栗起来；他又觉得脚上发潮……便加快了脚步。不仅如此，他还觉得身后有人跟着他；有时还觉得有人轻轻地碰了碰他礼服下摆和后脑勺上的头发……因为只有他一个人，肯定只有他一个人……所以他觉得没有什么不便，就夹着伞一溜小跑地下了坡。

“没，没有上帝，”他边跑边想，“可要是有的话，我们就倒霉了……”

他接着往下想：

“但不管怎么说，硬把一个人葬在那个鬼地方……未免太扫兴了。”

他跑着，不时地打冷战。

那天夜里堂彭佩约发了高烧。

“他已说过了，是潮湿所致！”

他说起了胡话。

“他梦见他是石灰和卵石做的，肚子里有一条缝，狗呀猫呀，有时还有个把长着尾巴的小孩，都从那条缝里进进出出。”

第二十三章

〔教堂里在做子时弥撒，贝图斯塔最有名气的人都赶去参加。庭长夫人在那里看见了堂费尔明。她回到家时，正碰上堂维克托在朗诵诗。庭长夫人与德帕斯在堂娜佩特罗尼拉家会面。〕

"Tecum principium in die virtutis tuae in splendoribus sanctorum, ex utero ante luciferum genui te."

庭长夫人读了这句话，却并不理解。祈祷书上的译文是这样说的："你将会在你掌管大权的那一天，在你的圣像的光彩闪耀下得到那个王国和财富；在晨星升起之前，你从我的腹中诞生。"

接下去，安娜又死盯住祈祷书上的这句话看："Dominus dixit ad me: Filius meus es tu, ego hodie genui te. Alleluia."①

"是的，是的，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② 她的心这样向她呼喊着……风琴仿佛明白庭长夫人的心思，不由自主地奏出一连串欢快和活泼的音符。它们充塞了大教堂各个黑暗的角落，还冲上教堂的拱顶，力图跑到街上，飞上云霄……让爱嬉闹的乐声

① 拉丁语：上帝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今天我生下了你。哈利路亚。

② 基督教和犹太教的欢呼用语，意为：赞美上帝。

充满整个世界。风琴在用它自己的方式说：

再见了，悲伤的马利亚，
明天我就要动身，
乘一只鲜花之船，
踏上去哈瓦那的旅程。

又突然换了口气喊道：

我从未象现在这样
看着神父先生的家……

接着，又很随便地停止叫喊，唱道：

起来，马诺利约，
倒下，马诺莱，
我曾使你逃过第五次暗算，
眼下你又大祸临头，
我不知道还能不能……
起来，马诺利约，
马诺利约，马诺莱。

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一千八百七十多年前圣婴在伯利恒诞生……这跟风琴有什么关系？可它却似乎乐得发狂……似乎丧失了理智，从那些锥形的管子，那些笛管和喇叭里发出一大串音符，仿佛是照亮人们灵魂的启明星。

教堂里光线很暗。每隔一段就有一盏带反光镜的煤油灯挂在柱子的钉子上。它中断了黑暗，但离它稍远的地方，仍旧是黑暗的世界。只有各个殿堂、祭坛后面和唱经处后面有这种星星

点点的灯光。祭坛上和唱经处的大蜡烛远远地高高地闪着亮光，宛如天上的小星星。但是，那欢快的乐声从一个厅堂跳入另一个厅堂，从地上跃到拱顶，象朝霞照亮了整个教堂。此刻才十二点，圣诞节的子时弥撒就开始了。

由于那个基督教庄严时刻的快乐，风琴想起了贝图斯塔这块土地上所有普通的民歌和近年来人们独出心裁地作为流行歌曲的那些小调。庭长夫人那颗怀着喜悦和柔和的宗教激情的心在颤抖，激动中充满了博爱；爱所有的成人和所有的婴儿……爱飞禽，爱走兽，爱原野上的小草，爱地上的肉虫……爱海浪，爱风的飒飒声……“事情很清楚，信仰最质朴最明显，上帝在天上支配和热爱着它绝妙的作品：天地万物；上帝的儿子降临于世，整个世界都因获得这种荣耀和神的爱而欢欣鼓舞，变得高贵。虽然圣子的降生已过去若干世纪，那也没有关系，因为爱是没有时间的。上帝早已来到人间，今天，这一点就和现在是传教士的时代一样确定无疑，而众生喜上眉梢，原因也皆在于此。所以，风琴手奏出贝图斯塔的女人在热闹的露天舞会上唱的那些人们喜闻乐见的、与教堂的精神并行不悖的普通民间小曲，实在太妙了。庭长夫人回忆起那些如微风般的、转瞬即逝的民歌，觉得它们是那位乐师优美动听的仁爱之作……回想那些更加普通、价值更小、如一阵风吹过的民歌……使爱的世俗情感、青春欢乐的激情变得高贵；让它们的歌声象奉献在耶稣脚下的供品似的在教堂里回响……所有这一切在安娜看来都是美好的；她认为宗教是慈母般的亲切和具有艺术性的信仰。”

“在那一刻，教堂与世界之间是不存在鸿沟的。大自然风风火火地闯入教堂，风琴回想起夏日和原野上欢乐的人流、海边水手们的歌唱；飘溢出百里香和藤忍冬的芬芳及海滩和山野的气

息，使他们淹没了一切不可言喻的诗一般的神秘主义的气息……催人泪下……”熬夜使庭长夫人神经兴奋……她的思想一追溯往事就坠入迷宫，一扩散开就变得模糊……她把头倚在一个新的石祭坛——就是那个厅堂里的主祭坛——的鼓肚上，沉浸在黑暗中。她几乎什么也不想，只是在感受着。

将主殿与翼殿隔开的镀金铜栏杆的两端是精工细作的铁制讲道台。两只展翅而立的镀金老鹰身上分别放着《使徒书》和《福音书》。安娜看见祭坛左侧的讲道台上出现了身体总是歪斜但不失潇洒风度的格洛塞斯特尔的形象；他那华贵的金银丝线钩织的十字褡在高烛台的照射下闪闪发光。风琴仿佛想用严肃的调子打断一场玩笑似的刚一停止演奏，副主教便读起使徒圣保罗致提多① 的《使徒书》的第二章，而且使它有了新意。格洛塞斯特尔看到自己抓住了听众的心，感到十分得意，他读得很慢，把 us、i 和 is 这些结尾念得很重，听他读书的口气，似乎圣保罗的《使徒书》完全出自他格洛塞斯特尔的手笔，是他的得意之作。风琴好象听见了下雨声，等自鸣得意的副主教刚一读完，便乐声大作，打开所有的琴孔，重新用欢快歌曲的水流浇洒教堂。琴箱好象在给飞溅出欢快音乐的火花送风。此刻，它有如当地的风笛，模仿着市政府那个宣过誓的风笛手表演《特拉维亚塔》② 中的祝酒词和《吟游诗人》③ 中的亚萨的诗时的那种粗俗、无礼的方式演奏着。最后，当里帕米兰从另外一个讲道台的栏杆处探出活泼的小脑袋要唱《福音书》时，风琴手便奏起了《怯懦的女人》：

---

① 使徒保罗的门徒，曾随保罗到耶路撒冷，建哥林多教堂。

② 意大利音乐家贝迪的歌剧。

③ 西班牙加西亚·古铁雷斯的话剧。

现在你真是心满意足，

怯懦的人，

怯懦的人，

怯懦的人。

塞满翼殿的卡洛斯分子和自由党人在笑话他俩，他们嘀嘀咕咕，嗤嗤发笑。安娜从中看出普遍要求和平的迹象。那时，安娜想的是，所有的人在大家的上帝面前团结起来，政治上的分歧是应该忘掉的微不足道的小事。

里帕米兰一边吃力地把他要读的《路加福音》放到铁鹰翅膀上，一边强忍住笑。

副主教抄着手站在讲道台的台阶上，他的旁边立着两个手擎烛台的侍僧，其中一个就是塞莱多尼奥。

“Secuencia sancti evangelii secundum luca a a a m! ① ……”里帕米兰唱道；他困得要命，一唱到这首质朴的歌的每句末尾就抽空打打哈欠。

“In illo tempore!② ……”他继续唱道。在那个时候曾颁布过一道法令，要所有的人进行户口登记，这是非常喜欢统计学的恺撒·奥古斯都③ 搞的名堂。“登记户口这件事是后来做了叙利亚统治者的西里诺完成的。”里帕米兰在回忆西里诺的时候进入了梦乡，但是，当登记到约瑟④ 的户口时，大祭司又振作起精神，想象着那对神圣的夫妻前往伯利恒时的情景。“马利亚一到那儿就开始分娩，生下了长子耶稣。她把孩子裹在襁褓中放在一

① 拉丁语：继续唱《路加福音》。

② 拉丁语：在那个时候！

③ 罗马帝国皇帝。

④ 即圣约瑟，圣母马利亚之夫。

个饲槽里。”里帕米兰此刻读得很慢，他想看看听众是否听得懂。当他读到夜里照看羊群的牧人时，堂卡耶塔诺便想起了自己对牧歌的最崇高的爱，竟真的动了感情。

庭长夫人看着书，听着那质朴而动人的叙述，心情更是激动。“圣婴啊！圣婴！她现在才理解那个生于摇篮死于十字架的富于诗意和情感的耶稣的全部伟大意义。那些甜言蜜语流进了她的灵魂，流进了她的心田，往下流，流进了她的腹中。那个小老头里帕米兰在上面讲述着分娩的情景，好象他刚刚身临其境一般。里帕米兰也有他自己独特的美。”

这时，听众开始骚动，渐渐地没了规矩。在有些角落里响起了什么俏皮话引起的笑声。在祭坛后面，在那些更黑暗的地方，有几个公子哥儿躲在柱子的阴影里，在棋盘似的大理石地面上滚动铜币。他们那放荡的声音勾起了卑劣之徒的贪欲，一帮帮无赖注视着那种传统的亵渎神灵的勾当，跟在滚动的钱币后面跑，当他们如肉串似的一齐扑倒在一枚钱币上时，便立即引起信徒们一阵大笑。只见他们在那里互相推搡、踩踏、厮咬，争抢那枚不足挂齿的欧恰博①。

然而，“巡逻队”一到，那串无赖便自行解体，各就各位。指挥“巡逻队”的是讲经师先生。他身穿短袖法衣和唱经斗篷，手拿四角帽，双手叠放在腹部走在当中，几个侍僧各擎一个四芯大蜡烛，有如卫士一般，迈着庄严的步伐分布在他的左右。“巡逻队”在唱经处后面、各殿及祭坛后面转了几圈。他们看守着教堂，以免发生严重的越轨行为。因为教堂里一片昏暗，而古典著作报告会又拖得过长，加之人们认为随随便便是子时弥撒的

---

① 一种古铜币。

传统，所以，需要这种充分的戒备。

有一种“巡逻队”也难以对付的亵渎圣灵的行为。听众拥挤在翼殿里，大家互相挤压着靠在主祭坛的铁栏杆和讲道台下面当中的栏杆上。很少一部分人随心所欲地呆在教堂的其他地方，他们只想图个舒服，不愿享受那人肉堆里的温暖。因为宗教一视同仁，所以，教堂里各种阶层、年龄、地位的人都有。奥夫杜利亚·凡迪纽把她的祈祷书支在维加亚纳的厨师佩德罗的背上站着听弥撒，而寡妇的后颈则感觉到了佩佩·隆萨尔呼出的热气，她不能，或许也不想阻止身后的人这样使劲挤她。对凡迪纽夫人来说，宗教就是这么回事，就是在教会隆重纪念重大事件时，大家不分阶级、性别、互相你压我挤；她奥夫杜利亚并不清楚这些重大事件有什么意义。维西塔雄也在那儿，她离厅堂更近，脑袋夹在栏杆中间。站在她附近的帕科·维加亚纳假装抵抗如浪潮一般把他往表妹埃德米拉身上拥的那一股力量。姑娘脸蛋红得象颗樱桃，眼睛盯着祈祷书上的圣约瑟，心里却想着她表哥所做的那些动作，她想设法躲开中间的栏杆，因为靠在栏杆上，人浪就有把她挤扁的危险。人浪学着拍打嶙岩巨石的海浪，在昏暗的教堂里向前冲击。《圣旗报》在有关贝图斯塔的小小的“大世界”的新闻报道中提到的那些年轻人都在翼殿里，他们仿佛在梦幻中倾听着风琴的乐声，领会着圣诞节前夕的报告会的意义，望着烛灯微弱的光亮，在倦怠的颤动中感受着肉体的刺激。梦幻引起了不虔诚的胡言乱语和放荡的念头，但他们驱散了邪念，只犯下了现实环境造成的可以原谅的过失。既然距离不允许他们干别的事情，他们就在那个茂密的人头森林中寻找一切机会眉来眼去，互相微笑。只听见许多咳嗽声，但并非都是出于生理的原因。那些少爷、小姐宁愿在那令人昏昏欲睡的静止不动和

噩梦似的黑暗中挨到天明。奥夫杜利亚想着自然只能在最知己的人跟前说的那种调情。华金·奥尔加斯称这为暗送秋波。如果说这种事总是令人感到惬意的话，那么在教堂里进行就更有味了，因为那里更有特色。对这位寡妇来说，具有特色的东西便是最好的东西。

“在那群堕落的人身上所表现出来的道德败坏……”而彭佩约·吉马兰却在这样想。他还未完全退烧。他刚刚跟堂阿尔瓦罗、奥尔加斯、佛哈和其他几个夜猫子一起在俱乐部吃过晚饭，现在又和他们一起来做子时弥撒。

“是的，他在喝醉的时候感到了良心上的不安，但是，他去了那儿也是事实。他们开始是用一种这会儿让他感到恶心的甜酒把他灌醉的，那种酒简直把他的胃变成了一个香料店……呸！真恶心！然后他们又让他吃得过了头，最后还让他把酒喝了个精光。而当他准备回家时——如果那几位先生中的哪一位大发慈悲送他的话，啊，这侮辱性的玩笑开得也太过分了！他们竟在他多年未登其门的教堂里遇上了他。他抱怨，想离开教堂，但他们不放他走，街上十分寒冷，他也不敢一个人回家。”

“先生们，”他低声对堂阿尔瓦罗和奥尔加斯说，“要知道我是不愿意在这儿的，我呆在这种地方是迫于无奈，是因为你们的酒宴。”

“行了，行了！”

“要知道这可不是放弃信仰……”

“不是……那什么才是……放弃信仰？……”

“也不是亵渎神灵。我尊重一切宗教，尽管我什么教也不信……要是大家知道我来到这儿……还跟着一帮入了册的醉鬼……会怎么说呢？我承认‘雄鸽’有权用鞭子或脚把我赶出教

堂……”

“喂，我们已经知道了，……”佛哈结结巴巴地说，“总之，堂彭佩约承认他在这儿就好比是做弥撒时的……狗。”

“比喻得恰到好处……我在这儿就好比是一条狗……另外，这个也叫人恶心……你们听听这个风琴手，他想必和你们一样，也喝醉了，把上帝的神殿——让我们这样称呼它吧——变成了一个油灯舞会……纵酒狂欢……先生们，我们怎么办？难道是基督降世或是潘神起死回生？”

“嘭，砰，嘭！ ……我是将军……嘣，嘣！”

小个子华金·奥尔加斯一边敲吉马兰的脑袋，一边唱着鼓点。随后，小医生便离开昏暗的厅堂，去海里捞针，这是他的说法，其实就是到人群中去找奥夫杜利亚。华金见她夹在可怕的隆萨尔和帕科的厨师中间，便转身又回到堂彭佩约的身边。

庭长夫人听弥撒的厅堂与俱乐部那几个夜猫子藏身的厅堂只隔着一排高高的栅栏。安娜听见奥尔加斯在劝那个无神论者不要走。这两个厅堂的人彼此看不清楚，只能看见人影。

当“巡逻队”经过的时候，情况就不一样了，安尼塔借着辅祭们手里的四芯大蜡烛那颤动、发黄的亮光，看到了讲经师潇洒的容貌，同时也看到了堂阿尔瓦罗匀称而优雅的身材。只见堂阿尔瓦罗眼睛半睁半闭，似睡非睡，低着头，手抓着两个厅堂之间的栅栏，好象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在凝神注视着神的仪式。

讲经师看到了庭长夫人和堂阿尔瓦罗，他们之间虽有栏杆相隔，但几乎挨在一起。讲经师见此情景，手中的帽子不禁乱抖，他费了好大的力气才得以继续进行巡游；那一会儿，他竟觉得巡游纯属荒唐。

梅西亚既没有看见讲经师，也没有看见庭长夫人，他谁也没

看。他站在那儿，处于半睡眠状态。他喝醉了，不过，碰到这种时候，他从不发酒疯。所以，谁也没看出他醉了。

“巡逻队”连同那令人昏昏欲睡的烛光已经走远了，可安娜仍旧看着堂阿尔瓦罗。她继续在想象中看着他，觉得他身穿红衣，衣着非常合身，很有风度。她弄不清他穿的是诗剧中靡菲斯特① 的服装呢还是潇洒猎人的衣服，但是，她那冤家实在漂亮，漂亮极了……“他就在跟前，在栏杆的对面，他要是往前走两三步就能挨着她！”风琴奏出了它最狂热的乐曲在向信徒们告别，这首小曲就是那一年安娜在梅西亚身边、在圣布拉斯朝圣节时头一次听到的那首……她闭上眼睛，眼睛里已经噙满了泪水……“此刻诱惑又是从什么地方攻克了她！她变得多愁善感，好动感情了；她浮想联翩。回忆永远是神圣、愉快和亲切的……在圣布拉斯朝圣节发生了什么事呢？什么也没发生。然而现在她却因风琴手的过错想起了那个下午。她仿佛看见堂阿尔瓦罗呆在自己的身边，对她爱得要命又怕得说不出话来；她发现自己心底里非常得意……啊，是的，是的！……是在内心深处，或肉体的深处，或地狱的深处。和那个在辅祭们簇拥下抄着手刚刚走过去的教士先生在一起进行神秘和友爱的亲切交谈时，她也没有感到如此得意。”

当安娜摇着头，极力要摆脱那些不合时宜和有罪的幻觉时，教堂已空无一人。她在阴影里，倚靠着忏悔室站着，觉得很冷，又几乎有些恐惧。她挺起身走出了开始入睡的大教堂。

风琴有如胡闹了一阵之后又沉沉睡去的一个醉汉，已经没有了声息，灯光也熄灭了……

---

① 歌德的《浮士德》中的魔鬼。

安娜在门廊遇到了讲经师。

堂费尔明脸色苍白；安娜在借着那边一枝小蜡烛的光看到的。当周围又黑下来时，德帕斯便走近庭长夫人，用柔和中带着不满的声音问道：

“您在听弥撒时很开心，是吗？”

“是很开心！”

“我的意思是……您是否喜欢……演奏的那些曲子……唱的那些歌……”

安娜注意到她的忏悔师竟不知自己在说什么。

那时他们已经走出门廊，街上还有几伙落在后面的人。他们不得不分手。

“晚安，晚安！”讲经师情绪很坏，几乎是愤怒地说。他再没说别的话，就用斗篷遮住脸，大步朝家里走去。

安娜想追上去：她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反正是把他惹恼了。她做了什么呢？思念，思念敌手；津津有味地回忆那些应回避的事情……可是……所有这一切，堂费尔明怎么会知道呢？……他就这样走了！那一瞬间，一种深深的遗憾和好象是爱情的感激向安娜的心头袭来……“啊！她为什么不能现在就跟那个人一起走，喊住他、劝慰他、向他表明她还是以往的她，她不会象其他那些女人一样不理睬他？……是的，是的，她们都不理睬他了，不理睬那位圣人、天才和虔诚的磨难者……从前互相争夺他的那些女人不理睬他了。而这一切都是为什么呢？都是因为那些卑鄙可耻的流言蜚语。她不会这样做的，她相信他……她会盲目地跟随他走向世界的末日。她知道是他和圣特雷莎把她救出地狱的……”可是，她不能追上去劝慰他，把这一切都说给他听。“否则，那个在她身边默默不语、笑容满面、越来

越让人讨厌、越来越殷勤……越来越令人难以忍受的侍女佩特拉会怎么想呢！”

在讲经师和安娜说话的时候，佩特拉已经谨慎地离开他们两步远。当看到讲经师溜走而且使劲用斗篷遮住脸的时候，侍女想：

“他们吵架了。”并且笑了。

安娜朝新广场走去。她昏昏沉沉，象是沉醉在睡梦、音乐和幻想之中……她一路想着圣婴、他的摇篮、伯利恒的门厅，不知不觉回到了自家的门厅。她认为那情景就象那天晚上她一开始看到的表现耶稣诞生的那个场面。

当梳妆室只有她一个人的时候，她就对着镜子弄乱头发披在背上。

“她确实象圣母，象宝座上的圣母……不过，还差个孩子。”她抄着手，对镜凝视片刻。

有时她怕自己欣喜若狂。虔诚突然消失，一种懒得以祈祷和阅读圣书来消除心灵上的乏味的难以克服的怠惰控制了她。她已经很少沉思，即使进行宗教性的思索和神圣的抽象思维，出现在她眼前的也不是上帝而是梅西亚。

“她以为那个处于绝望和希望、反抗和屈从之间的安娜已经死了，然而，并非如此。她就在那里，在她的心中。她被征服了，是的，她被人追击着，陷入了绝境，但她并没有死。就象被希罗底押在地下蓄水坑中的惨遭杀害的施洗者约翰① 发出呼喊一样，叛逆的安娜，思想的罪人也从心底里发出了呐喊，这呐喊在她的脑海里回响。那个被禁闭的安娜是一种有钩绦虫，在吞噬

---

① 他因反对希律王娶侄女希罗底为妻而被杀。

着讲经师那亲爱的、谦卑的、虔诚的安娜一切良好的意愿。

“圣婴啊！那个形象激起了多么甜蜜的情感啊！可是，为什么想到它脑子就备受折磨？在那个不眠之夜，安娜怀着模糊的渴望和亲切感产生了对母爱的要求。”

安娜在梳妆室里感到非常孤独，觉得心里发慌，身上发凉……一个孩子，一个孩子就能使她充满各种矛盾的空虚心灵不再如此烦恼，以致到生活的自然中心之外，到家庭之外去寻求爱的精神食粮和为之牺牲的对象……

安娜自己也不知道是为了什么，竟出了房间，象以往一样摸黑穿过会客室、走廊、餐厅、画廊……蹑手蹑脚地来到金塔纳尔的卧室门前。卧室的门关得不严，安娜从门缝里可以清楚地看见里面。丈夫还没睡，里面有说话的声音。

“他在跟谁说话？”安娜把脸凑近门缝，看见堂维克托坐在床上，下半身盖着被单，露在外面的后背上披着一件大红法兰绒外套。因为一种可怕的迷信，堂维克托不用睡帽。他相信他的安娜连最轻微的过错也不会有的，他不用睡帽是出于文学角度的某种担心。他说睡帽象征着夫妻不忠。但是，那天晚上他感到很冷，可是又没有棉帽或线帽，所以就戴上了白天戴的那顶饰有金色长缨的绿帽。安娜看见金塔纳尔穿着那套可笑的衣服，听见他在钉在墙上的一个可伸缩的大烛台的灯光下高声读着书。

不过，他不是在念，而是在发表演说。安娜看见精神振奋的堂维克托举起一只胳臂，颤抖的手紧握着一把剑柄华丽的长剑。堂维克托一边装腔作势地读着，一边舞动那把闪光锃亮的宝剑，仿佛在扮演风俗剧中合乎家庭精神的骑士。

金塔纳尔认为，在他想象的这个场面中挥舞那把明晃晃的利剑是高尚的无可置疑的行为。他在用十七世纪优美的诗保护

一位夫人，因为她的哥哥企图告发并杀死她。堂维克托以两韵五行诗发誓，作为骑士，就是被刀戳死，他也不容许这类暴行。

但是，由于庭长夫人不了解事情的背景，所以，当她想到这个戴着帽子，披着法兰绒外套，深夜一点在床上挥舞宝剑的男人，这个世界上唯一有权抚摩她，爱她，有权给她提供母爱的快乐——她由于想起伯利恒的门厅以及其他类似的情景，此刻非常需要这种东西——的人就是她的丈夫时，心都凉透了。

庭长夫人到丈夫的房间去是想坐在他的身边跟他说说话，说说子时弥撒，如果他还没睡着的话。可怜的女人想摆脱那些使她发疯的想法，摆脱狂热的虔诚与倔强、郁郁寡欢的肉体之间对立的激情；她需要亲切的话语，需要亲热的表示，需要家庭的温暖……还需要，尽管这种需要使她感到一种模糊的羞涩，她需要……某种……她有权得到的……但是，却看见丈夫光着上身在朗诵，活象突然从一个盒子里蹦起来的带弹簧的木偶……庭长夫人顿时怒火中烧，面孔变得通红。她向后倒退了一步，决定不进入丈夫的剧中……但是，她的裙子碰响了地板上的什么东西，吓得堂维克托惊叫起来：

“谁？”

安娜没作声。

“谁在那儿？”他激动地又喊了一声，那些大话连篇的诗句也使他有点儿心惊胆战。

他镇静下来，过了一会儿又问：

“佩特拉！佩特拉！是你吗，佩特拉？”

顿时，安娜的脑子里闪过一丝猜疑，心头涌上一股奇怪的醋意，她认为那就是醋意，简直就象缠住她不放的一种诱惑。

“莫非那个男人和她的使女有什么私情？”

“安塞尔莫！安塞尔莫！”堂维克托接着又用同样亲切、温柔的语调呼唤。

安娜踮起脚尖退走了，她为很多事情感到羞愧，为她的猜疑，为她觉得可笑的那个模糊的要求，为她的丈夫，为她自己……

“噢！在凌晨两点钟，摸黑穿过一个个房间，一条条走廊，去寻求一件不可能的事情，一场令人发笑的闹剧……去找一个荒唐的喜剧演员……这实在太滑稽啦！而对她来说，也太叫人伤心啦……”安娜象以往一样，一边在大厅里小心翼翼地摸索着向前走，一边下意识地想：“假使这会儿，因为奇迹，因为爱情的奇迹，阿尔瓦罗出现在这里，出现在这黑暗中，拉住我，搂抱我的腰对我说：你是我的爱……不幸的我，可怜的我，我这软弱的肉体只能屈从……倒在他的怀抱里失去知觉……是的，屈从！”她的整个心在这样呼喊。她昏昏沉沉的摸索着找到了那张缎子沙发。她半裸着身子躺在沙发上哭了，不知哭了多久。

餐厅里的钟声把她从发烧的昏迷中惊醒。安娜打了个寒颤。她披头散发，袒胸露臂，又重新摸黑回到梳妆室。映在镜中的蜡光即将熄灭，终于熄灭了……她投射在那块透明玻璃上的形象就象飘浮在眼前那漆黑一片的卧室深处的一个美丽的幽灵。她难过地冲自己的映象笑了笑，觉得那简直象个魔鬼……竟怕起她自己来了……她躲进卧室，把所有睡觉时要脱的衣服全扔在了虎皮上。卧室的一角有一个佩特拉用来拂拭某些家具上的尘土而忘在那儿的掸子。她寻思着自己是喝醉了……几乎一丝不挂的安娜隔一会儿便看看自己罩在荷兰麻布下的光滑的肉体，不知为什么她看着看着就跳到那个屋角，抓起那个用黑毛线沿边的掸子……毫不怜惜地抽打她那无用的漂亮躯体，一下，

两下，十下……由于这种举动令人可笑，她又将这个乏味的掸子扔得老远，随即便象酒神女祭司似的一跳蹦上了床。略微发潮的床单那刺人的冰凉更使她的恼怒有增无已。她发狂地咬住枕头，为了躲避自己，她实在不愿意再想下去了，因此，半小时后，她便进入了梦乡。

就在当天上午八点，安娜曾一个人从讲经师家门前走过。她干嘛到那儿去呢？那并不是去大教堂的路。她是希望碰见堂费尔明，希望看见他站在阳台上，希望……她也说不清还希望什么才走上了这条教士街的。她没有碰到他，便去了教堂，坐在唱经处与设有大祭坛的厅堂之间的翼殿中的木板凳上。庭长夫人头倚着凉得象冰柱一样的镀金栏杆，听着远处的弥撒，一边念诵还没有结束的经文，一边浮想联翩，就这样一直到唱经完毕。她看见她的朋友，她的德帕斯进来了，就亲切地对他笑了笑，她笑得是那么甜蜜，简直就象一团火冲进了他的肺腑。讲经师没有笑，但他的目光却十分强烈。他投向她的目光虽然持续的时间很短，但意味深长，含意多样，有指责、抱怨，也有询问、宽恕、感激……堂费尔明走了。他进了唱经处，去了自己的地方。祈祷结束，讲经师走出来，在祭坛前鞠了躬，便去了圣器室。少顷，安娜又看见了他。这时，讲经师既没穿短袖法衣，也没罩披肩、斗篷，而是穿着法袍，手里拿着帽子。他们的目光又一次相遇，这回两人都笑了。五分钟后，安娜站起身。他们没有说话，也没有互递眼色，但心里都明明白白：他们有一个约会……不大工夫，他们便在堂娜佩特罗尼拉·连萨雷斯的客厅里见了面。那里已有很多夫人和三位教士。那里聚集了《警钟报》称为本城“宗教界”的精英……那些夫人正怀着谦恭的喜悦庆祝我主耶稣基督的诞辰，仿佛马利亚的儿子是专门为了她们和其他许多尊

贵的人才降临于世的。这些夫人大多模样可敬，其中有几位长得年轻漂亮。她们觉得耶稣的诞辰有点象家里的节日。堂娜佩特罗尼拉披着一件剪裁不当、样子极其陈旧的黑缎披肩接待了她那些宗教界的朋友，好象那天过生日的是她。那里只有笑容、握手、相互称赞和响亮的笑声，反映出那些纯洁无瑕的灵魂深处的喜悦。讲经师在一片赞美声中被迎了进来。“多么知书达礼！多么殷勤周到！一小时后，他就得到大教堂的讲道台上宣讲摩西十诫中的一诫，就这样他还先赶来向他的朋友堂娜佩特罗尼拉贺节！多好的人啊！实在太可爱啦！他的嘴巴太巧了！真是当今才子呀！”

堂费尔明声名狼藉的情况还没有传到堂娜佩特罗尼拉的小圈子里，这里没人怀疑和议论讲经师的道德品行。如果在座的哪位敢在那个可敬的大厅之外诽谤这个圣人，这里也没人知道，也不想知道。不过，在“君士坦丁大帝”家里，谁也不敢对贝图斯塔的克里索斯托摩① 的圣洁有什么怀疑。

安娜和堂费尔明能够单独呆在一起的时间不多。那是在堂娜佩特罗尼拉的小会客厅里。她在那儿碰见他俩……但她只是站在门口冲他俩笑笑，招招手说：

“没什么，没什么……我是来取几张纸……我一会儿就回来……”

安娜刚要喊住她，心想：“这儿又没什么秘密，那位夫人为什么要走呢？……”但是讲经师却用一个眼色止住了她。

“让她走吧。”德帕斯用庭长夫人一向喜欢听的命令的口吻说。她喜欢讲经师命令她、支配她和她的行动。

---

① 四世纪君士坦丁堡总主教，以雄辩著称。

安娜转身回到站在阳台旁的德帕斯身边，象刚才在大教堂碰见时那样对他笑了笑。那是请求原谅和表示感谢的微笑。

堂费尔明脸色苍白，声音颤抖。他比夏天瘦多了；安尼塔这样想。

“我太累了！”他说，并难过地叹了口气。

安娜见他一下子跌坐在一把大扶手椅上，便在他旁边坐下。

“我太孤独了！”

“孤独？……我不明白。”

“我母亲爱我，这我知道……可是她跟我不一样。她千方百计地为我谋求好处……可我已经不想再在那条道路上走下去了……这您都知道，安娜。”

“可是……为什么您孤独呢？那……其他人呢？”

“其他人……他们不是我的母亲，都不是属于我的。您怎么了，安娜？您不舒服了？这是怎么回事？我去叫……”

“别去，别去，千万别去……打了个寒战……有点发抖……已经没事了……没事了。”

“您又犯病了？”

“不……这不是犯病的迹象，不是的……您别担心……别担心。这是因为冷……潮湿……没事了……”

两个人都沉默了。

德帕斯看出安娜在竭力抑制就要夺眶而出的眼泪。

“出什么事啦？我需要知道一切，我有权……我认为我有权……”

安娜在她“兄长”脚边跪下，抽泣着说：

“是的，一切您都会知道的……但不是在这儿，而是在教堂……明天……一大早……”

“不，不行，今天下午！”

讲经师站了起来。他两只手抱着脑袋。他抬起胳臂，将抽搐的拳头举到眼前。这一切安娜都没有看见。他在客厅里转了两圈，随后，又大步走到庭长夫人身边。她依旧跪在那里抽泣，竭力忍住不哭出声来。

“现在，安娜，最好是现在……就在这儿……还来得及……”

“在这儿不行，不行……时间已经到了……您会迟到的……”

“可到底是怎么回事，出了什么事？您就发发慈悲……夫人……发发善心吧，安娜……您没看见我象一根绿树枝似的在发抖吗？……我可不是玩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该担心什么呢？……昨天，那家伙喝得酩酊大醉……他和其他几个人路过我家的时候……那是凌晨三点钟……奥尔加斯大声叫他：‘阿尔瓦罗！阿尔瓦罗！这儿……住着你的情敌……’他竟说，你的情敌……诽谤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安娜惊恐地望着讲经师……好象不明白这话的意思……

“是的，夫人，他们对我们的友谊感到不舒服，想把我们拆散，这样，他们就会得逞……他们往我们身上泼污水……真是欺人太甚了！……”

讲经师还是头一次这样说话。他在谈话中从来不考虑那种危险和那种中伤，他考虑的是她，但是如果跟庭长夫人说：我是男人，你是女人，人们在别有用心地说三道四……这显然不利于他的计划……可是现在，他竟情不自禁地喊出：“你的情敌”，也不怕吓着庭长夫人了。

“是的，是的，他也是个男人，可以成为情敌，为什么不能呢？”他没有自知之明。他象一只笼中的猛兽似的在房里转来转

去。他知道此刻他会把冲动的激情、受伤的自尊心在他身上唤起的全部欲念一股脑儿地和盘托出……然后便后悔不迭……但是，管它呢，现在他就想发泄一下感情。“哎！他已非从前的那个费尔明了。”

安娜站起身，等讲经师走到客厅的另一头，便说：

“您还没有理解我……我才是孤独的……您忘了本……您的母亲比我更爱您……但是，她欠您的情没有我欠您的多……我向上帝发过誓，如果需要，我要为您而死……所有的人都诽谤您，打击您……而我却讨厌所有的人，我要跪倒在您的脚下，向您倾诉我内心最深处的秘密。过去我不知道能为您做出什么样的牺牲……现在我知道了……您已经察觉了我的心……人们在议论我的贞操……那都是些小人！我不怀疑有人会议论这个，……那好吧，让他们去说吧……我不会离开忍受诽谤折磨的人。他们的中伤就如同投来的石块……我愿意他们把那些向您投去的石块都打在我的身上……我要跪倒在您的脚下直到死去……我知道我有什么用了！我知道我为何而生了！就是为了这个……为了跪倒在人们想用诽谤杀死的那个殉道者的脚下……”

“嘘！夫人……那位夫人就要回来了……”

此刻，讲经师面孔通红，颧骨好似火炭。他走过去握住庭长夫人的手，激动得几乎要窒息过去。他声音沙哑地说道：

“安娜，安娜！……今天下午一定去……现在我就去教堂……在讲道台对面的圣母受孕祭坛旁……”

“下午见，您放心去吧……该说的差不多……都说了……”

“可那个男人！……”

“对那个男人……没什么说的。”

当讲经师提醒她堂娜佩特罗尼拉来了的时候，已经听到了连萨雷斯夫人的声音。只听那位夫人在远处说：

“在那边，讲经师先生在那边，他一个人在我的客厅里温习布道词呢，没错……”

当堂娜佩特罗尼拉进来的时候，安娜为了不让自己的朋友看见她的惊慌神色，便略微侧过身去。如果说她的慌张没有引起堂娜佩特罗尼拉的注意，那么，讲经师想必已从她脸上有所察觉。

“我们走吧，快点，快点……他们在等着您……我想弥撒已经开始了……”连萨雷斯夫人喊道。

讲经师消失在卧室的门口，从那儿走进来这家的女主人。

“君士坦丁大帝”瞧了瞧庭长夫人，就抱着她的头，声音很响地吻了一下她的前额，随后说：

“这朵约旦玫瑰① 今儿个实在太美了！”

“到教堂去罗，到教堂去罗！”大厅里的人喊道。

在德帕斯迈着庄严的步伐走上讲道台——圣路加福音节一开始，里帕米兰就在那儿唱经的讲道台——时，安娜和主教大妈也到了唱经处后面。

她们在圣母受孕祭坛下找了个地方。

“站在这儿看得特别清楚。”堂娜佩特罗尼拉说，随即弯下身，声音低而柔和地又对安娜说：

“您看他呀！那个风度翩翩的传教士，今天真称得上是美男子！多漂亮的短袖法衣啊！简直就象泡泡纱做的一样……他代表圣父……圣子……和圣灵……”

---

① 十字花科属植物，生长在叙利亚沙漠地带，有干旱不死、见水即活的特性；又译含生草。

第二十四章

〔堂维克托坚持要妻子去俱乐部参加舞会。安娜得到其忏悔师的同意和丈夫一起到了俱乐部。安娜在丈夫的提议下和梅西亚跳舞时，晕倒在他的怀里，结果，她被送回家。帕科·维加亚纳向贝图斯塔的唐璜道喜。〕

“可是，如果他坚持要我去怎么办？”

“他非常软弱……只要我们顶住，他就会让步。”

“那他要是不让步，非要这样不可呢？”

“可他为什么非要这样不可？”

“因为……他就是这样……我不知道是谁让他坚持这样做的，他说要是我不去就是出他的丑……他话里有话，影射我们……说全怪那个人……说他在家做不了主，家里的事都是外人说了算……后来还说，由于许许多多不光彩的事情，侯爵夫人对我们已经有点儿冷淡了……天知道！”

“好了，既然他执意要……那……我们只好去参加那个讨厌的舞会罗。不该惹他生气。他到底是他。那一位还和他在一起吗？他们还是那么形影不离吗？”

“他已经知道他不带他到家里来了……”

“是穿礼服的社交舞会吗？”

“我想……是的……”

“得穿开领衣服去罗?”

“噢! ……不。这儿的礼节只管男人。女人爱穿什么就穿什么,有的女士的衣领很高,根本看不见脖子。”

“我们去……也穿高领衣服,嗯?”

“当然,这还用说……教堂什么时候打钟? 打过了? 既然打过了,我就穿上我参加舞会要穿的衣服到礼拜堂去。”

“这怎么行?……”

“这是……这是女人们的事情, 好奇的先生。上衣不连着裙子……因为我想穿黑衣服去……所以, 我可以穿着上衣去忏悔……一撩起披肩就可以看到衣领,我们都会感到满意的。”

“但愿如此。”

堂费尔明尽管对“我们去参加舞会”不大高兴, 但对这身衣服还是很满意的。他把眼睛靠近忏悔室的百叶窗可以模糊地看到那件衣服领口开得很高, 只能看见一小块刚刚能放下一枚钻石十字架的胸部。安娜戴着十字架去教堂, 为的是让人们看看她的衣着是多么配套。

庭长夫人去了俱乐部的舞厅,因为堂维克托执意“要她去”。她也想去。

当他们上俱乐部漆黑老房的楼梯时,这个有力的、确实非同一般的行动使前庭长觉得, 他堂维克托简直成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独裁者。“他需要剧院,而不是个性。就让他妻子这样说吧。那个大美人不顾世界上所有忏悔师的意愿,几乎是兴高采烈地,正挽着他的胳膊违心地上楼。我们已经不是在巴拉圭了。让耶稣会的教徒们跟着他吧!”

那是狂欢节的星期一。前一天,星期日,俱乐部领导委员会

曾热烈地讨论过今年是否开放大厅的问题。那个贵族圈——这是《警钟报》对俱乐部的称呼，因为该报的编辑们坚持要穿礼服参加舞会，所以，俱乐部从来不邀请他们——有在狂欢节的星期一举行舞会的传统，但从未举行过化妆舞会。

“为什么今年就不该象往年一样呢？”隆萨尔问道，他刚刚在马德里做了一件燕尾服。

“因为今年的狂欢节一点不热闹，这全怪那些传教士，全怪他们。”佛哈答道，堂阿尔瓦罗已经把他塞进了领导委员会。

“确实，”主任梅西亚说，“我们现在有遭人冷落的危险。大部分小姐都 Comme il faut① 把肉体和灵魂交给了耶稣会。我相信很多小姐的衬衣里面都穿着苦行衣。”

“太可怕了！”堂维克托叫了起来，虽然他不是委员会的成员，但也在场（他只是为了和梅西亚呆在一起）。

“不错，先生，是苦行衣。”佛哈证实了这一点，他说，“但是，朋友，讲经师没那么大的本事，他并没有得逞，没能使他那些女弟子穿上苦行衣和其他魔鬼似的衣服。”

“因为他也并不成心想那样做。”隆萨尔说。

堂阿尔瓦罗发现金塔纳尔脸红了。他把佛哈影射的话理解偏了。“是的，他表面上在说讲经师，实际上是在影射他的妻子，用他来挖苦她。”

前市长说：“主任说得对，我们的确要冒受人冷落的危险。管理处的那些精华不会来了，而只有她们才能活跃这里的空气。我了解她们。现在她们喜欢玩当圣女的游戏，都成了虔诚的信女……陀螺鞭和不倒翁，哈！ 哈！ 哈！”

---

① 法语：体面地。

“我有一个主意。”梅西亚说，“我们去摸摸情况，让那些跟名门贵族有关系的会员去打听一下那些姑娘们来不来。如果她们参加的话，那么其他姑娘肯定也会接踵而来，即使世上所有的耶稣会信徒和赤足教派的牧师们如何阻拦也是白搭。”

“妙！太妙了！”

“没事了，分头去干吧，干吧。”

每个人都许愿尽可能带来一个姑娘。

被佛哈挖苦得好伤心的堂维克托禁不住开口说：

“我，先生们……我负责把我的妻子带来。她不跳舞，但可以为舞会增光添彩。”

“啊，这可是重大收获！”一个会员说，“要是堂娜安娜光临，她将是一位了不起的榜样，因为她好久没有露面了……啊！这将是一个了不起的榜样。”

“确实如此，把这消息传开，这里就会满座，舞会就会获得极圆满的成功……”

“金塔纳尔先生，”前市长说，“如果您能把您的太太庭长夫人带来……我们就会宣布您为俱乐部的有功之臣。”

“不错，先生，她一定会来的……佛哈先生，在我家，我随便一个暗示就是一道法令……”

可当维克托往家走的时候，他却骂自己干嘛要心血来潮去参加人家的领导委员会的会议。

“他为什么要许愿做他不该做的事呢？”“可是，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啊。”

金塔纳尔好久没有读凯姆卑斯的书，也好久没有胆战心惊地去想地狱了。他那昙花一现的虔诚现在除了信仰灵魂拯救，以及在起床、出门、就寝等时刻划十字的习惯外，只剩下务必行

善这个信念了。他又以从未有过的热情一头扎进了卡尔德隆和洛佩的作品中。他把自己关在书房或卧室里朗诵那些著名喜剧的精采独白，而且几乎总是手握宝剑。圣诞节前夕，他妻子看见他的时候，他正是这个模样，但他并不知道。那晚，这位好好先生美美地吃了一顿，并心血来潮地按他自己的方式纪念了耶稣诞辰。

不过，如果说堂维克托自身的虔诚已不翼而飞或藏匿于他找不到的心灵深处的皱折之中，那他对别人的虔诚还是尊重的。

“尽管，”他鼓起进攻的勇气，自语道，“我的妻子已经不准备做圣人了，但我一如既往，仍然尊重她的虔诚。但是，我已经不怕她了，虽然她象其他很多女人一样是一个信女，四处奔走，一刻不停，参加九日祭，做弥撒，参加教友会的活动，瞻仰圣体……但是，我们不用再过那种叫我害怕的隐居生活了，好象就是家里保险似的。哎，我不用怕了，我要对她说那件事……”

于是，他对她说了那件事。他是在他们刚刚吃完饭的时候对她说的。妻子没有象他所预料的那样拼命反对，就很快让步了。这使“不愿叫自己的家变成另一个巴拉圭”（安娜不懂这个隐喻）的态度坚定的丈夫大感意外。他把这归功于他的坚定态度。“她知道我肯定不会让步，便没有再表示反对。”

当安娜在堂娜佩特罗尼拉家跟讲经师商量此事的时候，她已经答应了丈夫的要求。但是她想，要是讲经师说不能去，那她就收回已说过的话。

一切都准备好了，只有安娜的仍然不平静的良心还在犹豫。“为什么在做了一番软弱无力的抵抗后要同意去呢？她为什么要去参加舞会？很显然，是为了顺从她的丈夫。要是在几个

月以前，她肯定不会听他的话，可为什么现在却顺从了他呢？”

她不知道，也不想知道。她不愿再折磨自己。

“舞会与她有什么相干呢？贝图斯塔无聊的姑娘们在俱乐部狭长的大厅里跳不跳舞与她，圣人费尔明的‘妹妹’有何相干？毫不相干。”

侍女替她梳头的时候她这样想着，一边亲手把钻石十字架系在那件开口很高的衣服露出的一小块白白的皮肤上。

当金塔纳尔夫妇俩出现在前厅的时候，负责迎接女士们的隆萨尔急忙上前向庭长夫人伸出手臂。伸哪一只呢？“是右臂，没错，是右臂。”他想。当他注意到帕科·维加亚纳向同时进来的奥尔维多·帕埃斯伸过去的不是右臂而是左臂的时候，简直羞愧得无地自容。不管怎么样，他还是很得意地跟他的舞伴进了大厅……虽然眼下她不过是瞬间的伴侣，但是，他还有充分的时间去享受和安娜一起跳舞的幸福。人们的交谈戛然而止，所有的目光都停留在那个意大利女人的女儿身上，响起了一片惊叹：

“庭长夫人！”

“庭长夫人！”

“原来是这样！”

“可怜的讲经师！”

“太美了！”

“太简朴了！……”

这是奥夫杜利亚发出的感叹。

“太简朴了！可实在太美了！……”

“是宝座上的圣母……”

“正如‘炮筒子’说的，是尼罗河的维纳斯。”

这是华金·奥尔加斯的话。

正如 in illo tempore ① 不顾夫人和女儿们的反对，曾一度热恋过安尼塔的巴尔卡萨男爵说的那样，贵族们伸出双臂热烈地接待了那个“回头浪子”。

维加亚纳侯爵夫人依旧穿一身电蓝色衣服，她从罩着洋红缎面的胡桃木靠背椅上站起来，不象是有什么恶意地拥抱了她亲爱的安尼塔。

“亲爱的，感谢上帝；我以为你又要让我扫兴呢。”

侯爵夫人也坚持让安娜参加舞会和晚宴，说“她将是 Petit comité ② 中的 elite ③”。这几个法文字全是梅西亚从巴黎进口的。

“你太美了，安娜，实在太美了！”男爵的长女鲁德辛达当着庭长夫人的面，带着浓重的鼻音对她说。萨图尔尼诺·贝尔穆德斯说男爵小姐是个葱形美人。她长得的确象一座哥特式的小尖塔，尽管因其上半身特别是脖颈处的某些起伏使侯爵夫人突然想起了“象棋里的马”。

此外，老百姓还把她和她的两个妹妹叫做“三个倒霉鬼”，把她们的父亲大人巴尔卡萨男爵称为“浮动公债”男爵。这个外号一语双关，既表明这个贵人的爵位，又暗示他负债累累。

这一家人拥有优厚的年金，差不多每年要在马德里度过大部分时间。那几个姑娘——最小的二十六岁——在贝图斯塔的公共场合下，总是佯装掩饰她们对周围那些人的蔑视。她们藏身于贵族圈；维西塔雄和奥夫杜利亚也常出入其中，前者是由于享

---

① 拉丁语：当年。

② 法语：小聚会。

③ 法语：精华。

有某种特权，后者是作为贵族的亲戚。中产阶级的小姐们——须知，在贝图斯塔，省长及其一家都属于贵族阶级——常常以计算男爵的千金和其他贵族小姐胸脯上的肋骨来回敬她们那难以掩饰的轻蔑。凑巧贝图斯塔的贵族小姐几乎个个都是瘦猴。

安娜坐在维加亚纳侯爵夫人身边，在这些女人中，庭长夫人觉得唯有她和蔼可亲。这时，乐队预告交谊舞即将开始。

乐队的预告并非戏言，正如特里封·卡尔门内斯答应在次日的《圣旗报》上报道的那样，两分钟以后，那些中提琴、小提琴、单簧管和长笛在一架海拉德钢琴的配合下，努力协调各自的声音，开始用和谐的乐曲充满整个大厅。卡尔门内斯曾大着胆子问男爵的二女儿“是否能帮帮他的忙”。法维奥利塔一听就变了脸，但是，她父亲给她递了个眼色，迫使她答应了特里封的要求。尽管如此，她还是拿定主意只敷衍两句，决不多说，如果他贸然开口的话。“浮动公债”男爵相信报纸的力量，但他的女儿却不以为然。议员兼俱乐部领导委员会成员的“炮筒子”，英武的隆萨尔满面红光地来到这对舞伴的面前。只见他衬衫上的胸饰熠熠生辉。他对自己的胸饰、马德里燕尾服和那双最时髦、最Chic①——贝图斯塔已开始流行的一个词儿——的平底靴感到非常得意。但对自己在歌舞艺术——这是特里封打算使用的另一个词儿——方面的知识和才能并不满意。“炮筒子”好象舞伴似的站在奥尔维多·帕埃斯的身边，可那姑娘连瞧也不瞧他一眼。不过，他倒没往这儿想，他在想，现在不早了，该行动了；他的对手是特里封，而特里封已经有所动作。“炮筒子”还没有产生这个动机身上就出汗了。当他因什么事情而“大动脑筋”的时

① 法语：漂亮、优雅（指衣着）。

候，总要把右手的手指伸进衬衣领子里和他称之为“我的脖子”的那个地方。他觉得那个动作很潇洒，特别是可以救燃眉之急。当帕埃斯小姐以忧郁而厌恶的表情暗示，她的王国不属于这个世界，隆萨尔贸然请她跳舞实属过分之举时，那位议员则在专心致志地、亦步亦趋地模仿特里封·卡尔门内斯的舞步和屈膝动作，以免跳错步子，踩了哪位小姐的裙子或秀足。卡尔门内斯是个蹩脚的诗人，但对交谊舞却颇为精通，隆萨尔对他十分羡慕。帕埃斯小姐与男爵小姐一碰面就相视一笑，似乎在说：“让他们都见鬼去吧！”或：“多俗气的一对儿，让我们给碰上了！”可隆萨尔却以为她们在赞美他。他在想他衬衫上的胸饰，衬衫的领子以及礼服的燕尾。“炮筒子”右边是华金·奥尔加斯，他在喋喋不休地和自己的舞伴，一个富有而懒散的美洲佬女人说话。因为大厅很窄，而贝图斯塔人又有大大咧咧的习惯，所以那些没有轮上跳舞的人便坐在身后不远的椅子上。隆萨尔不能坐，因为没他坐的地方，他认为那是一种恶习，也确实如此。帕埃斯小姐和男爵小姐几乎站不住，总是不由自主地倒坐在各自的椅子上，好象交谊舞中的每一步都是一次环球旅行。

跳完交谊舞，又跳华尔兹。隆萨尔退出舞场去抽烟。他不跳华尔兹，也不可能学会。大厅所有的门口都挤满了会员……他们都没有燕尾服。燕尾服在贝图斯塔意味着某种地位。很多少爷认为要有那样的装束非得有基度山伯爵的运气不可。

因为这是社交舞会，所以最出色的青年人都呆在门口。他们中有些人假装蔑视那种象陀螺一样在那里转圈的可笑的娱乐……觉得毫无意思；另一些人则显出懒散、怀疑和他们认为与燕尾服格格不入的表情。有一些更天真的青年，承认自己缺乏条件，咒骂社会的苛求……并且期待着“最后的时刻”……因为

他们不顾隆萨尔和穿燕尾服、大礼服以及穿猎装的人们的反对，要在最后时刻上场跳舞。“想得倒美！”

拥有燕尾服、高筒礼帽和一切舞会所需装束的萨图尔尼诺·贝尔穆德斯迟来了一步。他在一个门口收住了脚步……颤抖着。他无法抑制身体的颤抖……对他来说，在庄严的日子里走进这些大厅就如同投身大海。确实，随便哪个旁观者都会说萨图尔诺自以为走到了海边。他以彬彬有礼的微笑回答了那些没有燕尾服的嫉妒者的嘲弄，他们对他说：

“喂，去吧，您往里冲呀……鼓起勇气！”

“我……我……我这就去……不……我这就去……”

他戴好手套，整了整领结，确信手绢装在衣兜里，又……用两个手指摸了一下衬衫的领口条。最后……在一两点钟……在两点钟时，又用指头整理了一下发型，忘了自己的脑袋早已收拾得象个新兵。在做了人们准备下水洗澡时常有的这个下意识的动作后……就下水啦！萨图尔诺走进大厅，向四下打着招呼，好象是要看看都有谁在场，其实，他心里明明白白是找一个有长沙发或靠背椅的角落，以便充当他在那个上层社会的海洋中进行冒险航行的避风港。他渐渐地习惯了那个海洋，即那个大厅，并且镇静了下来。他一边跳舞，一边滔滔不绝、罗里罗嗦地向别人献着殷勤，可谁也不领他的情。

起初，安娜有些发困。那时是十二点。除了眼前看到的情景，她什么也不愿想。刚走进俱乐部时她自言自语道：“堂阿尔瓦罗会走过来跟我打招呼吗？”她感到害怕，真想装病回家。但那个想法很快就消失了。阿尔瓦罗还没有来。侯爵夫人叽叽喳喳的，就象只喜鹊。安尼塔则报之以微笑……突然，银行职员太太维西塔雄出现了。她穿着一件缀满布花的过分袒胸露背的蝉

翼纱衣裙。

“姑娘，你这身可真够惊人的。”侯爵夫人说着吻了维西塔雄，为了忍住笑，还就势在她脸上咬了一口。

维西塔极目朝堂娜鲁菲纳看着的地方望去，并镇静地答道：

“嗨，我可不觉得过分。不过，也没什么可奇怪的，因为我连照镜子的时间都没有……那几个捣蛋孩子！当爹的没本事，不会哄他们……弄得我脱不了身。不过，安娜，这是什么？你在这儿？可是，亲爱的，这是什么？我们有什么圆形颈饰？……”

说着，银行职员太太已经张开双臂站在庭长夫人面前，两位女士的膝盖碰在了一起。

站着的女士身体向后仰去。

半小时后，维西塔半藏半露地躲在一个阳台的帷幔下，给庭长夫人讲了个故事，庭长夫人将身子侧向她聚精会神地听。

人们都兴奋了，表面上冷漠和感情用事的贵族和平民相互间的可笑的不信任和诋毁已让位于恶习和欲念。帕埃斯小姐觉得隆萨尔已经不是个粗俗的人，而是一个男人；男爵的女儿们也变得通情达理；中等阶级的姑娘们也忘了贵族女人们露出来的那根根肋骨，只想着这欢乐的场面并以不可抗拒的激情投身于舞会之中，就象渴望在香气扑鼻——也许香得腻人——的气氛中品尝一下那种能满足其迷茫欲念的不知其名的烧酒。那些俗气的女人，只要长得漂亮，也就不让人感到俗气了。已经没人去想什么舞会皇后、高级服饰及贵重珠宝了。青春在寻找青春，爱情已在那里翱翔，出现了火一般炽烈的目光、显得令人恶心的倦怠的微笑和使整体罩上一种豪爽色彩的戏剧性的激情。连那些最本分的、最象弹力木偶的女孩也使人想起了那种衣着粗俗的虚伪而粗暴的女人。

凌晨两点，安娜才第一次从椅子上站起身，在舞会间歇时绕大厅转了一圈。走在她身边的维西塔默不作声地思忖着什么，她对自己刚才做的那件事十分满意。适才，她跟庭长夫人讲了堂阿尔瓦罗从去年初夏至今的经历。银行职员太太两颊绯红，眼睛闪光。她为自己凭口才获得的胜利沾沾自喜。安娜掩饰不住女友的话在她心中产生的深刻而强烈的反响。“堂阿尔瓦罗征服了部长夫人的贞节，在帕洛马雷斯做了她一夏天的情夫……后来，他却嘲弄她，不愿跟她去马德里了！”这就是维西塔讲的那个故事的简要情况。对那个故事的结局，安娜记得一字不漏：

“当阿尔瓦罗跟我述说这一切的时候，”维西塔说，“我就问他，因为你知道我们相交甚密，所以我就问他：

“‘可是小伙子，你不是说她又漂亮又聪明……还有权势吗？那干嘛把人家给甩了呢？为什么不跟她去马德里呢？

“‘阿尔瓦罗非常难过地回答了我，你知道当他回答我的时候，那脸上是怎样一副表情。

“‘他说：“咳！……这不过是露水夫妻，玩一夏天就够了。冬天才是真正爱情的季节。再说那个部长夫人，尽管处处迷人，却使我爱不起来……”这些和你无关，我还是别提了。他叹了口气，你知道他叹气的模样，又接着说：“丢了贝图斯塔？唉，不行，这不行……”亲爱的，他抖动了一下，就象打了个寒战……“你已经看见了，”后来他说，好象要笑似的，“他们给了我一个地区，那可是个令人眼红的肥缺，（他说是肥缺）……令人垂涎的肥缺……可是，这怎么可能！……我已被一根锁链缠着身……而这条锁链我不仅不想挣脱它，相反，我还要亲吻它。”他握了握我的手，亲爱的，就扬长而去了，我想，他是怕我看见他掉眼泪。’”

这就是维西塔那一番心里话的最本质的东西。安娜向周围

打着招呼，跟许多朋友说着话，但是他心里只想着堂阿尔瓦罗的那番表白。“那天晚上，安娜的光临确实在俱乐部产生了影响……现在，就在此刻，当她在大厅里走着的时候，耳畔不时响起含蓄的赞美声、惊讶的羡慕声……真诚而有分寸的讨好声，这些声音十分悦耳，比所有的声音都要悦耳……为什么堂阿尔瓦罗就不会象维西塔讲的故事所暗示的那样爱她呢？”

“我说，”银行职员太太突然转过身，对庭长夫人说，“谁是那根锁链呢？”

“什么锁链？”安尼塔声音颤抖地问。

“咳！就是缠着他的那根锁链，那个他真正爱着的女人。唉，简直糟透了！这也是自作自受……可是，她是谁呢？”

“我怎么……知道……”

“你敢不敢问他？”

“上帝保佑。”

“想必是个有夫之妇。”

“天哪！”

“喂，今晚我就挨着你坐，看你晚饭后敢不敢开口……你自己问他……”

“维西塔雄！你疯了……”

“哈，哈，哈！……他在那儿……就在那儿……等会儿告诉我……”

奥利亚斯·德·奎沃夫人松开安娜的胳膊，消失在挤得狭窄大厅水泄不通的人群里。

庭长夫人看见了面前的堂阿尔瓦罗正手挽着他形影不离的朋友金塔纳尔的胳膊。

梅西亚的燕尾服、领带、衬衫的领饰、背心及裤子都与众不

同。安娜几乎没有去想，就下意识地发现了这一点，而且，她首先发现的就是这一点。她觉得大厅里所有的绅士，包括堂维克托在内都是身着礼服的佣人，大家都是侍从，唯有梅西亚才是老爷。不管从哪方面看，堂阿尔瓦罗都胜人一筹，穿上燕尾服则更是锦上添花。他英俊潇洒，无可挑剔，漂亮的外貌镇住了所有的人；他在舞场上，在那盏他的头几乎快碰上的枝形玻璃吊灯下，显得比在任何其他地方更潇洒，更英武，更有风度。这个被强烈的但含而不露的快感激得火烧火燎的热闹舞会，是一幅特有的画面，它正充当着可怜的安娜多次梦见的那个角色的衬景。

当梅西亚毫不掩饰使其脸色苍白的激动，潇洒地弯下腰，胆怯地向她伸出一只手来的时候，庭长夫人的脑际里便闪过了这样一些思绪。

安娜还没想去握他的手，就感到自己的手已被那个迷人的冤家的手握住了……在手套光滑的毛皮中，产生了一种更柔软、更具诱惑力的感觉。她觉得那感觉就象一股冰冷、颤动的气流流入了她胸脯以下的腹腔内。她耳朵里嗡嗡作响，顿时觉得舞会突然变成了一种新的、陌生的欢快，一种不可抗拒的美，一种魔鬼的诱惑。她怕自己失去知觉……可不知怎么回事，她竟吊挂在梅西亚一只胳膊上……她在各色裙子及黑色上衣的漩涡中，听着远处小提琴感冒似的嗡嗡声和铜号的刺耳声，还以为是令人陶醉的音乐。她这时才明白过来，他们是在把她往厅外拉。侯爵夫人在喊叫，奥夫杜利亚在大笑，还听见男爵的一个女儿沙哑的声音……后面响起了刚刚开始的华尔兹舞曲。

“他们要把她拉到什么地方去呢？”拉去吃晚饭。

“吃晚饭去，亲爱的。”金塔纳尔趴在她耳边说，“看在上帝的份上，安尼塔，千万不要拒绝……否则就太叫人难堪了！……”

维加亚纳侯爵夫人和她聚谈会的朋友们，加上巴尔卡萨男爵夫人以及佩佩·隆萨尔在阅览室共进了晚餐。这全是“炮筒子”干的事。“请他来，”梅西亚说，“得到满足的虚荣心会使他别出心裁。”果然，隆萨尔滥用他在领导委员会担任的职务，把阅览室变成了餐厅。他拿走了桌上的报纸，将桌布铺在上面，还用钥匙把门锁上，让上菜的侍者从离书橱不远的旁门出入，于是，贝图斯塔贵族的精华便得以在那儿同他们的密友和宠儿共进了晚餐。奥夫杜利亚从一开始就担负起了嘉奖“炮筒子”热情和积极性的责任，使他高兴得发疯。所有的夫人都赞许他锁门的胆识和饭菜的可口。他那双粗野的眼睛冒着火花，但眼珠却在发直。奥夫杜利亚让他坐在自己的身边。那个晚上隆萨尔实在太幸福了！

安娜坐在侯爵夫人和堂阿尔瓦罗之间。对面是并不十分高兴的堂维克托，他佯装爱上了维西塔雄，就朗诵起他崇拜的诗人们的诗。他反复朗诵，好象在拍卖什么：

我犯了什么罪
使你对我怀恨在心，
你这个狠心的薄情女。
但愿……可又不愿
爱你胜过爱我自己。

“看在上帝的份上求求您……您就住嘴吧，金塔纳尔。”侯爵夫人说。

然而，他又朗诵起另外一首，对象仍旧是维西塔雄：

总之，夫人，我现在

既没有我，没有上帝，也没有您，
没有您是因为我没得到您……

维西塔用两手捂住了他的嘴。

“缺德鬼！缺德鬼！”她喊叫着。

“浮动公债”的女儿们相视而笑，好象在说：

“侯爵夫人的聚会真叫人开心！”

此时，侯爵对男爵说：

“咱们都随便点！……”

“噢，好极了，好极了！……”

巴尔卡萨男爵在一个孤单的中年贵妇旁找了把椅子坐下。

帕科又一次在贝图斯塔见到了表妹埃德尔米拉并“肆无忌惮地向她表示了爱情”，尽管他母亲不高兴，因为欺骗一个表妹是卑劣行径。

华金·奥尔加斯答应在饭后唱一支弗拉门戈曲子。

晚餐时间很短，但有佳肴美酒，总之，就象侯爵说的，先是感情的激越和辣椒，后是幻想和烧酒。

所有的人，包括男爵的小姐们在内，都在笑话那些在外面继续跳舞、只能满足于吃点台球桌上的冷饮的平民。

门外不时地有人来敲门。

“谁？”隆萨尔拿出那种被赞美的胆量喊道。

“我的外套，……牛奶咖啡……我的外套在屋里……”

“哈，哈，哈！……”屋里的人报之以大笑。

“这家伙大发雷霆了！”华金·奥尔加斯对男爵的女儿说，她正笑盈盈地望着天花板。

“不错，他发火了，但仍不失贝图斯塔人的文雅劲儿。”侯爵

对男爵说，男爵的脸已经红得象只蕃茄，身子也越来越离那贵妇近了。

侯爵夫人已经困了，但还爱开玩笑。

“他想必一向如此。”她对为了不失礼，决心喝个一醉方休的萨图尔尼诺说，“这个地方越来越没劲了，您说是不是，少爷？”

“没……是的……是的……噢……”萨图尔诺紧接着又喝了一口小香槟。“少爷”的称呼使他颇为满意。

侯爵夫人突然心血来潮，生出一个怪念头，这大概是困倦的晕眩所致，她竟想盯着贝尔穆德斯好好看看他，便向他投去一束束目光。她知道在过去随便哪个男人见到这种目光都会发晕的。

“您为什么不结婚？”堂娜鲁菲纳问，看样子她很严肃又很忧郁。

贝尔穆德斯承受着那位尊贵夫人的目光，一瞬间竟忘了侯爵夫人已是年过半百的女人。他叹了口气……小香槟立刻涌上鼻腔，使他咳嗽起来，脸色近乎发青，处于半窒息状态，侯爵夫人不得不给他捶背。

当萨图尔尼诺缓过气来的时候，维加亚纳侯爵夫人已闭上了眼，只是偶尔睁开一下看看庭长夫人和梅西亚。

贝尔穆德斯瞬间幻想的垂暮之年的恋爱顿时化为乌有……尽管他为了向世人证实自己与堂娜鲁菲纳之间的爱情关系想起了尼农·德·朗克洛①。

与此同时，堂阿尔瓦罗正向安娜讲述着她刚刚从维西塔那儿听到过那个故事，尽管讲述的方式截然不同。

---

① 十七世纪法国名妓。

庭长夫人忍不住问起他那个夏天过得是不是很愉快……

从这个问话里，梅西亚看到了希望。

他善于伪装，所以他在和安娜交往时不必太费心力。安娜尽管没看他，但她在他身上发现的迷人之处却在与日俱增。

响声、灯光、欢闹、刺激性的饭菜、酒、咖啡……环境，这一切都在削弱人的意志，诱发人的淫欲本能，使人变得倦怠……安娜认为自己已濒临道德窒息的边缘……不管感到多么遗憾，她还是在那些粗俗的欢乐中、在那顿别人早已不以为然的舞场晚餐的诱惑中感受到了强烈的快感……她感受到的东西比那种被领主式和浪漫式的淫荡毒化的环境所产生的全部效果还要多。她必须顶住那种诱惑。她所有的感官都产生了新的皮肤触摸物体时的那种应激性和灵敏性，一切都深入到了她的五脏六腑，一切她都感到新鲜。那个晚上，安娜觉得酒的清香、奶酪的味道、香槟酒的水珠、一些眼睛中的闪光、甚至隆萨尔的黑发与他那黝黑而苍白的前额形成的色彩对照……总之，一切的一切都那么美，都那么具有神秘的魅力，仿佛它们都是知心的朋友、都是爱的表示……

“安尼塔的脸多红啊！”帕科低声对维西塔雄说。

“那当然，她一边挨着阿尔瓦罗。”

“那另一边呢？”

“另一边是……她傻里傻气、胡言乱语的丈夫，我讨厌他。”

确实，堂维克托喋喋不休地朗诵的那些诗真让人难以忍受，尽管那些诗是名篇佳作。

阿尔瓦罗在大厅里一看见庭长夫人，就产生了那种他称之为预感的感觉。她那张脸，她那突然苍白的脸暗示那个晚上她将属于他，表明冒险的时刻已经来临。

他从来没放弃征服那个堡垒的念头。

他想得倒美！不过他明白，只要他称之为性爱神秘主义的东西——这和他想到的一切一样粗俗——还主宰着安娜的心时，他就不能操之过急。于是，他退了回去，暂时收兵，等待更佳时机。此外，他还想用回避、假装无动于衷和他与部长夫人的爱情故事为他奠定基础。

“当然，”他心中暗想，“前提是那个堡垒还未向大教堂的那个头儿屈服。假如讲经师已经成了她的主子……那我就什么也不用盼了……再说，这样赢了也没多大意思。”

“他不用去寻找机会，那天晚上人家就把机会送上了门，把庭长夫人放在了他的身边……预感对他说前进……前进啊。他想探听的首先是那个人的情况，看看讲经师是否还在操纵着她。”

在述说那段情场轶事时，他不得不歪曲事实，因为对庭长夫人绝不能把他跟一位“思想陈旧”的有夫之妇的爱情和盘托出，但他尽可能地暗示他鄙视那个许多男人为之垂涎的女人的情欲……因为……因为……酷似其母的他从爱情作为惩罚降临在他灵魂上的时候起，就没把不正当的男女关系视为解闷的乐趣。

梅西亚谈到那桩和其他诸如此类的全属散发着香气的虚构的情场故事时，这只贝图斯塔公鸡从那位夫人的面部表情上看出，讲经师还没有把握住安尼塔的心。但是，由于我们通过人体解剖，除了心脏，还能看到更多的器官，所以梅西亚并不感到得意。他想：“假定安娜爱我，我仍然需要知道那个软弱的肉体是不是尚未找到一个我的替身。”

不，堂阿尔瓦罗不是在幻想。他的哲学在迫使他克制粗鲁肉体的欲望，他觉得这种哲学越来越坚定有力。

安娜感到堂阿尔瓦罗的一只脚挨着了她的脚，有时还挤压一下。她想不起来这种接触是什么时候开始的，然而，当她注意到这种接触的时候，就感到一阵恐惧，这种恐惧很象她神经极度紊乱时产生的那种恐惧，但是，其中又夹杂着一种强烈的肉体上的快感，一种她从未体味过的快感。她此刻的恐惧和那天晚上她看见梅西亚挨着花园铁栅栏从后街走过时感到的恐惧很相似。然而，这快感却是新的，完全是新的，而且是那样的强烈，它好象已用铁链把她与她认为是犯罪、堕落、放荡的意念拴在了一起。

堂阿尔瓦罗悄声细语，怀着亲切感人的忧伤，以甜蜜、温柔、讨好的激情谈论着爱情……他回忆起许多安娜也同样回忆起的可以公之于众的无足轻重的趣事。她不说话，只是听他讲。他们的脚也在继续对话，那无疑是富有诗意的对话，尽管隔着皮靴，因为感觉的强烈竟使这普普通通的一般接触变得耐人寻味了。

正当安娜还有力量使自己整个身体摆脱跟堂阿尔瓦罗轻轻接触而产生的那种快感时，另一个更大的危险又接踵而至：只听远处传来了大厅里的乐曲声。

“跳舞吧，跳舞吧！”帕科、埃德尔米拉、奥夫杜利亚和隆萨尔喊叫着。

那个与中等阶级的平民毫不相干，只有上等人参加的、被他称为秘密舞会的舞会，在“炮筒子”眼里简直就是极乐世界。

为了更清楚地听见音乐，他把门开了一道缝，将桌子挪到大厅的一角，于是，一对对舞伴互相拥挤着，开始了那场即兴舞会。

堂维克托喊着：

“安娜，跳吧！阿尔瓦罗，您去拉她呀……”

好人金塔纳尔不愿放弃他的专制。堂阿尔瓦罗向庭长夫人伸出手臂，她想鼓起勇气拒绝跳舞，但却没有勇气。

安娜几乎忘了怎么跳波尔卡舞。梅西亚带着她跳起了舞，她好象悬在空中，好象晕倒了一样。他感到那个结实、火热、线条迷人的身体在他的两臂间颤抖着。

安娜不说，不看，也不听，只是在感受那象火一般的快感。那极其强烈的、不可抗拒的愉快使她惊恐。她象一具尸体，象遇上了大难似的随他带着旋转。她觉得她的体内有什么东西破碎了，贞操、信念和廉耻都完了，她迷迷糊糊地想着……

与此同时，俱乐部主任满怀希望地抚摩着他怀抱里那个美丽的肉体，他想……“她是我的了……这是这个可怜的女人享受到的第一个拥抱。”啊，是的，这是遮遮掩掩的、假的、外交式的拥抱，但是，这是在拥抱安尼塔啊！

“阿尔瓦罗和安尼塔跳得多没劲呀！”奥夫杜利亚对她的舞伴隆萨尔说。

在那一瞬间，梅西亚发现安娜的头低垂在令“炮筒子”嫉妒的他那干净而光滑的胸饰上。这个美男子收住脚步，低下头看庭长夫人，发现她已经昏了过去，苍白的面颊上挂着两滴泪珠，还有两滴撒在他浆过的布料胸饰上。大家顿时慌了神。秘密舞会中断了，堂维克托不知所措，他祈求妻子快快苏醒……人们找水、找香精……索摩萨来了，摸了她的脉搏，要……要了一辆车。决定让维西塔和金塔纳尔把那位夫人裹得严严实实的用侯爵夫人的马车送回家。事情就这样处理了。当安娜苏醒过来再三请求原谅她搅乱了舞会时，心情不佳、但已放心的堂维克托便把皮衣裹在她身上，一直遮到她的眼睛。他送走了那些热情的同伴，然后就和银行职员太太一起把庭长夫人抬上了床。

“烟气！太热，不习惯，晚饭后跳波尔卡舞，灯光！……小事一件，总之，没什么问题。舞会可以继续了。”舞会继续进行。大厅里的人都得知了这件事：“庭长夫人犯病了。”“他们硬逼着她跳舞。”但是，他们很快就把这件事置之脑后，议论起那些似乎把俱乐部视为私有财产而在阅览室吃晚餐、跳舞的先生和太太们的行为……

清晨六点，当帕科在俱乐部门口跟梅西亚握手告别时，小侯爵惊叹道：

“好哇！终于成了！是吗？”

梅西亚没有马上回答。他扣好合身的灰外套那排一直到领口的扣子，把一条白丝围巾紧紧地裹在脖子上，最后才说：

“唉！……再说吧！”

他到了家，也就是那个小客店，叫守夜的开门。守夜的过了半天才出来。他非但没有象往常那样斥责他，反而在他肩上拍了两下，还给了他一枚银币的小费。

“少爷，您这样高兴！……刚跳完舞吧？”

“不错，罗克先生……”

当堂阿尔瓦罗把法兰绒内衣挂在衣钩上躺下来时，他一边伸手去拉被头，一边低声说着，好象在跟床说话：

“真遗憾，这场折腾把我搞得老了大半截儿！……”

第二十五章

〔堂费尔明的敌人副主教莫雷洛在大教堂当着他的面议论俱乐部昨夜发生的事。讲经师闻听气急败坏，迫不及待地叫来安娜。他和安娜在堂娜佩特罗尼拉的家里进行了气氛紧张的谈话。在交谈中，堂费尔明竟暴露了自己的欲望，使安娜感到非常恐惧，但后来她又对遭到攻击和冷落的讲经师产生了恻隐之心。〕

第二天，格洛塞斯特尔在大教堂当着讲经师的面，毫不留情地讲了舞会上所发生的一切。“贵族们在阅览室关起门来又是共进晚餐，又是跳舞。堂娜安娜·奥索雷斯，就是庭长夫人，竟晕倒在堂阿尔瓦罗·梅西亚的怀里。”

前天晚上彻夜未眠、焦急地等待着安娜消息的讲经师，象一名新兵似的转过身去。格洛塞斯特尔的匕首——他说的那番话——还是头一回刺进他的心脏。堂费尔明面色苍白，下巴颤抖。他咬住下唇才控制住这种颤抖。他带着一种使副主教扭曲的灵魂异常快乐的痛苦表情惊愕地看着他的仇人。那束目光意思是：“你赢了，不错。现在，毒药已深入到了我的五脏六腑。”德帕斯在想，那些微不足道的人尽管看起来卑鄙、软弱、愚蠢，但在他们的卑劣行径中也有惊人的伟大之处。“那个癞蛤蟆，那个堕落的教士竟会以匕首伤人！”随后，堂费尔明想起了自己的母亲，

母亲从来没有背叛他，母亲是他的，和他是一体。而那个安娜，则是个陌生的女人，是横在他心上的外来的肉体……

德帕斯怀着那种几乎毫无掩饰也难以掩饰的痛苦，那有生以来最深、最冷酷，而又得不到慰藉的痛苦离开了圣器室，在教堂的殿堂里徘徊，不知该向何处。他不知道自己想到哪儿去，已完全丧失了意志力……当他发现有几个信徒在看着他时，竟不由自主地在一个礼拜堂的祭坛前跪下。他在那儿考虑自己要做的事情。“到庭长夫人家去？”这太荒唐，况且也太早了点。然而，眼下的孤独处境又使他毛骨悚然……他怕露天，需要有个藏身处。万物都是他的对头。“他母亲，他亲爱的母亲。”他走出教堂，跑步回到了家。堂娜保拉正在打扫餐厅，一块象男人用的缠头布似的黑细棉布头巾包住她那一头又厚又硬的银发。

“你去祈祷了？”

“是的，夫人。”

堂娜保拉继续打扫餐厅。

堂费尔明围着桌子跟着母亲转。“那儿有他可以得到的唯一安慰，有他可以在其中哭泣的怀抱……有唯一真诚的怜悯，是唯一能受到他痛苦感染的地方。那种害他的毒药从他体内析出，跑到他母亲的身上也只能是毒药。让母亲分担痛苦的愿望令人烦恼地卡住了他的喉咙……他不能，不能说……母亲实在残酷无情，竟看不出儿子在忍受着痛苦的折磨。堂娜保拉看着儿子，好象在看一个外人，一个在马路上萍水相逢的行人，她哪里知道儿子正绝望得要死。他不能说！”

“你怎么了，孩子？你在这儿干什么？我会把你的新衣服全弄上土的……”

堂费尔明离开餐厅，走进书房。特雷西纳在收拾少爷的

床。她没听见他进来，因为她在唱歌，耳朵里全是草褥子沙沙的响声。少爷象逃跑似的又离开了书房。他出了门，来到堂娜佩特罗尼拉·连萨雷斯夫人家。“夫人做弥撒去了。”他在客厅里踱着步等她，时而背着手，时而抄着手。那只干净的大肥猫走进来，用一声呻吟向它的朋友打了招呼，便蜷曲身子卧在他的脚下。“似乎这猫对那桩背叛的事也略有所闻。”安娜常坐的那张沙发用问候的口气召唤着讲经师。沙发的一头有一个弹簧有些松弛，沙发布已经发皱，安娜就常坐在那儿。德帕斯在那个沙发布发皱的位子旁的一把大扶手椅上坐下。他闭上眼睛，只觉得一种象是困倦和睡意的怠惰控制了他的整个精神。他想阻挡时间的前进。他希望堂娜佩特罗尼拉晚点回来，因为他害怕她办事的机敏，害怕任何一种决定；任何决定结果都将不妙。死神已经降临到他的灵魂上。遥远的回忆在他的大脑里起伏翻腾，象是要跳那种临终谵妄的死人舞。他闻到了一股安娜贴在她的好友和兄长嘴唇上的那朵大玫瑰花的香气，感到悦耳的话语与花的馨香交织成了神秘的乐曲……“啊，是的，爱情，那一切都是纯真的爱情……他是个痴情的人。爱情不仅仅是淫荡，它还是那种失望的痛苦，那种突然的孤独，那种既甜又苦的难过，这一切合在一起能免除最严重的错误。义务……教士的职位……誓言……贞洁……这一切他现在听起来是那么空洞，好象一出喜剧的台词。它们欺骗了他，践踏了他的灵魂，这是千真万确、毫无疑义的事。这不是那些老主教的发明，是世界，是给了他那种教育的世界。安娜是他的，这是公正的最高原则。她，她自己也这样发过誓，她为什么是他的，说不清；但她就是他的……”讲经师突然站起来；时间在飞奔；他觉得似乎刚刚挨了一记耳光。那些人可能正在利用这个时间密谋算计他，也许在那几个小时中

他们正聚在一起……“无耻！无耻之尤！而她还到礼拜堂给他看那个钻石十字架……以便让他看看她要穿去丢丑的那套衣服……是的，是去丢丑……在那儿他是主人、丈夫、精神丈夫……堂维克托不过是个无能的白痴，既看不住自己的名誉，也照顾不了别人的名誉……那个名誉就是女人！”

他跑到走廊上喊道：

“堂娜佩特罗尼拉回来了吗？”

“正叫门呢。”有人回答。

连萨雷斯夫人进来了。堂费尔明打断了她就要出口的问候。

“要马上去找。”他说。

“找谁？……找安娜？”

“对，要马上去找。”

堂费尔明又开始踱步了。他不想说话。连萨雷斯夫人是那个男人的奴仆，她没吭声，就进了客厅。

半小时后，门铃响了。安娜看见了来开门的“君士坦丁大帝”。

“什么事？”

“堂费尔明……在那边客厅……”

“啊！……我太高兴了。”

庭长夫人进了门。堂娜佩特罗尼拉却去了位于住所另一头的厨房。“他们要是找我，就说我不在。”她对女佣人说。随后便去了离她卧室不远的祈祷室。

德帕斯发现庭长夫人从来没有今天这样美丽。只见她眼睛里燃烧着神秘的火焰，面庞上焕发着不同寻常的表白衷肠的热情光彩，身上仿佛环绕着一轮他从未见过的辉煌的光环，这光环使那个呆在这间小房里的女人罩上了一层黄的颜色。而这一

切就是他在一生中，在这个无边无际的世界里，唯一值得追求的东西。

“这是怎么了？”堂费尔明说，他的嗓子突然变得沙哑，他一动不动地立在那里，脚上仿佛生了根似的。

“我是盼着我们马上见面。我简直疯了。今天晚上，我以为我要死了……昨天……今天……我也不知是什么时候……我疯了……”

她一边说一边喘气。

德帕斯感到一种他认为是羞愧的怜悯。

“我都知道了，不必扯那些了……”

“都知道了，这是什么意思？”

“昨天的事……今天的事……舞会……夜餐，这是怎么回事，安娜，这是怎么回事？……”

“什么舞会！什么夜餐！不是那么回事……他们把我灌醉了……我怎么知道……但是，不是这么回事……因为我害怕……这儿，费尔明，是这儿，是头……可怜可怜我吧！求您可怜可怜我吧！我没有母亲……我没有一个亲人……”

“这是真的，她和他一样没有母亲，她比他更孤独。”这时，堂费尔明感到了只有爱情才能感到的那种难以形容的怜悯。他走到庭长夫人跟前，拉着她的手。

“说吧，到底是怎么回事？别人跟我说……可是，到底是怎么回事？……说吧……”讲经师用颤抖和悲伤的声音说。

安娜哭哭啼啼地叙述了她所能叙述的一切，她的忧虑、恐惧、痛苦和发烧的那些时间。她躺在床上后，无数个可怕形象突然出现在她对舞会杂乱的回忆中……她认为自己又要突然掉进那些神志错乱的黑井中，陷入她生病时的那些凄楚的夜晚

里……后来，她想到她做的那桩坏事，又感到毛骨悚然……安娜一见讲经师脸色变得青紫便中断了叙述。为了更正刚才的话，她接着说，“坏事……就是说……不是好事……”疾病已经成了一个教训，一个忘却了的教训。那天早晨，当她躺在床上感到生病时的那种虚弱，感到五脏六腑在撕裂，好象在变成粉末，感到生命在谵妄中昏厥的时候……良心仿佛在火光下看到了极大的羞愧、极大的惩罚，看到了自身不幸以及心灵上可悲的耻辱的反映……随后……是精神失常，毫无疑问，是精神失常……一种可怕的、突如其来的、固执而痛苦的怀疑一切。在她看来，上帝，就连上帝也不过是一种固定不变的观念、一种怪癖、一种在她大脑中转动、折磨其脑子的、有如滴答之声和墙头昆虫鸣叫的名为丧钟的东西。

“啊，是的，我那时是疯了。”安尼塔继续说，她依然惊恐万状，“我疯了一个小时……多长时间？一个世纪……我只要健康、安静……清楚的意识……可是，唉，办不到了！上帝，我亲爱的上帝……我……一切，所有的人，我们全都完了。这里面的一切都变成了粉末！”

安娜的两眼死死地盯着那个幽灵。她在地毯上看见了一个模模糊糊的形象，那可怕回忆中的一个形象……

德帕斯没有说话。他也有那么一种阴森恐怖的感觉。随后，神志不清便象头晕一样从他的意念中消失了。

“她要是再昏厥！”讲经师的面颊顿时变得紫红。他首先看到了他所喜爱的那美人的灵魂和思想已在安娜那有音乐天赋的大脑中模糊起来。然后，就想到了美人那完好无损的肉体，期望用那个他钟爱的肉体来满足他的爱情，现在只有他一个人，再没有第二个人，他不用担心……

“我要拯救自己，拯救自己！”安娜突然喊起来，她已回到了现实中，“我要回到我们的夏天，回到那愉快、平静的夏天……是的，它终究是平静的；回到我们滔滔不绝地谈论上帝、上天和热爱上帝思想的灵魂的时候……是的，我希望我的兄长来拯救我，希望特雷莎来启发我，希望她生活的镜子不要在我的眼前黯然失色，希望上帝来抚慰我的心灵……费尔明，这就是我的忏悔……就在这儿……地方无关紧要，随便哪儿都一样……是的，是我的忏悔……”

“我是想，安娜，想知道……想知道一切。我也在受着折磨，我也觉得我要死了，就在这个地方……我们坐在那里……谈过天国……谈过我们。安娜，我也是骨肉之躯，我也需要一个姊妹般的心灵，不过，是忠实的，不是背信弃义的……是的，我觉得我要死了……”

“是因为我，是因为我的过错，是吗？是因为我背信弃义才要死的？你是不是在说谎，是不是玷污我的名声？”

“是的，就是因此……应该说出一切……快……”

“不，不。”

“说吧……说吧……”

“不……如果我不说这个……要是我说出一切……可是，一切又是什么？什么也没有……如果……我不去……如果是他们强迫我去的……不，不是这么回事。我不知是怎么搞的。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让步。在那儿……有一个很坏的女人……”

“不，我们不要指责其他人……事实，我要的是事实。我来说吧，这些我知道。”

“什么？”

“那个男人梅西亚。安娜……你跟那个男人是怎么回

事？……”

安娜打起精神准备面对现实，考虑那些令人紧张的盘问，为维护自己的利益隐瞒思想最深处的东西，与忏悔师搏斗。“那儿终究不是忏悔室，况且，说谎是仁慈，至少要对最坏的事守口如瓶。”

“我不爱他，”这是她控制住自己之后得以出口的头一句话。她已经不去想自己的狂热举动，而在考虑维护她的秘密。

“可是昨天晚上……今天……我不知道是什么时间……到底出了什么事？”

“我跟他跳了舞……是金塔纳尔……是金塔纳尔让我这么做的……”

“你不要为自己辩解，安娜！这不是忏悔。”

安娜环顾四周……谢天谢地，那里不是忏悔室。

这种虚伪的诡辩在她身上却显得那么纯真。她确信一种至高无上的责任在命令她说谎：“告诉讲经师她爱上了梅西亚吗？她首先爱的是她丈夫！”

“我跟他跳舞是我丈夫的意思……他们强迫我喝酒……我感到难受……头晕……就晕倒了……他们把我送回了家。”

“你是晕倒在……在那个男人的怀里吗？”

“在怀里！……费尔明！”

“好，好。这……这我听说了……我们大家都听着！就是说……跟他跳了舞……”

“我记不清了……也许……”

“无耻！”

“费尔明……看在上帝的份上，费尔明！”

安娜退后一步。

“安静点……不要喊……不要大惊小怪……我与众不同……怕什么？……我吓唬您了，是吗？……为什么？我……我能做什么？我是什么人？我……我有什么权力？我的权力是精神上的……而昨晚您曾不信上帝……”

“天哪！费尔明，发发慈悲吧……”

“是的，这是您说过的……而这就是您走的路。我离开上帝……便毫无价值……您离开上帝却可以随心所欲，爱到哪儿就到哪儿去，安娜……这些都结束了……我现在很狼狈，全贝图斯塔都在笑话我……梅西亚瞧不起我，他看见我准会朝我吐唾沫……我这个忏悔师……是老实懦弱的人。呶，可我又为了谁呢！……可怜虫！……他辱骂我是因为我已被囚禁！……”

讲经师的身体在教士服里颤抖着，就象套在锁链中一样。他在沙发靠背上狠狠地捶了一拳。

后来，他设法恢复了理智，用两只手摸了摸脑门儿，又审视了一下长袍。他找到教士帽，始终不吭一声，摸索着走到门口，随后头也不回地走了出去。

他以为安娜会追上来、喊他、哭泣……然而，他立刻就感觉到自己已被抛弃。到了门廊，他停步侧耳倾听……毫无声息，没人喊他。他站在街上朝那些阳台望去，没有一个阳台敞开门。“他走了，人家连瞧都不瞧他一眼。那个女人还呆在那儿。一切都是真的。她欺骗了他，她是一个女人。可她是谁呢？是他的女人！是他的心上人！是的，是的，是他的心上人！正因此他才爱上了她。可是，女人们根本不理解这一点……最纯洁的女人喜欢的是别的东西。”无数可怕的事情闪过他的脑海：那些忏悔室多年积累的肉制的诱饵。意识使他想起了特雷西纳。那个肉皮儿白皙、笑容可掬的特雷西纳在他的大脑里对他说：“你呢？……”

“他是个男人。”他答道。他加快步子。“我爱她的灵魂……”“你也爱她的肉体，”大脑里的特雷西纳说，“也爱她的肉体……记住。”“是的，是的……但是……我等她……我宁愿等到死也不愿失去她。因为我爱她的一切……她是我的女人……我心爱的女人……她留在后面，已经离我很远了，我永远地失去了她！……”

安娜一动不动，她看见讲经师离去却没有勇气去拦住他，也没有力量去喊住他。一个包含着她全部话语的想法在她脑子里，在她的耳畔回响。“那位教士先生在爱着她！”“是的，他在爱她，象一个男人那样地爱着她，这种爱远非她所想象的那种宗教的、理想的天使般的爱。他在嫉妒，他嫉妒得要命……讲经师不是她心中的兄长，而是一个在教士服下隐藏着情欲、爱情、嫉妒和愤怒的男人……那个教士原来在爱着她！”安娜象碰上了一个粘滞、冰冷的身体，全身颤抖起来。这简直是对爱的讥讽，她不禁笑话起自己来，从五脏六腑到嘴巴都觉得发苦。她的父亲、自由思想者堂卡洛斯突然出现在她的眼前。只见他穿着衬衣，在洛雷托，在一张桌子旁正与一位神父和几位不信神的或进步党的好友进行争论。安娜好象刚听到似的，想起了父亲和那几位先生说的话：“教士玷污了良心，教士跟其他人一样，所谓独身纯粹是骗人。”所有这些她过去不理解，现在都变得明白易懂的话，又一次象其他许多生活的教训一样出现在她的脑海里……它们想腐蚀她！那幢房子……那种寂静……那个堂娜佩特罗尼拉……安娜感到恶心和羞辱，就奔向大门，径直回到了家。堂维克托在家里敲得震天价响。他在做一个桥的模型，想把它拿到圣马特奥展览会上去。他没给锤子包上一层布，而是以铁击铁，响声吓人。“那儿，他是主人。他妻子参加了舞会就是证明：巴拉圭的时代已经结束，现在只剩下神秘主义，这是从我们祖宗手

里继承下来的一种谨慎的、绰绰有余的虔诚。除此之外，就是工艺活动……大看其戏，大打其猎，大敲其锤。嚓！嚓！砰！生活万岁！”堂维克托这样想着。他穿着一件紧身苏格兰条格布晨衣，在他的新车间，一楼的一间门开向院子的房子里钉呀钉呀。阳光照射着金塔纳尔的脚，照得他那双半土耳其式的拖鞋上的玻璃珠和金色鞋带闪闪发光。木匠吹着口哨，那只金塔纳尔从这个房间带到那个房间的本省最佳鹪鸟也在打着口哨，它栖身的鸟笼当时挂在一根铁丝上。安娜默默地端详着丈夫。“他是她的父亲！她象爱父亲那样爱他！他甚至有点儿象堂卡洛斯。”那象征着春天的二月的阳光；那诱人思动的凉爽的空气；那砰砰作响的锤声；那阵阵口哨声；那朵朵飘过天井上空方形蓝天的薄云……这一切都使人受到启发。“那就是她的家！她就是那里的女王！那宁静是属于她的！”堂维克托放下锤子去取锯子的时候，看见了妻子。

两人默默相视而笑。“太阳使金塔纳尔变得年轻了。而且他还是个了不起的木匠。他的创造简直令人叫绝。他做什么都凭想象，但是，他能把一块木板变成他所希望的那种样子。动作实在麻利！”

安娜称赞了丈夫的手艺。

他听了十分兴奋，得意得脸都红了，还答应下星期给她做一个缝纫桌。“一切的一切都出自我的手。”

那一会儿，安娜忘记了早晨的不快。当她重新想起那件事的时候，却觉得堂费尔明不是个坏人，而是个不幸的人。但是，不管怎么说，她认为一个教士谈恋爱实属荒唐。安娜多次设想过各种罗曼蒂克的爱情结合，唯独没想到这一种。“他在心里产生了戏中神父的那种亵渎神明的爱情，可那是一个系着深紫色教

士领巾的受俸教师的爱情!”此外，正直的人也会以其本能的厌恶对此表示谴责。“然而，德帕斯还是值得同情。堂娜佩特罗尼拉是个没有恻隐之心的女人。噢！倘若哪一次她再跟讲经师说话——有这种可能，因为他们最终还得做一番解释——谈话的地方决不选那个老太婆的家。那位夫人到底安的是什么心呢？她会怎么想她安娜呢？”

堂维克托兴高采烈地一路哼着说唱剧的小段从街上回到了家。他突然提议要妻子答应侯爵夫人的请求，原来，侯爵夫人邀请他们午饭后一起喝咖啡，以便结伴去散步……去看化装舞会。

“金塔纳尔，看在上帝的份上！别开玩笑了……狂欢节就够受了……我不想再热闹了……我已经精疲力竭了……昨天，舞会把我折腾得够苦了……我再也不想去了……再不想去了……昨天我不是依了你吗？……够了，看在上帝的份上，够了。”

“好，亲爱的，好……我不坚持了。”

堂维克托闭上嘴巴，他的兴奋劲已去了一半。他不敢动用上帝赐给他的那种坚定。“没有必要把弦绷那么紧。”

不消说，他自然是接受了邀请去喝了咖啡，散了步。

安娜一个人留在家里。从梳妆室敞开的阳台门那儿可以听到远处大散步场上的乐曲声，那里正在庆祝狂欢节。乐声模糊，时断时续，有如细雨，使她满腹忧伤。她想着引诱她的梅西亚，想着多情、吃醋……无自卫能力的讲经师。此刻她怀着无限的同情……她终于按照信仰和贞操的要求敞开了她的灵魂……安娜想到了那个被摧毁、被击破的信念，仿佛经受了一场地震的摇撼。在她的心灵中，讲经师和信仰之间的关系过于密切，从而使

信仰未因失望而受到损害。况且，在她身上，爱一向多于信仰。堂费尔明千方百计地使她对上帝、教堂、模糊的梦幻般的神鬼产生根深蒂固的惧怕心理，却很少讲解。安娜觉得那些虚构的东西对她虔诚的影响要大于有利于巩固那个体系的影响。那些神秘的日子，默祷的日子已经过去很久了……那时，她病卧在床，圣特雷莎的书、虚弱和忧郁曾以纯理想的幻觉激动过她的心……但是，她以健康战胜了积极的、盲目的虔诚。讲经师使女圣人黯然失色，他大谈温柔的精神上的兄妹之情，但很少谈上帝本身……现在，她明白了很多事情。堂费尔明是为了他自己才爱她的……

“他是在进行某种准备工作，目的何在呢？”

“噢，还是梅西亚比较高尚，他格斗不用伪装，胸怀坦荡，堂堂正正……他没有滥用他与维克托之间的友谊，也不固执己见。可是，那两个人都在爱她！”安娜的这种想法使她的忧郁得到了一点儿甜蜜的安慰。“她不能属于任何一个人，她不能也不愿意属于讲经师……她应该永远感激他……但那种事……则太荒唐、太恶心。快三十岁的人了，还去爱别人，这已经够呛了……而且还是爱一个教士！……羞愧与某种程度的恼怒使安娜觉得面颊火烧火燎，那个男人竟然要打我的主意……简直是异想天开！……”

庭长夫人很多天都象那天下午那样度过的。那些想法在她兴奋的大脑中来来去去，以各种方式组合在一起。

当她感觉到梅西亚的形象出现在自己的意念中时，就羞愧地避开了它，她也为在回忆那个舞会，尤其是回忆起她跟堂阿尔瓦罗的接触时没有深感内疚而羞愧。“不，没有那个事，没有。那好象是梦中发生的事，她认为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情她没有责任，

这是显而易见的，是他们用甜言蜜语、灯光、尘世浮华、喧闹……小香槟把她灌醉的……可是现在，如果她允许堂阿尔瓦罗坚持他的挑逗行为，那她可就惨了。她不愿意把灵魂出卖给在她耳边叫喊的诱惑的诡辩。堂阿尔瓦罗到底不是教士。你要是避开他，就有落入另一个男人怀抱的危险。撒谎、诚实这样喊道。我既不会属于这个人，也不会属于那个人。我打心眼儿里喜欢堂费尔明，尽管他也许无法克服对我怀有的爱情，就象我不能克服梅西亚在我感情上的影响一样。但是我相信我不会用有罪的方式去爱讲经师的。是的，对此我确信无疑。是的，我应该回避讲经师；但我更应该回避堂阿尔瓦罗。他的感情也是非法的，尽管他的感情不象那个男人的感情那样令人反感、亵渎神明……两个人我都要回避！”

除了家以外再没有别的藏身之地了。堂维克托一天到晚跟他的弗里希利斯和他那怪癖博物馆里的盆盆罐罐泡在一起，要不就沉溺在西班牙戏剧中。

“不过，家里也有它的诗意。”安娜努力寻找这种诗意。她要是有孩子，就有事可做了！那该多愉快啊！然而她没有。这和收养一个孤儿完全不同。于是，安娜开始起劲地干起家务活……精心地侍候堂维克托……八天后她才明白这不过是自欺欺人。家务活儿很少，她很快就干完了。干这种既不多又无意义的家务活儿连半个小时的精神愉快也享受不到，她为什么还要对此假装满意呢？堂维克托从心底里感激妻子的勤快，但是，当轮到他的时候，他宁愿保持原状。他只喜欢自己给自己缝纽扣，别人给他缝的他都不满意；给他打扫书房简直就是在折磨他，精心给他收拾床铺等于白费工夫，因为到头来，他还得重新抖开褥垫，按自己的意思套上被头。安娜丢下那些家务事，堂维克托同样

从心底里感激她，而且还轻松地舒了一口气。“他爱妻插手他的事值得永远感谢……不过这使他感到有些碍事。疯子对自己家里的事情最清楚……”

堂阿尔瓦罗没有着急。“这回他很有信心。”但是，他不打算brusquer① ——他用法语这样想——进攻。“‘一刻钟’的理论是不完整的理论。”它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在某些情况下，一个女人的那些一刻钟只有技术高超的钟表匠才能发现。他想等过完封斋节再下手。因为她到底是一个吃斋的信女。这时候干，绝无好处。复活节期间，机会最好。我主耶稣基督复活之后，世界会显得更加欢快，他的快乐会显得更加合乎情理。提前来临的春天会助他一臂之力，……他要让堂维克托带他的妻子来参加的那些舞会一定会激发人的情欲。“噢！……对，等复活节我们再见。”

“除此之外，他还想为此进行准备。他的身体很虚弱。在帕洛马雷斯的那个夏天，他的身体受到了很大的损失。那位部长夫人对他的爱实在太多了。这些被征服的女人的过分要求一向与她们离堕落的远近有直接关系。也就是说，一个女人距离堕落越远，她一旦堕落，要求的就越多。假如庭长夫人陷入情网，她的要求之多就会超过所有的女人。”于是，梅西亚开始进行准备。他翻阅医书，做室内体操，经常骑马散步。他拒绝陪帕科·维加亚纳去干那些一看就知道是轻而易举又代价不高的冒险事。“玩够了，魔鬼……”帕科对他说。而堂阿尔瓦罗只微微一笑便早早地睡下了。他天天早起。清晨时的大散步场是那么芬芳、清新，充满了鸟语花香。鸟儿在树枝上蹦来蹦去，为四月产蛋孵卵筑

---

① 法语：加快、加速。

巢。人们说它们是为春天的节日布置大散步场树枝饰物的装饰师。三月带着六月的热度来到了贝图斯塔。太阳一大早就那么毒，晒得人吃不消。那个常常提前来到贝图斯塔的春天，是大自然开的一个玩笑。随后，冬天就象在它美好的日子里一样，又带着寒冷、冰霜和无休止的雨水卷土重来。然而，堂阿尔瓦罗利用了那个光和热的间隙，他的兴致并不因这间隙的短暂而有所减弱，他衡量幸福并不看其时间的长短，而且，根本不相信幸福，他说这是抽象的概念。他相信不以时间作衡量标准的欢愉。一天早晨，在大散步场上——那时还寂静无人，因为没有多少人相信春天业已提前到来——堂阿尔瓦罗远远看见一个教士的身影。那个人身影高大，动作完全是老爷的气派。是讲经师。他们俩都在独自散步，是在同一侧相向而行，一定会相遇。他们互相致意，但都没有说话。堂阿尔瓦罗有点害怕，有点担忧。他想："要是这个爱着庭长夫人、却受到她冷遇的家伙一看见我就突然发起疯来，认定我是他的情敌，扑上来对我大打出手……"梅西亚想起了在维加亚纳的园子里打秋千的那个情景。

讲经师看见堂阿尔瓦罗时，也有自己的想法："如果我朝这个家伙扑上去，我能做到，我肯定能，我就把他摔倒在地，踩他的头，踩他的肚子！……"但是，他却怕他自己。他在书中、在那些激动的人物身上见过这种类型的形象和猜疑产生的相应行动。他想起爱伦·坡① 小说里的某个凶手……他的目光带着傲慢和挑衅的神情。他用眼睛向他致意时好象在说："过来！请吃我一记耳光。"而梅西亚招呼的眼神包含的意思是："滚你的吧，我不明白您要跟我说的话。"

---

① 十九世纪美国作家。

他们继续各走各的路。但是第二天早晨，两个人谁也没再在大散步场上露面了。他们在那里散步的目的截然相反：讲经师是为了消耗那些多余的力量；而梅西亚则是为了恢复失去的体力，因为他不久就要大用特用这种力量。他们各自顺着僻静的地方朝前走去。他们都怕再次碰面。

但是，没有多久，两个人都只好闭门不出了。

正如所料，冬天终于又带着它全部的严寒回来了。它放声大笑，嘲笑那些上当受骗的人，他们还以为到了仲春。鸟儿们躲进了自己的小巢和旮旯儿。鲜花盛开的树木受到了气候突变的猛烈袭击，就象身着鲜艳细布衣裙，披纱裹绸的雍容华贵的小姐在野外郊游时突然碰上暴雨，找不到藏身处，甚至找不到一把遮雨的伞一样。在冰雹的击打下，果树上那些白色和粉色的小花蕾纷纷落地，掉入污泥。一切都在后退。早春的预演失败了，一切将重新开始，是回家的时候了。

封斋节已经过去一半。贝图斯塔以加倍的热情在进行其虔诚的活动。耶稣会的传教士也象一场雹灾似的出现在那里。狂欢节前栽种的爱情与欢乐之花已被用炮击和最后手段布道的退伍炮兵马罗托神父和用喉音及鼻音讲西班牙语的嘴甜如蜜的法国神父戈维尔纳摧残殆尽。戈维尔纳神父讲了戈莫加；作为人类渺小的证明，还提到一千年前就已经腐败的尼尼微① 和巴比伦的权贵们。这就是处在别人控制下的贝图斯塔。雨水和耶稣会使得它愁眉苦脸、忧心忡忡、垂头丧气。那棕褐色的、溶解在水坑和泥塘里的大自然的面貌与其说使人想到了生命的短促，不如说让人看到了世界的渺小。一切都好象就要溶解。从贝图斯塔

---

① 古代亚述的首都。

及其周围地区来看，世界与其说有如转瞬即逝的梦，还不如说象一个充满又脏又粘的形象的漫长的噩梦。善于使自己的布道演说带上地方色彩的戈维尔纳神父在贝图斯塔没有说我们只不过是一捧尘土，而是说我们是一把烂泥。贝图斯塔有土吗？但愿上帝能恩赐！

恶劣的气候带走了安尼塔·奥索雷斯的宁静和怠惰的忍耐。随着连绵不断、令人生厌的雨水，往日那些突发的疑虑、意志的反抗以及扎心的刺痛又都重新出现。可现在，她已经得不到讲经师的帮助了！

她越来越感到孤独，越来越觉得自己已被抛弃。她开始认为把讲经师想得那么坏，让他带着牢牢扎在他心上的那些有如毒箭似的怀疑离去实在是不公平。“为什么她没有更多地体会一下那种失望，那种对纯真、无私和理想的友谊的亵渎呢？也许因为被爱的女人，不管被谁所爱，她都不会让人家不高兴，尽管她应该拒绝甚至谴责那种爱情。也许因为她知道疏远的办法掌握在她的手中。也许明天她就需要精神安慰。那时，她难道不会跑到忏悔室，想办法让忏悔师、让堂费尔明相信她不是他所想象的那种女人吗？也许她早应该这样做。为什么德帕斯要想没有过的事呢？对，应该跟他讲真话，就是说，没有那种事，堂阿尔瓦罗没有得到安娜·奥索雷斯爱情的最高表示，事实也的确如此。”

不过，在找讲经师之前，安娜想稳定一下自己的情绪。她觉得自己的信念动摇不定，自由思想家堂卡洛斯那些粗俗的诡辩在不停地折磨她。她开始怀疑那个神父的品行，进而又怀疑教会、怀疑那许许多多的教义……但是，她那时已跑向教堂。她冒着倾盆大雨，跳过一个个水坑，穿过一个个教区。她还在教徒们

常常走得一个不剩的时刻跑到某个教堂冷清的殿堂里呆很长的时间。她坐在一条凳子上陷入沉思。一个在僻静的礼拜堂里祈祷的老头儿的咳嗽声在教堂的拱顶回荡；某个不礼貌的侍僧的脚步声在祭坛的木板台子上回响；贝图斯塔的喧闹的轻微响声传到了耳边，使那里显得更加寂静。安娜在向孤独和教堂怠惰的寂静寻求着某种有如启示或虔诚的香气的什么东西。她认为从那些神圣的墙壁里和祭坛上应该散发出这种香气。祭坛上的石膏和漆木圣像在白色的阳光照耀下显得十分突出，它们由于人们在祈祷时的触摸和蜡烛的烟熏，已经受到磨损。在日光照耀下的那些形象使人模模糊糊地想起了某个露天剧场的那些道具和在大街上演出而没有煤气脚灯打光的那些喜剧演员。但是，安尼塔没想这些。她在寻找那个土崩瓦解的信仰。“它为什么要土崩瓦解呢？教会跟讲经师有什么关系呢？”“那位先生不可能爱上了她……但是，教义上说的一切都是对的吗？当然是对的。可是，祈祷是为了信仰。噢！讲经师没有经受住那个考验就糟了……如果他，如果那个兄长不过是个伪君子……那她就应该在很多事情上赞同堂卡洛斯，赞同那个到底是她的父亲的人。是的，是的，那是她的父亲，是她曾在心里哀悼过的父亲，他说过，宗教是人对上帝崇敬的内心表示；我们无法想象出上帝是怎么个样子，他也不象启示宗教所说的那样，而是更好，更伟大！……散布这些异端邪说的就是她的父亲！”她祈祷。她祈祷是因为思考没有一点儿好处。最后，她心里冒出一个严厉和有点卖弄学识的声音，只听它喊道：“但是，我们要明白，尽管堂卡洛斯有道理，尽管上帝比人们在书上描写和想象的样子更好，更伟大，也不能因此就原谅良心指责大家的那些罪过。不管上帝如何，堂阿尔瓦罗反正是要被禁止的。邪恶毕竟是邪恶，这是没

错的——庭长夫人心里这样说，她在这个断语上找到了安慰，虽然信仰破灭了，但我将继续同我感官上的这种激情进行搏斗，因为这种感情永远是邪恶的……”

她开始发现寂无一人的神殿也激发不起她的虔诚。那冷冰冰的墙壁和圣徒们在停止祈祷时的那种休息，使她那或许有病的大脑通过奇怪的类比，联想到了列王、集市上奇形怪状的人、喜剧演员、政治人物以及所有那些为得到群氓粗俗的赞美和惊叹而当众表演的人的疲惫。她终于觉得那座暂停祭礼的教堂、那座正在休息的教堂也有点象白天的剧场；觉得宗教画屏上那些扛着木头圣像，对称地插着蜡烛，正向圣像请教未来礼仪的教堂司事和侍僧，仿佛是她也不清楚的某个骗局的帮凶……除了所有这些亵渎神明的幻觉和病态心灵的有害欲念——这是引起思想斗争的原因——外，她还感到了放荡的折磨。祈祷开了头就没个完。虔诚神话故事中的一个个副歌终于使她感到作呕。她感到孤独产生出无数个幻象和放荡的魔鬼；寂静聚集了内心的呼声。这一切都迫使她离开了教堂。在礼拜的时刻她又回到了教堂。她知道，在寻求新的虔诚时，感官应全神贯注。她呼吸着熏香的气息；凝视着祭坛和十字褡的光辉；倾听着集体祈祷的信徒心脏剧烈的跳动声；感受着集体祈祷的神秘力量，仪式的有条不紊，那个进行祭礼的神父的庄重；聆听着圣歌神秘的含糊不清的声音和管风琴的旋律。那圣歌分明是从唱经处传来，却好似从天而降；那琴声则在唯一的瞬间使她回想起了昔日的虔诚那全部温柔热情的情感，想起了混杂着母亲的催眠曲和神秘希望的纯洁信念。

贝图斯塔那年的悲伤圣母九日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假如人们对《圣旗报》的话信以为真的话。至少，举行祭礼的圣伊西

德罗教堂装饰得空前漂亮，这是戈维尔纳神父和马罗托神父留下来的讲排场的假虔诚的根底。举行悲伤圣母九日祭和举行圣母受孕节九日祭一样，不能在教堂上悬挂蓝色和金色的装饰物，也不能学精雕细刻的哥特式教堂的样子，在主祭坛的组雕前摆放纸做的神龛。但那里布置的一切都与圣母马利亚的痛苦并行不悖。场面庄严、忧郁、悲哀。一切都是黑色和金色的。在一个最近轰动贝图斯塔的说唱剧团尚未离去的部分演员的鼓动下，大教堂的礼拜堂被整个地搬到了圣伊西德罗教堂的唱经处。至于讲道事宜，则另请了一位耶稣会传教士马丁内斯神父，他远道而来，收费极高。大门屏风后是主祭坛，主祭坛前放着索物桌，那些最高贵、最美丽和最爱管闲事的女士在那里索取施舍物，出售祈祷书、纪念章和教士披肩。

雨水、无聊、虔诚和习俗将各自的队伍带进了教堂，使那里天天下午都挤得水泄不通，竟到了再多一个人也容不下的地步。

城里那些世俗青年，其中大多数是学生，在那儿没有表现其过分的虔诚，也没有显示他们幼稚的不恭，他们没去想这些事情。他们之中有卡洛斯分子，也有自由派，但参加弥撒的目的几乎完全一致，都是为了去看那些姑娘。对九日祭他们从不缺席。他们散布在圣伊西德罗教堂的各个厅堂和角落里，斜披着斗篷，根据各人的特点，或带着浪漫的神气，或以调皮的模样，象他们自己说的那样，和那些最正派、最虔诚，然而也同样渴望得到她们称之为“爱情”的那种东西的年已及笄的姑娘眉来眼去，以目传情。当马丁内斯神父第一百次说——他已经捞了五千多雷阿尔——再没有比一个母亲的痛苦更痛苦的事，并毫无痛苦地把他那冒牌巴罗克风格的祈祷词中陈旧的花言巧语统统抛给祭坛上戴孝的圣像时，那亵渎神明的无形的爱情正象春天从旷野到

城里来报喜的蝴蝶，在各个殿堂中来来去去地飞舞。

安娜·奥索雷斯跪在大祭坛近旁，她集中精神沉浸在纯洁无瑕的虔诚中，倾听着讲经师悲哀的声音，仿佛那是伴随着门缝间风的呻吟的远处的暴雨声。她没有听那个传教士的讲道，而是在想那被亿万人重复了多少世纪的明显事实的无声演说，那共同的虔诚，那共同的崇拜，那个由一个因贫穷和愚昧而微不足道的寻常村落一跃成了理想的境界，变成了崇敬上帝的奇特的抽象观念。庭长夫人以她自己的方式想着这些。她希望随那虔诚的波涛而去，成为那泡沫和尘埃的一分子；一种陌生的力量正拖着它们沿着生命的荒漠，朝着一个并不明朗的理想境界奔去。

马丁内斯神父闭上了嘴巴。管风琴开始以另一种方式重复那个夸张的讲道人刚刚说过的话，而且比他说得更好。管风琴好象对马利亚的痛苦体会得更深……安娜想到了马利亚，想到了罗西尼①，想到了十八岁时就在这同一个教堂里头一回听哀悼圣母歌的情景……管风琴倾诉了该说的话之后，教徒们便象训练有素的大合唱队那样唱起了单调而庄严的副歌，那些副歌宛如自天而降的花雨。孩子们在唱，老人们在唱，女人们也在唱。可是不知为什么，安娜却哭了起来。她旁边有一个面色苍白、瘦弱可怜的六岁金发男孩，挨着衣衫褴褛的母亲坐在地上，两眼一眨不眨地盯着活动祭坛上的悲伤圣母，只管唱着歌。他唱着唱着，不知想起了什么，突然闭上了嘴巴，转过脸对他母亲说："妈妈，给我面包！"

一位老人在一个忏悔室旁用颤抖、低沉而柔和的声音唱着……竟不顾自身的年高，也忘掉了为糊口而劳作所带来的疲

---

① 十九世纪意大利作曲家，歌剧《塞维勒的理发师》的作者。

劳。整个城都在唱，而管风琴则象一位神父在为这合唱伴奏，并把它引向乐曲那不可言喻的给人以宽慰的忧伤的理想境界。

“可有些无耻的人却要破坏它！安娜这样想着。噢，不，不，我不！圣母，我和你在一起，永远和你在一起，永远拜倒在你的脚下。和忧伤的人在一起，这就是永久的信仰，为世界的痛苦而哭，在泪水中爱……”她又想起了讲经师。“噢，我真没良心，我对那个男人太残酷了！我使他太伤心，太孤独了！……贝图斯塔把他抬上崇拜的宝座之后就辱骂他，嘲弄他，蔑视他；而她，其名誉、信仰和最宝贵的东西都有赖于那个男人的她，却抛弃了他，而且还忘掉了他……原因何在呢？也许，几乎可以肯定，是虚荣心和无知而卑鄙的邪恶的猜疑在那里作怪。唉！是因为她受了卑鄙小人的影响，受了感官上的爱情的影响；是因为她屈从了堂阿尔瓦罗，如果说这尚未成为事实，那她也有此愿望——而这都是真的；是因为她是个有罪的女人。那个心灵上的兄长、亲爱的精神父亲也一定是那样的人吗？她有什么证据呢？那一切不会是猜疑吗？不会是虚荣心在作怪吗？德帕斯什么时候做过使她可以对其纯真产生怀疑的暗示呢？他们难道不是经常呆在一起，挨得很近吗？难道他们就没有相互触摸过吗？难道她就没有——也许是出于不慎——贸然地给过他天真的抚爱，对他说过势必会激发其热情——如果他那里真蕴藏着热情的话——的甜言蜜语吗？……然而他却被抛弃了！人们嘲弄他，在报纸上挖苦他，甚至那些不敬神的人竟然以赞扬传教士的手段来贬低讲经师的影响。习俗和诽谤使他走投无路。而我这个卑鄙小人也在那里大喊大叫：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我许诺过的那个牺牲呢？我为偿还自己欠那个男人的债而四处寻觅的伟大牺牲呢？……”

在那一刻，这个虔诚小城的赞美歌停止了，接着是庄严的寂静，然后是咳嗽声、教士凉鞋和木底鞋踏着光滑石头地面的响声……不露声色的焦躁。维西塔雄和侯爵夫人为了让人们注意那愉快的施舍，正在门口用硬币敲着托盘，发出当当的声音。屏风在吱嘎作响。空气中回荡着阵阵低语声。唱经处的提琴和长笛开始呻吟和费力地喘息，又有了点活气；响起了翻乐谱的声音。一把提琴哼了一声。有人敲了两下铁皮……又一次寂静……终于，又奏起了哀悼圣母歌。

罗西尼优美动听的乐曲激起了安娜越来越多的幻想。被激怒的神经以古怪的力量在那个大脑中冒出一个决定，就如同是意志的一个幻觉。她看见了这个决定的形象，好象它就在自己的面前。“是的……她……她……安娜象马利亚拜倒在十字架下一样，拜倒在讲经师的脚下。讲经师也被诽谤、无知、嫉妒和蔑视钉死在十字架上……凶手们把他孤零零地丢在那里，扬长而去……而她……她……也在做着同样的事情！噢，不，到耶稣遇难处去，到耶稣遇难处去！在那十字架下的不是她的儿子，而是她的父亲，她的兄长，她精神上的兄长和父亲。”

“圣母对她说，好，做得对；说那个决定不愧是一个基督教徒的决定。哪里有死者的十字架，就可以在哪里哭泣，不必考虑挂在那儿的十字架是谁的。最好能在一位殉教者的十字架下哭泣。那一时刻，她甚至对左盗① 都产生了怜悯之心。她要对讲经师寄予无限的同情，她认为他不是贼，是个不好也不坏的人！牺牲的方式，日期，场合，一切都定下来了：她发誓决不翻悔；为了能活着，她需要那样的激情。假如以后疲乏和神经的松弛使她

---

① 即被钉死在耶稣左侧的、死而未悔的赫斯塔斯。

丧失勇气，产生庸俗的疑虑，害怕舆论，她也要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毫不犹豫地勇往直前，坚决去实现自己的目的。她一定要把自己的决定付诸实施。她平静下来，对自己充满信心。她又想起了悲伤的圣母，就怀着自杀的决心纵身跳进哀乐的波涛中……是的，她要在波涛中冲刷掉心中的怀疑、痛苦、冷漠、以及那个谨慎、持重、虚狂无知的世界的影响……她希望回到火一般的激情中，因为那才是她生活的环境。

第二十六章

〔吉马兰病入膏肓。他要求向讲经师忏悔。堂费尔明收到安娜的信，竟先去了她的家，然后才赶去听病人的忏悔。吉马兰皈依宗教成了堂费尔明的一大胜利，而安娜答应在耶稣受难日作为悔罪者赤脚参加宗教游行的诺言更使这胜利锦上添花。安娜在大街上赤脚而行使金塔纳尔毛骨悚然。〕

自打为堂桑托斯·巴里纳加主持葬礼的那天起，堂彭佩约的身体就再没有过好的时候。在墓地时，他就感到身上忽冷忽热，瑟瑟发抖。后来，遭雨淋得了病，这种症状又反复出现，而且愈演愈烈，直至眼下仍不时向他袭来。吉马兰一直郁郁寡欢。他崇拜的耶稣基督已经黯然失色，险恶的环境使这个善良的无神论者悲观失望，他甚至对人类决定性的进步都产生了怀疑。“劳伦特说得好，我们已经远远超过了野蛮人。”但是，还有各种各样的恶棍！友谊呢？友谊呢？友谊已经成了一种堕落的东西。帕基托·维加亚纳、阿尔瓦罗·梅西亚、华金尼托·奥尔加斯，令人尊敬的，或者说，看起来令人尊敬的佛哈先生，这些人都自称是其密友，却象骗乡下人一样欺骗了他，把他当成了笑柄。他们是一些为了引诱他而在丰盛的筵席上背弃了启示宗教和毫不惧怕地狱的放荡家伙。堂彭佩约粗暴地与所有那些“轻浮的

灵魂”断绝了关系，并且再也不登俱乐部的门。他是在圣诞节那天做出的这个决定，因为他听说在贝图斯塔风传他这个虽然什么也不信，但尊重一切宗教礼仪的彭佩约·吉马兰竟在酒醉之后去听子时弥撒，亵渎了教堂。甚至还说他把一瓶猴牌茴芹酒藏在斗篷里带进了教堂……“猴牌的！……堂彭佩约！……”他再也不去俱乐部了。“那些把他灌醉或半醉，硬把他拉进教堂的卑鄙小人很快就编造了那些中伤之词来败坏他的名声，他们是干得出这种事的。往后，那个喝得醉醺醺去参加基督教节日，在巴西利卡大教堂令人肃然起敬的殿堂里东摇西晃、傲慢不恭的无神论者还有什么威信？”

“他心里对巴里纳加的俗葬和大多数人对讲经师先生所怀的恶意相当反感。”

“不，我不想再搞什么宗教斗争。我日渐衰老，应付不了这样大的事情了。最好是沉默，跟所有的人和平共处。”他一想起巴里纳加的死就不寒而栗。“他孤独地死去了！可我，还有老婆和四个女儿！”

他变得愤世嫉俗，总是傍黑只身出门，很快又回到家里。

一天夜里，来自大教堂方向的嘈杂声引起了他的注意。他听见了爆竹声。这是怎么回事？教堂的塔楼被杯状灯和纸灯笼照得熠熠闪光，在它的脚下，在地面光滑、四周有生铁栏杆的狭小院子里，聚集着一群乌合之众，有如一堆黑虫。那骚动的人群里象冒泡似的涌出喊叫声、大笑声和闷声闷气的嗡嗡声，宛如远处大海的潮水声。

堂彭佩约在发烧，他冷得牙齿直打颤。他站在鲁阿街最高处望着拥挤在塔楼下的人群。他可以在小广场上随心所欲地走动时，曾觉得那个地方是那样的狭小。“他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了。天主教徒们在举行宗教性的周年纪念活动。怎么？噢，简直是开玩笑！”堂彭佩约走过去，站在外面观察。贝图斯塔高贵的和低贱的东西都聚集在那里。那些缝制背心的女裁缝、武器制造工、那些林荫路上的精华、带着一身贫穷臭气的下贱人在大喊大叫，在肆无忌惮地和堤岸及俱乐部舞场的“高雅的贝图斯塔”进行交往。堂彭佩约认为，最令人难以容忍的是，贝图斯塔教士会那些漂亮的青年，所有那些他恶意地称为“神学院硕士”的青年竟打着庆祝宗教节日的幌子，出没其间，虽然外面穿着法袍，却也在黑暗中将身体挤压在那用淫欲的肉体填塞的腊肠里。那里几乎透不过气，除了无耻地感到了一点肉体的摩擦，动物的本能，更确切地说，是猪狗的本能外，再无别的乐趣。吉马兰把目光从那堆“发酵的腐烂物，无意识的蛆虫培养场”移向高处。他仰望着尖顶有一点红光、直指苍穹的塔楼……想，“这里除了这堆石头再没有什么基督教的东西了！”

他怀疑人类、正义、进步……怀着痛苦的心情，忧心忡忡地离开了大教堂。他怕牙齿打战，便咬紧牙关，回到了家里……要了椴树花浸剂，便睡下了……当他看到妻子和女儿们围在他身边，把家里所有的毯子都盖在他身上时，这位铁石心肠的无神论者感到一种令人激动的柔情，一种令人振奋的温暖，他自言自语地说：“到底还是存在良知，家庭的良知。”

第二天早晨，他摇铃叫醒了全家。“他感到难受。让她们去找索摩萨。”索摩萨说他没什么事。八天后，索摩萨向吉马兰的妻子提出了一个令人难过的问题，那里叫做“为病人准备东西。”“该给他准备东西了。”“为什么？”“好让他有个善终。”

听到这个消息，堂彭佩约四个女儿中有两个跟她们的母亲一起晕了过去。

另外两个比较坚强的女儿则在商议：谁敢开这个口呢？谁去劝父亲大人答应作临终圣事呢？

长女阿加皮塔决定自己去对父亲说。

“爸爸，你是个大好人，你愿意让我，特别是让如此爱你……如此虔诚的妈妈难过吗？……”

“别说了，亲爱的阿加皮塔。”病人用无力但温柔和爱怜的声音说，“我知道你的要求。放心吧。我怎么会让你难过呢？这个时刻我已经等了好多天了。索摩萨先生真是个天使，他不愿让我害怕，不过我觉得这样不好。我仔细地考虑了你们的情况，认为有必要使你们高兴。我只要求你们一件事……就是请讲经师来。我希望德帕斯先生听我忏悔；我需要他听，我需要他宽恕我。”

阿加皮塔伏在父亲那瘦骨嶙峋的胸上哭泣着。索摩萨和吉马兰的小女儿在客厅听见了他们的对话。半小时后，整个贝图斯塔都知道了这个奇迹。“那个无神论者竟然叫讲经师来帮他得到善终！”

堂费尔明还睡在床上。他母亲象条狗似的躺在床脚下，一出现什么干扰，她就吠叫起来。讲经师直嚷神经痛，很小的声响他听起来就象有人在他脑袋里跺脚。堂娜保拉严禁响动，严禁一切响动。她踮起脚尖走路，而且尽量使身体飘浮起来。

特雷西纳认为吉马兰的小姐们捎来的口信事关重大，值得破例。

“他们那儿的人全都向着吉马兰夫人和小姐们……”

“向着吉马兰！”讲经师说，他虽然闭着眼睛，但并没睡。

“向着吉马兰！ 你发昏了……”堂娜保拉低声说。

“是的，夫人，向着吉马兰，向着堂彭佩约，他想请少爷去听

他忏悔。”

母子二人跳了起来。堂娜保拉站在地上，堂费尔明坐在床上。

他们让人把吉马兰的女仆叫进来重复一遍她捎来的口信。

女仆哭了，一边抽泣，一边描述那个家的悲哀和看到老爷要求做临终圣事而感到的宽慰。

讲经师和堂娜保拉交换了一下眼色。他们取得了一致。

“有没有不利之处？”

“没有。我现在就去。”

“你们走吧。少爷病得很厉害，不过，大事终究是大事，他马上就去。”

只剩母子俩了。

“这个无赖不是在开玩笑吧？”

“不，夫人，他是个老实人。他应该这样死去。不过，我一直不知道他得了病。”

德帕斯一边在母亲的帮助下穿衣服，一边说。母亲翻开箱子底给他找出了那件最暖和的衣服。

“费尔莫，你是不是真的不舒服？……就是说，你是不是病得很重？……”

“不，不，不。您放心吧。这事不能再等了……我的头倒是很难受。必须在附近的人知道之前就赶到那儿……您还不明白吗？”

“明白，当然明白。你说得对。”

他们沉默不语。

讲经师一手扶墙，一手扶着母亲的肩膀站了起来。

他在书房坐了一会儿。

“叫辆车吧？……”

“对，当然；这应该不成问题。叫贝尼托到这个街角来……”

特雷莎走进来。

“这是少爷的信。”

堂娜保拉接过信，她认不出信封上的字体。

费尔明当然认识。那是安娜的字，字体有些变样，是写字时手发抖所致……

“谁写来的？”一见费尔明脸色变得苍白，母亲便问。

“不知道……回头再看。现在上车……去看吉马兰……”

他站起身将信藏在内衣口袋里便迈着坚定的步子朝门口走去。

堂娜保拉尽管满腹狐疑，但不知为什么，这次没敢坚持问下去。她怜悯自己的儿子，他虽然身患疾病，精神忧郁，或许已经灰心丧气，但仍在为她谱写那权势和金钱的历史，正要去寻求一种最能引起轰动、效果最佳、好处最大的奇迹，一种使人皈依宗教的奇迹，以此来挽回他失去的声誉。“他是一个英雄。封斋节期间他经受了多大的痛苦啊！”堂娜保拉终于猜到儿子与庭长夫人已经不再见面了，显然他们是吵了架。起初，母亲的自私使她洋洋得意，庆幸他们的破裂。她分析了儿子那被整个贝图斯塔及其周围的人压抑的愤怒后，知道他宁肯在绝望中，在他最终病倒的床上孤独地死去，也绝不会低声下气地去向安娜乞求和解。可是她的费尔莫不仅在生闷气，而且，还得了一种症状可怕的有可能使他精神失常的怪病，这使她这个以特有的方式爱着儿子的母亲感到恐惧。有天晚上，她在看护儿子的时候，竟想入非非，打算亲自去找那个给他儿子带来痛苦的无耻女人，把她杀死，或扯着她那该死的头发把她拖到儿子的床前，让她象自己一

样守护他，哭他，用名誉、生命及一切代价挽救她的儿子，或是与他一起死去……后来，她的真知灼见否定了这些荒谬的念头。这时，堂娜保拉的心里只有怀而不露的愤怒和一种模糊的想法，她想拟订一个奇特的计划，设计抓住庭长夫人，让她去干费尔莫想让她干的事情……然后杀死她，或者割掉她的舌头……

安娜和德帕斯分手后的头几天，讲经师老是假装心不在焉地问特雷莎，但又不让他母亲听见。“有没有我的信或口信？”后来，堂娜保拉也在私下里憋住嗓子问女仆，“有给少爷的……口信……或信吗？……”

没有，什么也没有。封斋节就这样过去了。悲伤圣母周已经开始，现在也要结束了……还是什么信也没有。

“一定是她来的信。”堂娜保拉看到特雷莎拿来的那封信，心里这样想。她心里又生气又高兴。

讲经师觉得耳边狂风大作。他怕自己摔倒，但还是准备出门。他发誓决不当着母亲的面看信，尽管她要求他这样做。“那封信是他的，是他个人的。”车来了。那是一辆快散架的旧车，驾车的两匹马，一黑一白，都很肮脏，已饿得有气无力。

堂娜保拉陪儿子来到门楼，叮咛车夫说：

“到堂彭佩约·吉马兰家去……这你已经知道……”

“是，是……”

车子拐过街角；堂费尔明拉上窗帘，喊道：

“慢点，走慢点。”

他瞧了瞧安娜的那封信。

他用颤抖的手指拆开信封，看了那封信。字是用红墨水写成的，字迹潦草，勾勾连连，跳来跳去。他视力微弱，看着那一行行闪过眼前的字，与其说是在辨认，不如说是在猜测。

费尔明：

我需要见您；我要请您原谅，向您发誓，我决不辜负您亲切的关怀。上帝想再一次给我以启示；圣母，我肯定，是圣母要我来找您，向您求助。我想亲自去您家，可又怕这样太冒失。但是，如果您真的病了，不能出门，我是会冒一切风险去看您的。我们在什么地方见面好呢？我相信，出于仁慈，您至少不会对我的信置之不理。如果没有回音，我就到您那里去。发誓并履行诺言的您最好的朋友和仆人。

——安娜

德帕斯立刻觉得疼痛消失，甚至连想都不想了。他看看天：暮色将至。他用发烧的手拽了拽车夫的蓝罩衫，车夫回过头。

“有什么事，少爷？”

“去新广场……去那个街角……”

“好，我知道……但是，现在就去吗？”

“对，现在就去，马上就去。”

马车继续缓慢地走着。

“如果堂维克托在家，只要安娜看我一眼，在那儿看见我，我也就心满意足了……如果他不在……那更好。那我就要跟她谈，跟她说……”

这一连串意想不到的事情和他为此耗费的精力使他变得十分疲惫，他的头不由自主地靠在了马车破旧的蓝条绒篷布上，一双发烧的手在黑暗中捧着脸，象孩子似的哭了。他偷偷地流着眼泪，一点也不觉得难为情。

堂维克托不在家。

讲经师七点进入奥索雷斯的老宅，过了八点才出来。他出来的时候，车夫已经在他的座位上睡着了。他早就点上车灯在那儿等着，认定可以美美地睡上一觉。堂费尔明到堂彭佩约家

时是九点差一刻。大厅里挤满了神父和虔诚的俗民。吉马兰的四个女儿都赶上前来迎接讲经师。他容光焕发，还带有一种好象是超凡脱俗的苍白。有人说他身上环绕着一个光环。

他们曾三次派人去讲经师家请他马上赶来。堂彭佩约愿意忏悔，但只向德帕斯忏悔。他说他只愿意对讲经师忏悔他的罪过和错误。一个发自心底里的声音以不可抗拒的力量要他去请讲经师，而且只请讲经师。

堂娜保拉回答说她儿子一得到口信，就在七点钟坐车去了，是直接去吉马兰家。可是由于他一直未到，所以他们又再三去请。堂娜保拉为此大为恼火，儿子是怎么啦？他又犯什么神经了？

后来，由于总不见讲经师的人影，吉马兰的女儿们便请来了副主教、堂库斯托迪奥、教区神父和其他几位和病人多少有些关系的教士。可还是白搭，因为病人只要讲经师，他内心的呼声就是这样在要求他。格洛塞斯特尔在灵床旁站着，他嫉妒得要命，气得脸色发青，虽然还象往常那样微笑着。

“可是，堂彭佩约先生，您要明白我们都是耶稣基督的神父……既然您皈依宗教出自真诚……”

“是的，先生，我是出于真心。我从来没有欺骗过任何人。我愿意皈依宗教，死在它的怀抱，如果我注定要死的话……”

“噢，不，这不会的……”

“我认为会的；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也要重新走上正路……重新回到祖先的正路上来……但是，这一定要有堂费尔明的帮助才能做到；我有充分的理由提出这样的要求，这是我良心发出的呼声……”

“噢！实在可敬……实在可敬……可是，那位讲经师先生要

是不来……”

“他要是不来，情况又很危险，我就向你们其中的任何一位忏悔。但在这之前，我要等他。我决心等他。”

教区神父和副主教一样，也未能改变病人的意志。至于堂库斯托迪奥就更不用说了。据格洛塞斯特尔说，在那儿的神父都“十分尴尬”。他们的脸确实是一阵红一阵白。

“这大概是个阴谋！”莫雷洛对堂库斯托迪奥耳语道。

大家等了很长时间，讲经师才到。

吉马兰的女儿们在欢呼声中把他领到父亲身边。

德帕斯仿佛是自天而降的一位圣人，只见他漂亮和富有神采的面庞上闪耀着大天使般满意的笑容，焕发着眉目清秀、身强力壮的村民那特有的青春，使他在那一刻感到得意的激情的青春。吉马兰握着讲经师戴着手套的双手时，讲经师的思想还未能回到眼下的现实中来，他还在回味他刚才在其中扮演了如此重要角色的那令人非常感动的和解的一幕。“安娜又成了他的人，成了他的奴仆！她跪在他跟前哭诉……那个计划，那个不可更改的计划太好了！通过它要使整个贝图斯塔在庄严的时刻看到庭长夫人已成了她忏悔神父的奴仆；看到她怀着绝对的信仰对他笃信不疑……”一想起安娜主动提出的这个考验及其细枝末节，堂费尔明就觉得两腿打战，这是他所谓的精神快感造成的瘫软，但是，那快感却象一股暖流似的渗入到了他的骨髓。他要了把椅子，在病人床边坐下，头一次面对面地看着眼前的这个人。只见病人脸色苍白，面庞干瘪，骨头和皮肤就象是透明的羊皮纸。吉马兰眼睛湿润，闪闪发光，睁得老大，望着自己生病的大脑堕入其间的那个思想的深渊，仿佛两扇显露出无声惊恐的窗户。

只剩下病人和忏悔师两个人了。

德帕斯想起了他的母亲、耶稣会、巴里纳加、格洛塞斯特尔、梅西亚、佛哈，还想起了主教。尽管他很不情愿，但还是决定尽可能从那个意想不到的忏悔里捞取最大限度的好处。仅在一天之内，他就得到了那么多的幸福！安娜和他的威信同时失而复得；安娜从来没有这样谦卑，而他的威信则罩上了某种神奇的色彩。是的，他相信是这么回事；他了解贝图斯塔人。一次葬礼使他们蔑视起他们的暴君，另一次葬礼又叫他们跪倒在他的脚下，一部分人是出于狂热，其余的至少是因为胆小。讲经师一边同堂彭佩约大谈宗教、宗教的甜言蜜语以及需要一个建立在披露真情实话基础上的教会，一边为从这个成功中获取好处而在脑子里设想着一整套计划……既然那个又疯又傻的家伙已经让他插手此事，他就不会空手而回。其他那些傻瓜，那些认为吉马兰是个极坏又极明智的无神论者的人，将会把那个征服视为一件大事，看成教会的一项难以估价的收益。

“那个无神论者！虽然大家都认为他无害于人，但是，大多数人却把他看作是天生的坏蛋，神奇的、出类拔萃的魔鬼。而那个魔鬼，那个罪犯竟然拜倒在这个贝图斯塔高尚的先生脚下……噢！多么强烈的戏剧效果啊！……不，他不是傻瓜，他母亲说得对，他应该从中得到好处……其次，那个胜利也不过是为另一个更重要的胜利做的准备。有人不是说连庭长夫人都抛弃了他吗？好，那就看看庭长夫人自己的行动吧……”堂费尔明高兴和得意得喘不过气来，激动得哽住了喉咙。这时，堂彭佩约在咳嗽，一边吐着粘痰，一边有气无力地说：

“您可以相信……讲经师先生……这是个奇迹……是的，是个奇迹……我看见了天使队，想到了圣婴……他躺在摇篮

里……在伯利恒的门厅……我感到了一种爱……就象……慈父般的爱……我实在无法形容！……堂费尔明，它非常动人……动人……上帝在摇篮里……而我却是个瞎子……视而不见……但是，您说得好……我一直在想着上帝、谈着上帝……只是反了……我全理解反了……”

他断断续续地说着，不时被咳嗽和抽泣所打断。

后来，讲经师让他闭上嘴巴，听他说话。

堂费尔明讲了很多，而且讲得好极了。为了得到上帝的宽恕，堂彭佩约在康复之前——因为他一定会康复的，他自己也这么想——必须做出一个有教育意义的虔诚的榜样。他皈依宗教的行动应当是严肃的事情，这对无赖是一个惩戒，对不热心的信徒则是个有益的教训。

“您会给您多次伤害过的教会带来很大的好处……”

“您是说……堂费尔明……我是您意志的奴仆……我希望得到上帝和您的宽恕……您的宽恕，我曾经随声附和的那些流言蜚语给了您很大的伤害……但请您相信，我并不希望您倒霉，我的目的是反对宗教狂热，反对整个教士会……另外，只有这样，巴里纳加才能被我征服……噢，巴里纳加！不幸的堂桑托斯！堂费尔明，他真的入了地狱了吗？不幸的人啊！都是我的罪过啊！”

“谁知道……上帝的想法是无法探知的……再说，它拥有无限的仁慈……谁知道呢！……重要的是我们现在做出了一个纯真而虔诚的高尚榜样……这个榜样可以引来许多皈依宗教的人。啊，堂彭佩约，您不知道您已经做的和打算要做的事情会使宗教取得多大的胜利啊！……”

第二天早晨，整个被感化的贝图斯塔都准备参加下午为吉马兰先生举行的临终仪式。那是复活节前的星期日。全城的街道上到处充满了宗教的气息。

“教区法官的地位提高了！”佛哈愤怒地对格洛塞斯特尔耳语道，他是听完弥撒后，在大教堂的门厅里碰到副主教的。

“这是个阴谋！”

“那个堂彭佩约简直是个白痴。”

“不，是个阴谋……”

事实是教区法官的地位提高的幅度远远超出了他那些对手的预料。

正如很难解释他的声誉为什么在那么短的时间内一落千丈，现在也没有人能说得清为什么在短短的几小时内，舆论又转而对讲经师有利，甚至谁也不敢在人前再提他的恶习和罪过，而且，他主持进行的那个皈依宗教的行动还成了人们谈论的唯一话题。

莫雷洛四处叫嚷也毫无用处。

“既然不是他，而是那个无神论者一时心血来潮……既然一切坚强的灵魂在临终时都这样做……”

没人理睬那个在背后议论的人。“奇迹确实存在，不过，那是讲经师创造的。”已经没人怀疑这一点了。“他是个了不起的人，应该承认这点。”堂娜保拉通过“塌鼻子”和堂娜佩特罗尼拉以及她的那帮人、里帕米兰、在祝贺其胜利后不久又在大教堂拥抱过讲经师的主教和其他许多人大肆鼓吹堂费尔明刚刚获得的新的荣誉，积极宣传他在对付魔鬼撒旦的信徒们的斗争中取得的明显胜利。

佛哈、莫雷洛和堂库斯托迪奥在梅西亚——他已和前市长

谈过——的劝告下，打消了抗拒这股强大的、对堂费尔明极其有利的舆论潮流的念头。

“最好是等着瞧，那阵风一过，整个贝图斯塔就会重新看到那位奇迹般的堂费尔明·德帕斯赤裸裸的丑态。”

堂彭佩约按照当时要求的礼仪，当着首席神父堂费尔明和医生索摩萨的面极其郑重地领过圣体之后，全贝图斯塔的人便从他家里及门口四散开去，在城里各处大肆宣扬那个无神论者临终时的热忱。现在大家都承认他具有非凡的天才，超人的智慧，也赞扬了教区法官那使徒般的热情、他的精明和他的宗教影响，好象他是个奇迹般的或有魔法的人。

宗教仪式结束后，进行了会诊。索摩萨一向错下结论，这回也不例外。堂彭佩约病入膏肓，行将就木，但是还能维持很多天：他很坚强……别听他的了。

索摩萨以英雄的气概坚持己见。“吉马兰先生能够维持的时间确实要比他自己预料的要多几天，但是，科学不能不宣布死亡已迫在眉睫。他可以维持一段时间，是的，这种情况是屡见不鲜的。但这是为什么呢？毫无疑问，是由于圣事的精神作用。他，堂罗布斯蒂亚诺·索摩萨，首先是个搞科学的人，他并不相信宗教的物质作用，但是，他也没有陷入科学家以全部信念坚持的狂热中，正象他说过的那样，他根据经验可以认定，而且也认定精神的东西能影响物质的东西，反之，物质的东西也能影响精神的东西；堂彭佩约突然皈依宗教的行动已经使他的病在自然的发展过程中发生了变化……而这一切都与医学本身毫不相干。”

果然，堂彭佩约的生命一直维持到了圣星期三。

特里封·卡尔门内斯从得知吉马兰皈依宗教的那天起，就

冒出了一个倒霉的想法，竟打算为这桩极其重大的事件献出《圣旗报》的文学专页，不过，得等到病人脱离危险或一命归阴之后才行。这后一种可能性更大，更适宜卡尔门内斯实施其计划。他撰写的那篇讴歌那位幸运地重新获得基督信任的无神论者之死的长诗在复活节前的星期日就已接近完成。那篇挽歌式的赞歌，或纯粹的挽歌——到底算什么，特里封也不甚明了——是这样开头的：

这悲恸的哭泣要告诉我什么？……

这位诗人从“殡仪馆”——这是他心里对吉马兰家的称呼——到编辑部，从编辑部到“殡仪馆”，来回奔走。

“他怎么样？”他在门厅低声问。

女仆回答说：

“还是老样子。”

特里封便跑回去，一头扎进自己的挽歌中，继续写下去：

致命的怀疑，不恭的犹豫！……
门槛上站着可怕的死神，
它在激战中既不后退，也不前进；
象恐怖的影子，在默默地等待……

几个小时之后，他又出现在那个垂死的人的家里，并用甜蜜的和柔和的声音问：

“堂彭佩约怎么样？”

“病情有点恶化。”有人回答他说。

他又气喘吁吁地奔回编辑部。“我得加劲儿干了，那位先生会死的，而这首诗还差最后时刻的描写……”于是，他心情紧张地写道：

然而，唉！ 无济于事了，
神圣的老天已经判决了；
毫不留情……

特里封不明白“神圣的”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他吃不准这个词的含义，但觉得听起来挺顺耳。

当吉马兰的女仆回答他说“先生昨晚上又有好转”时，卡尔门内斯竟不知不觉地变了脸，产生了一种不愉快的感觉，就象当他确信马德里的一家报纸不会发表他的诗时所感受的一样。他不希望任何人遭到不幸，可问题是，一旦挽歌提前完成，而堂彭佩约又没死的话，那就坏事了。

吉马兰死了。他是在圣星期三那天死的。讲经师和特里封松了一口气，索摩萨也松了一口气。假如吉马兰还不死，这三位非出丑不可。卡尔门内斯是这样结束他的诗的：

诸位不必为他痛哭。敲响了钟，
唱起了赞歌；神圣的教会
已使他回到了自己的怀抱……

可怜的特里封写了一大堆诗，这些诗和人的五指一样，水平参差不齐。

那个无神论者的葬礼是一个少有的盛典。送葬的有当地军政要人、一个由教长为首的教士代表团、地区法庭、大学，以及许多自认是好的或不好的天主教徒。吉马兰的遗孀和女儿们从公众的同情中得到了特殊的帮助和慰藉。讲经师走在死者亲属行列的最前头，他不是死者的亲属，但是，是他把死者从魔爪中拯救出来的。据留在教士会大厅的格洛塞斯特尔背后议论说：

“那个比一个基督教徒的葬礼还要隆重的葬礼是异教徒对那个慈悲的、幸运的、洋洋得意的代理主教的神化。”果然，人们都指着那个使徒，指着讲经师说：“那个就是，那个就是。”堂娜保拉指使人在无知和容易感动的群众中宣扬的奇迹简直无法形容。主教先生本人在对穷苦信女，下等阶级，女仆等做的最后一次说教中就提到了那个教会的宠儿的这次成功……

“除了向风暴低头让路之外，大概不会有别的法子了。”佛哈说。

最气愤不过的是那些每到耶稣受难日都要在一家饭馆吃肉的自由思想派。

“那个堂彭佩约搞得他们威信扫地！”

“让自由思想者见鬼去吧！”

“那是个胆小鬼！”

“他死的时候已经疯了！”

“他们对他施了巫术！”

“什么巫术，莫尔菲纳？”

“是教士，是教士在捣鬼……”

“他们用鸦片让他改变了信仰……”

“懦弱只能捣鬼……”

“他首先是个骗子……”

圣星期四又带来了一条在贝图斯塔编年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闻。贝图斯塔编年史当然是由一位大学教授在从容不迫地撰写，这位教授还写过一些有关阿拉贡霍塔舞① 的评论文章。

那个消息象一颗炸弹在维加亚纳的家里炸开了。穿着一身

---

① 霍塔，西班牙的一种民间舞蹈。

黑衣服的侯爵夫人和维西塔雄在圣母马利亚的索物桌上乞讨后一起回到了家。奥夫杜利亚·凡迪纽也回来了，她是在驻军的军官们观看布满花烛的祭坛的时候，在圣佩德罗教堂的索物桌上乞求施舍的。这几位夫人全聚在侯爵夫人的客厅里，惊愕地听着“君士坦丁大帝”堂娜佩特罗尼拉·连萨雷斯一本正经的述说，她刚刚在圣伊西德罗教堂的索物桌上募集了二十个银币。只听那个主教大妈说：

“真的，侯爵夫人，您别大惊小怪。安尼塔决心要给全城、给世界做个伟大的榜样……”

“可是，金塔纳尔……是不会答应的……”

“他已经答应了……当然十分勉强。安娜让他明白那是神圣的许愿，阻止她实现自己的诺言，将是她永远也不会宽恕的专制行为……”

“那么这个可怜的人就这样答应了？”维西塔说，她脸都气红了。“圣巴兰德兰岛的丈夫都是些什么样的人啊！”她想起自己的丈夫便又补了一句。

侯爵夫人惊愕不已，还在划着十字。“那不是虔诚，不是信仰，是神经病，纯粹是神经病。真正有理性、有教养、高雅的虔诚是另外一种做法，是为医院去请求团体和个人在教堂门口给教民们赠送锦旗，可打扮成滑稽可笑的样子，当众表演！……”

“行行好吧，侯爵夫人！随便哪个人听了您这些话都会以为您在蛊惑人心……”

“可我说什么了？”

“那您还觉得说得不够吗？把一个女苦行者说成是滑稽可笑的人……”

侯爵夫人耸耸肩膀又划起十字来。奥夫杜利亚口干眼热。

她感到一种强烈的好奇和某种模糊的嫉妒……

“安娜要表演了！”不错，人家就是这么说的。她凡迪纽太太所希求的不就是当众表演，让全贝图斯塔人看她欣赏她吗？她需要的不就是这个吗？

“那么服装呢？服装怎么样？您知道吗？……”

“我当然知道。”对那事知之甚详的堂娜佩特罗尼拉显得颇为得意。“安娜将穿长至脚跟的、深咖啡镶边的深紫色丝绒长衫……”

“深咖啡的？……”奥夫杜利亚反驳道，“您说得不对……还是金色最好。”

“这些事情你不懂。……是我亲自指点裁缝做的。安娜也不懂，她把所有细小的事情都委托给了我。”

“长衫很宽大吗？”

“不大宽……”

“下摆拖地吗？”

“不，刚好擦着地……”

“鞋呢？是凉鞋吗？……”

“穿鞋？穿什么鞋？光脚……”

“光脚！”三位夫人一起叫起来。

“不错，亲爱的，那正是有风度的表现……安娜愿意光脚而行……”

“要是下雨呢？”

“地上有石子怎么办？”

“会蹭破皮的……”

“这个女人简直疯了……”

“可是，她在哪儿看见过谁这样胡闹过？”

“看在上帝的份上，侯爵夫人，您就别乱骂了！这种许愿，这种如此有教益的谦恭行动，如此笃信基督的榜样怎么是胡闹呢？……”

“可是，她怎么想起来……干这种事？她在哪儿见到过这种事？……”

“她在萨拉戈萨和去过的其他一些村镇就见过这种事……即使她没有见过，敢冒着不敬神的人的讥讽和男女伪君子们暗地里嘲弄的危险去这样做，也值得赞扬……而这正是上帝为我们这些有罪的人所做的安排。”

“光脚！”奥夫杜利亚惊愕地重复着这两个字。心中的妒忌又有所增长，她想：“哦，这无疑别具特色，它出自民间，是一种恶作剧，有那么点……高雅……”

这时，侯爵和堂维克托手挽着手走了进来。

维加亚纳一直在安慰不幸的金塔纳尔，他毫不掩饰自己的悲痛和消沉。

堂娜佩特罗尼拉在痛苦的前庭长有可能追究她在那个冒险行动——他则称之为不幸的事情——中应负的全部责任之前，就告辞而去了。

“讲讲吧，金塔纳尔，”侯爵夫人怀着真正的兴趣和极大的好奇对他说。

“夫人……我亲爱的鲁菲纳……这……就象诗人说的：

他们不能征服我……却把我征服了！……”

“您就别念诗了，菩萨心肠的人……是谁让安娜想出这种名堂的？”

“能是谁呢？圣特雷莎……我说……不对……是那个巴拉

圭。”

“巴拉？……”

“不，不是这么回事。我不知说什么好……我是说……先生们，我妻子疯了……我认为她疯了……这个我已经说了多少遍了……事情是……正当我认为已经掌握住了她，认为神秘主义和讲经师是推不动磨的一潭死水……确信自己在家中享有自由决定的权力的时候……恐怕就是这个时候，唉！我妻子就向我提出了一个令人不快的要求，她要参加宗教游行。”

“可在贝图斯塔根本就没人干过这种事呀……”

“有这种事。”侯爵说，“每年给基督送葬，比纳格雷，就是那位贝图斯塔最残忍的教师堂贝利萨里奥·苏马里，就总是打扮成苦行者的样子扛着一个十字架……”

“不过，侯爵先生，您别把我妻子和比纳格雷相提并论。”

“不，我要是不作比较……”

“先生们，先生们，我说，”堂娜鲁菲纳又提出了那个问题，“安娜什么时候看见过一个女人身穿教服，或是打扮成苦行者的样子跟在棺材后面送葬？……”

“见过，她确实见过。比如……我们在萨拉戈萨就看见过。但是我不知道那些人是否真是些女人？……”

“再说，人家也不会光着脚。”奥夫杜利亚说。

“光脚！我妻子光脚去游行？气死我了！这绝对不行！……天哪！”

堂维克托好不容易才压下心头的愤怒。等心情平静下来，他才动身回家。要么让妻子作出别的解释，要么自己保持意味深长的沉默。在这两者之间，他宁愿选择后者，把自己关在书房……保持沉默。”

“不能自己欺骗自己。他知道安娜的决定是难以更改的。”

耶稣受难日那天，拂晓时分，天呈铅灰色。天一亮，讲经师就早早地跑到阳台去望天气。“会下雨吗?在那个他胜利的日子里，要是太阳驱散灰色的云雾，毫不遮掩地直射大地，他宁肯少活几年……那可是胜利的两天啊！星期三是那个皈依宗教的无神论者的葬礼，星期五则是基督的葬礼，他堂费尔明在这两个葬礼中都大获全胜，感到了无限的光荣。他征服了贝图斯塔，获得了大家的称赞，而敌人对他则望尘莫及，已被他打得落花流水，如鸟兽散！”

安娜也很早就起来察看天气。决定已无法挽回了，她想：“要是下雨就好了！”她希望下雨，而良心又因这种愿望感到内疚。她为自己的作法感到震惊，“我是个疯子。”她想，“我在情绪激动的时刻作出了极端的决定，可现在情绪已经变得消沉，几乎呆滞，变得无能为力，我还得去履行自己的诺言。”她想起，她跪在讲经师的面前答应他要做出那个牺牲，那个郑重和公开地证明她追随他，追随那个被迫害被中伤的人的表示。她是在听着罗西尼的哀悼圣母歌，怀着狂热的幻想，想象着耶稣遇难的景象，看着圣母马利亚伏在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儿子脚下的时候，突然想出了那个自我折磨的可怕计划的。她想起她曾在萨拉戈萨看见一个女人打扮成苦行者的样子，光着脚，跟在一个装殓耶稣仰卧形象的玻璃棺后，似乎从中受到启示，竟不假思索便作出了决定，发誓要当着全城人的面，象萨拉戈萨那个女人一样，和同样在忍受着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痛苦，被中伤、被众人……甚至被她自己蔑视的讲经师一起，跟在耶稣尸体的后面，走遍贝图斯塔的大街小巷……已经无法挽回了。堂费尔明对此表示反对，但态度不十分坚决，随后便让了步，同意对安娜进行精神忠诚的

考验。堂娜佩特罗尼拉则自告奋勇为那个牺牲的行动替安娜张罗服装和其他必要的事宜，安娜已不把她看成是那种亵渎神明的冒险情事中可憎的第三者了……“但是，现在，当这一天来到的时候，当那个时刻临近的时候，她却犹豫了，害怕了，只盼着天降大雨，淹没世界，好逃避这个宗教游行！”

安娜也想到了她的金塔纳尔。“那一切都是因为他，确实因为他。利用那种虔诚来保住名誉是必要的，但是，要做虔诚的女人就没有别的办法吗？她的许诺是疯狂的冲动吗？那个做丈夫的得看着他的妻子光着脚、穿着深紫色长衫，踩着淤泥，在恩西马达区各条街道上，给便道和阳台上那些居心险恶、妒火中烧、十恶不赦的人当众表演，他就不觉得尴尬吗？安娜在寻找八天前在教堂听音乐时使她生出这个计划的那种热情之火和自我牺牲的狂热，然而，它们已不知去向，就连信念也丢开了她。对贝图斯塔的眼睛和张着嘴的奸诈的恐惧完全控制了她。对宗教，她相信又不相信；她不想上帝，不想耶稣，不想马利亚，也不想她为恢复讲经师的名誉作出牺牲的作用。只在想那个表演所引起的轩然大波。“是的，是一场轩然大波。她家的女人，贞洁的妻子；安娜心里在反对就要进行的那个演出……不，她甚至不相信她的自我牺牲是个善举，或许，那是厚颜无耻；她平静的家庭，正派的家庭以严肃的沉默在这样说……”安娜愁得直冒汗……“她已经许了愿！”

没有下雨。那一天，天色一直是灰濛濛的。夜幕降临前一个小时，给耶稣送葬的游行队伍便从圣伊西德罗教堂出发了。

“来了，来了！”俱乐部的会员们挤在阳台上七嘴八舌地嘟哝着。他们你推我搡、连踩带挤，一个个使劲伸着脖子，迫不及待地要好好看看那个不同寻常的场面，按照自己的口味去欣赏一

下那位美丽的夫人，贝图斯塔的明珠。她在神父和侍僧的簇拥下，穿着苦行者的衣服，赤脚而行，和那个极端残忍的教师比纳格雷不相上下。

人们的羡慕有如一股浪潮，总是走在送葬队伍的前面。队伍不管去哪条街，还没见人影，那条街的居民就从挤在便道和在窗口、阳台上探望的人群中得知“庭长夫人走过来了，她面色苍白，美如天仙，简直就象圣母”。大家说的想的全是这件事。躺在玻璃棺木中的耶稣和后面穿着丧服、身体被七把剑刺穿的圣母并没有引起虔诚的人们的注意；大家都想着庭长夫人，贪婪地看着她……省长夫人、司令太太、庭长夫人①、侯爵夫人、维西塔雄、奥夫杜利亚、男爵的女眷以及其他许多被卑微而妒忌的中等阶级称为贵族的女士，正聚集在俱乐部对面王家法院垂挂着洋红色和金色帷幔的阳台上。法院也是一幢用深色石头建造的楚利盖拉式楼房。奥夫杜利亚激动得脸色发白。她嫉妒得要命。“全城的人都注视着安娜的步履、动作和衣着，注视着她的脸色和表情！……她还光着脚！那一双雪白雪白的脚，赤裸着，受到了多少人的赞美和怜惜啊！”对凡迪纽来说，这是卖弄风情的理想的美。而她那在紧身绣花黑衣裙衬托下的裸露的肩膀和乳白色的胳膊、使人头晕目眩的曲线型的脊背以及那隆起的、健壮、丰满、诱人的胸脯却从来没有如此明显地引起全城的瞩目和赞叹，尽管她在舞场上、剧院里、散步和游行时展示过……她那整个雪白的肉体是那样结实、丰满、优美和耐人寻味，由于时间、地点的关系，竟不如安娜的一双赤脚迷人，而那双脚罩在深紫色的丝绒苦行长衫下，偶尔才隐约可见！“这很自然。”奥夫杜利亚继

---

① 指现任庭长的夫人。

续想，“整个贝图斯塔现在都看够了这双赤脚。为什么呢？因为她在表现方式上别具一格……也和环境有关。”“她什么时候到？”寡妇问道，她舔着嘴唇，心里又羡慕又嫉妒，竟产生出一种难以克制的兽性的、淫欲的感觉，一种因其荒唐而无法理喻的奇怪感觉。奥夫杜利亚当时竟冒出了一个……一个想做男人的模糊愿望。

那个小学教师比纳格雷，即堂贝利萨里奥是个男人，而且是个十足的男人。他根据传统习惯，在如此庄严的日子里装扮成苦行者，而在每年的其他时候则是小学校里最凶恶的希律。小学里的孩子都打心眼儿里讨厌他。他们聚集在街道、广场和阳台上观看教师先生给耶稣送葬。他扛着纸板做的十字架，戴着有刺的荆冠。从他皱眉蹙额的痛苦表情上看，那冠上的刺确实扎得他难受。孩子们都恨不得让那些刺扎透他的脑壳。耶稣的葬礼是整个小学对他的报复。比纳格雷不仅想方设法折磨了好几代人，而且还喜欢自己折磨自己。但是，他之所以想出那个使学生们开心的头戴荆冠的恶作剧，不仅是因为他有自我折磨——这种折磨与他对学生的折磨不相上下——的癔，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还因为他有卑鄙的虚荣心。他知道，他每年都有一次要成为公众期待的目标。为此，他感到非常得意。没人敢学他的样；他是本城唯一的苦行者，这个特权他心安理得地享受了许多年。

堂娜安娜·奥索雷斯的竞争非但没有惹恼他，反而使他感到无比的骄傲。他既没乞求上帝保佑，也没请求魔鬼庇护，一见安娜从圣伊西德罗教堂出来，便赶上去与她齐头并进，还彬彬有礼地向她致意，尽管肩上扛着十字架，而且，正向耶稣遇难处行进，但还是没忘了表明他首先是一个殷勤知礼的绅士。碰到水洼，他便站进去，以防淤泥弄脏他的同伴，那位尊贵的夫人珍珠

般的赤脚。安娜象瞎子似的只顾朝前走，她不听也听不懂那个人的话，但是，那个意料之外的同伴的可笑样儿却使她满面羞惭，她恨不能撒腿跑掉。“他们欺骗了她，根本就没对她提起过身边这个滑稽可笑的人。”“噢，她要是还有从前那种真诚的虔诚精神，这个新的折磨、侮辱和尴尬处境本来会使她感到高兴，因为这样，她的牺牲就显得更伟大，她自我牺牲的精神就更崇高。”

比纳格雷象所有的市民，特别象下层市民一样，十分赞美庭长夫人的赤脚。至于他，对不起，则穿着一双闪光发亮的漆皮靴子。比纳格雷十分清楚，奥古斯都时期是没有漆皮靴子的，即便有，耶稣也决不会穿着它去受难的；不过，他只是个信徒，一个整年没有机会炫耀靴子的信徒；应该原谅他在那种场合下炫耀其光亮如镜的靴子的虚荣心，因为他只在这种极其庄严的日子里才穿它。

“来了！来了！”当送葬的队伍真的来了时，俱乐部的那些男人和法院阳台上的那些夫人都不住地说，“这次可不是道听途说了，是他们，是送葬的队伍。”

阳台上的议论戛然而止。

所有几乎一样卑劣的灵魂此刻都从眼睛里露了出来。

那一刻，在场的贝图斯塔人没有一个心里想着上帝。

可怜的无神论者堂彭佩约已经不在人间。

那个银行职员的夫人维西塔雄与众不同，她没有朝那个小胡同张望，那胡同口已经露出了东歪西斜、触目神伤的旗幡、十字架和高烛台，而是在观察阿尔瓦罗。他好象是独自一人站在俱乐部正面的最后一个阳台，也就是拐角的那个阳台上，穿一身黑衣服，紧身长礼服的钮扣一直扣到脖颈。堂阿尔瓦罗脸色苍白，不时地咬咬叼在嘴上的哈瓦那雪茄，有时微笑一下，间或还

掉过头应答一个维西塔看不见的交谈者的问话。

那个交谈者就是堂维克托·金塔纳尔。那两位好友正呆在秘书室，这是前庭长提议的。他偷偷地看着他称为“攀登庄严的耶稣遇难处”的情景。他藏在梅西亚身后，准备好好看个究竟。梅西亚把他遮得严严实实。不知为什么，他全身颤抖，焦躁不安，心里火烧火燎的。

“您瞧，”他说，“要是我现在有颗奥尔西尼炸弹……等讲经师先生踌躇满志地走到咱们楼下，我一定会毫不客气地把它扔到他的身上。劫持犯！”

“镇静些，堂维克托，镇静些。这是完结的开始。我肯定安娜现在羞得要死。他们让我们的安娜发了狂，我们有什么办法？不过，她会醒悟的；坏事做过了头，制止它的办法就会应运而生……那家伙把弦绷得太紧，这当然是他的巨大胜利……但是，安娜最终会明白她当了那个人炫耀虚荣的工具。”

“工具！无耻的工具！他带着她就象一个罗马凯旋者在其光荣的战斗后……携带着一个女奴……”

堂维克托被这些隐喻弄得糊里糊涂，不过，他确实把站在纸板车上的堂费尔明·德帕斯想象成了他某天晚上听歌剧“波流托”时看见的那个登上皇家剧院舞台的男中音。

堂阿尔瓦罗没有假装高兴。他有点激动，但没有灰心的感觉，他相信自己的经验。“他确信，那个教士还没有碰过庭长夫人。”他由衷地笑了，很满意自己的想法和计划。“那个场面当然在折磨他们的神经，因为在堂维克托看来，他的对手已征服了那个拉丁女人，显得很得意，但是……他并没有碰过她。”

金塔纳尔从他藏身的地方看见阳台的黑铁栏杆间露出了一个镀金的十字架，那是一面旧的、令人敬畏的旗幡的尖顶。他站

到椅子上——从街上仍然看不见他——看见塞莱多尼奥抱着一个银十字架。

梅西亚把他的好友挡在身后，占据了半个阳台，趾高气扬地迎着从他的脚下走过的教士们的目光。

悲哀凄惨的鼓声执意要使逝去了十九个世纪的痛苦起死回生，堂维克托听来就象是死亡的颂歌，觉得他们正在把他的妻子带上断头台。

连续的鼓声在那始终如一的寂静中显得格外突出。

在那个房屋阴暗的狭小街道上，天黑得较早。长长的火把队消失在远方，火把的黄光在空中晃动着，仿佛一串间或散了线的镀金念珠。晃动的火苗映在关闭的商店和一些阳台的玻璃上，上下扭动，有如闪光的幽灵，酷似群魔乱舞。那默默的人群，那无声的步伐，那些用蜡烛照亮街道、身穿白色教服的学生毫无表情的面孔，使整个送葬的队伍罩上了一种梦幻般的色彩。那些身穿黑、白教服的神学院的学生，有的脸色苍白，眼圈深紫，有的眼圈呈褐色，近乎黑色，头发象一堆乱草。这些人几乎都愁眉苦脸，心里始终有一种厌恶的感觉，他们是进行宗教仪式的机器，是迫于饥饿和无事可做而被征来的壮丁。他们去安葬耶稣，心里却根本没想着他，好象是去安葬一个普通的基督教徒，履行公事而已。随后，是身穿法袍的教士、军人、鞋匠和衣着体面的裁缝、几个卡洛斯分子、五六个衣着也很体面的市政官员。游行的行列中还有堂娜保拉的奴仆，“红十字商店”显赫的店主萨皮科。耶稣仰卧在细亚麻布的床上，身上往下滴着清漆，好象一具痨病鬼的尸体。这个仰卧的雕像尽管手工低劣，但由于它是伟大的象征，依然使人肃然起敬……多少世纪以来，它一直意味着崇高的哀悼。后面是圣母。她又瘦又高，身着丧服，跟她的儿子一

样，也是面色苍白，也是一副死人脸。她呆痴的目光盯着街道上的石子，手艺低劣的匠人无意中使那张面孔带上了无声的、吓人的痛苦表情，那是一种充满了苦难的痛苦。马利亚胸部插着七把剑，但是，却看不出她有剑刺心头的感觉，除了前面的死去的儿子，她什么也感觉不到。她在担架上摇来摆去，这也是自然的。她高高在上，可以俯视人群，但她却不看他们。耶稣的母亲看也不看贝图斯塔人……当悲伤的圣母从堂阿尔瓦罗·梅西亚的脚下经过时，他害怕了，往后退了一步，但没有跪下。那个无限痛苦的形象与他那充满淫欲的思想一交锋，他就感到不胜恐惧。他正在想，安娜为忏悔师德帕斯做出那个狂热举动后，一定会为她的情人梅西亚做出更狂热的事来。

比纳格雷在庭长夫人后面，左侧，离她只有一步远；她的头上方是穿着丧服的圣母，前面是去世的耶稣的棺木。安娜也仿佛是一块涂上油漆的木块。她面色苍白，犹如清漆，眼睛看不见东西，每走一步都以为会晕倒在地。她觉得那双踏着石头和污泥的脚又热又痛。她尽量让深紫色长衫盖住脚，但有时还是露了出来。她觉得那双赤脚就等于自己裸露的肉体和灵魂。“她简直是一个沦为特殊妓女的疯子！她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她认为，这种在众目睽睽之下进行的散步势必要断送她家的名声。她是傻瓜、女文人、乔治·桑、假信女、蠢人、疯子，无耻的疯子。”一路上没有一丝虔诚的思想来帮助她。她想的只是贞操受折磨时感到的苦楚，她甚至还想起修士路易斯·德莱昂所著《十全十美的婚事》中的某些段落，她认为，那些段落对她眼下的行为持谴责态度。“使我失去理智的是虚荣，而不是虔诚。”她想，“我也是个喜剧演员，也是我丈夫那样的角色。”一次，她大着胆子回头看了一眼圣母，顿时觉得心头冰凉。耶稣的母亲不看她，不睬她，

而陷入她那真正的悲痛之中；马利亚到那儿去是因为前面有她死去的儿子，可安娜到那儿去又为了什么呢？……

讲经师则认为，他是在显示自己的荣耀。堂费尔明没有象主持星期三的葬礼一样主持这个葬礼，但是他利用这次葬礼庆贺了他新的成功。他走在右边那个教士先生的行列里，离安娜很近，几乎就在她的身边。他穿着短袖法衣，披着披肩和斗篷，手里握着一根象法杖似的熄灭了的大蜡烛。“他在那里是一切之主。他不顾死对头们的诽谤，改变了贝图斯塔最杰出的无神论者的信仰并使他死在宗教的怀抱之中；他用无形的镣铐把那位因美貌和贞洁而受到全贝图斯塔称颂的夫人锁在了自己的身边。庭长夫人不顾身体的虚弱和世俗偏见，正以她那谦卑的行动感化着全城。这都是为了他，她只对他一个人负有义务。他们不是说耶稣会已使他黯然失色了吗？不是说传教士们在对付他的女弟子方面比他技高一筹吗？现在证明他们说的完全不对。耶稣会逼迫贝图斯塔的处女穿苦行衣，而他则使本城最漂亮的一双脚裸露了出来，而且，还把那一对秀足拖进了污泥中……那双脚就在那儿，还不时在烂泥中从那深紫色的丝绒长衫下露出来。谁有这样的本事？”自豪的联想之后，随之而来的便是期待爱情的心脏的颤抖。“今后跟安娜会是什么关系？这关系又会怎么样？”堂费尔明战栗起来。“眼下要特别谨慎。大概是那天我醋意大发把她吓坏了，所以她过了这么久才来找我。眼下还是小心为妙……以后……再说不迟……”德帕斯感到他灵魂中尚存的那一点点教士味儿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他把自己比作是一个被潮水冲到沙滩上的空贝壳。“他就是一个神父的外壳。”

当队伍走到俱乐部梅西亚他们呆的那个阳台下时，安娜低

头瞧着地上，谁也不看。然而，堂费尔明却抬起了眼睛，并且感觉到他的目光与堂阿尔瓦罗的目光碰到了一起。堂阿尔瓦罗又朝后倒退，就象圣母经过时一样，脸也由苍白变成青紫。讲经师的目光表面谦恭、温柔，骨子里却透着高傲、挑衅和嘲讽的神情，意思是：vae vistis!① 梅西亚的目光并不承认这是胜利，只承认这是暂时的优势……他的目光谨慎小心、略带嘲讽，意思并非是："你赢了，基督徒。"而是："最终谁也甭想成为幸运者。"德帕斯怒不可遏，他知道阳台上的那位并没有被击败。

"真是绝代佳人！"与此同时，法院阳台上的夫人们说。

"天字第一号的大美人！"

"可这需要勇气！"

"亲爱的，她是个圣女。"

"我看她会死的。"奥夫杜利亚说，"你看她多苍白！多呆滞啊！简直象块石膏！"

"我看她要羞死了。"维西塔俯在侯爵夫人的耳边说。

堂娜鲁菲纳怜悯地叹了口气，提醒说：

"赤脚走路是一种野蛮行为。那双扎烂的脚得让她卧床七八天。"

终于在贝图斯塔定居的外号"浮动公债"男爵的夫人耸耸肩贸然地说：

"不管怎么说，这些偏激的行动都不是正派人……应该干的。"

博学多识的侯爵支持她的看法。

"这是特韦雷河② 彼岸女人的虔诚。"

---

① 拉丁语：手下败将，有你好受的！

② 在意大利境内。

“说得对。”男爵夫人说。在那一刻她竟忘了她自己就是特韦雷河彼岸的女人。

送葬的队伍走过，人们欣赏和赞叹了庭长夫人的美貌和勇气之后，沿路两旁阳台上的人和法院阳台上的夫人一样，也都在纷纷议论，认为“那个耸人听闻的大胆行为”实在有失体面。

佛哈在俱乐部的一个远离梅西亚和堂维克托的地方大讲堂费尔明和庭长夫人的坏话。“所有这一切都不值一提，它只不过助长了教区法官的气焰。庭长夫人做的这种事，将使那些乡下神父付出代价。再说，有夫之妇应该安分守己，老老实实地呆在家里。”

“没想到，”华金·奥尔加斯说，“这里居然还允许这样过分的行为。明年我们就要看奥夫杜利亚·凡迪纽光着脚……和腿，挎着比纳格雷在大街上走了。”

这句诙谐的话使众人大笑不已。

但是，人们也注意到奥尔加斯这么说是因为他没有从自己期望的爱情中捞到什么便宜，至少捞得不多。

虔诚的老百姓对那位夫人的谦卑则毫无异议，他们对她非常钦佩，毫不含糊。“那是真正效仿。她竟如一个微不足道的人与苦行者比纳格雷并肩而行，光着脚走遍全城！……咳！她真是个圣女！”

至于堂维克托，当讲经师和安娜从他呆的那个阳台下走过时，他问梅西亚：

“他们到了吗？”

“到了，您看……”

堂维克托伸长脖子……探出头去……看了个一清二楚。他

朝后一跳。

“卑鄙！卑鄙透顶！他使她发狂了！”

他不寒而栗。那时，护送营的军乐队又奏起了送葬进行曲。

可怜的金塔纳尔流出了两行热泪。一听到那支哀乐他就以为自己已经成了鳏夫，因为他把眼下进行的葬礼看成是妻子的葬礼。

“打起精神来，堂维克托。”梅西亚转过身来对他说，随后便离开了阳台，“他们已经走远了。”

“不，我不想再看见她了。太让我痛心了！”

“打起精神来……这一切都会过去的……”

梅西亚把一只手搭在老头儿的肩膀上。

他又感激又激动地站起来，紧紧地搂住他的朋友，以庄重的口吻抽抽搭搭地喊道：

“我以我正直的声誉发誓，我宁愿看见她躺在一个情夫的怀里，也不愿看见她这样！”接着又说，“是的，我就是这么说的，给她找个情夫吧，让人来勾引她吧！我都不怕，就是不愿意看见她落到宗教狂的手里！……”

他热情地握住堂阿尔瓦罗伸过来的手。

送葬曲在远处响着。“锵锵”的钹声和“咚咚”的鼓声使金塔纳尔的豪言壮语显得有声有色。

“如果友谊不为这个可怜的海上遇难者提供一块救命的木板，那他在这种生活的风暴中可怎么办哪！”

“锵，锵，锵！咚，咚，咚！”

“是的，我的朋友！宁可让她被人勾引，也不能让她发狂！……”

“堂维克托，您可以指望我的坚定友谊。”

“这我知道，梅西亚，这我知道……请您关上阳台门，我觉得那个可恶的大鼓好象在我的脑袋里乱敲！”

第二十七章

〔安娜参加宗教游行后又一次病倒。为了使庭长夫人恢复健康，在梅西亚的提议下，维加亚纳侯爵夫妇请安娜到他们的别墅比维罗庄园养病。庭长夫人在庄园养病期间，堂阿尔瓦罗经常去看望她；她在那里过得十分愉快。圣彼得节，侯爵夫妇邀请了许多朋友到比维罗庄园作客，其中也包括讲经师。讲经师与安娜的使女佩特拉的一段艳遇。堂费尔明以为安娜与梅西亚已有暧昧关系，顿时妒火中烧。〕

“十点！你听见了吗？饭厅的钟已经打十点了……上楼吧，好不好？……”

“等一会儿；等教堂的钟响。”

“教堂的钟响！可是这儿能听见吗，姑娘？这儿能听见塔楼的钟声？……离这儿有五里多地呢……”

“听得见，在这么安静的夜里当然听得见。你从来没听见过？过五分钟你就能听见……从远处传来的凄凉微弱的钟声了……”

“夜色的确很美……”

“象八月的夜。”

“当我仰望那

繁星密布的天空

低首垂顾大地……

对不起，亲爱的；我不由地又想起自己的那些诗来了……”

“那有什么？这很好，金塔纳尔：那首诗美极了。我说的当然是那首《静谧的夜》。它使人柔情萦怀，潸然泪下。我小时候读过一些诗，最喜欢的就是那位诗人。”

对卢伊斯·德·莱翁修士① 的回忆象一朵轻云从安娜的脑际飘过，她不禁感到有些凄楚，摇了摇头，站起来说：

“金塔纳尔，把胳膊给我；咱们到梨花廊去走走，等着大教堂的塔楼夫人下令报时……”

“非常愿意，mia sposa cara② 。”

法国梨树掩映着花架，形成了一条梨树走廊，夫妻二人隐没在树廊不高的圆顶下面。月亮透过梨树的新枝嫩叶，沿着昏暗的路，把一片片亮光疏疏落落地洒在地面上。

“五月过去了，它最后的一个夜晚是这样晴朗明彻。”安娜紧紧依偎着丈夫的臂膀说道。

“真的，今天是五月的最后一天，明天就是六月了。六月到，把鱼钓。你喜欢钓鱼吗？索托河，你知道，就是从楚斯金苹果园流过的那条河。”

“是的，我知道……有好几个夏天，奥夫杜利亚和维西塔去海边之前都要在那儿洗澡。”

“对，就是那条河……侯爵告诉我，索托河里有非常鲜美的鲑鳟鱼。要不要我给弗里希利斯写封信，让他给咱们送两副鱼

---

① 十六世纪西班牙禁欲主义教士，诗人。

② 意大利语，意为：我亲爱的妻子。

杆和两套鱼具来?”

“要,要,太好了! 咱们可以钓鱼了。”

堂维克托感到很满意，就把妻子挽在自己手臂上的胳膊挎好,象个男高音歌唱家似的握住她的手,唱道:

我去了,我去了,
啊,我踏上了……①

他收住歌喉，停下了脚步。一抹月光照亮了他的鼻子。他看看妻子,妻子也正把脸转向丈夫。

“你喜欢《胡格诺们》吗?② 你还记得吗? 那位巴利阿多里德的男高音把这部歌剧唱得有多么糟糕……不过，你看……这种想法……有多美妙……你设想一下,现在在比维罗中央,水潭边上,加亚雷③ 或玛西尼在唱歌……在如此恬静的夜晚,四周一片静寂……咱们在这儿,在这座穹隆下,听啊,听啊……应该这样演唱歌剧……现在咱们缺什么呢? 音乐，只缺音乐……美丽的景色……轻拂的小风……茂密的枝叶……朗朗皓月……再配上一曲优美的四重奏……那真是天堂一般啦! 啊，诗歌……诗歌有时不象五线谱表达的那么丰富。我主张唱歌，主张真的用里拉④ 和 Forminge⑤ 伴奏吟唱……你知道 Forminge，就是 Phorminx,是什么吗?”

安娜微微一笑,向自己的好丈夫讲解了一番那种希腊乐器。

① 原文为意大利语。

② 法国天主教对加尔文教派的贬称。此处为歌剧名。

③ 十九世纪西班牙男高音歌唱家。

④ 七弦琴。

⑤ 一种古希腊乐器。

“宝贝儿，你真是博学多才。”

又一朵轻云从安娜面前飘飘而过。

离比维罗五里之遥的大教堂敲响了十点钟的钟声，钟声缓慢悠长，使气氛变得忧郁悲凉起来。

“真是能听见。”金塔纳尔说。

他沉默了片刻，对钟声做了一番评论后，又说道：

“咱们去吃晚饭吧？”

“吃晚饭去！”安娜喊道。

她放开堂维克托的手臂，将晨衣的裙子稍稍提起，奔跑着消失在树廊下的黑暗中。金塔纳尔跟在后边喊着：

“等等，等一等……冒失鬼，会绊倒的。”

当他来到星月交辉的苍穹下时，看见自己亲爱的妻子站在大理石台阶的高处，左手扶着房门前的镀金影壁，右手伸向月亮，手指间夹着一枝花。

“喂，怎么样，金塔纳尔？我把月亮衬托的如何？……”

“美极了！一尊无与伦比的塑像……构思独到！……听啊，黎明女神在恳求狩猎女神，让长夜快些过去……”

安娜拍起手来，接着走进了房门。堂维克托随后跟了进去，大声对自己说：

“我的宝贝儿！变啦……贝尼特斯把她救了……完全变啦，……我的心肝儿！”

他们用侯爵夫妇的餐具吃了夜餐。夫妇俩吃得津津有味。安娜嘴里塞满了食物，不时边吃边向金塔纳尔探过身去说话；金塔纳尔微笑着，嚼得很起劲，一边挥动餐刀一边点头称是。

“这座房子连晚上都让人快活。”安娜说。

接着又说：

“对啦，给我削个苹果……”

“给我削个苹果，给我削个苹果……我在哪儿听见过这句话？……噢，想起来啦！……”

他笑得噎住了。

“是一个说唱剧里的一句台词……是位院士写的一个说唱剧……你看……说的是蓬帕杜侯爵夫人的故事：一位名叫贝尔特兰德的先生四处寻找她，结果在磨房里遇到一个村姑……自然他们就在一块吃起晚饭来，说得详细一点，还一块吃苹果。”

“就象你和我。”

“正是。好，村姑自然也拿起一把刀来。”

“要杀贝尔特兰德……”

“不，要削苹果……”

“这不可能。”

“贝尔特兰德和乐队也这样想。乐队吓得惊慌失措，所有的小提琴拉出来的全是颤音，所有的单簧管都吹响了；贝尔特兰德也吓得够呛，他唱道：（边唱边站了起来）

天哪！ 削苹果之人；
是蓬帕杜……
是蓬帕杜……
侯爵夫人！”

安娜忍俊不禁。她从心底里被院士的胡说八道和丈夫的诙谐逗乐了。“金塔纳尔真是变样儿了。”

佩特拉端上茶来。

“安塞尔莫从贝图斯塔回来了吗？”主人问。

“回来了，老爷，回来一个钟头了……”

“子弹带来没有？”

“带来了，老爷。”

“藨草① 呢？”

“带来了，老爷。”

“那就告诉他，让他明天一大早回城里去给克雷斯波先生送个口信。算了……我自己去跟他说……我还是写个便条吧；你说好吗，安娜？安塞尔莫太粗心……”

主人走出了饭厅。

佩特拉一边掀台布一边说：

“如果小姐需要什么……明天天一亮我也想去贝图斯塔……我得去找烫衣女工……如果您想捎什么口信……给侯爵夫人……或是……”

“是的，请你带两封信；今天晚上我把信放在小客厅桌子上，明天你来拿，悄悄的别吵醒我们。”

“您放心吧。”

一小时以后，堂维克托在一间宽敞、粉刷一新、备有两张床的卧室里睡下了。安娜在卧室外的客厅里奋笔疾书，笔尖掠过光洁的纸面发出轻柔的沙沙声。

“别弄得太晚了；不要写得太多，那对你有害无益。贝尼特斯的话你是知道的。”

“知道，我知道了；别说了，睡吧。”

安娜的第一封信是写给自己医生的，他早就替代了索摩萨。贝尼特斯沉默寡言，善于观察，是个话少才多的青年。他曾对自

---

① 禾本科植物，种子可当鸟食。

已的病人庭长夫人说，在乡下没有更好的消遣时，可以给他写写信，如果这能使她愉快的话。“比如说，您可以经常给我写信，把您认为与我的计划有关的那些事告诉我。不过，要是您觉得做那种讨厌的记录不舒服的话，就不要告诉我细节，说个大概就行了……”

安娜写道：

……好消息。全都是好消息。疑虑已经消失；我的眼前已再无蚂蚁和汽泡出现，一点也没有了；谈到这点时，我已不怕幻觉会重新出现：我觉得可以阅读曼茨莱依和卢伊斯的作品了，可以接受他们那些有头脑的人物和内在的含义了，对这些既不厌恶也不害怕了。我把自己的恐惧乃至怪诞的念头都告诉了金塔纳尔，就象讲不相干的人的事一样。我确信我身体健康了。谢谢，我的朋友；我的健康应归功于您。若不是您禁止我推究哲理，我就要在信里给您讲一讲，为什么我会确信不疑地认为应该把健康归功于那项生活计划，那项计划强行我享受到了一种不可言传的幸福，那就是健康带来的宁静，那就是在健康的环境中，靠着纯洁、流动的血液去生活的绝妙乐趣……但这绝不是咬文嚼字；我记得您是多么讨厌……的句子……总之，现在我象一只表——这是您最喜欢的说法——以一丝不苟的宗教精神遵守医疗制度。由于害怕受罚，没人敢去偷葡萄。我将是养生之道的奴隶。只要旧病不再复发，怎么都行。我继续在写日记，但我不让自己无休止地沉溺在心理分析之中，这也是您所禁止的。每天我都写一点，写得很少。您看，一切我都是遵照您的嘱咐去做的。再见。请别推迟您的来访。金塔纳尔打着鼾……问您好。他在打鼾，这是真的。在从前，庭长夫人会认为这是自己的不幸，是命运为了考验她，特意带给她的一种不幸。一个打鼾的丈夫！太可怕了……不多说了。我看见您板起了面孔。请原谅。不再罗嗦了。让弗里希利斯和您一起来，或他先来。请把我丈夫的意思告诉他，克雷

斯波要是不来替我安装钓鱼杆，不来说服那些鲑鳟鱼上我们的钩，我们就没事可干了。再见。您的制度的奴隶吻您的手。

安尼塔·奥索雷斯·德·金塔纳尔

安娜签上名，把信封好，就继续写另一封早晨就开了头的信。现在钢笔的移动不那么快了，常常在笔划细的地方停顿下来。

庭长夫人一时高兴，想模仿眼前那封来信的笔体写回信。

……我的解释过于简单，请别见怪。我已跟您说过，我的朋友，贝尼特斯禁止我作过多的剖析，禁止我研究自己思想中的各种细微念头，我想他是有道理的。我已不再那样作了，有时只是想想而已。剖析自己的思想，我怕会再度使我经受那种可怕的理智上的虚弱……我们不谈这些了。我须作很大的努力才能给您写信，因为他们不允许我写信。让我们互相谅解吧。说到禁止，并不是单单禁止我给您写信。这回我说清楚了吗？是禁止我写得过多，不管给谁写，尤其是探讨严肃问题的信。

我们何时返回贝图斯塔？不知道，费尔明，我不知道。

我现在好多了。这是真的。不过得权威人士说了才算数。贝尼特斯精明能干，说话少而精；我若是听他的话，他答应治好我的病，要是欺骗他，或者不遵从他的嘱咐，他就撒手不再管我。我决定服从。过去您总是对我说：我们首先要有好身体。

您说我大概不热心了？不，费尔明，绝不是。我回去后会让您相信的。

说我祷告少了？是真的。但对我的健康来说也许是太多了。我要是把祈祷带给我的危害一点不拉地告诉金塔纳尔或贝尼特斯就更糟糕！……您说我在信里口口声声离不开堂维克托和医生。可是您想让我跟您说什么呢？在这里，除了丈夫我见不到别人；而贝尼特斯刚刚拯救了我的生命，也可说是拯救了我的理智……我知道您不喜

欢我谈论害怕发疯的种种忧虑……但那是事实，我担忧过，也跟您谈过，那是为了请您帮助我感谢医生——关于他，我说得很多——拯救了我的理智。如果我丧失了灵魂，或者由于疯狂致使心灵一片黑暗，我心灵的兄长爱我还有何用呢？……

您说此事完结，彼事也就告终了？……不不。什么都没完结。到时候一切都会回来。就是不再去拜访堂娜佩特罗尼拉。请别问为什么，反正我决心不再登那位夫人的门了。而且……不多写了，我不能写得更长了。人家不允许我这样做——又说了一遍！我刚吃过晚餐。您最忠实的朋友和悔罪者、感恩不尽的

安娜·奥索雷斯

您说看得出我情绪很好？这也是真的。是健康带给我的。如果情绪不佳，我就会往坏处去想，就会从您说这句话的语气中感觉到我的好情绪使您感到厌烦。一切不周之处请您原谅。——又及

安娜把这封信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划掉了几个字，思忖了一下，又把那几个字重新写上。

安娜一边用舌头润湿信封上的干胶，一边又摇头又耸肩地低声说：

“他没理由生气。”

她在金塔纳尔旁边的那张洁白舒适的床上躺了下来。

老头儿比安娜醒得早，在花园里等着她。八点钟两人一起在金塔纳尔颇有些得意地称之为 la serre① 的暖房里喝了巧克力。

“这要是咱们的该多好！……”金塔纳尔望着一层层隔板上的那些近乎真品的埃特卢里亚② 和日本的坛坛罐罐里种的奇花

① 法语，意为：暖阁。

② 古意大利一地区。

异草，有时这样想。

庭长夫人没去想比维罗的产权问题，她享受着大自然的美，享受着健康，享受着维加亚纳家的著名庄园里日积月累而成的相对的豪华气派，她心里想的只是享受。她住在那儿就象住在浴场，她就相信浴场的效果。

堂维克托走出花园，穿过草地、果园和玉米地，在周围的简陋房舍之间寻找到了通往索托河岸的斜坡，便顺着河岸勘察最合适的地方，以便安塞尔莫带着需要的东西一回来，就可以安营扎寨，开始垂钓。

天气已经相当热了，最热的时候，安娜便回到楼上小客厅，倚在洁白的床上看书，然后走到香荔枝木书桌前翻阅一下自己的备忘录。她总是这样：在动笔之前，先把前面几页翻开看看……

她翻开第一页，那一页她差不多已经背下来了。她是怀着艺术家的感情读这页的。这页纸上的字迹显得神经质，十分潦草，只有安娜自己看得懂，上面是这样写的：

“回忆录！……日记！ ……为什么不写？贝尼特斯允许写。”

《胡安·加西亚回忆录》，哪个诙谐的人会说……然而除我之外，谁也不能看它……说它滑稽可笑吗？一定是很可笑的！可是，如果单单因为世人知道后会把我称为轻浮女子，女文人……或维西塔所说的浪漫女人，就搁笔不写，那就更荒唐——既然这项活动于我有益而无害。感谢上帝，欲对上帝诉说的这些忧虑消失了。健康使我获得了更加独立的人格。既然别人谁也不能看它，人们还有何话可说？就是金塔纳尔也不能看。金塔纳尔从来都看不懂我写的草字。我独自，完完全全独自一人。和自己的交谈是绝对秘密的。我可以笑，可以哭，可以唱，可以与上

帝、与小鸟、与我自身体内流动着的健康新鲜的血液交谈。让我们从一首歌开始吧。让我们把诗歌变为散文。“健康，拯救我吧！我要把我的新观念，心灵的活力，把我对幽灵、疑虑的忘却……还有使我得到渴望已久的平静的那种精神的平衡……都归功于你。”我的颂歌暂且中止，因为金塔纳尔发誓说他饿得要死，在楼下饭厅里叫我，嘴里含着橄榄，马上下去，马上下去……我就来了！……

……

“比维罗，五月一日……

“天下着雨，此刻是下午五时，绵绵阴雨下了整整一天。In illo tempore①，我会仅仅因此就认为自己是个不幸的人，会想到微不足道的世事和潮湿，想到令人烦恼的大千世界，等等，等等……而现在，我则觉得下雨是自然的，甚至是意趣无穷的事。降落在山岗上、草地上、林木间的水是何物？是大自然在梳洗。明天太阳出来，将使那湿润的绿色莹莹发亮。另外，在此地的田野里，雨就是音乐。金塔纳尔在午睡，这是他新养成的习惯，他还打鼾，也是值得尊重的老毛病。我打开窗，听到：

雨打树叶沙沙响，
白鸽展翅似有声；

雨声、搧翅声在方正的鸽笼顶上变得很响；鸽子从窄小的窗口飞进飞出。那鸽笼看上去有点象闺房或民宅。鸽子们的体态，细碎的步子以及翅膀的搧动无一不是那种无聊、散漫和懒散的日常生活的反映。有些鸽子出于习惯和责任成双成对地凑在一

---

① 拉丁语，意为：在从前。

起，但却感到百无聊赖，仿佛各自都呆在荒漠上一般。忽然，雄鸽，我猜想是雄的，想到了什么，感到良心不安，心头泛起一股它自己远未意识到的激情，吻了吻雌鸽，咕咕叫着，打着转儿，竖起羽毛……雌鸽露出惊诧的神色，但仍旧懒洋洋的，回报以淡淡的温存。一会儿双方便都厌倦了，显出朦胧欲睡的样子，一动不动地站着，极其舒适、极其惬意地任凭水淋雨洒，品味着其中比一时的风流更有味儿的乐趣，恢复了冷静平和的状态，清心寡欲，既不装假也不报怨相互的冷淡，理智的鸽子！金塔纳尔鼾声依旧；我写着……退步了。这样不好。有点嘲笑的意味；嘲笑总是有点苦味……苦味开胃……但备而不用更好。写些别的事吧。”

……

“雨依然在下。没有关系。这场雨一点没让我感到厌烦。窗子关着，雨水顺着玻璃淌下，窗外的景象一片迷濛。维克托和弗里希利斯出去了——好心的克雷斯波第二次来访；他是我认识的唯一的大好人。他们打着侯爵夫妇的管房人皮纽恩·德佩帕的一把伞，就象躲在野营帐篷下面似的巡视着橡树林；我丈夫总把橡树称作百年老树。不知他们在验证一种什么化学实验，据弗里希利斯说，那是他的一项发明。上帝保佑他们，让他们如意，别让雨打湿他们的双脚。今天我想重温一下历史和往事。回忆并不可怕。五个多星期过去了，我觉得往日的一切都已成了古老的历史。

“那三天啊！我想出了一种折磨自己的奇特方法（到此处，庭长夫人的字迹变得连她自己也难以辨认了）。在宗教游行中，贝图斯塔所有的人都看见了我赤裸着双脚，几乎倚在了比纳格雷胳膊上！双脚火烧火燎地疼了三天，我羞愧不已，坐在安乐椅上三天动弹不得！我请索摩萨来，他不肯来。来的是沉默寡言、

冷漠淡然的贝尼特斯；但是我知道，当我不看他时，他在留心地观察我。大约他以为我发疯了。他不承认，说他把那一切理解为宗教狂热，认为那是我决定为那个自以为受到了我的想法和冷落之辱的人做出牺牲时所怀有的高尚情操。贝尼特斯打定主意说话时，也象个忏悔神父。如同一个人诉说某种病症一样，我把内心世界的秘密告诉了他。我讲那些事时，他面无表情，我看得出他把我的话都记在了心上……疼痛从脚延伸到了头部。我开始发烧、卧床不起……恐惧，对于丧失理智的恐惧又出现了。这点我甚至不愿对自己讲。今天就写到此；我要去弹弹钢琴，温习一下《圣洁的女神》……用一个手指弹。”

……

有几页安娜不愿意看，便翻过去了。那几页上她记的是已载入贝图斯塔年鉴的那次著名的宗教游行后几天内的事。的确，她自己作践了自己；她觉得那种公开的虔诚象一种巴比伦时期的牺牲，有点象为了参加神密莫测的守夜而在贝洛教堂里出家一般。还有就是她的羞愧；那件和她想当女文人一样荒唐的事终于发生在自己身上了。她不敢上街。从每个行人脸上她都看到了嘲笑的影子；随便一句闲话都和她有关，人们围在一起，她就觉得是在议论她的疯狂举动。“她出了丑，干了件蠢事”；这个固定不变的想法折磨着她。她想避开它，但是双脚象被羞愧的火炙烤着，火烧火燎，疼痛不已，无时无刻不在提醒着她；那双脚在大庭广众面前光了整整一个下午。

她想用宗教和讲经师的庇护安慰自己，谁知这样痛苦反而变本加厉，因为她觉得信仰，生气勃勃的信仰、纯粹正统的信仰正在心灵里瓦解。至于圣特雷莎的书，她终于读不下去了；她宁可不读，也不愿自己在圣女的思想和话语面前不自愿地沉溺于

有渎神灵的自我剖析的痛苦中。还有讲经师呢？把自己再次推向他脚前的那种深切同情已不复存在。也许胜利让堂费尔明消失了。不管怎样，安娜已不再可怜他；她看见他得意洋洋，或许还借着胜利藐视敌人……现在她看清了，至少不象从前那样糊涂了。她也许成了自己兄长手中的一件工具。确实，德帕斯没有再用表白自己的那种感人的冲动表示嫉妒、爱情或类似的情感。虽然安娜用审慎的良心受到谴责的目光观察他，但也未能从他身上发现世俗欲念的痕迹。是她错了？还是他善于伪装？还是根本就没那回事？那是由于昔日的虔诚不复存在，由于信仰在瓦解，由于安娜在内心感到了那些古老的理论，当初她虽然听父亲说起过这些道理，却并未意识到。

眼下安娜心里感受到的和仍然认为是纯天主教的东西其实是一种朦胧而富有诗意、善良而浪漫的泛神主义，或者说，一种卢梭式的村俗的自然神论，一种伤感而乐观的自然神论，尽管它显得有点多愁善感和阴暗。她不想放弃信仰，也不愿再苦思冥想。她认为这也很荒唐，然而，各种各样的想法、辩驳、指责都不以她的意志为转移，一古脑儿地涌入了她的脑海，塞满了她的心头。这是一种新的折磨。尽管如此，她还是经常向堂费尔明忏悔。现在她对他保持着习惯性的忠诚。她认为自己欠了那个男人的情，要是辜负了他，害怕受到良心上的谴责，尤其害怕会由此断绝与他的宗教来往，会再度产生那种可以想象的同情、悔恨、怜悯等一连串的反应，这种反应会迫使她干出在耶稣受难日做的那一类蠢事。这许许多多互相抵触的想法和情感，这种深居简出的生活，以及在她身上有某种东西在经受痛苦，在翻腾并且就要爆炸开来的意识和感觉一起招来了她的精神危机，而这正是贝尼特斯在竭尽全力要治愈的病症。

安娜真的以为自己要发疯了。一次感情的冲动之后，随之而来的就是导致精神萎靡的神经上的呆滞。想到这些天来自己竟然对德行与罪恶，痛苦与荣耀，善与恶等漠然视之，她就感到不寒而栗。“上帝——如她所说——在她心目中成了微不足道的东西。她觉得自己在自暴自弃，失去了意志力，感到痛苦万分，惊恐不已。最使她痛苦的就是她对理智的蔑视，对思维和语言规律的怀疑，最后便是意识的丧失。庭长夫人认为自己的精神系统正在解体，因为她心里已不存在真正的她，真正的安娜……接下来将是一时的精神失常，恐惧，引得周围的人们大呼小叫，惊愕万分。”

多日来，安娜只想着自己的健康，把其他一切都置之脑后了。一想到发疯，一想到神经分裂那种无名的奇特痛苦她就胆战心惊。她诚心诚意地请贝尼特斯来，这种努力本身和盲目地服从医嘱就说明病还有治。

医生说了该吃什么食物，该做些什么活动，乃至该如何沐浴，更主要的是建议他们改变生活方式，要去消遣，去呼吸新鲜空气，去寻找快乐，保持情绪上的平衡。到田野去，到乡下去！这是可望得救的呼声，于是，安娜和金塔纳尔——他也十分紧张——就从早到晚不停地喊：到田野去，到乡下去！

可是，乡下在哪儿？他们在贝图斯塔并没有休息的乡间别墅。堂维克托的财产仍旧在阿拉贡。

安娜突然有了一股勇气，这股勇气之大超出了丈夫的意料，只听她放开胆子说：

“金塔纳尔，我有个想法，不知你以为如何？……咱们去住几个月，住到入冬……”

“到哪儿？”

“到你老家，堂戈迪诺庄园。”

堂维克托一听就跳了起来。

“亲爱的，看在上帝份上！……我这把老骨头可禁不起那番折腾……庄园！……要是过去……我一百个愿意，可现在不行啦！我爱故乡，这没错，我是个忠心耿耿的阿拉贡人嘛，用诗人的话说：

只有见到过故乡河流

的人才是最幸福的人；不过，现在我更是个贝图斯塔人。另一位诗人，埃斯基拉切亲王① 说过：

此处不是幸福人的故乡，
虽说他在这里诞生；
彼地才是幸福人的故乡，
因为他对那里一往情深。

堂戈迪诺庄园！我们到哪儿去住……再说离开弗里希利斯……堂阿尔瓦罗、侯爵夫妇、贝尼特斯，这可不行！”

因此，他们就没再考虑这件事。那个阿拉贡人变成了十足的贝图斯塔人使安娜从心底里感到高兴。

这种快乐胜过了她自身的快乐。她认为在这点上尽到了自己的责任。

贝尼特斯说几个月的乡间生活是安娜恢复健康必不可少的条件，可是上哪儿去过那几个月的乡下生活呢？

一天，在维加亚纳家谈起了此事。在座的除了金塔纳尔和侯爵夫妇，还有阿尔瓦罗和帕科。

---

① 十七世纪西班牙诗人。

“医生要求我们到乡下去住，”前法庭庭长说，“但是很难找到那么理想的地方。”

“说说看，”侯爵说。

“必须靠近贝图斯塔，便于贝尼特斯经常来访，紧急时能很快把安娜送回城里；必须相当舒适，而且环境要优美，景色要宜人，附近有流水，有清新的草地，有鲜牛奶……还有……我也说不清了！”

堂阿尔瓦罗当时灵机一动，凑在帕科耳朵上说：

“比维罗！”

帕科也想到了，但仍很钦佩他。“只有天才才会有如此的新发现！”

帕科并未想到自己在支持一项靡菲斯特式的恶毒计划，低声说：

“爸爸，我知道只有一个庄园别墅具备贝尼特斯说的那些条件，而且它就在咱们管辖的范围内……”

大家都为这个发现感到高兴，侯爵夫妇和他们的儿子异口同声说：

“比维罗！”

“妙，妙极啦，我想起来了！”侯爵反复说道。“帕科说的有理，去比维罗吧！你们到比维罗去。”

而侯爵夫人说：

“这想法太好了！太让人高兴啦！我们到浴场去之前可以常常见面……”

堂维克托不同意：

“哪能到比维罗去呀！你们自己怎么办？”

“今年我们不去。”

“要去也得过些日子。”

“即使我们去，也住得下。”

“我们在那儿住过，二十多人，每个人都单独住的。”阿尔瓦罗劝道。

“当然；那是座修道院。”

“不用多说了，不用多说了。”

“干嘛不用多说了？我的客气话呢？”

堂维克托客气了半天，但还是决定同意与妻子和要带去的仆人到比维罗去度过贝尼特斯要求的那几个月。在比维罗他们将是完全的主人……侯爵夫妇不允许有任何异议。

“你们不是亲戚吗？”

“一点不错，”金塔纳尔只得很骄傲地这样回答。

安娜一得知这个消息，立刻就明白了，这和去堂戈迪诺庄园截然不同。但她不愿去想住在比维罗可能遇到的种种危险。现在她遇事不愿多想。不过，不知为什么，那天一整天她都象个满足了最大心愿的孩子似的，十分高兴。更让她开心的是，第二天早晨她一醒就想到：“我要去比维罗啦，就要去过村妇的生活，去奔跑、呼吸、长胖……让生活充满欢乐……那里有阳光、流水、枝叶……健康……”好象是一首讴歌未来的伴唱曲似的，安娜感到了一种朦胧的芬芳的味道……期望……她不愿去想那究竟是什么期望……不过，总之世界好象充满了欢乐，去比维罗的想法象一种很实惠的欢乐鼓舞着她，只要幻想不破灭，就能享受到这种快乐。“贝尼特斯让她恢复了青春。”翻过她按自己的方式所作的简要记录的那几页后，安娜便在这一页停住了。那一页上匆匆记录下了四月的一天她走进比维罗时的印象，那天的天气象六月的天气一样美好、炎热、晴朗。

那页她看得津津有味，不是因为文体，而是因为回忆本身。她写道：

……

“罗梅罗和克拉维尔①突然改变了方向；四轮马车轻轻摇晃了一下，便无声无息地拐了弯。我们离开了圣蒂安内斯公路，车轮开始在比维罗狭窄的公路新铺的碎石上跳跃着。柳枝垂挂，细如雨丝，柳梢飘动，宛如额前的柔发，在清风吹拂下，扫得人身上怪痒痒的。老围墙上的大门打开了，马蹄在老庄园的石头路上踏出一道火星，在那幢静寂空荡的庞大宅第里激起了回声。我的意思是住进那座大房子，那儿有两座棕色石塔和石柱门廊……可是，马车却疾驰而过，向前奔去。原来侯爵爱慕虚荣，把比维罗住人的那部分的入口设在了领主的古老房舍前面……车轮象是裹上了套垫，又变得悄然无声了，罗梅罗和克拉维尔面前是一条宽阔的林荫道，道路两旁有大理石栏杆和绿得出奇的盆花和圆花饰物。铁蹄无声无息地踏着光洁、雪白和柔软的细沙。

“‘新家’在对我们微笑；我们在门前迷人的防雨棚前停了下来；片刻间……万籁俱寂。太阳在说话……我们心里非常高兴。清洁、肃穆、高雅，如同天造地设一般；茂密的枝叶，闪光的葱翠，习习的微风，美好的未来，无数翩翩飞翔着的小鸟，这一切就象是进口的奢侈品；财富与自然在那里融为一体；太阳，这位舒适王国里的朝臣显得更加辉煌耀眼……多么新鲜啊！迄今为止，我还从没看过，就是说，还未端详过比维罗，也从不知道豪华与田园竟能达到如此的和谐。简直太妙了。地球上应该存在没有丑恶，没有贫穷，没有悲伤的地方。

---

① 均系马的名字。

“帕科和侯爵夫人已经到了。他们把比维罗正式移交给了我们，并和我们一起用了午餐，傍晚，太阳落山时便返回贝图斯塔了。

“剩下我们自己了。我把整座房子查看了一遍。底楼是大厅，台球房，小客厅，图书室，面对花园的做针线活的玻璃走廊，还有饭厅和由白色大理石砌的炉前过道。真让人高兴！一切都那么晶莹透亮，花朵，色泽浓重而奇异的阔叶植物。我最喜欢的还是侯爵别出心裁布置的一楼：一条带有玻璃栏杆的回廊环楼而设。我好象从未见过比维罗似的，在回廊上绕了两圈。为什么一切都使我感到新鲜，美好，优雅和富于诗意？金塔纳尔简直着了迷，我想他一定有点嫉妒。”

……

“生活美不可言。春天来到了我心间。我黎明即起。沐浴强健了我的体魄，娱乐了我的精神。我仰卧在浴池中，手扶着水龙头，让温馨的水把我泡得软绵绵的，幻影象在酣睡，停歇在眼前，形态生动，文静，柔和。然后我瑟瑟发抖地裹在被单里，过一会儿就感到了体温回升的快乐，生命在血液中循环，我感到满心欢畅。意志是坚定的；细微的想法再不会来折磨我了……我想得很少，很空泛，身边的日常琐事占去了我大部分精力。贝尼特斯可以心满意足了。这样，健康会带着更大的力量重新回到我身上。在阳光下享受悠闲自在生活的甜蜜乐趣就是生活。”

……

“然而，有时事物也会用激昂的声音对我谈起蕴藏在思想和感情深处的乐曲。希冀着一种不确知的好处意味着什么呢？有时，整个比维罗忽然使我想到一部戏剧或一本小说中的景物……于是，树林、楼阁在我眼中显得更加寂寥和孤独。这种孤

独好象是陷入沉思中的孤独。一切都在静静地沉思，回忆着往昔的愉快喧嚣，或者在养精蓄锐，好在未来的聚会中嬉笑吵嚷，闹个天翻地覆……我总认为喜剧尚未开幕，这里已经显出了某种戏剧的气氛。有幸应邀来比维罗远足的贝图斯塔人就是在这里上演的戏中的人物……奥夫杜利亚、维西塔、埃德尔米拉、帕科、华金尼托、阿尔瓦罗……其他许多人都在这里说过，唱过，跑过，玩过，跳过舞……尤其是欢笑过……我嗅到了一些昔日快乐的气味，或者说我预感到了一点未来的快乐。是的，金塔纳尔说得对，这里是天堂，在天堂里还缺少什么呢？依金塔纳尔之见，缺少的是音乐……啊！为了听音乐就不呆在这儿了。我跑进大厅，用食指，我唯一富有音乐感的手指弹奏《轻佻的女人》①，在奥夫杜利亚看来，这样弹琴真是俗不可耐！……一位只会用一个手指弹琴的夫人！”

……

“金塔纳尔很幸福。他真好！他无微不至地照顾我！那样殷勤，那样谨慎！他简直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想到我的时候多了，想细木工活的时候少了。整天整天地什么也不锯了！每个人心里都有自己的诗。他快活的时候太爱大喊大叫了，但那是一种由衷的快活。没有他，我是不能在这儿生活的。我设想他不在这里，我孤零零的一个人，既害怕又寂寞……他并不妨碍我，有他做伴我感到快慰。”

……

“佩特拉，同一个佩特拉，到了乡下就招人喜欢。她打扮得和当地村姑一样，在庄园里和她们一块唱歌，一起跳舞，熟练地

---

① 原文为意大利语。

吹奏圆号。昨天，天将黑时，她在老门那里，含着圆号的簧片，吹奏了曲调简单、带着淡淡哀伤的本地小曲儿。管房人佩佩唱着完全是贝图斯塔腔调的安达卢西亚民歌……佩特拉的圆号曲如怨如诉；我只觉得心头涌起一股柔情，淌出甜蜜的泪水……那朦胧的希望又照亮了我的心。圆号的簧片发出的声音越是悲凄，我的心里越是充满希望和欢乐。这一切都意味着健康，完全意味着健康。”

……

“我把父亲的书带来了几本。多年来我从未翻过它们。金塔纳尔把这些书都放在了书架最上一层。

“多深的印象啊！我在一本有插图的神话书页间发现了洛雷托的草屑……它们已经成灰；还找到了一些字纸，认得出那是我童年时的歪歪扭扭的笔迹……此外，还有一张海员的肖像，是我根据画页下方的一则童话画的，这个海员就是赫尔曼。”

……

“我如此用功读书，贝尼特斯可能会加以责备，对我没有节制的偏好他是要加以限制的。啊！从这些当年我在洛雷托几乎看不懂的书里我发现了多少新鲜东西呀！神仙、英雄、户外生活、宗教艺术，一座人情味十足的天堂，尘世的快乐……对深深的忧愁，对难以预测的未来的忘却……一个年轻的，总之，健康的民族……我真想学会画画，以便画出包围着我的神话中的那些形象。”

……

安娜看完这几页又看了别的几页，接着写下了那几天的感受。堂维克托进来打断了她，告诉她，他已经在河边一处风景秀丽、凉爽清新的地方支好了野营帐篷，那儿的河面上浓荫覆盖，

水下准保有鲑鳟鱼。

从那天下午起，他们开始了河边垂钓。他们没钓上几条鱼，却感到十分满意。安娜坐在自己的白底蓝条的帆布凳上看书，左手轻轻地扶着鱼杆，只是为了不让河水把鱼杆漂走而已。

当她在金塔纳尔的陪伴下，在离贝图斯塔五里远的索托河边放跑了乐不可支的鲑鳟鱼时，她已随着想象回到了遥远的过去，回到了古希腊的山川，在切菲索河①里沐浴，在滕佩②呼吸玫瑰的芳香，飞向埃斯卡曼德罗，登上泰伊黑托山③，从莱斯勃斯④到西克拉德斯⑤，从塞浦路斯到西西里跳过了一个又一个岛屿……

有时，安尼塔随着酒神巴科去漫游印度，或者说，乘着奇异的船在印度航行，船桅上鲜花盛开，垂挂着一串串果子和蜿蜒伸曲的枝蔓。忽然响起了前任法庭庭长的喊声，她不得不马上跳回到平淡无奇的索托河岸：

“喂，姑娘，咬住你的钩了！”

没关系；安娜是幸福的，金塔纳尔也是幸福的。“他变了！”她自语道。“她变了！”他想。

光阴荏苒。六月的天大热起来了。贝图斯塔的夏天和安达卢西亚的春天一样。每天早晨，趁凉快，安娜都由堂维克托，管房人佩佩和佩特拉陪着在花园里巡视一番，摇动果实累累的樱桃树枝；把垫着无花果叶和湿润光亮的珊瑚藤叶的大篮子装满樱桃，庭长夫人的白嫩秀手从宽大斑斓的绿叶上的樱桃堆掠过

---

①② 古希腊河流和山谷。

③ 希腊的山。

④ 希腊的岛屿。

⑤ 希腊爱琴海中的岛屿。

时，心里感到一阵特殊的、舒适和健康的快意。那些篮子要送到贝图斯塔侯爵府上，有时送到侯爵的朋友家中。有一天早晨，安娜看见佩特拉和佩佩在一个彩白两色的草篮里装满了透红的樱桃，便走过去给他们帮忙。忽然，她问：

“这是送给谁的？”

“送给堂阿尔瓦罗的。”佩特拉说。

“是的，我亲自送到旅馆去。”佩佩补充说，想着将到手的赏钱他不禁微微地笑了。

安娜感到自己的手在樱桃上面颤抖不已，霎时她觉得抚摩那樱桃的感觉更加甜蜜，更加舒服。

当没人看见她的时候，她象个热恋的女学生似的，偷偷地、情不自禁地在小篮子的白草上印下一记热吻。她也吻了樱桃……甚至把一个樱桃咬了一下，又放回了原处，几乎看得出留在上面的两个牙印。

她对自己如此不知羞耻感到吃惊，那天一整天她毫无愧意地想着这件意想不到的事。

“这也是健康的迹象。”

圣彼得节前夕的晚上，讲经师收到了维加亚纳侯爵的一封致意信，邀请他次日结束教堂的事务后到比维罗来，在别墅主人和现在的房客金塔纳尔夫妇以及其他众多好朋友的陪伴下玩一天。比维罗属于圣蒂安内斯的圣彼得乡村教区；那年管房人佩是教区庆祝活动的经办人，“为了不让侯爵丢脸”，他准备大肆挥霍一番。

安尼塔在最近一封信的附言里对忏悔神父说：“侯爵告诉我，他打算邀请您来参加圣彼得朝圣节。‘经办人’是我们……我想你不会不来的。不来就太不赏脸了。”

“我去，我一定去。”堂费尔明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地思考着。“但愿我有不去的勇气，有蔑视你们的勇气，好把一切都忘掉……可是我厌倦了，不愿再和这种讨厌的想法纠缠了，它们最终总是战胜我。是呀，既然我终究得去，既然我肯定会踏上去比维罗的路，那就不必自寻烦恼了，还是认输吧。我去。”

这夜他连一个小时的整觉也没睡。这是他的老毛病了。自从安尼塔“再次欺骗他”的那天起，堂费尔明心里没有一刻是安宁的。

侯爵没邀请他坐车一同前往，也许表示了一种蓄意的冷淡，德帕斯假装对此毫无觉察，这样，教士先生只好自己去雇一辆马车。他吩咐马车十点整在堤岸外面等他。他去了教堂，但是在那儿呆不住，九点半就来到了圣蒂安内斯公路或比维罗公路上，激动地在公路上胡乱走动着，他脸色发青，情绪十分不好。

“我到那儿去是为了什么？那家伙肯定在那里。到了那儿我该怎么办？讨厌的比维罗！”马车来晚了。德帕斯等得很不耐烦，直跺脚。最后，一辆又脏又破的马车乌龟爬行似的慢慢腾腾驶了过来。

“到比维罗，快！”堂费尔明嚷着，就象铅块似的倒在车里的硬板凳上，压得座位吱嘎作响。

车夫笑了笑，把鞭子在空中一甩，那匹瘦骨嶙峋的马蹦跳着在公路上跑了两三分钟，似乎那样跑有失体统，与它的年龄不相称，因为它年事已高，便又缓步徐行起来，对此谁也没表示反对。

讲经师想起，在同一辆马车里，或者至少是同一家车行的另一辆车里，他曾高兴得眼泪直流，心里充满了希望，充满了计划，那些计划使他从感观到内心深处一阵阵发痒。而此刻，预感告诉他一切都已结束，安娜不再属于他了；他将失去她；这回去比

维罗是荒唐可笑的；预感还告诉他，假如梅西亚在那儿，这几乎可以肯定，那么，那个衣着考究的人将处处占上风。教区法官穿的是细驼羊毛呢长袍，上面钉着一排很小的钮扣，和一领蝙蝠式披肩。他的装束有点象《浮士德》中的靡菲斯特唱小夜曲那一场的装束。他独自斟酌了好长时间：穿什么衣服好？他越来越讨厌教士服和法袍。宽檐教士帽也令人憎恶，帽筒太浅显得俗不可耐，就象堂库斯托迪奥戴的那玩艺儿一样。穿的太严谨，显得陈腐；太开放，不合乎代理主教的身分。穿大礼服去？去它的吧！不行，穿上礼服就变成了乡村教士，再不就成了自由派教士。讲经师很少穿这种服装。啊！要是法律允许，他就穿上猎装、紧身背心、结实的窄腿裤子和马靴，戴上宽檐礼帽，那该多好，他就可以穿便服去了，虚荣心告诉他，这样就用不着害怕和他所厌恶的那位时髦公子相比了。是的，他厌恶他。

堂费尔明已经不再向自己掩饰这一点。他没有给自己的欲望命名，但承认那种欲望的一切权力，也毫不内疚。“他是教士，教士是个荒唐的东西，随遇而安吧。”他早就知道，当教士想表明自己也是个男人时，安娜对教士就厌恶起来。“可他的确是男人，上帝作证，他是个男人！他是胜过另一个男人的堂堂男子汉；他能把那个男人撕碎，能象抛皮球似的把他抛得高高的……”他不想那些伤心事和生气事了。他愣愣地看着变化着的景物和不时向后倒退着的电线杆。灰尘呛得他透不过气来，只好关上了车窗。太阳也惹人心烦，晒到身上火辣辣的；马车里没有窗帘。旅程变得漫无边际了。五里路变得长无尽头。“侯爵真象个没教养的人，也不请他坐他们的车同去。还是怪他自己不好，谁叫他接受了邀请呢？但又有什么法子呢？”

他听见自己的车后，新铺的碎石路上响起一阵清脆的马蹄

声。他探出身子想看看骑马的是什么人，认出是堂阿尔瓦罗和帕科，两人骑着两匹漂亮的纯种西班牙白马疾驰而过。

骑马的人没看见他；他们全神贯注，正跑得高兴，没注意那辆赶路的破马车。可怜的出租老马无力去做任何体面的竞争，依旧慢慢腾腾地走着，它确信这个世界上任何一条路的终点都没有幸福。为了糊口，它总是按时到达。这是他的全部哲学。车夫大约是马的门徒。

讲经师来到比维罗的时候，一个客人都没在，连侯爵夫妇和金塔纳尔夫妇也不在。

村姑打扮的佩特拉迎了出来，搔首弄姿，一副挑逗的神态，炫耀着那头金色鬈发，还有那一身打扮：一件红绸马甲紧紧裹着她那秀美的身躯，马甲外面是一件背后打结的平绒披肩；宽大的绿台面呢裙子下面，靠近穿着布鞋的双脚处，另一件红色衣物隐约可见。她确信自己打扮的很俏丽。佩特拉朝讲经师微微一笑，说：

“夫人老爷们都到圣彼得去了。”

“我料到他们会在那儿，我的女儿，但是，我口渴极了，而且……”

在花园凉亭里，冒牌村姑给讲经师端来一杯可口的清凉饮料，是她临时精心配制的。

“上帝会报答你的，佩特丽卡①。”

两人聊了起来。

他们谈到了主人夫妇在这里的生活。

佩特拉说堂娜安娜判若两人了，她可高兴啦！还淘气哪！不

---

① 佩特拉的爱称。

再几小时几小时地把自己关在小教堂里了，也不没完没了地祈祷了，更不见她终日捧着她的圣特雷莎的书看了……总之，她完全变了，身体吗？结实得象棵橡树。

“帕科少爷来了吗？”德帕斯突然问。

“来了，大人，大约一刻钟以前到的。和阿尔瓦罗少爷骑马跑来的；象您一样，喝了杯冷饮就赶着去圣彼得了……我想他们听不到弥撒了，他们是想赶上庆祝会……”

这时，从东边传来了装有甘油火药的爆竹发出的巨响。

“奉举圣体了。”侍女说。

佩特拉用眼角的余光观察着心烦意乱的讲经师，讲经师问：

“教堂不远，我想过了那片树林就是，对吗？”

“是的，大人；不过，有三条路交错在一起，您可能会走到河边去的，……您要是想去，我陪您去；这会儿我没什么事……”

“如果不麻烦你的话……”

于是佩特拉和讲经师便一前一后，从便门出了花园，走进了树林，那里全是高大的圣栎树和盘根错节、树皮粗糙的老橡树。这片树林分布在山坡和小丘上，长得尤为茂密。两人爬上一个高坡，堂费尔明看到刺眼的台面呢裙子下露出了彩虹色的镶边，还有一截绣了很多花的白衬裙及抽纱丝袜，那是佩特拉故意露出来的，加上使服装相形见绌的娇姿媚态，更透出了她那股诱人的风骚劲儿。

“天真热呀，堂费尔明！”金发女郎边说边用廉价细布手绢擦拭着额上的汗。

“热极啦，金发姑娘，热极啦。”讲经师一边回答一边解开那件该死的法袍上的钮扣，大声喘着气。

“您不应该累成那样，我知道，在马塔莱雷赫的时候，您在很

难走的高地上跑起来象鹿那么快……”

“谁告诉你的？”

“咳！特雷西纳……”

“你们很要好，对吗？”

“是很要好。”

一阵沉默。两个人心里都在考虑着什么。教士重新拾起了话头。

“你别相信；现在你看见了，我是个农民；玩玩九柱球还行……”

佩特拉停下来，转身看着堂费尔明，他正摆出把橡木球投在凹凸不平的九柱球场地上的姿势……

女仆笑了起来，继续往前走着说：

“我不信，您挺壮实，这是不用说的：一看就知道。”

两人又一次沉默。

山丘后边不远的地方，响着爆竹声，接着是风笛声和颤颤巍巍的手鼓声。传到这里已很微弱的声音在树林间的枯枝败叶上发出了回响。

风笛声引起了教区法官和佩特拉内心的共鸣，他们俩都来自农村。两人转身相视而笑。

“他们回来了，”佩特拉说着，又停住了脚步。

“咱们来晚了？”

“是的，大人；游行队伍大概走了下边那条街，等咱们走到教堂，他们就回到比维罗了……”

“那……”

“那咱们最好往回走。唉，堂费尔明，请原谅，我让您白跑了一趟……打扰了您！……”

“没什么，孩子，不用客气……相反……这地方不错……这片树荫……我有点累……请原谅……我到树根上那堆割下来的青草上坐一会……嗯？你看怎么样？……”

他说着就坐了下来。

佩特拉不敢坐又不愿放弃那个座位，面红耳赤地看着地面，象猫似的不安地动着，用手把围裙边卷来卷去……

“累了？咳！”她大胆地说。“象您这么年轻力壮的人……”

风笛与手鼓奏出阵阵时而欢乐时而忧伤的乐曲，乐曲中充满了田野的理想的芬芳和温柔甜蜜的回忆，在绿色的天棚下悠悠回荡。

讲经师咬着又长又硬的草，沉思不语，嘴角挂着一丝苦笑。“命运在嘲弄人！送上门来，落到嘴边的果子就在眼前……却不屑一顾……而得不到的却求之若渴……越是得不到，越是眼馋……不过，他觉得要使自己在比维罗的处境不那么尴尬，眼下正是将考虑好的事付诸实施的绝好时机。再说，把庭长夫人的贴身女仆弄到自己手里，占有她，完完全全占有她，对自己也十分有利……”

“佩特拉……”

“大人？”她假装吃惊地嚷道。

“你想长个儿吗？你已经是个相当漂亮的姑娘了。看你，别傻了……你要是没急事……不妨坐下来……我想随便问你……几件小事……关于……”

“随便您问什么，堂费尔明。肯定没人打这儿过；很少有人穿过这片树林去教堂的，去教堂的人都走下边的近路……难得有人从这儿过。不过，您要是想痛痛快快地谈，上面不远的地方有座茅屋，叫樵夫楼；里边很凉快，还有挺舒服的坐处。”

“太好啦。咱们可以开怀畅谈。到那儿去。”

讲经师站起来，两人往前走去。他们默默地走着。山林越发浓密了。

风笛声、鼓声已经很远了，听起来象一种似有似无的声响。

一到樵夫楼，佩特拉就倒在了离堂费尔明不远的草堆上，脸蛋象她的衬裙一样红，一双严肃的会说话的眼睛毫无顾忌地望着堂费尔明。

讲经师在茅屋里坐了下来。

他们交谈起来。

恰如佩特拉所说，由于某种原因，堂费尔明害怕与游行队伍相遇的那个时刻。半小时后，当他独自从树林走进花园的便门时，最先看见的是庭长夫人，她钻在垫满干草的枯井里，身旁是堂阿尔瓦罗。奥夫杜利亚、维西塔、埃德尔米拉、帕科、华金和堂维克托从附近的管房人佩佩的果园里的饲草垛上抓来一把把干草，往他俩身上扔。堂阿尔瓦罗一边自卫一边保护庭长夫人。

侯爵在二楼走廊上喊着：

“喂，疯子们！疯子们！我要放狗咬你们啦，你们把佩佩的饲草都糟蹋了……牲口晚上吃什么？疯子们！……”佩佩站在离井不远的地方，穿着盛装，打着黑领带，他以为那样才符合承办人的身分；他任凭他们折腾，自己只是搔着头开心地笑……

“算啦，老爷，让少爷小姐们玩吧，我会把炒（草）垛起来的……不碍事……”

庭长夫人满头都是干草，眯着眼睛，直到玩笑停止，在堂阿尔瓦罗和井上的人的帮助下出了枯井后，才看见讲经师。

让忏悔神父在这种情况下见到自己，她并不感到难为

情……她和蔼而俏皮地向他问了好，就又和奥夫杜利亚、维西塔和埃德尔米拉一起顺着花园跑了，身后跟着帕科、华金、堂阿尔瓦罗和堂维克托。

侯爵过来招呼讲经师，把他让进了大厅，侯爵夫人、省长夫人、男爵夫人和她那位不愿同那群疯子一块去跑的大女儿、男爵、里帕米兰以及同样不愿去跑动的贝尔穆德斯、安尼塔的医生贝尼特斯和其他贝图斯塔显贵都在那儿。

“是这样，教区法官先生，”维加亚纳说，“聚会分成了两摊；佩佩是承办人，他邀请了这个地区所有的教士，要是没记错的话，是十四位；我向他们提议来这儿和我们一块儿进餐，但是他们当中有几位还不太开化，我知道，他们不愿和夫人女士、城里的阔少们在一起，就把他们的餐桌摆在了旧楼里，我想去那儿陪他们。我让里帕米兰和我一块去，他不愿意……要是您肯赏脸陪我去，那些善良的教区牧士们会感到无限荣幸……您知道，您是代理主教大人啊！……”

没有别的办法。讲经师只好和侯爵一起同教士们在旧楼里进餐了。

佩特拉负责指挥给村民饭桌上菜，她依旧是本地村姑打扮，脸颊红润，额前的发卷耀眼夺目，一双水灵灵、富于表情的眼睛里迸发出炙人的火花，充满了狡黠的欢乐，把农民们和几个乡下教士弄得神魂颠倒。

喝咖啡的时候，堂费尔明在那里呆不下去了，找机会跑了出来，回到了新楼，那里笑语喧哗，热闹非凡。他进门的那会儿，堂维克托（头上戴着尖顶帽）和里帕米兰正在表演二重唱。堂维克托青春焕发地站在钢琴旁，堂阿尔瓦罗装得象那么回事似的弹着钢琴，嘴里叼着雪茄，摇晃着身子，那双明亮的眼睛被香烟的

云雾遮挡着，时开时闭。

夫人们都没呆在那里。侯爵夫人、省长夫人和男爵夫人在花园里散步；奥夫杜利亚、维西塔、安娜、埃德尔米拉以及男爵的女儿这群年轻人自己到树林里跑去了。

从玻璃回廊上可以听见她们的喊声。奥夫杜利亚、维西塔和埃德尔米拉用高声大笑、尖声叫喊招呼着男人们。

华金领会了这种意思，向帕科提议放弃金塔纳尔和堂卡耶塔诺的音乐会，跟那几个女人一块跑去。

“你去吧，我再听会儿。”帕科说，他非常欣赏里帕米兰唱的那些老掉牙的歌曲，再说，他对表妹也开始有点厌倦了。

金塔纳尔和大祭司的嗓子很快就哑了，这时琴声停了，奥尔加斯的愿望实现了。奥尔加斯、帕科、梅西亚和贝尔穆德斯走出新楼，进了树林。“已经听不见那几个女人的叫声了。”“会不会藏起来啦？”“大概是藏起来了。”

“每人一路，分头去找她们。”

“太好啦！ 太好啦！”

他们四散开去，很快就谁也看不见谁了。

剩下自己一人时，贝尔穆德斯在草地上坐了下来。在这么一座茂密的老橡树林里和哪位夫人小姐单独相遇，他都觉得非有特别能说会道的本事才行，可是自己没这个本事。但要能和奥夫杜利亚或安娜在绿茸茸的草毯上推心置腹地谈一谈该有多惬意啊！

讲经师只好和里帕米兰、堂维克托、省长、贝尼特斯以及其他几位不苟言笑的先生呆在一块儿了。贝尼特斯是年轻人，但他喜欢吸着上等烟坐着消化胃里的东西。

医生呆在阳台上，堂维克托向他走了过去；德帕斯呆的地方

可以听见他们之间进行的对话。

“噢！ 您想象不出我欠您多大的情！”

“欠我？堂维克托？”

“不错，欠您；安娜完全变了。那么快活，那么健康，那样好的胃口！ 那些胡思乱想，过分的虔诚、疑神疑鬼、神经质……疯疯癫癫的举动……象宗教游行那次……全没有啦……啊！ 每次一想起来，我就冒火，那些……没什么，过去的事了。她对自己以前做的事也感到羞愧。她已经相信神明不是本世纪的事了。现今是启蒙运动时代，不是圣人时代。贝尼特斯先生，您不这样认为吗？”

“是的，先生。”医生笑容满面地抽着烟说。

“这么说您认为我妻子完全好啦？……彻底好啦？……”

“我的朋友，堂娜安娜没有病；这话我跟您说过多少次了；只要改变一下生活方式，她就好了； 不过，那不是病……所以不能确切地说她完全好了……此外……她那种欢乐的兴奋本身， 那种乐观情绪， 对往日忧虑的彻底忘怀……不过是同一枚胸针的反面而已。”

“为什么？ 您可吓了我一跳。”

“不为什么，堂娜安娜就是这样； 她多情……活泼……爱激动……她需要大量的活动，需要一些刺激……需要……”

贝尼特斯嘴里含着香烟望着堂维克托，堂 维克托大睁着眼睛，脸上说不出是什么表情，既象是怜悯又象是开玩笑的样子。

“需要什么？”

“那种……一种强烈的刺激，一些强烈……吸引她的注意力的事情……一种剧烈的……活动……总之， 那种……因为她生性多情，……昨天她是神秘主义者，眷恋着天堂；今天她胃口好，

在室外，在花间树下散步……她热爱快乐的生活，热爱大自然，这是健康产生的奇妙效力。”

“的确如此；可怜的女人除了健康不说别的。”

“可怜的女人！为什么可怜？”

“为什么？因为她过于热情……因为她需要那种刺激……”

“那有什么关系？她的性格要求那些……”

“因此您认为昨天她是个虔诚的信徒，过分的虔诚，是因为……也许是什么人在某种程度上从精神上影响了她？……”

“对。很可能是这样。”

堂维克托又象平日那样不管不顾的，只顾说话，也不怕别人听见，讲经师就在近处，他也视而不见。讲经师在假装看报纸，时而和里帕米兰敷衍几句，竭力不漏掉阳台上对话的一个字。

“因此……安尼塔的变化是由于……另一种影响？……她喜欢田野、欢乐、娱乐玩耍是由于……一种新的影响？”

“是的，先生；有句医学格言说：ubi irritatio ibi fluxus①。”

“完全正确！ubi irrtatio……对，ibl……fluxus！服啦！不过这种新影响在哪儿呢？我见过另一种影响：教士，耶稣会教义……可现在的这种影响呢？谁代表这种新影响……这种我们姑且称为新的irritatio呢？……”

“不言而喻。是我们，新的生活制度，养生之道，比维罗……您……我……营养丰富的食物……牛奶……空气……干草……马厩的臭味……清晨的小风……诸如此类，等等。”

“别说啦，别说啦；我懂了……保健法……牛奶……牲畜味……妙极了！……所以安娜得救了！”

---

① 拉丁语，大意是：(外界的)影响会使人心理发生变化。

“是的，先生。”

“为什么这种新的兴奋不会带来任何害处呢？”

贝尼特斯吐掉咬断的一小截雪茄，象先前那样笑着，答道：

“一点害处都没有。”

“圣巴巴拉①！”金塔纳尔闭着眼睛从座位上跳起来喊道。

一道耀眼夺目的闪电划破长空，随即响起了隆隆的雷声，震得墙壁大动。一切谈话都停止了，大家都站了起来；里帕米兰和堂维克托脸色变得煞白。真是两个勇敢的男子汉，一打雷就发抖。

这几年，里帕米兰的耳朵有些背，但是对云层放电却听得一清二楚，而且听见就觉得不舒服。他不好意思向主人要条褥子把头蒙起来，要是在家里，他早这样做了。

除了那两个胆小鬼，大家都到阳台上赏雨去了。大雨瓢泼似的下着。众人看见侯爵夫人和陪着她的几位夫人躲在花园尽头的圆顶望楼上避雨；望楼坐落在别墅的一个拐角上，紧挨着围墙，从那儿可以通观全园的景物。

“那些孩子们呢？”里帕米兰问，他吓破了胆，却还装出替别人担心的样子。

他把到树林里去的几个人称做孩子们。

“真的！他们不知怎样了？该去找找他们……他们会迷路的。”金塔纳尔想起了自己妻子，嚷着说，十分后悔没早点说这句话。

讲经师一直想着这件事，不过他没说。他本来就在备受煎熬，这件事更把他推向了痛苦的深渊。“那几个人在树林子里……顶着倾盆大雨……这种时候，堂阿尔瓦罗什么风流事做

① 炮兵的保护神。

不出来!”

“得去找找他们。”省长说。

“把伞给他们带去……”

“问题是侯爵夫人让雨困在那边，没法派人……”

“侯爵和他的教士们在旧楼里，过不来，也不能派人去……”

大家商量了半天该怎么办。

“一定要把遇难的人救出来。”男爵说笑话似的说道。

讲经师刚才离开了大厅，这会儿带着两把农村里用的绿布大伞回来了。他将一把伞递给堂维克托，说：

“走，金塔纳尔，您是猎人……我也是……到树林里去吧，到树林里去吧!”

说话时，讲经师的眼睛死死盯着堂维克托，用锐利的目光辱骂他，管他叫白痴，叫木偶和别的难听的名字。

“好! 好!”那些先生们一齐喊道，他们在为别人的英雄行为叫好。

随着闪电，一声霹雳在房屋上空炸响了，把胆子最大的人都吓白了脸。

“走吧，走吧，快!”讲经师嚷着，他的脸色灰白，但并非是让雷雨吓的。雷声在他听来有如厄运的狂笑、魔鬼的嘲讽，嘲笑着他和他那可怜的教士身分。

“可是……堂费尔明，”金塔纳尔鼓着勇气说，“正因为我是猎人……我知道危险……树木吸引闪电……高处还有桂树，桂树导电；要是松树还好点! 但那是桂树呀!……”

“您这话是什么意思？让闪电把别人击死？您没看见堂娜安娜和他们在一块……”

“是的，确实……难道佩佩和一个仆人……和安塞尔莫去不

成吗？……您的教士袍……里里外外……都会淋湿……”

“到树林里去吧，堂维克托！ 去吧！”教区法官吼叫着。

比先前都响的可怕雷声盖住了他那吓人的吼声。

“各位，”里帕米兰躲在一间卧室里面说，“各位不必着急，孩子们一定有避雨的地方。”

“在哪儿避？……”

“有避雨的地方，费尔明，您别慌。有避雨的地方……在樵夫楼里，这个地方您不知道；是一间简陋的茅屋，是侯爵让人用木杆和草皮在树木最密的地方搭起来的……”

讲经师不愿再听下去了，把一把伞扔在堂维克托的脚下，自己夹起另一把伞就往外走。

堂维克托拾起了心里称为心灵之盾的防身器具，一声没吭，跟着“发了神经病的讲经师”走了，他弄不懂为什么讲经师非要他们俩去找庭长夫人不可，而不让仆人去。

大厅里的先生们也不明白是什么道理；当说到讲经师的举动奇怪时，他们脸上都露出浅浅的谨慎而诡谲的微笑。

“堂维克托说得对，”男爵提醒说；“为什么仆人就一定不能去呢？”

“还有，”省长说，“这象是把我们大家，尤其是您，教训了一顿，因为您的女儿也在其中……”

这时又打了一个响雷，里帕米兰忽然觉得有千万道闪电钻进了室内。

众人都害怕起来。

“喂，喂，先生们！”大祭司在卧室里说，“该祈祷啦；请各位原谅，我要祈祷了……In momine patris① ……”

① 拉丁语，意为：以主的名义。

第二十八章

〔讲经师要堂维克托陪他一起冒雨上山去寻找安娜。这件事使安娜相信了梅西亚对德帕斯的猜疑，即讲经师对她怀有情人的感情。梅西亚利用一切方便条件，实施其征服计划，他向安娜表白了爱情。他们越来越亲近，安娜终于依从了堂阿尔瓦罗。〕

“你们上哪儿去呀？”侯爵夫人在望楼上对讲经师和堂维克托喊道。只见他俩一前一后，保持着二十步的距离，在树林里奔跑着，浑身淋得透湿，水从衣襟和帽檐上不住地往下淌。

“到地狱去！谁知道这家伙要把我带到哪儿去！”堂维克托答道，他声音不高，但火气不小。他固执地撑着伞，伞不是撞在树枝上就是挂在黑莓上。

侯爵夫人一面继续喊，一面打手势；但堂维克托已经听不清了，而堂费尔明就根本没听见。

“您等一下呀，好人，等一下，让我们想一想，让我们合计合计！……您到底要把我往哪儿领呀？”

显然，那位好人连金塔纳尔的声音也没听见，因为他仍然头也不回地迈着大步往上爬。

树干之间，树枝之间，上头下面，前后左右，到处都是蜘蛛网。那微细单薄的蛛网挂了前庭长一嘴一脸。他又是吐又是

抹，又讨厌又气恼。

“这赶上纺织厂了！”他喊道。他已经被绳索般的蛛丝包围了。他闪躲着蛛丝，一路上磕磕绊绊，不是滑脚就是跪倒在地。他一反常态，骂了起来。“到山上来玩简直太孩子气了……这儿除了蛛丝就是刺……堂费尔明，等等我，真他妈的……活见鬼，我转向了，还尽栽跟头。”

回答他的是一声响雷，他吓得跪在地上，再不敢骂了。

“堂费尔明！堂费尔明！看在人道的份上，您等等我吧！”

德帕斯停住脚步回过头去，从上面遗憾地望了望他，掩饰着内心的激怒对他说：

“说您是猎手，我看是瞎扯。”他只把一句最不难听的话说了出来。

“我是晴天的猎手，老弟，可这是倾盆大雨呀，都赶上轰炸了……蜘蛛都爬到我的肚子里去了……况且，我喜欢的是有用处的英雄行为！Nisi utile est id quod facimus, stulta es gloria①，巴格利维奥② 就这样说过。我们去哪儿呀？喂，您要是知道，就请告诉我。”

“去找堂娜安娜，她也许正处在……危险之中……”

“怎么会危险呢！您以为他们是傻瓜吗？他们肯定没淋着雨……您以为他们会象我们，又是蜘蛛又是蹚水的……淋得象个落汤鸡？再说，他们长着腿，不会自己回家吗？他们不认识路？您会说我们是给他们送伞去，可伞又顶什么用呢？”

讲经师脸红了。说实在的，伞在树林里的确派不上用场。

“您去不去我不管，”他说，“反正我要去。”

---

① 拉丁语：假如我们的所作所为毫无用处，我们得到的荣誉就将是虚假的。

② 十七世纪意大利人，罗马教皇英诺森十二世的医生。

“您这是在教训我。”堂维克托回答说，他有点生气，但仍继续吃力地向上爬。

“哪儿能呢，先生。”

“就是这么回事，先生；您这不是……比当事人还着急吗？我认为，我的妻子对我比对其他任何人都更重要……请原谅我说话的方式……不过，坦率地说，您这是在学堂吉诃德。”

金塔纳尔知道他那样说是一种侮慢，但他正在气头上，就顾不得那么多了。

堂费尔明真想举起伞把砸碎那家伙的脑壳，那会儿他觉得他简直是个白痴；但出于种种考虑……他还是咽下了这口气，继续默默地向上爬。

该干什么就干什么。他听着那些骂人的话，就象一个落水的人在听岸上的人的辱骂……有两种想法象烧红的钉子似的一直钉在他的脑际：一个想法是ubi irritatio ibi fuxus；另一个想法是：他们肯定在樵夫楼里！教区法官不相信以巧合和戏剧性的安排给人以训诫的天意，但他却迷信地把他在早晨和佩特拉一起散步和谈话的事同他担心会不合时宜地看到的那些将庭长夫人卷入其中、同样发生在野外的场面联系在一起。

“Ubi irritatio ibi fluxus，”他这样想；不错，不错……我是瞎了眼……女人终究是女人，最纯洁的……也还是女人……我从第一天起就是个蠢人……现在已经晚了……我已彻底失掉了她。而那个无耻之徒……

他拔腿朝山上跑去。

“这家伙简直疯了！”金塔纳尔想。他气喘嘘嘘地跟着他，舌头吐出一拃长，又被讲经师拉下了二十步。

讲经师想辨认方向，回想一下几小时前从樵夫楼出来之后

是从哪儿下的山。他迷失了方向，记不清曾经走过的那条路，在树林里转来转去……堂维克托跟在后面，象躲狮子似的躲着蜘蛛，象逃避锁链一样避开蛛丝。

“最好还是沿最高的坡往上爬，那样就能到顶上……不过，上面有高原，那您就去找吧……”

讲经师停住脚步，好象堂维克托刚才什么也没说过似的，竟露出亲切的面容，语气温和地恳求他道：

“金塔纳尔先生，我们要想找到他们，就必须分头行动；请您从那儿，从右边上……”

堂维克托不同意，可讲经师非要他这样做不可。他旁敲侧击，说他的伙伴是个货真价实的胆小鬼，以此刺激他的自尊心，终于迫使他向右侧拐去。

等到只剩下他自己的时候，德帕斯就奋力向上跑去。他不是撞上树干，就是碰上草莓，要么就撞在落下的和悬着的枯树枝上……他失去了理智；他的心——由于妒忌和愤怒已快爆炸——告诉他，他至少会碰上堂阿尔瓦罗和庭长夫人在谈情说爱。“为什么？难道帕科、华金、维西塔、奥夫杜利亚和其他进入树林的人不可能和他们在一起吗？”不会，不会，他的预感在这样喊。它有它的道理：堂阿尔瓦罗在这类事情上是个行家里手，他可能已经抓到了时机；为了能单独同她在一起，他可能已经设好了圈套。帕科与华金不会妨碍他，他们也在各自设法同奥夫杜利亚和埃德尔米拉单独在一起。维西塔可能已经帮了他们的忙。贝尔穆德斯是个白痴……他们肯定已单独在一起了。他又拚命跑起来。他一路跌跌撞撞，拖着透湿的有几阿罗瓦① 重的长袍和划了几

---

① 重量单位，合十一点五公斤。

道口子、沾满泥污和湿蛛网的教士服吃力地向前跑着。嘴上和眼睛上也横七竖八地挂满了又粘又细的蛛丝。

他爬上了树木稠密的山顶。他弄错了，那茅屋原来在另一边。他又向右走去，费力地拨开挡路的各种难以接近的带刺植物，终于透过树枝望见了那间简陋的小屋……里面有人在动……他象疯子似的跑过去，去干什么他不知道；若是在那儿碰到了他预料的事情……如果需要，他准备杀人……他已经丧失了理智……

“啊呀！您吓了我一跳……”堂维克托喊道，他正坐在一个粗糙的凳子上，一边休息，一边用力绞着他的软帽，清水就象瀑布一样往下淌。

“他们不在！”讲经师说，他没去想他的面容、他的行为以及他颤抖的声音可能引起的猜疑，也没去想他的激情、妒忌以及遭受耻辱的丈夫的愤怒——这在他是荒谬的——所高声揭示的一切。

不过，堂维克托也在担心，他的担心事出有因。

“您看我在这儿拾到的东西。”他说着便用手指从衣袋里取出了别着银卡子的红绸袜带。

“那是什么？”德帕斯问，他无法掩饰自己焦急的心情。

“我妻子的一条袜带！”那位丈夫答道。他虽然还那么平静，但那个奇怪的发现也使他吃了一惊。

“您妻子的一条袜带！”

讲经师吃惊地张大了嘴巴，那位丈夫还什么也没发觉，真是愚蠢透顶。

“就是说，”金塔纳尔继续说，“一条我妻子用过的袜带，但我知道，这袜带现已不是她的了……我知道，自从她由于乡下的空

气……牛奶……等等原因胖起来之后，她就不能用了……便送给了使女……给了佩特拉。这就是说，这条袜带……是佩特拉的。佩特拉来过这里，这正是我所担心的……佩特拉来这儿干什么……来丢袜带？我为这事担心，我觉得有必要向您作些解释……她毕竟是我家的人，给我做事，而且她的名声好坏也关系到我……我敢肯定，这条袜带是佩特拉的。”

堂费尔明的脸羞得通红，而且自己也觉察到了。那些可能是悲剧性的东西现在突然变成了滑稽喜剧。他为他的鲁莽感到内疚，内疚使他的大脑象患了偏头痛似的感到刺痛……还好，据德帕斯观察，堂维克托还顾不上关心别人的羞愧，他在想他自己的；他的脸也是红的。讲经师明白了前庭长是绕了怎样一个弯子才认出他妻子的袜带的。

此外，金塔纳尔除了羞愧，还有点妒忌。

德帕斯并不清楚堂维克托意志薄弱到了什么程度。堂维克托心里想：“这个教士可能同其他人一样不怀好意，没准儿他正在怀疑……那件未曾有过的事。”

事实是堂维克托到底还是在某种程度上屈从过佩特拉暗示的诱惑。

不过，当他想到他对妻子、对自己负有的责任，想到他这一大把年纪和负有的其他责任时，特别是当他想到没让他顺利地干成任何事业的多蹇命运时，他从自己引诱的尝试因女仆的假正经而遭到失败之日起，事实上已从堕落的道路上退了回来。“总之，他没能得到使女那令人着魔的东西；但是，却在最初的也是最后的那些爱情涟漪中证实了庭长夫人的确把她钟情的丈夫送她的袜带转赠给了佩特拉。”

“为什么在讲经师面前他的舌头就不管用了呢？”“他弄不明

白；然而，嫉妒——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又使他说话的声音高了起来。此外，他从心底里就看不上那个淫荡的金发姑娘……只是由于一时冲动……他才……”

暴风雨已经远了……树上依然滴着雨水，不过，天空已经开始转晴。

只是为了说点什么，堂维克托才开口道：

“您等着瞧吧，晚上还得下……那边的乌云又上来了……您从树缝里看……”

“趁雨还没来，咱们下去吧。”德帕斯提醒道，他真想一头钻到地底下去。

两个人默默地向山下走去。他们都在想着佩特拉的袜带。

在到达花园之前，他们碰上了管房人佩佩，他站在树丛间，老远就朝他们喊了起来。

“堂维克托……堂维克托……喂，堂维克托……往这儿走。”

“出了什么事？死了人啦？发生了不幸？”

“没有，先生。你们上到半山腰的时候，少爷和小姐们就已经平平安安地到家了……他们几乎都没淋湿……天刚下雨，侯爵夫人就吩咐我去找他们……我赶着防雨篷车直奔阿雷奥小路，我知道帕科少爷一定在那儿，因为那条路最近，而且钦托的家就在附近，只有几步路……小姐们全在钦托家里，她们几乎都没淋着……因为在山上，在大雨到来之前，人就象走在屋檐下……因此，大家在家里都笑死了，只有堂娜安娜夫人没笑，她正为您……和这位神父先生担心哪……”

“可侯爵夫人为什么没告诉我们呢？……”

“她说她大声喊过您，可您不理她，她说她告诉您车已经出发了……”

佩佩说完就哈哈大笑起来。

“这玩笑开得不坏，嘿嘿嘿……真可怜哪，看见你们都让人难受……特别是这位神父，也太狼狈了，恕我打个比方……简直就象个落汤鸡……哎呀呀，您简直圈(全)成水鸭子了……教士服就跟水里捞出来的一样……”

佩佩说得不错。德帕斯和堂维克托相互看了看，两个人的样子果然都象刚从水里救出来的一样。

“快走，快走，上帝的安琪儿们，潮湿能伤筋动骨，会让人得关件(节)炎的……”

“就到了，佩佩，就到了。”

“安娜小姐已经给您准备下了温暖的衣服，我相信也短不了这位神父先生的：要是没有，我还有件细汗衫，公主都能穿……”

讲经师没从出来时走的那个便门进庄园，他转过墙进了车房，让人从里面把他租来的那辆破马车赶出来。堂维克托根本没发觉讲经师已离他而去，他走得太专心了。

讲经师碰上了侯爵，他不想让教士这样狼狈地离开……

“您这样会得肺炎的……换件衣服吧……那儿有衣服……”

没办法说服他。

“您代我向侯爵夫人告辞吧，我很快就会到家的……”

他于是离开了比维罗庄园，但车跑得并不象他想象得那样快，小跑了一阵之后就慢了下来，而且越来越慢，简直象在散步。

“喂，伙计，您得给牲口来几鞭子，”堂费尔明对车夫喊道，“您看，我都淋透了……我得快点到家。”

车夫巴望得到一笔小费，就往驴背上猛抽了几鞭，驴子就这样为教区法官胸中郁积了几小时的闷气付出了代价。那几鞭子讲经师真想抽在梅西亚的脸上。

那辆快散架的破车刚到贝图斯塔郊区天就黑了。正如堂维克托所预料的，马上就会有另一场暴风雨。天上，乌云密布，越来越阴沉。在北边和西边的地平线上已经看见了大片的闪电，偶尔从远处滚来一声雷鸣。

堂费尔明心烦意乱，竟连自己也看不顺眼了。“今天是怎么搞的！”他想，“今天是怎么搞的！”连可怜自己的心都没有了。他这是罪有应得。世界正如忏悔室所表明的那样，是一堆垃圾；高尚、伟大的激情、梦想、猜疑、对陋习的掩饰……他自己就是明证。尽管他认为他的爱是天使般的纯真，但他却一而再、再而三地陷入鲁莽的冒险，并象一个卑鄙小人那样去满足自己最下流的欲望。特雷西纳……总还是他家的……可佩特拉却是人家的，是安娜的。用虚伪的诡辩，用为了能让女仆站在他一边的理由也不能自圆其说，用几枚金币不是可以达到同样的目的吗？那个堂维克托！也是个卑鄙小人，而且还是个白痴，他活该倒霉，他、安娜以及整个世界都一样活该倒霉，世界本来就是一潭污泥……啊，要彻底申张正义，那些闪电就该把整个世界烧毁！

最令他气恼的是他的良心也告诉他要蔑视一切……“一切都是渺小的、肮脏的、下流的……他也不例外。”

“那么医生说的话呢？ubi irritatio……就是说，安娜迟早会落入堂阿尔瓦罗的怀抱……这是注定的！……那么多的神秘主义，那么多的‘心爱的兄长’……到头来又有什么用呢？演戏，装相，下意识的装相，他自己和整个世界不都在装相吗……”

讲经师冷得牙齿打战。寒冷使他想起了衣服，由衣服又想起了母亲。

“她也是一个。看见我这样进去，她会说什么呢？我还得编一套谎话；哼，再说一次谎，有什么大不了的？……别的人……

不是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吗……她们如果想干，甚至能在她们傻瓜丈夫的眼皮底下干她们的勾当……哦，这里谁是丈夫呢？这里又是谁受了伤害呢？是我！我！是我感受到了伤害，是我预感到了伤害，是我在空气中嗅到了伤害……不是他，他那种人就是把伤害摆在他的眼前他也看不见……”

他曾想跳下车，徒步跑回比维罗，“去当场抓住他们，他预感到他们肯定在干那种勾当；他们或许没在森林里，但有可能正在屋里……在那些佯装喝醉的男人和那些淫荡、疯狂、专干拉皮条勾当的贵夫人之间……”

一个在贝图斯塔上空炸开的霹雷成了教士怒火的伴当。

“来得好！来得好！”他边吼边打开车门，在他家的门前下了车，“这种事情只有霹雷才能解决！”

他付了车钱就进了家。

他希望的霹雷正在上面等着他，准备在他的头上爆炸呢。

那天晚上他躺下时想，他一生中还从未同母亲大人这样大吵过，也从未见过堂娜保拉在太阳穴上贴过那么大块的膏药。

在他入睡之际，他想到的最后一个如针扎般折磨他的痛苦就是他出了那些丑。

“多鲁莽的冒险呀！……对他一整天的滑稽表演这是多么大的讽刺呀！而……这一切全怪那身可恨的、该死的教士服……”

讲经师脑子里最后冒出的是诅咒。尽管如此，他还是睡着了，他实在太疲劳了。

在比维罗那边，客人们的情绪并没有受到坏天气的影响。在旧楼里，乡下神父们、侯爵和其他几位贝图斯塔的先生，起初打三人牌，后来就玩起了押牌。而在新楼里，那些本来打算在草地

里一起跑一跑的太太绅士们，这会儿却想尽情地快活快活，他们跳舞、弹琴、唱歌、捉迷藏。谁都清楚，他们去比维罗就是为了寻欢作乐。维西塔雄、奥夫杜利亚、埃德尔米拉也是如此，她们最熟悉那些最隐秘的地方，那里有便门和这种小孩玩的游戏所需要的一切条件。他们尽情地玩着这种游戏，根本不理会在这些兴高采烈的人们中间，有几位已经上了年纪。

他们在欢呼声，嘲弄的欢呼声中迎接了堂维克托。有几个人，其中有维西塔和帕科，还想为他加冕，但他却宁愿跑回房间从头到脚换套衣服。

庭长夫人为了帮他更衣也随他进了房间。

“堂费尔明呢？”她问。

“你的堂费尔明可真够鲁莽的，亲爱的，不过，请原谅。”金塔纳尔一边脱着裤子，一边没好气地回答。

他向妻子述说了他们在树林里的情形，只是没提发现袜带的事。

安娜也认为德帕斯的殷勤已经到了荒唐的地步，况且他还是个神父，这就越发荒唐了。

“我的妻子对谁更重要呢，对他还是对我？”这位丈夫总把这句话挂在嘴边做为他反对讲经师的最主要的理由。

“是啊，”安娜想，“堂阿尔瓦罗说得对，这人……好妒忌，象情人那样妒忌……他今天的所作所为实在过于鲁莽……我得躲开他，阿尔瓦罗说得对。”

梅西亚和帕科前些天就骑马来过几次比维罗。梅西亚还找到了直率、快活、轻信的庭长夫人。他没有跟她谈什么爱情，只让她听取了他的劝告，他发誓说这些忠告首先有益于她的健康。

“神秘主义是一种神经冲动。”

安娜也有同样看法，她想起对他的疑心仍然心有余悸。

“另外，讲经师并不是个神秘主义者，往好里说，他也是想通过赢得有名望的太太们的好感来扩大他的影响。”

堂阿尔瓦罗在她面前竟敢这样议论讲经师，说明他们之间的关系已非同一般。

他们没谈到爱情。梅西亚在庭长夫人面前表现得规规矩矩，连她一根毫毛也没碰，虽然这对他来说实属不易。对此，她很感激。她还象从前一样，尽量麻痺自己，不去想那种友谊的危险，而且获得了比以前更好的效果。

“我的健康，”她想，“要求我和别的女人一样，只要总能有吉诃德式的过分的想法和愿望就行了：我需要和平，需要宁静……我要和其他女人一样。我的名誉不会受到损害，可猜疑却会使我发疯，使我陷入可怕的谨小慎微……”

一想起以往的痛苦和错误她就不寒而栗。

激情虽不象过去那样来势凶猛，但却暗暗地继续腐蚀着她；对偶尔的良心呼唤，她总是以诡辩来搪塞。

金塔纳尔对她讲了讲经师的莽撞行为之后，安娜一时竟感到有点儿恼恨。怎么？自己的忏悔师居然把她也牵连了进去？幸好是维克托，要是换了别人，还不怀疑堂阿尔瓦罗或教士自己？他那样做全是出于妒忌，这不是明摆着吗？真不象话！太可怕了！真叫人恶心！爱一个教士！”

现在，堂阿尔瓦罗的形象在她的心目中确实显得顺眼、潇洒、大方、活泼了。“那毕竟没违背自然和社会规律……至少不那么令人作呕……不那么荒唐；不，一点儿也不荒唐……可一个教士！……”

她于是觉得爱一个梅西亚的罪过几乎不算是什么罪过，特别是这种爱能帮她躲开一个讲经师的纠缠……“那位神父先生是怎么想的呢！”

现在庭长夫人已不去想“心爱的兄长”那件事，也忘了她向火里投的柴禾了；她当时那样做并无歹意，也根本不是卖弄风情，那样的火现在倒使她难为情了。现在，使她爱上新生活的那种就要爆发的激情，以得胜者的姿态，千方百计地让她觉得，教区法官的行为既可憎又卑鄙；梅西亚的举止既高尚又豪爽。

那天上午，不管是在填满干草的枯井里，还是在大教堂的院子里，是在他们跟在鼓和风笛后面一起在小巷子里游行时，还是在树林中，是在佩佩的车上——他们是一起乘那辆车回来的，她几乎就坐在他身上，那是无法回避的——还是后来在大厅里，总之，那一整天，不管在什么地方，梅西亚都让她看出他对她的爱慕，“然而，他却没有说出口，因为他尊重她，非常非常爱她。”

安尼塔对比了两人的举止表现，觉得教区法官的行为着实可恶。

但她没有时间把这些告诉堂阿尔瓦罗。

当她有机会悄悄和他说话时，她便以知己的口吻——这非常对那个花花公子的口味——对他说：

“您认为讲经师的举止如何？”

堂阿尔瓦罗能认为怎样呢？可憎呗！那么，堂阿尔瓦罗到底说了些什么呢？他说不能相信教区法官，等等，等等。

“不错，安娜，他是迷上了您，疯了，疯了……很久以前我就看出来了……因为……因为……”

堂阿尔瓦罗笑了，这一笑胜过千言万语，清清楚楚地道出了一切，庭长夫人甚至还觉得内心里听到了一种随之而来的极为

美妙的音乐，那音乐是从他的眼睛里、嘴里流泻出来的，“她能不知道！那是一种比神秘主义所能给予的一切快乐都更为强烈的快乐！”

当他们有如一对“心灵兄妹”似的这样谈着的时候，夜幕已徐徐降下，远处响着雷，闪电在空中放射着光芒，这就是堂费尔明到达贝图斯塔时碰上的那些闪电。安娜和梅西亚两个人靠在二层回廊的栏杆上，这条装有玻璃的回廊绕楼一周，他们刚好呆在一个角上。大部分客人都聚集在楼下大厅里，他们准备回贝图斯塔，另一部分人则愿意接受侯爵夫妇的盛情，留在比维罗过夜。下面乱哄哄的，走动声、含混的吩咐声与笑闹声混成一片。人们在犹豫，一些留下来的突然又想回去，另一些预备在车上占个座位的又回到了房间里，他们甚至愿意“睡在地板上”。不消说，里帕米兰自然是接受了侯爵夫人单独为他“留出”的床。

“暴风雨又来了，我可不想同雷电开玩笑；我确实知道，马车跑起来会招来雷电……我留下，我留下。”

男爵的夫人和女儿喜欢冒雨回去。男爵尽管想留下，也不得不跟她们走。省长也钻进了车厢，而他的妻子却留下来和侯爵夫妇呆在一起。贝尔穆德斯回了贝图斯塔；维西塔雄、奥夫杜利亚、埃德尔米拉、帕科和梅西亚都没有走。

在下面，人们来来往往，高声谈论着棘手的问题；而在上面，埃德尔米拉、奥夫杜利亚、维西塔、帕科和华金却在二层回廊上疯跑。维西塔雄已有些醉意，但与其说是酒喝多了不如说是嬉笑闹昏了头。奥夫杜利亚说太阳穴上象是扎了根钉子；她虽然喝得多，但跳舞的旋转和捉迷藏的强烈热情却使她仍然能站稳脚跟，这完全是兴奋所致。埃德尔米拉算得上她姑姑家特有娱乐的行家，她宛如一株虞美人，笑着，大呼小叫地嬉闹着，她的快乐

情绪富有感染力，能引起共鸣。帕科毫不留情地捏她，她则使劲打帕科的胳膊；那天下午华金在同奥夫杜利亚一向短暂的爱情中得到了某些实际上的好处，他也在捏她。他们在那里跑呀，撞呀，喊呀，挤呀，跳呀，惊叫呀。现在，当安娜和阿尔瓦罗靠着栏杆，不顾雨水溅在脸上，任凭闪电划破眼前黑洞洞的远方，只顾交谈的时候，其余的人则在狭窄黑暗的走廊里玩一种小孩游戏，贝图斯塔人叫“鞭子抽屁股”。其玩法是将一块卷成鞭子的手绢藏起来，然后人们按照冷、热两种暗号去找它，谁找到了谁就拿着它追着别人抽打，一直追到扮母亲的那个人面前。这种天真烂漫的游戏给那些满脑子邪念的游戏者大开了寻欢作乐的方便之门。两只手，一只女的，一只男的，时常伸到同一个窟窿里去摸手绢；跑的人也常常撞在一起。有时，当“鞭子”抽在他们背上时，那些象疯子似的挤在一起在狭窄的走廊上乱跑的所谓的“孩子”，为躲闪“鞭子”，就倒在地上，乱作一堆。尽管这令人难以置信，但历史事实却要求将它据实披露。

楼下，要走的人在收拾东西，与主人话别，纷乱杂沓之声不绝于耳；身后，是玩游戏的人在嬉闹疯跑；天上，不时传来一阵阵雷鸣。就在这个时候，庭长夫人生平第一次听到了爱情的表白，以致于忘记了洒在脸上的雨滴，或者说没有感觉到那种惬意的凉爽。那表白热情洋溢，却毫不失礼，且颇有分寸，完全合乎理想；又那么委婉，那么适度，和眼下的环境及安娜的精神状态十分协调，愈发富有魅力，从而使那个年近三十却如情窦初开的少女的女人难以抗拒。

她没有勇气，甚至也不想命令堂阿尔瓦罗住口，叫他放尊重些，看一看她是谁。“他已经看得很清楚了，为了断定他所感到的那许多东西不会错，为了以后一定能感到那许多东西，他已经

忍耐多时了。”

“不，不，不要住口，讲下去，讲它一辈子。”她心里由衷地说。安娜两颊绯红，紧挨着正向她倾诉的俱乐部主任，在那种时刻，她既没有想到她已是有夫之妇，也没有想到她曾是个神秘主义者，更没有想到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丈夫和讲经师。她觉得她堕入了花的深渊。那是堕落，不错，但那是“堕入天堂”。

除了眼下的情景，她唯一还想一想的就是将现在感受到的快乐同在宗教默思时感受到的快乐加以对比。后者含有痛苦的努力，抽象的冷漠，严格说来，那是一种病态，一种有害健康的冲动；而在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中，她是被动的，这里面不含有努力，不含有冷漠，有的只是快乐、健康、力量，没一点抽象的东西，也不必去幻想什么不存在的东西，快乐是实在的，可及的，直接的，幸福是无保留的，而且只向永远存在的方向发展。“是的，它不会使人发疯。”

堂阿尔瓦罗侃侃而谈，他不要求什么，甚至不要求答复；不仅如此，他还流下了眼泪，当然不是哭，他流的“完全是感激的泪水，只因有人在听他说的话”。“他沉默了那么长的时间！”“在他的幸福前面不是有千重偏见、万重障碍吗？这一点他清楚；不过，他要求得到的只是怜悯，和让他说，听他说，不把他看成庸俗和愚蠢的浪荡公子——愚蠢的大众曾想使他成为那样的人——的幸福。”

安娜一向喜欢称大众为蠢人；对她来说，精神高贵的标志就是蔑视大众，蔑视贝图斯塔人。庭长夫人有这个缺点，大概是从她父亲那里继承下来的；为了使自己有别于“芸芸信徒”，她需要求助于今天很流行的“大众白痴论”，“人类兽性论”等诸如此类的理论。

幸运的是堂阿尔瓦罗很会运用这种方法：一旦需要，他可以蔑视正午的太阳，如果它妨碍他的感情的话。“一切都是偏见，都是心胸狭窄……不过，他有权让安娜赞成他的想法，去蔑视大众不怀好意的卑劣的猜忌吗？啊，没有！他知道‘条文’对他是不利的……他究竟是什么人呢？他是一个在众目睽睽之下向一位有夫之妇求爱的男人……他很清楚，是的，他不企求安娜象他被人家指责的那样去蔑视那许许多多的传统：法规和习惯，常理和常规。当然世界上还有这样的女人，她们的贞洁程度不亚于任何女人，但却知道在谴责梅西亚那类爱情的道德法律条文面前持什么态度。但是，他能向安娜，一个由宗教狂热分子一手教育出来的、并且是在贝图斯塔这样的小城度过青春的女人求爱吗？他能要求她屈尊，生发出给人以希望的激情吗？啊，不能！他完全明白，不能……她能听他说就已经不错了。多少年了，她一直不想倾听他的表白！他为此忍受了多少折磨啊！……但是，这终究是过去的事了，不必再提了。他忍受了无限的痛苦……无限的……不过，那一刻的幸福已经补偿了一切。安娜默不作声地倾听着……除此，他还能企求什么样的幸福呢？……”

借着闪电，庭长夫人看见了堂阿尔瓦罗明亮的闪着泪花的眼睛……

他的面颊也潮湿了……她没有想到那也可能是天上的雨水。

“那个男人在流泪……那个她见过的最漂亮的男人，那个梦中的伴侣，那个本应是她生活的伴侣！……”

“不过，他为什么要谈感谢呢？为什么她不打断他呢？要是他知道……要是他知道她连话都说不出来，那会怎么样呢！……”

安娜觉得自己心脏和肚子之间的那个地方感受到了一种“纯肉体”的快乐。是的，这种快感是纯肉体的，但它强烈的程度却使它变得伟大、高尚。“当她感到非常快意的时候，她应该有权享受。”

阿尔瓦罗觉得话已经说够了，就恳求她开开金口，说说是否原谅他的表白，是否愿意让他倒霉，她是否感到难堪……是否笑话他，等等。安娜躲开了他那只使她激动的手臂，象一个不随和的小女孩似的噘了噘嘴，但毫无卖弄之态，接着又象一个受伤的柔弱的山中动物似的呻吟了一声……那呻吟是一个深沉而悦耳的喉音，是一个高尚而温柔的牺牲品的呻吟，又仿佛是贞操在迄今一直孤独的灵魂中的临终的鼾息……

她躲开了阿尔瓦罗，喊了一声维西塔……她激动地拥抱了她并对她说她终于能够说话了：

“你们在玩什么呢？疯子们……”

“现在没玩什么呀……我们刚才玩的是‘鞭子抽屁股’，这会儿帕科和埃德尔米拉正在那头拐角上比劲儿呢，不知他们谁的力气大……走，咱们去看看埃德尔米拉到底有多大劲儿。”

那些爱嬉闹的人正挤在回廊的一个最昏暗的角落里，看埃德尔米拉和帕科比劲儿，他俩背顶住背，那姿势简直就象跳穆涅依拉舞①，这种舞有时就背贴着背跳，特别是在舞台上……帕科吃力地顶住表妹的那有力的脊背，她紧贴在表兄的肉上——他的肉比她的还软——享受着只有她和魔鬼才清楚的东西。她一心想战胜他，便用背推着他向前走。结果，埃德尔米拉赢了。帕科在大家一片嘘声中提议要面对面地比劲儿。于是，他们又互

---

① 西班牙加利西亚的一种民间舞蹈。

相用手推对方的肩膀。结果，帕科大获全胜。

华金向奥夫杜利亚提出了同样的挑战。维西塔也大着胆子同庭长夫人较量了一番。结果，华金和安娜赢了。没人同堂阿尔瓦罗比试，但他却想起了可恶的德帕斯那次在打秋千时胜他的那个场面……“可现在他已经把他踩在了脚下。”

“智慧比力量更有价值。”

肉体的活动还在继续；雨声、闪电、远处的雷鸣、黑暗的环境、食物的蒸汽，走廊的狭窄，这一切都鼓舞着他们，把他们推向了村俗的欢乐，推向了暗藏着猥亵的粗野游戏中。不过，他们的行为因为教育和下意识的作用，都有所收敛。然而，掐捏、喊叫、女人拳打男人脑袋的场面时有出现。安娜从未见过这种场面；起初，她和堂阿尔瓦罗都没有积极参与嬉闹；但是，她终于被人捏了一把，梅西亚没拧别人，却叫奥夫杜利亚和维西塔掐了几下。安娜没想到在大混战中背上不止一次地感到了堂阿尔瓦罗的脊背的压迫，尽管她一发现就躲开那令人愉快、别有一番滋味的接触，但接触再次出现。安娜只觉得心里涌起一种奇异的全新的激动、一种令人惊慌的不安以及突如其来的憋闷和某种全身性的渴望，竟忘了人们正在那儿唱呀，笑呀，跳呀的那个角落是多么黑暗和狭窄……她回味着梅西亚表白爱情的每一句话，仿佛在欣赏一曲遥远的婉转动人、轻柔甜美的音乐……

由于频繁跑动、显示力量、碰撞和无谓的激动，帕科和华金已精疲力竭，在埃德尔米拉、奥夫杜利亚和维西塔还在嬉闹的时候就先行停止了跑动和“淘气”，带着疲劳的忧郁，一本正经地赏起月来。月亮象云的战场上挑起的一盏明灯出现在天际，此时云已经被撕成碎片飘浮在夜空中。

帕科以正规的男中音唱了几段《宠妃》和《梦游女》，华金，正

如他自己说的，随便唱了几首马拉加民歌，歌声悲悲切切，与他那盯着奥夫杜利亚的眼睛的眸子中闪耀的快活恰成鲜明对照。那天晚上，她准备给那个弗拉门戈式的小伙一些好处，那种奖赏不是头等的，幸好，华金对二等奖也挺满意。

堂维克托在下面正呆得不耐烦，一听到有人唱《英俊的斯皮尔托》就上了楼。这阵子他迷上了音乐，自己喜欢哼哼几句歌剧，也高兴听那些比他唱得好的人的歌声。如果在月光下引吭高歌，就更是锦上添花，其乐无穷。

大家聚在一起，呼吸着晚间的清新空气，一边观赏着从天边升起并将云朵任意撕成碎片的明月，一边齐唱或轻唱；他们低声交谈，仿佛那是为了尊重由于身心倦怠而沉睡过去的大自然的威严。

堂维克托比在场的哪个人都更耽于幻想。他走近梅西亚，同他单独攀谈起来。他觉得他的朋友从来没有象今晚这样殷勤、热情和亲切，便很快对他打开了心扉。

当别人对月亮、歌剧、马拉加民歌厌倦了的时候，堂维克托还在对洗耳恭听他谈话的梅西亚推心置腹，倾诉衷肠。梅西亚一声不响，全神贯注，可说是无懈可击。堂维克托中午吃得酒足饭饱，精神特别足。

“您看，”老头子说，“我不知道自己怎么样，虽然我并不自以为是个花花公子，可我在情场上却始终一帆风顺。那些我斗胆与之勾搭的女人很少认为我的放肆行为含有什么恶意……不过，我应该把话说完。我不知道是因为自己性格过于温和、胆怯呢，还是生性冷漠或者别的什么原因，我的大部分冒险都半途而废……我缺乏毅力。”

“没有毅力是不行的。”

“这我知道，可就是没这两下子。我的热情就象野地里的鬼火，飘忽不定。我征服过十多个就要到手的女人，但她们很少或者可以说没有一个成了我的，所谓我的人……远的不说……”

处在友谊怀抱中的堂维克托，认定梅西亚是个信得过的人，就向他吐露了佩特拉对他的纠缠和挑逗；他承认，他对她的挑逗抵御了很长时间，甚至几年……但终于有一次他丧失了理智……企图孤注一掷。然而，却没有得手，跟以前一样，只要姑娘稍事反抗——这也是她假正经所要求的——就足以使他头脑清醒，从发昏的企图中缩回来——尽管他确信一定能征服她，而只满足于她的那些小小恩惠和对未能占有的美色的真正了解。

他反复提他发现袜带的那桩事，但没说那曾是他妻子的。在他看来，一个有“见识”的丈夫给妻子送袜带未免有失身分。至于将来该如何对待佩特拉，他想听听梅西亚的意见。

“我应该解雇她吗？”

“您吃醋了？”

“不；先生，我不是占着茅坑不拉屎的人……虽然我得承认，当我发现她的轻佻行为的时候，心里有些不痛快。”

“可您能一口咬定那袜带是佩特拉的吗？”

“嗯，是的！ 绝对不会错。”

金塔纳尔继续喋喋不休地说着，看不出有任何住口的迹象。

安娜和堂维克托就寝的房间有扇窗子正对着两位朋友谈话的那段走廊。

庭长夫人突然打开窗子喊她的丈夫。

“喂，维克托，你今晚还睡不睡啦？”

两位朋友同时回过头去。

金塔纳尔双目通亮，两颊绯红……他的秘密使他返老还童

了……

“几点啦，亲爱的？”

“很晚啦……你知道，我们在乡下是要早睡的。侯爵夫妇都睡下了，侯爵夫人刚喊过了埃德尔米拉，她睡在夫人房里。”

“婆婆妈妈的。”帕科从走廊的一端走过来没好气地说，“埃德尔米拉愿意和奥夫杜利亚作伴，这本是很自然的事……可现在堂娜鲁菲娜却要她睡在她的房间……婆婆妈妈……唠唠叨叨……”

“奥夫杜利亚恐怕跟谁睡都不成。”维西塔从安娜隔壁房间走出来说。

“她怎么啦？”

“我看她是醉了，醉的原因就多了，吵的，闹的，喝酒喝的，谁知道还有啥……总之，她现在正在床上哼哼呀呀地叫呢。她还说，谁也别睡那儿，她要一个人睡……我去和她作伴；我把我的床支在她旁边……晚安……”

她走到窗前，抓住庭长夫人的双肩，对她耳语了几句，又在她脸上狂乱地亲吻了一番，接着，便对垂头丧气、可怜巴巴地在走廊转悠的华金·奥尔加斯做了个可怜他的嘲弄性的鬼脸，才跑回自己的房间。

“好了，好了，你没见人家都回去了，维克托，上床吧。”

安娜满脸堆笑，穿着就寝的简单装束，显得又丰润又漂亮。

“你们呢？”金塔纳尔说。

“我们，”帕科答道，“我们没床，因为省长太太怕打雷突然要留下在这儿过夜……”

“那？……”安娜笑眯眯地问。

“我们就睡沙发呗。”

“也好，也好，那就晚安吧。”

“等一下，傻瓜，你看夜色多美呀……我们在这儿谈一会儿吧？……”

“我不困；帕科说的不错，我们谈一会儿。”堂维克托说，然后走进屋里换上便鞋，戴上金缨小帽。

“怎么还谈？不，先生……上床……”

安娜身不由己地卖弄起了风情，说着就要关玻璃窗和百叶窗，她要挟的表情既妩媚又动人……

梅西亚努了努嘴，恳求她等一下……

于是，他便以知己的口吻评论起一天来发生的事情、开的玩笑和做的游戏；他们在月光下又谈了近一个小时；安娜和丈夫在里面，帕科、华金和阿尔瓦罗在走廊上……

堂维克托十分高兴。他看着他那愉快诚挚的安尼塔，看着在离他的床不远的地方陪着他的青年朋友们，竟觉得自己也变年轻了，还能有什么比这更大的幸福呢？在高尚的前庭长的心灵里没出现一丝怀疑的影子。楼里已是一片寂静，所有的人都睡下了，只有在回廊的那一角，在一扇敞开的窗前，还可以听到低声的交谈。他们两个有时三个同时说话，可每个人的声音都很低，仿佛这样可以使他们谈的事情更神秘有趣。安娜有时躲闪着堂阿尔瓦罗的目光。他把一只胳膊撑在安娜的胳膊旁边吸着烟，安娜也斜依在窗台上；另一些时候，这种时候更多，他们眉来眼去，暗送秋波，而且越来越意味深长；对此，谁也没有办法制止。

阿尔瓦罗间或往屋里瞟一眼，眼神中充满着嫉妒与贪婪……安娜发现过一两次那种飞快的目光，她对他轻浮的好奇非但不介意，反而对这个多情的美男子产生了同情。

堂维克托丝毫没有结束这场闲聊的意思，而安娜则觉得该是收场的时候了。

“好了，好了，……明天见；维克托，进来吧，进来吧。”

她当着阿尔瓦罗和那两个少爷的面关上了玻璃窗。帕科和华金消失在黑暗的走廊上。金塔纳尔也已转过身去，身上只穿件衬衣站在屋子里头。堂阿尔瓦罗没有动。他看见庭长夫人在玻璃后面慢慢地关着窗子，看见她站在窗缝之间，认真而温柔地端详着他……然后，当关得只剩下一条缝隙的时候，她又笑眯眯地调皮地扫了他一眼。她又打开了一点缝儿……重新看了看他的整个面庞。

“再见，再见，好好睡。”安娜在玻璃后面说完这句，就一下子关上百叶窗，上了插销。

七月里，象圣佩德罗那样的朝圣会比维罗附近多的是。侯爵夫妇及其朋友们几乎每次都去参加。金塔纳尔和妻子则在庄园里等候从贝图斯塔来的人。他们有时徒步，有时乘车到外面去走走，浏览风景如画的村庄，聆听当地单调但总是悦耳、甜美而忧郁的舞曲。向晚，他们吃着榛子，唱着歌，与农夫和爱嬉闹的村妇混在一起回到庄园。这种地主和佃户浑然一体的情景使堂维克托十分感动，他说：“您看，只要能实现平等、博爱……那就会有这种美好而富有诗意的事情。”

梅西亚和帕科一次不拉地参加这类远足，此外，还隔三差五地去看望庭长夫人。有时安娜和金塔纳尔在午后四点左右也到圣蒂亚内斯公路上等他们的朋友。孤独使堂维克托感到有点难受，所以，他对那些拜访由衷地表示感激。当安娜一望见梅西亚和维加亚纳那两匹高大白马的身影出现在狭长如带的公路尽头时，就感到一种孩子般的快乐，心情顿时焦急得紧张起来，而且，

他们离得越近，那人与马的轮廓越清晰，她的心情就越紧张。

无论维西塔雄还是帕科都不敢对堂阿尔瓦罗提及其爱情企图：他们由他去干。他们从那个花花公子脸上得意的神情中猜到，他已胜利在望，或许业已踏上了胜利之路，他们明白，羞怯，最好说廉耻，要求对这类事保持绝对沉默。堂阿尔瓦罗在感激同伙的“精明”的同时，也沉着而得意地保持着沉默。

月底，大家开始各奔东西。凡是有几个钱的以及许多并没有什么钱的人都先后离开省府到海边避暑去了。

堂维克托高兴得象个疯子似的，带着妻子和佩特拉离开了比维罗，在省内最好的港口科斯塔安顿下来。那个比贝图斯塔更富饶繁华的小镇，是近海贸易中心，那里的人穿着非常入时。往年，金塔纳尔总在帕洛马雷斯度过八月，维西塔、奥夫杜利亚、有时侯爵一家和梅西亚也常到那里去。

“我两年没到外面消夏了！”金塔纳尔高兴得象个孩子似的说。

庭长夫人喜欢科斯塔胜过帕洛马雷斯，因为讲经师曾恳求她不要去浴场，并说如果医生要求她那样做，她至少不该去帕洛马雷斯。安娜不想违拗忏悔师的这个愿望，便做了妥协。

“我们将去科斯塔。”她在回答堂费尔明的信中这样说。讲经师对整个坎塔布连地区的浴场，特别是对帕洛马雷斯的浴场的道德风气印象极坏。多数从那个渔村回来的忏悔者的良心里都装满了罪过。这些罪过要是出在别人身上，他几乎会感到满意；但要是出在安娜身上，那就太杀风景了。

堂费尔明清楚，他的影响正在逐渐变小，安娜的信念正在淡薄，与此相反，她身上的怀疑却在增长。由于完全失去庭长夫人的想法使他感到恐惧，伤了他的自尊心，使他醋意大发，他才故

作镇静，佯装不见，以“容忍为支柱，忍耐为基础”来支持他摇摇欲坠的精神权势。他的愤怒都发泄到了主教和宗教事务所的僚属身上，他的权势越大，他的独裁统治就越专横。堂阿尔瓦罗在安娜精神上所拥有的优势却由教区神父，即佛哈表示非常敬重的那位教士付出了代价。

安娜也喜欢那种 modus vivendi①；她不想重蹈覆辙，如果她同教区法官一刀两断，她怕同情、内疚和猜忌再来干扰她，使她再次病倒。

“我了解我自己。”她想，“不论怎样，我知道我对他还有点感情，我如果抛弃了他的友谊，一个难以忍受的声音就会喋喋不休地为他叫屈。既然他对这种变化佯装不知，视而不见，也不象开始那样满腹牢骚，那我们就一切照常，这样更好。我需要和平，和平，我心里不想再进行斗争。”

堂阿尔瓦罗以他表白后所使用的知己口吻，一直在含糊其辞地告诉她，惹翻堂费尔明是不明智的，因为他总觉得他可以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进行报复。尽管阿尔瓦罗对这个问题不敢讲得很明确，但安娜明白她的朋友、她的“新哥哥”要说的意思，并且赞成他的谨慎。

因此，教区法官只能旁敲侧击地表示一下那个愿望，要在以前，他完全可以不加任何解释地下一道命令了事。

安娜到科斯塔去了。梅西亚为了掩人耳目，他在帕洛马雷斯呆了五天，然后跑到圣塞瓦斯蒂安，到八月的圣母日，才乘毕尔巴鄂的轮船满面春风地到了科斯塔。

堂维克托在一段时间里相当喜欢客店的生活。他住的是港

---

① 拉丁语：生活方式。

口的一座最豪华最热闹的客店。梅西亚应他的朋友前庭长的恳请也住进了那里。

二十天后，三个人一同回到了贝图斯塔。贝尼特斯向庭长夫人祝贺，说她明显好转，现在健康确实有了保证。瞧，脸色多好啊！皮肤多鲜润哪！身体变得多结实啊！

堂维克托如醉如痴。“啊，大海，确实是无与伦比，还有圆桌包饭，公共浴池，码头散步，露天音乐会……戏剧和马戏！金塔纳尔对生活是多么满意啊！他的妻子是个宝贝，省里最漂亮的宝贝，过去如此，现在依然如此，但现在她是属于他的，完全属于他的；另外，她的心境已焕然一新，变得那么愉快，那么活泼，就象是上帝赐予他的那种心情……

“那么我呢？嗯？我怎么样，贝尼特斯先生？”

“好极了；也好极了；都变成个少爷了。”

“当然！”

“那么这只乌龟呢？这只快老了的乌龟怎样？”他在梅西亚的背上轻轻拍着，“他可真象小孩啦。”

金塔纳尔紧接着把脸转向弗里希利斯；他也在场，他有点悲伤，身体也不太好。

“相反，你却逃到比利亚别哈去了。这样你又可以大吹你的卫生和你这百年老树的生活了。不，实际上你活不到一百年，糟老头……”

为了不使弗里希利斯妒忌梅西亚，他拥抱了他，并在他的背上也拍了几下。金塔纳尔感到很幸福，他也希望他所有的亲人、他的妻子、佣人和朋友，甚至熟人和整个世界都幸福。

要是梅西亚以开玩笑的口吻问他：

“凯姆卑斯怎么样了？凯姆卑斯对此有何见教？”

金塔纳尔就会这样回答：

“谁？什么凯姆卑斯不凯姆卑斯的！……我要在老宅里干一番事业。我要粉刷院子和走廊，裱糊饭厅，雕琢老宅正面的石头。你们看吧，那些发黄的石头凿过之后会变得多么漂亮。我不喜欢灰暗，不喜欢黑色，不喜欢忧伤。”

梅西亚已经使庭长夫人相信，堂维克托实际上和一个父亲……没什么两样。她也一直这样认为。

然而，她必须为他谨守贞节。尽管他们已经十分亲密，而且他还含蓄地作了爱情的表白，但安娜可以说，堂阿尔瓦罗的嘴唇还没有碰到他肯定渴望接触的那块皮肤上。

梅西亚并不着急，那位有夫之妇不同于一般女人，征服她得象征服一个处女一样。实际上，他才是她的第一个情人，粗野的进攻会吓退她，会夺走她的千般幻想。此外，那种柏拉图式的爱情，那种极为甜美的亲密关系也使他青春焕发。在这种关系中，除了他用嘴巴，两个人还以眉来眼去、会心的微笑以及其他一切不露声色的但并非粗鲁和有失尊严的方式，表达各自的爱情。

“然而，他在夏天总觉得身体有点倦怠和虚弱。他估计，他怀着做作和天生的、同时又是实用唯物主义者的轻浮意念估计，到冬天他会觉得自己象一株橡树，而安娜则会变得温柔、驯服。另外，一次粗暴行为即使不会使他失去一切，也会推迟他征服她的时间，兜一个圈子，其结果还不如现在这样有滋有味。等着瞧吧，反正要不了多久了。”

与此同时，生活是一件快事。壮年的唐璜，正如他说的，était déjà surle retour①，他感到安尼塔的青春和充满幻想的

---

① 法语：已经开始走下坡路。

炽烈的激情在改变着他。堂阿尔瓦罗想不起他什么时候曾如此狂热地追求过一个女人，也不记得他什么时候享受过柏拉图式的爱情——这是他对一切未完成的爱情的叫法，他当时正享受着的就是这种爱情。

庭长夫人虽然在堕落，堕落，但她感到幸福。她的内心深处感到了堕落的晕眩，但如果说有几天她醒来时，等待她的不是愉快的思想，而是令人忧伤的念头，某种类似内疚的东西，其中还包含着一点愤怒的话，那这些东西很快就为新自然主义的形而上学所治愈。这种形而上学是她最近为了满足她将生活中发生的事情抽象化一般化的无法抑制的热情而无意中创造出来的。

不过，安娜尽管那么喜欢思考，却很少有时间思考。她的全部生活就是消遣，远足，快乐的饮宴，看戏和散步。侯爵和金塔纳尔两家已经建立起一种共同的生活，涉足这种生活的还有奥夫杜利亚、维西塔、阿尔瓦罗、华金和其他几位亲朋密友。

他们常去比维罗；他们在树林里，在环楼回廊上，在果园中，在河边，嬉闹奔跑。大家好象都是同谋。奥夫杜利亚和维西塔崇拜庭长夫人，都是她的怪癖的奴仆；她们吻起她来就没个够；她们发誓说，看到她那么随和，那么宽厚，就感到非常幸福。她们对她从来没有俏皮的暗示、不慎的问话和不合时宜的打扰。在那儿，谁也不谈只有金塔纳尔不知道的那个危险。有很多次，比维罗又下起了象圣佩德罗日那天一样的暴雨，他们就全队人马留在那儿过夜。安娜无须寻找——但也没有回避——就能碰到和阿尔瓦罗接近的机会。不论在马车里、包厢中和舞会上，还是在树林中，她总是紧紧和他挨在一起，这样的机会每周有许多次。

十一月，“圣马丁小阳春”的几个少有的好天气中的一天，他们启程去比维罗进行那年的最后一次远足。

快乐是无边的和激动人心的。“那些小孩子”，里帕米兰不管他们年龄大小仍这样称呼他们，也称他们远征者。那些对维加亚纳别墅的愉快游戏有着美好记忆的“小孩子”依依不舍地告别了他们度过了春秋两季的地方。他们想在乡下的自由空气中，在树林里的秘密而有趣味的悄悄话中享受完最后一点疯狂的快乐。维西塔从来没有做过那么好心肠的小姑娘；奥夫杜利亚也从来没有向华金允诺过那么多的蠢事——这是她充满委婉的词汇表中的词；埃德尔米拉和帕科八天前就放荡到一块儿去了；就连那些老家伙也唱了歌，跳了小步舞，还到树林里去奔跑。堂维克托也淘起气来，他想一步跳过河的狭窄处，结果掉进了河里。

安娜和阿尔瓦罗上午在马车里一挨在一起，互相就觉得皮肤上和血液里产生了新的感受。前一天晚上，阿尔瓦罗说他想死。他什么都不要，但就是想死。安娜在从贝图斯塔去比维罗的途中只对着阿尔瓦罗的耳朵低声说了这么一句话：“今天是最后一天。”

午饭后，所有热爱比维罗的人都在想：下午将转瞬即逝。华金和奥夫杜利亚明白天涯处处是故乡；“可上哪儿去找这样的地方！”埃德尔米拉和帕科也为很快就要离开乡间别墅的藏身所而叹息……在最后一个疯狂冲动之前，在最后几次林中奔跑之前，在最后的一个快乐之前，有一个交织着疲劳与悲伤的……忧郁时刻。这个下午将是最后一个下午，一个短暂的下午。维西塔坐在钢琴前，弹了《萨拉西娅的波尔卡》。那几个晚上在贝图斯塔演出的这个舞剧，是一出妙不可言的极为精彩的舞剧。萨拉西娅是大海的女儿，不知为什么，在酒神节那天，她把她的姐妹们从大海里引出来，在海滩跳了一场邪恶的舞蹈。安娜想起了那场波尔卡舞在她的感官上留下的印象……“那些放荡的女人！亚

洲……葡叶杖，巴克斯虎皮。”安娜对这类神话传说知道得不少，不久，就不再去看贝图斯塔剧场的可怜舞台和那些平庸、身段并不都那么好看的舞蹈演员，而把心思转移到了东方那个想象的地区。在那里，她通过模糊的想象，看见了神秘的森林，看见了由于刺耳的音乐和不停的狂饮而在露天地里发疯似的狂奔的酒神女祭司们。酒神女祭司！大自然的狂热信仰者；青春野蛮游戏的陶醉者；无休止的快乐，无节制无顾忌的快乐；在自由天地里的狂奔，怀着快乐跌入陌生的去处，跌入深渊和森林茂密的树丛的那些难以捉摸的危险之中……当维西塔蹩脚地——她把模仿当宝贝——在钢琴上回忆那支平庸的《萨拉西亚的波尔卡》的时候，庭长夫人就让所有那些她在书中读过的、梦中梦到的以及在她激越的情感中出现过的幽灵在自己的脑海里跳舞。

突然，她想看看挂在花瓶上方的一幅画。安娜盯着看的那幅版画的题跋是《最后一朵花》。秋天，一个三十岁左右的漂亮女人在一座花园里发疯似的嗅着一朵花，并把它紧贴在脸上……那是最后一朵花。

“喂，喂，上山了！”奥夫杜利亚那时在果园里喊道，“上山，上山，去向树林告别……”

维西塔雄用力地敲着琴键，使她的波尔卡舞曲的旋律变得强烈……然后猛地合上钢琴。

“上山！上山！”楼上和楼下都在这样喊。

他们出了便门去向那些橡树、圣栎树、加芬相思树、黑莓、欧洲蕨和秋天的嫩绿的草告别。

那天晚上贝图斯塔的舞会延长了时间；那是对好天气的告别。冬天即将重返贝图斯塔，洪水已到了门口……人们临时为那些先生们准备了一顿晚餐。跳舞，唱歌，嬉闹过之后，不少人

到十二点就有点饿了，他们吃饭比较早；另一些人只是吃了点儿点心喝了点儿酒。由于晚上晴朗，如九月初的天气，晚饭就摆在那天刚落成的暖室里；那暖室又高大又舒适，是按巴黎的式样建造的。堂阿尔瓦罗在这方面很内行，他说那暖室很象玛蒂尔德公主的暖室，只是小一些。奥夫杜利亚对这一考证非常佩服，并且引以为荣。她的旧情人竟能说得出玛蒂尔德公主的Serre！

人们在那儿用了晚餐。

黄色大厅——人们回贝图斯塔后，已经在那里举行几次冷餐聚谈会，跳过几次舞——里有一个阳台大开着，风穿门而入，将烛台上的鲸油大蜡一一吹灭，在此之前，佣人们已将玻璃吊灯吹灭。椅子横七竖八地乱放着，地毯上躺着两三本书、一些纸片、比维罗的泥土、花片、一盆摔碎了的贝戈尼亚花如同一块旧花缎。大厅仿佛也筋疲力尽了。侯爵夫人精致动人的石印彩画上的人物以其并不优美的生硬而做作的姿态在微笑。那里的一切都没点正经样儿；家具杂乱无章，姿态各异，仿佛都要造反，要对聋子讲出它们知道的、沉默了多年的事情。黄色的宽大沙发比较持重，它比所有的家具都更有见识，它沉默着，仍旧坚守着原来的岗位。

一阵风吹灭了照耀着凄凉房间里的最后一盏灯。大教堂里的钟敲了十二下。大厅的门开了，进去了两个黑影。脚步声很快就被地毯吸收了。室内仅有街上射进来的一点亮光，那是新月和对面路灯的光。路灯是新市政府向侯爵献媚的产物。门打开时，可以听到远处厨房里的吵闹声、欢笑声和由于胆怯和对主人的某种尊重而轻轻拨动的吉他声。这些声音与另外一种来自果园、透过暖室的玻璃传进大厅的更低的声音汇合在一起，那声音仿佛是从一个人口众多的距此比较远的市区传来的喧闹声。

那两个黑影是梅西亚和金塔纳尔。金塔纳尔醉心于说悄悄话，他用他青年时期的奇遇故事纠缠着他的挚友。那些奇遇都发生在堂戈迪诺庄园。

堂阿尔瓦罗坐在沙发上，一边打盹儿，一边想入非非，根本没听堂维克托的闲扯，而在倾听他炽烈粗野的欲火的声音。那声音喊道："今天，今天，现在，这里，就在这里！"

而前庭长则觉得，大厅的黑暗，对面街灯和新月的微弱亮光正适合讲述风流韵事，他继续讲着，不时还象唱副歌似的议论一番：

"可真是命里注定！您以为她终于属于我了？没有，先生！您别奇怪……跟以前一样，我还是缺少恒心、决心、热情……到手的东西又飞了，我的朋友。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总是这样……一到关键时刻，我就失去了勇气……我真想说是欲望……"

有一次，在堂维克托重复完这段议论之后，梅西亚突然想听一听了。他听到了"到手的东西又飞了，缺乏勇气……"那段话……便下定了最大的决心，几乎还怀着愤慨，产生了这样的想法："这个白痴是在无意识地羞辱我。既然他愿意那样，我……今天夜里就大干它一场……只要有机会，就在这儿……"

不久，两个朋友——甚至连堂维克托本人——都说够了，便又回到桌上。人们用过丰盛的晚餐后正在认真地消化，那里充满了和谐的友爱气氛。安尼塔不在那里。

阿尔瓦罗偷偷溜了出去，至少没人在想他是否已经走了。他再次走进侯爵府，厨房里仍然是一片欢闹，其余的地方则寂静无声。他又回到大厅，那里一个人也没有。"这不可能。"他进了侯爵夫人的客厅，在黑暗中他一个人影也没看见。全是硬椅子和

扶手椅，椅子上没一个女人影子。“不可能。”怀着对预感的信仰——那是他的全部信仰——阿尔瓦罗继续在黑暗中寻觅……他到了半掩的凉台，推开阳台门……

“安娜！”

“耶稣！”

第二十九章

〔金塔纳尔不知梅西亚已和安娜勾搭成奸，竟邀请他圣诞节来家吃饭。佩特拉为梅西亚效力，方便了他与安娜幽会。但当她得知讲经师的使女特雷莎就要出嫁，为接替其位子，便将上述奸情告诉了德帕斯。佩特拉与讲经师合谋，设计使堂维克托亲眼目睹梅西亚从安娜的卧室溜出。金塔纳尔痛苦万分，但仍如约同弗里希利斯出外狩猎；在回来途中向他最忠实的朋友倾诉了一切。〕

“圣诞节请您来和我们一块儿吃火鸡。是从莱昂送来的，里面塞满了核桃仁，味道一定不坏。再请您尝尝我们家乡的酒，一种叫巴尔迪尼翁的酒……”

圣诞节那天，梅西亚如约来到奥索雷斯老宅吃饭。现在，大厅里糊上了金蓝两色方格纸；楚利盖拉式大壁炉上那胸部丰满、婀娜多姿的美人鱼石膏像依然保持原貌。堂维克托喜欢把房屋的飞檐、涡形装饰物、叶板、弧边状和叶状饰物漆成灰白色，据他说，那种颜色显得庄重。

吃饭后甜食时，男主人默默地想着什么心事，眼睛一直偷偷地随着进进出出、侍候用餐的佩特拉转。喝完咖啡，堂阿尔瓦罗才看出他的朋友有些焦躁不安。自从那年夏天他们一起在海滨

旅馆住过以后，堂维克托就习惯与堂阿尔瓦罗同桌共餐了。他发现堂阿尔瓦罗在餐桌上比在其它地方更健谈，更招人喜欢，便三天两头地请他来家里吃饭。以往，随便聊上一会儿，堂维克托就起身而去，哼着小调到花园里转上一圈，或是到卧室去穿衣服，把安尼塔和自己的朋友单独留在那儿半个多小时。然而，今天他却坐着没动。安娜和堂阿尔瓦罗互相看了看，以目探问这是怎么回事。

庭长夫人俯身去拾落在地上的餐巾时，堂维克托向梅西亚做了个手势，意思是说：

“她在这儿碍事；她若是走开……咱们就好谈了。”

梅西亚耸了耸肩。

安娜抬起头笑盈盈地看看堂阿尔瓦罗，他趁金塔纳尔不注意，向门口使了个眼色。

安娜立刻走了出去。

“谢天谢地！”她丈夫这才使劲喘了一口气说，“我还以为这孩子今天就呆在这儿不走了呢。”

他竟然忘了过去出去的可总是他。

“现在咱们可以谈了。”

“您说吧。”阿尔瓦罗平静地说；他抽着哈瓦那雪茄，用烟雾遮住自己的脸；需要时把空气搅混是他的惯伎。

“这家伙到底想搞什么名堂？”他怀着一种莫名其妙的疑惧这样想。

堂维克托把椅子往阿尔瓦罗跟前凑了凑，看样子有什么大事要说。

“现在，”他说，“我事事如意。什么社会活动都不参加，呆在家里我感到很幸福；也不再担心教会那无孔不入的侵袭和毒害

人的影响……但是，我觉得那个佩特拉老想惹我生气。”

梅西亚不由地一惊。

“您说具体点。您是不是老毛病又犯了？”

“说犯也没犯……我是说……出现了一些小的风波……作解释……休战……答应尊重……可那个天字第一号的骚货就是不想叫人家尊重她……简而言之，她看我宁愿家里相安无事，宁愿自己的床铺清清白白，也不要一时的快乐，就一肚子不高兴……您明白我的意思吧？她装腔作势，大吵大闹，说什么要保护自己的名誉，其实，这儿谁也不敢惹她，她之所以生气，是因为我的冷淡……”

“您怎么她了？说说看……”

“是这样，阿尔瓦罗，不管天底下发生了什么事，我都不会让我的安尼塔不高兴；她现在是个模范妻子；她一向如此，不过从前有些怪脾气，您大概还记得……”

“是的，是的，请言归正传。”

“现在，可怜的安尼塔和我的兴趣完全一致了。我说去哪儿，她就去哪儿。现在她已经没有那种有点原始味道的兴奋，不再过分追求田园生活的乐趣，不再过分担忧室外活动对自己身体的影响，总之，不再过分考虑养生之道……什么事走极端都没有好处，贝尼特斯跟我说过，只要安娜不一天到晚地想着自己的身体，不再老是荒唐地念念不忘修身养性，或者连想都不想，那她才算是彻底痊愈。修身养性这东西最要不得！”

“不过……您不是跟我说……”

“我这就说。现在，安娜的生活十分协调，这种协调的生活是她健康的保证，也是我们盼望已久的事情。我们不再为她担惊受怕了。她再也不会有当圣徒的怪念头了，家里也不会尽是

些穿教士服的人了……总之，她完全变了，现在的这种平静生活，我说什么也不想失去。可是……佩特拉……她会，我是说她想给我们制造点麻烦。”

“但佩特拉到底想干什么呢？”

“破坏这个家庭的宁静。实话跟您说吧，我是担心她想抓住我不忠诚、极不忠诚的把柄来左右我们……那个……虚伪的娼妓随便说出点儿什么，对安娜都会是个巨大的打击，这您不明白吗？”

“可是，先生，到底出了什么事？您赶快说出来吧！”梅西亚嚷道，他迫不及待地想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他的朋友是想象不到他对这件事有多么关心。

“小声点，阿尔瓦罗，小声点。出了什么事？多啦。佩特拉知道，我为了不让妻子烦恼，是不惜任何代价的，我怕随便一次歇斯底里发作都会造成前功尽弃，眼睁睁地看着她旧病复发。事情一旦败露，我不忠实的行为一旦被揭穿，她会重新陷入到往日的忧虑中，会再次厌世烦俗，到宗教中去寻求慰藉，我们就得再次和讲经师先生打交道……只要没这些事，怎么都行！必须想方设法瞒住安娜，不让她知道我在头脑发热、肉欲冲动时，向堂萨图尔尼诺称之为娼妓的女人求过欢。”

“不过，为什么安娜就一定会知道那件事呢？要是她根本就什么也不知道……”

“的确；单就有的事而言，就足以把那可怜的女人置于死地。我了解她……假如佩特拉把有过的事说出来，没有的事我妻子也会想出来的。”

“可是，佩特拉呢？……您把事情说完。她说了些什么？她是不是吓唬您要把事情说出来？……”

“问题就在这儿。她出言不逊，蛮横无礼，不干活还不服管，竟想跟主人平起平坐。”

“荒唐……”

“这个不知羞耻的女人，您以为她那么傲慢，那么盛气凌人、蛮横无礼是跟谁？跟我吗？那倒情有可原。不是跟我，先生，是跟安娜！您说怪不怪！跟安娜！”

堂阿尔瓦罗周围烟云缭绕，他在烟雾中说：

“明白啦！……她想要挟您；也说不定是嫉妒！”

“我也这么说……‘您既然让一个女人当了你的情妇，那她跟你老婆顶撞，你就得忍着，否则，我就把事情全兜出来。’这就是那个居心险恶的娼妓说的话。所以我得想个办法，拿个主意；我该怎么办？不声不响地忍着？太荒唐了。再说，安尼塔的忍让也是有限度的，她能忍耐到今天，多半是因为当初那种近乎圣徒般的宽容……可是，如果安娜忍受不下去，起了疑心……如果……真愁死我了！”

“冷静点，伙计，冷静点！”

“阿尔瓦罗，怎么办，怎么办呀？”

“很简单！”

“简单？”

“是的，必须把佩特拉从这儿赶走。”

堂维克托从椅子上跳了起来。

“就是断绝关系……”

“只有这个办法。把她赶走。”

堂维克托讲了这种作法的难处和危险，但堂阿尔瓦罗说他能化险为夷。“他知道如何对付这种女人。恰好，他养尊处优地住了多年的那家旅馆需要一个侍候客人的姑娘。这对佩特拉来

说是个极好的机会，她准保乐意；堂阿尔瓦罗亲自去对她说，万一她不愿意，他知道怎样吓唬她，这样以来……等等，等等。”总之，堂维克托把这事完全托付给了他的朋友，自己放心大胆地到俱乐部去了。

“这件事就全拜托您啦？”

“对，全交给我吧。”

堂维克托刚呼地一声关上楼梯的门，安娜便惶恐不安地走进了饭厅。她刚要开口，就见佩特拉进来收拾咖啡用具，便没做声，假装看《圣旗报》。等女仆出去了，安娜才说：

“什么事，阿尔瓦罗？……”

“是……现在你可没理由不让我晚上来这儿了。”

“我不懂你的意思……”

“佩特拉要走了。再不会有奸细了。”

“佩特拉！你是说佩特拉要走？”

“不错，他委托我把她辞退，说她蛮横无礼，对你不尊重……”

“我的天啊！他看出来啦？……”

“是呀，小傻瓜，不过你用不着害怕……他把事情想歪了……”

梅西亚把刚才堂维克托说的那些事都告诉了庭长夫人。他不但把那些事和盘托出，而且还添枝加叶。这样以来，不幸的堂维克托的未遂罪到了庭长夫人耳朵里就成了已遂罪。但她并不认为这是女仆蛮横无礼的原因；她担心佩特拉已经发现了她与阿尔瓦罗的私情，担心佩特拉那趾高气扬的态度、那充满敌意的目光、笑容和表情是对自己的威胁，是暗示要向堂维克托揭露自己的阴私。

“现在明白了吧，不是你担心的那回事，你太多疑了……很可能那可怜的女孩子根本就没怀疑什么，她的无礼举动无非是要威胁男主人……”

安娜的脸涨得通红。一切都让她感到厌恶。“那个她为之牺牲了自己大好青春的丈夫，不仅脾气古怪，对她冷淡，令人乏味，居然夜里还在走廊上追逐女仆，闯到她们的房里，和她们鬼混！……真叫人恶心！这绝不是嫉妒，怎么会嫉妒呢？是厌恶，是想到为这样一个男人牺牲自己的生命而产生的悔恨。是的，是生命，青春便是生命。”

“阿尔瓦罗背叛金塔纳尔，”安娜又想，“向她揭穿了那些卑鄙行径，还用老头儿的荒唐事羞辱她；不管金塔纳尔多么无耻，他这样做都是不对的。”但是，由于她一心想替她的梅西亚、她的主宰，用她自己的话说，她终生以身相许的人，洗清一切罪责，便认为可怜的阿尔瓦罗那样做完全是为了爱情，为了清除他的安娜心中所有的疑虑，所有能够把她和那个曾把她生命中最美好的年华变成了凄凉的沙漠的老头儿拴在一起的顾虑。因此，安娜又立刻原谅了他。

“看到她的阿尔瓦罗管起辞退女佣这类家务事，安娜心里也不痛快，更不愿看到他对这种事如此在行。那种庸俗无聊的事让人讨厌，但有什么办法呢？阿尔瓦罗为了她，为了她安心享受她作出多年牺牲才得到的幸福……才做那些事的。”

刚才，安娜喜欢分析的坏脾气——她称之为导致疯狂的路——使她在梅西亚身上发现了那些毛病和其他许多污点，现在她却竭力把它们变成一颗颗美丽而明亮的星星。以前，她一想到失去耶稣，就怕得发抖，现在，则是一想到失去堂阿尔瓦罗就胆战心惊。

安娜被征服后，不是在屈服的当天，而是过了很久才用热烈温柔的声音在征服者耳边悄悄说出了第一句表示爱的话，那是要求他发誓永不变心……

“阿尔瓦罗，你向我发誓：天长地久，永不变心。不能做到天长地久，就是一种羞辱，一桩卑鄙无耻的罪行……”

梅西亚不但发了誓，而且天长地久不变心的誓言天天挂在嘴边。

发生了那种事后，安娜感到寂寞比她有时想象的地狱更可怕。

有了爱情，不管在哪儿都能无忧无虑地自在生活，……但是，如果没有爱情……那些黑色的幽灵就会重新出现；她有时觉得那些黑影在脑海深处蠕动，就象是空旷寂寥、漫无尽头的可怕的黑夜在遥远的地平线上投下的一层阴影。安娜感到，失去爱情，失去她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的那种令人入迷的、强烈的、新颖的激情，她就会立刻发疯。

“是的，阿尔瓦罗；你若是离开我，我一定会发疯的；失去你，不再想着你，我怕自己会丧失理智。和你在一起，我只想着爱。”

这种话她常常是在情人的怀抱中，在毫不羞怯地恣意享乐时说出来的。起初，她确实缩手缩脚，羞怯异常，梅西亚对此极为厌烦，然而，羞怯一旦消失，扭捏作态便失去了立足之地。安娜献身于爱情，是为了以整个炽烈、激荡的春心，强烈的渴望去体味它；梅西亚在心里把这粗俗地称为晚发的春情。

头一个月，他感到有些吃惊。开头几天里，他报怨她胆小、无知、顾虑重重（根据俱乐部主任的哲学，这在一个三十岁的已婚女人来说是十分荒唐可笑的），但是，很快他就感到自己的情欲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乃至对爱情的“另一方面”产生了不安。他

从来没这样满足过。他不是想使已经受到年龄搅扰的自尊心得到满足吗？那么现在就有安娜、贝图斯塔的绝色女子在崇拜他，崇拜他的容貌，他的肉体，他的力量。好多回，他想和她好好说说话，她都用手捂住他的嘴，怀着痴迷的爱意说："不要说话。"梅西亚没有往坏处想，他也承认保持沉默，听凭她把自己当作美男子去崇拜更妙。他不是想满足贪婪的肉体的怪欲、享受感官上的美妙快感吗？那么，安娜的无知，她那炽烈的激情，以往的生活，以及她的性格和美貌很容易使这个阅历深广、筋疲力竭、为享乐死而无怨的美男子那颇高的口味得到满足。尽管享受到了快乐，梅西亚却感到有些不安。

"您的身体可不怎么好哇。"索摩萨对他说。

"当心身体。"维西塔雄也这样说。

在向庭长夫人这座堡垒发起决定性进攻之前，阿尔瓦罗过了好几个月有规律的生活，进行体育锻炼，谨戒枕席之事，气色保养得十分好，现在，他自己也发现脸上的红润消失了。

"的确，他觉得体内常常有什么东西发出喀喀的声响，身体里生了蛀虫。他害怕的不是因病而病，因年老而衰老；不，在情场上他是一名能征善战的勇士，是一个宁做花下鬼的享乐英雄。他的忧虑另有原因。死，不足惜；可是，有气无力，在安娜面前显出有气无力的样子就太可怕了；不仅会让人耻笑，且会名声扫地。是的，因为年老体衰他会背弃誓约。"想起过去的事，他不寒而栗；以前，由于纵欲过度，有过暂时的力不从心的时候，他只好采用一些丢人的应付措施，过后，体力恢复了，不再需要那些荒唐的办法时，他便在夜深的时候，在俱乐部里，在众人的哄笑声中，把那些办法告诉帕科、华金和别的夜猫子们；不过，那些办法象吝啬鬼，象他的欺骗行为一样可憎。堂阿尔瓦罗觉得，装出来

的年轻力壮和经久不衰的肉欲就象凯维多①在《吝啬鬼》中描写的那种讲排场的穷人家的财产一样可怜。他也不止一次在纵欲之后，成为情场上的吝啬鬼……可是现在，就是需要，那些老办法也不中用了……“不，宁可逃走或一枪了结自己。安娜，可怜的安娜，她有权力享受那种永不枯竭，永不衰老的青春。”这些心酸的想法，年龄带来的忧愁虽然不时涌上心头，但是大部分时间，并没有挡住贝图斯塔的这位浪荡公子在其一生中最引以为荣的艳遇中随心所欲地寻欢作乐。从他那方面讲，凭心而论，他是尽其所能爱着自身之外的任何人的。除了俱乐部主任自己，他认为世上最值得爱的人莫过于他的温顺的安娜、痴情的安娜，就象他无缘相见时，朝朝暮暮希冀的那样。堂阿尔瓦罗不承认有一段时间他对征服庭长夫人已不抱希望。现在他不是已经完全把她征服了吗！

梅西亚比任何时候都更清楚地看到这一点是在为把情巢移到奥索雷斯老宅里而大费唇舌的时候。安娜反对这样做，她哭泣、恳求……“不，不，不能那样做，阿尔瓦罗，天哪，永远不要那样做。”好多天过去了，她依然没答应情人的要求。阿尔瓦罗报怨说幽会总是又短暂又仓促，不能舒舒服服地享受她的爱。他们几乎总是在维加亚纳家里相会；在那儿偷偷摸摸、急急忙忙地亲热一番。如果不找一个可靠保险、少受打扰、用不着偷偷摸摸的地方，想踏踏实实地在一起亲热快活几个钟头是办不到的。阿尔瓦罗说他去找个幽会的地方，但是安娜拒绝去。阿尔瓦罗自己也承认，在贝图斯塔这么个落后的地方很难找到既安全又可靠的那种去处。再说，即使他找得到，那种地方也会让安娜感到

---

① 十七世纪西班牙讽刺作家。

厌恶。安娜太富于想象，她讨厌旅馆，这种厌恶的情绪可能使她连私通本身也产生厌恶……唯一的办法是把奥索雷斯老宅当作隐蔽所。那地方最保险、最安静、也最舒适。阿尔瓦罗知道安娜有后顾之忧，便准备设法消除她那些顾虑，而且做到了。然而，如果说纯属道德方面的障碍，也就是堂阿尔瓦罗所说的不可思议的疑虑——他措词的不当与说话的粗俗是难分高低的——可姑且不论，凭着情欲的力量，幽会去处的不舒服，提心吊胆的心情就可以克服最严重的困难。堂阿尔瓦罗想，他不控制一个女仆，特别是那个侍女，事情不能说办不到，但是非常困难。不过，这种想法他连提也不敢向安娜提。他看出她对佩特拉总是不放心，对她有一种掩饰不住的反感，另外，他知道庭长夫人对于利用家里的仆妇掩护自己的这类事情十分外行，更不知道自己的丈夫向她们求过爱。

可是，在女主人不知道的情况下，征服一个女仆就是另外一码事了。佩特拉不是特别爱笑吗？这既是一桩风流艳遇，又能给他传递消息，为了自己的利益有没有可能轻而易举地让那个姑娘上钩呢？完全可能。说干就干。趁安娜和堂维克托不在家的时候，堂阿尔瓦罗便开始在门背后、走廊里以及凡是能下手的地方向佩特拉发起了进攻，佩特拉很快就依从了，而且比预料的快得多。但是出现了一个大难题。那女孩子忽然变得或者说装得大方起来，她宁愿做那种疯狂的爱情游戏而不愿要赏钱。她替他办事，说话极其谨慎隐晦，效果却极佳，以此换取梅西亚的一次力不从心的爱情。“可怜的安娜，她哪里知道这些麻烦事啊！”堂阿尔瓦罗也不知道事情比他想象的麻烦得多。比如，他哪里知道佩特拉满口答应全力替他效劳，根本不是为了钱，只是想在他这个已不能在情场上大手大脚的贝图斯塔美男子身上找点快

活而已。佩特拉并不讨厌金钱，而且野心勃勃，妄想改变自己的命运乃至社会地位。她春心荡漾，欲火中烧，然而，她并非想在梅西亚身上得到满足。她爱他相貌堂堂，一表人材；爱他是为了以自己的方式嘲弄女主人。她恨她，因为女主人“虚伪、美貌、高傲”。她爱他是出于虚荣心，至于照他的愿望替他办事，那是一举两得，既满足了自己的淫欲，又满足了实行报复的欲望。现在，她就是用包庇梅西亚和“大傻瓜堂维克托”的安娜之间的私情这种办法在进行报复，而安娜却对此全然不知。那个女仆要向庭长夫人本人进行报复，她要让庭长夫人堕入无底的深渊，而这个虚伪的女人还不知道自己落进了女仆的手心；时机一到，女仆就会把一切都抖出来。女主人已被她攥在了手心里，她还想怎样？每天夜里，有好几个钟头的时间，主人的名誉，或是生命都悬挂在她佩特拉手中的一根线上，假如她愿意，假如她一时性起，咔嚓！顷刻间，一切都会化为肉泥烂酱……天下就会大乱。对佩特拉来说，似乎这并不是一种乐趣，一种荣耀，而是一种负担，一项工作，她得到的酬劳是贝图斯塔最英俊的男人那公子哥儿式的爱情；她出于一贯受贵人老爷们支使的本能，品味那种爱情时，总是十分开心。但是，这个心肠狠毒的姑娘还从另一种更有滋味的报复中得到了享乐。讲经师又怎样了呢？讲经师曾经想欺骗她，而且占有了她；她满以为很快就能得到她在贝图斯塔最羡慕的位子，即特雷西纳的位子。凡是在堂娜保拉家当过一段时间使女的姑娘都会得到她适当的安置，这佩特拉知道得一清二楚。特雷西纳很快就会嫁给一个小白脸，当上阔太太，替主人掌管一部分家财。她把这件无从觉察、无法预料的事告诉了佩特拉。使佩特拉听得口水直流，茅塞顿开。佩特拉明白，讲经师的家是通向她出嫁和当太太……的最

可靠或比较可靠的一条途径。曾经有过机会；圣佩德罗朝圣会以后，佩特拉以为等不了几个星期就可以如愿以偿了；特雷西纳被安排了一个好去处，很快就要离开那里，她就可以去顶她的空缺……可事实却并非如此；讲经师不再有求于她；必须和她说话时，谈的也不是与她有直接关系的事，而是为了……真丢人！为了收买她当奸细。讲经师确实答应过很快把特雷西纳的位子给她，让她得到她的朋友已经得到和将要得到的一切好处。但她到底还是受了他的欺骗，或者说她自己欺骗了自己，可是，这个心高气傲的姑娘不愿承认这点。因为她认为讲经师早已成了堂娜安娜的情人，而虚荣心又使她把比维罗树林中的那一幕看成是自己美色的胜利，让教士犯下了变心之罪。佩特拉以为堂费尔明爱过女主人之后，现在又爱上了自己。这种反复无常的男人她见得多了。后来，不管堂费尔明怎样极力掩饰，佩特拉还是确信他不仅依然如痴如醉地爱着庭长夫人，而且嫉妒得要命；确信他不仅没当上庭长夫人的情人，而且离情人还相差十万八千里；也确信堂费尔明把她佩特拉仅仅当个工具使用。这时，愤怒、嫉妒、狂妄和淫欲便象毒蛇似的在她心里一起翻腾起来，但她很快就按捺住了，装得若无其事，开始只顾满足自己对金钱的贪欲。她接受了教士的建议，那就是她在奥索雷斯老宅里呆不下去的那天，可以到堂费尔明家来，不过，没离开那儿之前得替他办事，报酬优厚，她想要多少钱都行。教士要知道那个家里的一切事情，比如，堂娜安娜是否会客；堂维克托不在时，谁到家里去过，或者主人出门后谁留在那里，等等，等等。

佩特拉答应把那个家里的事一件不落地都告诉他。她甚至假装忘了他的另一类许诺，就是在比维罗使堂费尔明感到羞愧的那个美好的早晨，教士突然头脑发热顺嘴对她许下的那些愿。

堂费尔明见佩特拉为了钱竟如此仁慈，愿为他效力，便越发感到自己走上了一条荒谬、可耻的勾引女人的道路。那次的艳遇使他想起了以往的那些冒险勾当，至今还觉得脸红，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那次的艳遇已把他表示爱庭长夫人的种种诡辩驳斥得体无完肤了。“我那纯洁无邪的爱情会原谅一切的。”然而，良心对他说，“可是，那爱情能与树林里的那种奇遇相提并论吗？当然不能。”所以现在他厌恶佩特拉，但又不能不利用她。

在那种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的生活中，佩特拉是幸福的，因为其中的端倪唯有她知道。眼下，她只对梅西亚忠心耿耿，因为梅西亚以爱情报答她，虽然他在这方面有些力不从心。她尽力帮助他，也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毁掉女主人，把她攥在自己手心里；狠狠地嘲弄一番自己那位傻瓜主人和卑鄙的教士。这个诡诈的姑娘还留了一手，她打算以后再出卖堂阿尔瓦罗，以帮助她的主宰，那个付给她酬金、一定会使她成为阔太太的堂费尔明。几时这样做？由她决定。如果堂阿尔瓦罗表现不佳，时机一到，上述情况就可能发生；如果她干腻了，或者特雷西纳离职而去，她又怕位子被别人夺走，赶着去占那个位子，那时，她就可以把事情搅它个天翻地覆。与此同时，堂费尔明从佩特拉那儿得到的只是一些泛泛的消息，而这些泛泛的消息就足以使他终生如坐针毡，使他象个暴躁的狂人，忍受巨大的痛苦，因为当着众人，特别当着堂娜保拉的面他得掩饰自己的烦躁。

因此，如果堂阿尔瓦罗有理由说：“可怜的安娜，你对这竟一无所知！”那么，佩特拉也可以大声说：“可怜的堂阿尔瓦罗，你对和自己至关紧要的事连四分之一都不知道！”

贝图斯塔俱乐部主任在欺骗庭长夫人这件事上没遇到什么麻烦。据他说，他很体谅那个初次上阵的淫妇不同意用佩特拉

当挡箭牌的苦衷(勾引者的又一句粗话)；不过，他瞒着堂娜安娜，装出也不信任这个使女的样子，利用她在这种情况下尤为宝贵的效劳也是合情合理的。因为他每天夜里都要从阳台进入庭长夫人的卧室。这件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可是困难重重。梳洗室的阳台朝哪边儿开？朝花园开。怎么进花园？从园门进。可谁有园门的钥匙呢？弗里希利斯有一把，但这把钥匙不能算数了；另一把呢？在堂维克托那儿。可以把他那把钥匙偷出来，但佩特拉说那太危险，很难得手，会把她牵连进去。最好还是花花公子自己跳墙而入。正好堂阿尔瓦罗长着两条长腿。采用这种方式，戏剧效果更好；堂娜安娜认定堂阿尔瓦罗是逾墙而入，就不会轻易怀疑家里有内应了。到了阳台底下，爬上底楼的栅栏，再攀上阳台的铁栏杆，对这么棒的小伙子来说是易如反掌的事。

堂阿尔瓦罗这样做并不需要佩特拉的直接帮助，因此，堂娜安娜便认为情人所说的进入自己房间的办法是完全可行的。佩特拉的任务是望风，以免堂阿尔瓦罗出入时被人撞见，同时也为了造成一种假象，让堂娜安娜认为女仆在整个晚上都不可能发觉自己的情人在房间里。另外，佩特拉呆在外面，必要时还可以报警和掌握时间。佩特拉的作用有点象火车站站长的作用。堂阿尔瓦罗知道，季节一到，前任法庭庭长和弗里希利斯出去打猎的时间比安娜认为的要早得多，因为堂维克托向他透露过这件事。佩特拉负责叫醒男主人，因为安塞尔莫自己肯定醒不了，常常有负他的嘱托：弗里希利斯在约定的时间来到花园，学狗叫……堂维克托闻声才下楼。堂托马斯终于报怨说，他的狗叫声既叫不醒主人也叫不醒女仆，总让他等好长时间，于是，为了避免争吵和站在那儿傻等，克雷斯波和金塔纳尔便约定同时到花园里，谁也不必再学狗叫了。为了保险起见，堂维克托买了一个闹

钟，这个闹钟响起来就象发生了地震，他说有了这个自动通报器，就能提前赴约了。这样差不多每天早晨金塔纳尔和克雷斯波都同时到达花园。

他们乘的那趟开往帕洛马雷斯海滨沼泽地和山区的火车今年发车时间有所推迟，因此天亮再起床也不会误事。

这些情况堂阿尔瓦罗都需要知道，免得在半路撞上弗里希利斯或堂维克托本人。堂维克托糊里糊涂地亲口把自己出门的时间告诉了堂阿尔瓦罗，佩特拉又提供了他需要知道的其他细节。这样以来，他就可以放心大胆地干了。跳墙还有些困难。但是，有天晚上，这个浪荡公子来到偏僻冷清的后街，把靠近拐角的园墙外侧的墙灰抠掉，取出了几块石头，在墙上挖了两三个不易看出来的脚蹬，还巧妙地弄出几条假裂缝，借助这几道裂缝他好往上爬。主要障碍被克服，墙里面的事就不费吹灰之力了。靠墙扔着一个旧木桶，象是漫不经心地扔在那儿的，还有一个残破的花架子，这两样东西谁也不会去注意，但却充当了堂阿尔瓦罗上上下下时相当便当的梯子。堂阿尔瓦罗把那个伪装的梯子比作民间传说中的火柴盒：牧羊女在哪里？梯子在哪里？看见它一次，就再看不见别的东西；但是，你不到它跟前，就看不见它。

不用说，最麻烦的还是说服庭长夫人打开阳台门。她说了许多可能引起讨厌的佩特拉怀疑的理由。堂阿尔瓦罗不能告诉她自己在宅内有安全保障，也就很难或无法反驳她。不过，堂阿尔瓦罗既然能克服大部分困难，剩下的小部分也就不在话下了：他终于使安娜明白，拒绝在自己的卧室里与一个她早已以身相许的男人幽会是不可能的，甚至是可笑的。夫妻合欢床，或者确切地说，以前的夫妻合欢床的贞洁固然要紧，但妻子本身的贞洁不是更要紧吗？梅西亚运用这类诡辩和感情以及苦苦的哀求，

终于得到了胜利。但是，安娜总感到心惊肉跳，听到一点动静就以为是佩特拉在偷听，如果说梅西亚无法消除她的恐惧心理，那他却能时常让她忘记那种恐惧，去享受令人神魂颠倒的爱情，在那种时候，他会象鸦片烟的毒雾一样将她包裹起来。

这样过了一些日子，安娜感到吃惊的是，失节之前曾经斗争了那么多年的她，现在刚一失节就做出了在卧房里接待一个男人的事。

圣诞节那天下午，佩特拉收拾完咖啡用具便出了门，到讲经师那儿去了。

堂娜保拉接待了她。现在她们已经成了十分要好的朋友。教区法官的母亲知道特雷西纳和庭长夫人的侍女交情甚厚，又从少爷，也就是自己儿子的现任女仆口中得知，费尔明的意思是，特雷西纳得到恩典，离开这里，出嫁去掌管供给者们的财产的日子已近在眼前，那天一到，佩特拉将是代替特雷莎的人。堂娜保拉也隐约领会了那意思，即使没有她们，根据她一贯的政策，她也很想满足儿子的那种愿望，并且用一种体面的、无可挑剔的方式使他得到满足。于是，她抢先作出决定，亲自把金发女郎向往已久的那个位子许给了她。这个建议是圣诞节那天下午提出来的。特雷西纳很快就要离开那里了。佩特拉毫不犹豫地接受了，高兴得直打哆嗦。回到老宅之前，她一点也没想到她的幸福会带来许多人的不幸，甚至给她自己带来灾难。和堂阿尔瓦罗的爱情就此了结，再见吧，那越来越勉强的爱情，再见吧，可笑的浪荡公子那越来越舍不得给的爱情。虽说他的酬劳越来越少，温存越来越淡，但毕竟是少爷公子的爱，她为此感到自豪。该怎么去办？毫无疑问，要小心谨慎，采摘那梦寐以求的果实，获得那份美差，进入讲经师的家。为达到这个目的，就不能再顾及

别的事，必须扯断牵在自己手里的那根线，那根系着名誉、平静、也许还有几个人生命的线！想到这些，佩特拉耸了耸肩。她好象看见庭长夫人跌落下去，粉身碎骨；讲经师跌落下去，粉身碎骨；堂维克托跌落下去，摔成了肉饼，就连堂阿尔瓦罗也滚落在地，成了碎片。管它呢，是时候了。错过机会，特雷西纳的位子就会落到别人手里，阔太太可就当不上了。必须马上去占住那个位子。但是，现在得把一切都跟教区法官说明，因为一离开老宅，她就不能再当坐探了，不能替买通她的人把事情捅给堂维克托那个大傻瓜了。照理说，堂维克托知道了是要报仇，要惩罚那两个罪人的；这大概就是教士想得到的东西，因为他是不能披着教士的法袍去和堂阿尔瓦罗决斗的。佩特拉对这类事情看得很准，因为她看过堂娜阿农霞放在阁楼上的连载小说和新闻集锦，因此她知道一个有夫之妇的私情败露后，谁该向谁要求决斗。要求决斗的是丈夫而不是受到冷落的追求者，更不用说还是个教士了。无疑，讲经师需要她在关键时刻呆在老宅里……她离开早了或晚了对他都没用，他会因为她没用而把她拒之门外。这事得赶快做，马上就做。她该怎么做呢？当然是出卖，问题是怎样出卖呢？……

天擦黑时，佩特拉心里琢磨着这事走进饭厅，准备去点灯。这时她觉得有人搂住了她的腰，还在脖梗上吻了一下。

“是他；可怜的人，他还蒙在鼓里呢！”

堂阿尔瓦罗和安娜谈完，就让她走开了，独自留在饭厅里准备“袭击”佩特拉，他尽管越来越讨厌佩特拉，但仍要在亲昵温存中向她提出更换主人的事。旅馆里有空位子这事不是真的，但在那儿他说了算，可以添个空职位。他运用了一个自认主要是政治家的男人、一个勾引女人的行家常用的各种手腕向女仆奉

送了一份新的差使，一份“难得的、极有意思又有利可图的差事”。因为各自的原因，堂维克托怕她，堂娜安娜也怕她，要是佩特拉同意离开这儿，他堂阿尔瓦罗就会受到更周到的侍候。

“你要知道，亲爱的，你犯了个错误，对夫人那样傲慢无礼，这样做本身就很不好，更别说还吓坏了她，让她以为你知道了点什么，在用你掌握的秘密刁难她。这种做法也让堂维克托胆战心惊，他怕你会说出那些事来。也害苦了我，这你很明白，因为……你看……她吓得要命……老是提心吊胆的……可受罪的是我。现在，这里用不着你了，我进进出出不用人领了……那儿……在旅馆里你对我们会有用的……另外……”

另外，堂阿尔瓦罗知道自己已经无力用爱情作支付给佩特拉的酬金了，因为节约爱情的开支变得越来越紧迫；把姑娘带到旅馆去，那儿的客人们对这类小菜思之若渴，可以把她引开，以后，自己就可以用赏钱打发她了。总之，从各方面看，佩特拉继续留在奥索雷斯老宅里已经有点碍事了。不过，这些理由是不能对她说的。

“少爷，”佩特拉说，尽管做出了刚才的决定，她的自尊心还是受了很深的伤害，“您用不着急着来说服我，让我相信我应该离开这儿。”

“不，亲爱的，是这样，您要是多心的话，我并不坚持……”

“不，先生，您要是不让我把话说清楚……如果我想离开这儿；如果正好……至于到旅馆去，先生，我不接受。第一，一个姑娘有她自己的想法，有她自己的意愿，您懂吗？第二，把一个女孩子送给朋友，让他们去支配……而……”

“但是，佩特利卡①，不是那么回事，我是为你好……”

① 佩特拉的爱称。

堂阿尔瓦罗压低了声音，佩特拉却提高了嗓门。

然而，这个狡诈的姑娘很善于控制自己，一听说是为她好，便忍住气，改变了说话的腔调，道了歉，收起怒容，说一切安排都很妥当，还说她自己去要求算账，而且会高高兴兴地离开这里，但不是去旅馆，而是到另一户人家，她有个合适的机会，但还不能说出来。再说，大家交情不错，如果堂阿尔瓦罗少爷什么时候用得着她，就到那家去找她，因为感情终究是感情；说到保密这一层，她会守口如瓶的。她这样做是出于对一个人的爱，这点用不着隐瞒，同时，也是对嫁给一个可怜的、疯疯癫癫、老而无用的糊涂虫的女人的怜悯。

梅西亚又上了佩特拉的当，他甚至还答应给她新的温存，以示谢意，但为了节省精力，又发誓说这将是最后一次。她觉得他实在古怪。

当天晚上，堂维克托在俱乐部里得知佩特拉次日将要求结账，离开他家。噢，太开心了！金塔纳尔象抽风机似的使劲吸了口气，拥抱了一下他的朋友。

“这种比生命还可贵的家庭生活的宁静应归功于堂阿尔瓦罗。”

堂费尔明在书房里办公，脚上裹着母亲的旧披巾。早晨，天空阴沉沉的，他借着那单调微弱、泛着白色的晨光写着什么。听到一声响，他抬起了眼睛，看见堂娜保拉站在门口，脸色比平日更加苍白。

“有事吗，妈妈？”

“金塔纳尔家的那个姑娘佩特拉来了，她想跟你谈谈。”

“跟我谈谈！……这么早？几点了？”

“九点……她说是急事……样子慌慌张张的，声音直发抖……”

讲经师的脸色变得象母亲的一样苍白了，他不由自主地站起来，说：

“让她进来，让她进来……”

堂娜保拉侧过身向走廊走去。临走用母亲的同情的目光看了儿子一眼。

“进去吧……”她对佩特拉说。佩特拉穿着一身黑，头垂在胸前，等在那里。

堂娜保拉真想看穿这个女仆的秘密。是什么事呢？她犹豫了一会儿……差不多决定要问了……但她忍住了，又说了一声：

“去吧，我的孩子，进去吧。”

“我的孩子，”佩特拉想，“她愿意我到她家来；我的命运有保障了。”

“什么事？”讲经师嚷着向女仆走过去，象是要去迎接那些消息似的……

佩特拉见只有他们两人……便哭开了。

堂费尔明显出不耐烦的样子，佩特拉双目低垂着，没看见。教士想说话，却没说出来；他觉得喉咙被一双强劲有力的手卡住了，脊梁骨和两条腿直摇晃，一个劲儿地微微打着寒颤。

“快说！出了什么事？……”他终于说出话来。

佩特拉抽抽噎噎地说她需要忏悔，因为她不知道自己要做的是善事还是罪孽，她愿为他，为她的主人，为上帝效劳，归根结底，宗教是为着他人的利益的，但是……她怕……她不知道是否应该……

“你说吧！说吧！……我让你快说。是什么事情，佩特

拉?……什么事?……”堂费尔明偷偷地把一只手扶在了桌子上。停歇了片刻。“你说呀,看在上帝份上……”

“忏悔?……”

“佩特拉,说呀……快……”

“先生,我答应过要告诉您……所有的……”

“对,所有的事,说吧。”

“但现在我不知道……不知道……是否应该……”

费尔明跑到门口反锁上了门,很快走回来,满脸怒气地用力抓着女仆的胳膊喊着:

“别装腔作势啦,说吧,要不我就把话从你嘴里掏出来!”

佩特拉面对面看着他,装出一副诚惶诚恐的样子;“她想看看教士得知那位阔太太欺骗了他时的表情。”

“佩特拉直截了当地说,有件事若不是亲眼所见,她永远也不会相信。主人最要好的朋友堂阿尔瓦罗,白天和堂维克托形影不离……夜里却从阳台钻进庭长夫人的卧室,一直到天亮才出来。她开始在暗中留意了,以为这样可以消除怀疑。有一天夜里,她看见了堂阿尔瓦罗,以为自己在做梦,可是,唉!真是那么回事,真是……那个坏蛋把小姐,把那个圣女害啦……我害怕极啦,堂费尔明……”

佩特拉继续往下说着,但是,德帕斯早就听不见她在说些什么了。

当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但还没听到风骚的金发女郎描述贝图斯塔的花花公子袭击奥索雷斯老宅的那些粗话时,堂费尔明就象要晕倒似的原地转了起来,接着,踉踉跄跄地两步走到阳台那儿,把头倚在了阳台的玻璃窗上。看上去象是在往街上瞧,其实是闭上了眼睛。

他听着佩特拉的闲扯，却不知道她说的是什么，他讨厌她那尖细的嗓音和哭腔，而不是她所说的那些事情，因为教士根本没听进去；他想叫她住口，但是办不到，他说不出话，迈不动步……

佩特拉把想说的话都说了。当她闭上嘴巴时，听到的只是街上传来的轻微声响；在很远的地方行驶着的马车的车轮声；一个流动小贩叫卖优质毛巾和精致花边的吆喝声。

此刻讲经师心里在想，额头压着的那块冰凉的玻璃好象一把会挖掉他的脑子的尖刀；他还想，从母亲把教士服套在自己身上之日起，他就成了一个非常不幸的可怜虫，简直是世界上唯一值得怜悯的人。把教士比作太监的这种庸俗、虚假、下流的想法随着冰冷的玻璃上的潮气一块儿钻进了他的脑子里。“不错，他是象个堕入情网的太监，是该遭人耻笑的东西，纯粹是件荒唐可笑的讨厌东西……他的女人，作为他女人、他合法女人的庭长夫人，作为他心灵上的姐妹、他的女人、妻子、谦卑的妻子的庭长夫人…… 不是在上帝面前，也不是在男人们面前，而是在他们两人，尤其是在他面前，在他的爱情、他的钢铁意志、他那发自心灵的无限柔情面前，象别的普通女人一样欺骗了他，使他名誉扫地。他想杀人，想按住那个下流胚的脖子，亲手把他掐死，他完全办得到，肯定能打败他，把他踩在脚下，踢他踹他，撕成碎片，碾成粉末，让他随风消失。他，象个囚徒，象头绵羊，象草原上的一匹自由的小马一样被一块耻辱的破布绑住了双脚；他，一个万分不幸的教士，一个佯装不近女色的小丑，只能忍气吞声，咬住自己的舌头，自己的双手，自己的心，一切都是自己的，碰不到那个寡廉鲜耻的小人的一根汗毛，他想啐那个胆小鬼的脸，因为他的双手被捆绑着……是谁束缚着他的手脚？是整个世界……二十个世纪以来的宗教，数以百万计的盲目怠惰的灵魂，他们对荒谬

视而不见，因为那种荒谬没有使他们感到痛苦，他们把不合理的、野蛮愚昧的、尤其是残酷的……残酷的……折磨称作高尚、忘我、贞洁、美德……数以百计的教皇、无数次的主教会议、成千上万的村镇、大教堂、十字架和修道院的无数石头…… 整个历史，整个文明史，整个沉重的世界压着他，压在他的手臂上，压在他的双腿上，那是套在他身上的镣铐……曾把灵魂，把超凡的忠诚爱情奉献给他的安娜欺骗了他，就象欺骗一个痴傻、卑俗、猥劣的丈夫似的……安娜抛弃他，是为了委身于一个缺德少教的浪荡公子，一个妄自尊大的家伙，一个虚有其表的小白脸，一个不堪一击的男人……委身于一尊腹内空空的烂泥雕像！……世人甚至无法对他表示怜悯，自以为宠爱他的母亲也无法用自己的手臂和泪水使他得到安慰……假如此刻他奄奄待毙，母亲会趴在他的脚下揪着头发绝望地痛哭；那种比死，比下地狱还要糟糕的是……母亲没有哭泣，没有拥抱，也并不绝望，甚至不看他一眼……他无法启齿，她不能也不应猜测……只有一个高尚的责任，就是掩饰，沉默……不能发出一声呻吟，不能有任何举动！ 他想跑去找到奸夫淫妇，杀死他们……行吗？还是沉默……一只手都不应该动弹，一只脚都不能迈出家门……过一小会儿还要去唱经，唱经！ 或许去讲弥撒……去迎接主！”教区法官觉得魔鬼在自己身体里发出一阵大笑；的确，魔鬼在心里向他笑了……那深沉的笑声来自他的腹腔，来自他的胸膛，使他感到憋闷、窒息！……

他一拳打开了阳台门，清凉湿润的空气使他有所清醒：自己太脱离现实了。他听见佩特拉轻轻的咳嗽声，她站在他身后，直盯着教士的后脖梗。

堂费尔明关上了阳台门，转身直愣愣地瞅着金发姑娘，她正

擦拭着那无耻的眼泪。“争斗，害人，难道不需要一件工具吗？那个就是他最好的工具。”

佩特拉不声不响，静静地等候着为主人去效劳。

看到教士痛苦的样子，她感到一种说不出的舒服，但她并未满足，她要继续干下去。好象受人驱使一般，她要把刚刚刺进教士肉里的那些针再全部扎进女主人，那个盛气凌人的阔太太的心上。

一个不象书房里发出的，倒象是口技演员嘴里发出的缓慢、嘶哑、低沉的声音问道：

“那么，现在你想怎么办？……”

“我？……离开那儿，先生……”佩特拉说，心想：您不愿直说吗？那就忍着吧；将来我想让他上哪儿找我，他就得上哪儿找我。“离开那儿，”她又说了一遍，“我还能怎么办呢？我不愿看着主人丢丑，但又帮不了他的忙，不过，我可以离开那儿。”

“你认为……堂维克托的名誉对你无关紧要吗？你就这样报答你多年来吃的面包……”

“先生，我能为他做什么呢？”

“走了就什么也不能做了。”

“可是他们赶我走啊。”

“他们？”

“是的，他们；昨天，阿尔瓦罗少爷，在那儿他说了算，……主人有眼无珠，什么都看不出来；阿尔瓦罗少爷把我踢出了门外。今天我得去辞工。他在旅馆里给我找了个工作，但我情愿流落街头……”

“你到这里来吧，佩特拉。”瓮声瓮气的声音说，那声音极力想变得柔和些，但是没办到。

佩特拉又哭开了。“她怎样才能报答这种好心呢？”

那种柔情促成了他们之间的交易；他们互相一点点地让步，渐渐达成了那卑鄙的协定，商定了那恶毒的阴谋。开始，讲经师还装得一身清白，满口仁义道德，后来就把这些冠冕堂皇的话置之脑后了，最后他答应保证佩特拉的工作，满足她的野心，佩特拉则答应要让金塔纳尔亲眼目睹自己丢的丑，使他非去惩罚罪有应得的奸夫淫妇不可，如果他还是个有血性的男子汉。

那场谈话结束时，他们就象两个同谋似的谈论着这件棘手的罪恶勾当。讲经师说明自己的想法后就缄口不语了。“佩特拉怎么才能让金塔纳尔这个蠢货看到那件丢人现眼的事呢？告密？他不会相信。写匿名信？太冒险……”“说哪儿去了！不，先生，根本用不着那样做；他准能看见。”佩特拉又说了一遍，样子很是得意，她已经忘了装腔作势。

那里有两个狂热的罪犯，而能够证实他们可耻罪行的证人却一个也没有；他们眼里只有各自的报复，既看不到对方的罪恶行为，也看不到他们之间协定的卑鄙无耻。

佩特拉走后，讲经师心里觉得自己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变成了一个为复仇而杀人害命的人，变成了一个罪犯，一个因痛苦而丧失理智的人，“凶手，是的，一个凶手。佩特拉是他的凶器，他是凶手。但他并不感到悔恨，他不……应该把那两个无耻的家伙千刀万剐。”“堂维克托会怎样呢？为了报复败坏他名誉的人，他会想起哪出古代戏剧呢？他会先杀死她吗？会先去找他算账吗？……”

第二天，十二月二十七日，堂维克托和弗里希利斯必须乘八点五十分开往罗卡·塔哈达的火车，才能在九点半左右到达帕

洛马雷斯的海滨沼泽地。那时候开始追捕鸭子和石鸻有点晚了，但是，铁路局是不会为猎人发一趟专车的。这样，金塔纳尔起床的时间就比往年要晚一些。他预备了一只闹钟，八点整铃声大作，就会把他叫醒。片刻工夫他就可以穿好衣服，洗漱完毕，然后直奔花园。一般来说，如果弗里希利斯没到，他总要在那儿等他两三分钟，他们在花园里，在去火车站的路上时间是抓得很紧的，以便在客货混合列车开出前几分钟赶到车站。

那天早晨，金塔纳尔从少有的香甜酣睡中惊醒过来，比平时哪天吃的惊吓都大，他被那呼呼作响的金属玩艺儿急促而没有节奏的尖厉声响吓懵了。他好不容易才克服了那股懒劲，但依然是哈欠连天，当他下决心起床时，却没起来，这并非是蜷缩着的身体不愿起得那么早。睡意和倦怠告诉他，时间好象是比平日早；闹钟象个胡说八道的人似的在撒谎；大概离人们祈祷的时间还早着呢。猎人没理会这种种辩解，不停地打哈欠，伸懒腰，走进了洗浴室，把头一下子扎进了冷水里。堂维克托用这种方式回答了倒霉的躯体的暗示：那躯体企图回到舒适的床上去。

当头脑变得比较清醒后，他凭良心承认，那天早晨犯懒不是无缘无故的。“看天色，确实比钟上的时间早得多。但是，他肯定闹钟没快，是他亲手上的弦，亲手把指针拨到头天早晨指的地方的。不管怎么说，确实是比钟上的时间早；虽然他已经洗过了澡，但困意又卷土重来，这就是告诉他，不会是八点钟，甚至连七点也不到，天还是漆黑一片就更说明了问题。”“现在，太阳大约在七点二十分左右出来，前后差不了几分钟；无疑太阳还没出来；浓云密雾布满了天空，黎明的天色显得昏暗也是实情，不过没关系，太阳还没出来，天太黑了，也许连七点还没到呢。”他没法看怀表，昨天上弦的时候，他发现发条断了。

“最好还是叫人来问问。”

他穿着拖鞋来到走廊上。

“佩特拉！ 佩特拉！”他轻声叫着，不想惊动别人。

“佩特拉，佩特拉……真见鬼！ 她已经不在这儿了，还怎么答应呢？ ……讨厌的习惯，人真是习惯性动物。”

堂维克托叹了口气。现在摆脱了那个证人，那个自己失于检点时的牺牲品，他从心里感到高兴；尽管如此，一想到现在喊佩特拉，无人应声，就感到一种奇怪的、富于诗意的惆怅。“人心如此啊！”

“塞尔万达，塞尔万达！ 安塞尔莫，安塞尔莫！”

没人答应。

“毫无疑问，天还很早。连佣人起床的时间都还没到。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谁把钟给我拨快啦？ ……两天坏了两只表！ ……灾难降临到谁家……”

堂维克托又怀疑起来。会不会是佣人们睡过了头？ 会不会是因为云太浓天才那么黑？要是谁都没动过那钟，为什么不相信它呢？ 谁会有兴致把钟拨快了呢？ 谁会开这种玩笑？ 金塔纳尔作出了相反的结论。他忽然想到很可能已经是八点钟了，便匆匆穿好衣服，抓起茴香酒的小瓶喝了一口。这已经成了习惯，他很不喜欢喝巧克力，所以每次出去打猎时都喝上一口茴香酒，然后背上装满美味冷餐的食品袋，象平常一样，为了不扰乱家里的宁静，踮着脚尖，顺着过道的楼梯下楼到花园去了。不过，回来以后得把仆人们说一顿。“懒鬼们！ 现在没工夫干别的了……弗里希利斯大概在花园里已经等得不耐烦了……”

“先生，这么说的确是八点钟了，我从来没见过八点钟的天还这么黑。可是，雾气并不太重……不……天也不很阴……这

我就不懂了。”

金塔纳尔来到了凉亭，那里是碰头的地方……更奇怪了！弗里希利斯没在那儿。也许在花园里散步？……他背起枪，走出了凉亭。

这时，大教堂的钟象打哈欠似的响了三下。

堂维克托若有所思地停住脚步，枪托拄在小径潮湿的沙地上，嚷道：

“有人把钟给我拨快了！可是谁干的呢？现在是差一刻八点还是差一刻七点呢？这么黑的天！……”

不知为什么，他忽然感到一阵异乎寻常的忧虑，“看来他也有点神经质。”刚才的那种犹豫不决使他非常不安，让他感到厌烦。“有什么可犹豫的呢？刚才他被搞糊涂了。看天色不可能是八点钟，是差一刻七点，是黎明时的黑暗，现在可以肯定了……那么谁把钟往前拨了一小时呢？谁干的，为什么要这样干呢？尤其是他为什么要为这种小事如此牵肠挂肚呢？是预感到了什么吗？为什么他觉得自己要倒霉呢？……”

他重新举步朝房子走去，那里林木稠密，房子掩映在落叶飘零的枝干间。他听见有响动，象是有人在小心翼翼地开阳台的门，他又往前走了几步，树干遮挡着，弄不清哪里发出来的声音，最后他看见他家的一个阳台门关上了，接着是一个看来个子很高的男人抓着栅栏，双脚寻找着底楼窗上的栏杆，想凭借栏杆跳到一个土堆上。

“安妮塔房间的阳台。”

那个男人披了一件石榴红镶边的斗篷，绕开黄沙铺地的小径，跳过一个个花池，连蹿带跳地跑过草坪，来到靠后街的墙拐角下，接着纵身一跳，上了放在墙角的一只朽了半截的大酒桶，

把插在石头缝里的几根破花架上的木条当梯子，靠着两条长腿跨上了墙头。堂维克托在树棵间远远地跟着他，象狩猎时一样，未加思索就本能地拉开了枪栓，不过没向逃跑的人瞄准。“他想先认出他是谁。”他不喜欢去猜测。

虽然天很黑，但是，当那人跨上墙头时，花园的主人就不再怀疑了。

“是阿尔瓦罗！”堂维克托想着便举起了枪。

梅西亚不慌不忙，朝街上望了望，便低下头只管去找给他下墙时当脚蹬的那些石块和裂缝……

“是阿尔瓦罗！”堂维克托又这样想，枪口已经瞄准了他朋友的头。

“他在树木中间，即使对方往花园里看，也看不见他。他可以等一会儿，考虑一下，时间来得及，他的枪法百发百中；等对方一挪动身体，要下墙时……再开枪。”

“可是，那个人半天没动，就象过了几年、几世纪似的。这样以来，他可就受不了啦，端着百来磅重的枪筒，还有满满一筒枪弹，再说天又冷得钻心，这样下去真要没命了……要是他的枪口放在墙头就好了……对，对，要是他俩的位置交换一下就好啦！这样一来，没命的就是对方啦。”

“是阿尔瓦罗，他活不过一分钟啦！他会掉在花园里还是掉在街上呢？……”

阿尔瓦罗没掉下去；他是不慌不忙、稳稳当当地从后街墙上下去的，这种爬墙的方法他早已习惯，他对墙上的石块了如指掌。堂维克托眼看着他不见了，却还瞄准着，可是放在扳机上的手指却一动也没敢动；梅西亚已经到了街上，他的朋友却还在用枪瞄准着天空。

“坏蛋！我应该打死他！”堂维克托嚷道，但机会已经错过了；他仿佛受到了良心的责备，跑到花园门口，打开门，走到街上，跑到拐角，敌人是从那儿跳下去的。昏暗狭窄的街道上空无一人。金塔纳尔走到墙跟前，从石块上和裂缝中看到了造成自己的耻辱的阶梯。

“是的，现在他看得一清二楚，看得真真切切；他多少次打那儿经过，竟从未怀疑有人会顺着墙爬进庭长夫人的卧室！回到花园里，他检查了一遍墙的里侧。烂了大半截的酒桶靠在墙上，好象随意扔在那里的一样；破花架的木条成了一架梯子。他每天可以看见它们二十次，却一直没发现它是干什么用的：原来是一架梯子！他认为那就是他生活的象征：耻辱的标记，背叛的足迹清清楚楚地印在那架梯子上面。那种虚情假意，那种在看戏和说知心话时的不自在劲儿，在他与讲经师之间的种种挑拨……等等，则是另一架梯子。过去他从没看见过这架梯子，现在他看得一清二楚。”

“安娜呢？安娜！她在家里，在床上；在他的手心里，可以杀死她，应该杀死她。既然暂时……饶了那家伙的命……只是暂时，为什么不拿她开刀？对，对，就这么办，就这么办；他主意已定，很明确，一定要杀死她，有谁怀疑吗？不过……要三思而行，要考虑一下……对，犯罪的后果……因为这终究是犯罪……”

“他们确实太卑鄙无耻，欺骗了丈夫，欺骗了朋友……不过，他将成为一个杀人犯，虽然是情有可原的，但不管怎么说，也是个杀人犯。”

他在一个石凳上坐下，但又马上站了起来，原来石凳冰凉刺骨。他身上有一种说不出的懒惰的感觉，一种肉体上的自私感，这种感觉在堂维克托看来，和他以及他的处境都是格格不入

的。他又冷又困；无意之中想到的这点倒很清楚，而有关自身的不幸、名誉、耻辱等想法却杂乱无章，如同一团乱麻，忽儿消失，忽儿互相混淆，理不出一个头绪来。

他走进凉亭，坐在了一把摇椅上。从那儿可以看见堂阿尔瓦罗刚才跳下的那个阳台。

大教堂敲响了七点的钟声。

那阵钟声使头脑混乱的金塔纳尔承认了这可悲的现实……“有人把钟拨快了。谁拨的？佩特拉，毫无疑问是佩特拉。报复。噢！一次相当成功的报复。现在他觉得把天黑当成阴天真是荒唐。如果佩特拉没把钟拨快，他也没相信闹钟的话，也许他一辈子都不会知道这可怕的不幸……不会知道这场断送他终生幸福的灾难。不愿承受不幸、痛苦的倦怠与大声呼唤温暖衾枕的肉体上的倦怠使堂维克托的精神麻木了，他不想动，不愿去感觉，去思考，甚至不愿再活下去。他非常害怕活动……噢！要是时光停止流转该多好哇！但是，这不可能，时间不会停滞，它奔驰着，拉着他一同向前跑，在向他大声呼喊着：走呀；做事去，担起你的责任，履行你的诺言，去杀，去烧，去怒吼，向全世界宣布你要报仇，向平静的生活诀别，到酣梦中去寻求力量，向哈欠索取对被损害的名誉的咒骂，扮演你的角色吧，现在不是佩拉莱斯而是轮到你登台表演了，杜撰出名誉问题的人不是卡尔德隆，是你，是生活，是你那倒霉的命运，是这个不幸的世界。你曾经认为这个世界充满了快乐，是供人寻欢作乐，吟诗作赋的……去吧，去吧，快跑，上楼去，将那个女人杀死，然后再和花花公子决斗，把他杀死……除此别无它路。他听着这些话，手脚却动弹不得，他困得要死，不愿睁着眼睛目睹这将伴随他一生的大灾大难！”

“但是，大难已经临头。那是他的一出骑士剧。现实中也在

演着这种剧。但它太丑恶、太可怕了！在诗歌和戏剧中，背叛、死亡和愤怒怎么会那样令人赏心悦目呢？人真是够坏的！为什么当痛苦与己无关时，自己能从中取乐，而痛苦临到自己头上就苦不堪言了呢？可是他，卑鄙可耻的人、胆小如鼠的家伙，毁誉之仇不报却推究起哲理来了！……时间过得飞快，该动手了！……还有一件烦人的事！节目的顺序！情节的安排！从哪儿开始，说些什么，做些什么，怎样杀她，如何找他？”

大教堂的钟打了七点半。

金塔纳尔霍地站起来。

“半个钟头了！半小时简直象一分钟；我怎么没听见敲一刻钟……弗里希利斯要来了……而我却还没拿定主意……”

堂维克托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意志僵化了，无法作出决定。他深深地蔑视起自己来，但是，当他明白自己没有勇气这样突然之间去杀任何人时，又感到了深深的自慰，比那种自我蔑视更为深刻。

“要不，趁托马斯还没来，我上楼去杀死她，要不今天先不杀她……”

他重新在摇椅上坐下，随着精神的松弛，痛苦减轻了，他不再和自己的软弱意志搏斗了。情绪的改变使他恢复了一些精力，背叛带来的痛苦头一次深深地刺痛了他，使他泪流不已。

他哭得象个老人，心想自己已经老了。以前他从来没这样想过。性格欺骗了他，弄出一副青春不老的假象。当他突然受到伤害时，不幸就象骤起的乌云，顿时使他在精神上显出老态，变得颓唐萎靡。

“唉，是呀，他是个可怜的老人，一个可怜的老头儿，人们欺骗他，嘲弄他。上了年纪，需要拐杖，也需要个老伴儿……可是，

拐杖在手中折断了，女伴也背弃了他，现在他孤苦伶仃……形影相吊，妻子和朋友都抛弃了他……”

痛苦和自怜使他产生了比在狂热的想象和失眠中愤慨所激发的想法更为自然更为合理的思绪；那是一种模仿浪漫主义作品和抵制懒惰自私和软弱性格的愤慨。

当时，他没有嫉妒，没因名誉扫地而感到羞辱，他想的不是世人的嘴脸，不是落到自己头上的荒唐事，而是背叛，是对安娜这个女人的欺骗行为感到痛心。他把自己的名誉、生命和一切都交给了她。唉！现在他看到了，自己的感情原来比想象的要深厚得多；现在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爱她，但也清醒地感到自己的爱不是情人的爱，也不是多情丈夫的爱，而是温柔的朋友和父亲的爱……对，是一个慈爱、宽容、渴望照顾和关心的父亲的爱！

“杀死她！”他马上又对自己说，“杀死她！……咳，咳！……喜剧演员，诗人都是立时就去杀人的，因为他们不是真去杀……但一个正直的人，一个基督教徒，不到万分痛苦是不会突然去杀死从感情到习惯与自己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朝夕相处的人的……他的安娜就象自己的女儿一样，……他象父亲一样，为这件不光彩的事感到痛心；他想惩罚，想报复，而杀人却有些过分了。不，今天也好，明天也罢，他永远不会有这种勇气的，干嘛要欺骗自己呢？头脑发昏、满怀仇恨的人才会杀人。可他的头脑是清醒的，心里也没有恨；他只是痛不欲生，含悲忍泪。他受到了伤害，明白了她是个忘恩负义的人，但不恨她，不想也不能够去杀死她。他要杀的是那个家伙；阿尔瓦罗必须死。但是要堂堂正正地决斗，不是一枪打死他，不是。要用剑杀死他，那样更高尚，更合乎自己的身分。让弗里希利斯去负责决斗事宜。可

是，什么时候呢？现在？等弗里希利斯一到？不……他同样没胆量这样突如其来地把事情告诉弗里希利斯。把这可耻的发现跟别人一说，就没有回旋的余地了，就是说，再也无法改变决定，无法推迟和修改复仇的计划了。一旦有人知道了这件事，就得气势汹汹地迅速着手去做；世人要求他这样做，有关名誉的思想要求他这样做；他终究是受侮辱的丈夫……把她送进修道院。他呢，要是不被梅西亚杀死，就回老家，到堂戈迪诺庄园去隐居。

想到此，不幸的丈夫记起几个月前安娜曾跟他提出要到那个庄园去旅行。“他要是同意了，也就躲过了这场灾难……说什么也没用啦！是的，无法挽回了，还用得着怀疑吗？”

“佩特拉呢？该死的女人！佩特拉……都是她让我遭了这样的大难，把我推下了这暗无天日的痛苦深渊，我就是把全世界的人都杀了，把梅西亚撕成碎片，把可怜的安娜活埋了，也跳不出来了！……唉！安娜同样会很不幸的！”

大教堂的钟敲了八下。“八点了！我应该现在才醒……就什么也不会知道了。”

这个想法使他羞愧不已。他脑子里迸出一句粗话，一句说话粗鲁的平民常用来称呼那些容忍败坏自己名誉的丈夫的粗话……于是，怒火在他胸中重新燃起，强行冲散了那饱含着柔情的痛苦……“报仇！报仇！”他自语着，“否则我就是懦夫，活该让人瞧不起……”

听到沙地上的脚步声，他抬头一看，弗里希利斯已来到身旁。

“你好！看来你醒得很早，”克雷斯波说，他总是愿意自己先到。

“走吧，走吧！”堂维克托答道，把枪挎上肩，再次站起来。

弗里希利斯的出现吓了他一跳。他强打起精神，以便立即做出抉择。终于拿定了主意。决定闭口不谈那件事，做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去打猎。“到了海滨沼泽地的草滩上，自己单独埋伏在一个地方时，他有一整天，那将是漫长而痛苦的一整天时间可以去考虑……返回时也许计划就能想好了，再和托马斯商量一下，让他去向对方挑战，如果着手要办的是这件事的话。眼下可什么也别说，别露一点儿声色。不能把那件事随随便便地捅出去。佩特拉揭穿她发现的这件事一定是别有用心的。对弗里希利斯什么也不用瞒，但要说得是时候。”

两人出了花园。金塔纳尔亲自锁好了栅栏门。克雷斯波走在前头。堂维克托朝花园深处，朝那幢在他眼里已经变了样的老宅看了看……“怎么办？把报仇的时间推迟就是懦夫吗？不，因为……他们一点都没疑心，是不会逃跑的，不用担心。现在需要的是沉默和忍耐。再就是周密的思考。他要做的每一件事都关系重大呀！对自己未来行为的高度责任感向他提出了告诫。现在，如此重要的事情，几个人的命运将取决于他那多变、善感的软弱意志。这种感觉使他陷入了一种忧郁、绝望的慌恐之中。他又三心二意起来，想叫住弗里希利斯，把一切都告诉他，一切都交给他去办……”“弗里希利斯，虽说是个爱幻想的人，但关键的时候可比他有头脑的多；他会成为一个最实际的人……怎么办？”

眼下先跟着托马斯去车站。保持缄默。话是什么时候都能说的。

早晨的天空依旧是灰濛濛的；铅灰色的云块接连不断地从科尔芬山的山顶和高原上涌出，仿佛那儿有台织布机，然后降落在山峦之上，顺着起伏的山峰蜿蜒铺开，向贝图斯塔飘来，使空

间充满了灰暗、寂寥和无声的悲哀。

“天不冷，”来到车站时弗里希利斯说；他只戴了一条围巾御寒。不过，他说他那件猎装顶得上长鼻目动物的皮，刀枪不入。

相反，金塔纳尔身上裹着厚斗篷，还得使劲忍着牙齿才不会打战。

“不冷，不太冷。”他怕露出破绽，便这样说。

“幸亏这位是个梦游神，从来不注意人家脸上是笑容还是怒容。我的脸色大概不好，不象平常……不过，这个自私鬼什么也看不出来。”

他们上了三等车。弗里希利斯在座位那儿遇见了熟人。是两个从卡斯蒂利亚回来的牧场主，他们在贝图斯塔住了一夜，现在回乡下去享受家庭的温暖。克雷斯波总是很快活，仿佛世界上没有悲伤，也没有朋友会沉浸在悲伤之中。在今天这个最寒冷的早晨，他更加快活，带着这种失礼的兴致满意地搓着手，谈论着牛肉的价格和土地分成的好处，在贝图斯塔从没见他如此健谈。云雾笼罩下的贝图斯塔在沉睡，看上去显得满目凄凉。好象火车离开城市那些近乎棕色的肮脏的红屋顶越远，弗里希利斯的心胸就越开阔，他的铁一般的肺就越能自由地呼吸。

“那个瞎子高兴、话多得真不是时候，他根本不知道他的朋友、他的莫逆之交每当火车到站，都想纵身跳到月台，后来又打算从窗口跳到铁轨上，匆匆赶回贝图斯塔，跳进奥索雷斯家的老宅，在那个下贱女人的胸口上捅上几刀……”

堂维克托确实是想这么干，当他发觉火车启动，驶离了犯罪的地方，离开了他的耻辱和那必报的仇恨时，羞愧得无地自容，对无耻的奸夫淫妇、对自己恼恨不已……

“我懦弱！我可耻！”金塔纳尔心里嚷着。火车在向前飞驰，

贝图斯塔远远地留在了后面；远远望去，只能看见山丘和光秃秃的树木背后的大教堂的塔楼，象个无畏的黑衣勇士屹立在科尔芬山的深处，那里阳光曚昽，云雾缭绕，一片白濛濛。

“我这样做不是在洗刷耻辱，而是在逃避耻辱，躲避耻辱……真不知道这叫什么事。啊……这种事是有名字的……”啪！金塔纳尔想出的名字象甘油火炮似的在可怜的老头儿的脑海里爆炸了。

“我就是这种人，我就是这种人！”他一字一句地对自己说，声音很大，他觉得在场的人不可能听不见。

“然而，火车飞驶着离开了贝图斯塔，它呼啸着，向他呼啸着；他却没有勇气跳下火车，返回城里……十二个多钟头以后才能再看见那幢老宅，报仇的时间要推迟十二个多小时！……”

穿过一条隧洞后，贝图斯塔及其周围的景物便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他们到了山后，那里全然是另一番景象。铁道左边，微微泛红的山岭和匀称的波浪般的清一色丘陵绵延展开，遮住了视野；山后，天暗云低，阴云就象一大口袋一大口袋的脏衣服，被拆成线缕，在远处山丘上铺散开来。铁路右边是玉米地，此时地里空空如也，露着潮湿的黑土；在一片片无遮无盖的田地中间，隔不远便出现一些山岗、苹果园；果树光秃秃的，叶已落尽，细细的树枝活象是骨瘦如柴的人的手指，呈现出一派肃杀凄凉的景象。右边的天际可望放晴，隔着雾气看去，高处的薄云泛出白色，开始流散。地平线上，一条粗细一致，深浅相同的乳白色带子向海的方向延伸着。栗子园里满目荒凉，夏日里枝繁叶茂、奥妙无穷的栗树如今却赤身露体，暴露无遗；不时有一群乌鸦排成马其顿三角形掠过栗子园、橡树林、赤裸的田野和凄凉的苹果园的上空，向海边飞去，它们象雾海里的遇难者，时而声息全无，

时而发出声声哀鸣，凄哀的叫声传到地面时已十分微弱，象是来自地底下的呻吟。

弗里希利斯在谈论着放弃种植玉米，加紧发展牧场的好处。堂维克托头靠着三等车厢的硬壁板，望着阴沉沉的天空，目送着一群密密麻麻的乌鸦消失在雾霭茫茫的空旷天际。它们已飞得很远，有如一片细小的灰尘，接着变成眼中的幻影，最后完全消失。

“卢加雷赫，停车两分钟，”一个嘶哑的声音急匆匆地喊道。

堂维克托把头探出窗口。车站是一座四周涂成了巧克力颜色的孤凄寒冷的茅舍，离他不过一臂或一臂多些的距离。门窗前有个三十来岁的金发女人，探着身子，在给孩子喂奶。

“这是站长的妻子。他们住在这么个荒无人烟的地方。他们是幸福的。”金塔纳尔想。

站长走了过去，看上去简直象个乞丐，他年纪不大，仿佛比窗前的那个女人年轻。

“他们一定是相亲相爱的。至少她对他是忠诚的。”

作完这番推测，堂维克托又回到座位上。他闭起眼睛，尽可能地用手捂住脸。火车又开动了。铁轨和枕木发出的声响、均匀的震动象一支催眠曲。金塔纳尔没有这样想，他把沉重的吱嘎作响的车轮的节奏与自己的一只鹡鸟唱的进行曲的节拍进行了比较，那只鹡是家里的骄傲……然后又把火车的步调与某个波尔卡舞的舞步进行了比较……后来他就睡着了。

半小时后他们下了车，步行到了通往帕洛马雷斯海滨沼泽地的公路。

弗里希利斯在他肩上拍了一下，他才惊醒过来。

他梦见了好多各不相干的、乱七八糟的事；梦见自己穿着唱

诗班的教士服，在比维罗教区的教堂里为堂阿尔瓦罗和庭长夫人主持婚礼。堂阿尔瓦罗也穿着教士服，但留着唇髭和山羊胡……然后三人一起唱起了《理发师》中演奏钢琴的那一场；他走到舞台脚灯那儿，用嘶哑的声音说：

当我的罗丝娜……

观众席上一听到他象个陌路人似的说这句话，便一齐发出嘘声……所有的座位上都是张着大嘴，象蛇一样弯曲着脖颈的乌鸦……“一场噩梦”，金塔纳尔想，迷迷糊糊地走上了帕洛马雷斯的下行公路。罗卡·塔哈达到了。右边不远的地方耸立着阿雷奥山，一条峡谷把它分成了两半；这个狭窄的咽喉地带刚刚容得下一条窄小的公路和阿布罗尼奥河；公路与河流在峡谷中间相遇，一座白石桥连接起河流两岸的公路。

在罗卡·塔哈达，两个猎友在弗里希利斯的好朋友、烟草贩子兼瓦匠马铁亚的酒馆里吃过午饭便离开公路，穿过长满深绿色野草的泥泞草滩，再次来到阿布罗尼奥河岸边，那里的河面宽阔了许多，周围全是灯芯草和细沙，河水在离此不远的大海的绿色浪潮的冲击下，泛起层层涟漪。

弗里希利斯和金塔纳尔乘一只小船过了河，就上了一个山岗。山岗上有个小村庄；一幢幢白房子之间长着苹果树、桂花树、树冠圆大的松树和挺拔的杨树；坡上绿草如茵，清洁平整好似剪刀剪过一般；草地上苍翠的松树、桂树和果园里的桔树在乳白色的天空下、雪白的墙壁间十分显眼，把山顶装点得生机盎然；仿佛被薄云筛过似的散射的日光终日沐浴着山岗上那一堵堵白墙。他们走的那个小山坡就象是这座山岗的第一道台阶，越往上走地面越坚实，草越稀疏，颜色也越浅。弗里希利斯停下

来眺望对面的阿雷奥山、脚下弯弯曲曲的河流以及一湾蓝白有致的海水。海面似乎高出了河面，象一堵高入云天的深色墙壁。

金塔纳尔在一块未被青草遮盖的岩石上坐下。他们看见一群水鸫从阿雷奥山那边高高地越过河面飞来。当这些水鸟进入射程时，弗里希利斯开了枪，但太不走运，只打散了它们密集的队伍。

“你开枪呀，傻瓜！”克雷斯波气呼呼地嚷着。

金塔纳尔站起来，瞄准，射击，四只水鸫应声中弹，跌落下来。当时，堂维克托想，那个背信弃义的朋友、卑鄙无耻的堂阿尔瓦罗的脑袋也应该这样挨一颗子弹。

“是的，那一枪是朝阿尔瓦罗开的；水鸫是无辜的，它们一双双地掉下来，而盗窃自己名誉的贼却活着。”真是怪事！在花园里的时候，他瞄准了梅西亚的头，却没想起来要命的枪筒里装的是铁砂，还以为装的是铅弹或子弹。

尽管不幸压在心头，他却因虚荣心得到满足而感到高兴，这实在不是他的本意。“弗里希利斯开了两枪……一只也没打着，而他只开了一枪就……四只……是的，四只，正在草地上淌血，红色的血滴染红了绿草上的白霜。”

半小时后，弗里希利斯打死了一只傲慢的海鹰，捞回了面子。金塔纳尔因为高兴，又打死了一只乌鸦，但没有去捡回来。

他们打猎一直打到十二点吃冷餐的时候。弗里希利斯的几只狗感到很无聊。这次打猎，它们扮演的是配角，因此觉得这种狩猎很丢脸，一个个哈欠连天，对主人的命令也爱理不理的。

吃过冷餐，适量地喝过几杯酒后，堂维克托感到心中的痛苦越发剧烈了。一切他都看得清清楚楚，黎明时的重要发现，在他

看来有如一部古典历史专著。他仿佛在一幅全景画上看到了已经发生的事和将要发生的事。他恨不得马上说出来，痛哭一场。为什么不向自己的知心朋友，真正的、唯一的朋友敞开心怀呢？但他没有敞开，因为“还不到时候。”

有一群机警的令人讨厌的小鸟从一片草地到另一片草地地挨片飞着。为了追击它们，弗里希利斯和金塔纳尔便分头行动。那种小鸟是不能吃的，但弗里希利斯还是要向它们宣战，因为这些鸟好象在故意拿猎人们开心。他们伺机以待，装出漫不经心的样子，偷偷监视着那群鸟。弗里希利斯躲在树丛后刚要开枪……那些该死的家伙就象一群夜间聚会的受惊的巫婆似的叫唤着飞走了，气得弗里希利斯非要追击它们不可。

他们分头行动。那群讨厌的小鸟从这边逃离黑色的草地，就会遭到克雷斯波的猛烈射击；要是从另一侧逃跑，堂维克托就会开枪。

堂维克托独自留在一个山丘上，俯视着整个山谷。太阳未能驱散雾霭，象舞台上用油纸做的月亮一样隐隐悬在灰白色的天篷后面。远处，预卜吉凶的冬季禽鸟鸣叫着出现在云层下，在射程之外飞翔着，不再惧怕猎人，但金塔纳尔却认为它们对生活已经厌倦，十分悲伤。

“田野一片凄凉。冬天象一个衣不蔽体的穷鬼。尽管如此，大自然还是那么美丽动人！那么安然恬静！……人，是人孕育了仇恨与背叛，是清规戒律把不幸与心灵拴在了一起！”正当午间的倦意向金塔纳尔肥胖的身躯袭来时，弗里希利斯的哲学，那位用自己荒谬的原则、偏见、夸张粗暴地蔑视社会的农艺思想家的哲学便象真正的哲学、永恒的独一无二的智慧在他面前出现了。“在绵绵群山那边的贝图斯塔与广阔的世界相比算得上什

么？简直不值一提，不过是一个小点而已。所有的城市，所有供人类这只蚂蚁筑巢的洞穴与原始大森林、沙漠峻岭、浩瀚的大海比起来算得了什么？……可以说等于零。名誉的法则，社会生活中的一切偏见与宇宙中的星球、海上的波涛、地下的烈火以及循环往复于植物体内的浆液所遵循的那伟大的万古不变的自然规律相比，简直不如沧海之中的一粟！”

有一会儿，金塔纳尔真想变成阿雷奥山上的一棵百年老橡树，生根抽条，周身长满苔藓。“当植物比活着要好得多”。

他听见远处一声枪响，接着就看见那群讨厌的小鸟乱哄哄地尖声叫着、笑着飞过来，飞过他的头顶。他没动。让它们见鬼去吧。他在想凯姆卑斯。是的，凯姆卑斯那句久已被他忘怀的话说得不错：苦难无处不在。“按你的看法、你的意志去处理诸事，”那个博学多才的禁欲主义者说，“你就会看到，你总要有一些情愿的或不情愿的烦恼，总会碰到痛苦。”

他还想起了这样的话：“有时上帝似乎抛弃了你，有时你会受到他人的伤害；而更多的时候还是你自己折磨自己。”

“是的，别人伤害我，我自己折磨自己，自作自受，害得自己心灵淌血！……我不知道应该做什么，甚至不知道应该想什么。不错，安尼塔欺骗我，是个无耻的女人，……可是我呢？难道我没欺骗她吗？我有什么权力把淡然冷漠、老而无用的我强加给正当青春而浪漫多情、充满欲念和幻想的她呢？为什么我以年龄为借口不去履行做丈夫的职责，而后又象个奸情走私犯似的去决斗呢？不管法律怎么说，男人的奸情就不是奸情吗？”

他对自己如此豁达感到生气，但他只能如此。他明白那些想法会使他放弃复仇的打算，从心底说，他也已经不想复仇了，他愿象个正直的法官那样惩罚罪犯，挽回自己的名誉，除此之外，

别无它求。而他恼火的正是这种想法。后来，暮年的凄凉情景又浮现在眼前，可怜自己的柔情重新涌上心头……石鸽在灰濛濛的天空中呻吟，好象是谁在用陌生的语言吟诵凯姆卑斯的名言。

“是的，世间无处不伤悲；整个世界是一个痈疽，其中最腐败的部分就是人。”

到头来，他总是不知道应该做什么，想什么，甚至应该感觉什么。

“归根结底，骑士剧是象女无赖一样骗人的东西；世界并非如剧中所说的那样：不给第三者一些时间背诵一首四行诗，就不能去刺透他的胸膛。正直的人和基督徒不会杀死那么多人，也不会杀得那么匆忙。”

晚上返回时，他们怕三等车里太冷，便上了二等车。车厢里只有他们俩，弗里希利斯注视着月光下的凄凉景物。这回，月光胜过了日光，它驱散了阴云。弗里希利斯听到身后传来一声钻机般的叹息，便转过脸来说：

“怎么啦，伙计？一整天我看你都心事重重、没精打采的……出什么事了？”

两个座厢之间的顶灯光线微弱，几乎驱散不了棺材似的车厢里的黑暗。

弗里希利斯看不清堂维克托脸上的表情，但听得见他的声音。突然，金塔纳尔象孩子似的哭了起来，把沉重的白发苍苍的头倚在了朋友肩上。是的，可怜的老头怀着感情、信赖，象死人一样重重地倒在了他身上。他仿佛失去了思想，失去了一切活力。

“托马斯，我需要你帮我出出主意。我太不幸了！你听我说……”

第三十章

〔金塔纳尔打猎回来，在家中遇见了堂费尔明。讲经师的来访导致堂维克托决心向梅西亚发出挑战。在决斗中，金塔纳尔不幸中弹身亡。梅西亚出走马德里，并从那里写给庭长夫人一封信。安娜遭到众人的蔑视和抛弃，唯有弗里希利斯在陪伴她。她重新参加宗教活动，在大教堂里碰见了堂费尔明。讲经师的态度使安娜昏倒在地。辅祭塞莱多尼奥发现安娜躺在地上，顿生邪念，趁机吻了她。〕

“现在要特别小心；遇事要三思而行。”

“你不进去？”

“不，不进去了……有点急事我得去办。”

“你就把我一个人丢在这儿！”

“你愿意的话，我等会儿再来……我看，……你最好还是早点睡。明天一早我就来……”

“喂，我可没说同意。”

“好啦，好啦……再见。”

“等等，等等……别现在……就把我一个人丢下。我还没答应呢；也许……你另有想法，决心让我改变主意。”

“可是，维克托，眼下要沉住气，装作不知……就是说，如果

你不想自找苦吃的话。这点你是明白的……”

“对，对！贝尼特斯认为大的惊吓、强烈的刺激……”

“可以置她于死地，就是这么回事。”

“她有病！”

“是的，而且比你想象的还要严重。”

“她有病！惊吓，大的惊吓……可以置她于死地。”

“对，正象你说的那样。”

“我应该上楼去，把满腔怨恨埋在心里，吞下这杯苦水……装得若无其事，跟她说话，让她不起疑心，不受惊吓……不突然死去……”

“对，维克托，对；你就应该这样做。”

“可是，托马斯，你说实话，这种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哪；你知道，我一看见那个大门环就毛骨悚然，你说说，为什么我那样讨厌它，就象它是铁水浇铸的一般。”

弗里希利斯对此未置一辞。

他们刚从火车站回来，眼下正在奥索雷斯老宅的门廊里；门廊顶上的镀金吊灯只照亮了不大的一块地方。

金塔纳尔没有勇气回家。他不愿去叫门。“开了门，安娜就会迎上来，象平常一样坦然地向他微笑，或许还会把额头凑到他嘴边让他吻……而他得对她笑，吻她，闭口不提……然后象每天晚上一样无忧无虑地去睡觉……托马斯应该理解，那样做实在太难为人了……”

另外，弗里希利斯就安娜的健康状况所说的那一番话对可怜的前任法庭庭长不啻是当头一棒。“引她……犯罪、干出背叛的无耻勾当的……那种激情……是一种病！安娜随时都会突然死去；任何一种强烈的刺激，不管是痛苦的还是欢乐的，都会让

她在几个小时内送命……要是痛苦的刺激就更糟……”这是弗里希利斯听了朋友说完那件事后所作的回答。“咱们把梅西亚一枪打死，”他说，“假如那样能使你得到安慰；不过，一定要等待，一定要避免闹得满城风雨，尤其不能吓着你妻子，你要是象戏里的丈夫那样走进她的卧室……”以神的法律和人的法律来衡量，安娜都是个罪人，但按弗里希利斯的观点看，她还够不上死罪。

“谁要杀死她？我可没那么想！”听弗里希利斯这样说，堂维克托插嘴道。

但弗里希利斯反驳说：

“你要是告诉她，说你什么都知道了，就等于想杀死她。干什么事都要三思而行；我没有让你原谅她，也没说原谅她是唯一的解决办法；但是你得承认宽恕也是一种办法。”

“原谅她就等于容忍那种伤风败俗的……”

“那以后再说。你是基督教徒吗？”

“是，真心实意的，越来越……因为除了宗教，我再也找不到可以寄托灵魂的地方……”

“好，既然你是基督教徒，能否宽恕就在你了。这且先不去说它；眼下要说的是别把宽恕的路堵死。如果你打算一迈进妻子的卧室就大叫：‘该死的淫妇’，让她随着一声‘天哪’栽倒在地的话，那你就要先想一想这种做法是否恰当。我不知道她是否会喊‘天哪’，但我肯定她会栽倒在地。你明白了吧，断送她性命之前，应该弄清楚我们是否有权力那样做。”

“不，我没权力那样对她；良心告诉我……”

“说得很对。我也没权力劝你去制造悲剧。是我让你成家的，所以，维克托，你一定清楚地记得，我让你娶她的时候，是想

让你们双方都得到幸福……”

“我认为你没看错人。你使我得到了幸福。……十多年来，她似乎……也得到了幸福。”

“是的，似乎是这样，但那不过是表面上的平静……十年的生活是美满的：生命是短暂的……十年的时间说短也不短。”

“喂，弗里希利斯，你的哲理安慰不了我这种处境的丈夫……你要跟我说的，我都知道，知道得一清二楚，……那不是安慰我……”

“我也认为在你这种处境中，只有时间和深思熟虑才能安慰你……但是，现在要谈的不是你，而是她。你一定要用钝头剑或佩剑捅了梅西亚吗？就算是这样，也得看准时机和方法。目前要保持冷静。现在你已经知道了安娜的病情，这是贝尼特斯让我保守的秘密，因为情况紧急我才说了，你也知道，这事一旦泄露，她就得一命归西……”

“让她继续干那种勾当不是比我把事向她挑明更糟糕吗？谁能向你担保她会不顾念我，想法和那个家伙私奔呢？”

“维克托，别那么蠢啦！那家伙……是个骗子。他只会坐享其成……安娜也并不爱梅西亚……等她看清他是个懦夫，没有为她去拚命先就抛弃了她……一定会唾弃他，诅咒他……而且，内疚会使她回到你身边，回到一向爱她的人身边。”

“一向爱她！”

“是呀，比父亲还爱她。还有比过去的一切更好的证明吗？她为什么变成了狂热的信徒？……可怜的女人……一定也受过打击……我认为从另一方面讲……从……不过，总之我们不谈这些了。毫无疑问，她斗争过，她为什么斗争？因为从前她爱你……现在还爱你……非常爱你……”

“还背叛我！”

“背叛你！ 背叛你！……算了，不谈那些了……你说过，你不喜欢我的哲学。总之， 如果你想在楼上演一场名誉受损的戏的话，那么立刻还得演出送葬的一场。”

“伙计，看你说的！……”

“我说的是实话。是一出完整的戏。最后再说一遍，你要是火气冲天，那么不明智，不讲道理，不讲良心的话，你就叫开门，上楼去大吵大闹，把房子烧着……也许你用不着那样费事，用你知道的消息一吓，安娜就得仰面跌倒，某个东西就会在她体内爆炸，你不相信那些东西，但对生命它们却象电线之于电话一样休戚相关。你要是大发雷霆，控制不住自己，你随便怎么做都情有可原。（停顿）但是，金塔纳尔，上帝是不会宽恕你的。”

最后这几句话克雷斯波说得庄重、严肃、激昂，使他的朋友大为震动。

这场始于车站，一直延续到他家门廊里的谈话结束后，金塔纳尔走到门前正要拍门环，就听见弗里希利斯冲他喊道：

“现在要特别小心，遇事要三思而行。”

弗里希利斯急着走，想尽快离开堂维克托去找堂阿尔瓦罗，告诉他金塔纳尔已经知道了他背信弃义的行为， 奉劝他当晚不要再去翻墙赴约，假如象预料的那样有约会的话。克雷斯波认为维克托是不会想到当晚梅西亚还会旧戏重演的， 有许多事他常常是想不到的，这大概是他的老习惯。受害人在花园里窥视时，堂阿尔瓦罗并没看见，因此他还会再去赴约，金塔纳尔就会将他当场抓获，这样以来悲剧就在所难免了。另外，弗里希利斯认准了，他只要把金塔纳尔要求决斗的事一说，堂阿尔瓦罗就会逃之夭夭。他有充足的理由认为那个唐璜是个胆小如鼠的家伙。

“可维克托是决不会放他走的!”

堂维克托终于又一次答应不露声色，无论怎样都要掩饰起自己的痛苦和愤怒，但只忍一个晚上，然后，可敬的退休法庭庭长就象这个家是清白之家、家长受人尊敬爱戴的时候一样，把门环拍得震天价响，回声在整个院子里震荡。

“再见，再见，明天一早见!”弗里希利斯边说边挣脱开抓着他胳膊的那只颤抖的手。

“自私的家伙，”当剩下堂维克托孤零零一个人时，他这样想，“他是世界上唯一爱我的人……这个自私的家伙!”

门开了。他犹豫了一下……只觉得从院子里涌出来一股寒气……

进门后，当他转身去关门时，便看见一个黑长的幽灵闪入了家门，顺着门道一步一步向他走过来，并朝他脱下了教士帽。

“我的堂维克托先生!”一个亲热而颤抖的声音说。

“怎么! 是您?……是您……讲经师先生! ……”

象是昏厥的前兆，前任法庭庭长周身打起寒战，但仍旧尽量平静地说：

“现在这么晚了……您有何……吩咐……? 出了什么事?……有什么不幸吗?……”

“难道这家伙什么都不知道?”德帕斯自己问自己，看上去他象从坟墓里出来的人。

讲经师借着楼梯的灯光看了看堂维克托，看出他脸色不对；堂维克托也看了看他，见他面无人色，眼神也不对劲儿，不禁产生了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一种完全说不清楚的恐惧。一直走到楼梯口讲经师都没开口说话，只是握着堂维克托的手，打了一个优雅而有力的手势，请他上楼。

“到底出什么事啦?”走到楼梯的第一个拐弯,堂维克托低声问。

“您刚打猎回来吗?”讲经师用低微的声音反问道。

“是的,先生,和克雷斯波一起去的;可是,到底出了什么事?您半天不开口……又这么晚了……”

“到书房去,到书房去……不要惊慌……到书房去。”

安塞尔莫在走廊里为主人照着亮,讲经师随后跟着。

“他没问起安娜。”德帕斯想。

“夫人没听见叫门,她在梳妆室里……老爷,要不要我去通知夫人?”安塞尔莫问。

“啊?不,不用,别……我是说……或许讲经师先生想和我单独谈谈……”说完,主人便转过身来。

“对,对;到书房去吧……我们到您的书房去吧……”

他们进了书房。金塔纳尔身子颤抖得愈发明显了。“这家伙要跟他说些什么?他干什么来了?”

安塞尔莫点亮了两根鲸油蜡烛,退了出去。

“听着,要是夫人问起我,说我就来……现在我有事……让她在房里等我……是这样吧?您不是希望我们单独谈谈吗?”

讲经师点头表示认可,同时用眼睛盯着安塞尔莫走出去的那扇门。

“他就在面前,应该开口了……说什么呢?可怕的时刻;一定得说点什么,但他一句有用的话也想不出;全然不知该说什么好。不先问一下怎么好说呢?堂维克托知道些什么?这是个关键……他应该就堂维克托所知道的事去说……可是,不行,不能这样……应该先说明一下来意。真叫人尴尬。”此刻,讲经师就象是在书房里偷那对点着蜡烛的银烛台时,被堂维克托撞见了

一般窘态毕露。

金塔纳尔的牙齿的的地直打战，睁大惊恐的眼睛询问着。

“您请说吧？”此刻，那对闪闪发光的充满疑问的眸子说。

“该说了。”他想。

“您这里……有没有水？……”堂费尔明说，他憋得发慌；舌头粘在上膛上，动弹不得。

堂斯克托在床头柜上的一只杯子里找到了水。水里落满了灰尘，气味很难闻。

即使那水已经发酸，堂费尔明也得喝下去。他已身临绝境，再无退路。他情不自禁地走进了这座房子：他知道他需要呆在那里，干点什么，进行观察，设法报复，但他不知从何入手。“快十点了，他还呆在那个女人丈夫的书房里，那女人欺骗了丈夫，也欺骗了他德帕斯；他呆在那儿干什么？要说些什么？那备受熬煎的一天里所经受的严寒酷暑般的各种滋味一一从讲经师那兴奋的脑海里掠过。他喝着杯子里的水，润洗着自己苍白的薄嘴唇，感到那天的激情犹如一副苦味的泻药又涌上了心头。那天早晨醒来时他发着烧，慌忙叫来了母亲，但又无法向母亲说明病因，便宁愿装出没病的样子，起床后就出了门。街道和行人都象大蜡烛似的在远处发出黄色的亮光，晃着他的眼睛；人们的脚步声和说话声很轻很轻，一个个壮实的身躯看上去象是空的；一切都如梦幻一般脆弱。他忽然感到一种野兽般的残忍，顽石般的自私，普遍的冷漠；为什么贝图斯塔人谈论的成千上万件事都与他无关？为什么没人能看出他的痛苦，没人同情他，帮助他诅咒、惩罚那个背信弃义的人？他离开街道，在夏季散步场上转悠了一阵；那里潮湿的沙地、沙地边上流水淌过的痕迹和光秃冰冷的树木都使散步场显得冷清寂寥。散步时他气冲冲地跺

着地面，跨着大步，仿佛想用膝盖撕开那件缠腿绊脚的教士服和那件辛辣地嘲讽着命运，有如狂欢节挂在脖子上的破布的长袍。

“他，他才是丈夫，”讲经师想，“而不是那个白痴；早晨七点钟那白痴大概就什么都知道了，可到现在还谁也没杀掉。世人的法则，多滑稽啊！都是骗人的把戏！堂维克托有权力报复，却没有报复的愿望；他有愿望，有杀人啖尸的需要，却没有权力……他是个教士，是个大教堂的教士，是个受俸教士。命运又向他发出一阵狂笑，笑声从四面八方向他袭来。”那时，堂费尔明满脑子都是关于嘲弄之神图谋打倒可怜的讲经师的奇想。

两条强劲有力的腿踢打着教士服，发出嚓、嚓、嚓的声响，象是一副砸不碎的铿锵作响的镣铐。

德帕斯不知不觉地从梅西亚住的旅馆前面走了过去。“他知道堂阿尔瓦罗呆在家里，躺在床上。要是象他所担心的那样，堂维克托在奥索雷斯家花园里没拦住他，要是什么事也没出，堂阿尔瓦罗就会怡然自得地躺在床上，享受着欢娱后的休息。他可以上楼去，走进他的房间，把他掐死在床上、枕头上……这是他应该做的事；否则他就是个胆小鬼。他畏惧母亲，畏惧世人，畏惧法庭……他怕丢丑，怕成为一个白日行凶的新闻人物；无风无浪，死水一潭的平庸生活束缚着他……他是个胆小鬼：一个真心实意的男人才会上楼去杀死他。如果世人、愚蠢的贝图斯塔人、自己的母亲、主教乃至教皇问他为什么要杀人，需要的话，他就在布道坛上呼喊着回答：白痴们！我为什么杀人？因为你们夺去了我的妻子，因为我的妻子欺骗了我，因为为了保住那个无耻女人的灵魂，我尊重了她的肉体，而她却象所有淫贱的女人一样从我这偷走了灵魂，我却没得到过她的肉体……我杀了他俩，因

为我忘了她的医生说的话，忘了 ubi irritatio ibi fluxus①，忘了对她象对别的女人一样粗暴，忘了她那神圣的肉体是人的肉体；她的腼腆使我害怕，同时又使我向她靠近；我原以为她的肉体是圣洁的，哪曾想现在她肉体上的痈疽荼毒了我的心灵……我杀死她，因为她欺骗了我；因为她的眼睛盯着我的眼睛，随着双唇开合的节奏，她笑眯眯地称呼我心灵的兄长；我杀死了她，因为我应该杀，我能够杀，我强壮有力，我是个男子汉……是头猛兽……”

然而，他并没去杀人。他来到门房打听的是……路过贝图斯塔的瑙普利亚的主教先生。

“出去了，”人家告诉他。

于是，堂费尔明未加思索就把一张名片折叠起来交给了看门人。

然后他就回家了。

他把自己关进书房，说任何人都不见，在那间笼子似的狭小房间里来回走动。

他坐下来写了两页纸。是写给庭长夫人的一封信。他把写好的东西看了一遍又撕了。然后又去踱步，踱了步再写，写了再撕，手一直抠着头皮。

在撕掉的信里有他的泪水、呻吟、诅咒、恳求、吼叫以及求爱的甜言蜜语。有时那些由墨水汇成的弯弯曲曲的细流就象排泄讲经师灵魂中污水的阴沟：愤懑、怒火、被欺骗、被压抑又被挑逗起来的淫欲象粘稠腐败的污水一样急涌而出。情欲用嘶哑含混的低语议论着阴沟里流淌着的污秽。还有的时候，教士荒诞的

---

① 拉丁语：刺激会使人懦弱。

理想主义象只多情的雄斑鸠，呻吟不已；他象唱挽歌似的全无愤怨地想起那些缠绵温柔和亲密友好的日子；想起表示精神上永恒忠诚的微笑；天堂相会的誓约、热烈的许诺、温柔的信赖；回想起那些开着鲜花、沾着露水的夏日早晨、神秘的希冀与有趣的交谈，以及堪与未来幸福比美的即刻的快乐。但是，在雄斑鸠的呻吟声中，风又开始呼啸，摇曳茂密的枝叶。狂风怒吼，雷声大作，残酷粗野的嘲讽就象闪电划破黑色的天空一样撕碎了那封信。“安娜为谁放弃了灵魂的拯救，放弃了圣人的陪伴，抛弃了一颗忠实可靠的心灵的友情啊！……为了一个徒有其表的浪荡公子、一个乡下阔少、一个临时的巴黎人、一个漂亮的躯壳、一个愚蠢的孤芳自赏的那喀索斯①、一个不堪一击的自私鬼、一个在地狱里因其虚浮、空洞而不讨人喜欢的灵魂！……”“但他明白了那爱情的原因；是因为下流的淫欲；她爱的是那软绵绵的肉体，其次，还有那些定做的服装、精心的熨烫、鞋匠的手艺、马的身姿、愚蠢的名望、放荡的丑闻、喜新厌旧和游手好闲的脾性、脂粉、风度。虚伪的女人……荡妇，她堕落，无耻，骗人，虚伪……因此她无可挽回地被判处了死刑……”想到此，讲经师怒火中烧，撕碎了那几页信，因为他不会写那种骂人不带脏字、杀人不见血的信。“他不能把那些装在信封里送给一个女人，尤其是送给一个死有余辜的女人。不，抽刀出鞘砍伤她比用装在香喷喷信封里的恶毒言辞伤害她更体面些。”

他再次提笔，努力克制着自己，但最后，愤怒和赤裸裸的情欲从另一方面爆发了；于是，他自己成了一个欺世盗名的伪君子、色鬼。“是的，是的，”他说，“我否定了自己，我爱你是为了自

---

① 因爱恋自己在水中的影子而憔悴致死的美少年；死后化为水仙花。

已；我象呼吸那样不知不觉地从心底里想占有你，告诉你我们的爱情应该是第一位的，别的都是瞎说，是小孩子的把戏，是无用的闲扯；告诉你我的爱是唯一现实的、严肃的东西，特别是我对你的爱，如果需要，可以出走；我会抛掉假面具，抛掉黑衣服，恢复我本来的面目，远远地离开这里，在这儿我不能这样做：是的，安尼塔，是的，我是个男子汉，你不知道吗？莫非为此你才欺骗了我？你看，我一下就能把你的情人揍扁；你要知道，他害怕我，连我看他一眼他都怕；假如在没人的地方单独和我相遇，他会从我面前逃跑……我是你的丈夫；你对我许下不计其数的诺言；你的堂维克托是微不足道的；你看，他连怨言都没有；我是你的主宰，你用自己的方式向我发过誓；灵魂是首要的，我主宰着你的灵魂；你整个人都是属于我的，尤其是因为只有我才爱你，你那个可怜的贝图斯塔人和阿拉贡人不能爱你；安尼塔，这些你我之间才明白的事他们又懂得多少？……是的，这些事你懂得，但是你把它们忘了……为了一个本城所有堕落女人都舔过的松软肉体……你亲吻那个纵欲过度的肉体，那接触过所有淫妇的脓疮和被奸污少女的伤痕的嘴唇……”

堂费尔明把这封信也撕了，撕得粉碎，比另外几封更碎。他没把那些黑白相间的小纸片很准地扔进纸篓，而是象下雪似的撒了一地。他在那富于艺术性的愤怒的废墟上气冲冲地来回走着，渴望找到某种比用墨水和冷漠无声的纸张更解气的办法来发泄心头之恨。

他再次走出家门，来到奥索雷斯家对面的新广场，在柱廊下散了一会儿步。

“大概出了什么事？也许堂维克托已经发现了什么？没有；如果出了事早就传开了。要是堂维克托用猎枪打了堂阿尔瓦

罗，或者正在准备决斗，那也会早有所闻。但什么也没听说，一点动静没有，不消说是什么事也没发生。”

天黑下来时，讲经师两三次走进街角那座老宅的黑魆魆的门道里。他想探听点消息，看看有什么动静……但却不敢叫门……“他到那家去干什么？当初，他的话在那个家里是那么有用，那家的主人对他又是那么尊重乃至爱戴，可现在有谁请他来呢？没人请他了。他不应该进去。”他也没进去。“再说，”他一边离开那儿一边想，“如果站到了她面前，还真不知道自己会干出什么事来呢？即使那个没血性的可耻丈夫原谅了她，我……我也不原谅她，她若落到我手里……天知道我会干出什么事来。不，我不应该进那座房子；它会毁了我，毁了所有的人。”

他清醒了。

堂娜保拉来到书房。母子俩谈到生意，行情，谈到主教府里的事务，谈到许多别的事情；但就是对他们共同担心的事只字未提。

“不能说那些事，”他想。

“即便是私下，也不能谈那些事。”她也这样想。

母亲什么都知道了。她买通了佩特拉，得到了秘密。

另外，她还通过自己的秘密警察，通过自己的直观，已经得知儿子在庭长夫人那儿失去了权威。如果说从前她咒骂庭长夫人是因为她认为那个女人是她的费尔莫的情妇的话，那么现在，她讨厌庭长夫人则是因为她的蔑视、嘲笑和欺骗也伤害到了她。为了堂阿尔瓦罗那样一个枯槁的浪荡公子竟然看不起她的儿子，还抛弃了他！母亲的骄傲使堂娜保拉心里气得不得了。“她儿子是世上最好的人。爱上他是一种罪孽，因为他是教士；但欺骗他，在他心上扎下那些刺则是罪大恶极……还以为他没办法

报复！不错，他是没法报复。”

而更叫堂娜保拉担心的是怕讲经师忍受不了嫉妒和愤怒的折磨，犯下什么耸人听闻的罪过。

她无法安慰、劝解儿子，心中万分焦虑。

堂娜保拉忽然想出一个惩罚那两个无耻家伙，特别是惩罚那个精疲力竭的浪荡子的办法，就是将那桩罪行，将那件私通的丑事张扬出去，激起堂维克托的堂吉诃德式的骑士精神，让他挥戈上阵去杀死堂阿尔瓦罗。

“这件事对费尔莫要守口如瓶。”

堂娜保拉出来进去，东拉西扯，注意着儿子的每一个表情。她看见他脸色苍白，声音嘶哑，手在颤抖，人在书房里不停地踱步。

“她没把报复的办法暗示给他是做对啦！是的，应该有人替心肝宝贝儿子拔掉心上的刺。原先他是个多好的儿子啊！多少人想跟他在威望上一争高下；他在保护和提高自己的威望方面做得多出色呀！”堂娜保拉自从看到“没闹出丑事”，看到堂费尔明在与庭长夫人奇特的交往中显得无比谨慎小心，便完全原谅了他，也不再用教训去打搅他了。在儿子战胜了以彭佩约·吉马兰为代表的不信神派之后，母亲心中产生了一种新的热情，对儿子无比钦佩，想方设法满足儿子内心的愿望，他要求的事，只要她认为合乎规矩，她总是表示尊重。

那件事对他们母子二人都是至关重要的，不，不能说出来；堂娜保拉终于把堂费尔明一个人留在书房，上楼回自己房间去了。她打算在房间里守个通宵，从那儿监视儿子的行动。楼下，儿子仍在走动：隐隐约约听得见他的脚步声。

剩下自己一个人时，堂费尔明便锁上了门。他的确是在不停地走动：因为他在发烧。他想出了几个荒唐的方案，制造悲剧

的罪恶方法，但马上又把它们推翻了。“他周身上下无一处不被捆绑着。”他想干的任何一种暴烈行为，发生在另一个人身上可能是高尚的壮举，而发生在他身上，人们首先会觉得滑稽可笑。

那件教士服灼烤着他的身体。他认为自己是蒙着面具生活的；这种癫狂的想法死死地纠缠上了他。他忍不住下意识地跑到衣柜那儿，拿出了自己的猎装；住在马塔莱雷赫那几年，他常常穿着这件猎装在崎岖的山路上追逐害兽。于是，两分钟后，那个教士就变成了一个英俊健壮的山民，那套合身的棕色衣服穿在他那魁伟、自然、优雅、男性十足、青春依在的身躯上，越发衬得他风流倜傥。他照着镜子。“这才是个男人。”庭长夫人从没见过他这样的装束。

“柜子里有一把佩刀。”

他找到了刀，将它挂在黑皮带上。刀身锃亮，刀刃闪着寒光，看上去，这把刀的样子和教士的渴望心情是协调一致的。讲经师从刀的利刃上听到了一种音乐。

“他可以走出家门。现在已是夜色四合，街上行人想必不多，穿着那件山区猎人服谁也不会认出他的；他可以到后街去，到佩特拉有天晚上看见堂阿尔瓦罗爬墙的那个拐角去等他，要是堂维克托什么也没发现，或者堂阿尔瓦罗不知道自己已被发现的话，也许象每晚一样他会再来……他，堂费尔明就在墙根底下，在胡同里，在黑暗中等着他……就在那儿展开一场肉搏战，要强迫他打架，要击败他，把他打翻在地，杀死他……那把刀就是干这个用的！”

楼上，堂娜保拉在走动。天花板发出吱吱的响声。母亲的想法仿佛渗透过地板落进了儿子的大脑里。堂费尔明忽然想道：

“不行，都是胡思乱想；我不能用匕首去杀那个无耻之

徒……我没有那样的勇气。这是小说里的蠢事。想那些永远不能做的事有什么用呢？唯一的办法是利用堂维克托的勇气和他那浪漫的骑士思想；我得收起刀来；我应以舌当剑……”

堂费尔明脱下棕色外套，摘下宽檐帽，解下黑皮带，把这些衣物连刀一起放进了柜子，穿上铠甲一般的教士服和法袍。“不错，教士的长袍是他的甲胄，那些衣物是他的装饰。”

“马上，我马上就去见他。要是那个大傻瓜到帕洛马雷斯打猎去了，这时候大概也往回走或者快到家了，因为火车已经到站。我到他家去……”

他走出了书房。

“假如迎头碰上母亲，就说有个病人等着我，一定要向我忏悔……”

没出所料，堂娜保拉听见儿子到了走廊里就连奔带跑下了楼。

“你上哪儿？”

他撒了那个谎。

她假装信以为真，让他去了，因为她从儿子脸上、声音里以及其他各个方面看出，儿子不是盲目出门的，不会惹出事来。

“也许他和她想的一样。”

堂费尔明·德帕斯来到奥索雷斯老宅，看到堂托马斯·克雷斯波在广场上消失了，便走进过道，果断地向正在开门的堂维克托问了好，和他一起上了楼；他想开口问问堂维克托，给他出出主意……向他暗示此仇一定要报……却不知从何说起。

讲经师喝完了那杯有尘土味儿的水仍不知该说什么好。

金塔纳尔一直用惊恐的目光询问着他。堂费尔明只好开口了……

“我的朋友，我斗争了半天，既想把您急于知道的事告诉您，又怕说的不好走了意思，真让人为难。可不幸的是，不管怎样轻描淡写，这件突如其来的事也是很不令人愉快的……”

“请直说吧，讲经师先生。”

“我此时来访，以及这一阵我很少造访府上，都是因为……”

“是的，先生，因为……请说下去。出了什么事，堂费尔明？看在基督身上的钉子份上，说下去！”

“我也应该和您谈一谈有关基督，有关他身上的钉子、荆棘和十字架……”

“发发慈悲……”

“堂维克托，我把事情说出来之前，需要您说一下自己的心情……”

“您这是什么意思？”

“您面色发白，显然是有心事，毫无疑问，您忍受着极大的痛苦；一进门，在楼梯的灯下我就看出来了……”

“您也一样……脸色……”

金塔纳尔的声音直发抖。

“所以我想知道那是为什么；如果您知道我来访的原因，至少知道一部分的话，我就可以省掉有关此事的令人极不愉快的开场白了……”

“可是，您说的是什么事呀？看在无数……！”

“金塔纳尔先生，您是教徒，我是神父；你要是有什么话想说……想找人出出主意……我来也是为了把我作为神父所知道的事告诉您的，有个人向我说了这件事，她的良心恰恰也要求我迈出这一步……”

堂维克托一下子站了起来。

当时，讲经师对自己感到十分满意，因为这下他看清楚了。知道该从哪儿入手了。

“有个人……让您这么晚到我家来？……”

“堂维克托，请如实告诉我，对于您异常感兴趣的那件事您是否知道些什么，是否因为知道了此事您的脸色才变成这样……我只能由此谈起。”

“是的，先生；今天我知道了一些昨天还不知道的事……对我来说非常重要的事，当然！比性命还要紧……可是，您不说得更明确些，我不知道是否应该……是否能够……”

“现在行了，现在我可以说得更明确些了。”

“有个人……您刚才说……”

“有个人包庇了……一桩有损于您的罪行……她追悔莫及，来到忏悔室，忏悔了自己可耻的同谋罪……她告诉我她受到了良心的谴责，她要采取断然的补救措施……她已经使您得以发现那……无耻的勾当……可是她又害怕自己笨拙的做法会招来新的不幸……急急忙忙跑来向我说了发生的事，看是否能避免更多的犯罪……总之，罪行就是指一桩暴行……一次血腥的报复……”

堂费尔明突然停住不说了，以此表示对堂维克托的同情，堂维克托已经不由自主地倒坐在了沙发上，双手紧抱着头。

“佩特拉？……是佩特拉？”堂维克托问，口气有点特别，显然是明知故问。

“不幸的姑娘。开头她并不知道自己的行为会招致新的灾难。我是为此事来的，堂维克托，来阻止灾难的发生，如果还来得及的话……以主的名义告诉我，堂维克托，家里出了什么事？”

“什么事也没出，但还来得及！”受辱的丈夫说着站了起来，

紧握双拳，就象穿着衬衣站在广场中央似的满面羞愧；家里没出事，自己不应做任何犯罪的事这些想法使他感到怒不可遏。“什么事都没出，什么事都没出……可是，会出的，会流血的……这么说您知道那件事啦？那个女人把有损我名誉的事张扬出去了？……那也是一种报复，不是追悔；是报复……不过这无关紧要。要紧的是会弄得人人皆知！……倒霉的金塔纳尔！我真不幸啊！……”

可怜的老头儿又倒在了沙发上，重新感到了早晨使他退缩不前的那种昏沉沉的困意。

堂维克托说的“人人皆知”这句话使堂费尔明受到了启发，又想出了一个有用的谎言。

但是，撒谎之前，他先说了这么一番话：

“堂维克托，您在痛苦中来不及也没有精力去考虑……这我并不感到奇怪，但我并没说大家都知道了……我不代表大家；我是个忏悔神父。”

“但是，您相信佩特拉就再没对别人说过？”

“佩特拉是不会说的；但……不幸的是……”

“还有，众人知道与否并不要紧，要紧的是我的名誉……无论如何，很快您就会知道我报仇的事，您会知道一切的。”

他说完就在书房里来回走开了。

德帕斯也站起身来。

“不幸的是，”讲经师说，“造谣诽谤早就代替了闲言碎语和某些表面现象……”

堂维克托气得呼哧呼哧的，他嚷道：

“天哪！这是怎么回事啊？竟然有这种事？大家都在议论？……全贝图斯塔都在议论纷纷？……”

他使劲抓着头，揪扯自己的斑斑白发。

堂维克托因痛苦、羞愧而陷入笑剧般的激动中时，堂费尔明就把事情详详细细地说了一遍。“是的，不幸的是，好几个月以来，从夏天起，或许还要早，人们就对堂阿尔瓦罗随便而频繁地出入奥索雷斯府邸开始说三道四了。除了不幸事件本身以外，这些流言蜚语是最糟糕的。说它是最糟糕的，是因为讲经师了解堂维克托对名誉问题的狂热看法，怕他在可以谅解但并不正当的冲动的驱使下，对宗教的声音充耳不闻，贸然去进行可怕的报复，尤其是向罪大恶极、理应受到惩罚的堂阿尔瓦罗进行报复。朋友，尽管作为男人，作为有经验的男人，讲经师理解主宰着堂维克托的那种盛怒，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懂得并且谅解他那突发的可怕的报复愿望——如果他是个普通的男人，完全可以这样做，但作为一个主张和平与宽恕的宗教的教士，他应该尽可能地去劝导，设法使事态趋于缓和，设法通过符合道德要求的办法去解决这类事情。”堂维克托双手捂着脸，好象要把头从胸腔上拔出来似的摇着头，表示反对。

“可是，金塔纳尔跟讲经师说什么，或者能跟他说什么呢？他不懂……是的，是的，世人认为，此事需以血来了结，而且那已不是单单为了满足报仇的愿望，而是为了能够在所谓的上流社会的人当中生活；按照社会的法则、习惯以及一般想法的要求，堂维克托必须去找梅西亚，向他提出决斗，有可能就杀死他，或者，如果在他犯罪或即将犯罪时，将他当场捉住，不必经由法庭，将他当即处死。杰出的男子汉们都是这样干的，他们倍受世人赞誉，英名载入诗歌与悲剧中，受到歌颂，赞扬。这些讲经师都知道得一清二楚。”他的确在热烈而雄辩地阐述着“世俗的观点，主张流血的道理”。之后，当他想起应捍卫相反的道理，即捍卫

仁慈、宽恕和爱他人的道理时，他又忘记了屈辱，甘愿忍受痛苦，放弃以往的奋争，变成了另外一个人，重新又呆板起来，冷冰冰地说着在农村布道时说的那些陈辞滥调。堂维克托对他的意图虽然不甚了了，但感觉得到教士的话言不由衷，心口不一。当讲经师一一罗列一个被妻子欺骗的虔诚教徒按宗教要求应在自尊、荣誉以及其他方面做出的种种牺牲时，前任法庭庭长想："是的，我一时糊涂了，我的行为是丢脸的，应该一枪把梅西亚打死在墙头上，要不就应该立刻跑到他的住处，马上和他拚个你死我活；现在弄得满城风雨，全贝图斯塔的人都得把我看成……一个……看成一个……"堂维克托心里听见了那个可耻的字眼，不由怒火冲天。

于是，讲经师劝他宽恕、忘却的冰冷乏味的话到了他耳朵里全变成了空洞无物、华而不实的东西，象是在卖弄词藻："这位男圣人既不懂那种侮辱是怎么回事，也不知道什么是社会的要求。"

为了让教士不再在耳边聒噪，不再用那既无说服力又缺乏诚意的乏味说教烦扰他，堂维克托便假装让步，说不会去干任何蠢事，要考虑考虑，设法使名誉的要求与宗教的要求协调一致……

堂费尔明大为吃惊，认为失了一着，便重新发动攻势。他绘声绘色地描述了世人对宽容的丈夫的蔑视，说居心不良的人会认为是丈夫容忍了……

听了讲经师的话，堂维克托认为自己若不做出点惊天动地的事，就是一个最可鄙的人……"啊，对，要尽早……天一亮就着手干，请两位证人去找堂阿尔瓦罗，一定要杀死他。"

看到法官一脸的怒容，堂费尔明这才又放下心来。"是的，

人有了，机器也已准备就绪；他堂费尔明用来发泄自己刻骨仇恨的炮弹已经上了膛。”

堂维克托没再说话。气呼呼地靠在一个墙角里站着。

“这儿没什么可干的了。”讲经师告辞了。但是走到门口刚要迈步出门，他又突然转回身，神情庄严得就象歌剧中的神父，高声说：

“从前我是您的精神之父，我想现在依然是，我以精神之父的身分要求您，以上帝的名义要求您……如果今天……夜里……发现……什么新的……罪行……如果那个无耻之徒不知道您已得知了一切，又来了的话……我知道，这样要求有些过分……谋杀的罪行尽管能够得到世人的谅解，在上帝面前却永远不会得到宽恕……您只要阻止那家伙进来……但是……千万不要造成流血事件，堂维克托，千万别流血，以主为众生所流之血的名义！……”

“真的，确实如此！”剩下堂维克托自己时，他想，“我又蠢又笨，怎么没想到这点呢？今天夜里那家伙一定会再来……为了不吓着她，我就再让他一次……再让一次！……这事想都甭想！……”

门开了，庭长夫人走了进来。

她面色煞白，穿着一件白色梳头衣，走路时一点声音都没有。她的眼睛显得特别大，直勾勾地看着人，让人毛骨悚然。至少金塔纳尔有这样的感觉，他后退了一步，象是面对着一个幽灵，万分恐惧。他首先想到的不是这个女人的叛夫失节，而是想万一让安娜吃惊受吓，她就会有性命之危。对金塔纳尔来说，安娜此刻不象他的妻子，倒象是舞台上唱着歌死去的特拉维亚塔①。迷信

① 十九世纪意大利作曲家维尔第的同名歌剧中的女主角。

和怜悯在可怜的老头儿心中油然而生；在寂静中突然出现的幽灵般无声无息地走过来的这个飘乎忽定的人，霎时间使他又爱又怕；爱，是为女儿生命担忧的父亲的爱；怕，是对冥界之物的怕……这个可怜的病女人也许并不是犯罪的元凶；一句话就可以杀死她，真是太容易了！噢，不！不能用刀，不能用子弹，也不能用激烈的话语去杀死她……”

“谁来了？”安娜平静地问。

“讲经师。”堂维克托说，他怀疑妻子是明知故问。

安娜不安起来。

“这么晚了……他来干什么？”她强做镇静地问道。

“干什么？为了一些政事……关于主教和省长……投票表决的事，事情很紧急……总之……是些政事。”

庭长夫人没再多问。她没走到丈夫身边就退了出去，金塔纳尔也没有走过去象平常晚上告别时那样吻她的额头。

剩下金塔纳尔自己时，他才松了一口气。“还好，瞒过去了。安尼塔没怀疑什么……他心里平静下来了，说明他刚才做得很对。”

他叫仆人倒茶。在打猎的日子里，他中午吃冷餐，晚餐就是茶。然后，就吩咐仆人们去睡觉。十一点半，他穿着拖鞋，拿着猎枪，蹑手蹑脚地摸着黑下楼来到花园里，黑暗中没碰撞任何东西。枪里上满了铅弹。

“噢，好！讲经师无意中给他提了醒，想出这么个好主意。不要流血，嗯？啊！今天夜里要是再来……堂阿尔瓦罗就得丧命！就让他来个举世哗然吧。安娜吃惊、昏倒或扑在他怀里，都随她去……不论出什么事……但只要他再来，就一定要结果他的性命。”刚才在安娜面前，他抑制住了愤怒，良心上得到平静，现在

他拿定了主意：损害自己名誉的窃贼再来时，便杀死他。他对这个决定感到很满意。

夜色漆黑，寒气逼人。堂维克托不得不回房去穿斗篷。他怕弄出声响，又怕那个家伙趁机进来，爬上阳台……但是不穿大衣是无法呆在那儿的，他会冻僵的。他尽快地找到斗篷，裹得严严实实地回到凉亭里的哨位上；从那儿看得见围墙的侧影，它在黑色的夜空下轮廓虽不十分清晰，但是很突出；也可以看见梳妆室阳台的门是否会为堂阿尔瓦罗打开。

他听见时钟敲响十二点，一点，两点……没听见打三点，这想必是他打了个盹儿，尽管他自己否认……四点钟时，他又冷又困，实在忍受不住了，迷迷糊糊的，竟把自己和周围的世界全抛在了脑后，一路磕磕绊绊地上了楼，回到自己房中，摸到床铺，机械地脱了衣服，钻进被子就睡着了。在高烧的昏睡中他梦见的全是燃烧着的幽灵、痛苦万状的魔鬼。

那天下午喝咖啡的时间，梅西亚、隆萨尔、贝多亚上尉和富尔戈西奥上校等几位谁也没象平时那样去俱乐部。

前市长佛哈发觉了这点，便摆出一副神秘的样子，大声说：

“各位，我说必有蹊跷……”

“什么蹊跷？”美洲佬堂弗鲁托斯·雷东多问。

每天这个时候他们都呆在红厅，即三人牌室隔壁的那个客厅里。

在场的人都围了过来，佛哈接着说：

“诸位请看，今天隆萨尔没来，上尉没来，上校也没来。准是出了什么事。无风不起浪……”

“起什么浪？”老奥尔加斯问，他已略有所闻。

华金尼托带着一副知道很多事情的神态说：

“没事，各位，我可以告诉大家，什么事也没有……”

“不过，请您原谅，我可知道了一个大新闻。我是从可靠的人那里得知的……这会儿，金塔纳尔想必已经让他的证人去找堂阿尔瓦罗了。”

“证人？为什么？”雷东多问。

“哈！您到挺会装傻。您太知道是为什么了。那确实是丑事一桩。”

华金·奥尔加斯起而为堂阿尔瓦罗辩护。

佛哈不说梅西亚，反倒责怪起堂维克托来，说是他在长期纵容那件有辱门庭的事。

“可您怎么知道是他在纵容呢？您什么也不知道。要说现在他向对方提出决斗，也许是发现了什么……”

“也许是他不愿再忍下去了……”

“也许根本就没有挑战这回事……”

整个下午俱乐部里议论的都是这件事。

天将黑时，隆萨尔来了。开始谁也没敢向谁打听。佛哈沉不住气，轻轻拍了拍“炮筒子”的肩膀，问道：

“您是证人吗？”

“什么证人？”隆萨尔双眉紧皱，神秘莫测地说，象个谨慎行事的人似的用冷若冰霜的态度抵挡着贸然的提问。

“梅西亚和金塔纳尔决斗的证人……”

“谁告诉您的？……这话……我是说……我不知道……我否认……您真笨，乱嚼舌头。您以为这么严肃的事会拿到咖啡馆来说吗？”

“诸位听见啦？我说的那话。”佛哈得意地嚷着，并不理会那

几句辱骂。

隆萨尔矢口否认，而且闭口不谈此事；可是，看得出来他是在强忍着。

他频频看表，把华金尼托叫到旁边去问话，却又有意让其他人听见：

“您知道驯马人堂佩德罗是否还有……的马刀？”

其余的话是低声说的。

奥尔加斯什么也不知道；隆萨尔做了个不高兴的手势，嘴里说着：“各位，再见！”便离开了俱乐部。

“各位都看见啦？我说的没错。咱们有决斗好看啦。”

这里的几位先生宣布聚会无限期进行下去。侍者点燃了煤气灯，下午的聚会继续下去，接上了晚上的。有几位吃过晚饭又回来了。八点钟的时候，整个俱乐部谈论的只有决斗这一个话题。台球室里的人放下了球杆来谎话厅里猎奇；甚至楼上犯罪室里的人，那些神不知鬼不觉就让革命爆发的人也派使者下楼来打听发生的事情。

在贝图斯塔，决斗是最不寻常的事件之一。在堤岸，在某个公共场所，时常有一些公子哥儿大打出手，但超不过打耳光这道界线。谩骂是永远不会造成后果的。古往今来，贝图斯塔从来没开设过武馆。几年前，一位退役少校曾想以教授刀术谋生，开始时，小侯爵、奥尔加斯父子、隆萨尔和另外几个人非常喜欢这项用棍棒击来打去的运动，但很快就腻了，弄得那位少校后来只好靠四处借债为生。

在人们的记忆中，在这座城市里只有过两次决斗大概是进了决斗场地的。一次是梅西亚的，那是多年以前他还很年轻的时候；当时弗里希利斯是对方的证人，也是参与那次决斗的唯一的

贝图斯塔人。

他从不愿说那次决斗的情况，不过，决斗之后，不论是梅西亚还是他的对手谁也没卧床不起，连一天都没有，倒是事实。

另一次是会计主任和出纳员之间的决斗，就因为在谁拿了钱的问题上发生了争执。他们的决斗是以一人见伤告终。出纳员的脖子被划破了一道，因为会计主任意在砍下对方的头，所以刀是横砍过去的。在贝图斯塔的年鉴上再没有其他进入场地的决斗了。

那天晚上，为了等候消息，消磨时间，人们探讨了很久关于我们从中世纪继承下来的这个野蛮习俗的合法性。

老奥尔加斯虽说干的是公证人的营生，却还有点学问，他很有把握地说决斗是神裁法的残余。

堂弗鲁托斯说，大概是这么回事，但不管是神裁还是圣裁他都不会因此去玩命。要是有人侮辱了他，他就去找法官，不行就用棍棒解决。“让一个好斗的家伙，一个不用干活就能有饭吃的家伙杀死我，我娘养的儿子可不答应。”

“可是，”老奥尔加斯说，“要看情况……名誉……社会……您大概知道费加罗① 这个人是谴责决斗的，但他承认，事情到了自己头上，他也会去决斗的。”

“我可不是那个蹩脚的剃头匠②，我的先生，”堂弗鲁托斯嚷道，“丢点东西我还是丢得起的。”

不得不向堂弗鲁托斯解释一下费加罗是谁；可是这位费了许多脑子，喊叫了半天，累得大汗淋漓的雷东多知道了费加罗是

---

① 十八世纪法国剧作家博马舍的喜剧《费加罗的婚姻》中的人物。

② 即费加罗，但不是《费加罗的婚姻》中的费加罗，而是博马舍另一喜剧《塞维勒的理发师》中的费加罗。显然是雷东多弄错了。

何许人之后，依旧大吼大叫，说不管怎么样，谁向他挑战他就把谁揍得灵魂出窍……

“要是我，”前市长说，“我就诉诸法庭……一张状纸，法律是不容辩驳的……”

“要是我，”老奥尔加斯站起来，用颤抖的声音庄严地高声说，“我绝不干那种事。向我挑战的人要是老手的话，我就强迫他同意在下列条件下进行决斗：（众人洗耳恭听）相隔两步的距离（他跨出两大步，站到堂弗鲁托斯面前，堂弗鲁托斯神情异常严肃，身子挺得直直的）；一把手枪上子弹，一把不上子弹（老奥尔加斯想到决斗会象他所说的那样进行时，脸色变得煞白）；一、二、三（他拍了三下手掌）呼！上帝给谁一粒子弹，圣彼得就为那粒子弹祝福！我就这样决斗。问题不在于老练而在于勇气。”

“好，好！说得对，说得对！”在座的大多数人就象头一次听到这些话似的，都齐声喝彩。

只要一谈决斗，他们说的就是那天佛哈、堂弗鲁托斯、奥尔加斯以及其他先生们说的那一套。

这群会友白等了一晚上。那天晚上，隆萨尔、富尔戈西奥和贝多亚都一直没在俱乐部里露面，据说除了弗里希利斯，他们几位也是证人。

这确有其事。虽然克雷斯波叮嘱所有参与这个不幸事件的人要绝对保密，但不知怎么，这件确实存在的事还是在贝图斯塔风传开了。他们怀疑是隆萨尔的过错。佩特拉和隆萨尔都太冒失了。佩特拉出于报复心和邪恶的天性，把原来的女主人的事告诉了某个女友。“她为什么离开那家呢？因为如此这般的缘故”。“炮筒子”有幸得到金塔纳尔的信任，不免得意忘形，飘飘然起来，终于抵挡不住诱惑，也泄露了机密。这就是贝图斯塔全

城都在议论此事的原因。

省长在家里让人不要跟他谈那件事，因为众所周知他作为掌权者的责任与他作为骑士的义务是水火不相容的，他应该听而不闻，视而不见，佯作不知，而这点他是能做到的……

两天过去了，没听到任何消息。

“决斗的事莫非是谣传不成？”佛哈在俱乐部里问。

这时华金尼托·奥尔加斯憋不住了，他从小侯爵那儿得知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不，那不是说着玩的；真是要那么干的。是一场你死我活的决斗。”

尽管富尔戈西奥上校神气十足，说名誉法典就在手边，但是证人们无能，办事不力：找不到武器。最先说是用马刀，但是找不到决斗用的马刀；贝图斯塔没有这种刀，或者是有刀的人不愿拿出来。后来说用手枪……可手枪也似乎故意躲藏了起来。“我认为，”华金尼托又说，“帕科也这样看，这件事有些不可思议，是弗里希利斯想把事情拖延一下，看能不能说服梅西亚，让他离开贝图斯塔。”

“真丢人！”佛哈嚷道。

“但那是最初的解决方法。堂维克托大概发觉了那件丢人事（至少人们这样认为）。当天晚上弗里希利斯去找过梅西亚，要求他尽早离开这里。梅西亚把事情一五一十地都告诉了帕科。”

“好，还有什么？”

“没有了，再就是梅西亚自然是不会同意的；梅西亚说，金塔纳尔和全贝图斯塔的人都会说他是吓跑的。不过，弗里希利斯的话堂阿尔瓦罗还是听的，他让堂阿尔瓦罗用名誉担保第二天乘去马德里的火车离开。看来阿尔瓦罗的命攥在堂维克托手里，

他本来可以一枪打死阿尔瓦罗，但是没打。弗里希利斯提到了这点，还提到受损害的丈夫应有的权力，迫使梅西亚逃走。‘那不是胆小，是自我裁决，您背信弃义，罪不容诛，我替您把死刑减为流放。’”

“这是克雷斯波说的？”

“正是。”

“瞧这个弗里希利斯！”

“他跟阿尔瓦罗很随便，阿尔瓦罗也很尊重他。”

“好，还有什么？”

“没有什么了，说是阿尔瓦罗下了保证。可是第二天，就是昨天上午，正当咱们的唐璜收拾行装准备上路时，弗里希利斯和隆萨尔却来下战书了。看来堂维克托一大早就把弗里希利斯叫了去，逼着他去找‘炮筒子’，一起去向奸夫挑战。弗里希利斯只好依他，因为金塔纳尔一听说对方想逃走，就说哪怕他逃到天涯海角也要追到底，还说要在报纸上、大街上管他叫胆小鬼……他大发雷霆。”

“当然了，演戏嘛！”

“所以，弗里希利斯只好让堂阿尔瓦罗收回保证，去找证人。”

“梅西亚呢？”

“那还用说；他不走了，准备去找证人。他们希望我能算一个（撒谎），可是后来……由于我和双方关系都很不错……简而言之，他们又另找了别人……可没找到……只有常常自找这种麻烦的富尔戈西奥……还有究竟是个军人的贝多亚……”

总之，华金尼托对一切都了如指掌。小侯爵到旅馆去看望梅西亚，梅西亚把什么都跟他说了。

梅西亚有些话也没对小侯爵说，那就是他心里非常害怕；他很高兴与安娜断绝来往，那样的来往会耗尽他那所剩无几的体力，让他在安娜面前出丑；想到和握剑或握枪在手的堂维克托面对面站着，他就觉得胆战心惊。

所以他立刻接受了弗里希利斯的第一个建议。

“自然！应该一走了之。他有什么权力置那个男人于死地？人家那天早晨饶了他一命，又是自己损害了人家的名誉。第二天一定走，坐火车走。”

弗里希利斯料定他会接受，因为根据阿尔瓦罗的胆量，他知道从何入手。在那次神秘的决斗中，就是俱乐部会友们谈到的那次，他当过证人。由于一个女人的过错，一个外乡人向堂阿尔瓦罗提出进行一场特殊的决斗；除了弗里希利斯，其他所有证人都是军人，弗里希利斯是唯一目睹了那次事件的贝图斯塔人。决斗是一个傍晚时分在莫蒂科的一片小树林里用刀进行的。梅西亚和他的对手都穿着衬衫（弗里希利斯记忆犹新，就象昨天发生的一样），都穿着衬衫，握着刀……双方都是面无人色，又冷又怕，浑身发抖。天空阴云密布，看来要有一场倾盆大雨。两个斗士都仰望着天上的阴云。弗里希利斯知道他们盼望的是什么。两个单身汉之间的决斗开始了，两把钢刀第一次相碰时，雷声响了，拳头般的雨点开始往下掉。梅西亚和他的对手象风中的树枝一样瑟瑟发抖……这阵暴雨太大了，证人们让决斗暂时停止……后来也没再继续进行。“他们没有与大自然抗争。”梅西亚安然无羔，克雷斯波婉转地向他保证，自己要为那次荒唐的决斗和贝图斯塔花花公子的胆怯保守秘密。

“回想起这一切，弗里希利斯在那个难忘的夜晚勒令梅西亚出走时，他对他就象对脚上的鞋似的，让走就得走。但是——华

金尼托说对了——次日他不得不让堂阿尔瓦罗收回诺言。他用不着逃了。金塔纳尔一定要决斗，他是阿拉贡人，不会让步的。”

“不知道谁让他改变了主意。昨天晚上差不多已经决定和平解决了，您离开这里他很高兴；今天我去看他时，在我朋友的床边遇到了隆萨尔先生，他也来了。”

隆萨尔问了好。

梅西亚的脸色变得煞白。他正在把白衣服往一块儿收拾，听到那些话就停了下来。

“这么说……”

“您得去找证人。”

弗里希利斯对维克托不和他商量就把隆萨尔请来一事感到不快。金塔纳尔相信这个佩尔努埃塞斯的议员的能力，知道他不喜欢堂阿尔瓦罗。在前任法官看来，这是位好证人。弗里希利斯则认为这是个大错误。

最糟糕的是无法劝阻金塔纳尔。

“这事一天也不能再拖了！反正这件丢人事已经传开了，而且传得那么可怕，那么快，怎么补救也无济于事了。

“可是你发着烧生着病……”

“没关系。这样更好。如果你们不去找那家伙挑战，我起来，自己找别的证人去。”

别无它法。

梅西亚尽量掩饰心里的恐惧，勉强给自己找来了证人。

商定决斗用刀进行。但是找不到合适的刀。另外，在一些细节问题上遇到了麻烦。这样拖了一天。

次日上午协商同意用手枪决斗。

堂维克托当时就想好了自己的方案。他很高兴用手枪决

斗。

可是，决斗用的手枪也找不到。

这样又拖了一天。

卧床七十个小时后，堂维克托起来了，这七十个小时中，有一整天是在发烧，其余时间里他有时焦躁不安，有时痛苦万分，但在安娜面前总是忍着，丝毫不表现出来；安娜在他身边，以备他不时之需。

在卧床不起的那段漫长时间里，高烧过后，身虚体弱，缕缕哀愁和宗教与哲理的思绪趁虚而入，涌上心头。堂维克托感到勇气在减弱，这并非因为怜惜自己的生命，他认为在堂阿尔瓦罗面前没有多大危险，而是害怕心慈手软。知道用手枪决斗时，他便决定不把对手打死。“我要把他打成瘸子。朝他腿上打。相隔二十步的距离对方不可能打伤自己；即使伤着，也是碰巧。”

安娜一点疑心都没起，因为梅西亚对弗里希利斯履行了诺言，写了封信向安娜告别，说他要做一次紧急、短暂的选举旅行；至少安娜没怀疑到事情与丈夫和情人的生死有关。在平常出去打猎的那个时候，堂维克托在弗里希利斯陪伴下走出了花园大门。

隆萨尔在后街上等着他们。早晨的天气很冷，草上结了冰霜，象是覆盖了一层薄薄的雪。

一辆马车在圣蒂安内斯公路上等他们；安娜的医生贝尼特斯坐在车里。看见医生，堂维克托的脸色发白了，除此之外，看不出他有任何激动的表示。

一路上几乎谁也没说话，就这样来到了比维罗庄园的围墙外。下了车，绕过侯爵的庄园，走进了橡树林，几个月以前，他曾在讲经师的帮助下，在那里寻找过自己的妻子。“多少在当时弄

不懂的事情现在都明白了！”没关系；事实是，堂费尔明夜访之后，在自己心灵上造成巨大创伤的那股怒火现在只剩下了一堆灰烬；他不想把堂阿尔瓦罗除掉了，与梅西亚不共戴天的念头亦不复存在；哲学与宗教在堂维克托心里胜利了。他决计不杀死他了。

他们来到山林的最高处。那儿是一小块高地，上面有一处可量出三十步距离的林间空地。决斗的最后规则是：二十五步距离之内各人可往前走五步；击掌的间歇时间为有效瞄准时间；击掌的间歇必须是很短的。其实，富尔戈西奥上校从未见过手枪决斗，尽管他一口咬定说目睹过多次。隆萨尔和贝多亚也根本就没参与过类似的事情。弗里希利斯只见过梅西亚那次未遂的决斗。上述有关决斗的规则是上校从贝多亚借给他的一本法国小说里抄来的。唯一的独到之处是富尔戈西奥发誓说，自己军人的名誉不允许他为一次模拟决斗作证，因为在那样的距离之内，不等瞄准就发口令，对于两个初次上阵的人——用手枪决斗梅西亚也是头一遭——来说，这种手枪决斗将是毫无意义的。

贝多亚想到堂维克托是个弹不虚发的射手，但是没敢向上校提出异议。对方也没说什么。

堂维克托和证人们来到决斗的高地上时，那里还空无一人。十五分钟后，堂阿尔瓦罗和他的证人们以及堂罗布斯蒂亚诺·索摩萨先生才在光秃秃的林木间出现。梅西亚脸色灰白，穿着极其整洁雅致的深色衣服，潇洒英俊。

一见到自己的敌人，堂维克托的泪水竟夺眶而出。当时他真想大声喊：“我宽恕他了！我宽恕他了！……象十字架上的耶稣那样。”金塔纳尔并非胆怯，他的气馁是伤心所致。“命运的嘲

弄多么令人痛心啊！他，他就要朝那个漂亮小伙开枪了，假如十年前爱上安娜的是他，那么安娜早就得到幸福了！而他……他，金塔纳尔，这会儿就会安然地呆在最高法庭或者堂戈迪诺庄园里啦！……互相残杀这种事实在太荒唐了啦……但是已无法挽回了，他们已经在叫他了，已经把冷冰冰的手枪放在他手里了……”

出于尊严，弗里希利斯显得很平静，但他也担心万一梅西亚有胆量开枪，而且碰巧打伤维克托。当他把金塔纳尔领到名誉的位置上时，紧紧地握了握朋友的手。

证人和医生都远远地站开了，谁都怕碰上一颗流弹。

堂阿尔瓦罗不由自主地想到了上帝。这个想法加深了他的恐惧；他想起自己只有重病缠身、孤零零地躺在那张光棍床上时……才会有这种虔敬的念头。

弗里希利斯却对他的胆量吃了一惊。

梅西亚自己也不知道是怎样来到那个地方的。

他一边这样想一边朝维克托瞄准，他看不见对方，什么都看不见，他无力去扣动扳机，他听见三下迅速的掌声，接着是一声枪响。金塔纳尔的子弹烧着了那穿戴讲究的人的瘦腿裤。

梅西亚心里突然感到一股异乎寻常的力量，只觉得浑身是劲，血在沸腾，自卫的本能油然而生。“一定要自卫。如果对方再开枪，就会打死他的；堂维克托可是个百发百中的猎手啊！”

梅西亚朝前走了五步，瞄准。刹那间，他竟觉得自己变得勇猛异常。这是预感！他的手腕平稳，觉得堂维克托的头就靠在他的枪口上；他轻轻扣动了冰凉的扳机……他觉得子弹射出了枪膛。“不，开枪的不是他，是预感。”

随着一声枪响，堂维克托·金塔纳尔扑倒在沾满寒霜的草

地上，嘴啃着泥土。

梅西亚的子弹射进了他那胀鼓鼓的膀胱。

当时，人们只能把可敬的法官那失去知觉的躯体抬到比维罗的新房子里，过了一会儿，医生们才发现上述的伤情。堂维克托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几个月以前，他就在这同一张床上做过孩子般甜蜜的梦。

两位医生、含着两眶冰凉泪水的弗里希利斯、惊呆了的隆萨尔和懊悔不已的富尔戈西奥上校围在床边。贝多亚陪着梅西亚已经走了。几个小时以后，梅西亚便登上了去马德里的火车，而这正是弗里希利斯三天前想让他做的事。

侯爵的管房人佩佩吓得目瞪口呆，他又害怕又难过，站在那个奄奄待毙的人所在房间的隔壁等候着吩咐。他看见弗里希利斯走出来，以为没有旁人，便举起紧握的双拳。

“怎么样，先生？那个上帝祝福的好人怎么样？”

弗里希利斯仿佛不认识佩佩似的，朝他看了看，随后象是自言自语地说：

“鼓胀的膀胱……腹膜炎……不知谁……反正他们这样说。”

“腹什么，先生？”

“没什么……必死无疑了！”

弗里希利斯走进一间昏暗的小客厅，他要在那儿偷偷哭一场。

过了一会儿，佩佩看见富尔戈西奥上校也出来了，后面跟着索摩萨大夫。

“把他送回贝图斯塔？……”那个军人说。

“没用了！做梦也办不到了！回贝图斯塔有什么用？肯定

过不了今天下午。”

索摩萨常常弄错，把病人的死期提前。

这回他又错了，他让堂维克托活的时间超过了堂阿尔瓦罗的子弹让他活的时间。

上午十一点钟金塔纳尔死了。

……

那一年，贝图斯塔的五月是名副其实的五月。真是难得的事！

常年聚集在科尔劳山顶的阴云在三四月份就把脾气发完了。象挪亚的乌鸦得以飞出方舟一般，贝图斯塔人涌上了街头，不用说，乌鸦是一去不复返了。过了两个月阴雨连绵的日子，现在得以重见蓝天，呼吸到室外空气，在长满了光闪闪绒毛的绿草地上散步，是多么惬意啊！

全贝图斯塔的人都出来散步了。

弗里希利斯却无法使安娜迈出家门一步。

“可是，我的孩子，你这样做等于在自杀。贝尼特斯说的话您已经知道了，活动是必不可少的，不出去换换空气，见见阳光，神经质就不会叫你安宁……去吧，安尼塔，看在上帝面上，理智一些吧……您对自己……发发慈悲吧。您要是愿意，咱们一大早或天一亮就出去：那时候大散步场美极啦！要不傍晚到公路上去乘凉……看在上帝份上，孩子，您会再次病倒的。”

“不，我不出去……”安娜象盲人似的摇着头。“看在上帝面上，堂托马斯，别折磨我了，您干嘛要这样折磨我呢！……以后我会出去的……什么时候，我不知道。现在一想到上街我就害怕……噢，不，看在上帝份上……不！天哪，别管我啦！”

她紧握双手，激动起来；弗里希利斯只好不做声了。

安娜在整整八天的时间里奄奄一息，性命垂危；整整一个月卧床不起，生命处于危险之中；两个月的恢复期里歇斯底里频频发作，而且发作的方式很奇怪，连她自己都感到每次犯病都不一样了。

弗里希利斯告诉庭长夫人说金塔纳尔在帕洛马雷斯海滨沼泽地打猎受了伤，因为猎枪走了火……但是安娜要求立刻带她到帕洛马雷斯去，她揣测着事情的真相，心里七上八下……

“不行，明天才有火车。”

“那就坐马车，坐马车去……您在骗我；要是真是这样，您一定会守在维克托身边的……”

弗里希利斯尽力把自己回到这里的原因说得合乎情理。

这些好心的谎话全然无济于事。安娜打算自己一个人去寻找她的维克托……他不得已只好对她说了一句实话：她丈夫死了。她要见见尸首，但身子却动弹不得了。她昏倒在地，醒来时已躺在床上。弗里希利斯把不幸归咎于打猎中出的事故，以为能瞒她几天。但是，安娜并不相信人们对她说的那些话，她只相信事实。梅西亚的失踪和维克托的死亡向她说明了一切。

出事后的第三天下午，当时弗里希利斯不在奥索雷斯老宅里，安塞尔莫交给女主人一封信，是堂阿尔瓦罗从马德里写来的；在信里他解释了自己失踪和沉默的原因。

傍晚，克雷斯波来到安娜的房间，叫了两三声不见答应……他吃惊地要来灯，看见他的女友死人似的仰面朝天躺着，被头上放着梅西亚那封散发着香味儿的信。

工夫不大，贝尼特斯用镇静药把庭长夫人救醒过来，又开了对付新危险和神经系统毛病的新药，趁这个工夫，弗里希利斯在梳妆室里看了他心里一向称为懦弱的凶手的那个人的信；看完

那封令人作呕的信，就用那双工匠的手把它揉成了一团，声音嘶哑着说：

“白痴！ 无赖！ 卑鄙！ 白痴！”

在那页散发着娼妓香味儿的纸上，堂阿尔瓦罗用浪漫的、漏洞百出的言辞诉说了自己的罪责、金塔纳尔的死亡以及自己的感情用事。“他出走是因为……”

“因为你害怕公道，也害怕我，胆小鬼！”弗里希利斯自语着。

“他悔恨交集，不得不远远离她而去……但爱情会让他重返贝图斯塔的。回来？安娜认为他该回来么？或者认为他们应该在别的地方，比如说在马德里姘居？”那封信里除了虚情假意就是一派胡言；他根本不会真诚地爱别人，是个自私自利的小人，也不配命运与罪恶为他安排的机遇。

安娜没看完那封信。她从那几行无耻的话里一经证实了自己的怀疑，就象死人似的一头栽倒在了枕头上。当时她没能想到自己真心所爱、感情由衷依恋的那个漂亮躯体里包藏的竟是那样肮脏卑鄙的灵魂，过了很久很久，庭长夫人才想到这点。

在安娜病情危笃、神志不清、贝尼特斯拚命抢救她的时候，折磨着她大脑的是悔恨与高烧时的谵语。

有时她怕死去，有时怕自己发疯，她既怕丧失理智，又怕恢复理智；有时这种压倒一切的恐惧反倒使她尽力平静下来，按照那位面冷心诚、一向对她关怀备至、聪明能干的医生的嘱咐去做。

当虚弱的身体重新感到生活的温暖，当她象在黑暗痛苦的死亡波涛中搏斗得精疲力尽的溺水者似的把生命紧紧抓在手里时，她就整天整夜地既不去想自己的情夫，也不去想金塔纳尔；不过，那只是病情开始好转的头几天的事。

由于营养和体力的恢复，罪恶的幽灵又重新出现了。啊，真是罪恶昭彰！她受到了惩罚。这象日光一样分明。但有时她一想到自己的罪孽，自己那双重的罪孽，尤其想到金塔纳尔的死，就觉得有一种比下地狱、发疯和丧失理智还可怕的莫名的恐惧象一阵雾似的从身前飘过，与悔恨交织在一起。那悔恨是良心上的一个实体，是一块摸得到的心病，是有形的绝望。安娜不再如此清楚地去看自己的罪责了。不知是谁在她心里争论、进行着并无反响的诡辩，那些诡辩虽没有减轻悔恨的痛苦，但使人对一切都发生了怀疑，怀疑是否存在公道、罪恶、善良、上帝、逻辑、灵魂……安娜。“不，什么都不存在，头脑中的苦闷说；只存在一种痛苦的游戏，一种荒谬的冲突，那种荒谬能让你陷于无止境的痛苦中；没有任何理智能结束这种精神上的折磨，因为理智怀疑一切，甚至怀疑自己，但不怀疑痛苦的存在；这是你心里的那个人唯一感觉到的东西，没人知道它是怎么回事，是什么东西，但它让人痛苦，因为你在忍受痛苦。”

心里发生的这番词义之争，病人听来是很清楚的，因为这完全反映了她内心的感受。她想着这一切，因为她在自己心里看到了这一切：她终于只相信自己的痛苦了。

双脚碰到土地，重新见到光明，脱离了那痛苦的混乱世界，重返生活的、理性的、秩序井然的实实在在的世界，象是得到了一种安慰，呼吸到了纯洁的空气，尽管这会再度想起可耻的情夫和被侮辱、被卑鄙懦夫的子弹所伤害的丈夫；那个懦夫逃离了死者，却难逃罪责。

安娜厌恶那种无法避免的快慰和自私的喜悦，尽管如此，她依然感到了欣慰，而这种欣慰则是一种新的痛苦。

当理性在她身上正常发挥作用，她相信了道德法则的存在，

按理智的原则清醒地把自己看成罪人时，她惊奇地感受到一种惭愧的安适。这是很可怕的，但她终究回到坚实的土地上来生活了，不再在受头脑里的胡言乱语左右的病体上生活了，也不再忍受心中“地震”的折磨，这种“地震”是导致大脑兴奋的最坏的东西。

安娜尽可能把这些感觉都告诉了贝尼特斯，但对自己的悔恨却避而不谈。

然而，她嘴上说的和心里想的贝尼特斯都很明白。他说眼下首要任务是摆脱死亡的危险。

“您想自杀吗？”

“噢，不，不想那样做！”

“夫人，我们要是不想自杀就必须注意身体，而您现在的所做所为……是完全和这背道而驰的。您以为用回忆、用对过去的留恋……用厌恶不该发生的事情来折磨自己是您的责任吗？……假如您有力量承受那种思想上的劳碌，那自然是最好不过的。但您没有这种力量。忘却，平和，内心的宁静，与外界、与业已来临的给我们带来生机的春天交往……我向您担保，等到您抛开了一切顾虑，变得健康无恙的那天，如果您愿意，我将对您说：安尼塔，现在您的身体已经相当健康了，可以开始折磨自己了。”

弗里希利斯也这样说。

除此便再没人说话了，因为安塞尔莫几乎不会说话；塞尔万达来来去去象尊活动的塑像，……而其他贝图斯塔人自从堂维克托死后就没有再登奥索雷斯老宅的门。

没人登门了。贝图斯塔上流社会感到震惊和恐怖。好心的贝图斯塔人见面时都假装痛心疾首，以此掩饰那件“小说般的大

丑闻”，那个多少打破了一些这座凄凉城市单调生活的事件带来的内心的快乐。不过很少有人为那件事而喜形于色。丑事一桩！奸情败露！决斗！一个丈夫、一位前任法庭庭长膀胱中弹身死！即使在革命时期，在贝图斯塔也没动过枪。谁也没有为获得男人不可剥夺的权力费过一粒子弹。梅西亚那一枪，即罪在庭长夫人的那一枪，打破了不声不响的谨慎适度的犯罪的和平传统。“谁不知道，恩西马达区和移民区里的许多贵妇都欺骗过或正在欺骗或接近欺骗各自的丈夫，但是，刀枪相见的事却从没有过！嫉妒一向是乔装成羡慕的，现在也拖着肤色焦黄的躯体来到了街头。结果我们看到，在暗中嫉妒庭长夫人的美貌和贞洁名声的不仅仅有维西塔雄·奥利亚斯·德·奎沃、奥夫杜利亚·凡迪纽、“浮动公债”男爵的夫人，而且还有省长夫人、帕埃斯小姐、克拉斯皮克太太和连萨雷斯太太，也就是“君士坦丁大帝”，以及侯爵夫人的女仆们。整个贵族阶级、整个中产阶级乃至村妪农妇们……谁能相信呀！还有那位当年开明到慷慨地挥霍自己的青春，大行风骚之事的侯爵夫人堂娜鲁菲纳！……还有其他的女人！

贝图斯塔所有的女人都在说安娜·奥索雷斯的坏话，不少男人也怀着那种女人的心肠嫉妒她，中伤她。在教士会里，格洛塞斯特尔和身旁的库斯托迪奥谈论着丑闻、虚伪、堕落和巴比伦时期的不轨行为。在俱乐部里，隆萨尔、佛哈和奥尔加斯父子对那个蜗居在家、与世隔绝的可怜寡妇业已逝去的名誉极尽污蔑之能事。

奥夫杜利亚·凡迪纽一得知这个不幸事件，没过几小时，就戴着最大的帽子，穿着最紧身裹腿的衣服和最窸窣作响的裙子到了大街上，她来呼吸那充满伤人恶语的空气，打听那桩丑事的

前前后后，咂摸那件罪行的余味。那桩罪行象是一根棒糖，在人们嘴里传递着，所有人都来舔它吮它，却又把从蜜糖中得到的快乐掩饰起来。

“各位都看见啦？”凡迪纽夫人得意的目光说，“咱们大家彼此彼此。”

她的嘴却说：

“可怜的安娜！她全完啦！还有什么脸见人哪？她也太浪漫了！甚至……这种事出在她身上就得开枪开炮的，闹得满城风雨。”

“各位还记得耶稣受难日那次游行吗？”男爵问。

“记得，对比一下……谁能相信呀！……”

“我相信，”侯爵夫人嚷着说。“我早知道那个贱女人要出事……光脚走路那件事……malorum signum①。”

“是呀，malorum signum，”男爵夫人把这句话重复了一遍，好象在说 et cumsiritu tuo②。

“尤其是这件丑事！”停了一会，堂娜鲁菲纳又愤愤地说。

“丑事！”那圈人齐声重复着。

“冒失鬼！笨蛋！”

“对！对！”

“可怜的堂维克托！”

“是呀，真可怜，愿上帝宽恕他……可话说回来，他也是活该。”

“太活该了！”

“大家想想，那么深的交情……”

---

① 拉丁语，意为：不祥之兆。

② 拉丁语，意为：拯救你的灵魂。

“让人看着不顺眼……”

“那是……”

“真叫人恶心!”

最后这句话是维加亚纳侯爵说的，他所有的私生子都在乡下。

奥夫杜利亚参加这种谈话就如同出席祝贺自己名声得胜的庆典一般。

她从未出过类似的丑。奥夫杜利亚是什么货色，全贝图斯塔的人心里都有数……不过她一次丑也没出过。

是呀，是呀，出丑是最糟糕的，那场致命的决斗也是件麻烦事。梅西亚逃之夭夭，住在马德里……已经有人在议论他和帕洛马雷斯的部长夫人重温旧情的事了……由于安娜的过失和笨拙，贝图斯塔失去了两位最重要的人物。

人们断绝了与安娜的一切来往，以此作为对她的惩罚。没有人去看望她。连小侯爵也没去，他曾经有过一个念头：把梅西亚扔掉的这件东西拾起来。

那个断绝来往的方案，那道防疫封锁线是这样形成的：

“一定要孤立她!……不要和那个意大利舞女的女儿有任何来往!”

重提这句旧话的荣誉属于巴尔卡萨男爵夫人。

如果里帕米兰能够出门的话，他是不会理睬上流社会那个残忍的回忆的。但可怜的卡耶塔诺早已卧床不起了。后来，他在家里又高高兴兴地活了两年。

他唱着歌，吟诵着维耶加斯① 的诗结束了自己人生的历

---

① 十六世纪西班牙诗人，作家。

程。

庭长夫人原想把来访的人一律拒之门外，现在已无此必要了，因为没有任何人来看望她。人们都知道她病得很厉害。心眼最好的人也只满足于向佣人和贝尼特斯打听一下她的病情。他们总是把安娜称作“那个不幸的女人”。

安娜甘愿忍受那种孤寂。要是贝图斯塔没有提前实现她这种意愿，她自己也会去寻那种冷落的。可是，当健康开始恢复，重新回到周围的世界，想到将来的日子时，她感到了世态的冷酷，尝到了充满邪恶的世界中的痛苦滋味。“所有的人都抛弃了她！这是罪有应得，但是，……不管怎么说，那些贝图斯塔人也太坏了！她一向都鄙视他们，即使他们奉承讨好她的时候也是一样。”

金塔纳尔的遗孀决心尽可能按贝尼斯特的嘱咐去做，尽量少想自己的悔恨、孤独、寂寞和凄凉的暗淡前景。

当复苏的身体有了力气，她就做起编织活计来，靠铁一般顽强的意志努力在编织中寻求乐趣。

她讨厌所有的书籍；任何推理论证都会使她想起自身的不幸；还是什么也不想为好。这她有时还能做到。每逢此时，她就觉得心灵中最美好的东西睡着了，而象许许多多别的女人一样，当个地道的女人的那种充沛精神则在她身上醒着。

终于，她悟出了安塞尔莫整下午整下午地跪坐在院子里抚摩着猫虚度时光的道理。沉默，生活，只图个安宁，别无他求，任凭光阴流逝；这是个好办法，也许是最好的办法。由此大概可以走向死亡了。安娜会无所畏惧地走向死亡。死亡吓不住她；她所希冀的是不要在神志迷茫、昏睡不醒中死去……

贝尼特斯把她从这长达数小时的悲凄无语的沉静中惊醒

了，安娜带着垂死者的微笑问道：

“你好吗？”

医生带着另一种淡然悲哀的微笑回答了她。

“好，安娜，好……您能听话，我很高兴……”

当贝尼特斯和克雷斯波单独在一起时，医生却说：

“我不喜欢安娜那种……”

“我看她有时倒很平静……”

“是的；正因如此……我才不喜欢，应该强迫她去散散心。”

于是，弗里希利斯便打算说服她出去消遣消遣。

贝图斯塔的五月很少象今年这样迷人：空气干燥，气候温和，天空晴朗。所以，五月一到，弗里希利斯就恳求安娜和自己一起出去散步。

但是，他没办到；安尼塔向他作揖打躬求他让她安静，让她静静地呆在家里，因此，克雷斯波决定让自己可怜的女友在家里寻点乐趣。

“可以让她爱上种树养花嘛！”

不妨试试看。于是，他就试着做了。

为了不使弗里希利斯扫兴，安娜目不转睛、笑眯眯地看着他，听他讲课，上实践课时，就下楼到花园里去。这使弗里希利斯很受鼓舞。一天下午，他讲起了自己最伟大的成功——将球状桉树引进贝图斯塔地区的经过。

安娜生病期间，堂托马斯·克雷斯波怕安塞尔莫和塞尔万达侍候不周，没征求任何人的同意便搬到奥索雷斯老宅里来住了。从六十年代起他就住在旅馆里，现在他把旅馆的床移到了老宅的底楼。安娜的卧房和梳妆室在弗里希利斯选中的房间上面。在那里他尽量不弄出声响，不打扰任何人。他住在那里是

为了守护庭长夫人，便于一有事他就能赶去。

白天他在旅馆里吃午餐和晚餐，晚上就住在老宅里。

直到身体开始复原，安娜才知道这件事。有一天，她报怨说太寂寞了，承认晚上有时感到害怕。弗里希利斯这个好人脸涨得象蕃茄一样红，惴惴不安地说，他一个半月以前就自作主张住进了庭长夫人楼下的房间，并且吩咐仆人们不要告诉夫人。

自从知道这件事以后，安娜在悲凉的夜晚不再感到那样孤独无依了。秘密揭穿后，弗里希利斯就常在楼下故意大声咳嗽，让安娜听见，就象是在告诉她："不要怕，有我在这里。"

正所谓卑鄙小人无所不知，这件事也让贝图斯塔人知道了。说弗里希利斯钻到庭长夫人家里，到奥索雷斯家高贵异常的老宅里寄宿去了。

有些人说：

"也许是件善事。可怜的女人大概过得十分拮据，有弗里希利斯的帮助……她就可以去挥霍了。"

上流社会的人扳着手指头计算留给安娜的财产："可能什么也没给她留下。"

"她没有年金。"

"她丈夫堂维克托的年金在阿拉贡，不归她。"

"大概她也没申请寡妇抚恤金。"

"没脸申请！"

"当然！要求寡妇抚恤金……她……可敬的大法官的死是她一手造成的！"

"大概不配申请！"

"就是不配！"

"她住在奥索雷斯老宅里已经不合适了。"

“当然，尽管她丈夫把房子给了她，但据说是她丈夫从安娜的姑姑手里买下来的，用的不是收入的钱，而是卖了庄园的田产。”

“不管怎么说，她也不应该再住那座房子了。”

“所以，不知道她现在靠什么生活。”

“靠那个……靠把弗里希利斯养在家里，他会出好价的。”

“说得对，他疯疯癫癫的，没什么顾忌……不过他可是个好人。”

“好人……相对而言罢了，”侯爵说；痛风的毛病开始折磨他了，他忍着病痛准备大谈一通严肃的道德问题，抒发一下他那郁闷之极的情怀。

侯爵想起曾在别的场合很起作用的那些夸夸其谈，就简要地说：

“无论如何，和自己莫逆之交的失节妻子同居一宅总是……是件恶心事！”

没人敢否认这种说法。

维加亚纳家聚谈会上的种种疑虑同样使庭长夫人苦恼万分。当她觉得体力足以支撑她走到花园里去时，就鼓足勇气把多日来一直折磨着她的想法告诉了弗里希利斯。

“我……想搬出这座房子……这房子……实际上……不属于我……它属于维克托的继承人，属于他姐姐堂娜帕基塔，她有子女……而且……”

弗里希利斯发火了。还商量什么！他早已把一切都办妥了。他往萨拉戈萨写了信，堂娜帕基塔回信说有庄园的财产就很满足了。“足够了。从法律和道义上讲，老宅都是安娜的。”

安娜让步了，她没有力量去违背一个顽强的意志。

当弗里希利斯打算申请庭长夫人应该得到的寡妇抚恤金时，安娜坚决拒绝在弗里希利斯拿来的文件上签字。

“不，不行，堂托马斯！我饿死也不要！”

确实，如果不申请抚恤金，寡妇就要受到饥饿和悲惨恼人的贫困的威胁。

安娜说情愿作为军人的女儿去要求理应得到的孤儿抚恤金。

“您真是异想天开……那根本不行……我也不知道能不能申请得到。”

弗里希利斯办这件事时也有些脸红，他替安娜签了名，几个月后，把第一笔寡妇抚恤金交给了她。

生活十分拮据，又完全没有其他来路可以维持生活，所以，庭长夫人哭着拒绝了多次后，还是接受了这笔寡妇的伤心钱，以后她就自己在文件上签名了。

贝尼特斯和弗里希利斯由此看出了忧郁症的征兆。“她的意志死了，克雷斯波想；要是从前，安娜情愿去讨饭……现在，为了不去斗争……她屈服了。”

弗里希利斯不禁流出了眼泪。

“我要是有钱……可是我也穷得……”

“他又说，领那几个钱当然不是丢人的事……她认为丢人……实际并不丢人……那份钱是她该得的。”

安娜就这样生活着。

自从病情没有大的危险后，贝尼特斯就不太经常去看望寡妇了。

塞尔万达和安塞尔莫是忠心耿耿的，他们也许很爱戴女主人，但不会表达。他们不声不响，象影子似的服从她、侍候她。比

起他俩来，猫跟她做伴的时候更多些。

弗里希利斯是个忠实可靠的朋友，是她不幸中的友伴。

他沉默寡言。

但是，一想到“克雷斯波在这儿”，她心里就感到安慰。

渐渐地，安娜·奥索雷斯那一向美丽的身体完全康复了。

带着良心上的自责，她重新感到了对生活的眷恋，对活动的渴望。她不满足于在弗里希利斯身旁，看着他在花园里播种，植树，听着他赞美桉树那样混日子的一天终于到来了。

她曾经发誓说再不出家门，但现在她已经开始觉得家里象个过于狭窄的监狱了。

有一天早晨，她醒来时想到那年还没为教堂尽过义务。此外，她已经可以走出凄凉的宅院去做弥撒了。是的，从今以后，她要去做弥撒，一大早就去，戴上厚面纱，到维多利亚小教堂去，那儿离得近。

她还要去做忏悔。

信仰失去了，不会再失而复得，她已经习惯不想那些让她发疯的大事了，安尼塔·奥索雷斯重新开始了宗教活动，她暗自发誓再不向那虚假的玄想屈服，那种玄想是她的耻辱。“上帝明鉴……圣特雷莎……那些都已一去不复返。尽管由于自己的罪过，她自认堕落，但地狱的恐怖已不再能折磨她了；同时，以前在她面前显得那样神奇美妙的理想爱情的火花也不再能安慰她了。”

现在万事皆空；逃脱痛苦，停止思考。不过，她认为下意识的虔诚，象其他女人一样去祈祷，听弥撒，对自己倒很合适，她觉得宗教可以与自己呆滞的灵魂并存。还有她并未意识到的一点，就是庸俗的宗教——她心里这样称它——也使她有借口不再去

履行永不出家门的诺言了。

十月到了，一天下午，徐徐刮着热烘烘、懒洋洋的南风，安娜戴着厚厚的面纱，穿着一身黑衣，出门来到了冷清空寂的大教堂。教士们的祈祷已经结束。

几个大教堂教士和受俸教士坐在各自的忏悔室里；那些忏悔室分布在大殿两旁的小祭坛室里、后殿殿柱之间和大祭坛后边。

好久没到这儿来啦！

安娜象重返故乡似的眼睛里饱含着充满柔情的泪水。殿宇、拱顶、支柱、玻璃、大厅、小祭坛室……所有能唤起庭长夫人记忆的东西所叙说的那些事是多么令人心酸啊！

大教堂里的那种无可比拟的特殊气味，那种令人神清气爽的清新气味直沁入到她的肺腑，她觉得那气味有如一支无声的乐曲，无须经过耳朵，直接传入了她的心田。

“信仰能够再生就好啦！她要是能象抹大拉① 似的扑在耶稣脚下痛哭一场该多好啊！”

很久以来，她第一次感到头脑里发出一声轰鸣，这种轰鸣她一向觉得神奇超凡；还感到肺腑间有一股柔情升起，一直上升到了喉际，将咽喉轻轻卡住了……泪水夺眶而出，安娜不再多想，走进了昏暗的小祭坛室，在那里，讲经师跟她谈过不知多少次天堂和心灵之爱。

“是谁把她引到那里？她不知道。她本想随便向哪位神父忏悔，但不知怎么就来到了离那位心灵的兄长的忏悔室几步远的地方，由于自己的过错，使他受到过世人的诽谤中伤，她自己

---

① 被耶稣感化而改邪归正的妓女。

被淫欲迷住了心窍，被种种诡辩弄昏了头脑，加上自己的愚笨，当时未能领悟到教士的热情或许就是纯粹的热情，而把它误解为兽欲，是与阿尔瓦罗那个卑鄙小人的情欲一样的东西。

“重归于好是梦想吗？将她推入小祭坛室的那种冲动是上天的意旨，还是与自己的愿望、思想紧密相连的歇斯底里症的突犯，或者是她自己的意愿？刹那间，安娜觉得自己清清楚楚地看到了上帝，她诚心诚意地向上帝祈求，愿那种冲动是上帝的意旨，愿讲经师，如她在很长时间里认为的那样，是她心灵的兄长，而不是卑鄙无耻的梅西亚所说的那种淫荡的求爱者。”

安娜满腔热诚地祷告着，就象在极度虔诚的那些日子里一样；她认为能够重新获得信仰，得到上帝的爱与生活的爱，能够走出那座比真正地狱更可怕的昏昏沉沉的精神地狱；她认为抓住那个神圣木箱① 外面的台板就能得救，那个神圣的木箱知道她的无数梦想与痛苦……

从大殿射进来的微光与小祭坛室里影影绰绰、神秘莫测的黄色灯光交织在一起，照在祭坛上的耶稣的脸上；耶稣的脸永远是那样悲哀，那样苍白，那样缺乏生气；雕像的全部生命力都集中在那双反映了一种静止的永恒思想的玻璃眼珠中……四五个模糊不清的黑色身影把小祭坛室挤满了。忏悔室那里，一个虔诚的女教徒在嘁嘁喳喳地低语，象夏日里空中飞来飞去的苍蝇发出的嗡嗡声。

讲经师正在自己的忏悔室里。

尽管庭长夫人戴着面纱，但她一走进小祭坛室，讲经师还是立刻就认出了她。他心不在焉地听着忏悔者喋喋不休的废话，

---

① 指忏悔室。

望着入口那儿的栅栏，忽然，那个为自己所熟悉、所钟爱的身影象在梦中一般地出现了。那身材，那体态，那在祭坛前下跪的姿势以及只有他才记得、认得的其他特征，象一声爆炸，在心里向他喊道：

“是安娜！”

虔诚的女教徒继续对着小窗念叨自己的罪过。讲经师听见的不是女教徒的话，而是自己内心激情的咆哮。

女教徒不做声了，这时讲经师才回到现实中来，象祝福的机器似的开释了信徒的罪责，然后打手势让另一个信徒到空出的窗口那儿来。

安娜打定主意也要走过去，在斜窗格前撩起面纱，通过那些格孔，请求上帝和心灵的兄长宽恕，假如不能得到宽恕，就请求毫不留情的惩罚，请求得到失去的、或者麻木了的、或者业已破碎的信仰，她不知怎样说才好，总之，纵然惧怕地狱之苦，也要求得到信仰。……她想在那儿大哭一场，她曾经在那里哭过多少回，有的是痛苦的悲泣，有的是泪水伴随着欢乐的微笑；她希望见到昔日的讲经师，那时她把他视为上帝的使者，她渴望信仰、渴望上帝的爱……然后，请求对自己罪行的惩处……如果那个愚昧昏懵的灵魂应该受到更多的惩罚的话。

忏悔室里不时发出吱吱嘎嘎的响声，仿佛讲经师的骨头在搓磨忏悔室一般。

讲经师又赦免了一个信徒的罪，用手招呼下一个……小祭坛室里空荡起来。四五个受到赦免的模糊黑影一个接一个地无声无息地走了，最后只剩下了跪在祭坛木台上的庭长夫人和坐在忏悔室里的教区法官。

已是向晚时分。教堂外面空寂无人。教堂内昏暗如夜。

安娜决意走过去忏悔，她屏着呼吸等候着招呼她到窗口去的手势。

然而，忏悔室里毫无声息。手没有伸出来，木板已不再吱嘎作响。

木雕的耶稣半张着无血色的嘴，玻璃眼珠一动不动，仿佛受到了巨大惊吓，仿佛预料到了一场悲剧即将发生。

面对这种沉默，安娜感到一种异乎寻常的恐惧……

时间一秒钟一秒钟地过去，几分钟过去了，显得那样漫长，手还是没伸出来招呼她……

庭长夫人一直跪在那里，此刻，她带着一股犯病时才有的那种神经质的勇气站起身……大胆地向忏悔室迈了一步。

于是，那只阴森森的大木箱又使劲地吱嘎作响起来，从中冒出一个又黑又长的人影。借着灯光，安娜看见一张煞白的脸，一双火辣辣、直楞楞、惊呆呆的眼睛，就象祭坛上耶稣的眼睛一样……

讲经师伸出一只胳膊，朝着庭长夫人迈出了罪恶的一步，庭长夫人吓得连连倒退，直碰到木台上。安娜想喊叫，想呼救，但是呼喊不出来。她吓得目瞪口呆，跌坐在木台上，两只手朝仇人伸着，恐惧告诉她仇人要将她杀害。

讲经师站住了。他双手搭在身前。他说不出话，也不想说。他全身发抖；再次把手向安娜伸了过去……又往前迈了一步……然后，狠命掐着自己的脖子，侧转身，仿佛要昏倒似的拖着两条无力、颤抖的腿走出了小祭坛室。走到唱经处后边时，他勉强打起精神，心里虽然一片黑暗，但还是尽量不碰在柱子上，一直走到圣器室既没摔倒也没打晃。

安娜被吓坏了，扑倒在黑白两色的大理石地板上；失去了知

觉。

大教堂里空无一人。殿柱和拱顶的影子渐渐重合在一起，殿堂里一片黑暗。

塞莱多尼奥，那个又高又瘦、女气十足的侍僧穿着短小肮脏的教士服，在一间一间地锁着小祭坛室的栅栏门。串在一起的钥匙碰撞着，发出叮叮当当的响声。

他来到讲经师的小祭坛室上锁时，弄出了很大的声响。

锁好以后，他惊恐地听见里面有点声音，便把脸贴在栅栏上向室内张望，在黑暗中仔细搜寻着。灯光下，他觉得看见了一个比平时都大的黑影……

于是，他更加留神了，听那声音既象是微弱的呻吟又象是叹息。

他打开门，走了进去，认出了昏倒在地的庭长夫人。

塞莱多尼奥心里冒出一个极其下流的淫邪念头；为了享受或者试着享受一下那种绝妙的快感，竟把他那张令人作呕的脸俯在庭长夫人的脸上，吻了一下她的嘴唇。

安娜撕扯开让她恶心的昏云迷雾，苏醒了过来。

她觉得自己的嘴唇刚才碰到了癞蛤蟆那粘湿冰凉的肚皮。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庭长夫人　　（下册）
作者＝（西班牙）克拉林著唐民权等译
页数＝１４４７
ＳＳ号＝８０４０１４１３
出版日期＝１９８６年１２月第１版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第十六章
第十七章
第十八章
第十九章
第二十章
第二十一章
第二十二章
第二十三章
第二十四章
第二十五章
第二十六章
第二十七章
第二十八章
第二十九章
第三十章